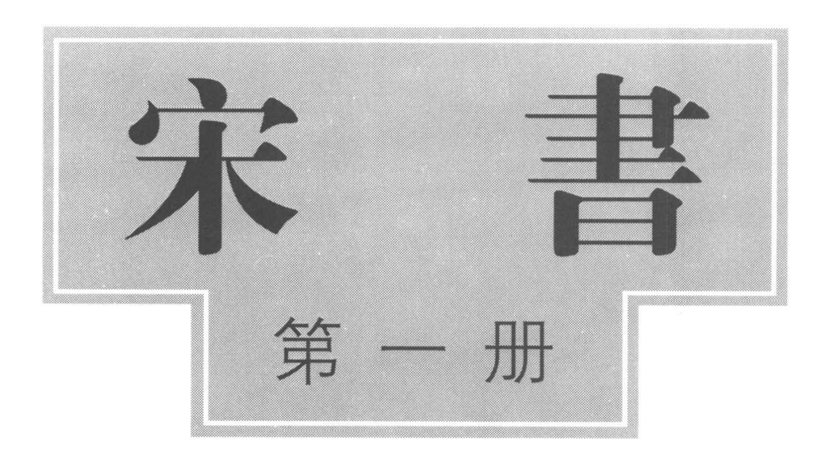


宋書

第一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宋書

第一册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楊　忠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書/楊忠分史主編.—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77-6

I.宋… II.楊… III.①中國-古代史-宋國(4
20~479)-紀傳體②宋書-譯文 IV.K239.11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41 號

二十四史全譯

宋　書

(全三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楊　忠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33.25　字數 3,326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77-6/K・80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宋書》3 册　　420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晋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淩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畂"、"畮"、"畆"、"畒"、"畝"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哲"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蹀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毆"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襌(襢)
辯(辯辯辯)　蓋(葢)　熬(熬熬)　善(譱)
飆(飆飆)　剛(剛)　料(料)　觴(觴)
餅(餅)　詬(訽)　躪(躪)　舐(舐)
豺(犲)　轂(轂)　櫺(櫺)　疏(疏疏)
躔(躔)　罐(罐)　騮(騮騮)　搜(搜)
諂(諂)　駭(駭)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侯)　裸(嬴)　鎖(鎖)
齔(齓)　齏(齏)　美(媺)　踏(蹹蹹)
弛(弛)　羈(羈)　滅(烕)　柝(榛榛榛)
欸(欸)　悸(悸)　秣(餗)　蜿(蜿)
垂(埀埀)　奸(姧)　粹(粹)　腕(腕)
齪(齪)　殲(殲)　腦(腦)　尪(尪尪)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悮)
蹙(蹙)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啗)　秸(稭)　睥(睥)　隙(隙隙)
島(嶋)　截(截)　媲(媲)　溆(漵)
登(登)　鐙(鐙)　撇(撆)　璇(璿)
鐙(鐙)　鯨(鱷)　愆(愆愆愆)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鍥)　腰(腰)
斗(鬥)　絶(絶)　煢(煢)　燁(爗)
陡(陡)　誑(誑)　蛆(蛆)　曄(曄)
扼(扼)　框(框)　麯(麴)　彝(彝)
愕(愕)　髡(髡)　紝(紝)　癰(癰)
鋒(鋒鋒)　攬(擥擥)　穤(穤)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龥)	燥(爘)	煮(鬻)	棕(椶)
鳶(𪀚)	潴(瀦)	裝(𧜵)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凉”、“况”、“峯”、“兖”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內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內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內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刪,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內分段內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別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閱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宋書》全譯出版説明

《宋書》是南北朝時期沈約編纂的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全書共一百卷，分本紀十卷，志三十卷，列傳六十卷。其紀、傳部份成書於南齊永明六年(488)，記事上自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劉裕建立宋朝始，下迄宋順帝升明三年(479)齊高帝蕭道成篡宋止，共十帝六十年的史事。

南北朝(420—589)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動蕩不安的歷史時期。北方有北魏、北涼、北燕、西秦、夏、柔然、東魏、西魏、高昌、北齊、北周等割據政權；南方則有劉裕取代東晉建立劉宋，隨之又"禪讓"南齊。再其後梁、陳更替，是爲南方四朝。

南齊永明五年(487)春天，齊武帝蕭賾下詔太子家令兼著作郎沈約撰修《宋書》，次年二月沈約就完成本紀十卷、列傳六十卷。梁朝建立後，沈約被任命爲尚書僕射，永明五年(487)，沈約又奉詔修《宋書》，次年完成紀、傳部份，至梁朝初年纔修完志書，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宋書》。

從《宋書》遞修的過程來看，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徐爰都應該是作者，但畢竟最後出自沈約一人之手。沈約是南朝著名史學家、文學家、聲律學家，字休文，吴興武康人。父沈璞，劉宋時曾爲淮南太守。少年時代，沈約橫遭家難，潛竄流寓，家境孤貧。他篤志好學，讀書晝夜不倦，遂博通羣籍，善屬詩文。孝武帝大明四年(460)，沈約有感於當時没有一部完整的《晉書》，立志撰述晉史。泰始初年得到宋明帝批准，從此開始著《晉書》，苦心經營二十餘年。宋齊易祚後，沈約任征虜記室，帶襄陽令，建元四年(482)，文惠太子入居東宫，沈約爲步兵校尉、管書記，並入直永壽省(官署名)，校勘四部圖書。建元四年(482)冬季，沈約奉敕撰修齊國史。他藉親身經歷與所接觸的史料，撰《齊紀》二十卷。梁天監十二年卒，年七十三歲，謚曰"隱"，後世亦稱"隱侯"。沈約一生編撰出四部史書，合計二百五十四卷，在中國史學史上是一個奇跡。

《宋書・本紀》的主要史料來源，是南朝劉宋的國史。另外有司馬彪《續漢書》、《晉世起居注》、《宋起居注》等書籍。沈約奉詔撰修《宋書》時，對宋國史體例又做了改動，並補充了自永光元年(465)至昇明三年(479)十餘年的史事，即前廢帝、明帝、後廢帝和順帝的本紀，從而使一朝歷史完整無闕。

《宋書》以志見長。有八志，共三十卷，多在何承天、徐爰國史舊志的基礎上經過多年"補綴"而成。其篇目爲《律曆志》、《天文志》、《禮志》、《樂志》、《州郡志》。

《宋書》列傳，共六十卷，其體例上除個人專傳，如《武三王傳》、《文九王傳》、《文五王

傳》、《明四王傳》等外，還有類傳，如《孝義傳》、《恩幸傳》、《索虜傳》；合傳《二凶傳》等。同時創立了家傳的形式，即以子附父、以孫附子，旁及侄子、侄孫、女婿。如《張劭傳》附其子張敷，張劭兄子張暢，暢弟張悦，暢子張淹等。由於王侯世襲，《宗室傳》中家傳更長。如沈約的《自序》上溯到遠古，涉及家族成員三十餘人，成爲一個龐大的家傳。帶法也是《宋書》列傳的一大特點，如《檀道濟傳》附載其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臨川王義慶傳》夾帶被引爲其佐史國臣的文學之士鮑照，《謝靈運傳》夾敍其"文學四友"荀雍、羊璇之、何長瑜等。

《宋書》突出的優點是收録了大量的奏議、文章、詔令、奏章、符檄和文學作品。如《孔琳之傳》等傳中關於改鑄錢幣的争論，《顏竣傳》、《謝莊傳》中關於與北魏互市的議論，《徐爰傳》中的《修國史表》，《顧覬之傳》的《定命論》，《天竺傳》所附高僧慧琳的《均善論》，《顔延之傳》所附删節的《庭誥》，《謝靈運傳》的《山居賦》，《劉義慶附鮑照傳》内的《河清頌》等，都是展現當時政治、經濟、哲學、宗教、文化諸方面的重要史料。

《宋書》同様存在着自己的不足，如：

一、語言過於簡煉，常常讓人弄不清事件的前因後果。

二、沈約是站在齊朝的立場上寫《宋書》的，有時又沿襲徐爰國史而站在宋朝立場上記事，常常曲筆回護，善惡混淆，存在着太多的忌諱，這是一大缺點。

三、記載北魏事件頗多差誤。原因是當時南北分裂，許多内容根據傳聞記載。

四、《宋書》没有設置食貨、刑法、藝文等志。作爲正史，後人無法從中瞭解到當時社會、國家的經濟財税、刑法政令、文教藝術等方面的典章制度與實際情況，當是《宋書》的最大缺憾。雖然本紀、列傳記載了一些刑法、經濟這方面的事情，但過於分散簡約，不成系統，讓人不得其要領，更難知其全貌。

《宋書》修成後，一直靠手抄流傳，見者寥寥，到北宋時纔有刻本。宋仁宗嘉祐六年(1060)開始對《宋書》等南北朝七史進行校刻，歷經數年，到宋英宗時纔完成。宋本今已散失，但書板從宋入元，傳到明南京國子監，經過多次修補，再次印刷，這就是宋元明三朝遞修本(簡稱三朝本)《宋書》，也是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的版本。《宋書》的第二個刻本是"眉山七史"本，在南宋初年與《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一起刊刻於四川眉山，是根據前一個本子仿刻的。由於字體較大，又稱"宋蜀大字本"，今保存較好。其後的版本有：明萬曆年間北京國子監刊本，稱北監本。明崇禎七年(1634)毛晉汲古閣刊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簡稱武英殿本。清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書局仿毛晉汲古閣刊本。清光緒十年(1884)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亞洲同文局石印本。民國年間上海中華書局鉛印本。民國年間商務印書館影印三朝本，簡稱百衲本。1974 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以三朝本、北監本、汲古閣本、武英殿本、金陵書局本、百衲本互校，擇善而從，爲現在通行、可靠的版本。

《宋書》全譯主編：楊忠。譯者：周國林、郭盛熾、董恩林、李國祥、陳蔚松、吴大逵、超茶英、余光煜、盧仙文、王德保、余讓堯、馬秀娟、石世華、廖振佑、孫力平、梅俊道、凌左義、陳東有、文師華、汪少華、沈重。

宋書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宋書卷一

本紀第一

武帝(上)

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輿，小名寄奴，彭城縣綏輿里人，漢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後也。交生紅懿侯富，富生宗正辟彊，辟彊生陽城繆侯德，德生陽城節侯安民，安民生陽城釐侯慶忌，慶忌生陽城肅侯岑，岑生宗正平，平生東武城令某，某生東萊太守景，景生明經洽，洽生博士弘，弘生琅邪都尉悝，悝生魏定襄太守某，某生邪城令亮，亮生晋北平太守膺，膺生相國掾熙，熙生開封令旭孫。旭孫生混，始過江，居晋陵郡丹徒縣之京口里，官至武原令。混生東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翹，是爲皇考。高祖以晋哀帝興寧元年歲次癸亥三月壬寅夜生。及長，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特。家貧，有大志，不治廉隅。事繼母以孝謹稱。

初爲冠軍孫無終司馬。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晋朝衛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請高祖參府軍事。十二月，牢之至吴，而賊緣道屯結，牢之命高祖與數十人覘賊遠近。會遇賊至衆數千人，高祖便進與戰。所將人多死，而戰意方厲，手奮長刀，所殺傷甚衆。牢之子敬宣疑高祖淹久，恐爲賊所困，乃輕騎尋之。既而衆騎并

高祖武皇帝名劉裕，字德輿，小名寄奴，彭城縣綏輿里人，是漢高帝的弟弟楚元王劉交的後代。劉交生紅懿侯劉富，劉富生宗正辟彊，辟彊生陽城繆侯劉德，劉德生陽城節侯安民，安民生陽城釐侯慶忌，慶忌生陽城肅侯劉岑，劉岑生宗正劉平，劉平生東武城令某某，某某生東萊太守劉景，劉景生明經劉洽，劉洽生博士劉弘，劉弘生琅邪都尉劉悝，劉悝生曹魏定襄太守某某，某某生邪城令劉亮，劉亮生西晋北平太守劉膺，劉膺生相國掾劉熙，劉熙生開封令旭孫。旭孫之子劉混，剛渡過長江時，定居在晋陵郡丹徒縣的京口里，任官至武原令。劉混生東安太守劉靖，劉靖生郡功曹劉翹，他就是武皇帝的父親。高祖在晋哀帝興寧元年年次癸亥的三月壬寅夜出生。等到成人，身高七尺六寸，風度奇特。家貧，有大志，言行灑脱而不假修飾。侍奉繼母以孝著稱。

起初擔任冠軍將軍孫無終的司馬。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賊孫恩在會稽作亂，晋朝衛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東伐。牢之請高祖參謀軍事。十二月，牢之到吴地，而沿途多賊寇，牢之命高祖和幾十個人偵察賊情。突遇幾千賊兵，高祖便同他們交戰。所帶領的人大多死去，而士氣不減，手舞大刀，殺傷很多。牢之之子敬宣怕高祖長久在外，被賊圍困，就率輕裝騎兵尋找他。不久衆多騎兵一起到來，賊寇纔退走，殺死賊寇一千多人，乘勝前進，平定山陰，孫恩逃到海

至，賊乃奔退，斬獲千餘人，推鋒而進，平山陰，恩遁還入海。

四年五月，恩復入會稽，殺衛將軍謝琰。十一月，劉牢之復率衆東征，恩退走。牢之屯上虞，使高祖戍句章城。句章城既卑小，戰士不盈數百人，高祖常被堅執鋭，爲士卒先，每戰輒摧鋒陷陣，賊乃退還浹口。于時東伐諸帥，御軍無律，士卒暴掠，甚爲百姓所苦。唯高祖法令明整，所至莫不親賴焉。

五年春，孫恩頻攻句章，高祖屢摧破之，恩復走入海。三月，恩北出海鹽，高祖追而翼之，築城于海鹽故治。賊日來攻城，城内兵力甚弱，高祖乃選敢死之士數百人，咸脱甲胄，執短兵，并鼓噪而出，賊震懼奪氣，因其懼而奔之，并棄甲散走，斬其大帥姚盛。雖連戰剋勝，然衆寡不敵，高祖獨深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遥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乃率衆大上。高祖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下，乃進向滬瀆。高祖復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吴兵一千，請爲前驅。高祖曰："賊兵甚精，吴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爲聲援。"不從。是夜，高祖多設伏兵，兼置旗鼓，然一處不過數人。明日，賊率衆萬餘迎戰。前驅既交，諸伏皆出，舉旗鳴鼓。賊謂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奔，爲賊所没。高祖且戰且退，賊盛，所領死傷且盡。高祖慮不免，至向伏兵處，乃止，令左右脱取死人衣。賊謂當走反停，疑猶有伏。高祖因呼更戰，氣色甚猛，賊衆以爲然，乃引軍去。高祖徐歸，然後散兵稍集。五月，孫恩破

上。

四年五月，孫恩又侵犯會稽，殺死衛將軍謝琰。十一月，劉牢之又率領部衆東征，孫恩撤退逃跑。牢之駐守上虞，派高祖戍守句章城。句章城本來就狹小，戰士不過幾百人，高祖經常披堅執鋭，身先士卒，每次作戰衝鋒陷陣，賊寇於是退回浹口。這時東征各將帶兵無方，士兵搶劫，很爲百姓所厭惡。祇有高祖法令嚴明，所到之處無不受到歡迎。

五年春，孫恩頻繁攻打句章，高祖多次打敗他，孫恩又逃入海中。三月，孫恩向北出兵到海鹽，高祖從左右兩翼追擊，在海鹽舊治所築城。賊寇每天來攻城，城内兵力很薄弱，高祖就挑選敢死之士幾百人，脱下鎧甲，拿着短兵器，鼓噪出城，賊寇喪膽，利用他們的畏懼而衝擊，賊寇都丢下鎧甲四散逃跑，殺死他們的大帥姚盛。雖然連戰皆勝，然而寡不敵衆，高祖仍然深感憂慮。一天夜裏，放倒旗幟隱蔽部衆，好似已逃走的樣子。次日早晨打開城門，派老弱士兵數人登上城頭。賊寇遠遠地詢問劉裕在哪裏。回答說："夜晚已經離開了。"賊寇相信了他們的話，就率領部衆大舉登城。高祖趁賊寇懈怠，奮力出擊，大破賊寇。孫恩知道城池攻不下，就前去滬瀆。高祖又拋下城池追擊。海鹽令鮑陋派遣兒子嗣之率領吴地兵士一千人，請求做前鋒。高祖說："賊寇兵士很精鋭，吴地人不熟悉戰事，如果前鋒失利，我軍必敗。你們可在後方聲援。"嗣之不聽。這天夜晚，高祖設下很多埋伏，添置旌旗戰鼓，然而一處不過幾個人。次日，賊寇率領部衆一萬多人迎戰。前鋒相交之後，各處伏兵齊出，舉起旗幟敲起戰鼓。賊寇以爲四面皆兵，於是退却。嗣之追擊，被賊寇殺死。高祖邊戰邊退，賊寇强盛，高祖所領兵士差不多死傷光了。高祖考慮不能幸免，到了埋伏兵馬的地方就停下來，命令左右的人脱取死人的衣服。賊寇以爲高祖應該逃跑反而停下來，懷疑還有埋伏。高祖於是呼喊再戰，神色十分威猛，賊寇以爲真是如

滬瀆，殺吴國内史袁山松，死者四千人。是月，高祖復破賊於婁縣。

六月，恩乘勝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劉牢之猶屯山陰，京邑震動。高祖倍道兼行，與賊俱至。于時衆力既寡，加以步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鬥志。恩率衆數萬，鼓噪登蒜山，居民皆荷擔而立。高祖率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巘赴水死者甚衆。恩以彭排自載，僅得還船。雖被摧破，猶恃其衆力，徑向京師。樓船高大，值風不得進，旬日乃至白石。尋知劉牢之已還，朝廷有備，遂走向鬱洲。八月，以高祖爲建武將軍、下邳太守，領水軍追討至鬱洲，復大破恩。恩南走。十一月，高祖追恩於滬瀆，及海鹽，又破之。三戰并大獲，俘馘以萬數。恩自是饑饉疾疫，死者太半，自浹口奔臨海。

元興元年正月，驃騎將軍司馬元顯西伐荆州刺史桓玄，玄亦率荆楚大衆，下討元顯。元顯遣鎮北將軍劉牢之拒之，高祖參其軍事。次溧洲。玄至，高祖請擊之，不許，將遣子敬宣詣玄請和。高祖與牢之甥東海何無忌并固諫，不從。遂遣敬宣詣玄。玄剋京邑，殺元顯，以牢之爲會稽内史。懼而告高祖曰："便奪我兵，禍其至矣。今當北就高雅於廣陵舉事，卿能從我去乎?"答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三軍人情，都已去矣，廣陵豈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牢之叛走自縊死。何無忌謂高祖曰："我將何之?"高祖曰："鎮北去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玄必能守節北面，我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

此，就率軍離去。高祖慢慢退回，隨後失散的兵士漸漸會集。五月，孫恩攻下滬瀆，殺死吴國内史袁山松，死亡的有四千人。這月，高祖又在婁縣打敗賊寇。

六月，孫恩乘勝沿海路，突然到達丹徒，戰士有十多萬人。劉牢之還駐守在山陰，京城震動。高祖日夜趕路，和賊寇同時到達。這時兵力弱小，加上長途步行兵士疲勞，而丹徒守衛的軍隊没有鬥志。孫恩率領部衆幾萬人，鼓噪而登蒜山，居民都挑着擔子站立。高祖率領部屬飛奔出擊，大敗賊軍，賊軍跳下山峰投入水中而死的人很多。孫恩用盾牌承載自己，勉强得以回到船上。他雖然被打敗，還仗着人多，徑直攻向京城。戰船高大，遇風暴不能前進，十天後纔到達白石。不久知道劉牢之已返回，朝廷有戒備，就奔向鬱洲。八月，朝廷任命高祖爲建武將軍、下邳太守，統領水軍追擊孫恩到鬱洲，又大敗孫恩。孫恩向南逃跑。十一月，高祖追擊孫恩到滬瀆，在海鹽追上，又打敗孫恩。三次交戰都大有收獲，俘虜斬首上萬。孫恩部衆從此因病因餓而死亡大半，從浹口逃往臨海。

元興元年正月，驃騎將軍司馬元顯向西討伐荆州刺史桓玄，桓玄也率領荆楚大軍，向下討伐元顯。元顯派遣鎮北將軍劉牢之抵禦，高祖爲牢之參謀軍事。駐在溧洲。桓玄到達，高祖請求出擊桓玄，牢之不答應，將要派遣兒子敬宣前往桓玄那裏講和。高祖和牢之的外甥東海人何無忌都一再勸阻，未被采納。於是派遣敬宣前往桓玄那裏。桓玄攻克京城，殺元顯，任命牢之爲會稽内史。牢之畏懼而對高祖説："他奪了我的兵權，大禍就要臨頭。現在應當向北投奔高雅在廣陵起兵，你能隨我前往嗎?"高祖回答説："將軍率領幾萬强兵而望風投降。桓玄剛得勢，威震天下。三軍人心，都已散了，廣陵哪裏可能到達呢！我當爲舊君服喪退回京口而已。"牢之反叛逃走自縊而死。何無忌對高祖説："我該到何處去?"高祖説："鎮北將軍此去必不能幸免，你可隨我回京口。桓玄確能保守節操侍奉君主，我當和你侍奉他；否則，和你一起圖取他。現在正是桓玄矯

之。今方是玄矯情任算之日，必將用我輩也。”桓玄從兄脩以撫軍鎮丹徒，以高祖爲中兵參軍，軍、郡如故。

孫恩自奔敗之後，徒旅漸散，懼生見獲，乃於臨海投水死。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爲主。桓玄欲且緝寧東土，以循爲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五月，玄復遣高祖東征。時循自臨海入東陽。二年正月，玄復遣高祖破循於東陽。循奔永嘉，復追破之，斬其大帥張士道，追討至于晉安，循浮海南走。六月，加高祖彭城内史。

桓玄爲楚王，將謀篡盗。玄從兄衛將軍謙屏人問高祖曰：“楚王勳德隆重，四海歸懷。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意以爲何如？”高祖既志欲圖玄，乃遜辭答曰：“楚王，宣武之子，勳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可爾，便當是真可爾。”十二月，桓玄篡帝位，遷天子於尋陽。桓脩入朝，高祖從至京邑。玄見高祖，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每游集，輒引接殷勤，贈賜甚厚。高祖愈惡之。或説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不爲人下，宜蚤爲其所。”玄曰：“我方欲平蕩中原，非劉裕莫可付以大事。關、隴平定，然後當別議之耳。”玄乃下詔曰：“劉裕以寡制衆，屢摧妖鋒。泛海窮追，十殄其八。諸將力戰，多被重創。自元帥以下至于將士，并宜論賞，以叙勳烈。”

先是高祖東征盧循，何無忌隨至山陰，勸於會稽舉義。高祖以爲玄未據極位，且會稽遥遠，事濟爲難，俟其篡逆事著，徐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剋。至是桓脩還京，高祖托以金創疾

情用智的時候，必用我們這些人。”桓玄的堂兄桓脩任撫軍將軍鎮守丹徒，委任高祖爲中兵參軍，軍職、郡職照舊。

孫恩自從失敗逃亡之後，部衆逐漸離散，怕被活捉，就在臨海投水而死。殘餘的部衆推舉孫恩的妹夫盧循爲首領。桓玄想要姑且安寧東部地區，任命盧循爲永嘉太守。盧循雖然接受任命，而作亂劫掠不止。五月，桓玄又派遣高祖東征。當時盧循從臨海進入東陽。二年正月，桓玄又派遣高祖在東陽打敗盧循。盧循逃奔永嘉，高祖又追擊打敗他，殺死他的大帥張士道，追擊討伐直到晉安，盧循從海上向南逃走。六月，加授高祖爲彭城内史。

桓玄做楚王，將謀劃篡奪帝位。桓玄的堂兄衛將軍桓謙摒退他人詢問高祖説：“楚王功高德隆，四海信服。朝廷上下都認爲應實行禪讓，您以爲怎麽樣？”高祖心中既想圖取桓玄，就用恭順的言語回答説：“楚王是宣武王的兒子，功高一世。晉室微弱，民望早已轉移，乘機禪讓，有什麽不可以？”桓謙高興地説：“您認爲可以，就是真可以了。”十二月，桓玄篡奪帝位，將天子遷到尋陽。桓脩入朝，高祖隨同到京城。桓玄見到高祖，對司徒王謐説：“昨天見到劉裕，風度不凡，是人中豪傑。”每次游覽集會，都接待殷勤，贈送賞賜很豐厚。高祖更加厭恨桓玄。有人勸桓玄説：“劉裕龍行虎步，氣概非凡，恐怕不會甘居人下，應該早作打算。”桓玄説：“我正要掃蕩中原，非劉裕不足以托付大事。關中、隴西平定後，然後當另加考慮。”桓玄於是下詔説：“劉裕以少數人制服衆多的人，屢次摧敗妖賊的鋒芒。乘船入海窮追猛打，妖賊被殲滅十分之七八。諸將拼命作戰，多受重傷。自主帥以下直到將領士兵，都應評定賞賜，來表彰功勛。”

在這之前高祖東征盧循，何無忌跟隨他到達山陰，勸説他在會稽起義。高祖以爲桓玄還未占據帝位，而且會稽離京城遥遠，事情難以成功，等到桓玄篡位叛逆的事情顯著，慢慢地在京口收拾他，不怕不成功。到這時桓脩還京，高祖假稱

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船共還，建興復之計。於是與弟道規、沛郡劉毅、平昌孟昶、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太原王元德、隴西辛扈興、東莞童厚之，并同義謀。時桓脩弟弘爲征虜將軍、青州刺史，鎮廣陵。道規爲弘中兵參軍，昶爲州主簿。乃令毅潛往就昶，聚徒於江北，謀起兵殺弘。長民爲豫州刺史刁逵左軍府參軍，謀據歷陽相應。元德、厚之謀於京邑聚衆攻玄，并剋期齊發。

三年二月己丑朔，乙卯，高祖托以游獵，與無忌等收集義徒，凡同謀何無忌、魏詠之、詠之弟欣之、順之、檀憑之、憑之從子韶、韶弟祗、隆、道濟、道濟從兄範之、高祖弟道憐、劉毅、毅從弟藩、孟昶、昶族弟懷玉、河内向彌、管義之、陳留周安穆、臨淮劉蔚、從弟珪之、東莞臧熹、從弟寶符、從子穆生、童茂宗、陳郡周道民、漁陽田演、譙國范清等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丙辰，詰旦，城開，無忌服傳詔服，稱詔居前。義衆馳入，齊聲大呼，吏士驚散，莫敢動，即斬脩以徇。高祖哭甚慟，厚加殯斂。孟昶勸弘其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人，昶、道規、毅等率壯士五六十人因開門直入。弘方啖粥，即斬之，因收衆濟江。

義軍初剋京城，脩司馬刁弘率文武佐吏來赴。高祖登城謂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輿反正於尋陽，我等并被密詔，誅除逆黨，同會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大航矣。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爲?"弘等信之，收衆而退。毅既至，高祖命誅弘。

毅兄邁先在京師，事未發數日，

刀傷發作，不能徒步隨從，就和無忌同船一起回京，訂下復興晉國的計策。於是和弟弟道規、沛郡人劉毅、平昌人孟昶、任城人魏詠之、高平人檀憑之、琅邪人諸葛長民、太原人王元德、隴西人辛扈興、東莞人童厚之一起參與起義。當時桓脩的弟弟桓弘擔任征虜將軍、青州刺史，鎮守廣陵。道規任桓弘的中兵參軍，孟昶任州主簿。於是派劉毅秘密前往會合孟昶，在長江北聚集部衆，計劃起兵殺死桓弘。長民任豫州刺史刁逵的左軍府參軍，謀劃占據歷陽相互響應。元德、厚之謀劃在京城聚集兵馬攻打桓玄，并約定日期一齊發動。

三年二月己丑初一，乙卯，高祖假托狩獵，和無忌等人聚集起義徒衆，同謀的共有何無忌、魏詠之、詠之的弟弟欣之、順之、檀憑之、憑之的侄兒檀韶、檀韶的弟弟檀祗、檀隆、道濟、道濟的堂兄範之、高祖的弟弟道憐、劉毅、劉毅的堂弟劉藩、孟昶、孟昶的遠房弟弟懷玉、河内人向彌、管義之、陳留人周安穆、臨淮人劉蔚、堂弟珪之、東莞人臧熹、堂弟寶符、侄兒穆生、童茂宗、陳郡人周道民、漁陽人田演、譙國人范清等二十七人；願意跟從的有一百多人。丙辰，清晨，城門打開，無忌穿着傳達詔令的服裝，口念詔命走在前面。起義的人奔馳進城，齊聲大叫，官吏兵士驚訝逃散，不敢行動，當即斬桓脩示衆。高祖哭得很悲傷，對桓脩厚加收殮。孟昶勸説桓弘當天出城狩獵。天未亮打開城門，放出狩獵的人，孟昶、道規、劉毅等人率領壯士五六十人利用開門時徑直衝入官府。桓弘正在喝粥，當即殺死他，隨之聚集部衆渡過長江。

起義軍剛攻克京城，桓脩的司馬刁弘率領文武佐吏前來奔赴。高祖登上城頭對他們説："郭江州已擁戴皇上在尋陽重登帝位，我們都接受秘密的詔書，誅殺叛逆的黨羽，在今日同時發動。賊人桓玄的首級，當已在大航示衆了。各位不是大晉的臣屬嗎，現在來想做什麽?"刁弘等人相信了這些話，集合部衆退走。劉毅到達後，高祖令他殺刁弘。

劉毅的哥哥劉邁原先在京城，事情發動前幾

高祖遣同謀周安穆報之，使爲内應。邁外雖酬許，内甚震懼。安穆見其惶駭，慮事必泄，乃馳歸。時玄以邁爲竟陵太守，邁不知所爲，便下船欲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驚懼，封邁爲重安侯；既而嫌邁不執安穆，使得逃去，乃殺之。誅元德、扈興、厚之等。召桓謙、卞範之等謀拒高祖。謙等曰："亟遣兵擊之。"玄曰："不然。彼兵速鋭，計出萬死。若行遣水軍，不足相抗，如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敗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措手，鋭氣已挫，既至，忽見大軍，必驚懼駭愕。我案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計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頓丘太守吴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義軍。

天，高祖派遣同謀的人周安穆告訴他，讓他做内應。劉邁外表上雖然許諾，内心很害怕。安穆見他惶恐，顧慮事情必會泄露，就飛奔返回。當時桓玄任命劉邁爲竟陵太守，劉邁不知該怎麼做，就上船想到郡中。這天夜間，桓玄給劉邁寫信説："北府人心如何？你近來見到劉裕講了些什麽？"劉邁以爲桓玄已經知道了密謀，早晨起來便去報告。桓玄震驚畏懼，封劉邁爲重安侯；不久嫌劉邁没有捉住安穆，使安穆得以逃走，就殺了劉邁。誅殺元德、扈興、厚之等人。召桓謙、卞範之等人謀劃抗拒高祖。桓謙等人説："馬上派兵攻打他們。"桓玄説："不能這樣。他們的兵士行動快，不怕死。如果派遣水軍，不足以抗衡，假使有閃失，則他們的氣勢形成而我們的事情就失敗了。不如在覆舟山駐扎大軍來等待他們。他們憑空行走二百里，没有動手，鋭氣已受挫，到達之後，忽然遇見大軍，必定驚恐。我們屯兵不動加固陣勢，不同他們交鋒，他們尋求作戰而不能達到，自然四散逃跑。這是上等的計策。"桓謙等人堅决請求，纔派遣頓丘太守吴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向北抗拒起義軍。

玄自聞軍起，憂懼無復爲計。或曰："劉裕等衆力甚弱，豈辦之有成，陛下何慮之甚？"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衆推高祖爲盟主，移檄京邑，曰：

> 夫治亂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值聖明。自我大晋，陽九屢構，隆安以來，難結皇室，忠臣碎於虎口，貞良弊於豺狼。逆臣桓玄，陵虐人鬼，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亡難，凶力繁興，逾年之間，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沉淪，七廟毁墜。夏后之罹浞、殪，有漢之遭莽、卓，方之於

桓玄自從聽説軍隊起事，就憂慮恐懼不知如何是好。有人説："劉裕等人兵力很小，哪能起事成功，陛下何必如此擔憂？"桓玄説："劉裕足以成爲一代的英雄；劉毅家無擔石存糧，賭博却一擲百萬；何無忌是劉牢之的外甥，很像他的舅父。共舉大事，哪裏能説不能成功？"

衆人推舉高祖爲盟主，向京城發布文告，説：

> 治亂交替出現，没有永久的太平，賊寇作亂，往往發生在太平之時。自我大晋，厄運屢次出現，隆安年間以來，禍難連結於皇室，忠臣死在虎口中，良士死在豺狼之手。叛臣桓玄欺凌人鬼，擁兵於荆州郢州，在京城恣意暴虐。上天没有除去禍難，凶黨繁茂興盛，一年之間就傾覆皇位。主上流亡，到了非人生活之處，帝位陷落，七廟毁滅。夏后有寒浞、殪，漢有王莽、董卓，和桓玄相比，還嫌不足。自從桓玄篡位，到現在

玄，未足爲喻。自玄纂逆，于今歷年，亢旱彌時，民無生氣。加以士庶疲於轉輸，文武困於造築，父子乖離，室家分散，豈唯《大東》有杼軸之悲，《摽梅》有傾筐之塈而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能久，孰有可亡？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啓處者也。是故夕寐宵興，援獎忠烈，潜構崎嶇，險過履虎。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昶、兖州主簿魏詠之、寧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將軍劉藩、振威將軍檀憑之等，忠烈斷金，精貫白日，荷戈奮袂，志在畢命。益州刺史毛璩，萬里齊契，掃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宫于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并率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收集義士，已據歷陽。征虜參軍庾賾之等，潜相連結，以爲内應。同力協規，所在蜂起，即日斬僞徐州刺史安城王脩、青州刺史弘首。義衆既集，文武争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輯。裕辭不獲已，遂總軍要。庶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之力，剪馘逋逆，蕩清京輦。

已經一年，天旱連年，民衆没有生機。加上官吏民衆爲運輸而疲勞，文官武將爲建築而受困，父子分離，家庭四散，豈祇是《大東》有婦女的悲傷，《摽梅》有盡其所有的徵收啊？仰觀天體運行，俯察人間事務，這如果能長久，誰還會滅亡？凡是有良心的人，誰不惋惜？這是劉裕等人所以痛苦之極，不能安居的原因。所以晚睡早起，表彰忠良，聚於崎嶇道路，危險超過踐踏虎尾。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昶、兖州主簿魏詠之、寧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將軍劉藩、振威將軍檀憑之等人，其忠烈可以斷金，其精誠可貫日月，手執兵器奮起，决心爲國捐軀。益州刺史毛璩，萬里同心，掃蕩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迎接主上，在尋陽建立宫室。鎮北參軍王元德等人，都率領部屬，據守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招集正義之士，已經占據歷陽。征虜參軍庾賾之等人，暗中集結，作爲内應。同心協力，各地蜂擁而起，當日斬僞徐州刺史安城王桓脩、青州刺史桓弘的首級。起義兵衆集合後，文武官員奮勇争先，都認爲没有統一調度，事情就不能成功。劉裕迫不得已，總領軍中要務。希望上憑祖宗的威靈，下盡義士的力量，剪除叛逆，肅清京城。

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寵，而并俯眉猾豎，自效莫由，顧瞻周道，寧不吊乎！今日之舉，良其會也。裕以虚薄，才非古人，勢接於已踐之機，受任於既頽之運。丹誠未宣，感慨憤躍，望霄漢以永懷，眄山川以增厲。授檄之日，神馳賊廷。

公侯諸君，有的世代忠貞，有的身受爵寵，却都向狡猾的小人低頭，效命無路，觀望周代大道，難道不悲傷嗎？現在起事，實在正是機會。劉裕德行薄弱，才能不及古人，獲掌已經踐履的樞要，受任於國運衰頽之時。赤誠的心没有表達，感慨激憤，望雲霄而咏嘆，望山川而增添鬥志。發布檄文的時候，心思已奔向賊寇的朝廷。

以孟昶爲長史，總攝後事；檀憑之爲司馬。百姓願從者千餘人。

任命孟昶爲長史，總領後方事務；檀憑之擔任司馬。百姓願意跟從的有一千多人。

三月戊午朔，遇吴甫之於江乘。甫之，玄驍將也，其兵甚鋭。高祖躬執長刀，大呼以衝之，衆皆披靡，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皇甫敷率數千人逆戰。寧遠將軍檀憑之與高祖各御一隊，憑之戰敗見殺，其衆退散。高祖進戰彌厲，前後奮擊，應時摧破，即斬敷首。初高祖與何無忌等共建大謀，有善相者相高祖及無忌等并當大貴，其應甚近，惟云憑之無相。高祖與無忌密相謂曰："吾等既爲同舟，理無偏異。吾徒咸皆富貴，則檀不應獨殊。"深不解相者之言。至是而憑之戰死，高祖知其事必捷。

三月戊午初一，在江乘遭遇吴甫之。甫之，是桓玄驍勇的將領，士卒精鋭。高祖親自手執長刀，大聲呼喊着衝擊他們，甫之的部衆都望風披靡，當即斬殺甫之。進軍到羅落橋，皇甫敷率領幾千人迎戰。寧遠將軍檀憑之和高祖各率一隊人馬，憑之戰敗而死，他的部下逃散。高祖上前交戰越發勇猛，前後衝擊，很快打敗桓玄的軍隊，當即斬下皇甫敷的首級。當初高祖和何無忌等人共同確立大計，有善於看相的人看高祖和無忌等人都會大貴，應驗很切近，惟獨説憑之没有富貴相。高祖和無忌互相秘密地説："我們既是同舟共濟，道理上不能大有差異。我們都當富貴，那麽檀憑之不應獨自不同。"很不理解看相者的話。到這時憑之戰死，高祖知道事情必定成功。

玄聞敷等并没，愈懼。使桓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己未旦，義軍食畢，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丐士張旗幟於山上，以爲疑兵。玄又遣武騎將軍庾禕之，配以精卒利器，助謙等。高祖躬先士卒以奔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命縱火，烟爓張天，鼓噪之音震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土崩。玄始雖遣軍置陣，而走意已决，别使領軍將軍殷仲文具舟於石頭，仍將子侄浮江南走。

桓玄聽説皇甫敷等人戰死，更加畏懼。派桓謙駐守東陵口，卞範之駐守覆舟山西面，部衆共二萬人。己未早晨，起義軍進餐完畢，抛棄剩餘的糧食，推進到覆舟山東面，派乞丐在山上豎起旗幟，作爲疑兵。桓玄又派遣武騎將軍庾禕之，配備精鋭的兵士鋒利的兵器，協助桓謙等人。高祖身先士卒衝擊他們，將領士兵都拼死作戰，無不以一當百，呼喊聲震動天地。當時東北風猛烈，高祖因而下令放火，烟火衝天，鼓噪的聲音震撼京城。桓謙等各軍，一時之間土崩瓦解。桓玄開始雖然派兵布陣，而逃走的主意已定，另外派遣領軍將軍殷仲文在石頭城準備船隻，隨即帶領子侄渡江向南逃跑。

庚申，高祖鎮石頭城，立留臺官，焚桓温神主於宣陽門外，造晋新主，立于太廟。遣諸將帥追玄，尚書王嘏率百官奉迎乘輿。司徒王謐與衆議推高祖領揚州，固辭。乃以謐爲録尚書事，領揚州刺史。於是推高祖爲使持節、都督揚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領軍將軍、徐州刺史。

庚申，高祖鎮守石頭城，確立留臺官員，在宣陽門外燒了桓温的牌位，造晋國的新牌位立在太廟中。派遣將帥追擊桓玄，尚書王嘏率領百官迎接皇帝。司徒王謐和衆人商議推舉高祖兼任揚州刺史，高祖堅决推辭。於是任用王謐爲録尚書事，兼揚州刺史。這時推舉高祖爲使持節、都督揚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領軍將軍、徐州刺史。

先是朝廷承晋氏亂政，百司縱弛，桓玄雖欲厘整，而衆莫從之。高祖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二三日間，風俗頓改。且

此前朝廷繼承晋氏的混亂政局，百官放縱，桓玄雖想整頓，而衆人不從。高祖以身作則，威鎮内外官員，百官都嚴肅地履行職責，二三日之間，風俗大變。而且桓玄雖然是以英雄豪傑受到

桓玄雖以雄豪見推，而一朝便有極位，晋氏四方牧守及在朝大臣，盡心伏事，臣主之分定矣。高祖位微於朝，衆無一旅，奮臂草萊之中，倡大義以復皇祚。由是王謐等諸人時失民望，莫不愧而憚焉。

推舉，而一旦擁有帝位，晋氏四方的刺史郡守和在朝的大臣，都盡心侍奉，君臣的名分確定了。高祖在朝中地位低，部屬不足五百人，起自民間，倡導大義恢復皇位。因此王謐等各人這時失去民心，無不慚愧而畏懼。

諸葛長民失期不得發，刁逵執送之，未至而玄敗。

諸葛長民延誤時間未能發動，刁逵捉住他押送入京，没有到京城而桓玄已敗。

玄經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備乘輿法物資之。玄收略得二千餘人，挾天子走江陵。冠軍將軍劉毅、輔國將軍何無忌、振武將軍劉道規率諸軍追討。

桓玄經過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備齊皇帝車輛器物資助他。桓玄招募二千多人，挾持天子逃到江陵。冠軍將軍劉毅、輔國將軍何無忌、振武將軍劉道規率領各軍追擊討伐。

尚書左僕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綏等，江左冠族。綏少有重名，以高祖起自布衣，甚相凌忽。綏，桓氏甥，亦有自疑之志。高祖悉誅之。

尚書左僕射王愉、王愉的兒子荆州刺史王綏等人，是江左的名門望族。王綏年輕時有大名聲，因高祖出自於平民，很輕視他。王綏，是桓氏的外甥，也有自我疑慮的心思。高祖全部殺了他們。

四月，奉武陵王遵爲大將軍，承制。大赦天下，唯桓玄一祖後不在赦例。

四月，奉武陵王司馬遵爲大將軍，秉承皇帝之命便宜行事。大赦天下，衹有與桓玄同祖者例外。

初高祖家貧，嘗負刁逵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逵執録甚嚴，王謐造逵見之，密以錢代還，由是得釋。高祖名微位薄，盛流皆不與相知，唯謐交焉。桓玄將纂，謐手解安帝璽紱，爲玄佐命功臣。及義旗建，衆并謂謐宜誅，唯高祖保持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紱所在，謐益懼。及王愉父子誅，謐從弟諶謂謐曰："王駒無罪，而義旗誅之，此是剪除勝己，以絶民望。兄既桓氏黨附，名位如此，欲求免得乎?"駒，愉小字也。謐懼，奔于曲阿。高祖箋白大將軍，深相保謐，迎還復位。光禄勛卞承之、左衛將軍褚粲、游擊將軍司馬秀役使官人，爲御史中丞王禎之所糾察，謝箋言辭怨憤。承之造司宜藏。高祖與大將軍箋，白"粲等備位大

當初高祖家中貧窮，曾經欠刁逵的社錢三萬，長時間不還。刁逵捉住他逼債，王謐造訪刁逵時見到這件事，暗中代還了錢，高祖因此得釋。高祖名聲小地位低，名流都不同他相交往，惟獨王謐同他交往。桓玄將要篡位，王謐親手解下安帝的玉璽絲帶，成爲桓玄的輔佐功臣。等到起義旌旗樹起，衆人都説王謐應該誅殺，惟有高祖保護他。劉毅曾利用朝廷集會，詢問王謐玉璽絲帶在何處，王謐更加害怕。等到王愉父子被殺，王謐的堂弟王諶對王謐説："王駒没有罪過，而起義軍殺了他，這是鏟鋤超過自己的人，來斷絶民衆的希望。兄長既是桓氏黨羽，名聲地位如此高，想求免死能達到嗎?"王駒是王愉的小名。王謐畏懼，逃到曲阿。高祖上書大將軍，極力保護王謐，迎接他官復原職。光禄勛卞承之、左衛將軍褚粲、游擊將軍司馬秀役使官府人員，被御史中丞王禎之糾察，道歉的文書中言辭充滿怨恨憤怒。承之到司宜藏。高祖給大將軍送呈文書，

臣，所懷必盡。執憲不允，自應據理陳訴，而横興怨忿，歸咎有司。宜加裁當，以清風軌”。并免官。

稟報“褚粲等人處於大臣之位，想法必合情理。别人執法不公，自應據理陳述，然而却心懷怨恨，把過錯歸到有關部門。對此應加以制裁，以明法度”。把褚粲等人都免除官職。

桓玄兄子歆，聚衆向歷陽，高祖命輔國將軍諸葛長民擊走之。無忌、道規破玄大將郭銓等于桑落洲，衆軍進據尋陽。加高祖都督江州諸軍事。玄既還荆郢，大聚兵衆，召水軍造樓船、器械，率衆二萬，挾天子發江陵，浮江東下，與冠軍將軍劉毅等相遇於峥嶸洲，衆軍下擊，大破之。玄棄衆，復挾天子還復江陵。玄黨殷仲文奉晋二皇后還京師。玄至江陵，因西走。南郡太守王騰之、荆州别駕王康産奉天子入南郡府。初征虜將軍、益州刺史毛璩，遣從孫祐之與參軍費恬送弟喪下，有衆二百。璩弟子脩之時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以入蜀。至枚回洲，恬與祐之迎射之。益州督護馮遷斬玄首，傳京師。又斬玄子昇於江陵市。

桓玄哥哥的兒子桓歆，聚衆向歷陽進發，高祖命令輔國將軍諸葛長民出擊打退了他。無忌、道規在桑落洲打敗桓玄的大將郭銓等人，各軍前進占據尋陽。加授高祖爲都督江州諸軍事。桓玄回到荆州郢州後，大量聚集兵馬，徵召水軍製造戰船、器械，率領軍隊二萬人，挾持天子從江陵出發，從長江東下，同冠軍將軍劉毅等人在峥嶸洲相遇，各軍下船出擊，大敗桓玄。桓玄抛下部衆，又挾持天子返回江陵。桓玄的同黨殷仲文侍奉晋國二位皇后回到京城。桓玄到達江陵，隨即向西逃跑。南郡太守王騰之、荆州别駕王康産侍奉天子進入南郡官府。起初征虜將軍、益州刺史毛璩，派遣堂孫祐之和參軍費恬護送弟弟的靈柩東下，有兵士二百人。毛璩弟弟的兒子脩之當時任桓玄的屯騎校尉，誘騙桓玄入蜀。到達枚回洲，費恬和祐之迎上前射擊桓玄。益州督護馮遷斬下桓玄的首級送到京城。又在江陵街市斬殺桓玄的兒子桓昇。

初玄敗於峥嶸洲，義軍以爲大事已定，追躡不速。玄死幾一旬，衆軍猶不至。玄從子振逃於華容之涌中，招聚逆黨數千人，晨襲江陵城，居民競出赴之。騰之、康産皆被殺。桓謙先匿於沮川，亦聚衆以應。振爲玄舉哀，立喪廷。謙率衆官奉璽綬于安帝。無忌、道規既至江陵，與桓振戰于靈溪。玄黨馮該又設伏于楊林，義軍奔敗，退還尋陽。

當初桓玄在峥嶸洲失敗，起義軍以爲大事已定，追擊不力。桓玄死後將近十天，各軍還没到。桓玄的侄兒桓振逃到華容的涌中，招集叛黨幾千人，清晨襲擊江陵城，居民競相出城投奔他。騰之、康産都被殺害。桓謙原先躲藏在沮川，也聚集部衆來響應。桓振爲桓玄發喪，設立治喪場所。桓謙率領衆官員把玉璽絲帶獻給安帝。無忌、道規到達江陵後，同桓振在靈溪交戰。桓玄的黨羽馮該在楊林設下埋伏，起義軍失敗逃奔，退回尋陽。

兗州刺史辛禺懷貳。會北青州刺史劉該反，禺求征該，次淮陰，又反。禺長史羊穆之斬禺，傳首京師。十月，高祖領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

兗州刺史辛禺有二心。遇北青州刺史劉該反叛，辛禺請求征討劉該，停駐在淮陰，又反叛。辛禺的長史羊穆之斬殺辛禺，傳送首級到京城。十月，高祖兼任青州刺史。率儀仗一百人進殿。

劉毅諸軍復進至夏口。毅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皆拔之。十二

劉毅各軍又進軍夏口。劉毅攻打魯城，道規攻打偃月壘，都攻下來了。十二月，各軍前進平

月，諸軍進平巴陵。

義熙元年正月，毅等至江津，破桓謙、桓振，江陵平，天子反正。三月，天子至自江陵。詔曰：

古稱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列貫三辰，神人代序，諒理本於造昧，而運周於萬葉。故盈否時襲，四靈通其變，王道或昧，貞賢拯其危，天命所以永固，人心所以攸穆。雖夏、周中傾，賴靡、申之績，莽、倫載竊，實二代是維。或乘資藉號，或業隆異世，猶《詩》《書》以之休咏，記策用爲美談。未有因心撫民，而誠發理應，援神器於已淪，若在今之盛者也。

朕以寡昧，遭家不造，越自遘閔，屬當屯極。逆臣桓玄，乘釁縱慝，窮凶恣虐，滔天猾夏。遂誣罔人神，肆其篡亂。祖宗之基既湮，七廟之饗胥殄，若墜淵谷，未足斯譬。

皇度有晋，天縱英哲，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江九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徐青二州刺史，忠誠天亮，神武命世，用能貞明協契，義夫響臻。故順聲一唱，二溟卷波，英風振路，宸居清翳。暨冠軍將軍毅、輔國將軍無忌、振武將軍道規，舟旗遄邁，而元凶傳首，回戈叠揮，則荆、漢霧廓。俾宣、元之祚，永固於嵩、岱，傾基重造，再集於朕躬。宗廟歆七百之祜，皇基融載新之命。念功惟德，永言銘懷。固已道冠開闢，獨絶終古，書契以來，未之前聞矣。雖則功高靡尚，理至難文，而崇庸

定巴陵。

義熙元年正月，劉毅等人到達江津，打敗桓謙、桓振，江陵平定，天子重歸帝位。三月，天子從江陵歸來。下詔説：

古人説首先是天地，其次是君臣，所以天上有日月星辰，神人互相交替，道理起源於蒙昧時代，而行於萬代。所以滿虧相繼出現，四種靈物貫通其中變化，王道有時衰落，忠臣賢士拯救危難，天命因此不變，人心因此和順。雖然夏朝、周朝中途傾覆，依賴靡、申的功績，莽、倫竊位，維護二代。有的憑藉聲望依靠名號，有的業績隆盛於後世，《詩經》《尚書》因之歌咏，史册傳爲美談。没有利用真心安撫民衆，而真誠發出循理響應，扶持帝位於已沉淪之時，如當今這樣强盛的。

我以薄德弱才，遭遇家族不幸，父母之喪剛過，又遇時運艱難。叛臣桓玄，乘機恣意作惡，凶殘暴虐，罪惡滔天擾亂華夏。欺騙大衆神明，肆意篡位作亂。祖宗的基業埋没，七廟的祭祀斷絶，猶如墜入深淵山谷，還不足以譬喻。

維護晋朝，天縱英才，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江九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徐青二州刺史，忠誠如上天般明朗，神明英武著名於當代，以此能賢士協同，義士響應。所以歸順的聲音一發出，南海北海捲起波濤，英武的風暴震撼道路，京城肅清陰暗。及至冠軍將軍劉毅、輔國將軍無忌、振武將軍道規，戰船旌旗急進，而元凶的首級傳送，回師揮舞旌旗，荆山、漢水廓清。使宣帝、元帝的國運，如嵩山、岱山永遠堅固，傾覆的根基重新構造，再度集中於我身上。宗廟享受七百年的福祉，基業融入嶄新的天命。思念這些功勛德行，永遠銘記心中。本來已是道德高於開天闢地以來，超絶於千古，有文字記載以來，從前没有聽説過。雖然功高無以復加，至理難以表述，而

命德，哲王攸先者，將以弘道制治，深關盛衰。故伊、望膺殊命之錫，桓、文饗備物之禮，况宏徽不世，顧邈百代者。宜極名器之隆，以光大國之盛。而鎮軍謙虛自衷，誠旨屢顯，朕重逆仲父，乃所以愈彰德美也。鎮軍可進位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使持節、徐青二州刺史如故。顯祚大邦，啓兹疆宇。

崇尚功勛褒揚德行，英明君主將其放在首位的原因，當是用以弘揚道德控制政治，深切關涉到盛衰。所以伊尹、吕望受到特殊的賜予，齊桓公、晉文公享有完備的禮儀，何况宏大的徵驗曠代難出，回顧百代難有匹敵的人呢。應該用盡名號器物的隆重，來昭明大國的盛典。然而鎮軍將軍謙虛發自內心，誠懇的心意屢次顯明，我難以違忤仲父，如此鎮軍將軍更顯得德行美好。鎮軍將軍可升任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使持節、徐青二州刺史照舊。顯著賜予大國，開拓境土。

高祖固讓。加録尚書事，又不受，屢請歸藩。天子不許，遣百僚敦勸，又親幸公第。高祖惶懼詣闕陳請，天子不能奪。是月，旋鎮丹徒。天子重遣大使敦勸，又不受。乃改授都督荆、司、梁、益、寧、雍、凉七州，并前十六州諸軍事，本官如故。於是受命解青州，加領兖州刺史。

高祖堅決推讓。加授録尚書事，又不接受，屢次請求回到封地。天子不准，派百官勸告，又親自前往高祖宅第。高祖惶恐前往宫廷陳述，天子不改變他的主意。這個月，高祖返回鎮守丹徒。天子重新派遣大使勸説，高祖又不接受。於是改授爲都督荆、司、梁、益、寧、雍、凉七州，加上從前爲十六州諸軍事，原官照舊不變。這時高祖受命解除青州刺史職位，另兼任兖州刺史。

盧循浮海破廣州，獲刺史吴隱之。即以循爲廣州刺史，以其同黨徐道覆爲始興相。

盧循從海上乘船攻下廣州，擒獲刺史吴隱之。當即任用盧循爲廣州刺史，任用他的同黨徐道覆爲始興相。

二年三月，督交、廣二州。十月，高祖上言曰：“昔天禍皇室，巨狡縱篡，臣等義惟舊隸，豫蒙國恩，仰契信順之符，俯厲人臣之憤，雖社稷之靈，抑亦事由衆濟。其翼奬忠勤之佐，文武畢力之士，敷執在己之謙，用虧國體之大。輒申攝衆軍先上，同謀起義，始平京口、廣陵二城，臣及撫軍將軍毅等二百七十二人，并後赴義出都緣道大戰，所餘一千五百六十六人，又輔國將軍長民、故給事中王元德等十人，合一千八百四十八人，乞正封賞。其西征衆軍，須論集續上。”於是尚書奏封唱義謀主鎮軍將軍裕豫章郡公，食邑萬户，

二年三月，都督交、廣二州。十月，高祖上疏説：“往昔上天降罪皇室，大奸賊篡位，臣下等人在道義上是舊日臣屬，早蒙國家恩典，上契合誠信歸附的符命，下激勵臣子的義憤，雖然是國家的福分，也是由衆人之力。應奬掖忠誠勤奮的佐吏，盡力而爲的文武之士，宣揚主上的謙恭，以免有損國家典章制度。現先行申報所統領各軍，共同謀劃發起義舉，開始平定京口、廣陵二城，有臣下和撫軍將軍劉毅等二百七十二人，以及隨後奔赴大義到京城沿途大戰，上述人員外餘下的有一千五百六十六人，另有輔國將軍長民、已故給事中王元德等十人，合計一千八百四十八人，請求正式封授賞賜。西征的各軍，待評定後陸續上報。”於是尚書上奏封倡導大義的主謀鎮軍將軍劉裕爲豫章郡公，食邑一萬户，賜絹

賜絹三萬匹。其餘封賞各有差。鎮軍府佐吏，降故太傅謝安府一等。

十一月，天子重申前令，加高祖侍中，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詔遣百僚敦勸。

三年二月，高祖還京師，將詣廷尉，天子先詔獄官不得受。詣闕陳讓，乃見聽。旋于丹徒。

閏月，府將駱冰謀作亂，將被執，單騎走，追斬之。誅冰父永嘉太守球。球本東陽郡史，孫恩之亂，起義於長山，故見擢用。初桓玄之敗，以桓沖忠貞，署其孫胤。至是冰謀以胤爲主，與東陽太守殷仲文潛相連結。乃誅仲文及仲文二弟。凡桓玄餘黨，至是皆誅夷。

天子遣兼太常葛籍授公策曰："有扈滔天，夷羿乘釁，亂節干紀，實橈皇極。賊臣桓玄，怙寵肆逆，乃摧傾華、霍，倒拔嵩、岱，五岳既夷，六地易所。公命世英縱，藏器待時，因心資敬，誓雪國耻，慨憤陵夷，誠發宵寐。既而歲月屢遷，神器已遠，忠孝幽寄，實貫三靈。爾乃介石勝機，宣契畢舉，訴蒼天以爲正，揮義旅而一驅。奔鋒數百，勢烈激電，百萬不能抗限，制路日直楨城。遂使衝鯨潰流，暴鱗江漢，廟勝遠加，重氛載滌，二儀廓清，三光反照，事遂永代，功高開闢，理微稱謂，義感朕心。若夫道爲身濟，猶縻厥爵，况乃誠德俱深，勛冠天人者乎？是用建茲邦國，永祚山河，言念載懷，匪云足報。往欽哉！俾屏余一人，長弼皇晋，流風垂祚，暉烈無窮。其降承嘉策，對揚朕命。"

十二月，司徒、録尚書、揚州刺史王謐薨。

四年正月，徵公入輔，授侍中、

三萬匹。其餘封爵賞賜多少不等。鎮軍將軍府的佐吏，低於從前太傅謝安府一個等級。

十一月，天子重申前令，加授高祖爲侍中，升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堅決推辭。天子詔令派遣百官勸説。

三年二月，高祖回到京城，將要前往廷尉，天子預先詔令獄官不予受理。高祖前往宫廷陳述，方得准許。高祖回到丹徒。

閏月，府中將領駱冰作亂，將要被捉，單人匹馬逃跑，被追上斬殺。誅殺駱冰的父親永嘉太守駱球。駱球本來是東陽郡吏，孫恩之亂時，他在長山起義，所以被提拔。當初桓玄失敗，因桓沖忠誠堅貞，任用他的孫子桓胤。到這時駱冰圖謀以桓胤爲君主，和東陽太守殷仲文暗中互相聯合。於是誅殺仲文和仲文的兩個弟弟。凡是桓玄的餘黨，至此全被殺掉。

天子派遣兼太常葛籍授予豫章郡公策書説："有扈罪惡滔天，夷羿乘機作亂，擾亂節度干犯法紀，削弱王室。賊臣桓玄，恃寵叛逆，摧垮華山、霍山，倒拔嵩山、泰山，鏟平五岳，天地四方改變。公才華蓋世天賦英武，懷才等待時機，發自内心，誓洗國家耻辱，憤慨衰微，日夜抒發誠意。不久歲月流逝，帝位失去多時，心懷忠孝暗中寄托，溝通天地人。不改節操遏制凶殘，倡導者和響應者一同起事，向蒼天申訴正道，指揮起義軍而驅馳。前鋒幾百人，勢如閃電，百萬人馬不能抗衡，奪路逼近京城。於是使大惡之人潰敗，暴死於長江漢水中，謀略遥遠地發出，濃密的凶氣被蕩滌，天地澄清，日月星辰照耀，事迹傳揚千古，功高於古今，道理上難以述説，大義感動我的心。爲救濟自身而實行道義，還受到封爵，何况是誠意德行都深厚，功勛高於天人呢？因而建立邦國，山河永固，此言出自肺腑，何足爲報。努力吧！保障我一人，永久保佑晋朝，流傳後世，傳諸永久。可抑制心志接受美好的策封，應答我的詔命。"

十二月，司徒、録尚書事、揚州刺史王謐逝世。

四年正月，召豫章郡公入朝輔政，授侍中、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録尚書，徐兖二州刺史如故。表解兖州。先是遣冠軍劉敬宣伐蜀賊譙縱，無功而返。九月，以敬宣挫退，遜位，不許。乃降爲中軍將軍，開府如故。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徐兖二州刺史照舊。豫章郡公上奏解除兖州刺史職位。在這以前派遣冠軍將軍劉敬宣討伐蜀地賊寇譙縱，無功而回。九月，因敬宣受挫退却，請求退位，未獲批准。於是降爲中軍將軍，開府照舊。

初僞燕王鮮卑慕容德僭號於青州，德死，兄子超襲位，前後屢爲邊患。五年二月，大掠淮北，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南太守趙元，驅略千餘家。三月，公抗表北討，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四月，舟師發京都，泝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軍進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守。鮮卑梁父、莒城二戍并奔走。

當初僞燕王鮮卑人慕容德在青州僭越稱帝，慕容德死去，其哥哥的兒子慕容超繼位，前後接連成爲邊境的禍患。五年二月，大肆擄掠淮水以北，活捉陽平太守劉千載、濟南太守趙元，掠走一千多家。三月，豫章郡公上奏北伐，委任丹陽尹孟昶督察中軍留守府事務。四月，水軍從京城出發，泝淮水入泗水。五月，到達下邳，留下船艦車輛等，率步兵進軍琅邪。所過之處都築城留人守衛。鮮卑的梁父、莒城兩個城堡的敵人都四散逃跑。

慕容超聞王師將至，其大將公孫五樓説超："宜斷據大峴，刈除粟苗，堅壁清野以待之。彼僑軍無資，求戰不得，旬月之間，折棰以笞之耳。"超不從，曰："彼遠來疲勞，勢不能久，但當引令過峴，我以鐵騎踐之，不憂不破也。豈有預芟苗稼，先自蹙弱邪?"初公將行，議者以爲賊聞大軍遠出，必不敢戰，若不斷大峴，當堅守廣固，刈粟清野，以絶三軍之資，非唯難以有功，將不能自反。公曰："我揣之熟矣。鮮卑貪，不及遠計，進利剋獲，退惜粟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我一得入峴，則人無退心，驅必死之衆，向懷貳之虜，何憂不剋? 彼不能清野固守，爲諸君保之。"公既入峴，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

慕容超聽説朝廷軍隊將要到來，他的大將公孫五樓勸説他："應該占據大峴，把莊稼全部割掉，堅壁清野等待他們。他們遠來没有物資，尋求作戰而辦不到，一月之後，我們就可以出擊痛打他們了。"慕容超不聽，説："他們遠道而來很疲勞，勢必不能持久，衹應引誘他們越過大峴，我們用鐵甲騎兵出擊，不愁不能擊敗。哪有先毁掉莊稼，自行削弱的呢?"當初豫章郡公將出征，議論的人以爲賊寇聽説大軍遠出，必定不敢交戰，如不截斷大峴，也當堅守廣固，堅壁清野，以斷三軍的用度，不僅難以取勝，還將不能返回。豫章郡公説："我已經揣摩透了。鮮卑人貪婪，没有長遠計劃，進軍貪圖攻城捕獲，退兵顧惜穀粟禾苗。會以爲我們孤軍深入，不能堅持長久，他們不過向前占據臨朐，後退守衛廣固。我軍一進大峴，就没有後退的心意，指揮拼命作戰的部衆，攻向有二心的敵寇，何必擔憂不能攻克? 他們不能收藏物資固守大峴，我可爲各位打包票。"豫章郡公進入大峴後，舉起手指向上天説："我們的事情成功了!"

六月，慕容超遣五樓及廣寧王賀賴盧先據臨朐城。既聞大軍至，留羸老守廣固，乃悉出。臨朐有巨蔑

六月，慕容超派遣五樓和廣寧王賀賴盧預先占據臨朐城。聽説大軍到達後，留下體弱年老的人守衛廣固，於是全部出動。臨朐有一條巨蔑

水，去城四十里。超告五樓曰："急往據之，晉軍得水，則難擊也。"五樓馳進。龍驤將軍孟龍符領騎居前，奔往爭之，五樓乃退。

水，離城四十里。慕容超告訴五樓說："趕緊前去占據，晉軍得到河流，就難以攻打了。"五樓飛奔前進。龍驤將軍孟龍符率領騎兵在前面，奔跑前去爭奪巨蔑水，五樓於是退走。

衆軍步進，有車四千兩，分車爲兩翼，方軌徐行，車悉張幔，御者執矟。又以輕騎爲游軍。軍令嚴肅，行伍齊整。未及臨朐數里，賊鐵騎萬餘，前後交至。公命兗州刺史劉藩、弟并州刺史道憐、諮議參軍劉敬宣、陶延壽、參軍劉懷玉、慎仲道、索邈等，齊力擊之。日向昃，公遣諮議參軍檀韶直趨臨朐。韶率建威將軍向彌、參軍胡藩馳往，即日陷城，斬其牙旗，悉虜超輜重。超聞臨朐已拔，引衆走。公親鼓之，賊乃大奔。超遁還廣固。獲超馬、僞輦、玉璽、豹尾等，送于京師。斬其大將段暉等十餘人，其餘斬獲千計。

各軍步行前進，有戰車四千輛，分爲兩行，并排推進，車都挂上幔子，駕車的人手拿長矛。又派輕裝的騎兵爲游動部隊。軍令嚴明，隊伍整齊。離臨朐衹有幾里路的時候，賊寇騎兵一萬多人從前後交相趕來。豫章郡公命令兗州刺史劉藩、弟弟并州刺史道憐、諮議參軍劉敬宣、陶延壽、參軍劉懷玉、慎仲道、索邈等人，協力攻打他們。太陽偏西，豫章郡公派遣諮議參軍檀韶趕往臨朐。檀韶率領建威將軍向彌、參軍胡藩奔馳前往，當天攻下城池，砍斷他們的軍前大旗，全部繳獲慕容超的軍用物資。慕容超聽説臨朐已被攻下，帶領部衆逃跑，豫章郡公親自擊鼓，賊寇於是逃奔。慕容超逃回廣固。這一戰繳獲慕容超的馬匹、車輛、玉璽、豹尾等等，送回京城。殺掉慕容超的大將段暉等十多人，殺死俘獲其他人等數以千計。

明日，大軍進廣固，即屠大城，超退保小城。於是設長圍守之，圍高三丈，外穿三重塹。停江、淮轉輸，館穀於齊土。撫納降附，華戎歡悦，援才授爵，因而任之。七月，詔加公北青、冀二州刺史。超大將垣遵、遵弟苗并率衆歸順。公方治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爲也?"綱者，超僞尚書郎，其人有巧思。會超遣綱稱藩於姚興，乞師請救。興僞許之，而實憚公，不敢遣。綱從長安還，泰山太守申宣執送之。乃升綱於樓車，以示城内，城内莫不失色。於是使綱大治攻具。超求救不獲，綱反見虜，轉憂懼。乃請稱藩，求割大峴爲界，獻馬千匹。不聽，圍之轉急。河北居民荷戈負糧至者，日以千數。

次日，大軍推進到廣固，當即屠滅大城，慕容超退守到小城中。於是設置長圍墻來守衛，圍墻高三丈，外面挖了三條溝。停止長江、淮水的轉運，在齊地食用當地穀粟。安撫投降歸附者，華人戎人歡天喜地，依據才能授予爵位，隨之加以任用。七月，詔令加授豫章郡公爲北青、冀二州刺史。慕容超的大將垣遵、垣遵的弟弟垣苗都率領部衆歸順。豫章郡公正修造攻城器械，城頭上的人説："你們得不到張綱，哪能有作爲呢?"張綱，是慕容超的尚書郎，這人有精巧的構思。正遇慕容超派遣張綱向姚興稱臣，請求出兵救助。姚興假裝答應他，而實際上畏懼豫章郡公，不敢派出軍隊。張綱從長安返回，泰山太守申宣抓住後送給豫章郡公。就把張綱弄到戰車上，給城内人看，城内的人無不害怕。於是讓張綱大量修造攻城器械。慕容超求救辦不到，張綱反倒被捉，變得憂愁畏懼起來。就請求向晉國稱臣，割讓大峴作爲邊界，獻馬一千匹。豫章郡公不依，圍攻更急迫。黄河以北的民衆帶兵器背糧食到來

的，每日數以千計。

録事參軍劉穆之，有經略才具，公以爲謀主，動止必諮焉。時姚興遣使告公云："慕容見與鄰好，又以窮告急，今當遣鐵騎十萬，徑據洛陽。晉軍若不退者，便當遣鐵騎長驅而進。"公呼興使答曰："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穆之聞有羌使，馳入，而公發遣已去。以興所言并答，具語穆之。穆之尤公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與謀之。此宜善詳之，云何卒爾便答？公所答興言，未能威敵，正足怒彼耳。若燕未可拔，羌救奄至，不審何以待之？"公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遣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見我伐燕，内已懷懼，自張之辭耳。"

録事參軍劉穆之，有謀劃之才，豫章郡公把他作爲主要謀士，各項活動必向他咨詢。這時姚興派遣使者告訴豫章郡公説："慕容氏現和我國相鄰和好，因走投無路告急，現在將派遣騎兵十萬人，徑直占據洛陽。晉軍如不撤退，我國就將派遣騎兵長驅直入。"豫章郡公呼喚姚興的使者回答説："告訴你們的姚興，我平定燕國之後，休養軍隊三年，將平定關中、洛陽。現在自己送死，可以快來。"穆之聽説有羌人使者，急速進去，而豫章郡公打發使者已離開了。豫章郡公把姚興的話以及自己的回答，都説給穆之聽。穆之責備豫章郡公説："平日事情無論大小，必定使我參與謀劃。這件事應該妥善周詳，爲什麽倉促地回答？公所回答姚興的話，不能威嚇敵人，祇足以激怒他而已。如果燕國不能攻下，羌人的救兵突然到來，不知如何對待他們？"豫章郡公笑着説："這是軍事機密，你不理解，故不先告訴你。兵貴神速，他們如真能派遣救兵，必定害怕我們知道，哪能先派遣使者？這是他們看到我們討伐燕國，内心已懷有畏懼，爲自己打氣的話而已。"

九月，進公太尉、中書監，固讓。

九月，升豫章郡公爲太尉、中書監，堅決推讓。

僞徐州刺史段宏先奔索虜，十月，自河北歸順。

僞徐州刺史段宏原先投奔索虜，十月，從河北前來歸附。

張綱治攻具成，設諸奇巧，飛樓木幔之屬，莫不畢備。城上火石弓矢，無所用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廣固。超逾城走，征虜賊曹喬胥獲之，殺其王公以下，納口萬餘，馬二千匹，送超京師，斬于建康市。

張綱修造攻城器械完成，施設各種奇妙巧思，飛樓木幔之類，無不齊備。城頭上的火石弓箭無法使用。六年二月丁亥，屠滅廣固。慕容超翻過城墻逃跑，被征虜賊曹喬胥擒獲，殺死他的王公以下官員，没收人口一萬多，馬二千匹，押送慕容超到京城，在建康集市斬首。

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仍有窺闘之志，勸盧循乘虚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説循曰："本住嶺外，豈以理極於此，正以劉公難與爲敵故也。今方頓兵堅城之下，未有旋日。以此思歸死士，掩襲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

豫章郡公北伐時，徐道覆便有窺伺之意，勸盧循乘虚出兵，盧循不聽。道覆就到番禺勸盧循説："你一向住在五嶺以南，不是理該如此，祇是因劉公難以與你爲敵的緣故。現在劉公正調集軍隊到堅固的城池之外，不知何時纔能回師。以此思念家鄉敢於拼命之兵，襲擊何無忌、劉公，取勝易如反掌。不趁這個時機而保一時的平定，

之後，小息甲養衆，不過一二年間，必璽書徵君。若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鋭師過嶺，雖復將軍神武，恐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剋都邑，傾其根本，劉公雖還，無能爲也。”循從之，乃率衆過嶺。是月，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皆委任奔走。于時平齊問未至，即馳使徵公。公之初剋齊也，欲停鎮下邳，清蕩河、洛，既而被徵使至，即日班師。

如劉公平定齊地之後，稍微休養軍隊，不過一二年時間，必定用璽書徵召您。如果劉公自己率領部衆到豫章，派遣精鋭部隊越過五嶺，即使將軍神明英武，也恐怕必然不能抵擋。今日的機會，千萬不可失去。攻下京城後，傾覆了他們的根基，劉公雖然返回，也没有辦法了。”盧循聽從他的意見，於是率領部衆越過五嶺。當月，侵犯南康、廬陵、豫章，各郡太守都棄官而逃。這時平定齊地的消息没有送到，就急速派使者徵召豫章郡公。豫章郡公最初攻克齊地時，想停下鎮守下邳，肅清黄河、洛水，隨之徵召的使者到來，當天率軍回朝。

鎮南將軍何無忌與徐道覆戰于豫章，敗績，無忌被害。内外震駭。朝廷欲奉乘輿北走就公，尋知賊定未至，人情小安。公至下邳，以船運輜重，自率精鋭步歸。至山陽，聞無忌被害，則慮京邑失守，乃卷甲兼行，與數十人至淮上，問行旅以朝廷消息。人曰：“賊尚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也。”公大喜，單船過江，徑至京口，衆乃大安。四月癸未，公至京師，解嚴息甲。

鎮南將軍何無忌和徐道覆在豫章交戰，大敗，無忌被殺。内外官員震驚畏懼。朝廷想陪皇帝向北逃跑到豫章郡公處，不久得知賊寇確實没到達，人心稍微安定。豫章郡公到下邳，用船運輸軍用物資，自己率領精鋭部隊步行返回。到達山陽，聽説無忌被殺，就擔心京城失守，於是收起兵器日夜趕路，和幾十人到達淮水邊，向行人詢問朝廷消息。行人説：“賊寇還没到，劉公如返回，就没有什麽憂慮了。”豫章郡公大喜，單船渡過長江，徑直到達京口，衆人於是大爲安心。四月癸未，豫章郡公到達京城，解除戒嚴休養軍隊。

撫軍將軍劉毅抗表南征，公與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新獲奸利，其鋒不可輕。宜須裝嚴畢，與弟同舉。”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不從，舟師二萬，發自姑孰。循之初下也，使道覆向尋陽，自寇湘中諸郡。荆州刺史道規遣軍至長沙，爲循所敗。徑至巴陵，將向江陵。道覆聞毅上，馳使報循曰：“毅兵衆甚盛，成敗事係之於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天下無復事矣。根本既定，不憂上面不平也。”循即日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别有八艚艦九枚，起四層，高十二丈。公以南藩覆没，表送章綬，詔不聽。五月，劉毅

撫軍將軍劉毅上表向南征討，豫章郡公給劉毅寫信説：“我往日多次攻打賊人，知道他們的變化，他們剛剛獲勝，不可輕視。應等我裝備完畢，和弟弟一同出兵。”又派遣劉毅的堂弟劉藩前去勸阻他。劉毅不聽，率水軍二萬人，從姑孰出發。盧循開始東下時，派道覆攻向尋陽，自己侵犯湘水地區各郡。荆州刺史道規派遣軍隊到長沙，被盧循打敗。盧循徑直到達巴陵，將攻向江陵。道覆聽説劉毅攻向上游，急派使者報告盧循説：“劉毅的軍隊很强，成敗在此一戰，應該合力打敗他。如果這一戰取勝，天下就不再有事了。根基平定後，不擔憂上游不能平定。”盧循當天從巴陵出發，和道覆旌旗相連而東下。另外有八艚艦九艘，各四層，高十二丈。豫章郡公因南部疆域淪陷，上交印綬辭職，未獲批准。五

敗績于桑落洲，棄船步走，餘衆不得去者，皆爲賊所擒。

月，劉毅在桑落洲大敗，拋下船艦步行逃去，其餘逃不掉的部衆都被賊寇所擒。

初循至尋陽，聞公已還，不信也。既破毅，乃審凱入之問，并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進平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争之。疑議多日，乃見從。

當初盧循到達尋陽，聽説豫章郡公已回，不相信。打敗劉毅後，確知豫章郡公已得勝回朝，都相顧失色。盧循想退回尋陽，進軍平定江陵，占據二州來對抗朝廷。道覆以爲應該乘勝推進，堅决地争辯。疑惑商議了多天，道覆的意見纔被聽從。

毅敗問至，内外洶擾。于時北師始還，多創痍疾病。京師戰士，不盈數千。賊既破江、豫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絶。奔敗還者，并聲其雄盛。孟昶、諸葛長民懼寇漸逼，欲擁天子過江，公不聽，昶固請不止。公曰："今重鎮外傾，强寇内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瓦解土崩，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以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以死衛社稷，横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遠竄於草間求活也。我計决矣，卿勿復言！"昶恐其不濟，乃爲表曰："臣裕北討，衆并不同，唯臣贊裕行計，致使强賊乘間，社稷危逼，臣之罪也。今謹引分以謝天下。"封表畢，乃仰藥而死。

劉毅失敗的消息傳到，内外動蕩不安。這時北方的軍隊剛返回，多受創傷疾病。京城的戰士，不過幾千人。賊寇攻下江州、豫州二鎮，戰士十多萬，船艦車輛綿延百里。失敗逃回的人都説他們强盛。孟昶、諸葛長民畏懼賊寇逐漸逼近，想保護天子渡過長江，豫章郡公不聽，孟昶再三請求。豫章郡公説："現在重要的藩鎮在外傾覆，强賊内逼人心惶惶，没有鬥志。如一旦轉移，便會土崩瓦解，長江以北哪能保全！假使他們能來，不過延緩時間而已。現在兵雖少，還可以一戰。如果能取勝，則君臣同慶；如果失敗，我將以死報國，陳尸於宗廟之前，實現以身報國的夙願，不能逃到民間苟活。我的主意决定了，你不要再説了！"孟昶擔心不能取勝，就上奏表説："劉裕北征，衆人都不同意，惟獨臣下贊同，致使賊寇鑽了空子，國家危險，是臣下的罪過。現在恭謹地承認過失來向天下道歉。"封上奏表，就吞毒藥而死。

於是大開賞募，投身赴義者，一同登京城之科。發居民治石頭城，建牙戒嚴。時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公以爲："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則人測虚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賊無以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移屯石頭，乃栅淮斷查浦。既而群賊大至，公策之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回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

於是大設賞賜募兵，投身奔赴義舉的，和當年起兵進入京城的條例完全相同。調發民衆加固石頭城，樹立大旗嚴密戒備。當時議論的人以爲應該分兵把守各渡口要道。豫章郡公以爲："賊多我少，我們如果分兵把守，人家就會知道虚實。而且一地失利，就影響士氣。現在集中在石頭城，可隨機應變。既使賊寇無法推測人數多少，又不分散軍隊力量。如果軍隊逐漸聚集，再慢慢商議。"遷移駐守在石頭城，於是在秦淮河設栅欄而截斷查浦。不久賊軍大量到來，豫章郡公預計説："賊寇如果在新亭徑直前進，他們的鋒芒不可抵擋，應暫且迴避，誰勝誰敗還説不

定。如果他們回師停泊在西岸，這就一定會被我們擒獲了。”

道覆欲自新亭、白石焚舟而上。循多疑少决，每欲以萬全爲慮，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决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定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公于時登石頭城以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公顧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洲。道覆猶欲上，循禁之。自是衆軍轉集，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守以實衆。冠軍將軍劉敬宣屯北郊，輔國將軍孟懷玉屯丹陽郡西，建武將軍王仲德屯越城，廣武將軍劉懷默屯建陽門外。使寧朔將軍索邈領鮮卑具裝虎班突騎千餘匹，皆被練五色，自淮北至于新亭。賊并聚觀，咸畏憚之；然猶冀京邑及三吴有應之者。遣十餘艦來拔石頭栅，公命神弩射之，發輒摧陷，循乃止不復攻栅。設伏兵於南岸，使羸老悉乘舟艦向白石。公憂其從白石步上，乃率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留參軍徐赤特戍南岸，命堅守勿動。公既去，賊焚查浦步上，赤特軍戰敗，死没有百餘人。赤特棄餘衆，單舸濟淮。賊遂率數萬屯丹陽郡。公率諸軍馳歸。衆憂賊過，咸謂公當徑還拒戰。公先分軍還石頭，衆莫之曉。解甲息士，洗浴飲食之，乃出列陳於南塘。以赤特違處分，斬之。命參軍褚叔度、朱齡石率勁勇千餘人過淮。群賊數千，皆長刀矛鋋，精甲曜日，奮躍争進。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矟，并結陳以待之。賊短兵弗能抗，死傷者數百人，乃退走。會日莫，衆亦歸。

道覆打算從新亭、白石焚燒船隻而上岸。盧循多慮而不果斷，每事都想萬無一失，對道覆説：“大軍没到，孟昶就望見風聲而自殺，就大勢而言，他們自當很快潰敗。現在决定勝敗於一時，既不是必然的辦法，又損傷兵士，不如屯兵等待他們潰敗。”豫章郡公這時登上石頭城來瞭望盧循的軍隊，起初見到他們向新亭進發，豫章郡公回頭看左右的人神色不對。不久看到盧循的軍隊返回停泊蔡洲。道覆還想上岸，盧循禁止他。從此各軍不斷聚集，加固越城，建築查浦、藥園、廷尉三處營壘，都加强了守衛。冠軍將軍劉敬宣駐守北郊，輔國將軍孟懷玉駐守丹陽郡西，建武將軍王仲德駐守越城，廣武將軍劉懷默駐守在建陽門外。派寧朔將軍索邈率領鮮卑帶有老虎花紋的戰馬一千多匹，都披上五色絹，從秦淮河北直到新亭。賊寇圍觀，都感到畏懼；然而還希望京城和三吴有響應他們的人。派遣十多條戰艦來攻石頭栅，豫章郡公命令神箭手射擊他們，每射都中，盧循於是不再攻栅欄。在南岸設置伏兵，派年老體弱的人全部乘船攻向白石。豫章郡公擔憂他們從白石步行上岸，於是率領劉毅、諸葛長民向北出兵抗拒他們，留下參軍徐赤特戍守南岸，命令他堅守不要出動。豫章郡公離開後，賊寇焚燒查浦步行上岸，赤特的軍隊戰敗，死亡的有一百多人。赤特丢下其餘部衆，乘一隻船渡過秦淮河。賊寇於是率領幾萬人屯駐丹陽郡。豫章郡公率領各軍趕回。衆人怕賊渡河，都認爲豫章郡公應徑直返回抵禦。豫章郡公先分出軍隊返回石頭城，衆人不知道他的用意。解下鎧甲讓兵士休息，讓他們洗浴進餐，於是出去在南塘列陣。因赤特違犯部署，殺了他。命令參軍褚叔度、朱齡石率領强勁勇敢的兵士一千多人渡過秦淮河。賊寇幾千人，都手執長刀長矛，精鋭的兵器如日光閃耀，奮勇争先。齡石所率領的多是鮮卑人，善於用步矟，都結成陣勢來等待他們。賊寇的短兵器不能抵抗，死傷的有幾百人，因此退走。天黑了，衆人也返回。

劉毅之敗，豫州主簿袁興國反叛，據歷陽以應賊。琅邪内史魏順之遣將謝寶討斬之。興國司馬襲寶，順之不救而退，公怒斬之。順之，詠之之弟也。於是功臣震懾，莫敢不用命。

劉毅失敗後，豫州主簿袁興國反叛，占據歷陽響應賊寇。琅邪内史魏順之派遣將領謝寶討伐殺了他。興國的司馬襲擊謝寶，順之不救助而退兵，豫章郡公發怒殺了順之。順之，是詠之的弟弟。於是功臣畏懼，不敢不服從命令。

六月，更授公太尉、中書監，加黄鉞。受黄鉞，餘固辭。以司馬庾悦爲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自東陽出豫章。

六月，授予豫章郡公爲太尉、中書監，加授黄鉞。衹接受黄鉞，其餘則堅辭不受。任命司馬庾悦爲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從東陽出鎮豫章。

七月庚申，群賊自蔡洲南走，還屯尋陽。遣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太守蒯恩追之。公還東府，大治水軍，皆大艦重樓，高者十餘丈。盧循遣其大將荀林寇江陵，桓謙先於江陵奔羌，又自羌入蜀，僞主譙縱以爲荆州刺史。謙及譙道福率軍二萬，出寇江陵，適與林會，相去百餘里。荆州刺史道規斬謙于枝江，破林於江津，追至竹町斬之。

七月庚申，賊衆從蔡洲向南逃跑，返回駐守尋陽。派遣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太守蒯恩追擊他們。豫章郡公回到東府，大力訓練水軍，都是大樓船，高的有十多丈。盧循派遣他的大將荀林侵犯江陵，桓謙原先從江陵投奔羌人，又從羌地進入蜀地，僞主譙縱任命他爲荆州刺史。桓謙和譙道福率軍隊二萬人，出兵侵犯江陵，恰好和荀林會合，相距一百多里。荆州刺史道規在枝江斬殺桓謙，在江津打敗荀林，追趕到竹町殺了他。

初循之走也，公知其必寇江陵，登遣淮陵内史索邈領馬軍步道援荆州。又遣建威將軍孫季高率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江州刺史庾悦至五畝嶠，賊遣千餘人據斷嶠道，悦前驅鄱陽太守虞丘進攻破之。公治兵大辦。十月，率兖州刺史劉藩、寧朔將軍檀韶等舟師南伐。以後將軍劉毅監太尉留守府，後事皆委焉。

當初盧循逃走，豫章郡公知道他必定侵犯江陵，馬上派遣淮陵内史索邈率領騎兵從小路援助荆州。又派遣建威將軍孫季高率領部衆三千人從海路襲擊番禺。江州刺史庾悦到達五畝嶠，賊寇派遣一千多人占據要地截斷嶠道，庾悦的前鋒鄱陽太守虞丘進出擊打敗了他們。豫章郡公練兵圓滿結束。十月，率領兖州刺史劉藩、寧朔將軍檀韶等水軍南伐。任命後將軍劉毅統領太尉留守府，後方事務都委托給他。

是月，徐道覆率衆三萬寇江陵。荆州刺史道規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道覆走還盆口。初公之遣索邈也，邈在道爲賊所斷，道覆敗後方達。自循東下，江陵斷絶京邑之問，傳者皆云已没。及邈至，方知循走。

當月，徐道覆率部三萬人侵犯江陵。荆州刺史道規又大敗他們，斬首一萬多級，道覆逃回盆口。當初豫章郡公派遣索邈，索邈在路途被賊寇攔截，道覆失敗後纔到達。自從盧循東下，江陵斷絶了京城的消息，傳言都説京城已淪陷。等到索邈到來，纔知道盧循逃走了。

循初自蔡洲南走，留其親黨范崇民五千人，高艦百餘，戍南陵。王仲德等聞大軍且至，乃進攻之。十一月，大破崇民軍，焚其舟艦，收其散

盧循當初從蔡洲南逃，留下他的黨羽范崇民五千人，樓船一百多艘，守衛南陵。王仲德等人聽説大軍將到來，就進攻崇民。十一月，大敗崇民的軍隊，焚燒他的船艦，招集他失散的兵士。

卒。

循廣州守兵，不以海道爲防。是月，建威將軍孫季高乘海奄至，而城池峻整，兵猶數千。季高焚賊舟艦，悉力而上，四面攻之，即日屠其城。循父以輕舟奔始興。季高撫其舊民，戮其親黨，勒兵謹守。初公之遣季高也，衆咸以海道艱遠，必至爲難；且分撤見力，二三非要。公不從。敕季高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今時當至廣州，傾其巢窟，令賊奔走之日，無所歸投。"季高受命而行，如期剋捷。

循方治兵旅舟艦，設諸攻備。公欲御以長算，乃屯軍雷池。賊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公知其欲戰，且慮賊戰敗，或於京江入海，遣王仲德以水艦二百於吉陽下斷之。十二月，循、道覆率衆數萬，方艦而下，前後相抗，莫見舳艫之際。公悉出輕利鬥艦，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又上步騎於西岸。右軍參軍庾樂生乘艦不進，斬而徇之。於是衆軍并踊騰争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公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火焚之，烟燗張天，賊衆大敗，追奔至夜乃歸。循等還尋陽。初分遣步軍，莫不疑怪，及燒賊艦，衆乃悦服。召王仲德，請還爲前驅。留輔國將軍孟懷玉守雷池。循聞大軍上，欲走向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大軍至左里，將戰，公所執麾竿折，折幡沈水，衆并怪懼。公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遣劉藩、孟懷玉輕軍

盧循在廣州的守軍，不設海防。當月，建威將軍孫季高從海上突然到來，而城池險要嚴整，兵士還有幾千人。季高焚燒賊寇的船艦，全力上岸，四面攻打，當日就屠滅城池。盧循的父親乘輕舟投奔始興。季高安撫他們的舊民衆，殺戮他們的親屬黨羽，指揮兵士嚴密防守。當初豫章郡公派遣季高時，衆人都以爲海路艱險遥遠，必難以趕到；而且分散現有兵力，并非必要。豫章郡公不聽。下令季高説："大軍在十二月之際，必定打敗賊虜。你現在應到廣州，搗毁他們的巢穴，使賊寇逃跑的時候，没有地方歸附投奔。"季高接受命令而行動，如期取勝。

盧循訓練兵士建造艦船，作各種攻打準備。豫章郡公有長遠打算，於是駐守在雷池。賊寇揚言不攻打雷池，將順流直下。豫章郡公知道他們想交戰，而且擔憂賊寇戰敗，或許從京江入海，就派遣王仲德用水艦二百艘在吉陽攔截他們。十二月，盧循、道覆率領部衆幾萬人，并舟而下，前後相連，站在船頭竟看不見船尾。豫章郡公全部出動輕捷的鬥艦，親自提着幡鼓，命令各軍合力攻打。又讓步兵騎兵在西岸上岸。右軍參軍庾樂生乘船艦不前進，殺了他示衆。於是各軍都奮勇争先。軍中多有力氣大的神箭手，所到之處無不擊敗賊寇。豫章郡公在河中督戰，由於風向水流的態勢，賊寇的戰艦全部停泊在西岸。岸上的軍隊預先準備火器，就投出火種焚燒戰艦，火焰衝天，賊軍大敗，追擊到夜晚纔返回。盧循等人回到尋陽。起初調用步兵，無不感到奇怪，等到焚燒賊寇戰艦，衆人纔心悦誠服。徵召王仲德，請他返回擔任前鋒。留下輔國將軍孟懷玉守衛雷池。盧循聽説大軍向上游進發，打算逃往豫章，就全力設柵欄截斷左里。大軍到達左里，將要交戰，豫章郡公所拿的指揮竿折斷，折下旗幟沉入水中，衆人都奇怪畏懼。豫章郡公歡喜地笑着説："往年覆舟山的戰鬥，旗竿也折斷，現在又是這樣，賊寇必敗。"當即攻打柵欄而前進。盧循的兵士雖然拼命作戰，仍然不能阻擋。各軍乘勝追擊，盧循獨自乘船逃跑。所殺和投入水中死

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徑還廣州。道覆還保始興。公旋自左里。天子遣侍中、黄門勞師于行所。

去的，共計一萬多人。接納投降者，寬恕被劫掠的人。派遣劉藩、孟懷玉率領輕裝的軍隊追擊。盧循收集失散的兵士，還有幾千人，徑直回到廣州。道覆退回始興據守。豫章郡公從左里勝利而歸。天子派遣侍中、黄門到臨時住所慰問軍隊。

宋書卷二

本紀第二

武帝(中)

七年正月己未，振旅于京師。改授大將軍、揚州牧，給班劍二十人，本官悉如故，固辭。凡南北征伐戰亡者，并列上賻贈。尸喪未反，遣主帥迎接，致還本土。

七年正月己未，在京城訓練部隊。改授豫章郡公爲大將軍、揚州牧，賜給儀仗二十人，原職都照舊，堅决推辭。凡在南北征伐中陣亡者都列上名册給予賞賜追贈。靈柩没有運回的，派主帥迎接，送回本地。

二月，盧循至番禺，爲孫季高所破，收餘衆南走。劉藩、孟懷玉斬徐道覆于始興。

二月，盧循到達番禺，被孫季高打敗，收集殘部南逃。劉藩、孟懷玉在始興斬殺徐道覆。

晉自中興以來，治綱大弛，權門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産業。桓玄頗欲釐改，竟不能行。公既作輔，大示軌則，豪强肅然，遠近知禁。至是會稽餘姚虞亮復藏匿亡命千餘人。公誅亮，免會稽内史司馬休之。

晉朝自中興以來，法紀鬆弛，權門互相兼并，以强凌弱，百姓流離失所，不能保住家業。桓玄很想改變，最終不能實行。豫章郡公輔政之後，嚴立法紀，豪强有所收斂，不敢恣意妄爲。到這時會稽餘姚人虞亮又藏匿亡命之徒一千多人。豫章郡公殺了虞亮，免去會稽内史司馬休之之職。

天子又申前命，公固辭。於是改授太尉、中書監，乃受命。奉送黄鉞，解冀州。

天子又重申從前的命令，豫章郡公堅决推辭。於是改授爲太尉、中書監，方接受任命。呈送黄鉞，解除冀州刺史職位。

交州刺史杜慧度斬盧循，傳首京師。

交州刺史杜慧度斬殺盧循，將其首級送到京城。

先是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舊制，依舊策試。

在這以前各州郡所派遣的秀才、孝廉，多不是合適的人，豫章郡公上奏天子，重申舊制，照舊舉行策試。

征西將軍、荆州刺史道規疾患求歸，八年四月，改授豫州刺史，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與公俱舉大義，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業足以相抗。雖權事推公，而

征西將軍、荆州刺史道規因病請求返回，八年四月，改授爲豫州刺史，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接替他。劉毅和豫章郡公一起發起義舉，復興晉室，自認爲京城、廣陵之功，功業足以相比。雖然權且推尊豫章郡公，而内心却不服氣。

心不服也。毅既有雄才大志，厚自矜許，朝士素望者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并深相結。及西鎮江陵，豫州舊府，多割以自隨，請僧施爲南蠻校尉。既知毅不能居下，終爲異端，密圖之。毅至西，稱疾篤，表求從弟兖州刺史藩以爲副貳，僞許焉。九月，藩入朝，公命收藩及謝混，并於獄賜死。自表討毅。又假黄鉞，率諸軍西征。以前鎮軍將軍司馬休之爲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兖州刺史道憐鎮丹徒，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加太尉司馬、丹陽尹劉穆之建威將軍，配以實力。壬午，發自京師。遣參軍王鎮惡、龍驤將軍蒯恩前襲江陵。十月，鎮惡剋江陵，毅及黨與皆伏誅。

十一月己卯，公至江陵，下書曰：

夫去弊拯民，必存簡恕，捨網修綱，雖煩易理。江、荆凋殘，刑政多闕，頃年事故，綏撫未周。遂令百姓疲匱，歲月滋甚，財傷役困，慮不幸生。凋殘之餘，而不減舊，刻剥徵求，不循政道。宰莅之司，或非良幹，未能菲躬儉，苟求盈給，積習生常，漸不知改。

近因戎役，來涉二州，踐境親民，愈見其瘼，思欲振其所急，恤其所苦。凡租税調役，悉宜以見户爲正。州郡縣屯田池塞，諸非軍國所資，利入守宰者，今一切除之。州郡縣吏，皆依尚書定制實户置。臺調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别量所出。巴陵均折度支，依舊兵運。原五歲刑已下。凡所質録賊家餘口，亦悉原放。

劉毅既有雄才大志，自己極力誇耀，朝廷官員中素來有名望者多歸附他。和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都有深交。等到鎮守江陵，豫州舊日府屬，多割取跟隨自己，請求僧施擔任南蠻校尉。豫章郡公知道劉毅不會甘居人下，最終會與己對立，打算秘密除掉他。劉毅到達西部，假托病重，上奏表請求堂弟兖州刺史劉藩作爲自己的副手，朝廷僞作答應。九月，劉藩入朝，豫章郡公命令逮捕劉藩和謝混，并在獄中賜死。豫章郡公自己上奏表討伐劉毅。又賜予黄鉞，率各軍西征。任命前鎮軍將軍司馬休之爲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兖州刺史道憐鎮守丹徒，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統領太尉留守府事務，加授太尉司馬、丹陽尹劉穆之爲建威將軍，配備兵力。壬午，從京城出發。派遣參軍王鎮惡、龍驤將軍蒯恩任前鋒襲擊江陵。十月，鎮惡攻克江陵，劉毅及其黨羽都受死刑。

十一月己卯，豫章郡公到達江陵，發布命令説：

去除弊政拯救民衆，在於簡要寬恕，捨棄細節而抓綱目，雖然麻煩而容易治理。江州、荆州凋敝殘破，刑罰政令多有闕失，近年變故多，安撫不周到。致使百姓疲勞窮困，與日俱增，財物受損勞役困苦，痛不欲生。凋敝殘破之後，而不減輕賦税，盤剥徵取，不遵循施政之道。主管官員，有的不是良才，不能節儉，衹求錢財，習以爲常，不知改變。

近來因爲軍事，來到二州，踏上州境親對民衆，愈加見到他們的疾苦，思慮要拯救他們的急難，撫恤他們的痛苦。凡是租税勞役，都應以現有户口爲標準。州郡縣的屯田園池關口，所有不是軍隊國家所依賴，利益落入郡守縣令手中的，現全部罷除。州郡縣的吏員，都依照尚書規定的實際户數設置。朝廷徵調的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全部停止，另外酌量交納土産。巴陵都折算統計，依舊運輸軍糧。五年徒刑以下的罪犯免刑。凡作爲人質抵押的賊寇家庭其餘的人，也全

部寬恕釋放。

以荆州十郡爲湘州，公乃進督。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率衆伐蜀。進公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

以荆州十郡設置湘州，豫章郡公於是增加督察區域。任命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率領部衆征伐蜀地。升豫章郡公爲太傅、揚州牧，加授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

九年二月乙丑，公至自江陵。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横，爲士民所患苦，公以其同大義，優容之。劉毅既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誅韓信，禍其至矣。"將謀作亂。公克期至京邑，而每淹留不進。公卿以下頻日奉候於新亭，長民亦驟出。既而公輕舟密至，已還東府矣。長民到門。引前，却人閑語，凡平生於長民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民甚説。已密命左右壯士丁旿等自幔後出，於坐拉焉。長民墜床，又於地毆之，死於床側。輿尸付廷尉。并誅其弟黎民。旿驍勇有氣力，時人爲之語曰："勿跋扈，付丁旿。"

九年二月乙丑，豫章郡公從江陵返回。當初諸葛長民貪婪驕横，爲官吏百姓所怨恨，豫章郡公因他一同興起義舉，寬容他。劉毅被殺後，長民對親近的人説："去年剁彭越，今年殺韓信，禍殃就要到來了。"將要密謀作亂。豫章郡公約定時間回京城，而每每拖延不上路。公卿以下官員連日到新亭迎候，長民也接連出去。不久豫章郡公乘輕捷船隻秘密到達，已回到東府了。長民到了門前，豫章郡公招引他上前，屏退他人閑談，凡平生對長民没説的話，都和他説到。長民很高興。豫章郡公已經秘密命令左右的强壯兵士丁旿等人從帳幔後出來，在座位上拉他。長民墜落床下，又在地上毆打，長民死在床邊。用車運載尸體交付廷尉。同時誅殺長民的弟弟黎民。丁旿勇猛有力氣，當時人爲之編出諺語説："勿跋扈，付丁旿。"

先是山湖川澤，皆爲豪强所專，小民薪采漁釣，皆責税直，至是禁斷之。時民居未一，公表曰：

> 臣聞先王制治，九土攸序，分境畫疆，各安其居。在昔盛世，人無遷業，故井田之制，三代以隆。秦革斯政，漢遂不改，富强兼并，於是爲弊。然九服弗擾，所托成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爲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自永嘉播越，爰托淮、海，朝有匡復之算，民懷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寧民綏治，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温，以民無定本，傷治爲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

在這之前山湖川澤都被豪强所占，百姓打柴捕魚，都收取税款，到此纔加以禁止。當時民衆居住地不統一，豫章郡公上奏表説：

> 臣下聽説前代君王制定政策，九州井然有序，分别地域劃定疆土，各自安於所居之地。在從前興盛的時代，人們没有遷徙祖業的，所以靠井田的制度，三代得以隆盛。秦朝改變這項政策，漢朝因循不變，豪强兼并，成爲弊端。然而各地不亂，寓居地成爲舊地，在西漢時期，大量遷徙田氏、景氏宗族，來充實關中，就以三輔爲家鄉，不再以齊、楚爲故鄉。自從永嘉年間流亡，就住在淮、海地區，朝廷有興復的規劃，民衆懷有思念本土的心意，籌劃的謀略，日不暇給。所以安定民衆撫恤治理，還有顧及不上的。等到了大司馬桓温當政時，因民衆没有固定的故鄉，傷害政治是很深的，在庚戌日下令以居住地爲籍貫，來統一編著户口。當時財

由於此。自玆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頹弛。雜居流寓，閭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純，民瘼所以猶在。

物衆多國家富足，實際上是由於這個緣故。自從那時到現在，經歷了若干年，統一的制度，逐漸敗壞鬆弛。各地流亡户口混雜居住，鄉閭户籍不能編制，國家教化因此不純潔，民衆疾苦因此還存在。

臣荷重任，耻責實深，自非改調解張，無以濟治。夫人情滯常，難與慮始，所謂父母之邦以爲桑梓者，誠以生焉終焉，敬愛所托耳。今所居累世，墳壟成行，敬恭之誠，豈不與事而至？請準庚戌土斷之科，庶子本所弘，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武，超大江而跨黄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戀本之志，乃速申於當年，在始暫勤，要終所以能易。

臣下擔負重任，耻辱和職責實在重大，除非改弦更張，無法治理。人往往安於舊習，難以改變，所謂以父母之邦爲家鄉，實在是因生在那裏死在那裏，敬愛所居住的地方而已。現在居住在新地若干代，墳地樹木成行，恭敬的誠意，難道不因事實而産生？請求依據庚戌日詔書以居住地爲籍貫的規定，希望子孫繼承先輩新居，逐漸光大。然後以仁義率領他們，以威武鼓動他們，越過大江而横跨黄河，安撫九州而恢復舊地，那麽留戀本土的心意，就能在當年迅速申理，在開始暫時辛勤，歸納結果就算簡易了。

伏惟陛下，垂矜萬民，憐其所失，永懷《鴻雁》之詩，思隆中興之業。既委臣以國重，期臣以寧濟，若所啓合允，請付外施行。

伏惟陛下，哀憐天下民衆，同情他們的損失，永遠思慮《鴻雁》的詩篇，發展中興的業績。既把國家重任交給臣下，期望臣下治理成功，如果臣下的啓奏合適，請求交付尚書省施行。

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斷例。諸流寓郡縣，多被并省。

於是依照居住地編制户口，惟獨徐、兖、青三州住在晋陵的人，不在其中。衆多流民寓居的郡縣，多被合并廢除。

以公領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公固讓太傅、州牧及班劍，奉還黄鉞。

任命豫章郡公兼任鎮西將軍、豫州刺史。豫章郡公堅決推讓太傅、州牧和班劍，送還黄鉞。

七月，朱齡石平蜀，斬僞蜀王譙縱，傳首京師。

七月，朱齡石平定蜀地，殺僞蜀王譙縱，送首級到京城。

九月，封公次子義真爲桂陽縣公，以賞平齊及定盧循也。天子重申前命，授公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將吏百餘敦勸，乃受羽葆、鼓吹、班劍，餘固辭。

九月，封豫章郡公的次子義真爲桂陽縣公，用來賞賜他平定齊地以及平定盧循之功。天子重申從前的命令，授任豫章郡公爲太傅、揚州牧，加授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將領官吏一百多人勸説，纔接受羽葆、鼓吹、班劍，其餘職位堅決地推辭。

十年，息民簡役。築東府，起府舍。

十年，減少勞役讓民衆得以休息。建築東府，修造府中房舍。

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司馬休之，

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是宗室的核

宗室之重，又得江漢人心，公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兄子譙王文思在京師，招集輕俠，公執文思送還休之，令自爲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公書陳謝。十一年正月，公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并於獄賜死，率衆軍西討。復加黄鉞，領荆州刺史。辛巳，發京師，以中軍將軍道憐監留府事。休之上表陳曰：

臣聞運不常一，治亂代有，陽九既謝，圮終則泰。昔篡臣肆逆，皇綱絶紐，卜世未改，鼎祚再隆。太尉臣裕威武明斷，首建義旗，除蕩元凶，皇居反正。布衣匹夫，匡復社稷，南剿盧循，北定廣固，千載以來，功無與等。由是四海歸美，朝野推崇。既位窮台牧，權傾人主，不能以道處功，恃寵驕溢。自以酬賞既極，便情在無上，刑戮逆濫，政用暴苛。問鼎之迹日彰，人臣之禮頓缺。陛下四時膳御，觸事縣空，宫省供奉，十不一在。皇后寢疾之際，湯藥不周，手與家書，多所求告。皆是朝士共所聞見，莫不傷懷憤嘆，口不敢言。前揚州刺史元顯第五息法興，桓玄之釁，逃遠於外，王路既開，始得歸本。太傅之胤，絶而復興，凡在有懷，誰不感慶。裕吞噬之心，不避輕重，以法興聰敏明慧，必爲民望所歸，芳蘭既茂，内懷憎恶，乃妄扇異言，無罪即戮。大司馬臣德文及王妃公主，情計切逼，并狼狽請命。逆肆禍毒，酷不矜許，冤酷之痛，感動行路。自以地卑

心人物，又博得長江漢水一帶的人心，豫章郡公懷疑他有二心，而休之哥哥的兒子譙王文思在京城，招集輕佻任俠的人，豫章郡公拘捕文思送給休之，讓他自己處治。休之上奏廢黜文思，并給豫章郡公寫信表示歉意。十一年正月，豫章郡公拘捕休之的兒子文寶、休之哥哥的兒子文祖，都在獄中賜令自殺，率領各軍向西討伐。天子又加授豫章郡公黄鉞，兼荆州刺史。辛巳，從京城出發，委任中軍將軍道憐統領留守府事務。休之上奏表自己陳述説：

臣聞命運多變，有治有亂，厄運完結，否極泰來。從前逆臣作亂，皇綱解體，傳國世數没有改變，國運再度隆盛。太尉劉裕勇武果斷，首先舉起義旗，掃除罪魁禍首，皇帝重返其位。以平民出身，復興國家，向南剿滅盧循，向北平定廣固，千年以來，功勛無人可比。因此四海贊美，朝野推重。然而位登三公後，權勢高於君主，不能以道德對待功勛，仗恃寵信驕奢淫逸。自以爲獎賞到了頂點，心中便無法無天，刑殺過度，政治措施暴虐苛刻。稱帝的迹象日益明顯，臣子的禮節頓時缺略。陛下四季的膳食，不能及時供應，宫廷的供奉，不足十分之一。皇后病重之際，醫藥不周全，親手寫家信，到處求取。這都是朝廷官員所見所聞，無不心中傷悲憤慨感嘆，口裏不敢講。前揚州刺史元顯的第五個兒子法興，因桓玄之亂，遠逃在外地，天下安定後，纔得以返回京城。太傅的後代，斷絶後又興起，凡是有情感的人，誰不感慨慶幸。劉裕虎狼般的心願，不迴避輕重，因法興聰明敏鋭，必定得人心，德行既盛，劉裕内心憎恨，就妄加詆毁，使法興無罪被殺。大司馬德文和王妃公主，爲情勢所逼，都狼狽地爲他求情。劉裕放肆製造禍殃，執意不允，冤枉殘酷的傷痛，感動了過路的人。自以爲門第低地位高，受到的恩典巨大，就將庶出的兒子和德文的女兒婚配，造成這不匹配的婚姻，實在是由於劉裕威嚇逼迫。已故衛將軍劉毅、右將軍劉藩、前將

位重，荷恩崇大，乃以庶孽與德文嫡婚，致兹非偶，實由威逼。故衛將軍劉毅、右將軍劉藩、前將軍諸葛長民、尚書僕射謝混、南蠻校尉郗僧施，或盛勛德胤，令望在身，皆社稷輔弼，協贊所寄，無罪無辜，一旦夷滅。猜忍之性，終古所希。

軍諸葛長民、尚書僕射謝混、南蠻校尉郗僧施，有的是功臣之賢嗣，有的身負令名，都是國家重臣，有輔佐之責，無罪無過，一時之間被殺害。劉裕猜疑殘忍的本性，爲自古以來所罕見。

臣自惟門户衰破，賴之獲存，皇家所重，終古難匹。是以公私歸凴，事盡祇順。再授荆州，輒苦陳告，自以才弱位隆，不宜久荷分陝，屢求解任，必不見聽。前經携侍老母，半家俱西，凡諸子侄，悉留京輦。臣兄子譙王文思，雖年少常人，粗免咎悔，性好交游，未知防遠，群醜交構，爲其風聲。裕遂翦戮人士，遠送文思。臣順其此旨，表送章節，請廢文思，改襲大宗，遣息文寶送女東歸。自謂推誠奉順，理不過此。豈意裕包藏禍心，遂見討伐，加惡文思，構生罪釁。群小之言，遠近嘩啥，而臣純愚，暗信必謂不然。尋臣府司馬張茂度狼狽東歸，南平太守檀範之復以此月三日委郡叛逆，尋有審問，東軍已上。裕今此舉，非有怨憎，正以臣王室之幹，位居藩岳，時賢既盡，唯臣獨存，規以翦滅，成其篡殺。鎮北將軍臣宗之、青州刺史臣敬宣，并是裕所深忌憚，欲以次除蕩，然後傾移天日，於事可易。

臣家族衰微，因之得以存活，皇室重用，古今少有。所以公事私事依靠他，每事竭盡誠心。再鎮荆州之時，就苦苦陳述，自以爲才能小地位高，不應長久擔任地方長官，屢次請求解除職位，不被采納。前些時服侍老母，半家人都到西部，所有子侄，都留在京城。臣兄之子譙王文思，雖然是年輕的平常人，基本上没有過錯，喜好交游，不知道避禍，一群小人交相誣陷他，製造風聲。劉裕於是殺戮知名人物，遠遠地送來文思。臣下順從這個旨意，上奏表送上印章符節，請求廢黜文思，改承大宗，派遣兒子文寶送女兒回到東部。自以爲誠心奉承，道理不過如此。哪裏想到劉裕包藏禍心，我於是受到討伐，劉裕又加罪文思，捏造罪行。衆多小人的話，遠近紛紛傳説，而臣下純樸愚昧，以爲不會這樣。不久臣下府中司馬張茂度困窘地回到東部，南平太守檀範之又在這個月三日拋下郡城叛變，隨之有確切的消息，東方軍隊已經向上游開進。劉裕現在的這個舉動，不是因爲有怨恨，祇是因爲臣下是王室的主幹，地位處於藩鎮，當代賢士都被殺光，惟獨臣下存在，規劃消滅，來完成他的篡位謀殺。鎮北將軍臣宗之、青州刺史臣敬宣，都是劉裕所深深顧忌的，要逐漸鏟除，然後傾覆皇朝，事情就容易了。

今荆、雍義徒，不召而集，子來之衆，其會如林。豈臣無德所能綏致，蓋七廟之靈，理貫幽

現在荆州、雍州正義的兵士，不召喚而聚集，效忠順從的軍隊，會合如同樹林。這哪是臣下無德之人所能安撫招致的，當是七

顯。輒授文思振武將軍、南郡太守，宗之子竟陵太守魯軌進號輔國將軍。臣今與宗之親御大衆，出據江津，案甲抗威，隨宜應赴。今絳旗所指，唯裕兄弟父子而已。須剋蕩寇逆，尋續馳聞。由臣輕弱，致裕凌横，上慚俯愧，無以厝顔。

廟的威靈，道理貫通神明民衆。於是授任文思爲振武將軍、南郡太守，宗之的兒子竟陵太守魯軌升爲輔國將軍。臣下現在和宗之親自統領大軍，出兵占據江津，駐守對抗威勢，依據形勢接應奔赴。現在紅旗所向之處，惟獨劉裕兄弟父子而已。等待掃蕩叛逆，隨後陸續報告。由於臣下懦弱，致使劉裕强横，上愧於天地下愧於民衆，臉面没有地方放。

休之府録事參軍韓延之，故吏也，有幹用才能。公未至江陵，密使與之書曰："文思事源，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不遜愧，又無表疏。文思經正不反，此是天地之不容。吾受命西討，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爲所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爲劉毅謀主，所以至此。卿等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正是諸人歸身之日。若大軍登道，交鋒接刃，蘭艾吾誠不分。故具示意，并示同懷諸人。"延之報曰：

承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恇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今辱來疏，始知以譙王前事，良增嘆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愛待物，當於古人中求耳。以君公有匡復之勛，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諮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默然邪。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諮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之懷，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興兵戈？自義旗秉權以來，四方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徑表天

休之府中録事參軍韓延之，是豫章郡公的故吏，有謀略才能。豫章郡公還没有到江陵，秘密派使者給延之送信説："文思事情的起源，爲遠近的人所知曉，去年秋天派遣康之送回司馬君，是誠意相待大公無私的。然而他一點兒也不謙遜，又没有上奏。文思執迷不悟，這是天地所不能容忍的。我受命西討，祇對他們父子二人。當地的僑民舊户，受他們的驅使逼迫，全不追究。往年郗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人，多年互相勾結，專爲劉毅出謀劃策，因此被殺。你們這些人，一時受逼，本没有錯。我寬大爲懷，由來已久。現在已相距不遠，正是你們反正之日。如果大軍上路，兵馬相交，美惡我實在分不清。所以詳細表達心意，并望給同樣情懷的人看一看。"延之回信説：

承蒙親率兵馬，遠來西部疆域，全境的官吏民衆，無不恐懼。爲什麼呢？是不知爲什麼出兵。現在接到來信，纔知道是因譙王之事，實在可嘆。司馬平西是體念國家的忠臣義士，仁愛待人，不亞於古人。他因爲君公有復興皇室的功勛，爲國家所依賴，就推舉功德誠心歸附，每項事情都詢問推重。譙王往年因小事被彈劾，還自己上奏退位，哪裏會因大過而沉默呢？衹是康之先前所説没説透，所以又派胡道報告自己的想法。胡道没來得及返回，司馬平西已上奏表廢黜譙王，所未説透的衹是差使而已。誠意相交的胸懷，衹應如此嗎？有什麼不可以，就要動用武力？自從起義掌權以來，四方的刺史，誰敢不先加以咨詢，而直接上奏天子的呢？

子邪？譙王爲宰相所責，又表廢之，經正何歸，表使何因？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劉裕足下，海内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示言“虚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啖人以利，真可謂“虚懷期物，自有由來”者矣。劉藩死於閶闔之内，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算，良可耻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性命以過日，心企太平久矣。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任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不復多言。

公視書嘆息，以示諸佐曰：“事人當如此。”

三月，軍次江陵。初雍州刺史魯宗之常慮不爲公所容，與休之相結，至是率其子竟陵太守軌會于江陵。江夏太守劉虔之邀之，軍敗見殺。公命彭城内史徐逵之、參軍王允之出江夏口，復爲軌所敗，并没。時公軍泊馬頭，即日率衆軍濟江，躬督諸將登岸，莫不奮踊争先。休之衆潰，與軌等奔襄陽，江陵平。加領南蠻校尉。

將拜，值四廢日，佐史鄭鮮之、褚叔度、王弘、傅亮白遷日，不許。下書曰：“此州積弊，事故相仍，民疲田蕪，杼軸空匱。加以舊章乖昧，事役頻苦，童耄奪養，老稚服戎，空户從役，或越紼應召。每永懷民瘼，宵分忘寢，誠宜蠲除苛政，弘兹簡

譙王爲宰相所斥責，又上奏廢黜他，經歷更始如何歸向，上奏的使者聽從誰？可以説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劉裕足下，天下的人，誰看不到足下的這個心思，却想要欺騙國中賢士！天地所不能容忍，在你方不在我方。來信説“虚懷期待各人，是有由來的”。現在討伐别人的長官，以利誘人，真正可説是“虚懷期待各人，是有由來的”了。劉藩死在閶闔門以内，諸葛長民死在足下左右人手中，用甜言蜜語欺騙方鎮，用輕捷的軍隊襲擊他們，致使座席上没有懇摯的士人，外地没有自己安心的諸侯，以此爲得計，實在可耻。貴府將領佐吏和朝廷賢明有德的人，惶惶不可終日，早已盼望天下太平。我的確鄙陋，但曾經跟從君子學過道。以司馬平西的大德，豈可没有甘願犧牲之臣屬呢！不能自投虎口，與郗僧施、任集之等人相比是很清楚的。假使上天助長喪亂，天下大亂，當和臧洪相會於地下，不再多説了。

豫章郡公看信嘆息，拿給各佐吏看并説：“侍奉長官就應該這樣。”

三月，軍隊駐於江陵。當初雍州刺史魯宗之常常擔心不爲豫章郡公所容，和休之相結交，到這時率領他的兒子竟陵太守魯軌在江陵會合。江夏太守劉虔之截擊他，軍隊失敗被殺死。豫章郡公命令彭城内史徐逵之、參軍王允之出兵到江夏口，又被魯軌打敗，都戰死。這時豫章郡公的軍隊停在馬頭，當天率領各軍渡過長江，親自統領各將領登岸，無不奮勇争先。休之的軍隊潰敗，和魯軌等人投奔襄陽，江陵平定。豫章郡公加領南蠻校尉。

將要正式授任，恰逢四廢日，佐史鄭鮮之、褚叔度、王弘、傅亮禀報改换日期，不准。下令説：“這個州積弊嚴重，事故不斷，民衆疲勞田地荒蕪，生計艱難。加上舊章不合理，勞役頻繁，老人兒童無人養活，老少從軍，全家服役，有的服喪而應徵。時常感嘆民衆疾苦，晚上忘記就寢，實在應該廢除苛政，予民恩惠。希望使弊

惠。庶令凋風弊政，與事而新，寧一之化，成於期月。荊、雍二州，西局、蠻府吏及軍人年十二以還，六十以上，及扶養孤幼，單丁大艱，悉仰遣之。窮獨不能存者，給其長賑。府州久勤將吏，依勞銓序。并除今年租稅。"

四月，公復率衆進討，至襄陽，休之奔羌。天子復重申前命，授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封公第三子義隆爲北彭城縣公。以中軍將軍道憐爲荊州刺史。

八月甲子，公至自江陵，奉還黃鉞，固辭太傅、州牧、前部羽葆、鼓吹，其餘受命。朝議以公道尊勛重，不宜復施敬護軍，既加殊禮，奏事不復稱名。以世子爲兗州刺史。

十二年正月，詔公依舊辟士。加領平北將軍、兗州刺史。增都督南秦，凡二十二州。公以平北文武寡少，不宜别置。於是罷平北府，以并大府。以世子爲豫州刺史。三月，加公中外大都督。

初公平齊，仍有定關、洛之意，值盧循侵逼，故其事不諧。荊、雍既平，方謀外略。會羌主姚興死，子泓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公乃戒嚴北討。加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以世子爲徐、兗二州刺史。下書曰："吾倡大義，首自本州，克復皇祚，遂建勛烈，外夷勍敵，内清奸軌，皆邦人州黨竭誠盡力之效也。情若風霜，義貫金石。今當奉辭西旆，有事關、河，弱嗣叨蒙，復忝今授，情事纏綿，可謂深矣。頃軍國務殷，刑辟未息，眷言懷之，能不多嘆？其犯罪繫五歲以還，可一原遣。文武勞

政，隨時事刷新，安寧劃一的治理，一年達到。荊、雍二州，平西將軍府、南蠻校尉府中屬吏和軍人十二歲以下，六十歲以上，以及撫養孤兒者，獨子父母亡故者，都准予離去。困窮孤獨不能自己養活者，給予長期救濟，府州任職已久的將領官吏，依勞績評定任用。并免除今年租稅。"

四月，豫章郡公又率領部衆進討，到達襄陽，休之投奔羌人。天子又重申從前的命令，授豫章郡公爲太傅、揚州牧，帶劍穿鞋上殿，進入朝堂不碎步急行，唱名叩拜不報姓名，加授前部羽葆、鼓吹，設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封豫章郡公的第三個兒子義隆爲北彭城縣公。任命中軍將軍道憐爲荊州刺史。

八月甲子，豫章郡公從江陵返回，奉還黃鉞，堅決推辭太傅、州牧、前部羽葆、鼓吹，其餘的接受命令。朝廷商議因豫章郡公道德尊崇功勛重大，不應再對護軍將軍施禮，加授特殊禮儀後，上奏政事不再稱名。任命世子爲兗州刺史。

十二年正月，詔令豫章郡公依照舊制徵用官吏。加領平北將軍、兗州刺史。增加都督南秦州，共二十二州。豫章郡公因平北府文武官員少，不應另外設置。於是罷除平北府，并入大都督府中。任命世子爲豫州刺史。三月，加授豫章郡公爲中外大都督。

當初豫章郡公平定齊地，又有平定關中、洛陽的心意，遇盧循侵犯進逼，所以事情不能辦成。荊州、雍州平定後，便謀劃向外拓展。遇羌人頭領姚興死去，兒子姚泓登位，兄弟互相殘殺，關中騷擾混亂，豫章郡公於是嚴密戒備向北征伐。加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任命世子爲徐、兗二州刺史。下令説："我之起義，先從本州發動，恢復皇位，於是建立功勛，外滅强敵，内清奸賊，都是州人同鄉竭盡全力的成效。其情如風霜，其義如金石。現在將奉命西征，轉戰關中、黃河地區，弱嗣蒙恩，又授現職，情意纏綿，可謂深厚。近來軍國多事，罪犯很多，回顧往昔，怎能不嘆息？凡犯罪關押五年以下者，可全部釋放。文武官員勞績已滿未得到榮升的，

滿未蒙榮轉者，便隨班序報。”

公受中外都督及司州，并辭大司馬琅邪王禮敬，朝議從之。公欲以義聲懷遠，奉琅邪王北伐。五月，羌僞黄門侍郎尹冲率兄弟歸順。又加公北雍州刺史，前部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四十人。解中書監。八月丁巳，率大衆發京師。以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尚書右僕射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内外。九月，公次于彭城，加領徐州刺史。

先是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步向許、洛，羌緣道屯守，皆望風降服。僞兖州刺史韋華先據倉垣，亦率衆歸順。公又遣北兖州刺史王仲德先以水軍入河。仲德破索虜於東郡涼城，進平滑臺。十月，衆軍至洛陽，圍金墉。泓弟僞平南將軍洸請降，送于京師。修復晋五陵，置守衛。

天子詔曰：

夫嵩、岱配極，則乾道增輝，藩岳作屏，則帝王成務。是以夏、殷資昆、彭之伯，有周倚齊、晋之輔。鑒諸前典，儀刑萬代，翼治扶危，靡不由此。

太尉公命世天縱，齊聖廣淵，明燭四方，道光宇宙。爰自□□初迪，則投勤王國，妖釁孔熾，則功存社稷。固以四維是荷，萬邦攸賴者矣。暨桓玄僭逆，傾蕩四海，公深秉大節，靈武霆震，弘濟朕躬，再造王室。每惟勛德，銘于厥心。遂北清海、岱，南夷百越，荆、雍稽服，庸、岷順軌，剋黜方難，式遏寇虐。及阿衡王猷，

都依據品級評定申報。”

豫章郡公接受中外都督和司州刺史職位，辭去大司馬琅邪王的禮敬，朝廷依允。豫章郡公想以正義的聲威懷柔遠方，侍奉琅邪王北伐。五月，羌人僞黄門侍郎尹冲率領兄弟歸順。又加授豫章郡公爲北雍州刺史，前部羽葆、鼓吹，增加班劍爲四十人。解除中書監。八月丁巳，率領大軍從京城出發。任命世子爲中軍將軍，統領太尉留守府事務。尚書右僕射劉穆之擔任左僕射，兼任監軍、中軍二府的軍司，進入東府居住，總管内外事務。九月，豫章郡公駐彭城，加領徐州刺史。

在這以前派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率領步兵進攻許昌、洛陽，羌人沿途駐軍，都望風投降。僞兖州刺史韋華原先占據倉垣，也率部歸順。豫章郡公又派遣北兖州刺史王仲德先率水軍入黄河。仲德在東郡涼城打敗索虜，進軍平定滑臺。十月，各軍到達洛陽，包圍金墉城。姚泓的弟弟僞平南將軍姚洸請求投降，將他押送京城。修復晋朝五座陵墓，設守衛人員。

天子下詔説：

嵩山、泰山相配，則天道增輝，藩國作屏，則帝業光大。所以夏、殷依賴昆吾、彭國的佐助，周朝倚重齊國、晋國的輔弼。借鑒前代，示範於萬代，輔助治理扶持危難，没有不如此的。

太尉公才高當世出自天授，智慮敏達於深淵，光照四方，德耀宇宙。自從□□之初，就報效王室，妖賊勢力强盛，太尉公便建功於國家，早已是承擔國家綱紀，被萬國所依賴。等到桓玄僭越作亂，傾覆四海，太尉公秉持大節，英武神靈如雷霆震蕩，拯濟我本人，再度締造王室。每當想起這功勛，銘記在心。隨之北平東海、泰山，南平百越，荆州、雍州歸順，上庸、岷山遵循法度，平定各地之亂，遏制賊寇。及至輔佐帝王，整頓内外，復興斷絶的風尚，旁支建立

班序內外，仰興絶風，傍嗣逸業。秉禮以整俗，遵王以垂訓，聲教遠被，無思不洽。爰暨木居海處之酋，被髮雕題之長，莫不忘其陋險，九譯來庭，此蓋播諸徽策，靡究其詳者也。曩者永嘉不綱，諸夏幅裂，終古帝居，淪胥戎虜，永言園陵，率土同慕。公明發遐慨，撫機電征，親董侯伯，棱威致討。旗旝首塗，則八表響震；偏師先路，則多壘雲徹。舊都載清，五陵復禮，百城屈膝，千落影從。自篇籍所載，生民以來，勳德懋功，未有若此之盛者也。

豐足的產業。秉持禮儀整肅習俗，尊重王室留下訓誡，聲名教化遠布，無不滋潤。於是住在樹上海中的酋長，披髮雕額的頭目，無不改其鄙俗，輾轉來朝，這是見諸於書册的記載，詳情則不得而知。從前永嘉年間朝綱不振，華夏分裂，自古帝王所居之地，淪爲戎人之地，念及國家，全境同哭。太尉公深有感慨，掌握時機如閃電般出征，親自統領侯伯，嚴加討伐。旌旗所指，則八方響應；偏師先出發，衆多營壘如雲彩散開。舊都肅清，五陵恢復禮敬，成百城池順從，上千聚落如影相從。自有書籍記載，有人類以來，大德大功，没有像這樣盛大的。

昔周、呂佐睿聖之主，因三分之形，把旄仗鉞，一時指麾，皆大啓疆宇，跨州兼國。其在桓、文，方茲尤儉，然亦顯被寵章，光錫殊品。況乃獨絶百代，顧邈前烈者哉！朕每弘鑒古訓，思遵令圖。以公深秉冲挹，用闕大禮，天人引領，于茲歷載。況今禹迹齊軌，九隩同文，司勳抗策，普天增佇。遂公高挹，大愆國章，三靈眷屬，朕實祗懼。便宜顯答群望，允崇盛典。其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綬、遠游冠，位在諸侯王上，加相國綠綟綬。

從前周公、呂望輔佐聖明的君主，憑藉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勢，握旌旗持黃鉞，一時之間指揮軍隊，大開疆域，跨州境兼國度。在桓公、文王時，比這尤爲粗淺，但也顯著地接受寵信的印章，明確地賜予特殊的品級。何況是卓絶千古，遠勝前代的人呢！我經常借鑒古代，思慮遵循美好的謀劃。因爲太尉公深深地謙虚自抑，而缺略大禮，天神民衆殷切盼望，到現在多年了。何況現在天下車轍同軌，九州文字劃一，主管功賞的官員上奏，普天之下久立等待。滿足太尉公的謙虚，有違國家法典，天地人垂愛關注，我實爲畏懼。便應顯著地回應衆人願望，尊崇盛大的法典。現升太尉公爲相國，總領百官，任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使用九錫的禮儀，加授玉璽絲帶、遠游冠，地位在諸侯王之上，加授相國綠綟綬。

策曰：

朕以寡昧，仰贊洪基，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遷于九江。宗祀絶饗，人神無位，提挈群凶，寄命江滸。則我祖宗之業，奄墜于地，七百之祚，翦焉既傾，若涉淵海，罔知攸濟。

策命說：

我以微薄的才能，繼承宏大的基業，夷羿利用裂痕，傾覆王室，流落南方邊境，遷徙到九江。宗廟祭祀斷絶，先人神明失去地位，被惡人帶領，寄生在長江邊。我祖先的基業，突然墜落在地，七百年的國運，一旦傾覆，如同深淵大海，不知如何可渡。上天

天未絶晉，誕育英輔，振厥弛維，再造區宇，興亡繼絶，俾昏作明。元勛至德，朕實賴焉。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

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顛倒六位，庶僚俯眉，四方莫恤。公精貫朝日，氣凌霄漢，奮其靈武，大殲群慝，剋復皇邑，奉帝歆神。此公之大節，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群后，溯流長騖，薄伐崢嶸，獻捷南郢，大憝折首，群逆畢夷，三光旋采，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輔，弘茲保弼，阜財利用，繁殖生民，編户歲滋，疆宇日啓，導德明刑，四境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鮮卑負衆，僭盜三齊，狼噬冀、青，虔劉沂、岱，介恃遐阻，仍爲邊毒。公蒐乘秣馹，贏入遠疆，衝檣四臨，萬雉俱潰，竊號之虜，顯戮司寇，拓土三千，申威龍漠。此又公之功也。盧循妖凶，伺隙五嶺，乘虚肆逆，侵覆江、豫，旍拂寰内，矢及王城，朝野喪沮，莫有固志，家獻徙卜之計，國議遷都之規。公乘輶南濟，義形于色，嶷然内湛，視險若夷，攄略運奇，英謨不世，狡寇窮衄，喪旗宵遁，俾我畿甸，拯於將墜。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揚旍江澨，偏旅浮海，指日遄至。番禺之功，俘級萬數，左里之捷，魚潰鳥散。元凶遠迸，傳首萬里，海南肅清，荒服來款。此又公之功也。劉毅叛换，負釁西夏，凌上罔主，志肆奸暴，附麗協黨，扇蕩王畿。公御軌

不滅晉室，誕生英明輔佐，重振綱紀，再造天下，復興國家，使昏暗變成光明。首功大德，我仰賴於此。現在將授予典策給公，可恭敬聽從我的命令：

往日桓玄肆意僭越，滔天罪行擾亂華夏，拔除根本堵塞源頭，顛倒君臣父子夫婦之位，廣大官員低頭，四方不能救助。公精神貫穿朝陽，氣衝雲霄，奮發神靈勇武，力殲惡人，收復京城，侍奉皇帝祭祀神明。這是公的大功，開始爲王事盡力。傳授計策給群官，溯流長途進發，征伐峥嶸洲，在南郢獻上捷報，大惡元凶斷頭，叛逆者都被消滅，日月星辰重放光彩，舊物重歸本位。這又是公的功勞。外出爲藩屏入京爲宰輔，光大輔佐之位，財富殷盛物盡其用，繁殖人口，編户每年贈加，疆土逐日拓展，以德行引導嚴明刑律，四方整齊劃一。這又是公的功勞。鮮卑倚仗人多，竊據三齊，吞噬冀州、青州，劫掠沂水、泰安，依仗地處險阻，仍然爲害邊境。公搜集車輛喂飽戰馬，進入遥遠的疆域，戰船四面逼近，巨大的城池全部潰陷，竊取名號的敵寇，被司寇公開處斬，國家拓展土地三千里，顯示聲威直至大沙漠。這又是公的功勞。盧循興妖作亂，在五嶺窺伺時機，乘虚肆意叛逆，侵犯江州、豫州，旌旗飄揚天下，弓箭射到京城，朝野沮喪，没有堅固的鬥志，每家獻出遷徙的計策，朝廷商議遷都的規劃。公乘車南渡，正義表現在臉上，高峻深厚，視險阻如平地，施展謀略運用奇計，英明的策略世代少有，狡猾的敵寇窮途末路，丢下旗幟夜間逃跑，使我京郊在將失落時得到拯救。這又是公的功勞。乘勝追擊，旌旗飄揚在長江邊，偏師越過海洋，算定時間急速到達。番禺建功，俘獲斬首數以萬計，左里告捷，敵寇如魚逃鳥散。首惡分子遠逃，萬里之外傳來首級，海南肅清，境外前來歸附。這又是公的功勞。劉毅叛亂，在華夏西部負

以刑，消之不日，倉兕電溯，神兵風掃，罪人斯得，荆、衡清晏。此又公之功也。譙縱怙亂，寇竊一隅，王化阻閡，三巴淪溺。公指命偏師，授以良圖，凌波浮湍，致届井絡，僭竪伏鑕，梁、岷草偃。此又公之功也。馬休、魯宗，阻兵内侮，驅率二方，連旗稱亂。公投袂星言，研其上略，江津之師，勢逾風電，迴旆沔川，實繁震慴，二叛奔迸，荆、雍來蘇，玄澤浸育，温風潛被。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競，四夷擅華，五都幅裂，山陵幽辱，祖宗懷没世之憤，遺氓有匪風之思。公遠齊伊宰納隍之仁，近同小白滅亡之耻，鞠旅陳師，赫然大號，公命群帥，北徇司、兖。許、鄭風靡，鞏、洛載清，僞牧逆藩，交臂請罪，百年榛穢，一朝掃滌。此又公之功也。

罪，凌辱上司欺侮君主，一心放肆奸殘暴虐，依附結黨，煽動擾亂京郊。公以刑律控御，短時之間消滅他們，勇士如電光閃爍，神兵如暴風横掃，罪人被擒獲，荆山、衡山清静太平。這又是公的功勞。譙縱乘亂取利，竊據一方，國家教化受阻，三巴淪陷。公指派偏師，授予良策，逆流而上，直達岷山，僭越的小人受死刑，梁州、岷山地區平定。這又是公的功勞。司馬休之、魯宗之，擁兵朝向京城，驅使二州之兵，旌旗相連而作亂。公即刻上路，研究上等的策略，江津的軍隊，勢力超過風暴閃電，回師沔川，震撼威懾，兩個叛賊逃奔，荆州、雍州獲得新生，恩澤沾潤，柔和之風輕輕吹拂。這又是公的功勞。永嘉年間衰落，四夷擅權華夏，都城崩潰，陵墓受辱，祖宗懷有永久的憤慨，遺民懷有思鄉的情感。公有伊尹救民之仁，又受過齊桓公之辱，撫育兵士陳列軍隊，以顯赫的名號，分派各將帥，向北攻取司州、兖州。許昌、新鄭迎風倒伏，鞏水、洛水驟然肅清，僭僞的刺史作亂的藩鎮，交相請求治罪，百年間的雜亂污穢，頃刻間掃蕩滌除。這又是公的功勞。

公有康宇内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迹，則奇謨冠古，電擊强妖，則鋒無前對，聿寧東畿，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經綸，化融於歲計，扶危静亂，道固於苞桑。辯方正位，納之軌度，蠲削煩苛，較若畫一，淳風美化，盈塞宇宙。是以絶域獻琛，遐夷納貢，王略所宣，九服率從。雖文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于種德，何以尚兹？朕聞先王之宰世也，庸勳尊賢，建侯胙土，褒以寵章，崇其徽物，所以協輔皇家，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啓，遂荒徐宅，營丘表海，四履有聞。

公有安定天下的功勛，加之英明的德行。起初立功揚名，就有奇異的謀略冠絶千古，如閃電攻擊强大的妖賊，鋒芒無人能擋，安寧東部京郊，造福於民衆。至於籌劃治國方略，教化以歲月計算，扶持危難平定禍亂，道義堅固如桑樹的本幹。辨别方向確定地位，納入法度之中，廢除煩法苛政，清晰劃一，淳樸的風尚美好的教化，充滿天下。所以境外進獻珍寶，遠方夷人貢奉特産，王政所到之處，各地順從。即使是夏禹治水之功，皋陶之德行，也不過如此！我聽説前代君王治理社會，賜爵以尊賢，分封諸侯，褒獎以印章，尊崇以器物，用以輔佐皇室，永爲屏障。所以周在曲阜建國，使徐州戎人區域空荒，營丘

其在襄王，亦賴匡霸，又命晉文，備物光錫。惟公道冠前烈，勛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懵焉。今進授相國，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兖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爲宋公。錫兹玄土，苴以白茅，爰定爾居，用建冢社。昔晉、鄭啓藩，入作卿士，周、邵保傅，出總二南，内外之重，公實兼之。令命使持節、兼太尉、尚書左僕射、晉寧縣五等男湛授相國印綬，宋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陽遂鄉侯泰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無不總，禮絶朝班，居常之名，宜與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録尚書"之號。上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豫章公印策。進揚州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

靠近海濱，四方聞知。周襄王之時，也依賴二封國匡輔，又命令晉文公，備齊器物賞賜。公道義高於前代英烈，功勛高於自古以來的豪傑，而特殊的典策没有賜予，我十分茫然。現在進授公爲相國，以徐州的彭城沛郡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兖州的高平魯郡泰山十個郡，封公爲宋公。賜予土地，以白茅包土，定下你的居地，來建立祭壇。從前晉國、鄭國始建藩屏，入京作卿士，周公、邵公爲保傅，外出總管黄河長江流域，内外的重任，公兼任在一身。現在命令使持節、兼太尉、尚書左僕射、晉寧縣五等男袁湛授予相國的印章絲帶，宋公的玉璽絲帶；使持節、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陽遂鄉侯范泰授予宋公封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枚的左半，竹使符第一至第十枚的左半。相國無事不管，禮儀高於朝廷官員，平常的名稱，應據事實革除。現因相國總領百官，去掉"録尚書"之名。送上暫時賜予的符節、侍中的帽頂飾物、中外都督太傅太尉的印章絲帶，豫章公的印章策書。升爲揚州牧，兼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照舊。

公紀綱禮度，萬國是式，秉介蹈方，罔有遷志。是以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抑末敦本，務農重積，采繁實殷，稼穡惟阜。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閑邪納正，移風改俗，陶鈞品物，如樂之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公宣美王化，導揚休風，華夷企踵，遠人胥萃。是用錫公朱户以居。公官方任能，網羅幽滯，九皋辭野，髦士盈朝。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當軸處中，率下以義，式遏寇仇，清除苛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明罰恤刑，庶獄詳允，放命干紀，罔有攸縱。

公制定禮樂法度，萬國遵循，耿直方正，没有二心。所以賜予公大輅、戎輅各一輛，黑色公馬八匹。公抑制末業加强根本，致力農業重視積蓄，蠶事繁忙，作物豐收。所以賜予公衮冕的服飾，禮鞋與之相應。公阻隔邪惡接納正道，移風易俗，陶冶人物，如音樂協和。所以賜予公三面懸挂的樂器，縱横各六人的樂舞。公宣揚國家教化，引導美好的風尚，華夏夷族踮起脚尖期盼，遠方人前來會集。所以賜予公朱紅所漆之門。公依據才能授予官職，搜羅被埋没的人才，傑出之人離開鄉閭，英俊之士充滿朝廷。所以賜予公鑿殿基而登升的陛級。公當權處事正直，以道義統領下屬，遏止敵寇仇人，清除苛政邪惡。所以賜予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賞罰分明慎於用刑，審案公允，對不顧性命

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龍驤鳳矯，咫尺八紘，括囊四海，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温恭孝思，致虔禋祀，忠肅之志，儀刑萬方。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宋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儀。欽哉！其祗服往命，茂對天休，簡恤庶邦，敬敷顯德，以終我高祖之嘉命。

干犯法紀的人，没有放縱。所以賜予公斧、鉞各一柄。公英武如龍似鳳，視八方之外如咫尺，囊括四海，戰事没有不取勝的。所以賜予公朱紅色的弓一把，朱紅色的箭一百枝，黑色的弓十把，黑色的箭一千枝。公温和孝順，虔誠地祭祀，忠誠嚴肅的志向，爲萬方作出表率。所以賜予公黑黍釀造的酒一樽，玉石酒器與之相應。宋國設置丞相以下官員，全都遵循舊日禮儀。努力啊！恭敬地服從以往命令，盛情接受上天美意，撫恤各邦國，傳布顯赫的德行，來完成我高祖的美好使命。

置宋國侍中、黄門侍郎、尚書左丞、郎，隨大使奉迎。

設置宋國的侍中、黄門侍郎、尚書左丞、郎官，跟隨二位大使前往迎接宋公到宋國。

枹罕虜乞佛熾槃遣使詣公求效力討羌，拜平西將軍、河南公。

枹罕虜乞佛熾槃派遣使者前往宋公那裏請求效力討伐羌人，被任命爲平西將軍、河南公。

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師進討，留彭城公義隆鎮彭城。軍次留城，經張良廟，令曰："夫盛德不泯，義在祀典，微管之嘆，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黄中，照鄰殆庶，風雲玄感，蔚爲帝師，大拯横流，夷項定漢，固以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晦之間，窈然難究，源流淵浩，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殘，遺象陳昧，撫迹懷人，慨然永嘆。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可改構榱桷，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以紓懷古之情，用存不刊之烈。"天子追贈公祖爲太常，父爲左光禄大夫，讓不受。

十三年正月，宋公率水軍進討羌人，留下彭城公義隆鎮守彭城。軍隊停駐在留城，經過張良廟，下令説："大德永存，理當祭祀，對卓越功績的贊嘆，感慨更多。張子房道德僅次於聖人，照耀衆多的人，君臣感應，蔚然成爲帝王之師，大力扭轉動蕩的局勢，削平項羽安定漢朝，本已與伊尹、吕望同軌迹，大德如仁人。至於神交於圯上，道德契合於商洛，明暗之間，深遠難以探究，源流深湛浩大，不能推測開端。我中途停駐沛地，歇息在留城，靈廟荒蕪殘破，遺像陳舊昏暗，懷念古人，慨然長嘆。經過大梁的人有的在夷門默想，游覽九原的人也在隨會流連忘返。可更换椽子，修飾繪畫，采集蘋草蘩草於積水間，按時祭祀。以此來消解懷念古人的情感，用以流傳不朽的功勛。"天子追贈宋公的祖父爲太常，父親爲左光禄大夫，宋公推讓不接受。

二月，冠軍將軍檀道濟等次潼關。三月庚辰，大軍入河。索虜步騎十萬，營據河津。公命諸軍濟河擊破之。公至洛陽。七月，至陝城。龍驤將軍王鎮惡伐木爲舟，自河浮渭。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於藍田。王鎮惡剋長安，生擒泓。九月，

二月，冠軍將軍檀道濟等人駐在潼關。三月庚辰，大軍到達黄河。索虜的步兵騎兵十萬人，占據黄河渡口。宋公命令各軍渡過黄河打敗他們。宋公到達洛陽。七月，到達陝城。龍驤將軍王鎮惡砍伐樹木做船隻，從黄河開入渭水。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在藍田大敗姚泓。王鎮惡攻克長安，活捉姚泓。九月，宋公到達長安。長安

公至長安。長安豐全，帑藏盈積。公先收其彝器、渾儀、土圭之屬，獻于京師；其餘珍寶珠玉，以班賜將帥。執送姚泓，斬于建康市。謁漢高帝陵，大會文武於未央殿。

豐衣足食，庫藏充足。宋公先收集青銅祭器、渾天儀、土圭之類，獻給京師；其餘珍寶珠玉，用來賞賜給將帥。押送姚泓，在建康街市斬首。宋公拜謁漢高帝陵墓，在未央殿大會文武官員。

十月，天子詔曰：

朕聞先王之莅天下也，上則大寶以尊德，下則建侯以褒功。是以成勳告就，文命有玄圭之錫，四海來王，姬旦饗龜、蒙之封。夫翼聖宣績，輔德弘猷，禮窮元賞，寵章希世。况明保冲昧，獨運陶鈞者哉！

十月，天子下詔說：

朕聽説前代帝王治理天下，上則用大位來尊崇德行，下則封建諸侯來褒獎功勛。所以建立功勛後報告成就，夏禹有玄圭之賜，所以四海稱臣，周公獲得龜山、蒙山的封地。翼戴聖人傳揚功績，輔佐賢君光大法則，禮儀上用盡大賞，尊崇的典章世所罕見。何况是賢明保護年幼愚昧者，獨自運作調節的人呢！

朕以不德，遭家多難，雲雷作《屯》，夷羿竊命，失位京邑，遂播蠻荆，艱難卑約，制命凶醜。相國宋公，天縱睿聖，命世應期，誠貫三靈，大節宏發。拯朕躬於巢幕，迴靈命於已崩，固已道窮北面，暉格八表者矣。及外積全國之勋，内累戡黎之伐，芟夷强妖之始，蘊崇奸猾之源，顯仁藏用之道，六府孔修之績，莫不雲行雨施，能事必舉，諒已方軌於三、五，不容於典策者焉。自永嘉喪師，綿逾十紀，五都分崩，然正朔時暨；唯三秦懸隔，未之暫賓。至令羌虜襲亂，淫虐三世，資百二之易守，恃函谷之可關，廟算韜略，不謀之日久矣。公命世撫運，闡曜威靈，内研諸侯之慮，外致上天之罰。故能倉兕甫訓，則許、鄭風偃，鉦鉞未指，則瀍、洛霧披。俾舊闕之陽，復集萬國之軫，東京父老，重睹司隸之章。俾朕負扆高拱，而保大洪烈。是用遠鑒前典，延即群謀，敬授殊錫，光啓

我因不仁德，遇家族多禍難，雲雷興起艱難困苦，夷羿竊取權柄，我在京城失去帝位，流落到蠻荆，艱難卑下，受凶惡小人的控制。相國宋公，上天賦予智慧聖明，順應時代期望，誠心貫通天地人，大節豪邁地展現。救我於敵人巢穴之中，挽回天命於已經崩潰之時，本已是窮盡臣子的道義，光輝達到八方了。等到在外積累保全國家的功勛，在内積累平定叛亂的勞績，芟除强大妖賊的開端，鏟平奸猾的根源，顯揚仁義潛藏功用的道德，貨財聚集之處整修的業績，無不如雲氣流行雨澤施布，能做到的事一定做到，確實已經和三皇、五帝不相上下，容不得帝王策命了。自從永嘉年間軍隊失敗，綿延一百多年，都城崩潰，然而正統地位時時在此；惟獨三秦遥遠阻隔，暫時没有歸附。致使羌賊利用戰亂，濫施暴虐三代，仗恃險要地勢的易於防守，憑藉函谷關的可以封鎖，不在朝廷的運籌帷幄之中已經很久了。宋公順應時代，顯示威武英靈，心内存有諸侯的思慮，在外實施上天的懲罰。所以能够勇士剛訓練，就許昌、新鄭如風吹草伏，鉦鉞没有揮動，就瀍水、洛水如雲霧散開。使舊宫的南面，又聚集萬國的車輛，東京的父老，重見司隸校尉的法規。使我背靠斧紋屏風高

疆宇。乘馬之制，有陋舊章；徽稱之美，未窮上爵。豈足以顯報懋功，允塞民望；藩輔王畿，長轡六合者乎？實以公每秉謙德，卑不可逾，難進之道，以寵爲戚。是故降損盛制，且有後命也。自兹迄今，洪勛彌劭，棱威九河，魏、趙底服，迴轅崤、潼，連城冰泮。遂長驅灞、滻，懸旍龍門，逆虜姚泓，係頸就擒。百稔梗穢，滌於崇朝；祖宗遺憤，雪於一旦。涉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外，罔有不服。功固萬世，其寧惟永，豈金石《雅》《頌》所能贊揚，實可以告於神明，勒銘嵩、岱者已。

坐拱手，而保全洪大基業。所以遠鑒前代典章，延請衆人謀劃，敬授特殊的賞賜，封賜疆土。車馬的制度，低於舊日典章；徽號的優美，没有窮盡上等爵位。哪裏足以明顯地報答大功，滿足民衆意願；捍衛京郊，長久控御天地四方呢？實在因爲宋公時常秉持謙虚美德，不逾越卑微，拒斥升進的道路，以寵信爲悲戚。因此降低盛大的制度，留下以後的命令。從那時到現在，大功越發顯明，威勢施於九河，魏、趙歸服，回師崤山、潼關，連接的城池如冰塊融化。於是長驅直入灞水、滻水，懸挂旌旗於龍門，逆賊姚泓，捆綁頸項受擒。一百年的草木污穢，蕩滌於片刻之間；祖宗遺下的憤恨，洗刷於一時。在大禹所到之處，横行天下，至於海外，没有不服從的。功勞留於萬世，安寧久長，豈是金石《雅》《頌》所能贊揚，實在可以祭告神明，在嵩山、泰山刻寫銘文。

朕又聞之，周道方遠，則鸑鷟鳴岐，二南播德，則麟騶呈瑞。自公大號初發，爰曁告成，靈祥炳焕，不可勝紀，豈伊素雉遠至，嘉禾近歸而已哉！朕每仰鑒玄應，俯察人謀，進惟道勛，退惟國典，豈得遂公冲挹，而久藴盛策。便宜敬行大禮，允副幽顯之望。其進宋公爵爲王，以徐州之海陵 東安 北琅邪 北東莞 北東海 北譙 北梁、豫州之汝南 北潁川 北南頓凡十郡，益宋國。其相國、揚州牧、領征西將軍、司 豫 北徐 雍四州刺史如故。

我又聽説，周朝治道長遠，鳳凰在岐山鳴叫，周公、召公傳播恩德，麒麟呈瑞。自公發令之始直到報告成功，祥瑞之事，難以記載，豈僅白色野鷄遠道到來，茁壯的禾稻近處送上而已呢！我時常上鑒玄妙的應和，下察衆人的謀劃，進思宋公的道德功勛，退思國家的制度，哪裏能滿足宋公的謙遜，而長久收藏盛大的策命。便應恭敬地實行大禮，符合神明大衆的願望。現升宋公的爵位爲王，以徐州的海陵 東安 北琅邪 北東莞 北東海 北譙 北梁、豫州的汝南 北潁川 北南頓共十個郡，來增益宋國。相國、揚州牧、兼征西將軍、司 豫 北徐 雍四州刺史職位照舊。

十一月，前將軍劉穆之卒，以左司馬徐羨之代掌留任。大事昔所决於穆之者，皆悉以諮。公欲息駕長安，經略趙、魏，會穆之卒，乃歸。十二月庚子，發自長安，以桂陽公義真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留腹心將佐以輔之。閏月，公自洛入河，開汴渠

十一月，前將軍劉穆之去世，任命左司馬徐羨之代掌留守事務。從前由穆之决斷之事，全都請教宋公。宋公想停留在長安，攻取趙、魏地區，遇穆之去世，於是返回。十二月庚子，從長安出發，任命桂陽公義真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留下心腹將領佐吏輔助他。閏月，宋公從洛水進入黄河，由汴渠返回。

以歸。

十四年正月壬戌，公至彭城，解嚴息甲。以輔國將軍劉遵考爲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公解司州，領徐、冀二州刺史，固讓進爵。

六月，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令曰："孤以寡薄，負荷殊重，守位奉藩，危溢是懼。朝恩隆泰，委美推功，遂方軌齊、晋，擬議國典。雖亮誠守分，十稔于今，而成命弗迴，百辟胥暨内外庶僚，敦勉周至。藉運來之功，參休明之迹，乘菲薄之資，同盛德之事，監寐永言，未知攸托。隆祚之始，思覃斯慶。其赦國内殊死以下，今月二十三日昧爽以前，悉皆原宥。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賜粟五斛。府州刑罪，亦同蕩然。其餘詳依舊準。"詔崇豫章公太夫人爲宋公太妃，世子中軍將軍，副貳相國府。以太尉軍諮祭酒孔季恭爲宋國尚書令，青州刺史檀祗爲領軍將軍，相國左長史王弘爲尚書僕射。其餘百官悉依天朝之制。又詔宋國所封十郡之外，悉得除用。

先是安西中兵參軍沈田子殺安西司馬王鎮惡，諸將軍復殺安西長史王脩。關中亂。十月，公遣右將軍朱齡石代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真爲雍州刺史。義真既還，爲佛佛虜所追，大敗，僅以身免。諸將帥及齡石并没。領軍檀祗卒，以中軍司馬檀道濟爲中領軍。

十二月，天子崩，大司馬琅邪王即帝位。

元熙元年正月，詔遣大使徵公入輔。又申前命，進公爵爲王。以徐州之海陵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新蔡、兖州之北陳留、司州之陳郡汝南潁川滎陽十郡，增宋國。七月，

十四年正月壬戌，宋公到達彭城，休整兵士。任命輔國將軍劉遵考爲并州刺史，兼河東太守，鎮守蒲坂。宋公解除司州刺史職位，兼徐州、冀州刺史，堅決推讓進升封爵。

六月，接受相國、宋公之封及九錫之賜。下令説："我以微薄的德行，擔負重任，保守職位奉行藩屏，常懷戒驕之心。朝廷恩情深重，將美好與功績歸到我身上，如同周代之齊、晋，擬議授予邦國典策。我雖耿直忠誠安守本分，到現在已十年，而既定的命令不收回，百官以及内外僚屬，勸説詳盡。憑藉時運到來的功勞，參與美善興盛的業績，利用微薄淺陋的才能，協同德行盛大的事件，不脱衣冠而卧長聲嘆息，不知道所受寄托。國運興隆的起初，深思這一喜慶。現赦免國内死罪以下的囚犯，本月二十三日拂曉以前，全都寬恕。鰥寡孤獨生活無着者，每人賜予穀粟五斛。府州的刑徒罪犯，也全部免刑。其餘依照舊則。"詔令尊崇豫章公太夫人爲宋公太妃，世子任中軍將軍，輔佐相國府。任命太尉軍諮祭酒孔季恭爲宋國尚書令，青州刺史檀祗爲領軍將軍，相國左長史王弘爲尚書僕射。其餘百官依照朝廷之制。天子又詔令宋國除所封十郡之外，都可以授任。

在這之前安西中兵參軍沈田子殺死安西司馬王鎮惡，各將軍又殺死安西長史王脩。關中動亂。十月，宋公派遣右將軍朱齡石接替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真爲雍州刺史。義真返回時，被佛佛虜追擊，大敗，僅隻身逃脱。各將帥以及齡石都戰死。領軍將軍檀祗去世，任命中軍司馬檀道濟爲中領軍。

十二月，天子逝世，大司馬琅邪王即帝位。

元熙元年正月，派大使召宋公入朝輔政。又重申命令，宋公晋爵爲王。以徐州的海陵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的新蔡、兖州的北陳留、司州的陳郡汝南潁川滎陽十個郡，增益宋國。七月，宋公纔接受命令，赦免封國内五年刑罰以下

乃受命，赦國内五歲刑以下。還都壽陽。以尚書劉懷慎爲北徐州刺史，鎮彭城。九月，解揚州。

十二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宫縣。進王太妃爲太后，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孫爵命之號，一如舊儀。

二年四月，徵王入輔。六月，至京師。晋帝禪位于王，詔曰：

> 夫天造草昧，樹之司牧，所以陶鈞三極，統天施化。故大道之行，選賢與能，隆替無常期，禪代非一族，貫之百王，由來尚矣。晋道陵遲，仍世多故，爰曁元興，禍難既積，至三光貿位，冠履易所，安皇播越，宗祀墮泯，則我宣、元之祚，永墜于地，顧瞻區域，翦焉已傾。相國宋王，天縱聖德，靈武秀世，一匡頽運，再造區夏，固以興滅繼絶，舟航淪溺矣。若夫仰在璇璣，旁穆七政，薄伐不庭，開復疆宇。遂乃三俘僞主，開滌五都，雕顔卉服之鄉，龍荒朔漠之長，莫不迴首朝陽，沐浴玄澤。故四靈效瑞，川岳啓圖，嘉祥雜遝，休應炳著，玄象表革命之期，華裔注樂推之願。代德之符，著乎幽顯，瞻烏爰止，允集明哲，夫豈延康有歸，咸熙告謝而已哉！
>
> 昔火德既微，魏祖底績，黄運不競，三后肆勤。故天之曆數，實有攸在。朕雖庸暗，昧於大道，永鑒廢興，爲日已久。念四代之高義，稽天人之至望，予其遜位别宫，歸禪于宋，一依唐

的囚犯。還都壽陽。任命尚書劉懷慎爲北徐州刺史，鎮守彭城。九月，宋王解除揚州牧職位。

十二月，天子命宋王冠冕前後垂十二個玉串，用天子的旌旗，出入警戒，乘坐金根車，車用六匹馬，配備五時副車，設置出行時前導的旌旗，用八佾之舞，設立四面懸挂鐘磬的木架。王太妃升爲太后，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孫爵位的名號，全如舊日法度。

二年四月，召宋王入朝輔政。六月到京。晋帝讓位給宋王，下詔説：

> 天地開闢，樹立統治者，用以控御天地人，統治天下施行教化。所以大道流行時，選拔賢明和有才能者，興衰没有固定的期限，禪讓非一家之事，歷朝歷代，由來已久。晋朝衰落，歷代多變故，到了元興年間，禍難累積，以致天地顛倒，首足易位，晋安帝流亡在外，宗祀泯滅，這樣我宣帝、元帝的皇位，永遠墜落於地下，四顧境内，已經傾覆。相國宋王，天縱聖明，英武蓋世，匡復頽敗的國運，再創華夏，使滅亡了的國家復興，覆舟得救。至於仰觀天象，旁睦七星，征伐不順從者，開拓疆土。以致三度俘獲僭越的國君，蕩滌舊都，雕額頭穿草服的地方，荒遠沙漠的酋長，無不心悦誠服，沐浴恩澤。所以四種靈物出現，山川生出圖像，美好的徵兆連續到來，美妙的感應彪炳顯著，天象顯示改朝换代的期望，華夏邊地聚集樂意推舉的心願。改换朝代的符命，昭著於神靈民間，瞻望烏鴉停留的地方，集合在英明傑出人物處，這哪是延康年間有歸向，咸熙年間辭位而已呢？
>
> 漢朝衰落之後，曹魏代之而起，曹魏不够强大，故三國鼎足而立。所以説歷朝的興廢，實在是理所當然的。我雖然平庸昏暗，不明白大道理，借鑒興衰史迹，時間已經很長了。思念四代的高尚道義，考察上天民衆的最大願望，我將到另外的宫室，禪讓給宋

虞、漢魏故事。

詔草既成，送呈天子使書之，天子即便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甲子，策曰：

咨爾宋王：夫玄古權輿，悠哉邈矣，其詳靡得而聞。爰自書契，降逮三、五，莫不以上聖君四海，止戈定大業。然則帝王者，宰物之通器；君道者，天下之至公。昔在上葉，深鑒兹道，是以天祿既終，唐、虞弗得傳其嗣；符命來格，舜、禹不獲全其謙。所以經緯三才，澄序彝化，作範振古，垂風萬葉，莫尚於兹。自是厥後，歷代彌劭，漢既嗣德於放勛，魏亦方軌於重華。諒以協謀乎人鬼，而以百姓爲心者也。

昔我祖宗欽明，辰居其極，而明晦代序，盈虧有期。翦商兆禍，非唯一世，曾是弗剋，矧伊在今，天之所廢，有自來矣。惟王體上聖之姿，苞二儀之德，明齊日月，道合四時。乃者社稷傾覆，王拯而存之，中原蕪梗，又濟而復之。自負固不賓，干紀放命，肆逆滔天，竊據萬里。靡不潤之以風雨，震之以雷霆。九伐之道既敷，八法之化自理。豈伊博施於民，濟斯黔庶；固以義洽四海，道威八荒者矣。至於上天垂象，四靈效徵，圖讖之文既明，人神之望已改。百工歌於朝，庶民頌于野，億兆抃踊，傾佇惟新。自非百姓樂推，天命攸集，豈伊在予，所得獨專。是用仰

國，一概依照唐虞、漢魏的舊例。

詔書草稿寫成後，送呈天子讓他書寫，天子當即提筆，對左右的人說："桓玄的時候，天命已改，又爲劉公所延續，將近二十年。今日的事情，我是心甘情願的。"甲子，策命說：

宋王：上古時代，悠久渺茫，詳情難以得知。自有文字記載以來，下到三皇、五帝，無不是上等聖明而統治天下，英武奠定大業。帝王是主宰萬物的公器；君王之道，是天下最大的公理。從前在上古，深明這一道理，所以天命完結後，唐堯、虞舜不能傳位給兒子；符命到來後，虞舜、夏禹不能保全謙遜。所以治理天地人，澄清次序演爲常法，形成準則於遠古，留傳風範到萬世，没有比這更高的。從那以後，歷代越發美好，漢代繼承堯的德行，魏代也與舜不相上下。確實是和民衆鬼神協合，而以百姓願望爲心意。

從前我的祖宗敬佩神明，居於帝位，而明暗更替，盈滿虧缺有期。開始顯現禍端，不僅僅一代，如此竟不被攻克，何況在現在，上天欲加廢除，由來已久了。王禀受上等聖人的資質，胸懷天地的德行，光明與日月相等，道義合於四時。近來國家傾覆，王拯救而保存，中原荒蕪，又渡過黄河而收復。賊寇仗恃險固不歸附，干犯法紀放縱恣肆，罪惡滔天，竊據權柄於萬里之外。王無不如風雨般地滋潤，雷霆般地震撼。制裁諸侯違犯王命行爲的九種辦法已施行，八種措施管理民衆的教化自然實現。豈僅僅廣博地施恩於民衆，救濟這些百姓；本來已經仁義融洽四海，道德震撼八方了。至於上天顯示迹象，四種靈物呈現徵兆，圖讖已經昭著，民衆神祇的意願已經改變。百官在朝廷歌唱，民衆在原野贊頌，千萬人手舞足蹈，傾心等待革新。除非百姓樂於推舉，天命聚集，哪能在我一人，能够獨占皇位。所以上

祇皇靈，俯順群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大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其中，敬遵典訓，副率土之嘉願，恢洪業於無窮，時膺休祐，以答三靈之眷望。

敬皇天之靈，下從衆人議論，恭敬禪讓帝位，將帝位授予你。大位窮盡，天命永遠完結。嗚呼！王當秉持中道，恭敬遵循典章制度，滿足天下人的美好願望，拓展宏大的基業至無窮無盡，及時接受神明的祐助，來報答天地人的眷顧期望。

宋書卷三

本紀第三

武帝(下)

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設壇於南郊，即皇帝位，柴燎告天。策曰：

皇帝臣裕，敢用玄牡，昭告皇天后帝。晋帝以卜世告終，歷數有歸，欽若景運，以命于裕。夫樹君宰世，天下爲公，德充帝王，樂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漢、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勛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首，垂訓無窮。晋自東遷，四維不振，宰輔焉依，爲日已久。難棘隆安，禍成元興，遂至帝主遷播，宗祀堙滅。裕雖地非齊、晋，衆無一旅，仰憤時難，俯悼横流，投袂一麾，則皇祀克復。及危而能持，顛而能扶，奸宄具殲，僭僞必滅，誠興廢有期，否終有數。至於大造晋室，撥亂濟民，因藉時來，實尸其重。加以殊俗慕義，重譯來庭，正朔所暨，咸服聲教。至乃三靈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協祉，歲月滋著。是以群公卿士，億兆夷人，僉曰皇靈降鑒於上，晋朝款誠於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極不可以暫曠。遂逼群議，恭兹大禮。

猥以寡德，托於兆民之上，雖仰畏天威，略是小節，顧深永

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在南郊設立祭壇，登上皇帝位，燒柴祭告上天。策書説：

皇帝臣劉裕，使用黑公畜，昭告皇天后土。晋朝國運告終，天命轉移，謹奉天命，裕即帝位。上天立君治民，天下爲公，誰德可爲帝，衆人就推其爲帝。上自唐、虞，下至漢、魏，開國之君無不以可比唐堯之聖明，由首功登上帝位，所以能够拯救百姓，留芳後世。東晋以來，禮義廉耻不振，宰相輔臣無所依賴，時間已經很久了。艱難起於隆安年間，禍患養成於元興年間，以至於君主流亡，宗廟祭祀斷絶。劉裕雖然没有齊、晋之地，部下不多，上憤時事危難，下傷心局勢動蕩，挺身而出則國家得以復興。至危而不亡，顛覆而能扶正，奸猾的人全部殲滅，僭僞一定鏟除，實在是因爲興衰有期，終結有定數。至於創建晋室，治理亂世救濟民衆，憑藉時機，實在承受着重任。加之荒遠地帶羡慕仁義，外邦來朝，國家曆法所行之處，都服從教化。以致日月星辰顯示迹象，山川呈現祥瑞，民衆神靈協合福祉，隨歲月而昭著。所以公卿百官，百姓夷人，都説天命在上，晋朝在下歸附，天命不可久違，皇位不可一日空缺。於是受衆議所迫，恭敬實行這個大禮。

愧以微薄的德行，托身於萬民之上，雖然敬畏上天威嚴，忽略這一小節，但顧慮深

懷，祇懼若竇。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酬萬國之情。克隆天保，永祚于有宋。惟明靈是饗。

禮畢，備法駕幸建康宫，臨太極前殿。詔曰："夫世代迭興，承天統極，雖遭遇異塗，因革殊事，若乃功濟區宇，道振生民，興廢所階，異世一揆。朕以寡薄，屬當艱運，藉否終之期，因士民之力，用獲拯溺，匡世撥亂，安國寧民，業未半古，功參曩烈。晉氏以多難仍遘，曆運已移，欽若前王，憲章令軌，用集大命于朕躬。惟德匪嗣，辭不獲申，遂祇順三靈，饗兹景祚，燔柴于南郊，受終于文祖。猥當與能之期，爰集樂推之運，嘉祚肇開，隆慶惟始，思俾休嘉，惠兹兆庶。其大赦天下。改晉元熙二年爲永初元年。賜民爵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租宿債勿復收。其有犯鄉論清議、贓污淫盗，一皆蕩滌洗除，與之更始。長徒之身，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准。"

重常在心懷，恭敬畏懼如墜深淵。敬選吉利的時日，登壇接受禪讓，祭告上帝，來報答萬國的心願。隆盛國運，永遠賜福於有宋。恭請神靈享受祭祀。

禮儀完畢，備齊車駕前往建康宫，到太極前殿。下詔説："世代更迭興起，稟承天命統治天下，雖然經歷不同，時代不同，但功濟天下，拯救民衆，有興有廢則歷代都一樣。我以微薄的德行才能，遇上艱難的時運，憑藉前代終結的期限，利用官吏民衆的力量，而得以拯救落難的人，匡扶社會治理亂世，安定國家寧静民衆，事業不及古人的一半，功績和從前豪傑相等。晉氏因衆多災難接連而至，天命已經轉移，敬順前代君王，效法美好的法則，聚集天命到我身上。自思德行不够，辭而不准，於是恭敬順從天地人，接受這一大運，在南郊燒柴祭天，在前朝宗廟中接受禪讓的帝位。愧處推舉賢能的時期，彙聚樂意推舉的時運，美好的賜福初起，大慶開始，思慮使這一喜事，恩惠施及百姓。現大赦天下。改晉元熙二年爲永初元年。賜予民爵二級。鰥寡孤獨生計無着落者，每人賜穀五斛。拖欠的田租舊債不再徵收。有違犯鄉間公正的評論、貪污淫亂盗竊，全都免於治罪，讓他們重新開始。長期服刑的人，特予寬恕釋放。失去官職爵位，勒令不准做官被剥奪勞績者，全依舊日準則。"

封晉帝爲零陵王，全食一郡。載天子旍旗，乘五時副車，行晉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用晉典。上書不爲表，答表勿稱詔。追尊皇考爲孝穆皇帝，皇妣爲穆皇后，尊王太后爲皇太后。詔曰："夫微禹之感，嘆深後昆，盛德必祀，道隆百世。晉氏封爵，咸隨運改，至於德參微管，勛濟蒼生，愛人懷樹，猶或勿翦，雖在異代，義無泯絶。降殺之宜，一依前典。可降始興公封始興縣公，廬陵公封柴桑縣公，各千户；始安公封荔浦縣侯，長沙公封醴陵縣侯，康樂公可即封縣侯，各五百户：以奉晉故丞相

封晉帝爲零陵王，給予一郡租税。使用天子旍旗，乘五時副車，用晉朝曆法，祭祀天地的禮樂制度，都按晉朝法典。給皇帝上書不稱表，皇帝批覆表文不稱詔。追尊皇帝的父親爲孝穆皇帝，皇帝的母親爲穆皇后，尊崇王太后爲皇太后。詔令説："聖人對傑出人物的感慨，深入後世人心，對大德之人必加祭祀，使道義隆盛於百代。晉氏的封爵，都隨國運改變，至於道德與卓絶人物相同，救濟民衆者，懷念行仁政者之樹尚且不伐，即使朝代不同，按理不應泯滅。下降的事宜，一律依照前代法典。可把始興公降爲始興縣公，廬陵公降爲柴桑縣公，各封一千户；始安公封爲荔浦縣侯，長沙公封爲醴陵縣侯，康樂公可就地封爲縣侯，各五百户：讓他們供奉晉朝前

王導、太傅謝安、大將軍温嶠、大司馬陶侃、車騎將軍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無所減降。”封晋臨川王司馬寳爲西豐縣侯，食邑千户。

庚午，以司空道憐爲太尉，封長沙王。追封司徒道規爲臨川王。尚書僕射徐羡之加鎮軍將軍，右衛將軍謝晦爲中領軍，宋國領軍檀道濟爲護軍將軍，中領軍劉義欣爲青州刺史。立南郡公義慶爲臨川王。又詔曰：“夫銘功紀勞，有國之要典，慎終追舊，在心之所隆。自大業創基，十有七載，世路迍邅，戎車歲動，自東徂西，靡有寧日。實賴將帥竭心，文武盡效，寧内拓外，迄用有成。威靈遠著，寇逆消蕩，遂當揖讓之禮，猥饗天人之祚。念功簡勞，無忘鑒寐，凡厥誠勤，宜同國慶。其酬賞復除之科，以時論舉。戰亡之身，厚加復贈。”乙亥，立桂陽公義真爲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爲宜都王，第四皇子義康爲彭城王。

丁丑，詔曰：“古之王者，巡狩省方，躬覽民物，搜揚幽隱，拯災恤患，用能風澤遐被，遠至邇安。朕以寡暗，道謝前哲，因受終之期，托兆庶之上，鑒寐屬慮，思求民瘼。才弱事艱，若無津濟，夕惕永念，心馳遐域。可遣大使分行四方，旌賢舉善，問所疾苦。其有獄訟虧濫，政刑乖愆，傷化擾治，未允民聽者，皆當具以事聞。萬事之宜，無失厥中，暢朝廷乃眷之旨，宣下民壅隔之情。”戊寅，詔曰：“百官事殷俸薄，禄不代耕。雖國儲未豐，要令公私周濟。諸供給昔減半者，可悉復舊。六軍見禄粗可，不在此例。其餘官僚，或自本俸素少者，亦曉量增之。”

丞相王導、太傅謝安、大將軍温嶠、大司馬陶侃、車騎將軍謝玄的祭祀。凡在義熙年間效力，一同艱難起事的，一概因襲本來的品級，不予下降。”封晋朝的臨川王司馬寶爲西豐縣侯，食邑一千户。

庚午，任命司空道憐爲太尉，封長沙王。追封司徒道規爲臨川王。尚書僕射徐羡之加授鎮軍將軍，右衛將軍謝晦爲中領軍，宋國領軍將軍檀道濟爲護軍將軍，中領軍劉義欣爲青州刺史。立南郡公義慶爲臨川王。又下詔説：“銘刻功勛記載勞績，是國家的重要法典，慎重辦理喪事追懷舊人，是内心的隆重事宜。自從大業創立，十七年了，世道艱難，戰事逐年進行，自東到西，没有安寧的日子。實在依賴於將帥竭盡心力，文武官員拼死效命，安寧内部開拓境外，迄今有所成就。聲威遠布，敵寇叛賊消滅蕩除，我因此承受禪讓的禮儀，愧獲天人的福禄。思念功勛評定勞績，日夜不忘，凡是忠誠辛勤的人，都應同享國家的慶典。賞賜和免除租税的條例，及時討論確定。對戰死的人，免除租税予以追贈。”乙亥，立桂陽公義真爲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爲宜都王，第四個皇子義康爲彭城王。

丁丑，詔令説：“古代的君王，巡視各地，親自觀察人物，搜尋被埋没的人才，拯救災難撫恤禍患，因此能恩澤遠布，遠處歸附近處平安。我以微德暗才，道義不及前代賢人，在受終之時，托身於萬民之上，日夜思慮，想尋求民衆的疾苦。然而才能微小事情艱難，如無渡口可過，常懷恐懼之念，心中遥想遠方區域。可派遣大員巡視四方，表彰賢明推舉良善，詢問民衆疾苦。凡是案件判處不公，政策刑罰失誤，損傷教化擾亂政治，不合民心者，都應該上奏。萬事的合適標準，在於不失去中道，通暢朝廷眷顧的旨意，宣泄下民壅塞阻隔的心情。”戊寅，詔令説：“百官事多而俸禄少，不够生活之用。雖然國庫并不充裕，仍以公私兼顧爲好。所有從前減半供給的，可全部恢復舊制。六軍俸禄大致尚可，不在此例。其餘的官員，如俸禄一向很少的，也酌情

增加。”

己卯，改晋《泰始曆》爲《永初曆》。

己卯，改晋朝《泰始曆》爲《永初曆》。

秋七月丁亥，原放劫賊餘口没在臺府者，諸流徙家并聽還本土。又運舟材及運船，不復下諸郡輸出，悉委都水别量。臺府所須，皆别遣主帥與民和市，即時裨直，不復責租民求辦。又停廢虜車牛，不得以官威假借。又以市税繁苦，優量减降。從征關、洛，殞身戰場，幽没不反者，贍賜其家。己丑，陳留王曹虔嗣薨。

秋七月丁亥，寬大釋放被没收到臺府的劫賊家屬，所有遷徙者都可回原籍。另外造船材料以及運輸船，不再令各郡輸出，都委托都水臺另外籌備。臺府所需物品，都另外派遣主帥與民衆公平交易，當即付錢，不再要求租民辦理。禁止抓車抓牛，不能憑官府之勢强行徵用。又因市場税收繁重，予以减輕。隨從征伐關中、洛陽，死在戰場，尸體没運回的，贍養其家。己丑，陳留王曹虔嗣逝世。

辛卯，復置五校三將官，增殿中將軍員二十人，餘在員外。戊戌，後將軍、雍州刺史趙倫之進號安北將軍，征虜將軍、北徐州刺史劉懷慎進號平北將軍，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盛進號車騎大將軍。甲辰，鎮西將軍李歆進號征西將軍，平西將軍乞佛熾盤進號安西大將軍，征東將軍高句驪王高璉進號征東大將軍，鎮東將軍百濟王扶餘映進號鎮東大將軍。置東宫冗從僕射、旅賁中郎將官。

辛卯，又設置五校三將官，增加殿中將軍名額二十人，其餘的不算正式名額。戊戌，後將軍、雍州刺史趙倫之升爲安北將軍，征虜將軍、北徐州刺史劉懷慎升爲平北將軍，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盛升軍號爲車騎大將軍。甲辰，鎮西將軍李歆升軍號爲征西將軍，平西將軍乞佛熾盤升軍號爲安西大將軍，征東將軍高句驪王高璉升軍號爲征東大將軍，鎮東將軍百濟王扶餘映升軍號爲鎮東大將軍。設置東宫冗從僕射、旅賁中郎將官。

戊申，還神主於太廟，車駕親奉。

戊申，把祖先牌位遷到太廟，皇帝親自侍奉。

壬子，詔曰：“往者軍國務殷，事有權制，劫科峻重，施之一時。今王道維新，政和法簡，可一除之，還遵舊條。反叛淫盗三犯補冶士，本謂一事三犯，終無悛革。主者頃多并數衆事，合而爲三，甚違立制之旨，普更申明。”

壬子，詔令説：“先前軍國事多，事事有權宜之計，巧取豪奪，一時成風。現在王道維新，政治清明法令寬簡，嚴刑一律廢除，仍遵舊例。反叛、淫亂、盗竊三項同犯，充作鑄工，本是指一種事三次犯法，終究不改過。主管者近來多合并幾種事，合而爲三，很違背確立制度的旨意，特另外普遍地申明。”

八月戊午，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宜都王義隆進號鎮西將軍。

八月戊午，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宜都王義隆升爲鎮西將軍。

辛酉，開亡叛赦，限内首出，蠲租布二年。先有資狀、黄籍猶存者，聽復本注。諸舊郡縣以北爲名者，悉除；寓立於南者，聽以南爲號。又制有無故自殘傷者補冶士，實由政刑煩

辛酉，赦免逃亡叛變者，在期限内自首的，免二年的田租布帛。原先有案可查、户籍仍然保存的，恢復土地所有權。各郡縣的名稱中凡加了“北”字的一律去掉；僑立在南方的，准許以“南”爲名。又有無故自殘者罰作鑄工的規定，

苛，民不堪命，可除此條。

罷青州并兗州。

戊辰，詔曰："彭、沛、下邳三郡，首事所基，情義繾綣，事由情獎，古今所同。彭城桑梓本鄉，加隆攸在，優復之制，宜同豐、沛。其沛郡、下邳可復租布三十年。"

辛未，追謚妃臧氏爲敬皇后。癸酉，立王太子爲皇太子。乙亥，詔曰："朕承曆受終，猥饗天命。荷積善之祚，藉士民之力，七廟備文，率由令範。先后祗嚴，獲遂宣訓，蒸嘗肇建，情敬無違。加以儲宫備禮，皇基彌固，國慶家禮，爰集旬日，豈予一人，獨荷兹慶。其見刑罪無輕重，可悉原赦。限百日，以今爲始。先因軍事所發奴僮，各還本主；若死亡及勛勞破免，亦依限還直。"

閏月壬午朔，詔曰："晉世帝后及藩王諸陵守衛，宜便置格。其名賢先哲，見優前代，或立德著節，或寧亂庇民，墳塋未遠，并宜洒掃。主者具條以聞。"丁酉，特進、左光祿大夫孔季恭加開府儀同三司。

辛丑，詔曰："主者處案雖多所諮詳，若衆官命議，宜令明審。自頃或總稱參詳，於文漫略。自今有厝意者，皆當指名其人；所見不同，依舊繼啓。"又詔曰："諸處冬使，或遣或不，事役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慶，不在其例。郡縣遣冬使詣州及都督府，亦停之。"

九月壬子朔，置東宫殿中將軍十人，員外二十人。壬申，置都官尚書。

冬十月辛卯，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六月儀，依鄭玄二十七月而後

這實是由於政治苛刻，民不堪命所致，這一規定應予以廢除。

罷除青州并入兗州。

戊辰，詔令說："彭、沛、下邳三郡，是首舉義師之地，情誼深厚，諸事因情理而獎勵，是古今相同的。彭城是我的故鄉，是施以重恩的地方，優待免税應該和豐縣、沛縣相同。沛郡、下邳可免除田租布帛三十年。"

辛未，追謚妃子臧氏爲敬皇后。癸酉，立王太子爲皇太子。乙亥，詔令說："我繼承曆運獲取帝位，愧得天命。承積善之福，藉士民之力，七廟禮儀完備，都依美好的規範。先代皇后恭敬嚴明，得入宣訓宫，祭祀初建，不失恩情敬意。加上太子宫室禮儀完備，皇朝根基更加牢固，國家吉慶家族禮儀，都在十來天彙集，豈僅我一人，獨享這一喜事。現有罪犯不論輕重，全部赦免。限定一百天辦理完畢，以今日爲第一天。原先因軍隊事務所調發的奴僕，各自歸還給本來的主人；如果死亡以及因功免去奴僕身份的，也依例償還價錢。"

閏月壬午初一，詔令說："晉朝皇帝皇后以及藩王陵墓的守衛，應馬上確立條例。著名賢士先代豪傑，在前代受優待，有的樹立德行標舉氣節，有的平定叛亂庇護民衆，墳墓不遠，都應灑水掃除。主管者都列舉上報。"丁酉，特進、左光祿大夫孔季恭加授開府儀同三司。

辛丑，詔令說："主管部門處理文書雖然多方面咨詢，如果衆官員下令議論，應使文書明確精審。近來有的統稱詳細，在文書中隨意省略。從現在起凡是着意之處，都應指出何人提出；見解不相同的，依舊繼續咨詢。"又下詔說："各地的冬季使者，有的派有的不派，事情宜少，現可全部停止。惟獨正月初一的大慶，不在此例。郡縣派遣冬季使者前往州中和都督府，也要停止。"

九月壬子初一，設東宫殿中將軍十人，正員之外二十人。壬申，設都官尚書。

冬十月辛卯，廢止晉朝所用王肅的爲父母服喪二十六個月之儀，實行鄭玄的服喪二十七個月

除。

十二月辛巳朔，車駕臨延賢堂聽訟。

二年春正月辛酉，車駕祠南郊，大赦天下。丙寅，斷金銀塗。以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爲司徒，以尚書僕射、鎮軍將軍徐羨之爲尚書令、揚州刺史。丙子，南康揭陽蠻反，郡縣討破之。己卯，禁喪事用銅釘。罷會稽郡府。

二月己丑，車駕幸延賢堂策試諸州郡秀才、孝廉。揚州秀才顧練、豫州秀才殷朗所對稱旨，并以爲著作佐郎。戊申，制中二千石加公田一頃。

三月乙丑，初限荆州府置將不得過二千人，吏不得過一萬人；州置將不得過五百人，吏不得過五千人。兵士不在此限。

夏四月己卯朔，詔曰："淫祠惑民費財，前典所絶，可并下在所除諸房廟。其先賢及以勛德立祠者，不在此例。"戊申，車駕於華林園聽訟。己亥，以左衛將軍王仲德爲冀州刺史。

五月己酉，置東宫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官。甲戌，車駕又幸華林園聽訟。

六月壬寅，詔曰："杖罰雖有舊科，然職務殷碎，推坐相尋。若皆有其實，則體所不堪；文行而已，又非設罰之意。可籌量粗爲中否之格。"車駕又於華林園聽訟。甲辰，制諸署敕吏四品以下，又府署所得輒罰者，聽統府寺行四十杖。

秋七月己巳，地震。

八月壬辰，車駕又於華林園聽訟。

九月己丑，零陵王薨。車駕三朝率百僚舉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

之禮。

十二月辛巳初一，皇帝到延賢堂聽訟。

二年春正月辛酉，皇帝祭祀南郊，大赦天下。丙寅，禁止用金銀作塗料。任命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爲司徒，任命尚書僕射、鎮軍將軍徐羨之爲尚書令、揚州刺史。丙子，南康揭陽蠻反叛，郡縣討伐打敗他們。己卯，禁止喪葬中用銅釘。撤銷會稽郡府。

二月己丑，皇帝前往延賢堂策試各州郡的秀才、孝廉。揚州秀才顧練、豫州秀才殷朗的應對合乎旨意，都任命爲著作佐郎。戊申，規定中二千石官員增加一頃公田。

三月乙丑，開始限令荆州府設將官不得超過二千人，吏員不得超過一萬人；州設將官不得超過五百人，吏員不得超過五千人。兵士不受此限。

夏四月己卯初一，詔令說："淫祠惑民傷財，向爲前代所禁止，可下令各處拆除各祭廟。先代賢人和因功勛德行立廟的，不在此例。"戊申，皇帝在華林園聽訟。己亥，任命左衛將軍王仲德爲冀州刺史。

五月己酉，設置東宫屯騎、步兵、翊軍三個校尉官職。甲戌，皇帝又前往華林園聽訟。

六月壬寅，詔令說："杖刑雖列入舊的例條，然而職務瑣碎，追查不斷。如果真打，誰也受不了；如不認真，又違背杖刑的本意。可酌訂適中的條例。"皇帝又在華林園聽訟。甲辰，規定四品以下官員，以及各府署所能自行責罰的，准許總管的官署責罰四十棒。

秋七月己巳，發生地震。

八月壬辰，皇帝又在華林園聽訟。

九月己丑，零陵王逝世。皇帝三個早晨率領百官在朝堂舉哀，一律依照魏明帝爲山陽公服喪

陽公故事。太尉持節監護，葬以晋禮。

冬十月丁酉，詔曰："兵制峻重，務在得宜。役身死叛，輒考傍親，流遷彌廣，未見其極。遂令冠帶之倫，淪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舉户從役者，便付營押領。其有户統及謫止一身者，不得復侵濫服親，以相連染。"己亥，以凉州胡帥大沮渠蒙遜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凉州刺史。癸卯，車駕於延賢堂聽訟，以員外散騎常侍應襲爲寧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甲辰朔，詔刑罰無輕重，悉皆原降。壬子，以前冀州刺史王仲德爲徐州刺史。癸丑，以尚書令、揚州刺史徐羡之爲司空、録尚書事，刺史如故。撫軍將軍、江州刺史王弘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傅亮爲尚書僕射，中領軍謝晦爲領軍將軍。乙卯，以輔國將軍毛德祖爲司州刺史。乙丑，詔曰："古之建國，教學爲先，弘風訓世，莫尚於此，發蒙啓滯，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于近代，莫不敦崇學藝，修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馬在郊，旍旗卷舒，日不暇給。遂令學校荒廢，講誦蔑聞，軍旅日陳，俎豆藏器，訓誘之風，將墜于地。後生大懼於墻面，故老竊嘆於子衿。此《國風》所以永思，《小雅》所以懷古。今王略遠届，華域載清，仰風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獎童蒙，選備儒官，弘振國學。主者考詳舊典，以時施行。"

二月丁丑，詔曰："豫州南臨江滸，北接河、洛，民荒境曠，轉輸艱遠，撫莅之宜，各有其便。淮西諸郡，可立爲豫州；自淮以東，爲南豫

的舊例。太尉持節護靈，采用晋朝喪禮。

冬十月丁酉，詔令説："兵制太嚴厲，應該使其適中。服役者叛逃，就拷問旁支親屬，牽扯廣泛，没有限制。致使豪門大族，淪落到不該去的地方。應該以寬闊的胸懷加以革除，去掉苛刻的條文。從現在起因犯罪當兵及全家服役的，交付軍營管理。凡有户籍以及責罰僅一人的，不再牽連其親屬，以免互相牽連。"己亥，任命凉州胡人首領大沮渠蒙遜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凉州刺史。癸卯，皇帝在延賢堂聽訟，任命員外散騎常侍應襲爲寧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甲辰初一，詔令刑罰無論輕重，均予以減輕。壬子，任命前冀州刺史王仲德爲徐州刺史。癸丑，任命尚書令、揚州刺史徐羡之爲司空、録尚書事，刺史照舊。撫軍將軍、江州刺史王弘升軍號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傅亮爲尚書僕射，中領軍謝晦爲領軍將軍。乙卯，任命輔國將軍毛德祖爲司州刺史。乙丑，詔令説："古代建國，以教育爲先，弘揚風尚引導世人，没有比這更重要的，啓蒙答疑，都一定經由這條途徑。所以自古代至近代，無不崇尚學術，修建學校。此前多故，戰馬遍及京郊，旌旗飛舞，事務繁多而時間不足。致使學校荒廢，聽不到讀書聲，軍營遍地，祭器收起，教訓誘導的風氣，將要墜落於地。後生以讀書爲苦，老者以學子爲可嘆。這就是《國風》之所以咏嘆，《小雅》之所以懷古的原因。現在國家政策達到遥遠地區，華夏太平無事，仰慕風尚的士子，每日每月期待着。應廣聘國子學生，教育少年，選拔儒學官員，振興學術。主管部門詳細查考舊章，及時施行。"

二月丁丑，詔令説："豫州南臨長江，北連黄河、洛水，民少而疆域大，轉運艱難遥遠，治理的事宜，各有便利。淮水以西各郡，可設豫州；淮河以東，爲南豫州。"任命豫州刺史彭城

州。”以豫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爲南豫州刺史，征虜將軍劉粹爲豫州刺史。又分荆州十郡還立湘州，左衛將軍張邵爲湘州刺史。戊寅，以徐州之梁，還屬豫州。

王義康爲南豫州刺史，征虜將軍劉粹爲豫州刺史。又分出荆州十郡另設湘州，左衛將軍張邵任湘州刺史。戊寅，將徐州的梁郡，仍劃歸豫州。

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并入侍醫藥。群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廟而已。丁未，以司徒廬陵王義真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上疾瘳。己未，大赦天下。時秦、雍流户悉南入梁州。庚申，送紵絹萬匹，荆、雍州運米，委州刺史隨宜賦給。辛酉，亡命刁彌攻京城，得入，太尉留府司馬陸仲元討斬之。

三月，皇帝患病。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都入宫侍奉。群臣請求求神祇，皇帝不准，僅派侍中謝方明將病情報告宗廟。丁未，任命司徒廬陵王義真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皇帝病愈。己未，大赦天下。當時秦州、雍州的流民都南去梁州。庚申，運送粗絹一萬匹，荆州、雍州運送稻米，交給州中刺史依據情况賜予。辛酉，亡命之徒刁彌攻打京城，得以進城，太尉留府司馬陸仲元討伐斬殺了他。

夏四月乙亥，封仇池公楊盛爲武都王，平南將軍楊撫進號安南將軍。丁亥，以車騎司馬徐琰爲兖州刺史。庚寅，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孔季恭薨。

夏四月乙亥，封仇池公楊盛爲武都王，平南將軍楊撫升爲安南將軍。丁亥，任命車騎司馬徐琰爲兖州刺史。庚寅，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孔季恭逝世。

五月，上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小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又爲手詔曰：“朝廷不須復有别府，宰相帶揚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備不祥人者，可以臺見隊給之。有征討悉配以臺見軍隊，行還復舊。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仗既不許入臺殿門，要重人可詳給班劍。”癸亥，上崩于西殿，時年六十。秋七月己酉，葬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

五月，皇帝病重，召太子告誡他説：“檀道濟雖然有才幹謀略，而没有遠大的志向，不如他的哥哥檀韶有氣概。徐羨之、傅亮應當没有二心。謝晦多次跟隨我征伐，比較懂得權變，如有不順從的人，必定是這個人。稍過一段時間，可用會稽、江州來安置他。”又寫親筆詔書説：“朝廷不必另設别府，宰相兼管揚州，可設兵士一千人。如果大臣中有人擔任重要職事，應有壯士用以防備不測的，可用朝廷現有兵士供給。有外出征討者都配備朝廷現有的軍隊，出征返回後恢復舊制。後世如有幼主即位，朝政一概交給宰相，母后不必臨朝聽政。儀仗不准進入朝廷殿門，重要人物可另賜予班劍。”癸亥，皇帝在西殿逝世，這年六十歲。秋七月己酉，安葬在丹陽郡建康縣蔣山的初寧陵。

上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

皇帝清静寡欲，嚴肅有法度，不曾注視珠玉車馬的裝飾，後宫不穿絲綢不用樂器。寧州曾經

音。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時將北征，以虎魄治金創，上大悦，命擣碎分付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内無私藏。宋臺既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床、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床，釘用鐵。諸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綉金玉。内外奉禁，莫不節儉。性尤簡易，常著連齒木屐，好出神虎門逍遥，左右從者不過十餘人。時徐羡之住西州，嘗幸羡之，便步出西掖門，羽儀絡驛追隨，已出西明門矣。諸子旦問起居，入閤脱公服，止著裙帽，如家人之禮。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床頭有土鄣，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爲過矣。"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者焉。

貢奉琥珀枕，光彩艷麗。當時將要北征，因琥珀可治刀傷，皇帝很高興，命令搗碎分交各將領。平定關中，得到姚興的侄女，很受寵愛，因之荒廢了政務。謝晦規勸，當即放她出去。財貨布帛都在外府，内室没有收藏。宋臺建立，有關官員上奏東西堂放曲脚床、銀塗釘，皇帝不准；使用直脚床，用鐵釘子。公主出嫁，嫁妝費不超過二十萬，没有錦綉金玉。内外奉行，無不節儉。性格隨便，經常穿連齒木屐，愛出神虎門閑逛，隨從不過十多人。當時徐羡之住在西州，曾前往羡之住處，步行而出西掖門，儀仗追趕上前，已經走出西明門了。兒子們早晨請安，進門後脱去官服，衹戴裙帽，如同家人之禮。孝武帝大明年間，拆除皇帝所住内室，在那個地方修建玉燭殿，和群臣觀看。床頭有土做的屏障，墻壁上挂着葛燈籠、麻繩撣子。侍中袁顗極力稱贊皇帝勤儉樸素。孝武帝不回答，獨自説："種田的老頭得到這些，以爲過分了。"所以能够擁有天下，成就大業。

史臣曰：漢氏載祀四百，比祚隆周，雖復四海横潰，而民繫劉氏，惵惵黔首，未有遷奉之心。魏武直以兵威服衆，故能坐移天曆，鼎運雖改，而民未忘漢。及魏室衰孤，怨非結下。晋藉宰輔之柄，因皇族之微，世擅重權，用基王業。至於宋祖受命，義越前模。晋自社廟南遷，禄去王室，朝權國命，遞歸台輔。君道雖存，主威久謝。桓温雄才蓋世，勛高一時，移鼎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將改。自斯以後，晋道彌昏，道子開其禍端，元顯成其末釁，桓玄藉運乘時，加以先父之業，因基革命，人無異心。高祖地非桓、文，衆無一旅，曾不浹旬，夷凶翦暴，祀晋配天，不失舊物，誅内清外，功格區宇。至於

史臣曰：漢朝延續四百年，其興盛可比周代，即使四海大亂，而民心不改，民衆雖然膽小怕事，也没有改變的意思。魏武帝僅以軍威服衆，所以能使權力轉移，但朝代雖改，而民衆不忘漢朝。等到魏室衰微，怨仇不是同下層人結下。司馬氏憑藉宰輔的權柄，利用皇族的衰微，世代獨攬大權，奠定了帝王基業。至於宋祖接受禪讓，道義超越前代。自東晋以來，福禄離開王室，朝中權力國家命運，歸於宰輔大臣。君道雖然存在，威信早已失去。桓温雄才蓋世，功高於一時，國運轉移之勢已經形成，神人的願望將要改變。從此以後，晋朝更加昏暗，道子開其禍端，元顯更進一步，桓玄憑藉時機，加上先父的業績，改朝换代，人們没有異議。高祖地位不及齊桓公、晋文公，部衆僅有數百人，十來天之間，平定元凶剪滅殘暴，祭祀晋廟以配上天，不改舊章，誅殺内奸肅清全境，功勞遍及天下。至

鍾石變聲，柴天改物，民已去晉，異於延康之初，功實靜亂，又殊咸熙之末。所以恭皇高遜，殆均釋負。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魏、晉采其名，高祖收其實矣。盛哉！

於改變鐘磬聲調，柴燎祭天，那是因爲民心已經離開晉朝，不同於延康初年，功績在於平定動亂，又不同於咸熙的末年。所以晉恭帝的禪讓，幾乎如釋重負。至於説民心所歸，萬衆謳歌，那則是魏、晉得其名，宋高祖得其實。可謂盛哉！

宋書卷四

本紀第四

少帝

少帝諱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也。母曰張夫人。晋義熙二年，生於京口。武帝晚無男，及帝生，甚悦。年十歲，拜豫章公世子。帝有旅力，善騎射，解音律。宋臺建，拜宋世子。元熙元年，進爲宋太子。武帝受禪，立爲皇太子。

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六月壬申，以尚書僕射傅亮爲中書監，司空徐羨之、領軍將軍謝晦及亮輔政。戊子，太尉長沙王道憐薨。

秋九月丁未，有司奏武皇帝配南郊，武敬皇后配北郊。

冬十一月戊午，有星孛于營室。

十二月庚戌，魏軍克滑臺。

明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爲景平元年。文武進位二等。辛丑，祀南郊。虜將達奚印破金墉，進圍虎牢。毛德祖擊虜敗之，虜退而復合。拓跋木末又遣安平公涉歸寇青州。癸卯，河南郡失守。乙卯，有星孛于東壁。

二月丁丑，太皇太后崩。沮渠蒙遜、吐谷渾阿犲并遣使朝貢。庚辰，爵蒙遜爲驃騎大將軍，封河西王。以阿犲爲安西將軍、沙州刺史，封澆河

少帝名義符，小名車兵，是武帝的長子。母親是張夫人。晋朝義熙二年出生在京口。武帝很晚没有男孩，等到少帝出生，很高興。少帝十歲時，被立爲豫章公世子。少帝氣力大，善於騎馬射箭，懂得五音六律。其父被封爲宋王後，被立爲世子。元熙元年升爲宋太子。武帝接受禪讓，被立爲皇太子。

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逝世，當天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六月壬申，任命尚書僕射傅亮爲中書監，司空徐羨之、領軍將軍謝晦以及傅亮輔政。戊子，太尉長沙王道憐逝世。

秋九月丁未，有關官員上奏武皇帝於祭天時配享其祭，武敬皇后於祭地時配享其祭。

冬十一月戊午，有彗星在營室出現。

十二月庚戌，魏國軍隊攻克滑臺。

次年春正月己亥初一，大赦天下，改年號爲景平元年。文武官員升位二等。辛丑，到南郊祭天。敵寇將領達奚印攻克金墉城，圍攻虎牢。毛德祖打敗了他們，敵寇退走而再集合。拓跋木末又派遣安平公涉歸進犯青州。癸卯，河南郡失守。乙卯，有彗星出現在東壁。

二月丁丑，太皇太后逝世。沮渠蒙遜、吐谷渾阿犲都遣使朝貢。庚辰，任命蒙遜爲驃騎大將軍，封河西王。任命阿犲爲安西將軍、沙州刺史，封澆河公。辛未，富陽人孫法光反叛，進犯

公。辛未，富陽人孫法光反，寇山陰，會稽太守褚淡之遣山陰令陸劭討敗之。

三月壬寅，孝懿皇后祔葬于興寧陵。是月，高麗國遣使朝貢。甲子，豫州刺史劉粹遣軍襲許昌，殺虜潁川太守庾龍。乙丑，虜騎寇高平。初虜自河北之敗，請修和親；及聞高祖崩，因復侵擾，河、洛之地騷然矣。

夏四月，檀道濟北征，次臨朐，焚虜攻具。乙未，魏軍克虎牢，執司州刺史毛德祖以歸。

秋七月癸酉，尊所生張夫人爲皇太后。丁丑，以旱，詔赦五歲刑以下罪人。

冬十月己未，有星孛于氐，指尾，貫攝提，向大角，仲月在危，季月掃天倉而後滅。是歲，魏主拓跋嗣薨，子燾立。

十二月丙寅，省寧州之江陽、犍爲、安上三郡，合爲宋昌郡。

二年春二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廢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爲庶人，徙新安郡。乙未，以皇弟義恭爲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乙巳，大風，天有五色雲，占者以爲有兵。高麗國遣使貢獻。執政使使者誅義真于新安。

夏五月，江州刺史王弘、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入朝。帝居處所爲多過失。乙酉，皇太后令曰：

王室不造，天禍未悔，先帝創業弗永，棄世登遐。義符長嗣，屬當天位，不謂窮凶極悖，一至於此。大行在殯，宇內哀惶，幸災肆於悖詞，喜容表於在戚。至乃徵召樂府，鳩集伶官，優倡管弦，靡不備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采擇媵御，産子就宮，靦然無怍，醜聲四達。及

山陰，會稽太守褚淡之派遣山陰令陸劭打敗了他。

三月壬寅，孝懿皇后合葬到興寧陵。當月，高麗國遣使朝貢。甲子，豫州刺史劉粹派遣軍隊襲擊許昌，殺死敵寇潁川太守庾龍。乙丑，敵寇騎兵進犯高平。敵寇從河北之敗後，即求和；等到高祖逝世則再度侵犯，黃河、洛水地區騷動起來。

夏四月，檀道濟向北征伐，駐臨朐，焚燒敵寇的攻城器械。乙未，魏國軍隊攻克虎牢，擒獲司州刺史毛德祖而回。

秋七月癸酉，尊生母張夫人爲皇太后。丁丑，因爲旱災，下詔赦免五年徒刑以下的罪犯。

冬十月己未，有彗星出現在氐宿，指向尾宿，貫穿攝提星，朝向大角星，十一月在危宿，十二月拖曳到天倉星宿而後消失。這年，魏主拓跋嗣逝世，兒子拓跋燾繼位。

十二月丙寅，寧州的江陽、犍爲、安上三郡合并爲宋昌郡。

二年春二月癸巳初一，發生日食。廢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爲平民，遷徙到新安郡。乙未，任命皇弟義恭爲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乙巳，出現大風暴，天上有五色雲彩，占者以爲有戰事。高麗國遣使朝貢。執政大臣派使者在新安殺死義真。

夏五月，江州刺史王弘、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入朝。皇帝平時行事多有過失。乙酉，皇太后下令說：

王室不幸，大禍不止，先帝創業不久，辭世升天。義符是嫡長子，應繼帝位，沒想到窮凶極惡，竟到這種地步。先帝尚未安葬，天下哀傷，義符却幸災樂禍，喜形於色。甚至徵召樂府人員，會集樂官，雜技樂器，無不演奏，美味佳肴，多於平時。選擇侍妾，在別室生下孩子，自己不知羞耻，醜聞傳於四方。等到懿后逝世，再受上天責罰，義符却親自和左右的人手執牽引棺材的

懿后崩背，重加天罰，親與左右執紼歌呼，推排梓宫，抃掌笑謔，殿省備聞。加復日夜媟狎，群小慢戲，興造千計，費用萬端，帑藏空虚，人力殫盡。刑罰苛虐，幽囚日增。居帝王之位，好皂隸之役，處萬乘之尊，悦厮養之事。親執鞭撲，毆擊無辜，以爲笑樂。穿池築觀，朝成暮毁，徵發工匠，疲極兆民。遠近嘆嗟，人神怨怒，社稷將墜，豈可復嗣守洪業，君臨萬邦。今廢爲營陽王，一依漢昌邑、晋海西故事。

繩索，拍掌嬉戲之聲，傳遍朝廷。日夜胡鬧，小人戲耍，大興土木，費用無數，國庫空虚，民力用盡。刑罰殘暴，囚犯日增。身爲皇帝，却好幹奴僕之活，身爲皇帝，却愛幹下賤之事。親手拿着皮鞭，毆打無罪的人，以此取樂。挖水池築樓臺，早晨修成晚上毁掉，徵發工匠，使民衆疲勞至極點。遠近的人嗟嘆，民衆神靈怨恨發怒，國家將墜落，豈可再讓義符繼承大業，統領萬國。現廢他爲營陽王，依照漢代昌邑王、晋代海西公舊例。

鎮西將軍宜都王，仁明孝弟，著自幼辰。德業冲粹，識心明允。宜纂洪統，光臨億兆。主者詳依典故，以時奉迎。未亡人嬰此百罹，雖存若隕。永悼情事，撫心摧塞。

鎮西將軍宜都王，仁慈賢明孝順父母敬愛兄長，自幼聞名。品行謙虚純粹，見識賢明公允。應該繼承大統，治理民衆。主管者依照舊例，及時迎接。未亡人遭受這多種不幸，雖生如死。長久傷心這些事情，撫摸心口傷痛阻塞。

始徐羨之、傅亮將廢帝，諷王弘、檀道濟求赴國訃。弘等來朝。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内應。是旦，道濟、謝晦領兵居前，羨之等隨後，因東掖門開，入自雲龍門。盛等先戒宿衛，莫有禦者。時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爲歡樂。夕游天淵池，即龍舟而寢。其朝未興，兵士進，殺二侍者於帝側，傷帝指。扶出東閤，就收璽紱。群臣拜辭，送於東宫，遂幽於吴郡。是日，赦死罪以下。太后令奉還璽紱。檀道濟入守朝堂。六月癸丑，徐羨之等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弑帝於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即受制，突走出昌門，追以門關踣之，致殞。時年十九。

起初徐羨之、傅亮將廢黜皇帝，暗示王弘、檀道濟請求奔赴國喪。王弘等人前來朝見。指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做内應。這天早晨，道濟、謝晦率領兵士走在前面，羨之等人隨後，從東掖門進入雲龍門。潘盛等人先告誡了保衛的人，没有人抵禦。這時皇帝在華林園擺集市，親自賣酒。又開溝渠堆土，來仿照破岡埭，和左右的人拉船歌唱呼喊，作爲歡樂。晚上游覽天淵池，就在龍舟上睡覺。這天早晨還没起床，兵士進來，在皇帝身邊殺死兩個侍從，傷了皇帝手指。扶皇帝出東閤，當即没收玉璽絲帶，群臣叩頭告辭，送到東宫，於是囚禁在吴郡。當天，赦免死罪以下囚犯。太后下令收回玉璽絲帶。檀道濟入朝堂守衛。六月癸丑，徐羨之等人派中書舍人邢安泰在金昌亭殺死皇帝。皇帝有勇氣力量，没有當時就被制服，突圍衝出昌門，追趕者用門閂打倒他，終於致死。這年十九歲。

上闕則創業之君，自天所啓；守文之主，其難乎哉！

上闕這樣創造基業的君主，是上天所啓迪；守成的君主，多麽困難啊！

宋書卷五

本紀第五

文帝

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晉安帝義熙三年，生於京口。盧循之難，上年四歲，高祖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上鎮京城。十一年，封彭城縣公。高祖伐羌至彭城，將進路，板上行冠軍將軍留守。晉朝加授使持節、監徐兗青冀四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關中平定，高祖還彭城，又授監司州豫州之淮西兗州之陳留諸軍事、前將軍、司州刺史，持節如故。將鎮洛陽，仍改授都督荆益寧雍梁秦六州豫州之河南廣平揚州之義成松滋四郡諸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持節如故。永初元年，封宜都王，食邑三千户。進督北秦，并前七州。進號鎮西將軍，給鼓吹一部。又進督湘州。是歲入朝，時年十四。長七尺五寸，博涉經史，善隸書。

太祖文皇帝名義隆，小名車兒，是武帝的第三個兒子。晉安帝義熙三年，在京口出生。盧循之亂時，他年僅四歲，高祖派諮議參軍劉粹輔佐他鎮守京城。十一年，封爲彭城縣公。高祖征伐羌人到達彭城，將要出發，臨時授予他行冠軍將軍留守。晉朝加授使持節、監徐兗青冀四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之職照舊。關中平定後，高祖返回彭城，又授予他監司州豫州之淮西兗州之陳留諸軍事、前將軍、司州刺史，仍舊持節。將鎮守洛陽，又改授都督荆益寧雍梁秦六州豫州之河南廣平揚州之義成松滋四郡諸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仍舊持節。永初元年，封爲宜都王，食邑三千户。進督北秦，加上原任共計七州。晋封鎮西將軍，給予鼓吹一部。又進督湘州。當年入朝，年十四歲。身高七尺五寸，廣泛涉獵經史，擅長隸書。

景平二年七月中，少帝廢。百官備法駕奉迎，入奉皇統。行臺至江陵，進璽紱。侍中臣琇、散騎常侍臣巖之、中書監尚書令護軍將軍建城縣公臣亮、左衛將軍臣景仁、給事中游擊將軍龍鄉縣侯臣隆、越騎校尉都亭侯臣綱、給事黄門侍郎臣孔璩之、散騎侍郎臣劉思考、員外散騎侍郎臣潘盛、中書侍郎臣何尚之、羽林監封陽

景平二年七月間，少帝被廢。百官備帝王車駕相迎，入朝即帝位。行臺到達江陵，進獻玉璽。侍中王琇、散騎常侍巖之、中書監尚書令護軍將軍建城縣公傅亮、左衛將軍景仁、給事中游擊將軍龍鄉縣侯隆、越騎校尉都亭侯綱、給事黄門侍郎孔璩之、散騎侍郎劉思考、員外散騎侍郎潘盛、中書侍郎何尚之、羽林監封陽縣開國侯蕭思話、長兼尚書左丞德陽縣侯孫康、吏部郎中騎都尉張茂度、儀曹郎中徐長琳、倉部郎中

縣開國侯臣蕭思話、長兼尚書左丞德陽縣侯臣孫康、吏部郎中騎都尉臣張茂度、儀曹郎中臣徐長琳、倉部郎中臣庾俊之、都官郎中臣袁洵等上表曰："臣聞否泰相革，數窮則變，天道所以不諂，卜世所以靈長。乃者運距陵夷，王室艱晦，九服之命，靡所適歸，高祖之業，將墜于地。賴基厚德深，人神同奬，社稷以寧，有生獲乂。伏惟陛下君德自然，聖明在御，孝悌著於家邦，風猷宣於蕃牧。是以徵祥雜沓，符瑞熠輝。宗廟神靈，乃眷西顧，萬邦黎獻，望景托生。臣等忝荷朝列，豫充將命，復集休明之運，再睹太平之業。行臺至止，瞻望城闕，不勝喜説鳧藻之情，謹詣門拜表以聞。"上答曰："皇運艱弊，數鍾屯夷，仰惟崇基，感尋國故，永慕厥躬，悲慨交集。賴七百祚永，股肱忠賢，故能休否以泰，天人式序。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己兢悸，何以克堪。輒當暫歸朝庭，展哀陵寢，并與賢彦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爲辭費。"府州佐史并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宫省，上不許。甲戌，發江陵。八月丙申，車駕至京城。丁酉，謁初寧陵，還於中堂即皇帝位。

庾俊之、都官郎中袁洵等上表説："臣聽説興衰相繼，窮極則變，天道所以不惑，傳國所以廣遠綿長。然而氣數到了衰敗之時，朝廷多難，各地無所適從，高祖的基業即將墜地。倚仗根基和功德深厚，人神共勉，國家得以安寧，民衆得以安生。皇上有天生之德，聖明適於統治，孝悌聞名於家邦，教化遍布於州郡。因此吉兆紛至，祥瑞屢現。祖宗之靈眷顧西方，天下賢人則欣然而來。臣等忝列朝臣，參與傳命，復遇政治清明之時，重見太平之世。到達行臺，仰望城門，不勝歡欣之至，恭敬地前往門庭拜呈表文。"皇上答覆道："皇室命運困敝，多逢艱難，仰思社稷的根基，探究國家的典故，我長久地傾慕，悲憤感慨交集。賴七百年福祚，忠臣相助，因此能變衰爲强，天人各稱其職。愧以無所德行，謬承天命，戰戰兢兢，實在難以勝任。應當暫歸朝廷，到先帝陵申訴，并與賢才們陳述感受。希望體諒我的這種心情，不要多説無謂的空話。"府州屬史們一同稱臣奏事，請求在江陵各城門題寫牌額，完全依照宫禁的規格行事，皇上不允許。甲戌日，從江陵出發。八月丙申日，車駕到達京都。丁酉日，拜謁初寧陵，返回於中堂即皇帝位。

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大赦天下，改景平二年爲元嘉元年。文武賜位二等，逋租宿債勿復收。庚子，以行撫軍將軍、荆州刺史謝晦爲撫軍將軍、荆州刺史。癸卯，司空、録尚書事、揚州刺史徐羡之進位司徒，衛將軍、江州刺史王弘進位司空，中書監、護軍將軍傅亮加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撫軍將軍、荆州刺史謝晦進號衛將軍，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甲辰，追尊所生胡婕妤爲皇太后，謚曰章后。衛

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日，大赦全國罪犯，把景平二年改爲元嘉元年。賞賜文武官員位次二等，欠租舊債不再收取。庚子日，任命行撫軍將軍、荆州刺史謝晦爲撫軍將軍、荆州刺史。癸卯日，司空、録尚書事、揚州刺史徐羡之晋升司徒，衛將軍、江州刺史王弘晋升司空，中書監、護軍將軍傅亮加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撫軍將軍、荆州刺史謝晦晋升衛將軍，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檀道濟晋升征北將軍。甲辰日，追尊生母胡婕妤爲皇太后，謚號爲章后。衛將軍、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晋升驃騎將軍，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義恭晋升撫軍將軍，封爲江

將軍、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進號驃騎將軍，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義恭進號撫軍將軍，封江夏王。立第六皇弟義宣爲竟陵王，第七皇弟義季爲衡陽王。戊申，以豫州刺史劉粹爲雍州刺史，驍騎將軍管義之爲豫州刺史，南蠻校尉到彦之爲中領軍。己酉，减荆、湘二州今年税布之半。

九月丙子，立妃袁氏爲皇后。

二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徐羡之、尚書令傅亮奉表歸政，上始親覽。辛未，車駕祠南郊，大赦天下。

三月乙丑，左將軍、徐州刺史王仲德進號安北將軍。

夏五月戊寅，特進謝澹卒。

秋八月甲申，以關中流民出漢川，置京兆、扶風、馮翊等郡。乙酉，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爲開府儀同三司，新除司空王弘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右軍長史江恒爲廣州刺史。

冬十一月癸酉，以前將軍楊玄爲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丙寅，司徒、録尚書事、揚州刺史徐羡之，尚書令、護軍將軍、左光禄大夫傅亮，有罪伏誅。遣中領軍到彦之、征北將軍檀道濟討荆州刺史謝晦，上親率六師西征。大赦天下。丁卯，以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王弘爲司徒、録尚書事、揚州刺史，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爲荆州刺史，撫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江夏王義恭改爲南徐州刺史。己巳，以前護軍將軍趙倫之爲鎮軍將軍。

閏月丙戌，皇子劭生。

二月乙卯，繫囚見徒，一皆原赦。戊午，以金紫光禄大夫王敬弘爲尚書左僕射，豫章太守鄭鮮之爲尚書

夏王。立第六皇弟義宣爲竟陵王，第七皇弟義季爲衡陽王。戊申日，任命豫州刺史劉粹爲雍州刺史，驍騎將軍管義之爲豫州刺史，南蠻校尉到彦之爲中領軍。己酉日，將荆、湘二州本年的税布減半。

九月丙子日，立妃子袁氏爲皇后。

二年春正月丙寅日，司徒徐羡之、尚書令傅亮上表還政於朝，皇上開始親政。辛未日，皇上赴南郊祭天，大赦全國罪犯。

三月乙丑日，左將軍、徐州刺史王仲德晋升安北將軍。

夏五月戊寅日，特進謝澹去世。

秋八月甲申日，因關中流民逃出漢川，設置京兆、扶風、馮翊等郡。乙酉日，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任開府儀同三司，新任司空王弘任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右軍長史江恒爲廣州刺史。

冬十一月癸酉日，以前將軍楊玄爲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丙寅日，司徒、録尚書事、揚州刺史徐羡之，尚書令、護軍將軍、左光禄大夫傅亮，有罪被處死。派遣中領軍到彦之、征北將軍檀道濟討伐荆州刺史謝晦，皇上親率六軍西征。大赦全國罪犯。丁卯日，以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王弘爲司徒、録尚書事、揚州刺史，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任荆州刺史，撫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江夏王義恭改任南徐州刺史。己巳日，以前護軍將軍趙倫之爲鎮軍將軍。

閏正月丙戌日，皇子劉劭出生。

二月乙卯日，在押和已判而服刑的犯人，全都赦免。戊午日，以金紫光禄大夫王敬弘爲尚書左僕射，豫章太守鄭鮮之爲尚書右僕射。建安太

右僕射。建安太守潘盛有罪伏誅。庚申，特進范泰加光禄大夫。是日，車駕發京師。戊辰，到彦之、檀道濟大破謝晦於隱磯。丙子，車駕自蕪湖反旆。己卯，擒晦於延頭，送京師伏誅。

三月辛巳，車駕還宫。

夏五月乙未，以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檀道濟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中領軍到彦之爲南豫州刺史。戊戌，以後將軍長沙王義欣爲南兖州刺史。乙巳，驃騎大將軍、凉州牧大沮渠蒙遜改爲車騎大將軍。詔曰："夫哲王宰世，廣達四聰，猶巡岳省方，采風觀政。所以情僞必審，幽遐罔滯，王澤無擁，九皋有聞者也。朕以寡薄，猥纂洪緒。雖永念治道，志存昧旦，顧言傅巖，發想宵寐，而丘園之秀，藏器未臻，物情民隱，尚隔視聽。乃眷區域，輟寢忘飡。今氛祲祛蕩，宇内寧晏，旌賢弘化，於是乎始。可遣大使巡行四方。其宰守稱職之良，閨蓽一介之善，詳悉列奏，勿或有遺。若刑獄不恤，政治乖謬，傷民害教者，具以事聞。其高年、鰥寡、幼孤、六疾不能自存者，可與郡縣優量賑給。博采輿誦，廣納嘉謀，務盡銜命之旨，俾若朕親覽焉。"丙午，車駕臨延賢堂聽訟。

六月己未，以鎮軍將軍趙倫之爲左光禄大夫、領軍將軍。丙寅，車駕又於延賢堂聽訟。丙子，又聽訟。以右衛王華爲中護軍。

冬十一月戊寅，以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爲益州刺史，驃騎參軍劉道産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己亥，以南蠻校尉劉遵考爲雍州刺史。

十二月癸丑，以中書侍郎蕭思話爲青州刺史。壬戌，前吴郡太守徐佩

守潘盛有罪被處死。庚申日，特進范泰加授光禄大夫。當天，皇帝從京師出發。戊辰日，到彦之、檀道濟在隱磯大敗謝晦。丙子日，皇帝從蕪湖歸來。己卯日，在延頭擒獲謝晦，送往京師處死。

三月辛巳日，皇帝回到宫中。

夏五月乙未日，以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檀道濟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中領軍到彦之爲南豫州刺史。戊戌日，以後將軍長沙王義欣爲南兖州刺史。乙巳日，驃騎大將軍、凉州牧大沮渠蒙遜改任車騎大將軍。頒布詔書説："聖哲帝王統治人世，雖然廣通四方視聽，仍要巡行山岳和視察各地，采集民謡而考察政事。所以必須弄清真僞，遠近無阻，君恩無所不到，天下無所不知。我何德何能，謬承大業。雖然不忘治理之道，拂曉即縈繫於心，願像武丁夢訪傅説，夜晚仍思緒不斷，但是隱士所居山林秀美，他們懷才待時未至，民間真情尚不得而知。於是眷顧國土疆域，廢寢忘食。時下妖氣被驅除掃蕩，宇内太平安樂，表彰賢才而弘揚教化，至此開始。可以派遣大使到四方巡視。那些地方長官有稱職的好表現，及貧賤之家極小的善舉，全部詳細記録奏上，不要遺漏了。至於刑獄不慎，政治荒謬，殘害民衆而破壞教化的，都要如實報告。那些老人、鰥寡、孤兒、病人没有生活能力者，郡縣對他們從優賑濟。廣泛地聽取輿論和采納良策，完成使命，使得行事時就像我在親眼看着一樣。"丙午日，皇帝來到延賢堂審理訴訟。

六月己未日，以鎮軍將軍趙倫之爲左光禄大夫、領軍將軍。丙寅日，皇帝又到延賢堂審理案件。丙子日，又審理案件。把右衛王華任命爲中護軍。

冬十一月戊寅日，以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爲益州刺史，以驃騎參軍劉道産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己亥日，以南蠻校尉劉遵考爲雍州刺史。

十二月癸丑日，以中書侍郎蕭思話爲青州刺史。壬戌日，前任吴郡太守徐佩之圖謀反叛，他

之謀反，及黨與皆伏誅。

四年春正月乙亥朔，曲赦都邑百里內。辛巳，車駕親祠南郊。

二月乙卯，行幸丹徒，謁京陵。

三月丙子，詔曰："丹徒桑梓綢繆，大業攸始，踐境永懷，觸感罔極。昔漢章南巡，加恩元氏，况情義二三，有兼曩日。思播遺澤，酬慰士民。其蠲此縣今年租布，五歲刑以下皆悉原遣；登城三戰及大將家，隨宜隱恤。"丁亥，車駕還宮。戊子，尚書右僕射鄭鮮之卒。壬寅，禁斷夏至日五絲命縷之屬，富陽令諸葛闡之之議也。

夏四月庚戌，以廷尉王徽之爲交州刺史。

五月壬午，中護軍王華卒。京師疾疫，甲午，遣使存問，給醫藥；死者若無家屬，賜以棺器。

六月癸卯朔，日有蝕之。庚申，以金紫光祿大夫殷穆爲護軍將軍。

五年春正月乙亥，詔曰："朕恭承洪業，臨饗四海，風化未弘，治道多昧，求之人事，鑒寐惟憂。加頃陰陽違序，旱疫成患，仰惟災戒，責深在予。思所以側身剋念，議獄詳刑，上答天譴，下恤民瘼。群后百司，其各獻讜言，指陳得失，勿有所諱。"甲申，車駕臨玄武館閱武。戊子，京邑大火，遣使巡慰賑賜。

夏四月己亥，以南蠻校尉蕭摹之爲湘州刺史。戊午，以始興太守徐豁爲廣州刺史。

五月己卯，以湘州刺史張邵爲雍州刺史。

六月庚戌，司徒王弘降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京邑大水，乙

和同黨都被處死。

四年春正月乙亥日初一，特赦都城周圍百里以內的罪犯。辛巳日，皇帝到南郊祭天。

二月乙卯日，皇帝赴丹徒，拜謁京陵。

三月丙子日，頒布詔書說："丹徒故里令人情意殷殷，此地是皇家基業始興之處，踏上這塊土地我思念綿長，觸景而萌生無盡的感慨。往昔東漢章帝南巡，就免除了元氏三年租賦，況且我對鄉親的情義不祗一分，而是成倍於過去。我想播灑先帝留傳的恩澤，來酬勞士人和民衆。當蠲免此縣本年的租布，五年徒刑以下的罪犯全都放回；登城三戰及大將之家，妥善加以撫恤。"丁亥日，車駕返回宮內。戊子日，尚書右僕射鄭鮮之去世。壬寅日，禁絶夏至日帝王賜給臣下的五色絲縷之類物品，這是富陽令諸葛闡之的建議。

夏四月庚戌日，以廷尉王徽之爲交州刺史。

五月壬午日，中護軍王華去世。京師疫病流行，甲午日，派遣使者慰問，提供醫藥；死者如果已無家屬，賜與棺木。

六月癸卯日初一，日食。庚申日，把金紫光祿大夫殷穆任命爲護軍將軍。

五年春正月乙亥日，頒布詔書說："我恭敬地繼承大業，享有君臨四海的權柄，風俗教化未曾光大，治理之道多有迷茫，探求人間之事，憂慮得難以安寢。加上近來陰陽失序，旱情和疫病成災，仰思禍殃的教訓，責任在我。考慮用戒慎憂懼和專心一意的態度，詳議獄訟及審慎用刑的作法，來上答天帝的譴責，下恤民衆的痛苦。諸侯百官，當各進直言，指陳得失，不要有所顧忌。"甲申日，皇帝到玄武館檢閱軍隊。戊子日，京城發生大火，派遣使者慰問賑濟。

夏四月己亥日，以南蠻校尉蕭摹之爲湘州刺史。戊午日，以始興太守徐豁爲廣州刺史。

五月己卯日，以湘州刺史張邵爲雍州刺史。

六月庚戌日，司徒王弘降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京城發生大水災，乙卯日，派遣使者巡

卯，遣使檢行賑贍。以江夏内史程道惠爲廣州刺史。

秋八月壬戌，特進、左光禄大夫范泰卒。

冬十月甲辰，車駕於延賢堂聽訟。

閏月癸未，以右軍司馬劉德武爲豫州刺史。辛卯，安陸公相周籍之爲寧州刺史。

十二月庚寅，左光禄大夫、領軍將軍趙倫之卒。

是歲，天竺國遣使獻方物。

六年春正月辛丑，車駕親祠南郊。癸丑，以驃騎將軍、荆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爲司徒、録尚書事，領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

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爲皇太子。戊午，大赦天下，賜文武位一等。辛酉，以左衛將軍殷景仁爲中領軍。

夏四月癸亥，以尚書左僕射王敬弘爲尚書令，丹陽尹臨川王義慶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江夷爲尚書右僕射。

五月壬辰朔，日有蝕之。癸巳，以新除尚書令王敬弘爲特進、左光禄大夫。甲午，以撫軍司馬劉道濟爲益州刺史。乙卯，於雍州置馮翊郡。

七月己酉，以尚書左丞孔默之爲廣州刺史。是月，百濟王遣使獻方物。

九月戊午，於秦州置隴西、宋康二郡。

冬十月壬申，中領軍殷景仁丁艱去職。

十一月己丑朔，日有蝕之。

十二月丁亥，河南國、河西王遣使獻方物。

七年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慕容璝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是月，

視并周濟財物。以江夏内史程道惠爲廣州刺史。

秋八月壬戌日，特進、左光禄大夫范泰去世。

冬十月甲辰日，皇帝到延賢堂審理案件。

閏十月癸未日，以右軍司馬劉德武爲豫州刺史。辛卯日，安陸公相周籍之任寧州刺史。

十二月庚寅日，左光禄大夫、領軍將軍趙倫之去世。

這一年，天竺國派遣使者來貢獻土特産。

六年春正月辛丑日，皇帝親臨南郊祭天。癸丑日，把驃騎將軍、荆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任命爲司徒、録尚書事，兼任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

三月丁巳日，立皇子劉劭爲皇太子。戊午日，大赦全國罪犯，賞賜文武官員品級一等。辛酉日，以左衛將軍殷景仁爲中領軍。

夏四月癸亥日，以尚書左僕射王敬弘爲尚書令，以丹陽尹臨川王義慶爲尚書左僕射，以吏部尚書江夷爲尚書右僕射。

五月壬辰日初一，日食。癸巳日，以新授尚書令王敬弘爲特進、左光禄大夫。甲午日，以撫軍司馬劉道濟爲益州刺史。乙卯日，在雍州設馮翊郡。

七月己酉日，以尚書左丞孔默之爲廣州刺史。當月，百濟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九月戊午日，在秦州設隴西、宋康二郡。

冬十月壬申日，中領軍殷景仁因居喪辭職。

十一月己丑日初一，日食。

十二月丁亥日，河南國、河西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七年春正月癸巳日，以吐谷渾慕容璝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當月，倭國王派遣使者貢獻

倭國王遣使獻方物。

三月戊子，遣右將軍到彦之北伐，水軍入河。甲午，以前征虜司馬尹冲爲司州刺史。甲寅，以前中領軍殷景仁爲領軍將軍。

夏四月癸未，訶羅單國遣使獻方物。

六月己卯，以冠軍將軍氐楊難當爲秦州刺史。

秋七月戊子，索虜碻磝戍棄城走。丙申，以平北諮議參軍甄法護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戊戌，索虜滑臺戍棄城走。甲寅，林邑國、訶羅陁國、師子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甲寅，罷南豫州并豫州。以左將軍竟陵王義宣爲徐州刺史。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戊寅，金墉城爲索虜所陷。

十一月癸未，虎牢城復爲索虜所陷。壬辰，遣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北討，右將軍到彦之自滑臺奔退。

十二月辛酉，以南兖州刺史長沙王義欣爲豫州刺史，司徒司馬吉翰爲司州刺史。乙亥，京邑火，延燒太社北墻。兖州刺史竺靈秀有罪伏誅。

八年春正月庚寅，於交州復立珠崖郡。癸巳，以左軍將軍申宣爲兖州刺史。丁酉，征南大將軍檀道濟破索虜於東平壽張。

二月乙卯，以平北司馬韋朗爲青州刺史。戊午，以尚書右僕射江夷爲湘州刺史。辛酉，滑臺爲索虜所陷。癸酉，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引軍還。丁丑，青州刺史蕭思話棄城走。以太子右衛率劉遵考爲南兖州刺史。

三月甲申，車駕於延賢堂聽訟。戊申，詔曰："自頃軍役殷興，國用增廣，資儲不給，百度尚繁。宜存簡約，以應事實。内外可通共詳思，務

土特産。

三月戊子日，派遣右將軍到彦之北伐，水軍開進黄河。甲午日，以原征虜司馬尹冲爲司州刺史。甲寅日，把原中領軍殷景仁任命爲領軍將軍。

夏四月癸未日，訶羅單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六月己卯日，以冠軍將軍氐人楊難當爲秦州刺史。

秋七月戊子日，索虜碻磝戍棄城逃跑。丙申日，以平北諮議參軍甄法護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戊戌日，索虜滑臺戍棄城逃跑。甲寅日，林邑國、訶羅陁國、師子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冬十月甲寅日，撤銷南豫州并入豫州。以左將軍竟陵王義宣爲徐州刺史。戊午日，設立錢署，鑄造四銖錢。戊寅日，金墉城被索虜攻陷。

十一月癸未日，虎牢城又被索虜攻陷。壬辰日，派遣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北征，右將軍到彦之從滑臺潰退。

十二月辛酉日，以南兖州刺史長沙王義欣爲豫州刺史，司徒司馬吉翰爲司州刺史。乙亥日，京城發生火災，蔓延燒壞太社的北墻。兖州刺史竺靈秀有罪被處死。

八年春正月庚寅日，在交州重設珠崖郡。癸巳日，以左軍將軍申宣爲兖州刺史。丁酉日，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在東平壽張打敗索虜。

二月乙卯日，以平北司馬韋朗爲青州刺史。戊午日，以尚書右僕射江夷爲湘州刺史。辛酉日，滑臺被索虜攻陷。癸酉日，征南大將軍檀道濟率軍而返。丁丑日，青州刺史蕭思話棄城逃跑。以太子右衛率劉遵考爲南兖州刺史。

三月甲申日，皇帝在延賢堂審理案件。戊申日，頒布詔書説："近來軍役大興，國家財政用度增加，物資供給不足，事務繁劇。應當節簡，以解决實際需要。内外官員要詳加考慮，務必使

令節儉。"

夏四月甲寅，以衡陽王師阮萬齡爲湘州刺史。乙卯，以後軍參軍徐遵之爲兗州刺史。

六月乙丑，大赦天下。己卯，割江南及揚州晉陵郡屬南徐州，江北屬兗州。以徐州刺史竟陵王義宣爲南兗州刺史，司徒司馬吉翰爲徐州刺史。

閏月庚子，詔曰："自頃農桑惰業，游食者衆，荒萊不闢，督課無聞。一時水旱，便有罄匱，苟不深存務本，豐給靡因。郡守賦政方畿，縣宰親民之主，宜思獎訓，導以良規。咸使肆力，地無遺利，耕蠶樹藝，各盡其力。若有力田殊衆，歲竟條名列上。"揚州旱。乙巳，遣侍御史省獄訟，申調役。丙午，以左軍諮議參軍劉道産爲雍州刺史。

秋八月甲辰，臨川王義慶解尚書僕射。丁未，割豫州秦郡屬南兗州。

冬十二月，罷湘州還并荆州。

九年春三月庚戌，衛將軍王弘進位太保，加中書監。丁巳，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檀道濟進位司空。

夏四月乙亥，以護軍將軍殷穆爲特進、右光禄大夫，建昌縣公到彦之爲護軍將軍。

五月壬申，中書監、録尚書事、衛將軍、揚州刺史王弘薨。

六月甲戌，以左軍諮議參軍申宣爲青州刺史。分青州置冀州。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己卯，以司徒參軍崔諲爲冀州刺史。壬午，以吐谷渾慕容延爲平東將軍，吐谷渾拾虔爲平北將軍，吐谷渾輝伐爲鎮軍將軍。癸未，

諸事節儉。"

夏四月甲寅日，以衡陽王師阮萬齡爲湘州刺史。乙卯日，以後軍參軍徐遵之爲兗州刺史。

六月乙丑日，大赦全國罪犯。己卯日，分出江南及揚州晉陵郡屬南徐州，江北歸於兗州。以徐州刺史竟陵王義宣爲南兗州刺史，司徒司馬吉翰爲徐州刺史。

閏六月庚子日，頒布詔書説："近來農桑之業衰敗，棄耕求食者衆多，田土荒蕪無人墾闢，督責考核也無人過問。一遇水旱災害，就會糧盡財竭，如不重視抓農業，豐衣足食則無從談起。郡守授政境内，縣令是愛民之主，應當設法勸勉，用良法引導。使人們都極盡而爲，地盡其利，或種桑養蠶或種糧種菜，人則各盡其力。若有成效出衆的，年終逐一上報。"揚州發生旱災。乙巳日，派遣侍御史審核刑獄訴訟，申明户調和力役的標準。丙午日，以左軍諮議參軍劉道産爲雍州刺史。

秋八月甲辰日，臨川王義慶被解除尚書僕射之職。丁未日，把豫州秦郡劃歸南兗州。

冬十二月，撤銷湘州并入荆州。

九年春三月庚戌日，衛將軍王弘晋升太保，加授中書監。丁巳日，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檀道濟晋升司空。

夏四月乙亥日，以護軍將軍殷穆爲特進、右光禄大夫，建昌縣公到彦之爲護軍將軍。

五月壬申日，中書監、録尚書事、衛將軍、揚州刺史王弘逝世。

六月甲戌日，以左軍諮議參軍申宣爲青州刺史。分出青州部分地方設冀州。戊寅日，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授領揚州刺史。己卯日，把司徒參軍崔諲任命爲冀州刺史。壬午日，以吐谷渾慕容延爲平東將軍，吐谷渾拾虔爲平北將軍，吐谷渾輝伐爲鎮軍將軍。癸未日，頒布詔書説："益、梁、交、廣四州，地域遥遠，

詔曰："益、梁、交、廣，境域幽遐，治宜物情，或多偏擁。可更遣大使，巡求民瘼。"置積射、强弩將軍官。乙未，以征西將軍、沙州刺史吐谷渾慕容璝爲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北秦州刺史氐楊難當加號征西將軍。壬寅，以撫軍將軍、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前將軍臨川王義慶爲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南兗州刺史竟陵王義宣爲中書監、中軍將軍，征虜將軍衡陽王義季爲南徐州刺史。

治理措施多有不當。當重派大使，訪問民間疾苦。"設積射、强弩將軍官職。乙未日，以征西將軍、沙州刺史吐谷渾慕容璝爲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北秦州刺史氐人楊難當加授征西將軍。壬寅日，以撫軍將軍、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前將軍臨川王義慶爲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南兗州刺史竟陵王義宣爲中書監、中軍將軍，征虜將軍衡陽王義季爲南徐州刺史。

秋七月戊辰，以尚書王仲德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庚午，以領軍將軍殷景仁爲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爲領軍將軍。壬申，河南國、河西王遣使獻方物。

秋七月戊辰日，以尚書王仲德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庚午日，以領軍將軍殷景仁爲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爲領軍將軍。壬申日，河南國、河西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九月，妖賊趙廣寇益州，陷没郡縣，州府討平之。

九月，妖賊趙廣劫掠益州，攻陷郡縣，被當地州府討伐平定。

冬十一月壬子，以少府甄法崇爲益州刺史。癸丑，於廣州立宋康郡。

冬十一月壬子日，以少府甄法崇爲益州刺史。癸丑日，在廣州設立宋康郡。

十二月甲戌，以右軍參軍李秀之爲交州刺史。庚寅，立第五皇子紹爲廬陵王，江夏王義恭子朗爲南豐縣王。

十二月甲戌日，以右軍參軍李秀之爲交州刺史。庚寅日，立第五皇子劉紹爲廬陵王，江夏王義恭的兒子劉朗爲南豐縣王。

十年春正月甲寅，竟陵王義宣改封南譙王。鎮北將軍、徐州刺史王仲德加領兗州刺史，淮南太守段宏爲青州刺史。己未，大赦天下。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後將軍、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進號鎮軍將軍。

十年春正月甲寅日，竟陵王義宣改封爲南譙王。鎮北將軍、徐州刺史王仲德加領兗州刺史，淮南太守段宏任青州刺史。己未日，大赦全國罪犯。孤老、疾病没有生活能力者，每人賞賜五斛穀。後將軍、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晋升鎮軍將軍。

夏四月戊戌，青州刺史段宏加冀州刺史。封陽縣侯蕭思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夏四月戊戌日，青州刺史段宏加授冀州刺史。封陽縣侯蕭思話任梁、南秦二州刺史。

五月，林邑王遣使獻方物。

五月，林邑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六月乙亥，以前青州刺史韋朗爲廣州刺史。闍婆州訶羅單國遣使獻

六月乙亥日，以前青州刺史韋朗爲廣州刺史。闍婆州訶羅單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方物。

秋七月戊戌，曲赦益、梁、秦三州。於益州立宋寧、宋興二郡。

秋七月戊戌日，特赦益、梁、秦三州罪犯。在益州設立宋寧、宋興二郡。

八月丁丑，於青州立太原郡。辛巳，護軍將軍到彦之卒。

八月丁丑日，在青州設立太原郡。辛巳日，護軍將軍到彦之去世。

冬十一月，氐楊難當寇漢川。丁未，梁州刺史甄法護棄城走，難當據有梁州。

冬十一月，氐人楊難當劫掠漢川。丁未日，梁州刺史甄法護棄城逃跑，難當占據梁州。

十一年春正月，亡命馬大玄群黨數百人寇泰山，州郡討平之。

十一年春正月，亡命之徒馬大玄聚衆數百人劫掠泰山，當地州郡討伐平定。

二月癸酉，以交阯太守李耽之爲交州刺史。

二月癸酉日，把交阯太守李耽之任命爲交州刺史。

夏四月，梁、秦二州刺史蕭思話破氐楊難當，梁州平。

夏四月，梁、秦二州刺史蕭思話打敗氐人楊難當，梁州平定。

五月丁卯，曲赦梁、南秦二州劍閣北。戊寅，以大沮渠茂虔爲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是月，京邑大水。

五月丁卯日，特赦梁、南秦二州劍閣以北地區的罪犯。戊寅日，以大沮渠茂虔爲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當月，京城發生大水災。

六月丁未，省魏郡。

六月丁未日，撤銷魏郡。

是歲，林邑國、扶南國、訶羅單國遣使獻方物。

這一年，林邑國、扶南國、訶羅單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辛未，車駕親祠南郊。癸酉，封黄龍國主馮弘爲燕王。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日，大赦全國罪犯。辛未日，皇帝親臨南郊祠祭。癸酉日，把黄龍國主馮弘封爲燕王。

夏四月乙酉，尚書僕射殷景仁加中護軍。丙辰，詔曰："周宗以寧，實由多士，漢室之隆，亦資得人。朕寐寤樂賢，爲日已久，而則哲難階，明揚莫效。用令遺才在野，管庫虚朝，永懷前載，慚德深矣。夫舉爾所知，宣尼之篤訓，貢士任官，先代之成准。便可宣敕内外，各有薦舉。當依方銓引，以觀厥用。"是夜，京都地震。

夏四月乙酉日，尚書僕射殷景仁加授中護軍。丙辰日，頒布詔書説："周朝之所以安寧，實因得人，漢代興隆，也是由於得人。我晝夜思賢，由來已久，然而我仍然没有知人之明，賢者亦未能效力。以至於賢人在野，小吏充斥朝廷，比之先世深感慚愧。推舉你們所瞭解的人，這是孔子的諄諄教導，薦拔士子擔任職官，則是歷代成規。當向朝野宣告敕命，都要有所薦舉。應按地區推舉，以觀其效。"這一夜，京都發生地震。

六月，丹陽、淮南、吴興、義興大水，京邑乘船。己酉，以徐豫南兗三州、會稽宣城二郡米數百萬斛賜五郡遭水民。是月，斷酒。師子國遣使獻方物。

六月，丹陽、淮南、吴興、義興發生大水災，京城之人出行需乘船。己酉日，把徐豫南兗三州、會稽宣城二郡數百萬斛米賞賜給五郡災民。當月，禁止釀酒。師子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秋七月辛酉，闍婆娑達國、扶南

秋七月辛酉日，闍婆娑達國、扶南國均派遣

國并遣使獻方物。

八月壬申，於益州立南晋壽、南新巴、北巴西三郡。乙亥，原遭水郡諸逋負。

九月，蜀郡賊張尋爲寇。

冬十一月，以右軍行參軍苟道覆爲交州刺史。

十三年春正月癸丑，上有疾，不朝會。

三月己未，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濟有罪伏誅。庚申，大赦天下。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

夏五月戊辰，鎮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王仲德進號鎮北大將軍。庚辰，以征北司馬王方俳爲兖州刺史。

六月，高麗國、武都王遣使獻方物。

秋七月己未，零陵王太妃薨。追崇爲晋皇后，葬以晋禮。

八月庚寅，尚書僕射、中護軍殷景仁改爲護軍將軍。

九月癸丑，立第二皇子濬爲始興王，第三皇子駿爲武陵王。

十四年春正月辛卯，車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文武賜位一等；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

二月壬子，以步兵校尉劉道真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夏四月丁未，以輔國將軍周籍之爲益州刺史。

秋八月戊午，以尚書金部郎中徐森之爲交州刺史。

冬十二月辛酉，停賀雪。河南國、河西王、訶羅單國并遣使獻方物。

十五年春二月丁未，以平東將軍吐谷渾慕容延爲鎮西將軍、秦河二州刺史。

使者貢獻土特産。

八月壬申日，在益州設立南晋壽、南新巴、北巴西三郡。乙亥日，免收遭受水災郡縣的各種拖欠税賦。

九月，蜀郡賊人張尋進行劫掠。

冬十一月，以右軍行參軍苟道覆爲交州刺史。

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日，皇上患病，不舉行朝會。

三月己未日，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濟有罪被處死。庚申日，大赦全國罪犯。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

夏五月戊辰日，鎮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王仲德升任鎮北大將軍。庚辰日，以征北司馬王方俳爲兖州刺史。

六月，高麗國、武都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秋七月己未日，零陵王太妃逝世。追尊爲晋皇后，按晋朝禮儀安葬。

八月庚寅日，尚書僕射、中護軍殷景仁改任護軍將軍。

九月癸丑日，立第二皇子劉濬爲始興王，第三皇子劉駿爲武陵王。

十四年春正月辛卯日，皇帝親赴南郊祭天，大赦全國罪犯。賞賜文武官員品級一等；孤老、疾病不能自謀生計的，每人賞賜五斛穀。

二月壬子日，把步兵校尉劉道真任命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夏四月丁未日，以輔國將軍周籍之爲益州刺史。

秋八月戊午日，以尚書金部郎中徐森之爲交州刺史。

冬十二月辛酉日，停止慶賀降雪朝儀。河南國、河西王、訶羅單國均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十五年春二月丁未日，以平東將軍吐谷渾慕容延爲鎮西將軍、秦河二州刺史。

夏四月甲辰，燕王弘遣使獻方物。立皇太子妃殷氏，賜王公以下各有差。己巳，以倭國王珍爲安東將軍。

夏四月甲辰日，燕王馮弘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立殷氏爲皇太子妃，分等賞賜王公貴族。己巳日，以倭國王珍爲安東將軍。

五月己丑，特進、右光禄大夫殷穆卒。辛卯，鎮北大將軍、徐州刺史王仲德卒。壬辰，以右衛將軍劉遵考爲徐、兖二州刺史。

五月己丑日，特進、右光禄大夫殷穆去世。辛卯日，鎮北大將軍、徐州刺史王仲德去世。壬辰日，以右衛將軍劉遵考爲徐、兖二州刺史。

秋七月辛未，地震。甲戌，以陳、南頓二郡太守徐循爲寧州刺史。

秋七月辛未日，發生地震。甲戌日，以陳、南頓二郡太守徐循爲寧州刺史。

八月辛丑，以左衛將軍趙伯符爲徐、兖二州刺史。甲寅，以始興内史陸徽爲廣州刺史。丁巳，以兖州刺史王方倠爲青、冀二州刺史。

八月辛丑日，以左衛將軍趙伯符爲徐、兖二州刺史。甲寅日，以始興内史陸徽爲廣州刺史。丁巳日，以兖州刺史王方倠爲青、冀二州刺史。

是歲，武都王、河南國、高麗國、倭國、扶南國、林邑國并遣使獻方物。

這一年，武都王、河南國、高麗國、倭國、扶南國、林邑國均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十六年春正月戊寅，車駕於北郊閲武。庚寅，司徒、録尚書事、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餘如故。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刺史如故。特進、左光禄大夫王敬弘開府儀同三司。癸巳，復分荆州置湘州。

十六年春正月戊寅日，皇帝在北郊檢閲軍隊。庚寅日，司徒、録尚書事、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晋升大將軍，兼任司徒，其他官職照舊。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晋升司空，刺史職位照舊。特進、左光禄大夫王敬弘任開府儀同三司。癸巳日，重新分出荆州部分地方設湘州。

二月己亥，以南徐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丁未，以始興王濬爲湘州刺史。癸亥，割梁州之巴西梓潼南宕渠南漢中、南秦州之南安懷寧凡六郡，屬益州。分長沙江夏郡立巴陵郡，屬湘州。

二月己亥日，以南徐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丁未日，以始興王劉濬爲湘州刺史。癸亥日，把梁州的巴西梓潼南宕渠南漢中、南秦州的南安懷寧共六郡，劃歸益州。分出長沙江夏郡部分地方，設置巴陵郡，劃歸湘州。

夏四月丁巳，以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爲衛將軍、江州刺史。

夏四月丁巳日，以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以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爲衛將軍、江州刺史。

六月己酉，隴西吐谷渾慕容延改封河南王。癸丑，以吐谷渾拾寅爲平西將軍，吐谷渾繁暱爲撫軍將軍。

六月己酉日，隴西吐谷渾慕容延改封爲河南王。癸丑日，以吐谷渾拾寅爲平西將軍，吐谷渾繁暱爲撫軍將軍。

秋八月庚子，立第四皇子鑠爲南平王。

閏月乙未，鎮軍將軍、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薨。戊戌，復分豫州之淮南爲南豫州。癸卯，以左衛將軍劉遵考爲豫州刺史。戊申，以湘州刺史始興王濬爲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駿爲湘州刺史。

冬十二月乙亥，皇太子冠，大赦天下。

是歲，武都王、河南王、林邑國、高麗國并遣使獻方物。

十七年夏四月戊午朔，日有蝕之。

五月癸巳，領軍將軍劉湛母憂去職。

秋七月壬寅，以征虜諮議參軍杜驥爲青州刺史。壬子，皇后袁氏崩。

八月，徐、兖、青、冀四州大水，己未，遣使檢行賑恤。

九月壬子，葬元皇后於長寧陵。

冬十月戊午，前丹陽尹劉湛有罪，及同黨伏誅。大赦天下，文武賜爵一級。以大將軍、領司徒、録尚書、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爲江州刺史，大將軍如故。以司空、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司徒、録尚書事。戊寅，衛將軍臨川王義慶以本號爲南兖州刺史，尚書僕射、護軍將軍殷景仁爲揚州刺史，僕射如故。

十一月丙戌，以尚書劉義融爲領軍將軍，秘書監徐湛之爲中護軍。丁亥，詔曰："前所給揚、南徐二州百姓田糧種子，兖、兩豫、青、徐諸州比年所寬租穀應督入者，悉除半。今年有不收處，都原之。凡諸逋債，優量申減。又州郡估税，所在市調，多有煩刻。山澤之利，猶或禁斷；役召之品，遂及稚弱。諸如此比，傷治害

秋八月庚子日，立第四皇子劉鑠爲南平王。

閏八月乙未日，鎮軍將軍、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逝世。戊戌日，重新分出豫州的淮水以南爲南豫州。癸卯日，以左衛將軍劉遵考爲豫州刺史。戊申日，以湘州刺史始興王劉濬爲南豫州刺史，以武陵王劉駿爲湘州刺史。

冬十二月乙亥日，皇太子行冠禮，大赦全國罪犯。

這一年，武都王、河南王、林邑國、高麗國均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十七年夏四月戊午日初一，日食。

五月癸巳日，領軍將軍劉湛爲母親守喪離職。

秋七月壬寅日，以征虜諮議參軍杜驥爲青州刺史。壬子日，皇后袁氏逝世。

八月，徐、兖、青、冀四州發生大水災，己未日，派遣使者巡視并賑濟安撫。

九月壬子日，把元皇后安葬在長寧陵。

冬十月戊午日，前丹陽尹劉湛犯罪，與黨羽一同被處死。大赦全國囚犯，賞賜文武官員爵位一級。把大將軍、領司徒、録尚書、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任命爲江州刺史，大將軍職位如故。把司空、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任命爲司徒、録尚書事。戊寅日，衛將軍臨川王義慶以原官身份任南兖州刺史，尚書僕射、護軍將軍殷景仁任揚州刺史，僕射職務如故。

十一月丙戌日，以尚書劉義融爲領軍將軍，以秘書監徐湛之爲中護軍。丁亥日，頒布詔書説："先前所給揚、南徐二州百姓的田糧種子的定額，兖、兩豫、青、徐各州近年寬減租穀後應催督入庫的，全部減半。今年没有收成的，都加以恕免。各種債務儘量予以減免。各州郡的市場税，及對商人的徵調多半比較重。山澤之利，時有禁絶；徵召力役的等級，竟然涉及幼弱之人。諸如此類，損壞治理而危害民衆。從此都要依據

民。自今咸依法令，務盡優允。如有不便，即依事别言，不得苟趣一時，以乖隱恤之旨。主者明加宣下，稱朕意焉。”癸丑，尚書僕射、揚州刺史殷景仁卒。

十二月癸亥，以光禄大夫王球爲尚書僕射。戊辰，以南豫州刺史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湘州刺史武陵王駿爲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爲湘州刺史。

是歲，武都王、河南王、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十八年春二月乙卯，以豫章太守庾登之爲江州刺史。

夏五月壬午，衛將軍南兖州刺史臨川王義慶、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南譙王義宣并開府儀同三司。癸巳，於交州置宋熙郡。是月，沔水泛溢。

六月戊辰，遣使巡行賑贍。辛未，領軍將軍劉義融卒。

秋七月戊戌，以徐、兖二州刺史趙伯符爲領軍將軍。

冬十月辛亥，以巴東、建平二郡太守臧質爲徐、兖二州刺史。乙卯，省南徐州之南燕、濮陽、南廣平郡。

十一月戊子，尚書僕射王球卒。己亥，以丹陽尹孟顗爲尚書僕射。

氐楊難當又寇漢川。十二月癸亥，遣龍驤將軍裴方明與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討之。是月，晋寧太守爨松子反叛，寧州刺史徐循討平之。

是歲，肅特國、高麗國、蘇靡黎國、林邑國并遣使獻方物。

十九年正月乙巳，詔曰：“夫所因者本，聖哲之遠教；本立化成，斆學之爲貴。故詔以三德，崇以四術，用能納諸義方，致之軌度。盛王聖世，咸必由之。永初受命，憲章弘遠，將陶鈞庶品，混一殊風，有詔典

法令，儘量寬容。如果有所不便，則另當别論，不得以一時需要，而違背關懷下民的本意。掌權的人要明白宣示，以滿足我的心意。”癸丑日，尚書僕射、揚州刺史殷景仁去世。

十二月癸亥日，以光禄大夫王球爲尚書僕射。戊辰日，以南豫州刺史始興王劉濬爲揚州刺史，湘州刺史武陵王劉駿爲南豫州刺史，南平王劉鑠爲湘州刺史。

當年，武都王、河南王、百濟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十八年春二月乙卯日，以豫章太守庾登之爲江州刺史。

夏五月壬午日，衛將軍南兖州刺史臨川王義慶、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都被授予開府儀同三司。癸巳日，在交州設宋熙郡。當月，沔水泛濫成災。

六月戊辰日，派遣使者巡視災區發放財物。辛未日，領軍將軍劉義融去世。

秋七月戊戌日，以徐、兖二州刺史趙伯符爲領軍將軍。

冬十月辛亥日，以巴東、建平二郡太守臧質爲徐、兖二州刺史。乙卯日，撤銷南徐州的南燕、濮陽、南廣平三郡。

十一月戊子日，尚書僕射王球去世。己亥日，以丹陽尹孟顗爲尚書僕射。

氐人楊難當又劫掠漢川。十二月癸亥日，派遣龍驤將軍裴方明與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討伐楊難當。當月，晋寧太守爨松子反叛，寧州刺史徐循征伐并平定了爨松子。

這一年，肅特國、高麗國、蘇靡黎國、林邑國均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十九年正月乙巳日，頒布詔書説：“事物所依據者爲根本，這是聖哲的教誨；根本確立則教化成功，這是教學重視的主張。因此詔令提倡美好德操，推重尊崇詩書禮樂，所以能把事物歸於正道，臻於規範。盛德之王和聖明之世，都是如此。先帝於永初年間接受天命，典章制度博大深

司，大啓庠序，而頻遭屯夷，未及修建。永瞻前猷，思敷鴻烈。今方隅乂寧，戎夏慕嚮，廣訓胄子，實維時務。便可式遵成規，闡揚景業。"

夏四月甲戌，以久疾愈，始奉礿祠，大赦天下。

五月庚寅，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龍驤將軍裴方明破氐楊難當，仇池平。

閏月，京邑雨水；丁巳，遣使巡行賑恤。

六月壬午，以大沮渠無諱爲征西大將軍、凉州刺史。

秋七月，以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爲雍州刺史，龍驤將軍裴方明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甲戌晦，日有蝕之。

冬十月甲申，芮芮國遣使獻方物。己亥，以晉寧太守周萬歲爲寧州刺史。

十二月丙申，詔曰："胄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絶，逝將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胤，可速議繼襲。於先廟地，特爲營造，依舊給祠置令，四時饗祀。闕里往經寇亂，黌校殘毁，并下魯郡修復學舍，采召生徒。昔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丘壟，禁其芻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荆棘弗翦。可蠲墓側數户，以掌洒掃。"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户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供給洒掃，并種松柏六百株。

是歲，婆皇國遣使獻方物。

二十年春正月，於臺城東西開萬春、千秋二門。

二月甲戌，江州刺史庾登之爲中

邃，用來調節衆類，統一異俗，頒詔給主管官署，大量開設學校，然而屢遭變故，來不及修建。久久瞻顧先輩的謀劃，思慮實施宏偉的功業。時下四方安寧，各族心向朝廷，對國子學生員廣加訓育，實在是當前的要事。應遵守成規，發揚光明的事業。"

夏四月甲戌日，因久病初愈，始奉夏季宗廟之祭，大赦全國囚犯。

五月庚寅日，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龍驤將軍裴方明打敗氐人楊難當，仇池平定。

閏五月，京城雨水澇漬；丁巳日，派遣使者巡視并賑濟安撫。

六月壬午，任命大沮渠無諱爲征西大將軍、凉州刺史。

秋七月，任命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爲雍州刺史，任命龍驤將軍裴方明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甲戌日月末，日食。

冬十月甲申日，芮芮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己亥日，任命晉寧太守周萬歲爲寧州刺史。

十二月丙申日，頒布詔書説："國子學生剛剛齊集，學業開始有了起色。自從聖人之教失傳，將近千年，感事而思人，慨然興嘆。尊奉聖人的後裔，當從速議定。對於孔子之廟特别進行營建，照舊祭祠和設置專官，四季祭祀。闕里昔年歷經戰亂，學校殘破，連同命令魯郡修復校舍及選録學生。對於賢哲及一介之善者，尚且保護他的墳塋，禁止打柴放牧，何况孔子德操爲人民的儀表，功業及於百代，而他的墓地荒蕪，荆棘未除。當將墓旁數户的賦役免去，來擔當灑掃事宜。"魯郡呈報民户孔景等五家靠近孔子墓側居住，免去他們的賦税力役，負責灑掃，并種植六百棵松柏。

這一年，婆皇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二十年春正月，在京師臺城的東西兩側開萬春、千秋二門。

二月甲戌日，江州刺史庾登之任中護軍。庚

護軍。庚申，以廬陵王紹爲江州刺史。仇池爲索虜所没。甲申，車駕於白下閲武。

申日，任命廬陵王劉紹爲江州刺史。仇池被索虜攻陷。甲申日，皇帝在白下檢閲軍隊。

三月辛亥，安西將軍、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進號征西大將軍。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申坦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三月辛亥日，安西將軍、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晋升征西大將軍。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申坦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夏四月甲午，立第六皇子誕爲廣陵王。

夏四月甲午日，立第六皇子劉誕爲廣陵王。

五月癸丑，中護軍庾登之卒。

五月癸丑日，中護軍庾登之去世。

秋七月癸丑，以楊文德爲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辛酉，以南蠻校尉蕭思話爲雍州刺史。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真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有罪，下獄死。

秋七月癸丑日，以楊文德爲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封爲武都王。辛酉日，以南蠻校尉蕭思話爲雍州刺史。甲子日，前雍州刺史劉真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犯罪，關進監獄處死。

八月癸未，以廷尉陶愍祖爲廣州刺史。

八月癸未日，任命廷尉陶愍祖爲廣州刺史。

冬十二月庚午，以始興内史檀和之爲交州刺史。壬午，詔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故一夫輟稼，饑者必及。倉廪既實，禮節以興。自頃在所貧罄，家無宿積。賦役暫偏，則人懷愁墊；歲或不稔，而病乏比室。誠由政德弗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宰守微化導之方，萌庶忘勤分之義。永言弘濟，明發載懷。雖制令亟下，終莫懲勸，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舊條，務盡敦課。游食之徒，咸令附業，考核勤惰，行其誅賞。觀察能殿，嚴加黜陟。古者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處千畝，考卜元辰。朕當親率百辟，致禮郊甸，庶幾誠素，將被斯民。"

冬十二月庚午日，任命始興内史檀和之爲交州刺史。壬午日，頒布詔書説："國家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因此若有一個成年男丁不種地，必然有挨餓的。糧倉裝滿了，纔能講究禮節。近來到處窮困，人無隔夜之糧。賦稅力役偶有偏頗，人們就會心懷愁苦；一旦莊稼歉收，百姓就家家窮困。確因朝政不當，而産生了這樣的弊端；也是由於種糧種桑不多，地力没能充分開發。郡縣長官教導無方，民衆忘却了勤勞的本分。永遵普救之訓，孝思在懷。即使詔旨政令屢頒，始終未曾責罰和獎勵，而坐等增長，怎麽能達到呢？有關官員要發布舊有條規，務必儘量督促考核。棄農而食的人，全都令其歸附本業，考評他們的勤勞和怠惰，施行賞罰。觀察官吏的業績等級，嚴格實行升降。古代帝王親耕籍田，恭敬地祭祀穀物，仰視先王舉止，思考遵從這美好的典制。應立即酌定千畝田地，選擇吉日。我要親率百官，前往郊外行禮，希望這份誠情，將能施及此間民衆。"

是歲，河西國、高麗國、百濟國、倭國并遣使獻方物。

當年，河西國、高麗國、百濟國、倭國均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是歲，諸州郡水旱傷稼，民大

同年，各州郡因水旱災害而歉收，發生大饑

饑。遣使開倉賑恤，給賜糧種。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南徐、南豫州、揚州之浙江西，并禁酒。大赦天下。諸逋債在十九年以前，一切原除。去歲失收者，疇量申減。尤弊之處，遣使就郡縣隨宜賑恤。凡欲附農，而種糧匱乏者，并加給貸。營千畝諸統司役人，賜布各有差。戊午，衛將軍臨川王義慶薨。辛酉，以太子詹事劉義宗爲南兖州刺史。

二月庚午，以領軍將軍趙伯符爲豫州刺史。己丑，司徒、録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庚寅，以右衛將軍沈演之爲中領軍。辛卯，立第七皇子宏爲建平王。甲午，以廣陵王誕爲南兖州刺史。

夏四月，晋陵延陵民徐耕以米千斛助恤饑民。

五月壬戌，以尚書何尚之爲中護軍，諮議參軍劉道錫爲廣州刺史。

六月，連雨水。丁亥，詔曰："霖雨彌日，水潦爲患，百姓積儉，易致乏匱。二縣官長及營署部司，各隨統檢實，給其柴米，必使周悉。"

秋七月丁酉，揚州刺史始興王濬加中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駿加撫軍將軍。乙巳，詔曰："比年穀稼傷損，淫亢成災，亦由播殖之宜，尚有未盡。南徐、兖、豫及揚州浙江西屬郡，自今悉督種麥，以助闕乏。速運彭城下邳郡見種，委刺史貸給。徐、豫土多稻田，而民間專務陸作，可符二鎮，履行舊陂，相率修立，并課墾闢，使及來年。凡諸州郡，皆令盡勤地利，勸導播殖，蠶桑麻紵，各盡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

八月戊辰，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爲征北大將軍、開府

荒。派遣使者開倉賑濟，發放糧食種子。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日，南徐州、南豫州、揚州的浙江以西地區禁止釀酒。大赦全國囚犯。元嘉十九年以前的各種債務，一律豁免。去年歉收的，計量申報減輕賦税。受害最嚴重的地方，派遣使者到郡縣中妥善地給予賑濟撫恤。凡是打算務農，而缺乏種糧的人，都給予借貸。各個經營千畝田的統司中的服役之人，按等次賞賜布匹。戊午日，衛將軍臨川王義慶逝世。辛酉日，以太子詹事劉義宗爲南兖州刺史。

二月庚午日，以領軍將軍趙伯符爲豫州刺史。己丑日，司徒、録尚書事江夏王義恭晋升太尉，兼任司徒。庚寅日，以右衛將軍沈演之爲中領軍。辛卯日，立第七皇子劉宏爲建平王。甲午日，任命廣陵王劉誕爲南兖州刺史。

夏四月，晋陵之延陵縣民徐耕捐米一千斛以幫助安撫災民。

五月壬戌日，任命尚書何尚之爲中護軍，任命諮議參軍劉道錫爲廣州刺史。

六月，連降大雨。丁亥日，頒布詔書説："陰雨連綿，大水成災，百姓没積蓄要挨餓。二縣官長和營署部司，各自核實災民，供給柴米，一定使災民全都得到救濟。"

秋七月丁酉日，揚州刺史始興王劉濬加授中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武陵王劉駿加授撫軍將軍。乙巳日，頒布詔書説："近年莊稼受損，水旱成災，也因播種之事，還有疏略之處。南徐、兖、豫三州及揚州之浙江以西的屬郡，從現在起都要督促種麥，以彌補其不足。迅速運送彭城下邳郡現存的麥種，交付刺史借貸給民衆。徐、豫地方多稻田，而民間專門致力於旱地，應命令二州長官，巡查舊有陂澤，相繼修整完好，同時督促開墾田地，使其趕得上來年耕種。所有的州郡，都命令要充分發揮土地的生産能力，勸導播種栽植，蠶桑麻紵，各項都要想盡辦法，不要應付差事。"

八月戊辰日，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任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

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車騎將軍、荆州刺史。南兗州刺史廣陵王誕爲南徐州刺史。

九月甲辰，以大沮渠安周爲征西將軍、凉州刺史，封河西王。

冬十月己卯，以左軍將軍徐瓊爲兗州刺史，大將軍參軍申恬爲冀州刺史。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改用御史中丞何承天《元嘉新曆》。壬辰，撫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駿改爲雍州刺史，湘州刺史南平王鑠爲南豫州刺史。

二月辛巳，以侍中王僧朗爲湘州刺史。甲戌，立第八皇子禕爲東海王，第九皇子昶爲義陽王。

夏六月辛亥，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爲豫州刺史。

秋七月己未，以尚書僕射孟顗爲尚書左僕射，中護軍何尚之爲尚書右僕射。雍州刺史武陵王駿討緣沔蠻，移一萬四千餘口於京師。乙酉，征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衡陽王義季改爲徐州刺史。

九月己未，開酒禁。

冬十月，起湖熟廢田千頃。

十二月乙未，太子詹事范曄謀反，及黨與皆伏誅。丁酉，免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爲庶人。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趙伯符爲護軍將軍。

二十三年春正月丁巳，以長沙内史陸徽爲益州刺史。庚申，尚書左僕射孟顗去職。遷漢川流民於沔次。

二月癸卯，以左衛將軍劉義賓爲南兗州刺史。

三月，索虜寇兗、豫，青、冀刺史申恬破之。

夏四月丁未，大赦天下。

史，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任車騎將軍、荆州刺史。南兗州刺史廣陵王劉誕任南徐州刺史。

九月甲辰日，任命大沮渠安周爲征西將軍、凉州刺史，封爲河西王。

冬十月己卯日，任命左軍將軍徐瓊爲兗州刺史，任命大將軍參軍申恬爲冀州刺史。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日初一，改用御史中丞何承天編定的《元嘉新曆》。壬辰日，撫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武陵王劉駿改任雍州刺史，湘州刺史南平王劉鑠改任南豫州刺史。

二月辛巳日，任命侍中王僧朗爲湘州刺史。甲戌日，立第八皇子劉禕爲東海王，第九皇子劉昶爲義陽王。

夏六月辛亥日，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劉鑠爲豫州刺史。

秋七月己未日，任命尚書僕射孟顗爲尚書左僕射，任命中護軍何尚之爲尚書右僕射。雍州刺史武陵王劉駿討伐沔水流域蠻人，遷徙人口一萬四千餘名到京師。乙酉日，征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衡陽王義季改任徐州刺史。

九月己未日，解除酒禁。

冬十月，起用湖熟的千頃廢棄田土。

十二月乙未日，太子詹事范曄謀反，和其同黨都被處死。丁酉日，廢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爲平民。庚戌日，任命前豫州刺史趙伯符爲護軍將軍。

二十三年春正月丁巳日，以長沙内史陸徽爲益州刺史。庚申日，尚書左僕射孟顗被免職。把漢川流民遷徙到沔水邊。

二月癸卯日，任命左衛將軍劉義賓爲南兗州刺史。

三月，索虜侵犯兗、豫二州，青、冀二州刺史申恬將其打敗。

夏四月丁未日，大赦全國罪犯。

六月癸未朔，日有蝕之。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國，剋之。

秋七月辛未，以散騎常侍杜坦爲青州刺史。

八月癸卯，揭陽赭賊攻建安郡，燔燒城府。

九月己卯，車駕幸國子學，策試諸生，答問凡五十九人。

冬十月戊子，詔曰："庠序興立累載，胄子肄業有成。近親策試，睹濟濟之美，緬想洙、泗，永懷在昔。諸生答問，多可采覽。教授之官，并宜沾賚。"賜帛各有差。

十二月丁酉，以龍驤司馬蕭景憲爲交州刺史。

是歲，大有年。築北堤，立玄武湖，築景陽山於華林園。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赦天下，文武賜位一等。繫囚降宥，諸逋負寬減各有差。孤老、六疾不能自存，人賜穀五斛。蠲建康、秣陵二縣今年田租之半。

三月壬申，護軍將軍趙伯符遷職。

夏五月甲戌，青州刺史杜坦加冀州刺史。

六月，京邑疫癘，丙戌，使郡縣及營署部司，普加履行，給以醫藥。是月，以貨貴，制大錢一當兩。

秋七月乙卯，以林邑所獲金銀寶物，班賚各有差。

八月乙未，征北大將軍、徐州刺史衡陽王義季薨。癸卯，以南兗州刺史劉義賓爲徐州刺史。

九月己未，以中領軍沈演之爲領軍將軍。辛未，以太子詹事徐湛之爲南兗州刺史。

冬十月壬午，豫章胡誕世反，殺太守桓隆之，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南

六月癸未日初一，日食。交州刺史檀和之征伐林邑國，將它攻克。

秋七月辛未日，任命散騎常侍杜坦爲青州刺史。

八月癸卯日，揭陽赭色賊人攻打建安郡，焚燒官府。

九月己卯日，皇帝親臨國子學，以策論對諸生進行考試，共有五十九人回答提問。

冬十月戊子日，頒布詔書說："辦學已有數年，國子生們學業有成。近來親自用策論加以考試，親見人才濟濟，孔子授業，值得懷念。諸生之答，多有可采。諸位教授，都應賞賜。"賜予絲帛各有等次。

十二月丁酉日，任命龍驤司馬蕭景憲爲交州刺史。

當年，大豐收。修築北堤，建起玄武湖，在華林園建造景陽山。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日，大赦全國罪犯，賞賜文武官員位次一等。在押囚犯減罪，按不同等次減免各種拖欠稅賦。孤老、病人生活不能自給者，每人賞賜五斛穀。蠲免建康、秣陵二縣當年的一半田租。

三月壬申日，護軍將軍趙伯符調任職務。

夏五月甲戌日，青州刺史杜坦加授冀州刺史。

六月，京城發生瘟疫，丙戌日，讓郡縣和營署部司，普遍檢查，提供醫藥。這一月，因爲物價上漲，官局鑄造大錢一枚當兩。

秋七月乙卯日，以林邑獲取的金銀寶物，按不同等次進行頒賜。

八月乙未日，征北大將軍、徐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逝世。癸卯日，以南兗州刺史劉義賓爲徐州刺史。

九月己未日，任命中領軍沈演之爲領軍將軍。辛未日，任命太子詹事徐湛之爲南兗州刺史。

冬十月壬午日，豫章人胡誕世反叛，殺死太守桓隆之，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南返到達豫章，趁

還至豫章，因討平之。壬辰，以建平王宏爲中護軍。

十一月甲寅，立第十皇子渾爲汝陰王。

二十五年春正月戊辰，詔曰："比者冰雪經旬，薪粒貴踊，貧弊之室，多有窘罄。可檢行京邑二縣及營署，賜以柴米。"

二月庚寅，詔曰："安不忘虞，經世之所同；治兵教戰，有國之恒典。故服訓明耻，然後少長知禁。頃戎政雖修，而號令未審。今宣武場始成，便可剋日大習衆軍。當因校獵，肄武講事。"

閏月己酉，大蒐于宣武場。

三月庚辰，車駕校獵。

夏四月乙巳，新作閶闔、廣莫二門，改先廣莫門曰承明，開陽曰津陽。乙卯，以撫軍將軍、雍州刺史武陵王駿爲安北將軍、徐州刺史。癸亥，以右衛將軍蕭思話爲雍州刺史。

五月己卯，罷大錢當兩。

六月庚戌，零陵王司馬元瑜薨。庚申，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加兗州刺史。丙寅，車騎將軍、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進位司空。

秋七月壬午，左光禄大夫王敬弘薨。

八月己酉，以撫軍參軍劉秀之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甲子，立第十一皇子彧爲淮陽王。

九月辛未，以尚書右僕射何尚之爲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沈演之遷職，吴興太守劉遵考爲領軍將軍。

二十六年春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

二月己亥，車駕陸道幸丹徒，謁京陵。

便討伐將其平定。壬辰日，以建平王劉宏爲中護軍。

十一月甲寅日，封第十皇子劉渾爲汝陰王。

二十五年春正月戊辰日，頒布詔書説："近十多天連降大雪，柴米價格猛漲，貧困之家，大多窘迫空乏。應巡視京城二縣和營署，賜給柴米。"

二月庚寅日，頒布詔書説："太平不忘憂患，這是治理世事者的共識；練兵士教征戰，這是執掌國柄者的常規。因此遵從訓誡明白羞耻，然後少長都知道禁令。近來軍政雖得以整治，但號令尚不嚴明。眼下宣武場剛建成，應於近期大規模操練。當趁圍獵的機會，講習軍事。"

閏二月己酉日，在宣武場對軍隊進行大檢閲。

三月庚辰日，皇帝舉行圍獵。

夏四月乙巳日，在京城新建起閶闔、廣莫兩座門，把原廣莫門改爲承明門，開陽門改爲津陽門。乙卯日，以撫軍將軍、雍州刺史武陵王劉駿爲安北將軍、徐州刺史。癸亥日，任命右衛將軍蕭思話爲雍州刺史。

五月己卯日，廢止一枚當兩的大錢。

六月庚戌日，零陵王司馬元瑜逝世。庚申日，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劉駿加授兗州刺史。丙寅日，車騎將軍、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晋升司空。

秋七月壬午日，左光禄大夫王敬弘逝世。

八月己酉日，任命撫軍參軍劉秀之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甲子日，立第十一皇子劉彧爲淮陽王。

九月辛未日，任命尚書右僕射何尚之爲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沈演之調職，吴興太守劉遵考爲領軍將軍。

二十六年春正月辛巳日，皇帝親臨南郊祭天。

二月己亥日，皇帝從陸路到達丹徒，拜謁京陵。

三月丁巳，詔曰："朕違北京，二十餘載，雖云密邇，瞻塗莫從。今因四表無塵，時和歲稔，復獲拜奉舊塋，展罔極之思，饗宴故老，申追遠之懷。固以義兼於桑梓，情加於過沛，永言慷慨，感慰實深。宜聿宣仁惠，覃被率土。其大赦天下。復丹徒縣僑舊今歲租布之半。行所經縣，蠲田租之半。二千石官長并勤勞王務，宜有沾錫。登城三戰及大將戰亡墜没之家，老病單弱者，普加贍恤。遣使巡行百姓，問所疾苦。孤老、鰥寡、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遣使祭晉故司空忠肅公何無忌之墓。乙丑，申南北沛下邳三郡復。又詔曰："京口肇祥自古，著符近代，衿帶江山，表裏華甸，經塗四達，利盡淮、海，城邑高明，土風淳壹，苞總形勝，實唯名都。故能光宅靈心，克昌帝業。頃年岳牧遷回，軍民徙散，廛里廬宇，不逮往日。皇基舊鄉，地兼蕃重，宜令殷阜，式崇形望。可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給以田宅，并蠲復。"

三月丁巳日，頒布詔書説："我離開北邊的京城二十多年了，雖説相距很近而望道未歸。時下由於天下太平，莊稼豐收，又得以拜祖墳，表達無盡的思念，宴請故老，申述憶舊的心懷。本應對故鄉加倍的恩義，比漢劉邦過沛的情誼更深，不停地慷慨陳詞，寬慰的情感實在深切。應當宣諭朝廷的仁惠，廣施於境域之内。可大赦全國囚犯。免除丹徒縣外鄉人和本地人今年一半的租布。我巡行經過的各縣，蠲免一半田租。州郡長官均爲國事辛勞，當有所賞賜。登城克敵三次者及大將陣亡、失足喪身的家屬，衰老患病單薄體弱的人，均予以撫恤。派遣使者巡視民情，徵詢疾苦所在。孤老、鰥寡、疾病不能自給者，每人賜五斛穀。"派遣使者祭祀原任晉司空忠肅公何無忌之墓。乙丑日，再次免除南北沛下邳三郡賦税。又頒布詔書説："京口自古爲祥瑞之地，近來更是如此，形勢險要，與京師互爲表裏，四通八達，盡得淮、海之利，城邑居於高處，風俗淳厚，統攬地勢便利，確爲著名都市。因此能够以充滿靈性之心，使得帝業昌盛。近年封疆大吏調回朝廷，軍民遷徙流散，建築市容，不及往日。這是皇室基業之地，又是屏藩朝廷的重地，應當使之豐饒，提高它的聲望。可從各州募集數千户樂於遷居的，給與田土宅第，免除賦税力役。"

五月丙寅，詔曰："吾生於此城。及盧循肆亂，害流兹境。先帝以桑梓根本，實同休戚，復以蒙稚，猥同艱難，情義繾綣，夷險兼備，舊物遺踪，猶存心目。歲月不居，逝逾三紀，時人故老，與運零落。眷惟既往，倍深感嘆。可搜訪于時士庶文武今尚存者，具以名聞。人身已亡而子孫見在，優量賜賚之。"車駕水路發丹徒，壬午，至京師。丙戌，婆皇國，壬辰，婆達國，并遣使獻方物。

五月丙寅日，頒布詔書説："我在此城出生，趕上盧循作亂，爲害全境。先帝以故鄉爲本，應當休戚與共，又是童年生活之地，患難相伴，難捨難分，順逆境遇都曾經歷，舊物和遺迹，仍保留於心。歲月流逝，已超過三十六年，當年的父老鄉親，已多半作古。眷念往日，感嘆無限。應該尋訪還活着的當年的士人平民文武官員，具名呈報朝廷。本人已去世而子孫活在世上的，從優給與賞賜。"皇帝經水路從丹徒出發，壬午日，到達京師。丙戌日，婆皇國，壬辰日，婆達國，均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秋七月辛未，以江州刺史廬陵王紹爲南徐州刺史，廣陵王誕爲雍州刺史。

秋七月辛未日，以江州刺史廬陵王劉紹爲南徐州刺史，以廣陵王劉誕爲雍州刺史。

八月己酉，以中護軍建平王宏爲江州刺史。癸丑，以南豐王朗爲湘州刺史。

八月己酉日，以中護軍建平王劉宏爲江州刺史。癸丑日，任命南豐王劉朗爲湘州刺史。

冬十月，廣陵王誕改封隨郡王。甲辰，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濬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兗二州刺史，南徐州刺史廬陵王紹爲揚州刺史。

冬十月，廣陵王劉誕改封爲隨郡王。甲辰日，任命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劉濬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兗二州刺史，南徐州刺史廬陵王劉紹爲揚州刺史。

二十七年春正月辛未，制交、寧二州假板郡縣，俸禄聽依臺除。辛卯，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二十七年春正月辛未日，詔命交、寧二州未經朝廷正式任命的郡縣官員的俸禄聽從臺省給予。辛卯日，百濟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二月辛丑，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進號平西將軍。辛亥，索虜寇汝南諸郡，陳南頓二郡太守鄭琨、汝陽潁川二郡太守郭道隱委守走。索虜攻懸瓠城，行汝南郡事陳憲拒之。以軍興減百官俸三分之一。

二月辛丑日，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劉鑠晋升平西將軍。辛亥日，索虜侵犯汝南各郡，陳南頓二郡太守鄭琨、汝陽潁川二郡太守郭道隱棄官逃跑。索虜攻打懸瓠城，行汝南郡事陳憲進行抵禦。因爲戰事減發百官三分之一的俸禄。

三月乙丑，淮南太守諸葛闡求減俸禄同内百官，於是州及郡縣丞尉并悉同減。戊寅，罷國子學。乙酉，以新除吏部尚書蕭思話爲護軍將軍。

三月乙丑日，淮南太守諸葛闡請求像朝廷百官一樣減少俸禄，於是州及郡縣的文武屬吏均一起減俸。戊寅日，撤銷國子學。乙酉日，以新任吏部尚書蕭思話爲護軍將軍。

夏四月壬子，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

夏四月壬子日，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劉駿降爲鎮軍將軍。

六月丁酉，侍中蕭斌爲青、冀二州刺史。

六月丁酉日，侍中蕭斌任青、冀二州刺史。

秋七月庚午，遣寧朔將軍王玄謨北伐。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總統諸軍。乙亥，索虜碻磝戍委城走。

秋七月庚午日，派遣寧朔將軍王玄謨北伐。太尉江夏王義恭出兵駐彭城，統率各軍。乙亥日，索虜碻磝戍棄城逃跑。

冬閏月癸亥，玄謨攻滑臺，不克，爲虜所敗，退還碻磝。辛未，雍州刺史隨王誕遣軍攻弘農城，克之。丙戌，又克關城。

冬閏月癸亥日，玄謨攻打滑臺，没有攻克，被敵方所敗，退回碻磝戍。辛未日，雍州刺史隨王劉誕派兵攻打弘農城，攻克了它。丙戌日，又攻克關城。

十一月戊子，索虜陷鄒山，魯、陽平二郡太守崔邪利没。甲午，隨王誕所遣軍又攻陝城，克之。癸卯，左軍將軍劉康祖於壽陽尉武戍與虜戰敗見殺。丁未，大赦天下。

十一月戊子日，索虜攻陷鄒山，魯、陽平二郡太守崔邪利身亡。甲午日，隨王劉誕所派遣的軍隊又進攻陝城，攻克了它。癸卯日，左軍將軍劉康祖在壽陽尉武戍與敵交戰失敗被殺。丁未日，大赦全國罪犯。

十二月戊午，内外纂嚴。乙丑，

十二月戊午日，内外戒嚴。乙丑日，冗從僕

冗從僕射胡崇之、太子積弩將軍臧澄之、建威將軍毛熙祚於盱眙與虜戰敗，并見殺。庚午，虜僞主率大衆至瓜步。壬午，内外戒嚴。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以寇逼不朝會。丁亥，索虜自瓜步退走。丁酉，攻圍盱眙城。是月，寧朔將軍王玄謨自碻磝退還歷下。

二月丙辰，索虜自盱眙奔走。癸酉，詔曰："玁狁孔熾，難及數州，眷言念之，鑒寐興悼。凶羯痍挫，迸迹遠奔，凋傷之民，宜時振理。凡遭寇賊郡縣，令還復居業，封尸掩骼，賑贍饑流。東作方始，務盡勸課。貸給之宜，事從優厚。其流寓江、淮者，并聽即屬，并蠲復税調。"甲戌，太尉、領司徒江夏王義恭降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辛巳，鎮軍將軍、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駿降號北中郎將。壬午，車駕幸瓜步，是日解嚴。

三月乙酉，車駕還宫。壬辰，征北將軍始興王濬解南兖州。庚子，以輔國將軍臧質爲雍州刺史。戊申，徐州刺史武陵王駿爲南兖州刺史。甲寅，護軍將軍蕭思話爲撫軍將軍、徐兖二州刺史。

夏四月癸酉，婆達國遣使獻方物。索虜僞寧南將軍魯爽、中書郎魯秀歸順。戊寅，以爽爲司州刺史。

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據梁鄒城。丁巳，婆皇國，戊戌，河南王，并遣使獻方物。己巳，驃騎將軍江夏王義恭領南兖州刺史。戊申，以尚書左僕射何尚之爲尚書令，太子詹事徐湛之爲尚書僕射、護軍將軍。壬子，以後將軍隨王誕爲安南將軍、廣州刺史。

六月壬戌，以北中郎將武陵王

射胡崇之、太子積弩將軍臧澄之、建威將軍毛熙祚在盱眙與敵交戰失敗，都被殺。庚午日，索虜僞立君主率領大軍到達瓜步。壬午日，内外戒嚴。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日初一，因敵寇近逼不舉行朝會。丁亥日，索虜從瓜步撤軍。丁酉日，圍攻盱眙城。當月，寧朔將軍王玄謨從碻磝退回到歷下。

二月丙辰日，索虜從盱眙逃跑。癸酉日，頒布詔書説："玁狁兵力强盛，其禍波及數州，思索此事，我不能安睡。凶狠的羯人被挫敗，奔散遠竄，飽受創傷的百姓，應該及時救濟。凡遭受敵寇侵犯的郡縣，讓人們復其舊業，掩埋尸骨，周濟飢民。春耕剛剛開始，務必勉勵農耕。借貸供給的事宜，從優提供。那些寄居江、淮的，聽任其去留，一并免除税調。"甲戌日，太尉、領司徒江夏王義恭降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辛巳日，鎮軍將軍、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劉駿降爲北中郎將。壬午日，皇帝親臨瓜步，當天解除戒嚴。

三月乙酉日，皇帝回宫。壬辰日，征北將軍始興王劉濬解除南兖州刺史職務。庚子日，任命輔國將軍臧質爲雍州刺史。戊申日，徐州刺史武陵王劉駿爲南兖州刺史。甲寅日，護軍將軍蕭思話任撫軍將軍、徐兖二州刺史。

夏四月癸酉日，婆達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索虜僞寧南將軍魯爽、中書郎魯秀歸順朝廷。戊寅日，任命魯爽爲司州刺史。

五月乙酉日，亡命之徒司馬順則自稱齊王，占據梁鄒城。丁巳日，婆皇國，戊戌日，河南王，均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己巳日，驃騎將軍江夏王義恭兼任南兖州刺史。戊申日，任命尚書左僕射何尚之爲尚書令，任命太子詹事徐湛之爲尚書僕射、護軍將軍。壬子日，任命後將軍隨王劉誕爲安南將軍、廣州刺史。

六月壬戌日，任命北中郎將武陵王劉駿爲

駿爲江州刺史，以振武將軍、秦郡太守劉興祖爲青、冀二州刺史。

秋七月甲辰，安東將軍倭王倭濟進號安東大將軍。

八月癸亥，梁鄒平，斬司馬順則。

冬十月癸亥，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十一月壬寅，曲赦二兗、徐、豫、青、冀六州。是冬，徙彭城流民於瓜步，淮西流民於姑孰，合萬許家。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詔曰："經寇六州，居業未立，仍值災澇，饑困荐臻。可速符諸鎮，優量救恤。今農事行興，務盡地利。若須田種，隨宜給之。"

二月庚申，虜帥拓跋燾死。戊午，立第十二皇子休仁爲建安王。

夏四月戊午，訶羅單國遣使獻方物。以驃騎參軍張永爲冀州刺史。

五月甲午，罷湘州并荆州。以始興、臨賀、始安三郡屬廣州。丙申，詔曰："惡稔身滅，戎醜常數，虐虜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子孫相殘，親黨離貳，關、洛僞帥，并懷内款，河、朔遺民，注誠請效。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符驃騎、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統，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獎。"是月，京邑雨水。

六月己酉，遣部司巡行，賜樵米，給船。撫軍將軍蕭思話率衆北伐。以征北從事中郎劉瑀爲益州刺史。

秋七月壬辰，汝陰王渾改封武昌王，淮陽王彧改封湘東王。丁酉，省大司農、太子僕、廷尉監官。

江州刺史，以振武將軍、秦郡太守劉興祖爲青、冀二州刺史。

秋七月甲辰日，安東將軍倭王倭濟晋升安東大將軍。

八月癸亥日，梁鄒被平定，將司馬順則斬首。

冬十月癸亥日，高麗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十一月壬寅日，特赦二兗、徐、豫、青、冀六州囚犯。這一年冬季，將彭城流民遷到瓜步，將淮西流民遷到姑孰，共有一萬多户。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日，頒布詔書説："受到侵犯的六個州，生産還未恢復，又遇到澇災，極爲貧困。應該迅速命令各地方長官，從優予以救濟。時下耕種將要開始，務必充分利用地力。如果需要種子，根據實際情况供給。"

二月庚申日，敵方主帥拓跋燾死。戊午日，立第十二皇子休仁爲建安王。

夏四月戊午日，訶羅單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任命驃騎參軍張永爲冀州刺史。

五月甲午日，撤銷湘州并入荆州。將始興、臨賀、始安三郡劃歸廣州。丙申日，頒布詔書説："惡貫滿盈自取滅亡，是戎人注定的命運，敵人窮凶極惡，在過去已充分顯露。不勞征伐，已遭上天誅殺，後裔互相殘害，親朋懷有異心，關、洛僞主的將帥，都有内附的願望，河、朔間本朝的遺民，誠心請求效命。拯救危亡掃蕩污穢，現在正是機會。應該命令驃騎、司空二府，各自部署屬下，從東到西給予接應。歸順朝廷建立功績的，根據功勞獎賞。"當月，京城降雨成災。

六月己酉日，派遣部司官員巡視災情，賜與柴米，提供船隻。撫軍將軍蕭思話率軍北伐。任命征北從事中郎劉瑀爲益州刺史。

秋七月壬辰日，汝陰王劉渾改封爲武昌王，淮陽王劉彧改封爲湘東王。丁酉日，裁掉大司農、太子僕、廷尉監官職。

八月丁卯，蕭思話攻碻磝，不拔，退還。

八月丁卯日，蕭思話攻打碻磝戍，未攻克，退回。

九月丁亥，以平西將軍吐谷渾拾寅爲安西將軍、秦河二州刺史。己丑，撫軍將軍、徐兗二州刺史蕭思話加冀州刺史，兖州如故。

九月丁亥日，任命平西將軍吐谷渾拾寅爲安西將軍、秦河二州刺史。己丑日，撫軍將軍、徐兖二州刺史蕭思話加授冀州刺史，兖州刺史職官如故。

冬十月癸亥，司州刺史魯爽攻虎牢不拔，退還。

冬十月癸亥，司州刺史魯爽攻打虎牢未攻克，退回。

十一月壬寅，揚州刺史廬陵王紹薨。

十一月壬寅日，揚州刺史廬陵王劉紹逝世。

十二月辛未，以驃騎將軍、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録尚書事如故。

十二月辛未日，以驃騎將軍、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録尚書事職務不變。

三十年春正月戊寅，以司空、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司徒、中軍將軍、揚州刺史。以南兖州并南徐州。庚辰，以領軍將軍劉遵考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壬午，以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始興王濬爲衛將軍、荆州刺史。戊子，江州刺史武陵王駿統衆軍伐西陽蠻。癸巳，以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爲撫軍將軍、領軍將軍。

三十年春正月戊寅日，以司空、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司徒、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將南兖州并入南徐州。庚辰日，以領軍將軍劉遵考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壬午日，以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始興王劉濬爲衛將軍、荆州刺史。戊子日，江州刺史武陵王劉駿統領衆軍征伐西陽蠻。癸巳日，以豫州刺史南平王劉鑠爲撫軍將軍、領軍將軍。

青、徐州饑，二月壬子，遣運部賑恤。

青、徐二州發生饑荒，二月壬子日，派遣運部官員去賑濟撫恤。

甲子，上崩于含章殿。時年四十七。謚曰景皇帝，廟曰中宗。三月癸巳，葬長寧陵。世祖踐阼，追改謚及廟號。

甲子日，皇上逝世於含章殿。時年四十七歲。謚號爲景皇帝，廟號爲中宗。三月癸巳日，葬在長寧陵。世祖即位後，追改謚號和廟號。

史臣曰：太祖幼年特秀，顧無保傅之嚴，而天授和敏之姿，自稟君人之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久，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恒科，爵無濫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謐如也。昔漢氏東京常稱建武、永平故事，自兹厥後，亦每以元嘉爲言，斯固盛矣。授將遣帥，乖分閫之命，才謝光武，而遥制兵略，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成旨，雖覆師喪旅，將非韓、

史臣曰：太祖幼年不凡，衹是未受過保傅的嚴格教育，然而上天授予温和聰慧之容貌，禀受統治民衆之德性。即位之後，歷時既久，法度得以全面實施，法令嚴明，罰有常規，爵不濫施。因此朝野清静，天下太平。東漢經常稱道光武帝、明帝，此後，也時時把元嘉朝政作爲話題，這本是它很昌盛的緣故。派遣將帥之後，則對大將多有干預，才幹不如光武帝，而喜歡直接指揮戰事，以至於交戰之時，將帥無不仰聽成命。雖然損兵折將，是由於將非韓信、白起，而致引敵

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漏衾衽，難結商竪，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也。嗚呼哀哉！

寇逼近邊境，這也是重要原因。等到泄露廢立太子之事於衽席之間，危難形成於奸佞竪子，雖然始料所不及，但也是事出有因。嗚呼哀哉！

宋書卷六

本紀第六

孝武帝

世祖孝武皇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也。元嘉七年秋八月庚午生。十二年，立爲武陵王，食邑二千户。十六年，都督湘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湘州刺史，領石頭戍事。十七年，遷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將軍如故，猶戍石頭。二十一年，加督秦州，進號撫軍將軍。明年，徙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襄陽竟陵南陽順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自晋氏江左以來，襄陽未有皇子重鎮，時太祖欲經略關、河，故有此授。尋給鼓吹一部。

世祖孝武皇帝名駿，字休龍，小名道民，是文帝的第三個兒子。元嘉七年秋八月庚午日生。十二年，被立爲武陵王，食邑二千户。十六年，都督湘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湘州刺史，領石頭城防之事。十七年，升任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將軍如故，仍戍守石頭。二十一年，加都督秦州，晋升撫軍將軍。次年，調任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襄陽竟陵南陽順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自從晋朝南遷之後，襄陽未有皇子重兵鎮守過，此時太祖想要奪取關、河，因而有此任命。不久給予鼓吹一部。

二十五年，改授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持節如故，北鎮彭城。尋領兖州刺史。始興王濬爲南兖州，上解督南兖。二十七年，坐汝陽戰敗，降號鎮軍將軍。又以索虜南侵，降爲北中郎將。二十八年，進督南兖州、南兖州刺史，當鎮山陽。尋還都督江州荆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晋熙新蔡四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持節如故。時緣江蠻爲寇，太祖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等伐之，使上總統衆軍。

二十五年，改授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持節如故，北駐彭城。不久領兖州刺史。始興王劉濬被派往南兖州時，他被解除了都督南兖的職事。二十七年，因汝陽戰敗，降爲鎮軍將軍。又因爲索虜南進，降爲北中郎將。二十八年，晋升都督南兖州、南兖州刺史，駐守山陽。不久升都督江州荆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晋熙新蔡四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持節如故。當時沿江蠻人進行劫掠，太祖派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等征伐蠻人，讓他統率衆軍。

三十年正月，上出次西陽之五洲。會元凶弑逆，以上爲征南將軍，加散騎常侍。上率衆入討，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并舉義兵。四月辛酉，上次溧洲。癸亥，冠軍將軍柳元景前鋒至新亭，修建營壘。甲子，賊劭親率衆攻元景，大敗退走。丙寅，上次江寧。丁卯，大將軍江夏王義恭來奔，奉表上尊號。戊辰，上至于新亭。

三十年正月，他出兵駐在西陽之五洲。正逢劉劭弑父皇叛亂，任命他爲征南將軍，加授散騎常侍。他統軍進討，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均發動義兵。四月辛酉日，他駐在溧洲。癸亥日，冠軍將軍柳元景的先頭部隊到達新亭，修建軍營。甲子日，逆賊劉劭親自領軍攻打元景，被打敗逃跑。丙寅日，皇上進駐江寧。丁卯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前來投奔，上表擁立他爲皇帝。戊辰日，皇上到達新亭。

己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贓污清議，悉皆蕩除。高年、鰥寡、孤幼、六疾不能自存，人賜穀五斛。逋租宿債勿復收。長徒之身，優量降宥。崇改太祖號謚。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爲太尉、録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庚午，以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中書監、丞相、録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安東將軍隨王誕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雍州刺史臧質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征虜將軍沈慶之爲領軍將軍，撫軍將軍、兖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爲尚書左僕射。壬申，以征虜將軍王僧達爲尚書右僕射。改新亭爲中興亭。

己巳日，即帝位。大赦全國囚犯，賜予文武官員爵位一等，隨軍參戰者二等。貪污和清談之風一掃而空。老人、鰥寡、孤兒、病人不能自給者，每人賞賜五斛穀。免去拖欠的租税債務。長期徒刑者，從優減刑。改定太祖的廟號和謚號。任命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爲太尉、録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庚午日，以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中書監、丞相、録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任命安東將軍隨王劉誕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以雍州刺史臧質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任命征虜將軍沈慶之爲領軍將軍，以撫軍將軍、兖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爲尚書左僕射。壬申日，任命征虜將軍王僧達爲尚書右僕射。把新亭改爲中興亭。

五月甲戌，輔國將軍申坦克京城。乙亥，輔國將軍朱脩之克東府。丙子，克定京邑。劭及始興王濬諸同逆并伏誅。庚辰，詔曰："天步艱難，國道用否，雖基構永固，而氣數時愆。朕以眇身，奄承皇業，奉尋曆命，鑒寐震懷。萬邦風政，人治之本，感念陵替，若疚在心。可分遣大使巡省方俗。"是日解嚴。辛巳，車駕幸東府城。甲申，尊所生路淑媛爲皇太后。乙酉，立妃王氏爲皇后。戊子，以左衛將軍柳元景爲雍州刺史。

五月甲戌日，輔國將軍申坦攻克京城。乙亥日，輔國將軍朱脩之攻克東府。丙子日，攻克京師。劉劭及始興王劉濬等一同叛逆者均被處死。庚辰日，頒布詔書説："時運艱難，國家不振，雖然基礎牢固，但是氣數時常出錯。我如此平庸，忽然繼承帝業，接受天命，内心不安。全國的治理，天下的根本，感念綱紀的廢弛，如病在心。應該派遣使節巡視各地。"這一天解除戒嚴。辛巳日，皇帝親臨東府城。甲申日，尊生母路淑媛爲皇太后。乙酉日，立妃子王氏爲皇后。戊子日，任命左衛將軍柳元景爲雍州刺史。壬辰日，任命太尉江夏王義恭爲太傅，領大司馬。甲午

壬辰，以太尉江夏王義恭爲太傅，領大司馬。甲午，曲赦京邑二百里内，并蠲今年租税。戊戌，以撫軍將軍南平王鑠爲司空，建平王宏爲尚書左僕射，東海王禕爲撫軍將軍，新除尚書左僕射蕭思話遷職。

日，特赦京師二百里内囚犯，并免除當年的租税。戊戌日，任命撫軍將軍南平王劉鑠爲司空，建平王劉宏爲尚書左僕射，東海王劉禕爲撫軍將軍，新任尚書左僕射蕭思話升遷。

六月壬寅，以驃騎參軍垣護之爲冀州刺史。甲辰，以山陽太守申恬爲青州刺史。丙午，車駕還宫。初置殿門及上閤屯兵。以江夏内史朱脩之爲平西將軍、雍州刺史，御史中丞王曇生爲廣州刺史。戊申，以新除雍州刺史柳元景爲護軍將軍。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爲豫州刺史。庚戌，以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爲益州刺史，太尉司馬龐秀之爲梁、南秦二州刺史，衛軍司馬徐遺寶爲兗州刺史，寧朔將軍王玄謨爲徐州刺史，衛將軍隨王誕進號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王僧達遷職，丹陽尹褚湛之爲尚書右僕射。丙辰，以侍中南譙王世子恢爲湘州刺史。丁巳，詔曰："興王立訓，務弘治節，輔臣佐時，勤獻政要，仰惟聖規，每存兹道。猥以眇躬，屬承景業，闡揚遺澤，無廢厥心。夫量入爲出，邦有恒典，而經給之宜，多違常度。兵役糜耗，府藏散減，外内衆供，未加損約，非所以聿遵先旨，敬奉遺圖。自今諸可薄己厚民、去煩從簡者，悉宜施行，以稱朕意。"庚申，詔有司論功班賞各有差。辛酉，安西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渾拾寅進號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庚午，還分南徐立南兗州。辛未，改封南譙王義宣爲南郡王，隨王誕爲竟陵王，義宣次子宜陽侯愷爲宜陽縣王。

六月壬寅日，任命驃騎參軍垣護之爲冀州刺史。甲辰日，任命山陽太守申恬爲青州刺史。丙午日，皇帝返回宫中。開始設殿門及上閤屯兵。任命江夏内史朱脩之爲平西將軍、雍州刺史，御史中丞王曇生爲廣州刺史。戊申日，任命新任雍州刺史柳元景爲護軍將軍。己酉日，任命司州刺史魯爽爲豫州刺史。庚戌日，任命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爲益州刺史，太尉司馬龐秀之爲梁、南秦二州刺史，衛軍司馬徐遺寶爲兗州刺史，寧朔將軍王玄謨爲徐州刺史，衛將軍隨王劉誕晋升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王僧達改任，丹陽尹褚湛之任尚書右僕射。丙辰日，以侍中南譙王世子劉恢爲湘州刺史。丁巳日，頒布詔書説："勵精圖治的君主制定訓令，務必弘揚治國法度，臣子佐理時務，經常奉獻施政要領，仰思聖明帝王的規範，常常保存此道。我以低微之身，繼承大業，顯揚前人遺留的恩澤，未曾放棄這一心願。量入爲出，國有常規，然而供給之事，大多違背常規。戰事耗費，庫存流失，宫廷内外的衆多供給，没有減少，這不是遵循先王旨意，敬奉祖宗遺制。此後凡可以薄己厚民、去煩就簡者，都應該施行，來滿足我的心意。"庚申日，詔令有關官署論功分等頒賞。辛酉日，安西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渾人拾寅進升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庚午日，分出南徐州部分地區設立南兗州。辛未日，南譙王義宣改封爲南郡王，隨王劉誕改封爲竟陵王，義宣次子宜陽侯劉愷改封爲宜陽縣王。

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爲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癸酉，以護

閏月壬申日，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爲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癸酉日，以護軍將軍柳元景爲

軍將軍柳元景爲領軍將軍。丙子，遣兼散騎常侍樂詢等十五人巡行風俗。甲申，蠲尋陽、西陽郡租布三年。甲午，丞相南郡王義宣改爲荆、湘二州刺史，驃騎大將軍、荆州刺史竟陵王誕改爲揚州刺史，南蠻校尉王僧達爲護軍將軍。是月，置衛尉官。

秋七月辛丑朔，日有蝕之。甲寅，詔曰："世道未夷，惟憂在國。夫使群善畢舉，固非一才所議，况以寡德，屬衰薄之期，夙宵寅想，永懷待旦。王公卿士，凡有嘉謀善政，可以維風訓俗，咸達乃誠，無或依隱。"辛酉，詔曰："百姓勞弊，徭賦尚繁，言念未乂，宜崇約損。凡用非軍國，宜悉停功。可省細作并尚方，雕文靡巧，金銀塗飾，事不關實，嚴爲之禁。供御服膳，減除游侈。水陸捕采，各順時日。官私交市，務令優衷。其江海田池公家規固者，詳所開弛，貴戚競利，悉皆禁絶。"戊戌，以右衛將軍宗慤爲廣州刺史。己巳，司空南平王鑠薨。八月辛未，武皇帝舊役軍身，嘗在齋内，人身猶存者，普賜解户。乙亥，尚書左僕射建平王宏加中書監、中軍將軍。丁亥，以沛郡太守垣閎爲寧州刺史，撫軍司馬費沈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甲午，護軍將軍王僧達遷職。

九月丁巳，以前尚書劉義綦爲中護軍。壬戌，新亭戰亡者，復同京城。劭黨南海太守蕭簡據廣州反。丁卯，輔國將軍鄧琬討平之。

冬十月癸未，車駕於閱武堂聽訟。

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秀爲司州刺史。丙辰，停臺省衆官朔望問訊。丙寅，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領軍將軍。丙子日，派遣兼散騎常侍樂詢等十五人巡視各地。甲申日，免除尋陽、西陽郡三年的租布。甲午日，丞相南郡王義宣改任荆、湘二州刺史，驃騎大將軍、荆州刺史竟陵王劉誕改任揚州刺史，南蠻校尉王僧達任護軍將軍。同月，設置衛尉官。

秋七月辛丑日初一，日食。甲寅日，頒布詔書説："世道不太平，因爲國家有患。欲使諸多善政實施，固非一人之謀慮所能及，况且以我之薄德，又在衰敗澆漓的時期，日夜思索，不敢稍懈。王侯公卿士大夫，凡有良策德政，可以改良世風的，都要推誠告知，不要有所顧慮。"辛酉日，頒布詔書説："老百姓很窮困，徭役賦税繁重，想到這些未得治理，應該提倡節省。凡無關軍國大事的用度，應完全停歇。當裁去細作署而并入尚方署，雕飾花紋細膩精巧，金銀色彩塗抹裝修，這類不實用的東西，嚴加禁止。供給御用的服裝食物，要減去虚浮奢侈的成分。捕撈采集水陸出産的東西，都要按季節。公私交易，務必使人寬心。那些政府封禁的江海田池，要審察開封弛禁的情况，貴戚在此爭奪利益的，全都加以禁絶。"戊戌日，以右衛將軍宗慤爲廣州刺史。己巳日，司空南平王劉鑠逝世。八月辛未日宣布，武皇帝過去役使的軍丁，曾在齋閣供役，人還活着的，都賜予錢糧差役之職。乙亥日，尚書左僕射建平王劉宏加授中書監、中軍將軍。丁亥日，任命沛郡太守垣閎爲寧州刺史，撫軍司馬費沈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甲午日，護軍將軍王僧達改任。

九月丁巳日，任命前尚書劉義綦爲中護軍。壬戌日，新亭交戰陣亡者，免除賦役如同京城陣亡的。劉劭黨羽南海太守蕭簡占據廣州反叛。丁卯日，輔國將軍鄧琬討伐平定了他。

冬十月癸未日，皇帝親臨閱武堂審理訴訟。

十一月丙午日，任命左軍將軍魯秀爲司州刺史。丙辰日，免去臺省衆官員每月初一日和十五日的問安。丙寅日，高麗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

產。

十二月甲戌，省都水臺，罷都水使者官，置水衡令官。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步兵、翊軍校尉、旅賁中郎將、冗從僕射、左右積弩將軍官。中庶子、中舍人、庶子、舍人、洗馬，各減舊員之半。

十二月甲戌日，裁去都水臺，廢除都水使者官職，設水衡令官職。癸未日，因爲將立太子，裁去太子率更令、步兵、翊軍校尉、旅賁中郎將、冗從僕射、左右積弩將軍等官職。中庶子、中舍人、庶子、舍人、洗馬，各減員一半。

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車駕親祠南郊，改元，大赦天下。壬寅，以丹陽尹蕭思話爲安北將軍、徐州刺史。甲辰，護軍將軍劉義綦還職，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左光禄大夫、護軍將軍。戊申，詔曰："首食尚農，經邦本務，貢士察行，寧朝當道。内難甫康，政訓未洽，衣食有仍耗之弊，選造無觀國之美。昔衛文勤民，高宗恭默，卒能收賢岩穴，大殷季年。朕每側席疚懷，無忘鑒寐。凡諸守莅親民之官，可詳申舊條，勸盡地利。力田善蓄者，在所具以名聞。褒甄之科，精爲其格。四方秀孝，非才勿舉，獻答允值，即就銓擢。若止無可采，猶賜除署；若有不堪酬奉，虚竊榮薦，遣還田里，加以禁錮。尚書百官之元本，庶績之樞機；丞郎列曹，局司有在。而頃事無巨細，悉歸令僕，非所以衆材成構，群能濟業者也。可更明體制，咸責厥成，糾核勤惰，嚴施賞罰。"壬戌，更鑄四銖錢。丙寅，立皇子子業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粟帛各有差。是月，起正光殿。

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日初一，皇帝親臨南郊祭天，改年號，大赦全國囚犯。壬寅日，以丹陽尹蕭思話爲安北將軍、徐州刺史。甲辰日，護軍將軍劉義綦改任，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左光禄大夫、護軍將軍。戊申日，頒布詔書説："重視糧農，是治國的根本，推舉士人而考察品行，是安定朝廷的正道。内亂剛剛平定，政令尚未妥善，衣食仍然不足，所選之人仍不足以顯示國家之榮。過去衛文公勤於民事，商王武丁沉思治道，終於從民間得到德才兼備的人，以振興衰世。我經常坐不安席，和衣而眠。各地親理民事的官員，當重申舊例，鼓勵人們從事農業生産。凡辛勤耕作善於儲備的人，當地列出姓名上報。嘉獎的等級，要精心制定標準。各地的秀才和孝廉，没有能力則不加選拔，獻策合乎時宜，立刻提拔。如果朝廷未能任用，仍試充官職；如果不能勝任，徒然占據薦舉榮耀的，遣返家鄉，永不得做官。尚書令是百官之首，政務的樞紐；丞郎列曹官員，各部門官署都有。然而近來事無巨細，都上交尚書令、僕射處理，這不是把各種材料建成房屋，用衆多能人助成事業的方法。應該重新明確體制，全都督促完成其任務，舉發檢察勤勉和怠惰，嚴格獎懲。"壬戌日，重鑄面值爲四銖的錢幣。丙寅日，把皇子劉子業立爲皇太子。賞賜全國作爲其父繼承人者爵位一級，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各按等次賞賜粟帛。當月，建成正光殿。

二月庚午，豫州刺史魯爽、車騎將軍江州刺史臧質、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兖州刺史徐遺寶舉兵反。乙亥，撫軍將軍東海王禕還職。己卯，領軍將軍柳元景加撫軍將軍。壬

二月庚午日，豫州刺史魯爽、車騎將軍江州刺史臧質、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兖州刺史徐遺寶起兵反叛。乙亥日，撫軍將軍東海王劉禕調任。己卯日，領軍將軍柳元景加授撫軍將軍。壬午日，特赦豫州罪囚。辛卯日，左衛將軍

午，曲赦豫州。辛卯，左衛將軍王玄謨爲豫州刺史。癸巳，玄謨進據梁山。丙申，以安北司馬夏侯祖歡爲兗州刺史。

王玄謨任豫州刺史。癸巳日，玄謨進兵據守梁山。丙申日，任命安北司馬夏侯祖歡爲兗州刺史。

三月己亥，内外戒嚴。辛丑，以安北將軍、徐州刺史蕭思話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撫軍將軍柳元景即本號爲雍州刺史。癸卯，以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爲徐州刺史。徐遺寶爲夏侯祖歡所破，棄衆走。丙寅，以輔國長史明胤爲冀州刺史。

三月己亥日，京師戒嚴。辛丑日，以安北將軍、徐州刺史蕭思話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撫軍將軍柳元景任雍州刺史。癸卯日，把太子左衛率龐秀之任命爲徐州刺史。徐遺寶被夏侯祖歡打敗，丢下軍隊逃跑。丙寅日，以輔國長史明胤爲冀州刺史。

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綦爲湘州刺史。甲申，以平西將軍、雍州刺史朱脩之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丙戌，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大破魯爽於歷陽之小峴，斬爽。癸巳，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封第十六皇弟休倩爲東平王。未拜，薨。

夏四月戊辰日，任命後將軍劉義綦爲湘州刺史。甲申日，以平西將軍、雍州刺史朱脩之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丙戌日，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在歷陽的小峴大敗魯爽，斬了魯爽。癸巳日，慶之晋升爲鎮北大將軍。把第十六皇弟休倩封爲東平王。未及拜授，休倩逝世。

五月甲寅，義宣等攻梁山，王玄謨大破之。己未，解嚴。癸亥，以吴興太守劉延孫爲尚書右僕射。

五月甲寅日，義宣等進攻梁山，王玄謨把他們打得大敗。己未日，解除戒嚴。癸亥日，任命吴興太守劉延孫爲尚書右僕射。

六月戊辰，臧質走至武昌，爲人所斬，傳首京師。甲戌，撫軍將軍柳元景進號撫軍大將軍，鎮北大將軍沈慶之并開府儀同三司。丙子，以征西將軍武昌王渾爲雍州刺史。癸未，分揚州立東揚州。分荆、湘、江、豫州立郢州。罷南蠻校尉。戊子，省録尚書事。庚寅，義宣於江陵賜死。

六月戊辰日，臧質逃到武昌，被人斬殺，將其首級傳送京師。甲戌日，撫軍將軍柳元景晋升撫軍大將軍，鎮北大將軍沈慶之一同升任開府儀同三司。丙子日，以征西將軍武昌王劉渾爲雍州刺史。癸未日，分出揚州部分地區設立東揚州。分出荆、湘、江、豫四州部分地區設立郢州。撤銷南蠻校尉。戊子日，裁去録尚書事職務。庚寅日，義宣在江陵被賜死。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蝕之。丙辰，大赦天下。文武賜爵一級。逋租宿債勿復收。辛酉，於雍州立建昌郡。以會稽太守義陽王昶爲東揚州刺史。

秋七月丙申日初一，日食。丙辰日，大赦全國罪囚。賞賜文武官員一級爵位。拖欠的租税債務不再收取。辛酉日，在雍州設立建昌郡。任命會稽太守義陽王劉昶爲東揚州刺史。

八月庚午，撫軍大將軍柳元景復爲領軍將軍，本號如故。壬申，以游擊將軍垣護之爲徐州刺史。壬辰，以安西司馬梁坦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八月庚午日，撫軍大將軍柳元景重任領軍將軍，原有官職如故。壬申日，以游擊將軍垣護之爲徐州刺史。壬辰日，以安西司馬梁坦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九月丙申，以强弩將軍尹懷順爲

九月丙申日，把强弩將軍尹懷順任命爲寧州

寧州刺史。丁酉，左光禄大夫何尚之解護軍將軍。甲辰，加尚之特進。丙午，以安南將軍、江州刺史蕭思話爲鎮西將軍、郢州刺史。

刺史。丁酉日，左光禄大夫何尚之解除護軍將軍職務。甲辰日，加授尚之爲特進。丙午日，以安南將軍、江州刺史蕭思話爲鎮西將軍、郢州刺史。

冬十月戊寅，詔曰："仲尼體天降德，維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用闕宗祀。先朝遠存遺範，有詔繕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國難頻深，忠勇奮厲，實憑聖義大教所敦。永惟兼懷，無忘待旦。可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祭秩。"丁亥，以秘書監東海王褘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於郢州立安陸郡。

冬十月戊寅日，頒佈詔書説："孔子體察天命降下德澤，維護周室興盛漢朝，經理天地人之事，位居百王之上。歷代以來均予褒揚。主管官署用人不當，因而使廟祭中斷。前朝早有規範，頒詔修建，因世事變故所阻礙，未能完成。當今國難深重，忠勇之士之所以能振作砥礪，確實是憑藉聖人的學説和教誨促成的。長久思慮而加倍惦念，徹夜不忘。應該設定祠廟的規制，享受與諸侯相同的禮儀。周密選擇明亮乾燥的高地，提供豐厚的物品。"丁亥日，任命秘書監東海王劉褘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在郢州設立安陸郡。

十一月癸卯，復立都水臺，置都水使者官。

十一月癸卯日，重新設立都水臺，設置都水使者。

是歲，始課南徐州僑民租。

這一年，開始收取南徐州寄居民户的租税。

二年正月壬寅，以冠軍將軍湘東王彧爲中護軍。

二年正月壬寅日，以冠軍將軍湘東王劉彧爲中護軍。

二月己丑，婆皇國遣使獻方物。丙寅，以鎮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辛巳，以尚書右僕射劉延孫爲南兗州刺史。

二月己丑日，婆皇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丙寅日，以鎮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辛巳日，以尚書右僕射劉延孫爲南兗州刺史。

三月辛亥，以吴興太守劉遵考爲湘州刺史。壬子，以行征西將軍楊文智爲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

三月辛亥日，任命吴興太守劉遵考爲湘州刺史。壬子日，任命行征西將軍楊文智爲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

夏四月壬申，河南國遣使獻方物。壬午，以豫章太守檀和之爲豫州刺史。

夏四月壬申日，河南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壬午日，任命豫章太守檀和之爲豫州刺史。

五月戊戌，以湘州刺史劉遵考爲尚書右僕射，前軍司馬垣閎爲交州刺史。庚子，以輔國將軍申坦爲徐、兗二州刺史。癸卯，以右衛將軍顧覬之爲湘州刺史。丁未，以金紫光禄大夫王偃爲右光禄大夫。

五月戊戌日，任命湘州刺史劉遵考爲尚書右僕射，任命前軍司馬垣閎爲交州刺史。庚子日，任命輔國將軍申坦爲徐、兗二州刺史。癸卯日，任命右衛將軍顧覬之爲湘州刺史。丁未日，任命金紫光禄大夫王偃爲右光禄大夫。

六月甲子，以國哀除釋，大赦天下。庚辰，以曲江縣侯王玄謨爲豫

六月甲子日，因國家喪禮期滿，大赦全國囚犯。庚辰日，任命曲江縣侯王玄謨爲豫州刺史。

州刺史。

秋七月癸巳，立第十三皇弟休祐爲山陽王，第十四皇弟休茂爲海陵王，第十五皇弟休業爲鄱陽王。戊戌，鎮西將軍蕭思話卒。己酉，以益州刺史劉秀之爲郢州刺史。槃槃國遣使獻方物。甲寅，以義興太守到元度爲益州刺史。

八月庚申，雍州刺史武昌王渾有罪，廢爲庶人，自殺。辛酉，以南兖州刺史劉延孫爲鎮軍將軍、雍州刺史。斤陀利國遣使獻方物。三吴民饑，癸酉，詔所在賑貸。丙子，詔曰："諸苑禁制綿遠，有妨肄業。可詳所開弛，假與貧民。"壬午，以新除豫州刺史王玄謨爲青、冀二州刺史，青州刺史申恬爲豫州刺史。甲申，以右衛將軍檀和之爲南兖州刺史。

九月丁亥，車駕於宣武場閲武。庚戌，詔曰："國道再屯，艱虞畢集。朕雖寡德，終膺鴻慶。惟新之祉，實深百王；而惠宥之令，未殊常渥。永言勤慮，寤寐載懷。在朕受命之前，凡以罪徙放，悉聽還本。犯釁之門，尚有存者，子弟可隨才署吏。"

冬十月壬午，太傅江夏王義恭領揚州刺史，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竟陵王誕爲司空、南徐州刺史，中書監、尚書左僕射、中軍將軍建平王宏爲尚書令，將軍如故。

十一月戊子，中護軍湘東王彧遷職，鎮軍將軍劉延孫爲護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王玄謨爲雍州刺史。甲午，以大司馬垣護之爲青、冀二州刺史。辛亥，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癸亥，以前交州刺史蕭景憲爲交州刺史。

秋七月癸巳日，把第十三皇弟休祐立爲山陽王，第十四皇弟休茂立爲海陵王，第十五皇弟休業立爲鄱陽王。戊戌日，鎮西將軍蕭思話去世。己酉日，任命益州刺史劉秀之爲郢州刺史。槃槃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甲寅日，任命義興太守到元度爲益州刺史。

八月庚申日，雍州刺史武昌王劉渾有罪，廢爲平民，自殺。辛酉日，以南兖州刺史劉延孫爲鎮軍將軍、雍州刺史。斤陀利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三吴民衆發生饑荒，癸酉日，詔令當地進行賑濟。丙子日，頒布詔書説："各林苑被封禁時間久遠，對發展各業有妨礙。應當詳細公布開禁的林苑，借給貧民謀生。"壬午日，以新任豫州刺史王玄謨爲青、冀二州刺史，以青州刺史申恬爲豫州刺史。甲申日，以右衛將軍檀和之爲南兖州刺史。

九月丁亥日，皇帝在宣武場檢閲軍隊。庚戌日，頒布詔書説："國運一再遭難，憂患重重。我雖德行有限，但最終承受洪福。新政的福祉，確實超過衆多帝王；而施惠寬免的命令，與尋常恩澤没有區别。永遵勤思的訓誡，日夜縈繞在心懷。在我即位之前，凡因判罪流放的，全部任其返鄉。犯罪的家族中，還有活下來的，其子弟可根據才能試任官吏。"

冬十月壬午日，太傅江夏王義恭兼領揚州刺史，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竟陵王劉誕任司空、南徐州刺史，中書監、尚書左僕射、中軍將軍建平王劉宏任尚書令，將軍如故。

十一月戊子日，中護軍湘東王劉彧調職，鎮軍將軍劉延孫任護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王玄謨任雍州刺史。甲午日，以大司馬垣護之爲青、冀二州刺史。辛亥日，高麗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十二月癸亥日，任命前交州刺史蕭景憲爲交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庚寅，立第十八皇弟休範爲順陽王，第十九皇弟休若爲巴陵王。戊戌，立第二皇子子尚爲西陽王。辛丑，車駕親祠南郊。壬子，立皇太子妃何氏。甲寅，大赦天下。

二月癸亥，右光禄大夫王偃卒。甲子，以廣州刺史宗慤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丁卯，以新除御史中丞王翼爲廣州刺史。丁丑，始制朔望臨西堂接群下，受奏事。壬午，內外官有田在近道，聽遣所給吏僮附業。

三月癸丑，以西陽王子尚爲南兗州刺史。

閏月戊午，尚書右僕射劉遵考還職。癸酉，鄱陽王休業薨。庚辰，停元嘉三十年以前兵工考剔。

夏五月辛酉，制荆、徐、兗、豫、雍、青、冀七州統內，家有馬一匹者，蠲復一丁。壬戌，以右衛將軍劉瑀爲益州刺史。

六月，上於華林園聽訟。

秋七月，太傅江夏王義恭解揚州。丙子，以南兗州刺史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刺史，秘書監建安王休仁爲南兗州刺史。

八月戊戌，以北中郎諮議參軍費淹爲交州刺史。丁未，以尚書吏部郎王琨爲廣州刺史。

九月壬戌，以丹陽尹劉遵考爲尚書右僕射。

冬十月癸未，以尋陽太守張悦爲益州刺史。丙午，太傅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宰，領司徒。丁未，領軍將軍柳元景加驃騎將軍，尚書令建平王宏加中書監、衛將軍，撫軍將軍、江州刺史東海王禕進號平南將軍。

十一月癸丑，淮南太守袁景有罪棄市。

三年春正月庚寅日，把第十八皇弟休範立爲順陽王，第十九皇弟休若立爲巴陵王。戊戌日，把第二皇子子尚立爲西陽王。辛丑日，皇帝親臨南郊祭天。壬子日，把何氏立爲皇太子妃。甲寅日，大赦全國罪犯。

二月癸亥日，右光禄大夫王偃去世。甲子日，任命廣州刺史宗慤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丁卯日，任命新任御史中丞王翼爲廣州刺史。丁丑日，開始於每月初一、十五日前往西堂接見群臣，聽取上奏。壬午日，朝廷內外官員有田地在附近地區的，任其派遣下面供職的官吏、僮僕回鄉務農。

三月癸丑日，任命西陽王子尚爲南兗州刺史。

閏月戊午日，尚書右僕射劉遵考調職。癸酉日，鄱陽王休業逝世。庚辰日，中止對元嘉三十年前供職的軍械工匠的考核。

夏五月辛酉日，詔令荆、徐、兗、豫、雍、青、冀七州轄區內，家中有一匹馬的，免除一丁的徭役。壬戌日，任命右衛將軍劉瑀爲益州刺史。

六月，皇帝在華林園審理案件。

秋七月，太傅江夏王義恭解除揚州職事。丙子日，任命南兗州刺史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刺史，秘書監建安王休仁爲南兗州刺史。

八月戊戌日，任命北中郎諮議參軍費淹爲交州刺史。丁未日，任命尚書吏部郎王琨爲廣州刺史。

九月壬戌，任命丹陽尹劉遵考爲尚書右僕射。

冬十月癸未，任命尋陽太守張悦爲益州刺史。丙午日，太傅江夏王義恭晉升太宰，領司徒。丁未日，領軍將軍柳元景加授驃騎將軍，尚書令建平王劉宏加授中書監、衛將軍，撫軍將軍、江州刺史東海王劉禕晉升平南將軍。

十一月癸丑日，淮南太守袁景犯罪被處死，陳尸街頭示衆。

十二月丙午，以侍中孔靈符爲郢州刺史。

大明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改元，大赦天下。賜高年孤疾粟帛各有差。庚午，護軍將軍劉延孫遷職，右衛將軍湘東王彧爲中護軍。京邑雨水，辛未，遣使檢行，賜以樵米。

二月己亥，復親民職公田。索虜寇兖州。

三月壬戌，制大臣加班劍者，不得入宫城門。梁州獠求内屬，立懷漢郡。

夏四月，京邑疾疫，丙申，遣使按行，賜給醫藥。死而無收斂者，官爲斂埋。庚子，省湘州宋建郡并臨賀。

五月，吴興、義興大水，民饑。乙卯，遣使開倉賑恤。癸酉，於華林園聽訟。乙亥，以左衛將軍沈曇慶爲徐州刺史，輔國將軍梁瑾葱爲河州刺史、宕昌王。

六月己卯，以前太子步兵校尉劉祗子歆繼南豐王朗。辛巳，以長水校尉山陽王休祐爲東揚州刺史。丁亥，休祐改爲湘州刺史。以丹陽尹顔竣爲東揚州刺史。

秋七月辛未，土斷雍州諸僑郡縣。

八月戊戌，於兖州立陽平郡。壬寅，於華林園聽訟。甲辰，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改爲南兖州刺史，太子詹事劉延孫爲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

冬十月丙申，詔曰："旒纊之道，有孚於結繩；日昃之勤，已切於姬后。况世弊教淺，歲月澆季。朕雖戮力宇内，未明求衣，而識狹前王，務廣昔代，永言菲德，其愧良深。朝咨野怨，自達者寡；惠民利公，所昧實

十二月丙午日，任命侍中孔靈符爲郢州刺史。

大明元年春正月辛亥日初一，改年號，大赦全國罪犯。老年孤身患病者各按等次賞賜粟帛。庚午日，護軍將軍劉延孫調職，右衛將軍湘東王劉彧任中護軍。京城降雨成災，辛未日，派遣使者巡視，賞賜柴米。

二月己亥日，恢復官吏的禄米田。索虜侵犯兖州。

三月壬戌日，詔令加班劍的大臣，不許進入宫城門。梁州僚人請求内附，設立懷漢郡。

夏四月，京城流行瘟疫，丙申日，派遣使者巡察，賞賜醫藥。死亡而無人收殮的，官府代爲收殮掩埋。庚子日，撤銷湘州的宋建郡把其地并入臨賀。

五月，吴興、義興發生大水災，民衆饑饉。乙卯日，派遣使者開倉賑濟。癸酉日，在華林園審理案件。乙亥日，任命左衛將軍沈曇慶爲徐州刺史，輔國將軍梁瑾葱爲河州刺史、宕昌王。

六月己卯日，以前太子步兵校尉劉祗的兒子劉歆作爲南豐王劉朗的嗣子。辛巳日，以長水校尉山陽王休祐爲東揚州刺史。丁亥日，休祐改任湘州刺史。任命丹陽尹顔竣爲東揚州刺史。

秋七月辛未日，在雍州的各個僑郡縣統計現有居民的户籍，以保證納税服役。

八月戊戌日，在兖州設立陽平郡。壬寅日，在華林園審理案件。甲辰日，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劉誕改任南兖州刺史，太子詹事劉延孫任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

冬十月丙申日，頒布詔書説："帝王之道，在結繩記事的時代就爲人信服；勤政之道，周公已經告誡成王。何况社會破敗而教化不興，正逢末世。我雖勉力治理天下，天未明便穿衣起床，但見識比先王狹隘，事務較前代更多，念及菲德實在慚愧。雖然朝野抱怨，但能自行上訴者少；

衆。自今百辟庶尹，下民賤隸，有懷誠抱志，擁鬱衡間，失理負謗，未聞朝聽者，皆聽躬自申奏，小大以聞。朕因聽政之日，親對覽焉。”甲辰，以百濟王餘慶爲鎮東大將軍。

十二月丁亥，順陽王休範改封桂陽王。戊戌，於華林園聽訟。

二年春正月辛亥，車駕祀南郊。壬子，詔曰：“去歲東土多經水災。春務已及，宜加優課。糧種所須，以時貸給。”丙辰，復郡縣田秩，并九親禄俸。壬戌，詔曰：“先帝靈命初興，龍飛西楚，歲紀浸遠，感往纏心。奉迎文武，情深常隸，思弘殊澤，以申永懷。吏身可賜爵一級，軍户免爲平民。”

二月丙子，詔曰：“政道未著，俗弊尚深，豪侈兼并，貧弱困窘，存闕衣裳，没無斂槥，朕甚傷之。其明敕守宰，勤加存恤。賻贈之科，速爲條品。”乙酉，以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爲尚書左僕射。丙戌，中書監、尚書令、衛將軍建平王宏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如故。丁酉，驃騎將軍柳元景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甲辰，散騎常侍義陽王昶爲中軍將軍。

三月丁未，中書監、尚書令、衛將軍建平王宏薨。乙卯，以田農要月，太官停殺牛。丁卯，上於華林園聽訟。癸酉，以寧朔將軍劉季之爲司州刺史。

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綏爲安陸王。甲午，以海陵王休茂爲雍州刺史。辛丑，地震。

五月戊申，復西陽郡。

六月戊寅，增置吏部尚書一人，

雖然惠民利國，但不爲人知者很多。今後凡百官群臣，及平民奴僕中，有懷抱忠誠，滿腹煩悶流落民間，無理遭人毁謗，不爲朝廷知道的，均可自己申奏，事無巨細都可報告。我會趁上朝理政的日子，親自過目復核。”甲辰，以百濟王餘慶爲鎮東大將軍。

十二月丁亥日，順陽王休範改封爲桂陽王。戊戌日，在華林園聽訟。

二年春正月辛亥日，皇帝親臨南郊祭天。壬子日，頒布詔書説：“去年東方多受水災。已到春耕時節，應優先加以督促。所需糧種，按時借給。”丙辰日，恢復郡縣田地提供的官俸，及親宗九族的俸禄。壬戌日，頒布詔書説：“先皇初興的時候，在西楚之地繼承皇統，年代漸漸久遠，對往事的感念縈繞心中。奉迎先皇即位的文武官員，情深如同兄弟，考慮廣施特恩，來表明我長久以往的心意。參與奉迎的官吏們應賜一級爵位，軍户則脱籍爲平民。”

二月丙子日，頒布詔書説：“施政未曾大見成效，世俗弊端仍然很多，豪强大族侵占吞并，貧弱之家困乏不堪，生者無衣，死者無棺，我對此十分傷感。當明白命令地方行政長官，勤加慰問撫恤。幫助辦理喪事所贈錢財的等次，要迅速條列級别。”乙酉日，以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爲尚書左僕射。丙戌日，中書監、尚書令、衛將軍建平王劉宏以本官位任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如故。丁酉日，驃騎將軍柳元景以本官位任開府儀同三司。甲辰日，散騎常侍義陽王劉昶爲中軍將軍。

三月丁未日，中書監、尚書令、衛將軍建平王劉宏逝世。乙卯日，因是耕種農忙的重要月令，掌皇帝飲食宴會的太官停止殺牛。丁卯日，皇帝在華林園審理訴訟。癸酉日，以寧朔將軍劉季之爲司州刺史。

夏四月甲申日，皇子子綏立爲安陸王。甲午日，任命海陵王休茂爲雍州刺史。辛丑日，地震。

五月戊申日，恢復西陽郡。

六月戊寅日，增設吏部尚書一人，裁掉五兵

省五兵尚書。丁亥，左光祿大夫何尚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戊子，以金紫光祿大夫羊玄保爲右光祿大夫。丙申，詔曰："往因師旅，多有逋亡。或連山染逆，懼致軍憲；或辭役憚勞，苟免刑罰。雖約法從簡，務思弘宥，恩令驟下，而逃伏猶多。豈習愚爲性，忸惡難反；將在所長吏，宣導乖方。可普加寬申，咸與更始。"

尚書。丁亥日，左光祿大夫何尚之加授開府儀同三司。戊子日，以金紫光祿大夫羊玄保爲右光祿大夫。丙申日，頒布詔書說："往年由於戰爭的原因，出現了很多逃亡者。有的受寇盜影響而反叛，害怕受到軍法處分；有的逃避徭役，以不正當的方式求免刑罰。雖然法規從簡，儘量寬恕，屢下赦免之令，但逃而不歸者仍然很多。難道是習愚成性，怙惡不悛；還是當地官吏，引導失誤。應該一律從寬，讓他們重新做人。"

秋七月甲辰，彭城民高闍等謀反伏誅。癸亥，以右衛將軍顔師伯爲青、冀二州刺史。

秋七月甲辰日，彭城人高闍等謀反被處死。癸亥日，把右衛將軍顔師伯任命爲青、冀二州刺史。

八月乙酉，河南王遣使獻方物。丙戌，中書令王僧達有罪，下獄死。己丑，以强弩將軍杜叔文爲寧州刺史，交州刺史費淹爲廣州刺史，南海太守垣閬爲交州刺史。甲午，以寧朔將軍沈僧榮爲兖州刺史。

八月乙酉日，河南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丙戌日，中書令王僧達犯罪，關進獄中處死。己丑日，任命强弩將軍杜叔文爲寧州刺史，交州刺史費淹爲廣州刺史，南海太守垣閬爲交州刺史。甲午日，以寧朔將軍沈僧榮爲兖州刺史。

九月癸卯，於華林園聽訟。壬戌，以寧朔將軍劉道隆爲徐州刺史。襄陽大水，遣使巡行賑贍。庚午，置武衛將軍、武騎常侍官。

九月癸卯日，在華林園審理訴訟。壬戌日，任命寧朔將軍劉道隆爲徐州刺史。襄陽發生大水災，派遣使者巡查賑濟。庚午日，設置武衛將軍、武騎常侍官職。

冬十月甲午，以中軍將軍義陽王昶爲江州刺史。乙未，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甲午日，以中軍將軍義陽王劉昶爲江州刺史。乙未日，高麗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十一月壬子，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加撫軍將軍。

十一月壬子日，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加授撫軍將軍。

十二月己亥，諸王及妃主庶姓位從公者，喪事聽設凶門，餘悉斷。

十二月己亥日，諸王及王妃、公主、爵位爲公的異姓者，辦理喪事可以設置凶門牌樓，其餘人員都禁止這樣做。

閏月庚子，詔曰："夫山處岩居，不以魚鱉爲禮。頃歲多虞，軍調繁切。違方設賦，本濟一時，而主者玩習，遂爲常典。杶榦瑶琨，任土作貢。積羽群輕，終致深弊。永言弘革，無替朕心。凡寰衛貢職，山淵采捕，皆當詳辨産殖，考順歲時，勿使牽課虚懸，睽忤氣序。庶簡約之風，有孚於品性；惠敏之訓，無漏於幽

閏月庚子日，頒布詔書說："在山丘生活的人，不會把魚鱉作爲禮品。近年來憂患多有發生，軍用徵調繁苛。背離常規設立賦税，本是一時之需，而主持者習以爲常，便成了制度。椿樹柘樹瑶玉琨玉，應該根據土地所産定貢賦。積羽壓沉舟船，群輕壓折車軸，小患終致大禍。永遵推廣改革的訓誡，不要廢棄我的意願。凡京畿及衛服之内的貢賦，山林水澤的采集獵捕，都應根據出産狀況，考及年成時令，不要强徵無法得到

仄。”庚申，上於華林園聽訟。壬戌，林邑國遣使獻方物。

是冬，索虜寇青州，刺史顏師伯頻大破之。

三年春正月丁亥，割豫州梁郡屬徐州。己丑，以驃騎將軍、領軍將軍柳元景爲尚書令，尚書右僕射劉遵考爲領軍將軍。丙申，婆皇國遣使獻方物。

二月乙卯，以揚州所統六郡爲王畿。以東揚州爲揚州。時欲立司隸校尉，以元凶已立乃止。撫軍將軍、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徙爲揚州刺史。甲子，復置廷尉監官。

荆州饑，三月甲申，原田租布各有差。庚寅，以義興太守垣閬爲兗州刺史。壬辰，中護軍湘東王彧遷職，以中書令東海王褘爲衛將軍、護軍將軍。癸巳，太宰江夏王義恭加中書監。

夏四月癸卯，上於華林園聽訟。丙午，以建寧太守苻仲子爲寧州刺史。乙卯，司空、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貶爵。誕不受命，據廣陵城反，殺兗州刺史垣閬。以始興公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討誕。甲子，上親御六師，車駕出頓宣武堂。司州刺史劉季之反叛，徐州刺史劉道隆討斬之。

秋七月己巳，克廣陵城，斬誕。悉誅城内男丁，以女口爲軍賞。是日解嚴。辛未，大赦天下。尚方長徒、奚官奴婢老疾者悉原放。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賜粟帛各有差。王畿下貧之家與近行頓所由并蠲租一年。丙子，以丹陽尹劉秀之爲尚書右僕射。丙戌，分淮南北復置二豫州。以

的東西，違背節氣時序。希望節簡的風氣，符合於人的品性；聰慧的訓誡，不要遺漏於隱居未仕之人。”庚申日，皇帝在華林園審理訴訟。壬戌日，林邑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產。

這一年冬天，索虜侵犯青州，刺史顏師伯頻頻把他們打得大敗。

三年春正月丁亥日，把豫州的梁郡劃歸徐州。己丑日，以驃騎將軍、領軍將軍柳元景爲尚書令，尚書右僕射劉遵考爲領軍將軍。丙申日，婆皇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二月乙卯日，把揚州所轄六郡定爲王畿。把東揚州改爲揚州。當時想要設立司隸校尉，因爲元凶已經設立過而作罷。撫軍將軍、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調任揚州刺史。甲子日，重新設置廷尉監官。

荆州發生饑荒，三月甲申日，按不同等次寬免田租布。庚寅日，任命義興太守垣閬爲兗州刺史。壬辰日，中護軍湘東王劉彧調職，以中書令東海王劉褘爲衛將軍、護軍將軍。癸巳日，太宰江夏王義恭加授中書監。

夏四月癸卯日，皇帝在華林園審理訴訟。丙午日，任命建寧太守苻仲子爲寧州刺史。乙卯日，司空、南兗州刺史竟陵王劉誕犯罪，降爵。劉誕不接受命令，占據廣陵城反叛，殺掉了兗州刺史垣閬。任命始興公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討伐劉誕。甲子日，皇帝親自指揮軍隊，宿於宣武堂。司州刺史劉季之反叛朝廷，徐州刺史劉道隆加以征討，將季之斬殺。

秋七月己巳日，攻克廣陵城，斬殺劉誕。將城内男丁全部處死，把女人作爲軍隊的獎賞。這一天解除戒嚴。辛未日，大赦全國罪犯。年老患病的尚方長徒、奚官奴婢全部寬恕釋放。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按不同等次賞賜粟帛。王畿的赤貧之家與軍隊過境、駐扎所到之處，均免除一年的租賦。丙子日，以丹陽尹劉秀之爲尚書右僕射。丙戌日，劃分淮南、淮北而重新設置二豫

新除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沈慶之爲司空，刺史如故。戊子，以衛將軍、護軍將軍東海王禕爲南豫州刺史，衛將軍如故。江州刺史義陽王昶爲護軍將軍，冠軍將軍桂陽王休範爲江州刺史。癸巳，以前左衛將軍王玄謨爲郢州刺史。

八月丙申，詔曰："近北討文武，於軍亡没，或殞身矢石，或癘疾死亡，并盡勤王事，而斂櫘卑薄。可普更賻給，務令豐厚。"己酉，以車騎長史庾深之爲豫州刺史。甲子，詔曰："昔姬道方凝，刑法斯厝；漢德初明，犴圄用簡。良由上一其道，下淳其性。今民澆俗薄，誠淺僞深，重以寡德，弗能心化。故知方者鮮，趣辟實繁。向因巡覽，見二尚方徒隸，嬰金屨校，既有矜復。加國慶民和，獨隔凱澤，益以慚焉。可詳所原宥。"

九月己巳，詔曰："夫五辟三刺，自古所難；巧法深文，在季彌甚。故沿情察訟，魯師致捷；市獄勿擾，漢史飛聲。廷尉遠邇疑讞，平決攸歸，而一蹈幽圄，動逾時歲。民嬰其困，吏容其私。自今囚至辭具，并即以聞，朕當悉詳斷，庶無留獄。若繁文滯劾，證逮遐廣，必須親察，以盡情狀。自後依舊聽訟。"壬辰，於玄武湖北立上林苑。

冬十月丁酉，詔曰："古者薦鞠青壇，聿祈多慶；分繭玄郊，以供純服。來歲，可使六宫妃嬪修親桑之禮。"庚子，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劉延孫進號車騎將軍。戊申，河西國遣使獻方物。庚戌，以河西王大沮渠安周爲征虜將軍、涼州刺史。

州。以新任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沈慶之爲司空，刺史如故。戊子日，以衛將軍、護軍將軍東海王劉禕爲南豫州刺史，衛將軍如故。江州刺史義陽王劉昶任護軍將軍，冠軍將軍桂陽王休範任江州刺史。癸巳日，以前左衛將軍王玄謨爲郢州刺史。

八月丙申日，頒布詔書説："近來征討北方的文武官員，在軍中亡故的，有人是死於矢石，有人是死於瘟疫，都竭誠爲君王效力，然棺木又小又薄。當全面更改喪葬費用，務必使之豐厚。"己酉日，任命車騎長史庾深之爲豫州刺史。甲子日，頒布詔書説："昔日周朝的治道方興，刑法則棄而不用；漢朝的德政方興，牢獄因此清静。這都是由於朝廷的政治舉措好，人民的品性淳厚。時下民心澆漓風氣浮薄，真少假多，加上我之寡德，不善於教育。因此守法者少，違法者多。往昔趁巡視之時，見到兩個在尚方官署服役的罪犯，鐐枷加身，已憐憫而給予寬免。何況國家喜慶人民和順，偏偏與恩澤隔絶，這更使人慚愧。當詳盡上報所赦免的人。"

九月己巳日，頒布詔書説："慎重量刑，自古爲難；羅織罪名，後世愈甚。因此依照情節審察案件，魯軍獲勝；市場的官司無所紛亂，漢史揚名。廷尉對於遠近難以議定的罪狀，公平決斷，然而一旦踏進牢房，常常要成年累月受審。這樣則百姓受其困，官吏行其私。今後囚犯押到而案卷就要齊備，立刻一起呈報朝廷，我將全部詳加判決，希望没有滯留獄中的。如果繁復的文書和難通的劾狀，證據牽涉廣遠，必須親自檢察，來完全瞭解情況。以後我依然要審理訴訟。"壬辰日，在玄武湖北設立上林苑。

冬十月丁酉日，頒布詔書説："古代帝王薦鞠衣於先帝，祈求多福；在北郊分繭抽絲，來供給製作黄黑色純衣。來年，應讓六宫妃嬪舉行躬親桑蠶事的典禮。"庚子日，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劉延孫晋升車騎將軍。戊申日，河西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庚戌日，以河西王大沮渠安周爲征虜將軍、涼州刺史。

十一月己巳，高麗國遣使獻方物。肅愼國重譯獻楛矢、石砮。西域獻舞馬。

十二月戊午，上於華林園聽訟。辛酉，置謁者僕射官。

四年春正月辛未，車駕祠南郊。甲戌，宕昌王奉表獻方物。乙亥，車駕躬耕藉田。大赦天下。尚方徒繫及逋租宿債，大明元年以前一皆原除。力田之民，隨才叙用。孝悌義順，賜爵一級。孤老貧疾，人穀十斛。藉田職司，優沾普賚。百姓乏糧種，隨宜貸給。吏宣勸有章者，詳加褒進。壬午，以北中郎司馬柳叔仁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左將軍、荆州刺史朱脩之進號鎮軍將軍。庚寅，立第三皇子子勛爲晋安王，第六皇子子房爲尋陽王，第七皇子子頊爲歷陽王，第八皇子子鸞爲襄陽王。

二月庚子，侍中建安王休仁爲湘州刺史。己未，以員外散騎侍郎費景緒爲寧州刺史。

三月甲子，以冠軍將軍巴陵王休若爲徐州刺史。丁卯，以安陸王子綏爲郢州刺史。癸酉，以徐州刺史劉道隆爲青、冀二州刺史。索虜寇北陰平孔堤，太守楊歸子擊破之。甲申，皇后親桑于西郊。

夏四月癸卯，以南琅邪隸王畿。丙午，詔曰："昔紩衣御宇，貶甘示節；土簋臨天，飭儉昭度。朕綈帛之念，無忘于懷。雖深詔有司，省游務實，而歲用兼積，年量虛廣。豈以捐豐從損，允稱約心。四時供限，可詳減太半。庶裘絺順典，有偃民華；纂組傷工，無競壥市。"辛酉，詔曰："都邑節氣未調，疫癘猶衆，言念民瘼，情有矜傷。可遣使存問，并給醫藥；其死亡者，隨宜恤贍。"

十一月己巳日，高麗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產。肅愼國遣使進獻楛矢、石砮。西域貢獻能舞蹈的馬。

十二月戊午日，皇帝在華林園審理訴訟。辛酉日，設置謁者僕射官職。

四年春正月辛未日，皇帝親臨南郊祠祭。甲戌日，宕昌王上表貢獻土特產。乙亥日，皇帝親耕勸農田。大赦全國罪犯。在尚方官署服役的罪犯及拖欠的租賦債務，凡屬於大明元年以前的一概都免除。努力耕作的平民，根據才能加以録用。孝順長輩、兄弟友愛及信守節義的人，賞賜一級爵位。貧困患病的孤老，每人十斛穀。掌管皇帝親耕之田的官署，從優予以賞賜。百姓缺乏糧種者，適時借給。官吏勸導百姓有章法的，報請獎勵。壬午日，以北中郎司馬柳叔仁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左將軍、荆州刺史朱脩之晋升鎮軍將軍。庚寅日，把第三皇子子勛立爲晋安王，第六皇子子房立爲尋陽王，第七皇子子頊立爲歷陽王，第八皇子子鸞立爲襄陽王。

二月庚子日，侍中建安王休仁任湘州刺史。己未日，任命員外散騎侍郎費景緒爲寧州刺史。

三月甲子日，任命冠軍將軍巴陵王休若爲徐州刺史。丁卯日，任命安陸王子綏爲郢州刺史。癸酉日，任命徐州刺史劉道隆爲青、冀二州刺史。索虜侵犯北陰平孔堤，太守楊歸子擊敗索虜。甲申日，皇后親自在西郊主持桑蠶之事。

夏四月癸卯日，將南琅邪劃歸王畿。丙午日，頒布詔書說："往昔君王穿着粗製的衣服治理天下，損減美食來展示節儉；用瓦器盛飯對天祈禱，申飭節儉且昭示制度。我對古代粗厚織物的思念，未曾忘懷。雖然嚴下詔令給有關官員，裁減浮費辦實事，但是年年用度累積，數量徒然增長。是否能棄奢從儉，用以滿足我節約的心願。四季供給的限額，可減少一大半。希望裘皮細布都遵循制度，對民間的奢華有所壓抑；赤色綬帶過於費工，再不要在市集上競賣。"辛酉日，頒布詔書說："都城節氣失調，瘟疫多有發生，

念及民間疾苦，心情傷痛。應派遣使者慰問，并供給醫藥；那些死去的人，妥善撫恤。”

五月庚辰，於華林園聽訟。乙酉，以徐州之梁郡還屬豫州。丙戌，尚書左僕射褚湛之卒。以撫軍長史劉思考爲益州刺史。庚寅，以南下邳并南彭城郡。

五月庚辰日，在華林園審理訴訟。乙酉日，把徐州的梁郡交還豫州統轄。丙戌日，尚書左僕射褚湛之去世。以撫軍長史劉思考爲益州刺史。庚寅日，把南下邳并入南彭城郡。

秋七月甲戌，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尚之薨。

秋七月甲戌日，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尚之逝世。

八月壬寅，宕昌王遣使獻方物。己酉，以晋安王子勛爲南兖州刺史。雍州大水，甲寅，遣軍部賑給。

八月壬寅日，宕昌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己酉日，任命晋安王子勛爲南兖州刺史。雍州發生大水災，甲寅日，派遣軍隊賑濟災區。

九月辛未，以冠軍將軍垣護之爲豫州刺史。甲申，上於華林園聽訟。丁亥，改封襄陽王子鸞爲新安王。

九月辛未日，以冠軍將軍垣護之爲豫州刺史。甲申日，皇帝在華林園斷案。丁亥日，襄陽王子鸞改封爲新安王。

冬十月庚寅，遣新除司空沈慶之討沿江蠻。壬辰，制郡縣減禄，并先充公限。

冬十月庚寅日，派遣新任司空沈慶之討伐長江沿岸的蠻人。壬辰日，詔令郡縣減少官吏俸禄，合在一起先供給官府。

十一月戊辰，改細作署令爲左右御府令。丙戌，復置大司農官。

十一月戊辰日，細作署令改爲左右御府令。丙戌日，重設大司農官。

十二月乙未，上於華林園聽訟。辛丑，車駕幸廷尉寺，凡囚繫咸悉原遣。索虜遣使請和。丁未，車駕幸建康縣，原放獄囚。倭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乙未日，皇帝在華林園斷案。辛丑日，皇帝親臨廷尉寺，凡是在押囚犯全都放遣。索虜派遣使者求和。丁未日，皇帝親赴建康縣，釋放獄中囚犯。倭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

五年春正月丁卯，以宕昌王梁唐子爲河州刺史。

五年春正月丁卯日，任命宕昌王梁唐子爲河州刺史。

二月癸巳，車駕閲武。詔曰：“昔人稱人道何先，於兵爲首，雖淹紀勿用，忘之必危。朕以聽覽餘閑，因時講事，坐作有儀，進退無爽。軍幢以下，普量班錫。頃化弗能孚，而民未知禁，逭役違調，起觸刑網。凡諸逃亡，在今昧爽以前，悉皆原赦。已滯囹圄者，釋還本役。其逋負在大明三年以前，一賜原停。自此以還，鰥貧疾老，詳所申減。伐蠻之家，蠲租税之半。近籍改新制，在所承用，殊謬實多，可普更符下，聽以今爲始。若先已犯制，亦同蕩然。”甲寅，

二月癸巳日，皇帝檢閲軍隊。頒布詔書説：“古人説人世間什麽最重要，以用兵爲首，雖然長久不用，但是忘則必危。我在聽政之餘，隨時講習武事，行止有度，進退無誤。凡軍旗之下者，均予賞賜。近來教化未能落實，民衆不知法禁，逃避勞役和賦税，觸犯法網。凡在今日拂曉以前的逃亡者，全都赦免。已被關押的放回本地服役。凡是大明三年以前拖欠的税賦，一概免徵。從此以後，鰥貧病老者，詳細申報減徵數額。從軍伐蠻的家庭，免除一半的租税。近來建立新制，各處奉命執行，但謬誤的做法實在不少，應再次下令，重新開始。如果先前已觸犯制度，概不追究。”甲寅日，加授右光禄大夫羊玄

加右光禄大夫羊玄保特進。

夏四月癸巳，改封西陽王子尚爲豫章王。丙申，加尚書令柳元景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戊戌，詔曰："南徐、兖二州去歲水潦傷年，民多困窶。逋租未入者，可申至秋登。"丙午，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殺司馬庾深之，舉兵反，義成太守薛繼考討斬之。甲寅，以第九皇子子仁爲雍州刺史。

五月癸亥，制帝室期親，朝官非禄官者，月給錢十萬。丙辰，車駕幸閱武堂聽訟。

六月丙午，以護軍將軍義陽王昶爲中軍將軍。壬子，分廣陵置沛郡，省東平郡并廣陵。

秋七月丙辰，詔曰："雨水猥降，街衢泛溢。可遣使巡行。窮弊之家，賜以薪粟。"丁卯，高麗國遣使獻方物。庚午，曲赦雍州。

八月戊子，立第九皇子子仁爲永嘉王，第十一皇子子真爲始安王。以北中郎參軍費伯弘爲寧州刺史。己丑，詔曰："自靈命初基，聖圖重遠。參正樂職，感神明之應；崇殖禮囿，奮至德之光。聲實同和，文以均節，化調其俗，物性其情，故臨經式奠，焕乎炳發。道喪世屯，學落年永，獄訟微衰息之術，百姓忘退素之方。今息警夷嶂，恬波河渚，棧山航海，嚮風慕義，化民成俗，兹焉時矣。來歲可修葺庠序，旌延國胄。"庚寅，制方鎮所假白板郡縣，年限依臺除，食禄三分之一，不給送故。衛將軍東海王禕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丁卯，行幸琅邪郡，囚繫悉原遣。甲戌，移南豫州治淮南于湖縣。丁丑，以冠

保爲特進。

夏四月癸巳日，改封西陽王子尚爲豫章王。丙申日，加授尚書令柳元景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戊戌日，頒布詔書説："南徐、兖二州去年大水成災，百姓大多貧困。拖欠租賦未交的可延至秋收時。"丙午日，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殺害司馬庾深之，起兵反叛，義成太守薛繼考討伐并斬殺了休茂。甲寅日，任命第九皇子子仁爲雍州刺史。

五月癸亥日，詔令皇族中服喪期爲一年的親屬，朝官中没有俸禄的官員，每月發錢十萬。丙辰日，皇帝親臨閲武堂審理訴訟。

六月丙午日，任命護軍將軍義陽王劉昶爲中軍將軍。壬子日，分出廣陵部分地區設置沛郡，撤銷東平郡把其地并入廣陵。

秋七月丙辰日，頒布詔書説："雨水大降，街道漫溢。應派遣使者巡察。窮困之家，賜以柴米。"丁卯日，高麗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庚午日，特赦雍州罪囚。

八月戊子日，第九皇子子仁立爲永嘉王，第十一皇子子真立爲始安王。以北中郎參軍費伯弘爲寧州刺史。己丑日，頒布詔書説："自從天命初定，帝業重新綿延。確定音樂職事，與神明相應；推崇建立禮儀制度，發至德之光。聲音與内容和諧，文與韵相應和，以教化調諧其風俗，按素質類分其性情，因此臨朝經世而祭奠，光彩鮮明焕發。此後道德淪喪時世艱難，學業没落年代久遠，訟事没有减少的途徑，百姓不知謙讓。時下警報停息，黄河水波平静，遠方之人跋山渡海而來追隨本朝之道義，教化民衆改變風俗，現在是時候了。來年應修葺學校，招收國子生。"庚寅日，詔令方鎮所借用的臨時郡縣官吏，任期由臺省授予，所食俸禄爲正式官吏的三分之一，不供給送終治喪費用。衛將軍東海王劉禕以本官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甲寅日初一，日食。丁卯日，赴琅邪郡，在押囚犯全部赦免。甲戌日，把南豫州州治移到淮南于湖縣。丁丑日，以冠軍將軍尋陽王

軍將軍尋陽王子房爲南豫州刺史。

閏月戊子，皇太子妃何氏薨。丙申，初立馳道，自閶闔門至于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于玄武湖。壬寅，改封歷陽王子項爲臨海王。

冬十月甲寅，以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劉延孫爲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尚書右僕射劉秀之爲安北將軍、雍州刺史。以冠軍將軍臨海王子項爲廣州刺史。乙卯，以東中郎將新安王子鸞爲南徐州刺史。

十一月壬辰，詔曰："王畿内奉京師，外表衆夏，民殷務廣，宜思簡惠。可遣尚書就加詳檢，并與守宰平治庶獄。其有疑滯，具以狀聞。"丁酉，增置少府丞一人。

十二月壬申，以領軍將軍劉遵考爲尚書右僕射。甲戌，制天下民户歲輸布四匹。庚辰，以太常王玄謨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

六年春正月己丑，湘州刺史建安王休仁加平南將軍。辛卯，車駕親祠南郊。是日，又宗祀明堂。大赦天下。孝子、順孫、義夫、悌弟，賜爵一級，慈姑、節婦及孤老、六疾，賜帛五匹，穀十斛。下四方旌賞茂異，其有懷真抱素，志行清白，恬退自守，不交當世，或識通古今，才經軍國，奉公廉直，高譽在民，具以名奏。乙未，置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官。

二月乙卯，復百官禄。

三月庚寅，立第十三皇子子元爲邵陵王。壬寅，以倭國王世子興爲安東將軍。乙巳，改豫州南梁郡爲淮南郡，舊淮南郡并宣城。丁未，輔國將軍、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沈懷文有罪，下獄死。

子房爲南豫州刺史。

閏九月戊子日，皇太子妃何氏逝世。丙申日，初設御用大道，一條從閶闔門到朱雀門，一條從承明門到玄武湖。壬寅日，歷陽王子項改封爲臨海王。

冬十月甲寅日，以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劉延孫爲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尚書右僕射劉秀之爲安北將軍、雍州刺史。以冠軍將軍臨海王子項爲廣州刺史。乙卯日，以東中郎將新安王子鸞爲南徐州刺史。

十一月壬辰日，頒布詔書説："王畿内有京師，外連各地，百姓富足事務繁多，當考慮簡約和施恩。應該派遣尚書前去進行審核，并與郡縣長官公平治理衆多訴訟案件。那些有疑問和久拖不决的，以文書上報。"丁酉日，增設少府丞一員。

十二月壬申日，以領軍將軍劉遵考爲尚書右僕射。甲戌日，詔令天下民户每年繳納四匹布。庚辰日，任命太常王玄謨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

六年春正月己丑日，湘州刺史建安王休仁加授平南將軍。辛卯日，皇帝親臨南郊祭天。這一天，又在明堂進行廟祭。大赦全國囚犯。孝子、順孫、義夫、悌弟之類，賞賜一級爵位，慈善婆婆、守節婦女及孤老、疾病一類人，賞賜五匹帛、十斛穀。下令各地褒獎優異人才，其中懷抱樸質，操守清白，淡泊而自持，不結交權貴，或者通曉古今，才幹可治軍治國，廉正奉公，在民間有盛譽，把他們的名字條列奏上。乙未日，設置五官中郎將和左右中郎將官職。

二月乙卯日，將百官俸禄的標準復原。

三月庚寅日，把第十三皇子子元立爲邵陵王。壬寅日，任命倭國王的世子倭興爲安東將軍。乙巳日，把豫州南梁郡改爲淮南郡，原淮南郡并入宣城。丁未日，輔國將軍、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沈懷文犯罪，投入監獄處死。

四月庚申，原除南兗州大明三年以前逋租。新作大航門。

四月庚申日，寬免南兗州所拖欠的大明三年以前的租賦。新建起大航門。

五月丙戌，置凌室，修藏冰之禮。壬寅，太宰江夏王義恭解領司徒。

五月丙戌日，設冰室，舉行藏冰的典禮。壬寅日，太宰江夏王義恭解除領司徒的職事。

六月辛酉，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劉延孫卒。

六月辛酉日，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劉延孫去世。

秋七月庚辰，以荆州刺史朱脩之爲領軍將軍，廣州刺史臨海王子頊爲荆州刺史。甲申，地震。戊子，以輔國將軍王翼之爲廣州刺史。辛卯，以西陽太守檀翼之爲交州刺史。乙未，立第十九皇子子雲爲晋陵王。

秋七月庚辰日，任命荆州刺史朱脩之爲領軍將軍，廣州刺史臨海王子頊爲荆州刺史。甲申日，地震。戊子日，以輔國將軍王翼之爲廣州刺史。辛卯日，以西陽太守檀翼之爲交州刺史。乙未日，把第十九皇子子雲立爲晋陵王。

八月癸亥，原除雍州大明四年以前逋租。乙亥，置清臺令。

八月癸亥日，寬免雍州拖欠的大明四年以前的租賦。乙亥日，設置清臺令。

九月戊寅，制沙門致敬人主。戊子，以前金紫光禄大夫宗慤爲中護軍。乙未，尚書右僕射劉遵考爲尚書左僕射，丹陽尹王僧朗爲尚書右僕射。

九月戊寅日，詔令僧徒向天子致敬。戊子日，以前金紫光禄大夫宗慤爲中護軍。乙未日，尚書右僕射劉遵考任尚書左僕射，丹陽尹王僧朗任尚書右僕射。

冬十月丁巳，以山陽王休祐子士弘繼鄱陽哀王休業。丁卯，詔上林苑内民庶丘墓欲還合葬者，勿禁。

冬十月丁巳日，以山陽王休祐的兒子士弘爲鄱陽哀王休業的繼嗣。丁卯日，詔令上林苑内平民墳墓打算遷回合葬的，不要禁止。

十一月己卯，陳留王曹虔秀薨。辛巳，以尚書令柳元景爲司空，尚書令如故。

十一月己卯日，陳留王曹虔秀逝世。辛巳日，以尚書令柳元景爲司空，尚書令如故。

七年春正月癸未，詔曰："春蒐之禮，著自周令；講事之語，書于魯史。所以昭宣德度，示民軌則。今歲稔氣榮，中外寧晏。當因農隙，葺是舊章。可克日於玄武湖大閲水師，并巡江右，講武校獵。"丁亥，以尚書右僕射王僧朗爲太常，衛將軍顔師伯爲尚書右僕射。己丑，以尚書令柳元景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庚寅，以南兗州刺史晋安王子勛爲江州刺史。癸巳，割吴郡屬南徐州。

七年春正月癸未日，頒布詔書説："春季閲兵，載於周朝的法令；講習軍事，寫進《春秋》。這是顯示完善的法度，向民衆表明軌儀準則的措施。今年年成好氣象繁榮，朝廷内外安寧太平。當趁農閑，整飭此舊制。應該約定日期在玄武湖大閲水軍，并巡行江西，講論軍事進行演習。"丁亥日，以尚書右僕射王僧朗爲太常，衛將軍顔師伯爲尚書右僕射。己丑日，以尚書令柳元景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庚寅日，以南兗州刺史晋安王子勛爲江州刺史。癸巳日，把吴郡部分地區劃歸南徐州。

二月甲寅，車駕巡南豫、南兗二州。丙辰，詔曰："江漢楚望，咸秩

二月甲寅日，皇帝巡行南豫、南兗二州。丙辰日，頒布詔書説："江漢爲楚之地望，都秩祭

周禋，禮九疑於盛唐，祀蓬萊於渤海，皆前載流訓，列聖遺式。霍山是曰南岳，實維國鎮，韞靈呈瑞，肇光宋道。朕駐驛于野，有事岐陽，瞻睇風雲，徘徊以想。可遣使奠祭。”丁巳，車駕校獵于歷陽之烏江。己未，車駕登烏江縣六合山。庚申，割歷陽秦郡置臨江郡。壬戌，詔曰：“朕受天慶命，十一年於兹矣。憑七廟之靈，獲上帝之力，禮横四海，威震八荒。方巡三湘而奠衡嶽，次九河而檢云、岱。今恢覽功成，省風畿表，觀民六合，蒐校長洲。騰沙飛礫，平岳蕩海，鼗晋合序，鐃鉦協節。獻鬯如禮，饁獸傾郊，敬舉王公之觴，廣納士民之壽。八風循通，卿雲叢聚，盡天罄瑞，率宇竭歡。思散太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可大赦天下，行幸所經，無出今歲租布。其逋租餘債，勿復收。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刺守邑宰及民夫從蒐者，普加沾賚。”又詔曰：“朕弱年操製，出牧司、雍，承政宣風，荐歷年紀。國步中阻，治戎江甸，難夷情義，實縈于懷。今或練蒐訓旅，涉兹境閭，故邑耆舊，在目罕存。年世未遠，殲亡太半，撫迹惟事，傾慨兼著。太宗燕故，晋陽洽恩；世祖流仁，濟畿暢澤。永言往猷，思廣前賚。可蠲歷陽郡租輸三年。遣使巡慰，問民疾苦，鰥寡、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厚賜粟帛。高年加以羊酒。凡一介之善，隨才銓貫；前國名臣及府州佐吏，量所沾錫。人身已往，施及子孫。”壬申，車駕還宫。

周朝的禋祀，在盛唐山祭九疑山神，在渤海中祀蓬萊仙山，都是前代的遺訓，歷朝聖君遺留的規範。霍山稱作南岳，實是國家一方的主山，蘊藏靈氣呈現祥瑞，首先使我劉宋之德光大。我出行途中暫駐郊野，趕赴岐陽，觀察風雲，徘徊而思。應該派遣使者進行祭奠。”丁巳日，皇帝在歷陽的烏江進行圍獵。己未日，皇帝親自登臨烏江縣的六合山。庚申日，分出歷陽的秦郡設置臨江郡。壬戌日，頒布詔書説：“我稟受上天福命，至今十一年了。依仗七代祖廟的神靈，得到天帝的力量，禮横四海，威震八方。剛剛巡行三湘并祭奠衡嶽，駐九河而視察云、岱。現在大規模巡視的事功告成，在王畿之外考察民風，在六合觀察民情，在長洲閲兵。沙礫騰飛，蕩平山海，大鼓整齊有序，鐃鉦調諧節拍。按禮儀進獻香酒，用獵物祭四郊之神，敬舉王公的酒觴，廣納士民的祝賀。八方之風循序流動，祥雲會合，滿天祥瑞，全境皆歡。希望播灑太極之泉，來造福天下之人。應當大赦全國罪囚，巡幸所經之處，不用繳納今年的租布。那些拖欠的租賦債務，不再徵收。賜平民一級爵位，女子以百户爲單位賜牛和酒。地方長官及隨軍演習的民伕，普遍給予賞賜。”又頒布詔書説：“我幼弱之年手執御命，出任司、雍等州的軍政長官，奉行政事宣揚教化，已有很長時間。國運中途停滯，我在長江岸邊的田野裏征戰，難以平伏的情義，實在縈繞於心懷。今天因演習軍隊，進入這些地域，故城的老人舊交，能見到的極少。年代不長，亡故大半，撫摸遺迹回憶往事，向往和感慨都很强烈。太宗宴請故舊，晋陽沾潤恩惠；世祖傳布仁德，濟畿雨露暢洽。永遵往昔的法則，想要擴大先前的賞賜。應該免除歷陽郡三年的租賦。派遣使者巡視慰問，訪問民衆疾苦，鰥寡、孤老、有病不能自謀生路的，賞賜豐厚粟帛。年長的加賜羊和酒。凡有所美善德行者，依才按次序授職；前朝名臣及府州佐吏，酌情施予賞賜。本人已經去世，則賞賜他們的子孫。”壬申日，皇帝回宫。

夏四月甲寅，以領軍將軍朱脩之爲特進。丙辰，以尚書湘東王彧爲

夏四月甲寅日，任命領軍將軍朱脩之爲特進。丙辰日，任命尚書湘東王劉彧爲領軍將軍。

領軍將軍。甲子，詔曰："自非臨軍戰陳，一不得專殺。其罪甚重辟者，皆如舊先上須報，有司嚴加聽察。犯者以殺人罪論。"

甲子日，頒布詔書説："除非率軍在陣前作戰，一概不許擅自殺人。當判死罪的，都要照舊上奏等待回覆，有關官署嚴加審察。犯此條的按殺人罪論處。"

五月乙亥，撫軍將軍、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進號車騎將軍，輔國將軍始安王子真爲廣州刺史。丙子，詔曰："自今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唯邊隅外警，及奸釁內發，變起倉卒者，不從此例。"

五月乙亥日，撫軍將軍、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進升車騎將軍，輔國將軍始安王子真任廣州刺史。丙子日，頒布詔書説："自此以後州郡縣長官，興師動衆，都需要憑我的親筆詔書施行。祇有邊境外報警，及内部發生奸謀叛逆，變故倉猝而起的情況，不按此條例執行。"

六月甲辰，以北中郎司馬柳元怙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戊申，芮芮國、高麗國遣使獻方物。戊辰，以秦郡太守劉德願爲豫州刺史。

六月甲辰日，任命北中郎司馬柳元怙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戊申日，芮芮國、高麗國派遣使者貢獻土特産。戊辰日，以秦郡太守劉德願爲豫州刺史。

七月乙亥，征東大將軍高麗王高璉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丙申，詔曰："前詔江海田池，與民共利。歷歲未久，浸以弛替。名山大川，往往占固。有司嚴加檢糾，申明舊制。"

七月乙亥日，征東大將軍高麗王高璉晋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丙申日，頒布詔書説："從前曾頒詔命令江海田池，官民共享其利。歷時不久，漸漸廢弛。名山大川，往往被占據封禁。有關官署要嚴加檢查糾正，重申舊制。"

八月丁巳，詔曰："昔匹婦含怨，山燋北鄙；孀妻哀慟，臺傾東國。良以誠之所動，在微必著；感之所震，雖厚必崩。朕臨察九野，志深待旦，弗能使爛然成章，各如其節。遂令炎精損河，陽偏不施，歲云不稔，咎實朕由。太官供膳，宜從貶撤。近道刑獄，當親料省。其王畿內及神州所統，可遣尚書與所在共詳；畿外諸州，委之刺史。并詳省律令，思存利民。其考讁貿襲，在大明七年以前，一切勿治。尤弊之家，開倉賑給。"乙丑，立第十六皇子子孟爲淮南王，第十八皇子子產爲臨賀王。車駕幸建康秣陵縣訊獄囚。

八月丁巳日，頒布詔書説："昔日平民婦女含怨，北方邊鄙的山林被燒焦；喪夫的妻子哀慟，國家東方的臺城被傾倒。確實因誠意所動，處於隱微的也必然顯著；因感情所震，雖然厚實也一定會崩塌。我巡察九州地域，深思待旦，不能讓華美鮮明的事物成爲顯著的功業，各如其事。於是使太陽損害河流，日光偏照而不散布，年成不得豐熟，這過錯實在來自於我。太官提供的御膳，應該減少。京城附近地區的刑獄案件，當親自料理審察。那些王畿内及京都所管的，應派遣尚書與當地官府共同審理；王畿外各州，委托給刺史處置。而且要詳細審核刑律法令，要想到有利於民。那些因情況複雜長期未結案而遭流貶，案發在大明七年以前的，一律不予治罪。特别窮困的人家，開倉救濟。"乙丑日，第十六皇子子孟立爲淮南王，第十八皇子子産立爲臨賀王。皇帝親臨建康秣陵縣審訊在押囚犯。

九月己卯，詔曰："近炎精亢序，苗稼多傷。今二麥未晚，甘澤頻降，

九月己卯日，頒布詔書説："近來太陽亢烈氣候反常，莊稼受損。現在大麥小麥下種還不

可下東境郡，勤課墾殖。尤弊之家，量貸麥種。”戊子，詔曰：“昔周王驥迹，實窮四溟；漢帝鸞軫，夙遍五岳。皆所以上對幽靈，下理民土。自天昌替馭，臨宫創圖，禮代夭鬱，世貿興毁。皇家造宋，日月重光，璇璣得序，五星順命，而戎車歲動，陳詩義闕。朕聿含五光，奄一天下，思盡寶戒之規，以塞謀危之路。當沿時省方，觀察風俗。外詳考舊典，以副側席之懷。”庚寅，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兼司徒。乙未，車駕幸廷尉訊獄囚。丙申，立第十七皇子子嗣爲東平王。

晚，而頻降甘雨，應下令東境之郡，抓緊督促耕種。特別困難的人家，酌情借貸麥種。”戊子日，頒布詔書説：“昔年周王的坐騎，走遍了四海；漢帝的車駕，早已遍游五岳。都是用來上答神靈，下治國家。自從天現祥瑞而更替乘駕，臨八卦九宫而創《洛書》《河圖》，禮文的晦暗和繁茂相更代，世道的興盛和殘破相替换。皇朝及於劉宋，日月同升呈重明之祥，渾天儀測得宇宙運行之序，五大行星順應天帝之命，然而戰車年年出動，民間不再向朝廷獻詩。我口銜鳳形五色光彩，擁有天下，想完全實現先帝的法規，來堵塞奸佞營求危機的途徑。應當順隨時機視察四方，瞭解民風世俗。另外詳細考稽原有典章，來符合我坐不安席的心情。”庚寅日，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兼任司徒。乙未日，皇帝親臨廷尉官署審訊在押囚犯。丙申日，封第十七皇子子嗣爲東平王。

冬十月壬寅，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戊申，車駕巡南豫州。詔曰：“朕巡幸所經，先見百年者，及孤寡老疾，并賜粟帛。獄繫刑罪，并親聽訟。其士庶或怨鬱危滯，受抑吏司，或隱約潔立，負擯州里，皆聽進朕前，面自陳訴。若忠信孝義，力田殖穀，一介之能，一藝之美，悉加旌賞。雖秋澤頻降，而夏旱嬰弊。可即開行倉，并加賑賜。”癸丑，行幸江寧縣訊獄囚。車騎將軍、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加開府儀同三司。癸亥，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海王禕爲司空，中軍將軍義陽王昶加開府儀同三司。丙寅，詔曰：“賞慶刑威，奄國彝軌；黜幽升明，闢宇恒憲。故采言聆風，式觀侈質，貶爵加地，於是乎在。今類帝宜社，親巡江甸，因覲岳守，躬求民瘼。思弘明試之典，以申考績之義。行幸所經，莅民之職，功宣於聽，即加甄賞。若廢務亂民，隨愆議罰。主者詳察以聞。”己

冬十月壬寅日，太子行加冠禮，賞賜王公以下人員數量不等的帛。戊申日，皇帝巡幸南豫州。頒布詔書説：“我巡幸所經之處，首先對見到的百歲老人及孤寡老疾者都賜予粟帛。獄中在押罪犯，都親自審訊。那些士人庶民中或懷怨積鬱而危殆阻滯，受官府壓抑的，或貧窮困厄而潔身自立受同鄉排斥的，都可以當面向我陳訴。如果爲人忠信孝義的，或努力耕作種植穀物的，以及具備一技之長、一藝之精的，都加以褒獎。雖然秋雨頻降，但夏旱受災。應該立刻打開倉庫，都給予賑濟和賞賜。”癸丑日，巡幸江寧縣審訊在押囚犯。車騎將軍、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加授開府儀同三司。癸亥日，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海王劉禕任司空，中軍將軍義陽王劉昶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丙寅日，頒布詔書説：“賞賜刑罰，治國之常規；罷免昏庸提拔賢明，創業之常法。因此搜集言論聆聽民謡，來觀察奢侈和質樸，對官員的升降，依據就在於此。時下類祭天帝和宜祭地神，我親自巡視長江沿岸一帶，趁機拜訪地方長官，親自考察人民疾苦。打算光大考試選拔的制度，來考核官吏政績。巡幸所經之處，現任地方官吏，功績爲人們普遍稱頌的，立

巳，車駕校獵於姑孰。

十一月丙子，曲赦南豫州殊死以下。巡幸所經，詳減今歲田租。乙酉，詔遣祭晉大司馬桓温、征西將軍毛璩墓。上於行所訊溧陽、永世、丹陽縣囚。癸巳，車駕習水軍於梁山，有白爵二集華蓋，有司奏改大明七年爲神爵元年，詔不許。乙未，原放行獄徒繫。東諸郡大旱，壬寅，遣使開倉貸恤，聽受雜物當租。

十二月丙午，行幸歷陽。甲寅，大赦天下。南豫州別署敕繫長徒，一切原散。其兵期考襲謫戍，悉停。歷陽郡女子百户牛酒；高年孤疾，賜帛十匹，蠲郡租十年。己未，太宰江夏王義恭加尚書令。於博望梁山立雙闕。癸亥，車駕至自歷陽。

八年春正月甲戌，詔曰：“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貨。遠近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雜稅。其以仗自防，悉勿禁。”癸未，安北將軍、雍州刺史劉秀之卒。戊子，以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建安王休仁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鎮軍將軍、雍州刺史，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爲撫軍將軍，領司徒、刺史如故，輔國將軍江夏王世子伯禽爲湘州刺史。

二月辛丑，特進朱脩之卒。壬寅，詔曰：“去歲東境偏旱，田畝失收。使命來者，多至乏絶。或下窮流冗，頓伏街巷，朕甚閔之。可出倉米付建康、秣陵二縣，隨宜贍恤。若濟拯不時，以至捐棄者，嚴加糾劾。”乙巳，以鎮軍將軍湘東王彧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平北將軍、徐州刺

刻予以提拔嘉獎。如果政務荒疏而害民的，根據罪過加以懲罰。負責官員詳細審察再上報朝廷。”己巳日，皇帝在姑孰圍獵。

十一月丙子日，特赦南豫州處斬首之刑以下的罪囚。巡幸所經之處，普遍減收當年田租。乙酉日，詔令派官員祭祀晉朝大司馬桓温、征西將軍毛璩的陵墓。皇帝在出行住地審訊溧陽、永世、丹陽縣的囚犯。癸巳日，皇帝在梁山演習水軍，有白雀兩隻聚在皇帝傘蓋之上，有關官員奏請把大明七年改爲神爵元年，詔令不改。乙未日，寬恕釋放行經之地的監獄在押刑徒。東部各郡大旱，壬寅日，派遣使者打開倉庫借貸救濟，聽任官府接受各種物品抵租。

十二月丙午日，巡幸歷陽。甲寅日，大赦全國罪囚。對南豫州另署敕命所關押的長期刑徒，一概寬恕釋放。那些積案未結而謫戍的服兵役期限，全部停止執行。歷陽郡女子以百户爲單位賜給牛和酒；孤身患病的老人，賜予十匹帛，免除十年的郡租。己未日，太宰江夏王義恭加授尚書令。在博望梁山立雙闕。癸亥日，皇帝從歷陽到達京都。

八年春正月甲戌日，頒布詔書説：“東部地區去年莊稼歉收，當擴大貿易。遠近販賣糧食的，可以免收途中雜稅。他們用兵器自衛的，一律不要禁止。”癸未日，安北將軍、雍州刺史劉秀之去世。戊子日，以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建安王休仁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鎮軍將軍、雍州刺史，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爲撫軍將軍，領司徒、刺史如故，輔國將軍江夏王的世子伯禽爲湘州刺史。

二月辛丑日，特進朱脩之去世。壬寅日，頒布詔書説：“去年東部地區偏旱，農田没有收成。前來被使唤的人，大多到了窮困的地步。有的淪爲赤貧而流離失所，在街頭巷尾伏地露宿，我十分憐憫他們。應該拿出倉中糧食交付建康、秣陵二縣，妥善地予以救濟。如果不及時拯救，以致有所遺棄的，嚴加舉發彈劾。”乙巳日，任命鎮軍將軍湘東王劉彧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平

史王玄謨爲領軍將軍。

夏閏五月辛丑，以前御史中丞蕭惠開爲青、冀二州刺史。壬寅，太宰江夏王義恭領太尉。特進、右光禄大夫羊玄保卒。

庚申，帝崩於玉燭殿，時年三十五。秋七月丙午，葬丹陽秣陵縣巖山景寧陵。

史臣曰：役己以利天下，堯、舜之心也；利己以及萬物，中主之志也；盡民命以自養，桀、紂之行也。觀大明之世，其將盡民命乎！雖有周公之才之美，猶終之以亂，何益哉！

北將軍、徐州刺史王玄謨任領軍將軍。

夏閏五月辛丑日，以前御史中丞蕭惠開爲青、冀二州刺史。壬寅日，太宰江夏王義恭領太尉職事。特進、右光禄大夫羊玄保去世。

庚申日，皇帝在玉燭殿逝世，時年三十五歲。秋七月丙午日，葬在丹陽秣陵縣巖山景寧陵。

史臣曰：自己勞作不息以利天下，是堯、舜之心；利己而兼利萬物的，是平常君主之心；竭盡民衆的生命來奉養自己，是桀、紂的行爲。觀察大明之世，它將竭盡民衆的生命吧！即使具備周公之才德來爲之輔佐，仍不能免於紛亂，那又有什麽辦法啊！

宋書卷七

本紀第七

前廢帝

前廢帝諱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長子也。元嘉二十六年正月甲申生。世祖鎮尋陽，子業留京邑。三十年，世祖入伐元凶，被囚侍中下省，將見害者數矣，卒得無恙。

世祖踐阼，立爲皇太子。始未之東宫，中庶子、二率并入直永福省。大明二年，出居東宫。四年，講《孝經》於崇正殿。七年，加元服。

八年閏五月庚申，世祖崩，其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太宰江夏王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驃騎大將軍柳元景加尚書令。甲子，置録尚書，太宰江夏王義恭録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柳元景加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永嘉王子仁爲南豫州刺史。

六月辛未，詔曰："朕以眇身，夙紹洪業，敬御天威，欽對靈命。仰遵凝緒，日鑒前圖，實可以拱默守成，詒風長世。而寶位告始，萬宇改屬，惟德弗明，昧于大道。思宣睿範，引兹簡恤，可具詢執事，詳訪民隱。凡曲令密文，繁而傷治，關市僦税，事施一時，而奸吏舞文，妄興威福，加以氣緯舛互，偏頗滋甚。宜其寬徭輕憲，以救民切。御府諸署，事不須廣，雕文篆刻，無施於今。悉宜并省，以酬氓願。藩王貿貨，壹皆禁

前廢帝名子業，小字法師，是孝武帝的長子。元嘉二十六年正月甲申出生。孝武帝鎮守尋陽時，子業留在京城。三十年，孝武帝入京討伐劉劭，被囚禁在侍中下省，多次將被殺害，最終安全無恙。

孝武帝即位，立子業爲皇太子。開始没有到東宫，中庶子、二率并入值永福省。大明二年，出居東宫。四年，在崇正殿講《孝經》。七年，行冠禮。

八年閏五月庚申，孝武帝去世，這一天，太子劉子業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太宰江夏王劉義恭解除尚書令的職務，加任中書監，驃騎大將軍柳元景加任尚書令。甲子日，設置録尚書，太宰江夏王劉義恭録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柳元景加任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永嘉王劉子仁任南豫州刺史。

六月辛未，皇帝下詔説："我以微末之身，早早繼承國家的大業，恭敬地實施上天的威嚴，莊重地面對上天的意志。欽慕遵循前人的功績，每日審察過去的法度，就可以垂拱無爲而守成，使風教一直流傳下去。但寶位剛剛開始，天下纔安定，德行還不明，大道仍昏暗。考慮宜示聖明的規範，引導體恤廣大百姓，可以具體詢問執事官吏，詳細訪查民間隱情。凡是曲令密文，繁瑣而妨礙治理，關市租税，實施一時，而奸邪的官員舞文弄墨，擅自作威作福，加上雲氣星象交錯，偏差越來越大。應該輕徭薄賦寬鬆法令，以解救百姓的痛苦。官府各個衙門，事務不須繁

斷。外便具條以聞。”戊寅，以豫州之淮南郡復爲南梁郡，復分宣城還置淮南郡。庚辰，以南海太守袁曇遠爲廣州刺史。

秋七月己亥，鎮軍將軍、雍州刺史晋安王子勛改爲江州刺史，中護軍宗慤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湘東王彧爲護軍將軍，中軍將軍義陽王昶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庚戌，婆皇國遣使獻方物。崇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乙卯，罷南北二馳道。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丙辰，追崇獻妃爲獻皇后。乙丑，撫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解領司徒。

八月丁卯，領軍將軍王玄謨爲鎮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己巳，以青、冀二州刺史蕭惠開爲益州刺史。己丑，皇太后崩。京師雨水。庚寅，遣御史與官長隨宜賑恤。

九月辛丑，護軍將軍湘東王彧爲領軍將軍。癸卯，以尚書左僕射劉遵考爲特進、右光禄大夫。乙卯，文穆皇后祔葬景寧陵。

冬十月甲戌，太常建安王休仁爲護軍將軍。戊寅，輔國將軍宗越爲司州刺史。庚辰，原除揚、南徐州大明七年逋租。

十二月乙酉，以尚書右僕射顔師伯爲尚書僕射。壬辰，以王畿諸郡爲揚州，以揚州爲東揚州。癸巳，以車騎將軍、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爲司徒、揚州刺史。

去歲及是歲，東諸郡大旱，甚者米一升數百，京邑亦至百餘，餓死者十有六七。孝建以來，又立錢署鑄錢，百姓因此盗鑄，錢轉僞小，商貨

瑣，雕文篆刻，不要實施於今朝。一切都要減省，以符合人民的願望。藩王的商貿活動，無一例外都要禁斷。此外便具列條文向上報告。”戊寅日，改豫州的淮南郡仍爲南梁郡，再分宣城仍設置淮南郡。庚辰日，任命南海太守袁曇遠爲廣州刺史。

秋七月己亥，鎮軍將軍、雍州刺史晋安王劉子勛改任江州刺史，中護軍宗慤任安西將軍、雍州刺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湘東王劉彧任護軍將軍，中軍將軍義陽王劉昶任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庚戌日，婆皇國派遣使者進貢本地特産。尊崇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乙卯日，廢除南北二馳道。孝建以來所更改的制度，仍然按照元嘉時的制度。丙辰日，追崇獻妃爲獻皇后。乙丑日，撫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劉子鸞解領司徒。

八月丁卯，領軍將軍王玄謨任鎮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己巳日，任命青、冀二州刺史蕭惠開爲益州刺史。己丑日，皇太后去世。京城下雨。庚寅日，派遣御史與官長隨事賑災撫恤。

九月辛丑，護軍將軍湘東王劉彧任領軍將軍。癸卯日，任命尚書左僕射劉遵考爲特進、右光禄大夫。乙卯日，文穆皇后合葬於景寧陵。

冬十月甲戌，太常建安王劉休仁任護軍將軍。戊寅日，輔國將軍宗越任司州刺史。庚辰日，免除揚、南徐州大明七年的欠租。

十二月乙酉，任命尚書右僕射顔師伯爲尚書僕射。壬辰日，以王畿各郡爲揚州，原揚州改爲東揚州。癸巳日，任命車騎將軍、揚州刺史豫章王劉子尚爲司徒、揚州刺史。

去年及今年，東邊各郡大旱，災荒嚴重的地方米價一升要數百錢，京城也要百餘錢，餓死的人有十分之六七。孝建以來，又設立錢署鑄錢，百姓因此私鑄銅錢，錢轉僞小，貨物不流通。

不行。

永光元年春正月乙未朔，改元。大赦天下。乙巳，省諸州臺傳。戊午，以領軍將軍湘東王彧爲衛將軍、南豫州刺史，護軍將軍建安王休仁爲領軍將軍，秘書監山陽王休祐爲豫州刺史，左衛將軍桂陽王休範爲中護軍，南豫州刺史尋陽王子房爲東揚州刺史。

二月乙丑，减州郡縣田禄之半。庚寅，鑄二銖錢。

三月甲辰，罷臨江郡。

五月己亥，割郢州隨郡屬雍州。丙午，以後軍司馬張牧爲交州刺史。

六月己巳，左軍長史劉道隆爲梁、南秦二州刺史。乙亥，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宗慤卒。壬午，衛將軍、南豫州刺史湘東王彧改爲雍州刺史。尚書令、驃騎大將軍柳元景加南豫州刺史。

秋八月辛酉，越騎校尉戴法興有罪，賜死。庚午，以尚書僕射顔師伯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尚書右僕射。癸酉，帝自率宿衛兵，誅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柳元景、尚書左僕射顔師伯、廷尉劉德願。改元爲景和元年。文武賜位二等。以領軍將軍建安王休仁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衛將軍湘東王彧還爲南豫州刺史。甲戌，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領尚書令，射聲校尉沈文秀爲青州刺史，左軍司馬崔道固爲冀州刺史。乙亥，詔曰："昔凝神佇逸，磻溪贊道，湛慮思才，傅巖毗化。朕位御三極，風澄萬宇，資鈇電斷，正卯斯戮。思所以仰宣遺烈，俯弘景祚，每結夢庖鼎，瞻言板築，有劬日昃，無忘昧旦。可甄訪郡國，招聘閭部：其有孝性忠節，幽居遁栖，信誠

永光元年春正月乙未初一，改年號。大赦天下。乙巳日，减省各州臺傳。戊午日，任命領軍將軍湘東王劉彧爲衛將軍、南豫州刺史，護軍將軍建安王劉休仁爲領軍將軍，秘書監山陽王劉休祐爲豫州刺史，左衛將軍桂陽王劉休範爲中護軍，南豫州刺史尋陽王劉子房爲東揚州刺史。

二月乙丑，减少州郡縣官吏田禄的一半。庚寅日，鑄造二銖錢。

三月甲辰，取消臨江郡。

五月己亥，分出郢州的隨郡歸屬雍州。丙午日，任命後軍司馬張牧爲交州刺史。

六月己巳，左軍長史劉道隆任梁、南秦二州刺史。乙亥日，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宗慤去世。壬午日，衛將軍、南豫州刺史湘東王劉彧改任雍州刺史。尚書令、驃騎大將軍柳元景加任南豫州刺史。

秋八月辛酉，越騎校尉戴法興有罪，被賜死。庚午日，任命尚書僕射顔師伯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尚書右僕射。癸酉日，皇帝親自率領宿衛兵，殺死太宰江夏王劉義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柳元景、尚書左僕射顔師伯、廷尉劉德願。改年號爲景和元年。文武大臣賜位二等。任命領軍將軍建安王劉休仁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衛將軍湘東王劉彧仍爲南豫州刺史。甲戌日，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劉子尚領尚書令，射聲校尉沈文秀任青州刺史，左軍司馬崔道固任冀州刺史。乙亥日，下詔説："過去凝神企盼逸樂，磻溪稱贊道行，湛慮思念才德，傅巖輔佐化民。我位至三極，風澄萬宇，憑藉刑罰作英明的決斷，正卯則殺戮。思慮所以仰宣遺烈，俯弘帝業，每每結夢賢臣，重視隱逸有遠見的言論，太陽已偏西乃不辭辛勞，天破曉還不忘記。可以甄訪郡國，招聘區域地方：這中間有孝性忠節，幽居隱伏，信誠義行，廉正爲世人表率，文思敏捷博學多識，辦事幹練善於治民的人，務必加以表

義行，廉正表俗，文敏博識，幹事治民，務加旌舉，隨才引擢。庶官克順，彝倫咸叙。主者精加詳括，稱朕意焉。"以始興公沈慶之爲太尉，鎮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王玄謨爲領軍將軍。庚辰，以石頭城爲長樂宫，東府城爲未央宫。罷東揚州并揚州。甲申，以北邸爲建章宫，南第爲長楊宫。以冠軍將軍邵陵王子元爲湘州刺史。丙戌，原除吴、吴興、義興、晋陵、琅邪五郡大明八年以前逋租。己丑，復立南北二馳道。

九月癸巳，車駕幸湖熟，奏鼓吹。戊戌，車駕還宫。庚子，以南兖州刺史永嘉王子仁爲南徐州刺史，丹陽尹始安王子真爲南兖州刺史。辛丑，撫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免爲庶人，賜死。丙午，以兖州刺史薛安都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丁未，衛將軍湘東王彧加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右光禄大夫劉遵考爲安西將軍、南豫州刺史，寧朔將軍殷孝祖爲兖州刺史。戊申，以前梁、南秦二州刺史柳元怙復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己酉，車駕討征北將軍、徐州刺史義陽王昶，内外戒嚴。昶奔于索虜。辛亥，右將軍、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進號鎮西大將軍。甲寅，以安西長史袁顗爲雍州刺史。戊午，以左民尚書劉思考爲益州刺史。是日解嚴，車駕幸瓜步。開百姓鑄錢。

冬十月癸亥，曲赦徐州。丙寅，車駕還宫。以建安王休仁爲護軍將軍。己卯，東陽太守王藻下獄死。以宫人謝貴嬪爲夫人，加虎賁鈒戟，鸞輅龍旂，出警入蹕，實新蔡公主也。乙酉，以鎮西大將軍、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彰推舉，根據才能提拔。百官勝任，都叙常理。主管人精加詳括，很合我的心意。"任命始興公沈慶之爲太尉，鎮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王玄謨爲領軍將軍。庚辰日，以石頭城爲長樂宫，東府城爲未央宫。撤銷東揚州并入揚州。甲申日，以北邸爲建章宫，南第爲長楊宫。任命冠軍將軍邵陵王劉子元爲湘州刺史。丙戌日，免除吴、吴興、義興、晋陵、琅邪五郡大明八年以前的欠租。己丑日，重設南北二馳道。

九月癸巳，皇帝到湖熟，奏鼓樂。戊戌日，皇帝回宫。庚子日，任命南兖州刺史永嘉王劉子仁爲南徐州刺史，丹陽尹始安王劉子真爲南兖州刺史。辛丑日，撫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劉子鸞免爲庶人，賜死。丙午日，任命兖州刺史薛安都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丁未日，衛將軍湘東王劉彧加任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右光禄大夫劉遵考任安西將軍、南豫州刺史，寧朔將軍殷孝祖任兖州刺史。戊申日，前梁、南秦二州刺史柳元怙再次任梁、南秦二州刺史。己酉日，皇帝討伐征北將軍、徐州刺史義陽王劉昶，内外戒嚴。劉昶投奔索虜。辛亥日，右將軍、豫州刺史山陽王劉休祐進號鎮西大將軍。甲寅日，任命安西長史袁顗爲雍州刺史。戊午日，任命左民尚書劉思考爲益州刺史。這一天解除戒嚴，皇帝到瓜步。允許百姓鑄錢。

冬十月癸亥，特赦徐州。丙寅日，皇帝回宫。任命建安王劉休仁爲護軍將軍。己卯日，東陽太守王藻下獄處死。升宫人謝貴嬪爲夫人，加虎賁鈒戟的儀仗，鸞輅龍旗，出入時警戒清道禁止行人，就是新蔡公主。乙酉日，任命鎮西大將軍、豫州刺史山陽王劉休祐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一月壬辰，寧朔將軍何邁下獄死。新除太尉沈慶之薨。壬寅，立皇后路氏，四廂奏樂。赦揚、南徐二州。護軍將軍建安王休仁加特進、左光禄大夫。中護軍桂陽王休範遷職。丁未，皇子生，少府劉勝之子也。大赦天下。贓污淫盜，悉皆原除。賜爲父後者爵一級。壬子，以特進、左光禄大夫、護軍將軍建安王休仁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午，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并賜死。

十一月壬辰，寧朔將軍何邁下獄處死。新任太尉沈慶之去世。壬寅日，立皇后路氏，四廂奏樂。赦免揚、南徐二州。護軍將軍建安王劉休仁加任特進、左光禄大夫。中護軍桂陽王劉休範調任他職。丁未日，皇子生，是少府劉勝之子。大赦天下。贓污淫盜，全都赦免。賜爲父繼承人的爵一級。壬子日，任命特進、左光禄大夫、護軍將軍建安王劉休仁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午日，南平王劉敬猷、廬陵王劉敬先、安南侯劉敬淵一起被賜死。

時帝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内外百司，不保首領。先是訛言云："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以厭之。先欲誅諸叔，然後發引。太宗與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密結帝左右壽寂之、姜產之等十一人，謀共廢帝。戊午夜，帝於華林園竹林堂射鬼。時巫覡云："此堂有鬼。"故帝自射之。壽寂之懷刀直入，姜產之爲副。帝欲走，寂之追而殞之。時年十七。太皇太后令曰：

> 司徒領護軍八座：子業雖曰嫡長，少稟凶毒，不仁不孝，著自髫齔。孝武棄世，屬當辰曆。自梓宫在殯，喜容靦然，天罰重離，歡恣滋甚。逼以内外維持，忍虐未露，而凶慘難抑，一旦肆禍，遂縱戮上宰，殄害輔臣。子鸞兄弟，先帝鍾愛，含怨既往，枉加屠酷。昶茂親作捍，橫相徵討。新蔡公主逼離夫族，幽置深宫，詭云薨殞。襄事甫爾，喪禮頓釋，昏酣長夜，庶事傾遺。朝賢舊勛，棄若遺土。管弦不輟，珍羞備膳。詈辱祖考，以爲戲謔。行游莫止，淫縱無度。肆宴園陵，規圖發掘。誅剪無辜，籍

當時皇帝一天比一天凶殘狂悖，誅殺不斷，内外各官府的官員，不知什麽時候就要掉腦袋。開始有謠傳說："湘中出天子。"皇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來鎮壓它。先想誅殺各位叔父，然後再出發。湘東王劉彧與左右心腹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暗中勾結皇帝近侍壽寂之、姜產之等十一人，圖謀一起廢掉皇帝。戊午夜，皇帝在華林園竹林堂射鬼，當時巫師說："這堂中有鬼。"所以皇帝親自射它。壽寂之拿着刀進入堂中，姜產之作他的副手。皇帝想逃走，壽寂之追上把皇帝殺了。年齡衹有十七歲。太皇太后下令說：

> 司徒領護軍八座：劉子業雖然是嫡長子，從小就凶狠歹毒，不仁不孝，幼年時就有名了。孝武帝去世，正是辰曆時。皇帝棺材還未下葬，就面露喜容，上天懲罰皇上，他歡笑更加放縱。逼以内外維持，纔忍住暴虐未敢顯露，而凶狠難以抑制，一旦肆禍，就隨意殺戮重臣，殘害輔佐。劉子鸞兄弟，爲先帝所鍾愛，含怨於既往，枉加屠殺。劉昶以皇室宗親作捍，橫相征討。新蔡公主逼離夫族，幽置於深宫之中，假說已經死亡。下葬初始，喪禮就立刻解除，昏酣長夜，各種事務都棄置一旁。朝中賢臣勛戚，拋棄如塵土一般。音樂不停，吃的都是珍膳美味。辱駡祖宗，以此爲戲謔。到處出游没有止息，淫樂放縱没有限度。在園陵恣意宴飲，謀求發掘。誅殺剪

略婦女。建樹僞豎，莫知誰息。拜嬪立后，慶過恒典。宗室密戚，遇若婢僕，鞭捶陵曳，無復尊卑。南平一門，特鍾其酷。反天滅理，顯暴萬端。苛罰酷令，終無紀極，夏桀、殷辛，未足以譬。闔朝業業，人不自保，百姓遑遑，手足靡厝。行穢禽獸，罪盈三千。高祖之業將泯，七廟之享幾絶。吾老疾沈篤，每規禍鴆，憂煎漏刻，氣命無幾。開闢以降，所未嘗聞。遠近思奮，十室而九。

衛將軍湘東王體自太祖，天縱英聖，文皇鍾愛，寵冠列藩。吾早識神睿，特兼常禮。潛運宏規，義士投袂，獨夫既殞，懸首白旗，社稷再興，宗祏永固，人鬼屬心，大命允集。且勛德高邈，大業攸歸，宜遵漢、晋，纂承皇極。主者詳舊典以時奉行。

未亡人餘年不幸嬰此百艱，永尋情事，雖存若殞。當復奈何！當復奈何！

葬廢帝丹陽秣陵縣南郊壇西。

帝幼而狷急，在東宫每爲世祖所責。世祖西巡，子業啓參承起居，書迹不謹，上詰讓之。子業啓事陳謝，上又答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聞汝素都懈怠，狷戾日甚，何以頑固乃爾邪！"初踐阼，受璽紱，悖然無哀容。始猶難諸大臣及戴法興等，既殺法興，諸大臣莫不震懾。於是又誅群公。元凱以下，皆被毆捶牽曳。内外危懼，殿省騷然。初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寧馨兒！"

除無辜之人，籍没强取婦女。樹立僞詐地位低微的小人，没人知道是誰家的兒子。拜嬪立后，慶賀超過常制。宗室親戚，對待他們像婢僕一般，用鞭子抽打凌辱欺侮，不再有尊卑之分。南平一門，特别遭受他的殘酷。反天滅理，顯露暴虐無數。苛罰酷令，没有極限，夏桀、殷辛，未足以與他相比。整個朝廷畏懼恐慌，人人都不能自保，百姓惶惶不安，手足無措。行爲污穢如同禽獸，罪過多於三千。高祖的基業將要泯滅，七廟之享幾乎斷絶。我已經年老病重，每規禍鴆，時時刻刻擔憂煎熬，生命已没有多少了。開天闢地以來，還没有聽説過。遠近思奮，十家有九家認同。

衛將軍湘東王出自太祖這一門，上天使他英明神聖，受到文皇鍾愛，恩寵爲各皇族兄弟之首。我很早就知道他神勇睿智，更是兼懂常禮。深謀宏規，義士激勵奮發，獨夫已經死去，懸首白旗，國家再度興盛，宗廟可以永固，人鬼歸心，天命聚集。且勛德高遠，帝業很快回歸，應該遵循漢、晋二朝，繼承皇位。主管人詳明舊典以時奉行。

我的餘年不幸遭受如此各種艱難，重温既往的事情，雖存若殞。該當怎麽辦！該當怎麽辦！

把廢帝埋葬在丹陽秣陵縣南郊壇的西邊。

皇帝幼年時就很偏急，在東宫每每被孝武帝指責。孝武帝西巡，劉子業稟告參承起居，筆迹不嚴謹，孝武帝詰問斥責他。劉子業啓事陳謝，孝武帝又回答説："書不長進，這是一條。聽説你一向懈怠，偏急暴戾一天比一天厲害，爲什麽頑固如此啊！"開始登位，受璽紱，悖然變色無哀容。起初還畏懼各位大臣及戴法興等人，殺了戴法興之後，各位大臣没有不震懾的。於是又誅殺群公。自元凱以下，都被毆捶牽曳。内外危懼，殿省到處騷動。起先太后病重，派人呼喚皇帝。皇帝説："病人間多鬼，可畏，哪可去。"太后怒，對侍者説："拿刀來，割破我的腹，怎麽會生這種兒子！"到太后去世後數天，皇帝夢見

及太后崩後數日，帝夢太后謂之曰："汝不孝不仁，本無人君之相。子尚愚悖如此，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子雖多，并無天命。大運所歸，應還文帝之子。"其後湘東王紹位，果文帝子也。故帝聚諸叔京邑，慮在外爲患。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宫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食湯沐邑二千户，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帝每出，與朝臣常共陪輦。主以吏部郎褚淵貌美，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主十日，備見逼迫，誓死不回，遂得免。帝所幸閹人華願兒，官至散騎常侍，加將軍帶郡。帝少好讀書，頗識古事，自造《世祖誄》及雜篇章，往往有辭采。以魏武帝有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領之。其餘事迹，分見諸列傳。

太后對他説："你不孝不仁，本來没有人君之相。劉子尚愚悖如此，也不是當皇帝的人。孝武帝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子雖多，没有人能應天之命。皇位所歸，應該還於文帝之子。"這以後湘東王繼位，果然是文帝的兒子。所以皇帝在京城召集各位叔父，是考慮他們在外會成爲禍患。山陰公主淫恣過度，對皇帝説："我與陛下，雖男女有别，都是先帝所生。陛下六宫嬪妃以萬數，而我衹有駙馬一人。事情不公平，怎麽到了如此地步！"皇帝於是爲公主安排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位爲會稽郡長公主，禄秩如同郡王，食湯沐邑二千户，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皇帝每次外出，與朝臣常共陪同乘車。公主認爲吏部郎褚淵貌美，向皇帝請求讓褚淵侍奉她，皇帝同意了她的請求。褚淵侍奉公主十天，備受逼迫，誓死不回，纔得免除。皇帝所寵幸的閹人華願兒，官至散騎常侍，加將軍帶郡。皇帝少年時喜好讀書，頗懂得古事，自己撰寫《世祖誄》以及雜篇章，往往很有文采。因魏武帝時有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就設置這二個官。任命建安王劉休仁、山陽王劉休祐擔任。其餘的事迹，分别見於各列傳之中。

史臣曰：廢帝之事行著于篇。若夫武王數殷紂之釁，不能絓其萬一；霍光書昌邑之過，未足舉其毫厘。假以中才之君，有一于此，足以霣社殘宗，污宫潴廟，况總斯惡以萃一人之體乎！其得亡亦爲幸矣。

史臣曰：廢帝的事迹行爲都寫在這篇之中。至於周武王指責殷紂王的事端，不能挂其萬一；霍光書寫昌邑王的過失，未足舉其毫厘。假以中等才能的君主，有一於此，就足以使社稷宗室衰敗，玷辱宗廟，何况總合這些罪惡會集於一人之身啊！其得亡亦是幸運的了。



宋書卷八

本紀第八

明帝

太宗明皇帝諱彧，字休炳，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也。元嘉十六年十月戊寅生。二十五年，封淮陽王，食邑二千户。二十九年，改封湘東王。元凶弑立，以爲驍騎將軍，加給事中。世祖踐阼，爲秘書監，遷冠軍將軍、南蘭陵下邳二郡太守，領石頭戍事。孝建元年，徙爲南彭城、東海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鎮京口。其年，徵爲中護軍。二年，遷侍中，領游擊將軍。三年，徙衛尉，侍中如故。又爲左衛將軍，衛尉如故。大明元年，轉中護軍，衛尉如故。三年，爲都官尚書，領游擊將軍，衛尉如故。七年，遷領軍將軍。八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北將軍、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其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未拜，復爲領軍將軍，侍中如故。

太宗明皇帝名彧，字休炳，小字榮期，是文帝的第十一子。元嘉十六年十月戊寅出生。二十五年，封爲淮陽王，食邑二千户。二十九年，改封爲湘東王。劉劭弑立，任爲驍騎將軍，加給事中。孝武帝即位，任秘書監，遷冠軍將軍、南蘭陵下邳二郡太守，領石頭戍事。孝建元年，調任南彭城、東海二郡太守，仍爲冠軍將軍，鎮守京口。這一年，徵爲中護軍。二年，調任侍中，領游擊將軍。三年，調任衛尉，仍爲侍中。又擔任左衛將軍，仍爲衛尉。大明元年，轉任中護軍，仍爲衛尉。三年，任都官尚書，領游擊將軍，仍爲衛尉。七年，調任領軍將軍。八年，出京擔任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北將軍、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這一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還未赴任，又擔任領軍將軍，仍爲侍中。

永光元年，又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豫司江四州揚州之宣城諸軍事、衛將軍、南豫州刺史，鎮姑孰。又徙爲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如故。未拜，復本位。尋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永光元年，又出京擔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豫司江四州揚州之宣城諸軍事、衛將軍、南豫州刺史，鎮守姑孰。又調任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和過去一樣。還未赴任，恢復本位。不久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廢帝景和末，上入朝，被留停

廢帝景和末年，劉彧入朝，被留停都。廢帝

都。廢帝誅害宰輔，殺戮大臣，恒慮有圖之者，疑畏諸父，并拘之殿内，遇上無禮，事在《文諸王傳》。遂收上付廷尉，一宿被原。將加禍害者，前後非一。既而害上意定，明旦便應就禍。上先已與腹心阮佃夫、李道兒等密共合謀。于時廢帝左右常慮禍及，人人有異志。唯有直閤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等數人爲其腹心，并虓虎有幹力，在殿省久，衆并畏服之，故莫敢動。是夕，越等并外宿。佃夫、道兒因結壽寂之等殞廢帝於後堂。十一月二十九日夜也。

事定，上未知所爲。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奉引升西堂，登御坐，召見諸大臣。于時事起倉卒，上失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備羽儀。雖未即位，凡衆事悉稱令書施行。己未，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并賜死。宗越、譚金、童太一謀反伏誅。

十二月庚申初，令書以司空東海王禕爲中書監、太尉，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勛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新除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爲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山陽王休祐進號驃騎大將軍、荆州刺史。崇憲衛尉桂陽王休範爲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乙丑，改封安陸王子綏爲江夏王。

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上即皇帝位。詔曰：

高祖武皇帝德洞四瀛，化綿九服。太祖文皇帝以大明定基；世祖孝武皇帝以下武寧亂。日月所照，梯山航海；風雨所均，削衽襲帶。所以業固盛漢，聲溢隆

誅害宰輔，殺戮大臣，常思慮有圖謀的人，疑心害怕各位叔父，將他們都拘於殿内，對待皇上無禮，事情記載在《文諸王傳》。就把皇上收付廷尉，一夜以後赦免。將要加以禍害，前後不祇一次。後來謀害皇上的計劃已定，第二天早上就要動手。皇上先已和心腹左右阮佃夫、李道兒等人秘密合謀。當時廢帝的左右侍從常常擔心災禍連及自己，人人都有異志。祇有直閤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等數人爲他的心腹，都是勇士猛將有才幹力量，在殿省時間長久，大家都害怕他們，所以不敢行動。這一天晚上，宗越等都在外住宿。阮佃夫、李道兒就結交壽寂之等人在後堂殺了廢帝。這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上的事情。

事情平定，皇上不知道這情況。建安王劉休仁就稱臣奉引升西堂，皇上登上御座，召見各位大臣。這事過於倉促，皇上鞋子都丢了，光着脚到了西堂，仍戴着烏帽。坐定後，劉休仁招呼執掌帝王服玩等事的官吏給皇上戴上白帽，下令準備羽儀。雖然還未即位，各種事務都稱令書施行。己未日，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劉子尚、山陰公主一起賜死。宗越、譚金、童太一以謀反罪伏誅。

十二月庚申初一，令書任命司空東海王劉禕爲中書監、太尉，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晋安王劉子勛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日，以新任驃騎大將軍建安王劉休仁爲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山陽王劉休祐進號驃騎大將軍、荆州刺史。崇憲衛尉桂陽王劉休範爲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乙丑日，改封安陸王劉子綏爲江夏王。

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皇上即位。下詔説：

高祖武皇帝德行深入四瀛，化育八方藩屬。太祖文皇帝以大明定基；世祖孝武皇帝以下武息亂。日月所照，登山渡海；風雨所均，削衽襲帶。所以帝業盛比漢代，聲譽隆及周朝。劉子業天性凶狠暴虐，殘忍狂悖成

周。子業凶嚚自天，忍悖成性，人面獸心，見於齠日，反道敗德，著自比年。其狎侮五常，怠棄三正，矯誣上天，毒流下國，實開闢所未有，書契所未聞。再罹遏密，而無一日之哀；齊斬在躬，方深北里之樂。虎兕難匣，憑河必彰，遂誅滅上宰，窮釁逆之酷，虐害國輔，究孥戮之刑。子鸞同生，以昔憾殄殪。敬猷兄弟，以睚眦殲夷。徵逼義陽，將加屠膾。陵辱戚藩，檟楚妃主。奪立左右，竊子置儲，肆酗于朝，宣淫于國。事穢東陵，行污飛走。積釁罔極，日月滋深。比遂圖犯玄宫，志窺題湊，將肆梟、鏡之禍，騁商、頓之心。又欲鴆毒崇憲，虐加諸父，事均宫闈，聲遍國都。鴟梟小豎，莫不寵暱，朝廷忠誠，必也戮挫。收掩之旨，虓虎結轍；掠奪之使，白刃相望。百僚危氣，首領無有全地；萬姓崩心，妻子不復相保。所以鬼哭山鳴，星鈎血降，神器殆於馭索，景祚危於綴旒。

朕假寐凝憂，泣血待旦，慮大宋之基，於焉而泯，武、文之業，將墜于淵。賴七廟之靈，藉八百之慶，巨猾斯殄，鴻沴時褰。皇綱絶而復紐，天緯缺而更張。猥以寡薄，屬承乾統，上緝三光之重，俯顧庶民之艱。業業矜矜，若履冰谷，思與億兆，同此維新。可大赦天下，改景和元年爲泰始元年。賜民爵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租宿債勿復收。犯鄉論清議，贓污淫盗，并悉洗除。長徒之身，特賜原遣。亡官失爵，禁錮

性，人面獸心，童年時就表現出來了，悖逆大道敗壞德行，則近年更加顯著。他狎侮五常，怠棄三正，矯誣上天，毒流下國，實爲開天闢地以來所未有，有文字記載之後所未聞。遭遇皇帝喪事，没有一天哀痛；齊斬喪服在身，仍沉浸於北里之樂。虎兕難以關進籠子，徒涉過河必然彰明，於是誅殺重臣，以致極盡叛亂之殘酷，虐害輔佐，而用遍誅及子孫之刑罰。劉子鸞是同生兄弟，因過去的怨恨被殺害。劉敬猷是兄弟，因微小的仇隙遭夷滅。徵逼義陽，將加以屠膾。凌辱戚藩，笞打妃主。奪立左右，竊子置儲，肆酗於朝，宣淫於國。事穢東陵，行污飛走。積釁没有窮盡，一天比一天加深。遂至於圖犯玄宫，志窺天子的槨制，將要肆行梟、獍之禍，放任商、頓之心。又欲鴆殺崇憲，虐加各位叔父，事情都發生於後宫，名聲傳遍於國都。鴟梟小人，没有不寵信的，朝廷忠誠之士，必然遭到殺戮挫折。收掩之旨，勇士猛將往來不絶；掠奪之使，白刃相望。各級官吏危懼，不知能否保住腦袋；萬千百姓離心，妻子兒女不能保全。所以鬼哭山鳴，星鈎血降，國家政權危險好比馭於朽索，帝業之危如旒之懸。

我爲局勢擔憂晚上睡不着覺，泣血等待天明，思慮大宋的基業，到今天泯滅，武帝、文帝的偉業，將要墜入深淵。依賴七廟之靈，憑藉八百之慶，巨猾已經殲滅，大災已經斷絶。皇朝綱紀斷而又連，天緯缺而更張。我以寡薄之身，繼承乾統，上接三光之重，下顧庶民的艱難。惶惶不安小心翼翼，如履冰谷一般，思與廣大百姓，一同維新。可以大赦天下，改景和元年爲泰始元年。賜民爵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的，每人給穀五斛。欠租和原先的債務不再收取。犯有鄉論清議，贓污淫盗，全部洗除。長徒之身，特賜原遣。亡官失爵，禁錮舊勞，一律依照舊典。原先昏制謬封，都一起削除。

舊勞，一依舊典。其昏制謬封，并皆刊削。

己巳，以安西將軍、南豫州刺史劉遵考爲特進、右光禄大夫，輔國將軍、歷陽南譙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爲南豫州刺史。庚午，以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爲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子仁爲中軍將軍，左衛將軍劉道隆爲中護軍。辛未，改封臨賀王子産爲南平王，晉熙王子輿爲廬陵王。壬申，以尚書左僕射王景文爲尚書僕射。新除中護軍劉道隆卒。癸酉，詔曰："朕戡亂寧民，屬膺景祚。鴻制初造，革道惟新。而國故頻罹，仁澤偏壅。每鑒寐疚心，罔識攸濟。巡方問俗，弘政所先，可分遣大使，廣求民瘼，考守宰之良，采衡閭之善。若獄犴淹枉，傷民害教者，具以事聞。鰥寡孤獨，癃殘六疾，不能自存者，郡縣優量賑給。貞婦孝子，高行力田，詳悉條奏。務詢輿誦，廣納嘉謀，每盡皇華之旨，俾若朕親覽焉。"乙亥，追尊所生沈婕妤曰宣皇太后。後軍將軍垣閎爲司州刺史，前右將軍長史殷琰爲豫州刺史。丙子，詔曰："皇室多故，糜費滋廣，且久歲不登，公私歉弊。方刻意從儉，弘濟時艱，政道未孚，慨愧兼積。太官供膳，可詳所減撤，尚方御府雕文篆刻無益之物，一皆蠲省，務存簡約，以稱朕心。"戊寅，崇太后爲崇憲皇太后。立皇后王氏。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反，鎮軍長史鄧琬爲其謀主，雍州刺史袁顗率衆赴之。辛巳，驃騎大將軍、前荆州刺史山陽王休祐改爲江州刺史，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即留本任。加領軍將軍王玄謨鎮軍將軍。壬午，車駕謁太廟。甲申，後將軍、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進號征

己巳日，任命安西將軍、南豫州刺史劉遵考爲特進、右光禄大夫，輔國將軍、歷陽南譙二郡太守建平王劉景素爲南豫州刺史。庚午日，任命荆州刺史臨海王劉子頊爲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劉子仁爲中軍將軍，左衛將軍劉道隆爲中護軍。辛未日，改封臨賀王劉子産爲南平王，晉熙王劉子輿爲廬陵王。壬申日，任命尚書左僕射王景文爲尚書僕射。新任中護軍劉道隆去世。癸酉日，下詔説："我平定禍亂安寧百姓，繼承帝業。鴻制初定，革道惟新。而國家不斷遭遇重大變故，仁澤不能普施百姓。每每假寐痛心，不知如何度過艱危。巡方問俗，爲弘政所先，可分遣大使，廣求民間疾苦，考核官吏的好壞，采納平民的善言。如果牢獄長期冤屈，傷民害教的，把事情向上報告。鰥寡孤獨，衰老殘廢六疾，不能獨立生活的，郡縣要充分給予救濟。貞婦孝子，高行的人努力耕作，詳細上奏朝廷。務必詢問衆人的議論，廣泛采納善美的謀略，以盡奉命出使的責任，就如同我親自閱覽一樣。"乙亥日，追尊生母沈婕妤爲宣皇太后。後軍將軍垣閎任司州刺史，前右將軍長史殷琰任豫州刺史。丙子日，下詔説："皇室多變故，費用越來越大，且多年没有好收成，公私積累都不足。方欲刻意從儉，來度過艱難的歲月，政道還未爲人所信服，感慨愧疚同時鬱積於心。太官供應膳食，可以詳所減撤，尚方御府雕文篆刻無用的東西，一律都蠲免減省，務必存以簡約，使符合我的心意。"戊寅日，尊崇太后爲崇憲皇太后。立皇后王氏。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劉子勛舉兵反叛，鎮軍長史鄧琬是劉子勛的謀主，雍州刺史袁顗率領軍隊前往參加。辛巳日，驃騎大將軍、前荆州刺史山陽王劉休祐改任江州刺史，荆州刺史臨海王劉子頊即留本任。加任領軍將軍王玄謨爲鎮軍將軍。壬午日，皇帝拜謁太廟。甲申日，後將軍、郢州刺史安陸王劉子綏進號征南將軍，右將軍、會稽太守尋陽王劉子房進號安東將軍，前將軍、荆州刺史臨海王劉子頊進號平西將軍。劉子綏、

南將軍，右將軍、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進號安東將軍，前將軍、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進號平西將軍。子綏、子房、子頊并不受命，舉兵同逆。戊子，新除中軍將軍永嘉王子仁爲護軍將軍。

二年春正月己丑朔，以軍事不朝會。庚寅，以金紫光禄大夫王僧朗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壬辰，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山陽王休祐改爲南豫州刺史，鎮歷陽。鎮軍將軍、領軍將軍王玄謨爲車騎將軍、江州刺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薛安都進號安北將軍。安都亦不受命。癸巳，以左衛將軍巴陵王休若爲鎮東將軍，新除安東將軍尋陽王子房爲撫軍將軍，司徒左長史袁愍孫爲領軍將軍。甲午，中外戒嚴。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統衆軍南討。以青州刺史劉祇爲南兗州刺史。丙申，以征虜司馬申令孫爲徐州刺史，義陽内史龐孟虯爲司州刺史。令孫、孟虯及豫州刺史殷琰、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并同叛逆。兗州刺史殷孝祖入衛京都，仍遣孝祖前鋒南伐。甲辰，加孝祖撫軍將軍。丙午，車駕親御六師，出頓中興堂。辛亥，驃騎大將軍、南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改爲豫州刺史，統衆軍西討。吴郡太守顧琛、吴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晋陵太守袁摽、山陽太守程天祚并舉兵反。鎮東將軍巴陵王休若統衆軍東討。壬子，崇憲皇太后崩。是日，軍主任農夫、劉懷珍平定義興。永世縣民史逸宗據縣爲逆，殿中將軍陸攸之討平之。丙辰，以新除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朗爲特進，

劉子房、劉子項都不受命，舉兵共同叛逆。戊子日，新任中軍將軍永嘉王劉子仁爲護軍將軍。

二年春正月己丑初一，因爲軍事不舉行朝會。庚寅日，任命金紫光禄大夫王僧朗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壬辰日，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山陽王劉休祐改任南豫州刺史，鎮守歷陽。鎮軍將軍、領軍將軍王玄謨任車騎將軍、江州刺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薛安都進號安北將軍。薛安都也不接受命令。癸巳日，任命左衛將軍巴陵王劉休若爲鎮東將軍，新任安東將軍尋陽王劉子房爲撫軍將軍，司徒左長史袁愍孫爲領軍將軍。甲午日，中外戒嚴。司徒建安王劉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統率各軍向南討伐。任命青州刺史劉祇爲南兗州刺史。丙申日，任命征虜司馬申令孫爲徐州刺史，義陽内史龐孟虯爲司州刺史。申令孫、龐孟虯以及豫州刺史殷琰、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一同叛逆。兗州刺史殷孝祖入衛京城，仍派遣殷孝祖作爲前鋒向南討伐。甲辰日，加任殷孝祖爲撫軍將軍。丙午日，皇帝親自統率六師，駐屯中興堂。辛亥日，驃騎大將軍、南豫州刺史山陽王劉休祐改任豫州刺史，率領各軍向西討伐。吴郡太守顧琛、吴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晋陵太守袁摽、山陽太守程天祚一起舉兵反叛。鎮東將軍巴陵王劉休若率領各軍向東討伐。壬子日，崇憲皇太后去世。這一天，軍主任農夫、劉懷珍平定義興。永世縣民史逸宗占據本縣作亂，殿中將軍陸攸之討伐平定了他。丙辰日，以新任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朗爲特進，仍兼任左光禄大夫。

左光禄大夫如故。

二月乙丑，僧朗卒。尚書僕射王景文父憂去職。曲赦吴、吴興、義興、晋陵四郡。吏部尚書蔡興宗爲尚書左僕射，吴興太守張永、右軍將軍齊王東討，平晋陵。癸未，曲赦浙江東五郡。丁亥，鎮東將軍巴陵王休若進號衛將軍。建武將軍吴喜公率諸軍破賊於吴、吴興、會稽，平定三郡，同逆皆伏誅。輔國將軍齊王前鋒北討，輔國將軍劉勔前鋒西討。賊劉胡領衆四萬據赭圻。

二月乙丑，王僧朗去世。尚書僕射王景文因父親去世離職。特赦吴、吴興、義興、晋陵四郡。任命吏部尚書蔡興宗爲尚書左僕射，吴興太守張永、右軍將軍齊王向東討伐，平定晋陵。癸未日，特赦浙江東部五郡。丁亥日，鎮東將軍巴陵王劉休若進號衛將軍。建武將軍吴喜公率領各軍在吴、吴興、會稽攻破賊軍，平定了三郡，叛逆的人都處死。輔國將軍齊王作爲前鋒向北討伐，輔國將軍劉勔作爲前鋒向西討伐。賊人劉胡率領部衆四萬占據了赭圻。

三月庚寅，撫軍將軍殷孝祖攻赭圻，死之。以輔國將軍沈攸之代爲南討前鋒。賊衆稍盛，袁顗頓鵲尾，聯營迄至濃湖，衆十餘萬。壬辰，以新除太子詹事張永爲青、冀二州刺史。丙申，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總統北討諸軍事。丁酉，以尚書劉思考爲徐州刺史。戊戌，貶尋陽王子房爵爲松滋縣侯。乙巳，以奉朝請鄭黑爲司州刺史。辛亥，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領南兖州刺史。壬子，斷新錢，專用古錢。癸丑，原赦揚、南徐二州囚繫，凡逋亡一無所問。

三月庚寅，撫軍將軍殷孝祖攻打赭圻，戰死。以輔國將軍沈攸之代爲向南討伐的前鋒。賊人越來越强盛，袁顗駐扎鵲尾，連營一直到濃湖，聚衆十餘萬。壬辰日，以新任太子詹事張永爲青、冀二州刺史。丙申日，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總統北討諸軍事。丁酉日，任尚書劉思考爲徐州刺史。戊戌日，貶尋陽王劉子房爵位爲松滋縣侯。乙巳日，任命奉朝請鄭黑爲司州刺史。辛亥日，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領南兖州刺史。壬子日，禁絶新錢，專用古錢。癸丑日，赦免揚、南徐二州的囚犯，凡逃亡者都不再追問。

夏四月壬午，以散騎侍郎明僧暠爲青州刺史。

夏四月壬午，任命散騎侍郎明僧暠爲青州刺史。

五月壬辰，以輔國將軍沈攸之爲雍州刺史。丁酉，曲赦豫州。丁未，新除尚書僕射王景文爲中軍將軍，以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爲鎮軍將軍。庚戌，以寧朔將軍劉乘民爲冀州刺史。甲寅，葬崇憲皇太后於修寧陵。冠軍將軍、益州刺史蕭惠開進號平西將軍。

五月壬辰，任命輔國將軍沈攸之爲雍州刺史。丁酉日，特赦豫州。丁未日，新任尚書僕射王景文爲中軍將軍，任命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爲鎮軍將軍。庚戌日，任命寧朔將軍劉乘民爲冀州刺史。甲寅日，葬崇憲皇太后於修寧陵。冠軍將軍、益州刺史蕭惠開進號爲平西將軍。

六月辛酉，鎮軍將軍張永領徐州刺史。京師雨水，丁卯，遣殿中將軍檢行賜恤。以左軍將軍垣恭祖爲梁、

六月辛酉，鎮軍將軍張永領徐州刺史。京城下雨成災，丁卯日，派遣殿中將軍查驗巡行賜以救濟。任命左軍將軍垣恭祖爲梁、南秦二州刺

南秦二州刺史。

史。

秋七月己丑，鎮北將軍、南徐兗二州刺史桂陽王休範進號征北大將軍。辛卯，鎮軍將軍、徐州刺史張永改爲南兗州刺史。丁酉，以仇池太守楊僧嗣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壬寅，以男子時朗之爲北豫州刺史。乙巳，龍驤將軍劉道符平山陽。辛亥，又以義軍主鄭叔舉爲北豫州刺史，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張永復領徐州刺史。甲寅，復以冀州刺史崔道固爲徐州刺史。

秋七月己丑，鎮北將軍、南徐兗二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進號征北大將軍。辛卯日，鎮軍將軍、徐州刺史張永改任南兗州刺史。丁酉日，任命仇池太守楊僧嗣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壬寅日，任命男子時朗之爲北豫州刺史。乙巳日，龍驤將軍劉道符平定山陽。辛亥日，又任命義軍主鄭叔舉爲北豫州刺史，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張永再領徐州刺史。甲寅日，又任命冀州刺史崔道固爲徐州刺史。

八月己卯，司徒建安王休仁率衆軍大破賊，斬僞尚書僕射袁顗，進討江、郢、荆、雍、湘五州，平定之。晋安王子勛、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并賜死，同黨皆伏誅。諸將軍帥封賞各有差。甲申，以護軍將軍、永嘉王子仁爲平南將軍、湘州刺史。

八月己卯，司徒建安王劉休仁率領衆軍大破賊兵，斬僞尚書僕射袁顗，進討江、郢、荆、雍、湘五州，全部平定。晋安王劉子勛、安陸王劉子綏、臨海王劉子頊、邵陵王劉子元一起賜死，他們的同黨都伏誅。按照功勞各軍將帥封賞都有等級。甲申日，任命護軍將軍、永嘉王劉子仁爲平南將軍、湘州刺史。

九月乙酉，曲赦江、郢、荆、雍、湘五州；守宰不得離職。壬辰，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改爲荆州刺史。分豫州立南豫州。癸巳，六軍解嚴。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甲午，以中軍將軍王景文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戊戌，以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玄謨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護軍將軍。庚子，以建安王休仁世子伯融爲豫州刺史。辛丑，衛將軍巴陵王休若即本號爲雍州刺史。雍州刺史沈攸之爲郢州刺史。庚戌，以太子左衛率建平王景素爲南兗州刺史。

九月乙酉，特赦江、郢、荆、雍、湘五州；守宰不能離職。壬辰日，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山陽王劉休祐改任荆州刺史。分出豫州一部分設立南豫州。癸巳日，六軍解嚴。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甲午日，任命中軍將軍王景文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戊戌日，任命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玄謨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護軍將軍。庚子日，任命建安王劉休仁世子劉伯融爲豫州刺史。辛丑日，衛將軍巴陵王劉休若即本號爲雍州刺史。雍州刺史沈攸之調任郢州刺史。庚戌日，任命太子左衛率建平王劉景素爲南兗州刺史。

十月乙卯，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産、廬陵王子輿、松滋侯子房并賜死。丁卯，以郢州刺史沈攸之爲中領軍，與張永俱北討。庚午，以吴郡太守顧覬

十月乙卯，永嘉王劉子仁、始安王劉子真、淮南王劉子孟、南平王劉子産、廬陵王劉子輿、松滋侯劉子房一起賜死。丁卯日，任命郢州刺史沈攸之爲中領軍，與張永一起向北討伐。庚午日，任命吴郡太守顧覬之爲湘州刺史。戊寅日，

之爲湘州刺史。戊寅，立皇子昱爲皇太子。曲赦揚、南徐二州。以輔國將軍劉勔爲廣州刺史，左軍將軍張世爲豫州刺史。

十一月甲申，以安成太守劉襲爲郢州刺史。壬辰，詔曰："治崇簡易，化疾繁侈，遠關隆替，明著軌迹者也。朕拯斯墜運，屬此屯極，仍之以凋耗，因之以師旅，而識昧前王，務艱昔代。俾夫舊賦既繁，爲費彌廣，鑒寐萬務，每思弘革。方欲緩繇優調，愛民爲先，有司詳加寬惠，更立科品。其方物職貢，各順土宜，出獻納貢，敬依時令。凡諸蠹俗妨民之事，趣末違本之業，雕華靡麗，奇器異技，并嚴加裁斷，務歸要實。左右尚方御府諸署，供御制造，咸存儉約。庶淳風至教，微遵太古，阜財興讓，少敦季俗。"又詔曰："夫秉機詢政，立教之攸本；舉賢聘逸，弘化之所基。故負鼎進策，殷代以康；釋釣作輔，周祚斯乂。朕甫承大業，訓道未敷，雖側席忠規，伫夢岩築，而良圖莫薦，奇士弗聞，永鑒通古，無忘宵寐。今藩隅克晏，敷化維始，屢懷存治，實望箴闕。王公卿尹，群僚庶官，其有嘉謀直獻，匡俗濟時，咸切事陳奏，無或依隱。若乃林澤貞栖，丘園耿潔，博洽古今，敦崇孝讓，四方在任，可明書搜揚，具即以聞，隨就褒立。"以建平王景素子延年爲新安王。以新除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玄謨爲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丙申，制使東土經荒流散，并各還本，蠲衆調二年。

十二月己未，以尚書金部郎劉善明爲冀州刺史。乙丑，詔曰："近衆藩稱亂，多染釁科。或誠係本朝，事

立皇子劉昱爲皇太子。特赦揚、南徐二州。任命輔國將軍劉勔爲廣州刺史，左軍將軍張世爲豫州刺史。

十一月甲申，任命安成太守劉襲爲郢州刺史。壬辰日，下詔說："治理崇尚簡易，教化憎惡繁侈，遠關興隆衰落，顯明它的軌迹。我拯救這墜落的國運，艱難困頓到了極點，凋耗日甚，戰爭頻仍，而不能瞭解前王，往世是如何艱難操勞。那舊的賦税既已繁重，費用越來越多，事務繁忙不能脱衣而睡，每每思慮要進行改革。正準備減徭役少租調，以愛民爲先，有關官府要詳加寬惠，改立法制定規。其方物職貢，各依照當地出産，出獻納貢，嚴依時令節氣。凡各種敗壞風化妨礙民衆之事，趨末違本之業，雕華靡麗，奇器異技，都嚴加裁斷，務必歸於要實。左右尚方御府各衙門，供御製造，都要求做到儉約。淳風至教，可以遵循太古，阜財興讓，少敦末世頽敗的風俗。"又下詔說："秉機詢政，是立教的根本；舉賢聘逸，是弘化的基礎。所以負鼎進策，殷代得以安定；重用吕尚做輔佐，周朝國祚就久長。我繼任大業，教誨開導還没有傳布，雖然擔憂没有忠規而坐不安穩，長久等待傅説這樣的人才，而好的規劃没有推薦，有本領的名士没有聽説，永鑒通古，夜寐不忘。如今屬地能够平静，布行教化纔開始，心懷治世，實在希望規戒過失。王公卿士，群僚庶官，如有嘉謀直接呈上，可以匡俗濟時，都要據事陳奏，不要有所隱晦。如有栖居林澤的貞忠之士，隱於丘園的高潔之徒，博洽古今的人，敦崇孝讓的人，四方在任之官，都要明書訪求舉拔，上奏朝廷得知後，立即加以褒獎樹立。"任命建平王劉景素的兒子劉延年爲新安王。任命新任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玄謨爲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丙申日，下令使東土經過荒亂流散的百姓，都各還本鄉。免除民衆的户調二年。

十二月己未，任命尚書金部郎劉善明爲冀州刺史。乙丑日，下詔説："近來衆藩作亂，多染釁科。有的誠係本朝，事緣逼迫，混同證錮，實

緣逼迫，混同證錮，良以悵然。夫天道尚仁，德刑并用，雷霆時至，雲雨必解。朕眷言静念，思弘風澤，凡應禁削，皆從原蕩。其文武堪能，隨才銓用。”辛未，以新除廣州刺史劉勔爲益州刺史，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費混爲廣州刺史。劉勔克壽陽，豫州平。辛巳，以輔國將軍劉靈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薛安都要引索虜，張永、沈攸之大敗，於是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

在使人悵然。天道崇尚仁義，德刑并用，雷霆時至，雲雨必解。我眷言静念，思弘風澤，凡應禁削，都給以赦免。其中有文武才能的，根據他們的能力選用。”辛未日，任命新任廣州刺史劉勔爲益州刺史，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費混爲廣州刺史。劉勔攻克壽陽，豫州平定。辛巳日，任命輔國將軍劉靈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薛安都邀引索虜，張永、沈攸之大敗，於是就失去了淮北四州以及豫州淮西的地方。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農役將興，太官停宰牛。癸卯，曲赦豫、南豫二州。衛將軍巴陵王休若降號鎮西將軍。

三年春正月庚子，因爲農役將興，太官停止宰牛。癸卯日，特赦豫、南豫二州。衛將軍巴陵王劉休若降號爲鎮西將軍。

閏月庚午，京師大雨雪，遣使巡行，賑賜各有差。戊寅，以游擊將軍垣閎爲益州刺史。

閏正月庚午，京城下大雪，派遣使者巡行，賑濟賞賜各有等級。戊寅日，任命游擊將軍垣閎爲益州刺史。

二月甲申，以御史中丞羊希爲廣州刺史。是日，車駕爲戰亡將士舉哀。己丑，以鎮西司馬劉亮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索虜寇汝陰，太守張景遠擊破之。丙申，曲赦青、冀二州。

二月甲申，任命御史中丞羊希爲廣州刺史。這一天，皇帝爲戰亡將士舉行哀悼儀式。己丑日，任命鎮西司馬劉亮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索虜侵犯汝陰，太守張景遠擊破了索虜。丙申日，特赦青、冀二州。

三月丙子，以尚書左僕射蔡興宗爲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戊寅，以冠軍將軍王玄載爲徐州刺史，寧朔將軍崔平爲兖州刺史。

三月丙子，任命尚書左僕射蔡興宗爲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戊寅日，任命冠軍將軍王玄載爲徐州刺史，寧朔將軍崔平爲兖州刺史。

夏四月癸巳，以前司州刺史鄭黑爲司州刺史。乙未，冠軍將軍、北秦州刺史楊僧嗣進號征西將軍。庚子，立桂陽王休範第二子德嗣爲廬陵王，立侍中劉韞第二子銑爲南豐王。丙午，安西將軍蔡興宗降號平西將軍。

夏四月癸巳，任命前司州刺史鄭黑爲司州刺史。乙未日，冠軍將軍、北秦州刺史楊僧嗣進號爲征西將軍。庚子日，立桂陽王劉休範第二個兒子劉德嗣爲廬陵王，立侍中劉韞第二個兒子劉銑爲南豐王。丙午日，安西將軍蔡興宗降號爲平西將軍。

五月丙辰，宣太后崇寧陵禁内墳屋瘞遷徙者，給葬直，蠲復家丁。戊午，以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王玄謨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辛酉，罷南豫州并豫州。壬戌，以太子詹事袁粲爲尚書僕射。

五月丙辰，宣太后崇寧陵禁地内有墳屋埋葬要遷徙的，給下葬的錢，免除家丁的賦税勞役。戊午日，任命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王玄謨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辛酉日，撤銷南豫州并入豫州。壬戌日，任命太子詹事袁粲爲尚書僕射。

六月乙酉，以侍中劉韞爲湘州刺史。

秋七月壬子，以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玄謨爲特進、左光禄大夫、護軍將軍。薛安都子伯令略據雍州四郡，刺史巴陵王休若討斬之。

八月丁酉，詔曰："古者衡虞置制，蝝蚳不收；川澤産育，登器進御。所以繁阜民財，養遂生德。頃商販逐末，競早争新，折未實之果，收豪家之利，籠非膳之翼，爲戲童之資。豈所以還風尚本，捐華務實。宜修道布仁，以革斯蠹。自今鱗介羽毛，肴核衆品，非時月可采，器味所須，可一皆禁斷，嚴爲科制。"壬寅，以中領軍沈攸之行南兗州刺史，率衆北討。癸卯，詔曰："法網之用，期世而行，寬惠之道，因時而布。况朕尚德戡亂，依仁馭俗，宜每就弘簡，以隆至治。而頻罹兵革，繇賦未休，軍民巧僞，興事甚多，蹈刑入憲，諒非一科。至乃假名戎伍，竊爵私庭，因戰散亡，托懼逃役。且往諸淪逼，雖經累宥，逋竄之黨，猶爲實繁。宵言永懷，良兼矜疚。思所以重播至澤，覃被區宇。可大赦天下。"加新除左光禄大夫王玄謨車騎將軍。丙午，遣吏部尚書褚淵慰勞緣淮將帥，隨宜量賜。戊申，以新除右衛將軍劉勔爲豫州刺史。

九月癸丑，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進號衛將軍，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蔡興宗進號安西將軍。乙卯，以越騎校尉周寧民爲兗州刺史。戊午，以皇后六宫以下雜衣千領，金釵千枚，班賜北征將士。庚申，前將軍兼冀州刺史崔道固進號平北將軍。甲子，曲赦徐、兗、青、冀四州。

冬十月壬午，改封新安王延年爲

六月乙酉，任命侍中劉韞爲湘州刺史。

秋七月壬子，任命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玄謨爲特進、左光禄大夫、護軍將軍。薛安都的兒子薛伯令擄掠占據雍州四郡，刺史巴陵王劉休若討伐殺了薛伯令。

八月丁酉，下詔説："古代守護山林的官置制，輕微之物不收；川澤産育，登器進御。所以民財繁富，養遂生德。近來商販逐末，競早争新，折未實之果，收豪家之利，籠非膳之翼，爲戲童之資。豈所以還原風俗崇尚根本，抛棄華麗注重樸實。應該修道布仁，以革除這個蠹害。自今以後魚類鳥類，肉類和果類食品，不是可捉可采的時候，不是所必須的時候，一律禁斷，嚴格作爲一種制度。"壬寅日，任命中領軍沈攸之兼攝南兗州刺史，率領衆軍向北討伐。癸卯日，下詔説："法網的用法，期世而行，寬惠的政策，因時而布。我崇尚德政平定禍亂，根據仁義駕馭習俗，宜寬弘簡易，以使至治之世更加隆盛。而多次遭受戰亂，徭役賦税没有停止，軍民虚僞不實，製造事端很多，蹈刑入憲，并非一科。直至假名戎伍，竊爵私庭，因戰而散亡，托懼而逃役。况且以往淪逼，雖經多次寬宥，逃竄之黨，仍爲數不少。宵言永懷，又加憐憫不安。思慮所以重播德澤，普遍施及全國各地。可以大赦天下。"加新任左光禄大夫王玄謨爲車騎將軍。丙午日，派遣吏部尚書褚淵慰勞沿淮將帥，根據情况給予賞賜。戊申日，以新任右衛將軍劉勔爲豫州刺史。

九月癸丑，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巴陵王劉休若進號爲衛將軍，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蔡興宗進號爲安西將軍。乙卯日，任命越騎校尉周寧民爲兗州刺史。戊午日，以皇后六宫以下雜衣千領，金釵千枚，分賞給北征將士。庚申日，前將軍兼冀州刺史崔道固進號爲平北將軍。甲子日，特赦徐、兗、青、冀四州。

冬十月壬午，改封新安王劉延年爲始平王。

始平王。戊子，芮芮國遣使獻方物。辛丑，復郡縣公田。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渾拾寅進號征西大將軍。

十一月，立建安王休仁第二子伯猷爲江夏王，改封義陽王昶爲晋熙王。乙卯，分徐州置東徐州，以輔國將軍張讜爲刺史。高麗國、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庚辰，以寧朔將軍劉休賓爲兖州刺史。

四年春正月己未，車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庚午，衛將軍巴陵王休若降號左將軍。乙亥，零陵王司馬勗薨。

二月辛丑，以前龍驤將軍常珍奇爲平北將軍、司州刺史，珍奇子超越爲北冀州刺史。乙巳，右光禄大夫、車騎將軍、護軍將軍王玄謨薨。

三月己未，以游擊將軍劉懷珍爲東徐州刺史。戊辰，以軍司馬劉靈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南譙太守孫奉伯爲交州刺史，交州人李長仁據州叛。妖賊攻廣州，殺刺史羊希，龍驤將軍陳伯紹討平之。

夏四月己卯，復減郡縣田禄之半。丙申，東海王禕改封盧江王，山陽王休祐改封晋平王，改晋安郡爲晋平郡。辛丑，芮芮國及河南王并遣使獻方物。甲辰，以豫章太守張辯爲廣州刺史。

五月乙巳，曲赦廣州。癸亥，以行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行湘州刺史，會稽太守張永爲雍州刺史，湘州刺史劉韞爲南兖州刺史。

秋七月乙巳朔，以吴郡太守王琨爲中領軍。丙辰，始平王延年薨。己未，以侍中劉襲爲中護軍。庚申，以驍騎將軍齊王爲南兖州刺史。

戊子日，芮芮國派遣使者進獻本地物産。辛丑日，恢復郡縣公田。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渾拾寅進號爲征西大將軍。

十一月，立建安王劉休仁的第二個兒子劉伯猷爲江夏王，改封義陽王劉昶爲晋熙王。乙卯日，分徐州一部分設置東徐州，任命輔國將軍張讜爲刺史。高麗國、百濟國派遣使者進獻本地産物。

十二月庚辰，任命寧朔將軍劉休賓爲兖州刺史。

四年春正月己未，皇帝親自到南郊祭天，大赦天下。庚午日，衛將軍巴陵王劉休若降號爲左將軍。乙亥日，零陵王司馬勗去世。

二月辛丑，任命前龍驤將軍常珍奇爲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常珍奇的兒子常超越爲北冀州刺史。乙巳日，右光禄大夫、車騎將軍、護軍將軍王玄謨去世。

三月己未，任命游擊將軍劉懷珍爲東徐州刺史。戊辰日，任命軍司馬劉靈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南譙太守孫奉伯爲交州刺史，交州人李長仁占據交州叛亂。妖賊進攻廣州，殺了刺史羊希，龍驤將軍陳伯紹討伐平定了叛亂。

夏四月己卯，再次削減郡縣官吏田禄的一半。丙申日，東海王劉禕改封爲盧江王，山陽王劉休祐改封爲晋平王，改晋安郡爲晋平郡。辛丑日，芮芮國及河南王都派遣使者進獻本地産物。甲辰日，任命豫章太守張辯爲廣州刺史。

五月乙巳，特赦廣州。癸亥日，任命兼攝雍州刺史巴陵王劉休若爲兼攝湘州刺史，會稽太守張永爲雍州刺史，湘州刺史劉韞爲南兖州刺史。

秋七月乙巳初一，任命吴郡太守王琨爲中領軍。丙辰日，始平王劉延年去世。己未日，任命侍中劉襲爲中護軍。庚申日，任命驍騎將軍齊王爲南兖州刺史。

八月戊子，以南康相劉勃爲交州刺史。辛卯，分青州置東青州，以輔國將軍沈文靖爲東青州刺史。丁酉，安南將軍、江州刺史王景文進號鎮南將軍。

八月戊子，任命南康相劉勃爲交州刺史。辛卯日，分出青州一部分設置東青州，任命輔國將軍沈文靖爲東青州刺史。丁酉日，安南將軍、江州刺史王景文進號爲鎮南將軍。

九月丙辰，以驃騎長史張悦爲雍州刺史。戊辰，詔曰："夫愆有小大，憲隨寬猛，故五刑殊用，三典異施。而降辟次網，便暨鉗撻，求之法科，差品滋遠。朕務存欽恤，每有矜貸。尋劫制科罪，輕重同之大辟，即事原情，未爲詳衷。自今凡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或攻剽亭寺，及害吏民者，凡此諸條，悉依舊制。五人以下相逼奪者，可特賜黥刖，投畀四遠，仍用代殺，方古爲優，全命長户，施同造物。庶簡惠之化，有孚群萌，好生之德，無漏幽品。"庚午，曲赦揚、南徐、兖、豫四州。

九月丙辰，任命驃騎長史張悦爲雍州刺史。戊辰日，下詔説："過失有小有大，法令有寬有猛，所以五刑有不同的用途，三典有相異的實施。而降刑罰就法網，及到束頸鞭撻，求之於刑法條例，品級差距更加大。我務必做到量刑慎重心存憐憫撫恤，每每都有哀憐寬恕。用威力控制科罪，輕重同之大辟，即事原情，未爲詳衷。自今以後凡是竊執官仗，拒戰於主管巡行偵察事務的官府，或者攻掠亭寺，以及迫害吏民的，凡此各條，都按照舊制。五人以下相逼奪的，可處以黥刑刖刑，放逐至四遠之地，以代殺戮，比較古時更爲寬和，全命長户，施同造物。這樣簡惠的德化，爲百姓所信服，好生的德行，使囚禁的人也不會遺漏。"庚午日，特赦揚、南徐、兖、豫四州。

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發諸州兵北討。南康、建安、安成、宣城四郡，昔不同南逆，并不在徵發之例。甲戌，割揚州之義興郡屬南徐州。

冬十月癸酉初一，日食。徵發各州的軍隊向北討伐。南康、建安、安成、宣城四郡，過去不同南逆，都不在徵發之例。甲戌日，分出揚州的義興郡劃歸南徐州。

五年春正月癸亥，車駕躬耕藉田。大赦天下，賜力田爵一級。

五年春正月癸亥，皇帝親自耕種藉田。大赦天下，賜努力耕田的人爵一級。

二月丙申，分豫州、揚州立南豫州，以太尉廬江王禕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

二月丙申，分出豫州、揚州一部分設置南豫州，任命太尉廬江王劉禕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

三月乙卯，於南豫州立南義陽郡。丙寅，車駕幸中堂聽訟。己巳，河南王遣使獻方物。

三月乙卯，在南豫州設置南義陽郡。丙寅日，皇帝到中堂聽審訴訟。己巳日，河南王派遣使者進獻本地産物。

夏四月辛未，割雍州隨郡屬郢州。乙酉，割豫州義陽郡屬郢州，郢州西陽郡屬豫州。戊子，以寧朔將軍崔公烈爲兖州刺史。戊戌，新除給事黄門侍郎杜幼文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夏四月辛未，分出雍州的隨郡劃歸郢州。乙酉日，分出豫州的義陽郡劃歸郢州，郢州的西陽郡劃歸豫州。戊子日，任命寧朔將軍崔公烈爲兖州刺史。戊戌日，新任給事黄門侍郎杜幼文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六月辛未，立晉平王休祐子宣曜爲南平王。壬申，以安西將軍、郢州刺史蔡興宗爲鎮東將軍。癸酉，以左衛將軍沈攸之爲郢州刺史。以軍興已來，百官斷俸，并給生食。丁丑，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廬江王禕免官爵。戊寅，以左將軍、行湘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爲征南將軍、湘州刺史。壬午，罷南豫州。丙戌，以新除給事黄門侍郎劉亮爲益州刺史。

秋七月己酉，以輔國將軍王亮爲徐州刺史，東莞太守陳伯紹爲交州刺史。甲寅，以山陽太守李靈謙爲兖州刺史。壬戌，改輔國將軍爲輔師將軍。

八月己丑，以右將軍行豫州刺史劉勔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壬辰，以海陵太守劉崇智爲冀州刺史。

九月甲寅，立長沙王纂子延之爲始平王。戊午，中領軍王琨遷職。己未，詔曰："夫箕、潁之操，振古所貴，冲素之風，哲王攸重。朕屬横流之會，接難晦之辰，龕暴剪亂，日不暇給。今雖關、隴猶霾，區縣澄氛，偃武修文，於是乎在。思崇廉耻，用静馳薄，固已物色載懷，寢興伫嘆。其有貞栖隱約，息事衡樊，鑿坏遺榮，負釣辭聘，志恬江海，行高塵俗者，在所精加搜括，時以名聞。將賁園矜德，茂昭厥禮。群司各舉所知，以時授爵。"乙丑，以新除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劉勔爲中領軍。

冬十月丁卯朔，日有蝕之。

十一月丁未，索虜遣使獻方物。

閏月戊子，驃騎大將軍、荆州刺史晉平王休祐以本號爲南徐州刺史，征南將軍、湘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爲征西將軍、荆州刺史，輔師將軍孟次陽爲兖州刺史，義陽太守吕安國爲司州

六月辛未，立晉平王劉休祐的兒子劉宣曜爲南平王。壬申日，任命安西將軍、郢州刺史蔡興宗爲鎮東將軍。癸酉日，任命左衛將軍沈攸之爲郢州刺史。自軍興以來，百官斷俸，并給未經煮熟的食物。丁丑日，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廬江王劉禕被免除官爵。戊寅日，任命左將軍、兼攝湘州刺史巴陵王劉休若爲征南將軍、湘州刺史。壬午日，撤銷南豫州。丙戌日，以新任給事黄門侍郎劉亮爲益州刺史。

秋七月己酉，任命輔國將軍王亮爲徐州刺史，東莞太守陳伯紹爲交州刺史。甲寅日，任命山陽太守李靈謙爲兖州刺史。壬戌日，改輔國將軍爲輔師將軍。

八月己丑，任命右將軍兼攝豫州刺史劉勔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壬辰日，任命海陵太守劉崇智爲冀州刺史。

九月甲寅，立長沙王劉纂的兒子劉延之爲始平王。戊午日，中領軍王琨調任他職。己未日，下詔説："箕、潁的節操，振古之所貴，冲淡純樸的風氣，哲王所看重。我經歷動亂的災禍，處於艱難衰敗的時刻，平暴除亂，日不暇給。如今雖然關、隴仍晦暝，區縣澄氛，偃武修文，於是乎在。思崇廉耻，需要清静追求儉約，固已物色載懷，日夜起居長嘆。其有貞栖隱約，息事於簡陋的房舍，鑿壞遺榮，負釣辭聘，志向安於江河湖海，行爲高於塵俗之人，應該認真加以搜訪，時以名聞。將賁園矜德，茂昭厥禮。官府各推舉所知道的人，以時授爵。"乙丑日，以新任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劉勔爲中領軍。

冬十月丁卯初一，日食。

十一月丁未，索虜派遣使者進獻本地産物。

閏十一月戊子，驃騎大將軍、荆州刺史晉平王劉休祐以本號爲南徐州刺史，征南將軍、湘州刺史巴陵王劉休若爲征西將軍、荆州刺史，輔師將軍孟次陽爲兖州刺史，義陽太守吕安國爲司州刺史。

刺史。

十二月戊戌，司徒建安王休仁解揚州刺史。己未，以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中書監、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吴興太守建平王景素爲湘州刺史，輔師將軍建安王世子伯融爲廣州刺史。庚申，分荆、益州五郡置三巴校尉。

六年春正月乙亥，初制間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一祭明堂。

二月壬寅，司徒建安王休仁爲太尉，領司徒。癸丑，皇太子納妃。甲寅，大赦天下。巧注從軍，不在赦例。班賜各有差。

三月乙亥，中護軍劉襲卒。丁丑，以太子詹事張永爲護軍將軍。

夏四月癸亥，立第六皇子燮爲晋熙王。

五月丁丑，以前軍將軍陳胤宗爲徐州刺史。丁亥，以冠軍將軍吐谷渾拾虔爲平西將軍。戊子，奉朝請孔玉爲寧州刺史。

六月己亥，以第五皇子智井繼東平冲王休倩。庚子，以侍中劉韞爲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前將軍、郢州刺史沈攸之進號鎮軍將軍，揚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癸卯，以鎮南將軍、江州刺史王景文爲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尚書僕射袁粲爲尚書右僕射。己未，改臨賀郡爲臨慶郡，追改東平王休倩爲臨慶冲王。

七月丙戌，第五皇子智井薨。

九月乙丑，中領軍劉勔加平北將軍。戊寅，立總明觀，徵學士以充之。置東觀祭酒。癸未，以第八皇子智涣繼臨慶冲王休倩。

冬十月辛卯，立第九皇子贊爲武陵王。乙巳，以前右軍馬読爲北雍州

十二月戊戌，司徒建安王劉休仁解除揚州刺史的職務。己未日，任命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爲中書監、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吴興太守建平王劉景素爲湘州刺史，輔師將軍建安王世子劉伯融爲廣州刺史。庚申日，分出荆、益州五郡設置三巴校尉。

六年春正月乙亥，初定制爲隔二年祭一次南郊，隔一年祭一次明堂。

二月壬寅，司徒建安王劉休仁任太尉，兼領司徒。癸丑日，皇太子娶妃子。甲寅日，大赦天下。巧注從軍，不在大赦之例。賞賜各有等級。

三月乙亥，中護軍劉襲去世。丁丑日，任命太子詹事張永爲護軍將軍。

夏四月癸亥，立第六皇子劉燮爲晋熙王。

五月丁丑，任命前軍將軍陳胤宗爲徐州刺史。丁亥日，任命冠軍將軍吐谷渾拾虔爲平西將軍。戊子日，任命奉朝請孔玉爲寧州刺史。

六月己亥，以第五皇子劉智井過繼給東平冲王劉休倩。庚子日，任命侍中劉韞爲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前將軍、郢州刺史沈攸之進號爲鎮軍將軍，揚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癸卯日，任命鎮南將軍、江州刺史王景文爲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尚書僕射袁粲爲尚書右僕射。己未日，改臨賀郡爲臨慶郡，追改東平王劉休倩爲臨慶冲王。

七月丙戌，第五皇子劉智井去世。

九月乙丑，中領軍劉勔加任平北將軍。戊寅日，設立總明觀，徵學士進入總明觀。設置東觀祭酒。癸未日，以第八皇子劉智涣過繼給臨慶冲王劉休倩。

冬十月辛卯，立第九皇子劉贊爲武陵王。乙巳日，任命前右軍馬読爲北雍州刺史。己酉日，

刺史。己酉，車駕幸東堂聽訟。

十一月己巳，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癸巳，以邊難未息，制父母陷異域，悉使婚宦。戊戌，以始興郡爲宋安郡。丙辰，護軍將軍張永遷職。

七年春正月甲戌，置散騎奏舉郎。

二月癸巳，征西將軍、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戌，置百梁、儱蘇、永寧、安昌、富昌、南流郡，又分廣、交州三郡，合九郡，立越州。己亥，以前將軍劉康爲平東將軍。妖寇宋逸攻合肥，殺汝陰太守王穆之，郡縣討平之。甲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晋平王休祐薨。戊午，以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爲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湘州刺史建平王景素爲荆州刺史。

三月辛酉，索虜遣使獻方物。壬戌，芮芮國遣使奉獻。

夏四月辛丑，減天下死罪一等，凡敕繫悉遣之。甲辰，於南兗州置新平郡。癸丑，金紫光禄大夫張永領護軍。

五月戊午，司徒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殺。辛酉，以寧朔長史孫超之爲廣州刺史，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王景文以刺史領中書監。庚午，以尚書右僕射袁粲爲尚書令，新除吏部尚書褚淵爲尚書右僕射。辛未，監吴郡王僧虔行湘州刺史。丙戌，追免晋平王休祐爲庶人。

六月丁酉，以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征北大將軍巴陵王休若爲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甲辰，芮芮國

皇帝到東堂聽審訴訟。

十一月己巳，高麗國派遣使者進獻本地產物。

十二月癸巳，因爲邊境戰争没有停止，命令有父母陷於異域的，都使他們可以通婚出仕。戊戌日，改始興郡爲宋安郡。丙辰日，護軍將軍張永調任他職。

七年春正月甲戌，設置散騎奏舉郎。

二月癸巳，征西將軍、荆州刺史巴陵王劉休若進號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戌日，設置百梁、儱蘇、永寧、安昌、富昌、南流郡，又分出廣州、交州的三郡，合爲九郡，設立越州。己亥日，任命前將軍劉康爲平東將軍。賊寇宋逸攻打合肥，殺死汝陰太守王穆之，郡縣出兵討平了他。甲寅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晋平王劉休祐去世。戊午日，任命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巴陵王劉休若爲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湘州刺史建平王劉景素爲荆州刺史。

三月辛酉，索虜派遣使者進獻本地產物。壬戌日，芮芮國派遣使者進貢。

夏四月辛丑，天下處死罪的人罪減一等，凡敕拘禁的都予以釋放。甲辰日，在南兗州設置新平郡。癸丑日，金紫光禄大夫張永領護軍。

五月戊午，司徒建安王劉休仁有罪，自殺身亡。辛酉日，任命寧朔長史孫超之爲廣州刺史，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王景文以刺史領中書監。庚午日，任命尚書右僕射袁粲爲尚書令，新任吏部尚書褚淵爲尚書右僕射。辛未日，監吴郡王僧虔兼攝湘州刺史。丙戌日，追免晋平王劉休祐爲庶人。

六月丁酉，任命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爲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征北大將軍巴陵王劉休若爲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甲辰日，芮芮國派遣使者進獻本地產物。

遣使獻方物。

秋七月丁巳，罷散騎奏舉郎。乙丑，新除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薨，桂陽王休範以新除驃騎大將軍，還爲江州。庚午，以第三皇子準爲撫軍將軍。辛未，以太子詹事劉秉爲南徐州刺史。戊寅，以寧朔將軍沈懷明爲南兖州刺史。乙酉，於冀州置西海郡。

八月戊子，第八皇子躋繼江夏文獻王義恭。庚寅，以疾愈大赦天下。冀州刺史劉崇智加青州刺史。戊戌，立第三皇子準爲安成王。

九月辛未，以越騎校尉周寧民爲徐州刺史。

冬十一月戊午，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丁酉，分豫州、南兖州立南豫州，以歷陽太守王玄載爲南豫州刺史。

泰豫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有疾不朝會。以疾患未痊，故改元。賜孤老貧疾粟帛各有差。戊午，皇太子會萬國於東宫，并受貢計。

二月辛丑，以給事黄門侍郎王瞻爲司州刺史。

三月癸丑朔，林邑國遣使獻方物。己未，中書監、揚州刺史王景文卒。

夏四月辛卯，以撫軍司馬蔡那爲益州刺史。癸巳，以右衛將軍張興世爲雍州刺史。己亥，上大漸。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進位司空，尚書右僕射褚淵爲護軍將軍，中領軍劉勔加尚書右僕射，鎮東將軍蔡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鎮軍將軍、郢州刺史沈攸之進號安西將軍。詔曰："朕自臨御億兆，仍屬戎寇，雖每存弘化，而惠弗

秋七月丁巳，撤銷散騎奏舉郎。乙丑日，新任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巴陵王劉休若去世，桂陽王劉休範以新任驃騎大將軍，仍回江州任職。庚午日，任命第三皇子劉準爲撫軍將軍。辛未日，任命太子詹事劉秉爲南徐州刺史。戊寅日，任命寧朔將軍沈懷明爲南兖州刺史。乙酉日，在冀州設置西海郡。

八月戊子，以第八皇子劉躋過繼給江夏文獻王劉義恭。庚寅日，因疾病痊愈大赦天下。冀州刺史劉崇智加任青州刺史。戊戌日，立第三皇子劉準爲安成王。

九月辛未，任命越騎校尉周寧民爲徐州刺史。

冬十一月戊午，百濟國派遣使者進獻本地產物。

十二月丁酉，分出豫州、南兖州一部分設置南豫州，任命歷陽太守王玄載爲南豫州刺史。

泰豫元年春正月甲寅初一，皇帝因有病没有舉行朝會。因爲有病未愈，所以改年號爲泰豫。賜給孤老貧疾者粟帛各有等級。戊午日，皇太子在東宫會見各國使臣，并接受他們的進貢。

二月辛丑，任命給事黄門侍郎王瞻爲司州刺史。

三月癸丑初一，林邑國派遣使者進獻本地產物。己未日，中書監、揚州刺史王景文去世。

夏四月辛卯，任命撫軍司馬蔡那爲益州刺史。癸巳日，任命右衛將軍張興世爲雍州刺史。己亥日，皇帝病重。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進位爲司空，尚書右僕射褚淵任護軍將軍，中領軍劉勔加任尚書右僕射，鎮東將軍蔡興宗任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鎮軍將軍、郢州刺史沈攸之進號爲安西將軍。下詔説："我自從登上皇位統治萬民，仍屬戎寇，雖每存弘揚德化，但恩惠没有延及遠方，軍務國政凋敝，刑獄訴訟没有止息。如今病已入膏肓，深

覃遠，軍國凋弊，刑訟未息。今大漸維危，載深矜嘆。可緩徭優調，去繁就約。因改之宜，詳有簡衷。務以愛民爲先，以宣朕遺意。”袁粲、褚淵、劉勔、蔡興宗、沈攸之同被顧命。是日，上崩于景福殿，時年三十四。五月戊寅，葬臨沂縣莫府山高寧陵。

帝少而和令，風姿端雅。早失所生，養於太后宫内。大明世，諸弟多被猜忌，唯上見親，常侍路太后醫藥。好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江左以來文章志》，又續衛瓘所注《論語》二卷，行於世。及即大位，四方反叛，以寬仁待物，諸軍帥有父兄子弟同逆者，并授以禁兵，委任不易，故衆爲之用，莫不盡力。平定天下，逆黨多被全，其有才能者，并見授用，有如舊臣。才學之士，多蒙引進，參侍文籍，應對左右。於華林園含芳堂講《周易》，常自臨聽。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騧”爲馬邊瓜，亦以“騧”字似“禍”字故也。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訖更啓”。其事類皆如此。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上以白門之名不祥，甚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謐稽顙謝，久之方釋。太后停尸漆床先出東宫，上嘗幸宫，見之怒甚，免中庶子官，職局以之坐者數十人。内外常慮犯觸，人不自保。宫内禁忌尤甚，移床治壁，必先祭土神，使文士爲文詞祝策，如大祭饗。泰始、泰豫之際，更忍虐好殺，左右失旨忤意，往往有斫刳斷截者。時經略淮、泗，軍旅不息，荒弊積久，府藏空竭。内外百官，并日料禄俸；而上奢費過度，務爲雕侈。每

深地憐憫嘆息。可緩徵徭役減少租調，去除繁蕪歸就簡約。因改之宜，詳有簡衷。務必要以愛民爲先，以宣揚我的遺意。”袁粲、褚淵、劉勔、蔡興宗、沈攸之一同奉接顧命。這一天，皇帝在景福殿去世，當時年僅三十四歲。五月戊寅日，皇帝下葬於臨沂縣莫府山高寧陵。

皇帝少年時和善，風度儀態端正文雅。很小就失去母親，養在太后宫内。大明年間，各個弟弟大多被猜忌，衹有他受到寵信，常常服侍路太后醫藥。喜歡讀書，愛好文辭，爲藩王時，撰寫《江左以來文章志》，又續衛瓘所注《論語》二卷，在當世流行。到繼承皇位，四方反叛，他以寬仁待物，各軍帥有父兄子弟一同參加叛逆的，都授以禁兵，任用他們不更换，所以大家樂於爲他效命，没有不盡力的。平定天下後，逆黨大多得以保全，其中有才能的，都被任職重用，和原有的臣屬一樣對待。有才學的人，大多被引進，參侍文籍，應對左右。在華林園含芳堂講《周易》，常常親自去聽。晚年喜好鬼神多有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以及疑似之言應該迴避的，數百千種，有犯者必定加以治罪殺戮。改“騧”爲馬邊瓜，是因爲“騧”字和“禍”字相似的緣故。把南苑借給張永，説“且給三百年，期訖更啓”。其事類皆如此。宣陽門，民間稱爲白門，皇帝認爲白門這個名字不祥，很忌諱它。尚書右丞江謐曾誤犯，皇帝變了臉色説：“白你家的門！”江謐叩頭謝罪，很長時間怒氣纔消除。太后去世停尸漆床先出東宫，皇帝曾到東宫，看了以後很憤怒，免除中庶子官，職局因爲這事連坐的有數十人。朝廷内外官吏常常擔憂觸犯忌諱，人人不能自保。宫内的禁忌尤其多，移床修理墻壁，一定要先祭土神，讓文士爲文詞祝禱，如同大祭饗一般。泰始、泰豫之際，更是殘忍好殺，左右的人失旨忤意，往往有砍殺剖剥斷截的。當時經略淮、泗，軍旅不息，荒敝積久，府庫的儲藏已經完了。内外百官，都日料禄俸；而皇帝奢費過度，務爲侈靡。每有造製，必爲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需要一種物品常常

所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天下騷然，民不堪命。其餘事迹，列見衆篇。親近讒慝，剪落皇枝，宋氏之業，自此衰矣。

造九十件，天下騷動，百姓痛苦不堪。其餘的事迹，都見於其他各篇之中。親近的人邪惡奸佞，剪除皇族枝葉，宋朝的大業，從此就衰落了。

史臣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負扆南面，實有君人之懿焉，經國之義雖弘，而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窺古，本無卓爾之資，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此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雖天倫之重，義殊凡戚，而中人以下，情由恩變。至於易衣而出，分苦而食，與夫別宮異門，形疏事隔者，宜有降矣。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剪落洪枝，願不待慮。既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從來遠也。

史臣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實由於遺訓餘風，足以遺留給來世。太祖登上君位，實有人君的美德，經國的道義雖然弘揚，但是興家的方法仍是不足。彭城王明察不窺古，本來没有超群出衆的才能，衹見兄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希望以此家情，來行之國道，主上猜忌而冒犯，恩情淺薄而不理解，以至於衹需呵訓的輕微罪行，釀成滅親之大禍。開啓争端造成嫌隙，并影響到後人。雖爲骨肉至親，但情斷義絶視若路人，而朝臣以下，情由恩變。至於易衣而出，分苦而食，和别宫異門，形疏事隔的，宜有降矣。太宗明皇帝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削弱皇室，希望減少憂慮。既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社稷由於勢弱而傾覆轉移，帝位隨着樂意擁戴而回改。這實在是踏霜而知寒冬將至，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此事由來已久。

宋書卷九

本紀第九

後廢帝

廢帝諱昱，字德融，小字慧震，明帝長子也。大明七年正月辛丑，生於衛尉府。太宗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即以所得之卦爲小字，故帝字慧震，其餘皇子亦如之。泰始二年，立爲皇太子。三年，始制太子改名昱。安車乘象輅。六年，出東宫。又制太子元正朝賀，服衮冕九章衣。

泰豫元年四月己亥，太宗崩。庚子，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尚書令袁粲、護軍將軍褚淵共輔朝政。乙巳，以護軍將軍張永爲右光禄大夫，撫軍將軍安成王爲揚州刺史。己酉，特進、右光禄大夫劉遵考改爲左光禄大夫。

五月丁巳，以吴興太守張岱爲益州刺史。戊辰，緣江戍兵老疾者，悉聽還。班劍依舊入殿。

六月壬辰，詔曰："夫興王經制，實先民隱，方求廣教，刑於四維。朕以煢眇，夙膺寶歷，永言民政，未接聽覽，眷言乃顧，無忘鑒寐。可遣大使分行四方，觀采風謡，問其疾苦。令有咈民，法不便俗者，悉各條奏。若守宰威恩可紀，廉勤允著，依事騰聞。如獄訟誣枉，職事紕繆，惰公存私，害民利己者，無或隱昧。廣納芻輿之議，博求獻藝之規。巡省之道，

後廢帝名昱，字德融，小字慧震，是明帝的長子。大明七年正月辛丑日，出生於衛尉府。太宗各個兒子在孕時，都用《周易》卜筮，即以所得之卦爲小字，所以皇帝小字慧震，其餘皇子也是這樣。泰始二年，立爲皇太子。三年，始下令太子改名昱。設置車乘象輅。六年，出東宫。又下令太子正月元日朝賀，服衮冕九章衣。

泰豫元年四月己亥，太宗明皇帝去世。庚子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尚書令袁粲、護軍將軍褚淵共輔朝政。乙巳日，任命護軍將軍張永爲右光禄大夫，撫軍將軍安成王爲揚州刺史。己酉日，特進、右光禄大夫劉遵考改任左光禄大夫。

五月丁巳，任命吴興太守張岱爲益州刺史。戊辰日，沿江戍兵有年老疾病的，都讓他們返回。依照舊例佩帶班劍入殿。

六月壬辰，下詔說："興王經制，實先民隱，方求廣教，用禮義廉耻進行治理。我以孤單渺小之身，早早就登上了皇位，永言民政，未接聽覽，回顧這一切，無忘不脱衣而睡的辛勞。可以派遣大使分行四方，觀采風謡，問百姓疾苦。下令有違背民衆，法令不便於大家的，都向上奏報。如果守宰威恩可記，廉潔勤政顯著，按照事情給以宣揚。如果獄訟有誣枉，職事多錯誤，懈於公務一心爲私，害民利己的人，不要隱瞞。要廣泛采納地位低微的人的意見，廣博徵求呈獻技

務令精洽，深簡行識，俾若朕親覽焉。”又詔曰：“夫寢夢期賢，往誥垂美，物色求良，前書稱盛。朕以冲昧，嗣膺寶業，思仰述聖猷，勉弘政道，興言多士，常想得人。可普下牧守，廣加搜采。其有孝友聞族，義讓光閭，或匿名屠釣，隱身耕牧，足以整厲澆風，扶益淳化者，凡厥一善，咸無遺逸。虛輪伫帛，俟聞嘉薦。”京師雨水，詔賑恤二縣貧民。乙巳，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江氏。

藝的規則。巡省之道，務令精洽，深簡行識，使得如同我能親自看到一樣。”又下詔說：“睡夢中期望賢人，過去的制誥留傳美名，物色求良，以前的書中稱爲盛事。我年齡很小，就繼承了皇位，思慮仰述皇帝的謀略，勉力弘揚政道，廣開言路重用人才，常想得到合適的人選。可以下令各地牧守，廣泛加以搜采。其中有孝友聞名於族中，義讓光耀於門庭的，或者匿名從事屠釣，隱身於耕牧，足以整治激勵浮薄的社會風氣，有益於淳化社會習俗的，衹要一個方面有所擅長的，都不要遺漏。虛輪以待伫帛備賞，等着聽到好的推薦。”京城下雨，下詔賑濟撫恤二縣的貧民。乙巳日，尊皇后叫皇太后，立皇后江氏。

秋七月戊辰，崇拜帝所生陳貴妃爲皇太妃。

秋七月戊辰，崇拜帝的生母陳貴妃爲皇太妃。

閏月丁亥，罷宋安郡還屬廣興。己丑，割南豫州南汝陰郡屬西豫州，西豫州廬江郡屬豫州。甲辰，以新除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蔡興宗爲中書監、光禄大夫，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沈攸之爲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南徐州刺史劉秉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新除太常建平王景素爲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

閏七月丁亥，撤除宋安郡還屬廣興郡。己丑日，分出南豫州的南汝陰郡歸屬西豫州，西豫州的廬江郡歸屬豫州。甲辰日，以新任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蔡興宗爲中書監、光禄大夫，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沈攸之爲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南徐州刺史劉秉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新任太常建平王劉景素爲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

八月戊午，新除中書監、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蔡興宗薨。

八月戊午，新任中書監、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蔡興宗去世。

冬十月辛卯，撫軍將軍劉韞有罪免官。辛未，護軍將軍褚淵母憂去職。

冬十月辛卯，撫軍將軍劉韞因有罪免除官職。辛未日，護軍將軍褚淵因母親去世離職。

十一月己亥，新除平西將軍、郢州刺史劉秉爲尚書左僕射。辛丑，護軍將軍褚淵還攝本任。芮芮國、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十一月己亥，新任平西將軍、郢州刺史劉秉任尚書左僕射。辛丑日，護軍將軍褚淵回到原位任職。芮芮國、高麗國派遣使者進獻本地産物。

十二月，索虜寇義陽。丁巳，司州刺史王瞻擊破之。

十二月，索虜進犯義陽。丁巳日，司州刺史王瞻擊敗了索虜。

元徽元年春正月戊寅朔，改元，大赦天下。壬寅，詔曰：“夫緩法昭恩，裁風茂典，蠲憲貸眚，訓俗彝義。朕臨馭宸樞，衡制氓宇，式存寬

元徽元年春正月戊寅初一，改年號，大赦天下。壬寅日，下詔說：“緩法昭恩，裁風茂典，明示法令免除民間疾苦，教化民衆知道常理。我登上帝位，恭敬地治理天下，法令力求寬簡，思

簡，思孚矜惠。今開元肆宥，萬品惟新，凡兹流斥，宜均弘洗。自元年以前貽罪徙放者，悉聽還本。”

二月乙亥，以晋熙王燮爲郢州刺史。

三月丙申，以撫軍長史何恢爲廣州刺史。婆利國遣使獻方物。戊戌，以前淮南太守劉靈遺爲南豫州刺史。

夏五月辛卯，以輔師將軍李安民爲司州刺史。丙申，河南王遣使獻方物。

六月壬子，以越州刺史陳伯紹爲交州刺史。乙卯，特進、左光禄大夫劉遵考卒。壽陽大水，己未，遣殿中將軍賑恤慰勞。丙寅，以左軍將軍孟次陽爲兗州刺史。

秋七月丁丑，散騎常侍顧長康、長水校尉何翌之表上所撰《諫林》，上自虞舜，下及晋武，凡十二卷。

八月辛亥，詔曰：“分方正俗，著自虞册，川谷異制，焕乎姬典。故井遂有辨，閭伍無雜，用能七教克宣，八政斯序。雖綿代殊軌，沿革異儀，或民懷遷俗，或國尚興徙，漢陽列燕、代之豪，關西熾齊、楚之族，并通籍新邑，即居成舊。洎金行委御，禮樂南移，中州黎庶，襁負揚、越。聖武造運，道一閎區，貽長世之規，申土斷之制。而夷險相因，盈晦遞襲，歲饉凋流，戎役惰散，違鄉寓境，漸至繁積。宜式遵鴻軌，以爲永憲，庶阜俗昌民，反風定保。夷胥山之險，澄瀚海之波，括《河圖》於九服，振玉軔於五都矣。”秘書丞王儉表上所撰《七志》三十卷。京師旱。甲寅，詔曰：“比亢序愆度，留熏耀晷，有傷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疚，未弘政道，囹圄尚繁，枉滯猶積，夕厲晨矜，每惻于懷。尚書令可

慮百姓給以恩惠。如今改元赦免，萬品呈現新意，凡處以流刑斥逐的，都要寬容對待。自元年以前獲罪流徙放逐的人，全部讓他們返回原地。”

二月乙亥，任命晋熙王劉燮爲郢州刺史。

三月丙申，任命撫軍長史何恢爲廣州刺史。婆利國派遣使者進獻本地産物。戊戌日，任命前淮南太守劉靈遺爲南豫州刺史。

夏五月辛卯，任命輔師將軍李安民爲司州刺史。丙申日，河南王派遣使者進獻本地産物。

六月壬子，任命越州刺史陳伯紹爲交州刺史。乙卯日，特進、左光禄大夫劉遵考去世。壽陽發大水，己未日，派遣殿中將軍賑濟撫恤慰勞。丙寅日，任命左軍將軍孟次陽爲兗州刺史。

秋七月丁丑，散騎常侍顧長康、長水校尉何翌之表上所撰寫的《諫林》，上起自虞舜，下到晋武帝，共十二卷。

八月辛亥，下詔説：“分方正俗，顯於虞舜時的簿册，川谷異制，明於姬周時的文典。所以井遂有辨，閭伍無雜，用能七教克宣，八政有序。雖然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制度，沿革變化也有不同的儀式，有的民懷遷俗，有的國尚興徙，漢陽列燕、代之豪，關西盛齊、楚之族，都是通籍新邑，即居成舊。到晋朝委御，禮樂南移，中州百姓，肩馱背扛財貨到了揚、越之地。聖武造運，道義深遠，留長世之規章，申明土斷制度。而夷險相因，盈晦遞襲，年歲饑饉衰敗擴展，戎役懈怠懶散，離别家鄉寄居新地，逐漸繁多積聚。宜式遵鴻規，以爲永制，可以使習俗大變民衆昌盛，反風定保。平胥山之險，澄瀚海之波，括《河圖》於全國各地，行車子於五方都會。”秘書丞王儉表上所撰寫的《七志》三十卷。京城旱災。甲寅日，下詔説：“近來天氣失常，發生旱災，有傷秋天的莊稼，致使民衆疾苦。我以微末憂慮之身，不能寬弘政道，囚禁仍很繁多，枉滯仍在積累，晚上戒勉早晨憐憫，每惻於懷。尚書令可與執法以下，前往審問衆獄，使冤訟得以

輿執法以下，就訊衆獄，使冤訟洗遂，困弊昭蘇。頒下州郡，咸令無壅。”癸亥，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進號鎮北將軍。庚午，陳留王曹銑薨。

洗清，困弊得以昭雪。把命令頒下州郡，都不要有所堵塞。”癸亥日，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劉景素進號爲鎮北將軍。庚午日，陳留王曹銑去世。

九月壬午，詔曰：“國賦氓稅，蓋有恒品，往屬戎難，務先軍實，徵課之宜，或乖昔准。湘、江二州，糧運偏積，調役既繁，庶徒彌擾。因循權政，容有未革，民單力弊，歲月愈甚。永言矜嘆，情兼宵寐。可遣使到所，明加詳察。其輸違舊令，役非公限者，并即蠲改，具條以聞。”丁亥，立衡陽王嶷子伯玉爲南平王。

九月壬午，下詔說：“國賦民稅，都有常數，原先由於戎敵侵犯，務必充實軍資，徵課的尺度，不同於以前的標準。湘、江二州，糧運偏積，調役繁多，衹會徒然增加騷擾。因循權政，未有改革，民單力敝，歲月更加艱難。我内心憐憫感嘆，白天黑夜擔憂。可派遣使者到所，詳細瞭解明察。其中輸違舊令，役非公限的，都立即加以改正免除，把情況上報給我。”丁亥日，立衡陽王劉嶷的兒子劉伯玉爲南平王。

冬十月壬子，以撫軍司馬王玄載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癸酉，割南兗州之鍾離、豫州之馬頭，又分秦郡、梁郡、歷陽置新昌郡，立徐州。

冬十月壬子，任命撫軍司馬王玄載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癸酉日，分出南兗州的鍾離、豫州的馬頭，又分秦郡、梁郡、歷陽設置新昌郡，立徐州。

十一月丙子，以散騎常侍垣閎爲徐州刺史。丁丑，尚書令袁粲母喪去職。

十一月丙子，任命散騎常侍垣閎爲徐州刺史。丁丑日，尚書令袁粲因爲母親去世離開職位。

十二月癸卯朔，日有蝕之。乙巳，司空、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進位太尉，尚書令袁粲還攝本任，加號衛將軍。癸亥，立前建安王世子伯融爲始安縣王。丙寅，河南王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癸卯初一，有日食出現。乙巳日，司空、江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進位爲太尉，尚書令袁粲返回仍擔任原職，加號衛將軍。癸亥日，立前建安王世子劉伯融爲始安縣王。丙寅日，河南王派遣使者進獻本地産物。

二年春正月庚子，以右光禄大夫張永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庚子，任命右光禄大夫張永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

二月己巳，加護軍將軍褚淵中軍將軍。

二月己巳，加任護軍將軍褚淵爲中軍將軍。

三月癸酉，以左衛將軍王寬爲南豫州刺史。

三月癸酉，任命左衛將軍王寬爲南豫州刺史。

夏四月癸亥，詔曰：“頃列爵叙勛，銓榮酬義，條流積廣，又各淹闕。歲往事留，理至逋壅，在所參差，多違甄飭。賞未均洽，每疚厥心。可悉依舊准，并下注職。”

夏四月癸亥，下詔說：“按功封爵，給予榮譽，條文雖然很多，但還有欠缺。歲往事留，理至拖延積壓，在所參差，多違整飭。獎賞不公，心中愧疚。可皆依照舊的標準，都下注職。”

五月壬午，太尉、江州刺史桂陽

五月壬午，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起

王休範舉兵反。庚寅，内外戒嚴。加中領軍劉勔鎮軍將軍，加右衛將軍齊王平南將軍，前鋒南討，出屯新亭。征北將軍張永屯白下，前南兗州刺史沈懷明戍石頭，衛將軍袁粲、中軍將軍褚淵入衛殿省。壬辰，賊奄至，攻新亭壘。齊王拒擊，大破之。越騎校尉張敬兒斬休範。賊黨杜黑蠡、丁文豪分軍向朱雀航，劉勔拒賊敗績，力戰死之。右軍將軍王道隆奔走遇害。張永潰於白下，沈懷明自石頭奔散。甲午，撫軍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賊入屯中堂。羽林監陳顯達擊大破之。丙申，張敬兒等破賊於宣陽門、莊嚴寺、小市，進平東府城，梟擒群賊。賞賜封爵各有差。丁酉，詔京邑二縣埋藏所殺賊，并戰亡者，復同京城。是日解嚴，大赦天下，文武賜位一等。戊戌，原除江州逋債，其有課非常調、役爲民蠹者，悉皆蠲停。詔曰："頃國賦多騫，公儲罕給。近治戎雖淺，而軍費已多，廩藏虚罄，難用馭遠。宜矯革淫長，務在節儉。其供奉服御，悉就減撤，雕文靡麗，廢而勿修。凡諸游費，一皆禁斷，外可詳爲科格。"荆州刺史沈攸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晋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并舉義兵赴京師。己亥，以第七皇弟友爲江州刺史。芮芮國遣使獻方物。

兵反叛。庚寅日，内外戒嚴。加任中領軍劉勔爲鎮軍將軍，加任右衛將軍齊王爲平南將軍，作爲前鋒向南討伐，屯駐在新亭。征北將軍張永屯駐在白下，前南兗州刺史沈懷明戍守石頭，衛將軍袁粲、中軍將軍褚淵入衛殿省。壬辰日，賊軍到達，攻打新亭壘，齊王拒擊，大破賊軍。越騎校尉張敬兒斬殺劉休範。賊黨杜黑蠡、丁文豪分軍奔向朱雀航，劉勔抵抗賊軍，軍隊潰敗，力戰身死。右軍將軍王道隆奔逃遇害。張永在白下潰敗，沈懷明從石頭奔散。甲午日，撫軍典籤茅恬打開東府接納賊軍，賊軍進駐到中堂。羽林監陳顯達進擊大破賊軍。丙申日，張敬兒等在宣陽門、莊嚴寺、小市攻破賊軍，平定東府城，活捉梟首群賊。朝廷賞賜封爵各有等級。丁酉日，下詔京邑二縣掩埋所殺賊，并戰亡的，免除徭役或賦税同於京城。這一天解嚴，大赦天下，文武官員賜爵位一等。戊戌日，寬免江州欠債，其中有課非常調、役爲民害的，一切都減免停止。下詔説："方國賦多虧損，公儲很少補給。近來治戎雖淺，而軍費已多，庫藏空虚用盡，難以持久。宜矯革淫長，務必要節儉。其供奉服御，全都減撤，雕文靡麗，廢而勿修。凡諸游費，皆要禁斷，外可詳爲徵發賦役的規章。"荆州刺史沈攸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劉景素、郢州刺史晋熙王劉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都率領軍隊增援京城。己亥日，任命第七皇弟劉友爲江州刺史。芮芮國派遣使者進獻本地産物。

六月庚子，以平南將軍齊王爲中領軍、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癸卯，晋熙王燮遣軍剋尋陽，江州平。戊申，以淮南太守任農夫爲豫州刺史，右將軍、南豫州刺史王寬進號平西將軍。壬戌，改輔師將軍還爲輔國。

六月庚子，任命平南將軍齊王爲中領軍、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癸卯日，晋熙王劉燮派遣軍隊攻克尋陽，江州平定。戊申日，任命淮南太守任農夫爲豫州刺史，右將軍、南豫州刺史王寬進號平西將軍。壬戌日，改輔師將軍還稱輔國將軍。

秋七月庚辰，立第七皇弟友爲邵

秋七月庚辰，立第七皇弟劉友爲邵陵王。辛

陵王。辛巳，以撫軍司馬孟次陽爲兗州刺史。乙酉，鎮西將軍、荆州刺史沈攸之進號征西大將軍，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進號征北將軍，并開府儀同三司。征虜將軍、郢州刺史晋熙王燮進號安西將軍，前將軍、湘州刺史王僧虔進號平南將軍。

八月辛酉，以征虜行參軍劉延祖爲寧州刺史。

九月壬辰，以游擊將軍吕安國爲兗州刺史。丁酉，以尚書令、新除衛將軍袁粲爲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加護軍將軍褚淵尚書令，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進號車騎將軍。

冬十月庚申，以新除侍中王藴爲湘州刺史。甲子，以游擊將軍陳顯達爲廣州刺史。

十一月丙戌，御加元服，大赦天下。賜民男子爵一級；爲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者爵二級；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年八十以上，加帛一匹。大酺五日；賜王公以下各有差。

十二月癸亥，立第八皇弟躋爲江夏王，第九皇弟贊爲武陵王。

三年春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明堂。

三月丙寅，河南王遣使獻方物。己巳，以車騎將軍張敬兒爲雍州刺史。其日，京師大水，遣尚書郎官長檢行賑賜。

閏月戊戌，詔曰："頃民俗滋弊，國度未殷，歲時屢駦，編户不給。且邊虞尚警，徭費彌繁，永言夕惕，寢興增疚。思弘豐耗之制，以惇約素之風，庶徫蓄拯民，以康治道。太官珍膳，御府麗服，諸所供擬，一皆減撤，可詳爲其格，務從簡衷。"

巳日，任命撫軍司馬孟次陽爲兗州刺史。乙酉日，鎮西將軍、荆州刺史沈攸之進號爲征西大將軍，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劉景素進號爲征北將軍，并開府儀同三司。征虜將軍、郢州刺史晋熙王劉燮進號爲安西將軍，前將軍、湘州刺史王僧虔進號爲平南將軍。

八月辛酉，任命征虜行參軍劉延祖爲寧州刺史。

九月壬辰，任命游擊將軍吕安國爲兗州刺史。丁酉日，任命尚書令、新任衛將軍袁粲爲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加護軍將軍褚淵爲尚書令，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進號爲車騎將軍。

冬十月庚申，以新任侍中王藴爲湘州刺史。甲子日，任命游擊將軍陳顯達爲廣州刺史。

十一月丙戌，皇上行加冠禮，大赦天下。賞賜百姓男子爵一級；爲父繼承人以及三老孝悌力田的爵二級；鰥寡孤獨以及病重不能自理的，每人給穀五斛；年八十以上的，增加帛一匹。大聚宴飲五日；賞賜王公以下各有等級。

十二月癸亥，立第八皇弟劉躋爲江夏王，第九皇弟劉贊爲武陵王。

三年春正月辛巳，皇帝親自到南郊、明堂祭祀。

三月丙寅，河南王派遣使者進獻本地産物。己巳日，任命車騎將軍張敬兒爲雍州刺史。這一天，京城發大水，派遣尚書郎官長查驗巡行賑救賜與。

閏三月戊戌，下詔説："方民俗滋弊，國家未富，歲時屢遭災害，編户不豐足。況且邊境不安寧，徭費越來越多，每至夜晚仍懷着憂懼，日夜起居不斷增加疚愧。思慮弘揚豐耗之制，而篤守約素之風，就能够積儲財物拯救百姓，以廣大治理的道路。太官珍膳，御府麗服，諸所供應，一律裁減撤去，可詳細訂立制度，務必要正大。"

夏四月，遣尚書郎到諸州檢括民户，窮老尤貧者，蠲除課調；丁壯猶有生業，隨宜寬申；貲財足以充限者，督令洗畢。丙戌，車駕幸中堂聽訟。

夏四月，派遣尚書郎到各州清查民户，窮老以及特别貧困的，免除課調；丁壯猶有産業的，隨宜寬申；財富足以充限的，督促下令完成。丙戌日，皇帝到中堂聽審訴訟。

六月癸未，北國使至。兼司徒袁粲、尚書令褚淵并固讓。

六月癸未，北國使者到。兼司徒袁粲、尚書令褚淵都一再辭讓。

秋七月庚戌，以粲爲尚書令。壬戌，以給事黄門侍郎劉懷珍爲豫州刺史。

秋七月庚戌，任命袁粲爲尚書令。壬戌日，任命給事黄門侍郎劉懷珍爲豫州刺史。

八月庚子，加護軍將軍褚淵中書監。

八月庚子，加任護軍將軍褚淵爲中書監。

九月丙辰，征西大將軍河南王吐谷渾拾寅進號車騎大將軍。

九月丙辰，征西大將軍河南王吐谷渾拾寅進號爲車騎大將軍。

冬十月丙戌，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丙戌，高麗國派遣使者進獻本地産物。

十二月乙丑，以冠軍將軍姚道和爲司州刺史。

十二月乙丑，任命冠軍將軍姚道和爲司州刺史。

四年春正月己亥，車駕躬耕籍田，大赦天下。賜力田爵一級；貸貧民糧種。壬子，以梁、南秦二州刺史王玄載爲益州刺史。

四年春正月己亥，皇帝親自耕籍田，大赦天下。賞賜力田者爵一級；貸給貧民糧種。壬子日，任命梁、南秦二州刺史王玄載爲益州刺史。

二月壬戌，以步兵校尉范栢年爲梁、南秦二州刺史。丁卯，加金紫光禄大夫王琨特進。

二月壬戌，任命步兵校尉范栢年爲梁、南秦二州刺史。丁卯日，加金紫光禄大夫王琨爲特進。

夏五月，以寧朔將軍武都王楊文度爲北秦州刺史。乙未，尚書右丞虞玩之表陳時事曰：

天府虚散，垂三十年。江、荆諸州，稅調本少，自頃以來，軍募多乏。其穀帛所入，折供文武。豫、兖、司、徐，開口待哺，西北戎將，裸身求衣。委輸京都，蓋爲寡薄。天府所資，唯有淮、海。民荒財單，不及曩日。而國度弘費，四倍元嘉。二衛臺坊人力，五不餘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兩存。備豫都庫，材竹俱盡；東西二堈，磚瓦雙

夏五月，任命寧朔將軍武都王楊文度爲北秦州刺史。乙未日，尚書右丞虞玩之上表陳述時事説：

朝廷財富空虚流散，近三十年。江、荆各州，稅調本來就少，自這以來，軍隊供應大多不足。其穀帛所入，折供文武百官。豫、兖、司、徐四州，開口待哺，西北戎將，裸身求衣。轉運到京城，實在是很少。朝廷所依靠的，衹有淮、海地區。民荒財單，不及昔日。而國家增加的費用，四倍於元嘉時期。二衛臺坊人力，五不餘一；都水材官離散，十不存二。備預都庫，材竹都用盡；東西二堈，磚瓦雙雙缺乏。下令給賜，全都依仗交市。尚書省舍，一天天傾頹，第

匱。敕令給賜，悉仰交市。尚書省舍，日就傾頹，第宅府署，類多穿毁。視不遑救，知不暇及。尋所入定調，用恒不周，既無儲畜，理至空盡。積弊累耗，鍾於今日。昔歲奉敕，課以揚、徐衆逋，凡入米穀六十萬斛，錢五千餘萬，布絹五萬匹，雜物在外，賴此相贍，故得推移。即今所懸轉多，興用漸廣，深懼供奉頓闕，軍器輟功，將士飢怨，百官騫禄。署府謝雕麗之器，土木停緹紫之容，國戚無以贍，勛求無以給。如愚管所慮，不月則歲矣。

經國遠謀，臣所不敢言，朝夕祗勤，心存於匪懈。起伏震遽，事屬冒聞。伏願陛下留須臾之鑒，垂永代之計，發不世之詔，施必行之典。則氓隸齊歡，高卑同泰。

帝優詔答之。庚戌，以驍騎將軍曹欣之爲徐州刺史。

六月乙亥，加鎮軍將軍齊王尚書左僕射。

秋七月戊子，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己丑，内外纂嚴。遣驍騎將軍任農夫、冠軍將軍黄回北討，鎮軍將軍齊王總統衆軍。曲赦南徐州。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猷賜死。辛卯，豫州刺史段佛榮統前鋒馬步衆軍。甲午，軍主、左軍將軍張保戰敗見殺。黄回等至京城，與景素諸軍戰，連破之。乙未，剋京城，斬景素，同逆皆伏誅。其日解嚴。丙申，大赦天下，封賞各有差。原京邑二縣元年以前逋調。辛丑，以武陵王贊爲南徐州刺史。

八月丁卯，立第十皇弟翽爲南陽

宅府署，大多破敗毁壞。看到來不及救援，知道顧不上處理。尋所入定調，用常不周，没有儲備積蓄，直至空虚用完。積弊累耗，集中於今日。以前奉敕，課以揚、徐二州大家所拖欠的，入米穀共有六十萬斛，錢五千餘萬，布絹五萬匹，雜物在外，依靠這些互相救濟供給，所以纔得以變化。如今所懸轉多，興用漸廣，深深擔憂供應缺乏，軍器跟不上，將士飢餓怨恨，百官得不到俸禄。署府要拒絶雕麗的器具，宫室要停止華美的裝飾，國戚無以贍，勛臣無以給。如我所思慮的，不月則歲了。

經國遠謀，這是我不敢言的，朝夕敬慎勤勞，心中永遠不會懈怠。起伏震遽，事屬冒聞。伏願陛下留須臾的鑒鏡，垂永代的計謀，發不世的詔書，施必行的典制。那麼萬民都歡慶，高下同康泰。

皇帝優詔答覆他。庚戌日，任命驍騎將軍曹欣之爲徐州刺史。

六月乙亥，加任鎮軍將軍齊王爲尚書左僕射。

秋七月戊子，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劉景素占據京城反叛。己丑日，内外戒嚴。派遣驍騎將軍任農夫、冠軍將軍黄回北討，鎮軍將軍齊王總統衆軍。特赦南徐州。始安王劉伯融、都鄉侯劉伯猷賜死。辛卯日，豫州刺史段佛榮統率前鋒馬步衆軍。甲午日，軍主、左軍將軍張保戰敗被殺。黄回等到京城，與劉景素各軍作戰，連續攻破他們。乙未日，攻克京城，斬殺劉景素，一同叛逆的都處死。這一天解除戒嚴。丙申日，大赦天下，封賞各有等級。免京邑二縣元年以前拖欠的調。辛丑日，任命武陵王劉贊爲南徐州刺史。

八月丁卯，立第十皇弟劉翽爲南陽王，第十

王，第十一皇弟嵩爲新興王，第十二皇弟禧爲始建王。庚午，以給事黄門侍郎阮佃夫爲南豫州刺史。乙酉，以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爲青、冀二州刺史。

九月丁亥，割郢州之隨郡屬司州。戊子，驍騎將軍高道慶有罪，賜死。己丑，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晋熙王燮進號鎮西將軍。

冬十月辛酉，以吏部尚書王僧虔爲尚書右僕射。宕昌王梁彌機爲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丙寅，中書監、護軍將軍褚淵母憂去職。十一月庚戌，詔攝本任。

五年春二月壬申，以建寧太守柳和爲寧州刺史。

四月甲戌，豫州刺史阮佃夫、步兵校尉申伯宗、朱幼謀廢立，佃夫、幼下獄死，伯宗伏誅。

五月己亥，以左軍將軍沈景德爲交州刺史，驍騎將軍全景文爲南豫州刺史。丙午，以屯騎校尉孫曇瓘爲越州刺史。

六月甲戌，誅司徒左長史沈勃、散騎常侍杜幼文、游擊將軍孫超之、長水校尉杜叔文，大赦天下。

七月戊子夜，帝殞於仁壽殿，時年十五。己丑，皇太后令曰：

> 衛將軍、領軍、中書監、八座：昱以冢嫡，嗣登皇統，庶其體識日弘，社稷有寄。豈意窮凶極悖，自幼而長，善無細而不違，惡有大而必蹈。前後訓誘，常加隱蔽，險戾難移，日月滋甚。棄冠毁冕，長襲戎衣，犬馬是狎，鷹隼是愛，皂歷軒殿之中，韝緤宸扆之側。至乃單騎遠

一皇弟劉嵩爲新興王，第十二皇弟劉禧爲始建王。庚午日，任命給事黄門侍郎阮佃夫爲南豫州刺史。乙酉日，任命代理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爲青、冀二州刺史。

九月丁亥，分出郢州的隨郡歸屬司州。戊子日，驍騎將軍高道慶有罪，被賜死。己丑日，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進號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晋熙王劉燮進號爲鎮西將軍。

冬十月辛酉，任命吏部尚書王僧虔爲尚書右僕射。宕昌王梁彌機任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丙寅日，中書監、護軍將軍褚淵因爲母親去世而離職。十一月庚戌，皇帝下詔褚淵仍擔任原職。

五年春二月壬申，任命建寧太守柳和爲寧州刺史。

四月甲戌，豫州刺史阮佃夫、步兵校尉申伯宗、朱幼陰謀廢除皇帝另立新帝，阮佃夫、朱幼下獄處死，申伯宗被殺戮。

五月己亥，任命左軍將軍沈景德爲交州刺史，驍騎將軍全景文爲南豫州刺史。丙午日，任命屯騎校尉孫曇瓘爲越州刺史。

六月甲戌，誅殺司徒左長史沈勃、散騎常侍杜幼文、游擊將軍孫超之、長水校尉杜叔文，大赦天下。

七月戊子夜，皇帝在仁壽殿去世，當時年僅十五歲。己丑日，皇太后下令說：

> 衛將軍、領軍、中書監、八座：劉昱因爲是嫡長子，繼承先帝登上了皇位，希望他禀性和器識一天天光大，國家有了寄托。誰想到他窮凶極惡又昏亂，自小及長，善再細小而不遵從，惡再大也一定去做。前後教誨誘導，常加隱蔽，邪惡乖張難以改變，一天比一天更加厲害。棄冠毁冕，長襲戎衣，狎玩犬馬，喜愛鷹隼，賤等人位列殿堂之中，紈絝子弟游玩於皇帝之側。直至單騎遠郊，

郊，獨宿深野，手揮矛鋋，躬行刳斫，白刃爲弄器，斬害爲恒務。捨交戟之衛，委天畢之儀，趨步閬闠，酣歌壚肆，宵游忘反，宴寢營舍，奪人子女，掠人財物，方策所不書，振古所未聞。沈勃儒士，孫超功臣，幼文兄弟，并豫勛效，四人無罪，一朝同戮。飛鏃鼓劍，孩稚無遺，屠裂肝腸，以爲戲謔，投骸江流，以爲歡笑。又淫費無度，帑藏空竭，横賦關河，專充别蓄，黔庶嗷嗷，厝生無所。吾與其所生每厲以義方，遂謀鴆毒，將騁凶忿。沈憂假日，慮不終朝。自昔辛、癸，爰及幽、厲，方之於此，未譬萬分。民怨既深，神怒已積，七廟阽危，四海褫氣。

廢昏立明，前代令範，况乃滅義反道，天人所棄，釁深牧野，理絶桐宫。故密令蕭領軍潛運明略，幽顯協規，普天同泰。驃騎大將軍安成王體自太宗，天挺淹睿，風神凝遠，德映在田。地隆親茂，皇曆攸歸，億兆係心，含生屬望。宜光奉祖宗，臨享萬國。便依舊典，以時奉行。未亡人追往傷懷，永言感絶。

太后又令曰：“昱窮凶極暴，自取灰滅，雖曰罪招，能無傷悼。棄同品庶，顧所不忍。可特追封蒼梧郡王。”葬丹陽秣陵縣郊壇西。

初昱在東宫，年五六歲時，始就書學，而惰業好嬉戲，主帥不能禁。好緣漆帳竿，去地丈餘，如此者半食久，乃下。年漸長，喜怒乖節，左右有失旨者，輒手加撲打。徒跣蹲踞，以此爲常。主帥以白太宗，上輒敕昱所生，嚴加捶訓。及嗣位，内畏太

獨宿深野，手揮矛鋋，親自斬殺，白刃爲玩弄的器具，斬害是經常的事務。捨宫廷的衛士，委天畢星的儀式，趨步於市巷，酣歌於酒店，宵游忘返，宴寢營舍，奪人子女，掠人財物，史册所不書，往昔所未聞。沈勃是儒士，孫超是功臣，幼文兄弟，都有功勛，四人無罪，都被殺戮。飛鏃鼓劍，孩稚都不能幸免，屠裂肝腸，以爲戲謔，投骸江流，以爲歡笑。又花費無度，庫藏空竭，横賦關山河川，專充别蓄，百姓嗷嗷待哺，無處能够謀生。我與他生身母親每每以行事應遵守的規範和道理加以規勸，於是就謀以鴆毒，將騁以凶忿。沉憂於假藉時日，思慮不能整天。自過去的帝辛、帝履癸，到幽王、厲王，比之於此，未譬萬分之一。民怨既深，神怒已積，七廟危險，四海喪失膽氣。

廢昏立明，前代有良好的典範，况乃滅義反道，爲天人所拋棄，事端深於牧野，道理絶於桐宫。所以密令蕭領軍潛運明略，幽顯協規，普天同泰。驃騎大將軍安成王是太宗後裔，天生卓越超拔淵博明智，風采神態凝重深遠，道德品行在他的領地輝映。地隆親茂，皇朝的氣運很快歸屬，百姓繫心，含生期望。宜光奉祖宗，君臨萬國。依照舊典，以時奉行。未亡人追往傷懷，永言感絶。

太后又下令説：“劉昱窮凶極暴，自取滅亡，雖説是罪有應得，但也不能没有悲傷哀悼。拋棄如同百姓，有所不忍。可特追封爲蒼梧郡王。”安葬於丹陽秣陵縣郊壇西邊。

起初劉昱在東宫，年五六歲時，開始書寫學習，而惰於學業喜好游戲，主帥不能禁止。喜歡爬漆帳竿，離地一丈餘，如此者半食久，纔下來。年漸長，喜怒失常，左右的人有不合旨意的，常動手撲打。光着脚蹲坐不講禮節，以此爲常。主帥告白太宗，太宗常敕令劉昱的生母，嚴加捶打訓斥。到繼承皇位，内畏太后，外懼怕各

后，外憚諸大臣，猶未得肆志。自加元服，變態轉興，内外稍無以制。三年秋冬間，便好出游行，太妃每乘青篾車，隨相檢攝。昱漸自放恣，太妃不復能禁。單將左右，棄部伍，或十里、二十里，或入市里，或往營署，日暮乃歸。四年春夏，此行彌數。自京城剋定，意志轉驕，於是無日不出。與左右人解僧智、張五兒恒相馳逐，夜出，開承明門，夕去晨反，晨出暮歸。從者并執鋋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值無免者。民間擾懼，晝日不敢開門，道上行人殆絶。常著小袴褶，未嘗服衣冠。或有忤意，輒加以虐刑。有白棓數十枚，各有名號，針椎鑿鋸之徒，不離左右。嘗以鐵椎椎人陰破，左右人見之有斂眉者，昱大怒，令此人袒胛正立，以矛刺胛洞過。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床側。先是民間訛言，謂太宗不男，陳太妃本李道兒妾，道路之言，或云道兒子也。昱每出入去來，常自稱劉統，或自號李將軍。與右衛翼輦營女子私通，每從之游，持數千錢，供酒肉之費。阮佃夫腹心人張羊爲佃夫所委信。佃夫敗，叛走，後捕得，昱自於承明門以車轢殺之。杜延載、沈勃、杜幼文、孫超，皆躬運矛鋋，手自臠割。執幼文兄叔文於玄武湖北，昱馳馬執矟，自往刺之。制露車一乘，其上施篷，乘以出入，從者不過數十人。羽儀追之恒不及；又各慮禍，亦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别在一處瞻望而已。凡諸鄙事，過目則能，鍛煉金銀，裁衣作帽，莫不精絶。未嘗吹篪，執管便韵。天性好殺，以此爲歡，一日無事，輒慘慘不樂。内外百司，人不自保，殿省憂遑，夕不及旦。

大臣，未能得以肆志。自從行冠禮，變態轉興，内外漸漸不能制止。三年秋冬時，便好出游行，太妃每乘青篾車，隨從加以約束監督。劉昱愈加放肆，太妃不再能禁止。獨自帶領親近，拋棄部下，或十里、二十里，或入市里，或往營署，天黑纔回。四年春夏，此行越來越多。自從攻克京城，意志轉驕，於是没有一天不外出的。與左右隨從解僧智、張五兒常相驅馳，夜出，開承明門，夕去晨返，晨出暮歸。跟隨的人都拿着鋋矛，行人男女，以及犬馬牛驢，無一能躲免。民間擾懼，晝日不敢開門，道路上行人絶迹。常常穿着小褲褶，外不再加衣冠。有違背旨意的，常加以虐刑。有白色棍棒數十根，各有名稱，針椎鑿鋸之徒，不離左右。曾用鐵椎椎人陰部，左右的人看了有皺眉頭的，劉昱大怒，命令這個人露出肩胛站立，用矛刺穿肩胛。在耀靈殿上養驢數十頭，自已所乘坐的馬，養在御床旁。起先民間有傳言，説太宗不能生育，陳太妃原本是李道兒妾，這是道路之言，或説他是李道兒的兒子。劉昱每出入去來，常常自稱劉統，或者自號李將軍。與右衛翼輦營女子私通，每從之游，拿着數千錢，以供酒肉的費用。阮佃夫的心腹張羊爲阮佃夫委托信賴。阮佃夫失敗，叛逃，後被捕獲，劉昱親自到承明門用車把他輾軋死。杜延載、沈勃、杜幼文、孫超，都親自拿着矛鋋，把他們的肉一塊一塊割下來。在玄武湖北抓住杜幼文的哥哥杜叔文，劉昱馳馬執矟，親自把他刺死。製露車一輛，上有篷蓋，乘着這車出入，跟隨的不過數十人。衛隊追着出去常常趕不上；又擔心惹禍，也不敢追尋，衹有整頓隊伍，在一邊遠遠瞻望。凡各種鄙事，過目就能做，鍛煉金銀，裁衣做帽，没有不精妙絶倫的。未曾吹篪，拿起管就成調。天性好殺，以此爲樂，一日無事，就慘慘不快活。内外百司，人人不自保，殿省憂愁惶恐，從晚上一直擔心到天明。

齊王順天人之心，潛圖廢立，與直閤將軍王敬則謀之。七月七日，昱乘露車，從二百許人，無復鹵簿羽儀，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就曇度道人飲酒。醉，夕扶還於仁壽殿東阿氈幄中卧。時昱出入無恒，省内諸閣，夜皆不閉。且群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并逃避，内外無相禁攝。王敬則先結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吕欣之、湯成之、陳奉伯、張石留、羅僧智、鍾千載、嚴道福、雷道賜、戴昭祖、許啓、戚元寶、盛道泰、鍾千秋、王天寶、公上延孫、俞成、錢道寶、馬敬之、陳寶直、吴璩之、劉印鲁、唐天寶、俞孫等二十五人，謀共取昱。其夕，敬則出外，玉夫見昱醉熟無所知，乃與萬年同入氈幄内，以昱防身刀斬之。奉伯提昱首，依常行法，稱敕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馳至領軍府，以首呈齊王。王乃戎服，率左右數十人，稱行還，開承明門入。昱他夕每開門，門者震懾不敢視，至是弗之疑。齊王既入，曉，乃奉太后令奉迎安成王。

齊王順從天人之心，暗自圖謀廢立之事，與直閤將軍王敬則合謀這件事。七月七日，劉昱乘坐露車，隨從二百餘人，没有儀仗和衛隊，前往青園尼寺，後又到新安寺和曇度道人一起飲酒。酒醉，日暮時扶還到仁壽殿東阿氈幄中睡覺。當時劉昱出入無常，宫内諸閣，夜晚都不關閉。且群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都逃避，内外無人禁嚴整攝。王敬則先聯結劉昱的左右隨從楊玉夫、楊萬年、吕欣之、湯成之、陳奉伯、張石留、羅僧智、鍾千載、嚴道福、雷道賜、戴昭祖、許啓、戚元寶、盛道泰、鍾千秋、王天寶、公上延孫、俞成、錢道寶、馬敬之、陳寶直、吴璩之、劉印魯、唐天寶、俞孫等二十五人，合謀共取劉昱。當晚，王敬則出外，楊玉夫見劉昱醉熟無知覺，就和楊萬年一同進入氈幄内，用劉昱的防身刀把他斬殺。陳奉伯提着劉昱的腦袋，依常行法，稱敕令開承明門外出，把劉昱的腦袋交給王敬則，馳至領軍府，把腦袋呈交給齊王。齊王全身戎服，率領左右數十人，稱行還，開承明門進入。劉昱以前每次開門，守門的人震懾不敢看，這時也没有懷疑。齊王進入後，到天明，就奉太后命令迎接安成王到來。

史臣曰：喪國亡家之主，雖適末同途，發軫或異也。前廢帝卑游褻幸，皆龍駕帝飾，傳警清路；蒼梧王則藏璽懷紱，魚服忘反，危冠短服，匹馬孤征。至於殞身覆祚，其理若一。姬、夏之隆，質文異尚，亡國之道，其亦然乎。

史臣曰：喪國亡家之主，雖適末同途，但事情開始還是各有區别的。前廢帝卑游褻幸，都是龍駕帝飾，左右侍者傳聲以清道路；蒼梧王則是藏璽懷紱，微服而出忘記返回，危冠短服，單騎孤征。至於身死國祚傾覆，道理如一。姬周、有夏的興盛，質文異尚，亡國之道，或許也是這樣的吧！

宋書卷十

本紀第十

順　帝

順皇帝諱準，字仲謀，小字智觀，明帝第三子也。泰始五年七月癸丑生。七年，封安成王，食邑三千户。仍拜撫軍將軍，置佐史。廢帝即位，爲揚州刺史。元徽二年，進號車騎將軍、都督揚南豫二州諸軍事，給鼓吹一部，刺史如故。四年，又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班劍三十人，都督、刺史如故。

元徽五年七月戊子夜，廢帝殞，奉迎王入居朝堂。壬辰，即皇帝位。

昇明元年，改元，大赦天下，賜文武位二等。甲午，鎮軍將軍齊王出鎮東城，輔政作相。丙申，詔曰："露臺息構，義光漢德；雉裘焚制，事隆晋道。故以檢奢軌化，敦儉馭俗。頃甸服未静，師旅連年，委蓄屢空，勞敝莫偃。而丹雘之飾，糜耗難訾，寶賂之費，徵賦靡計。今車服儀制，實宜約損，使徽章有序，勿得侈溢。可罷省御府二署。凡工麗雕鎸，傷風毁治，一皆禁斷。庶永昭憲則，弘兹始政。"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沈攸之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中領軍、鎮軍將軍、南兖州刺史齊王爲司空、録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刺史如故，中書令、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撫軍將

順皇帝名準，字仲謀，小字智觀，是明帝的第三子。泰始五年七月癸丑日出生。七年，封爲安成王，食邑三千户。隨後拜爲撫軍將軍，設置佐史。後廢帝即位，任爲揚州刺史。元徽二年，進號爲車騎將軍、都督揚南豫二州諸軍事，賜給鼓吹一部，仍任刺史之職。四年，又進號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予班劍三十人，都督、刺史職務和過去一樣。

元徽五年七月戊子夜，後廢帝死，奉迎安成王入居朝堂。壬辰日，即皇帝位。

昇明元年，改年號，大赦天下，賜給文武百官位二等。甲午日，鎮軍將軍齊王出鎮東城，輔佐作相。丙申日，下詔説："露臺不築，光大了漢朝盛德；雉裘服裝不再製作，隆興晋朝大道。所以以約束奢侈遵循教化，來崇尚儉樸治理風俗。近來邊境還未寧静，軍隊連年征戰，儲備已經空虚，勞敝没有停息。而丹雘之飾，耗費巨大難以計量，寶賂之費，徵賦無數不好測算。如今車服儀制，應該儉約減省，使得徽章有序，不得侈溢。可以撤去省御府二署。凡是華麗雕琢，傷風毁治，全部禁斷。就能永遠昭明法則，弘揚當初的政治。"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沈攸之進號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中領軍、鎮軍將軍、南兖州刺史齊王爲司空、録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刺史之職和過去一樣，中書令、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撫軍將軍劉秉任尚書令，加任中軍將軍，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晋熙

軍劉秉爲尚書令，加中軍將軍，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南陽王翽爲郢州刺史。辛丑，尚書右僕射王僧虔爲尚書僕射，右衛將軍劉韞爲中領軍，金紫光禄大夫王琨爲右光禄大夫。給司空齊王錢五百萬，布五千匹。癸卯，車駕謁太廟。丙午，以安西參軍明慶符爲青、冀二州刺史，武陵王贊爲郢州刺史，新除郢州刺史南陽王翽爲湘州刺史，司空、南兖州刺史齊王改領南徐州刺史，征虜將軍李安民爲南兖州刺史。

王劉燮任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南陽王劉翽任郢州刺史。辛丑日，尚書右僕射王僧虔任尚書僕射，右衛將軍劉韞任中領軍，金紫光禄大夫王琨任右光禄大夫。賜給司空齊王錢五百萬，布五千匹。癸卯日，皇帝謁拜太廟。丙午日，任命安西參軍明慶符爲青、冀二州刺史，武陵王劉贊爲郢州刺史，新任郢州刺史南陽王劉翽爲湘州刺史，司空、南兖州刺史齊王改領南徐州刺史，征虜將軍李安民爲南兖州刺史。

雍州大水，八月壬子，遣使賑恤，蠲除税調。以驃騎長史劉澄之爲南豫州刺史。山陽太守于天寶、新吴縣子秦立有罪，下獄死。戊午，改平準署。辛酉，以宣城太守李靈謙爲兖州刺史。癸亥，司徒袁粲鎮石頭。丁卯，原除元年以前逋調；復郡縣禄田。戊辰，崇拜帝所生陳昭華爲皇太妃。庚午，司空長史謝朏、衛軍長史江斆、中書侍郎褚炫、武陵王文學劉俣入直殿省，參侍文義。齊王固讓司空，庚辰，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雍州發大水，八月壬子，派遣使者賑濟撫恤，免除税調。任命驃騎長史劉澄之爲南豫州刺史。山陽太守于天寶、新吴縣子秦立有罪，下獄處死。戊午日，改平準署。辛酉日，任命宣城太守李靈謙爲兖州刺史。癸亥日，司徒袁粲鎮守石頭。丁卯日，免除元年以前的欠調；恢復郡縣禄田。戊辰日，崇拜皇帝生母陳昭華爲皇太妃。庚午日，司空長史謝朏、衛軍長史江斆、中書侍郎褚炫、武陵王文學劉俣入值殿省，參侍文義。齊王一再辭讓司空之職，庚辰日，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己丑，詔曰："昔聖王既没，淳風已衰，龜書永湮，龍圖長秘。故三代之末，德刑相擾，世淪物競，道陂人諛。然猶正士比轂，奇才接軫。朕襲運金樞，纂靈瑶極，負扆巡政，日晏忘疲，永言興替，望古盈慮。姬、夏典載，猶傳緗帙，漢、魏餘文，布在方册。故元封興茂才之制，地節創獨行之品。振維務本，存乎得人。今可宣下州郡，搜揚幽仄，摽采鄉邑，隨名薦上。朕將親覽，甄其茂異。庶野無遺彦，永激遐芬。"己酉，廬陵王暠薨。

九月己丑，下詔説："過去聖王已經去世，淳樸的風氣已經衰微，龜書永遠湮没，龍圖長久秘藏。所以三代之末，德刑相擾，時世淪落萬物争逐，道德偏頗民衆諂媚。然還有正士像車輻連接車轂一樣聚集，奇才像車輛銜接一樣湊集盛多。我繼承君位，纂靈瑶極，臨朝聽政，日夜忘記疲勞，永言興衰，望古充滿憂慮。姬周、有夏典載，書籍流傳，漢朝、魏朝餘文，寫在方册。所以元封時興茂才之制，地節時創獨行之品。振維務本，存乎得人。如今可以宣布到州郡，訪求舉拔隱居之士，從鄉邑中標明條件選取人才，把名字向上推薦。我將親自查看，選擇其中才德出衆的人。這樣村野没有遺漏的俊彦，永遠能綿長

冬十一月己酉，倭國遣使獻方物。丙午，員外散騎侍郎胡羨生行越州刺史，以交州刺史沈景德爲廣州刺史。

十二月丁巳，以驍騎將軍王廣之爲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荆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丁卯，録公齊王入守朝堂，侍中蕭嶷鎮東府。戊辰，内外纂嚴。己巳，以郢州刺史武陵王贊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征虜將軍、雍州刺史張敬兒進號鎮軍將軍。右衛將軍黄回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督諸軍前鋒南討。征虜將軍吕安國爲湘州刺史，都官尚書王寬加平西將軍。庚午，新除左衛將軍齊王世子奉新除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晋熙王燮鎮尋陽之盆城。壬申，以驍騎將軍周盤龍爲廣州刺史。是日，司徒袁粲據石頭反，尚書令劉秉、黄門侍郎劉述、冠軍王蘊率衆赴之。黄回及輔國將軍孫曇瓘、屯騎校尉王宜興、輔國將軍任候伯、左軍將軍彭文之密相響應。中領軍劉韞、直閣將軍卜伯興在殿内同謀。録公齊王誅韞等於省内。軍主蘇烈、王天生、薛道淵、戴僧静等陷石頭，斬粲於城内。秉、述、蘊逾城走，追擒之，并伏誅。其餘無所問。豫州刺史劉懷珍、雍州刺史張敬兒、廣州刺史陳顯達并舉義兵。司州刺史姚道和、梁州刺史范栢年、湘州行事庾佩玉擁衆懷貳。甲戌，大赦天下。乙亥，以尚書僕射王僧虔爲尚書左僕射，新除中書令王延之爲尚書右僕射。吴郡太守劉遐據郡反，輔國將軍張瓌討斬之。

閏月辛巳，屯騎校尉王宜興有罪伏誅。癸巳，沈攸之攻圍郢城，前軍長史柳世隆固守。攸之弟登之作亂於

芬芳。”己酉日，廬陵王劉暠去世。

冬十一月己酉，倭國派遣使者進獻本地産物。丙午日，員外散騎侍郎胡羨生兼攝越州刺史，任命交州刺史沈景德爲廣州刺史。

十二月丁巳，任命驍騎將軍王廣之爲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反叛。丁卯日，録公齊王入守朝堂，侍中蕭嶷鎮守東府。戊辰日，内外戒嚴。己巳日，任命郢州刺史武陵王劉贊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征虜將軍、雍州刺史張敬兒進號爲鎮軍將軍。右衛將軍黄回任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督各軍前鋒向南討伐。征虜將軍吕安國任湘州刺史，都官尚書王寬加任平西將軍。庚午日，新任左衛將軍齊王世子奉新任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晋熙王劉燮鎮守尋陽的盆城。壬申日，任命驍騎將軍周盤龍爲廣州刺史。這一天，司徒袁粲占據石頭反叛，尚書令劉秉、黄門侍郎劉述、冠軍王蘊率領衆軍前往會合。黄回以及輔國將軍孫曇瓘、屯騎校尉王宜興、輔國將軍任候伯、左軍將軍彭文之密相響應。中領軍劉韞、直閣將軍卜伯興在殿内同謀。録公齊王在省内誅殺劉韞等人。軍主蘇烈、王天生、薛道淵、戴僧静等攻陷石頭，在城内斬殺袁粲。劉秉、劉述、王蘊越城逃走，追趕并生擒了他們，都被殺死。其餘的人不再追查。豫州刺史劉懷珍、雍州刺史張敬兒、廣州刺史陳顯達都率領軍隊支援。司州刺史姚道和、梁州刺史范栢年、湘州行事庾佩玉掌握軍隊懷有二心。甲戌日，大赦天下。乙亥日，任命尚書僕射王僧虔爲尚書左僕射，新任中書令王延之爲尚書右僕射。吴郡太守劉遐占據本郡反叛，輔國將軍張瓌前往討伐把他斬殺了。

閏十二月辛巳，屯騎校尉王宜興有罪被殺。癸巳日，沈攸之攻打圍困郢城，前軍長史柳世隆固守。沈攸之弟沈登之在吴興作亂，吴興太守沈

吴興，吴興太守沈文季討斬之。己亥，内外戒嚴，假録公齊王黄鉞。辛丑，寧朔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楊文度進號征西將軍。乙巳，録公齊王出頓新亭。

文季討伐把他斬殺。己亥日，内外戒嚴，授録公齊王黄鉞。辛丑日，寧朔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楊文度進號爲征西將軍。乙巳日，録公齊王出駐新亭。

二年春正月，沈攸之遣將公孫方平據西陽，辛酉，建寧太守張謨擊破之。丁卯，沈攸之自郢城奔散。己巳，華容縣民斬送之。左將軍、豫州刺史劉懷珍進號平南將軍。辛未，鎮軍將軍、雍州刺史張敬兒克江陵，斬攸之子光琰，荆州平，同逆皆伏誅。丙子，解嚴。以新除侍中柳世隆爲尚書右僕射。是日，録公齊王旋鎮東府。丁丑，以江州刺史邵陵王友爲安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左衛將軍齊王世子爲江州刺史，侍中蕭嶷爲領軍，鎮軍將軍、雍州刺史張敬兒進號征西將軍，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黄回進號鎮西將軍。

二年春正月，沈攸之派遣部將公孫方平占據西陽，辛酉日，建寧太守張謨打敗了他。丁卯日，沈攸之從郢城奔散。己巳日，華容縣民把他斬殺送至官府。左將軍、豫州刺史劉懷珍進號爲平南將軍。辛未日，鎮軍將軍、雍州刺史張敬兒攻克江陵，斬殺沈攸之的兒子沈光琰，荆州平定，一同叛逆的人都被處死。丙子日，解除戒嚴。以新任侍中柳世隆爲尚書右僕射。這一天，録公齊王還鎮東府。丁丑日，任命江州刺史邵陵王劉友爲安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左衛將軍齊王世子任江州刺史，侍中蕭嶷任領軍，鎮軍將軍、雍州刺史張敬兒進號征西將軍，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黄回進號鎮西將軍。

二月庚辰，以尚書左僕射王僧虔爲尚書令，尚書右僕射王延之爲尚書左僕射。癸未，録公齊王加授太尉，衛將軍褚淵爲中書監、司空。甲申，曲赦荆州。丙戌，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晋熙王燮進號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子，蠲雍州緣沔居民前被水災者租布三年。辛卯，郢州刺史、新除鎮南將軍黄回爲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南兖州刺史李安民爲郢州刺史。癸巳，以山陰令傅琰爲益州刺史。丙申，左軍將軍彭文之有罪，下獄死。行湘州事任候伯殺前湘州行事庾佩玉，傳首京邑。

二月庚辰，任命尚書左僕射王僧虔爲尚書令，尚書右僕射王延之爲尚書左僕射。癸未日，録公齊王加授爲太尉，衛將軍褚淵任中書監、司空。甲申日，特赦荆州。丙戌日，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晋熙王劉燮進號爲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子日，免除雍州沿沔水居民以前遭受水災的租布三年。辛卯日，郢州刺史、新任鎮南將軍黄回爲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南兖州刺史李安民任郢州刺史。癸巳日，任命山陰令傅琰爲益州刺史。丙申日，左軍將軍彭文之有罪，下獄處死。行湘州事任候伯殺死前湘州行事庾佩玉，把他的首級傳送京城。

三月庚戌，以廣州刺史周盤龍爲司州刺史，輔國將軍劉悛爲廣州刺史。丙子，給太尉齊王羽葆、鼓吹。

三月庚戌，任命廣州刺史周盤龍爲司州刺史，輔國將軍劉悛爲廣州刺史。丙子日，賜給太尉齊王羽葆儀仗、鼓吹樂隊。

夏四月己卯，以游擊將軍垣崇祖爲兖州刺史。辛卯，新除鎮北將軍、

夏四月己卯，任命游擊將軍垣崇祖爲兖州刺史。辛卯日，新任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黄回有

南兗州刺史黃回有罪賜死。甲午，輔國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蕭映行南兗州刺史。

五月戊午，倭國王武遣使獻方物，以武爲安東大將軍。輔國將軍、行湘州事任候伯有罪伏誅。

六月己丑，以前新會太守趙超民爲交州刺史。丁酉，以輔國將軍楊文弘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八月辛卯，太尉齊王表斷奇飾麗服，凡十有四條。乙未，以江州刺史齊王世子爲領軍將軍、撫軍將軍。丙申，以領軍蕭嶷爲江州刺史。

九月乙巳朔，日有蝕之。丙午，加太尉齊王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晋熙王燮爲司徒。戊申，行南兗州刺史蕭映爲南兗州刺史。甲寅，給太傅齊王三望車。己未，芮芮國遣使獻方物。癸酉，武陵内史張澹有罪，下獄死。

冬十月丁丑，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蕭晃爲豫州刺史。孫曇瓘先逃亡，己卯，擒獲，伏誅。壬寅，立皇后謝氏，減死罪一等，五歲刑以下悉原。

十一月壬子，立故武昌太守劉琨息頒爲南豐縣王。癸亥，臨澧侯劉晃謀反，晃及黨與皆伏誅。甲子，改封南陽王翽爲隨郡王，改隨陽郡。

十二月丙戌，皇后見于太廟。戊子，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三年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蕭嶷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尚書左僕射王延之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安西長史蕭順之爲郢州刺史。乙卯，太傅齊王表諸負官物質役者，悉原除。

罪被賜死。甲午日，輔國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蕭映兼攝南兗州刺史。

五月戊午，倭國王武派遣使者進獻本地產物，任命武爲安東大將軍。輔國將軍、行湘州事任候伯有罪被殺。

六月己丑，任命前新會太守趙超民爲交州刺史。丁酉日，任命輔國將軍楊文弘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八月辛卯，太尉齊王上表禁絶奇飾麗服，共有十四條。乙未日，任命江州刺史齊王世子爲領軍將軍、撫軍將軍。丙申日，任命領軍蕭嶷爲江州刺史。

九月乙巳初一，有日食出現。丙午日，加授太尉齊王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兼領揚州牧，可以佩劍着履上殿，入朝不碎步疾行，贊拜帝王時不直呼其姓名。設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晋熙王劉燮任司徒。戊申日，行南兗州刺史蕭映任南兗州刺史。甲寅日，賜給太傅齊王三望車。己未日，芮芮國派遣使者進獻本地產物。癸酉日，武陵内史張澹有罪，下獄處死。

冬十月丁丑，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蕭晃任豫州刺史。孫曇瓘先已逃亡，己卯日，被擒獲，處死。壬寅日，立皇后謝氏，減死罪一等，五年刑以下都寬赦。

十一月壬子，立故武昌太守劉琨的兒子劉頒爲南豐縣王。癸亥日，臨澧侯劉晃謀反，劉晃及其黨羽都被處死。甲子日，改封南陽王劉翽爲隨郡王，改爲隨陽郡。

十二月丙戌，皇后拜謁太廟。戊子日，高麗國派遣使者進獻地方產物。

三年春正月甲辰，任命江州刺史蕭嶷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尚書左僕射王延之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安西長史蕭順之爲郢州刺史。乙卯日，太傅齊王上表各負官物質役的，一律免除。辛亥日，任命驍騎將軍王玄邈爲梁、南秦二

辛亥，以驍騎將軍王玄邈爲梁、南秦二州刺史。領軍將軍、撫軍將軍齊王世子加尚書僕射，進號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丙辰，加太傅齊王前部羽葆、鼓吹。丁巳，詔太傅府依舊辟召。以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張敬兒爲護軍將軍，新除給事黄門侍郎蕭長懋爲雍州刺史。

州刺史。領軍將軍、撫軍將軍齊王世子加任尚書僕射，進號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丙辰日，賜給太傅齊王前部羽葆儀仗、鼓吹樂隊。丁巳日，下詔太傅府依舊徵召授官。任命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張敬兒爲護軍將軍，新任給事黄門侍郎蕭長懋爲雍州刺史。

二月丙子，安南將軍、南豫州刺史邵陵王友薨。

二月丙子，安南將軍、南豫州刺史邵陵王劉友去世。

三月癸卯朔，日有蝕之。甲辰，崇太傅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游冠，位在諸王上，加相國緑綟綬，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丙午，以中軍大將軍蕭賾爲南豫州刺史、齊公世子，副貳相國，緑綟綬。庚戌，臨川王綽謀反，綽及黨與皆伏誅。丁巳，以齊國初建，給錢五百萬，布五千匹，絹千匹。

三月癸卯初一，有日食出現。甲辰日，尊崇太傅爲相國，總管百官，封十郡，稱齊公，備九錫之禮，加賜璽紱遠游冠，地位在各王之上，又賜給相國緑綟綬，原任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和過去一樣。丙午日，任命中軍大將軍蕭賾爲南豫州刺史、齊公世子，副貳相國，賜給緑綟綬。庚戌日，臨川王劉綽謀反，劉綽及他的黨羽都被處死。丁巳日，因爲齊國初建，賜給錢五百萬，布五千匹，絹一千匹。

夏四月壬申，進齊公爵爲齊王，增封十郡。甲戌，安西將軍武陵王贊薨。丙戌，命齊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儛八佾，設鐘虡宫縣。進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壹如舊儀。辛卯，天禄永終，禪位于齊。壬辰，帝遜位于東邸。既而還居丹陽宫。齊王踐阼，封帝爲汝陰王，待以不臣之禮。行宋正朔，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爲詔。

夏四月壬申，進封齊公爵爲齊王，增封十郡。甲戌日，安西將軍武陵王劉贊去世。丙戌日，下令齊王冕有十二旒，建天子旌旗，出入都禁止行人以清道警戒，乘坐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設置旄頭雲罕，使用八佾樂舞，設鐘虡宫懸。進齊王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都按舊的禮儀。辛卯日，宋朝天命已終，禪位於齊。壬辰日，皇帝在東邸退位。這以後還居到丹陽宫。齊王登皇帝位，封他爲汝陰王，待以不臣之禮。仍行宋朝正朔，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爲詔。

建元元年五月己未，殂于丹陽宫，時年十三。謚曰順帝。六月乙酉，葬于遂寧陵。

建元元年五月己未，劉準在丹陽宫去世，時年十三歲。謚號叫順帝。六月乙酉，葬於遂寧陵。

史臣曰：聖王膺籙，自非接亂承微，則天曆不至也。自三、五以來，受命之主，莫不乘淪亡之極，然後符

史臣曰：聖王得到國家，自非接亂承微，則帝位不至。自從三皇、五帝以來，受命的君主，没有不是乘淪亡之極，然後符樂推之運的。水德

樂推之運。水德遷謝，其來久矣，豈止於區區汝陰揖禪而已哉！

衰退敗落，由來已經很久了，豈止於區區汝陰王謙讓禪位而造成的啊！

宋書卷十一

志第一

志序 律

志序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則《春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至於楚《書》、鄭《志》、晋《乘》、楚《杌》之篇，皆所以昭述前史，俾不泯於後。

司馬遷制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乎禮儀刑政，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創立八書，片文隻事，鴻纖備舉。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網羅一代，條流遂廣。《律曆》、《禮樂》，其名不變，以《天官》爲《天文》，改《封禪》爲《郊祀》，易《貨殖》、《平準》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綴孫卿之辭，以述《刑法》，采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鴻範》，始自《春秋》，劉歆《七略》，儒墨異部，朱贛博采風謡，尤爲詳洽，固并因仍，以爲三志。而《禮樂》疏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爲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説，紛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

左史修記言之史，右史修記事之史，記事之史的典型是《春秋》，記言之史則以《尚書》爲代表。至於楚史《書》、鄭史《志》、晋史《乘》和另一楚史《杌》等篇都是明白地敘述了以前的歷史，使它們不致泯滅，從而流傳下來。

司馬遷制訂了獨有的修史規則，最早用標題名稱對史料進行分類歸納，又根據禮儀、刑法、政令等問題未能敘述清楚的情况，在紀、傳這些敘述史事的内容之外又創造性地另外寫了八種稱爲書的部分，將有關問題中的内容事無巨細都收集了進來。班固作《漢書》時繼承了司馬遷的傳統，而没有違反，由於其内容涉及一個朝代的事情，所叙述的内容是比較豐富的。在《漢書》中，《律曆》、《禮樂》的名稱没有改變，《天官》則改爲《天文》，《封禪》改成《郊祀》，《貨殖》、《平準》、《河渠》、《溝洫》的名稱都作了改變；將孫卿的話聯係在一起，叙述了與《刑法》有關的内容，根據孟軻著作中的觀點，作爲《食貨》的序言。劉向所著的《鴻範》，自《春秋》開始，劉歆的《七略》列出了儒、墨不同門類的著作，朱贛廣泛收集了民間歌謡，記述尤爲詳盡。班固沿襲了這三人所做的工作，分别寫成了三種志。《禮樂》寫得粗疏簡約，遺漏的内容很多，制度法令和有關的事項，記下的還不到百分之一。《天文》雖然比較齊全，但没有談到天的形狀，以致使三種宇宙學説顯得很爲混亂而難以明瞭。正因爲這樣，蔡邕纔在朔方進獻文書，談到應當

對此予以叙述。

漢興，接秦坑儒之後，典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爲慮。劉歆《七略》，固之《藝文》，蓋爲此也。河自龍門東注，横被中國，每漂决所漸，寄重災深，堤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塏，地少川源，是故鎬、酆、潦、潏，咸入禮典。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爲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略。

漢代的興起是緊接在秦代坑儒之後，各種古籍均有殘缺，老年學者們常擔心會有亡失。劉歆著《七略》，班固撰《藝文》，都是針對這一情况的。黄河從龍門向東奔流，横穿國家的中部，每當漂冰和决口流過的地方，都發生了重大的災難，爲修築堤防，就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關、洛之地高而乾燥，土地少，又是河川的源頭，於是鎬、酆、潦、潏四處都被寫進了禮典。漳、滏、鄭、白四處的富饒，溝渠灌溉農田之便利，都是人們生存之根本，國家也視其爲依靠，寫《溝洫志》看來也是適宜的。但是時代不同了，事情也有變化，現在可簡略叙述。

竊以班氏《律曆》，前事已詳，自楊偉改創《景初》，而《魏書》闕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議回改，自魏至宋，宜入今書。

我認爲班固的《律曆志》對以前的事情已講得較爲詳細，自從楊偉改曆編製了《景初曆》後，在《魏書》中却没有記述。後來劉宋時元嘉年間又製作了新曆，大明年間又廣泛討論了是否要改回去。從魏到劉宋期間的這些事情都應寫入本書。

班固《禮樂》、《郊祀》，馬彪《祭祀》、《禮儀》，蔡邕《朝會》，董巴《輿服》，并各立志。夫禮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祭朝饗，匪云别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總而裁之，同謂《禮志》。《刑法》、《食貨》，前説已該，隨流派别，附之紀傳。《樂經》殘缺，其來已遠，班氏所述，政抄舉《樂記》，馬彪《後書》，又不備續。至於八音衆器，并不見書，雖略見《世本》，所闕猶衆。爰及《雅》、《鄭》，謳謡之節，一皆屏落，曾無概見。郊廟樂章，每隨世改，雅聲舊典，咸有遺文。又案今鼓吹鐃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鐃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鐃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廟以下，凡諸樂章，非淫哇之辭，并皆詳

班固寫了《禮樂志》、《郊祀志》，司馬彪則有《祭祀志》、《禮儀志》，蔡邕著《朝會志》，董巴撰《輿服志》，都是以相應的内容寫的志。然而禮所包含的内容有各種不同的用途，其他事情都不説，就説祭祀天地社稷的過程中所用的旗幟、標識、服式、器物不屬於禮的内容又是什麽呢？現在可以將這些内容歸納起來，一起寫在《禮志》中。《刑法志》、《食貨志》以前的叙述已經比較完備，故隨着演變中出現的不同附在紀、傳中進行相應的叙述。《樂經》的殘缺由來已久，班固在《漢書》中的叙述也就是從《樂記》中摘抄的，司馬彪《後漢書》中又没有完備的續述。至於各種樂器的情况，均没有專門著作記述，雖然其大略情况在《世本》中談到一些，但缺少相當多。談到《雅樂》和《鄭聲》，歌謡一節全部除去而不見。祭祀用的樂章隨着時代的變遷而改動，但在雅聲過去的典籍中却遺留有記述。現在的鼓吹、鐃歌雖然有樂章曲調，但樂師們傳授學習均是口頭上的，他們所着重的是樂曲的聲音，而不是先瞭解其中的道理。現在的樂府鐃歌是修

載。

改漢、魏時代原有的樂曲，雖然樂曲的名稱有時是相同的，但文字是决不相同的，衹從研究文字入手探求其中的道理，没有一首可以得出結論。也不知現在的鐃章是哪一個時代的樂曲。本書的志從祭祀樂曲開始，衹要不是淫辭的樂章均予以詳細記述。

《天文》、《五行》，自馬彪以後，無復記録。何書自黄初之始，徐志肇義熙之元。今以魏接漢，式遵何氏。然則自漢高帝五年之首冬，暨宋順帝昇明二年之孟夏，二辰、六沴，甲子無差。聖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紀，蓋所以神明寶位，幽贊禎符，欲使逐鹿弭謀，窺覬不作，握河括地，緑文赤字之書，言之詳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朱草白烏之瑞，斯固不可誣也。若夫衰世德爽，而嘉應不息，斯固天道茫昧，難以數推。亦由明主居上，而震蝕之災不弭；百靈咸順，而懸象之應獨違。今立《符瑞志》，以補前史之闕。

《天文志》、《五行志》，在司馬彪以後再也没有記録。何氏所著的書是從黄初年開始的，徐氏所寫的志則開始於義熙的元年。現在根據魏緊接在漢代後面的情況，依照何氏所采取的形式進行叙述。然而從漢高祖五年冬天的開始到劉宋順帝昇明二年的夏初，二辰、六沴，甲子都没有偏差。賢明的帝王都遇有吉祥的年代，就是有神明維護，暗中顯示一些吉祥的徵兆，以使企圖争奪天下的陰謀消除掉，使具有非分之想的人不敢行動，從而牢靠地掌握河山，這在那些有緑色條紋、寫有紅字的書中有詳細的記述。於是，正確的政治主張上達天穹就會有甘露降下來，德政得到貫徹地層就會有甘美的泉水涌出，金色的靈芝、黑色的秬黍所表示的吉祥，紅色的草、白色的烏所顯現的瑞兆，看來不可能是虚構的。假若是世道衰落道德淪喪的時代也不斷地出現祥瑞之兆，那就是上天的規律難以捉摸了。也有時儘管是賢明的君主統治着，但地震、日食之類的災禍却接連不斷，各種生靈都很順意，惟有上天通過天象發出的預兆却是相反的。現在寫《符瑞志》，以補以前史書之不足。

地理參差，事難該辨，魏晋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爲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司、兖，朝爲零、桂之士，夕爲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爲之渾淆，職方所不能記。自戎狄内侮，有晋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雍、兖、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伫鴻雁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民單

地理上的千差萬别很難一一理清楚。魏、晋以後的變遷數以百計，有時一郡分爲四五個郡，有的一縣被分割成兩三個縣，有的地方昨天還屬於荆州、豫州的範圍，今天就歸司州、兖州管轄了。有的人早晨還是零陽、桂陽人士，晚上就成了廬江、九江的居民，地域的歸屬變來變去没有止息，户籍也變得相當混亂，掌管地圖和區域劃分情况的官員也難以記清。自從外族入侵，晋都東遷，中原地區原來的居民遷徙到江南各地，幽、并、冀、雍、兖、豫、青、徐等地不幸淪落外族之手。他們自己找到安定的地方而停留下來并推舉出首領在荆、越之地繁衍生息的人，來自

户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托，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啓邊隙，淮北五州，翦爲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固、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注，悉加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

不同的郡、城，但在異鄉的住處却相鄰。他們站着唱游民的歌，心裏充滿對故土的思念，都各自建立起相應的邦邑，以寄托回歸故土的願望。然而幾家數户的力量終究單薄，不可能建立起獨立的邦邑，因此出現了在魏邦的範圍内有韓國人的城邑，齊縣中居住有趙地的居民的情况。加上邦邑的取消和設置頻繁交織在一起，隨着時間的推移，又有寄住和遷移的情况，至今尚没有固定下來，邦邑的名稱也很難詳細叙述。劉宋建立以後，邊境地區重新燃起了戰火，淮北的五州變爲外族的統治區，它們有的逃亡搬遷後又重新建立了郡、縣，這樣元嘉年間和泰始年間的郡縣名稱雖然相同但實際上是不同的。現在根據班固、司馬彪的兩種《地理志》，晉、劉宋的《起居》中的各種記述和注釋，進行詳細的推討，逐條辨正分析，使其更加全面和詳盡。

百官置省，備有前説，尋源討流，於事爲易。

各種官員的設置和取消以前已有完備的記述，尋找其起源、探討歷史上的變化情况，都是較爲方便的事情。

元嘉中，東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馬遷共爲一家者也。其有漏闕，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焉。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遥，豈短策能運。雖斟酌前史，備睹妍嗤，而愛嗜異情，取捨殊意，每含豪握簡，杼軸忘飡，終亦不足與班、左并馳，董、南齊轡。庶爲後之君子削稿而已焉。

元嘉年間，東海何承天接受命令編纂《宋書》，其中志有十五篇，是司馬彪《續漢書》中志的繼續。其中收集資料是廣博全面的，就保存沿襲下來，也與班固、司馬遷是一脉相承的。其有遺漏的地方，或者是在何承天以後發生的事情，就廣加收集隨時予以補充。歷史上的事物源遠流長，不是淺薄的學識所能講清楚的，腿脚不便而路途遥遠，短時間的努力又怎能到達目的地。雖然對以前的史書進行過推敲研究，對其優缺點都已清楚瞭解，然而不同的人對資料的偏愛不同，取捨也就有所差異，雖然下筆之時常要進行思考、組織，以致忘記了用餐，然而終究難以與歷史上著名的史家班固、左丘明、董狐、南史并駕齊驅。權且當作以後人們要銷毁的草稿吧！

律

黄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黄鍾之宫。制十二管，以聽鳳鳴，以定律吕。夫聲有

黄帝曾派遣伶倫去大夏的西邊，阮隃山的北面，在嶰谷生長的竹子中選取其竹管厚薄均匀的，截兩竹節之間的部分而吹奏，以它作爲黄鐘的宫音。製作了十二根律管，聽取鳳凰的鳴叫聲

清濁，故協以宫商；形有長短，故檢以丈尺；器有大小，故定以斛斗；質有輕重，故平以鈞石。故《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然則律吕，宫商之所由生也。

以確定律管的長度。然而聲音有高低之分，藉助於五音來將其區分；形狀上有長短的區别，藉助於丈、尺來檢測；容器有大小之不同，用斛、斗來確定；質料有輕重的差異，可用鈞、石來衡量。因此，在《虞書》中説："於是就規定了律、度、量、衡。"然而律吕則是由五音所産生的。

夫樂有器有文，有情有官。鍾鼓干戚，樂之器也；屈伸舒疾，樂之文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是以君子反情以和志，廣樂以成教，故能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曰："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周禮》曰："乃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四望山川先祖，各有其樂。又曰："圜鍾爲宫，黄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地祇人鬼，禮亦如之。其可以感物興化，若此之深也。

音樂有樂器、樂曲、感情和感官。鐘鼓干戚就是樂器，有高低快慢的是樂曲；"敘述人倫道德而没有憂患是音樂的感情，表示歡樂高興則是音樂的感官。""這樣君子反映情感以調和志趣，推廣音樂以完成教化，所以能情趣高深而有文采，精氣旺盛而轉化爲神采，心情舒和而顯得英氣勃發。"所以説："音樂是心靈活動的反映，聲音是音樂的表現形式。"《周禮》中説："奏黄鐘的樂曲，唱大吕的歌調，跳《雲門》之舞，來祭祀天神。奏太簇的樂曲，唱應鐘的歌調，跳《咸池》之舞，來祭祀土地神。"日常所見的山川和祖先的祭祀都各自有演奏的樂曲。又説："圓鐘的聲音爲宫音，黄鐘爲角音，太簇爲徵音，姑洗爲羽音，冬至日在地面上的祭壇圜丘擂響鼓鼗，奏起孤竹的管樂、雲和的琴瑟，跳起《雲門》之舞。如果樂曲經過六次變化，那麽天神就全部降臨了，這樣就可以進行祭祀了。"對土地神和死去的人祭祀禮儀也大體相同。音樂可以感染事物、倡導風化，其影響就有如此之深。

"道始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三而九。故黄鍾之數六，分而爲雌雄十二鍾。鍾以三成，故置一而三之，凡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黄鍾之實。故黄鍾位子，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蔟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吕。南吕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三，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吕。大吕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

"萬物的本源從一開始，一産生二，二再産生三，三三得九。於是黄鐘與數字六相對應，它又分爲雌雄，故有十二種。黄鐘之數由三生成，所以每取一鐘就乘以三，這樣積分爲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這就是黄鐘的實數。於是黄鐘位於子，對應於十一月，向下産生林鐘。林鐘相應的數爲五十四，對應於六月，向上産生太簇。太簇相應的數爲七十二，對應於正月，向下産生南吕。南吕相應的數爲四十八，對應於八月，向上産生姑洗。姑洗相應的數爲六十四，對應於三月，向下産生應鐘。應鐘相應的數爲四十三，對應於十月，向上産生蕤賓。蕤賓相應的數是五十七，對應於五月，向上産生大吕。大吕相應的數是七十六，對應於十二月，向下産生夷則。夷則

鍾。夾鍾之數六十七，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中吕。中吕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極不生，鍾律不能復相生。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姑洗三月，應鍾十月，與正音比，故爲和。和，從聲也。應鍾生蕤賓，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繆，音相干也。周律故有繆、和，爲武王伐紂七音也。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黄鍾浸以清。以十二月律應二十四時。甲子，中吕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黄鍾之宫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

相應的數是五十一，對應於七月，向上産生夾鐘。夾鐘相應的數是六十七，對應於二月，向下産生無射。無射相應的數是四十五，對應於九月，向上産生中吕。中吕相應的數是六十，對應於四月，這時到了端點，不生成新的律。端點處不生，指不能再産生新的律。宫音生出徵音，徵音又生出商音，商音生羽音，羽音生角音，角音生出姑洗，姑洗生出應鐘，與正音類同，所以稱爲和。姑洗對應於三月，應鐘對應於十月，與正音類同，故稱爲和。和，指伴隨的聲音。應鐘生蕤賓，蕤賓與正音不同，故稱爲繆。繆，聲音不調和的意思。周代的音律中就有繆、和，是武王伐紂時的七種音。冬至時以林鐘律相對應音樂逐漸顯得低沉；夏至時以黄鐘律對應音樂逐漸顯得高亢。可用與十二個月對應的音律與二十四節氣再對應起來。甲子，與中吕的徵音相對應；丙子，與夾鐘的羽聲對應；戊子，與黄鐘的宫音相對應；庚子，與無射的商音對應；壬子，與夷則的角音相對應。”

“古人爲度量輕重，皆生乎天道。黄鍾之律長九寸，物以三生，三三九，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古之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長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即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尺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爲制。秋分而禾穖定，穖，禾穗芒也。穖定而禾孰。律之數十二，故十二穖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爲尺，十尺爲丈。其以爲重，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而倍之，故二十四銖而當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一斤。三月而一時，三十日一月，故三十斤而爲一鈞。四時而一歲，故四鈞而一石。”“其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

“古代的人們確定度、量、衡的標凖都是從自然規律中産生的。黄鐘的律管長九寸，事物的産生都與三相關，三乘三得九，三九二十七，故布帛的寬度爲二尺七寸，這是自古以來的規定。音律每隔八律産生一律，這樣人的高度也就是八尺，尋爲自己的一倍，故八尺爲一尋。有形狀也就會有相應的聲音，音的數字爲五，用五乘八，五八四十尺爲一匹。一匹恰爲中等水平的人的標凖，就以一匹作爲規定。秋分時禾穖就不再生長了，穖是指禾穗的芒。禾穖不再生長時禾穗也就成熟了。律的個數爲十二，故十二穖與一粟相當，十二粟與一寸相當，律與辰相當，音與日數相當。與日相應的數是十，這樣就以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將它用在重量上，十二粟相當於一分，十二分相當於一銖，十二銖相當於半兩。秤杆有左右兩邊，因而要將其加倍，故有二十四銖相當於一兩。一年有四季，因而要乘以四，四乘四爲十六，故十六兩爲一斤。一季有三個月，三十天爲一個月，故三十斤爲一鈞。四季爲一年，故四鈞爲一石。”“談到音的生成，一律可以生成宫、商、角、徵、羽五音，十二律就可生成六十

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

音，將其乘以六，六六三十六，這樣就有三百六十個音，與一年中的天數相當。所以律曆中的一些數字都來自天地的規律。向下生律時其相應的數加倍後再除以三，向上生律時其相應的數乘以四後再除以三。”

揚子雲曰：“聲生於日，謂甲己爲角，乙庚爲商，丙辛爲徵，丁壬爲羽，戊癸爲宮。律生於辰，謂子爲黃鍾，丑爲大呂之屬。聲以情質，質，正也。各以其行本情爲正也。律以和聲，當以律管鍾均，和其清濁之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協，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金、石、匏、革、絲、竹、土、木，謂之八音。聲和音諧，是謂五樂。”

揚子雲說：“樂音產生於記日的辦法，指甲己是角音，乙庚是商音，丙辛是徵音，丁壬是羽音，戊癸是宮音。律產生於記時的辦法，指子是黃鐘，丑爲大呂之類的叙述。樂音以感情爲質，質就是正，樂音各根據其所表現的固有感情而稱爲正。律用來使樂音和諧，應使律管調校準，做到高低之聲和諧。聲與律互相協調和諧，產生了八音。協，就是和諧。宮、商、角、徵、羽，稱爲五聲。金、石、匏、革、絲、竹、土、木，稱爲八音。聲音和諧，就叫做五樂。”

夫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炭，效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令封上。效則和，否則占。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布其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動。其爲氣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取弘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爲管，河內葭莩爲灰。

陰陽協調則用圭表測日影時表影長度就符合標準，律與節氣相應就會使律管中的灰飛出。這樣皇帝常在冬、夏至時在皇宮的前殿聚集具有八種能力的人演奏八類樂器，聽樂均的聲音，測量圭表的表影長度，觀察鐘律的變化情況，權衡土炭的輕重，驗證陰陽的變化。冬至時陽氣開始上升，樂均的聲音清亮，圭表的表影最長，黃鐘與氣相應而貫通，土炭變輕而使其所在的杠杆端上抬。夏至時陰氣開始上升，樂均的聲音混濁，圭表的表影最短，蕤賓與氣相應而貫通，土炭變重而使杠杆端下降。這種情況的發生可以在冬至、夏至前後五天中增進減退，具有八種能力的人各以觀察到的情況彙報上來，由太史令密封上報。如果情況正常就表示和順，否則就要進行占卜。候氣的方法是建造裏外三層的房屋，門戶均關閉，用牲口的血將隙縫塗抹周密，懸挂丹黃色的帳幕。在室內放一張木製長桌，每律各備一根律管，根據各自相應的方位，將律管內低外高地安放在桌子上。以蘆葦中的薄膜燒出的灰放在律管的內端，按照曆法中的節氣來觀察。某一節氣到了，相應律管中的灰就會動。被氣所動的灰是散開的，人或風使灰動時灰則是聚在一起的。平時是在殿中候氣的，用玉製的律管十二根。衹有冬、夏至時是在靈臺候氣，這時就用六十根竹製

的律管。其竹取自弘農郡宜陽縣金門山，用河內出産的蘆葦内膜燒灰。

三代陵遲，音律失度。漢興，北平侯張蒼始定律曆。孝武之世，置協律之官。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受學於小黄令焦延壽。其下生、上生，終於中吕，而十二律畢矣。中吕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黄鍾爲宫，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吕爲羽，應鍾爲變宫，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宫，而商角徵羽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宫。"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一期之日，黄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暖風雨之占於是生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黄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續漢志》具載其律準度數。

夏、商、周三代衰頽，音律不準確。西漢政權建立後，北平侯張蒼纔最早制定了關於音律和曆法的規則。漢武帝時設立了負責使音律和諧的官員。元帝時，郎中京房知道五音六十律所對應的數字，并從師於小黄縣令焦延壽學習。音律向下或向上産生新的音律，最後在中吕終止，就有了完整的十二律。從中吕向上生成執始，執始向下又生成去滅，最後直到南事終止，也就有了完整的六十律。十二律變化到六十律與八卦變到六十四卦是相似的。伏羲作《易》時以陽氣開始上升作爲律的標準。確定了冬至日的樂律以黄鐘爲宫音，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吕爲羽，應鐘爲變宫，蕤賓爲變徵。這是聲和氣之間關係的初始情况，也是五音的正位。各律均有對應的一天，其餘律則按次序進行對應。統領每一日的律各自爲宫音，商角徵羽各依其宫順次排列。《禮運篇》中講到："五聲、六律、十二律管輪轉後又重新爲宫音。"就是説的這種情况。以一年的天數用六十律來均分，從冬至對應於黄鐘開始，到下次冬至又對應於黄鐘，於是陰陽、冷暖、風雨的預測也就出現了。京房説過："竹聲不能用來度量音調，故製作一種被稱爲準的器具來確定相應的數。準的形狀和瑟相象，長一丈，有十三根弦，有效弦長爲九尺，以與黄鐘律管長九寸的數字相對應。中央的一根弦下有分寸標識，據此可以作爲六十律的清濁變化的節度。"京房對律的叙述比劉歆所上奏的要詳盡，其方法被史官采用了，候部使用了它。《續漢書·律曆志》中詳細記載了其律、準所對應的長度。

漢章帝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子男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嵩子學審曉律，别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托父學，以聾爲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乃爲能傳

漢章帝元和元年，待詔候鐘律殷彤上書談到："官方没有懂得六十律用準來調音的人，以前的待詔嚴嵩將使用準的方法傳授給他的兒子嚴宣，希望召用嚴宣，補其學官的職務，讓他主持調節樂器。"皇帝的詔書對此指出："嚴嵩的兒子精通音律，能區别不同的音律，又能使各種音調和諧起來，這是需要審查考試的。不能依賴其父親的學問，以聾爲聰。音樂是深奥玄妙的，但難

嵩學耳。”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靈帝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音不可書以曉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絶。其可以相傳者，唯候氣而已。

道就再没有瞭解它的人，掌握它的人了嗎？於是，用律管混雜後吹奏，能够知道十二律而没有一個錯誤的，纔是能將嚴嵩的學問傳下來的人。”對嚴宣進行十二律的測試，有兩律是對的，四律是錯的，另外六律則不知道是什麽律，這樣就没有任用嚴宣。自此之後研究音律的人都不會使用準了。漢靈帝熹平六年，宫中的東觀召見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人詢問有關準的情況，張光等人不知道。回去看所藏舊物，找到了準，其形制和京房在書中所講的相同，然而不能確定準上弦的鬆緊。音律問題不能够總結出來讓人瞭解，懂一些音律道理的人想着教授没有根據，心裏明白的人能够體察它却没有表達的器物，這樣在史官中能够分辨音律高低的人就没有了。能够傳下來的衹有候氣而已。

舊律度	新律度	舊律分	新律分新律小分母三十六
黄鍾九寸	九寸	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林鍾六寸	六寸一厘	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十一萬八千二百九十六二十五
太蔟八寸	八寸二厘	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十五萬七千八百六十一十四
南吕五寸三分三厘少强	五寸三分六厘少强	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十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三
姑洗七寸一分一厘强	七寸一分五厘强	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十四萬七百六十二二十八
應鍾四寸七分四厘强	四寸七分九厘强	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九萬四千三百五十七
蕤賓六寸三分二厘强	六寸三分八厘强	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十二萬五千六百八六
大吕八寸四分二厘大强	八寸四分九厘大强	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十六萬七千二百七十八三十一
夷則五寸六分一厘大强	五寸七分弱	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十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一二十
夾鍾七寸四分九厘少弱	七寸五分八厘少弱	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十四萬九千二百四十四九
無射四寸九分九厘半弱	五寸九厘半	九萬八千三百四	十萬二百九十三十四
中吕六寸六分六厘弱	六寸七分七厘	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十三萬三千二百五十七二十五
黄鍾八寸八分八厘弱	九寸	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三分之二，不足二千三百八十四，三分之一	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論曰：律吕相生，皆三分而損益之。先儒推十二律，從子至亥，每三之，凡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三約之，是爲上生。故《漢志》云：三

論曰：音律的産生均是用三來縮減或擴展的。古人推求十二律，從子到亥，每一律的律數都乘以三，最後總共爲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生律時用三除就能産生上生的律。所以《漢書·

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蔟。無射既上生中吕，則中吕又當上生黄鍾，然後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宫。今上生不及黄鍾實二千三百八十四，九約實一千九百六十八爲一分，此則不周九寸之律一分有奇，豈得還爲宫乎？凡三分益一爲上生，三分損一爲下生，此其大略，猶周天斗分四分之一耳。京房不思此意，比十二律微有所增，方引而伸之，中吕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至于南事，爲六十律，竟復不合，彌益其疏。班氏所志，未能通律吕本源，徒訓角爲觸，徵爲祉，陽氣施種於黄鍾，如斯之屬，空煩其文，而爲辭費。又推九六，欲符劉歆三統之數，假托非類，以飾其説，皆孟堅之妄矣。

律曆志》中講到，減少三分之一就向下産生林鐘，增加三分之一就向上産生太簇。無射已經向上産生了中吕，則中吕又應該向上産生黄鐘，這樣五聲、六律、十二律管輪轉後又重新回到了宫音。現在向上生成黄鐘時比其相應的實數少二千三百八十四。將黄鐘相應的實數除以九，得一千九百六十八爲律管長度的一分，這樣就相當於未能回到九寸的律管長度而是短了一分多，那怎麽可能還是宫音呢？凡是增加三分之一就是向上生成新的音律，減少三分之一就是向下生成新的音律，這就是大概的情況，就好像是一周天中斗宿的奇零部分是四分之一度一樣。京房不考慮這種説法，比較十二律有一點增加，就進行了引伸，使中吕向上生成執始，執始又向下生成去滅，這樣一直到生成南事爲止，形成了六十律，最後仍然不能相合，而且顯得更加粗疏。班固所寫的對律吕的本源也未弄懂，徒然地將角解釋爲觸、徵解釋爲福，并説陽氣從黄鐘開始萌發，這類的話空洞無物，浪費了筆墨。又主觀地將音律中出現的九、六數字與劉歆的三統之數符合起來，假藉神明的意旨來使其説法得以成立，這都是像孟堅那樣的荒誕錯誤。

蔡邕從朔方上書，云《前漢志》但載十二律，不及六十。六律尺寸相生，司馬彪皆已志之。漢末，亡失雅樂，黄初中，鑄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協律都尉杜夔令玉鑄鍾，其聲清濁，多不如法。數毁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更相訴白於魏王。魏王取玉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爲養馬士。

蔡邕在朔方所寫的進獻文書中説到，《漢書·律曆志》衹記載有十二音律，而没有談到六十律。音律所對應尺寸的産生，司馬彪在《續漢書·律曆志》中已有記述。漢代末年，宫廷中的雅樂失傳，魏國黄初年間，鑄造工匠柴玉靈巧而善於動腦，曾製作過多種形狀的器具。協律都尉杜夔要他鑄造鐘，鐘聲的高、低總是達不到規定。經過幾次銷毁重鑄以後，柴玉感到厭煩，認爲杜夔隨意確定音高的標準，并且在魏王面前也這樣説。魏王就將柴玉所鑄造的鐘混雜在一起再進行測試，這纔知道杜夔在音律方面確是精通的。於是對柴玉和他的兒子們進行了處罰，讓他們都去當馬夫了。

晋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

晋代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將御府保存的二十五件銅、竹律管拿出來，讓太樂郎劉秀等人校試，其中有三件與杜夔、左延年的音律制度相同，另外二十二件從其銘文和尺寸

銘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協律中郎將列和，辭："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别居一坊，歌咏講習，依此律調。至於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咏，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凡弦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

來看是與笛有關的律管。對協律中郎將列和進行了詢問，列和回答："當年魏明帝時曾命令我順承笛子發出的聲音，製定下這種規定的律管，準備讓學習的人另外居住在一個樂坊中，歌唱講解練習均按照這一規定來調整。到了合奏的時候，祇要辨認它的尺寸名稱，弦樂器、竹管樂器和歌唱的聲音就都能够做到與均的聲音諧和。歌聲低沉時就用長的笛子、長的律管。歌聲清亮時則用短的笛子和律管。凡是用弦樂器伴唱時給樂器調弦的清濁標準不用笛子的尺寸來稱呼，就不能够知道。"

勗等奏："昔先王之作樂也，以振風蕩俗，饗神佑賢，必協律吕之和，以節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叙，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宫'。此經傳記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笛之長短，無所象則，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又辭：'先師傳笛，别其清濁，直以長短，工人裁制，舊不依律。'是爲作笛無法。而和寫笛造律，又令琴瑟歌咏，從之爲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憲于後者也。謹條牒諸律，問和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像十二枚，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律吕，况乎宴饗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夔曠遠，至音難精，猶宜儀刑古昔，以求厥衷，合於經禮，於制爲詳。若可施用，請吏部笛工，選竹造作，下太樂、樂府施行。平議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毁。"奏可。

荀勗等人上奏："以前帝王所以提倡音樂，是用以振興風氣改變不好的習俗，祭獻神明、保護賢能，必須使音律協調，以調節各種樂器發出的聲音使其適中。這樣祭祀天地和朝廷中宴會的音樂在使用上是有規定的，歌唱和奏樂各有次序，音律的高低也很合適。故有'五聲十二律，輪轉後又重新回到宫音'的說法。這些在經傳和書籍中均可以找到因而瞭解。如列和的回答中所說，笛子的長短没有用以參照的標準，可能隨意製作，而不必根據樂曲中的規定。將其用標準的音律來考校，都不符合，吹出的聲韵也大都不和諧。列和的回答中又說：'已去世的老師傳下來的笛子，徑直以長短分别高低，用人工截取製作，一直是不根據音律的規定的。'這就是製作笛子没有相應的規定。列和根據笛子的情况來規定音律，又讓琴瑟和歌唱咏誦都以其爲標準的正音，這既不是沿襲古代有才德的人的方法，也不能爲後人流傳下有關法則。現慎重地對各種音律及詢問列和的有關認識情况按條款寫成文書如下。并依據有關規定，利用十二律作爲製作十二根笛的標準，其均發出的聲音和諧，使用也很便利。平時講授、學習、演奏時都要符合律吕的規定，何况朝廷的宴會和祭祀的演奏情况呢？雖然伶倫、杜夔已經離現在很遠，最標準的音難以做到精確，然而仍應當效法古代以瞭解當時的用意，從而與儒家的經學和禮儀符合，對其規定也就知悉了。假若這種辦法可以實行的話，要求另外安排製笛工匠，選取竹料進行製作，讓太樂、

樂府施用。公平地評論表明，杜夔、左延年的這些律是可以留下來。御府的笛中正聲、下徵各一根，都刻有製作者的姓名，其餘都没有什麽用處，可還給御府銷毁。”這一上奏得到了同意。

勗又問和："作笛爲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後乃以爲樂不？”和辭："太樂東廂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今當復取其下徵之聲；於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尺有餘，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案太樂，四尺二寸笛正聲均應蕤賓，以十二律還相爲宫，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吕。大吕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依律作大吕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聲皆相應。然後令郝生鼓筝，宋同吹笛，以爲《雜引》、《相和》諸曲。和乃辭曰："自和父祖漢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而令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郝生、魯基、种整、朱夏，皆與和同。

荀勗又問列和："製作笛子是否可以按照十二律製作十二根笛子，使其一孔與一律相應，然後用它們來奏樂呢？”列和回答："在太樂東厢的長笛其正聲就已有四尺二寸長，現在應該再取相應於下徵之聲的笛長，根據規律，聲音粗重的笛也應長，算出其尺寸應該是五尺多，我以前曾經做過，但不能用於吹奏。另外，笛子的各孔雖然没有校試，但從意義上説不可能一孔就與一律相對應。”依照太樂，四尺二寸笛子的正聲，其均與蕤賓是相應的，根據十二律輪轉一周後又回到宫音的規則推求下徵之孔的位置，它應該與大吕律相應。大吕的笛長應爲二尺六寸多，而不是五尺多長。命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依據音律的規定製作了相應於大吕律的笛子給列和看。又吹奏七根律管，對每一孔都作了校驗，其聲音都是相應的。後來又叫郝生彈筝，宋同吹笛，演奏了《雜引》、《相和》等樂曲。列和對此回答："從我祖先自漢代以來，有關笛子的知識代代相傳，而不知道有這種方法，現在調節均使其與音律相應，實在不是我所能作的。”郝生、魯基、种整、朱夏都和列和有相同的觀點。

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爲七。和爲能盡名其宫商角徵不？孔調與不調，以何檢知？”和辭："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爲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七孔盡應何聲也。若當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案舊像訖，但吹取鳴者，初不復校其諸孔調與不調也。”案《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鍾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厢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鍾磬之均，即爲悉應律也。至於饗宴殿堂之上，無厢懸鍾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弦歌皆從笛爲正。是爲笛猶鍾磬，宜必合於律

荀勗又問列和："笛有六孔，加上笛體中空共有七孔。你能够用宫商角徵這些名稱來稱呼它們嗎？孔是否聲調合適，用什麽方法來檢測瞭解呢？”列和回答："已去世的老師所傳授，吹笛衹講如何吹出樂曲，吹某一曲時應提起哪一隻手指頭，本來就不知道七個孔應該與什麽聲相應。如果製作笛子，則依靠尚方的笛工，依照舊有的樣式做好，衹要吹起來有聲音就行，本來就不用校驗各孔的聲調是否合適。”依照《周禮》中的記述，對金屬、石頭製作的樂器進行調音就會有一定的聲音發出來，這樣製造鐘磬的人先根據音律對其調音，然後挂在邊上使用。在奏樂時各類樂器都將鐘磬作爲均，就能做到都與音律相應。至於在殿堂之上舉行宴會，邊上未挂鐘磬，但因笛

呂。如和所對，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皆應何律。調與不調，無以檢正。唯取竹之鳴者，爲無法制。輒令部郎劉秀、鄧昊、王豔、魏邵等與笛工參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聲，然後器象有制，音均和協。

的音調是確定了的，故各種弦樂器和歌唱都可依據笛聲來正音。這樣笛的作用就和鐘磬差不多了，它必須與音律相合。如果像列和所回答的那樣徑直隨意去製作，輕率地短了一寸，則七孔的聲音作爲均就不知與哪一律對應了。聲調是否合適，没有辦法檢測校正。衹取能够吹奏有聲的竹笛，是没有嚴格的規定的。這樣就命令部郎劉秀、鄧昊、王豔、魏邵等人與笛工共同去製笛，工人負責製作，管音律的人確定其聲音對應的音律，從而做到樂器規格有明確的規定，它的聲音作爲均也就協調了。

又問和："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辭："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也。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也。漢、魏相傳，施行皆然。"案《周禮》奏六樂，乃奏黄鍾，歌大呂；乃奏太蔟，歌應鍾。皆以律呂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爲名，雖漢、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劉秀、鄧昊等以律作笛，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二尺八寸四分四厘應黄鍾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黄鍾"。《周語》曰："黄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是則歌奏之義，當合經禮，考之古典，於制爲雅。

荀勗又問列和："如果不知道音律的有關定義，奏樂和音均都有高亢和低沉的音調，以什麽來稱呼它們呢?"列和回答："每當奏樂時根據唱歌者聲音的高低使用長短不同的笛子。如聲音低沉的用三尺二的笛子，就稱呼它爲三尺二調。聲音高亢的用二尺九的笛子，則稱呼爲二尺九調。漢、魏流傳下來都是使用這種方法。"按照《周禮》奏六樂的記述，是奏黄鐘的樂曲，唱大吕的歌調；奏太簇的樂曲，唱應鐘的歌調。都是根據音律的名稱來表示歌唱和演奏的音調高低的。而列和説用二尺、三尺爲名稱，雖然漢、魏時就已使用，却是通俗而不標準的。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人依照音律製作笛子，三尺二寸與無射律相應，如果要用長的笛子，管理奏樂的人説："請奏無射之樂。"《周語》中講到："無射傳揚才智超群的人的美德，要人們遵行向往。"二尺八寸四分四厘與黄鐘律相對應，如果要用短的笛子，管理奏樂的人就可説："請奏黄鐘。"《周語》中説："黄鐘傳播培養六氣九德。"這樣唱歌和奏樂的意義就能和儒家經學和禮儀符合，在古代經典中查核，它在體制上是高雅的。

《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周禮》載六律六同。《禮記》又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宫。"劉歆、班固纂《律曆志》，亦紀十二律。唯京房始創六十律，至章帝時，其法已亡；蔡邕雖追紀其言，亦曰"今無能爲者"。依案古典及今音

《尚書》中説："我要聽六律五聲八音是在於治理懈怠的習氣。"《周禮》中記載有六律六同。《禮記》中又説："五聲十二律，輪轉一周後又回到宫音。"劉歆、班固所寫的《律曆志》中也記有十二律。惟有京房纔創立了六十律，到漢章帝時這一方法已經失傳，蔡邕雖然對京房的話進行了追記，但也説"現在没有能用六十律的

家所用六十律者，無施於樂。謹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宫之法，制十二笛象，記注圖側，如别。省圖，不如視笛之了，故復重作蕤賓伏孔笛。其制云：

黄鍾之笛，正聲應黄鍾，下徵應林鍾，長二尺八寸四分四厘有奇。《周語》曰："黄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正聲調法，以黄鍾爲宫，則姑洗爲角。翕笛之聲應姑洗，故以四角之長爲黄鍾之笛也。其宫聲正而不倍，故曰正聲。正聲調法，黄鍾爲宫，第一孔。應鍾爲變宫，第二孔。南吕爲羽，第三孔。林鍾爲徵，第四孔。蕤賓爲變徵，第五附孔。姑洗爲角，笛體中聲。太蔟爲商。笛後出孔也。商聲濁於角，當在角下，而角聲以在體中，故上其商孔，令在宫上，清於宫也。然則宫商正也，餘聲皆倍也。是故從宫以下，孔轉下轉濁也。此章説笛孔上下次第之名也。下章説律吕相生，笛之制也。正聲調法，黄鍾爲宫，作黄鍾之笛，將求宫孔，以姑洗及黄鍾律從笛首下度之，盡二律之長而爲孔，則得宫聲也。宫生徵，黄鍾生林鍾也。以林鍾之律從宫孔下度之，盡律作孔，則得徵聲也。徵生商，林鍾生太蔟也。以太蔟律從徵孔上度之，盡律以爲孔，則得商聲也。商生羽，太蔟生南吕也。以南吕律從商孔下度之，盡律爲孔，則得羽聲也。羽生角，南吕生姑洗也。以姑洗律從羽孔上行度之，盡律而爲孔，則得角聲也。然則出於商孔之上，吹笛者左手所不及也。從羽孔下行度之，盡律而爲孔，亦得角聲，出於變徵附孔之下，則吹者右手所不逮也，故不作角孔。推而下之，復倍其均，是以角聲在笛體中，古之制也。音家舊法，雖一倍再倍，但令均同。適足爲唱和之聲，無害於曲均故也。《周語》曰，匏竹利制，議宜，謂便於事用從宜者也。角生變宫，姑洗生應鍾也。上句所謂當爲角孔而出

了"。依照古代經典和現在音律家所用的六十律，都没有在音樂上應用。現按照經典的記述，用五聲十二律輪轉一周又回到宫音的規定，繪製了十二根笛子的圖樣，在圖的旁邊記有注解，如同分類。看圖不如看笛的實物明瞭，所以又重新製作了蕤賓伏孔笛。其有關規定説：

黄鐘之笛，其正聲與黄鐘相應，下徵與林鐘相應，長二尺八寸四分四厘多。《周語》中説："黄鐘傳播培養六氣九德。"正聲聲調的規定，以黄鐘爲宫聲，這樣姑洗就是角聲。翕笛之聲與姑洗相應，這樣就以四倍於角的長來製作黄鐘之笛。它的宫聲純正而没有違背，故稱爲正聲。正聲聲調的規定，黄鐘是宫聲，第一孔。應鐘是變宫，第二孔。南吕是羽聲，第三孔。林鐘爲徵聲，第四孔。蕤賓是變徵，第五附孔。姑洗是角聲，笛體中的聲音。太簇爲商。笛後面的出孔。商聲比角聲低沉，應在角聲之下，而角聲是在笛體中，故商孔的位置就上移了，使其在宫孔之上比宫聲高亢。然而宫商準確了，其餘聲都有違背。所以從宫聲以下，孔向下就變低沉了。這一段説的是笛孔的上下次序的名稱，下一段就要説到關於音律的相生在笛子上的規定。正聲聲調的規定，黄鐘是宫聲，製作黄鐘之笛要找宫孔的位置，用姑洗和黄鐘的律長從笛子上端向下量度，在兩律的總長盡點處開孔就可得到宫聲。宫聲生出徵聲，黄鐘生成林鐘。以林鐘的律長從宫聲孔向下量度，在律長的盡點處開孔就能得到徵聲孔。徵聲生出商聲，也就是林鐘生出太簇。以太簇的律長從徵聲孔向上量度，在律長的盡點處開孔，就得到商聲孔。商聲生出羽聲，也就是太簇生出南吕。以南吕的律長從商聲孔向下度量，在律長的盡點處開孔，則得到羽聲孔。羽聲生出角聲，也即南吕生成姑洗。用姑洗的律長從羽聲孔向上度量，在律長的盡點處開孔，就是角聲孔。然而這個孔在商聲孔的上方，吹笛者左手按不到它。從羽聲孔向下量度，在律長的盡點處開孔也可得到角聲孔。其位置在變徵附孔的下方，這樣吹笛者右手又按不到它，所以也就不開角聲孔。再推求下去，再將其均增加一倍，於是角聲就在笛體之中，這是古代的規定。音律家舊有的方法，雖然一再加倍，但須使均是相同的，這樣就正好適合唱和的聲音，對樂曲的均并無妨礙。《周語》中説，匏竹樂器在製作上方便，評論它是適宜的，是説它方便於使用而適宜。角聲生出變宫，也就是姑洗生出應鐘。上句

商上者，墨點識之，以應鍾律。從此點下行度之，盡律爲孔，則得變宫之聲也。變宫生變徵，應鍾生蕤賓也。以蕤賓律從變宫下度之，盡律爲孔，則得變徵之聲。十二笛之制，各以其宫爲主。相生之法，或倍或半，其便事用，例皆一者也。下徵調法，林鍾爲宫，第四孔也。本正聲黄鍾之徵。徵清當在宫上，用笛之宜，倍令濁下，故曰下徵。下徵更爲宫者，記所謂“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宫”也。然則正聲調清，下徵調濁也。南吕爲商，第三孔也。本正聲黄鍾之羽，今爲下徵之商。應鍾爲角，第二孔也。本正聲黄鍾之變宫，今爲下徵之角也。黄鍾爲變徵，下徵之調，林鍾爲宫，大吕當變徵。而黄鍾笛本無大吕之聲，故假用黄鍾以爲變徵也。假用之法：當變徵之聲，則俱發黄鍾及太蔟、應鍾三孔。黄鍾濁而太蔟清，大吕律在二律之間，俱發三孔而微磑礦之，則得大吕變徵之聲矣。諸笛下徵調求變徵之法，皆如此。太簇爲徵，笛後出孔，本正聲之商，今爲下徵之徵。姑洗爲羽，笛體中翕聲也。本正聲之角，今爲下徵之羽也。蕤賓爲變宫，附孔是也。本正聲之變徵也，今爲下徵之變宫也。然則正聲之調，孔轉下轉濁；下徵之調，孔轉上轉清也。清角之調：以姑洗爲宫，即是笛體中翕聲也，於正聲爲角，於下徵爲羽。清角之調，乃以爲宫，而哨吹令清，故曰清角。唯得爲宛詩謡俗之曲，不合雅樂也。蕤賓爲商，正也。林鍾爲角，非正也。南吕爲變徵，非正也。應鍾爲徵，正也。黄鍾爲羽，非正也。太蔟爲變宫。非正也。清角之調，唯宫商及徵，與律相應，餘四聲非正者皆濁，一律哨吹令清，假而用之，其例一也。

講到角聲孔應在商聲孔的上方，用墨點作一標識，以應鐘律長由墨點向下度量，在律長的盡點處開孔，就可得到變宫聲所對應的孔。變宫聲生出變徵聲，也就是應鐘生出蕤賓。以蕤賓律長從變宫聲孔向下度量，在律長盡點處開孔，就是變徵聲所對應的孔。關於十二笛的規定，分别是以宫聲爲主，音律相生時所乘的數有時增大一倍，有時減爲一半，在運用中方便的情况都是一樣的。下徵聲調的規定：林鐘是宫聲，第四孔。原是正聲聲調中以黄鐘爲宫聲所對應的徵聲。徵聲高亢，其孔應在宫聲孔的上方，爲使其與用笛的情况相應，僅使其低沉下移，故稱爲下徵。下徵中另有宫聲，也就是所謂“五聲、十二律輪轉一周又回到了宫聲”的記述，但是正聲的聲調高亢清亮，下徵的聲調低沉混濁。南吕是商聲，第三孔。原是正聲聲調中黄鐘爲宫聲所對應的羽聲，現是下徵聲調中的商聲。應鐘是角聲，第二孔。原是正聲聲調中黄鐘爲宫聲所對應的變宫之聲，現爲下徵聲調中的角聲。黄鐘爲變徵聲，下徵聲調中林鐘是宫聲，大吕與變徵聲相當，但黄鐘之笛中本來没有與大吕相對應的聲，所以藉用黄鐘來代表變徵。藉用的方法是：當要奏變徵聲時將與黄鐘、太簇、應鐘相應的孔打開，黄鐘聲音低沉，太簇聲音高亢，大吕律則在這二律之間，三孔均打開而稍作調整，就可得到大吕變徵聲了。各笛的下徵聲調求變徵聲的方法都是這樣。太簇是徵聲，笛後所開孔，原是正聲聲調中的商聲，現爲下徵聲調中的徵聲。姑洗是羽聲，笛體中的和諧聲。原爲正聲聲調中的角聲，現在是下徵聲調中的羽聲。蕤賓是變宫聲，附孔。原是正聲聲調中的變徵聲，現爲下徵聲調中的變宫之聲。然而正聲聲調孔下移聲音變得低沉，下徵聲調向上移聲音變得高亢。清角聲調：以姑洗爲宫聲，就是笛體中的和諧聲，在正聲聲調中是角聲，在下徵聲調中爲羽聲，清角聲調中作爲宫聲，哨吹可使聲音高亢，故稱它爲清角。衹能用於奏婉轉的詩歌通俗的歌謡的樂曲，而不能奏雅樂。蕤賓爲商聲，聲音正。林鐘爲角聲，聲音不正。南吕爲變徵聲，聲音不正。應鐘爲徵聲，聲音正。黄鐘爲羽聲，聲音不正。太簇爲變宫聲。聲音不正。清角聲調衹有宫聲、商聲和徵聲與音律是相應的，其餘四聲聲音不正的都是低沉的。一個音律在哨吹時聲音高亢，借來用之，這是一個例子。

凡笛體用角律，其長者八之，蕤賓、林鍾也。短者四之，其餘十笛，皆四角也。空中實容，長者十六，短笛竹

凡是笛體長度用角聲對應的律長來表示，長者是其八倍，蕤賓、林鐘之笛就是。短者是其四倍，其餘十笛均是四倍於角聲對應的律長。笛體中空

宜受八律之黍也。若長短大小不合於此，或器用不便聲均法度之齊等也。然笛竹率上大下小，不能均齊，必不得已，取其聲均合。三宫一曰正聲，二曰下徵，三曰清角。二十一變也。宫有七聲，錯綜用之，故二十一變也。諸笛例皆一也。伏孔四，所以便事用也。一曰正角，出於商上者也。二曰倍角，近笛下者也。三曰變宫，近於宫孔，倍令下者也。四曰變徵，遠於徵孔，倍令高者也。或倍或半，或四分一，取則於琴徵也。四者皆不作其孔而取其度，以應進退上下之法，所以協聲均，便事用也。其本孔隱而不見，故曰伏孔。

的實際容量是其十六倍，短笛竹應當可受各律之黍的八倍。如果長短大小不與此相合，就有時使用不方便，但聲均的各種規定是一致的。然而笛竹的形狀都是上大下小的，不可能上下一樣粗，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必須使其與聲均符合。宫聲有三個，第一個是正聲中的宫聲，第二個是下徵中的，第三個是清角中的。共有二十一種變化。相應於各宫聲都有七聲變化，交錯使用就有二十一種變化。各笛一概如此。伏孔有四個，可以在使用中提供方便。一個伏孔叫做正角，它是比商聲孔高的。第二個稱爲倍角，它是接近笛下端的。第三個稱爲變宫，比宫聲孔接近，增加一倍以使其下移的。第四個稱爲變徵，比徵孔更遠，增加一倍使其上移的。有時增加一倍，有時減爲一半，有時變爲四分之一，其規則是根據琴徵來作爲標準的。四個伏孔均不開孔，而衹取其長度，用以適應音律進退、上下的變化規則，從而使均的聲音協調，使用上較爲方便。因這些孔都隱而不見，故稱爲伏孔。

大吕之笛：正聲應大吕，下徵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分三厘有奇。《周語》曰："元間大吕，助宣物也。"

大吕之笛：其正聲與大吕相應，下徵與夷則相應，長二尺六寸六分三厘多。《周語》説："第一間的大吕是幫助疏通事物的。"

太蔟之笛：正聲應太蔟，下徵應南吕，長二尺五寸二分八厘有奇。《周語》曰："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

太蔟之笛：其正聲與太蔟相應，下徵與南吕相應，長二尺五寸二分八厘多。《周語》："太蔟用金屬製的樂器演奏，是要佐助陽氣脱離滯留狀態。"

夾鍾之笛：正聲應夾鍾，下徵應無射，長二尺四寸。《周語》曰："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

夾鐘之笛：其正聲與夾鐘相應，下徵與無射相應，長二尺四寸。《周語》説："第二間的夾鐘，出現四條細隙縫。"

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應鍾，長二尺二寸四分七厘有奇。《周語》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

姑洗之笛：其正聲與姑洗相應，下徵與應鐘相應，長二尺二寸四分七厘多。《周語》説："姑洗使各種事物美好整潔，敬獻神明和接待賓客。"

中吕之笛：正聲應中吕，下徵應黄鍾，長二尺一寸三分三厘有奇。《周語》曰："三間中吕，宣中氣也。"

中吕之笛：其正聲與中吕相應，下徵與黄鐘相應，長二尺一寸三分三厘多。《周語》説："第三間的中吕宣發中氣。"

蕤賓之笛：正聲應蕤賓，下徵應大吕，長三尺九寸九分五厘有奇。《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静神人，獻酬交酢。"變宫近宫孔，故倍半令下，便於用也。林鍾亦如之。

蕤賓之笛：其正聲與蕤賓相應，下徵與大吕相應，長三尺九寸九分五厘多。《周語》説："蕤賓使神人安静，互相敬酒。"變宫之孔比宫聲孔近，故采取加倍或減半的辦法使其下移，以便使用。林鐘也是這樣。

林鍾之笛：正聲應林鍾，下徵應太蔟，長三尺七寸九分二厘有奇。

林鐘之笛：其正聲與林鐘相應，下徵與太蔟相應，長三尺七寸九分二厘多。《周語》説："第四

《周語》曰："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

間的林鐘和諧地看待各種事物，使無不莊重恭敬。"

夷則之笛：正聲應夷則，下徵應夾鍾，長三尺六寸。《周語》曰："夷則所以咏歌九則，平民無貳也。"變宫之法，亦如蕤賓，體用四角，故四分益一也。

夷則之笛：其正聲與夷則相應，下徵與夾鐘相應，長三尺六寸。《周語》説："夷則誦讀歌唱九則，平民就没有二心。"變宫的規則也與蕤賓相同，笛體是四倍於角聲的音律長度，所以用四分益一的方法。

南吕之笛：正聲應南吕，下徵應姑洗，長三尺三寸七分一厘有奇。《周語》曰："五間南吕，贊陽秀也。"

南吕之笛：其正聲與南吕相應，下徵與姑洗相應，長三尺三寸七分一厘多。《周語》説："第五間的南吕佐助陽氣使禾類植物開花。"

無射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應中吕，長三尺二寸。《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無射之笛：其正聲與無射相應，下徵與中吕相應，長三尺二寸。《周語》説："無射傳揚才智超群的人的美德，要人們遵守向往。"

應鍾之笛：正聲應應鍾，下徵應蕤賓，長二尺九寸九分六厘有奇。《周語》曰："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

應鐘之笛：其正聲與應鐘相應，下徵與蕤賓相應，長二尺九寸九分六厘多。《周語》説："第六間的應鐘其均對樂器的使用方便，使其響應回復。"

勗又以魏杜夔所制律吕，檢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乖錯。始知後漢至魏，尺度漸長於古四分有餘。夔依爲律吕，故致失韵。乃部佐著作郎劉恭依《周禮》更積黍起度，以鑄新律。既成，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比之不差毫厘。又漢世故鍾，以律命之，不叩而自應。初勗行道，逢趙郡商人縣鐸於牛，其聲甚韵。至是搜得此鐸，以調律吕焉。

荀勗又根據魏國杜夔對音律所作的規定，對太樂、總章、鼓吹以及八音樂器進行檢驗校正，它們都與音律不符。這樣就知道從後漢到魏尺的長度逐漸比古代長了四分多，杜夔用這一尺度來製作律管聲音就有了變化。於是就安排佐著作郎劉恭根據《周禮》中的記述重新排列黍粒來確定尺度，以製作新的律管。製成後又徵求古代的器物，得到周代的玉製律管，兩者相比絲毫不差。另外有漢代的古鐘，吹響相應的音律，古鐘在不敲擊時也有反應。當年荀勗在路上遇到趙郡的商人將鐸挂在牛身上，其聲音很爲和諧。於是收集到該鐸以調整音律。

晋武帝以勗律與周、漢器合，乃施用之。散騎侍郎阮咸譏其聲高，非興國之音。咸亡後，掘地得古銅尺，果長勗尺四分，時人咸服其妙。

晋武帝時因爲荀勗的音律規定與周代、漢代的古器相合，就使用了它。散騎侍郎阮咸説它的聲音太高，不是使國家興旺的聲音。阮咸去世後在挖地時得到一把古銅尺，果然要比荀勗的尺長四分，當時大家都佩服荀勗的高明。

元康中，裴頠以爲醫方民命之急，而稱兩不與古同，爲害特重，宜因此改治權衡。不見省。

元康年間，裴頠認爲醫生的處方是救百姓性命之急的，而重量單位與古代不同，産生了嚴重的壞影響，需要對重量制度進行改革整治。這一意見未能上報。

黄鍾箱笛，晋時三尺八寸，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减爲三尺七寸。

黄鐘箱笛，晋代時長三尺八寸，元嘉九年時太樂令鍾宗之將其减爲三尺七寸。元嘉十四年，

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減五分，爲三尺六寸五分。列和云："東箱長笛四尺二寸也。"太蔟箱笛，晋時三尺七寸，宗之減爲三尺三寸七分，縱又減一寸一分，爲三尺二寸六分。姑洗箱笛，晋時三尺五寸，宗之減爲二尺九寸七分，縱又減五分，爲二尺九寸二分。蕤賓箱笛，晋時二尺九寸，宗之減爲二尺六寸，縱又減二分，爲二尺五寸八分。

治書令史奚縱又減短了五分，成爲三尺六寸五分。列和説："東箱長笛長四尺二寸。"太蔟箱笛，晋代時長三尺七寸，鍾宗之減爲三尺三寸七分，奚縱又減去一寸一分，爲三尺二寸六分。姑洗箱笛，晋代時長三尺五寸，鍾宗之減爲二尺九寸七分，奚縱又將其減去五分，爲二尺九寸二分。蕤賓箱笛，晋代時長二尺九寸，鍾宗之減爲二尺六寸，奚縱又將其減去兩分，爲二尺五寸八分。

宋書卷十二

志第二

曆(上)

夫天地之所貴者生也，萬物之所尊者人也，役智窮神，無幽不察，是以動作云爲，皆應天地之象。古先聖哲，擬辰極，制渾儀。夫陰陽二氣，陶育群品，精象所寄，是爲日月。群生之性，章爲五才，五才之靈，五星是也。曆所以擬天行而序七耀，紀萬國而授人時。黄帝使大撓造六甲，容成制曆象，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少昊氏有鳳鳥之瑞，以鳥名官，而鳳鳥氏司曆。顓頊之代，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堯復育重黎之後，使治舊職，分命羲、和，欽若昊天。故《虞書》曰："期三百有六旬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後授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爰及殷、周二代，皆創業革制，而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萬物群生，蒙其利澤。三王既謝，史職廢官，故孔子正《春秋》以明司曆之過。秦兼天下，自以爲水德，以十月爲正，服色上黑。

天地間所寶貴的是生命，萬物中最尊貴的是人，運用智慧深入探究事物就能做到没有什麽隱秘不被瞭解，這樣，人的行爲、言論都與自然現象相適應。古代才智超群的人模擬天空中辰極的情况製作了渾儀。世界上各種事物是由陰氣、陽氣造就培育的，太陽、月亮就是其精華的集中表現。各種生物的特徵可分爲五才，五才的精靈就是五大行星。曆法模擬天空運行的情况而瞭解日月五星在天空中的次序，綜理不同地區的情况而告知人們季節的變化。遠古時代的黄帝命令大撓編造了六十甲子，容成推算天體運行的規律，羲和依據太陽的情况進行占卜，常儀則對月亮的情况占卜。少昊氏時出現過鳳鳥的祥瑞，故用鳥來作爲官的名稱，就有鳳鳥氏管理曆法。顓頊氏時代又有南正重掌管對天空的觀察，北正黎負責對地的觀察。堯又培養了重、黎的後代，讓他們擔任舊有的職務，分别命羲、和敬觀天象。這樣《虞書》中就説："一周年三百六十六天，設置閏月確定四季而成一歲。"以後又將此傳授給舜，説："上天的歲時節候的次序就在你這裏了。"舜也將此傳給禹。到了商、周兩代，都是創立基業改革制度的，車馬祭牲的顔色也隨之變化。順應時代的氣數，用以與上天的規律符合，這樣各種事物都能得到好處。三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史官負責相應的工作而廢棄了專職的官員，所以孔子以《春秋》的正確來指明掌管曆法的人的過錯。秦統一天下，認爲自己的德性屬水，以十月爲正月，車馬祭牲崇尚黑色。

漢興，襲秦正朔，北平侯張蒼首言律曆之事，以《顓頊曆》比於六曆，所失差近。施用至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廢壞，宜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之於天也。乃詔遂等造漢曆。選鄧平、長樂司馬可及人間治曆者，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分天部，落下閎運算轉曆。其法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閎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閎、平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以平爲太史丞。至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以爲元年用黄帝《調曆》，“今陰陽不調，更曆之過”。詔下主曆使者鮮于妄人與治曆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晦朔弦望二十四氣。又詔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疏密，凡十一家。起三年盡五年。壽王課疏遠。又漢元年不用黄帝《調曆》，劾壽王逆天地，大不敬。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曆》第一。壽王曆乃太史官《殷曆》也。壽王再劾不服，竟下吏。至孝成時，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作《三統曆》以說《春秋》，屬辭比事，雖盡精巧，非其實也。班固謂之密要，故漢《曆志》述之。何承天等校六家之曆，雖六元不同，分章或異，至今所差，或三日，或二日數時，考其遠近，率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其術斗分多，上不可檢於《春秋》，下不驗於漢、魏，雖復假稱帝王，祇足以惑時人耳。

漢代興起，其正朔沿襲了秦代，北平侯張蒼首先對律、曆的有關問題作了叙述，將《顓頊曆》并列在古六曆中，它與實際天象差異較小。該曆使用到漢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人説曆法的核心内容已經過時無用，應當改變正朔，更换車馬祭牲的顔色，以表明政權是上天賜予的。於是皇帝就命令壺遂等人編制漢代的曆法。挑選了鄧平、長樂司馬可和民間曆法家二十多人。方士唐都劃分天空區域，落下閎推算曆法。其方法是將所求得的容積八十一寸作爲一天中所具有的分數。落下閎與鄧平的處理方法相同。於是人們都觀察恒星以度量太陽、月亮的運動，再進行推算，和落下閎、鄧平的方法相同，一個月中有二十九又八十一分之四十三天。皇帝命令司馬遷采用鄧平所創造的八十一分律曆，并任命鄧平爲太史丞。到了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進獻文書，認爲漢代元年使用的是黄帝《調曆》，而“現在陰陽不協調是改曆的過錯引起的”。皇帝命令主曆使者鮮于妄人和治曆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多人共同觀察晦、朔、弦、望、二十四節氣的變化情況，又命令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在上林苑的清臺上共同觀察、考核各曆的精密情況，這些曆共有十一種。從元鳳三年開始到五年結束。考核結果是張壽王的曆法精度很差。而且漢代元年并没有使用黄帝《調曆》，揭發張壽王違背天地、對皇帝不敬重的罪過。皇帝命令不必立案。繼續觀察天象到元鳳六年結束，《太初曆》的精度在各曆中最高。張壽王的曆法就是太史官的《殷曆》。張壽王再次被揭發罪狀而不服，最後被交給司法的官吏治罪。到孝成帝時，劉向彙總了六部曆法，列出了其正確與錯誤之處，寫了《五紀論》。劉向的兒子劉歆編撰了《三統曆》以解説《春秋》，編輯文辭、排比史事，雖然十分精細巧妙，但并非實際情況。班固認爲它細緻而簡要，在《漢書·律曆志》中進行了論述。何承天等對六家曆法進行了校訂（原文似有錯，改爲“何承天等校六家之曆”上下文纔通順，故改之。——譯者注），雖然六曆的曆元不同，章的劃分也有差異，但用

到今天其差異有的達三天，有的達兩天多。考證其年代，都是戰國和秦代時的人編制的。其推算中斗宿的分數部分偏大，向上推算不能與《春秋》相驗證，向下又不能與漢、魏時相符，雖然借用了某些帝王的名號來稱呼，這衹能迷惑當代的人們而已。

光武建武八年，太僕朱浮上言曆紀不正，宜當改治。時所差尚微，未遑考正。明帝永平中，待詔楊岑、張盛、景防等典治曆，但改易加時弦望，未能綜校曆元也。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宿度相覺浸多，候者皆知日宿差五度，冬至之日在斗二十一度，晦朔弦望，先天一日。章帝召治曆編訢、李梵等綜校意狀。遂下詔書稱："《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曆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璇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先立春一日，則《四分》之立春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逆；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堯順孔，奉天之文，同心敬授，儻獲咸熙。"於是《四分法》施行。黄帝以來諸曆以爲冬至在牽牛初者皆黜焉。

光武帝建武八年，太僕朱浮進言説曆法的核心内容有偏差，應當重新制訂。當時這一偏差尚微小，未及時考校更正。明帝永平年間，待詔楊岑、張盛、景防等人主管曆法，衹改動了月相出現時刻的推算，未對曆法作根本的考校。到元和二年，《太初曆》的推算與實際天象相差更大，宿度已經感覺到有更大的差異，觀察天象的人都知道太陽的位置差五度，冬至日太陽在斗二十一度，晦、朔、弦、望的推算比實際要早一天。章帝召集了治曆編訢、李梵等人綜合考校其情况後就發布詔書説："《春秋保乾圖》説：'三百年斗曆就要改變規定。'現在史官所用的是鄧平的《太初曆》，每年有一分的餘數，在三百年的範圍中推算的運行度數出現了偏差，漸至錯謬，這樣用來模擬天空運行的渾象就不能正常動作，天象難以考查。冬至日太陽在斗二十一度，立春前一天就是《四分曆》的立春日。而用此來審理案件判决重刑，在節令上就違背了；用來看平常的事情，也相差很遠。現在改爲行用《四分曆》，就與帝堯、孔子的傳統一致，以實際天象爲依據，共同確定時令頒布農時，或許可以得到廣泛的好處。"這樣《四分法》就使用了。從黄帝以來那些認爲冬至日太陽在牽牛初的曆法都廢止了。

和帝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圜，不可以計率分。官漏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以晷景爲刻，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其二十四氣日所

和帝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向皇帝進言："官方的漏壺每九天其晝夜刻分别增加或減少一刻，與實際情况不符，有時相差達兩刻半，不如夏曆漏刻精密。"該年十一月甲寅日發布的詔書説："漏壺就是用來計測時刻、確定昏明的。昏明的變化是由太陽與北天極距離的遠近所决定的，由於黄道是圓的，就不可以用簡單平均的方法。官方漏壺采取的九天增加或減少一刻的方法與實際情况是違背的，用圭表正午時刻表影長度

在，并黃道去極、晷景、漏刻、昏明中星，并列載于《續漢·律曆志》。

來决定晝夜刻的變化與實際非常接近。現在頒布與此相應的晷影漏刻的四十八根箭。”其二十四節氣時太陽的位置和太陽與北天極的角距離、圭表表影長度、晝夜漏刻數、昏明中星，都載於《續漢書·律曆志》中。

安帝延光三年，中謁者亶誦上書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云當復用《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皆審曆，數難誦、豐，或不能對，或云失誤。衡等參案儀注，考往校今，以為《九道法》最密。詔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參議：“《太初》過天一度，月以晦見西方。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議者不同。尚書令忠上奏：“天之曆數，不可任疑從虛，以非易是。”亶等遂寢。

安帝延光三年，中謁者亶誦進獻文書説應當使用甲寅曆元，河南梁豐又説應仍然使用《太初曆》。尚書郎張衡、周興都精通曆法，幾次詰問他們，不是回答不出就是説錯了。張衡等人查考天文觀測的記載，考校古今，認爲《九道法》最爲精密。皇帝下令由公卿詳細討論。太尉愷等認爲：“《太初曆》的推算比實際天象超前一度，月亮晦日時出現在西方。元和年間改用《四分曆》。它雖比《太初曆》精密，但仍有偏差。都不能用了。以甲寅年爲曆元能與天象相符，和圖讖相合，可以使用。”參加討論者不同意這一意見。尚書令忠上奏説：“歲、時、節、候的次序是上天安排的，不能任意懷疑，用錯的來代替對的。”這樣亶誦等人的意見也就擱置了起來。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等言：“曆元不正，故盜賊為害。曆當以甲寅為元，不用庚申，乞本庚申元經緯明文。”詔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術者詳議。群臣會司徒府集議。議郎蔡邕曰：“曆數精微，術無常是。漢興承秦，曆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等以庚申為非，甲寅為是。按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各自有元。光、晃所援，則殷曆元也。昔始用《太初》丁丑之後，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曆，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讖之元，而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有效於今者也。故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等説：“曆元不正確，引起了盜賊爲害。曆法應以甲寅年爲曆元，不應用庚申年。希望能得到采用庚申曆元作根據的明確記述。”皇帝發布詔書到三府，要學術界瞭解其道理的人詳細討論。群臣聚集在司徒府中討論。議郎蔡邕説：“曆算之學精深微妙，没有永遠正確的推算方法。漢代興起繼承了秦代，使用了《顓頊曆》，曆元是乙卯。一百零二年後孝武皇帝纔改用《太初曆》，其曆元是丁丑。使用了一百八十九年，孝章帝又改用《四分曆》，其曆元是庚申。現馮光等人認爲曆元用庚申是錯了，應用甲寅纔對。看《黃帝曆》、《顓頊曆》、《夏曆》、《殷曆》、《周曆》、《魯曆》都有各自的曆元。馮光、陳晃所引以爲據的則是《殷曆》的曆元。當初使用《太初曆》的丁丑曆元後六家曆法均説它不對，爭論過誰是誰非。張壽王根據甲寅曆元來反對漢曆，在清臺上共同觀察考核的結果却是最差的。《太初曆》與觀察結果符合，没有差錯。這就是雖然它不是圖讖所給的曆元但却比前者有效的情況。使

延光中，亶誦亦非《四分》，言當用甲寅元，公卿參議，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故有古今之術。今術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不能下通於今也。又光、晃以《考靈耀》爲本，二十八宿度數至日所在，錯異不可參校。元和二年用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陰陽不和，奸臣盜賊，皆元之咎。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群臣議者所能變易。"三公從邕議，以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詔書勿治罪。

用了《四分曆》後考查日月的位置又比《太初曆》精密，這又是新的曆元在今天有效的情況。所以在延光年間，亶誦也曾反對過《四分曆》，說應該采用甲寅曆元，通過公卿的共同討論，而并未實行。況且日、月、五星的運行，快慢和進退都不必完全相同，這就有了古代與今天的曆法之不同。現在的曆法不能向前通用到古代，也就像古代曆法不能向後通用到現在一樣。另外馮光、陳晃以《考靈耀》爲根據，其二十八宿度數和太陽位置的錯誤和差異無法檢驗考核。元和二年用到現在已九十二年，而馮光、陳晃却説陰陽不和、奸臣盜賊的出現都是曆元的過錯。元和年間的詔書講得全面透徹，這不是群臣的討論就能改變的。"三公聽從了蔡邕的意見，認爲馮光、陳晃有不敬之罪，應以鬼薪法來處置。皇帝下詔書說不治他們的罪。

何承天曰：夫曆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無救其爲敝也。是以多歷年歲，未能有定。《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代不悟，徒云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假言讖緯，遂關治亂，此之爲蔽，亦已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疏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采爲《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于《漢志》；司彪因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言曆，幾乎不知而妄言歟。

何承天說：曆算的方法如果不能理解，雖然人們對以前的認識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但無法補救古代的曆算方法因有弊端而產生的錯誤。這樣就出現了歷時多年仍未有定論的情況。《四分曆》與實際天象比較，三百多年而增加一天，經歷了好多年代都不能認識，徒然地說什麽建立曆法的根本必須先確定曆元，假藉讖緯中的說法，在排除障礙改變混亂的時候還以此來掩蓋，也太過分了。劉歆的《三統曆》比《四分曆》更爲粗疏，每六千多年還要再增加一天。揚雄受到劉歆觀點的迷惑，在《太玄》中采用了它。班固認爲《三統曆》最爲精密，在《漢書·律曆志》中加以叙述；司馬彪因此說："自太初元年開始采用《三統曆》，使用了一百多年。"就没有想到劉歆的出生是在太初年以後，幾個人對曆法的議論是幾乎一點不懂地亂說一氣。

光和中，穀城門候劉洪始悟《四分》於天疏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造《乾象法》，又制遲疾曆以步月行。方於《太初》、《四分》，轉精微矣。魏文帝黃初中，太史丞韓翊以爲《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曆》，以四

光和年間，穀城門候劉洪最早認識到《四分曆》與實際天象有較大的偏差，他用五百八十九爲紀法，一百四十五爲斗宿的分數部分，編制了《乾象法》，又制訂了用計算行星運行速度快慢的方法來度量月亮運行情況。這纔比《太初曆》、《四分曆》精密了。魏文帝黃初年間，太史丞韓翊認爲《乾象法》中將斗宿的分數部分減少得太

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一千二百五爲斗分。其後尚書令陳群奏，以爲“曆數難明，前代通儒多共紛争。《黄初》之元，以《四分曆》久遠疏闊，大魏受命，宜正曆明時。韓翊首建《黄初》，猶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歷三年，更相是非，舍本即末，争長短而疑尺丈，竟無時而决。按三公議，皆綜盡曲理，殊塗同歸，欲使效之璇璣，各盡其法，一年之間，得失足定，合於事宜”。奏可。明帝時，尚書郎楊偉制《景初曆》，施用至于晋、宋。古之爲曆者，鄧平能修舊制新，劉洪始減《四分》，又定月行遲疾，楊偉斟酌兩端，以立多少之衷，因朔積分設差，以推合朔月蝕。此三人，漢、魏之善曆者。然而洪之遲疾，不可以檢《春秋》，偉之五星，大乖於後代，斯則洪用心尚疏，偉拘於同出上元壬辰故也。

多了，以後必然會出現推算比實際天象出現得早的情況，於是編制了《黄初曆》，將紀法取爲四千八百八十三，斗分數取爲一千二百零五。後來尚書令陳群向皇帝上奏，認爲：“曆算難以弄清，以前歷代博學的人就多有各種争論。《黄初曆》的本源是因爲《四分曆》使用時間已很長而不够精確，魏代建立後需要準確的曆法確定節氣。韓翊最早編制了《黄初曆》，尚擔心考慮不周，所以用《乾象法》互相比較，經過三年，愈加互相褒貶，放棄根本的問題而去追求細枝末節，爲争論兩者的短長而去懷疑衡量的標準，最後也得不到結論。審察三公的意見，都是羅列不全面的道理，從不同的途徑得到相同的效果，要在天文儀器上進行檢驗，充分利用各自的方法推算，在一年之中就可以確定兩曆的得失情況了，與情况和條件也是符合的。”這一上奏得到了同意。明帝時，尚書郎楊偉編制了《景初曆》，一直使用到晋代和劉宋。古代的曆法學家中鄧平能够修改舊曆制訂新曆，劉洪最早減小了《四分曆》的斗分，又確定了月行遲疾的運算，楊偉則考慮了有關數據的最大、最小值，以確定其中間值，根據朔積分確定差值，用來推算合朔和月食，這三個人是漢、魏時精通曆法的。但是劉洪的月行遲疾推算方法并不能用於檢考《春秋》，楊偉五星位置的推算在後代也出現了很大的誤差，這是劉洪的考慮還比較粗疏，楊偉則拘泥於日、月、五星在上元壬辰年同時出發的緣故。

魏明帝景初元年，改定曆數，以建丑之月爲正，改其年三月爲孟夏四月。其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祭祠、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皆以建寅爲正。三年正月，帝崩，復用夏正。

魏明帝景初元年，對曆法作了改變，以建丑的月份作爲正月，改這一年的三月爲孟夏四月。其孟、仲、季月的排列與以建寅之月爲正月的不同，但祭天地、迎節氣、祭祖廟、冬祭、秋祭、皇帝出巡、狩獵，分至和四立日、頒布的節令都與以建寅之月爲正月的情况一致。景初三年正月，魏明帝去世後又恢復到以建寅之月爲正月。

楊偉表曰：“臣攬載籍，斷考曆數，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其所由來，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則玄鳥司

楊偉上奏的表中説：“我搜集群書，判斷考校曆術，節氣用以記述農事，月份可以記載事件，其來源是久遠的。從少昊帝時就有玄鳥掌握

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羲、和掌日。三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曆，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于境內。夏后之代，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則《書》載《胤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者，歷代然也。逮至周室既衰，戰國橫騖，告朔之羊，廢而不紹，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蟲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曆不書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之撥亂於《春秋》，托褒貶糾正，司曆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暨于秦、漢，乃復以孟冬爲歲首，閏爲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襲，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寤其繆焉。於是改正朔，更曆數，使大才通人，造《太初曆》，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疏密，以建寅之月爲正朔，以黃鍾之月爲曆初。其曆斗分太多，後遂疏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曆》，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食朔，詳而精之，更建密歷，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釐百工，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韜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更曆數，以大吕之月爲歲首，以建子之月爲曆初。臣以爲昔在帝代，則法曰《顓頊》，曩自軒轅，則曆曰《黃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曆數，改元曰太初，因名

春秋分，顓頊、帝嚳時則有重、黎掌管天象的觀察，唐堯、虞舜則有羲、和負責觀察太陽。夏、商、周三代繼承了這一傳統，則就有了日官。日官掌管曆法，向諸侯公布，諸侯接受後又在諸侯國境内頒布。夏后氏時代的羲、和沉湎於酒，使節令發生了混亂，在《尚書·胤征》中有記載。由此看來，掌握農時并且看重人情事理，歷來都是如此。直到周代王室衰落，戰國紛雜混亂，告朔祭廟所用的活羊被廢止而不再延續，登高臺的禮儀也不再得到遵守。閏月的安排相差一次而看不出，正月不在相應的年中也不知道，大火星黄昏時剛剛偏西却已對昆蟲的不冬眠感到奇怪。當時統治者不協調時令，管理曆法的人不寫出日期，諸侯不接受管理，負責觀察太陽的人不能分辨朔日，人情事理不體恤，農時節令受到廢棄。孔子的《春秋》力圖改變這種混亂情况，藉助於贊揚和批評來糾正偏向，管理曆法的人安排閏月不當則予以指責并記録下來，登高臺頒布朔日就稱贊爲有禮之舉。從此以後直到秦、漢之時，又是以孟冬爲一年的開始，閏月放在九月的後面，中氣、節氣有錯誤，時令月份出差謬，推算的天象發生時刻比實際要晚，日食不發生在朔日，這種情况積年沿襲而無改變。到了漢武帝元封七年纔開始認識到其錯謬。於是就改變了正朔，更換了曆法的有關數據，用具有卓越才能、學貫古今的人，編制了《太初曆》，校驗中氣和朔日的偏差以使閏分準確，觀察中星所在度數以考證推算的精度，以建寅的月份的朔日爲正朔，以黄鐘對應的月份爲曆的開始。《太初曆》的斗宿宿度奇零部分太大，以後就逐漸不精密了。到元和二年又使用了《四分曆》。其頒布使用到現在，觀察到的日食常發生在曆法推算的晦日，這是曆法斗宿宿度奇零部分太大的緣故，所以開始時還算精密後來就粗疏而不能使用了。爲此我前一段時間制訂法則，推算考求天文規律，考查了以前的典籍，用日食、朔日進行了驗證，完備而精確地制定了精密的曆法，就做到了對古今天象的推算與實際相比不早也不遲。在唐堯時代，協調日期確定節令，公平地管理各類官員，各種事業都很

《太初曆》。今改元爲景初，宜曰《景初曆》。臣之所建《景初曆》，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桑心算，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如臣如此之妙也。是以累代曆數，皆疏而不密，自黃帝以來，改革不已。

興盛。要使現在國家的各種禮儀制度都與古代暗中相合，作好充分的準備，再改變正朔，更換曆法數據，以與大吕相對應的月份爲一年的開始，以建子的月份作爲曆的起點。我認爲當年在帝代，曆法稱爲《顓頊曆》，從前在軒轅帝的時候，曆法則稱爲《黃帝曆》。直到漢武帝時改變正朔，更換曆法數據，改年號爲太初，曆法就叫《太初曆》。現在改年號爲景初，曆法稱爲《景初曆》是適宜的。我所制訂的《景初曆》基本數據簡要，使用則精密，研究較省力，學習則易懂。即使能讓研、桑進行心算，隸首再來籌劃，重、黎掌管圭表，羲、和觀察表影的變化，以考察天文規律，推算考察日月的運行，研究到最爲精微的程度，達到曆算工作的最高水平，也都未能像我所做的那麼好。歷代的曆算工作都是粗疏而不精密的，從黃帝以後一直進行着改革。

《景初曆法》

壬辰元以來，至景初元年丁巳，歲積四千四十六，算上。此元以天正建子黃鍾之月爲曆初，元首之歲夜半甲子朔旦冬至。

元法：萬一千五十八。
紀法：千八百四十三。
紀月：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章歲：十九。
章月：二百三十五。
章閏：七。
通數：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
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
餘數：九千六百七十。
周天：六十七萬三千一百五十。
歲中：十二。
氣法：十二。
没分：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没法：九百六十七。
月周：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
通法：四十七。
會通：七十九萬一百一十。
朔望合數：六萬七千三百一十

從壬辰年曆元到景初元年的丁巳歲，共有四千零四十六年。該曆元以與周正相應的建子的且與黃鐘相對應的月份爲曆的開始，曆元開始的一年甲子日夜半合朔且爲冬至。

元法：一萬一千零五十八。
紀法：一千八百四十三。
紀月：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章歲：十九。
章月：二百三十五。
章閏：七。
通數：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
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
餘數：九千六百七十。
周天：六十七萬三千一百五十。
歲中：十二。
氣法：十二。
没分：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没法：九百六十七。
月周：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
通法：四十七。
會通：七十九萬零一百一十。
朔望合數：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五。

入交限數：七十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通周：十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一。

周日日餘：二千五百二十八。

周虛：二千三十一。

斗分：四百五十五。

甲子紀第一：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四十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九。

遲疾差率，十萬三千九百四十七。

甲戌紀第二：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五十一萬六千五百二十九。

遲疾差率，七萬三千七百六十七。

甲申紀第三：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六十二萬一百三十九。

遲疾差率，四萬三千五百八十七。

甲午紀第四：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七十二萬三千七百四十九。

遲疾差率，一萬三千四百七。

甲辰紀第五：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外。

交會差率，三萬七千二百四十九。

遲疾差率，一十萬八千八百四十八。

甲寅紀第六：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外。

交會差率，十四萬八百五十九。

入交限數：七十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通周：十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一。

周日日餘：二千五百二十八。

周虛：二千零三十一。

斗分：四百五十五。

甲子紀是第一紀：

紀開始時的合朔月亮在黄道北。

交會差率，四十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九。

遲疾差率，十萬三千九百四十七。

甲戌紀是第二紀：

紀開始時的合朔月亮在黄道北。

交會差率，五十一萬六千五百二十九。

遲疾差率，七萬三千七百六十七。

甲申紀是第三紀：

紀開始時的合朔月亮在黄道北。

交會差率，六十二萬零一百三十九。

遲疾差率，四萬三千五百八十七。

甲午紀是第四紀：

紀開始時的合朔月亮在黄道北。

交會差率，七十二萬三千七百四十九。

遲疾差率，一萬三千四百零七。

甲辰紀是第五紀：

紀開始時的合朔月亮在黄道南。

交會差率，三萬七千二百四十九。

遲疾差率，十萬八千八百四十八。

甲寅紀是第六紀：

紀開始時的合朔月亮在黄道南。

交會差率，十四萬零八百五十九。

遲疾差率，七萬八千六百六十八。

遲疾差率，七萬八千六百六十八。

交會紀差，十萬三千六百一十。求其數之所生者，置一紀積月以通數乘之，會通去之，所去之餘，紀差之數也。以之轉加前紀，則得後紀。加之未滿會通者，則紀首之歲天正合朔，月在日道裏。滿去之，則月在日道表。加表滿在裏，加裏滿在表。

交會紀差，十萬三千六百一十。該數的求得是取一紀的積月數乘以通數，再除以會通，得到的餘數就是交會紀差。將它加在某紀的交會差率上就得到後一紀的交會差率。加後得到的數比會通小，則後一紀開始的一年周正正月合朔時月亮在黄道北。如比會通大則減去會通，月亮則在黄道南。對月亮在黄道南且加後比會通大則在黄道北，對月亮在黄道北且加後比會通大則變爲在黄道南。

遲疾紀差，三萬一百八十。求其數之所生者，置一紀積月，以通數乘之，通周去之，餘以減通周，所減之餘，紀差之數也。以之轉減前紀，則得後紀。不足減者，加通周。

遲疾紀差，三萬零一百八十。該數的求得是取一紀的積月數乘以通數，除以通周，所得的餘數再在通周中減去，其差即遲疾紀差。將某紀的遲疾差率減去遲疾紀差就得後一紀的遲疾差率。如不够減，則加上通周後再減。

求次元紀差率：轉減前元甲寅紀差率，餘則次元甲子紀差率也。求次紀，如上法也。

求下一個曆元的紀差率：將某一曆元甲寅紀的遲疾差率減去遲疾紀差，所餘就是下一曆元甲子紀的遲疾差率。要求下一紀的遲疾差率，方法如前。

推朔積月術曰：置壬辰元以來，盡所求年，外所求，以紀法除之，所得算外，所入紀第也，餘則入紀年數。年以章月乘之，如章歲而一爲積月，不盡爲閏餘。閏餘十二以上，其年有閏。閏月以無中氣爲正。

推朔積月的方法說：取從壬辰年曆元以來到需求朔月的年份所經過的年數，在年數中去除該年份，將該年數除以紀法，所得的商加一，就是該年份所在紀的序號，其餘數就是該年份在相應的紀中的年數。將這年數乘以章月，再除以章歲，所得的商就是積月，其餘數就是閏餘。閏餘大於十二，則該年有閏月。閏月的設置以月中没有中氣爲標準。

推朔術曰：以通數乘積月，爲朔積分，如日法而一爲積日，不盡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爲大餘。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

推朔日的方法說：將積月乘以通數，得到朔積分。將朔積分除以日法，其商就是積日，其餘數就是小餘。積日每超過六十就減去六十，最後得到的餘數就是大餘，將大餘用干支名稱來對應，并向外推後一天，就是所求年份與周正相應的十一月朔日的干支。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次月朔日也。小餘二千一百四十以上，其月大也。

求下一月：在大餘上加二十九，小餘上加二千四百一十九，小餘如滿日法則減去日法并在大餘上加一，用前面所述的方法可得到下一個月朔日的干支。如果小餘大於二千一百四十，則這一個月月大。

推弦望：加朔大餘七，小餘千七百四十四，小分一，小分滿二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上弦日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朔。其月蝕望者，定小餘，如所近中節間限，限數以下者，算上爲日。望在中節前後各四日以還者，視限數；望在中節前後各五日以上者，視間限。

推算上、下弦和望日：在朔日的大餘上加七，小餘上加一千七百四十四和一小分，小分滿二則減二并在小餘上進一，小餘滿日法則減去日法在大餘上進一，大餘超過六十則減去六十，其餘數用干支名稱對應，并向外推後一天，就是上弦日的干支。依法再加可得望日、下弦日和下一個月的朔日。在望日發生月食的且其定小餘比與其接近的中氣或節氣所對應的間限、限數小則作爲一天來推算。望日在中或節氣日前或後各四天以内時以限數作爲衡量標準，各五天以上時則以間限作爲衡量標準。

推二十四氣術曰：置所入紀年，外所求，以餘數乘之，滿紀法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天正十一月冬至日也。

推算二十四節氣的方法説：取需求二十四節氣的年份在相應紀中的年數，不包含這一年，將其乘以餘數，除以紀法，得到的商爲大餘，其餘數爲小餘。當大餘滿六十就減去六十，最後餘下的數以干支名稱來對應，并向外推後一天，就是與周正相對應的十一月冬至日的干支。

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四百二，小分十一，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紀法從大餘，命如前，次氣日也。

求下一個節氣：在大餘上加十五，小餘上加四百零二和十一小分，小分滿氣法則減去氣法并在小餘上加一，小餘滿紀法則減去紀法并在大餘上進一，按前述的方法就得到下一個節氣日的干支。

推閏月術曰：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滿章閏得一月，餘滿半法以上亦得一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外，閏月也。閏有進退，以無中氣御之。

推算閏月的方法説：將章歲減去閏餘，得到的差乘以歲中，其積再除以章閏，其商就是月數，其餘數大於章閏的一半則在月數上加一。月數從與周正相應的十一月起算，再向外推算一個月，該月就是閏月。閏月的設置有前後的差異，以没有中氣作爲閏月的標準。

大雪，十一月節。	限數千二百四十二。 間限千二百四十八。
冬至，十一月中。	限數千二百五十四。 間限千二百四十五。
小寒，十二月節。	限數千二百三十五。 間限千二百二十四。
大寒，十二月中。	限數千二百一十三。 間限千一百九十二。
立春，正月節。	限數千一百七十二。 間限千一百四十七。
雨水，正月中。	限數千一百二十二。 間限千九十三。

大雪，十一月的節氣。	限數一千二百四十二。 間限一千二百四十八。
冬至，十一月的中氣。	限數一千二百五十四。 間限一千二百四十五。
小寒，十二月的節氣。	限數一千二百三十五。 間限一千二百二十四。
大寒，十二月的中氣。	限數一千二百一十三。 間限一千一百九十二。
立春，正月的節氣。	限數一千一百七十二。 間限一千一百四十七。
雨水，正月的中氣。	限數一千一百二十二。 間限一千零九十三。

驚蟄，二月節。	限數千六十五。 間限千三十六。	驚蟄，二月的節氣。	限數一千零六十五。 間限一千零三十六。
春分，二月中。	限數千八。 間限九百七十九。	春分，二月的中氣。	限數一千零八。 間限九百七十九。
清明，三月節。	限數九百五十一。 間限九百二十五。	清明，三月的節氣。	限數九百五十一。 間限九百二十五。
穀雨，三月中。	限數九百。 間限八百七十九。	穀雨，三月的中氣。	限數九百。 間限八百七十九。
立夏，四月節。	限數八百五十七。 間限八百四十。	立夏，四月的節氣。	限數八百五十七。 間限八百四十。
小滿，四月中。	限數八百二十三。 間限八百一十二。	小滿，四月的中氣。	限數八百二十三。 間限八百一十二。
芒種，五月節。	限數八百。 間限七百九十九。	芒種，五月的節氣。	限數八百。 間限七百九十九。
夏至，五月中。	限數七百九十八。 間限八百一。	夏至，五月的中氣。	限數七百九十八。 間限八百零一。
小暑，六月節。	限數八百五。 間限八百一十五。	小暑，六月的節氣。	限數八百零五。 間限八百一十五。
大暑，六月中。	限數八百二十五。 間限八百四十二。	大暑，六月的中氣。	限數八百二十五。 間限八百四十二。
立秋，七月節。	限數八百五十九。 間限八百八十三。	立秋，七月的節氣。	限數八百五十九。 間限八百八十三。
處暑，七月中。	限數九百七。 間限九百三十五。	處暑，七月的中氣。	限數九百零七。 間限九百三十五。
白露，八月節。	限數九百六十二。 間限九百九十二。	白露，八月的節氣。	限數九百六十二。 間限九百九十二。
秋分，八月中。	限數千二十一。 間限千五十一。	秋分，八月的中氣。	限數一千零二十一。 間限一千零五十一。
寒露，九月節。	限數千八十。 間限千一百七。	寒露，九月的節氣。	限數一千零八十。 間限一千一百零七。
霜降，九月中。	限數千一百三十三。 間限千一百五十七。	霜降，九月的中氣。	限數一千一百三十三。 間限一千一百五十七。
立冬，十月節。	限數千一百八十一。 間限千一百九十八。	立冬，十月的節氣。	限數一千一百八十一。 間限一千一百九十八。
小雪，十月中。	限數千二百一十五。 間限千二百二十九。	小雪，十月的中氣。	限數一千二百一十五。 間限一千二百二十九。

推没滅術曰：因冬至積日有小餘者，加積一，以没分乘之，以没法除之，所得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即去年冬至後没日也。

推没滅的方法説：對於冬至日的積日有小餘的，可使積日加一，將積日乘以没分，再除以没法，其商是大餘，其餘數爲小餘。如大餘大於六十則減去六十，最後得到的餘數用干支的名稱對應，并向外推後一天，就是去年的冬至後没日的干支。

求次没：加大餘六十九，小餘五百九十二，小餘滿没法得一，從大餘，命如前。小餘盡，爲滅也。

求下一個没日：在大餘上加六十九，小餘上加五百九十二，小餘滿没法則減去没法且在大餘上加一，用前述的方法，就得下一個没日的干支。當小餘爲零時就是滅日。

推五行用事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者，即木、火、金、水始用事日也。各減其大餘十八，小餘四百八十三，小分六，餘命以紀，算外，各四立之前土用事日也。大餘不足減者，加六十；小餘不足減者，減大餘一，加紀法；小分不足減者，減小餘一，加氣法。

推算五行起作用的日期：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就是木、火、金、水開始起作用的日子。各將其大餘減去十八，小餘減去四百八十三和六小分，所得的差用干支的名稱對應并向外推後一天，就分别是在四立前土起作用的日子。運算中如大餘不够減時則加上六十後再減；小餘不够減時可將大餘減一，并在小餘上加紀法後再減；小分不够減時將小餘減一，在小分上加氣法後再減。

推卦用事日：因冬至大餘，六其小餘，坎卦用事日也。加小餘萬九十一，滿元法從大餘，即中孚用事日也。

推算各卦象起作用的日子：沿用冬至的大餘，其小餘乘以六，就是坎卦起作用的日子。在小餘上加一萬零九十一，滿元法則減去元法并在大餘上加一，就得到中孚起作用的日子。(原文中“坎卦”、“中孚”用書名號，但它們并非書名或文章名，而是卦象名，故改之不用書名號——譯者注)

求次卦：各加大餘六，小餘九百六十七。其四正各因其中日，六其小餘。

求下一卦象：各在大餘上加六，小餘上加九百六十七，就可得到。卦象中的四正各依據其對應的中間日子，小餘乘以六。

推日度術曰：以紀法乘朔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爲度，不盡爲分。命度從牛前五起，宿次除之，不滿宿，則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及分也。

推太陽位置的方法説：將朔積日乘以紀法，所得如大於周天則減去周天，最後的餘數再除以紀法，得到的商就是度數，其餘數爲分數。從牛宿前五度起算，每經過一宿就減去宿度值，直到其值比相應的宿度值小，就是與周正相對應的十一月朔日夜半時太陽位置所在宿的入宿度和分。

求次日：日加一度，分不加，經斗除斗分，分少退一度。

求第二天：每天加一度，分上不加，經過斗宿時則在分上減去斗分，如分比斗分小則減一度在分數上加紀法後再減。

推月度術曰：以月周乘朔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爲度，不盡爲分，命如上法，則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也。

推算月亮位置的方法説：將朔積日乘以月周，所得如大於周天則減去周天，餘下的數再除以紀法，所得的商就是度數，餘數是分。用以上相同的方法就可得到與周正對應的十一月朔日夜半時月亮所在相應宿中的入宿度和分。

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八百六；大月又加一日，度十三，分六百七十九；分滿紀法得一度，則次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也。其冬下旬，月在張心署之。

求下一月：當月是小月就在度上加二十二，分上加八百零六；是大月則又多了一天，度上再加十三，分上再加六百七十九；分滿紀法則減去紀法并在度上加一，就得到下一月朔日夜半時月亮所在相應宿中的入宿度和分。在冬季的下旬，月亮在張宿和心宿之間則記下來。

推合朔度術曰：以章歲乘朔小

推算合朔時位置的方法説：將朔小餘乘以章

餘，滿通法爲大分，不盡爲小分。以大分從朔夜半日度分，分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則天正十一月合朔日月所共合度也。

歲，除以通法，其商就是大分，餘數就是小分。將大分加在朔日夜半時太陽位置的度分數上，分數如滿紀法則減去紀法并在度數上加一，用以前所述的方法就可得到與周正對應的十一月合朔時太陽月亮所共有的位置。

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大分九百七十七，小分四十二，小分滿通法從大分，大分滿紀法從度。經斗除其分，則次月合朔日月所共合度也。

求下一月：在度上加二十九，大分上加九百七十七，小分上加四十二，小分滿通法則減去通法并在大分上加一，大分滿紀法則減去紀法并在度上加一，經過斗宿時則要在分上減去斗分，就是下月合朔時太陽月亮所共有的位置。

推弦望日所在度：加合朔度七，大分七百五，小分十，微分一，微分滿二從小分，小分滿通法從大分，大分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則上弦日所在度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也。

推算弦望時太陽位置：在合朔位置的度上加七，大分上加七百零五，小分上加十，微分上加一，微分滿二則減去二并在小分上進一，小分滿通法則減去通法在大分上進一，大分滿紀法則減去紀法在度數上進一，用前述的方法就得到上弦時太陽位置。依法再加就可依次得到望、下弦和下一月合朔時的太陽位置。

推弦望月所在度：加合朔度九十八，大分千二百七十九，小分三十四，數滿命如前，即上弦月所在度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也。

推算弦望時月亮位置：在合朔位置的度上加九十八，大分上加一千二百七十九，小分上加三十四，按照前面的方法處理各數字滿相應數的情況，就能得到上弦時月亮位置，如法再加就可依次得到望、下弦、下一次合朔時的位置。

推日月昏明度術曰：日以紀法，月以月周，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爲明分。日以減紀法，月以減月周，餘爲昏分。各以加夜半，如法爲度。

推算太陽、月亮在昏、明時位置的方法説：對太陽用紀法，對月亮用月周乘以與所求日期最接近的節氣的夜漏刻數，再除以二百，其商就是明分。對太陽用紀法，對月亮用月周來減去明分，其差就是昏分。明分、昏分分別用來與夜半時太陽、月亮的度分數相加，按相同的方法將分進位爲度。

推合朔交會月蝕術曰：置所入紀朔積分，以所入紀交會差率之數加之，以會通去之，餘則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去交度分也。以通數加之，滿會通去之，餘則次月合朔去交度分也。以朔望合數各加其月合朔去交度分，滿會通去之，餘則各其月望去交度分也。朔望去交分如朔望合數以下，入交限數以上者，朔則交會，望則月蝕。

推算合朔、交會、月食的方法説：取所求朔日在相應紀中的朔積分，加上相應紀的交會差率，所得滿會通則減去會通，其差就是所求年與周正相應的十一月合朔時日、月距黄白交點的度分數。將它加通數，滿會通則減去會通，所餘就是下一月合朔時日、月距黄白交點的度分數。將合朔時日月距黄白交點的度分數加朔望合數，滿會通則減去會通，所餘就是該月望日時日、月距黄白交點的度分數。如果將朔、望時日、月與黄白交點的距離用分爲單位表示時小於朔望合數，

或大於入交限數，朔日則發生交會，望日則月食。

推合朔交會月蝕月在日道表裏術曰：置所入紀朔積分，以所入紀下交會差率之數加之，倍會通去之，餘不滿會通者，紀首表，天正合朔月在表，紀首裏，天正合朔月在裏。滿會通去之，表在裏，裏在表。

推算合朔、交會、月食時月亮在黄道南北的方法說：取需求日期在相應紀中的朔積分加上該紀下所列的交會差率，所得滿會通的兩倍則減去會通的兩倍，所餘如小於會通，紀首合朔月亮在黄道南，周正合朔時則也在黄道南，紀首合朔月亮在黄道北時它也在黄道北。如果所餘大於會通則減去會通，紀首合朔月亮在黄道南它在黄道北，前者在黄道北它就在黄道南。

求次月：以通數加之，滿會通去之，加裏滿在表，加表滿在裏。先交會後月蝕者，朔在表則望在表，朔在裏則望在裏。先月蝕後交會者，看食月朔在裏則望在表，朔在表則望在裏。交會月蝕如朔望合數以下，則前交後會；如入交限數以上，則前會後交。其前交後會近於限數者，則豫伺之前月；前會後交近於限數者，則後伺之後月。

求下一月：將當月的餘數加上通數，所得滿會通則減去會通，如原來月亮在黄道北，并出現滿會通的情况就變爲月亮在黄道南，如原在黄道南，滿會通則在黄道北。如果先發生交會後月食，朔時月亮在黄道南則望時也在黄道南，朔時在黄道北望時也在黄道北。如果先發生月食後交會，發生月食的月份朔時月亮在黄道北則望時在黄道南，朔時在黄道南望時在黄道北。交會、月食時如相應數小於朔望合數則黄白交點在前日月會合在後；如大於入交限數則日月會合在前黄白交點在後。黄白交點在前日月會合在後的情况相應數與入交限數相近時則預先在前一個月注意觀察。日月會合在前黄白交點在後且相應數與入交限數接近時則在後一個月注意觀察。

求去交度術曰：其前交後會者，今去交度分如日法而一，所得則却去交度也。其前會後交者，以去交度分減會通，餘如日法而一，所得則前去交度，餘皆度分也。去交度十五以上，雖交不蝕也。十以下是蝕，十以上虧蝕微少，光晷相及而已。虧之多少，以十五爲法。

求日、月與黄白交點的相距度數的方法說：如果是黄白交點在前、日月會合在後的情况，將距黄白交點的度分數除以日法，所得的商就是在黄白交點後與其相距度數。（原文爲“却去交度也”，校勘記按《晉書·律曆志》改爲“却去交度分也”，顯然有誤，與後文“則前去交度，餘皆度分也”也不符，故改回。——譯者注）如果日月會合在前、黄白交點在後的情况則在會通中減去距黄白交點的度分數，其差再除以日法，所得的商就是在黄白交點前的與其相距度數。兩種情况下的餘數都是度的分數。日月與黄白交點相距的度數大於十五，則雖然發生交會但不發生日食，在十以下時纔發生日食，在十以上則食分很小，不過光、影相接觸而已。食分的大小用以十五作分母的分子表示。

求日蝕虧起角術曰：其月在外道，先交後會者，虧蝕西南角起；先會後交者，虧蝕東南角起。其月在内道，先交後會者，虧食西北角起；先會後交者，虧食東北角起。虧食分多少，如上以十五爲法。會交中者，蝕盡。月蝕在日之衝，虧角與上反也。

求日食在日面上的起始方位的方法説：月亮在黄道以南時，對於黄白交點在前日月會合在後的情况，日食從日面的西南角開始；對於日月會合在前黄白交點在後的情況，日食從日面的東南角開始。月亮在黄道以北時，對黄白交點在前日月交會在後的情况，日食從日面的西北角開始；對日月交會在前黄白交點在後則日食從日面的東北角開始。食分的多少和上述一樣用以十五作分母的分子表示。會合發生在黄白交點上日面則全部被食。月食時月亮在與太陽相對的方向上，其在月面上的起始方位與以上情况相反。

	月行遲疾度	損益率	盈縮積分	月行分
一日	十四度十四分	益二十六	盈初	二百八十
二日	十四度十一分	益二十三	盈積分一十一萬八千五百三十四	二百七十七
三日	十四度八分	益二十	盈積分二十二萬三千三百九十一	二百七十四
四日	十四度五分	益十七	盈積分三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一	二百七十一
五日	十四度一分	益十三	盈積分三十九萬二千七十四	二百六十七
六日	十三度十四分	益七	盈積分四十五萬一千三百四十一	二百六十一
七日	十三度七分	損	盈積分四十八萬三千二百五十四	二百五十四
八日	十三度一分	損六	盈積分四十八萬三千二百五十四	二百四十八
九日	十二度十六分	損十	盈積分四十五萬五千九百	二百四十四
十日	十二度十三分	損十三	盈積分四十一萬三百一十	二百四十一
十一日	十二度十一分	損十五	盈積分三十五萬一千四十三	二百三十九
十二日	十二度八分	損十八	盈積分二十八萬二千六百五十八	二百三十六
十三日	十二度五分	損二十一	盈積分二十萬五百九十六	二百三十三
十四日	十二度三分	損二十三	盈積分十萬四千八百五十七	二百三十一
十五日	十二度五分	益二十一	縮初	二百三十三
十六日	十二度七分	益十九	縮積分九萬五千七百三十九	二百三十五
十七日	十二度九分	益十七	縮積分十八萬二千三百六十	二百三十七
十八日	十二度十二分	益十四	縮積分二十五萬九千八百六十三	二百四十
十九日	十二度十五分	益十一	縮積分三十二萬三千六百八十九	二百四十三
二十日	十二度十八分	益八	縮積分三十七萬三千八百三十八	二百四十六
二十一日	十三度三分	益四	縮積分四十一萬三百一十	二百五十
二十二日	十三度七分	損	縮積分四十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六	二百五十四

二十三日	十三度十二分	損五	縮積分四十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六	二百五十九
二十四日	十三度十八分	損十一	縮積分四十萬五千七百五十一	二百六十五
二十五日	十四度五分	損十七	縮積分三十五萬五千六百二	二百七十一
二十六日	十四度十一分	損二十三	縮積分二十七萬八千九十九	二百七十七
二十七日	十四度十二分	損二十四	縮積分十七萬三千二百四十二	二百七十八
周日	十四度十三分	損二十五	縮積分六萬三千八百二十六	二百七十九
	有小分六百二十六	有小分六百二十六		有小分六百二十六

（原文中“二十七日十四度十一分”“周日……有小分二百二十六”有誤，據《晋書·律曆志》應爲“十四度十二分”，“有小分六百二十六”。——譯者注）

推合朔交會月蝕入遲疾曆術曰：置所入紀朔積分，以所入紀下遲疾差率之數加之，以通周去之，餘滿日法得一日，不盡爲日餘，命日算外，則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入曆日也。

推算合朔、交會、月食在遲疾曆中相應日期的方法説：取所求的年份在其相應紀中的朔積分，加上相應紀下列出的遲疾差率，所得滿通周則減去通周，最後的餘數除以日法，其商就是日數，餘數爲日餘。將日數向外推後一天就是所求年與周正對應的十一月合朔在遲疾曆中的日期。

求次月：加一日，日餘四千四百五十。求望，加十四日，日餘三千四百八十九。日餘滿日法成日，日滿二十七去之。又除餘如周日餘，日餘不足除者，減一日，加周虚。

求下一月：在日數上加一，日餘上加四千四百五十。求望，在日數上加十四，日餘上加三千四百八十九。日餘滿日法則減去日法并在日數上加一，日數滿二十七則減去二十七并在日餘上減去周日日餘，如日餘不够減，則在日數上減一，在日餘上加上周虚即可。

推合朔交會月蝕定大小餘：以入曆日餘，乘所入曆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爲定積分。以章歲減所入曆月行分，餘以除之，所得以盈減縮加本小餘，爲定大小餘。加之滿日法者，交會加時在後日；減之，不足者，交會加時在前日。月蝕者，隨定大小餘爲日加時。入曆在周日者，以周日日餘乘縮積分，爲定積分。以損率乘入曆日餘，又以周日日餘乘之，以周日度小分并之，以損定積分，餘爲後定積分。以章歲減周日月行分，餘以周日日餘乘之，以周日度小分并之，以除後定積分，所得以加本小餘，如上

推算合朔、交會、月食的定大小餘：將在遲疾曆中的日餘乘以在遲疾曆中相應日期的損益率，并以此減少或增加盈縮積分就得到定積分。在遲疾曆中相應日期月亮所運行的分數中減去章歲，再用定積分除以得到的差值，根據盈減縮加的原則將所得結果與朔日的大小餘合并，就得到定大小餘。（原文中“本小餘”疑爲“大小餘”，其後疑缺“爲定大小餘。”據上下文改之。——譯者注）如加的結果滿日法則日月交會的時間在後一天；如果減時小餘不够減，日月交會的時間在前一天。月食也根據定大小餘的情况來確定日期和時間。如果推得在遲疾曆中的日期是周日時就用周日日餘乘以縮積分而得到定積分，再將表中所列周日的損率乘以在遲疾曆中的日餘，再乘以周日日餘與周日度

法。

(原文爲“周日日度”，衍一“日”字，據後文改。——譯者注)的小分合并，再在定積分中減去，就得到後定積分。在周日的月亮運行分數中減去章歲，其差乘以周日日餘，再與周日度的小分合并，將後定積分除以所得結果，其商加在朔日的大小餘上，其方法和以上相同。

推加時：以十二乘定小餘，滿日法得一辰，數從子起，算外，則朔望加時所在辰也。有餘不盡者四之，如日法而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又有餘者三之，如日法而一爲强，半法以上排成之，不滿半法廢棄之。以强并少爲少强，并半爲半强，并太爲太强。得二强者爲少弱，以之并少爲半弱，以之并半爲太弱，以之并太爲一辰弱。以所在辰命之，則各得其少、太、半及强、弱也。其月蝕望在中節前後四日以還者，視限數；五日以上者，視間限。定小餘如間限、限數以下者，以算上爲日。

推算發生的時刻：將定小餘乘以十二，再除以日法，其商就是時辰數，從子時起算，再向外推後一個時辰，就是朔望發生時刻的時辰數。如有餘數則將其乘以四，再除以日法，得到一就是少，二爲半，三爲太。如還有餘數則將其乘以三，再除以日法，得到一就是强，所餘大於日法的一半時也作爲强，小於日法的一半時則捨棄。强與少合并就是少强，與半合并爲半强，與太合并爲太强。有兩强的是少弱，它與少合并爲半弱，與半合并爲太弱，與太合并爲一辰弱。以所在的時辰稱呼就能分别得到各時辰時少、太、半和强、弱的情况。對於月食望在中氣、節氣的前後四天之内的以限數作爲衡量標準；在其前後五天以上的則以間限作爲衡量標準。定小餘比間限、限數小的算作一天。

斗二十六分四百五十五　牛八　女十二　虚十　危十七　室十六　壁九
　北方九十八度分四百五十五
奎十六　婁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畢十六　觜二　參九
　西方八十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張十八　翼十八　軫十七
　南方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東方七十五度

中節	日所在度	日行黄道去極度	日中晷景	晝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	明中星
冬至十一月中	斗二十一少	百一十五度	丈三尺	四十五	五十五	奎六弱	亢二少强
小寒十二月節	女二少	百一十三强	丈二尺三寸	四十五八分	五十四二分	婁六半强	氐七强
大寒十二月中	虚五半弱	百一十太弱	丈一尺	四十六八分	五十三二分	胃十一太强	心半
立春正月節	危十太弱	百六少弱	九尺六寸	四十八六分	五十一四分	畢五少弱	尾七半弱

雨水正月中	室八太强	百一强	七尺九寸五分	五十八分	四十九二分	參六半弱	箕半弱
驚蟄二月節	壁八强	九十五强	六尺五寸	五十三三分	四十六七分	井十七少弱	斗初少
春分二月中	奎十四少强	八十九少强	五尺二寸五分	五十五八分	四十四二分	鬼四	斗十一弱
清明三月節	胃一半	八十三少弱	四尺一寸五分	五十八三分	四十一七分	星四太	斗二十一半
穀雨三月中	昴二太	七十七太强	三尺二寸	六十五分	三十九五分	張十七	牛六半
立夏四月節	畢六太	七十三少弱	二尺五寸二分	六十二四分	三十七六分	翼十七太	女十少弱
小滿四月中	參四少弱	六十九太	尺九寸八分	六十三九分	三十六一分	角太弱	危太弱
芒種五月節	井十半弱	六十七少弱	尺六寸八分	六十四九分	三十五一分	亢五太	危十四强
夏至五月中	井二十五半强	六十七强	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氐十二少弱	室十二强
小暑六月節	柳三太强	六十七太强	尺七寸	六十四七分	三十五三分	尾一太强	奎二太强
大暑六月中	星四强	七十	二尺	六十三八分	三十六二分	尾十五半强	婁三太
立秋七月節	張十二少	七十三半强	二尺五寸五分	六十二三分	三十七七分	箕九太强	胃九太弱
處暑七月中	翼九半	七十八半强	三尺三寸三分	六十二分	三十九八分	斗十少	畢三太
白露八月節	軫六太	八十四少强	四尺三寸五分	五十七八分	四十二二分	斗二十一强	參五少强
秋分八月中	角五弱	九十半强	五尺五寸	五十五二分	四十四八分	牛五少	井十六少强
寒露九月節	亢八半弱	九十六太强	六尺八寸五分	五十二六分	四十七四分	女七太	鬼三少强
霜降九月中	氐十四少强	百二少强	八尺四寸	五十三分	四十九七分	虛六太	星三太
立冬十月節	尾四半强	百七少强	丈	四十八二分	五十一八分	危八强	張十五太强
小雪十月中	箕一太强	百一十一弱	丈一尺四寸	四十六七分	五十三三分	室三半强	翼十五太
大雪十一月節	斗六	百一十三太强	丈二尺五寸六分	四十五五分	五十四五分	壁半强	軫十五少强

右中節二十四氣，如術求之，得冬至十一月中也。加之得次月節，加節得其月中。中星以日所在爲正。置所求年二十四氣小餘四之，如法得一爲少，不盡少三之，如法爲强。所得以減其節氣昏明中星各定。

上邊列出中氣、節氣共二十四節氣，用前述方法推算得到冬至十一月中氣，加一固定數得到下月的節氣，再加得到其中氣。昏、明中星以太陽在恒星間的位置爲標準。取需推算的年份二十四節氣的小餘乘以四，滿氣法就得到一是少，其餘數乘以三，滿氣法就得到强。在相應節氣的昏、明中星中減去所得結果而得到確定值。

推五星術：

五星者，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填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凡五星之行，有遲有疾，有留有逆。曩自開闢，清濁始分，則日月五星聚于星紀。發自星紀，并而行天，遲疾留逆，互相逮及。星與日會，同宿共度，則謂之合。從合至合之日，則謂之終。各以一終之日與一歲之日，通分相約，終而率之，歲數歲則謂之合終歲數，歲終則謂之合終合數。二率既定，則法數生焉。以章歲乘合數爲合月法，以紀法乘合數爲日度法，以章月乘歲數爲合月分，如合月法爲合月數，合月之餘爲月餘。以通數乘合月數，如日法而一爲大餘，以六十去大餘，餘爲星合朔大餘。大餘之餘爲朔小餘。以通數乘月餘，以合月法乘朔小餘，并之，以日法乘合月法除之，所得星合入月日數也。餘以通法約之，爲入月日餘。以朔小餘減日法，餘爲朔虛分。以曆斗分乘合數，爲星度斗分。木、火、土各以合數減歲數，餘以周天乘之，如日度法而一，所得則行星度數也，餘則度餘。金、水以周天乘歲數，如日度法而一，所得則行星度數也，餘則度餘。

推算五星的方法：

所謂五星就是，木星即歲星，火星又叫熒惑，土星也稱鎮星，金星也就是太白，水星又名辰星。五星的運動有慢有快，有停留也有逆向運動。從盤古開天闢地開始清氣和濁氣纔分開，從而有日月五星都會聚在星紀的情況。從星紀出發，它們同在天空中運行，慢、快、停留、逆行，互相追逐。五星與太陽相會，在同一宿中的同一度就叫做合。從一次合到下次合所經過的天數就叫做終。分別取一終的天數和一年的天數通過通分相約的運算得到最小公倍數最後算出比率，其所包含的年數稱爲合終歲數，包含的終數叫做合終合數。這兩個比率確定以後其他數據就產生了。將合數乘以章歲就得到合月法，將合數乘以紀法就是日度法，將歲數乘以章月得到合月分，將其除以合月法，商爲合月數，餘數就是月餘。將合月數乘以通數再除以日法，其商爲大餘，將大餘再逐次減去六十，最後得到小於六十的餘數就是星合朔大餘。求大餘時的餘數就是朔小餘。將月餘乘以通數，將朔小餘乘以合月法，兩者合并起來後再除以日法乘合月法之積，就得到星合入月的天數。其餘數除以通法，其商就是入月日餘。將日法減去朔小餘就得到朔虛分。將合數乘以曆中的斗分就得到星度斗分。木星、火星、土星分別用歲數減去合數，其差再乘以周天，除以日度法，其商就是行星度數，其餘數則是度餘。金星、水星則將歲數乘以周天，除以日度法，商就是行星度數，餘數就是度餘。

木

合終歲數：千二百五十五。

合終合數：千一百四十九。

合月法：二萬一千八百三十一。

日度法：二百一十一萬七千六百七。

合月數：十三。

月餘：萬一千一百二十二。

朔大餘：二十三。

朔小餘：四千九十三。

木星

合終歲數：一千二百五十五。

合終合數：一千一百四十九。

合月法：二萬一千八百三十一。

日度法：二百一十一萬七千六百零七。

合月數：十三。

月餘：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二。

朔大餘：二十三。

朔小餘：四千零九十三。

入月日：十五。
日餘：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
朔虚分：四百六十六。
斗分：五十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行星度：三十三。
度餘：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
火
合終歲數：五千一百五。
合終合數：二千三百八十八。
合月法：四萬五千三百七十二。
日度法：四百四十萬一千八十四。
合月數：二十六。
月餘：二萬三。
朔大餘：四十七。
朔小餘：三千六百二十七。
入月日：十三。
日餘：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三十。
朔虚分：九百三十二。
斗分：百八萬六千五百四十。
行星度：五十。
度餘：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五十。
土
合終歲數：三千九百四十三。
合終合數：三千八百九。
合月法：七萬二千三百七十一。
日度法：七百一萬九千九百八十七。
合月數：十二。
月餘：五萬八千一百五十三。
朔大餘：五十四。
朔小餘：千六百七十四。
入月日：二十四。
日餘：六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

入月日：十五。
日餘：一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
朔虚分：四百六十六。
斗分：五十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行星度：三十三。
度餘：一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
火星
合終歲數：五千一百零五。
合終合數：二千三百八十八。
合月法：四萬五千三百七十二。
日度法：四百四十萬一千零八十四。
合月數：二十六。
月餘：二萬零三。
朔大餘：四十七。
朔小餘：三千六百二十七。
入月日：十三。
日餘：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三十。
朔虚分：九百三十二。
斗分：一百零八萬六千五百四十。
行星度：五十。
度餘：一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五十。
土星
合終歲數：三千九百四十三。
合終合數：三千八百零九。
合月法：七萬二千三百七十一。
日度法：七百零一萬九千九百八十七。
合月數：十二。
月餘：五萬八千一百五十三。
朔大餘：五十四。
朔小餘：一千六百七十四。
入月日：二十四。
日餘：六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四。

四。
朔虛分：二千八百八十五。
斗分：百七十三萬三千九十五。
行星度：十二。
度餘：五百九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六。
金
合終歲數：千九百七。
合終合數：二千三百八十五。
合月法：四萬五千三百一十五。
日度法：四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十五。
合月數：九。
月餘：四萬三百一十。
朔大餘：二十五。
朔小餘：三千五百三十五。
入月日：二十七。
日餘：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朔虛分：千二十四。
斗分：百八萬五千一百七十五。
行星度：二百九十二。
度餘：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水：
合終歲數：一千八百七十。
合終合數：萬一千七百八十九。
合月法：二十二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日度法：二千一百七十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七。
合月數：一。
月餘：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五十九。
朔大餘：二十九。
朔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
入月日：二十八。
日餘：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
朔虛分：二千一百四十。
斗分：五百三十六萬三千九百九

朔虛分：二千八百八十五。
斗分：一百七十三萬三千零九十五。
行星度：十二。
度餘：五百九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六。
金星
合終歲數：一千九百零七。
合終合數：二千三百八十五。
合月法：四萬五千三百一十五。
日度法：四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十五。
合月數：九。
月餘：四萬零三百一十。
朔大餘：二十五。
朔小餘：三千五百三十五。
入月日：二十七。
日餘：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朔虛分：一千零二十四。
斗分：一百零八萬五千一百七十五。
行星度：二百九十二。
度餘：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水星：
合終歲數：一千八百七十。
合終合數：一萬一千七百八十九。
合月法：二十二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日度法：二千一百七十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七。
合月數：一。
月餘：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五十九。
朔大餘：二十九。
朔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
入月日：二十八。
日餘：二千零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
朔虛分：二千一百四十。
斗分：五百三十六萬三千九百九十五。

十五。

行星度：五十七。

度餘：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

行星度：五十七。

度餘：二千零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

推五星術曰：置壬辰元以來盡所求年，以合終合數乘之，滿合終歲數得一，名積合，不盡名合餘。以合終合數減合餘，得一者星合往年，得二者合前往年，無所得，合其年。餘以減合終合數，爲度分。金、水積合，偶爲晨，奇爲夕。

推算五星的方法說：取從壬辰曆元以來到需推算的年份之間的年數，乘以合終合數，其積再除以合終歲數，所得的商稱爲積合，其餘數稱爲合餘。將合餘減合終合數，可減一次的星合在前一年發生，可減兩次的則在前兩年，不够減的就在當年發生。用合終合數減去該餘數就得到度分。金星、水星的積合爲偶數則是早晨發生合，爲奇數則爲黄昏時發生合。

推五星合月：以月數月餘各乘積合，餘滿合月法從月，爲積月，不盡爲月餘。以紀月除積月，所得算外，所入紀也，餘爲入紀月。副以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爲閏，以減入紀月，餘以歲中去之，餘爲入歲月，命以天正起，算外，星合月也。其在閏交際，以朔御之。

推算五星發生合的月份：用積合分別乘以月數和月餘，乘以月數的得到積月，乘以月餘所得滿合月法則減去合月法并在積月上進一，其餘數就是月餘。將積月除以紀月，得到的商向外推後一紀，就是需求的年份所在紀的序號，其餘數就是入紀月。將其乘以章閏，所得每滿章月一次就有一個閏月，在入紀月中減去閏月數，其差每滿歲中則減去歲中，最後所得餘數就是入歲月，從周正起算并向外推後一月就是五星發生合的月份。如果逢閏月，則根據合朔來判斷。

推合月朔：以通數乘入紀月，滿日法得一爲積日，不盡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爲大餘，命以所入紀，算外，星合朔日也。

推算發生合月份的朔日：將入紀月乘以通數，再除以日法，其商爲積日，餘數爲小餘。積日每滿六十就減去六十，餘下的就是大餘，用干支名稱與之對應（原文爲“命以所入紀”，“所入”二字爲衍文。——譯者注），再外推一天，就是五星合所在月的朔日。

推入月日：以通數乘月餘，合月法乘朔小餘，并之，通法約之，所得滿日度法得一，則星合入月日也，不滿爲日餘。命日以朔，算外，入月日也。

推算在相應月中的日期：將月餘乘以通數，將朔小餘乘以合月法，將兩者合并後再除以通法，所得之商再除以日度法就得到五星發生合在相應月中的日期，其餘數是日餘。從該月的朔日開始對應，向外推一天，就是五星合在相應月中的日期。

推星合度：以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爲度，不盡爲餘，命以牛前五度起，算外，星所合度也。

推算五星發生合時的位置：將度分乘以周天，再除以日度法，其商爲度數，餘數爲餘，從牛宿前五度開始對應，并向外推算一度就得到五星合時的位置。

求後合月：以月數加入歲月，以餘加月餘，餘滿合月法得一月，月不滿歲中，即在其年；滿去之，有閏計焉，餘爲後年；再滿，在後二年。金、水加晨得夕，加夕得晨也。

求下一次合的月份：將入歲月加上合月數，將月餘加上合月數的月餘，後者滿合月法就減去合月法并在月數上進一，月數小於歲中，下一次合就在這一年中；月數滿歲中就減去歲中，有閏月時也要計算在内，其餘下的月數則屬後一年的；如果月數仍滿歲中，則在後兩年。金星、水星的合如發生在清晨，加後推算的下次合就在黄昏，如合在黄昏，加後則在清晨。

求後合朔：以朔大小餘數加合朔月大小餘，其月餘上成月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法。

求下一次合所在月的朔日：在發生合月份朔日的大小餘上分别加上朔大餘和朔小餘，如果月餘曾在月數上進過一的則在大餘上還要加二十九，小餘加二千四百一十九。小餘滿日法則減去日法并在大餘上加一，用以上的方法就可得到下一次合所在月的朔日。

求後入月日：以入月日、日餘加入月日及餘，餘滿日度法得一。其前合朔小餘滿其虚分者，去一日；後小餘滿二千四百一十九以上，去二十九日；不滿，去三十日，其餘則後合入月日，命以朔。求後合度，以度數及分，如前合宿次命之。

求下次合在相應月中的日期：將本次合在相應月中的日期及日餘分别加上入月日及日餘，日餘滿日度法則減去日度法并在日期上加一。如本次合所在月朔日的小餘大於朔虚分，日期上減去一天；下一次合的小餘（似應爲日餘——譯者注）滿二千四百一十九以上，則日期減去二十九天；如不滿，則減去三十天，其餘下來的就是下次合在相應月中的日期，從朔日起算。求下次合的位置，用度數和分從本次合的位置起算即得。

木：晨與日合，伏，順，十六日九十九萬七千八百三十二分，行星二度百七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疾，日行五十七分之十一，五十七日行十一度。順，遲，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留。不行，二十七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而復留二十七日。復遲，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復順。疾，日行十一分，五十七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十六日九十九萬七千八百三十二分，行星二度百七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分，行星三十三度百四十七

木星：早晨與太陽合，觀察不到，順行，十六天九十九萬七千八百三十二分，運行兩度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而清晨在東方出現，在太陽的西邊。順行，速度快，每天運動五十七分之十一度，五十七天運行十一度。依然順行，速度較慢，每天運行九分，五十七天運行九度而停留不動二十七天，轉爲逆行，每天運行七分之一度，八十四天反向運行了十二度，再停留二十七天，又運行較慢，每天運行九分，五十七天運行九度而依然順行。速度快，每天運行十一分，五十七天運行十一度，在太陽的東方，黄昏時在西方觀察不到。順行，十六天九十九萬七千八百三十二分而運行兩度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分後又與太陽合。一終總計有三百九十八天一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分，運行了三十三度一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分。

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分。

火：晨與日合，伏，七十二日百七十九萬二千六百一十五分，行星五十六度百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五分，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更順，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留。不行，十一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而復留十一日。復順，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復疾。日行十四分，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七十二日百七十九萬二千六百一十五分，行星五十六度百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五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七百八十日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三十分，行星四百一十五度二百四十九萬八千六百九十分。

火星：早晨與太陽合，觀察不到，七十二天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六百一十五分而運行五十六度一百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五分而早晨在東方出現，在太陽西方。順行，每天運行二十三分之十四度，一百八十四天而運行了一百一十二度。依然順行，速度較慢，每天運行十二分，九十二天運行了四十八度而停留不動，十一天後轉爲逆行，每天運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度，六十二天後退了十七度，又停留了十一天再順行，速度較慢，每天運行十二分，九十二天中運行了四十八度而速度又變快，每天運行十四分，一百八十四天運行一百一十二度，在太陽東邊，黄昏時在西方而觀察不到。順行，七十二天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六百一十五分運行了五十六度一百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五分又與太陽合。總計一終有七百八十天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三十分，運行了四百一十五度二百四十九萬八千六百九十分。

土：晨與日合，伏，十九日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行百七十二分之十三，八十六日行六度半而留。不行，三十二日半而旋。逆，日行十七分之一，百二日退六度而復留。不行，三十二日半復順，日行十三分，八十六日行六度半，在日前，夕伏西方。順，十九日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七十八日六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四分，行星十二度五百九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六分。

土星：早晨與太陽合，觀察不到，十九天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半運行了兩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而早晨在東方出現，在太陽西方。順行，每天運行一百七十二分之十三度，八十六天運行六度半而停留不動，三十二天半後轉爲逆行，每天運行十七分之一度，一百零二天後退了六度又停留。不動，三十二天半後又順行，每天運行十三分，八十六天運行六度半，在太陽的東方，黄昏時在西方而觀察不到。順行十九天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半，運行了兩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又與太陽合。總計一終有三百七十八天六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四分，運行了十二度五百九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六分。

金：晨與日合，伏，六日退四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而逆。遲，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七日而旋。順，遲，日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

金星：早晨與太陽合，觀察不到，六天中反向運行了四度後早晨在東方出現，在太陽西方而逆行。運行較慢，每天運行五分之三度，十天後退了六度後停留不動，七天後轉爲順行，速度較慢，每天運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度，四十五天中

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十四，九十一日行百五度而順。益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一，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後，而晨伏東方。順，四十二日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而與日合。一合，二百九十二日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如之。

金：夕與日合，伏，順，四十二日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一，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二度而更順。遲，日行一度十四分，九十一日行百五度而順。益遲，日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留。不行，七日而旋。逆，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六日，退四度，而與日合。凡再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三十八萬九千九百八十分，行星如之。

水：晨與日合，伏，十一日退七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逆，疾，一日退一度而留。不行，一日而旋。順，遲，日行八分之七，八日行七度而順。疾，日行一度十八分之四，十八日行二十二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十八日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三十六度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而與日合。凡一合，五十七日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如之。

水：夕與日合，伏，十八日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三十六度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十八分之四，十八日行二十

運行了三十三度而依然順行，速度較快，每天運行一又九十一分之十四度，九十一天中順行了一百零五度。速度更快，每天運行一又九十一分之二十一度，九十一天中運行了一百一十二度，在太陽西方，早晨在東方觀察不到。順行，四十二天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運行了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而又與太陽合。一合有二百九十二天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運行的度數與其數值相等。

金星：黃昏時與太陽合，觀察不到，順行，四十二天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運行了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後黃昏時在西方出現，在太陽的東方。順行，速度較快，每天運行一又九十一分之二十一度，九十一天運行了一百一十二度而依然順行。速度較慢，每天運行一度十四分，九十一天運行一百零五度後依然順行。速度更慢，每天運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度，四十五天中運行三十三度而停留不動，七天後轉爲逆行，每天運行五分之三度，十天中後退了六度，在太陽的東方，黃昏時在西方觀察不到。逆行，六天中後退了四度而又與太陽合。又經過一合而完成一終，共五百八十四天三十八萬九千九百八十分，運行的度數數值與此相等。

水星：早晨與太陽合，觀察不到，十一天後退了七度而早晨在東方出現，在太陽的西方。逆行，速度較快，一天後退一度而停留不動，一天後轉爲順行，運行較慢，每天運行八分之七度，八天運行七度而依然順行。運行較快，每天運行一又十八分之四度，十八天運行二十二度，在太陽的西方，早晨時在東方觀察不到。順行，十八天二千零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中運行三十六度二千零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後與太陽合，一合有五十七天二千零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運行度數與此數值相等。

水星：黃昏時與太陽合，觀察不到，十八天二千零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運行了三十六度二千零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後黃昏時出現在西方，在太陽的東方。順行，運行較快，每天運行一又十八分之四度，十八天運行二十二度

二度而更順。遲，日行八分之七，八日行七度而留。不行，一日而旋。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十一日退七度，而與日合。凡再合一終，百一十五日千八百九十六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分，行星如之。

而依然順行，速度較慢，每天運行八分之七度，八天運行七度而停留不動，一天後轉爲逆行，在一天中後退了一度，在太陽東方，黃昏時在西方觀察不到。逆行，十一天中後退了七度而和太陽合。又經過一合而完成一終共有一百一十五天一千八百九十六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分，運行的度數與此數值相等。

五星曆步術：以法伏日度餘，加星合日度餘，餘滿日度法得一從全，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及度餘也。以星行分母乘見度分，如日度法得一，分不盡，半法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母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母而一，當行分也。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書度，除斗分，以行母爲率。分有損益，前後相御。

推算五星曆的方法：將五星合時的日期和餘及所在位置的度數和餘分別加上觀察不到時的天數和餘及在此期間運行的度數和餘，餘滿日度法則減去日度法并在天或度數上加一，用以前說到的方法就可得到五星出現的日期或度數及相應的餘。用五星出現時的度分數乘以五星運行速度的相應分母，再除以日度法，餘數大於日度法的一半時也進一。每天加上五星運行的度分數，分數滿運行速度的分母時則減去該值并在度數上進一。逆行順行時五星運行速度的分母不同，在交替處時以當時的分母去乘原來的分數，除以原來的分母則得到當時的分數。在發生停留時其度分數保留此前的數據，逆行時則在度分數上減去，觀察不到時則不列出其度分數，去除斗分時也用運行時的分母作爲表示的標準。在推算中分的數值雖有減少或增加，但前後是相抵的。

凡五星行天，遲疾留逆，雖大率有常，至犯守逆順，難以術推。月之行天，猶有遲疾，况五星乎。唯日之行天有常，進退有率，不遲不疾，不外不內，人君德也。

大概說來五星在天空中運行的快慢、停留和逆行，雖然大體上是有規律的，但五星相對於恒星位置的接近、停留、逆行、順行都是難以推算的。月亮在天空中運動尚有快慢的變化，何況五大行星呢？衹有太陽在天空中的運動是有規律的，其在天球赤道上的進退有一定的標準，没有快慢的變化，不會在黃道的南或北邊，這是統治者所具備的品德。

求木合終歲數法：以木日度法乘一木終之日，内分，周天除之，即得也。

求木星的合終歲數的方法：將木星一終包含的天數乘以木星的日度法，并要考慮天的分數，再除以周天就可得到。

求木合終合數法：以木日度法乘周天，滿紀法，所得復以周天除之，即得。五星皆放此也。

求木星合終合數的方法：將周天乘以木星的日度法，除以紀法，其商再除以周天就可得到。五星中其他行星都可仿照該法求得。

魏黃初元年十一月小，己卯蔀首，己亥歲，十一月己卯朔旦冬至，

魏黃初元年十一月小，以己卯年爲蔀首，己亥年十一月己卯朔日清晨冬至，臣楊偉上。

臣偉上。

劉氏在蜀，不見改曆，當是仍用漢《四分法》。吴中書令闞澤受劉洪《乾象法》於東萊徐岳字公河。故孫氏用《乾象曆》，至于吴亡。

劉備在蜀建國，未發現對曆法進行過修改，看來仍然使用東漢《四分曆》。吴國中書令闞澤從東萊徐岳（字公河）處學習到劉洪的《乾象法》，故孫氏政權使用《乾象曆》，直到吴國滅亡。

晉武帝泰始元年，有司奏："王者祖氣而奉其□終，晉於五行之次應尚金，金生於己，事於酉，終於丑，宜祖以酉日，臘以丑日。改《景初曆》爲《泰始曆》。"奏可。

晉武帝泰始元年，有官吏上奏："成王業的人興起於某一種氣而敬奉它直到結束，晉代在五行之中應該崇尚金，金氣産生在己，起作用在酉，結束在丑，應當在酉日祭祀祖先，在丑日進行年終大祭，將《景初曆》改爲《泰始曆》。"這一上奏得到了同意。

史臣按鄒衍五德，周爲火行。衍生在周時，不容不知周氏行運。且周之爲曆年八百，秦氏即有周之建國也。周之火木，其事易詳。且五德更王，唯有二家之説。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據以爲言，不得出此二家者。假使即劉向之説，周爲木行，秦氏代周，改其行運。相勝則克木者金；相生則木實生火。秦氏乃稱水德，理非謬然。斯則劉氏所譣爲不值矣。臣以爲張蒼雖是漢臣，生與周接，司秦柱下，備睹圖書。且秦雖滅學，不廢術數，則有周遺文雖不畢在，據漢水行，事非虛作。賈誼《取秦》云："漢土德。"蓋以是漢代秦。詳論二説，各有其義。張蒼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賈誼則以漢土勝秦水，以秦爲一代。論秦、漢雖殊，而周爲火一也。然則相勝之義，於事爲長。若同蒼黜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同賈誼《取秦》，則漢土、魏木、晉金、宋火也。難者云："漢高斷蛇而神母夜哭，云赤帝子殺白帝子，然則漢非火而何？"斯又不然矣。漢若爲火，則當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也。白帝子又何義況乎？蓋由漢是土德，土生乎

史臣根據鄒衍的五德終始學説認爲周代符合五行中的火德。鄒衍是周代人，不可能不知道周代與哪一行相應，而且周代的曆法有八百年，秦就是在周代建國的，周代符合火德還是木德的問題是容易搞清楚的。用五德終始循環學説來解釋王朝的更迭衹有兩家，鄒衍用五行相克建立了一種體制，劉向又用五行相生來作另一種解釋。根據這種學説所做的叙述不外乎這兩家。如果按劉向的叙述，周代與木行符合，秦代取代了周代就改變了與其相應的行。（此下衍"若不"二字，删去。——譯者注）相克就是金克木，相生則是木生火，但秦代却自稱與水行相符合，道理上并無錯謬。這就是劉向的説法并不準確。我認爲張蒼雖然是漢代的官，但他出生在周代，擔任過秦代柱下史，可以看到所有的圖書。而且秦代摧殘學術并不廢除術數，這樣雖然周代的文獻未能全部保留下來，考據漢代與水行相應，事情并不會是虛假的。賈誼的《取秦》中説："漢代與土德相符。"就是以漢代來取代秦代。詳細地討論兩種説法，各有不同的含義。張蒼認爲用漢代的水行來克周代的火行，把秦代排斥在外而不讓其與五行相應。賈誼則認爲用漢代的土行克秦代的水行，把秦也看作一個與五行相應的朝代。他們討論的秦、漢雖有不同，但都一致認爲周代與火行相應。這樣五行相克的解釋還是占上風的。如果同意張蒼排斥秦代的説法，則漢代與水、魏代與土、晉代與木、宋代與金相應；如果贊成賈誼的

火，秦是水德，水生乎金，斯則漢以土爲赤帝子，秦以水德爲白帝子也。難者又曰："向云五德相勝，今復云土爲赤帝子，何也?"答曰："五行自有相勝之義，自有相生之義。不得以相勝廢相生，相生廢相勝也。相勝者，以土勝水耳；相生者，土自火子，義豈相關。"

《取秦》，則漢代與土、魏代與木、晋代與金、宋代與火相對應。有人駁難説："漢高祖斬蛇而有神母夜哭説赤帝子殺了白帝子，這樣漢代不是與火行相應又是什麽呢?"這是不對的。如果漢代與火行相對應就應該説是赤帝，不應説成赤帝子，况且白帝子又是什麽意思呢？這都是來源於漢代與土行相應，土是由火産生的，秦代與水行相應，水是由金産生的，這樣漢就以土爲赤帝子，秦就以水爲白帝子了。駁難者又説："往昔一直説五行相克，現在又説土爲赤帝子，這是什麽道理呢?"回答説："五行既有相克的一面，也有相生的一面，不應以相克否定相生，以相生否定相克。相克是指土克水，相生是指土生於火，其含義各不相關。"

崔寔《四民月令》曰：祖者，道神。黄帝之子曰累祖，好遠游，死道路，故祀以爲道神。嵇含《祖道賦序》曰：漢用丙午，魏用丁未，晋用孟月之酉。曰莫識祖之所由。説者云祈請道神，謂之祖有事於道者，君子行役，則列之於中路，喪者將遷，則稱名於階庭。或云，百代遠祖，名謚凋滅，墳塋不復存於銘表，游魂不得托於廟祧，故以初歲良辰，建華蓋，揚綵旌，將以招靈爽，庶衆祖之來憑云爾。

崔寔所著《四民月令》中説：祖就是路神。黄帝的兒子叫累祖，喜愛旅游，死於旅途中，故供奉其爲路神。嵇含的《祖道賦》序言中説到：漢代用丙午日，魏用丁未日，晋代用四季的第一個月的酉日來祭祀路神而不知道路神的來歷。有人説祭請路神是告訴他有事情要在路上辦理，君子因事而在外跋涉則安排在半路上祭祀，有人去世了需要移走，則稱揚其名於階前的空地上。又有一種説法，百代前的祖先其名字、謚號均被遺忘，墳墓也不再有銘刻的標記，飄蕩的魂魄不能寄托於宗廟，這樣就在年初的好日子，建樹華蓋，飛揚彩旗，用來招引鬼神的精氣，以便衆祖先前來依靠，如此而已。

晋武帝時，侍中平原劉智，推三百年斗曆改憲，以爲《四分法》三百年而減一日，以百五十爲度法，三十七爲斗分。飾以浮説，以扶其理。江左中領軍琅邪王朔之以其上元歲在甲子，善其術，欲以九萬七千歲之甲子爲開闢之始，何承天云"悼於立意"者也。《景初》日中晷景，即用漢《四分法》，是以漸就乖差。其推五星，則甚疏闊。晋江左以來，更用《乾象五星法》以代之，猶有前却。

晋武帝時，侍中平原劉智根據三百年斗宿的宿度就要改變規定的説法，認爲《四分法》使用三百年減少一天，取一百五十爲度法，三十七爲斗分，用没有根據的話進行粉飾，以使其做法得以成立。江左中領軍琅邪王朔之以其曆元是甲子年，對它很欣賞，想以九萬七千年的甲子年作爲天地産生的年代，何承天所説"可悲的想法"就是指此。《景初曆》中所列中午時圭表表影長度是用東漢《四分法》的數據，故逐漸顯示出較大的誤差，其推算五星的情況則很不精密。東晋以後改用《乾象五星法》推算五星的方法來代替，依然在位置的推算上有偏差。

宋太祖頗好曆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曰：

臣授性頑惰，少所關解。自昔幼年，頗好曆數，耽情注意，迄于白首。臣亡舅故秘書監徐廣，素善其事，有既往《七曜曆》，每記其得失。自太和至太元之末，四十許年。臣因比歲考校，至今又四十載。故其疏密差會，皆可知也。

夫圓極常動，七曜運行，離合去來，雖有定勢，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連日累歲，積微成著。是以《虞書》著欽若之典，《周易》明治曆之訓，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也。漢代雜候清臺，以昏明中星，課日所在，雖不可見，月盈則蝕，必當其衝，以月推日，則躔次可知焉。捨易而不爲，役心於難事，此臣所不解也。

《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今季夏則火中。又"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今季秋則虛中。爾來二千七百餘年，以中星檢之，所差二十七八度。則堯令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漢之《太初曆》，冬至在牽牛初，後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臣以月蝕檢之，則《景初》今之冬至，應在斗十七。又史官受詔，以土圭測景，考校二至，差三日有餘。從來積歲及交州所上，檢其增

宋太祖愛好曆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下制定了新的曆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説：

我生性蠢笨而懶惰，對學問很少能融會貫通。從幼年開始就愛好曆數，對其有濃厚的興趣，直到年老依然如故。我去世的舅舅原秘書監徐廣一向對此精通，對已經成爲過去的《七曜曆》，常考察其推算是否準確，從太和年間到太元年結束已有四十多年。我因循其事每年也進行考校，到現在又有四十年，故它的精密與否都可以知道。

天是一直運動着的，日、月、五星在天空中運行，分開、會合、隱匿、重現雖然都有確定的模式，但將新觀察到的情況與原來相比總會有不大的差異，日積月累，這種差異叠加起來就很顯著了。所以《虞書》寫出了對天欽敬的典式，《周易》明確了制定曆法的法則，説到曆法應該遷就天象而求符合，而不是用符合來作爲檢驗天象的標準。漢代在清臺上共同觀測，用觀察昏明中星的方法來確定太陽的位置。雖然太陽的位置不能直接觀察到，但月食發生在滿月的時候，太陽必然在與月亮相對的位置上，用月亮來反推太陽，則其位置就能知道了。捨棄容易的方法不用，而偏在充滿困難的事情上傷腦筋，這是我不能理解的。

《堯典》中説"白天長，黄昏時大火星在正南方的天空中，以此確定夏季的第二個月"。現在夏季的第三個月黄昏時大火星在正南方。《堯典》又説"黑夜不長不短，黄昏時虛星在正南方天空中，以此確定秋季的第二個月"。現在秋季的第三個月黄昏時虛星在正南方。從那時到現在有二千七百多年，用昏明時分中星的位置檢測，相差了二十七八度。這樣堯時的冬至太陽應在須女的十度左右。漢代《太初曆》中冬至太陽應在牽牛的初度，後漢《四分曆》和魏《景初曆》則都在斗宿二十一度。我用觀察月食的方法進行校驗，得到《景初曆》現在的冬至

減，亦相符驗。然則今之二至，非天之二至也。天之南至，日在斗十三四矣。此則十九年七閏，數微多差。復改法易章，則用算滋繁，宜當隨時遷革，以取其合。案《後漢志》，春分日長，秋分日短，差過半刻。尋二分在二至之間，而有長短，因識春分近夏至，故長；秋分近冬至，故短也。楊偉不悟，即用之，上曆表云："自古及今，凡諸曆數，皆未能并己之妙。"何此不曉，亦何以云。是故臣更建《元嘉曆》，以六百八爲一紀，半之爲度法，七十五爲室分，以建寅之月爲歲首，雨水爲氣初，以諸法閏餘一之歲爲章首。冬至從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合朔月蝕，不在朔望，亦非曆意也。故元嘉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

太陽應在斗宿十七度。史官受命用土圭測量表影長度來校驗冬夏至日，發現有三天多的相差。根據歷年和從交州送上的結果檢驗其增減情況也是符合的。這樣，現在所說的冬、夏至就不是與天象所對應的了。與天象對應的冬至日太陽在斗宿十三四度，這就是十九年中安排七個閏月的曆法有微小偏差，日積月累誤差就形成了。再回過去改變曆法的數據則增加了運算的復雜性，最好還是隨時進行改革以取得符合。考據《後漢書·律曆志》，春分時白晝長，秋分時白晝短，相差超過半刻，二分分别在二至之間。因爲白晝有長有短，從而知道春分較接近夏至，故白晝長，秋分較接近冬至，白晝也就較短。楊偉對此没有認識，仍然沿用舊的方法推算，并在所呈的曆表中說："從古到今，各種曆法上的數據都不能和它同樣高明。"如此不明白道理，還有什麽可說的。於是我編制了《元嘉曆》，用六百零八作爲紀法，其一半爲度法，七十五是室分，將建寅的月份作爲歲首，雨水爲二十四節氣中最早的，規定閏餘爲一的年份爲一章的開始。冬至日比原來提前了三天五個時辰，冬至時太陽位置也移動了四度。另外，月亮運行有快慢，造成合朔、月食不正在朔、望，這也不是曆法原有的意義。故在《元嘉曆》中均根據月亮運動的盈縮定其小餘，使朔望日與實際情況符合。

伏惟陛下允迪聖哲，先天不違，劬勞庶政，寅亮鴻業，究淵思於往籍，探妙旨於未聞，窮神知化，罔不該覽。是以愚臣欣遇盛明，效其管穴。伏願以臣所上《元嘉法》下史官考其疏密。若謬有可采，庶或補正闕謬，以備萬分。

皇上誠信并實行道德智慧高超的人的主張，不違背上天的意志，爲各種政務勞累，謹敬弘揚大業，在古書中探究深奥的思想，尋找從未聽説過的美妙的道理，深入探究大自然的造化，没有什麽看不到。我高興遇到這樣興盛賢明的時代，願意將狹小的見識貢獻出來。希望以我呈上的《元嘉曆》發付史官，考校其精度情況。假若在錯謬之中還有一些可取之處，或許對某些缺漏或錯誤可以補正，以作備用。

詔曰："何承天所陳，殊有理據。

皇帝對此下詔説："何承天所説的與衆不同

可付外詳之。”

太史令錢樂之、兼丞嚴粲奏曰：

太子率更令領國子博士何承天表更改《元嘉曆法》，以月蝕檢今冬至日在斗十七，以土圭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使付外檢署。以元嘉十一年被敕，使考月蝕，土圭測影，檢署由來用偉《景初法》，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少。檢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卯，到十五日四更二唱丑初始蝕，到四唱蝕既，在營室十五度末。《景初》其日日在軫三度。以月蝕所衝考之，其日日應在翼十五度半。又到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酉，到亥初始食，到一更三唱蝕既，在鬼四度。《景初》其日日在女三。以衝考之，其日日應在牛六度半。又到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戌之半，到二更四唱亥末始蝕，到三更一唱食既，在井三十八度。《景初》其日日在斗二十五。以衝考之，其日日應在斗二十二度半。到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望月蝕，加時在戌，其日月始升而已，蝕光已生四分之一格，在斗十六度許。《景初》其日日在井二十四。考取其衝，其日日應在井二十。又到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子之少，到十五日未二更一唱始蝕，到三唱蝕十五分之十二格，在昴一度半。《景初》其日在房二。以衝考之，則其日日在氐十三度半。凡此五蝕，以月衝一百八十二度半考之，冬至之日，日并不在斗二十一度少，并在斗十七度半間，悉如承天所

而有根據，可以交給外邊的學者詳細討論。”

太史令錢樂之、兼丞嚴粲上奏説：

太子率更令領國子博士何承天上表談到更改曆法爲《元嘉曆法》，他用觀察月食的方法得到現在冬至時太陽在斗宿十七度，測量圭表的表影長度知道冬至日有三天的誤差。對此下了詔書讓交外檢署。於元嘉十一年詔書下來，要求觀察月食和圭表表影長度。檢署原來使用的楊偉《景初法》，冬至日太陽在斗宿的二十一度少。在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望時觀測月食，發生的時間經推算爲卯時，到十五日四更兩點丑初時開始食，到四更四點時食既，月亮位置在營室的十五度結束處。按《景初曆》推算這天太陽位於軫宿的三度處，而用月食時月亮與太陽位置相對來推考，這天太陽應在翼宿的十五度半。又在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望觀測月食，推算的發生時刻爲酉時，在亥初時開始食，到一更三點時食既，月亮在鬼宿四度。《景初曆》推算這天太陽在女宿三度。用月食時太陽、月亮位置相對推考，這天太陽應在牛宿六度半。又在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時觀測月食，按推算時間應爲戌時的當中，在二更四點、亥時的結束時開始食，到三更一點時食既，月亮在井宿三十八度。《景初曆》推算這天太陽在斗宿二十五度，用日月位置相對推考，太陽應在斗宿二十二度半。在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望觀測月食，推算的發生時間爲戌時，這天月亮升起時就已經食了（原文“月始生”應爲“月始升”——譯者注），而且月面已有四分之一生光了，月亮在斗宿十六度左右。《景初曆》推算這天太陽在井宿二十四度，用日月位置相對推考，它應在井宿二十度。在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望觀測月食，推算的發生時間是子時的少，在十五日二更一點不到時開始食，到三點時食了月面的十五分之十二，月亮位於昴宿一度半處。《景初曆》推算這天太陽在房宿二度，用日月位置相對推考，則在氐宿十三度半。這五次月食

上。

用與月亮相對一百八十二度半推考冬至時的太陽位置，它皆不在斗宿二十一度少，而在斗宿十七度半附近，均與何承天所上表中相同。

又去十一年起，以土圭測影。其年《景初法》十一月七日冬至，前後陰不見影。到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冬至，其十五日影極長。到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其二十六日影極長。到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其前後并陰不見。到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冬至，十八日影極長。到十六年十一月二日冬至，其十月二十九日影極長。到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其十日影極長。到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冬至，二十一日影極長。到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冬至，其三日影極長。到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冬至，其前後陰不見影。尋校前後，以影極長爲冬至，并差三日。以月蝕檢日所在，已差四度。土圭測影，冬至又差三日。今之冬至，乃在斗十四間，又如承天所上。

另外，從十一年開始進行了圭表表影長度的測量。當年《景初曆》推算十一月七日冬至，在此前後因天陰看不到表影。到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冬至，十五日的表影最長。到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二十六日的表影最長。到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冬至，該天前後連續陰天看不見表影。到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冬至，十八日的表影最長。到十六年十一月二日冬至，十月二十九日的表影最長。到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十日的表影最長。到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冬至，二十一日的表影最長。到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冬至，三日的表影最長。到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冬至，該日前後天陰不見表影。連續考校前後這些影長，以一年中表影最長的那天作爲冬至日，均相差三天。用月食來檢測太陽位置則已經相差四度。測量圭表表影長度，冬至又相差三天。現在的冬至日太陽就在斗宿十四度附近，又與何承天所上表中相同。

又承天法，每月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於推交會時刻雖審，皆用盈縮，則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爲異。舊日蝕不唯在朔，亦有在晦及二日。《公羊傳》所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愚謂此一條自宜仍舊。

又，何承天的方法中每月朔、望和上下弦都確定大小餘，在推求交會時刻時雖然比較詳盡，都考慮了運行速度的快慢，這樣就會有連續三個大月、連續兩個小月的情況，與舊有的方法相比是不同的。舊法中日食并不衹是在朔日纔發生，也有在晦日或初二的。也就是如《公羊傳》中所說的"或錯失在前，或錯失在後"。我認爲這一條還是依照舊法比較適宜。

員外散騎郎皮延宗又難承天："若晦朔定大小餘，紀首值盈，則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爲新紀之首。"承天乃改新法依舊術，不復每月定大小餘，如延宗所難，太史所

員外散騎郎皮延宗又駁難何承天："如果晦朔都確定大小餘，在一紀的開始時正好與盈相對應就要退後一天，這就應該以上一年中的晦日作爲新的一紀的開始了。"何承天也就按照舊有的方法對新方法作了改變，不再每個月確定大小

上。

有司奏:“治曆改憲，經國盛典，爰及漢、魏，屢有變革。良由術無常是，取協當時。方今皇猷載暉，舊域光被，誠應綜核晷度，以播維新。承天曆術，合可施用。宋二十二年，普用《元嘉曆》。”詔可。

餘，與皮延宗的駁難和太史令的上奏也就相同了。

有關官吏上奏:“制定曆法修改法令，是治理國家的大事，於是到漢、魏時常有改變的事情，這是由於推算的方法没有永遠是正確的，采用它衹是與當時的情况較爲符合。今天皇家的方略充滿了光輝，照亮了原有的疆土，的確應該綜合查對太陽的位置，播揚新的曆法。何承天編制的曆法與實際天象符合，可以使用。宋二十二年，開始普遍采用《元嘉曆》。”皇帝下詔認可了這一上奏。

宋書卷十三

志 第 三

曆(下)

《元嘉曆法》

上元庚辰甲子紀首至太甲元年癸亥，三千五百二十三年，至元嘉二十年癸未，五千七百三年，算外。

從上元庚辰歲甲子紀的開始到太甲元年癸亥歲有三千五百二十三年，到元嘉二十年癸未歲有五千七百零三年，再向外推一年。

元法：三千六百四十八。
章歲：十九。
紀法：六百八。
章月：二百三十五。
紀月：七千五百二十。
章閏：七。
紀日：二十二萬二千七十。
度分：七十五。
度法：三百四。
氣法：二十四。
餘數：一千五百九十五。
歲中：十二。
日法：七百五十二。
没餘：一百九十六。
通數：二萬二千二百七。
通法：四十七。
没法：三百一十九。
月周：四千六十四。
周天：十一萬一千三十五。
通周：二萬七百二十一。
周日日餘：四百一十七。
周虚：三百三十五。
會數：一百六十。

元法：三千六百四十八。
章歲：十九。
紀法：六百零八。
章月：二百三十五。
紀月：七千五百二十。
章閏：七。
紀日：二十二萬二千零七十。
度分：七十五。
度法：三百零四。
氣法：二十四。
餘數：一千五百九十五。
歲中：十二。
日法：七百五十二。
没餘：一百九十六。
通數：二萬二千二百零七。
通法：四十七。
没法：三百一十九。
月周：四千零六十四。
周天：十一萬一千零三十五。
通周：二萬零七百二十一。
周日日餘：四百一十七。
周虚：三百三十五。
會數：一百六十。

交限數：八百五十九。

會月：九百三十九。

朔望合數：八十。

甲子紀第一　遲疾差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三交會差八百七十七

甲戌紀第二　遲疾差三千四十三　交會差二百七十九

甲申紀第三　遲疾差九千一百四十四　交會差六百二十四

甲午紀第四　遲疾差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五交會差二十二

甲辰紀第五　遲疾差六百二十五　交會差三百六十三

甲寅紀第六　遲疾差六千七百二十六　交會差七百四

推入紀法：置上元庚辰盡所求年，以元法除之，不滿元法，以紀法除之，餘不滿紀法入紀年也。滿法去之，得後紀。入甲午紀壬辰歲來，至今元嘉二十年歲在癸未，二百三十一年，算外。

推積月術：置入紀年數算外，以章月乘之，如章歲爲積月，不盡爲閏餘。閏餘十二以上，其年閏。

推朔術：以通數乘積月，爲朔積分，滿日法爲積日，不盡爲小餘。以六旬去積日，不盡爲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正月朔日也。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三百九十九，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即次月朔也。小餘三百五十三以上，其月大也。

推弦望法：加朔大餘七，小餘二百八十七，小分三，小分滿四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上弦日也。又加之得望，又加之得下弦。

交限數：八百五十九。

會月：九百三十九。

朔望合數：八十。

甲子紀是第一紀　遲疾差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三　交會差八百七十七

甲戌紀是第二紀　遲疾差三千零四十三　交會差二百七十九

甲申紀是第三紀　遲疾差九千一百四十四　交會差六百二十四

甲午紀是第四紀　遲疾差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五　交會差二十二

甲辰紀是第五紀　遲疾差六百二十五　交會差三百六十三

甲寅紀是第六紀　遲疾差六千七百二十六　交會差七百零四

推算需求的年份所在紀的方法：取上元庚辰年到需求年份的年數，將其除以元法，其餘數除以紀法，所得餘數就是該年份在相應紀中的年數。年序滿紀法則減去紀法得到相應於下一紀的年數。從甲午紀中壬辰年以來到元嘉二十年癸未年有二百三十一年，向外推算一年。

推算積月的方法：取需求年份在相應紀中的年數，向外推算一年，將其乘以章月，再除以章歲，其商就是積月，餘數爲閏餘。閏餘大於十二時該年置閏。

推算朔的方法：將積月乘以通數得到朔積分，再除以日法，其商就是積日，餘數是小餘。積日每滿六十就減去六十，其餘數就是大餘，將其與干支名稱對應，并向外推一天，就是所求年份的正月朔日。

求下一月：在大餘上加二十九，小餘上加三百九十九，小餘滿日法則减去日法在大餘上加一，就可得到下一月的朔日。如果小餘大於三百五十三，則該月月大。

推上、下弦和望的方法：在朔大餘上加七，小餘上加二百八十七和三小分，小分滿四則减去四在小餘上加一，小餘滿日法則减去日法在大餘上加一，用前述方法對應可得到上弦日。依法再加就得到望，再加又得到下弦日。

推二十四氣術：置入紀年算外，以餘數乘之，滿度法三百四爲積没，不盡爲小餘。六旬去積没，不盡爲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雨水日也。

推算二十四節氣的方法：取需求的年份在相應紀中的年數并向外推一年，將其乘以餘數，再除以度法三百零四，其商爲積没，其餘數爲小餘。積没每滿六十就减去六十，最後的餘數就是大餘，將其與干支名稱對應并向外推一天就是所求年份的雨水日。

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六十六，小分十一，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度法從大餘，次氣日也。雨水在十六日以後者，如法减之，得立春。

求下一節氣：在大餘上加十五，小餘上加六十六和十一小分，小分滿氣法則减去氣法并在小餘上加一，小餘滿度法則减去度法并在大餘上加一，就得下一氣的日期。如果雨水在十六日以後，則如上法相减，就可得到立春。

推閏月法：以閏餘减章歲，餘以歲中乘之，滿章閏得一，數從正月起，閏所在也。閏有進退，以無中氣御之。

推閏月的方法：將章歲减去閏餘，其差乘以歲中，再除以章閏，從正月起算，其商就是閏月的月份。閏月的推算有前有後，以没有中氣作爲標準。

立春正月節	限數一百九十四 間數一百九十
雨水正月中	限數一百八十六 間數一百八十二
驚蟄二月節	限數一百七十七 間數一百七十二
春分二月中	限數一百六十七 間數一百六十二
清明三月節	限數一百五十八 間數一百五十四
穀雨三月中	限數一百四十九 間數一百四十五
立夏四月節	限數一百四十二 間數一百三十九
小滿四月中	限數一百三十六 間數一百三十四
芒種五月節	限數一百三十三 間數一百三十二
夏至五月中	限數一百三十一 間數一百三十二
小暑六月節	限數一百三十三 間數一百三十四
大暑六月中	限數一百三十六 間數一百三十九
立秋七月節	限數一百四十二 間數一百四十五
處暑七月中	限數一百四十九 間數一百五十三
白露八月節	限數一百五十七 間數一百六十二
秋分八月中	限數一百六十七 間數一百七十二

立春正月的節氣	限數一百九十四 間數一百九十
雨水正月的中氣	限數一百八十六 間數一百八十二
驚蟄二月的節氣	限數一百七十七 間數一百七十二
春分二月的中氣	限數一百六十七 間數一百六十二
清明三月的節氣	限數一百五十八 間數一百五十四
穀雨三月的中氣	限數一百四十九 間數一百四十五
立夏四月的節氣	限數一百四十二 間數一百三十九
小滿四月的中氣	限數一百三十六 間數一百三十四
芒種五月的節氣	限數一百三十三 間數一百三十二
夏至五月的中氣	限數一百三十一 間數一百三十二
小暑六月的節氣	限數一百三十三 間數一百三十四
大暑六月的中氣	限數一百三十六 間數一百三十九
立秋七月的節氣	限數一百四十二 間數一百四十五
處暑七月的中氣	限數一百四十九 間數一百五十三
白露八月的節氣	限數一百五十七 間數一百六十二
秋分八月的中氣	限數一百六十七 間數一百七十二

寒露九月節	限數一百七十七 間數一百八十二
霜降九月中	限數一百八十六 間數一百九十
立冬十月節	限數一百九十四 間數一百九十七
小雪十月中	限數二百 間數二百三
大雪十一月節	限數二百五 間數二百六
冬至十一月中	限數二百七 間數二百六
小寒十二月節	限數二百五 間數二百三
大寒十二月中	限數二百 間數一百九十七

推没滅術：因雨水積，以没餘乘之，滿没法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如前，所求年爲雨水前没日也。

求次没：加大餘六十九，小餘一百九十六，滿没法從大餘，命如前，雨水後没日也。雨水前没多在故歲，常有五没，官以没正之，一年常有五没或六没。小餘盡爲滅日也。雨水小餘三十九以還，雨水六旬後乃有。

推土用事法：置立春大小餘小分之數，減大餘十八，小餘七十九，小分十八，命以紀，算外，立春前土用事日也。大餘不足加六十，小餘不足減，減大餘一，加度法而後減之。立夏、立冬求土用事皆如上法。

推日所在度法：以度法乘朔積日，周天去之，餘滿度法爲積度，不盡爲分。命度起室二，次宿除之，算外，正月朔夜半日在度及分也。

求次日：日加一度，經室去度分。

推月所在度法：以月周乘朔積日，周天去之，餘滿度法爲積度，不

寒露九月的節氣	限數一百七十七 間數一百八十二
霜降九月的中氣	限數一百八十六 間數一百九十
立冬十月的節氣	限數一百九十四 間數一百九十七
小雪十月的中氣	限數二百 間數二百零三
大雪十一月的節氣	限數二百零五 間數二百零六
冬至十一月的中氣	限數二百零七 間數二百零六
小寒十二月的節氣	限數二百零五 間數二百零三
大寒十二月的中氣	限數二百 間數一百九十七

推没滅的方法：將雨水時的積分乘以没餘，再除以没法，其商爲大餘，其餘數爲小餘，和前面所述同樣處理就得到雨水前的没日。

求下一個没日：在大餘上加六十九，小餘上加一百九十六，小餘滿没法則減去没法并在大餘上進一，和前面所述同樣處理就得到雨水後的没日。雨水前的没日大都在上一年，通常有五個没日，官方在没日來治犯人的罪，一年中有五到六個没日。小餘恰好爲零時就是滅日。雨水的小餘小於三十九時則在雨水以後六十天纔有没日。

推算土起作用的日子的方法：取立春日的大、小餘和小分數，在大餘上減十八，小餘上減七十九，小分上減十八，用干支名稱與其對應，并向外推一天，就是立春前土起作用的日子。在大餘不够減時可在大餘上加六十再減，小餘不够減時可在大餘上減一，小餘上加度法後再減。立夏、立冬求土起作用的日子都和上述方法相仿。

推算太陽位置的方法：將朔積日乘以度法，滿周天則減去周天，餘下的數除以度法，其商就是積度，餘數爲分。度從室宿二度起算，每經過一宿則減去其宿度，最後得到不滿一宿的值，將該宿算在內，就是正月朔夜半時太陽所在位置的度分數了。

求第二天：每天增加一度，經過室宿時需減去度分。

推算月亮位置的方法：將朔積日乘以月周，滿周天則減去周天，將餘下的數除以度法，其商

盡爲分，命度如前，正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

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一百三十三，大月加度三十五，分二百四十五，分滿度法成一度，命如前，次月朔月所在度及分也。

曆先月法：以十六除月行分爲大分，如所入遲疾加之，經室去度分。

推合朔月食術：置所求年積月，以會數一百六十乘之，以所入交會紀差二十二加之，滿會月去之，餘則其年正月朔去交分也。

求次月：以會數加之，滿會月去之。

求望：加合數。朔望去交分如合數以下，交限數以上，朔則交會，望則月食。

推入遲疾曆法：置所求年朔積分，所入遲疾差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五加之，滿通周去之，餘滿日法得一日，不盡爲日餘，命日算外，所求年正月朔入曆。

求次月：加一日，日餘七百三十四。

求望：加十四日，日餘五百七十五半。餘滿日法成一日，日滿二十七去之，除日餘如周日日餘，不足減，減一日，加周虛。日滿二十七而日餘不滿周日日餘，爲損。周日滿去之，爲入曆一日。

推合朔月食定大小餘法：以入曆日餘乘入曆下損益率，入一日，益二十五是也。以損益盈縮積分，值損則損之，值益則益之。爲定積分。以入曆日餘乘列差，滿日法盈減縮加差法，爲

爲積度，餘數爲分，將度用以上方法對應，即正月朔日夜半月亮位置的度和分。

求下一月：小月時在度數上加二十二，分上加一百三十三，大月時度上加三十五，分上加二百四十五，分滿度法則減去度法并在度上加一，用以上方法對應就得到下一月朔月亮位置的度、分。

曆法預推月亮實際位置的方法：將月亮運行的分數除以十六就是大分，將其加上相應的遲疾，經過室宿時需減去度分。

推算合朔、月食的方法：取需求的年份相應的積月數，乘以會數一百六十，加上相應紀的交會差二十二，滿會月則減去會月，餘數就是該年正月合朔與黄白交點相距的分數。

求下一月：將其加上會數，滿會月則減去會月。

求望：則加上合數。朔望時與黄白交點相距的分數如小於合數或大於交限數，朔日則發生交會，望時則發生月食。

推算在遲疾曆中相應日期的方法：取需求年份的朔積分，加上相應紀的遲疾差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五，滿通周則減去通周，所得餘數再除以日法，其商就是日數，餘數是日餘，將日數與遲疾曆中的日數對應再向外推一天就是需求年份正月朔日在遲疾曆中的日期。

求下一月：在日數上加一，日餘上加七百三十四。

求望：在日數上加十四，日餘上加五百七十五半。日餘滿日法則減去日法并在日數上進一，日數滿二十七則減去二十七并在日餘上也減去周日日餘，如果日餘不够減，則在日數上減一，日餘上加周虛。日數滿二十七但日餘比周日日餘小，就是損。等到滿周日日餘再減去，得到遲疾曆中的第一天。

推算合朔、月食的定大小餘的方法：將相應於遲疾曆中日期的損益率乘以日餘，如相應日期爲第一天，損益率就是益二十五。用來減或增相應的盈縮積分，逢到損則減，益則加。得到定積分。再用相應的列差乘以日餘，所得滿日法就減去日法

定差法。以除定積分，所得減加本朔望小餘，值盈則減，縮則加之。爲定小餘。加之滿日法，合朔月食進一日；減之不足減者，加日法而後減之，則退一日。值周日者，用周日定數。

推加時：以十二乘定小餘，滿日法得一辰，數從子起，算外，則朔望加時所在辰也。有餘者四之，滿日法得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又有餘者三之，滿日法得一爲强，半法以上排成一，不滿半法棄之。以强并少爲少强，并半爲半强，并太爲太强。得二者爲少弱，以并少爲半弱，以并半爲太弱，以并太爲一辰弱。以所在辰名之。

推合朔月食加時漏刻法：各以百刻乘定小餘，如日法而一，不盡什之，求分。先除夜漏之半，即晝漏加時刻及分也。晝漏盡，又入夜漏。在中節前後四日以還者，視限數。在中節前後五日以上者，視間限數。月食加時定小餘不滿限數、間數者，皆以算上爲日。

并在差法上按盈減縮加的原則增減一，得到定差法。將定積分除以定差法，所得用來減或加相應的朔、望小餘，逢到盈則減，逢到縮則加。這樣就得到定小餘。如果加後所得滿日法，則合朔、月食向前一天；減時如果不够減則加上日法後再減，合朔、月食則向後退一天。如果在遲疾曆中相應的日期是周日，則用周日的定數推算。

推算發生的時刻：將定小餘乘以十二，再除以日法，其商就是時辰數，從子時起算并向外推一時辰就是朔望發生的時辰。其餘數乘以四，再除以日法，如其商爲一則是少，爲二則是半，爲三則是太。得到的餘數再乘以三，除以日法，其商爲一者是强，比日法的一半大的也算爲一，比日法的一半小則捨棄。强與少合并則爲少强，與半合并爲半强，與太合并爲太强。得二强的是少弱，它與少合并爲半弱，與半合并爲太弱，與太合并爲一辰弱。均以其所在時辰的名稱來稱呼。

推算合朔、月食發生時的漏（原文爲“滿”，據校勘記改爲“漏”。——譯者注）刻數的方法：將定小餘乘以一百刻再除以日法，其商就是刻數，將其餘數乘以十，再除以日法得到分數。將其刻數和分數減去當時夜漏刻數的一半，其差爲相應於晝漏的刻數和分。如果晝漏在與其對應時已經結束了則要再由夜漏繼續與之對應。在中氣、節氣前後四天之内以限數作爲觀察標準，在中氣、節氣前後五天以上則以間限數作爲觀察標準。月食發生時刻的定小餘比限數、間數小的都按一天計。

	月行遲疾度	損益率	盈縮積分	列差	差法
一日	十四度十三分	益二十五	盈	二	二百六十
二日	十四度十一分	益二十三	盈萬八千八百	三	二百五十八
三日	十四度八分	益二十	盈三萬六千九十六	四	二百五十五
四日	十四度四分	益十六	盈五萬一千一百三十六	五	二百五十一
五日	十三度十八分	益十一	盈六萬三千一百六十八	五	二百四十六
六日	十三度十三分	益六	盈七萬一千四百四十	六	二百四十一

七日	十三度七分	益	盈七萬五千九百五十二	五	二百三十五
八日	十三度二分	損五	盈七萬五千九百五十二	四	二百三十
九日	十二度十七分	損九	盈七萬二千一百九十二	三	二百二十六
十日	十二度十四分	損十二	盈六萬五千四百二十四	三	二百二十三
十一日	十二度十一分	損十五	盈五萬六千四百	三	二百二十
十二日	十二度八分	損十八	盈四萬五千一百二十	二	二百一十七
十三日	十二度六分	損二十	盈三萬一千五百八十四	二	二百一十五
十四日	十二度四分	損二十二	盈一萬六千五百四十四	二	二百一十三
十五日	十二度二分	益二十四	縮	二	二百一十一
十六日	十二度四分	益二十二	縮一萬八千四十八	二	二百一十三
十七日	十二度六分	益二十	縮三萬四千五百九十二	三	二百一十五
十八日	十二度九分	益十七	縮四萬九千六百三十二	五	二百一十八
十九日	十二度十四分	益十二	縮六萬二千四百一十六	六	二百二十三
二十日	十三度一分	益六	縮七萬一千四百四十	六	二百二十九
二十一日	十三度七分	益	縮七萬五千九百五十二	五	二百三十五
二十二日	十三度十二分	損五	縮七萬五千九百五十二	四	二百四十
二十三日	十三度十六分	損九	縮七萬二千一百九十二	四	二百四十四
二十四日	十四度一分	損十三	縮六萬五千四百二十四	四	二百四十八
二十五日	十四度五分	損十七	縮五萬五千六百四十八	三	二百五十二
二十六日	十四度八分	損二十	縮四萬二千八百六十四	三	二百五十五
二十七日	十四度十一分	損二十三	縮二萬七千八百二十四	二	二百五十八
周日	十四度十三分	損二十五定	縮一萬五百二十八定備 九萬三		二百六十定 意差
	小分一百三	損二百二十四	千四百八		法二千三百九

推合朔度：以章歲乘朔小餘，滿通法爲大分，不盡爲小分。以大分從朔夜半日日分，滿度命如前，正月朔日月合朔所在共合度也。

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大分一百

推算合朔的位置：將朔小餘乘以章歲，除以通法，所得的商爲大分，餘數爲小分。將朔日夜半時太陽的度分加上大分，分滿度法用前述方法處理則得到正月朔日太陽、月亮合朔的共同位置的度數。

求下一月：在度上加二十九，大分上加一百

六十一，小分十四，小分滿通法從大分，大分滿度法從度，經室除度分。

六十一，小分加十四，小分滿通法則減去通法在大分上加一，大分滿度法則減去度法在度上加一，經過室宿時則要減去度分。

求望：加十四度，大分二百三十二，小分三十半。求望月所在度，加日度一百八十二，分一百八十九，小分二十三半。

求望：在度上加十四，大分上加二百三十二，小分上加三十半。求望時月所在度數，在太陽位置的度數上加一百八十二，大分上加一百八十九，小分上加二十三半。

二十四氣	日所在度	日中晷影	晝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	明中星
雨水	室一太强	八尺二寸二分	五十五分	四十九五分	觜一少强	尾十一强
驚蟄	壁一强	六尺七寸二分	五十二九分	四十七一分	井九半强	箕四少弱
春分	奎七少强	五尺三寸九分	五十五五分	四十四五分	井二十九半强	斗四弱
清明	婁六半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八	四十二	柳十二太	斗十四半
穀雨	胃九太弱	三尺二寸五分	六十三分	三十九七分	張十	斗二十五半
立夏	昴十一弱	二尺五寸	六十二三分	三十七七分	翼十太弱	女三少
小滿	畢十五少弱	一尺九寸七分	六十三九分	三十六一分	軫十弱	虛二弱
芒種	井三半弱	一尺六寸九分	六十四八分	三十五二分	角十太弱	危七弱
夏至	井十八	一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氐五少弱	室五少强
小暑	鬼一弱	一尺六寸九分	六十四八分	三十五二分	房四太弱	壁六太弱
大暑	柳十二弱	一尺九寸七分	六十三九分	三十六一分	尾八太弱	奎十二太弱
立秋	張五半强	二尺五寸	六十二三分	三十七七分	箕三	胃二太弱
處暑	翼二半	三尺二寸五分	六十三分	三十九七分	斗三半	昴七太弱
白露	翼十七太弱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八	四十二	斗十四半弱	畢十六半弱
秋分	軫十五	五尺三寸九分	五十五五分	四十四五分	斗二十五少强	井九少强
寒露	亢一少	六尺七寸二分	五十二九分	四十七一分	牛八半强	井二十九弱
霜降	氐七半	八尺二寸八分	五十五分	四十九五分	女十一半弱	柳十一半强
立冬	心二半弱	九尺九寸一分	四十八四分	五十一六分	危二弱	張八太弱
小雪	尾十二太强	一丈一尺三寸四分	四十六七分	五十三三分	危十三半强	翼八太强
大雪	箕十	一丈二尺四寸八分	四十五六分	五十四四分	室九半强	軫八少强
冬至	斗十四强	一丈三尺	四十五	五十五	壁八太强	角七少强
小寒	牛三半强	一丈二尺四寸八分	四十五六分	五十四四分	奎十五少	亢九
大寒	女十半强	一丈一尺三寸四分	四十六七分	五十三三分	胃四半强	氐十三太强
立春	危四	九尺九寸一分	四十八四分	五十一六分	昴九少	心四强

推五星法：

	合歲	合數	日度法	室分
木	三百四十四	三百一十五	九萬五千七百六十	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五
火	四百五十九	二百一十五	六萬五千三百六十	一萬六千一百二十五
土	三百八十三	三百七十	一十一萬二千四百八十	二萬七千七百五十
金	二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七	五萬七百六十八	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五
水	七十九	二百四十九	七萬五千六百九十六	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五

木後元丙戌，晉咸和元年，至元嘉二十年癸未，百十八年算上。

火後元乙亥，元嘉十二年，至元嘉二十年癸未，九年算上。

土後元甲戌，元嘉十一年，至元嘉二十年癸未，十年算上。

金後元甲申，晉太元九年，至元嘉二十年癸未，六十年算上。

水後元乙丑，元嘉二年，至元嘉二十年癸未，十九年算上。

推五星法：各設其元至所求年算上，以合數乘之，滿合歲爲積合，不盡曰合餘，多者以合數除之，得一，星合往年，得二，合前往年，不滿合數，其年。木、土、金則有往年合，火有前往年合，水一年三合或四合也。以合餘減合數爲度分，水度分滿合歲則去之也。以周天十一萬一千三十五乘度分，滿日度法爲積度，不盡曰度餘。命度以室二，算外，星合所在度也。以合數乘其年，内雨水小餘，并度餘爲日餘，滿日度法從積度爲日，命以雨水，算外，星合日也。

求星見日法：以法伏日及餘木則十六日及餘是也。加星合日及餘，滿日度法成一日，命如前，星見日也。

木星的後設曆元丙戌歲是晉咸和元年，到元嘉二十年癸未歲，包括該年有一百一十八年。

火星的後設曆元乙亥歲是元嘉十二年，到元嘉二十年癸未歲包括該年有九年。

土星的後設曆元甲戌歲是元嘉十一年，到元嘉二十年癸未歲包括該年有十年。

金星的後設曆元甲申歲是晉太元九年，到元嘉二十年癸未歲包括該年有六十年。

水星的後設曆元乙丑歲即元嘉二年，到元嘉二十年癸未歲包括該年有十九年。

推算五星的方法：分別取各行星的後設曆元到需推算的年份包括該年份在内的年數，乘以合數，再除以合歲，其商爲積合，餘數爲合餘，合餘大於合數的則除以合數，其商爲一則合在前一年，爲二則在前兩年，合餘不是合數則合就在該年内。木星、土星、金星都有在前一年合的情況，火星則有在前兩年合的情況，水星在一年中發生三、四次合。將合數減去合餘得到度分，水星的度分滿合歲則減去合歲。再將度分乘以周天十一萬一千零三十五，除以日度法，其商爲積度，餘數爲度餘。從室宿二度起算并向外推一度，就是行星合時位置的度數。將年數乘以合數，再加上雨水日的小餘和度餘而得到日餘，再除以日度法，其商加在積度上就得到日數，從雨水日開始對應并外推一天就是星合的日期。

求行星出現的日期的方法：將行星合時的日期和餘數加上行星合後觀察不到的日期及餘木星的相應值是十六日及餘。餘滿日度法則減去日度法在日期上加一，用前述的方法對應就得到行星出現的日期。

求星見度法：以法伏度及餘木則二度及餘是也。加星合度及餘，滿日度法成一度，命如前，所見度也。以星行分母木則二十三見也。乘見度餘，滿日度法得一，分乃日加所行分。木順日行四分。分滿其母成一度，逆順母不同，木逆分母七也。當各乘度餘，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書度，經室去分，不足減者，破全度。五星室分各異，若在行分，各依室分去之。

求行星出現時位置的方法：將行星合時位置的度數及餘加上合後觀察不到時所運行的度數及餘木星的相應值是兩度及餘。餘滿日度法則減去日度法并在度數上加一，用前述的方法對應就可得到行星出現時位置的度數。將行星出現時的度數及餘乘以行星運行速度的分母木星的相應分母是二十三。除以日度法，其商爲分，每天在分上加行星每天運行的分數。木星順行時每天運行四分。分數滿上述分母就減去它并在度上進一。逆行和順行時所用的分母不同，木星逆行時分母爲七。就要將度餘分別乘以相應的分母。留時沿用留前的數據，逆行時則每天減去行星在一天中運行的分數，觀察不到時則不列出行星位置的度數。經過室宿時則要減去室分。在減時如不够减則在度數上減一，在分上加分母後再減。五大行星的室分互不相同，相當於化爲運行的分數，分别按相應的室分減去即可。

木：初與日合，伏，十六日，日餘四萬一千七百八十，行二度，餘七萬七千八百四十七半，晨見東方。去日十三度半强。順，日行二十三分之四，一百一十五日行二十度。留，不行，二十六日而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又留二十六日。順，一百一十五日行二十度，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與日合。一終三百九十八日，日餘八萬三千五百六十，行星三十三度，餘五萬九千九百三十五。

木星：開始時與太陽合，觀察不到有十六天和日餘四萬一千七百八十，運行兩度及餘七萬七千八百四十七半後早晨在東方出現。與太陽相距十三度半强。順行，每天運行二十三分之四度，一百一十五天中運行了二十度。停留不動二十六天後而逆行，每天運行七分之一度，八十四天中後退了十二度。又停留二十六天。再順行，一百一十五天中運行二十度，黄昏時在西方不出現了，運行的日、度及餘與開始時的數據相同，後與太陽合。一終爲三百九十八天和日餘八萬三千五百六十，運行了三十三度和度餘五萬九千九百三十五。

火：初與日合，伏，七十一日，日餘二萬四千八百一十二半，行五十四度，度餘四萬九千四百三十，晨見東方。去日十六度半强。順，疾，日行七分之五，一百八日半行七十七度半。小遲，日行七分之四，一百二十六日行七十二度而大遲。日行七分之二，四十二日行十二度。留，不行，十二日而逆。日行十分之三，六十日退十八度。又留十二日。順，遲，四

火星：開始時與太陽合，觀察不到有七十一天和日餘二萬四千八百一十二半，運行了五十四度和度餘四萬九千四百三十後清晨在東方出現。與太陽相距十六度半强。順行，運動較快，每天運行七分之五度，一百零八天半中運行了七十七度半。運行稍慢，每天運行七分之四度，一百二十六天運行了七十二度而更慢。每天運行七分之二度，四十二天中運行了十二度。停留不動十二天後轉爲逆行，每天運行十分之三度，六十天中後退了十八度，又停留十二天。順行，較慢，四十

十二日行十二度。小疾，一百二十六日，行七十二度。一百八日半行七十七度半，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與日合。一終七百七十九日，日餘四萬九千六百二十五，行星四百一十四，度餘三萬三千五百。除一周，行星定四十九度，度餘一萬七千三百七十五。

土：初與日合，伏，十八日，日餘四千四百八十二半，行二度，度餘四萬六千八百四十七半，晨見東方。去日十五度半强，順，日行十二分之一，八十四日，行七度。留，不行，三十六日而逆。日行十七分之一，一百二日退六度。又留三十六日。順，八十四日行七度，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與日合。一終三百七十八日，日餘八千九百六十五，行星十二度，度餘九萬三千六百九十五。

金：初與日合，伏，四十一日，日餘四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半，行五十一度，度餘四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半，見西方。去日十度。順，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三，九十一日行一百十二度而小遲。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行一百五度。又大遲。日行十五分之十一，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留，不行，八日而逆。日行三分之二，九日退六度，伏西方。伏六日，退四度而與日合。又六日退四度，晨見東方。逆，九日退六度。又留八日。順，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小疾，九十一日行一百五度。大疾，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二度，晨伏東方，日度餘如初，與日合。一終五百八十三日，日餘四萬八千六百一。除一周，行星定二百一十八度，度餘三萬六千七十六。一合二百九十一日，餘四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半，行星如之。

二天中運行十二度，又稍快，一百二十六天中運行七十二度，一百零八天中運行七十七度半，黄昏時在西方不出現了，經過與開始時相同的天數、度數和餘後又再次與太陽合。一終有七百七十九天和日餘四萬九千六百二十五，運行了四百一十四度和度餘三萬三千五百。扣除一周天後實際位置移動了四十九度和度餘一萬七千三百七十五。

土星：開始時與太陽合，觀察不到有十八天和日餘四千四百八十二半，運行了兩度和度餘四萬六千八百四十七半，於清晨在東方出現。與太陽相距十五度半强，順行，每天運行十二分之一度，八十四天運行七度，停留不動三十六天而轉爲逆行，每天運行十七分之一度，一百零二天中後退了六度，又停留三十六天。順行，八十四天運行七度，黄昏時在西方不出現了，經過與開始時相同的天數、度數及餘又與太陽合。一終有三百七十八天和日餘八千九百六十五，運行了十二度和度餘九萬三千六百九十五。

金星：開始時與太陽合，觀察不到有四十一天和日餘四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半，運行了五十一度和度餘四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半在西方出現。與太陽相距十度。順行，運動較快，每天運行一又十三分之三度，九十一天運行了一百一十二度後稍慢。每天運行一又十三分之二度，九十一天中運行一百零五度後更慢。每天運行十五分之十一度，四十五天中運行三十三度。停留不動八天而轉爲逆行。每天運行三分之二度，九天後退了六度，在西方不出現了，經六天後退了四度與太陽合。再經過六天後退了四度於清晨出現在東方。逆行，九天中後退六度，再停留八天，又順行，四十五天中運行三十三度而稍快，九十一天運行一百零五度後又更快，九十一天運行一百一十二度，於清晨在東方不出現了。經過與開始時相同的天數、度數及餘後又和太陽合。一終有五百八十三天和日餘四萬八千六百零一。減去一個周天，金星運行了二百一十八度和度餘三萬六千零七十六。與太陽合一次有二百九十一天和日餘四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半，運行度數與此數值相同。

水：初與日合，伏，十七日，日餘七萬一千二百一十半，行三十四度，度餘七萬一千二百一十半，見西方。去日十七度。順，疾，日行一度三分之一，十八日行二十四度而遲。日行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留，不行，四日，夕伏西方。伏十一日，退六度，而與日合。又十一日退六度，而晨見東方。留四日。順，遲，七日行五度。疾，十八日行二十四度，晨伏東方，日度餘如初，與日合。一終一百一十五日，日餘六萬六千七百二十五，行星如之。一合五十七日，日餘七萬一千二百一十半，行星亦如之。盈加縮減，十六除月行分，日法除盈縮分，以減度分，盈加縮減。

水星：開始時與太陽合，觀察不到有十七天和日餘七萬一千二百一十半，運行了三十四度和度餘七萬一千二百一十半而在西方出現。與太陽相距十七度。順行，運行較快，每天運行一又三分之一度，十八天中運行了二十四度而運行較慢，每天運行七分之五度，七天中運行了五度。停留不動四天，於黄昏時在西方觀察不到了。後在十一天中後退了六度而與太陽合。又在十一天中後退了六度於清晨時在東方出現。停留四天後順行，速度較慢，七天中運行了五度。運行較快，十八天中運行了二十四度，清晨時在東方觀察不到了。經過與開始時相同的天數、度數及餘後又與太陽合。一終有一百一十五天和日餘六萬六千七百二十五，運行度數也與該數值相同。(以下文字與水星的運行動態無關，疑爲衍文。——譯者注）一合有五十七天和日餘七萬一千二百一十半，運行度數也與該數值相同。盈時加，縮時減，將月亮每天運行的分數除以十六，盈縮分除以日法，分别在度、分數上減去，盈時爲加，縮時爲減。

推卦：因雨水大小餘，加大餘六，小餘三百一十九，小餘滿三千六百四十八成日。日滿二十七日餘不足加减不加周虚。

推卦象：取雨水日大小餘，在大餘上加六，小餘上加三百一十九，小餘滿三千六百四十八就算一天。(以下文義難解，疑爲衍文且有脱誤。——譯者注）日數滿二十七，日餘不足加減，則不加周虚。

元嘉二十年，承天奏上尚書：“今既改用《元嘉曆》，漏刻與先不同，宜應改革。按《景初曆》春分日長，秋分日短，相承所用漏刻，冬至後晝漏率長於冬至前。且長短增減，進退無漸，非唯先法不精，亦各傳寫謬誤。今二至二分，各據其正。則至之前後，無復差異。更增損舊刻，參以晷影，删定爲經，改用二十五箭。請臺勒漏郎將考驗施用。”從之。

元嘉二十年，何承天將奏章呈到尚書：“現在既然改用《元嘉曆》，有關漏刻的規定與以前不同，應在使用中作相應的改變。《景初曆》中春分時晝長，秋分時晝短，按照其規定所用的漏刻則冬至後的晝漏均長於冬至以前，而且其長短也不是逐漸變化，這不祇是由於原來的方法不精確，也有在傳抄中的錯誤。現在的二至和二分都處於準確的位置，至日的前後就不再有差異。再對原有的刻數進行修改，以圭表的表影長度作爲參考，經過删改定爲經典。改用二十五支計時箭，請求命令漏郎將考校實行。”奏章得到了同意。

前世諸儒依圖緯云，月行有九道。故畫作九規，更相交錯，檢其行

前代許多學者根據圖緯説到月亮運行有九條軌道。故畫成九個互相交錯的圓，用來檢測月亮

次，遲疾换易，不得順度。劉向論九道云：“青道二出黄道東，白道二出黄道西，黑道二出北，赤道二出南。”又云：“立春、春分，東從青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秋白冬黑，各隨其方。”按日行黄道，陽路也，月者陰精，不由陽路，故或出其外，或入其内，出入去黄道不得過六度。入十三日有奇而出，出亦十三日有奇而入，凡二十七日而一入一出矣。交於黄道之上，與日相掩，則蝕焉。漢世劉洪推檢月行，作陰陽曆法。元嘉二十年，太祖使著作令史吴癸依洪法，制新術，令太史施用之。

運行的位置，其運行快慢的變化并不符合實際的度數。劉向談到九道時説：“兩條青道在黄道東，兩條白道在黄道西，兩條黑道在北，兩條赤道在南。”又説：“立春、春分，月亮在東沿青道運行；立夏、夏至，在南沿赤道。秋沿白道冬沿黑道，各在其方位上。”太陽在黄道上運行是陽路。月亮是陰氣的精華，不在陽路上，所以有時在其南有時在其北，在黄道南北的距離不超過六度。在黄道北十三天多而移向黄道南，在黄道南也十三天多而移向黄道北，總共二十七天而完成在黄道南北運動的一個過程。在與黄道相交時如遮掩了太陽則發生日食。漢代劉洪推算檢測月亮的運動，編制了一種陰陽曆法。元嘉二十年，宋太祖委派著作令史吴癸依據劉洪的方法，制定了新的推算方法，命令太史使用。

《元嘉曆》月行陰陽法：

陰陽曆

	損益率	兼數
一日	益十七	初
二日 前限餘六百六十五 微分一千七百三十八	益十六	十七
三日	益十五	三十三
四日	益十二	四十八
五日	益八	六十
六日	益四	六十八
七日	益一	七十二
八日	損二	七十三
九日	損六	七十一
十日	損十	六十五
十一日	損十三	五十五
十二日	損十五	四十二
十三日 後限餘二千一十九 微分一千七十九	損十六	二十七
分日 二千六百八十五半	損十六大 大者五千三百七十一 分之三千四百七十二	十一

曆周：五萬五千五百一十七半。
差率：一萬一百九十。

曆周：五萬五千五百一十七半。
差率：一萬零一百九十。

微分法：一千八百七十八。

推入陰陽曆術曰：以會月去入紀積月，餘以會數乘之，以所入紀交會差加之，周天乘之，滿微分法爲大分，不盡爲微分。大分滿周天去之，餘不滿曆周者爲入陽曆。滿去之，餘爲入陰曆。餘，皆如月周得一日，算外，所求年正月合朔入曆也。不盡爲日餘。

求次月：加二日，日餘一千三百三十一，微分一千五百九十八，如法成日，日滿十三去之，除日餘如分日。陰陽曆竟互入端，入曆在前限餘前，後限餘後者，月行中道。

求朔弦望定數：各置入遲疾曆盈縮定積分，以章歲乘之，差法除之，所得滿通法爲大分。不盡，以微分法乘之，如法爲微分。盈減縮加陰陽日餘，盈不足，以月周進退日而定，以定日餘乘損益率，如月周得一，以損益兼數，爲加時定數。

推夜半入曆：以差率乘朔小餘，如微分法得一，以減入曆餘，不足，加月周而減之，却一日，却得分日，加其分，半微分爲小分，即朔日夜半入曆曆餘小分也。

求次日：加一日，日餘十六，小分三百二十，小分如會月從餘，餘滿月周去之，又加一日。曆竟，下日餘滿分日去之，互入曆初也。不滿分日者，值之，加餘一千三百九十四，小

微分法：一千八百七十八。

推算在陰陽曆中相應日期的方法説：將在相應紀中的積月減去會月，最後得到的差乘以會數，再加上相應紀的交會差後乘以周天，所得再除以微分法，其商爲大分，餘數是微分，大分滿周天則減去周天，最後得到的餘如果小於曆周則月亮在陽曆中。（據“校勘記”在此補“滿去之，餘爲入陰曆”。——譯者注）如果滿曆周則減去曆周，所得的餘相應於月亮在陰曆中。將餘除以月周所得到的商爲日數，向外推算一天就是需求年份正月合朔時在陰陽曆中的日期。所得餘數就是日餘。

求下一月：在日數上加二，日餘上加一千三百三十一，微分上加一千五百九十八，用以上的方法就可得到日數。日數滿十三則減去十三并在日餘上減去分日的數據。陰曆和陽曆的端點分别在對方的範圍内，如果相應的數據在前限餘之前或後限餘之後的則月亮就在黄道上運行。

求朔、弦、望的定數：分别取相應於朔、弦、望在遲疾曆中的盈縮定積分，將其乘以章歲，再除以差法，所得再除以通法，其商就是大分，餘數乘以微分法再除以通法就得到微分。按盈減縮加的原則將其迭加在陰陽曆中的日餘上，如果超過或不够時用減去或加上月周并在日數上進或退一的方法確定，（下句按“校勘記”改爲：“以定日餘乘損益率，如月周得一，以損益兼數。”——譯者注）將損益率乘以定日餘，再除以月周，所得在兼數上減去或增加就得到加時定數。

推算夜半在陰陽曆中的相應日期：將朔小餘乘以差率，除以微分法，所得的合朔在陰陽曆相應日期的餘中減去，如不够減，加上月周後再減且在日數上退後一天，如果退一天是分日則應是加上相應的分，微分數的一半是小分數，就得朔日夜半在陰陽曆中的曆餘和小分。

求第二天：日數上加一，日餘上加十六，小分上加三百二十，小分滿會月則減去會月在日餘上加一，日餘滿月周則減去月周在日數上加一。如逢陰陽曆結束，其下日餘滿分日則減去，使陰、陽曆分别進入對方的曆初。如不滿分日則相

分七百八十九半，爲入次曆。

應日期就在分日，在日餘上加一千三百九十四、小分上加七百八十九半後進入下一曆。

求夜半定日：以朔小餘減入遲疾曆日餘，不足一日，却得周日，加餘四百一十七，即月夜半入曆日及餘也。以日餘乘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爲定積分。滿通法爲大分，不盡以會月乘之，如法爲小分，以盈加縮減入陰陽日餘，盈不足進退日而定也。以定日餘乘損益率，如月周，以損益兼數，爲夜半定數。

求夜半定日：將在遲疾曆中相應的日餘減去朔小餘，如不够減則退後一天，（原文爲“不足一日”，依上下文宜改爲“不足減却一日”。——譯者注）退一天如是周日則應是在日餘上加四百一十七，就是朔日夜半在遲疾曆中相應的日數和餘。（原文爲“即月夜半入曆日及餘也”，“月”似爲“朔日”爲宜，故改之。——譯者注）將損益率乘以日餘用來減或增盈縮積分，得到定積分。定積分除以通法，其商爲大分，餘數乘以會月，除以通法就得到小分。依盈加縮減的原則將其與在陰陽曆中的日餘合并，超過通法或不够減時則通過在日數上進退一天的方法來解決。將損益率乘以定日餘，再除以月周，并在兼數中減去或加上所得到的商就是夜半定數。

求昏明數：以損益率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爲明，以減損益率爲昏，而以損益夜半數爲昏明定數也。

求昏明數：將最接近的節氣的夜漏刻乘以損益率，除以二百，所得與明相應，在損益率中減去所得就與昏相應，用它們分别去減小或加大夜半數就得到昏明定數。

求月去黄道度：置加時若昏明定數，以十二除之爲度，其餘三而一爲少，不盡爲强，二少弱也。所得爲月去黄道度。

求月亮與黄道的角距離：取時刻的數值與昏明定數相同，將其除以十二就得到度數，（以下“其餘三而一爲少，不盡爲强，二少弱也”似有脱文，應爲“其餘以三除之，得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不盡一爲强，二少弱也”——譯者注）其餘數除以三，得一者爲少，二爲半，三爲太。後來的餘數是一則是强，是二則是少弱。這就得到月亮與黄道相距的度數。

大明六年，南徐州從事史祖冲之上表曰：

古曆疏舛，頗不精密，群氏糾紛，莫審其要。何承天所奏，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睹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影，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乖失，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準。臣生屬聖辰，逮在昌

大明六年，南徐州從事史祖冲之呈上表章説：

古代曆法粗疏，很不精密，各曆法争來論去，都看不清其中的主旨。何承天上奏中包含有改革曆法的意向，但所采用的方法簡單粗略，現已有較大誤差。以我的校驗，它有三方面的差錯：太陽、月亮的位置有三度的明顯誤差；冬、夏至圭表影長差不多差了一天；五大行星的出現與不出現日期的偏差達到四十天，其停留、逆行和位置的前後變化有時有兩宿的偏離。分、至日期不準確會

運，敢率愚瞽，更創新曆。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

引起節氣和閏月的設置上的偏差，宿度與實際天象不符則造成天文觀測没有了標準。我生在聖明的時代，國運昌盛，冒昧地以自已的蠢笨和不善觀察，創制了新曆法。慎重地列出了兩種改變意向和三項設立的規定。

改易者，其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爲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曆紀屢遷，實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却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漢代之初，即用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曆》，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一。晋時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并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曆舛。乖謬既著，輒應改制，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却檢漢注，并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

關於改變，一是在以前曆法中一章十九年設置七個閏月，這比實際應置閏月數多，經過二百年就要相差一天。節氣和閏月不準確就應改變規定，曆法核心内容經常改變就由此引起。現在改變了章的規定，三百九十一年中設置一百四十四個閏月。使曆法推算到古代能與周、漢時符合，對以後長期使用也就不再出現偏差而需改動了。二是《堯典》中說："白晝短、黄昏時昴星在正南方天空中，確定冬季之中間一個月。"據此推算，唐堯時的冬至太陽在現今位置左邊五十多度。漢初使用秦代曆法，冬至時太陽在牛宿六度。漢武帝時改用《太初曆》，冬至太陽在牛宿開始處。東漢《四分曆》，冬至太陽在斗宿二十一度。晋代姜岌用月食來檢測太陽位置，知道冬至時太陽在斗宿十七度。現在以中星作爲參考，用月食來進行考校，冬至時太陽在斗宿十一度。總的看來，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内太陽位置差了兩度。以前曆法中都把冬至時太陽放在一個不變的位置上，天文數據已不準確，日月五星的位置也就逐漸與曆法有差異。當差異顯著時就要作相應的修改，但這也衹能做到暫時的符合，不能保持長久，曆法的不斷修改這又是一個原因。現在使冬至時太陽位置每年稍有改變，用來驗證漢代的記載，都是周密相符的，對於以後的長期使用，也就無須經常改動。

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爲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斗氣之端，虛爲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

再談設立的規定，一是以子作爲十二辰的開始，其位置在正北，爻應是初九，斗氣的開始，虛宿是北方各宿的中心，元氣的起始應以此爲宜。從前學者虞喜對其道理已講得很完備。現在曆法上元時太陽位置以虛宿一度作爲起始點。二是日期的名稱以甲子爲

爲先，曆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黄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曆中衆條，并應以此爲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并置差，裁合朔氣而已。條序紛互，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則合璧之曜，信而有徵，連珠之暉，於是乎在，群流共源，實精古法。

最早，曆法中設立的上元也應在甲子歲。從黄帝以來各朝代所用曆法有十一種，其上元的年代没有是這一名稱的。現在曆法的上元是甲子歲。三是曆法中的各種推算都應該以上元之年作爲開始，但《景初曆》的交會和月行遲疾的推算起始曆元是有偏差的。而何承天的曆法中推算日月五星的運行則分别有各自的曆元，交會和月行遲疾也都有偏差，僅與朔、節氣符合而已。條款的次序紛雜，比古人的想法還差。現規定，日月五星的交會和運行快慢都以上元年份的年首作爲起始點。這樣日月合璧的説法就有證據而可信了，五星連珠的現象也就存在了。各種推算都同出一源，這比古時的曆法確實優越。

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效，縣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深練始終，大存整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爲體，非細不密。臣是用深惜毫厘，以全求妙之準，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制。非爲思而莫悟，知而不改也。竊恐贊有然否，每崇遠而隨近，論有是非，或貴耳而遺目。所以竭其管穴，俯洗同異之嫌，披心日月，仰希葵藿之照。若臣所上，萬一可采，伏願頒宣群司，賜垂詳究，庶陳錙銖，少增盛典。

有確定的形狀可以測量，有實際的效果可引爲證據，天象顯明，用圭表測量表影長度的變化可以推算，運動的氣幽深精妙，用律管來觀察它不會發生差錯。現在我建立的曆法，簡易以取得信用，但自始至終深入精練，總體上完整嚴密，用新的内容來替代陳舊的，有簡約之處也有詳盡的叙述。簡約之處是道理不怕受到非難，詳盡叙述的用意是指出它不是荒謬的。指的是什麼呢？紀、閏的數據大小不一，數字都包含分，分的大小是不細密的。我這樣做是珍惜毫、厘這樣的小單位以保證推求的準確性，從而在小誤差不斷積累的情况下也能保持長時間不變。這不是通過思考仍没有認識，而是知道了却不作改變。我考慮到評論會有贊成或否定，常常是推重疏遠者或順從親近的人，也可能是聽信傳聞而不相信親眼所見，所以就盡自己狹小的見識來消除持不同態度者之間的距離，袒露心腹，希冀得到關懷照顧。如果我所説的有可取之處，懇請頒布到有關部門進行詳細研究，有幸把這微薄的認識公布出來，也能給豐富的典章中再增加一點内容。

《大明曆法》

上元甲子至宋大明七年癸卯，五萬一千九百三十九年算外。

從上元甲子年到宋大明七年癸卯歲，共有五萬一千九百三十九年，外推一年。

元法：五十九萬二千三百六十五。

紀法：三萬九千四百九十一。

章歲：三百九十一。

章月：四千八百三十六。

章閏：一百四十四。

閏法：十二。

月法：十一萬六千三百二十一。

日法：三千九百三十九。

餘數：二十萬七千四十四。

歲餘：九千五百八十九。

没分：三百六十萬五千九百五十一。

没法：五萬一千七百六十一。

周天：一千四百四十二萬四千六百六十四。

虛分：萬四百四十九。

行分法：二十三。

小分法：一千七百一十七。

通周：七十二萬六千八百一十。

會周：七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七。

通法：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七。

差率：三十九。

推朔術：置入上元年數，算外，以章月乘之，滿章歲爲積月，不盡爲閏餘。閏餘二百四十七以上，其年有閏。以月法乘積月，滿日法爲積日，不盡爲小餘。六旬去積日，不盡爲大餘。大餘命以甲子，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也。小餘千八百四十九以上，其月大。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九十，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大餘滿六旬去之，命如前，次月朔也。

求弦望：加朔大餘七，小餘千五

元法：五十九萬二千三百六十五。

紀法：三萬九千四百九十一。

章歲：三百九十一。

章月：四千八百三十六。

章閏：一百四十四。

閏法：十二。

月法：十一萬六千三百二十一。

日法：三千九百三十九。

餘數：二十萬七千零四十四。

歲餘：九千五百八十九。

没分：三百六十萬五千九百五十一。

没法：五萬一千七百六十一。

周天：一千四百四十二萬四千六百六十四。

虛分：一萬零四百四十九。

行分法：二十三。

小分法：一千七百一十七。

通周：七十二萬六千八百一十。

會周：七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七。

通法：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七。

差率：三十九。

推合朔的方法：取從上元以來的年數，向外推一年，將其乘以章月，再除以章歲，其商爲積月，餘數是閏餘。閏餘大於二百四十七則該年置閏。將積月乘以月法再除以日法，其商爲積日，餘數爲小餘。積日滿六十就減去六十，餘下的就是大餘。將大餘與干支名稱對應并向外推一天就是所求年與周正對應的十一月朔日。小餘大於一千八百四十九則該月月大。

求下一月，在大餘上加二十九，小餘上加二千零九十，小餘滿日法則減去日法并在大餘上加一，大餘滿六十則減去六十，用前述方法對應就可得下一月的朔日。

求上、下弦和望：在朔大餘上加七，小餘上

百七，小分一，小分滿四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上弦日也。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又加得後月朔也。

加一千五百零七和一小分，小分滿四則減去四并在小餘上進一，小餘滿日法則減去日法并在大餘上進一，用前述方法對應就得到上弦日。依同樣的方法再加就得到望日，再加又得下弦日，再加就是下一月的朔日。

推閏術：以閏餘減章歲，餘滿閏法得一月，命以天正，算外，閏所在也。閏有進退，以無中氣爲正。

推算閏月的方法：將章歲減去閏餘，其差除以閏法就得到月數，從周正起算并外推一月，就是閏月的月份。閏月有前有後，以没有中氣作爲標準。

推二十四氣術：置入上元年數，算外，以餘數乘之，滿紀法爲積日，不盡爲小餘。六旬去積日，不盡爲大餘。大餘命以甲子，算外，天正十一月冬至日也。

推算二十四節氣的方法：取從上元以來的年數，向外推一年，將其乘以餘數，再除以紀法，其商就是積日，餘數就是小餘。積日滿六十則減去六十，餘下的數就是大餘，用干支名稱與其對應并向外推一天就是與周正對應的十一月冬至日。

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八千六百二十六，小分五，小分滿六從小餘，小餘滿紀法從大餘，命如前，次氣日也。

求下一節氣：在大餘上加十五，小餘上加八千六百二十六和五小分，小分滿六則減去六并在小餘上加一，小餘滿紀法則減去紀法并在大餘上加一，用前述方法對應就得到下一節氣日。

求土用事：加冬至大餘二十七，小餘萬五千五百二十八，季冬土用事日也。又加大餘九十一，小餘萬二千二百七十，次土用事日也。

求土起作用的日期：在冬至日的大餘上加二十七，小餘上加一萬五千五百二十八，就得到冬季後期土起作用的日子。在大餘上加九十一，小餘上加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就得到下一個土起作用的日子。

推没術：以九十乘冬至小餘，以減没分，滿没法爲日，不盡爲日餘，命日以冬至，算外，没日也。

推算没日的方法：將冬至日的小餘乘以九十，用没分減去所得乘積，其差除以没法，其商爲日數，餘數爲日餘，從冬至日起算，向外推算一天就得到没日。

求次没：加日六十九，日餘三萬四千四百四十二，餘滿没法從日，次没日也。日餘盡爲滅。

求下一個没日：日數上加六十九，日餘上加三萬四千四百四十二，日餘滿没法則減去没法在日數上加一，就是下一個没日。日餘正好爲零時就是滅日了。

推日所在度術：以紀法乘朔積日爲度實，周天去之，餘滿紀法爲積度，不盡爲度餘，命以虚一，次宿除之，算外，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也。

推算太陽位置的方法：將朔積日乘以紀法就得到度實，度實滿周天則減去周天，所得餘數再除以紀法，其商就是積度，餘數是度餘，從虚宿一度起算，每經過一宿則減去該宿的宿度，最後所得再向外推算一度就是周正所對應的十一月朔日夜半時太陽所在的度數。

求次月：大月加度三十，小月加

求下一月：大月在度數上加三十，小月則加

度二十九，入虚去度分。

二十九，經過虚宿則减去虚宿的度分數。

求行分：以小分法除度餘，所得爲行分，不盡爲小分。小分滿法從行分，行分滿法從度。

求行分：將度餘除以小分法就得到行分，其餘數爲小分，小分滿小分法則减去小分法并在行分上進一，行分滿行分法則减去行分法後在度數上進一。

求次日：加一度。入虚去行分六，小分百四十七。

求第二天：在度數上加一。經過虚宿時在行分上减六，小分上减一百四十七。

推月所在度術：以朔小餘乘百二十四爲度餘。又以朔小餘乘八百六十爲微分。微分滿月法從度餘，度餘滿紀法爲度，以减朔夜半日所在，則月所在度。

求月亮位置的方法：將朔小餘乘一百二十四就得到度餘。又將朔小餘乘八百六十得到微分。微分滿月法則减去月法在度餘上進一，度餘滿紀法則减去紀法并在度數上進一，將朔日夜半太陽位置减去所得度、度餘、微分就得到月亮的位置。

求次月：大月加度三十五，度餘三萬一千八百三十四，微分七萬七千九百六十七，小月加度二十二，度餘萬七千二百六十一，微分六萬三千七百三十六，入虚去度分也。

求下一月：大月則在度數上加三十五，度餘上加三萬一千八百三十四，微分上加七萬七千九百六十七，小月則在度數上加二十二，度餘上加一萬七千二百六十一，微分上加六萬三千七百三十六，經過虚宿時則减去虚宿的度分數。

遲疾曆：

	月行度	損益率	盈縮積分	差法
一日	十四行分十三	益七十	盈初	五千三百四
二日	十四十一	益六十五	盈百八十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六	五千二百七十
三日	十四八	益五十七	盈三百五十五萬七百六	五千二百一十九
四日	十四四	益四十七	盈五百五萬八千二百八	五千一百五十一
五日	十三二十二	益三十四	盈六百二十九萬七千八百五十七	五千六十六
六日	十三十七	益二十二	盈七百二十萬二千六百九十一	四千九百八十一
七日	十三十一	益六	盈七百七十七萬二千七百一十	四千八百七十九
八日	十三五	損九	盈七百九十四萬九百五十二	四千七百七十七
九日	十二二十二	損二十四	盈七百七十萬七千四百一十五	四千六百七十五
十日	十二十六	損三十九	盈七百七萬二千一百	四千五百七十三
十一日	十二十一	損五十二	盈六百三萬五千七	四千四百八十八
十二日	十二八	損六十	盈四百六十六萬三千一百	四千四百三十七
十三日	十二六	損六十五	盈三百九萬三百三	四千四百三
十四日	十二四	損七十	盈百三十八萬三千五百八十	四千三百六十九
十五日	十二五	益六十七	縮四十五萬七千六十九	四千三百八十六
十六日	十二七	益六十二	縮二百二十三萬七百五十五	四千四百二十
十七日	十二十	益五十五	縮三百八十七萬五百一十四	四千四百七十一

十八日	十二十四	益四十四	縮五百三十萬九千三百八十五	四千五百三十九
十九日	十二十九	益三十二	縮六百四十八萬四百四	四千六百二十四
二十日	十三一	益十九	縮七百三十一萬六千六百八	四千七百九
二十一日	十三七	益四	縮七百八十一萬七千九百九十六	四千八百一十一
二十二日	十三十三	損十一	縮七百九十一萬七千六百七	四千九百一十三
二十三日	十三十九	損二十七	縮七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四十	五千一十五
二十四日	十四一	損三十九	縮六百九十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五	五千一百
二十五日	十四六	損五十二	縮五百八十七萬二千七百三十五	五千一百八十五
二十六日	十四十	損六十二	縮四百四十九萬九千一百五十九	五千二百五十三
二十七日	十四十二	損六十七	縮二百八十五萬七千七百三十二	五千二百八十七
二十八日	十四十四	損七十四	縮百八萬二千三百七十九	五千三百二十一

推入遲疾曆術：以通法乘朔積日爲通實，通周去之，餘滿通法爲日，不盡爲日餘。命日算外，天正十一月朔夜半入曆日也。

推算在遲疾曆中相應日期的方法：將朔積日乘以通法所得爲通實，如滿通周則減去通周，餘下來的數除以通法，其商爲日數，餘數爲日餘，將日數與遲疾曆中的日序對應并向外推一天就是與周正對應的十一月朔夜半在遲疾曆中的日期。

求次月：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日餘皆萬一千七百四十六。曆滿二十七日，日餘萬四千六百三十一，則去之。

求次日：加一日。

求日所在定度：以夜半入曆日餘乘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如差率而一，所得滿紀法爲度，不盡爲度餘，以盈加縮減平行度及餘爲定度。益之或滿法，損之或不足，以紀法進退。求度行分如上法。求次日，如所入遲疾加之，虛去分如上法。

求下一月：在日數上大月加二，小月加一，日餘上都加一萬一千七百四十六。日數滿二十七且日餘滿一萬四千六百三十一，則在日數、日餘上分別減去相應的數。

求第二天：在日數上加一。

求月亮位置的定度（原文爲“求日所在定度”，因下文中涉及遲疾曆的運算，是用於推算月亮位置的，依曆理改爲“求月所在定度”——譯者注）：將損益率乘以夜半在遲疾曆中相應日期的日餘，在盈縮積分上減去或增加所得之積，再除以差率，所得再除以紀法，得到的商爲度數，餘數爲度餘。按照盈加縮減的原則在月亮的平行度和餘上進行增減就得到定度。在增時餘如滿紀法則減去紀法并在度上進一，減時如餘不够減則在度上退一後加上紀法再減。推算度和行分和上面談過的方法相同。求下一天，加上在遲疾曆中的相應數據，經過虛宿時需減去相應的分和上述的方法相同。

陰陽曆：

	損益率	兼數
一日	益十六	初
二日	益十五	十六

三日	益十四	三十一
四日	益十二	四十五
五日	益九	五十七
六日	益五	六十六
七日	益一	七十一
八日	損二	七十二
九日	損六	七十
十日	損十	六十四
十一日	損十三	五十四
十二日	損十五	四十一
十三日	損十六	二十六
十四日	損十六	十

推入陰陽曆術：置通實以會周去之，不滿交數三十五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半爲朔入陽曆分，滿去之，爲朔入陰曆分。各滿通法得一日，不盡爲日餘，命日算外，天正十一月朔夜半入曆日也。

求次月：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日餘皆二萬七百七十九。曆滿十三日，日餘萬五千九百八十七半則去之。陽竟入陰，陰竟入陽。

求次日：加一日。

求朔望差：以二千二十九乘朔小餘，滿三百三爲日餘，不盡倍之爲小分，則朔差數也。加一十四日，日餘二萬一百八十六，小分百二十五，小分滿六百六從日餘，日餘滿通法爲日，即望差數也。又加之，後月朔也。

求合朔月食：置朔望夜半入陰陽曆日及餘，有半者去之，置小分三百三，以差數加之，小分滿六百六從日餘，日餘滿通法從日，日滿一曆去之。命日算外，則朔望加時入曆也。

推算在陰陽曆中日期的方法：通實滿會周就減去會周，餘下之數如小於交數三十五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半就是朔日在陽曆中的分，如滿交數則減去交數，就得朔日在陰曆中的分。將分都除以通法就可得日數，其餘數爲日餘，將日數與陰陽曆中的日數對應并推外一天，就是與周正相對應的十一月朔日夜半在陰陽曆中的日期。

求下一月：在日數上大月加二，小月加一，日餘均加二萬零七百七十九。日數滿十三且日餘滿一萬五千九百八十七半則在日數和日餘上分别減去該值。如果原在的陽曆結束則進入陰曆，原在的陰曆結束則進入陽曆。

求下一天：在日數上加一。

求朔差、望差：將朔小餘乘以二千零二十九，再除以三百零三，其商爲日餘，其餘數加倍就是小分，這就是朔差數。在日數上加十四，日餘上加二萬零一百八十六，小分加一百二十五，小分滿六百零六則減去六百零六且在日餘上進一，日餘滿通法則減去通法後在日數上進一，就是望差數。依法再加就得下月的朔差。

求合朔、月食：取朔、望夜半在陰陽曆中相應日期和日餘，日餘尾數有半的將半去掉，改用小分三百零三，將其加上差數，小分滿六百零六則減去六百零六并在日餘上進一，日餘滿通法的則減去通法且在日數上進一，日數滿陰陽曆長則

朔望加時入曆一日，日餘四千一百九十八，小分四百二十八以下，十二日，日餘萬一千七百八十八，小分四百八十一以上，朔則交會，望則月食。

減去陰陽曆長，將其與陰陽曆中的日期對應并外推一天就是朔、望時刻在陰陽曆中的日期。如該日期是一日且其日餘和小分數小於四千一百九十八、四百二十八的或者日期是十二日且其日餘和小分數大於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八、四百八十一的則朔時發生交會，望時發生月食。

求合朔月食定大小餘：令差數日餘加夜半入遲疾曆餘，日餘滿通法從日，則朔望加時入曆也。以入曆餘乘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如差法而一，以盈減縮加本朔望小餘，爲定小餘。益之或滿法，損之或不足，以日法進退日。

求合朔、月食的定大小餘：將夜半在遲疾曆中相應日期的日餘加上差數日餘，日餘滿通法則減去通法在日上進一，就是朔、望時在遲疾曆中對應的日期。以損益率乘以在遲疾曆中的日餘，在盈縮積分上減或加由此得到的積後再除以差法，其商依盈減縮加的原則在本朔、望小餘上減或加，就得到定小餘。加時如滿日法則減去日法并在日上進一，減時如不够減則在日上退一後加上日法再減。

求合朔月食加時：以十二乘定小餘，滿日法得一辰，命以子，算外，加時所在辰也。有餘者四之，滿日法得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又有餘者三之，滿日法得一爲强，以强并少爲少强，并半爲半强，并太爲太强。得二者爲少弱，以并少爲半弱，并半爲太弱，并太爲一辰弱，以前辰名之。

求合朔、月食的時刻：將定小餘乘以十二，除以日法，其商就是時辰數，從子時開始對應并向外推一時辰就是相應時刻的時辰。如有餘數則將其乘以四，再除以日法，得到一是少，二是半，三是太。如依然還有餘數則將其乘以三，再除以日法，得一者是强，强與少合并爲少强，與半合并爲半强，與太合并是太强。得二者是少弱，它與少合并是半弱，與半合并爲太弱，與太合并爲一時辰弱，以下以一時辰來稱呼。（原文爲："得二者爲少弱，以并太爲辰弱，以前辰名之。"依校勘記改。"前辰"似爲"次辰"之誤。——譯者注）

求月去日道度：置入陰陽曆餘乘損益率，如通法而一，以損益兼數爲定數，定數十二而一爲度，不盡三而一，爲少、半、太。又不盡者，一爲强，二爲少弱，則月去日道數也。陽曆在表，陰曆在裏。

求月亮與黄道的角距離：將損益率乘以在陰陽曆中的日餘，再除以通法，在兼數上減少或增加得到的商就得到定數。（原文爲"定"，脱一"數"字，據下文改爲"定數"——譯者注）將定數除以十二，其商爲度數，餘數除以三，得一者爲少，二爲半，三爲太。如仍有餘數則一爲强，二爲少弱，所得就是月亮與黄道的角距離。在陽曆時月亮在黄道南，陰曆時則在黄道北。

二十四氣	日中影	晝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度	明中星度
冬至	一丈三尺	四十五	五十五	八十二行分二十一	二百八十三行分八
小寒	一丈二尺四寸三分	四十五六	五十四四	八十四	二百八十二六

大寒	一丈一尺二寸	四十六七	五十三三	八十六一	二百八十五
立春	九尺八寸	四十八四	五十一六	八十九三	二百七十七三
雨水	八尺一寸七分	五十五	四十九五	九十三	二百七十三六
驚蟄	六尺六寸七分	五十二九	四十七一	九十七九	二百六十八二十
春分	五尺三寸七分	五十五五	四十四五	百二三	二百六十四三
清明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八一	四十一九	百六二十一	二百五十九八
穀雨	三尺二寸六分	六十四	三十九六	百一十一三	二百五十五三
立夏	二尺五寸三分	六十二四	三十七六	百一十四十八	二百五十一十一
小滿	一尺九寸九分	六十三九	三十六一	百一十七十二	二百四十八十七
芒種	一尺六寸九分	六十四八	三十五二	百一十九四	二百四十七二
夏至	一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百一十九十二	二百四十六十七
小暑	一尺六寸九分	六十四八	三十五二	百一十九四	二百四十七二
大暑	一尺九寸九分	六十三九	三十六一	百一十七十二	二百四十八十七
立秋	二尺五寸三分	六十二四	三十七六	百一十四十八	二百五十一十一
處暑	三尺二寸六分	六十四	三十九六	百一十一三	二百五十五三
白露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八一	四十一九	百六二十一	二百五十九八
秋分	五尺三寸七分	五十五五	四十四五	百二三	二百六十四三
寒露	六尺六寸七分	五十二九	四十七一	九十七九	二百六十八二十
霜降	八尺一寸七分	五十五	四十九五	九十三	二百七十三六
立冬	九尺八寸	四十八四	五十一六	八十九三	二百七十七三
小雪	一丈一尺二寸	四十六七	五十三三	八十六一	二百八十五
大雪	一丈二尺四寸三分	四十五六	五十四四	八十四	二百八十二六

求昏明中星：各以度數加夜半日所在，則中星度也。

推五星術

木率：千五百七十五萬三千八十二。

火率：三千八十萬四千一百九十六。

土率：千四百九十三萬三百五十四。

金率：二千三百六萬一十四。

水率：四百五十七萬六千二百四。

推五星術：置度實各以率去之，餘以減率，其餘如紀法而一，爲入歲日，不盡爲日餘。命以天正朔，算外，星合日。

求昏、明中星：分别將昏、明中星度數加在夜半時太陽位置上就可得到中星的度數。

推五星的方法

木率：一千五百七十五萬三千零八十二。

火率：三千零八十萬四千一百九十六。

土率：一千四百九十三萬零三百五十四。

金率：二千三百零六萬零一十四。

水率：四百五十七萬六千二百零四。

推五星的方法：將度實分别逐次減去相應行星的率，再將該率減去最後餘下的數，其差除以紀法，商即爲在相應年中的日數，其餘數爲日餘。從周正的朔日開始對應，推外一天就是行星

發生合的日期。

求星合度：以入歲日及餘從天正朔日積度及餘，滿紀法從度，滿三百六十餘度分則去之，命以虛一，算外，星合所在度也。

求星合時的位置：將與周正對應的朔日的積度和餘分別加上行星在相應年中的日數和日餘，餘滿紀法則減去紀法并在度數上進一，（原文爲“滿紀法從度”，前脱一“餘”字，據曆理補。——譯者注）度數滿三百六十多度及分則減去該值，（原文句首脱一“度”字，據曆理補。——譯者注）從虛宿一度開始對應并向外推算一度就是星合時位置。

求星見日術：以伏日及餘，加星合日及餘，餘滿紀法從日，命如前，見日也。

求行星出現日期的方法：將行星發生合的日期和日餘加上它合後仍然不出現的天數和餘，餘如滿紀法則減去紀法在日數上進一，用前述的方法對應就得到行星出現的日期。

求星見度術：以伏度及餘，加星合度及餘，餘滿紀法從度，入虛去度分，命如前，星見度也。

求行星出現時位置的方法：將行星合時位置的度數及餘加上它在合後不出現的時間内所運行的度數及餘，餘滿紀法則減去紀法并在度上進一，經過虛宿時要減去虛宿的度分數，用前述的方法對應就可得到行星出現時的位置。

行五星法：以小分法除度餘，所得爲行分，不盡爲小分，及日加所行分滿行分法從度，留者因前，逆則減之，伏不書度。從行入虛，去行分六，小分百四十七；逆行出虛，則加之。

五星運行情況推算法：將度餘除以小分法，商爲行分，餘數仍爲小分，每天加上行星所行的分數，（原文此脱“行分”，據曆理補——譯者注）行分滿行分法則減去行分法且在度上進一，停留不動時沿襲此前的數據，逆行時則減去行星所行的分數，不出現時則不列出位置數據。順行時進入虛宿則在行分上減去六，小分上減一百四十七，逆行時走出虛宿則要加。

木：初與日合，伏，十六日，餘萬七千八百三十二，行二度，度餘三萬七千五百四，晨見東方。從，日行四分，百一十二日，行十九度十一分。留二十八日。逆，日行三分，八十六日，退十一度五分。又留二十八日。從，日行四分，百一十二日，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一終，三百九十八日，日餘三萬五千六百六十四，行三十三度，度餘二萬五千二百一十五。

木星：開始時與太陽合，後不出現有十六天和日餘一萬七千八百三十二，運行了兩度和度餘三萬七千五百零四，清晨出現於東方。順行，每天運行四分，運行了一百一十二天，運行了十九度十一分。停留不動二十八天後逆行，每天運行三分，共八十六天，後退了十一度五分。又停留二十八天，再順行，每天運行四分，共一百一十二天，黄昏時在西方不出現，其後經過的天數、度數及餘與開始時相同。一終有三百九十八天和日餘三萬五千六百六十四，運行了三十三度和度餘二萬五千二百一十五。

火：初與日合，伏，七十二日，日餘六百八，行五十五度，度餘二萬八千八百六十五，晨見東方。從，

火星：開始時與太陽合，不出現有七十二天和日餘六百零八，運行了五十五度和度餘二萬八千八百六十五，於清晨在東方出現。順行，較

疾，日行十七分，九十二日，行六十八度。小遲，日行十四分，九十二日，行五十六度。大遲，日行九分，九十二日，行三十六度。留十日。逆，日行六分，六十四日，退十六度十六分。又留十日。從，遲，日行九分，九十二日。小疾，日行十四分，九十二日。大疾，日行十七分，九十二日，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一終，七百八十日，日餘千二百一十六，行四百一十四度，度餘三萬二百五十八。除一周，定行四十九度，度餘萬九千八百九。

土：初與日合，伏，十七日，日餘千三百七十八，行一度，度餘萬九千三百三十三，晨見東方。行順，日行二分，八十四日，行七度七分。留三十三日。行逆，日行一分，百一十日，退四度十八分。又留三十三日。從，日行二分，八十四日，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一終，三百七十八日，日餘二千七百五十六，行十二度，度餘三萬一千七百九十八。

金：初與日合，伏，三十九日，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行四十九度，度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夕見西方。從，疾，日行一度五分，九十二日，行百十二度。小遲，日行一度四分，九十二日，行百八度。大遲，日行十七分，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六分。留九日。遲，日行十六分，退六度六分。夕伏西方。伏五日，退五度，而與日合。又五日退五度，而晨見東方。逆，日行十六分，九日。留九日。從，遲，日行十七分，四十五日。小疾，日行一度四分，九十二日。大疾，日行一度五分，九十二日，晨伏東方，日度餘如初。一終，五百八十三日，日餘三萬六千七百六

快，每天運行十七分，共九十二天，運行了六十八度。稍慢，每天運行十四分，共九十二天，運行了五十六度。更慢，每天運行九分，共九十二天，運行了三十六度。停留十天後逆行，每天運行六分，共六十四天，後退了十六度十六分。再停留十天，順行，較慢，每天運行九分，共九十二天。稍快，每天運行十四分，共九十二天。更快，每天運行十七分，共九十二天，於黄昏時在西方不出現，其後經過的天數、度數及餘都與開始時相同。一終有七百八十天和日餘一千二百一十六，運行了四百一十四度和度餘三萬零二百五十八。扣除一周天，位置實際變化了四十九度和度餘一萬九千八百零九。

土星：開始時與太陽合，不出現有十七天和日餘一千三百七十八，運行了一度和度餘一萬九千三百三十三，於清晨在東方出現。順行，每天運行兩分，共八十四天，運行了七度七分。停留三十三天。逆行，每天運行一分，共一百一十天，後退了四度十八分。又停留三十三天。順行，每天運行兩分，共八十四天，黄昏時在西方不出現，其後運行的天數、度數及餘都與開始時相同。一終有三百七十八天和日餘二千七百五十六，運行了十二度和度餘三萬一千七百九十八。

金星：開始時與太陽合，不出現有三十九天和日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運行了四十九度和度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於黄昏時出現於西方。順行，較快，每天運行一度五分，共九十二天，運行了一百一十二度。稍慢，每天運行一度四分，共九十二天，運行了一百零八度。更慢，每天運行十七分，共四十五天，運行了三十三度六分。停留九天。較慢，每天運行十六分，後退了六度六分。黄昏在西方不出現。有五天，後退了五度而與太陽合。又經五天後退五度而清晨在東方出現。逆行，每天運行十六分，共九天。停留九天。順行，較慢，每天運行十七分，共四十五天。稍快，每天運行一度四分，共九十二天。更快，每天運行一度五分，共九十二天而清晨時在東方不出現。其後經過的天數、度數及餘都與開始時相同。一終有五百八十三天和日餘三萬六千

十一，行星如之。除一周，定行二百十八度，度餘二萬六千三百一十二。一合，二百九十一日，日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行星亦如之。

七百六十一，運行的度數也相同。扣除一周天，實際位置移動了二百一十八度和度餘二萬六千三百一十二。一次與太陽合需二百九十一天和日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運行的度數值與此相同。

水：初與日合，伏，十四日，日餘三萬七千一百十五，行三十度，度餘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五，夕見西方。從，疾，日行一度六分，二十三日，行二十九度。遲，日行二十分，八日，行六度二十二分。留二日。逆，日行十一分，二日，退二十二分。夕伏西方。伏八日，退八度，而與日合。又八日，退八度，晨見東方。逆，日行十一分，二日。留二日。從，遲，日行二十分，八日。疾，日行一度六分，二十三日，晨伏東方，日度餘如初。一終，百一十五日，日餘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九，行星如之。一合，五十七日，日餘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五，行星亦如之。

水星：開始時與太陽合，不出現有十四天和日餘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五，運行了三十度和度餘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五，黄昏時在西方出現。順行，較快，每天運行一度六分，共二十三天，運行了二十九度。較慢，每天運行二十分，共八天，運行了六度二十二分。停留兩天。逆行，每天運行十一分，共兩天，後退了二十二分。黄昏時在西方不出現。經八天後退八度而與太陽合。又經過八天後退八度而清晨在東方出現。逆行，每天運行十一分，共兩天。停留兩天後順行，較慢，每天運行二十分，共八天。較快，每天運行一度六分，共二十三天，清晨時在東方不出現，此後經過的天數、度數及餘與開始時相同。一終有一百一十五天和日餘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九，運行的度數也相同。一次合需五十七天和日餘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五，運行的度數值也相同。

上元之歲，歲在甲子，天正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聚于虛度之初，陰陽遲疾，并自此始。

上元對應的年份是甲子年，周正甲子朔日的夜半冬至，太陽、月亮、五大行星都會聚在虛宿的開始處，陰陽變化、運行快慢由此開始。

世祖下之有司，使內外博議，時人少解曆數，竟無異同之辯。唯太子旅賁中郎將戴法興議，以爲：

宋世祖將《大明曆》下發到有關官員，要求廣泛討論，當時人們對曆術瞭解的很少，竟然没有關於反對還是贊同的辯論。衹有太子旅賁中郎將戴法興對此有議論，他認爲：

> 三精數微，五緯會始，自非深推測，窮識晷變，豈能刊古革今，轉正圭宿。案冲之所議，每有違舛，竊以愚見，隨事辨問。

> 日、月、星的數據微妙，五星會聚於開始，如果不能深明推算測量的道理、透徹認識太陽位置的變化，怎麼能够對古代的認識進行修訂、對現行的做法作出改革，從而使圭表測影和星宿的觀測都能準確無誤呢？考究祖冲之的議論常有錯失，以我不高明的見識，應按照事理的次序進行討論辨析問題。

> 案冲之新推曆術，"今冬至所在，歲歲微差"。臣法興議：夫二至發斂，南北之極，日有恒度，而宿無改位。古曆冬至，皆在建星。戰國橫騖，史官喪紀，

> 考究祖冲之新推算的曆法，"現在冬至點位置每年都有微小的變動"。我認爲：二至的發生與否是由太陽運行到最南和最北位置決定的，太陽有確定的位置，星宿也没有改變位置。古代曆法冬至點都在建星附近。

爰及漢初，格候莫審，後雜覘知在南斗二十一度，元和所用，即與古曆相符也。逮至景初，而終無毫忒。《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維四仲，則中宿常在衛陽，羲、和所以正時，取其萬世不易也。冲之以爲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遂虛加度分，空撤天路。其置法所在，近違半次，則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在《詩》"七月流火"，此夏正建申之時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節也。若冬至審差，則豳公火流，晷長一尺五寸，楚宮之作，晝漏五十三刻，此詭之甚也。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就如冲之所誤，則星無定次，卦有差方。名號之正，古今必殊，典誥之音，代不通軌，堯之開、閉，今成建、除，今之壽星，乃周之鶉尾，即時東壁，已非玄武，軫星頓屬蒼龍，誣天背經，乃至於此。

戰國時十分混亂，史官失去了曆法標準，直到漢初仍然對觀察天象不很瞭解，後來經觀察纔知冬至在斗宿二十一度，元和年間所用的冬至點位置就與古曆是相符的。直到景初年間仍然没有絲毫的差别。《尚書》中説："白晝短，黄昏時昴星在正南方天空中，確定冬季中間的一個月。"就以月份與四仲相聯係，這樣位置在中間的星宿是不變地位於衛陽處，羲、和用它來定季節是根據其永遠不變的特點。祖冲之認爲唐堯時冬至太陽在現在位置的左邊五十多度，并因此憑空增大度分數而取消了太陽運行的一段路程。其采取的方法所得位置幾乎相差達半個星次，每經過四十五年九個月就要移動一度。在《詩經》中"七月流火"，是相應於夏正建申的時節；"定之方中"，是對應於小雪的時節。如果冬至果然有差錯的話，那麼豳公時黄昏大火星偏西時中午圭表的影長一尺五寸；營造楚宮的日子，白天的刻漏數爲五十三刻，這都是十分荒謬的。孔子説："我聽説大火星觀察不到以後冬眠的動物都不見了。現在大火星不過是在黄昏時偏西，這是掌管曆法的人的過錯。"如果像祖冲之的錯誤那樣，就會出現星所在的星次要發生變化，卦象也存在不同的方位。名稱的確定古代與現在就必然不同，典籍文告中的話隨着時代的不同也就難以通用，堯時的開、閉，現在變成建、除，現在的壽星星次就是周代的鶉尾星次，現時的壁宿已經不屬於玄武，軫星突然歸屬於蒼龍，與天象不合又背離了經典，竟然到了這樣的地步！

冲之又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臣法興議：夫日有緩急，故斗有闊狹，古人制章，立爲中格，年積十九，常有七閏，晷或虛盈，此不可革。冲之削閏壞章，倍減餘數，則一百三十九年二月，於四分之科，頓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

祖冲之又將章的規定改爲三百九十一年中有一百四十四個閏月。我認爲，太陽運動一周有快慢，所以纔有斗宿範圍的變化，古代人規定章的大小時取的是中間值，十九年中安排七個閏月，圭表影長或許有變化，但這原則是不可改變的。祖冲之減少了閏月的比例，改變了章的規定，減去了餘數的兩倍，這樣在一百三十九年零兩個月中與《四

失一閏。夫日少則先時，閏失則事悖。竊聞時以作事，事以厚生，以此乃生人之大本，曆數之所先，愚恐非冲之淺慮妄可穿鑿。

分曆》的規定相比就少了一天，七千四百二十九年中就少了一個閏月。天數少就使曆法的推算比實際節令要早，少置閏月則農事就完全安排錯了。我聽説到了節令就安排農事，從事農業是爲了充裕生活，這是人們生活中最根本的大事，曆法的重要我看不是祖冲之膚淺的考慮就可以亂加修改的。

冲之又命上元日度發自虚一，云虚爲北方列宿之中。臣法興議：冲之既云冬至歲差，又謂虚爲北中，舍形責影，未足爲迷。何者？凡在天非日不明，居地以斗而辨。借令冬至在虚，則黄道彌遠，東北當爲黄鍾之宫，室壁應屬玄枵之位，虚宿豈得復爲北中乎？曲使分至屢遷，而星次不改，招摇易繩，而律吕仍往，則七政不以璣衡致齊，建時亦非攝提所紀，不知五行何居，六屬安托。

祖冲之又將上元時太陽位置從虚宿一度開始變化，説虚宿位於北方各宿的中心。我認爲：祖冲之既然講到冬至每年都有變動，又説虚宿位於北方各宿的中心，捨棄了根本問題不追究却對枝節問題吹毛求疵，這是不足以迷惑人的。爲什麽呢？天空中没有太陽不會明亮，在地面上要靠北斗星來辨别方向。假使冬至時太陽在虚宿，這時黄道相距很遠，其東北應與黄鐘的宫聲相對應，室宿、壁宿應在屬於玄枵星次的位置上，這樣虚宿怎麽可能還是在北方列宿的中心呢？不合理地使分至點不停地移動，又對星次不作改變，招摇改换了標準，而十二音律却保持依舊，這樣日月五星就不能用渾儀來掌握其運行規律，北斗斗柄所指的時令也不是攝提所標示的，這樣就不知道五大行星的位置在哪裏，其六種屬性又寄托在何處呢？

冲之又令上元年在甲子。臣法興議：夫置元設紀，各有所尚，或據文於圖讖，或取效於當時。冲之云，“群氏糾紛，莫審其會”。昔《黄帝》辛卯，日月不過，《顓頊》乙卯，四時不忒，《景初》壬辰，晦無差光，《元嘉》庚辰，朔無錯景，豈非承天者乎。冲之苟存甲子，可謂爲合以求天也。

祖冲之又將上元設在甲子年。我認爲設置曆元和紀首都有其側重的方面，或者是根據圖讖中的記述，或者以當時的實際效果爲依據。祖冲之説，“各曆法家争來論去，都没有領悟其中的機要”。當年《黄帝曆》上元在辛卯年，日月的運動并未越軌，《顓頊曆》在乙卯，四季也未出現差錯，《景初曆》在壬辰，黑夜也没有偏差而出現光亮，《元嘉曆》在庚辰，朔日并未出現不同的天象；這些難道不是順承了天象變化嗎？祖冲之草率地選取甲子年可謂爲了合乎自己的理論而對天象提出要求。

冲之又令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爲始。臣法興議：夫交會之元，則食既可求，遲疾

祖冲之又將日月五星運行中的交會和快慢都以上元作爲開始。我認爲，交會的曆元可以從日食的現象來推求，運行的快慢則不

之際，非凡夫所測。昔賈逵略見其差，劉洪粗著其術。至於疏密之數，莫究其極。且五緯所居，有時盈縮，即如歲星在軫，見超七辰，術家既追算以會今，則往之與來，斷可知矣。《景初》所以紀首置差，《元嘉》兼又各設後元者，其并省功於實用，不虛推以爲煩也。冲之既違天於改易，又設法以遂情，愚謂此治曆之大過也。

是一般人就能推測的。當年賈逵衹是大概知道運行速度的差異，劉洪也衹是粗略地撰述了推算方法，至於運行快慢的精密數據則未作透徹的研究。而且五星位置常有前後的變化，就如歲星位於軫宿，出現了超七辰的情況，曆算家既然通過推算來瞭解現在的情況，那麽過去和將來如何也就肯定可以知道了。《景初曆》在一紀的開始就設置了相應的差值，《元嘉曆》除此以外又設置了後設曆元，這都是爲了在實際運用中節省精力，不進行麻煩的虛浮推算。祖冲之既違背天象作了改變，又隨心所欲地建立規定，我以爲是制定曆法的大過錯。

臣法興議：日有八行，合成一道，月有一道，離爲九行，左交右疾，倍半相違，其一終之理，日數宜同。冲之通周與會周相覺九千四十，其陰陽七十九周有奇，遲疾不及一匝。此則當縮反盈，應損更益。

我認爲，太陽有八種運動，合爲一條軌道，（原文爲“各成一道”，據後文及曆理改爲“合成一道”。——譯者注）月亮在一條軌道上運行，可分離爲九種運動，時而交會，時而運行較快，增加一倍或減爲一半情况都不相同，然而按道理一終的周期包含的天數應該相同。祖冲之的通周與會周有九千零四十的差别，這樣在陰陽曆周期的七十九周多的時間内會引起遲疾的推算不到一周的變化，從而引起實際位置應該落後於按平均速度推算的位置時反而超前了，速度慢時應該將其減小却反而增大了。

冲之隨法興所難辯折之曰：

臣少銳愚尚，專功數術，搜練古今，博采沈奥，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漢朔，咸加該驗。罄策籌之思，究疏密之辨。至若立圓舊誤，張衡述而弗改，漢時斛銘，劉歆詭謬其數，此則算氏之劇疵也。《乾象》之弦望定數，《景初》之交度周日，匪謂測候不精，遂乃乘除翻謬，斯又曆家之甚失也。及鄭玄、闞澤、王蕃、劉徽，并綜數藝，而每多疏舛。臣昔以暇日，撰正衆謬，理據炳然，易可詳密，此臣

祖冲之根據戴法興的駁難作了辯解，説：

我不敏捷又很愚笨，專門在曆算上下功夫，搜集熟悉了古今曆法，廣泛汲取深奥的道理，唐堯、夏代的經典全都研究過，周代的正月和漢代的朔日都全面作過校驗，絞盡腦汁來研究辨别曆法的精密與否。至於建立圓周上舊有的錯誤，張衡有叙述而没有改正，漢代斛上的銘文，劉歆將其數字神秘化，這是算術家的大錯誤。《乾象曆》中的弦望定數，《景初曆》中的與黄道白道交點的角距離和周日數據，不是説測量精度不高就是在運算中變成錯謬，這又是曆法家的大過失。至於鄭玄、闞澤、王蕃、劉徽，同時掌握有幾種技能，經常會出現粗疏和錯誤。

以俯信偏識，不虛推古人者也。按何承天曆，二至先天，閏移一月，五星見伏，或違四旬，列差妄設，當益反損，皆前術之乖遠，臣曆所改定也。既沿波以討其源，删滯以暢其要，能使躔次上通，晷管下合，反以譏詆，不其惜乎。尋法興所議六條，并不造理難之關楗。謹陳其目。

我過去用空閑的時間對各種錯謬進行了訂正，其道理和依據都很清楚，所作改變也詳盡周密，這是我自己低下片面的認識，并不虛托於古人。審察何承天的曆法，二至比實際天象要早，閏月的設置移了一個月，五星的出現或不出現有時差到四十天，無根據地設立了列差，應該增加時反而減少，這些都是該曆法的不精密引起的，也是我曆法中所作的改動。既是沿着水流去探討其源頭，删去滯留的東西使其要旨通暢，從而使日月五星的位置與以前相通，與以後的天文觀測結果也能符合，却反而對此進行譏笑詆毁，這不是很可惜嗎？研究戴法興所談六條，并未形成對曆理責難的關鍵，謹依條目來陳述。

其一，日度歲差，前法所略，臣據經史辨正此數，而法興設難，徵引《詩》《書》，三事皆謬。其二，臣校晷景，改舊章法，法興立難，不能有詰，直云“恐非淺慮，所可穿鑿”。其三，次改方移，臣無此法，求術意誤，横生嫌貶。其四，曆上元年甲子，術體明整，則苟合可疑 其五，臣其曆七曜，咸始上元，無隙可乘，復云“非凡夫所測”。其六，遲疾陰陽，法興所未解，誤謂兩率日數宜同。凡此衆條，或援謬目譏，或空加抑絶，未聞折正之談，厭心之論也。謹隨詰洗釋，依源徵對。仰照天暉，敢罄管穴。

一，日度歲差，前面曆法中已有其大要，我根據經典史籍得到正確的數據，戴法興對此責難，并引證了《詩經》、《尚書》的記述，談到的三件事都是錯的。二，我考校了圭表的表影長度變化，對以前章的規定作了改變，戴法興的責難并未提出問題，就直接説“恐怕不是膚淺的考慮就可亂加修改的”。三，星次的改動、方位的變化，我并没有這樣的做法，這是對推求方法的誤解并無故地進行貶責。四，曆法上元定爲甲子年，推算的過程清楚整齊，草率求合的指責是有疑問的。五，我曆法中日月五星的運行都從上元開始，并無漏洞，戴法興却説“不是一般人所能測出來的”。六，遲疾曆、陰陽曆戴法興并不懂，却錯誤地認爲兩者的天數應該相同。所有這些條議論不是援引錯了來進行譏諷就是無故進行壓制，没有聽到可以令人信服的言論。謹根據其詰問進行解釋，依照其問題作出回答，在天日的光輝下將我的一孔之見都叙述出來。

法興議曰：“夫二至發斂，南北之極，日有恒度，而宿無改位。故古曆冬至，皆在建星。”冲之曰：周、漢之際，疇人喪業，曲技競設，圖緯實繁，

戴法興評論説：“二至的發生與否是太陽運行到最南和最北位置决定的，太陽有確定的位置，星宿也没有改變位置。所以古代曆法中冬至點都在建星附近。”冲之説：周、漢時天文學家没有適當的職業，不合理的方

或借號帝王以崇其大，或假名聖賢以神其說。是以讖記多虛，桓譚知其矯妄；古曆舛雜，杜預疑其非直。按《五紀論》黄帝曆有四法，顓頊、夏、周并有二術，詭異紛然，則孰識其正，此古曆可疑之據一也。夏曆七曜西行，特違衆法，劉向以爲後人所造，此可疑之據二也。殷曆日法九百四十，而《乾鑿度》云殷曆以八十一爲日法。若《易緯》非差，殷曆必妄，此可疑之據三也。《顓頊》曆元，歲在乙卯，而《命曆序》云："此術設元，歲在甲寅。"此可疑之據四也。《春秋》書食有日朔者凡二十六，其所據曆，非周則魯。以周曆考之，檢其朔日，失二十五，魯曆校之，又失十三，二曆并乖，則必有一僞，此可疑之據五也。古之六術，并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以食檢之，經三百年，輒差一日。古曆課今，其甚疏者，朔後天過二日有餘。以此推之，古術之作，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且却校《春秋》，朔并先天，此則非三代以前之明徵矣，此可疑之據六也。尋《律曆志》，前漢冬至日在斗牛之際，度在建星，其勢相鄰，自非帝者有造，則儀漏或闕，豈能窮密盡微，纖毫不失。建星之説，未足證矣。

法紛紛出現，圖緯迷信倒很流行，或者假托帝王的名號來抬高自己，或者用聖賢的名義使其觀點神秘化。這樣在讖書上的記述大部分不真實，桓譚就知道它們虛妄不實；古代曆法錯亂混雜，杜預懷疑它們不合理。依照《五紀論》的叙述，《黄帝曆》有四種推算方法，《顓頊曆》、《夏曆》、《周曆》各有兩種，互相違背的不同之處很多，誰能知道什麽是正統的呢？這是古曆可疑的第一個證據。《夏曆》中談到日月五星都是向西運行，與其他各曆是完全相反的，劉向認爲它可能是後人編制的，這是古曆可疑的第二個證據。《殷曆》中的日法爲九百四十，但《乾鑿度》却説《殷曆》以八十一作爲日法，如果《易緯》中記述不錯的話，《殷曆》必然是假的，這是可疑的第三個證據。《顓頊曆》的曆元是乙卯年，而《命曆序》却説："此曆的曆元設在甲寅歲。"這是可疑的第四個證據。《春秋》記録日食有朔日日期的有二十六條，其所依據的曆法不是《周曆》就是《魯曆》。用《周曆》來考校，查到其朔日日期有二十五條不同，用《魯曆》來考校，也有十三條不同，兩曆均不符合，就必然有一種是假的，這是可疑的第五個證據。古代的六種曆法都與《四分曆》類同，《四分曆》運用時間長了必然比實際天象晚。用日月食來檢測，經過三百年就要差一天。用古代曆法來推算現在的天象，其結果很差者所推朔日比實際要晚兩天多。據此推算，古代曆法的編制都在漢初周末，從道理上看不會相差太遠。而且反過來考校《春秋》，朔日都比實際天象早，這就是它們不是在三代以前編制的明證，這是可疑的第六個證據。研究《律曆志》中的記述，西漢時冬至太陽在斗宿、牛宿之間，將其估計在建星位置也是相近的，這自然不是天神的造就，在儀器、漏壺可能欠缺的情況下怎麽能精確地探求而做到絲毫不差呢？冬至時太陽在建星的説法并不能作爲證據。

法興議曰："戰國橫鶩，史官喪紀，爰及漢初，格候莫審，後雜覘知在南斗二十一度，元和所用，即與古曆相符也。逮至景初，終無毫忒。"冲之曰：古術訛雜，其詳闕聞，乙卯之曆，秦代所用，必有效於當時，故其言可徵也。漢武改創，檢課詳備，正儀審漏，事在前史，測星辨度，理無乖遠。今議者所是不實見，所非徒爲虛妄，辨彼駭此，既非通談，運今背古，所誣誠多，偏據一説，未若兼今之爲長也。《景初》之法，實錯五緯，今則在衡口，至曩已移日。蓋略治朔望，無事檢候，是以晷漏昏明，并即《元和》，二分異景，尚不知革，日度微差，宜其謬矣。

戴法興評論説："戰國時十分混亂，史官失去了曆法標準，直到漢初仍然對觀察天象不很瞭解，後來觀察纔知道冬至在斗宿二十一度。元和年間所用的冬至點位置就與古曆是相符的，直到景初年間仍然没有絲毫的差别。"我説：古代曆法訛錯雜亂，其詳細情况知道得很少，秦代使用以乙卯歲爲曆元的曆法，它在當時必然是適用的，所以其所説的可以作爲證據。漢武帝時改制新曆，用天文觀測來檢驗考核是詳盡完備的，其使儀器符合標準并觀察漏壺使用的情況，在以前的史籍中已有記述，觀測恒星辨别位置按理是不會相差太大的。現在評論者所肯定的并未親眼所見，所否定的也不過是虛妄之説，通過争論這些問題以對其他問題産生影響是説不通的，運用現在的認識就背離了古代的看法，不實的成分雖然很多，但片面地堅持一種觀點不如兼顧現在的情況爲好。《景初曆》實際的差錯在五星的推算，現在行星在衡口的時候，按以往的推算則移動了日期。都是因爲該曆衹對朔望的推算做了點工作，但没有進行檢測，這樣晷漏昏明的有關數據都是與元和年間的相同，春秋分時圭表影長不同尚不知道更正，太陽位置的微小差異就更讓其錯下去了。

法興議曰："《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推四仲，則中宿常在衛陽，羲、和所以正時，取其萬代不易也。冲之以爲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遂虛加度分，空撤天路。"冲之曰：《書》以四星昏中審分至者，據人君南面而言也。且南北之正，其詳易准，流見之勢，中天爲極。先儒注述，其義僉同。而法興以爲《書》説四星，皆在衛陽之位，自在巳地，進失向方，退非始見，迂迴經文，以就所執，違訓詭情，此則

戴法興評論説："《尚書》中説'白晝短，黄昏時昴星在正南方天空中，就可以確定冬季中間的一個月'。就以月份與四仲相聯係，這樣位置在中央的星宿是不變地位於衛陽處，羲、和用它來定季節是根據其永遠不變的特點。祖冲之認爲唐堯時冬至日太陽在現在位置左邊五十多度，并因此憑空增大度分數而取消了太陽運行的一段路程。"我説：《尚書》中根據四顆星在黄昏時位於正南方天空中作爲觀察分至日到來的標準，是根據統治者朝南而坐的方向來説的。而且要確定南北方向方法是很清楚的又容易準確，天體的運行趨勢以中天爲最高。以前學者所作的注述意思都是相同的。而戴法興却認爲

甚矣。捨午稱巳，午上非無星也。必據中宿，餘宿豈復不足以正時。若謂舉中語兼七列者，觜參尚隱，則不得言，昴星雖見，當云伏矣。奎婁已見，復不得言。伏見□□不得以爲辭，則名將何附。若中宿之通非允，當實謹檢經旨，直云星昴，不自衛陽，衛陽無自顯之義，此談何因而立。苟理無所依，則可愚辭成説，曾泉、桑野，皆爲明證，分至之辨，竟在何日，循復再三，竊深嘆息。

《尚書》中所説的四顆星都是在衛陽處，也就是在巳的地平方位上，前不與恒星運動方向相符，後又非恒星出現方位，在經典文字中曲折迴旋以使觀點成立，既違背了有關的法則也與常情不符合，這實在太過分了。捨棄了午取用了巳，午的方位上并不是没有星。一定要以中央星宿爲依據，其他星宿就不能用來確定時令了嗎？假使説衹是提到中央星宿而話中意思實際上涉及到七宿，那麽觜宿、參宿尚在地平綫下，就談不到了，昴星雖然出現了，但應當説是觀察不到的。奎宿、婁宿已經出現，也是談不到的。隱伏和出現的情况不同也就不能作出判斷，(原文中“伏見”後缺二字，疑爲“不同”、“異狀”之類的詞語，依其意譯之——譯者注) 這樣的概念又依附在哪裏呢？如果中央星宿的叙述不能成立，就應對實際内容慎重地探求要旨，直接説昴星在正南方天空中就不是在衛陽，衛陽并没有特别的意義，這種説法爲什麽會得以成立呢？如果没有依據就可以成爲道理，那麽愚蠢的話也就變成學説了，曾泉、桑野都可以成爲明確的證據，這樣對分至的争論何時纔能停歇呢？經過一次次的争論，也衹好暗自嘆息。

法興議曰：“其置法所在，近違半次，則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冲之曰：元和日度，法興所是，唯徵古曆在建星，以今考之，臣法冬至亦在此宿，斗二十一了無顯證，而虚貶臣曆乖差半次，此愚情之所駭也。又年數之餘有十一月，而議云九月，涉數每乖，皆此類也。月盈則食，必在日衝，以檢日則宿度可辨，請據效以課疏密。按太史注記，元嘉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甲夜月蝕盡，在鬼四度，以衝計之，日當在牛六。依法興議曰“在女七”。又十四

戴法興評論説：“其采取的方法所得位置幾乎相差到半個星次，每經過四十五年九個月就要移動一度。”我説：元和年間太陽的位置戴法興是肯定了的，衹是用來證明古曆冬至在建星附近，以現在的考證，我曆法中冬至也在這一宿，説它在斗宿二十一度是没有明顯證據的，無故地貶低我的曆法相差到半個星次，這種做法使我十分吃驚。又在年數之下是十一個月，評論中説成是九個月，有關的數字經常出現差錯都是類似的情况。月盈之時則會發生月食，這時月亮位置必然與太陽正好相對，用這方法檢測太陽位置就可知道其所在宿及度數值，請求根據其效果來考校曆法的精密與否。按照太史的注記，元嘉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甲夜發生了月

年五月十五日丁夜月蝕盡，在斗二十六度，以衡計之，日當在井三十。依法興議曰："日在柳二。"又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丁夜月蝕，在奎十一度，以衡計之，日當在角二。依法興議曰："日在角十二。"又大明三年九月十五日乙夜月蝕盡，在胃宿之末，以衡計之，日當在氐十二。依法興議曰："日在心二。"凡此四蝕，皆與臣法符同，纖毫不爽，而法興所據，頓差十度，違衡移宿，顯然易睹。故知天數漸差，則當式遵以爲典，事驗昭晰，豈得信古而疑今。

全食，月亮位於鬼宿四度，以其與太陽位置相對來計算，太陽應在牛宿六度。而按照戴法興所說"在女宿七度"。另在元嘉十四年五月十五日的丁夜發生月全食，月亮在斗宿二十六度，用與其相對的位置計算，太陽應在井宿三十度。而按照戴法興所說："太陽在柳宿二度。"另又在元嘉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丁夜發生了月食，月亮在奎宿十一度，用與其相對的位置計算，太陽應在角宿二度。按照戴法興的評論是："太陽在角宿十二度。"又在大明三年九月十五日乙夜發生月全食，月亮在胃宿範圍的結束處，用與其相對的位置計算，太陽應在氐宿十二度。按照戴法興的評論說："太陽在心宿二度。"總計這四次月食都與我的曆法符合，絲毫沒有差别，而戴法興所堅持的却差了十度，與月亮相對的位置不符合且在星宿中有偏離，這是顯而易見的。由此可知天象的有關數據在逐漸變化，就要據此將其奉爲經典而遵守，事情十分清楚，怎麼能迷信古代的説法而懷疑現在的認識呢？

法興議曰："在《詩》'七月流火'，此夏正建申之時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節也。若冬至審差，則豳公火流，晷長一尺五寸，楚宫之作，晝漏五十三刻，此詭之甚也。"冲之曰：臣按此議三條皆謬。《詩》稱流火，蓋略舉西移之中，以爲驚寒之候。流之爲言，非始動之辭也。就如始説，冬至日度在斗二十一，則火星之中，當在大暑之前，豈鄰建申之限。此專自攻糾，非謂矯失。《夏小正》："五月昏，大火中。"此復在衛陽之地乎。又謂臣所立法，楚宫之作，在九月初。按《詩》傳箋皆謂定之方中者，室辟昏中，形四方也。然則中天之正，當在室之

戴法興評論説："在詩經中'七月流火'是相應於夏正建申的時節，'定之方中'是對應於小雪的時節。如果冬至果然有差錯的話，那麼豳公時黄昏大火星偏西時中午圭表的影長一尺五寸，營造楚宫的日子，白天的刻漏數是五十三刻，這都是十分荒謬的。"我説，所説三條都是錯誤的。《詩經》中説大火星偏西不過是粗略地説大火星在西移，作爲寒冷將至的徵候。所謂流并不是説剛開始移動。即使就作爲開始移動解釋，冬至時太陽在斗宿二十一度，這樣大火星黄昏時位於正南方天空中也應在大暑之前，與建申之説哪裏有什麼關係？這是專門指責糾纏，根本説不上是糾正錯失。在《夏小正》中有："五月黄昏時大火星在正南方的天空中。"這還是它在衛陽的位置上嗎？又説我的曆法中營造楚宫是在九月初。按照《詩經》的各種傳注都説"定之方中"是指室宿、壁宿在黄

八度。臣曆推之，元年立冬後四日，此度昏中，乃自十月之初，又非寒露之日也。議者之意，蓋誤以周世爲堯時，度差五十，故致此謬。小雪之節，自信之談，非有明文可據也。

昏時位於正南方的天空中，形狀爲方形。然而恰在正南方的標準點應在室宿八度。用我的曆法推算，大明元年立冬後四天這一標準點黄昏時在正南方的天空中，這是十月初，又不是寒露日。按照評論人的意思，看來是錯誤地將周代當爲唐堯時代，有五十度的偏差，産生了這樣的錯誤。小雪時節的説法是衹有自己纔會相信的，并没有任何明確的文字記述作爲依據。

法興議曰："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就如冲之所誤，則星無定次，卦有差方，名號之正，古今必殊，典誥之音，時不通軌。堯之開、閉，今成建、除，今之壽星，乃周之鶉尾也。即時東壁，已非玄武，軫星頓屬蒼龍，誣天背經，乃至於此。"冲之曰：臣以爲辰極居中，而列曜貞觀，群像殊體，而陰陽區别，故羽介咸陳，則水火有位，蒼素齊設，則東西可準，非以日之所在，定其名號也。何以明之？夫陽爻初九，氣始正北，玄武七列，虚當子位。若圓儀辨方，以日爲主，冬至所舍，當在玄枵；而今之南極，乃處東維，違體失中，其義何附。若南北以冬夏禀稱，則卯酉以生殺定號，豈得春躔義方，秋麗仁域，名舛理乖，若此之反哉！因兹以言，固知天以列宿分方，而不在於四時，景緯環序，日不獨守故轍矣。至於中星見伏，記籍每以審時者，蓋以曆數難詳，而天驗易顯，各據一代所合，以爲簡易之政也。亦猶夏禮未通商典，《濩》容豈襲《韶》節，誠天人之道同差，則藝之興，因代而推移矣。

戴法興評論説："孔子説：'我聽説，大火星觀察不到以後冬眠的動物都不見了。現在大火星依然在黄昏時偏西，這是掌握曆法的人的過錯。'如果像祖冲之的錯誤那樣就會出現星所在星次要發生變化，卦象也存在不同的方位，名稱的確定古代與現在就必然不同，典籍文告中的話隨着時代的不同也就難以通用。堯時的開、閉，現在變爲建、除，現在的壽星星次就是周代的鶉尾星次。現時的壁宿已經不屬於玄武，軫星突然從屬於蒼龍，與天象不合又背離了經典，竟然到了這樣的地步。"我説，我認爲北極在天的中心，群星看上去相互之間不移動，各種星象有所不同，通過陰陽來區分，這樣朱雀、玄武都在天空中排列着，就使水星、火星能各得其位，蒼龍、白虎在蒼穹中都有位置，就使東西方向有了標準，并不是根據太陽在天空中位置來確定其名稱的。根據什麽知道的呢？陽爻的初九，氣從正北開始，玄武的七宿中虚宿恰在子的方位上。如果用圓儀來辨别方向是以太陽爲主要依據的，冬至時太陽應在玄枵，而現在太陽最南時却在東方，與實際相違反而出現了偏差，那其本義又附着在哪裏呢？如果將南、北用冬、夏來稱呼，卯、酉方位則用春、秋來定名，這樣怎麽能得到春天太陽在義方位置上，秋天太陽在仁域處照耀呢？在概念、道理上都錯了，有這樣違背的嗎！因此説，已經知道天以各星宿來分别方向，而并不取决於四季變化，太陽運動軌迹排列成一個環，太陽并不固定

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謂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在。或義非經訓，依以成説，將緯候多詭，僞辭間設乎？次隨方名，義合宿體，分至雖遷，而厥位不改，豈謂龍火貿處，金水亂列，名號乖殊之譏，抑未詳究。至如壁非玄武，軫屬蒼龍，瞻度察晷，實效咸然。《元嘉曆法》，壽星之初，亦在翼限，參校晋注，顯驗甚衆。天數差移，百有餘載，議者誠能馳辭騁辯，令南極非冬至，望不在衝，則此談乃可守耳。若使日還次留，則無事屢嫌，乃臣曆之良證，非難者所宜列也。尋臣所執，必據經史，遠考唐典，近徵漢籍，讖記碎言，不敢依述，竊謂循經之論也。月蝕檢日度，事驗昭著，史注詳論，文存禁閣，斯又稽天之説也。《堯典》四星，豈在衛陽，今之日度，遠準元和，誣背之誚，實此之謂。

在原有的軌道上不變。至於黄昏時在正南方天空中的星宿出現與否，古籍中的記述常是確定節令的，那是因爲曆法難以透徹瞭解，用天象來檢測是方便而顯著的，分别根據與一個時代相合的天象來觀察是一種簡單易行的方法。這好像夏代的禮儀與商代的經典不能相通，《濩》的樣式不是沿襲《韶》的節拍，雖然天和人的變化規律有相同也有差異，然而技藝的流行則因時代的不同而推移變化。根據月亮位置來稱呼建看來也要用節氣作爲依據，概念隨着實際情况而顯明，而不是所謂北斗的斗杓所指的，近來校驗漢代的節令，有半個星次的偏差，觀察北斗確定節令的效果又在哪裏呢？可能其本義并非出自經書典式，依照這已形成的説法不就使緯候放在不真實的判斷中間了嗎？星次隨着方位的概念，其本義與星宿符合，雖然分至點移開了，其位置并没有改變，怎麽能説蒼龍和大火星换了位置，金星與水星的排列發生了混亂呢？對名稱有了違反的批評，尚未詳細研究。至於壁宿不屬於玄武、軫星屬於蒼龍的説法，衹要看宿度觀察太陽，其實際效果都是很明顯的。《元嘉曆》中的壽星星次的開始也在翼宿的範圍裏，與晋代的記載進行參校，符合的很多。天象數據的變化在一百多年中就表現出來了，評論人即使能言善辯，但將太陽在最南處時不是冬至、望時太陽和月亮的位置不正相對的説法可以收起來了。如果用太陽的位置校正星次移動則不會發生經常不滿意的情况，這是對我的曆法有利的證據，并不是對其責難的人所適宜列舉的。探究我所堅持的，都是依據經書和史籍，遠稽考堯時的經典，近證驗漢代的書籍，對那些没有根據的預言和零碎的叙述都不敢去相信，自認爲是遵循了經典的説法。用月食來確定太陽位置是衆所周知的可證實的事情，史書記載有詳細的論述，文章存放在禁閣之中，這也是研究天象的一種方式。《堯典》中所説的四星怎麽會在衛陽方位上

法興議曰："夫日有緩急，故斗有闊狹，古人制章，立爲中格，年積十九，常有七閏，晷或盈虚，此不可革。冲之削閏壞章，倍減餘數，則一百三十九年二月，於四分之科，頓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夫日少則先時，閏失則事悖。竊聞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此乃生民之所本，曆數之所先。愚恐非冲之淺慮，妄可穿鑿。"冲之曰：按《後漢書》及《乾象》説，《四分曆法》，雖分章設蔀創自元和，而晷儀衆數定於熹平三年。《四分志》，立冬中影長一丈，立春中影九尺六寸。尋冬至南極，日晷最長，二氣去至，日數既同，則中影應等，而前長後短，頓差四寸，此曆景冬至後天之驗也。二氣中影，日差九分半弱，進退均調，略無盈縮，以率計之，二氣各退二日十二刻，則晷影之數，立冬更短，立春更長，并差二寸，二氣中影俱長九尺八寸矣。即立冬、立春之正日也。以此推之，曆置冬至，後天亦二日十二刻也。熹平三年，時曆丁丑冬至，加時正在日中。以二日十二刻減之，天定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後三十八刻。又臣測景歷紀，躬辨分寸，銅表堅剛，暴潤不動，光晷明潔，纖毫憭然。據大明五年十月十日，影一丈七寸七

(原文中"并"疑爲"豈"之誤，上下文纔通順，故改之。——譯者注)，現在的太陽位置又比元和年間準確多了，具有誣蟣性質的責問，實在也就是這種情況了。

戴法興評論説："太陽運動一周有快慢，所以纔有斗宿範圍的大小變化。古代人規定章的大小時取的是中間值，在十九年中安排七個閏月，圭表影長或許有變化，但這原則是不能改變的。祖冲之減少了閏月的比例，改變了章的規定，減去了餘數的兩倍，這樣，在一百三十九年零兩個月中與四分曆的規定相比就少了一天，七千四百二十九年中就少了一個閏月。天數少就使曆法的推算比實際節令要早，少置閏月則農事就完全安排錯了。我聽説到了節令就安排農事，從事農業是爲了充裕生活，這是人們生活中最根本的大事，曆法的重要我看不是祖冲之膚淺的考慮就可以亂加修改的。"我説：依照《後漢書》和《乾象曆》的説法中的敘述，雖然在《四分曆》中設立章、蔀周期是在元和年間開始的，但有關表影和儀器的數據都是在熹平三年確定的。在《四分曆》中記述，立冬時中午圭表影長一丈，立春時長九尺六寸。考慮到冬至時太陽位於最南處，表影長度最長，而這兩個節氣距離冬至的天數既然相同則表影長度應該相等，但《四分曆》中却前長後短，相差四寸，這就是曆法表影數據冬至比實際天象晚的證明。這兩個節氣中午時圭表表影長度每天差九分半弱，其變化是均勻的，大致上没有起伏，以這一比率進行計算，兩氣各向後退兩天零十二刻，立冬的表影變短，立春的變長，都變了二寸，這樣兩個節氣的表影長度都是九尺八寸了。這就是立冬、立春的正確日期。以此推算，曆法中規定的冬至也比實際天象落後了兩天零十二刻。熹平三年，當時曆法推算丁丑日是冬至，交節氣時刻正在中午，將其減去兩天十二刻，由天象確定乙亥日爲冬至，交節氣的時刻在午夜之後三十八刻。我測量圭表影

分半，十一月二十五日，一丈八寸一分太，二十六日，一丈七寸五分强，折取其中，則中天冬至，應在十一月三日。求其蚤晚，令後二日影相減，則一日差率也。倍之爲法，前二日減，以百刻乘之爲實，以法除實，得冬至加時在夜半後三十一刻，在《元嘉曆》後一日，天數之正也。量檢竟年，則數減均同，異歲相課，則遠近應率。臣因此驗，考正章法。今以臣曆推之，刻如前，竊謂至密，永爲定式。尋古曆法并同《四分》，《四分》之數久則後天，經三百年，朔差一日。是以漢載四百，食率在晦。魏代已來，遂革斯法，世莫之非者，誠有效於天也。章歲十九，其疏尤甚，同出前術，非見經典。而議云此法自古，數不可移。若古法雖疏，永當循用，謬論誠立，則法興復欲施《四分》於當今矣，理容然乎？臣所未譬也。若謂今所革創，違舛失衷者，未聞顯據有以矯奪臣法也。《元嘉曆》術，減閏餘二，直以襲舊分粗，故進退未合。至於棄盈求正，非爲乖理。就如議意，率不可易，則分無增損，承天置法，復爲違謬。節氣蚤晚，當循《景初》，二至差三日，曾不覺其非，横謂臣曆爲失，知日少之先時，未悟增月之甚惑也。誠未睹天驗，豈測曆數之要，生民之本，諒非率意所斷矣。又法興始云窮識晷變，可以刊舊革今，復謂晷數盈虚，不可爲准，互自違伐，罔識所依。若推步不得准，天功絶於心目，

長多年，彎下身去仔細辨認到分寸，銅製的表十分堅固，曝曬和雨水都不會使其變化，陽光下表影清晰，細微之處畢現。根據大明五年十月十日表影長一丈零七寸七分半、十一月二十五日一丈零八寸一分太、二十六日一丈零七寸五分强三組數據，取其中點，可得到日期之中冬至應在十一月三日。求其交節氣的時刻，可將後兩天的表影長度值相減，得到一天中表影長度的變化率，將其加倍就得到法，將前兩天的數據相減，所得再乘以一百刻就得到實，將實除以法就可得到交冬至的時刻是在午夜後三十一刻，在《元嘉曆》所推冬至後一天，這是按照實際天象確定的正確值。檢測了一年，其結果所減去的數值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年份進行校驗，則按年份的遠近有相應的比率。我根據這一驗證對章的規定進行了校訂。現用我的曆法推算，其刻數和前面所列相同，我以爲已經非常精密了，可以作爲永遠使用的不變規則。古代的曆法都同樣爲《四分曆》，采用《四分曆》的數據時間長了就會落後於實際天象，經過三百年朔日就會相差一天，這樣漢代四百年日食都在晦日。魏代以後就改變了，當時没有人反對，是由於它能有效地反映實際天象。將章歲取爲十九，其粗疏情况尤爲嚴重，與以前的方法如出一轍，并非出現在經書典籍之中。評論認爲這一方法是古代就使用的，數據也不能更改。如果古代曆法雖然粗疏也要永遠遵循使用，這一謬論可以成立的話，則戴法興是想仍然在現代使用《四分曆》了，這種道理可以容忍嗎？我對此是不能理解的。如果説現在所做的改革創新有違背錯亂而出現偏差的話，也没有聽到有什麽明顯的證據能够使我的方法不能成立。《元嘉曆》中將閏餘減二就直接用以沿襲舊有的粗疏數據，所以推算的變化情况與天象不符合。至於捨棄盈餘以求準確的做法在道理上還是講得通的。如果依評論中的含義，一概都不能改變，這樣分上就不能增

未詳歷紀何因而立。案《春秋》以來千有餘載，以食檢朔，曾無差失，此則日行有恒之明徵也。且臣考影彌年，窮察毫微，課驗以前，合若符契，孟子以爲千歲之日至，可坐而知，斯言實矣。日有緩急，未見其證，浮辭虚貶，竊非所懼。

減，何承天采用的方法也是違反和錯謬的。節氣的早晚就應當依照《景初曆》來推算，兩至日相差三天也不感覺到其差錯，却硬説我的曆法有錯失，知道天數少會引起推算提前，却未認識到增加一個月是十分可疑的。不觀察天象來校驗，怎麽能測定曆法中的重要數據呢？這種關係到人民生活的根本大事看來不是隨意就可作出決定的。戴法興開始時説到透徹認識太陽位置的變化，可以對古代的認識進行修訂，對現在的做法作出改變，後來又説太陽位置數據的變化不可以作爲標準，這是自相矛盾，不知道哪種説法是可靠的。假如曆法推算不可能準確，天的作爲人們不可能認識和理解，就不知道依據什麽來建立紀年了。《春秋》以來有一千多年，用日食來檢驗朔日都没有出現差錯，這就是太陽運行有不變的規律的明確證據。而且我多年來考校圭表的表影長度，仔細觀察其微小變化，與以前的記述進行比較校驗，結果非常符合。孟子曾經説過一千年的日至情況坐着就可以知道，這話看來是確實的。太陽運動一周有快慢没有看到有相應的證據，用虚浮的詞語進行貶低不是我所害怕的。

法興議曰："冲之既云冬至歲差，又謂虚爲北中，捨形責影，未足爲迷。何者？凡在天非日不明，居地以斗而辨。借令冬至在虚，則黄道彌遠，東北當爲黄鍾之宫，室壁應屬玄枵之位，虚宿豈得復爲北中乎？曲使分至屢遷，而星次不改，招摇易繩，而律吕仍往，則七政不以璣衡致齊，建時亦非攝提所紀，不知五行何居，六屬安托。"冲之曰：此條所嫌，前牒已詳。次改方移，虚非中位，繁辭廣證，自構紛惑，皆議者所謬誤，非臣法之違設也。七政致齊，實謂天儀，鄭、王唱述，厥訓明允，雖有異

戴法興評論説："祖冲之既然講到冬至每年都有變動，又説虚宿位於北方各宿的中心，捨棄了根本問題不追究却對枝節問題吹毛求疵，這是不足以迷惑人的。爲什麽呢？天空中没有太陽不會明亮，在地面上要靠北斗星來辨别方向。假使冬至時太陽在虚宿，這時黄道相距很遠，其東北應與黄鐘的宫聲相對應，室宿、壁宿應在屬於玄枵星次的位置上，這樣虚宿怎麽可能還是在北方列宿的中心呢？不合理地使分至點不停地移動，又對星次不作改變，招摇改换了標準，而十二音律却保持依舊，這樣日月五星就不能用渾儀來掌握其運行規律，北斗斗柄所指的時令也不是攝提所標示的，這樣就不知道五大行星的位置在哪裏，其六種屬性又寄托在何處呢？"我説：這條評論所提出的懷疑在前文

說，蓋非實義。

中已經詳述。星次改變、方位移動，虛宿不是中心的位置，說得很多，也廣泛引用了證據，自己造成了許多迷亂，這都是評論者的錯謬，而不是我曆法中的錯失。日月五星的運行規律實際上是說天象的固有情況，鄭、王首先談到了它，其解釋明確而得當，雖然也有不同的說法，都不具實際的意義。

法興議曰："夫置元設紀，各有所尚，或據文於圖讖，或取效於當時。冲之云'群氏糾紛，莫審其會'。昔《黄帝》辛卯，日月不過，《顓頊》乙卯，四時不忒，《景初》壬辰，晦無差光，《元嘉》庚辰，朔無錯景，豈非承天者乎。冲之苟存甲子，可謂爲合以求天也。"冲之曰：夫曆存效密，不容殊尚，合讖乖説，訓義非所取，雖驗當時，不能通遠，又臣所未安也。元值始名，體明理正。未詳辛卯之説何依，古術詭謬，事在前牒，溺名喪實，殆非索隱之謂也。若以曆合一時，理無久用，元在所會，非有定歲者，今以效明之。夏、殷以前，載籍淪逸，《春秋》漢史，咸書日蝕，正朔詳審，顯然可徵。以臣歷檢之，數皆協同，誠無虚設，循密而至，千載無殊，則雖遠可知矣。備閲曩法，疏越實多，或朔差三日，氣移七晨，未聞可以下通於今者也。元在乙丑，前説以爲非正，今值甲子，議者復疑其苟合，無名之歲，自昔無之，則推先者，將何從乎？歷紀之作，幾於息矣。夫爲合必有不合，願聞顯據，以核理實。

戴法興評論説："設置曆元和紀首都有其側重的方面，或者是根據圖讖中的記述，或者以當時的效果爲依據。祖冲之説'各曆法家争來論去，都没有領悟其中機要的'。當年《黄帝曆》上元在辛卯年，日月的運動并未越軌；《顓頊曆》在乙卯，四季也未出現差錯；《景初曆》在壬辰，黑夜也没有偏差而出現光亮；《元嘉曆》在庚辰，朔日并未出現不同的天象，這些難道不是順承了天象變化嗎？祖冲之草率地選取甲子年可以説是爲了符合而對天象提出要求。"我説：曆法既然要有效精密就不應該有什麽特殊的側重。符合圖讖的謬論所作的解釋是不可取的，雖然符合當時的效果又不能適用於長期，也是我所不能滿足的。上元恰逢開始時的名稱，事情是明確的，道理也是不偏不倚的。我不清楚曆元在辛卯的説法有何依據，古代的曆法怪異荒謬，在前文中已經談到，既看不到概念又没有實在的内容，恐怕不能作爲探索隱秘的依據。如果衹將曆法與某一時的天象符合則不能長期使用，上元取在天體會合的時候而没有確定的年份，現在給予説明。夏、商以前，有記述的書籍流失了，《春秋》和漢代的史書都有日食記録，對正月朔日的記述十分詳細清楚，明顯可作爲證據。用我的曆法進行檢驗，其數據基本上相同，并没有落空的，依照嚴密的推算得到的結果，一千年都没有偏差，這樣時間再久遠也可以知道有關的天象情况。綜觀以前的曆法，偏差很大的實在很多，或者朔日相差了三天，或者節氣有七天的偏離，没有聽到有曆法可以適用到現在的。上元在乙丑年以前

就有人説它是不正確的，現在輪到甲子年作爲上元，評論者又懷疑它是草率地附會求合，没有名稱的年份以前就没有存在過，不然的話推求以前事情的人又依據什麽呢？歷代的記事著作幾乎都可以不要了。然而要使曆法與天象符合也必然會有不符合的地方，我願意聽到明確的證據，以在道理與實際上都更加明白。

法興曰："夫交會之元，則蝕既可求，遲疾之際，非凡夫所測。昔賈逵略見其差，劉洪粗著其術，至於疏密之數，莫究其極。且五緯所居，有時盈縮，即如歲星在軫，見超七辰，術家既追算以會今，則往之與來，斷可知矣。《景初》所以紀首置差，《元嘉》兼又各設後元者，其并省功於實用，不虚推以爲煩也。冲之既違天於改易，又設法以遂情，愚謂此治曆之大過也。"冲之曰：遲疾之率，非出神怪，有形可檢，有數可推，劉、賈能述，則可累功以求密矣。議又云"五緯所居，有時盈縮"。"歲星在軫，見超七辰"。謂應年移一辰也。案歲星之運，年恒過次，行天七匝，輒超一位。代以求之，曆凡十法，并合一時，此數咸同，史注所記，天驗又符。此則盈次之行，自其定准，非爲衍度濫徙，頓過其衡也。若審由盈縮，豈得常疾無遲。夫甄耀測象者，必料分析度，考往驗來，准以實見，據以經史。曲辯碎説，類多浮詭，甘、石之書，互爲矛楯。今以一句之經，誣一字之謬，堅執偏論，以罔正理，此愚情之所未厭也。算自近始，衆法可同，但《景初》之二差，承天

戴法興説："交會的曆元可以從日食的現象來推求，運行的快慢則不是一般人就能推測的。當年賈逵衹大概知道運行速度的差異，劉洪也衹是粗略地撰述了推算方法，至於運行快慢的精密數據則未作透徹的研究。而且五星位置常有前後的變化，就如歲星位於軫宿，出現了超七辰的情況，曆算家既然通過推算來瞭解現在的情况，那麽過去和將來如何也就肯定可以知道了。《景初曆》在一紀的開始就設置了相應的差值，《元嘉曆》除此以外又設置了後設曆元，這都是爲了在實際運用中節省精力，不進行麻煩的虚浮推算。祖冲之既違背天象作了改變，又隨心所欲地建立規定，我以爲是制訂曆法的大過錯。"我説：運行的快慢變化率并不是神怪産生出來的，它有形態可以觀察，有數據可以推算，劉洪、賈逵能够對其叙述，則可以在其基礎上更求精密了。評論中又説"五星位置常有前後的變化"。"歲星位於軫宿，出現了超七辰的情况"。意思是説歲星應該每年移一辰。考究歲星的運行每年都超過一星次，繞天運行七圈就要超前一個位置。對各代推求，曆法有十餘種，都是衹與一段時間相合，但這一數據却都是相同的，與史書上記載的天象校驗後又是相符的。這就是説歲星運行超過一次是其自身的規律，并不是超出了限度的無規律移動纔突然超出了它的軌道。如果將它看作由運行快慢引起的，那怎麽會一直是運行快而不慢呢？觀測天象必然要知道天體位置的度分數，并與以前的觀測考校且推測將來的情况作爲驗證，以實際所

之後元，實以奇偶不協，故數無盡同，爲遺前設後，以從省易。夫建言倡論，豈尚矯異，蓋令實以文顯，言勢可極也。稽元曩歲，群數咸始，斯誠術體，理不可容譏；而譏者以爲過，謬之大者。然則《元嘉》置元，雖七率舛陳，而猶紀協甲子，氣朔俱終，此又過謬之小者也。必當虛立上元，假稱曆始，歲違名初，日避辰首，閏餘朔分，月緯七率，并不得有盡，乃爲允衷之製乎？設法情實，謂意之所安；改易違天，未睹理之譏者也。

見爲準，以經史中的記述作爲依據。歪曲怪誕的辯白和零碎的觀點大都是虛浮不實的，甘、石所寫的書也互相矛盾，現在又用經書中的一句話來硬說一個字是錯的，堅持片面的説法以冒充正確的道理，這是我感情上所不能接受的。推算總是從近處開始，各種方法可以相同，但是《景初曆》中設置的兩種差值，何承天所設置的後設曆元，由於被除數的奇偶不協調，數值不盡相同，爲使以前的得以保存，使以後的更爲完備，以采取方便易行的方法爲好。要建立一種觀點怎麼能崇尚無根據的怪異的學説呢？如今要把實際情況用文章表述出來，觀點的傾向就非常清楚了，叙述的效果可以最好。考查上元在以前的年份，許多數據都能從這裏起算，這不過是曆法推算的具體内容，從道理上説是不容許受到譏諷的，譏諷者却認爲這是很大的謬誤。然而《元嘉曆》中設置的曆元雖然不整齊地列出了七項，但仍然使紀與甲子聯係在一起，節氣、朔日都以紀作爲變化的結束，譏諷者又認爲是小的謬誤。難道必須建立虛假的上元，假托爲曆法的開始，年歲的名稱不能是開始的，日期的稱呼也要避開辰中的第一個名稱，閏餘朔分和月亮、行星的七種數據都不能存在没有尾數的情況，這纔是公平不偏的做法嗎？隨意設想各種數據説是其用意的所在，違反天象進行改變，不過是看不到有什麽道理的譏諷者。

法興曰："日有八行，合成一道，月有一道，離爲九行，左交右疾，倍半相違，其一終之理，日數宜同。冲之通周與會周相覺九千四十，其陰陽七十九周有奇，遲疾不及一匝，此則當縮反盈，應損更益。"冲之曰：此議雖游漫無據，然言迹可檢。按以日八行譬月九道，此爲月行之軌，當循一轍，環匝於天，理無差動也。然則交會之際，當有定

戴法興説："太陽有八種運動，合爲一條軌道，月亮在一條軌道上運行，可分離爲九種運動，時而交會，時而運行較快，增加一倍或減爲一半情況都不相同。然而按道理一終包含的天數應該相同。祖冲之的通周與會周有九千零四十的差别，這樣在陰陽曆周期的七十九周多的時間内會引起遲疾的推算有不到一周的變化，從而引起實際位置應該落後於按平均速度推算的位置時反而超前了的現象，速度慢時應該將其減小却反而增大了的現象。"我説：這一評論雖然虛浮隨意

所，豈容或斗或牛，同麗一度。去極應等，安得南北無常。若日月非例，則八行之説是衍文邪？左交右疾，語甚未分，爲交與疾對？爲舍交即疾？若舍交即疾，即交在平率入曆七日及二十一日是也。值交蝕既當在盈縮之極，豈得損益，或多或少。若交與疾對，則在交之衝，當爲遲疾之始，豈得入曆或深或淺，倍半相違，新故所同，復摽此句，欲以何明。臣覽曆書，古今略備，至如此説，所未前聞，遠乖舊準，近背天數，求之愚情，竊所深惑。尋遲疾陰陽不相生，故交會加時，進退無常，昔術著之久矣，前儒言之詳矣。而法興云日數同。竊謂議者未曉此意，乖謬自著，無假驟辯。既云盈縮失衷，復不備記其數，或自嫌所執，故泛略其説乎？又以全爲率，當互因其分，法興所列二數皆誤，或以八十爲七十九，當縮反盈，應損更益，此條之謂矣。總檢其議，豈但臣曆不密，又謂何承天法乖謬彌甚。若臣曆宜棄，則承天術益不可用。法興所見既審，則應革創。至非景極，望非日衝，凡諸新説，必有妙辯乎？

而没有根據，但其所説尚有踪迹可尋。探究其以太陽有八種運動來與月亮的九條軌道相比擬，這就是月亮運行軌道應當沿着一條軌迹在天空中環繞一周，在道理上説應没有偏差。然而在交會時應該有確定的位置，怎麽能容許一會兒在斗宿，一會兒又在牛宿而且又同在一度上呢？到北極的角距離應該相等，怎麽會在南北方向上没有一定的位置呢？如果太陽、月亮不是互相比照的，那麽太陽有八種運動的説法是多出來的文字嗎？時而交會，時而運動較快，説得也很不分明，是説交會與運動較快是相對立的概念嗎？難道不交會就運動較快嗎？如果是這樣，交會應出現在遲疾曆中的第七天和第二十一天。恰逢交食發生在月亮運動變化最大的地方怎麽會速度值的減少或增大會時大時小呢？如果交會與運動較快是相對立的，在與交會相對的地方應是月亮運行變慢或變快的開始處，怎麽又有它在遲疾曆中的位置變化呢？增加一倍或減爲一半情况都不相同，這在新舊曆法中都是一樣的，再寫出這句話是想説明什麽呢？我閲讀曆書，古今都相當完備，然而以前從没有聽到有如此説法的，遠與過去的標準相違背，近和實際天象不符合，我從情理上探求，深感迷惑不解。遲疾曆、陰陽曆并不是相互促進的，所以交會在兩曆中對應的日期是前後變化無常的，在以前的曆法中早就闡述過了，以前的學者也有詳細的叙述。但戴法興説它們日數相同。我認爲是評論者不知道這一道理，其錯謬自很明顯，無需多加辯論。既然説到運動速度的變化有偏差，又不將有關數據都記録下來，是不是自己也對所掌握的數據不滿意就在其叙述中省略了呢？另外以整體計算比率時就應該沿用各自原有的分數，戴法興列出的兩個數據都是錯誤的，有時將八十當成七十九，應該落後時反而超前了，應該減小的反却增加了，就是説的這一條。總起來看戴法興的評論，不衹是我的曆法不精密，又説何

承天的曆法錯謬更加厲害。如果我的曆法應該拋棄，那麼何承天的曆法更加不能用了。戴法興的看法既然很清楚，就應該改革創制新的曆法。至日不是圭表的表影長度最長或最短，望日不是月亮與太陽位置相對的時候，有這許多新的說法，必然會有高妙的辯解吧！

時法興爲世祖所寵，天下畏其權，既立異議，論者皆附之。唯中書舍人巢尚之是冲之之術，執據宜用。上愛奇慕古，欲用冲之新法，時大明八年也。故須明年改元，因此改曆。未及施用，而宫車晏駕也。

當時戴法興受到宋世祖的寵信，人們也畏懼他的權勢，既然他說出了不同的看法，談論曆法的人都附和他的意見。衹有中書舍人巢尚之肯定了祖冲之的曆法，堅持認爲應該使用。皇帝喜愛特殊的見解敬慕古代的東西，準備采用祖冲之的新曆法，當時是大明八年。必須在第二年改變年號并由此改用新的曆法，但尚未來得及使用該曆，皇帝就去世了。



宋書卷十四

志第四

禮(一)

夫有國有家者，禮儀之用尚矣。然而歷代損益，每有不同，非務相改，隨時之宜故也。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斂去襲稱之數；晋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北之祀。互相即襲，以訖于今，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且閔子譏古禮，退而致事；叔孫創漢制，化流後昆。由此言之，任己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然則漢、魏以來，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儀。司馬彪集後漢衆注，以爲《禮儀志》，校其行事，已與前漢頗不同矣。況三國鼎峙，歷晋至宋，時代移改，各隨事立。自漢末剥亂，舊章乖弛，魏初則王粲、衛覬典定衆儀；蜀朝則孟光、許慈創理制度；晋始則荀顗、鄭冲詳定晋禮；江左則荀崧、刁協緝理乖紊。其間名儒通學，諸所論叙，往往新出，非可悉載。今抄魏氏以後經國誕章，以備此志云。

不論是國與家，禮儀的運用由來已久。然而歷代的減損與增加，常有不同，這并非故意要有所改變，而是因時制宜的緣故。漢文帝考慮到人情已經變得相當淡薄，便革除了國家喪禮中的服喪三年的規定；光武帝因爲中興時代提倡節儉的需要，建立起七廟共堂的制度；魏太祖覺得奢侈惑衆應當加以矯正，便預留遺令减省送終時全套尸服的數量；晋武帝考慮到圓丘祭與郊祭没有什麼差異，夏至、冬至將南北郊祭祀合并起來進行。相互沿襲，直到現在。哪裏是因爲三代的典制已經不存在，衹是由於順應時勢變化而已。而且閔子騫認爲君主不遵禮制，辭職以示抗議；叔孫通創立漢朝禮儀，惠及後代。由此可見，任意妄爲而不效法古制，這是秦朝招致滅亡的根源，效法古制而不能適用於當代，這是王莽身敗名裂的原因。因而漢、魏以來，歷朝各自折中融合古今，以制定一代的禮儀。司馬彪采集後漢各家注釋，撰成《禮儀志》，比較其内容，已經與前漢有所不同。何況三國鼎立對峙，歷經兩晋到宋，時代變换，各隨時事之宜創立。自從漢代末年社會動亂，舊有典章制度乖亂散失，魏初有王粲、衛覬掌定各種禮儀；蜀朝則有孟光、許慈創立整理制度；晋朝開始有荀顗、鄭冲審定晋禮；東晋則有荀崧、刁協纂輯整理錯亂之處。這段時間内，名儒碩學，各種論説，時有新出，不是可以全部記載下來的。現在記載魏氏以來有關經國安邦的典章制度，以撰成此志。

魏文帝雖受禪于漢，而以夏數爲得天，故黄初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群代之美事，爲後王制法也。《傳》曰'夏數爲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於正朔，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黄十八日，臘以丑，牲用白，其飾節旄，自當赤，但節幡黄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禮》。"尚書令桓階等奏："據三正周復之義，國家承漢氏人正之後，當受之以地正，犧牲宜用白，今從漢十三月正，則犧牲不得獨改。今新建皇統，宜稽古典先代，以從天命，而告朔犧牲，壹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義也。"詔曰："服色如所奏。其餘宜如虞承唐，但臘日用丑耳，此亦聖人之制也。"

魏文帝雖然接受的是東漢的禪讓，但認爲夏朝的曆數符合天然規律，所以黄初元年下詔説："孔子宣稱'施行夏代的曆法，乘坐商代的車輅，穿戴周代的冠冕，音樂則用《韶舞》。'這是聖人集中各代的美好事物，爲後代帝王確立制度。《傳》説'夏代的曆數符合天然規律'。朕上承唐堯、虞舜的帝運，至於曆法，應當依照虞舜、夏代的成例。諸如改易徽號，變换器械，制定禮樂，更改服裝顔色，使用牲幣等，自然應當按照土德的要求。每年四季的第三個月，服飾用黄色十八日，臘祭選在丑日，祭牲用白色，裝飾節旄，自然應當用赤色，但是節幡則要用黄色。其餘郊祀天地四季朝會的服色，應按漢代的規定。宗廟所用服色，一律如同《周禮》所載。"尚書令桓階等人上奏："根據夏代人統、商代地統、周代天統周而復始的意義，我國家上承漢代人統之後，應當接受爲地統，祭祀所用犧牲應當用白色，如今依從漢代十三月爲正，則犧牲品色不能單獨改變。如今新建皇統，應當遵照古典先代的成法，以遵從天命，但祭告曆法及所用祭牲品色等，一律不改變，這不能表明革命的意義。"詔令説："服色可以按照所奏請的辦。其餘還是應當像虞舜繼承唐堯那樣，衹是臘祭選在丑日，這也是聖人的制度。"

明帝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議多異同，故持疑不决。久乃下詔曰："黄初以來，諸儒共論正朔，或以改之爲宜，或以不改爲是，意取駁異，于今未决。朕在東宫時聞之，意常以爲夫子作《春秋》，通三統，爲後王法。正朔各從色，不同因襲。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繼，同體異德；或納大麓，受終文祖；或尋干戈，從天行誅。雖遭遇異時，步驟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改爲是邪。"

明帝登上皇位，便有改革曆法的意向，由於朝廷對此事的議論多有異同，因而持疑不决。過了好久纔下詔説："黄初年間以來，諸位儒士共同討論曆法問題，有人以爲改革曆法爲宜，有人以爲不改革爲當，意向相互駁異，至今没有决定下來。朕在東宫時便聽説了這件事，私意常常以爲孔夫子作《春秋》，通釋三統，爲後世帝王所取法。年始月初各隨時變化顔色，没有沿襲不變。自五帝、三王以下，或者父子相繼，血脉相承却德行不一；或者如虞舜受試大麓，繼承文祖之業；或者興兵出征，替天誅伐。雖然所處時代不同，步驟不一，然而無不改變曆法，使用特定服色，體現禮樂制度，以顯示接受天命的符瑞。由此看來，何必以爲不改革曆法就是正確的。"

於是公卿以下博議。侍中高堂隆

於是公卿以下官員廣泛開展議論。侍中高堂

議曰：

按自古有文章以來，帝王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命，應乎天，從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薦玉以赤繒。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薦玉以白繒。"《尚書傳》曰："舜定鍾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四時，改堯正。"《詩》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詩推度災》曰："如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檢後，文質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質也。"以前檢後，謂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後雖百世，皆以前代三而復也。《禮·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樂稽曜嘉》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雷雨，以明將去虞而適夏也。是以舜禹雖繼平受禪，猶制禮樂，改正朔，以應天從民。夏以十三月爲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爲正，法物之牙，

隆說：

考查自古代建立禮樂制度以來，凡是帝王的興起，不論是接受禪讓還是通過武力登上帝王之位，都要改革曆法，以此來體現天道，安定民心。《易》說："《革》卦，大爲順利，因正確而大大受益。""得到人們相信，改革是吉利的。""湯武革命，順應天命，合乎人願。"其意義是，水火要輪換使用，相當於說凡爲帝王者必定要改革曆法變換服色。《易通卦驗》說："爲帝王者必定改變正朔，更易服色，以順應天地三氣三色的變化。"《書》說："若稽古帝舜名叫重華，建立尚黄制度授受政務改革曆法。"最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以赤繒薦玉。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以白繒薦玉。"《尚書傳》說："舜帝確定鐘石，討論人的聲音，直追涉到鳥獸聲音，都與以前不同。所以更改四時，改革堯帝的曆法。"《詩》說："一之日寒風勁吹，二之日寒氣襲人，三之日修整好農具。"《傳》說："一之日，指周代正月，二之日，指殷代正月，三之日，指夏代正月。"《詩推度災》說："如果有繼承周代而興起的帝王，即使百世之後，也可推而求之。用前代的檢驗後代的，文明與質樸相因襲，法度相互變革。三正而復始，便是正色，二正而復始，便是文質相因。"用前代檢驗後代，意指軒轅、高辛、夏后氏、漢都是以十三月爲一年之始；少昊、有唐、有殷都是以十二月爲一年之始；高陽、有虞、有周都是以十一月爲一年之始。後來雖然過了百代，都是以前代三正而復始。《禮記·大傳》說："聖人南面而治理天下，必定要核正度量，考定制度，改革曆法，變易服色，創立徽號。"《樂稽曜嘉》說："禹將接受王位時，天象大變，疾風暴雨，以表明將離開虞舜而迎來夏代。因此，舜、禹雖然是和平接受禪讓，仍然要制定禮樂，改革曆法，以便順應天時和服從民意。夏代以十三月爲正月，效法萬物的開始，其色崇尚黑。殷代以

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爲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類，能正其本，則岳瀆致雲雨，四時和，五稼成，麟皇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傳》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於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聖人之寶，質文再而改，窮則相承，周則復始，正朔改則天命顯。"凡典籍所記，不盡於此，略舉大較，亦足以明也。

十二月爲正月，效法萬物的嫩芽，其色崇尚白。周代以十一月爲正月，效法萬物萌芽生長狀態，其色崇尚赤。能够觀察物類，能够厘正其本，那麽，山岳江河就可以致雲雨，四季和諧，五穀豐登，麒麟鳳凰來集。"《春秋》記載："十七年夏六月甲子初一，出現日食。"《傳》説："相當於夏曆四月，即是孟夏。"《春秋元命苞》説："帝王接受天命，昭然明察天地之理，所以必定移動居住位置，更改稱號，革新曆法，變易服色，以表明天命授予聖人的法寶，質文一再改易，窮盡則繼續承前，周遍則重新開始，曆法改革則天命就會顯示出來。"凡是典籍所記載的，遠不止這些，衹是略舉大端，也足以説明其中的道理。

太尉司馬懿、尚書僕射衛臻、尚書薛悌、中書監劉放、中書侍郎刁幹、博士秦静、趙怡、中候中詔季岐以爲宜改；侍中繆襲、散騎常侍王肅、尚書郎魏衡、太子舍人黄史嗣以爲不宜改。

太尉司馬懿、尚書僕射衛臻、尚書薛悌、中書監劉放、中書侍郎刁幹、博士秦静、趙怡、中候中詔季岐認爲應當改革；侍中繆襲、散騎常侍王肅、尚書郎魏衡、太子舍人黄史嗣認爲不應當改革。

青龍五年，山茌縣言黄龍見。帝乃詔三公曰：

昔在庖犧，繼天而王，始據木德，爲群代首。自兹以降，服物氏號，開元著統者，既膺受命曆數之期，握皇靈遷興之運，承天改物，序其綱紀。雖炎、黄、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襲，同氣共祖，猶豫昭顯所受之運，著明天人去就之符，無不革易制度，更定禮樂，延群后，班瑞信，使之焕炳可述于後也。至于正朔之事，當明示變改，以彰異代，曷疑其不然哉。

青龍五年，山茌縣報告説黄龍出現。皇帝於是詔令三公説：

過去伏犧氏繼承天意而爲民王，開始據有木德，爲百代之首。從此以後，統治民衆，開國繼統者，都應驗了受命曆數的時期，掌握皇位遷移興亡的運曆，繼承天意而革故鼎新，理順制度。即使是炎、黄、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承襲，同源共祖，仍然預先明確顯示所接受的運曆，説明天人拋棄與支持的符瑞，無不革新制度，改定禮樂，延請諸侯牧伯，頒賜圭璧等瑞信，使之焕然燦爛而可傳述於後世。至於正朔之事，應當明確表示改革，以表示改朝换代，爲何要懷疑這麽做不對呢。

文皇帝踐阼之初，庶事草創，遂襲漢正，不革其統。朕在東宫，及臻在位，每覽書籍之

文皇帝即位之初，百事草創，便沿襲漢代正朔，不改革其傳統。朕在東宫，直至即位，常常閲覽書籍，綜覽公卿的議論。凡説

林，總公卿之議。夫言三統相變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無其言也。《曆志》曰："天統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統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統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但含生氣，以微成著。故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言天地與人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聖之才，祖述堯、舜，範章文、武，制作《春秋》，論究人事，以貫百王之則。故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夫祖述堯、舜，以論三正，則其明義，豈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繼承洪緒，既不能紹上聖之遺風，揚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教之弛者不張，帝典之闕者未補，亹亹之德不著，亦惡可已乎。

三統相互變革的事，有明文記載；說虞、夏相互因襲的事，没有明確的記載。《曆志》説："天統的開始在子月，萬物萌芽而顯赤色；地統的開始在丑月，萬物生化而顯白色；人統的開始在寅月，萬物長成而變黑色。"祇要含有生氣，就會由微而著。所以太極在天上運轉三辰五星，元氣在地下運轉三統五行，升降周旋，終而復始，這說明天地與人是相通的。仲尼作爲大聖之才，效法堯、舜，模仿文王、武王，製作《春秋》，探究人事，以摸索百王典則的規律。所以逢三正之月，每月稱王，以表明三正輪流更迭爲首。效法堯、舜，用以論述三正，那麽，其明顯的意義，豈祇在於殷、周而已呢。朕以渺小之身，繼承帝業，既不能發揚上古聖人的遺風，彰顯先帝的美德，又使王化之教廢弛的方面不能恢復，帝國典制殘缺的部分不能彌補，美好的德行没有彰顯，也不能甘心吧。

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考之群藝，厥義彰矣。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馬，建大赤之旗，朝會建大白之旗。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祀、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晚早，敬授民事，諸若此者，皆以正歲斗建爲節。此曆數之序，乃上與先聖合符同契，重規疊矩者也。今遵其義，庶可以顯祖考大造之基，崇有魏維新之命。於戲！王公群后，百辟卿士，靖康厥職，帥意無怠，以永天休。司徒露布，咸使聞知，稱朕意焉。

如今推算三統的次序，魏得地統，應當以建丑之月爲一年之始。考查群書，此義很明顯。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車馬服飾崇尚黄色，祭祀用品用白色，戰事乘黑頭的白馬，創建大赤的旗幟，朝會建立大白的旗幟。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然與正常歲月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祀、烝、嘗，巡狩、蒐田，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開啓與關閉，頒宣時令，中氣的早晚，敬授民時，諸如此類，都以正歲斗建之月爲節。這種曆數的次序，纔是上與先聖合符同契，重規疊矩啊。如今遵守這種意義，纔勉强可以顯揚祖宗創造帝業之基，推崇有魏革故鼎新的命運。嗚呼！諸位王公群臣，百官卿士，各盡職守，勤勉不怠，以使天德永遠。司徒負責頒布，使天下都能聞知，以使朕心意達於民心。

案服色尚黄，據土行也。犧牲旂

考查車馬服飾崇尚黄色的原因，是以土行爲

旗，一用殷禮，行殷之時故也。《周禮》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朝，以先代之旗即戎。魏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大白朝，大赤即戎也。明帝又詔曰：“以建寅之月爲正者，其牲用玄；以建丑之月爲正者，其牲用白；以建子之月爲正者，其牲用騂。此爲牲色各從其正，不隨所祀之陰陽也。祭天不嫌於用玄，則祭地不得獨疑於用白也。天地用牲，得無不宜異邪？更議。”於是議者各有引據，無適可從。又詔曰：“諸議所依據各參錯，若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復云祭天用玄，祭地用黄，如此，用牲之義，未爲通也。天地至尊，用牲當同以所尚之色，不得專以陰陽爲别也。今祭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廟，皆宜用白。其别祭五郊，各隨方色，祭日月星辰之類用騂，社稷山川之屬用玄，此則尊卑方色，陰陽衆義暢矣。”

根據。祭祀用品及旗幟等，全用殷代禮制，這是行用殷代曆法的緣故。《周禮》巾車職掌，“樹立大赤旗用於朝會”，“樹立大白旗用於戰事”，這便是周代用正色之旗朝會，用先代的旗幟赴戰事。魏用殷代禮制，改變周代禮制，所以樹立大白旗朝會，用大赤旗赴戰事。明帝又下詔説：“以建寅之月爲一年之始的話，其祭祀用牲選玄色；以建丑之月爲一年之始的話，其祭祀牲品用白色；以建子之月爲一年之始的話，其祭祀牲品用純赤色。這便是牲品顔色各從其正月，不隨所祭祀月份的陰陽。祭天既然不禁止用玄色，則祭地便不能獨獨懷疑用白色。祭天地用牲，恐怕不應當標準不同吧？重新議論。”於是議論者各有引經據典的説法，無可適從。又下詔説：“諸位議論所依據的各有參錯，如果陽祀用赤色牲，陰祀用黑色牲，又説祭天用黑色，祭地用黄色，如此一來，用牲的意義，就顯得説不通了。天地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用牲應當同時采用所崇尚的顔色，不能專門因爲陰陽而有區别。如今祭祀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廟，都應當用白色。至於别祭五郊，各隨從一方顔色，祭祀日月星辰之類用赤色，社稷山川之類用玄色，這樣一來，各方顔色尊卑，陰陽等意義便流暢可通了。”

三年正月，帝崩，齊王即位。是年十二月，尚書盧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日棄離萬國。《禮》，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棄天下，臣妾之情，於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會群臣，設盛樂，不合於禮。”博士樂祥議：“正日旦受朝貢，群臣奉贄；後五日，乃大宴會作樂。”太尉屬朱誕議：“今因宜改之際，還修舊則，元首建寅，於制爲便。”大將軍屬劉肇議：“宜過正一日乃朝賀大會，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詔曰：“省奏事，五内斷絶，奈何奈何！烈祖明皇帝以正日棄天下，每與皇太后

三年正月，皇帝逝世，齊王繼位。當年十二月，尚書盧毓上奏：“烈祖明皇帝在今年正月初一日離棄萬國而去。按《禮》，去世紀念日不能用樂，這是指春季而言。烈祖明皇帝在建丑之月去世，臣妾的感傷之情，在正月初一這種日子，有過於春季。如今若在這種建丑之月的初一日朝會四方諸侯，接見群臣，擺設盛大樂隊，不合乎禮制。”博士樂祥議論説：“正月初一日爲元旦接受朝貢，群臣奉賀；五日以後，再設大宴會作樂。”太尉屬朱誕説：“現在趁這種應當改革的時機，回過頭來修復舊的典則，以建寅之月爲歲首，對於制度來説爲便當。”大將軍屬劉肇説：“應當過了正月初一後再舉行朝賀大會，明確號令天下，讓天下知道在皇帝崩亡之日不朝會。”詔令説：“閲覽所奏，朕内心悲痛欲絶，奈何奈

念此日至，心有剥裂。不可以此日朝群辟，受慶賀也。月二日會，又非故也。聽當還夏正月。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子孫哀慘永懷。又夏正朔得天數者，其以建寅之月爲歲首。"

何！烈祖明皇帝在正月初一日去世，每每與皇太后想到此日將至，内心悲痛。不能在此日朝見群臣，接受慶賀。初二朝會，又不合故典。允許還復夏曆正月爲歲首。雖然違背先帝繼承三統的用意，這也是子孫哀痛之心永在的表現。另外，夏曆正朔得天數的地方，就在於以建寅之月爲歲首。"

晉武帝泰始二年九月，群公奏："唐堯、舜、禹不以易祚改制；至於湯、武，各推行數。宣尼答爲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輅冕之制，通爲百代之言。蓋期於從政濟治，不繫於行運也。今大晉繼三皇之踪，踵舜、禹之迹，應天從民，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於義爲弘。"奏可。孫盛曰："仍舊，非也。且晉爲金行，服色尚赤，考之天道，其違甚矣。"及宋受禪，亦如魏、晉故事。

晉武帝泰始二年九月，群公上奏："唐堯、舜、禹不因爲改朝换代而改變制度；至於湯、武，則各自推衍五行之數。宣尼回答爲政的詢問，便説實行夏代曆法，乘殷輅戴周冕，成爲百代傳誦的話。其用意大概在於濟世治國，不着眼於行運。如今大晉繼承三皇之迹，跟隨舜、禹之後，順應天意服從民心，受禪於有魏，應當全部遵用前代正朔服色，都如同有虞氏遵從唐堯的故事一樣，這於大義來講是弘大的。"上奏得到認可。孫盛説："沿襲舊制，是不正確的。而且大晉爲金行，服色崇尚赤色，考查於天道，這違背天道太遠了。"及宋接受晉禪，也如魏、晉相更迭一樣。

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載漢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明帝不從。乃詔曰："先帝即位之元，則有延康之號，受禪之初，亦有黄初之稱。今名年可也。"於是尚書奏："《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宜爲太和元年。"詔闕。

魏明帝初年，司空王朗建議："古代帝王有在位年數，而無年號，漢代初年也如此。或者有時候中途改變，便有了中元、後元之稱。改元是無止境的，中、後等號不足以表示，所以再藉取美好名稱，這不是古代的做法。叙述春秋的歷史，稱隱公元年，則簡明易懂。記載漢代歷史，稱建元元年，則後世難以知曉。應當像古代一樣衹稱元年而已。"明帝不聽從。便下詔説："先帝即位的元年，便有延康的年號，接受禪位之初也有黄初的年號。現在采用年號是可以的。"於是尚書上奏説："《易》説：'乾的作用變化無窮，能使萬物各自端正屬性和壽命，保持極端和諧，憑着正確得到好處，乾凌駕於萬物之上，使天下萬國都安寧。'宜稱爲太和元年。"詔令(闕文)。

周之五禮，其五爲嘉。嘉□□《春秋左氏傳》曰："晉侯問襄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

周代的五禮中，第五爲嘉禮。嘉□□《春秋左氏傳》説："晉侯問襄公年齡，季武子回答説：'在沙隨會盟那年，我的國君出生。'晉侯説：

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許諾。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賈、服説皆以爲人君禮十二而冠也。《古尚書》説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以癸未歲反。《禮》周公冠成王，命史祝辭。辭，告也。是除喪冠也。周公居東未反，成王冠弁以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年十五服除，周公冠之而後出也。按《禮》、《傳》之文，則天子諸侯近十二，遠十五，必冠矣。《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儀禮》云："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王、鄭皆以爲夏末上下相亂，篡弒由生，故作公侯冠禮，則明無天子冠禮之審也。大夫又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也。故筮日筮賓，冠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耳。然漢氏以來，天子諸侯，頗采其議。《志》曰"儀從《冠禮》"是也。漢順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禮。褒新禮今不存。《禮儀志》又云："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於高廟。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按此文始冠緇布，從古制也，冠於宗廟是也。魏天子冠一加，其説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民，尊極德備，豈得復與士同？此言非也。夫以聖人之才，猶三十而立，况十二之

'十二歲了，是爲一終。即一個歲星年完結。國君十五歲而生子。冠禮以後生子，這是符合禮制的。你們國君可以舉行冠禮了。大夫如何爲你們的國君準備冠禮器具。'武子回答説：'國君的冠禮必須舉行裸享之禮，以金石之樂爲之節奏，在先君的宗廟裏舉行。如今國君正在行途上，無法備辦，請允許假藉兄弟般的貴國備辦這方面器具。'晉侯答應了。返回到了衛國，在成公的廟舉行了冠禮，使用了鐘磬，這是禮制要求的。"賈、服的説法都認爲人君按照禮制要十二歲舉行冠禮。《古尚書》説武王逝世時，成王十三歲。推算武王在庚辰年逝世，周公在壬午年出居東面，在癸未年返回。《禮》記載周公爲成王舉行冠禮，命令太史祝辭。辭，就是告。是除喪冠禮。周公居東面尚未返回時，成王戴着弁冠以便開啓金縢之書，時年十六歲。可見成王年十五除喪服，周公爲他舉行冠禮後纔出居。按照《禮》、《傳》的記載，則是天子諸侯最早十二歲，最遲十五歲，必須舉行冠禮。《周禮》雖然記有服冕的數目，但没有天子舉行冠禮的文字。《儀禮》説："公侯有冠禮規定，這是夏代末年的産物。"王、鄭都以爲夏代末年上下相亂，篡權奪位之事由此産生，所以制定公侯冠禮，這是表明没有天子冠禮的確證。大夫也没有冠禮。古代五十歲而後有爵位，何來大夫冠禮？周代人五十歲而有賢才，便試以大夫職事，仍然衹行士禮。因此卜筮日子和卜筮由誰來主持冠禮，在大堂東面臺階上加冠以表示冠者將取代主人成爲新的主人，在客位上敬酒，加冠三次，一次比一次尊貴。這都是士禮。然而自漢代以來，天子諸侯，大多采用這種禮制。《志》所説"儀式服從《冠禮》"就是這個意思。漢順帝的冠禮，又兼用曹褒的新禮。曹褒的新禮如今已不存在。《禮儀志》又説："皇帝第一次加緇布進賢冠，其次加雀弁、武弁，最後加通天冠，都在高廟舉行。王公以下，衹加一次進賢冠而已。"按照這個記載，開始加緇布冠，是遵從古制，在宗廟舉行冠禮。魏天子的冠禮衹加一次冠，其理論根據是，士禮加冠三次，加表示有所成就。至於天子諸侯，没有加多少的數目

年，未及志學，便謂德成，無所勸勉，非理實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孫毓以爲一加再加皆非也。《禮》醮詞曰“令月吉日”，又“以歲之正，以月之令”。魯襄公冠以冬，漢惠帝冠以三月，明無定月也。後漢以來，帝加元服，咸以正月。晉咸寧二年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柬，此則晉禮亦有非必歲首也。《禮》冠於廟，魏以來不復在廟。然晉武、惠冠太子，皆即廟見，斯亦擬在廟之儀也。晉穆帝、孝武將冠，先以幣告廟，訖又廟見也。

記載，是因爲作爲繼位統治萬民的統治者，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豈能再與士禮相同？這種説法是不對的。凡是聖人之才，仍然要三十而立，何況十二歲的年齡，尚未篤志於學，便説高德已成，無所勸勉，既不合理也不符合實際。魏氏太子二次加冠，皇子、王公世子纔三次加冠。孫毓認爲一加冠二加冠都是錯的。《禮》醮詞説“吉月吉日”，又説“選擇一年的正月，選擇一月的吉日”。魯襄公在冬月行冠禮，漢惠帝在三月行冠禮，這表明没有固定的月份。後漢以來，皇帝舉行冠禮，都在正月。晉咸寧二年秋閏九月，派遣使者爲汝南王司馬柬舉行冠禮，這表明晉代禮制也有并不在歲首舉行冠禮的。《禮》記載在廟舉行冠禮，魏以來不再在廟舉行。然而晉武帝、惠帝爲太子舉行冠禮，都在廟見面，這也是在廟行禮的儀式。晉穆帝、孝武帝將舉行冠禮時，先用幣帛等禮品祭告宗廟，結束後又在廟裏會見。

晉惠帝之爲太子將冠也，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禄勛、屯騎校尉華廙贊冠。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豫於殿上鋪大床。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衮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惟期，介兹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紞。侍中脱絳紗服，加衮服。冠事畢，太保率群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按儀注，一加幘冕而已。

晉惠帝作爲太子將行冠禮時，武帝親臨前殿，指定兼司徒高陽王司馬珪爲之加冠，兼光禄勛、屯騎校尉華廙贊唱加冠。東晉諸位皇帝將行冠禮時，金石之樂前一夜便設置好，百官陪位。又預先在殿上鋪大床。御府令手捧冕幘簪導衮服，轉交給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將要加冕時，太尉跪着讀祝文説：“吉月吉日，開始舉行冠禮。皇帝肅穆，思考弘大本職。敬順地遵循天數，按照六合的自然模式行事。遵循祖宗定規，使皇業永傳不衰。期望長壽，享此福禄。”加冕完畢，侍中爲之繫玄紞。侍中爲之脱下絳紗服，换上衮服。冠禮完畢後，太保率領百官奉酒祝壽，王公以下官員三呼萬歲，便退場。按照禮儀記載，加一次幘冕便可。

宋冠皇太子及蕃王，亦一加也。官有其注。晉武帝泰始十年，南宫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議奏：“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諸王十五冠，不復加命。元嘉十一年，營道侯將冠。詔

宋爲皇太子及藩王舉行冠禮，也是加冠一次。官方有這方面的記載。晉武帝泰始十年，南宫王司馬承十五歲，依照舊禮應當行冠禮。有關部門討論上奏：“禮制規定十五歲成人。國君十五歲而生子，以表明可以加冠。另外漢、魏派遣使節爲諸王加冠，不是古代典制。”於是規定諸王十五歲加冠，不再另外授命。元嘉十一

曰：“營道侯義綦可克日冠。外詳舊施行。”何楨《冠儀約制》及王堪私撰《冠儀》，亦皆家人之可遵用者也。

年，營道侯將行冠禮。詔令說：“營道侯義綦可以擇日加冠。其餘的按舊禮施行。”何楨《冠儀約制》及王堪私撰《冠儀》，也都是平常百姓可以遵用的禮儀。

魏齊王正始四年，立皇后甄氏，其儀不存。

魏齊王正始四年，立皇后甄氏，其行禮儀式没有保存下來。

晉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后楊氏，納悼后也。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

晉武帝咸寧二年，皇帝親臨前殿，派遣太尉賈充策立皇后楊氏，即娶納悼后。接着大赦天下，賞賜王公以下各有等差。百官奉上禮品。

太康八年，有司奏：“昏禮納徵，大昏用玄纁，束帛加珪，馬二駟；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雁、酒、米、玄纁如故。諸侯昏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唯璋官爲具致之。”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聘后、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爲備物，賜錢使足而已。唯給璋，餘如故事。”

太康八年，有關部門上奏：“婚娶之禮所定納徵禮，天子用黑色和淺紅色的布帛，束帛加上珪，馬二駟；王侯用黑色和淺紅色的布帛，束帛加上璧，乘馬；大夫用黑色和淺紅色的布帛，束帛加上羊。古代用皮馬爲貢獻物品，天子則加上穀珪，諸侯則加上大璋。可依照《周禮》將璧改爲璋，羊、雁、酒、米、黑色和淺紅色的布帛仍按原樣。諸侯婚娶之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用帛五匹，以及納徵馬四匹，都讓男方自備，祇有璋由官府爲之備辦送致。”尚書朱整議論說：“按照魏氏舊制，王娶妃、公主出嫁的禮儀，天子諸侯用皮馬爲貢獻物品，天子加上穀珪，諸侯加上大璋。漢高后的制度，聘皇后用黄金二百斤，馬十二匹；聘夫人用黄金五十斤，馬四匹。魏聘皇后、王娶妃、公主出嫁的禮儀，用絹一百九十匹。晉朝興起，舊例用絹三百匹。”詔令説：“公主出嫁由丈夫家主持，不應當都爲之備辦物品，賜給錢幣使之足用即可。僅給予璋，其餘如同舊例。”

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宫。帝御太極殿，群臣畢賀，非禮也。王者昏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説與《公羊》又不同。而漢、魏遺事闕略者衆。晉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復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預《左

成帝咸康二年，皇帝親臨前殿，派遣使節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按六禮備辦物品，拜立皇后杜氏。當天入宫。皇帝出臨太極殿，群臣都來道賀，這是不符合禮制的。作爲帝王的婚娶之禮，禮儀上没有這種儀式。《春秋》記載祭公迎王后在《紀》中。《穀梁》、《左氏》的記載與《公羊》記載又不同。而漢、魏間的歷史很多又有缺略。晉武帝、惠帝納皇后，以及東晉諸帝納后也没有這方面的記載，所以成帝將納杜后時，太常華恒纔開始與博士們

氏傳》說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於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答，徑自上通。先儒以爲丘明詳録其事，蓋爲王者婚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

參考制定有關禮儀。根據杜預《左氏傳》說主婚，是提供其婚禮的幣帛而已。另外周靈王求婚於齊，齊侯詢問晏桓子，桓子回答說："夫婦所生若干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的遺女若干人。"這便是天子之命，自然可以下達，臣下的回答，徑直上通。先儒認爲丘明詳録此事，大概作爲王者的婚娶禮儀。所以成帝親臨前殿派遣使節宣稱制命册拜皇后。然而其禮儀記載又没有留存下來。

康帝建元元年，納后褚氏。而儀注陛者不設旄頭。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宫御物，而儀注至尊衮冕升殿，旄頭不設，求量處。又案昔迎恭皇后，唯作青龍旂，其餘皆即御物。今當臨軒遣使，而立五牛旂旗，旄頭畢罕并出。即用舊制，今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敬其始，故備其禮也。今云何更闕所重而撤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有降，不宜建五牛旗，而今猶復設之邪？既不設五牛旗，則旄頭畢罕之器易具也。"又詔曰："舊制既難準，且於今而備，亦非宜。府庫之儲，唯當以供軍國之費耳。法服儀飾粗令舉，其餘兼副雜器，停之。"

康帝建元元年，納皇后褚氏。而儀式中陛階不設旄頭。殿中御史上奏說："現在迎接皇后，依照過去成帝恭皇后入宫御用物品來看，現在的儀式却在至尊衮冕升殿時，旄頭不設，請求酌情裁處。另外考查過去迎接恭皇后時，衹作青龍旗，其餘都是御用物品。如今應當親臨前殿派遣使節，而設立五牛旌旗，旄頭畢罕并出。即使按照舊制，如今還是缺略。"詔令說："之所以穿戴正式禮服升太極殿，是因爲敬重此事爲皇后宫廷生活的開始，故備齊有關禮儀。如今爲何要缺略所敬重的而撤去禮制規定的物品呢？另外，恭后的神主入廟時，先帝詔令皇后禮儀應當有所降等，不應當建立五牛旗，而現在仍然再次設置嗎？既不設置五牛旗，那麽旄頭畢罕之類的器物就容易辦了。"又下詔說："舊有禮制既然難遵循，而如今要一一備辦，也不適宜。府庫的儲蓄，衹應當供給統軍治國的需要。正式禮服儀飾等粗略備辦，其餘兼副雜器等，停止備辦。"

及至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始更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正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又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無王者此制；近求史籍，無王者此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案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

等到穆帝升平元年，準備娶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纔開始重新大量徵引經傳及各種成例，以糾正有關禮儀，極力抨擊公羊氏所謂婚禮不稱主人的説法。又説："四海對於帝王來説，無非是臣妾。即使是如父兄那樣的親近關係，如師友那樣的賢能之人，也都是純粹的臣子。推崇三綱的原始，以確定乾坤的禮儀，豈有以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娶納伉儷；豈有以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舉行大禮。遠尋古代禮制，没有帝王采用這種制度；近檢史籍，没有帝王這麽做過。於情不合，於義不通。考查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君臨天下，但没有命

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爲武皇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晋已行之事，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康華恒所上合於舊也。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康故事。"於是從之。華恒所定六禮，云宜依漢舊及大晋已行之制，此恒猶識前事，故王彪之多從咸康，由此也。惟以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群臣賀爲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不復賀也。其告廟六禮版文等儀，皆彪之所定也。詳推有典制，其納采版文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爲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而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再拜承制詔。"次問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于内，必俟令族，重章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禄大夫雩婁侯楨之遺玄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中侯惲之曾孫，先臣故安豐太守關中侯叡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胄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内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

令皇親國戚之臣爲武皇帝父兄主婚的文字記載。又考查大晋已經舉辦過的大事，咸寧時代的舊例，没有稱呼父兄師友，那麼咸康華恒所上奏的禮儀合乎舊制。臣愚意以爲今後納皇后的禮儀，應當完全依照咸康時成例行事。"於是采納了這一建議。華恒所定六禮，説應當依照漢代舊例及大晋已經實行的禮制，這表明華恒還是熟悉前代舊事的，所以王彪之大多遵從咸康舊制，原因在此。惟有娶婦之家，三日不用樂，而咸康群臣賀喜爲失禮；所以祇是依照咸寧年間的成例奉禮，不再采用賀喜一節。其中告廟六禮版文等禮儀，都是彪之所確定的。詳細推論有典制可尋，其納采的版文璽書説："皇帝咨詢前太尉參軍何琦，天地開闢，化生人倫，乃至產生夫婦，以便奉持天地宗廟社稷，求教於公卿，都以爲應當遵循舊有典則。如今派遣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司馬綜依照禮儀納采。"主人説："皇帝發下美好的命令，求婚姻於我這淺陋之族，不勝榮幸充數候選。臣堂弟已故散騎侍郎何準的女兒，没有得到應有教導，衣履平常，敬承舊有典章，謹奉所定禮儀。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再拜接受制詔。"其次是問名的版文説："皇帝説，咨詢某官某姓，男女配合，上承天意下續萬物，在内廷正位爲皇后，必須選擇名門望族，尊重舊有典章。現在派遣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按照禮制詢問姓名。"主人説："皇帝發下美好的命令，使者某到達這裏，隆重地宣布了詔令，詢問臣族系名位。臣族女係先臣故光禄大夫雩婁侯何楨的遺玄孫女，先臣故豫州刺史關中侯何惲的曾孫女，先臣故安豐太守關中侯何叡的孫女，先臣故散騎侍郎何準的遺女。母系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胄的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内侯夷的外孫女。年齡十七。敬承舊有典章，謹奉所定禮儀。"其次是納吉的版文説："皇帝説，咨詢某官某姓，人的意願龜卜竟然聽從，卜辭説貞吉，敬重地遵從典禮。現在派遣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按照禮制納吉。"主人説："皇帝發下美好的命令，使者某隆重地宣布了詔令，説太卜顯示吉祥。臣家乃卑鄙陋族，憂慮不堪重托。敬承舊有典章，謹奉

制。”次納徵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玄纁皮帛馬羊錢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某、太常某，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請期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謀于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某重宣中詔，吉日惟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親迎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保某、太尉某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蝝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其稽首承詔皆如初答。

所定禮儀。”其次是納徵的版文：“皇帝說，咨詢某官某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可以供奉宗廟，永遠繼承天祚。用上黑色和淺紅色的皮帛馬羊錢璧，以便體現典禮。現在派遣使持節司徒某、太常某，按照禮制納徵。”主人說：“皇帝發下美好的命令，屈尊求婚於我這淺陋之族，派上公親自前來，用隆重典禮予以寵待，按照典策所載備辦禮物。敬承舊有典章，謹奉所定禮儀。”其次是請期版文：“皇帝說，咨詢某官某姓，與公卿商議，隆重卜筮玄龜，無有不吉，敬遵典禮。現在派遣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按照禮制請問吉期。”主人說：“皇帝發下美好的命令，使者某隆重地宣布了詔令，吉期惟有某日可以迎親。臣敬承舊有典章，謹奉所定禮儀。”其次是親迎的版文：“皇帝說，咨詢某官某姓，年月吉祥，吉日惟有某日，遵照禮制迎親。現在派遣使持節太保某、太尉某前來迎接。”主人說：“皇帝發下美好的命令，使者某隆重地宣布了詔令。在吉祥月日，備辦禮物前來迎親。上公宗卿，兼作副介，近臣之車百輛。臣家乃螻蟻之族，非分地承受大禮，憂懼戰栗，敬承舊有典章，謹奉所定禮儀。”其中的稽首承詔等禮儀都如初次答問一樣。

孝武納王皇后，其禮亦如之。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白雁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唯納徵羊一頭，玄纁用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虎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頭，酒米各十二斛，鄭玄所謂五雁六禮也。其珪馬之制，備物之數，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官有其注。

孝武帝納王皇后，其禮儀也如此。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都用白雁白羊各一隻，酒米各十二斛。惟有納徵時用羊一頭，黑色和淺紅色布帛用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虎皮二張，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匹，酒米各十二斛，這就是鄭玄所謂的五雁六禮。其中的珪馬儀制，備辦物品的數量，比較太康所上奏的，又有不同，官府存有這方面的記載。

古者昏、冠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

古代的婚娶之禮、加冠之禮都有尊者給卑者斟酒的儀式，鄭氏醮文三首都保存了下來。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堂敍宴二宮隊主副、司徒征北鎮南三府佐，揚、兗、江三州綱，彭城、江夏、南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妃，有關六禮的文字與納后沒有不同。百官上禮。當月壬戌，在太極殿西堂設宴款待二宮隊主副、司徒征北鎮南三府佐，揚、兗、江三州綱，彭城、江夏、南譙、始興、武陵、廬陵、南豐七國侍郎以

譙、始興、武陵、廬陵、南豐七國侍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并豫會。又詔今小會可停妓樂，時有臨川曹太妃服。

上官員，以及在京都的二千石官員，都出席了宴會。又下詔說現在的小會可停止演奏妓樂，因爲當時有臨川曹太妃的喪服。

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有司奏："按晋江左以來，太子昏，納徵，禮用玉一，虎皮二，未詳何所準況。或者虎取其威猛有彬炳，玉以象德而有温潤。尋珪璋既玉之美者，豹皮義兼炳蔚，熊羆亦昏禮吉徵，以類取象，亦宜并用，未詳何以遺文。晋氏江左，禮物多闕，後代因襲，未遑研考。今法章徽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稽諸舊典。今皇太子昏，納徵，禮合用珪璋豹皮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依經記更正。若應用者，爲各用一？爲應用兩？"博士裴昭明議："案周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鄭玄注云：'束帛十端也。儷，兩也。兩皮爲庭實，鹿皮也。'晋太子納妃儀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以虎豹皮各一具。豈謂婚禮不辨王公之序，故取虎豹皮以尊革其事乎。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用。熊羆吉祥，而婚典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帝道弘明，徽則光闡，儲皇聘納，宜準經誥。凡諸僻謬，并合詳裁。雖禮代不同，文質或異，而鄭爲儒宗，既有明說，守文淺見，蓋有惟疑。兼太常丞孫詵議以爲：'聘幣之典，損益惟義，歷代行事，取制士婚。若珪璋之用，實均璧品，采豹之彰，義齊虎文，熊羆表祥，繁衍攸寄。今儲后崇聘，禮先訓遠，皮玉之美，宜盡暉備。《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合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長兼國子博士虞龢議：'案《儀禮》納徵，直云玄纁束帛雜皮而已。《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

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有關部門上奏："考查東晋以來，太子結婚，納徵，禮儀用玉一塊，虎皮二張，不知道是根據什麽確定的。或許用虎皮是取其威猛赫赫，用玉是象徵德行圓而温潤。考尋珪璋既是玉中的佼佼者，豹皮又有威猛顯赫的含義，熊羆也是婚禮的吉祥徵兆，按照類别取象，也應當同時采用，不知道如何擬定禮文。東晋時期，禮制多有缺略，後代因襲舊章，没有時間詳細研考。如今典章禮儀，正準備大規模備辦。應當以經籍所載爲規範，稽考有關舊有典制。如今皇太子結婚，納徵，禮制是否應當用珪璋豹皮熊羆皮？請求將此事下發禮官詳細依照經典所記加以考正。如果應當使用，是各用一？還是各用二？"博士裴昭明建議："考查周代禮制，納徵，用黑色和淺紅色的束帛儷皮。鄭玄注說：'束帛十端。儷，雙數。兩皮作爲庭實，即鹿皮。'晋太子納妃的儀式，'用虎皮二張'。太元年間，公主納徵，用虎豹皮各一具。豈能說婚禮不分王公的尊卑，所以纔取虎豹的皮以便尊重其事呢。虎豹皮雖然好看，但徵禮不采用。熊羆雖然吉祥，但婚典并不涉及。珪璋雖然美麗，但用途各有不同。如今帝道弘明，光宗耀祖，作爲皇儲聘納妃子，應當按照經典所載辦理。凡是各種不合經典的謬誤禮制，都應當詳加審定。雖然禮制各代不同，或文華或質樸，但鄭玄作爲一代儒宗，既然已有明文論說，那些守文淺見，大約便有疑問了。兼太常丞孫詵議論認爲：'聘幣的禮儀，增加與減省衹在於理解意義不一，歷代行事，都是取法於士婚禮。至於珪璋的應用，實際如同玉璧之品，采用豹皮的麗紋，含義同於虎皮紋飾，熊羆表示吉祥，寄托着繁衍後代的美意。如今皇儲崇聘妃子，禮制上應當以遠古爲準則，有關皮玉等美物，應當全數備辦。《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量應當同於玉璧數，熊羆及紋豹，各應用二頭。'長兼國子博士虞龢議論說：'考查《儀

虚作也。則虎豹之皮，居然用兩，珪璧宜仍舊各一也。’參詵、龢二議不異，今加珪璋各一，豹熊羆皮各二，以龢議爲允。”詔可。

禮》所載納徵，衹説用黑色和淺紅色的束帛雜皮而已。《禮記·郊特牲》説虎豹皮與玉璧，不是虚作。則虎豹皮，顯然可以用兩張，珪璧還是仍舊各用一爲好。’參考孫詵、虞龢二位的議論并無不同，如今增加珪璋各一，豹熊羆皮各二，認爲虞龢的建議比較允當。”詔令同意。

晋武帝泰始十年，將聘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晋武帝泰始十年，準備聘拜三夫人九嬪。有關部門上奏：“禮制規定，聘皇后用穀珪，没有妾媵禮贄的制度。”詔令説：“拜授可以依照魏氏舊例。”於是親臨前殿派遣使持節兼太常拜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漢、魏之禮，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婚。司空王朗以爲不可，其後乃革。

漢、魏的禮制，公主居於本第，娶公主者上門與公主結婚。司空王朗認爲這樣不合禮制，此後便改革了。

凡遣大使拜皇后、三公，及冠皇太子，及拜蕃王，帝皆臨軒。其儀，太樂令宿設金石四厢之樂於殿前。漏上二刻，侍中、侍臣、冗從僕射、中謁者、節騎郎、虎賁，旄頭遮列，五牛旗皆入。虎賁中郎將、羽林監分陛端門内。侍御史、謁者各一人監端門。廷尉監、平分陛東西中華門。漏上三刻，殿中侍御史奏開殿之殿門、南止車門、宣陽城門。軍校、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黄門侍郎、散騎侍郎升殿夾御座。尚書令以下應階者以次入。治禮引大鴻臚入，陳九賓。漏上四刻，侍中奏：“外辦。”皇帝服衮冕之服，升太極殿，臨軒南面。謁者前北面一拜，跪奏：“大鴻臚臣某稽首言，群臣就位。謹具。”侍中稱制曰：“可。”謁者贊拜，在位皆再拜。大鴻臚稱臣一拜，仰奏：“請行事。”侍中稱制曰：“可。”鴻臚舉手曰：“可行事。”謁者引護當使者當拜者入就拜位。四厢樂作。將拜，樂止。禮畢出。官有其注。

凡是派遣大使封拜皇后、三公，以及爲皇太子舉行冠禮和封拜藩王，皇帝都要親臨前殿。其儀式是，太樂令在前一天擺設金石四厢之樂於殿前。時間到了凌晨二刻，侍中、侍臣、冗從僕射、中謁者、節騎郎、虎賁，旄頭遮列，五牛旗等都進入。虎賁中郎將、羽林監分别侍立端門内兩側。侍御史、謁者各一人監護端門。廷尉監、平分别侍立東西中華門。時間到了三刻，殿中侍御史啓奏打開殿的殿門、南止車門、宣陽城門。軍校、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黄門侍郎、散騎侍郎走上殿堂分列在御座兩旁。尚書令以下應當進階的人員依次而入。治禮官引領大鴻臚進入，陳列九賓。時間到了四刻，侍中上奏：“外面已準備完畢。”皇帝便穿着衮冕之服，登上太極殿，面臨前殿南面。謁者走上前向北面一拜，然後跪下啓奏：“大鴻臚臣某稽首説，群臣已各就各位。謹禀告。”侍中代皇帝宣制説：“可以。”謁者唱贊下拜，在位者便都跟着二拜。大鴻臚口中稱臣一拜，然後仰頭啓奏：“請求開始儀式。”侍中代皇帝稱制説：“可以。”鴻臚便舉起手來説：“可以行禮了。”謁者便引領護衛各位負有使命者應當入拜者各就拜位。這時四厢音樂響起。將要開始行拜禮時，音樂便停止了。禮儀完畢後出來。官府有這方面的詳細記載。

舊時歲旦，常設葦茭桃梗，磔鷄於宫及百寺門，以禳惡氣。《漢儀》，則仲夏之月設之，有桃卯，無磔鷄。案明帝大修禳禮，故何晏禳祭議據鷄牲供禳釁之事，磔鷄宜起於魏也。桃卯本漢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但未詳改仲夏在歲旦之所起耳。宋皆省，而諸郡縣此禮往往猶存。

過去每年元旦，常常設置葦茭桃梗，分别在宫門及百寺門肢解鷄，用以驅除惡氣。《漢儀》的記載，則是仲夏之月設置，有桃木刻製的辟邪飾物，没有肢解鷄的做法。考查明帝大興驅除惡穢的禮儀，所以何晏禳祭的議論根據鷄牲供給禳釁之事，斷定磔鷄的儀式應當是起源於魏。桃卯本來是漢代所推崇的，卯金又應當是魏代所棄除的，衹是不知道將仲夏設桃卯的儀式改在一年的開始的原因。宋都省去了這些儀式，但各郡縣却往往保留這些習俗。

上代聘享之禮，雖頗見經傳，然首尾不全。《叔孫通傳》載通所制漢元會儀，綱紀粗舉，施於今，又未周備也。魏國初建，事多兼闕，故黄初三年，始奉璧朝賀。何承天云，魏元會儀無存者。案何楨《許都賦》曰："元正大饗，壇彼西南。旗幕峨峨，檐宇弘深。"王沈《正會賦》又曰："華幄映於飛雲，朱幕張于前庭。絙青帷於兩階，象紫極之崢嶸。延百辟于和門，等尊卑而奉璋。"此則大饗悉在城外，不在宫内也。臣案魏司空王朗奏事曰："故事，正月朔，賀。殿下設兩百華鐙，對於二階之間。端門設庭燎火炬，端門外設五尺、三尺鐙。月照星明，雖夜猶晝矣。"如此，則不在城外也。何、王二賦，本不在洛京。何云《許都賦》，時在許昌也。王賦又云"朝四國於東巡"，亦賦許昌正會也。

前代聘享的禮儀，雖然多見於經傳，但首尾不全。《叔孫通傳》記載他所制定的漢代元會儀式，綱目粗備，應用於現在，又顯得不周備。魏國當初建立時，各種制度多有欠缺，所以黄初三年，纔開始施行奉璧朝賀的禮儀。何承天説，魏國的元會禮儀没有保存下來的。考查何楨《許都賦》説："元旦舉行盛大饗會，在西南築起壇場。旗幟帷幕高揚華麗，飛檐廣宇弘大幽深。"王沈《正會賦》又説："華麗的帷幄映襯着飛雲，紅色的帳幕張挂在前庭。在兩階間連接上黑色帷幕，象徵着帝宫的峥嶸。在和門延請百官，不論尊卑都手捧圭璋。"由此可見大饗都在城外，不在宫内。臣考查魏司空王朗奏事説："舊例，正月初一，朝賀。殿下設兩百華燈，對稱地放在兩列臺階之間。端門設庭燎火炬，端門外設五尺、三尺燈。月照星明，雖然是夜晚却如同白晝。"如此看來，就不在城外了。何、王二賦所言元旦宴會，本不在洛陽。何説《許都賦》，當時在許昌。王賦又説"在東巡時接見四國諸侯"，也是寫的許昌元旦宴會。

晉武帝世，更定元會注，今有《咸寧注》是也。傅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采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此則兼采衆代可知矣。《咸寧注》，先正月一日，守宫宿設王公卿校便坐於端門外，大樂鼓吹又宿設四廂樂及牛馬帷閣於殿前。夜漏未盡十刻，群臣

晉武帝時代，重新制定元旦朝會的儀式，現存《咸寧注》即是。傅玄《元會賦》説："考查夏代帝王的遺訓，綜述商、周二代的典制，采集秦、漢時代的舊禮，以制定元旦朝會的儀式。"由此可見是雜采各代禮儀而成。《咸寧注》記載，在正月一日前，管理宫殿的人員在前一日便在端門外設王公卿校的便座，大樂鼓吹官員又在前一日設四廂樂及牛馬帷閣於殿前。夜漏還剩十刻

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東中華門入謁，詣東閣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群司乘車與百官及受贄郎下至計吏，皆入，詣陛部立。其陛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群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鍾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座。鍾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治禮郎贊："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贊："蕃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置璧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治禮郎引公、特進、匈奴南單于子、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面伏。大鴻臚跪贊："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賀。"太常贊："皇帝延君登。"治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贊者引下殿，還故位。王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并贊，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贄授受贄郎，郎以璧帛付謁者，羔雁雉付太官。太樂令跪請奏雅樂。以次作樂。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訖，坐。御入三刻，又出。鍾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群臣上。"謁者引王公至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尊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還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蕃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侍中曰："觴已上。"百官伏稱

時，群臣齊集，庭燎點燃。奉上賀謁報，又奉上賀皇后的表章。返回時從雲龍東中華門進入謁見，到達東閣下的便座。夜漏還剩七刻時，有關官吏乘車及百官和受贄郎官下至計吏，都進入，到達丹陛部站立。在陛下的侍衛者，儀式如同皇帝親臨前殿一樣。夜漏還剩五刻時，謁者僕射、大鴻臚各上奏說："群臣已經就位坐定。"午夜，侍中奏："外面準備完畢。"皇帝這纔出來。鐘鼓齊鳴，百官都拜伏在地。太常引導皇帝登上御座。鐘鼓停止。百官起來。大鴻臚跪着奏道："請開始朝賀。"治禮郎大聲唱贊："皇帝延請藩王上殿。"大鴻臚跪着唱贊："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次拜賀。"太常報："藩王都登上殿來。"謁者引導上殿，站在御座前。皇帝起來，諸王再次下拜。皇帝坐下，諸王又再次下拜。跪着將玉璧放置在御座前，又再次下拜。禮儀完畢，謁者引導下殿，回復到各人位次。治禮郎引導公、特進、匈奴南單于子、金紫將軍等站在大鴻臚西面，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在大行令西面，都面向北拜伏在地。大鴻臚跪着唱贊道："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獻璧皮帛羔雁雉等，再次拜賀。"太常唱贊道："皇帝延請諸君上殿。"治禮郎引導公以及金紫將軍等上殿，站在御座前。皇帝起來，都再次下拜。皇帝坐下，諸臣又再次下拜。跪着將璧皮帛放置在御座前，又再次下拜。禮儀完畢，謁者引導下殿，回到各人位次。王公放置玉璧成禮時，大行令都要唱贊，殿下中二千石以下都與此一樣。禮儀完畢，將禮物授予受贄郎，受贄郎則將璧帛交付給謁者，羔雁雉交付給太官。太樂令跪着請奏雅樂。依次演奏音樂。乘黃令便推出車來。皇帝隨之上車退入後殿，百官都坐下。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依次進入，都二拜完畢，坐下。皇帝進去三刻後，再次出來。鐘鼓齊鳴。謁者僕射跪着奏道："請群臣上殿。"謁者引導王公以及二千石等官員上殿，千石、六百石官員停留在本位。謁者引導王上來恭敬地酌滿壽酒，跪着授予侍中。侍中跪着將壽酒放置在御座前。王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自己倒滿酒，放在座位前。謁者跪着奏道："藩王臣某

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諸王等還本位。陛者傳就席，群臣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座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御飯到陛，群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并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座前。群臣就席。太樂令跪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舞。"舞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衆伎。"乃召諸郡計吏前，授敕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鍾鼓作，群臣北面再拜出。江左更隨事立位，大體亦無異也。宋有天下，多仍舊儀，所損益可知矣。

等奉觴再拜，敬祝皇上千萬歲。"侍中說："觴已奉上。"百官伏在地上稱呼萬歲。四厢樂器齊鳴。百官再次下拜。飲酒完畢，又再次下拜。謁者引導諸王等回到本位。陛者傳呼就席，群臣都跪着答應。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自到殿上敬上壽酒，登歌樂起，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被抬上臺階，太官令跪着將酒授予侍郎，侍郎跪着送到御座前。然後給百官酌酒。太樂令跪着上奏："演奏登歌。"連續三次。完畢，纔下來。太官令跪着請示御飯送到陛下，群臣都起立。太官令手捧羹湯跪着授予司徒；手捧飯食跪着授予大司農；尚食手捧案桌都授給侍郎，侍郎跪着送到御座前。群臣各就席位。太樂令跪着上奏："請用餐。奏樂。"太官將百官飯案一一送到。吃完後，太樂令跪着上奏："請求表演舞蹈。"舞蹈依次表演。鼓吹令又上前跪着奏道："請求衆伎依次進來。"於是召來諸郡計吏上前，在階下授予敕戒。宴樂完畢，謁者一人跪着奏道："請停罷退席。"鐘鼓齊鳴，群臣面向北二拜然後出來。東晋又隨事設立席位，大致上也没有大的不同。南朝宋建立後，大多沿用舊的禮儀，所增減的部分可想而知。

晋江左注，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升在三恪上。

東晋禮儀記載，皇太子如果出席元會，位置處在三恪下、王公上。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升皇太子位在三恪上。

魏制，蕃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爲常。晋泰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若臨時有故，却在明年。來朝之後，更滿三歲乃復，不得從本數。朝禮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國，其有授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此禮遂廢。

魏的制度，藩王不能前來朝覲。明帝時有朝覲的，都是由特别恩准來的，不能作爲常例。晋泰始年間，有關部門上奏："凡是諸侯國，其王公以下來朝覲的，四方各爲二番，三年爲一輪，周而復始。如果臨時有變故，就推遲到次年。來朝之後，過了三年纔能再次來朝，不能從來朝這一年算起。朝覲禮儀執璧等如舊朝禮儀一樣。不是朝覲之年，就各自派遣卿奉禮物朝聘。"奏議得到認可。東晋王侯不住自己的封國，其中如果有接受地方官任職而居住在京城外的，就執行同方伯刺史一樣的禮制，也没有朝聘的禮儀，這種禮儀便逐漸廢止了。

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

元旦的大朝會，設置白虎樽在殿庭。樽蓋上畫有白虎，如果有人能進獻忠直的言論，便給予

此樽飲酒。案《禮記》，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唯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白虎樽，蓋杜舉之遺式也。畫爲虎，宜是後代所加，欲令言者猛如虎，無所忌憚也。

此樽飲酒。考查《禮記》，知悼子逝世，沒有下葬，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候，鼓鐘齊鳴。杜蕢從外面進來，聽到鐘聲後說："在什麼地方?"回答說："在寢殿。"杜蕢進入寢殿，拾級而上，倒了一杯酒，說："師曠，喝了這杯酒。"又倒了一杯酒，說："李調，喝了這杯酒。"接着又倒了一杯酒，在堂上向北面坐下自己喝了。然後走下臺階，快步走出寢殿。平公喊他回來說："杜蕢，剛纔我以爲你可能存心想要啓發我，所以没跟你講話。你要師曠喝酒，爲什麼?"回答說："甲子、乙卯是君王忌諱的日子，不敢奏樂。現在知悼子還停柩在堂，這比甲子、乙卯那種忌諱的日子還要嚴重。師曠是掌樂的太師，而不把這個道理告訴給您，所以我要罰他喝酒。""那你要李調喝酒，又是爲什麼?"回答說："李調是您親近的臣子，可是爲了吃喝，就不管您的忌諱，所以我也要罰他喝酒。""那你自己也喝一杯酒，是爲什麼?"回答說："杜蕢衹是個宰夫，職責在於擺弄宰刀等，却膽敢越職諫諍，所以自己也該罰酒一杯。"平公說："今天我也有過失，倒酒來罰我飲一杯。"杜蕢洗净酒杯酌滿舉起來。平公對侍者說："如果我死了以後，也一定不要廢棄了這隻酒杯。"至今，獻酒完畢，便要揚起酒杯表示敬潔，稱爲"杜舉"。白虎樽，大概是"杜舉"的遺留方式。畫上白虎，大約是後代加上的，用意是想讓進言者猛如虎，無所顧忌。

漢以高帝十月定秦旦爲歲首，至武帝雖改用夏正，然朔猶常饗會，如元正之儀。魏、晉則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旦，晉有其注。宋永初元年八月，詔曰："慶冬使或遣不，事役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慶，不得廢耳。郡縣遣冬使詣州及都督府者，亦宜同停。"

漢代將高祖十月消滅秦的日子作爲一年的開始，到了漢武帝雖然改用夏代曆法，但十月初一仍然常常舉行饗會，如元旦的儀式一樣。魏、晉則在冬至日接受萬國以及百官的朝賀，接着便舉行小型朝會。其儀式次於元旦大會，晉代官府有這方面的記載。宋永初元年八月，詔令說："慶冬使有時派遣有時停罷，事役應當減省，如今可以全部停止。惟有元旦大慶，不能廢止。郡縣派遣冬使到各州及都督府的，也應當同時停止。"

孫權始都武昌及建業，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縣南十餘里郊中是

孫權開始建都武昌和建業時，沒有設立郊祭壇場。到了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祀南郊，地點即今天秣陵縣南十餘里的郊中。晉朝南遷後、

也。晉氏南遷，立南郊於巳地，非禮所謂陽位之義也。宋孝武大明三年九月，尚書右丞徐爰議："郊祀之位，遠古蔑聞。《禮記》'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漢初甘泉河東禋埋易位，終亦徙於長安南北。光武紹祚，定二郊洛陽南北。晉氏過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狹，未議開闡，遂於東南巳地創立丘壇。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南驛開塗，陽路修遠。謂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馬興之、傅郁、太常丞陸澄并同爰議。乃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正在宫之午地。世祖崩，前廢帝即位，以郊舊地爲吉祥，移還本處。

北郊，晉成帝世始立，本在覆舟山南。宋太祖以其地爲樂游苑，移於山西北。後以其地爲北湖，移於湖塘西北。其地卑下泥濕，又移於白石邨東。其地又以爲湖，乃移於鍾山北原道西，與南郊相對。後罷白石東湖，北郊還舊處。

南郊，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官掌清者亦如之。致齋之朝，御太極殿幄坐。著絳紗袍，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兆尹衆官悉壇東就位，太祝史牽牲入。到榜，廪犧令跪白："請省牲。"舉手曰："腯。"太祝令繞牲，舉手曰："充。"太祝令牽牲詣庖。以二陶豆酌毛血，其一奠皇天神座前，其一奠太祖神座前。郊之日未明八刻，太祝令進饌，郎施饌。牲用繭栗二頭，群神用牛一頭。醴用秬鬯，藉用白茅。玄酒一器，器用匏陶，以瓦樽盛酒，瓦圩斟酒。璧用蒼

在巳地設立南郊壇場，這不是禮制所謂陽位的意義。宋孝武大明三年九月，尚書右丞徐爰議論説："郊祀的位置，自古以來没聽説過。《禮記》'焚燒柴火於泰壇，這是祭天。''在南郊築壇場，是爲了靠近正南的方位。'漢代初年甘泉河東祭祀的瘞埋改變了位置，最終也遷移到了長安南北。光武帝建立東漢，將二郊定在洛陽南北郊。東晉建立，都改在北郊。等到討論郊祀的壇場設置問題，莫衷一是。另外南出的道路狹窄，來不及討論擴大的問題，便於東南巳地創立丘壇。皇宋建立，沿襲而不改。而且處在城内，不是城外郊區。如今皇朝重造，革故鼎新，南驛已經開通，陽關大道遠達各地。以爲應當移郊祭於正午之位，以確定天帝之位。"博士司馬興之、傅郁、太常丞陸澄都同意徐爰的建議。於是將郊壇移至秣陵牛頭山西面，正在十二宫的午地。世祖逝世，前廢帝即位，以爲在原來的地點祭祀更吉祥，便將郊壇移回原地。

北郊祭祀，晉成帝時代纔開始設立，本來在覆舟山南面。宋太祖將其地改爲樂游苑，將北郊祭祀地點移到山的西北面。後來又將其地改爲北湖，將郊壇移到湖塘西北。此地低下潮濕，便又移到白石邨東面。後來此地又改爲湖，便又移到鍾山北原道西面，與南郊相對。後來撤罷白石東湖，北郊地點便又移回原處。

南郊祭祀，皇帝在宫中齋戒七日，又清心潔身致齋三日。官員中職掌祭祀物品的也要這樣齋戒。致齋的那天早晨，皇帝出臨到太極殿帷幄中坐下。穿絳紗袍，戴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在郊祭的前一日晡時前五刻，查看犧牲。公卿京兆尹衆官等都到壇東面就座，太祝史牽牲畜進來。到牌榜前，廪犧令跪着説："請檢查犧牲。"舉手説："肥。"太祝令圍繞牲畜一圈，舉手説："充。"太祝令牽牲到厨房。用二個陶鉢盛裝毛血，其一灑在皇天神座前，另一個則灑在太祖神座前。郊祀那天的凌晨八刻，太祝令送進食品，郎官分配食品。祭牲用小牛二頭，群神用牛一頭。醴用黑黍與鬱金香草釀製的秬鬯酒，藉用白茅。玄酒一酒器，酒器用匏陶，用瓦樽盛酒，用瓦圩斟酒。

玉。蒯席各二，不設茵蓐。古者席藁，晉江左用蒯。車駕出，百官應齋及從駕填街先置者，各隨申攝從事。上水一刻，御服龍衮，平天冠，升金根車，到壇東門外。博士、太常引入到黑攢。太祝令跪執匏陶，酒以灌地。皇帝再拜，興。群臣皆再拜伏。治禮曰："興。"博士、太常引皇帝至南階，脱舄升壇，詣罍盥。黄門侍郎洗爵，跪授皇帝。執樽郎授爵，酌秬鬯授皇帝。跪奠皇天神座前，再拜，興。次詣太祖配天神座前，執爵跪奠，如皇天之禮。南面北向，一拜伏。太祝令各酌福酒，合置一爵中，跪進皇帝，再拜伏。飲福酒訖，博士、太常引帝從東階下，還南階。謁者引太常升壇，亞獻。謁者又引光禄升壇，終獻。訖。各降階還本位。太祝送神，跪執匏陶，酒以灌地。興。直南行出壇門，治禮舉手白，群臣皆再拜伏。皇帝盤，治禮曰："興。"博士跪曰："祠事畢，就燎。"博士、太常引皇帝就燎位，當壇東階，皇帝南向立。太祝令以案奉玉璧牲體爵酒黍飯諸饌物，登柴壇施設之。治禮舉手曰："可燎。"三人持火炬上。火發。太祝令等各下壇。壇東西各二十人，以炬投壇，火半柴傾。博士仰白："事畢。"皇帝出便坐。解嚴。天子有故，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其亞獻、終獻，猶太常、光禄勛也。北郊齋、夕牲、進熟，及乘輿百官到壇三獻，悉如南郊之禮；唯事訖，太祝令牲玉饌物詣坎置牲上訖，又以一牲覆其上。治禮舉手曰："可埋。"二十人俱時下土。填坎欲半，博士仰白："事畢。"帝出。自魏以來，多使三公行事，乘輿罕出矣。魏及晉初，儀注雖不具存，所損益漢制可知也。江左

璧用蒼玉。蒯席各二床，不設茵蓐。古代席用藁，東晉用蒯。車駕出來，百官應當齋戒以及隨從車駕沿街預先設置的，各隨所職掌的事務到位。上水一刻，皇帝着龍衮，戴平天冠，坐上金根車，到壇東門外。博士、太常引導進入到黑攢。太祝令跪着手持匏陶，以酒灑地。皇帝二拜，起來。群臣都二拜後伏在地上。治禮官説："起來。"博士、太常引導皇帝到南階，脱鞋登上壇，到陶缶前洗手。黄門侍郎洗好爵，跪着送給皇帝。執樽郎接過爵，斟上秬鬯酒送給皇帝。皇帝跪着將酒灑在皇天神座前，二拜，起來。其次到太祖配天神的靈座前，手執酒爵跪着灑下，如皇天神座前一樣。在南面向北，拜伏一次。太祝令各酌一杯福酒，合放在一個爵中，跪着送給皇帝，二拜伏地。飲福酒完畢，博士、太常引導皇帝從東面臺階下來，回到南面臺階。謁者引導太常登壇，開始第二次獻酒。謁者又引導光禄登壇，開始最後一次獻酒。完畢。各自下來回到本位。太祝送神，跪着手持匏陶，將酒灑在地上。起來。直向南面走出壇門，治禮官舉手説話，群臣便二拜後伏在地上。皇帝盤，治禮官説："起來。"博士跪着説："祭祀完畢，準備燒柴祭天。"博士、太常引導皇帝來到燎位，在壇的東面臺階，皇帝面向南而立。太祝令用案盛着玉璧牲體爵酒黍飯等食品，登上柴壇擺設好。治禮官舉手説："可以火燎了。"三人手持火炬登上柴壇。火點燃起來。太祝令等人各自走下柴壇。壇東西各二十人，將火炬向柴壇投去，等火燒到一半柴壇傾倒。博士仰頭説道："事情完畢。"皇帝離開便座。撤銷戒嚴。天子如果有事不能出席，則由三公代行祭祀，而由太尉初獻，次獻和終獻，仍然由太常、光禄勛履行。北郊齋、夕牲、進熟，以及乘輿百官到壇三獻，全部如同南郊的禮儀；惟一不同的是事情完畢後，太祝令將牲玉饌物等放置在坎穴内并將玉饌等物放入牲腹内，又將一牲覆蓋在祭牲上。治禮官舉手説："可以埋了。"二十人都同時將土鏟下。填坎近一半時，博士仰頭説："事情完畢。"皇帝便離開出去了。自從魏國以來，大多由三公代行此祭，皇帝很少出來參加。

以後，官有其注。

魏及晉初，有關禮儀雖然没有都保存下來，但對漢代禮制的增損是可想而知的。東晉以後，官府有這方面的記載。

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郊神之道也。"黄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于東門之外。按《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秋分夕月於西，今正月，非其時也。《漢郊祀志》，帝郊泰畤，平旦出竹宫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此爲即用郊日，不俟二分也。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此古禮也。《白虎通》"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此其義也。《尚書大傳》，迎日之詞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于郊。"吴時郎陳融奏《東郊頌》，吴時亦行此禮也。晉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舊請車駕祀朝日，寒温未適，可不親出。"詔曰："禮儀宜有常；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復爲無定制。間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弭息，唯此爲大。"案此詔，帝復爲親朝日也。此後廢。

魏文帝詔令説："漢代不在東郊拜日，而早晚却常常在殿下面向東拜日，煩瑣褻瀆類似百姓之事，不是敬事天帝郊祭神靈的好方式。"黄初二年正月乙亥，在東門外朝日。按照《禮》的記載，天子選擇春分這一天在東面舉行朝日儀式，秋分在西面舉行夕月儀式，現在正是正月，不是舉行這種儀式的時候。《漢郊祀志》載，皇帝在泰畤郊祭，清晨出竹宫向東拜揖太陽，當天傍晚向西拜揖月亮。這表明就是借用郊祭之日，不需等到春分秋分之日。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初一，在東郊舉行朝日儀式，八月己丑，在西郊舉行夕月儀式，這是古代禮制。《白虎通》載"帝王以天爲父，以地爲母，以太陽爲兄，以月亮爲姐"，這就是朝日夕月的來歷。《尚書大傳》載，迎日的詞説："時間在某年某月上日。明亮的陽光照於上下，勤勞施於四方，普遍實行美政，惟有我一人。某敬拜迎日於郊。"三國吴郎陳融上奏《東郊頌》，可見吴國時代也舉行此種禮儀。晉武帝太康二年，有關部門上奏："春分時依照舊例應當請皇帝出席朝日的祭祀儀式，但寒温氣候不太適宜，皇上可以不必親自出席。"詔令説："禮儀應當有一定之規，如果像所奏那樣，與已故太尉所撰定的禮儀便有不同，便是再次没有定制了。以往是因爲各地寇難没有平定，所以每次依照所奏。如今戰事已經平息，衹有這件事最大了。"考查這一詔令内容，可知皇帝再次親自出席朝日祭儀了。此後便廢止了。

殷祠，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百官清者亦如之。致齋之日，御太極殿幄坐，著絳紗袍，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車駕出，百官應齋從駕留守填街先置者，各依宣攝從事。上水一刻，皇帝著平冕龍衮之服，升金根車，到廟北門訖。治禮、謁者各引太樂、太常、光禄勳、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車入廟，脱舄，

殷祠，皇帝在宫中齋戒七日，又清心潔身致齋三日。官員中職掌祭祀物品的也要這樣齋戒。致齋的那天，皇帝出臨到太極殿帷幄中坐下，穿絳紗袍，戴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舉行祠祭的那天，車駕出來，百官中應當齋戒隨從車駕或留守以及充任填街需要預先到達者，各隨職責行事。上水一刻，皇帝穿戴平冕龍衮服，登上金根車，到廟的北門止。治禮、謁者各引導太樂、太常、光禄勳、三公等都進入就位。皇帝下車入

盥及洗爵，訖，升殿。初獻，奠爵，樂奏。太祝令跪讀祝文，訖，進奠神座前，皇帝還本位。博士引太尉亞獻，訖，謁者又引光禄勋終獻。凡禘祫大祭，則神主悉出廟堂，爲昭穆以安坐，不復停室也。晋氏又有陰室四殤，治禮引陰室以次奠爵于饌前。其功臣配饗者，設坐於庭，謁者奠爵于饌前。皇帝不親祠，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太常亞獻，光禄勋終獻也。四時祭祀，亦皆於將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

晋武帝泰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爲制。太康中，有司奏議，十一月一日合朔奠、冬烝、夕牲同日，可有司行事。詔曰："夕牲而令有司行事，非也。改擇上旬他日。"案此則武帝夕牲必躬臨拜，而江左以來復止也。晋元帝建武元年三月辛卯，即晋王位，行天子殷祭之禮，非常之事也。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烝祠。中書侍郎范甯奏："案《喪服》傳，有死宫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别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在嬰孩，臣竊以爲疑。"於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昔漢靈帝世，立春尚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毆殺陌使於南書寺，於是詔書曰："議郎蔡邕、博士任敏，問可齋祠不？得無不宜？"邕等對曰："按上帝之祠，無所爲廢。宫室至大，陌使至微，日又寬，可齋無疑。"甯非不知有此議，然不從也。魏及晋初，祭儀雖不具存，江左則備矣。官有其注。

廟，脱鞋，漱洗及洗爵完畢，登上殿。依次進行初獻，奠爵，奏樂。太祝令跪着讀祝文，完畢，送到神座前供奉，皇帝回到本位。博士引導太尉進行亞獻，完畢，謁者又引導光禄勛進行終獻。凡是禘祫大祭，就將神主都搬出廟堂，按照昭穆順序安排座次，不再放在室内。晋朝又有陰室四殤，治禮官引導到陰室依次擺上供品奠酒祭祀。其中如有功臣配饗的，就設置靈座於庭，謁者奠酒供祭於前。皇帝如不親自祭祀，就由三公行事，由太尉進行初獻，太常進行亞獻，光禄勛進行終獻。四季的祭祀，也都是在將要進行祭祀之前舉行夕牲儀式，其儀式和郊祭一樣。

晋武帝泰始七年四月，皇帝將要親自參加祭祀大典，車駕出席夕牲儀式，而按照儀式規定返回時不需要再拜。詔令問這麽做的原因是什麽。博士上奏説："歷代相沿襲就是這樣。"皇帝説："這不是致敬宗廟的禮儀。"於是下拜然後返回，於是便成爲定制。太康年間，有關部門奏議，十一月一日恰好是朔奠、冬烝、夕牲同一日，可令有關部門行事。詔令説："夕牲這樣的儀式讓有關部門代行其事，不妥當。改擇上旬的其他日子。"這表明武帝在夕牲的儀式上必定是要親自臨拜的，而東晋以來便廢止了。晋元帝建武元年三月辛卯，登上晋王位，舉行天子殷祭的禮儀，這是一件非常事件。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去世在應當舉行烝祠的時候。中書侍郎范甯上奏："考查《喪服》傳，如果有人在宫中死亡，三個月不舉行祭祀，不論貴賤和老幼都如此。皇女雖然是嬰孩，臣私下以爲此時照常舉行祭禮值得懷疑。"於是尚書上奏派三公代行其事。過去漢靈帝時代，立春尚齋迎氣於東郊，尚書左丞在南書寺毆打陌使致死，於是詔書説："議郎蔡邕、博士任敏，你們認爲是否可以繼續舉行祭祀？是否有所不宜？"蔡邕等回答説："考查上帝的祭祀，無任何事能够讓其廢止。宫室最大，陌使最小，日期又寬鬆，無疑可以齋祭。"范甯并非不知道有這樣的議論，衹是不從而已。魏及晋初，祭儀雖然没有都保存下來，東晋有關的禮儀則保存完好。官府有這方面的記載。

祠太社、帝社、太稷，常以歲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太祝令夕牲進熟，如郊廟儀。司空、太常、大司農三獻也。官有其注。周禮王親祭，漢以來，有司行事。

祭太社、帝社、太稷，常常選擇每年的二月、八月二個社日舉行。太祝令在夕牲時進熟食，如同郊廟祭祀一樣的儀式。司空、太常、大司農分別負責三獻。官府有這方面的儀式記載。周代禮制是由王親自主祭，漢代以來，則由有關部門負責此事。

漢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國西北戌亥地，祠儀比泰社。

漢安帝元初六年，設立六宗祠於都城西北戌亥地，祭祀儀式與泰社的規格相等。

日月將交會，太史上合朔。尚書先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摯虞《決疑》曰："凡救蝕者，皆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更伐鼓於門，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各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卿馳繞宮，伺察守備，周而復始。日復常，乃皆罷。"魯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有蝕之。祝史請所用幣，叔孫昭子曰："日有蝕之，天子不舉樂，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又以赤絲爲繩繫社，祝史陳辭以責之。社，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責之。合朔，官有其注。

日月運行將交會，太史上奏日月運行同宮同度。尚書在三日前預先準備，宣告內外，實行戒嚴。摯虞《決疑》說："凡是搶救日食，都要戴紅色巾幘，以助長陽氣。太陽將要食時，天子穿着素服迴避正殿，內外戒嚴，太史登上靈臺，伺候日食過程。另外擊鼓於門，聽到鼓聲，侍臣都要戴上赤色巾幘，帶劍入殿侍衛。三臺令史以上，都持劍立在各自的廳堂門前。衛尉卿馳馬環繞宮殿，巡視守備情況，循環不斷。直到太陽恢復到正常，纔都停罷。"魯昭公十七年，六月初一，發生日食。祝史官請示所用幣，叔孫昭子說："日食發生時，天子不演奏音樂，在社擊鼓；諸侯在社裏用幣祭祀，在辦公處擊鼓，這是禮制。"又用赤色絲搓成繩繫於社，祝史官陳說語辭加以斥責。社，是勾龍之神，天子的上公，所以要加以斥責。關於合朔，官府有這方面的儀式記載。

昔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不。共詣尚書令荀文若諮之。時廣平計吏劉劭在坐，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文若及衆人咸喜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劭由此顯名，魏史美而書之。

過去漢代建安年間，將舉行元旦正會，而太史上奏說元旦正逢日食，朝廷官員疑惑是否還應當舉行元會。共同來到尚書令荀文若府上咨詢。當時廣平計吏劉劭在座，說："梓慎、裨竈，是古代的良史，仍然占卜水火，錯失天時。《禮》載諸侯朝見天子，入門後有四種意外情況不能繼續舉行禮儀，日食是其中之一。那麼聖人留下的禮制，不爲變異而預先廢止朝禮的情況，或者是災消異伏，或者是推算有誤。"文若以及衆人都高興而聽從了他的見解，於是朝會照常進行，日食也沒有發生。劉劭因此而顯名，魏史贊美此事而記載了下來。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三月朔，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三月初一，太史上奏

太史奏日蝕而不蝕。晉文王時爲大將軍，大推史官不驗之負。史官答曰："合朔之時，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日掩月，則日於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日月相掩必食之理，無術以知，是以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亦前代史官不能審蝕也。自漢故事，以爲日蝕必當於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故《甲寅詔》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古來黄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

日食而没有發生日食。晉文王當時爲大將軍，嚴厲追究史官推算不應驗的責任。史官回答説："日月相會的時候，或者發生日掩月的情况，或者發生月掩日的情况。月掩日，就會出現遮蔽太陽本體，使陽光的影子出現虧缺，所以稱爲日食。日掩月，則是太陽從月亮上經過，稱爲陰不侵陽，雖然日月相掩但不會出現日影虧缺的現象。日月相掩而必然出現虧食的道理，目前還没有方法可以預測，因此舉行嘗禘郊社，出現日食就開始祭祀，由此可見前代史官也不能確定是否一定會出現日食。自漢代以來的舊例，以爲日食必定出現相交虧缺的情况。每到此時，便警戒百官，以防備日食變故。所以《甲寅詔》記有防備日食的制度，而没有追究失誤責任的方法。自古以來黄帝、顓頊、夏、殷、周、魯六代曆法，都没有推算日食的方法，衹有考察疏密的不同而已。自負罪責的條例，來源於本來無術推算曆法，不是推算失誤之罪。"這纔停止了追究。

晉武帝咸寧三年、四年，并以正旦合朔却元會，改魏故事也。

晉武帝咸寧三年、四年，都因元旦正逢日月運行同宫同度而取消元旦朝會，改變了魏的傳統做法。

晉元帝太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臣自攻也。案尚書符，若日有變，便伐鼓於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敕外改之。"

晉元帝太興元年四月日月運行同宫同度，中書侍郎孔愉上奏説："《春秋》記載日食時，天子在社擊鼓，意思是攻擊太陰。諸侯在朝擊鼓，意思是臣子相攻。考查尚書文符記載，如果太陽有變故，便在各宫門擊鼓，這樣做有違傳統典制。"詔令説："所陳奏很有道理，速命令外朝更改。"

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朝士復疑應却會與否。庾冰輔政，寫劉劭議以示八坐，于時有謂劭爲不得禮意，荀文若從之，是勝人之一失。故蔡謨遂著議非之曰："劭論災消異伏，又以慎、竈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所重誡。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而救之。

到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奏元旦逢日月運行同宫同度，朝廷大臣們又懷疑是否應當取消元旦朝會。當時庾冰輔政，將劉劭的見解寫在紙上給八坐看，當時有人以爲劉劭的見解不符合禮制的意義，荀文若聽從了，是有識之士的一個失誤。所以蔡謨便寫成書面意見加以駁斥説："劉劭論述災消異伏，又以爲梓慎、裨竈尚且有錯誤，太史上言也不是必定要正確無誤，這是有道理的。但説聖人傳下制度，不因爲天象變異而預先廢止朝禮，這就有錯誤了。災異的發生，是用來譴責警告人君的，是帝王所慎重警戒的。所以

夫敬誡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喪不見星而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見星也。今史官言當蝕，亦安知其不蝕乎？夫子、老聃豫行見星之防，而劭廢之，是棄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過，猶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況聞天眚將至，行慶樂之會，於禮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既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劭引此，可謂失其義指。劉劭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荀令所善，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謬。後來君子，將擬以爲式，故正之云爾。”於是冰從衆議，遂以却會。

穿素服廢音樂，退避正殿，百官也穿素服，用幣祭祀擊鼓助威，都是表示親自救助這種變異。大凡敬戒的事情，與其疑惑而廢止，不如謹慎地執行。所以孔子、老子在鄉村中助葬，根據喪柩出行不能見到星星的禮制，因此遇到日食便將靈柩停下來，説怎能保證不遇上星星呢。如今史官説應當會發生日食，也怎能知道不發生日食呢？孔子、老子預先作好遇見星星的防備，而劉劭廢止這種預防，是抛棄聖賢的現成規矩。魯桓公在壬申日遇災，而在乙亥日舉行嘗祭，《春秋》譏諷他。災事既然已經過去，尚且應當追懼不已，因此而廢止宗廟的祭祀儀式；何況是聽説天象變異將要發生，舉行慶樂的朝會，這於禮制來説是背離了。《禮記》所説‘諸侯入門而不能完成禮儀之類’，是指太史没有預言，諸侯已經進入宫殿，此時却發生了日食；并不是説事先就知道會出現日食，而朝會仍然不停止。劉劭引用這句話，可以説是錯誤理解了其中的意旨。劉劭所引用的是《禮記》的話；孔子、老子鄉村助葬的事，也是《禮記》所記載的，却違背而反行之，是其進退無據的表現。加之荀令的贊同，漢代所遵從，便使此言至今被稱道，却不知其中謬誤。擔心後世人們將會據此擬定禮制，因此加以糾正。”於是庾冰聽從衆人之議，便因此而取消元旦朝會。

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劭議不却會。王彪之據咸寧、建元故事，又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爲先存其事而僥幸史官推術繆錯，故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相承至今。

到了永和年間，殷浩執政，又想按照劉劭的觀點而不取消元旦朝會。王彪之根據咸寧、建元的舊例，又説：“《禮》所説，諸侯一齊晋見天子，不能完成禮儀而中途廢止的情況有四種，自然是中途突然發生的事，不是預先便有其事而僥幸史官推算失誤，因此没有預先廢止朝見之禮。”於是又聽從王彪之的建議，沿用至今。

耕籍之禮尚矣，漢文帝修之。及昭帝幼即大位，耕於鉤盾弄田。明帝永平十五年二月，東巡，耕於下邳。章帝元和三年正月北巡，耕於懷縣。魏三祖皆親耕籍。晉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始耕祠先農，可令有司行事。詔曰：“夫民之大事，在祀與農。是

耕種籍田的禮制由來已久，漢文帝實行過。及至昭帝幼年登上大位，在鉤盾弄田裏耕種籍田。明帝永平十五年二月，出行東巡，在下邳耕種籍田。章帝元和三年正月到北方巡視，在懷縣耕種籍田。魏國三代帝王都親自參加耕種籍田的儀式。晉武帝泰始四年，有關部門上奏開始耕種籍田并祭祀先農，可命令有關部門行事。

以古之聖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代以來，耕籍止於數步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群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先天下。主者詳具其制，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平良中水者。若無官田，隨宜便換，不得侵民人也。"自此之後，其事便廢。史注載多有闕。江左元、哀二帝，將修耕籍，賀循等所上注，及裴憲爲胡中所定儀，又未詳允。

詔令說："民衆的大事，在祭祀與農事。所以古代的聖賢，親自在帝王籍田裏耕種，以提供郊廟所需的糧食供品，并且用此行動來教化天下民衆。近代以來，耕籍儀式衹是在田地裏走幾步，空有仰慕古人的名義，并無生産祭品教誨百姓的實際內容，却興師動衆耗費無數。如今要恢復耕籍千畝的制度，要與群官公卿等，親自實踐稼穡的艱難，以爲天下表率。主管部門要詳細制定有關條例，并在東郊南面、洛水北面，劃出黄河以南的一片田地，要求是平坦的有水源的良田。如果没有官田，要隨適宜之處交換，不得侵犯民衆利益。"從此以後，此事便廢止了。史官的有關記載多有缺漏。東晋元、哀二帝，準備恢復耕籍制度，賀循等人所上奏的儀注，及裴憲爲胡中所制定的儀制，也不詳細得當。

元嘉二十年，太祖將親耕，以其久廢，使何承天撰定儀注。史學生山謙之已私鳩集，因以奏聞。乃下詔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一夫輟耕，饑者必及。倉廩既實，禮節以興。自頃在所貧耗，家無宿積，陰陽暫偏，則人懷愁墊；年或不稔，而病乏比室。誠由政德未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宰守微化導之方，萌庶忘勤分之義。永言弘濟，明發載懷。雖制令亟下，終莫懲勸，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舊條，務盡敦課。游食之徒，咸令附業。考核勤惰，行其誅賞；觀察能殿，嚴加黜陟。古者從時脉土，以訓農功，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處千畝，考卜元辰。朕當親率百辟，致禮郊甸。庶幾誠素，獎被斯民。"於是斟酌衆條，造定圖注。先立春九日，尚書宣攝內外，各使隨局從事。司空、大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開阡陌。立先農壇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

元嘉二十年，太祖準備親耕籍田，因這種儀式長久被廢止，便指示何承天擬定儀式。史學生山謙之已經私自收集資料擬定，因此將此事上奏。便下詔令說："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一夫不耕，必有飢餓者。倉廩充實以後，禮節便會興起。這些年來，到處貧窮，家無隔宿之糧，天地稍有災異，則人心極度愁苦；偶爾年景歉收，則百姓困乏不堪。誠然是由於政治與德化没有深入人心，以導致此種弊端，也許還有耕種不廣，地有遺利的原因。地方官員勸導無方，民衆忘記了勤勞的意義。常常説到要弘濟，孝思之念無時不懷。雖然制令屢下，終究不能有所懲勸，可是坐等豐收，豈能達到呢。有關部門要頒布舊有條例，務必盡力敦促農課。游食的流民，都要讓其就業。考核勤奮與懶惰，獎優罰劣；觀察能力的高低，嚴加甄別予以提拔和黜退。古代根據時節變化觀察土地情况，以便教誨農民，皇帝親耕籍田，恭敬地提供食品。仰觀前代帝王，思想遵從其好的典制，應當量擇千畝籍田，占卜吉祥日子。朕要親自率領百官，到郊區舉行有關禮儀。方可表達誠懇心情，勸導民衆。"於是參考衆多條例，制定儀式。在立春前九天，尚書宣告內外，各令隨職責行事。司空、大農、京尹、令、尉，度量周天十二宮的東南偏東方向的土地

北。將耕，宿設青幕于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宫之人出穜稑之種，付籍田令。耕日，太祝以一太牢告祠先農，悉如祠帝社之儀。孟春之月，擇上辛後吉亥日，御乘耕根三蓋車，駕蒼駟，青旂，著通天冠，青幘，朝服青衮，帶佩蒼玉。蕃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臺武衛不耕，不改服章。車駕出，衆事如郊廟之儀。車駕至籍田，侍中跪奏："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令贊曰："皇帝親耕。"三推三反。於是群臣以次耕，王公五等開國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田令率其屬耕，竟畝，灑種，即耰，禮畢。

八里之外，整理出千畝土地，開闢好田地疆界。在千畝正中阡陌偏西南方向設立先農壇，在正中阡陌偏東北方向設立御耕壇。將要耕籍之前，前一天在耕壇上張挂青色幕帳。皇后率領六宫人員拿出先種後熟和後種先熟的兩類穀種，交付給籍田令。耕種之日，太祝用一太牢告祭先農，都像祭祀帝社一樣的禮儀。正月，選擇第一個辛日後的吉祥亥日，皇帝乘坐耕根三蓋車，駕蒼馬四匹，青色旗，着通天冠、青幘、青衮朝服，衣帶上佩蒼玉。藩王以下直至六百石都穿青色衣服。衹有三臺武衛官不參加耕種，不改變服裝。車駕出來，衆官履行如郊廟一樣的禮儀。車駕到達籍田，侍中跪下啓奏："皇帝請下車。"到了壇邊，大司農跪下啓奏："先農已經祭祀過，請皇帝親自耕種。"太史令唱贊道："皇帝親自耕種。"皇帝手推耒耜往返三次。然後群臣跟着依次耕種，王公五等爵開國諸侯等往返五次，孤卿大夫往返七次，士往返九次。籍田令率領部下接着耕種，耕完一畝，然後是灑種，覆蓋，儀式結束。

魏氏雖天子耕籍，其蕃鎮諸侯，并闕百畝之禮。晉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籍百畝，躬秉耒耜，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王治國，宜修耕籍之義。"然未施行。宋太祖東耕後，乃班下州郡縣，悉備其禮焉。

魏氏雖然天子耕種籍田，但其藩鎮諸侯等，都没有舉行過耕種百畝的禮儀。晉武帝末年，有關部門上奏："古代諸侯耕種籍田百畝，親自操持耒耜，以便供奉社稷宗廟，以此勸導百姓勤奮務農。如今諸王治國，應當修復耕種籍田的禮儀。"然而没有施行。宋太祖東耕以後，纔頒令各州郡縣，都備齊了有關禮儀。

周禮，王后帥内外命婦，蠶於北郊。漢則東郊，非古也。魏則北郊，依周禮也。晉則西郊，宜是與籍田對其方也。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宫蠶于北郊。按韋誕《后蠶頌》，則于時漢注已亡，更考撰其儀也。及至晉氏，先蠶多采魏法。晉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千畝，后夫人躬蠶桑宫。今陛下以聖明至仁，修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教道未先，蠶禮尚闕。以爲宜依古

周代的禮制，王后率領内外受過誥命封賜的婦人，到北郊舉行養蠶儀式。漢代則是在東郊，這不是古制。魏國則在北郊，這是依照周代禮制。晉朝則在西郊，應當是與籍田對稱的方位。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令中宫在北郊舉行養蠶儀式。按照韋誕《后蠶頌》的說法，則是當時漢代的養蠶儀式已經失傳，另外經過考證而重新撰定的儀式。等到晉代，先蠶儀式大多采用魏國禮法。晉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上奏："先王的制度，天子諸侯親自耕種千畝籍田，王后夫人等則到桑宫親自參加養蠶。如今陛下憑藉神聖聰明至高仁慈，修復先王的事業，皇后體現

式，備斯盛典。”詔曰：“古者天子親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籍田有制，而蠶禮不修。中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修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是使侍中成粲草定其儀。皇后采桑壇在蠶室西，帷宫中門之外，桑林在其東，先蠶壇在宫外門之外而東南。取民妻六人爲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蓋雲母安車，駕六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鈎。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公太夫人、公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摇、衣青，各載筐鈎從。蠶桑前一日，蠶宫生蠶著薄上。躬桑日，太祝令以一太牢祠先蠶。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采三條；諸妃公主各采五條；縣鄉君以下各采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以次就位，設饗賜絹各有差。宋孝武大明四年，又修此禮。

出資助衆生之德，符合配天的意義，但由於教化之道没有先行一步，致使有關養蠶禮儀尚有缺略。愚意認爲應當依照古代禮制，備辦這一盛大典禮。”詔令説：“古代天子親自耕種籍田以便供給祭祀所用食品，王后夫人親自養蠶以便備辦祭祀所用服裝。這是爲了對祖宗神靈表示孝敬，對世人表示教化。現在籍田已有現成禮制，而養蠶還没有制定禮儀。此前事多務雜，無暇作這方面準備。如今天下無事，應當修復有關禮制以宣示四海。請詳細依照古代典制及近代先例，結合當代需要制定。明年施行。”於是派遣侍中成粲擬定有關禮儀。皇后采桑壇設在蠶室西面，帷宫在中門之外，桑林在其東面，先蠶壇在宫外門之外偏東南方向。選取平民之妻六人爲蠶母。蠶將要生時，選擇吉日，皇后戴着十二笄，依照漢魏先例，穿着青色衣服，乘坐油蓋飾以雲母的安車，駕六馬。女尚書穿戴貂蟬，佩璽，陪同乘坐，隨載筐鈎。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公太夫人、公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都戴步摇冠、穿青色衣服，各自載上筐鈎隨從。蠶桑前一天，蠶宫將新生的蠶放在薄上。到了躬桑即后妃親自采桑之日，太祝令用一太牢祭祀於先蠶壇。皇后到達西郊，登上壇，公主以下人員陪同站列在壇的東面。皇后面向東采桑，采三條；諸妃公主各采五條；縣鄉君以下各采九條。將所采桑葉都授予蠶母。回到蠶室。事情完畢之後，皇后返回便座，公主以下依次就座，設宴并賜絹各有不同。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又舉行了這種儀式。

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國作泮宫于鄴城南。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齊王正始中，劉馥上疏曰：“黄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成者蓋寡。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耻非其倫，故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

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國在鄴城南面建築泮宫。魏文帝黄初五年，在洛陽設立太學。齊王正始年間，劉馥上疏説：“黄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成名者不多。這是由於選拔博士過於輕率，諸生進入太學學習衹是爲了逃避徭役，高門子弟，耻於進入其行列，致使太學中没有好學者。雖然有太學的名義，但没有太學的實際内涵，雖然設立了太學的教育，但没有收到太學教育的功效。應當嚴格選拔博士，選取操行

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陳榮辱之路。”不從。晉武帝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已試經者留之，其餘遣還郡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咸寧二年，起國子學，蓋《周禮》國之貴游子弟所謂國子，受教於師氏者也。太康五年，修作明堂、辟雍、靈臺。

能爲人表率，學識堪任人師者，掌教國子們。依照古代方法，讓二千石以上子孫，年齡在十五歲，都進入太學。明確制定獎勤罰懶制度，明確昭示榮譽與恥辱的不同道路。”不聽從這一建議。晉武帝泰始八年，有關部門上奏：“太學生七千多人，才能堪任四品，請求允許留用。”詔令說：“已經通過試經的人留用，其餘派遣回到各郡國。大臣子弟中可以接受教育的，讓其入學。”咸寧二年，設立國子學，這大約是《周禮》所說國家的貴游子弟即所謂國子，從師接受教育的人。太康五年，修建明堂、辟雍、靈臺。

孫休永安元年，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導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棄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按舊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禄。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羡其譽。以淳王化，以隆風俗。”於是立學。

孫休永安元年，詔令說：“古代建國，教育先行。是爲了教導世人陶冶性情，爲時代培養人才。自從建興年間以來，時事多有變故，吏民大多急功近利，棄農經商，不遵循傳統之道。凡是所崇尚的不淳樸，則會傷風敗俗。請按照舊制設置學官，立《五經》博士，嚴格考核所選人士，優厚其待遇。選拔現有吏員中及官員子弟中好學的人，各令其入學從師。一年一次考核，分別其品第，加以學位的獎賞。使經歷此事的人爲其榮譽而感快樂，使聽說此事的人羡慕其榮譽。以便淳樸國家的教化，以便興起好學風俗。”於是設立學校。

元帝爲晉王，建武初，驃騎將軍王導上疏：

元帝爲晉王時，建武初年，驃騎將軍王導上疏說：

夫治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而五教明，則德化洽通，彝倫攸叙，有耻且格也。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沾肌骨，習以成性，有若自然，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嫡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學。故《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

政治與教化的根本，在於教正人倫。人倫的光明正大，在於設立學校。學校設立而教育方向明確，則道德的教化通行，治國之道也就得到了固定，有耻辱之心且人心馴服。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的次序理順了，君臣的禮義便穩固了。這就是《易》所説家庭正肅便天下安定了。所以聖賢的君王對蒙童加以正統撫養，對少兒加以正統教育，使之潛移默化，習慣成性，如同自然天性，日日向善而遠離罪惡，自己却并没有意識到。行爲成熟而道德樹立，然後給以官爵之位。即使是君王的嫡子，也仍然與其他貴族子弟一樣對待，使之懂得爲人之道然後纔能顯貴。聖賢們取才用士，都要先以學行爲本。因此

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所貴，由乎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修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於鄉，學於鄉以登於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敦素之業著，浮僞之道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即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

《周禮》載，鄉大夫“進獻賢能的書籍給君王，君王要下拜而後接受”。以此表示尊重知識而顯貴士人。人們知道士人之所以顯貴，是由於治國理民之道在身。平時在家就會修好其身，修好其身便能影響其家人，家庭修好便會影響及鄉鄰，在鄉中學好便能登朝爲官。追溯根本而復歸樸素，各人時刻反省自己，使得樸素的稟性顯著，浮僞的奸詐之術消失，這都是由於教育達到的結果。所以用這種品格事君就會忠誠，用這種品格對待臣民便會仁慈，即是孟子所說“没有仁慈而遺棄其親人，忠義而拋棄其君主的”。

自頃皇綱失統，禮教陵替，頌聲不興，于今二紀。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况如此其久者乎？先進漸忘揖讓之容，後生唯聞金革之響，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風遂滋，非所以習民靖俗，端本抑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當傾危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將滌穢蕩瑕，撥亂反正。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校，闡揚六藝，以訓後生，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方今《小雅》盡廢，戎虜扇熾，節義陵遲，國耻未雪。忠臣義士，所以扼腕拊心，禮樂政刑，當并陳以俱濟者也。苟禮義膠固，純風載洽，則化之所陶者廣，而德之所被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震者遠矣。由斯而進，則可朝服濟河，使帝典闕而復補，王綱弛而更張，饕餮改情，獸心革面，揖讓而蠻夷服，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者，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魯僖作泮宫而淮夷平，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

自從前些年國政失去控制，禮制教育廢而不行，禮樂儀制之聲不作，至今已經有二十多年。傳説“三年不習禮制，禮制必然廢毁；三年不習樂制，樂制必然崩壞”。何况禮樂不作的時間如此長久了呢？老年人漸漸忘記了作揖謙讓的容儀，年輕人衹知道金戈鐵馬的聲音，戰争頻仍，祭祀廢止，距離先王的正道越來越遠，奢華詐僞的風氣就會滋長，這不是用來教化民衆端正風俗，重視農本抑制商末的好事。殿下憑藉世間少有的天資，正當國家傾危的時運，運用禮樂南征北伐，造成中興的局面，將要蕩滌污穢瑕疵，撥亂反正。的確應當遵循古制進行治理，設立學校，宣揚六藝，以教育年輕一代，使文王武王的治世之道，從廢毁中復興。如今《小雅》所描述的理想局面完全廢棄，戎虜叛亂猖獗，節義之操無人堅守，國耻没有昭雪。忠臣義士，爲此而扼腕痛心，禮樂與政刑，應當同時運用以治理亂世。如果禮義深入人心，社會風氣淳樸，那麼教化陶冶的範圍就廣闊，道德影響的作用就弘大，正義所感動的程度就深入，權威所震撼的距離就久遠。由此而進一步，便可收復黄河以北，使帝業闕失之處得到恢復，國家政治秩序從混亂中重新得到更張，使野蠻之人改變情性，禽獸之人洗心革面，實行禮樂文治而蠻夷馴服，不穿武服而天下聽從，衹要政治之道得

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教道，使朝之子弟，并入于學，立德出身者咸習之而後通。德路開而僞塗塞，則其化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矣。選明博修禮之士以爲之師，隆教貴道，化成俗定，莫尚於斯也。

當，豈有難事存在。因此有虞通過表演禮樂舞蹈而使三苗歸順，魯僖公建造泮宫而使淮夷平定，齊桓公、晋文公的稱霸，都是先運用禮樂教化而後運用戰争手段。現在如果遵循前代典制，復興文教，讓朝廷官員子弟，都進入學校，想立德出身爲官者都通過學習而通曉禮樂之道。立德之路開啓而詐僞之途便會自然閉塞，那麼教化治世之道便會無需威肅而成功，無需嚴厲而大治。選拔聰明博通而修習禮樂的儒士爲教師，崇重教育顯貴師道，教化成功而風俗淳定，没有比這更加高明的了。

散騎常侍戴邈又上表曰：

臣聞天道之所運，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教學爲先。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受業身通者七十餘人。自兹以來，千載寂漠，豈天下小於魯國，賢哲乏於曩時，厲與不厲故也。

自頃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凶狡虎步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内，人迹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民懷荼毒之痛，戎首交并于中原，何遽籩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末進後生，目不睹揖讓升降之禮，耳不聞鐘鼓管弦之音，文章散滅胡馬之足，圖讖無復孑遺於世。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咨嗟

散騎常侍戴邈又上書説：

臣下聽説天道的運行，没有比陰陽規律更大的；帝王的首要任務，没有比禮樂教育更迫切的。所以古代建立國家，教育先行。京城有明堂辟雍等制度，鄉村有庠序學校的儀式，都是爲了選拔和教導年輕人，啓發其才思。六十四卦中有《困》、《蒙》的悔恨之辭，這是君子大養正的功夫。過去孔子作爲列國的大夫，在洙、泗之間興禮辦學，四方老幼，不約而同地前去求學，接受教導而成爲通學之士的有七十餘人。從此以後，千餘年來這種事業寂然無聞，難道是如今的天下比魯國小，賢能之士比過去少，原因在於是否有志於此道。

自從國家遭受無耻狂妄之徒所造成的禍亂，社會處於倒懸的危難之中，羯族叛寇直打到長江邊，凶殘狡詐之徒横行於萬里河山，使得神州大地蕭條荒蕪，茂草叢生，大好河山，人迹罕見。霸主懷着朝夕的憂慮，民衆遭受荼毒的痛苦，敵寇在中原大地上交戰蹂躪，怎能顧及到禮樂之事呢！然而“三年不習禮制，禮制必然廢毁；三年不習樂制，樂制必然崩壞”。何況禮樂不作的時間如此長久了呢？如今年輕後生，眼不見拜揖謙讓升降起伏的禮儀，耳不聞鐘鼓管弦的音樂，經籍散滅在胡人馬足之下，圖讖之學再也没有殘存於世。這大概是聖賢之人所深深

也。夫治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迭用，久長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壹，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是而非。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須寇賊清夷，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游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瑩磨之功，荆、隨發采琢之美，不亦良可惜乎。

悼惜，有識之士所常常嗟嘆的。大凡治理社會崇尚文教，逢上亂世則崇尚武事，文武交相爲用，是久長的治世之道。就好比天地，黑夜與白晝交相更迭，自古以來，没有不經過這樣的循環的。如今有人以爲天下還没有統一，不是興辦禮學的時候，這種言論似是而非。大凡儒家理論深奥，不能在短時間内學成，古代的俊賢之士，必須三年纔能學通一經，如果等到平定寇賊，天下太平然後修習禮樂，那麽功成事定，誰來參與制定禮樂呢！另外貴族子弟，未必有斬將奪旗的才能，也未必有從軍征戍的功勞，如果不趁着年輕講習道義，使明珠加上琢磨的功夫，使荆玉、隨珠發出經過開采雕琢的光彩，不是也很可惜嗎。

愚以世喪道久，民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造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絶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篤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所以感之而已。臣以暗淺，不能遠識格言，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經始。

愚意以爲社會喪失正氣已久，民衆的情緒安於所習慣的現狀，純潔之風日漸消失，奢華的競争日趨激烈，好比烈火消耗膏脂那樣不知不覺。如今重新開始，萬物新生，聖朝憑藉神武的德行，遭逢革命的年代，蕩滌近世的流弊，繼承千載以來的文化傳統，篤志道德崇奉儒家，創立大業。聖明的君主在上面提倡，宰輔在下面響應，凡是上面所愛好的，下面必定有更加愛好的。所以雙劍之節得到推崇，飛白的風俗便形成了；挾琴的容飾出現後，赴曲的唱和便流行起來。君子之德似風，小人之德似草，實際在於各自所感受的不同而已。臣因爲愚昧淺薄，不能理解遠見卓識，以爲應當抓住日常空閑時間，逐漸興辦教育事業。

太興初，議欲修立學校，唯《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太常荀崧上疏曰：

太興初年，議論準備修立學校，衹有王氏的《周易》、鄭氏的《尚書》、孔氏的《古文尚書》、鄭氏的《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杜氏和服氏的《春秋左傳》，各設立博士一人。其餘像《儀禮》《公羊》《穀梁》以及鄭氏的《周易》，都減省而不置博士。太常荀崧上疏説：

臣聞孔子有云，“才難，不其然乎”。自喪亂以來，經學尤

臣聽説孔子有句話説，“人才難得，難道不是這樣嗎”。自從國家大亂以來，經學

寡。儒有席上之珍，然後能弘明道訓。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美。昔咸寧、太康、元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之深博道奧，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門子，以弘儒學；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藉用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

世祖武皇帝聖德欽明，應運登禪，受終于魏。崇儒興學，治致升平。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圖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是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

傳稱“孔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墜于地。陛下聖哲龍飛，闡弘祖烈，申命儒術，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爲盛；然方之疇昔，猶千之一也。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道，階緣光寵，遂忝非服，方之華、寔，儒風邈遠，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代之上，搢紳咏於千載之下。

廢壞尤其嚴重。儒學具有席上之珍的地位，然後纔能弘揚儒道古訓。如今學校培養不出朝廷所需的俊秀人才，任職朝廷者又缺乏儒學的華美之才。過去咸寧、太康、元康、永嘉年間，侍中、常侍、黃門等官員當中的學識淵博、洽通古今，德行能爲世表的人，聘任爲國子博士。一則負責在殿堂上應對，以備皇帝顧問；二則參與教育國子學子弟，以弘揚儒學；三則便於祠、儀兩個部門，以及太常等官員，隨時問疑解惑。如今皇朝中興，美好的志向高於以往，應當發揚過去好的傳統，遵循祖宗優良典制。

世祖武皇帝聖德高明，上應天命而接受禪位，繼承魏國的皇位。崇奉儒學興辦學校，致使社會走向太平。設立明堂，營造辟雍，開始告朔班政，舉行鄉飲大射，建築西閣東序，搜集圖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等。有關先儒經典古訓，諸如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等人，章句傳注衆家之學，共設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於是選擇張華、劉寔爲太常之官，以顯示對儒教的重視。

傳稱“孔子去世後精妙之言便斷絶了，七十位弟子去世後大義便出現謬誤”。自從中原喪亂，講誦儒學之聲停息，儒學之道，將要湮滅在地。陛下憑藉神聖登上皇位，弘揚祖宗業績，重申儒術的使命，恢復道德的教化，正肅《雅》、《頌》之樂，這一切似乎已成現實。江、揚二州，首先得到教化，飽學之士和遺文圖籍，在當今算是最興盛的；然而與過去相比，仍然衹是千分之一。臣學識没有弄懂章句，才華不能弘揚儒道，衹是得到皇上格外的恩寵，纔得以處在本不應屬於我的位置，與張華、劉寔相比，儒雅之風度相差很遠，衹希望竭盡全力，衹求能够爲國增添萬分之一的光彩，衹希望儒學之道比以往百代都要興盛，讓後代儒學之士在千載

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周易》一經，有鄭玄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宜爲鄭《易》博士一人。《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其書精隱，明於斷獄，宜置博士一人。《穀梁》簡約隱要，宜存於世，置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綱紀亂矣。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妒，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將絶，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俊，斷决明審，多可采用，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時劉向父子，漢之名儒、猶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并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斯文將墜，與其過廢，寧過而立也。臣以爲《三傳》雖同一《春秋》，而發端異趣。案如三家異同之

之後還能歌頌本朝業績。

謹聽説節省的制度，都是設置三分之二，博士員額舊例是十九人，如今五經博士合起來纔九人。按照古制計算現在的設置，仍然没有達到半數。九人以外，尚需增加四人。希望陛下在日理萬機之餘，時常加以關注。《周易》一經，有鄭玄注，此書是根源之書，的確應當深加愛惜，應當爲之設置博士一人。《儀禮》一經，是所謂曲禮，鄭玄對於禮制特别明悉，都有證據，應當爲之設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此書精審深奥，對斷獄很有用處，應當爲之設置博士一人。《穀梁》簡約精要，應當使其流傳於世，要設置博士一人。過去周代的衰亡，君上衰弱而受臣下凌駕，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對上目無天子，對下目無方伯，善者無賞，惡者無罰，社會秩序大亂。孔子憂懼而編纂《春秋》，又考慮到諸侯的忌諱嫉妒，害怕觸犯時忌，所以委婉其辭，使意義不顯明，因此説“贊頌我的可能是因爲這部《春秋》，歸罪於我的也可能是因爲這部《春秋》”。當時左丘明、子夏登門親身接受教導，無不精究其中意義。孔子去世後，《春秋》的精妙之言將要湮没無聞，於是左丘明閉門撰寫所受傳授而爲之作《傳》。此書長於叙述禮制，語言美妙，追溯來龍去脉，以闡述經文大義，的確有許多奇偉之處，學者都很喜好它。儒士們稱公羊高親身接受過子夏的教導，《公羊傳》到漢朝立於學官。此書辭義清俊，决斷明審，多有可取之處，爲董仲舒所稱贊。穀梁赤師徒相傳，突立於漢，當時劉向父子是漢朝的名儒，他們固守一家之言，不肯信從穀梁赤師徒的解説。《穀梁傳》文字清新意義簡約，其諸多闡述，有的是《左傳》、《公羊傳》所没有記載的，也足以有所訂正，所以《三傳》并行於前代，通才不應被單獨廢棄。如今距離聖賢時代已經久遠，有關文獻將要失傳，與其過度廢棄，不如過度置立。臣以爲《三傳》雖然同是解釋

說，此乃義則戰争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

一部《春秋》，但各有其長。考查諸如三家異同之説，就意義而言猶如戰争各據一方，就文辭而言也是唇槍舌劍，從情理上講不可能共爲一家。博士應當各設一人，以傳播其學説。

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大務，而爲治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之。"有司奏宜如崧表。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立博士。餘如所奏。"會王敦之難，事不施行。

元帝詔令説："荀崧上表所説，都是治國大事，是政治的根本。魏武帝在戰争間隙停下馬匹放下戈矛，仍講讀六藝。如今雖然日不暇給，豈能忘記根本而遺棄經典。可以共同廣泛討論這個問題。"有關部門上奏認爲應當采納荀崧的建議。詔令説："《穀梁》膚淺，不足以設立博士。其餘可采納。"時逢王敦之亂，事情便没有施行。

成帝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又上疏曰：

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明禮學，以示後生，道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焕，端委治於南蠻，頌聲逸於四海。故延州入聘，聞《雅》音而嗟咨，韓起適魯，觀《易》象而嘆息。何者？立人之道，於此爲首也。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

疇昔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暫頽，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卷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身親介胄，務在武功，猶尚息鞍披覽，投戈吟咏，以爲世之所須者，治之本宜崇。况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静謐。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焉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頌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咏，豈不盛

成帝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又上疏説：

臣聽説先王的教化，在於推崇經典之訓，闡明禮義之學，以昭示後生，宣揚萬物之性，開通行善之道。宗周建立以後，文化傳統發揚光大，禮制化及南蠻，歌頌之聲傳遍四海。所以延州派人前來朝拜，聽到《雅》樂而嗟嘆不已，韓起前往魯國，看到《易》象而贊賞不絶。爲什麽？因爲成人之道，以此爲首要。孔子温文爾雅，教育的影響遍及洙、泗流域，孟軻莊重嚴肅，誨人不倦。所以仁義的聲譽，至今仍然存在，禮讓的風氣，千年不衰。

前些年君弱臣强，動亂屢屢發生，儒學的教化暫時頽廢，教育的體制也有廢缺。國子太學索然無人，經籍無人問津，有心問學的人，空抱志向而没有機會。過去魏武帝親披甲胄，急於武功，仍然在戰事空隙閲讀經籍，放下戈矛而吟咏詩歌，認爲社會所需要的，是作爲治國根本的教育應當得到重視。何况如今陛下憑藉神聖聰明而登位爲帝，百官勤勤懇懇地對待職守，朝野安静，江北也平安無事。爲何要讓泱泱大國風範，逐漸淡漠而無人知曉，讓洋洋大觀的禮樂文明，在這一代失傳呢。古人有言，《詩》《書》是仁義的府庫，禮樂是道德的準則。實在應該重視經籍，闡明教育的意義，使讀書誦詩的聲

哉！

音，響徹京城，讓專心於禮樂之道的賢哲們，成爲人們的榜樣和贊咏的對象，豈不是盛美之事嗎！

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議立國學，徵集生徒，而世尚莊、老，莫肯用心儒訓。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軍興罷遣，由此遂廢。

奏疏送交上去，皇帝頗有同感。於是討論設立國子學，徵集生徒，但當時的社會崇尚老、莊之道，不肯用心於儒學。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考慮到軍務迫切而暫時停止興辦學校，從此便廢止下來。

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教曰：

人情重交而輕財，好逸而惡勞，學業致苦，而禄答未厚，由捷徑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遠，《風》、《雅》彌替，後生放任，不復憲章典謨。臨官宰政者，務目前之治，不能閑以典誥。遂令《詩》、《書》荒塵，頌聲寂漠，仰瞻俯省，能弗嘆慨。自胡夷交侵，殆三十年矣。而未革面嚮風者，豈威武之用盡，抑文教未洽，不足綏之邪？昔魯秉周禮，齊不敢侮；范會崇典，晋國以治。楚、魏之君，皆阻帶山河，憑城據漢，國富民殷，而不能保其强大，吴起、屈完所以爲嘆也。由此言之，禮義之固，孰與金城湯池？季路稱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爲之三年，猶欲行其義方。况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弘敷禮樂，敦明庠序，其何以訓彝倫而來遠人乎！魏武帝於馳騖之時，以馬上爲家，逮于建安之末，風塵未弭，然猶留心遠覽，大學興業，所謂顛沛必於是，真通才也。

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設學官。其命令説：

人情重視交友而輕視財富，喜歡安逸而憎惡勞作，學業是件極苦的事，俸禄報答却并不豐厚，由此而導致走捷徑的多，所以没有人肯用心。儒學之風距此已很遥遠，《風》、《雅》之道愈來愈衰弱，年輕人放任自流，不再關注禮樂制度與經典圖籍。在位執政者，專心於目前的政務，無暇關注典章。於是導致《詩經》、《尚書》廢棄已久，雅頌之音寂然不作，思前想後，怎能叫人不嘆息。自從胡夷先後侵擾中原，將近三十年了。但至今尚未革面洗心而被中原禮樂文化所同化的原因，豈衹是武力之威的作用已經窮盡，恐怕還有文化教育没有普遍施行，不足以安綏四方吧？過去魯國秉承了周代禮制，齊國便不敢任意欺侮；范會推崇典禮，晋國因此而大治。楚、魏二國之君，其國都是帶山阻河，憑城據漢，國富民殷，但却不能保有其强大，吴起、屈完因此而感到惋惜。由此可見，禮義對於國家堅固穩定的作用，不是可以與金城湯池相比嗎？季路宣稱在大國的夾縫中生存，受到戰爭的威脅，加以飢餓的壓力，持續三年，仍然要實行禮樂之治。何况如今長江以南安然清静，政治穩定，却不能弘揚禮樂文化，敦促教育發展，這怎麽能搞好政治而使外邦歸附呢！魏武帝在戎馬倥傯的間隙，以馬上爲家而讀書，到了建安末年，國家仍不安寧，但仍然留心於遠人的宏圖，設立太學興盛學術，這就是所謂顛沛必於是的境界，真是通才。

今使三時既務，五教并修，軍旅已整，俎豆無廢，豈非兼善者哉！便處分安學校處所，籌量起立講舍。參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吾家子弟，亦令受業。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學經綸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彥，必有其宜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并求修復學校，可下聽之。若非束脩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爲生。明爲條制，令法清而人貴。

又繕造禮器俎豆之屬，將行大射之禮。亮尋薨，又廢。

孝武帝太元九年，尚書謝石又陳之曰：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翼善輔性，唯禮與學。雖理出自然，必須誘導。故洙、泗闡弘道之風，《詩》、《書》垂軌教之典。敦《詩》悦《禮》，王化以斯而隆；甄陶九流，群生於是乎穆。世不常治，道亦時亡。光武投戈而習誦，魏武息馬以修學，懼墜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晉受命，值世多阻，雖聖化日融，而王道未備，庠序之業，或廢或興。遂令陶鑄闕日用之功，民性靡素絲之益，亹亹玄緒，翳焉莫抽，臣所以遠尋伏念、寤寐永嘆者也。

今皇威遐震，戎車方静，將灑玄風於四區，導斯民於至德。豈可不弘敷禮樂，使焕乎可觀。請興復國學，以訓冑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雕琢琳琅，和寶

如今假使能够讓農時不誤，五教并興，軍旅整齊，禮樂制度恢復，豈不是兩全其美嗎！請立即選定學校處所，準備建築校舍。參佐大將子弟，都要讓其入學，我家子弟，也要讓其進來接受教育。四府之内如有博學禮義通涉文學經典的人，聘爲儒林祭酒，使之等同於三署官員，給予優厚俸禄，都要精選有真才實學的精英，必定有合適的人，來充任這個職責。最近臨川、臨賀二郡，都要求修復學校，可下令同意。如果不是可堪造就的人，没有受到禮教之化，而想藉機免除徭役的，不得收爲生員。要明確制定具體實施條例，務必讓法令清新而讀書人顯貴。

又修造禮樂器具等，準備舉行大射等禮儀。庾亮不久去世，此事又被擱置下來。

孝武帝太元九年，尚書謝石又上書陳述意見説：

培養人的方法，在於仁與義。增加善意陶冶性情，惟有禮制與教育。雖然天性出於自然，但還是必須加以誘導。所以洙、泗之地傳揚着弘道隆禮的風氣，《詩》、《書》保留着進行教育的經典。敦學《詩》、《書》喜悦禮制，社會的風氣因此而會走向文明；在三教九流中接受熏陶，年輕一代纔能達到肅穆温文的境界。社會不會長期穩定，禮樂也會時斷時續。光武帝放下戈矛而誦習經典，魏武帝在停馬休息時讀書，他們害怕禮樂文化失傳被廢，到了如此地步。大晉建立，正值世道多事之秋，雖然皇上的德業日漸盛隆，但禮樂之道尚未齊備，教育事業，時廢時興。於是導致常用的儒學之才也缺乏，民衆之性没有絲毫的長進，美好而遠大的教化事業，被遺忘而没有得到重視，這是臣之所以深深憂慮、日夜嘆息的緣故。

如今皇威遠揚，戰爭剛剛結束，將要在四方興起淳厚的儒雅之風，引導百姓走向高尚的道德境界。豈可以不弘揚禮樂文化，使之焕然一新。請求興復國學，以教訓子弟；頒發命令給各州縣，普遍興修學校。雕琢得

必至，大啓群蒙，茂兹成德。匪懈于事，必由之以通，則人競其業，道隆學備矣。

琳琅滿目，和氏璧式的寶玉一定會産生，普遍進行啓蒙教育，使成仁的高德重新隆茂。堅持不懈地辦好此事，必然因此而通達大治之道，那麼人人争先恐後地修習這一事業，就會使仁義之道興隆而儒學完備。

烈宗納其言。其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爲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士君子耻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言之曰：

烈宗采納他的建議。當年，選拔公卿二千石子弟爲生員，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但考核和督促没有規章，品學兼優者耻於爲伍。國子祭酒殷茂就此説道：

臣聞弘化正俗，存乎禮教，輔性成德，必資於學。先王所以陶鑄天下，津梁萬物，閑邪納善，潛被於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窮綜幽微，一貫古今，彌綸治化。且夫子稱回，以好學爲本，七十希仰，以善誘歸宗。《雅》、《頌》之音，流咏千載，聖賢之淵範，哲王所同風。

臣聽説弘揚風氣清正習俗，在於興盛禮教，輔導情性以成高尚品德，必須依靠學習。先王正是運用這些來治理天下，引導萬物，去邪揚善，使之潛移默化在日常生活中。所以能够疏通深奥的道理，綜合幽微的大義，通古貫今，有益於治理和教化。而且孔子稱贊顔回，以好學爲根本，七十位弟子受人敬仰，以善於教導爲宗旨。《雅》、《頌》之音，流傳歌咏千載，是聖賢風範的淵源，明君的共同風格。

自大晋中興，肇基江左，崇明學校，修建庠序，公卿子弟，并入國學。尋值多故，訓業不終。陛下以聖德玄一，思隆前美，順通居方，導達物性，興復儒肆，僉與後生。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就存者無幾，或假托親疾，真僞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臣聞舊制，國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人情耻之。子貢去朔之餼羊，仲尼猶愛其禮，况名實兼喪，面墻一世者乎。若以當今急病，未遑斯典，權宜停廢者，別一理也。若其不然，宜依舊準。竊謂群臣内外，清官子侄，普應入學，制以程課。今者見生，或年在扞格，方圓殊趣，宜聽其去就，各從所安。所上謬合，乞付外參議。

自從大晋中興，重新立國於江南，推崇教育，修建學校，公卿子弟，都進入國學。不久因爲社會不穩定，訓導之業無法堅持下去。陛下憑藉純一的聖賢之德，考慮興隆前代的優良傳統，和睦萬方，疏導物性，興復儒學，澤惠後生。自從學校建立以來已經有些年，但功業并不可觀。害怕學業如同逃避徭役，能够堅持下來的不多，有的假托親人病重，其中真僞難以知曉，名不符實，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臣聽説舊的制度，國子生都是名門望族子弟，可以與皇儲比列。而現在國子學混雜了一些出身微賤的人，遂令人引以爲耻。子貢想撤去用爲告朔祭祀的羊，但仲尼更看重這種禮儀，何况名實同時喪失，不學無術而識見淺薄的人呢。如果考慮到當今的首要任務，還無暇顧及這些文化事業，權且可以暫停，等待以後有時間再從長計議。否則，應當依照過去成例。私意以爲内外群臣，清官子侄，普遍應當入學，制定有關學習的課程與任務。如今現有生員，年

齡相差懸殊，愚智異趣，應當聽其去留，各得其所。所上奏的建議是否得當，請交付外朝官員討論。

烈宗下詔褒納，又不施行。朝廷及草萊之人有志於學者，莫不發憤嘆息。

烈宗下詔令加以褒揚，但并没有施行。朝廷及民間有志於學問的人，無不發憤嘆息。

清河人李遼又上表曰：

臣聞教者，治化之本，人倫之始，所以誘達群方，進德興仁，譬諸土石，陶冶成器。雖復百王殊禮，質文參差，至於斯道，其用不爽。自中華湮没，闕里荒毁，先王之澤寢，聖賢之風絶。自此迄今，將及百年。造化有靈，否終以泰，河、濟夷徙，海、岱清通，黎庶蒙蘇，鳧藻奮化。而典訓弗敷，《雅》、《頌》寂蔑，久凋之俗，大弊未改。非演迪斯文，緝熙宏猷，將何以光贊時邕，克隆盛化哉。事有如賒而急，實此之謂也。亡父先臣回，綏集邦邑，歸誠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經闕里，過覲孔廟，庭宇傾頓，軌式頹弛，萬世宗匠，忽焉淪廢，仰瞻俯慨，不覺涕流。既達京輦，表求興復聖祀，修建講學。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奉被明詔，采臣鄙議，敕下兖州魯郡，準舊營飾。故尚書令謝石令臣所須列上，又出家布，薄助興立。故鎮北將軍譙王恬版臣行北魯縣令，賜許供遣。二臣薨徂，成規不遂。陛下體唐堯文思之美，訪宣尼善誘之勤，矜荒餘之凋昧，愍聲教之未浹。愚謂可重符兖州刺史，遂成舊廟，蠲復數户，以供掃灑。并賜給《六經》，講立庠序，延請宿學，廣集後進，使油

清河人李遼又上表説：

臣聽説教育，是治理和教化的根本，是人類倫理的起始，用來誘導疏通百姓，提高道德水平興起仁義之風，好比將土石陶冶成器物。雖然百代帝王所實行的禮制不同，質樸與華麗參差有别，至於教育之道，其作用是一樣的。自從中原淪没，儒學荒廢，先王的德澤就此斷絶，聖賢的風範就此失傳。此後至今，將近百年。天地自有靈性，亂極而治，河、濟的亂民被平定，海、岱的社會從此清晏，百姓得到復蘇，萬物新生。但經典古訓没有得到宣揚，《雅》、《頌》之音没有得到恢復，久已凋零的風俗，大的弊病并未更改過來。如果不能繼承這種文化傳統，光大儒學宏偉的德業，將如何能够穩定太平時世，重新昌盛偉大的教化之道呢。世事有如賒賬之急，實際就是指的這種情況。已故父親前大臣李回，鎮守邊城，歸順本朝。在太元十年，派遣臣奉表進京。路經闕里，前去拜祭孔廟，庭宇倒塌，儀式頹廢，萬代世表，忽然淪落如此，思前想後，不覺流涕悲嘆。到達京城後，上表請求修復孔廟，修建學校。到了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接到聖明的詔令，采納臣的鄙陋建議，敕令兖州魯郡，按照原有規模營建孔廟。已故尚書令謝石命令臣將所需物資列表上報，又拿出家中布匹，盡自己微力幫助興建。已故鎮北將軍譙王司馬恬命令臣代行北魯縣令，給予經費資助。由於二位大臣先後逝世，致使已制定的建設規模没有完成。陛下能够體會唐堯文思的美妙，學習孔子善誘的勤奮，關注社會的百廢待興，憂慮教化没有普遍施行。愚意以爲可以重新責成兖州刺史，完成孔廟的

然入道，發剖琢之功。運仁義以征伐，敷道德以服遠，何招而不懷，何柔而不從。所爲者微，所弘甚大。臣自致身輦轂，于今八稔，違親轉積，夙夜匪寧。振武將軍何澹之今震捍三齊，臣當隨反。裴回天邑，感戀罔極。乞臣表付外參議。

修復工作，免除幾户人家的賦税徭役，以便他們專心維護孔廟清潔衛生。并頒賜給《六經》，設立學校，延請碩儒之士，廣招年輕生員，使之逐漸進入儒學之道，以成雕琢寶玉之功。運用仁義來征伐，敷陳道德以馴服遠方，有什麽不能招懷的，有什麽不能安撫的。所需要付出的代價很小，但所弘揚的事業却十分大。臣自從來到京城爲官，至今已有八年，遠離親人輾轉反側，日夜不安。振武將軍何澹之現在要前往三齊，臣當隨從返回。在京城内彷徨徘徊，留戀感激不盡。乞請將臣的表章交付外廷討論。

又不見省。

又没有被重視。

宋高祖受命，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太祖元嘉二十年，復立國子學，二十七年廢。

宋高祖登上皇位後，詔令有關部門設立學校，還没有建成便去世了。太祖元嘉二十年，重新設立國子學，二十七年停廢。

魏高貴鄉公甘露三年，車駕親率群司行養老之禮於太學。於是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今無其注，然漢禮具存也。

魏高貴鄉公甘露三年，皇帝親自率領百官到太學舉行養老的典禮。於是王祥被聘爲三老，鄭小同被聘爲五更。現在已經没有當時的禮儀記載了，但漢代禮制得以保存下來。

晋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

晋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皇帝親臨辟雍，舉行鄉飲酒禮。下詔説："禮儀的廢止已經很久了，如今纔重新開始講求舊的典禮。賜給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再次舉行這種禮儀。

魏齊王正始中，齊王每講經遍，輒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弗躬親。晋惠帝、明帝之爲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并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顔淵。元帝詔曰："吾識太子此事，祠訖便請王公以下者，昔在洛時，嘗豫清坐也。"成、穆、孝武三帝，亦皆親釋奠。孝武時，以太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太學。于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應

魏齊王正始年間，齊王每次講完一遍經書，便派遣太常在辟雍舉行祭奠先聖先師的典禮，没有親自光臨。晋惠帝、明帝作爲太子時，以及愍懷太子講經完畢，都要親自在太學舉行釋奠儀式，太子舉杯進酒給先師，中庶子舉杯進酒給顔淵。元帝詔令説："我知道太子此事，祭祀完畢便宴請王公以下人員，過去在洛陽時，曾出席過這種清宴。"成、穆、孝武三帝，也都親自出席釋奠典禮。孝武時，考慮到太學在水南路遠，有關部門建議依照升平元年舊例，在中堂暫且設立行太學。當時没有國子生，有關部門上奏："二

須二學生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采晉故事，官有其注。祭畢，太祖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下悉豫。

太學共需要學生一百二十人。太學生從現有人數中選取六十人，國子生暫且選拔大臣子孫六十人，事情完畢後停罷。”奏疏得到批准。釋奠典禮完畢後，宴會百官中六品以上者。元嘉二十二年，太子舉行釋奠典禮，按照晉代成例辦，官府存有當時的儀式記載。祭祀完畢，太祖親自光臨太學宴會現場，太子以下人員都出席了。

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而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戰陳之事，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遂以苗田，如蒐之法。獻禽以享礿。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遂以獮田，如蒐之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獻禽以享蒸。蒐者，蒐索取其不孕者也。苗者，爲苗除害而已。獮者，殺也。從秋氣所殺多也。狩者，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

軍隊，是守衛國家必備的。孔子說：“用沒有經過訓練的民衆去作戰，就等於把他們拋棄掉。”軍隊，是一種凶器，不能空設，要藉狩獵的機會進行訓練。凡是軍隊出營，就叫做治兵，回營就叫做振旅，都是戰陣之事，辨別鼓鐸鐲鐃的不同作用，用以教習坐作進退疾徐疏數的節奏，接着進行蒐獵，獻上獵獲的禽獸祭祀社。仲夏時節進行野營訓練，形式如振旅的陣勢，接着進行苗獵，如同春獵的方法。獻上禽獸進行礿祭。仲秋教習治兵，如同振旅的陣法，接着進行獮獵，如同春獵的方法。獻上禽獸祭祀四方神。仲冬進行大閱訓練，接着進行狩獵。獻禽進行蒸祭。蒐，就是搜索選取禽獸中沒有懷孕的。苗，就是爲莊稼除掉禽獸之害。獮，就是殺。順從秋天氣候多所肅殺的意義。狩，就是冬季萬物成熟，有所獲就取回，無須選擇。

漢儀，立秋日，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以薦陵廟，名曰貙劉。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太宰令以獲車送陵廟。於是乘輿還宫，遣使以束帛賜武官，肄孫、吴兵法戰陳之儀，率以爲常。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今兵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是冬，治兵。魏王親金鼓以令進退。

漢代禮儀，在立秋日，郊祭禮儀完畢後，開始宣揚威武，在郊區宰殺牲畜，以向陵廟獻祭，名叫貙劉。其儀式是，皇帝乘坐軍車，白馬紅鬣，親自持弩射牲。太宰令用獲車送到陵廟。然後皇帝回到宫殿，派遣使節將束帛賞賜給武官，練習孫、吴兵法戰陣的禮儀，大致以此爲常。到了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關部門上奏：“古代四季講習武事，都在農隙之時。漢代西京上承秦代制度，三季都不講習武事，衹在十月進行測試。如今戰争尚未結束，士民素來熟悉軍事，可以無須四時講武。衹需在立秋後選擇吉日大規模檢閱軍隊，號稱治兵。這樣上合於禮制名稱，下繼承了漢代制度。”奏疏得到批准。當年冬季，檢閱了軍隊。魏王親自擊鼓鳴金以命令進退。

延康元年，魏文帝爲魏王，是年

延康元年，魏文帝爲魏王，當年六月立秋，

六月立秋，治兵于東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金鼓之節。

在東郊檢閱軍隊，公卿都出席了儀式。魏王乘華蓋車，親自指揮鳴金擊鼓的節奏。

明帝太和元年十月，治兵于東郊。

明帝太和元年十月，在東郊檢閱軍隊。

晉武帝泰始四年、九年、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觀，大習衆軍。然不自令進退也。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晉武帝泰始四年、九年、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皇帝都親自光臨宣武觀，大規模操練軍隊。但是没有親自指揮軍隊的進退。自從惠帝以後，這種禮儀便廢止了。

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雁羽仗。成帝咸和中，詔内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鬭場。自後蕃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閲習，然朝廷無事焉。

元帝太興四年，詔令左右衛及各軍營操練，依照大習儀式製作雁羽仗。成帝咸和年間，詔令内外各軍在南郊廣場實兵操練，所以那裏後稱爲鬭場。此後藩鎮桓、庾諸位方伯，往往舉行閲兵式，但是朝廷没有舉行這方面的儀式。

太祖在位，依故事肄習衆軍，兼用漢、魏之禮。其後以時講武於宣武堂。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司奉詔列奏申攝，克日校獵，百官備辦。設行宫殿便坐武帳於幕府山南岡。設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獲旗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獲車。備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武冠者。脱冠者上纓。二品以上擁刀，備槊、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一日，遣屯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一人督左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軍，悉受節度。殿中郎率獲車部曲，在司馬之後。尚書僕射、都官尚書、五兵尚書、左右丞、都官諸曹郎、都令史、都官諸曹令史幹、蘭臺治書侍御史令史、諸曹令史幹，督攝糾司，校獵非違。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爲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外内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爲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内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爲上。設先置官位於行止車門外内官道

太祖在位時，依照慣例操練軍隊，兼用漢、魏的禮儀。此後按時在宣武堂講武。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在宣武場舉行大蒐儀式，主管機關奉命上轉下達有關事宜，選定日期進行校獵，百官作好有關準備。在幕府山南岡設置行宫殿便座武帳。設置王公百官便座幔省如同常規儀式，設置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在獲車上樹立獲旗。殿中郎一人掌管獲車。主者二人負責收集禽獸。吏員二十四人配備在獲車上。準備獲車十二輛。參加校獵的官員穿着褲褶。如果有戴武冠的人。要摘去冠上的纓。二品以上官員帶刀，準備槊、麾幡，三品以下帶刀。都騎馬。將領部曲預先狩獵一天，從事屯衛布圍工作。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翼；護軍一人督左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總督各軍，都受其指揮。殿中郎率領獲車部曲，在司馬的後面。尚書僕射、都官尚書、五兵尚書、左右丞、都官各曹郎、都令史、都官各曹令史幹、蘭臺治書侍御史令史、各曹令史幹，負責督攝糾司和校獵中的過失行爲。到預定日期，在宣武場會合，布列成重圍。在雲龍門外内官道北面，外官道南面設置留守填街位，以西面爲上首。在雲龍門内大官階北面，小官階南面設置從官位，以西面爲上首。在行止車門外内官道西面，外官道東面設置先置官位，以北面爲上首。廣莫門外道的東西之間設置先置官還位，以南面爲上首。校獵那天

西，外官道東，以北爲上。設先置官還位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爲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奏嚴。上水一刻，奏："搥一鼓。"爲一嚴。上水二刻，奏："搥二鼓。"爲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爲小駕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應還省者還省。留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搥三鼓。"爲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黄門侍郎、軍校劍履進夾上閣。正直侍郎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劍。殿中侍御史督攝黄麾以内。次直侍中、次直黄門侍郎護駕在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璽、行璽，與正直黄門侍郎從護駕在後。不鳴鼓角，不得喧嘩，以次引出，警蹕如常儀。車駕出，騶贊，陛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車駕將至，威儀唱："引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行殿前回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俯伏起。皇帝降輦登御坐，侍臣升殿。直衛轂戟虎賁，旄頭文衣，鶡尾，以次列階。正直侍中奏："解嚴。"先置從駕百官還便坐幔省。

的淩晨，正直侍中上奏戒嚴。上水一刻，上奏："捶一鼓。"爲一次戒嚴。上水二刻，上奏："捶二鼓。"爲第二次戒嚴。殿中侍御史奏請開東中華雲龍門，引導儀仗隊是小駕鹵簿。百官中不參加校獵的官員，穿着紅色服裝，集合列隊於廣莫門外。應當回到省的官員則回到省中。留守填街後部從官各就各位；前部從官依照鹵簿引導；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捶三鼓。"爲第三次戒嚴。上水四刻，奏："外面準備就緒。"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黄門侍郎、軍校帶劍穿履成兩列夾階上閣。正直侍郎背上玉璽，通事令史帶上龜印中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來。穿戴黑介幘單衣，乘坐步輦。正直侍中背負玉璽陪乘，不帶劍。殿中侍御史負責督攝黄麾以内。次直侍中、次直黄門侍郎在前面護駕。另外次直侍中佩帶信璽、行璽，與正直黄門侍郎在後面隨從護駕。不鳴鼓角，不准喧嘩，依照次序引導出來，警戒如同平常儀式。車駕出來，騎從大聲唱贊，警衛二拜。皇太子進入守候。車駕將到，威儀唱道："引導先置前部從官各就各位。"二拜。車駕到達行殿前回過車頭，正直侍中跪着上奏："請下輦。"次直侍中傳稱制命説："可以。"正直侍中俯伏後起身。皇帝下輦登上御座，侍臣升殿。直衛轂戟虎賁，穿着旄頭文衣，鶡尾，依照次序排列在階梯兩旁。正直侍中上奏："解除戒嚴。"先置從駕百官回到便座幔省。

帝若躬親射禽，變御戎服，内外從官以及虎賁悉變服，如校獵儀。轂戟抽鞘，以備武衛。黄麾内官，從入圍裏。列置部曲，廣張甄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周圍會，督甄令史奔騎號法施令曰："春禽懷孕，蒐而不射；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蹙圍，衆軍鼓噪警

皇帝如果親自射獵，就要更换爲戎服，内外從官以及虎賁都要更换服裝，如同校獵儀式。轂戟虎賁要刀劍出鞘，以備護衛。黄麾内官，隨從進入狩獵圍内。排列軍士，成左右翼布置成廣闊的獵圍，旗鼓相望，悄悄進發。待到兩翼合圍成，督甄令史騎馬奔馳着傳達號令説："遇上春禽懷孕，圍捕住了也不能射殺；鳥獸的肉不適合食用的，不能射殺；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能用來製成器物的，不能射殺。"合圍。大司馬鳴鼓敦

角，至宣武場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殿中中郎率獲車部曲入次北旌門内之右。皇帝從南旌門入射禽。謁者以獲車收載，還陳於獲旗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詣獲旗下，付收禽主者。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充庖厨。列言統曹正厨，置尊酒俎肉于中逵，以犒饗校獵衆軍。至晡，正直侍中量宜奏嚴，從官還著朱服，韔戟復鞘。再嚴，先置官先還。三嚴後二刻，正直侍中奏："外辦。"皇帝著黑介幘單衣。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黄門侍郎、軍校進夾御坐。正直侍中跪奏："還宫。"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俯伏起。乘輿登輦還，衛從如常儀。大司馬鳴鼓散屯，以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唱："引留守填街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殿前回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俯伏起。乘輿降入。正直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黄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從至閣，亦如常儀。正直侍中奏："解嚴。"内外百官拜表問訊如常儀，訖，罷。

促合圍，衆軍士便擂鼓呐喊吹角，到宣武場時停止。大司馬屯止在北旌門；二甄帥屯止在左右旌門；殿中中郎率領獲車部曲進入停在北旌門内的右邊。皇帝從南旌門進入射獵。謁者帶着獲車前去收載，回來則排列在獲旗北面。王公以下依照次序射獵，各人把射殺的禽獸送到旗下，交付給收禽主者。事情完畢。大司馬鳴鼓命令解圍收兵，殿中郎率領其部屬收集禽獸，放進獲車，以便給厨房製作食用。列言統曹正厨將尊酒俎肉放於路口，以犒勞參加狩獵的將士。到了午後，正直侍中根據時間早晚上奏戒嚴，從官更换爲朱服，韔戟虎賁刀劍入鞘。再次戒嚴時，先置官先返回。三次戒嚴後二刻，正直侍中奏："外面準備完畢。"皇帝穿戴黑介幘單衣。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黄門侍郎、軍校進入夾御座排列。正直侍中跪着上奏："請回宫。"次直侍中傳稱制命説："可以。"正直侍中俯伏然後起來。皇帝登上輦車回宫，護衛隨從如同平常儀仗。大司馬鳴鼓宣布解散屯圍，各按次序回到軍營。車駕將要到時，威儀唱道："引導留守填街先置前部從官各就各位。"二拜。車駕到殿前回過車頭，正直侍中跪着上奏："請下車。"次直侍中傳稱制命説："可以。"正直侍中俯伏然後起來。皇帝下車後進入殿内。正直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黄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隨從到達殿閣，也如同平常儀式一樣。正直侍中上奏："解除戒嚴。"内外百官下拜上表向皇帝問安如同平常儀式，完畢，結束。

宋書卷十五

志第五

禮(二)

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策。至秦、漢巡幸，或以厭望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應，煩擾之役，多非舊典。唯後漢諸帝，頗有古禮焉。魏文帝值參分初創，方隅事多，皇輿亟動，略無寧歲。蓋應時之務，又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巡，所過存問高年，恤人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古代有關天子外出巡行視察的禮儀，都已記録在典册之中。到了秦、漢時期，天子外出巡視，有時爲迎合觀察雲氣所見的祥瑞，有時爲希求神仙美好的回應，所興舉的煩擾人民的事役，大多不合舊的典制。衹有後漢時期的各位皇帝，多能遵循古禮。曹魏文帝時正值天下三分初期，各地戰事繁多，皇帝常常親自出征，實在没有安寧的年歲。那些因應時勢而處理的事務，又都不符合舊的典章。魏明帝到東境巡視共有三次，他所經過的地方都慰問高齡長者、關懷人民的疾苦，有時還賞賜糧穀和縑帛，有古代帝王巡視地方的遺風。齊王曹芳正始元年，巡視洛陽，對高齡長者及力田勤耕者分别給予不同的賞賜。

晋武帝泰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岳，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巡省，撢人誦志。故雖幽遐側微，心無壅隔。人情上通，上指遠喻。至于鰥寡，罔不得所。用垂風遺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泉，夙興夕惕，明發不寐，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眚，爲之怛然。勤躬約己，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心未著，萬機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人之未乂，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黄門侍郎，衔命四

晋武帝泰始四年，下詔令給各州刺史及俸禄爲二千石的長吏説："古代的帝王，在每年一定時節巡視督察各地方長官，其次就是主管東境、西境的兩位重臣向皇帝陳述自己供職的情况，不然的話就是派遣使臣巡視省察四方各州，由撢人官傳達帝王的意旨。因此，雖是居住在遥遠的地方卑賤的人，民心都没有隔閡。這樣民情能够上達天子，天子的意旨能够曉諭到遠方。至於鰥寡孤獨没有依靠的人，也没有不被安置照顧的。由於古代帝王親垂風範留下輝煌的業績，他們美好的名聲至今仍然存留於人間。朕在位多年，常感到如臨深淵，每天清早起來就治理政事，直到晚上還惶恐不安，黎明時醒來就不能入睡，坐着等待到天亮。每每想到由於我的過失而造成的四方水旱災害，我爲之而憂懼傷心。我勤

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喻朕心懇誠至意，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治，問人間患苦。周典有之曰：‘其萬民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犯令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斯舊章前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昭然鑒于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各敬乃事，嘉謀令圖，苦言至戒，與使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虚心以俟。其勉哉勖之，稱朕意焉。”

勞地料理政務，認真約束自己，是想讓每件政事都辦理得當。我又常常擔心官吏們以私情行事，致使我的誠心不能彰顯，又怕各項政務繁雜，而自己的謀劃不周全，政務刑獄有失誤，而我自己不能全部省察。群臣百官有過失，責任全在我一人。衹是年歲的艱難，顧不上占卜我外出巡視四方的吉凶。人民還没有安定，將怎樣去撫恤他們呢。現在派遣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黄門侍郎，遵奉我的使命到四方去，巡視天下，親自接見各州刺史及俸禄二千石的長吏，申諭我懇切至誠的本意，并詢訪徵求有關政治舉措得失及改正等事宜，巡察地方的政事，慰問民間的疾苦。《周禮》裏有這樣的話：‘凡各方邦民衆有利或有害的事情記録爲一書，各方邦有禮俗、政事、教化、刑禁的利弊記録爲一書，各方邦有關叛逆暴亂、作奸犯科的情况記録爲一書，各方邦發生的疫病死喪、凶年饑荒、困厄貧窮的情况記録爲一書，各方邦有關康樂、和睦親愛、平安的情况記録爲一書。將各方邦的情况分别條列，以還報給帝王，使帝王盡知天下各地的情况。’這是舊的典章，是前代的訓誡，現在應該完全遵循。使持節侍中、給事黄門侍郎應該像舊時的典章所説的那樣，詳細條列奏報各地的情况，使我對遥遠地方的情形能清楚明瞭，就像是親自巡行到了邊遠地方一樣。大夫君子們，各人應該竭盡自己的誠心，各自敬謹你們的職事，有好的謀略、好的規劃，有至誠的進言和勸誡，應該對使者詳盡地陳述，不要有隱諱。我將虚心等待着。大家勉力吧，以切合我的本意。”

摯虞新禮議曰：“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狩方岳，柴望告至，設壝宫，如禮諸侯之覲者。擯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其旗。臣虞案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然終晋世，巡狩廢矣。

摯虞新禮議論説：“曹魏時期没有天子巡視四方的先例，新禮却有天子巡視四方山岳，舉行燎柴祭天祭山川的告至禮儀，建造土墻壝宫，就像禮制裏諸侯覲見天子的禮儀。賓客的接待以及賓客執禮進見等禮儀，都與諸侯朝見天子的禮儀一樣，衹是不建樹旗幟。我稽考覲禮，諸侯覲見天子時，各自建樹自己的旗幟，用以區别爵位的高下，明示等級的差别，《詩經》裏説‘諸侯來到時，説看見了他的旗幟’。現在應該决定新禮中建樹旗幟的制度如同舊時的禮制一樣。”然而

晉代自始至終，天子巡視四方的制度都被廢止了。

宋武帝永初元年，詔遣大使分行四方，舉善旌賢，問其疾苦。

宋武帝永初元年，皇帝下詔派遣大使分別巡行四方各地，舉薦善士表彰賢良，慰問人民的疾苦。

元嘉四年二月乙卯，太祖東巡。丁卯，至丹徒。己巳，告覲園陵。三月甲戌，幸丹徒離宫，升京城北顧。乙亥，饗父老舊勛于丹徒行宫，加賜衣裳各有差。蠲丹徒縣其年租布之半。繫囚見徒五歲刑以下，悉皆原遣。登城三戰及先大將家并青泥關頭敗没餘口，老疾單孤，又諸戰亡家不能自存者，并隨宜隱恤。二十六年二月己亥，上東巡。辛丑，幸京城。辛亥，謁二陵。丁巳，會舊京故老萬餘人，往還饗勞，孤疾勤勞之家，咸蒙恤賚，發赦令，蠲徭役。

元嘉四年二月乙卯日，太祖到東境巡視。丁卯日，太祖到丹徒。己巳日，拜謁先帝陵園。三月甲戌日，太祖到達丹徒縣的離宫，登上京城北顧樓。乙亥日，在丹徒行宫宴饗父老及舊日的功臣，又分別賜予他們數量不等的衣裳。免除丹徒縣當年一半的租布。在押的現有囚徒，判定五年以下徒刑者，一律免刑遣返。凡是多次登城作戰的戰士，以及先前大將的家庭、青泥關頭敗亡後仍存活的人口，年老患有疾病孤單没有依靠的人，及陣亡將士家屬當中貧困不能自保者，都應該隨時給予關懷和撫恤。元嘉二十六年二月己亥日，太祖到東境巡視。辛丑日，太祖巡行到了京城。辛亥日，拜謁京城的先帝陵墓。丁巳日，會見舊京的故老一萬多人，往返饗宴慰勞，凡是孤苦疾病勤勞本業的人家，都受到了賑恤和賞賜，又發布了寬赦罪人的命令，免除人民的徭役。

其時皇太子監國，有司奏儀注。

當時皇太子代理國家政務，主事官員奏上官府公文的程式。

某曹關某事云云。被令，儀宜如是。請爲箋如左。謹關。

右署衆官如常儀。

尚書僕射、尚書左右丞某甲，死罪死罪。某事云云。參議以爲宜如是事諾。奉行。某年月日。某曹上。

右箋儀準於啓事年月右方，關門下位及尚書官署。其言選事者，依舊不經它官。

太常主者寺押。某署令某甲辭。言某事云云。求告報如所稱。詳檢相應。今聽如所上處事諾。明詳旨申勒，依承不得有虧。符到奉行。年月日。起尚書某曹。

右符儀。

某官曹關知某某事。奉上命，程式應該如此。請爲箋表如左方。謹關。

右方具署衆官官名如通常的程式。

尚書僕射、尚書左右丞某甲，死罪死罪。某某事。參酌審議認爲如此照準同意。遵奉施行。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曹上。

右方表箋程式規定在啓事年月的右方，關知門下官及尚書官署。凡是陳述銓選官員的事，依舊不經過其他部門的官員。

太常寺主管官員簽押。某官署令某甲啓辭。陳説某某事。請求如陳述的告報。詳細檢核内容相符。請准許依所上内容予以同意。明示詳盡的意旨約束施行，承辦不得有差錯。印信文書到達後遵奉施行。某年某月某日。尚書某官擬。

右方爲印信文書程式。

某曹關太常甲乙啓辭。押。某署令某甲上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主者詳檢相應。請聽如所上事諾。别符申攝奉行。謹關。

年月日。

右關事儀準於黄案年月日右方，關門下位年月下左方，下附列尚書衆官署。

其尚書名下應云奏者，今言關。餘皆如黄案式。

某曹關司徒長史王甲啓辭。押。某州刺史丙丁解騰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尚書某甲參議，以爲所論正如法令，告報聽如所上。請爲令書如左。謹關。

右關門下位及尚書署，如上儀。

司徒長史王甲啓辭。押。某州刺史丙丁解騰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州府緣案允值。請臺告報。

年月日。尚書令某甲上。

建康宫無令，稱僕射。

右令日下司徒，令報聽如某所上。某宣攝奉行如故事。文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某甲下。無令稱僕射。司徒承書從事到上起某曹。

右外上事，内處報，下令書儀。

某曹關某事云云。令如是，請爲令書如右。謹關。

右關署如前式。

令司徒。某事云云。令如是，其下所屬，奉行如故事。文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日子，下起某曹。

右令書自内出下外儀。

某官曹關知太常甲乙的啓辭。簽押。某官署之令某甲上言。某某事。請臺官如所陳述的告報。主管官員詳細檢核内容相符。請准許依所上内容予以同意。另發印信文書申令遵奉施行。謹關。

某年某月某日。

右方關事程式規定在尚書省黄案年月日的右方，關門下官在年月的下左方，下面附列尚書衆官署名。

凡是尚書名下應稱“奏”的，現今稱爲“關”。其餘都依尚書黄案文書的程式。

某官曹關知司徒長史王甲的啓辭。簽押。某州的刺史丙丁行文上報某郡某縣的令長李乙上書陳説的某某事。請臺官依所陳述的告報。尚書某甲參與審議，以爲所陳説的正合法令，准許依所上的内容告報。請求依左方内容撰寫太子令書。謹關。

右方關門下官及尚書官署，依照以上的程式。

司徒長史王甲啓辭。簽押。某州刺史丙丁行文上報某郡某縣令長李乙上書陳説某某事。州府驗核相符。請臺官告報。

某年某月某日。尚書令某甲上。

建康宫没有尚書令，稱尚書僕射。

右方敕令當日下發給司徒，敕令報准許某所上書的内容。某官統領官員依照舊例遵奉施行。文書以日行千里驛傳的急件頒行。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某甲下。没有令的稱尚書僕射。司徒承書從事到上起某曹。

右方爲外面上事，内處報，下令書的程式。

某官曹關知某某事。敕令如此，請撰寫令書如右方。謹關。

右方關官署依照前式。

敕令司徒。某某事。敕令如此，頒下給所屬官員，依照舊例遵奉施行。文書以日行千里驛傳的急件頒行。

年月日子，下起某曹。

右方爲令書從内出下外程式。

令書前某官某甲。令以甲爲某官，如故事。

年月日。侍御史某甲受。

右令書板文準於詔事板文。

尚書下云云。奏行如故事。

右以準尚書敕儀。起某曹。

右并白紙書。凡内外應關箋之事，一準此爲儀。其經宫臣者，依臣禮。

拜刺史二千石誡敕文曰制詔云云。某動静屢聞。

右若拜詔書除者如舊文。其拜令書除者，"令"代"制詔"，餘如常儀。辭關板文云："某官糞土臣某甲臨官。稽首再拜辭。"制曰右除糞土臣及稽首云云。

某官某甲再拜辭。以"令曰"代"制曰"。某官宫臣者，稱臣。

皇太子夜開諸門，墨令，銀字棨傳令信。

令書前稱某官某甲。令以甲爲某官，依舊例。

某年某月某日。侍御史某甲受。

右方令書行文依照詔令行文。

尚書下敕令。依照舊例遵奉施行。

右方以定尚書敕令的程式。某官曹擬。

右方各程式都用白紙書寫。凡是内外應關應表箋的事，一概據此爲程式。其中經過宫臣的，依照臣子之禮。

任命刺史俸禄二千石的長吏的誡敕文稱制詔如此如此。某官的情况屢次聞報。

右方若是以詔書授官的依照舊時的行文。凡是以令書授官的，以"令"字代替"制誥"二字，其餘的如同通常的程式。啓辭關詔書文的稱："某官糞土臣某甲出任官職。稽首再拜辭。"制曰右方除去糞土臣及稽首等字。

某官某甲再拜辭。以"令曰"代替"制曰"。某官是宫臣的，稱"臣"。

皇太子在夜晚時打開各城門，親手書寫示令，是用銀粉在木板上書寫的關津通行憑證。

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坐，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以令著録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官有其注。傅咸曰："立秋一日，白路光於紫庭，白旂陳於玉階。"然則其日旂、路皆白也。

太史每年都要奏上當年的年曆。在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之前，常常要宣讀這五個時節的月令。皇帝所穿的服裝，各依隨春、夏、大暑、秋、冬五個時節，相應用青、朱、黄、白、黑的顔色。皇帝登上御座，尚書令以下的官員各就席位，尚書三公郎將月令著録在案牘上，捧着進入，就席後宣讀完畢，皇帝便賞賜給一卮酒。官員有月令注。傅咸說："立秋這一天，白色的輅車顯耀在皇帝的宫庭裏，白色的旗幟陳設在玉階上。"那麼立秋的旗幟和輅車都是白色的了。

晉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讀秋令。兼侍中散騎侍郎荀弈、兼黄門侍郎散騎侍郎曹宇駁曰："尚書三公曹奏讀秋令儀注。新荒以來，舊典未備。臣等參議，光禄大夫臣華恒議，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不廢也。夫先王所以從時

晉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日，主事官員奏請宣讀秋季月令。兼侍中散騎侍郎荀弈、兼黄門侍郎散騎侍郎曹宇反駁說："尚書三公官員奏請宣讀秋季月令儀節。自從新遭荒亂以來，舊的典制不完備。我們參議後認爲，光禄大夫華恒議論說，武帝因爲秋、夏正值盛暑炎熱，常常停止而不宣讀月令，而在春、冬兩季却不停止宣讀月

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服章多闕如。比熱隆赫，臣等謂可如恒議，依故事闕而不讀。”詔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案五年六月三十日門下駁，依武皇夏闕讀令。今正服漸備，四時讀令，是祇述天和隆赫之道。謂今故宜讀夏令。”奏可。

令。先代帝王之所以要依時節宣讀月令，大概是爲了過了天時行事，以順奉天時。穿正式的服裝，這是尊嚴的重要體現，現在服飾衣冠大多都不齊備。且近來酷熱高温，我們認爲可以依照華恒的議論，援引武帝的舊例，暫停而不宣讀月令。”皇帝下詔同意這一建議。咸和六年三月，主事官員上奏：“這個月十六日是立夏。根據咸和五年六月三十日尚書門下侍郎的駁議，援引武帝夏季停止讀月令的説法。現在正式服裝逐漸齊備，而依四時宣讀月令，是遵循天地和順隆盛的道理。我們認爲現在應該宣讀夏季月令。”上奏被皇帝批准。

宋文帝元嘉六年六月辛酉朔，駙馬都尉奉朝請徐道娱上表曰：“謹案晋博士曹弘之議，立秋御讀令，上應著緗幘，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淺學管見，竊有惟疑。伏尋《禮記·月令》，王者四時之服正云駕倉龍，載赤旂，衣白衣，服黑玉。季夏則黄，文極於此，無白冠則某履某舄也。且幘又非古服，出自後代。上附於冠，下不屬衣。冠固不革，而幘豈容異色。愚謂應恒與冠同色，不宜隨節變綵。土令在近，謹以上聞。如或可采，乞付外詳議。”太學博士荀萬秋議：“伏尋幘非古者冠冕之服，《禮》無其文。案蔡邕《獨斷》云：‘幘是古卑賤供事不冠人所服。’又董仲舒《止雨書》曰：‘其執事皆赤幘。’知并不冠之服也。漢元始用，衆臣率從。故司馬彪《輿服志》曰：‘尚書幘名曰納言。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自兹相承，迄于有晋。大宋受命，禮制因循。斯既歷代成準，謂宜仍舊。”有司奏：“謹案道娱啓事，以土令在近，謂幘不宜變。萬秋雖云幘宜仍舊，而不明無讀土令之文。今書舊事于左。《魏臺雜訪》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

宋文帝元嘉六年六月辛酉初一，駙馬都尉奉朝請徐道娱上奏説：“根據晋朝博士曹弘之的議論，立秋時皇帝親臨讀月令的儀式，皇帝應該戴黄色的幘巾，後來便改用白色，相沿至今。我學問淺薄見識少，私下却有疑惑。按《禮記·月令》所載，帝王一年四季當以青色之馬駕車，車上樹赤色旗幟，穿白色衣服，佩戴黑玉。在季夏時就用黄色，記載祇限於此，没有戴白冠就用某色的履某色的舄的記載。况且幘巾又不是古代就有的服飾，是後代纔出現的。幘巾依附冠，下面不附屬於衣。冠固然没有什麽改變，而幘巾又怎麽可以改用不同的顔色呢。我認爲幘巾應該經常與冠的顔色相同，不應該依隨季節而改變顔色。現在大暑的節令已經臨近，我敬謹地將自己的意見上奏。如果這意見有可取的地方，請求交付給臣子們詳加議論。”太學博士荀萬秋議論説：“我查考得知幘巾不是古時候冠冕的服飾，《禮》書裏也没有記載。根據蔡邕《獨斷》裏説：‘幘巾是古代地位卑賤供役使而不戴冠的人所使用的。’又據董仲舒《止雨書》裏説：‘辦事的人都繫赤色的幘巾。’由此可知幘巾都是不戴冠的人所使用。漢元帝時開始使用，臣子們於是都遵循。因此司馬彪《輿服志》裏説：‘尚書用的幘巾稱爲納言。在東、西、南、北、中五郊舉行迎氣的祭祀時，幘巾各依隨服飾的顔色，依循章服的制式。’從此以後相循續，一直到晋代。劉宋皇帝受天命稱帝之後，禮儀仍然是因循舊制。這既然

令，至於服黄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魏明帝景初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上言曰：‘黄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黄，三季則否。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爲分也。是以服黄無令。’”其後太祖常謂土令，三公郎每讀時令，皇帝臨軒，百僚備位，多震悚失常儀。宋唯世祖世劉緦、太宗世謝緯爲三公郎，善於其事，人主及公卿并屬目稱嘆。緦見《宗室傳》。緯，謝綜弟也。

是歷代的成規，我認爲應該依從舊制而不改變。”主事官員上奏説：“我們敬謹地查考徐道娱的啓奏，以爲大暑的節令已經臨近，認爲幘巾的顔色不能改變。荀萬秋雖然説幘巾應依舊不改，却不明白本没有在大暑時宣讀土令的記載。現在我把舊時的制度書寫在下面。《魏臺雜訪》説：‘《禮》書自始至終衹見有宣讀春、夏、秋、冬四時令的記載，至於穿黄色服飾的節令，獨缺而不讀土令。現在仍不能理解其中的情由。’曹魏明帝景初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上奏説：‘黄色在五行中，是居於中央的土德。它占四季各十八日而爲王。土是從火而生，所以在火當令的末期用黄色，其他三季就不是這樣。時令是隨春、夏、秋、冬四時而定的，不是用金、木、水、火、土五行來區分的。所以服用黄色時没有月令。’”後來劉宋太祖常常稱説有土令，三公郎每當宣讀時令時，皇帝便坐在前殿，百官按照安排到位，大多神色驚恐失去常態。劉宋衹有世祖一朝的劉緦、太宗一朝的謝緯任三公郎時，善於處理宣讀時令的事，皇帝以及公卿們都注目而贊嘆。劉緦的生平事迹記載在《宗室傳》裏。謝緯，是謝綜的弟弟。

舊説後漢有郭虞者，有三女。以三月上辰産二女，上巳産一女。二日之中，而三女并亡。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此日，不敢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潔濯，謂之禊祠。分流行觴，遂成曲水。史臣案《周禮》女巫掌歲時袚除釁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也。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不祥。”此則其來甚久，非起郭虞之遺風、今世之度水也。《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禊於名川也。《論語》，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

舊時傳説後漢時有個叫郭虞的人，有三個女兒。他家在三月上旬辰日那天生下兩個女兒，接着在巳日那天又生下一個女兒。又在兩天之内，三個女兒都死亡。民間以爲這是最大的忌諱。所以每到三月的這個日子，人們都不敢住在家裏，都來到東流水上舉行祈求去邪除災的祭祀，大家都各自洗濯潔身，稱爲禊祀。分别在水流上飄放酒杯相會飲酒，於是成爲曲水。史臣查考《周禮》記載的女巫掌管每年按時令舉行祈求除邪去災的祭祀，以及進行釁浴的事，就像現在三月上旬巳日到水上舉行袚祭的事相類似。釁浴是指用香薰草藥塗身沐浴。《韓詩》裏説：“鄭國的風俗，在三月上旬的巳日，人們來到溱水和洧水上，招魂續魄。手持蘭草，拂除不祥的邪氣。”這就可以知道禊祀這類事情的由來已經很久遠了，不是起於郭虞女兒死後形成的禊祀遺風和當

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也。"邕之言然。張衡《南都賦》祓於陽濱又是也。或用秋，《漢書》八月祓於霸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

世的度水風俗。《月令》裏記載，暮春時節，天子開始乘船。蔡邕《月令》章句裏說："陽氣和暖，鮪魚應時而來，將捕取它用以獻祭宗廟，因此乘船到著名的河川上舉行禊祀。《論語》裏說，暮春時在沂水上沐浴。從上到下，古代便有了禊祀的禮儀。現在三月上旬的巳日，在水濱祓除祭祀，大概就是由此而來的。"蔡邕說的這些話是對的。張衡《南都賦》裏說，在水濱北岸舉行祓祭，這又是對的。有時是在秋季舉行，如《漢書》裏記載的八月在霸上祓祭便是。劉楨《魯都賦》裏說："初秋的十四日，天河指向遥遠的邊際，人們都在舉行祓除，國子學的生員在水上游戲。"又是在秋季七月十四日。從曹魏以後衹定在三月三日舉行禊祭，而不是在三月上旬的巳日。

魏明帝天淵池南，設流杯石溝，燕群臣。晉海西鍾山後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官人循之至今。

曹魏明帝在天淵池的南邊，建造流杯石溝，用以會集百官飲宴。晉代海西鍾山後面有流杯曲水，邀請百官到這裏飲宴，都是流觴曲水的事情。官吏和人民遵循這種習俗直到今天。

漢文帝始革三年喪制。臨終詔曰："天下吏民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其當給喪事者，無跣。絰帶無過三寸。當臨者，皆旦夕各十五舉音。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而釋服。"文帝以己亥崩，乙巳葬，其間凡七日。自是之後，天下遵令，無復三年之禮。案《尸子》，禹治水，爲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然則聖人之於急病，必爲權制也。但漢文治致升平，四海寧晏，廢禮開薄，非也。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徭事不得葬，傷孝子心。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徭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至成帝時，丞相翟

漢文帝開始革除守喪三年的制度。他臨終時下詔令說："天下的官民哭吊三天，然後都要除去喪服。不准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飲酒、食肉等習俗生活。凡是應該參與喪事的人，都不必赤脚。喪服用的麻布絰帶不得超過三寸。應親自服喪的人，都應該在早晚各十五次舉哀。穿大功喪服十五日，小功喪服十四日，纖服七日之後除去喪服。"漢文帝在己亥日逝世，乙巳日安葬，這中間有七天的時間。從此之後，天下都遵循這道詔令行事，不再實行守喪三年的禮制。考查《尸子》書裏的記載，夏禹治水時，訂立喪法，規定守喪哀傷時一定執持喪杖，父母喪亡一定要守喪三年。像這樣那麽洪水之災便救治不了。因此讓死在山陵的便葬在山陵上，死在湖澤中的便葬在湖澤中。安葬時用桐木做成的棺材衹有三寸厚，守喪時間爲三天。那麽聖人對於爲解救緊急災害，對喪制也一定給予權宜處理。但是漢文帝時政治清明以致天下升平，四海安寧，廢止守喪三年的制度而開始實行簡薄的喪制，實在是不對

方進事父母孝謹，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爲身備漢相，不敢逾國家典章。然而原涉行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爲宗室儀表。薛脩服母喪三年，而兄宣曰："人少能行之。"遂兄弟不同，宣卒以此獲譏於世。是則喪禮見貴常存矣。至漢平帝崩，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及莽母死，但服天子吊諸侯之服，一吊再會而已。而令子新都侯宇服喪三年。及元后崩，莽乃自服三年之禮。事皆奸妄，天下疾之。漢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其後又開長吏以下告寧，言事者或以爲刺史二千石宜同此制，帝從之。建光元年，尚書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平故事，絶刺史二千石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以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絶之。

的。漢宣帝地節四年，皇帝下詔令說："現在老百姓遇到家中親人喪亡而守喪時，因爲要服官府的徭役而不能安葬親人，傷害了孝子們孝順的本心。從今以後，凡是有祖父母、父母喪亡的，可不服官府徭役，讓他們能收殮亡親安葬送終，以盡他們的孝道。"到漢成帝時，丞相翟方進侍奉父母很孝敬，母親喪亡時，葬事完畢之後，過了三十六日，他便除喪服，到職處理政務。他認爲身列漢朝丞相的職位，不敢違背國家的典章。然而原涉辦理自己父親的喪事，却照樣守喪三年，結果揚名天下。河間惠王爲母親守喪三年，皇帝下詔予以稱贊，以爲是宗室的楷模。薛脩爲母親守喪三年，他的兄長薛宣却說："人們很少能够這樣實行的。"於是兄弟之間便完全不同，當薛宣死去之後，他爲此而被世上的人所譏刺。這些都說明喪禮是被看重而長存的。當漢平帝逝世時，王莽想迷惑天下人并顯示自己的忠孝，他讓俸禄六百石以上的官員都爲平帝守喪三年。到了王莽自己的母親死去時，他衹穿上天子吊祭諸侯時穿的那種祭服，衹是在舉行一次吊祭之後再舉行一次吊祭而已。他讓自己的兒子新都侯王宇守喪三年。到了元后逝世時，王莽便親自奉行守喪三年的禮制。他這些做法都是奸邪妄誕，天下人都痛恨他。漢安帝初年，官府長吏們大多逃避職事拋棄官職，於是下令說，如果不是爲父母守喪，不准離職。從此之後官吏又都堅守官位和職事，不實行三年守喪的制度。後來又開始實行准許長吏以下的官員告假回家守喪的制度，主管議論的官員又認爲州刺史俸禄二千石的官員應該同樣實行這一制度，皇帝同意他們的意見。建光元年，尚書孟布上奏認爲應該恢復建武年間和永平年間的舊制，禁止刺史俸禄二千石的官員告假回家守喪，及禁止爲父母守喪三年，皇帝又同意孟布的這一奏請。到了桓帝永興二年，又命令刺史俸禄二千石的官員爲父母守喪三年。永壽二年，又命令中常侍以下的官員奉行守喪三年的喪禮。到了延熹元年，又都停止實行。

後漢世，諸帝不豫，并告泰山、弘農、廬江、常山、潁川、南陽、河

後漢時期，皇帝生病時，都通告泰山、弘農、廬江、常山、潁川、南陽、河東、東郡、廣

東、東郡、廣陵太守禱祠五岳四瀆，遣司徒分詣郊廟社稷。

陵等各郡的太守，祭祀泰山、恒山、華山、嵩山、衡山及黄河、長江、淮河、濟水等名山大川，派遣司徒官分别祭祀社稷和宗廟。

魏武臨終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服。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帝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即殯。是月丁卯葬，葬畢反吉，是爲不逾月也。諸葛亮受劉備遺詔，既崩，群臣發喪，滿三日除服，到葬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此則魏、蜀喪制，又并異於漢也。孫權令諸居任遭三年之喪，皆須交代乃去，然多犯者。嘉禾六年，使群臣議立制，胡綜以爲宜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顧雍等同綜議。從之。其後吴令孟仁聞喪輒去，陸遜陳其素行，得減死一等，自此遂絶。

曹魏武帝臨終時的遺令説："天下還没有安定，不能够遵照古代的禮制行事。官員們到殿中舉行喪祭的，十五次舉哀。安葬完畢後便除去喪服。凡是率領軍隊在外地屯駐戍守的，不得離開部伍。"曹魏武帝在正月庚子日逝世，辛丑日便已入殮停柩。這個月的丁卯日便安葬，葬事完畢後即舉行吉祭，這樣喪葬大禮就没有超過一個月。諸葛亮接受劉備的遺詔，當劉備逝世之後，官員們便舉辦喪事，滿三日便除去喪服，到安葬時又依循喪葬的禮儀。凡是各郡國的太守、相、尉及各縣的令長，三日便除去喪服。這就是曹魏、蜀漢的喪制，又都與漢朝時不同。孫權命令任職的各官員，遇有父母喪亡要守喪三年時，都應該把職事交代完畢纔能離開，然而官員們違犯這一規定的很多。嘉禾六年，孫權讓臣子們訂立制度，胡綜認爲應該訂立死刑的條款。又規定接替的官員還没有來到時，不能够告假奔喪，告假奔喪的應判相應的刑罰。顧雍等人與胡綜議論相同。孫權同意了他們的議論。後來吴縣的縣令孟仁聽到家中有喪事便擅離職守，陸遜陳奏了孟仁清正純潔的品行，孟仁纔被減刑一級免判死刑，從此之後就没有發生這種情况了。

晋宣帝崩，文、景并從權制。及文帝崩，國内行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太傅鄭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顗、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晋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致治而已。故未皆得返情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已俯遵漢、魏降喪之

晋宣帝逝世後，晋朝的文帝及景帝都依從權宜的辦法辦理喪事。當晋朝文帝逝世時，國内守喪三日。晋武帝也遵循漢朝及曹魏的典制，安葬完畢之後，他便除去喪服，却還穿深衣戴白色的帽子，并撤除宴席減省膳食。太宰司馬孚、太傅鄭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顗、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等人上奏説："我們聽説禮制儀法，隨時代而有所增減變化，虞舜、夏禹、商代、周朝各個時期，都不相沿襲，這是有因由的。我們晋朝承續漢朝和曹魏，禮制既有改革也有因襲，衹是希望足以興教化致太平而已。所以没有全都顧念質樸的古代，一切都效法上古

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喻。方今荆蠻未夷，庶政未乂，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加歲時變易，期運忽過，山陵彌遠，攀慕永絶。臣等以爲陛下宜回慮割情，以康時濟治。輒敕御府易服，内省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傀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剥，奈何奈何!"孚等重奏："伏讀明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問，聖思所以不能已已，甚深甚篤。然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粗席藁，水飲疏食，殷憂内盈，毁悴外表，而躬勤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輒敕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剥，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心立哀，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告訴。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朕更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絶，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

的制度。陛下你既已遵循漢朝及曹魏簡省喪禮的典制，以此來匡濟時事政務；然而你又親自履行大孝，神情過於哀痛，穿深衣戴白冠，撤除宴席減省膳食。即使是武丁在殷商時親自履行孝道，曾參和閔子騫作爲平民履行大孝，也不能與陛下相比。當今荆蠻還没有平定，政務還没有治理好，國事紛繁，動輒使陛下勞神費心。怎能有時間完全實現陛下親行大孝的意旨，以順適你至孝的誠心。加之歲月的變遷，時機的消逝，先帝逝去的日子愈來愈遠，哀悼思慕先帝的傷痛慢慢斷絶。我們認爲陛下應該回轉哀思割斷私情，以匡助時事治理政務。我們認爲應該當即命令御府改换冠服，宫廷更改座席，太官恢復供給原來的膳食。凡是應做的事務，都依循舊有的制度。"晋武帝下詔令説："每當感懷已故去的人，而自己不能竭盡哀思服絰守喪，而留存這悲痛的心，况且當吃着精細的糧食穿着華麗的衣服，實在是反而使内心更哀傷激切，這不是用以寬解的理由。我本來出自儒生的家庭，承傳禮教已很長久，怎麽能一下子便對自己的亡父改變哀思之情。相隨已經很久了，可查考孔子回答宰我關於守喪三年的那些話，我們不必要紛争不已了。我已經很悲傷了，怎麽辦啊怎麽辦!"司馬孚等人再一次上奏説："我們恭敬地讀了聖明的詔書，爲悲傷之情所感動。想到孔子用來貶斥宰我提問的話，致使陛下思想上不能平静，十分深切十分哀傷。然而現在戰争還没有結束，武事還没有停止，國家的政務最爲重要，天下的民衆最多。皇帝陛下身爲一國至高無上的君主，親自履行平民百姓的禮儀，穿縗麻寢草席，飲白水吃蔬食，心中充滿憂傷，身體因守喪而憔悴，而又親自勤勞政務，守坐到天明，又虚心接待臣下，惶恐不安顧不上吃飯，勞累的事情如此之多。因此我們惶恐不安，實在害怕陛下精力受到損傷，以致損害了國家的政務大事，便命令主事官員更改座席恢復平常的設置，一切依循舊的典制。希望陛下諒察接受我們卑愚的誠心，用以安慰皇太后愛子之心。"晋武帝又下詔令説："再次閲看了臣子們的奏議，心裏更是悲傷，不能自制，怎麽辦啊怎麽辦！守

喪三年，是自古以來通行的禮制，實在是聖人順隨孝心表達哀傷，明信寬厚而實行的。神靈逝去越來越遠，不可能告知。即使對逝去的人薄情，而食甘旨穿美服，那是我更不能承受的。不應該反復紛紜勸説，大大傷害我的本心，我已極度的悲哀，怎麽辦啊怎麽辦!”晋武帝便依據禮制守喪三年。後來給太后守喪，也是像這樣守喪三年。

泰始二年八月，詔書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煢煢，當復何時壹得叙人子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太宰司馬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衰麻雖除，毁悴過禮，疏食粗服，有損神和。今雖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群下竊用悚息。平議以爲宜惟遠體，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煢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奉瞻山陵，以叙哀憤。體氣自佳，其又已凉，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昔者哀適三十日，便爲梓宫所棄，遂離衰絰，感痛豈可勝言。顧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先帝至謙之志，是以自割，不以副諸君子。有三年之愛，而身禮廓然，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以衰絰行。”孚等重奏：“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爲短喪，傳之于後。陛下以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釋降衰麻。群臣庶僚吉服。今者謁陵，以叙哀慕，若加衰絰，近臣期服，當復受制。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爲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群臣自當案舊制。期服之義，非先帝意也。”孚等

泰始二年八月，皇帝的詔書説：“這個月的上旬，是先帝離開人間的日子。現在已是一周年了。我孤零悲哀，何時能够抒發人子之情懷呢？哀悼思慕，心中煩擾不安，我想前往先帝的陵墓瞻仰侍奉，以完全表達我的哀思和憤懣。主事官員要做好出行的準備。”太宰司馬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人上奏説：“陛下最爲孝順，對先帝無限哀悼，雖然除去了衰麻喪服，而哀傷憔悴超過了禮度，吃蔬食穿粗服，有損於精神和暢。現在雖是中秋時節，但還有暑熱，前去拜謁陵墓，悲哀感懷極度傷心，臣子們私下因此而惶恐不安。我們議論後認爲應該思量長遠，減抑陛下哀傷的心情，以告慰天下人民。”皇帝又下詔書説：“我喪父孤零以來，轉眼已經周年，痛心思慕先帝，傷感至極，永無止境。我想瞻仰陵墓，以抒發我的哀傷和憤懣。我的身體和精力都好，况且天氣已經凉爽，現在就應該出行，不能够像你們上奏的那樣。主事官員要立即做好出行的準備。”皇帝接着又下詔書説：“去年守喪三十日，就與先帝的靈柩告别，便脱去了喪服，内心的傷感哀痛哪能用言辭表述呢？但漢文帝不讓天下人盡哀守喪，這也是先帝極爲謙抑的心志，因此自行减降喪禮，不使喪禮與君子們竭盡哀傷的心願相符合。我有先帝三年襁褓的疼愛，而我現在行哀悼的禮儀，將要拜謁先帝的陵墓，怎麽可以没有喪服呢，一定要備衰絰喪服出行。”司馬孚等人又上奏説：“我們聽説上古時期守喪没有一定的期限，後世纔逐漸有守喪年月的規定。漢文帝隨時機變通喪制的法度，命令守喪期要短，并把這規定傳給子孫。陛下以國家及皇家宗廟爲重，爲了天下百姓的緣故，既已依循權宜的喪

又奏："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己，俯就權制，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雖先帝厚恩，亦未之敢安也。參量平議，宜如前奏。臣等敢固以請。"詔曰："患情不能企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

禮，除去了衰麻喪服。群臣百官也穿上吉祭的服裝。現在陛下拜謁先帝陵墓，以抒發哀傷思慕的誠心，如果穿上衰絰喪服，而親近的臣屬就要穿守喪一年的期服，將又要奉行喪事禮制。陛下這一處置安排不當，臣下不敢遵奉陛下的詔令。"皇帝下詔令說："我也知道不在乎穿這麻布喪服。然而作爲人子的哀思之情，我是想讓表示哀喪的衣服穿在身上，這也是近乎情理的。群臣百官自然應當遵循舊時的制度。群臣百官用期服，不是先帝的本意。"司馬孚等人又上奏說："我們聽說聖人建立制度，一定要根據當時的需要。所以五帝的樂制各不相同，夏、商、周三王的禮制也各不相同。這是古今禮制不同，質樸與繁縟相交替實行的道理。陛下依循時事的所宜，既已虚心克己，實行權宜的喪制，既除去了衰麻喪服，而實行心中致哀的禮節。現在又想穿上喪服，從道理上說没有依據。如果皇上穿上喪服而臣下不穿喪服，即使是先帝賜給臣下的寬厚恩典，臣下也不敢奉行。我們考量商議，應該維持上次進奏的意見。我們冒昧地堅持奏請。"皇帝下詔書說："我衹是怕哀傷思慕的誠意不能達到而已，喪服在哪裏呢。各位至誠懇切，我怎能任意違背呢。"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蓐，素床，以布巾裹甴草。軺輦板輿細犢車皆施縑裹。"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一如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内外官僚，皆就朝晡臨位。御除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更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臨朝。降於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

泰始四年，皇太后逝世。主事官員上奏說："按照前代的先例，皇帝守喪時居住的倚廬中，設置白絹帳和褥，用白色的床，用布巾包裹蒯草。乘用的軺輦輕車、板輿、小牛車裏面都鋪上絹。"皇帝下詔不予同意，衹命令用布裝飾車子而已。守喪的其他制度，一概按照禮文的規定執行。主事官員又上奏說："已故皇太后當在四月二十五日安葬。按照先例，安葬後舉行虞祭時穿衰麻喪服，虞祭完畢便除去喪服。凡是宫廷内外的官員，都在早晚時就位致禮。當皇帝除去喪服後，官員們各自返回任所除去喪服。"皇帝命令說："守喪三年的禮制，是天下通行的禮制。受到了父母終身的愛，而父母死後没有守喪幾年的回報，爲什麽在安葬後便行吉禮呢，這是人情所不能忍受的。"主事官員又上奏說："世道有治亂，有興衰，所遭遇的時際不同，實在是有緣由的，并不是因爲忽視禮制。當今戰爭還没有停

代而廢矣。唯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敢固以請。”詔曰：“攬省奏事，益增感剥。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不堪也。當叙吾哀懷，言用斷絶，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常以吉物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此身何爲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群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

止，王朝大事還很繁多，更需要皇上聽取和决斷，以使百業興盛。古代周康王守喪時開始登上正殿旁的翼室，還是戴上冕冠治理朝政。後來到了漢朝及曹魏時期，喪事在安葬完畢之後，便除去喪服，可見居凶廬守喪三年不治理朝政的禮制，從很久遠的時代便已廢止了。希望陛下去除殷高宗居凶廬守喪三年不問政務的制度，依從當今時代的所宜。我們冒昧地再次請求。”皇帝下詔書説：“審察了你們的奏書，更增加了我的傷感。爲父母守喪三年的制度，是用來盡人子之情致哀悼之禮，安葬完畢便除去喪服，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應當抒發我的哀傷心懷，我因此而極度哀傷，怎麽辦啊怎麽辦!”主事官員又上奏堅决請求。皇帝下詔書説：“我不能做到十分的孝順，不要爲我的哀傷憔悴而擔心。我確實知道穿喪服是件小事而已。然而我現在心在守喪，却常常用吉祥之物來迫使我改變哀傷的心，因此更加傷害了我的至孝誠心，而不是顧念我。每一個時代禮制或質樸或繁縟各不相同，而我爲什麽要被局限於近代的禮制，致使守喪三年的通行喪制廢止呢。”群臣百官又堅持奏請，皇帝流淚許久之後纔同意。

文帝崇陽陵先開一日，遣侍臣侍梓宫，又遣將軍校尉當直尉中監各一人，將殿中將軍以下及先帝時左右常給使詣陵宿衛。文明皇后崩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

文帝的崇陽陵墓室開啓前一天，皇帝派遣侍臣奉侍文帝的棺木，又派遣了將軍、校尉、當直尉、中監各一人，率領殿中將軍以下的官員，以及文帝在世時身邊經常供奉使唤的人，到陵墓值宿守衛。文明皇后逝世及武元楊后逝世，天下的將領官吏致哀三日而止。

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歸終寧，庶人復除徭役。

泰始元年，皇帝命令將領官吏俸禄二千石以下的官員，遇有父母的喪事時，准許告假回家守喪三年，庶民百姓免除徭役。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當依舊攝職，固陳不起。於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中，陳準、傅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兹至今，往往以爲成比也。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的母親去世，安葬完畢後，鄭默應當依照舊例回到任上治理職事，但他一再陳請不出任官職。於是皇帝纔命令大臣應該守父母喪三年。然而元康年間，陳準、傅咸等人，仍然因爲朝廷强令出任官職，没能守滿三年之喪。從這事之後直到現在，便常常以此作爲成例。

晋文帝之崩也，羊祜謂傅玄曰：

晋文帝逝世時，羊祜對傅玄説：“守喪三年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上有曾、閔之性，實行喪禮。喪禮實行，何爲除服。若因此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復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祜曰："且使主上遂服，猶爲善乎?"玄曰："若上不除而臣下除，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習鑿齒曰："傅玄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兼無父子爲重，豈不蔽哉。且漢廢君臣之喪，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盡情於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恒用於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孝治天下乎。《詩》云'猷之未遠'，其傅玄之謂也。"

的制度，是從天子以下共同遵行的喪制。漢文帝廢除了守喪三年的制度，損害了禮義。現在的皇上有曾參、閔子騫的純孝品性，實行喪禮。喪禮既已實行，爲什麽要除掉喪服呢。如果皇上因此而遵守先王的禮法，不也是很好嗎?"傅玄說："漢文帝以爲後世的禮俗已經輕薄，不能再實行先古時代國君居凶廬守喪的制度，所以便廢除了守喪三年之制。這已經過幾百年，一日之間又恢復古代喪制，恐怕難於實行。"羊祜說："假使皇上依循禮制服喪期滿，還更好吧。"傅玄說："如果皇上不除喪服而臣下除去喪服，這就是衹有父子之情，不存在君臣之義了，父子、君臣、夫婦之間三綱的道德便虧缺了。"習鑿齒說："傅玄知道没有君臣之義的傷害教化，而不知道涉及無父子之情更爲重大，這難道不是糊塗嗎。况且漢朝廢除了君臣之間的喪制，而不降低父子之間的喪服制度，所以四海之内的黎民百姓，無不爲其親人盡情服喪。三綱的道德，其中兩種喪服常常用在私人家室，而做帝王的人却自己全都把它廢棄了，難道這是用孝來治理天下嗎?《詩經》裏説'謀劃没有遠見'，這大概説的就是傅玄吧。"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博士張靖議："太子宜依漢文權制，割情除服。"博士陳逵議："太子宜令服重。"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杜預奏："諒闇之制，乃因自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既虞爲斷。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博士段暢承述預旨，推引《禮》傳以成其說。既卒哭，太子及三夫人以下皆隨御除服。

泰始十年，晉武帝的楊皇后逝世。博士張靖議論說："太子應當依循漢文帝的權宜喪制，割捨私情而除去喪服。"博士陳逵議論說："太子應該實行重喪服。"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杜預上奏說："居凶廬守喪的制度，是起自古代，因此殷高宗没有關於守喪的話，而衹是説三年不言語而已。漢文帝限定守喪三十六日，曹魏以舉行虞祭完畢爲守喪期的斷限。皇太子同國家爲一體，理當脱除喪服。"博士段暢接受并申述了杜預的意旨，援引《禮記》的有關解説，而使杜預的論説完備。卒哭的祭禮完畢之後，太子和三位夫人以下的人都依隨皇上而除去喪服。

自漢文用權禮，無復□禁，歷代遵用之。至晉孝武崩，太傅録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期爲限。"宋高祖崩，葬畢，吏民至于宫掖，悉通樂，唯殿内禁。

自從漢文帝實行權宜的喪禮，再没有設禁，各朝代都遵循實行這權宜的喪制。到晉孝武帝逝世時，太傅録尚書會稽王司馬道子議論說："孝武帝喪葬完畢之後，民間可以通婚嫁娶，但不准奏樂，這以一周年爲限期。"到劉宋高祖逝世時，安葬完畢後，從官吏平民直至皇宫裏面，全都准

許演奏音樂，祇有殿廷内禁止奏樂。

宋武帝永初元年，黄門侍郎王準之議："鄭玄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多云得禮。晋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晋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玄議。宜使朝野一體。"詔可。

宋武帝永初元年，黄門侍郎王準之議論説："鄭玄認定的喪制是守喪二十七個月而終結，學者們大多説這合乎禮制。晋朝初期用了王肅的建議，祥祭和禫祭同在一個月内舉行，這便成了制度。東晋以後，祇有晋朝施行過，儒學之士，大多仍然遵循鄭玄的議論。現在應該讓朝野共同遵循。"皇帝下詔令同意施行。

晋惠帝永康元年，愍懷太子薨，帝依禮服長子三年，群臣服齊衰期。

晋惠帝永康元年，愍懷太子逝世，惠帝依照喪禮給長子服喪三年，臣子們爲太子服喪爲齊衰一年。

晋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李太后制三年之制。

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逝世，李太后依喪制行服喪三年的喪禮。

宋武帝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

宋武帝永初三年，宋武帝逝世，蕭太后依喪制行服喪三年的喪禮。

晋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期。"詔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爲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云，爲嫡子長殤。謂未誓也。已誓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衡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未誓，其爲升降也微；斬與大功，其爲輕重也遠。而今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於無服，以大功爲重嫡之服。大功爲重嫡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奉衛社稷，女能奉婦道，各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齔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況以天子之尊，爲無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同粹。秘書監摯虞議："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

晋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司馬尚逝世。主事官員上奏説："皇上服齊衰一年。"皇帝命令大臣們共同商議。散騎常侍謝衡認爲諸侯的太子，已經命誓同未經命誓，他們的尊卑身份就不相同，《喪服》裏面説，爲嫡子的長殤。這是説嫡子未經命誓。已經命誓的就不能稱殤。中書令卞粹説："太子一生下來，本來身份就已尊貴，不須等待到命誓。如果像謝衡議論所説已經命誓就不稱爲殤，那麽已舉行冠禮的兒子，他死後就應當服斬衰三年了；未經命誓而殤亡，即使已到了十九歲，祇當服大功之喪九個月。已經命誓與未經命誓，他們在喪服時間的長短升降相差微小；而斬衰與大功喪服，它們相比較輕重差得很遠。而現在的喪禮注説，諸侯對嫡子之殤不降減喪服，又嫌於没有喪服，便以大功爲嫡孫的喪服。大功已爲嫡孫的喪服，那麽即使已經命誓，再没有服喪三年的道理就很明顯了。男子能够護衛國家，女子能够遵循婦道，各自在成年之時，而有事業的成就，所以可稱無殤，即不是説孩童的意思。對殤亡了後嗣的人來説，就是像父親那樣的尊親，還是不能給殤亡的人加喪服，而祇是行殤服。更何况要以天子尊高的地位，給不滿八歲而夭折的人，去行成人的喪服呢。凡是一切應該加重的殤服，士大夫都不增加喪服，而却要讓

儀，絶期故也。”於是御史以上皆服齊衰。

天子獨自爲他重服，這是前所未聞的啊。”博士蔡克與卞粹的議論相同。秘書監摯虞議論説：“太子剛出生，便行成人的喪禮，那麽殤服的名分便被摒除了。皇太孫是皇家繼統的嫡孫，因爲他地位已定殤服已成，不是依據年齡而論。天子没有服殤的儀制，是因爲天子絶除了服期喪一年的緣故。”於是御史以上的官員都服齊衰一年。

晋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期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非漢、魏之典。

晋康帝建元元年正月的晦日，是成帝的杜皇后的周年忌日。主事官員上奏説：“皇上服喪一年之後應該改换衣服。”皇帝下詔令説：“君主之親，是名分禮教的緊要事。權宜的喪禮制度衹是近代纔出現的罷了。”於是康帝依舊穿着喪服。這不是漢朝及曹魏時期的禮制。

晋孝武太元九年，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爲從嫂，或疑其服。太學博士徐藻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傳，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期。”於是帝制期服。

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崇德太后褚氏逝世。太后對於武帝來説是堂兄的妻子，有人對武帝怎樣服喪有疑問。太學博士徐藻議論説：“奉養父親事奉君王的禮敬是相同的。又《禮記》的注解裏説：凡是那丈夫是屬於父輩的，那妻子就都是屬於母輩。那麽丈夫是屬於君主地位的，那妻子也就是皇后地位了。給崇德太后服喪應該以自己所贍養母親的名分。魯國譏刺違反上下位次順序的祭祀，以明示尊敬尊長的意思。現在皇上親自恭奉康帝、穆帝、哀皇帝及其靖皇后的祭祀，對他們的祭祀致敬如同自己的生身父母一樣。怎麽可以以國君的名位去敬祭他們，而對生身父母廢止了喪服呢。我認爲皇上應該服齊衰喪一年。”於是孝武帝便服齊衰一年。

晋安帝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尚書祠部郎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文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期。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期。”詔可。

晋安帝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逝世。尚書祠部郎徐廣議論説：“太皇太后名號地位允當平正，身份應如同皇帝，這樣事理法規全備，情理和禮制更能伸張。《春秋》裏的法則，是母親因兒子的顯貴而顯貴。既然稱爲夫人，那麽喪服應當依從正禮。所以成風顯揚夫人的稱號，而魯文公便爲祖母成風服喪三年。兒子對父親的親生母親，身尊恩重。况且按禮制祖喪不壓降孫輩的服喪，皇上應該按禮制服喪到期滿爲止。然而制度因人情風俗而建立，如果嫌没有明文可據，那麽就會懷疑這是依從了重喪服。我認爲應該與作爲祖母後代服齊衰一年的人相同。永安皇后没有

喪服，衹舉行一次哀悼。群臣百官也服喪一年。”安帝下詔令同意徐廣的議論。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温持節監喪。神虎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閤，皇太子於東宫崇正殿及永福省并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於西廨設廬。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日，元皇后逝世。兼司徒給事中劉温持符節主持喪事。在神虎門設立凶門柏歷直到西上閤，皇太子在東宫崇正殿及永福省都設立了守喪的廬室。皇子們還没有得到府第宅舍的，便在西邊的官舍裏設立廬室。

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禮心喪者，有禫無禫，禮無成文，世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緅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祥禫變除，禮畢餘一期，不應復有禫。宜下以爲永制。”詔可。

元嘉十七年，元皇后逝世。皇太子行心喪之禮哀悼三年。凡是實行不穿喪服的心喪之禮，或有禫祭或無禫祭，禮書裏没有明文記載，世人便有的實行禫祭有的不實行禫祭。皇太子心喪之禮完畢後，皇帝讓大臣們廣泛議論。主事官員上奏説：“喪禮裏有禫祭，因爲從祥祭到變更衣服除去喪服有一個過程，不能够一下子就除去喪服參與吉祭之禮，故此在這中間要穿着緅縞。行心喪之禮已經過十三個月，大祥之祭十五月，祥祭至禫祭變更衣服除去喪服，喪禮完畢時餘一個月，不應該再有禫祭。皇帝要向下面宣布詔令，以此作爲永久的制度。”文帝下詔令同意主事官員的上奏。

孝武孝建三年三月，有司奏：“故散騎常侍、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義陽王師王偃喪逝。至尊爲服緦三月，成服，仍即公除。至三月竟，未詳當除服與不？又皇后依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日公除。至祖葬日，臨喪當著何服？又舊事，皇后心喪，服終除之日，更還著未公除時服，然後就除。未詳今皇后除心制日，當依舊更服？爲但釋心制中所著布素而已？勒禮官處正。”太學博士王膺之議：“尊卑殊制，輕重有級，五服雖同，降厭則異。禮，天子止降旁親，外舅緦麻，本在服例，但衰絰不可以臨朝饗，故有公除之議。雖釋衰襲冕，尚有緦麻之制。愚謂至尊服三月既竟，猶宜除釋。”又議：“吉凶異容，情禮相稱。皇后一月之限雖過，二功之服已釋，哀情所極，莫深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三月，主事官員上奏説：“前散騎常侍、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義陽王師王偃逝世。皇上爲他服緦麻之喪三個月，在大殮成服後，皇上就可以權宜公除。到了三個月服喪完畢時，不知道是不是應當除去喪服？又皇后依照皇朝制度應該行心喪禮，行心喪禮三十日便可權宜公除。到了奠祭送葬的日子，皇帝親臨喪事又當穿着什麽衣服呢？又按舊例，皇后行心喪禮，心喪禮完畢除服的日子，又返穿没有公除時的喪服，然後再除去喪服。不知道當今的皇后心喪禮完畢的日子，是應當依照舊例更换衣服呢？或者是衹脱去行心喪禮時所穿的白色喪衣而已？這些要命令禮官决斷。”太學博士王膺之議論説：“地位尊卑喪禮便不相同，輕喪重喪有差别，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這五種喪服雖相同，但減降喪禮的處置就不同。按喪禮，天子衹對旁系親屬減降喪服，而對外舅服緦麻喪，本在喪服的成例中，衹是衰衣麻絰不可以穿着親臨朝廷饗宴，所以有權宜的法則。雖然除去了衰

於尸柩，親見之重，不可以無服。案周禮，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輕喪雖除，猶齊衰以臨葬。舉輕明重，則其理可知也。愚謂王右光禄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齊衰。”又議：“喪禮即遠，變除漸輕，情與日殺，服隨時改。權禮既行，服制已變，豈容終除之日，而更重服乎？案晋泰始三年，武帝以期除之月，欲反重服拜陵，頻詔勤勤，思申棘心。于時朝議譬執，亦遂不果。愚謂皇后終除之日，不宜還著重服，直當釋除布素而已。”太常丞朱膺之議：“凡云公除，非全除之稱。今朝臣私服，亦有公除，猶自窮其本制。膺之云，晋武拜陵不遂反服，此時是權制，既除衰麻，不可以重制耳。與公除不同。愚謂皇后除心制日，宜如舊反服未公除時服，以申創巨之情。”餘同膺之議。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三日成服即除，及皇后行喪三十日，禮無其文。若并謂之公除，則可粗相依准。凡諸公除之設，蓋以王制奪禮。葬及祥除，皆宜反服。未有服之於前，不除於後。雖有齊斬重制，猶爲功緦除喪。夫公除暫奪，豈可遂以即吉邪。愚謂至尊三月服竟，故應依禮除釋。皇后臨祖，及一周祥除，并宜反服齊衰。”尚書令、中軍將軍建平王宏議謂：“至尊緦制終，止舉哀而已。不須釋服。”餘同朱膺之議。前祠部郎中周景遠議：“權事變禮，五服俱革，緦麻輕制，不容獨異。”謂：“至尊既已公除，至三月竟，不復有除釋之義。”其餘同朱膺之議。重加研詳，以宏議爲允。詔可。

衣麻絰穿着冕服，但還有緦麻的服制。我認爲皇上服緦麻喪三個月完畢時，還應該除去喪服。”又議論説：“吉禮與凶禮服飾不相同，人情與禮制相稱。皇后服喪一月的時限雖然已過去，大功、小功喪服已除，而哀傷情思之深，没有比在靈柩前更深痛的，親自拜謁永别的重哀，不可以没有喪服。考察周代的禮制，爲自己的兄弟除去喪服之後，到了他的靈柩安葬的時候，又要返穿喪服。輕喪服雖然除去，還要穿上齊衰重喪服親臨喪葬。爲輕喪葬事而看重喪服，那麽它的情理便可明白了。我認爲右光禄大夫王偃祭奠送葬的日子，皇后應該返穿齊衰喪服。”又有議論説：“喪禮即將遠逝，除喪改换衣服的事也慢慢輕淡了，哀情與時日的逝去一樣在減降，喪服制度隨着時間而改變。權宜的禮制既已施行，喪服制度已經改變，怎能容許除去喪服的日子，而又改穿重喪服呢？考察晋朝泰始三年，晋武帝在服喪一年即將除喪的那個月，想返穿重喪服拜謁陵墓，他頻頻下詔令，懇切地表達誠意，想申抒孝子思親之心。當時朝廷的議論堅決表示反對，於是晋武帝穿重喪服謁陵的打算便没有實現。我認爲皇后服心喪期滿除服的時候，不應該穿重喪服，應當徑直脱除白色喪服而已。”太常丞朱膺之議論説：“凡是説公除，不是指全除。現在朝廷的臣子私人的喪服，也有公除，我們還更要探討公除本來的制度。我認爲，晋武帝拜謁陵墓時没能實現返穿重喪服，因爲這時是權宜的喪制，是既已除去衰麻喪服，不可以返穿重喪服而已。這與公除不同。我認爲皇后心喪禮完畢的日子，應該按舊例返穿没有公除時的喪服，以申抒父親喪亡創傷深重的哀情。”其餘的與王膺之的議論相同。國子助教蘇瑋生議論説：“考察成服後便除服，以及皇后行心喪禮三十日，這些在禮書裏没有記載。如果都稱之爲公除，那就可以大略地作爲依準。凡是公除的設置，大概都是因爲王朝制度强令除去喪服。安葬以至舉行祥祭除喪服，都應該返穿喪服。没有喪服在前，不除喪服在後。雖有齊衰斬衰的重喪服，還要爲大功小功緦麻輕喪除去喪服。公除一時去除喪服，難道就可以參與吉

禮嗎。我認爲皇上服喪三月完畢，本就應該依禮制除喪服。皇后親臨祭奠送葬，到了一月祥祭除喪，都應返穿齊衰喪服。”尚書令、中軍將軍建平王劉宏議論説：“皇上服緦麻喪完畢後，衹是舉行哀悼而已。不需要釋除喪服。”其餘的與朱膺之的議論相同。前祠部郎中周景遠議論説：“依時事而變更禮制，五種喪服都要變革，緦麻輕喪，不可特殊。”他認爲：“皇上既已權宜公除，到三個月服喪完畢，不再有除喪服的情理。”其餘的與朱膺之的議論相同。又經過朝廷臣子們詳細的研討，認爲劉宏的議論允當。皇帝下詔令同意劉宏的議論。

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故右光禄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期，心喪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即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于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儀曹郎朱膺之議：“詳尋禮文，心喪不應有禫，皇代考檢，已爲定制。元嘉季年，禍難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即情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二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即吉。以爲永準。”詔可。

大明二年正月，主事官員上奏説：“前右光禄大夫王偃逝世，依照制度皇后服喪一年，行心喪禮三年，應該到第二年二月的最後一天。考察元嘉十九年的舊例，武康公主已出嫁，二十五個月心喪期滿時，按照禮制她便參與吉祭。而在以前國朝先帝喪亡的第二年，即孝建二年二月，當月的月末，公主們心喪期滿，就應該依禮參與吉祭。當時她們還是行心喪禮禫祭穿白色的喪服，直到二十七個月纔除服，以上兩件事處置不相同。”領儀曹郎朱膺之議論説：“詳細地檢核禮書的記載，心喪不應有禫祭，經我皇朝的考察檢核，已經成爲定制。元嘉末年，國家禍難深重，而皇上天生孝順，喪事過於哀傷。因此出嫁的公主，回來同未出嫁的一樣，就哀傷之情而改變了禮節，并不是革除舊有的喪禮制度。當今的皇后在二月的最後一天，應該依照元嘉十九年的制度，脱除白色的喪服便參與吉祭。以此作爲永久的準則。”皇帝下詔令同意朱膺之的議論。

文帝元嘉十五年，皇太子妃祖父右光禄大夫殷和喪，變除之禮，儀同皇后。

晉文帝元嘉十五年，皇太子妃的祖父右光禄大夫殷和逝世，除喪變更衣服的禮節，所行儀制與皇后相同。

晉孝武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爲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者爲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

晉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去世，她是皇太子的親生母親。主事官員詳審參議以爲母以兒子的顯貴而顯貴，追贈陳淑媛爲夫人，設置家令官主管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論説：“《儀禮·喪服》傳説，已與尊長輩爲一體，就不能爲自己的私親服喪。又父王不服喪的人，兒子也不

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敢爲之服喪。所以王公之妾的兒子，爲他的生身之母服喪，穿練冠和麻衣，安葬完畢便除喪服。不是五服以内身份的人，就稱之爲無喪服關係。”孝武帝依從了徐邈的議論。

宋孝武大明五年閏月，皇太子妃薨。樟木爲櫬，號曰樟宮。載以龍輴。造陵於龍山，置大匠卿斷草，司空告后土。謂葬曰山塋。祔文元皇后廟之陰室，在正堂後壁之外，北向。御服大功九月，設位太極東宮堂殿。中監、黄門侍郎、僕射并從服。從服者，御服衰乃從服，他日則否。宮臣服齊衰三月，其居宮者處寧假。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的閏月，皇太子的妃子逝世。用樟木做棺材，稱之爲樟宮。用車轅畫有龍的輴車運載。在龍山建造陵墓，設置大匠卿以斷草，司空告祭土地神。稱墓葬爲山塋。將她祔祭於文元皇后廟的陰室裏，在正堂的後墻外，朝向北方。皇帝爲太子妃服大功喪九個月，設靈位在太極殿東宮的殿堂裏。中監、黄門侍郎、僕射等官員也爲皇太子妃服喪。這些參與服喪的官員，當皇上穿衰服時便參與服喪，其他的時間就不參與服喪。太子宮的宮臣服齊衰喪三個月，居住太子宮中的人作爲告假服喪。

大明五年閏月，有司奏：“依禮皇太后服太子妃小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右丞徐爰參議：“宫人從服者，若二御哭臨應著衰時，從服者悉著衰，非其日如常儀。太子既有妃期服，詔見之日，還著公服。若至尊非哭臨日幸東宮，太子見亦如之。宮臣見至尊，皆著朱衣。”

大明五年的閏月，主事官員上奏説：“按照禮制皇太后給皇太子妃要服小功喪服五個月，皇后要服大功喪服九個月。”右丞徐爰參與議論説：“皇太子宮的宮人參與服喪的，如果是皇上和皇后來舉行哀悼時，就應該全部穿衰服，如果不是這個日子，就按平時的儀度。太子既爲妃子服喪一年，當皇上召見的時候，就要返穿朝廷的官服。如果皇上不是在舉行哀悼的日子來到太子所居東宮，太子拜見皇上也是穿朝廷的官服。宮内的臣子拜見皇上，都穿朱色的朝服。”

大明五年閏月，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并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詳二御何當得作鼓吹及樂？”博士司馬興之議：“案《禮》，‘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今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既異，賒促不同。愚謂皇太子妃祔廟之後，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右丞徐爰議：“皇太子妃雖未山塋，臨軒拜官，舊不爲礙。樟棺在殯，應縣而不作。祔後三御樂，宜使學官擬禮上。”興之又議：“案禮，大功至則辟琴瑟，誠無自奏之理。但王者體大，理絶凡庶。故漢文既葬，悉皆復

大明五年的閏月，主事官員上奏説：“皇太子妃逝世，皇上及皇后都要服大功喪服九個月，皇太后服小功喪服五個月。不知道皇上及皇后當在何時纔可以舉行演奏鼓吹樂和樂曲?”博士司馬興之議論説：“按《禮》制，‘服齊衰大功的喪服，三個月不處理政務’。現在在前殿授任官職，是君主舉行的重大典禮，古今既有差别，情勢事態也有所不同。我認爲太子妃祔祭於文元皇后廟之後，便可在前殿奏樂曲及鼓吹樂。”右丞徐爰議論説：“皇太子妃雖然還没有下葬，在前殿授任官職，以前也不認爲有什麽妨礙。樟木棺材還在停柩中，應該懸挂鐘磬樂器而不演奏。祔祭以後皇帝、皇后及太后宮中的樂器的演奏等事，應該讓學官們擬定禮制上奏。”司馬興之又議論説：

吉，唯縣而不樂，以此表哀。今准其輕重，侔其降殺，則下流大功，不容撤樂以終服。夫金石賓饗之禮，簫管警塗之衛，實人君之盛典，當陽之威飾，固亦不可久廢於朝。又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直後學推貴嫡之義耳。既已制服成喪，虛懸終窆，亦足以甄崇冢正，標明禮歸矣。”爰參議，皇太子期服内，不合作樂及鼓吹。

“依據禮制，遇有大功喪服就要避用琴瑟，實在没有自行演奏的道理。但是帝王尊高，理當與凡民不同。所以漢文帝安葬之後，全都恢復行吉禮，衹是懸挂鐘磬樂器而不奏樂曲，以這樣的處理來表示哀傷。現在依準當時的儀度法規，取準當時喪禮的降減節度，那麼對後輩的人服大功喪服，不可以停止奏樂以至服喪完畢。演奏鐘磬饗宴賓客的禮儀，鳴吹管簫以示途中的警衛，實在是君主盛大的典禮，是君主的威儀，當然不可以在朝廷長時被廢止。又禮制没有天子給正嫡兒媳婦服喪的記載，這衹不過是後來的學者們推崇尊貴正嫡的用意而已。既已制定了服喪，又懸窆落葬，也就足以尊重正嫡兒媳，表明喪禮的意旨了。”徐爰參與議論説，皇太子在服喪一年之内，不應該演奏樂曲及鼓吹曲。

明帝泰始中，陳貴妃父金寶卒。貴妃制服三十日滿，公除。晋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逾年，嗣王乃來繼，不復追服，群臣皆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爲變禮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托。”於是國妃終三年之制。孫盛曰：“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源，漢、魏失之大者也。今若以丈夫宜奪以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爲吉凶之儀，雜陳於宫寢，綵素之制，乖異於内外，無乃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蕃國寡務，宜如聖典，可無疑矣。”

明帝泰始年間，陳貴妃的父親陳金寶去世。陳貴妃服喪滿三十天，便因公除喪服。晋穆帝時，東海國上奏説，哀王逝世過了一年多，繼嗣的國王纔來繼位，因此不再追行服喪，臣子們都已返穿吉服，國王的妃子也應該一同除喪服。晋穆帝下詔令説：“朝廷實行權宜喪制的原因，是王朝事務所需而强令除喪服，不是改變禮制。婦人傳嗣恩誼重大，如果婦人也依照權宜的喪制而除喪服，那恩誼又將怎樣托付呢。”於是國王的妃子服喪三年。孫盛説：“廢除服喪三年的禮制，是開啓取巧澆薄的根源，這是漢朝和曹魏失誤最大的事情。現在如果以爲因朝廷事務需要丈夫應該除喪服，婦人可服滿三年的喪服，這就讓吉禮和凶禮的禮儀，混雜地實施於宫廷中，讓彩服和白色喪服的服制，在宫廷内外不相一致，這不是人情和禮制都被違棄，哀樂失當嗎？藩國事務少，應該遵行聖人的禮制，是無疑問的了。”

宋文帝元嘉四年八月，太傅長沙景王神主隨子南兖州刺史義欣鎮廣陵，備所加殊禮下船。及至鎮，入行廟。大司馬臨川烈武王神主隨子荆州刺史義慶江陵，亦如之。

宋文帝元嘉四年八月，太傅、長沙景王的神主隨他的兒子南兖州刺史劉義欣鎮守廣陵，安排皇上所恩賜的特殊禮儀將神主送到船上。到了廣陵，便將神主送進行廟。大司馬、臨川烈武王的神主隨他的兒子荆州刺史劉義慶到江陵，也是如此。

元嘉二十三年七月，白衣領御史

元嘉二十三年七月，白衣領御史中丞何承天

中丞何承天奏：

尚書刺："海鹽公主所生母蔣美人喪。海鹽公主先離婚，今應成服，撰儀注參詳，宜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主所服輕重。太學博士顧雅議：'今既咸用士禮，便宜同齊衰削杖，布帶疏履，期，禮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王議又云：'今諸王公主咸用士禮。譙王、衡陽王爲所生太妃皆居重服，則公主情禮，亦宜家中期服爲允。'其博士庾邃之、顔測、殷明、王淵之四人同雅議；何惔、王羅雲二人同野王議。"如所上臺案。今之諸王，雖行士禮，是施於傍親及自己以下。至於爲帝王所厭，猶一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符修儀亡，廣德三主以餘尊所厭，猶服大功。海鹽公主體自宸極，當上厭至尊，豈得遂服。臺據《經》、傳正文，并引事例，依源責失。而博士顧雅、周野王等捍不肯怗，方稱"自有宋以來，皇子蕃王，皆無厭降，同之士禮，著於故事。緦功之服，不廢於末戚，顧獨貶於所生，是申其所輕，奪其所重。奪其所重，豈緣情之謂?"臺伏尋聖朝受終于晋，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禮文，兼用晋事。又太元中，晋恭帝時爲皇子，服其所生陳氏，練冠縓緣，此則前代施行故事，謹依禮文者也。又廣德三公主爲所生母符修儀服大功，此先君餘尊之所厭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服曹婕妤，止於麻衣，此厭乎至尊者也。博士既不據古，又不依今，背違施行見事，而多作浮辭

上奏説：

尚書呈奏説："海鹽公主的生母蔣美人去世。海鹽公主先已離婚，現在應該行成服之禮。已撰寫儀制參酌詳實，應該交付國學和太學的禮官博士議定公主所要服喪的輕重。太學博士顧雅議論説：'現今既然都用士禮，就應該同於服齊衰和執削杖，布帶白麻布鞋，服喪一年，禮畢後，行心喪禮三年。'博士周野王的議論又説：'現在各王國和公主都用士禮。譙王、衡陽王爲自己的生母太妃都服重喪，那麽按公主的情理，也應該在家中服喪一年爲允當。'太學博士庾邃之、顔測、殷明、王淵之四人贊同顧雅的議論；何惔、王羅雲兩人贊同周野王的議論。"照録所奏上的尚書臺呈文。現今的各位藩王，雖然實行士禮，這衹是施行於旁親及自己以下晚輩的人。至於爲帝王所抑降喪服期的人，還是一概依從古代的禮制。又永初三年九月，符修儀去世，廣德三公主以已故皇君所抑降喪服，還是服大功喪服。海鹽公主身體出於皇上，應該以皇上而抑降喪服，怎麽可以不抑降喪服而盡意服喪呢。尚書臺依據喪禮的經、傳正文，并引據事例，依據喪禮的本源督責疏失。然而博士顧雅、周野王等人抗拒而不服，還聲稱："自劉宋王朝建立以來，皇子藩王，都没有抑降喪服的事，與士禮相同，顯見於舊事前例。緦麻、大功、小功喪服，對後代親屬都不廢止，却衹對親生的母親抑降喪服，這是伸揚喪禮的輕喪服，强行棄除喪禮的重喪服。强行棄除喪禮的重喪服，難道就叫做順乎人情嗎?"尚書臺認爲，考察我劉宋朝廷是承接自晋朝，一切施行的制度，没有不是上考禮書的記載，兼用晋朝禮制。又太元年間，晋恭帝當時是皇子，他爲生母陳氏服喪，穿用布冠和緝邊麻衣，這就是前代所施行的舊制，是認真依據了禮書記載而施行的。又廣德三公主爲自己的生母符修儀服大功喪服，這是爲已故皇帝而抑降喪服的事例。元嘉十三年，第

自衛。乃云五帝之時，三王之季。又言長子去斬衰，除禫杖，皆是古禮，不少今世。博士雖復引此諸條，無救於失。又詰臺云“蕃國得遂其私情，此義出何經記?”臣案南譙、衡陽太妃并受朝命，爲國小君，是以二王得遂其服，豈可爲美人比例。尋蕃王得遂者，聖朝之所許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由有厭而然也。臺登重更責失制不得過十日，而復不酬答。既被催攝二三日，甫輸怗辭。雖理屈事窮，猶聞義耻服。臣聞喪紀有制，禮之大經；降殺攸宜，家國舊典。古之諸侯衆子，猶以尊厭；况在王室，而欲同之士庶。此之僻謬，不俟言而顯。太常統寺，曾不研却，所謂同乎失者，亦未得之。宜加裁正，弘明國典。

七皇子不爲曹婕妤服喪，衹穿麻衣，這是因爲皇上而減降喪服的事例。博士既不依據古代的禮制，又不依據現代的喪服事例，違背現在施行的事，而多作虚浮的言論以衛護自己。却説五帝之時如何如何，三王之時如何如何。又説什麽長子去除斬衰、除去禫杖，都是古禮，現代没有。博士雖然一再稱引這些條款，但對他們的失誤没有補救。他們又質問尚書臺説：“藩國可盡他們的私情而服喪，這事的本義出於哪一部經典?”我們考察南譙和衡陽太妃都是接受了朝命的，爲藩國的太妃，因此南譙和衡陽兩王能够依禮服喪滿期，怎麽可爲美人所比照。考察藩王可以服喪滿期，是我皇朝所允許的。皇子和公主不能盡情意服喪到滿期，是由於有抑降喪服的事體使然。尚書臺進而更責備違背制度不得超過十日，而博士們又不作出答覆。既而推托了兩三日，纔交出認罪之辭。他們雖已是理屈辭窮了，却還是聽到了止理而耻於認罪。我們聽説，喪事有制度，是禮制的重要準則；減降喪服的標準，是國家舊有的典制。古代的諸侯之子，都還是因有尊親在世而抑降喪服；更何况是身在君王之家，而想與士庶平民服同等的喪服呢。這樣的乖僻謬誤，不待明言而顯然可見了。太常寺的主管官員，竟不研討，所説的與謬誤的意見相同，也没有得到正禮。應該給予裁斷改正，以弘揚明示國家的典制。

謹案太學博士顧雅、國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羅雲、顔測、殷明、何惔、王淵之、前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庾邃之等，咸蒙抽飾，備位前疑，既不謹守舊文，又不審據前准，遂上背經典，下違故事，率意妄作，自造禮章。太常臣敬叔位居宗伯，問禮所司，騰述往反，了無研却，混同茲失，亦宜及咎。請以見事并免今所居官，解野王領國子助教。

我們敬謹地考察太學博士顧雅、國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羅雲、顔測、殷明、何惔、王淵之、前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庾邃之等人，都受到了皇上的厚待，充任前疑的官職，他們既不嚴守舊有的禮文，又不認真依據以前的準則，便上違經典，下違舊事前例，隨意妄作，自造禮法制度。太常寺臣敬叔任職宗伯，是主管禮制咨詢的官吏，他反復上奏，却完全没有研究，混淆了這一失誤，也應該追究他的過失。請求以現有的失誤一并免除他現任官職，解除周野王領國子

雅、野王初立議乖舛，中執捍愆失，未違十日之限，雖起一事，合成三愆，羅雲掌押捍失，三人加禁固五年。

助教的官職。顧雅、周野王最初提出的議論乖謬錯誤，中間又堅持衛護自己的過失，没有違背十日的期限，雖然是起於一件事，但合并成三大過失，王羅雲堅持衛護過失，這三個人應該給予禁錮五年的處分。

詔敬叔白衣領職。餘如奏。

皇帝下詔令讓敬叔以白衣身份領自己的職事。其餘的同意何承天的奏文。

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鑠所生母吴淑儀薨。依禮無服，麻衣練冠，既葬而除。有司奏："古者與尊者爲體，不得服其私親。而比世諸侯咸用士禮，五服之内，悉皆成服，於其所生，反不得遂。"於是皇子皆申母服。

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劉鑠的生母吴淑儀逝世。按照禮制不服喪，劉鑠穿麻衣戴粗布冠，吴淑儀下葬後他便除去喪服。主事官員上奏説："古代與自己的尊長爲一體的人，不可以爲自己的私親服喪。然而近代的諸侯都用士禮，凡是五服之内的人，全都行成服之禮，現在對於生身之母，反而不能服喪。"於是皇子都爲生母服喪。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己巳，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倩薨夭，年始及殤，追贈謚東平冲王。服制未有成准，輒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陸澄議："案禮有成人道，則不爲殤。今既追胙土宇，遠崇封秩，圭黻備典，成孰大焉。典文式昭，殤名去矣。夫典文垂式，元服表身，猶以免孺子之制，全丈夫之義。安有名頒爵首，而可服以殤禮。"有司尋澄議無明證，却使秉正更上。澄重議："竊謂贈之爲義，所以追加名器。故贈公者便成公，贈卿者便成卿。贈之以王，得不爲王乎？然則有在生而封，或既没而爵，俱受帝命，不爲吉凶殊典；同備文物，豈以存亡異數？今璽策咸秩，是成人之禮；群后臨哀，非下殤之制。若喪用成人，親以殤服，末學含疑，未之或辨。敢求詳衷如所稱。"左丞臣羊希參議："尋澄議，既無畫然前例，不合准據。案《禮》，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旨，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己巳日，主事官員上奏説："已故第十六皇弟劉休倩夭折，年齡剛到八歲的殤亡年歲，追贈謚號爲東平冲王。而給他服喪的制度却没有現成的標準，即交付禮官們詳加商議。"太學博士陸澄議論説："按禮制有成年人身份的人，就不能稱之爲殤服。現在既已給他追賜給藩王的邦土，并追尊他而封官賜禄，給予的玉圭和黻衣儀制周備，他比成年人哪個大呢。經典記載已明示，殤服的名稱已被去除了。經典記載垂範，冠服表明身份，還是要免去爲兒童服喪的制度，而成全成人的名義。哪裏有名字頒布在封爵的前列，而可用殤禮爲他服喪的呢。"主事官員考察陸澄的議論没有明證，却讓他保持公正無私再行上奏。陸澄便又再次議論説："我認爲贈的含義，是用來表示追加名分和器物。所以贈稱公的，便成爲公爵，贈稱卿的，就成爲卿。贈給他王的稱號，能不爲王嗎？那麽有的人在世時已受封，有的人死了之後纔封給爵號，他們都接受了皇帝的賜封詔令，不因爲其在世或死亡而禮典不同；他們同樣享有名分和器物，怎麽會因在世或亡故而禮制不同呢？現在東平王已是玉璽和册命文書都受頒賜，是成人的禮遇；臣子們爲之致哀，這不是殤服的制度。如果是喪服用成人之禮，親人却行殤服制度，我們淺學之輩内心疑惑，對此我們不能辨明。請求依我們所説的意見

詔可。

詳加裁斷。”左丞臣羊希參與議論說：“考察陸澄的議論，既沒有明顯可見的前例，不應該作爲根據。按禮書裏說，兒子不能讓父親行殤服，臣子不爲君王行殤服。君王最尊高，臣子恩誼重，不能以幼年而減降喪服。禮書裏又說‘尊高的地位相同，就爲自己的親人服喪’，推論禮書裏的這段文義，旁親自然應該行殤服，所不行殤服的衹是施及臣子而已。”皇帝詔令同意羊希的議論。

孝建元年六月，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爲取七月？勒禮官議正”。博士丘邁之議：“案吴商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爲忌。謂正閏論雖各有所執，商議爲允。宜以今六月爲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邁之議不可准據。案晋世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七月爲祥忌。”及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八日薨。今爲何月末祥除？”下禮官議正。博士傅休議：“尋《三禮》，喪遇閏，月數者數閏，歲數者没閏，閏在期内故也。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定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爲祥。晋元、明二帝，并以閏二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准，則是今比。”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已變，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爲議，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議，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革，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爲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期之義，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

孝建元年六月，湘東國所上刺書說：“我湘東國太妃於去年元嘉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逝世。不知道她的周年忌日是當在六月呢？還是應取七月呢？請求命令禮官議定。”博士丘邁之議論說：“根據吴商的議論，在閏月死亡的，應該以所從閏的正本之月爲忌日。我認爲以閏月或以正本之月爲忌日的論點各有所據，但以吴商的議論爲允當。應該以今年六月爲周年忌日。”左僕射建平王劉宏說：“丘邁之的議論不可作爲依據。考察晋代到我皇朝以來，凡是在閏月死亡的，以閏月的後一個月舉行祥祭。應該以死後的次年七月爲祥祭忌日。”到了大明元年二月，主事官員又上奏說：“太常鄱陽哀王於去年閏三月十八日逝世。現在應當在哪個月的月末祥祭除服呢？”於是交付禮官議定。博士傅休議論說：“稽考《三禮》的記載，遇到閏月而喪亡的，以月數來計算就會計算閏月，以年來計算就没有閏月，是因爲閏在一周年之内的緣故。鄱陽哀王在去年閏三月逝世，閏月安排在季節變換之時，那麽一定是四月的時分，應該以今年四月末爲祥祭。晋朝的元、明兩帝，都是在閏二月逝世的，以閏月的後一個月祥祭，這是前代的成規，也就是今天的例子。”太常丞庾蔚之議論說：“按禮制，在本正之月思念親人，故所以有忌日的傷感。一年四季既已流逝變遷，人們的哀情也已經減弱，所以有大祥祭小祥祭的減哀。那麽祥祭忌日都是以同月爲論，而在閏月喪亡的，到第二年一定没有這個閏月，但不可以因爲没有這個閏月而不舉行忌日祥祭，所以一定應該用閏月所依附的本正之月。閏月依附本正之月，《公羊傳》有明確論斷，所以班固把閏九月稱爲後九月，這樣月名既没有

譬今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則閏亡可知也。”通關并同蔚之議，三月末祥。

差别，季節也没有不同。如果用閏月的後一個月，那麽春夏永遠被革除，季節也錯亂。假設有人在閏臘月死亡，如果用閏月的後一個月爲祥祭忌日，那麽這祥祭忌日就應該在後年的正月。這樣祥祭歷涉三年，既失去了周年忌日祥祭的本義，成爲冬季死亡而忌日在春季，而且又違背了忌日引爲傷感的本質。譬如有人在今年末三十日死亡，而明年末月小，如果那時以爲去年二十九日親人還在世，那麽就應以後年正月初一爲忌日，這一定是不能這樣。那麽閏月死亡的忌日該在哪一個月便可明白了。”官員們經過互相商量都同意庾蔚之的議論，鄱陽哀王在三月末舉行祥祭。

大明五年七月，有司奏：“故永陽縣開國侯劉叔子夭喪，年始四歲，傍親服制有疑。”太學博士虞龢、領軍長史周景遠、司馬朱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等議，并云“宜同成人之服。東平冲王服殤，實由追贈，異於已受茅土”。博士司馬興之議：“應同東平殤服。”左丞荀萬秋等參議：“南面君國，繼體承家，雖則佩觿，未闕成德，君父名正，臣子不容服殤，故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推此，則知傍親故依殤制。東平冲王已經前議。若升仕朝列，則爲大成，故鄱陽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愚謂下殤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以登官爲斷。今永陽國臣，自應全服，至於傍親，宜從殤禮。”詔“景遠議爲允”。

大明五年七月，主事官員上奏説：“已故永陽縣開國侯劉叔子夭折，年齡剛到四歲，旁系親屬爲他服喪的制度有疑問。”太學博士虞龢、領軍長史周景遠、司馬朱膺之、前任太常丞庾蔚之等人議論時，都説“應該與爲成年人服喪的制度相同。東平冲王用殤服，實在是由於他是追贈的謚號，同已受封爵而死亡的人不同”。博士司馬興之議論説：“劉叔子應該同東平冲王一樣用殤服。”左丞荀萬秋等人參與議論説：“皇帝治國，嫡子繼承家業，雖然還是佩觿的童子，但也不缺少成年人的品德，父王名分明正，臣子不可以爲劉叔子行殤服，所以説‘臣不可以爲君王行殤服，兒子不能爲父親行殤服’。推論這話的意思，就可以知道旁系親屬本當依從殤服制度。東平冲王行殤服已經在以前論定。如果是升任爲朝臣，就是有大的成就，所以鄱陽哀王被追贈爲太常，親屬們不減降喪服。我認爲八至十一歲下殤以上的年齡殤亡的人，身有封爵的，應該與成年人的喪服禮相同。年齡在八歲以下没有殤服的人，以所受任的官職而論。現在永陽國的臣子，自然應當按禮制服喪滿期，至於旁系親屬，應該依從殤服制度。”皇帝命令“以周景遠的議論爲允當”。

後廢帝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第七皇弟訓養母鄭修容喪。未詳服制，下禮官正議。”太學博士周山文議：“案庶母慈己者，小功五月。鄭

後廢帝元徽二年七月，主事官員上奏説：“第七皇弟的教養母鄭修容喪亡。不知道爲她服喪的制度怎樣，交付禮官們議定。”太學博士周山文議論説：“考察爲撫養自己的庶母，服小功

玄云：'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亦服庶母慈己之服。'愚謂第七皇弟宜從小功之制。"參議并同。

喪服五個月。鄭玄說：'讓她去教養而不稱爲母子關係的，也按撫養自己的庶母一樣的喪禮服喪。'我認爲第七皇弟應該依從小功喪服的制度。"參與議論的人都與周山文的議論相同。

漢、魏廢帝喪親三年之制，而魏世或爲舊君服三年者。至晉泰始四年，尚書何楨奏："故辟舉綱紀吏，不計違適，皆反服舊君齊衰三月。"於是詔書下其奏，所適無貴賤，悉同依古典。

漢朝和曹魏廢除了皇帝爲自己的父母親服喪三年的制度，而曹魏時有爲已故皇帝服喪三年的制度。到了晉代泰始四年時，尚書何楨上奏說："已故皇帝舉用的公府主簿等官吏，不管是去職的官員或前往别處任職的官員，都要爲已故皇帝反服齊衰喪服三個月。"於是皇帝頒下詔書將何楨的奏議交付朝廷施行，前往别處任職的官員不分職事貴賤，全都遵照古代的禮制實行。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伎樂百戲，是魏不以喪廢樂也。晉武帝以來，國有大喪未除，正會亦廢樂。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正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爲中原山陵未修復，頻年會，輒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

魏武帝在正月時逝世，魏文帝在當年的七月便陳設音樂舞蹈和雜技，這是曹魏不因爲喪事而廢止音樂歌舞。從晉武帝以來，遇到國家皇帝喪亡而没有除喪服時，元旦時皇帝舉行的朝會也要廢止音樂歌舞。太安元年，當太子喪亡還没有除喪服時，元旦的朝會也同樣廢止音樂歌舞。穆帝永和年間，因爲中原的陵墓還没有修復，連年的元旦朝會，都同樣廢止音樂歌舞。當時太后臨朝理政，皇后的父親褚裒逝世，元旦朝會又廢止音樂歌舞。

晉世孝武太元六年，爲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宋大喪則廢樂。

晉代孝武帝太元六年，爲皇后王氏的喪事，亦廢止音樂歌舞。劉宋時遇有國家的大喪事便廢止音樂歌舞。

漢獻帝建安末，魏武帝作終令曰："古之葬者，必在瘠薄之地，其規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魏武以送終制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無所增加。及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埏，乃爲石室，藏璽埏首，示陵中無金銀諸物也。漢禮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

漢獻帝建安末年，魏武帝自己寫好了臨終遺命說："古代的安葬，一定是在貧瘠磽薄的地方，我現在規劃在西原上預造陵墓。依靠高地作爲墓基，不起墳不栽種樹木。據《周禮》記載，冢人官掌管公墓的土地，凡是諸侯的墓建造在公墓土地左、右方的前面，卿大夫的墓在後面。漢朝的制度裏也叫做陪陵。凡是公卿大夫及將軍建有功勛的，應該在皇帝預建的陵墓旁建造陪陵。劃出寬廣的面積作爲墓地的界域，使之足以容納建造的陵墓。"魏武帝爲送終制定衣服四小篋，在小篋上寫了標簽，無論是在春秋冬夏哪個時日逝世，隨時都可以將衣服入殮。金珥珠玉銅鐵等飾物，一概不得送以入殮。魏文帝遵循武帝的遺令，没有增加送葬的物品。當魏文帝接受漢朝的

禪讓時，刻製了金璽，給武帝追加尊號。他不敢打開武帝陵墓的墓道，於是砌了一個石室，把金璽藏在墓道前頭的石室中，以表示陵墓裏没有金銀等飾物。按漢朝的禮制隨葬的冥器很多，自此之後冥器都被省略了。

文帝黄初三年，又自作終制："禮，國君即位，爲椑，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爲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能見也。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没，皆葬澗西，前又已表其處矣。"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性雖崇奢，然未遽營陵墓也。

魏文帝黄初三年，又自己寫了臨終遺命説："按禮制，國君即位時，便製作棺材，是在世時不忘記自己會死亡。預造的陵墓，依山勢爲墓基，不作墳不植樹，墓内不建立寢殿，不建造守陵的園邑，不通墓道。葬，就是藏，是想讓别人不能看見。按照禮制不祭墓，是想保持死而不貪。皇后及貴人以下嬪妃，凡是不隨王子前往藩國的，她們死亡的時候，都安葬在澗西，在她們死亡前便已經標明了她們安葬的地點了。"這遺詔藏在宗廟裏，副本存放在尚書、秘書三府内，魏明帝也是遵循這遺詔。魏明帝的性情雖是崇尚奢侈，但也没有急速地營建陵墓。

晋宣帝豫自於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終制，斂以時服，不設明器。文、景皆謹奉成命，無所加焉。

晋宣帝自己在首陽山預先建造了土墓，不起墳不植樹，寫好了臨終遺命，以平常的衣服入殮，不設置隨葬冥器。晋文帝、景帝都尊奉成命，没有增加隨葬的東西。

景帝崩，喪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

晋景帝逝世時，喪事的制度，又都依照晋宣帝的先例。

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將合葬，開崇陽陵。使太尉司馬望奉祭，進皇帝蜜璽綬於便房神坐。魏氏金璽，此又儉矣。

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逝世，將要合葬，打開崇陽陵。武帝派遣太尉司馬望前去祭祀，將皇帝刻製的蜂蠟璽印送到便房的神位牌前。曹魏時用的是金質璽印，這蜂蠟璽印又更是儉約了。

泰始二年，詔曰："昔舜葬蒼梧，農不易畝；禹葬會稽，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簡之旨，外欲移陵十里内居人，一切停之。"江左元、明崇儉，且百度草創，山陵奉終，省約備矣。

泰始二年，武帝下詔令説："古代舜帝安葬在蒼梧，農民不停止耕作；夏禹安葬在會稽，市肆没有停止交易。追想我已故祖父及父親的儉約的意旨，朝廷官員想把陵墓十里之内的居民遷移出去的事，現在一概都要停止。"東晋元帝、明帝崇尚節儉，而且各種制度都在創制，建陵墓以送終，履行節約做得十分周到。

成帝咸康七年，杜后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内官旦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柏歷，門號顯陽端門。"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逝世。皇帝命令宫外的官員每五天進宫臨喪致哀一次，宫内的官員每天早晨進宫内臨喪致哀一次而已。到安葬過後舉行虞祭禮完畢時爲止。主事官員上奏説：

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柏歷，大爲煩費，停之。"案蔡謨説，以二瓦器盛死者之祭，繫於木表，裹以葦席，置於庭中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遺象也。《禮》，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爲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古。古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之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既古吊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無用。陵中唯潔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詔又停之。

"大行皇后陵墓所設置凶門柏歷，凶門的門號爲顯陽端門。"皇帝下詔令説："門如同居處的門，凶門柏歷，太過耗費，應停止設置凶門柏歷。"根據蔡謨的説法，用土燒製的兩個器皿，盛上祭祀死者的東西，懸繫在木標杆上，用葦席裹上，安放在庭院中靠近南邊的地方，稱之爲重。現在的凶門，就是它遺留下的形狀。禮書裏説，安葬虞祭完畢之後便製作神主。現在還没有安葬，還没有神主，所以用重來充當。禮書裏所説製作神主的道理，這就是它的本義。范堅又説過："凶門不是古代的東西。古代有懸重，形狀像凶門。後人把它移出到門外以表示喪制，民間便這樣施行。凶門的薄帳，就是古代吊幕之類的東西。"當時皇帝又下詔令説："在深土的下面，怎麽可以裝飾無用的東西呢。陵墓中衹需掃除清潔而已。"主事官員又奏請，依照舊例，挑選公卿以下六品官員子弟六十人作爲挽郎。皇帝又下命令停止選挽郎。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詔曰："終事唯從儉速。"又詔："遠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選挽郎二十四人。詔停。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逝世。皇帝下詔令説："喪事祇能從速從儉。"皇帝又命令説："遠近各地官府不准派遣山陵使前來。"主事官員奏請挑選挽郎二十四人。皇帝命令停止挑選挽郎。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詔亦停選挽郎。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逝世，皇帝也命令停止挑選挽郎。

漢儀五供畢則上陵，歲歲以爲常。魏則無定禮。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而曹爽誅。其後遂廢，終魏世。

漢朝的儀制是在五祭舉行完畢之後便前往陵墓拜謁，每年都以此爲常制。曹魏時却没有一定的制度。齊王曹芳在位九年，纔謁拜高平陵一次，而曹爽被誅殺。這之後便廢止了謁拜陵墓，直至曹魏滅亡。

晉宣帝遺詔："子弟群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逮江左初，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宫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於是遂止，以爲永制。至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

晉宣帝的遺詔説："皇家子弟和百官，都不准謁拜陵墓。"於是晉景帝和文帝都遵行遺詔。到晉武帝時祇謁拜崇陽陵兩次，謁拜峻平陵一次，然而却不敢謁拜高原陵。到晉惠帝時又停止謁拜陵墓。到東晉初，晉元帝逝世後，各公卿纔有拜謁陵墓辭别陵墓的事，這是由於他們與元帝的恩誼如同知心朋友，是徇私情而舉行的，不是西晉的舊制。成帝時，皇后也年年拜謁陵墓，議論的人以爲不合禮制，於是便廢止拜謁陵墓，作

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驃騎將軍司馬道子命曰："今雖權制釋服，至於朔望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爲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帢，煩瀆無準，非禮意也。至安帝元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桓謙奏曰："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爲近法。尋武皇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唯百僚？謂宜遵奉。"於是施行。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爲永久的制度。到了穆帝時，褚太后臨朝治理政事，又拜謁陵墓，這是因爲皇帝還年幼的緣故。到孝武帝逝世時，驃騎將軍司馬道子命令說："現在雖是實行權宜的喪制釋除喪服，至於到了朔日望日各節令之時，自當到陵墓舒展哀念之情，以一周年爲斷限。"於是僅到陵墓時改穿單帢衣，繁瑣複雜没有標準，不是禮制的原意。到了安帝元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桓謙上奏說："百官拜謁陵墓，起於東晉時，不是西晉的舊制。積習變成爲常制，便成爲近時的禮法。考察武皇帝的詔令，是不讓君主和各藩王拜謁陵墓，哪裏是祇限於百官呢？我認爲應該遵從武皇帝的詔令。"於是照桓謙的上奏施行。到義熙初年，又恢復東晉的舊制。

宋明帝又斷群臣初拜謁陵，而辭如故。自元嘉以來，每歲正月，輿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也。世祖、太宗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

宋明帝又禁止群臣初次拜謁陵墓，然而辭別陵墓照舊實行。自從元嘉年以來，每年正月，皇帝都一定拜謁初寧陵，恢復了漢朝的儀制。世祖和太宗也是每年拜謁初寧陵、長寧陵。

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祇畏王典，不得爲銘，乃撰録行事，就刊於墓之陰云爾"。此則碑禁尚嚴也。此後復弛替。

從漢朝以後，天下各地辦理喪葬大事奢侈靡費，大多造作石室、石獸、立碑刻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已是衰敗不堪，下令不准厚葬，又禁止立碑。曹魏高貴鄉公曹髦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去世，王倫的兄長王俊撰作《表德論》，以表述王倫生前留下的美德，文章中說"恭敬畏懼朝廷的法令，不能撰作碑銘，於是撰録王倫平生行事，刊刻在墓碑的背面"。這是禁止立碑的規定還嚴厲的時候。在這之後禁令又鬆弛了。

晉武帝咸寧四年，又詔曰："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虚僞，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毁壞。"至元帝太興元年，有司奏："故驃騎府主簿故恩營葬舊君顧榮，求立碑。"詔特聽立。自是後，禁又漸頹。大臣長吏，人皆私立。義熙中，尚書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議禁斷，於是至今。

晉武帝咸寧四年，又下詔令說："這石獸碑銘，既私自褒獎贊美，助長虚誇詐僞，傷財害民，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今後一概禁絶。凡是觸犯禁令的，雖遇寬赦的命令，都應當將碑銘全部毁壞。"到了元帝太興元年，主事官員上奏說："前驃騎將軍府主簿的舊交安葬他的先君顧榮，請求准予立碑。"皇帝命令特准立碑。從此之後，禁令又逐漸廢弛。大臣和高官，人人都私自立碑。義熙年間，尚書祠部郎中裴松之又建議禁止，於是禁令施行至今。

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壬辰，御臨

宋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壬辰日，順帝坐於前

軒，遣使奉璽綬禪位於齊王，懸而不樂。

宋明帝泰始二年九月，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陳貴妃禮秩既同儲宫，未詳宫臣及朝臣并有敬不？妃主在内相見，又應何儀？"博士王慶緒議："百僚内外禮敬貴妃，應與皇太子同。其東朝臣隸，理歸臣節。"太常丞虞愿等同慶緒。尚書令建安王休仁議稱："禮云，妾既不得體君，班秩視子爲序。母以子貴，經著明文。内外致敬貴妃，誠如慶緒議。天子姬嬪，不容通音介於外，雖義可致虔，不應有箋表。"參詳休仁議爲允。詔可。

泰豫元年，後廢帝即位，崇所生陳貴妃爲皇太妃。有司奏："皇太妃位亞尊極，未詳國親舉哀格當一同皇太后？爲有降異？又於本親期以下，當猶服與不？"前曹郎王燮之議："案《喪服傳》，'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如此，皇太妃服宗與太后無異。但太后既以尊降無服，太妃儀不應殊，故悉不服也。計本情舉哀，其禮不異。又《禮》，'諸侯絶期'。皇太妃雖云不居尊極，不容輕於諸侯。謂本親期以下，一無所服。有慘自宜舉哀。親疏二儀，準之太后。"兼太常丞司馬燮之議："《禮》，'妾服君之庶子及女君之黨'。皆謂大夫士耳。妾名雖總，而班有貴賤。三夫人九嬪，位視公卿。大夫猶有貴妾，而況天子。諸侯之妾爲他妾之子無服，既不服他妾之子，豈容服君及女君餘親。況皇太后妃貴亞相極，禮絶群后，崇

殿，派遣使臣奉皇帝璽印禪讓帝位給齊王，懸挂鐘磬等樂器而不奏樂。

宋明帝泰始二年九月，主事官員上奏説："皇太子的生母陳貴妃的禮儀品級既與皇太子相同，不知道宫廷的臣子及朝廷的臣子是否都要向她致敬禮？與貴妃在宫内相見，又應該行怎樣的禮儀？"博士王慶緒議論説："百官在宫内外向陳貴妃致敬的禮儀應該與向皇太子致敬的禮儀相同。皇太子東宫的臣僕，按情理應該遵行臣子的禮節。"太常丞虞愿等人與王慶緒的議論相同。尚書令建安王劉休仁議論説："按禮制裏説，妃妾既不能與君主同體，她的職位品級應該參照她兒子的地位而排定位次。母親以兒子的顯貴而顯貴，經書裏著有明文。宫廷内外百官向陳貴妃致敬的禮儀，誠如王慶緒議論的那樣。天子的姬妾嬪妃，不可向外面通信息，雖然依情理可以向她們表示虔誠，但不應該有箋記表奏。"臣子們通過參酌商議認爲劉休仁的議論允當。皇帝下詔令同意。

泰豫元年，後廢帝即位，尊稱自己的親生母陳貴妃爲皇太妃。主事官員上奏説："皇太妃的地位僅次於皇太后，不知道皇帝的母親皇太妃陳氏服喪的儀制是與皇太后相同呢？或者有減降或差異？又對親生父母服期喪以下的人，是不是仍應服喪？"前曹郎王燮之議論説："依據《喪服傳》，'妾爲夫君的親屬服喪，應與正妻相同'。這樣，皇太妃爲親屬服喪與太后没有差别。但是太后既以尊高而抑降不服喪，皇太妃的儀制也不應該有差别，所以皇太后和皇太妃都不服喪。而依情理致哀，這禮節没有不同。又《禮》書裏説：'諸侯絶除期服。'皇太妃雖説不在皇太后的位置上，但地位不比諸侯輕。可以認爲生身之親期服以下的人，一概都不行喪服。當然有喪事就應該照例致哀。在親疏兩種儀制中，皇太妃應依準於皇太后。"兼太常丞司馬燮之議論説："《禮》書裏説：'妾爲夫君的庶子及正妻的親屬服喪。'這都説的是大夫士而已。妾的名分稱呼雖然都是一致的，然而妾的次序等級却有貴賤之分。皇帝的三夫人九嬪妃，她們的職位身份與公卿同等。

輝盛典，有逾東儲，尚不服期，太妃豈應有異。若本親有慘，舉哀之儀，宜仰則太后。”參議以燮之議爲允。太妃於國親無服，故宜緣情爲諸王公主於至尊是期服者反，其太妃王妃三夫人九嬪各舉哀。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八月戊子，有司奏：“雲杜國解稱國子檀和之所生親王，求除太夫人。檢無國子除太夫人先例，法又無科。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孫豁之議：“《春秋》，‘母以子貴’。王雖爲妾，是和之所生。案五等之例，鄭伯許男同號夫人，國子體例，王合如國所生。”太常丞庾蔚之議：“‘母以子貴’，雖《春秋》明義，古今異制，因革不同。自頃代以來，所生蒙榮，唯有諸王。既是王者之嬪御，故宜見尊於蕃國。若功高勳重，列爲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禮。凡此皆朝恩曲降，非國之所求。子男妾母，未有前比。”祠部郎中朱膺之議以爲：“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貴’。當謂傳國嗣君母，本先公嬪媵，所因藉有由故也。始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績重勳，恩所特錫，時或有之，不由司存。”所議參議，以蔚之爲允。詔可。

大夫尚且有貴妾，更何况是天子呢。諸侯的妾對别的妾之子不行喪服。既然不爲别妾之子服喪，怎能够爲夫君及正妻遺留下來的親屬服喪呢。况且皇太后皇太妃是極貴與亞貴相輔爲尊，她們的名分地位超過所有的后妃，崇高的榮耀盛大的恩典，超過了皇太子，皇太子尚且不行期服，難道皇太妃還要與此不同嗎。如本生之親有喪亡，那致哀的儀制，應該以皇太后爲依準。”大臣們參酌議論後認爲以王燮之的意見爲允當。皇太妃對皇上不服喪，故所以該依情理爲各藩王及君主對皇上應行期服的反服，皇太妃及王妃三夫人九嬪各行致哀之禮。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八月戊子日，主事官員上奏説：“雲杜國報告説，國子檀和之的親生母王氏，請求進封爲太夫人。考察没有發現國子的母親晋封爲太夫人的先例，而且法令上也没有這種條例。現在交付給禮官議定。”太學博士孫豁之議論説：“《春秋》裏記載：‘母親因兒子的顯貴而顯貴。’王氏雖然是妾，但她是檀和之的生母。按照五等爵位的條例，春秋時期鄭國的國君爲伯爵、許國的國君爲男爵，他們都稱生母爲夫人，國子的體例與之相同，王氏應與國君的生母相同。”太常丞庾蔚之議論説：“‘母親因兒子的顯貴而顯貴’，雖是《春秋》裏的重要意旨，但是古今制度有差異，因有承續有變革而有所不同。自從近代以來，親生母親能够因兒子而被尊崇的，衹有兒子是藩王的纔可以。既然是藩王的嬪妾，就應該在藩國裏受尊榮。如果是兒子功勛高地位顯要，被列爲公侯爵位了，也有被封爲太夫人的禮儀。但是凡屬這種情况，都是帝王恩准俯允，而不是藩國所請求的。兒子是國子母親是妾，没有被封爲太夫人的先例。”祠部郎中朱膺之議論以爲：“兒子不得給父母加爵，然而《春秋》裏有‘母親因兒子顯貴而顯貴’的話。這當是説的承傳繼位的國君的母親，而且她本來是先王的嬪妾，她是有憑藉有因由的緣故。剛受封國子的人，不應該與繼嗣的國君等同。假使有特殊的勞績有很高的功勛，皇恩特别給予賞賜，有時可能有加封的情况，但這不由主事官吏作決斷。”

所有這些議論，經過大臣們參酌商議後，認爲庾蔚之的議論爲允當。皇帝下詔令表示同意。

大明二年六月，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喪，無嗣，求進次息爲世子。檢無其例，下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案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連卒，以次子輯拜世子。先代成準，宜爲今例。"博士傅郁議："《禮記》，微子立衍，商禮斯行。仲子舍孫，姬典攸貶。歷代遵循，靡替于舊。今胙土之君在而世子卒，厥嗣未育，非捨孫之謂。愚以爲次子有子，自宜紹爲世孫。若其未也，無容遠搜輕屬，承綱繼體，傳之有由。父在立子，允稱情典。"曹郎諸葛雅之議："案《春秋傳》云，'世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制也。今長子早卒，無嗣，進立次息以爲世子，取諸《左氏》，理義無違。又孫武所據晉濟北侯荀勗長子卒，立次子，亦近代成例。依文采比，竊所允安。謂宜開許，以爲永制。"參議爲允。詔可。

大明二年六月，主事官員上奏說："凡是侯、伯、子、男各爵位的人，他們的世子喪亡，世子又没有繼嗣之子，請求升第二個兒子爲世子。考察起來没有這樣的先例，交付給禮官議定。"博士孫武議論說："考察晉代濟北侯荀勗的長子荀連去世後，把次子荀輯任爲世子。這是前代的法式，應成爲今天的成例。"博士傅郁議論說："《禮記》裏記載，微子捨棄他的嫡孫不立而立弟弟衍爲繼嗣，商朝的制度因此而施行。仲子捨棄嫡孫不立而立次子爲繼嗣，爲周朝的制度所貶斥。歷代都遵循立次子爲嗣的法式，在舊時没有被廢止過。現在受封的君王還在世而世子去世，世子又没有生育嗣子，這就不能叫做捨棄嫡孫了。我認爲次子有了兒子，應該繼任爲世孫。如果不是這樣，不容許另找支系旁屬的人爲世子，世子世孫承續國家體統立爲繼嗣，承傳繼統有緣由。父親在世立子爲嗣，當可以説是合乎情分和禮制。"曹郎諸葛雅之議論說："據《春秋左傳》裏說：'世子死亡後，世子有同母弟就立同母弟爲世子，没有同母弟就立年長的其他兒子爲世子，其他兒子年齡都相當就選擇其中有賢明德義的人立爲世子，如果賢明德義都不相上下，就通過占卜來選定世子。'這是古代的禮制。現因長子早死，他又没有繼嗣的兒子，就應該進立次子爲世子，這是取自《春秋左傳》的記載，在道理大義上没有違背。又孫武所引據晉代濟北侯荀勗長子死後，立次子爲世子，也是近代的成例。依據文字記載加以比較，我覺得允當合理，認爲應該允許，并以此作爲長遠的制度。"禮官們通過參酌審議認爲允當。皇帝下詔令表示同意。

大明十二年十一月，有司奏："興平國解稱國子袁愍孫母王氏，應除太夫人。檢無國子除太夫人例。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禮，下國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斯而推，則子男之母，不容獨異。"博士程彦議以爲："五等雖差，而承

大明十二年十一月，主事官員上奏說："興平國報告說，開國子袁愍孫的母親王氏，應該封爲太夫人。考察以前没有國子之母封太夫人的先例。交付禮官議定。"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論說："根據禮制，下國卿大夫的妻子，都受命於天子。以此推論，那麼開國子的母親不當有特殊。"博士程彦的議論以爲："五等爵位雖有等級差别，

家事等。公侯之母，崇號得從，子男於親，尊秩宜顯。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固知從子尊與國均也。彦參議，以興之議爲允。除王氏爲興平縣開國子太夫人。"詔可。

然而承繼家業爵位的事却是相同的。公侯的母親，尊崇的名號便隨之而稱揚，開國子的母親，尊崇的等級名分也應該顯揚。所以《春秋》的大義說'母親以兒子的顯貴而顯貴'。這就可以知道隨自己的兒子而尊顯與國家的封賜是一樣的。我程彦參酌審議以爲，以司馬興之的議論爲允當。封王氏爲興平縣開國子太夫人。"皇帝下命令表示同意。

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陳留國王曹虔秀長兄虔嗣早卒，秀襲封之後，生子銑以繼虔嗣。今依例應拜世子，未詳應以銑爲世子？爲應立次子鍇？"太學博士王温之、江長議，并爲應以銑爲正嗣。太常陸澄議立鍇。右丞徐爰議謂："禮後大宗，以其不可乏祀。諸侯世及，《春秋》成義。虔嗣承家傳爵，身爲國王，雖薨没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日，便應即纂國統。于時既無承繼，虔秀以次襲紹。虔嗣既列廟饗，故自與世數而遷。豈容蒸嘗無闕，横取他子爲嗣。爲人胤嗣，又應恭祀先父。案禮文，公子不得禰諸侯。虔嗣無緣降廟就寢。銑本長息，宜還爲虔秀世子。"詔如爰議。

大明四年九月，主事官員上奏說："陳留國國王曹虔秀的長兄曹虔嗣早死，曹虔秀襲封爲國王之後，生的兒子曹銑過繼曹虔嗣。現在按照慣例應該封立世子，不知道是應該以曹銑爲世子呢？還是應該立次子曹鍇爲世子？"太學博士王温之、江長的議論，都認爲應該以曹銑爲正統的嗣子。太常陸澄的議論是應該立曹鍇爲嗣子。右丞徐爰議論說："按照禮制，傳後嗣給嫡長子，是因爲不可斷絶祭祀。諸侯世代相承傳，這是《春秋》裏已有的大義。曹虔嗣繼承家世接續王的爵位，身爲陳留國的國王，雖然逝世後没有兒子，仍應該列神位於宗廟昭穆的次序中。一旦立爲後嗣，就應隨即繼承王位。當時既没有繼承人，曹虔秀以次子的身份繼承王位。曹虔嗣既入宗廟，便應按其世系次序而神主遷廟。怎麼可以爲使他的祭祀不絶，强取别人的兒子做他的繼嗣呢？做了人家的繼嗣，又應該恭敬祭祀死去的先父。按照禮書的記載，公子不可以爲諸侯立廟而祭祀。曹虔嗣没有理由列入寢廟。曹銑本來就是曹虔秀的長子，應該還身爲曹虔秀的世子。"皇帝下命令同意徐爰的議論。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七月，有司奏："御史中丞劉式之議，'每至出行，未知制與何官分道，應有舊科。法唯稱中丞專道，傳詔荷信，詔喚衆官，應詔者行，得制令無分别他官之文，既無晝然定則，準承有疑。謂皇太子正議東儲，不宜與衆同例，中丞應與分道。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并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七月，主事官員上奏說："御史中丞劉式之議論說，'每當有公事出行的時候，不知道按制度應該與哪些官員分道而行，這應該有舊的條例。法令上衹是說御史中丞有專用道路，傳達皇帝的命令承接皇帝的印信，按皇帝的命令召喚各部門官員，接受了皇帝命令的便奉命而行，所得到的命令没有關於御史中丞與别的官員分道的内容，既然没有明白規定的條例，承辦的依據便有了疑問。據皇太子在東宫發表的公正的議論，認爲御史中丞不應該與普通官員同

駐，亦合分道。又尋六門則爲行馬之內，且禁衛非違，並由二衛及領軍，未詳京尹、建康令門内之徒及公事，亦得與中丞分道與不？其准參舊儀，告報參詳所宜分道’。聽如臺所上，其六門内，既非州郡縣部界，則不合依門外。其尚書令、二僕射所應分道，亦悉與中丞同。”

例，應該與他們分道而行。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都是國都地方的主管官員，有時要檢核違法事件，有時奔赴援救水火災害，行事都應神速，不應拖延停留，也應該分道而行。又考察六門都是在設置路障之内，況且禁止防衛違法事件，都由左右護衛軍及領軍管理，不知道京尹、建康令在門内的人及承辦公事，是不是也應與中丞分道而行？希望依據參照舊有的儀制，報告參酌審議所定的應該分道的原則。’同意御史臺所上的議論，在六門之内，既不是州郡縣的疆界，就不應該作爲門外。尚書令、左、右僕射應該分道，也全都與御史中丞相同。”

孝武帝大明六年五月，詔立凌室藏冰。有司奏，季冬之月，冰壯之時，凌室長率山虞及輿隸取冰於深山窮谷涸陰沍寒之處，以納于凌陰。務令周密，無泄其氣。先以黑牡秬黍祭司寒於凌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秬黍祭司寒。啓冰室，先薦寢廟。二廟夏祠用鑒盛冰，室一鑒，以禦温氣蠅蚋。三御殿及太官膳羞，并以鑒供冰。自春分至立秋，有臣妾喪，詔贈秘器。自立夏至立秋，不限稱數以周喪事。繕制夷盤，隨冰供給。凌室在樂游苑内，置長一人，保舉吏二人。

孝武帝大明六年五月，皇帝命令建立凌室儲藏冰。主事官員上奏説，到了臘月，冰凍得堅硬的時候，凌室長要率領山虞官及役隸到深山幽谷寒冰凝結的地方取冰，將冰送入深窖裏。冰窖一定要嚴密，不要泄漏冷氣。先用黑色的雄牲和黑黍米在凌室的北面祭祀司寒之神。到了次年二月，在春分日，用黑色的羔羊及黑黍米祭祀司寒之神。然後打開冰室，先祭寢廟。先祖先父廟在夏季祭祀時用鑒盛冰，每室放一鑒，以抵禦熱氣和蚊蠅。皇宫三大殿及太官供應的膳食，都以鑒盛冰供給。從春分日到立秋日，有臣妾喪亡時，皇帝命令贈賜棺材。從立夏日到立秋日，不限數量地供冰以給喪事需要。製造盛冰冰尸的夷盤，隨冰供給。凌室建在樂游苑内，設凌室長一人，保舉吏兩人。

三公黄閤，前史無其義。史臣按，《禮記》“士韠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也。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黄其閤，以示謙不敢斥天子，蓋是漢來制也。張超與陳公箋，“拜黄閤將有日月”是也。

三公官署漆黄色的門，古代的史書没有這樣的内容。史臣沈約按，《禮記》裏記載“士的韠服與天子的相同，公侯大夫的却有不同”。鄭玄注説：“士的地位輕賤，與天子相同，没有嫌疑。”朱紅大門敞開，這是天子尊高的正色。三公與天子相比，禮儀等級較次，所以要把他們官署大門漆成黄色，以表示謙恭不敢冒犯天子，這大概是漢朝以來的制度。張超給陳公的書札説，“拜黄閤當有日月”説的正是這事。

史臣按：今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詣令、僕射、尚書，并門外下車，履，度門閫乃納屐。漢世朝臣見

史臣沈約按：現今朝士到三公官署去，尚書丞、郎到尚書令、僕射、尚書官署去，都是在官署門外下車，穿鞋進去，越過門檻時便穿上屐。

三公，并拜。丞、郎見八座，皆持板揖，事在《漢儀》及《漢舊儀》，然則并有敬也。陳蕃爲光禄勳，范滂爲主事，以公儀詣蕃，執板入閣，至坐，蕃不奪滂板，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之，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閣宜省。"然後敬止在門，其來久矣。

漢代朝臣見三公，都下拜。尚書丞、郎見朝廷重臣，都手持笏板拱手行禮，這記載在《漢儀》及《漢舊儀》中，因此可知都是要致禮的。陳蕃任光禄勳，范滂任主事，他以朝廷的禮儀去見陳蕃，手執笏板進入陳蕃的官署，坐下後，陳蕃不奪范滂的笏板，范滂投棄笏板整衣而離開。郭泰責備陳蕃説："以級别高低來説，范滂是應該致禮，但以官員間的情理推論，到了官署後應可免禮。"自此之後致敬止於門，這由來已經很久了。

宋書卷十六

志第六

禮(三)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自書契經典，咸崇其義，而聖人之德，莫大於嚴父者也。故司馬遷著《封禪書》，班固備《郊祀志》，上紀皇王正祀，下録郡國百神。司馬彪又著《祭祀志》以續終漢。中興以後，其舊制誕章，粲然弘備。自兹以降，又有異同。故復撰次云爾。

“國家的大事，在於祭祀和軍事”。從有文字記載開始到儒家經典，都尊崇這一宗旨，而聖人的道德，没有比尊敬父親更重要的。所以司馬遷撰作《封禪書》，班固詳盡記述《郊祀志》，上記皇帝的正祭，下録郡國百神的祭祀。司馬彪又撰《祭祀志》以續完漢朝的祭祀禮典。東晋以後，舊有的禮制大的典章，都明白而完善地備載。自此以後，祭祀禮儀又有變化。所以再加編撰。

漢獻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詔公卿告祠高廟。遣兼御史大夫張音奉皇帝璽綬策書，禪帝位于魏。是時魏文帝繼王位，南巡在潁陰。有司乃爲壇於潁陰之繁陽故城。庚午，登壇。魏相國華歆跪受璽紱以進於王。既受畢，降壇視燎，成禮而返。未有祖配之事。

漢獻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日，獻帝命令公卿祭祀高祖廟。派遣兼御史大夫張音奉皇帝印璽及策書，禪讓帝位給曹魏。當時魏文帝曹丕繼承了魏王的王位，南巡停留在潁陰。主事官員於是在潁陰的繁陽舊城建造壇臺。庚午日，魏王登上壇臺。曹魏的相國華歆跪着接受了皇帝的印璽奉進給魏王。接受印璽完畢之後，魏文帝走下壇臺觀看柴燎，禮畢之後返回。没有舉行以先祖配祭的祭祀。

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時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靈臺，皆因漢舊事。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自後以爲常。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謚南郊，皆是有事於郊也。

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在郊外祭祀天地和明堂。當時曹魏的都城在洛陽，而天地神靈、墓地、明堂、靈臺，都依照漢朝的舊例。黄初四年七月，魏文帝將要到東境巡視，因爲大軍將要出動，便派太常官用一頭公牛在南郊祭天，從此之後便成爲常制。到魏文帝逝世時，太尉鍾繇在南郊舉行追贈謚號的禮儀，這都是在郊外舉行的祭祀禮節。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日，在郊外祭祀魏

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時二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也。

武皇帝以配祭天帝，在明堂舉行宗廟祭祀以魏文皇帝配祭上帝。當時兩漢時期升烟祭祀天地的儀制都還保留，曹魏對兩漢祭禮的沿革便可知了。

四年八月，帝東巡，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後漢紀》，章帝詔高邑祠即位壇。此雖前代已行之事，然爲壇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於上帝，而致祀於虛壇，未詳所據也。

太和四年八月，魏明帝到東境巡視，經過繁昌縣。派遣執金吾臧霸兼理太尉的職事，他用一頭公牛祭祀接受禪讓的壇臺。《後漢紀》裏說，漢章帝下詔令在高邑縣祭祀即帝位的壇臺。這雖然是前代已實行的事，然而築壇是爲了祭天，而壇并不是神。現在不對上帝祭祀，而對壇墟致祭，不知道根據的是什麽。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圓丘。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彰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神祇兆位，多不經見，并以興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圓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日，開始在洛陽南郊的委粟山營建圓丘。皇帝下詔令說："帝王接受天命，都恭敬地奉承天地，以彰顯神明；尊敬祭祀世代繼統的先祖，以昭明功德。所以前代祭祀的禮典撰著之後，就使郊祭祖先以配祭皇天上帝的儀制完備了。從前在漢朝的初年，承接秦朝焚書滅絶學術之後，便收集殘缺的禮制經典，以完備郊祀的禮儀。從甘泉、后土、雍宫、到五畤原祭天地神靈的處所，大多在經典上見不到，并且因爲這些祭祀一興一廢而無常制，一彼一此而有變化，四百多年間，廢止而没有了郊外禘祭皇天上帝的禮儀。古代所改立的祭祀禮儀，於是有了闕失。曹魏的世系，出於有虞氏，現在祭祀圓丘，以始祖舜帝配祭，稱圓丘爲皇皇帝天。方丘所祭的稱爲皇皇后地，以舜帝的妃子伊氏配祭。郊外祭天所祭的稱爲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祭。郊外祭地所祭的稱爲皇地之祇，以武帝的宣皇后配祭。在明堂舉行宗廟祭祀祭已故皇父高祖文皇帝，以配祭上帝。"十二月壬子日冬至，開始在圓丘祭祀皇皇帝天，以始祖有虞氏舜帝配祭。自正始年以後，直到曹魏終結，再没有舉行郊祀。

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文曰："皇帝臣孫權，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漢饗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禄胙運盡，普天弛絶，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慝，竊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

孫權開始在武昌稱帝號時，在南郊告祭天帝。告祭辭說："皇帝臣孫權，冒昧地用黑色的公牛祭祀，明白告知皇皇后帝。漢朝享國二十四世，經歷四百三十四年，它運行的天命氣數已終結，它的福禄氣運已竭盡，普天之下已廢弛，四海之内分崩離析。邪惡之臣曹丕，於是奪取了帝位。曹丕的兒子曹叡繼承帝位而作惡，盜竊名位

乾秉戎，志在拯世，奉辭行罰，舉足爲民。群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爲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終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曆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敢不敬從。謹擇元日，登壇柴燎，即皇帝位。唯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吴，永綏天極。”其後自以居非中土，不復修設。中年，群臣奏議，宜修郊祀。權曰：“郊祀當於中土，今非其所。”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酆、鎬，非必中土。”權曰：“武王伐紂，即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於酆，見何經典?”復奏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長安，言文王郊於酆。”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由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虞喜《志林》曰：“吴主糾駁郊祀，追貶匡衡，凡在見者，莫不慨然稱善也。”何承天曰：“案權建號繼天，而郊享有闕，固非也。末年雖一南郊，而遂無北郊之禮。環氏《吴紀》：‘權思崇嚴父配天之義，追上父堅尊號爲吴始祖。’如此説，則權末年所郊，堅配天也。權卒後，三嗣主終吴世不郊祀，則權不享配帝之禮矣。”

擾亂禮制。我孫權出生於東南，適逢機運，承奉天道掌握軍隊，志向在於拯救世道，奉皇天上帝的正辭實行討伐懲惡，一舉一動都是爲了民衆。群臣百官各位將相以及各州郡各城鎮執掌職事的官員，都認爲天意已對漢朝厭棄，漢朝已喪失天運，皇帝的位置空缺，郊祀没有主祀人，美好的徵兆嘉善的瑞應，前後紛繁地出現，上天的氣運在我身上，我不得不接受。我孫權敬畏天命，豈敢不恭敬奉從。我恭謹地選擇吉日，登上壇臺并舉行柴燎祭天，即皇帝位。敬希你天神賜福！東吴四方，永遠安保於天際。”在這以後的時期，孫權自認爲所居不是中原地方，便不再舉行郊祀。中年時，群臣奏議，應該舉行郊祀。孫權説：“郊祀應當在中原土地上舉行，我們現在不是在中原土地上。”群臣再次奏議説：“普天之下，没有一地不是帝王的領土。帝王以天下爲家。古代周文王、周武王在酆、鎬舉行郊祀，不是一定要在中原土地上。”孫權説：“周武王伐紂時，即帝位於鎬京，而在鎬京舉行郊祀。周文王没有成爲天子，在酆邑舉行郊祀，見於哪部經典呢?”群臣又奏議説：“我們得見於《漢書·郊祀志》，匡衡上奏請求將甘泉宫河東郡的郊祀遷徙到長安，説周文王曾在酆邑舉行郊祀。”孫權説：“周文王品性謙讓，他處於諸侯的地位，分明是没有舉行郊祀。經傳没有明文記載，由匡衡這個俗儒憑個人意見造説，不是經典的本義，不可用。”虞喜《志林》裏説：“東吴君主孫權糾舉駁正郊祀的記載，追貶匡衡，凡是得見的人，無不感慨地叫好。”何承天説：“考察孫權已建立帝號承繼帝位，而郊祀享祭有闕失，本來是不對的。他在位的末年雖然舉行了一次南郊祭祀，而竟無北郊祀享之禮。環氏的《吴紀》裏説：‘孫權想尊崇父親以配享天帝的本義，給他的父親孫堅追加尊號爲東吴始祖。’依照這一説法，那麽孫權末年所舉行的郊祀，是以孫堅配享天帝。孫權去世之後，三位繼位的君主直到東吴滅亡都没有舉行郊祀，那麽孫權也就没享有配祭天帝的禮儀了。”

劉備章武元年，即皇帝位，設

劉備章武元年，劉備即皇帝位，築造壇臺

壇。"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皇帝臣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曆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享。今曹操阻兵安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群臣將士以爲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惟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之威，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僚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大神。惟大神尚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告祭天帝。告祭辭説"建安二十六年夏季四月丙午日，皇帝臣劉備，冒昧地以黑色公牛獻祭，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靈。漢朝享有天下，它的天命氣運無限。先前王莽篡奪漢朝政權，光武皇帝震怒出兵討伐，社稷宗廟再次得到享祭。現在曹操依仗武力肆意殘忍地對待人民，他的兒子曹丕施展他的凶逆圖謀，竊取帝位。群臣百官和將士們認爲國家社稷已被廢棄，劉備應該整治它，應該承接漢高祖和漢光武皇帝，恭敬地奉行皇天上帝對曹丕的懲罰。我劉備思量自己道德鄙薄，怕有愧於這皇帝之位，便向庶民詢問，并問及邊外的蠻夷各族的君長，他們都説天命不可以不回報，祖宗的帝業不可以長久被廢棄，四海之内不可以没有君主，天下四境之内的人所仰望的，在於我劉備一人。我劉備敬畏皇天的威嚴，又懼怕漢朝將在大地上滅亡。我恭謹地選擇吉日，與群臣百官登上壇臺，接受皇帝的御璽。修造柴燎的壇臺，挖掘埋藏祭牲的瘞坎，向天神舉行告祭。敬希天神享用祭品！給漢朝賜福，永遠安保四海。"

章武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北郊于成都。

章武二年十月，皇帝劉備命令丞相諸葛亮，在成都營建南、北郊祭的壇臺。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節侍中太保鄭冲、兼太尉司隸校尉李憙奉皇帝璽綬策書，禪帝位于晋。丙寅，晋設壇場于南郊，柴燎告類，未有祖配。其文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協皇運，紹天明命，以命炎曰：'昔者唐堯禪位虞舜，虞舜又以禪禹，邁德垂訓，多歷年載。暨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撥亂濟民，扶翼劉氏，又用受禪于漢。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幾於顛墜，實賴有晋匡拯之德，用獲保厥肆祀，弘濟于艱難。此則晋之有大造于魏也。誕惟四方之民，罔不祗順，開國建侯，宣禮明刑，廓清梁、岷，苞懷揚、越，函夏興仁，八紘同軌，遐邇馳義，祥瑞屢臻，天人協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日，使持節侍中太保鄭冲、兼太尉司隸校尉李憙奉持皇帝的印璽和策書，禪讓帝位給西晋。丙寅日，西晋在南郊築造壇場，舉行柴燎告祭天帝，没有用祖先配祭。其告祭詞説："天帝之臣皇帝司馬炎，冒昧地以黑色公牛獻祭，昭告皇皇后帝。曹魏皇帝查驗了皇位的氣運，接受上天聖明的命令，命令我司馬炎説：'古代唐堯禪讓帝位給虞舜，虞舜又將帝位禪讓給夏禹，他們勤勉地樹立聖德垂訓後世，經歷了很多年代。到了漢朝政道衰敗時，魏太祖武皇帝平定禍亂救助人民，扶持輔助漢朝劉氏政權，又從漢朝接受了禪讓。但當我曹魏之時，歷代多有變亂，幾乎到了滅亡的地步，實在是仰仗了晋朝匡救的恩德，因而得保曹魏宗廟的祭祀，在艱難時廣爲救助，這實在是晋朝對魏有大的功德。天下四方的人民，没有不敬服順從的，立國家建諸侯，宣明禮教嚴明刑律，肅清梁

應，無思不服。肆予憲章三后，用集大命于茲。'炎惟德不嗣，辭不獲命。於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獻陪隸，暨于百蠻君長，僉曰：'皇天鑒下，求民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讓所得距違。'天序不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曠主，炎虔奉皇運，畏天之威，敢不欽承休命，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答民望，敷佑萬國。惟明德是饗。"

山、岷山，包容了揚州、南越，全國興舉仁義，八方邊境統一，遠近向往仁義而歸服，祥瑞接連出現，天人同應，没有不順服的。天命宣示我要效法唐堯、虞舜和漢朝禪讓的皇帝，因此布天命於此。'我司馬炎思量不足以繼承魏帝皇位，辭讓没有獲得同意。於是三公卿士，群臣百官，黎民百姓和役隸，以至各蠻族的君長，都說：'皇天明察下民，瞭解下民的困苦，皇天既有成命，本來不是克己謙讓所能抗拒的。'帝位不可以没有繼統，人神不可以空缺君主，我司馬炎虔敬地遵奉皇位的氣運，我畏懼天帝的威嚴，豈敢不恭敬地承接天帝美善的命令，我恭謹地選擇吉日，登上壇臺接受禪讓，告祭上帝，以永遠報答人民的厚望，廣布德澤佑助天下四方各地人民。我向往美善之德。"

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今便爲永制。衆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祀，配以祖考，日夕嘆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群臣又議："五帝，即天也，五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北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澤於南北郊，更修治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祠圓丘於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至今矣。

泰始二年正月，皇帝下命令說："主事官員前時奏請郊祀權且采用曹魏的禮制。我不想承受改建禮制的艱難，現在便以曹魏的禮制作爲永遠實行的制度。衆人議論紛紜，於是没有按時議定，也就不能按時供享祭神，以已故祖、父配祭，我早晚都在慨嘆和期望，飲食减少，心中不安。現在應當立即舉行郊祀。"當時群臣又議論說："五方天帝，就是天，五行之氣時令不同，所以它們的稱號不同。雖然有五個名稱，其實是一個神。明堂和南郊，應該除去五帝的神座。五郊改爲五精的稱號，都同稱爲昊天上帝，各設一座而已。北郊祭祀又當除去先世皇后的配祭。"皇帝全都依從。二月丁丑日，郊祀宣皇帝以配祭天，在明堂舉行宗廟祭祀祭文皇帝以配祭上帝。這年的十一月，主事官員又奏議："古時候圓丘的祭祀和郊祀没有區别，應該將圓丘方澤的祭祀合并於南北郊祀，另外修造祭祀壇場。而冬至、夏至的祭祀，合并於南郊、北郊的祭祀。"皇帝又依從了。一概都依照宣帝所采用的王肅的議論。這一個月的庚寅日冬至，皇帝親自到南郊祭祀圓丘。自此之後，圓丘方澤不另行設立一直延續到今天。

太康十年十月，乃更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太康十年十月，皇帝又下命令說："《孝經》裏記載'郊祀后稷以配祭天，在明堂舉行宗廟祭

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明上帝不得爲天也。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正經不通。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既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祀祭周文王以配祭上帝’。而《周禮》裏説：‘祭天是陳列祭品祭上帝。’又説：‘祭地是陳列祭品向四方遥祭山川。’四方遥祭不是指地，那麽分明上帝不能是天了。前時衆人議論去除明堂五帝的神位，查考禮書的記載和正式的經文這種做法行不通。况且《詩序》裏説：‘周文王、周武王的功業，起於后稷。’所以推論以后稷配祭天。宣帝以英武創業，他既已配祭天，後來又以先帝配祭天，在道理上也不妥當。應該恢復明堂及南郊五帝神位。”

晉武帝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弟、皇子悉侍祠，非前典也。

晉武帝太康三年正月，武帝親自舉行郊祀。皇太子、皇弟、皇子全都陪侍祭祀，這不是前代的禮典。

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

愍帝定都長安，還没有建立郊祀及宗廟祭祀便已敗亡。

元帝中興江南，太興元年，始更立郊兆。其制度皆太常賀循依據漢、晉之舊也。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初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居許，即便立郊，自宜於此修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恒、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按元帝紹命中興，依漢氏故事，宜享明堂宗祀之禮。江左不立明堂，故闕焉。

元帝中興於江南，太興元年，開始改建郊祀壇場。其制度都是太常賀循依據漢朝、西晉的舊制所定。三月辛卯日，元帝親自舉行郊祀，配祭的禮儀，一概依照武帝開始舉行郊祀時的先例。當初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建議應該等待還都洛邑之後再修建。司徒荀組根據漢獻帝居許昌時，便立即建立郊祀壇場，現在自然應該在江南修造。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恒、中書侍郎庾亮都與荀組的議論相同。修建祀壇的事便施行了。按元帝繼承天命而中興，依照漢朝的先例，應該舉行享祭明堂和宗廟祭祀之禮。東晉没有立明堂，所以缺享祭明堂和宗廟祭祀之禮。

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故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明帝太寧三年七月，開始下詔令建立北郊祭壇。還没有進行建造而明帝便逝世了，所以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以前的意旨，在覆舟山南建立祭壇。當月辛未日，祭祀北郊，開始以宣穆張皇后配祭地神。這是曹魏時的先例，不是西晉的舊制。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曰：“泰始中，合二至之祀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陽復。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及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合北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要在北郊祭祀，有懷疑的議論。太常顧和上表説：“泰始年間，把夏至冬至的祭祀合并於南郊北郊的祭祀。北郊祭祀的月份，古代没有明文記載，有的用夏至，有的同用冬至。漢光武正月辛未日，開始建立北郊祭壇。這就與南郊祭祀同月了。到東晉草創之

郊於一丘。憲章未備，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別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於是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奉。

時，一切事情都從簡，把北郊祭祀合并於圜丘祭祀中。禮制不完備，權且用這一禮儀，大體上是合乎時宜的。到了咸和年間，提議另立北郊祭祀，祭祀同用正月。曹魏承續後漢，正月祭天，以地神配祭，而稱說周禮，三王的郊祭，一概用夏正。”於是依從顧和的議論。這個月的辛未日，祭祀南郊。辛巳日，祭祀北郊。皇帝都親自奉祭。

安帝元興三年三月，宋高祖討桓玄走之。己卯，告義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返。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宜依周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訥之獨曰：“既殯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稟命而行，何所辨也。齋之與否，豈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命三公行事。又郊天極尊，唯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嘗，嫡子居外，庶子執事，禮文炳然。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又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望輿駕。無爲欲速而無據，使皇輿旋返，更不得親奉。”遂從訥之議。

安帝元興三年三月，宋高祖征討桓玄并趕走了桓玄。己卯日，慶賀功勛在南郊祭祀。這一年，皇帝逃亡江陵没有返回。次年應該舉行郊祀。朝廷議論認爲應該依照周禮，由宗伯代理皇帝的職事，由三公施行祭祀。尚書左丞王訥之獨自説：“殯殮之後舉行郊祀，自然是天子主持，有君主在，稟承君主的命令而行祭，有什麽可辯白的呢。是不是舉行齋戒祭祀，豈可以與今天的事相比呢。議論的人又説現在應該郊祀，而事理應是秉承皇帝的旨意纔能命令三公行祭。況且祭天是極尊高的事，衹有天子一人可以舉行而已，所以不是天子不可以祭天。庶民以上的人，無不舉行祭祀，當嫡子在外時，由庶子掌理祭祀，禮書裏記載得很明白。没有不親自接受了天子的命令而祭天的。又武皇帝接受禪讓後，於二月郊祀，元帝在江南中興，於三月郊祀。現在郊祀的時限還没有超過，人們天天盼望着皇帝。不可以没有根據地想急速舉行郊祀，使得皇帝返回後，再不能親自奉祭。”於是依從了王訥之的議論。

晉恭帝元熙二年五月，遣使奉策，禪帝位于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設壇南郊，受皇帝璽紱，柴燎告類。策曰：“皇帝臣裕，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晉帝以卜世告終，曆數有歸，欽若景運，以命于裕。夫樹君司民，天下爲公，德充帝王，樂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漢、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勛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黎，垂訓無窮。晉自東遷，四維弗樹，宰輔焉依，爲日已久。難棘隆安，禍成元興，遂至帝王遷播，宗

晉恭帝元熙二年五月，恭帝派遣使臣奉持策書，禪讓帝位給劉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日，在南郊建造壇場，接受皇帝的印璽，舉行柴燎以祭天。告祭策書説：“皇天上帝的臣子皇帝劉裕，冒昧地用黑色公牛獻祭，昭告皇皇后帝。晉帝以占卜得知王朝氣數已終結，新王朝的氣運已有所歸，敬順這好的時運，以命令我劉裕。立君主以治理人民，天下爲公，德操足以立爲帝王，而被人民一致擁戴。從唐堯、虞舜開始，直到漢朝、曹魏，没有不是以聖哲的人感通文祖，有卓絶功勛的人登帝位，因此能够大力拯救人民，垂訓於萬世。晉朝自從東遷以來，禮、義、廉、耻的德

祀湮滅。裕雖地非齊、晉，衆無一旅，仰憤時難，俯悼横流，投袂一麾，則皇祚剋復。及危而能持，顛而能扶，奸宄具殲，僭僞必滅。誠否終必泰，興廢有期。至於撥亂濟民，大造晉室，因藉時運，以尸其勞。加以殊俗慕義，重譯來款，正朔所暨，咸服聲教。至乃三靈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和協，歲月兹著。是以群公卿士，億兆夷人，僉曰皇靈降鑒於上，晉朝款誠於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極不可以暫曠。遂逼群議，恭兹大禮。猥以寡德，托于兆民之上。雖仰畏天威，略是小節，顧深永懷，祇懼若厲。敬簡元日，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酬萬國之嘉望。克隆天保，永祚于有宋。惟明靈是饗。”

永初元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

永初二年正月上辛，上親郊祀。

文帝元嘉三年，車駕西征謝晦，幣告二郊。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八座奏：“劉義宣、臧質，干時犯順，滔天作戾，連結淮、岱，謀危宗社。質反之始，戒嚴之日，二郊廟社，皆已徧陳。其義宣爲逆，未經同告。輿駕將發，醜徒冰消，質既梟懸，義宣禽獲，二寇俱殄，并宜昭告。檢元嘉三年討謝晦之始，普告二郊、太廟。賊既平蕩，唯告太廟、太社，不告二郊。”禮官博議。太學博士徐宏、孫勃、陸澄議：“《禮》無不報。始既徧

操没有樹立，宰輔大臣没有依托，日子已經很久了。隆安年間艱險，元興年間釀成禍亂，以致帝王遷徙，宗廟祭祀滅絶。劉裕雖然地方不是齊、晉大國，部衆没有一旅，但上則憤恨時勢艱險，下則痛惜動亂不止，他甩袖一揮，就使皇朝恢復。在危難時能扶持，在覆亡時能扶助，爲非作亂的都被殲滅，越禮犯分的人一定被消滅。真是否極必泰，振興廢敗殘局應運而來。至於平定禍亂救濟人民，恩施晉朝，憑藉時運，而舒展他的勛勞。加以四境殊風異俗的各族人民仰慕仁義，語言不通的荒遠地方人民前來誠服，帝王曆法所行的地方，都敬服聲威教化。以致日、月、星辰顯示美好的徵兆，山川出現祥瑞，人神和睦協同，歲月彰著。因此王侯卿士、億萬平民，都説皇天神靈在上俯察，晉朝在下敬致誠心，天命不可以長久被延誤，帝位不可一刻空着。於是被衆人的議論所逼，我恭敬地舉行這受天命即帝位的禮儀。謬誤地以我這薄德之人，托身於億萬人民之上。雖然上畏皇天的威嚴，忽略這小節，我深深地永遠懷念，恭敬恐懼如同遇到危險一樣。敬擇吉日，登壇受禪，祭告天帝，以實現萬國美好的希望。上天保佑我們昌盛，永遠給我劉宋賜福。我恭敬地饗祭聖明的神靈。”

永初元年，皇太子在南、北郊拜祭。

永初二年正月上旬辛日，皇帝親自舉行郊祀。

文帝元嘉三年，皇帝率軍西征謝晦，備禮品在南、北郊祭祀。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日，朝廷重臣上奏説：“劉義宣、臧質，違逆時勢背離正道，發動暴亂罪惡滔天，串連淮、岱兩地逆黨，陰謀危害國家。當臧質開始反叛時，朝廷宣布戒嚴的時候，南、北郊的祭祀及宗廟社祭，都已陳設周備。因劉義宣作亂，没能同時舉行祭祀。當皇上將要出發親征時，叛逆黨徒已冰釋瓦解，臧質既已被梟首示衆，劉義宣也被擒獲，兩個寇逆都已消滅，南、北郊祭祀及宗廟祭祀都應該昭彰舉行。考察元嘉三年誅討謝晦之初，遍祭南、北郊和太廟。當逆黨平定之後，祇祭太廟和太社，不

告，今賊已禽，不應不同。”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王制》，天子巡狩，‘歸，假于祖禰’。又《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反必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反必告至。’天子諸侯，雖事有小大，其禮略鈞，告出告至，理不得殊。鄭云：‘出入禮同。’其義甚明。天子出征，類于上帝，推前所告者歸必告至，則宜告郊，不復容疑。元嘉三年，唯告廟社，未詳其義。或當以《禮記》唯云‘歸假祖禰’，而無告郊之辭。果立此義，彌所未達。夫《禮記》殘缺之書，本無備體，折簡敗字，多所闕略。正應推例求意，不可動必徵文。天子反行告社，亦無成記，何故告郊，獨當致嫌。但出入必告，蓋孝敬之心。既以告歸爲義，本非獻捷之禮。今輿駕竟未出宫，無容有告至之文。若陳告不行之禮，則爲未有前准。愚謂祝史致辭，以昭誠信。苟其義舛於禮，自可從實而闕。臣等參議，以應告爲允，宜并用牲告南北二郊、太廟、太社，依舊公卿行事。”詔可。

舉行南、北郊祭祀。”希望禮官們全面深入地商議。太學博士徐宏、孫勃、陸澄議論説：“《禮》書裏没有不舉行回報祭祀的記載。開始時對南、北郊和宗廟既普遍給予祭祀，現在逆賊已擒獲，祭祀不應有所不同。”國子助教蘇瑋生議論説：“據《禮記·王制》記載，天子外出巡狩，‘返回時，給祖廟父廟祭祀’。又《禮記·曾子問》裏説：‘諸侯前往天子那裏去，先到祖廟祭祀，向父廟陳設祭品祭祀，命令祝史向社稷宗廟山川祭祀。祭祀時用牲和繒帛，返回時也是如此。諸侯相見，返回後一定到祖廟父廟祭祀，并命令祝史向前時所祭祀過的山川等神舉行告至之禮。’《禮記·曾子問》裏又説：‘天子和諸侯將要外出的時候，一定要用繒帛毛皮玉圭等祭品，到祖廟父廟祭祀。返回後一定要舉行告至之禮。’天子與諸侯外出，雖説事有大小的不同，但它的禮儀大體相同，出之前祭祀而返回後舉行告至之禮，道理上不得有差别。鄭玄説：‘外出及返回的禮儀相同。’它的本義十分明白。天子出征時，向上帝祭祀，推論前時所祭祀過的返回後一定要爲之舉行告至之禮，那麽就應該舉行郊祭，不容再有懷疑。元嘉三年，衹祭太廟和太社，不知道它的道理在哪裏。或者當是因《禮記》裏衹説‘返回後到祖廟父廟祭祀’，而没有郊祭的話。如果這一論點成立，那就更是不通。《禮記》是殘缺的書，本來就没有完備的版本，斷簡壞字，多有缺略。正應當類推尋求它的本義，不可動輒都要徵引它的文字。天子返回後祭祀太社，也没有成文記載，是什麽原因郊祭該單獨招致嫌疑呢。但是外出及返回後一定祭祀，都是表示孝敬的誠心。既然是以返回後祭祀爲本意，本來就不是凱旋後獻捷的禮儀。現在皇帝畢竟没有出宫，就不容許有外出返回後舉行告至的禮儀。如果是陳設不出行而祭祀的禮儀，那却是以前没有這樣的先例。我認爲祝史致辭，用以昭顯誠信。如果辭義違背禮制，自然可以從實而缺略。我們參酌審議，以應該舉行祭祀爲允當，應當都用牲畜獻祭南北二郊及太廟、太社，依舊由公卿施行祭祀之事。”皇帝下命令表示同意。

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尋舊儀，廟祠至尊親奉，以太尉亞獻；南郊親奉，以太常亞獻。又廟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則不灌。而郊初灌，同之於廟，送神又灌，議儀不同，於事有疑。輒下禮官詳正。"太學博士王祀之議："案《周禮》，大宗伯'佐王保國，以吉禮事鬼神祇，禋祀昊天'。則今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亞獻。又《周禮》外宗云：'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玄云：'后不與祭，宗伯攝其事。'又説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獻。'中代以來，后不廟祭，則應依禮大宗伯攝亞獻也。而今以太尉亞獻。鄭注《禮·月令》云：'三王有司馬，無太尉。太尉，秦官也。'蓋世代彌久，宗廟崇敬，攝后事重，故以上公亞獻。"又議："履時之思，情深於霜露；室户之感，有懷於容聲。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處。鄭注《儀禮》有司云，天子諸侯祭於祊而繹。繹又祭也。今廟祠闕送神之祼，將移祭于祊繹，明在於留神，未得而殺。禮郊廟祭殊，故灌送有異。"太常丞朱膺之議："案《周禮》，大宗伯使掌典禮，以事神爲上，職總祭祀，而昊天爲首。今太常即宗伯也。又尋袁山松《漢·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亞獻，光禄掌三獻。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掌贊天子。'無掌獻事。如儀志，漢亞獻之事，專由上司，不由秩宗貴官也。今宗廟太尉亞獻，光禄三獻，則漢儀也。又賀循制太尉由東南道升壇，明此官必預郊祭。古禮雖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亞獻，漢儀所行。愚謂郊祀禮重，宜同宗廟。且太常既掌贊天子，事不容兼。又尋灌

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日，主事官員上奏説："本月十五日舉行南郊祭祀。考查舊時的儀制，宗廟祭祀由皇上親自奉祭，由太尉第二次獻酒告祭；南郊祭祀由皇上親自奉祭，由太常第二次獻酒告祭。又宗廟祭祀開始時，把酒灑在地上，送神的時候就不灑。而郊祀在開始時把酒灑在地上，同宗廟祭祀是一樣的，而送神時又要把酒灑在地上，議論的人認爲宗廟祭祀與郊祀儀式不相同，對這件事有疑問。現在交付禮官們審議裁定。"太學博士王祀之議論説："根據《周禮》的記載，大宗伯'佐助君主保護國家，用吉禮敬祀鬼和天地神靈，祭祀蒼天'。也就是指今天的太常。在郊祀祭天時，太常第二次獻酒告祭。又《周禮》的外宗條下説：'當王后不參與祭祀時，就佐助宗伯。'鄭玄説：'王后不參與祭祀，宗伯替代王后行事。'又説：'君主拿着玉製的圭瓚盛酒并把酒灑向尸主，大宗伯拿着玉製璋瓚盛着酒第二次獻酒告祭。'從中世以來，王后不參加宗廟祭祀，就應該按照禮制由大宗伯代行第二次獻酒告祭。然而現在由太尉第二次獻酒告祭。鄭玄注《禮記·月令》説：'夏、商、周三代有司馬，没有太尉。太尉，是秦朝設置的官。'因爲世代承傳很久遠，崇敬宗廟祭祀，替代王后祭祀的事情重要，所以由上公第二次獻酒致祭。'又議論説："順時而生的思念，情懷比霜露還要深厚；宗廟之内祭祀時，肅敬的感情，在舉止行動發出的聲音中表現出來。不知道神在什麼地方，便不能在一個方位上去求神。鄭玄注《儀禮》的有司條裹説，天子諸侯在宗廟門内祭祀又繹祭。繹，是指第二日再祭。現在的宗廟祭祀缺少了送神時灑酒於地的儀式，將改在祊繹祭，明在於留神，不得而省。禮制裹郊祀與宗廟祭祀的儀制不同，因此送神時灑酒於地的儀制有差别。"太常丞朱膺之議論説："查考《周禮》的記載，大宗伯執掌典禮，以敬奉神靈爲上，職務是總管祭祀，而以祭蒼天爲首要。現在的太常就是《周禮》裹的宗伯。又查考袁山松的《後漢書·百官志》裹説：'郊祭的禮儀，是由太尉掌管第二次獻酒告祭，光禄掌管第三次獻酒告祭。太常每當祭祀的時

事，《禮記》曰：'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樂三闋然後迎牲'。則殷人後灌也。'周人先求諸陰'，'灌用鬯。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則周人先灌也。此謂廟祭，非謂郊祠。案《周禮·天官》：'凡祭祀贊王祼將之事。'鄭注云：'祼者，灌也。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而郊未始有灌，於禮未詳。淵儒注義，炳然明審。謂今之有灌，相承爲失，則宜無灌。"通關八座丞郎博士，并同曆之議。尚書令建平王宏重參議，謂曆之議爲允。詔可。

候，先上奏祭祀的禮儀及行事，掌管贊助天子祭祀。'没有掌管獻酒的事。依照《百官志》的記載，漢朝掌管第二次獻酒的事，專由三公擔任，不是由主管宗廟祭祀的秩宗貴官來掌管。現在宗廟祭祀由太尉第二次獻酒，光禄第三次獻酒，即爲漢朝的儀制。又賀循規定太尉由東南方登上壇臺，表明這太尉官一定是參與郊祭。古禮雖然是由宗伯掌管第二次獻酒，然而歷代有沿襲也有變革，由三公掌管第二次獻酒，是漢朝所實行的儀制。我認爲郊祀的典禮重大，應該與宗廟的祭祀相同。況且太常既已掌管贊助天子祭祀，他就不可兼管第二次獻酒的事。又查考灑酒於地的儀式，《禮記》裏説：'祭祀是講求陰祀和陽祀的問題。殷商時期是先講求南郊及宗廟祭祀的陽祭'，'奏完三首樂曲之後迎牲'。那麽商朝是把灑酒於地的儀式放在後面。'周朝先講求祭北郊及宗廟的陰祀'，'灑酒於地所用的是香酒。酒深入到土壤裏。酒灑之後迎牲'。那麽周朝是把灑酒的儀式安排在前面。這裏説的是宗廟祭祀，不是説郊祀。查考《周禮·天官》裏説：'凡是祭祀時贊助君王舉行祼禮。'鄭玄注説：'祼，是灑酒灌地。衹有關涉人事的宗廟祭祀纔有灑酒灌地的儀式，祭天神地神時君王不舉行灑酒灌地的儀式。'而郊祀不曾有灑酒灌地的儀式，這在禮制裏無法考知。學識廣博的儒者所注釋的大義，昭然明察。認爲今天有灑酒灌地的儀式，是長期相承傳所造成的失誤，那麽原本就應該是没有灑酒灌地的儀式。"通報給朝廷重臣及丞、郎、博士等，他們都同意朱膺之的議論。尚書令建平王劉宏重新參酌審議，認爲朱膺之的議論允當。皇帝下詔令表示同意。

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朔，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魏世值雨，高堂隆謂應更用後辛。晋時既出遇雨，顧和亦云宜更擇吉日。徐禪云：'晋武之世，或用丙，或用己，或用庚。'使禮官議正并詳。若得遷日，應更告廟與不？"博士王燮之議稱："遇雨遷郊，則先代成議。

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日初一，主事官員上奏説："本月初六南郊祭祀，皇上要親自奉祭。到時候可能會下雨。曹魏時期郊祭曾遇到下雨，高堂隆認爲應改期於當月下旬的辛日祭祀。晋朝時皇帝已經出動參加郊祀，適逢下雨，顧和也説應該另行選擇吉日舉行祭祀。徐禪説：'晋武帝時，祭祀有時用丙日，有時用己日，有時用庚日。'這些讓禮官們議論裁正并上報。如果可以改變郊

禮傳所記，辛日有徵。《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玄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者，取其齋戒自新也。'又《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注曰：'元日，謂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載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哀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則郊祭之禮，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晉氏或丙、或己、或庚，并有別議。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禪，斯則不得用辛也。又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始并圜丘方澤二至之祀合於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郊于圜丘。是猶用圜丘之禮，非專祈穀之祭，故又不得用辛也。今之郊饗，既行夏時，雖得遷却，謂宜猶必用辛也。徐禪所據，或爲未宜。又案《郊特牲》曰：'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鄭玄注曰：'受命，謂告退而卜也。'則告義在郊，非爲告日。今日雖有遷，而郊祀不異，愚謂不宜重告。"曹郎朱膺之議："案先儒論郊，其議不一。《周禮》有冬至日圜丘之祭。《月令》孟春有祈穀于上帝。鄭氏說，圜丘祀昊天上帝，以帝嚳配，所謂禘也。祈穀祀五精之帝，以后稷配，所謂郊也。二祭異時，其神不同。諸儒云，圜丘之祭，以后稷配。取其所在，名之曰郊。以形體言之，謂之圜丘。名雖有二，其實一祭。晉武捨鄭而從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無常辛。然則晉代中原不用辛日郊，如徐禪議也。江左以

祀日期，是不是也應該改變宗廟祭祀的日期呢？"博士王燮之議論說："遇到下雨而改變郊祀日期，是前代已有的定論。《禮》書的傳注所記述的，在辛日舉行郊祀是有根據的。《禮記·郊特牲》裏說："郊祀用辛日，周朝開始舉行郊祀是在冬至日。"鄭玄注說："夏、商、周三代的郊祀，一概用夏曆正月。用辛日的原因，是取其齋戒自新的意思。'又《禮記·月令》裏說：'於是選擇元日，祭祀蒼天上帝祈求五穀豐熟。'注解說：'元日，是指上旬的辛日。舉行郊祭祭天。'又《春秋》裏記載郊祀的有兩次，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日，郊祀。《公羊傳》說：'何時舉行郊祀？用正月上旬的辛日舉行郊祀。'哀公元年四月辛巳日，郊祀。《穀梁傳》說：'從正月直至三月，是舉行郊祀的時期。以十二月下旬的辛日占卜而定正月上旬辛日郊祀。如果不依從，於正月下旬辛日占卜改爲二月上旬辛日郊祀。如果不依從，就於二月下旬辛日占卜而定三月上旬辛日郊祀。'這已表明，郊祀的禮儀，都是在辛日舉行。晉代有時用丙日，有時用己日，有時用庚日，都是因爲另有議論。武帝於十二月丙寅日在南郊祭天接受禪讓，這就是祭祀不能用辛日的例子。又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日，開始把圜丘方澤的祭祀、冬至夏至日的祭祀與南北郊的祭祀合并舉行。泰始三年十一月庚寅日冬至日祭天，在圜丘舉行郊祭。這是仍然用圜丘祭祀的禮儀，不是專門爲祈求五穀豐熟的祭祀，因此又不能用辛日祭祀。現在的郊祭享祀，既已按夏曆實行，雖然祭祀的日期可以改變推遲，但認爲仍然是一定在辛日舉行。徐禪所根據的，或許有不當的地方。又根據《禮記·郊特牲》的記載說：'在祖廟受命，在父廟裏灼龜甲而占卜。'鄭玄注釋說：'受命，是指先祭告祖廟，然後退下來進行占卜。'那麼卜求的本義是卜郊祭這件事，而不是卜求郊祀的日子。現在祭祀的日期雖然有所改變，而郊祀的本義不變，我認爲不應該再次求卜。'曹郎朱膺之議論說："考察前代儒者所論說的郊祀，他們的議論各有不同。《周禮》裏有冬至日圜丘的祭祀。《禮記·月令》裏有爲祈求五穀豐熟而祭祀蒼天上帝。鄭

來，皆用正月，當以傳云三王之郊，各以其正，晋不改正朔，行夏之時，故因以首歲，不以冬日，皆用上辛，近代成典也。夫祭之禮，‘過時不舉’。今在孟春，郊時未過，值雨遷日，於禮無違。既已告日，而以事不從，禋祀重敬，謂宜更告。高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北郊。’是爲北郊可不以辛也。”尚書何偃議：“鄭玄注《禮記》，引《易》説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左傳》又啓蟄而郊。則鄭之此説，誠有據矣。衆家異議，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蓋曲學之辯，於禮無取。固知《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真所謂膚淺也。然用辛之説，莫不必同。晋郊庚己，參差未見前徵。愚謂宜從晋遷郊依禮用辛。燮之以受命作龜，知告不在日，學之密也。”右丞徐爰議以爲：“郊祀用辛，有礙遷日，禮官祠曹，考詳已備。何偃據禮，不應重告，愚情所同。尋告郊剋辰，於今宜改，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展齋，養牲在滌，無緣三月。謂毛血告牷之後，雖有事礙，便應有司行事，不容遷郊。”衆議不同。參議：“宜依《經》，遇雨遷用後辛，不重告。若殺牲薦血之後值雨，則有司行事。”詔可。

玄説，在圓丘祭祀蒼天上帝，以帝嚳配祭，這是所説的禘祭。爲祈求五穀豐熟祭祀五精天帝，以后稷配祭，這是所説的郊祀。這兩種祭祀舉行的時間不同，它們所祭的神也不相同。儒士們説，在圓丘舉行的祭祀，以后稷配祭。取圓丘所在的地點在郊，稱之爲郊祭。以圓丘的形體而言，稱之爲圓丘的祭祀。名稱雖然有兩個，其實就是一種祭祀。晋武帝捨棄鄭玄的説法而依從儒士們的説法，因此郊祀用冬至日。既然用了冬至日，按理就不可能總是在辛日。那麽晋代在中原地區郊祀不用辛日，就像徐禪所議論的那樣。從東晋以來，都用正月，當是《春秋》傳裏所説的夏、商、周的郊祀，全都用正月，晋代不改正朔，實行夏曆，因此安排在年初，不用冬日，全都用上旬的辛日，這是近代的成規。祭祀的禮儀，‘過了時限就不舉行’。現在是正月，郊祀的時限還没有過，遇上下雨改變祭祀日期，對禮制没有違背。既已卜求了祭祀的日子，然而因事不能順遂，禋祀蒼天是很敬重的事，應該再卜求祭祀的日期。高堂隆説：‘九日在南郊祭祀，十日在北郊祭祀。’這就是説北郊祭祀可以不在辛日舉行。”尚書何偃議論説：“鄭玄注《禮記》，引用《易經》説夏、商、周三朝的郊祀，一概都用夏曆。《周禮》記載，凡是國家的大事，多用正月。《左傳》又説在驚蟄舉行郊祀。那麽鄭玄的這種論説，實在是有根據的。各家的議論不同，有的説夏、商、周各朝都用它們的正月郊祭蒼天，這是淺薄之士的辯説，對於禮制來説不可取。本來已知道《穀梁傳》裏説春季三個月都是可以舉行郊祀的月份，真可以説是膚淺了。然而用辛日祭祀的説法，全都相同。晋朝用庚日己日郊祀，説得紛紛揚揚，但就是没有見到前代施行的證據。我認爲應該信從晋代推遲郊祀，仍按禮制是用辛日。王燮之以爲在祖廟受命在父廟灼龜占卜，他知道卜求的本義，不在卜求郊祭的日子，他的學識縝密。”右丞徐爰的議論認爲：“郊祀用辛日，對改變郊祀日期有妨礙，禮官和主管祭祀的官員，已作了很周備的考察。何偃根據禮制，認爲不應該再行卜求，我的看法與他相同。考察卜求

郊祭而限定時日，到了今天這種辦法應該改變，卜求應祇是卜郊祭這件事而已。辛日前十日，已安然地爲郊祀而齋戒沐浴，祭祀用的牲畜，已養在滌宮裏，没理由超過三月。他認爲祭祀的犧牲已完全準備之後，雖然有事妨礙祭祀，也應該讓主事官員舉行祭祀，不容許改變郊祭的日期。”衆人的議論各不相同。參酌審議後認爲：“應該依據《經》書的記載，遇到下雨就改用下旬的辛日祭祀，不需要再次去卜求。如牲畜已殺，準備陳祭之後正遇着下雨，就可讓主事官員去舉行祭祀。”皇帝下詔令表示同意。

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詔曰：“朕載新寶命，仍離多難，戎車遄駕，經略務殷，禋告雖備，弗獲親禮。今九服既康，百祀咸秩，宜聿遵前典，郊謁上帝。”有司奏檢，未有先准。黄門侍郎徐爰議：“虞稱肆類，殷述昭告。蓋以創世成功，德盛業遠，開統肇基，必享上帝。漢、魏以來，聿遵斯典。高祖武皇帝克伐僞楚，晋安帝尚在江陵，即於京師告義功于郊兆。伏惟泰始應符，神武英斷，王赫出討，戎戒淹時，雖司奉弗虧，親謁尚闕。謹尋晋武郊以二月，晋元禋以三月。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以常祀，限以正月上辛。愚謂宜下史官，考擇十一月嘉吉，車駕親郊，奉謁昊天上帝，高祖武皇帝配饗。其餘祔食，不關今祭。”尚書令建安王休仁等同爰議。參議爲允。詔可。

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日，皇帝下詔令説：“我剛剛接受天命時，連續遭遇了很多艱難，戰車急速地出動，要謀劃的事務很多，禋祭蒼天的事雖然準備好了，可我没能親自去舉行祭禮。現在全國已經安定，各種祭祀都已舉行，應該遵循以前的典制，舉行郊祀拜謁上帝。”主事官員查考之後上奏説，這事没有先例。黄門侍郎徐爰議論説：“虞舜的時候稱爲類祭上帝，殷商的時候稱爲昭告上帝。都是因爲創業成功，德操和業績隆盛而弘遠，開創國統奠定皇家基業，一定要享祭上帝。從漢朝、曹魏以來，都遵循這一典制。高祖武皇帝征伐僞楚，晋安帝還在江陵，便在京師建郊祀壇臺，祭上帝告成功。我以爲泰始年間應了天帝的符瑞，皇帝神武明斷，王者耀武出征，戰事經過了一段時間，雖然奉祀神靈做得周到，但皇上還没有親自祭祀拜謁天帝。我認真查考晋武帝時郊祀是在二月，晋元帝時禋祀祭天是在三月。有特殊的慶祝，一定有特别的典禮，不可拘泥於平常的祭祀，把祭祀限定在正月上旬辛日舉行。我認爲這事應交付史官，讓他們認真選擇十一月的吉日，皇帝親自舉行郊祭，祭祀拜謁蒼天上帝，以高祖武皇帝配祭。其餘配享的，不列入本次的祭祀。”尚書令建安王劉休仁等贊同徐爰的議論。經過參酌審議都認爲允當。皇帝下詔令表示同意。

泰始六年正月乙亥，詔曰：“古禮王者每歲郊享，爰及明堂。自晋以來，間年一郊，明堂同日。質文詳

泰始六年正月乙亥日，皇帝下詔令説：“按照古代的禮制，帝王每年都舉行郊祀享祭，以及舉行明堂的祭祀。從晋朝以來，每隔一年舉行一

略，疏數有分。自今可間二年一郊，間歲一明堂。外可詳議。”有司奏：“前兼曹郎虞愿議：‘郊祭宗祀，俱主天神，而同日殷薦，於義爲黷。明詔使圜丘報功，三載一享。明堂配帝，間歲昭薦。詳辰酌衷，實允懋典。’緣諮參議并同。曹郎王延秀重議：‘改革之宜，實如聖旨。前虞愿議，蓋是仰述而已，未顯後例。謹尋自初郊間二載，明堂間一年，第二郊與第三明堂，還復同歲。愿謂自始郊明堂以後，宜各間二年。以斯相推，長得異歲。’通關八座，同延秀議。”

次郊祀，明堂的祭祀在同一天舉行。因爲質樸與華飾詳略不同，稀疏和細密有區別。從今以後每隔兩年舉行一次郊祀，每隔一年舉行一次明堂的祭祀。下面可作詳細商議。”主事官員上奏説：“前兼曹郎虞愿議論説：‘郊祀和明堂的宗廟祭祀，都是主祭天神，而在同一天繁複地獻祭，按情理説是輕慢。皇帝的詔令是讓圜丘祭祀向天神報告成功，三年舉行一次享祭。明堂配祭先帝，每隔一年獻祭一次。斟酌情況選定吉日，實在切合祭祀盛典。’通過咨詢參酌審議一致同意虞愿的議論。曹郎王延秀重加議論説：‘改革的事宜，就像皇帝詔令所説的那樣。前時虞愿的議論，實在衹是述説皇帝的詔令而已，未曾顯示後來的事例。我認真查考，最初的郊祀是每隔兩年舉行一次，明堂祭祀每隔一年舉行一次，第二次郊祀與第三次明堂祭祀，便回復到同一年舉行。虞愿説從開始舉行郊祀和明堂祭祀之後，應該各隔兩年舉行一次祭祀。以此推論，那麽郊祀和明堂祭祀總是在不同年歲舉行。’通報給朝廷重臣之後，他們都同意王延秀的議論。”

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丁巳，有司奏郊祀明堂，還復同日，間年一修。

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丁巳日，主事官員奏請把郊祀和明堂祭祀，回復到同一天舉行，每隔一年舉行一次。

漢文帝初祭地祇於渭陽，以高帝配，武帝立后土社祠於汾陰，亦以高帝配。漢氏以太祖兼配天地，則未以后配地也。王莽作相，引《周禮》享先妣爲配北郊。夏至祭后土，以高后配，自此始也。光武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后地之祇，常配食天壇，山川群望皆在營内，凡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中元年，建北郊，使司空馮魴告高廟，以薄后代吕后配地。江左初，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也。晉成帝立二郊，天郊則六十二神，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鉤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

漢文帝時初次在渭陽祭祀地神，以高祖配祭，漢武帝時在汾陰祭祀后土社神，也以高祖配祭。漢朝以太祖配祭天神和地神，那麽就没有以已故先帝皇后配祭地神了。王莽出任丞相時，引據《周禮》的記載，享祭已故先帝皇后爲北郊的配祭。夏至日祭后土之神，以高祖吕后配祭，就是從這時開始的。光武皇帝建武年間，不舉行北郊的祭祀，因此已故皇后及土地之神，經常是在天壇祭祀時配享，山川的一切望祭也都在祭壇的區域之内舉行，共有一千五百一十四神。建武中元元年，立北郊祭祀，派遣司空馮魴祭高祖廟，以薄后代替吕后配祭地神。東晉初，没有設立北郊祭壇，各土地神祇，都在郊祭天帝時一起祭祀。晉成帝時設天地二郊的祭祀，南郊祭天有六十二神，即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

人六十二神也。地郊則四十四神，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十四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二郊所秩，官有其注。

一、天一、太微、鈎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等六十二神。北郊祭地有四十四神，即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等共四十四神。江南各小山之神，是東晋所立，就好像漢朝時西京關中各小河，都有祭祀等級。南北二郊所祭祀之神，官家都有記載。

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司空羡之、尚書令亮等奏曰："臣聞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憲章天人，自昔之所同。雖因革殊時，質文異世，所以本情篤教，其揆一也。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協靈祇，有命自天，弘日静之勤，立烝民之極，帝遷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玄化遐通。陛下以聖哲嗣徽，道孚萬國。祭禮久廢，思光鴻烈，饗帝嚴親，今實宜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於地祇之配，雖禮無明文，先代舊章，每所因循，魏、晋故典，足爲前式。謂武敬皇后宜配北郊。蓋述懷以追孝，躋聖敬於無窮，對越兩儀，允洽幽顯者也。明年孟春，有事於二郊，請宣攝内外，詳依舊典。"詔可。

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司空徐羡之、尚書令傅亮等人上奏説："我聽説崇獎有功德的人及舉行隆重的祭祀，是歷代帝王善美的典制；效法天人，從古代至今都是一致的。雖然在不同時期會有因循有變革，在不同的時代或重視質樸或提倡文飾，而其本意是在致力於教化，其道理都是一樣的。想到已故高祖武皇帝和協神靈，秉受天命，弘揚每日都謀事安邦的勤奮精神，樹立了民衆所崇仰的最高品德，皇帝以美好的德操教導人民，領土廣大直達八方邊遠地區，和順之氣涵養天下四方，聖德教化暢達遠方。陛下以聖哲繼承帝業，以道義感通四海。祭祀的禮儀已廢止了很久，想光大國家宏大的功業，享祭皇帝陛下已故的雙親，現在實在應該舉行祭祀的禮儀。高祖武皇帝應該在南郊祭天帝時配享，至於北郊祭地神時的配祭，雖然禮書裏没有明文記載，但是前代舊的典章，常常被遵循施行，魏、晋兩朝原有的典制，便可以作爲前代留下的準則。我們認爲武敬皇后應該在北郊祭祀時配祭。爲了表達追念先人孝順先人的情懷，使崇高的敬意傳之久遠，以答謝及贊揚天地，以協和陰陽。明年的正月，將在南郊和北郊祭祀天地，應該曉諭朝廷内外，認真遵循舊的典制。"皇帝下詔令表示同意。

晋武帝太康二年冬，有司奏："三年正月立春祠，時日尚寒，可有司行事。"詔曰："郊祀禮典所重，中間以軍國多事，臨時有所妨廢，故每從奏可。自今方外事簡，唯此爲大，親奉禋享，固常典也。"

晋武帝太康二年冬季，主事官員上奏説："太康三年正月立春日舉行祭祀，當時天氣還很寒冷，可讓主事官員主持祭祀。"皇帝下詔令説："郊祀是重要的典禮，一段時間以來因國家多事，到臨舉行郊祀時因事情有妨礙而廢止了，所以往往是依從了主事官員的奏請而停祀。從今以後因邊境戰事减少，衹有這祭祀的典禮爲最重要，親自奉祭天地，這本來就是固定的制度。"

成帝祠南郊，遇雨。侍中顧和啓："宜還。更剋日。"詔可。

成帝時在南郊舉行祭祀，遇上下雨。侍中顧和啓奏説："應該返回宫廷。再選擇日子舉行祭祀。"皇帝下詔令表示同意。

漢明帝據《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之禮，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祭其帝與神，車服各順方色。魏、晉依之。江左以來，未遑修建。

漢明帝根據《禮記·月令》有五郊迎接節氣和定服色的禮儀，因而采用元始年間的舊制，在洛陽建立五郊祭祀的壇臺，祭祀各方天帝和神靈，車服都依照各方位的顔色。魏、晉兩朝都遵循這種制度。東晉以來，没有時間顧及修建五郊祭祀壇臺。

宋孝武大明五年四月庚子，詔曰："昔文德在周，明堂崇祀；高烈惟漢，汶邑斯尊。所以職祭罔愆，氣令斯正，鴻名稱首，濟世飛聲。朕皇考太祖文皇帝功耀洞元，聖靈昭俗，内穆四門，仁濟群品，外薄八荒，威憺殊俗，南腦勁越，西髓剛戎。裁禮興稼穡之根，張樂協四氣之紀。匡飾墳序，引無題之外；旌延寶臣，盡盛德之範。訓深劭農，政高刑厝。萬物棣通，百神薦祉。動協天度，下沿地德。故精緯上靈，動殖下瑞，諸侯軌道，河溓海夷。朕仰憑洪烈，入子萬姓，皇天降祐，迄將一紀。思奉揚休德，永播無窮。便可詳考姬典，經始明堂，宗祀先靈，式配上帝，誠敬克展，幽顯咸秩。惟懷永遠，感慕崩心。"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經記參差，傳説乖舛。名儒通哲，各事所見，或以爲名異實同，或以爲名實皆異。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義生於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内。至於室宇堂个，户牖達向，世代湮緬，難得該詳。晉侍中裴頠，西都碩學，考詳前載，未能制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參詳鄭玄之注，差有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四月庚子日，皇帝下詔令説："古代周朝有文德，大祭明堂；漢朝業績隆盛，敬祭汶水上所建的明堂。因爲主持祭祀的没有越分過度，端正了節令，大名卓著，救世而揚名。我已故的父王太祖文皇帝功德光耀蒼天，威靈昭示俗民，在國内能端莊恭敬地接待四方諸侯，以仁德救助百姓，對外能影響到八方邊遠的地區，威勢能震動各方異風殊俗的人民，在南方能擊碎强越君長的頭顱，在西方能使强大的戎族君長腦碎髓流。創制禮儀振興農耕的本業，陳樂器奏樂曲使四季順適。補正典籍序傳，在無題之外作申述；表彰并聘用賢明之臣，讓深厚完美的道德廣爲垂範。訓導勉勵獎勸農桑，政風清明不用刑罰。萬物通和，百神降福。行事上協皇天軌範，下能順隨地神的德澤。因此精誠貫通上天神靈，行事而生瑞兆，諸侯循道守義，河海恬静平和。我仰賴先王的大業，登上帝位統治百姓，皇天上帝賜下福佑，到現在已有十二年了。我冀望宣揚先帝的美德，使它傳播到永遠。群臣百官可詳細稽考周朝的典制，開始興建明堂，以便在宗廟裏祭祀先帝神靈，使之配祭皇天上帝，誠敬的心得以抒發，陰陽百神都能各得其所。我永遠懷念先帝，感激仰慕先人我悲傷心碎。"主事官員上奏説："我們查考有關明堂辟雍的事，在制度上没有明確的定論，營造也不一致，傳説也很乖妄。著名的儒士和博通的學者，各舉所見，有的認爲明堂與辟雍名稱不同而其實質相同，有的以爲名稱和實質都是各不相同。從漢朝直至晉朝，没有人能考辨明白。周代的書裏説，清廟、明堂、路寢的體制相同。鄭玄注《禮書》，它的本

準據；裴頠之奏，竊謂可安。國學之南，地實丙巳，爽塏平暢，足以營建。其墻宇規範，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二間，以應期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雖爲差降，至於三載恭祀，理不容異。自郊徂宫，亦宜共日。《禮記》郊以特牲，《詩》稱明堂羊牛，吉蠲雖同，質文殊典。且郊有燔柴，堂無禋燎，則鼎俎彝簋，一依廟禮。班行百司，搜材簡工，權置起部尚書、將作大匠，量物商程，剋今秋繕立。”乃依頠議，但作大殿屋雕畫而已，無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之制。六年正月，南郊還，世祖親奉明堂，祠祭五時之帝，以文皇帝配，是用鄭玄議也。官有其注。

義就是在這周代書裏産生的。而儒士們又説明堂在國都的南面，屬南方陽氣之地，在國都三里之内。至於明堂的堂屋及側室、門户、窗户的開向等，因世代遥遠而記載湮滅，難得全面詳盡考明。晋朝的侍中裴頠，是長安一帶的博學之士，他詳盡地查考了前代的記載，也没能確定。他認爲尊崇先祖以配祭天帝，它的意義昭著，明堂廟宇的體制，理論根據不够分明，徑直可建爲殿堂，以尊崇天帝及先祖先帝的祭祀。其餘不重要的祭祀，一概都可廢止。參酌考證鄭玄所作的注，没有什麽憑據；裴頠的奏議，我認爲可信。在國學地址的南面，實在是南方屬陽的土地，平暢乾燥，可以營建。所建造墻屋的規範，應該依照太廟的體制，祇建十二間，以對應一周年十二個月的數字。按照漢朝在汶水上所建明堂的圖式，設置五帝神位，以太祖文皇帝配享。祭祀皇天上帝，雖有簡省，但到三年大祭時，按理不可有差别。從郊祭至宫廟祭祀，也應該在同一天之内舉行。《禮記》記載郊祭奉獻一頭牛，《詩經》裏説明堂祭祀享獻牛和羊，沐浴齋戒選擇祭祀的吉日的這些程序雖然相同，但質樸與繁飾却顯然有所不同。况且郊祭有燎柴祭天的儀式，而明堂祭祀却没有燎柴祭天的事，那麽鼎俎彝簋等禮器的配置，一概都應依照宗廟祭祀的禮儀而定。布告群臣百官，準備建築材料挑選工人，暫時設置起部尚書、將作大匠，以商量物資使用及營建工程等事宜，在今年秋季一定要按期建成。”於是依照裴頠的議論，祇建造大殿屋宇并加雕畫裝飾而已，没有采用古代三十六個門户七十二個窗户的體式。大明六年正月，南郊祭祀完畢返回後，世祖親自奉祭明堂，祭祀五時天帝，以文皇帝配祭，這是采用了鄭玄的議論。官府有其記録。

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廟四時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詳祭用幾牛？”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鄭玄注《禮記·大傳》稱：‘《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日，主事官員上奏説：“南郊祭祀用三頭牛。四季祭祀宗廟六室用兩頭牛。明堂開始建成，祭祀五帝，以太祖文皇帝配祭，不知道祭祀時要用幾頭牛？”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論説：“據鄭玄注《禮記·大傳》説：‘《孝經》裏記載郊祭后稷以配祭天帝，是配祭靈威仰。在明堂舉行宗廟祭祀祭文王，以配祭上帝，

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理無差降。太祖文皇帝躬成天地，則道兼覆載；左右群生，則化洽四氣。祖、宗之稱，不足彰無窮之美；金石之音，未能播勳烈之盛。故明堂聿修，聖心所以昭玄極；泛配宗廟，先儒所以得禮情。愚管所見，謂宜用六牛。"博士虞龢議："祀帝之名雖五，而所生之實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隨其王而饗焉。主一配一，合用二牛。"祠部郎顏奐議："祀之爲義，并五帝以爲言。帝雖云五，牲牢之用，謂不應過郊祭廟祀。宜用二牛。"

是配祭五帝。'五帝主管五方，方位不同功能一致，所奉用的犧牲，按理不得有所減少。太祖文皇帝親統天地，那麽他的德澤兼有天覆和地載；撫養衆生，那麽它的教化能協和春、夏、秋、冬四時節氣。祖和宗的稱呼，不足以彰顯先人無限的美德；鐘磬金石演奏的樂曲，不能播揚先人功勛業績的盛大。因此修建明堂，帝王寬廣的心懷可以顯彰於天際；廣泛地在宗廟配祭，是前代儒士們把握禮制本義的體現。以我淺薄的見解，認爲應該用六頭牛。"博士虞龢議論説："祭祀天帝的名稱雖然有五個，而所産生的實效經常是一致的。五德各帝，往往有善美的王君，五帝各有主管的方面，因此設置有五室。宗廟祭祀的主神，要隨其王君而定獻享。主祭一牛配祭一牛，應該用二頭牛。"祠部郎顏奐議論説："祭祀的本義，是包括五帝的祭祀而稱呼的。雖説是有五帝，但祭祀所用的牛，不應該超過郊祭和宗廟祭祀的牛。應該用兩頭牛。

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有司奏："來年正月十八日，祠明堂。尋舊南郊與明堂同日，并告太廟。未審今祀明堂，復告與不?"祠部郎王延秀議："案鄭玄云：'郊者祭天之名，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無二主，故明堂異處，以避后稷。'謹尋郊宗二祀，既名殊實同，至於應告，不容有異。"守尚書令袁粲等并同延秀議。

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日，主事官員上奏説："明年正月十八日，要舉行明堂的祭祀。查考以前南郊祭祀和明堂祭祀是在同一天舉行，并且還要祭太廟。不知道現在明堂祭祀，是不是還要祭太廟?"祠部郎王延秀議論説："據鄭玄説：'郊祭是祭天的名稱，上帝，是天的别名。神没有兩個主神，因此明堂設置在别的地方，以迴避后稷之神。'認真查考郊祭和宗廟祭祀這兩種祭祀，既是名稱不同而實質相同，至於應該告祭太廟，不可有所不同。"守尚書令袁粲等人都贊同王延秀的議論。

魏明帝世，中護軍蔣濟奏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從所繇於前，謹遺迹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山、梁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嘆

魏明帝統治時期，中護軍蔣濟上奏説："帝王舉行的重大禮典，以巡狩爲首要之事；彰顯先祖和先父的功業，就以封禪爲首要典禮。因此從古以來，在改朝換代新的帝王接受天帝的符命時，没有不是親自上梁父山，登泰山，刻石頌德傳之永遠，記述這天上人間盛大功業的。因此司馬相如説，有文字記載以來有七十二位君主，也許依據的是以前的傳揚，鄭重地給後世留下了遺迹。太史公説：'君主有聖明的功業而不宣揚傳布，這是主事官員的過失。'那麽偉大的功業美

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所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振百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危，接千載之衰緒，繼百世之廢治。自武、文至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綱維人神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其優衍豐隆，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發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堀强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也。且昔歲破吴虜於江、漢，今茲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内潰，在不復淹，就當探其窟穴，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儀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纂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爾。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曠遠者，千有餘年，近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兹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華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復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帝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故不行。

好的德行，不在泰山及梁父山刻石歌頌，就不能彰顯帝王的功績，不能給民衆展布不朽的鑒仰。俗語説，當了君主而贊嘆唐堯、虞舜的美德，就好像是兒子面對他生身之父，贊譽别人的父親一樣。現在我大魏朝廷振興了歷代的敗亂政局，拯救了流亡而陷入艱險危難的人民，承接千年來的衰世，以及百代以來荒廢的政治。從我朝的武帝、文帝直至現今聖明的皇上，能够協成天地的大德，主宰維係人神的教化，上天給予了報應，嘉祥的瑞兆得以顯現，和古代相比，現今的優越隆盛，不可相提并論。而竟然從歷代到今天，還没有舉行過封禪的大典。雖然心意在掃清殘賊，蕩滌餘穢，没有時間顧及這封禪的事。如果是這樣的理由，那麽三苗在江海一帶崛起時，舜帝就應該廢止東巡的禮儀，徐夷在淮水、泗水一帶横行作亂時，周成王就應該停止到泰山行祭禮。况且往年在江、漢一帶打敗了吴賊，現今在隴西一帶又屠殺了蜀賊。那戰事震蕩了吴、蜀，其内部已經潰亂，應該不再停頓，應當立即就去攻取它的窟穴，以便對封禪的大禮不造成拖累。封禪的禮儀廢止已經很久了，并不是倉猝之間所能議定的。應該交付給公卿大臣，廣泛纂定封禪的禮儀，通過占卜選定舉行封禪禮儀的時日，祭祀上帝，以滿足天下人民的期望。我在軍旅中任職，非常向往，冒死上奏。”皇帝下詔令説：“聽到蔣濟的這番議論，使得我出汗，汗水直流至脚下。自從開天闢地以來，舉行過封禪的祇有七十多位君主而已。因此太史公説：‘雖然有受了天命的君主，然而他的功業不廣大，因此君主中間能封禪的相距久遠的，有一千多年，時間距離近的也有幾百年。封禪的禮儀因而闕失不能詳記。’我修行了什麽善德呢，豈敢冀望舉行這封禪大典呢。蔣濟難道認爲當世没有管仲，又認爲我有齊桓公登泰山祭天那樣的意向嗎。我不敢欺騙天帝。蔣濟所説的話，説它華麗却真是華麗了，但它不是幫助我。公卿侍中、尚書、常侍要省察他所説的話罷了。不要再有議論，也不要等待我的答覆。”明帝雖然拒絶了蔣濟的議論，而實際上却命令高堂隆草擬封禪的禮儀。因爲天下還没有

統一，不想立即舉行封禪大典。又遇上高堂隆去世，因此没有舉行封禪。

晋武帝平吴，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張華等奏曰："聖德隆茂，光被四表，諸夏乂清，幽荒率從。神策廟算，席卷吴越，孫晧稽顙，六合爲家，巍巍之功，格于天地。宜同古典，勒封東嶽，告三府太常爲儀制。"瓘等又奏："臣聞肇自生民，則有后辟，載祀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沈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自黄帝以前，古傳昧略，唐、虞以來，典謨炳著。三王代興，體業繼襲，周道既没，秦氏承之，至于漢、魏，而質文未復。大晋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内歸心，武功之盛，實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阼，弘建大業，群生仰流，唯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暫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黄軒之征，大禹遠略，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姓表，言以事告，《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加以騶虞麟趾，衆瑞并臻。昔夏、殷以丕崇爲祥，周武以烏魚爲美，咸曰休哉；然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也。宜宣大典，禮中岳，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代之下，莫不興起。斯帝

晋武帝平定了吴境，統一了天下。太康元年九月庚寅日，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張華等人上奏説："皇上的德澤隆盛，光照四方邊境，華夏各地平静，北方荒遠地區的人民都順從。皇上的神策廟算，以至軍隊席捲吴越大地，孫晧叩頭順服，天下四方成爲一家，崇高的功績，播及天地之間。現在應該遵循古代典制，在東岳泰山刻石封禪，要通告三府太常草擬封禪的儀制。"衛瓘等人又上奏説："我們聽説從有人類以來，就有君主，其間經歷的年數有多少，没有人能計算清楚。立德操救世人，發揚仁愛之風，以至能登上泰山舉行封禪的有七十四位君主，他們中間謚號可以考明的，衹有十四人。而沉寂無聞，没有留下聲名的，不可計數。在黄帝之前，古代的傳記渺茫缺略，唐堯、虞舜以來，典謨訓誥等史籍記載彰著。夏、商、周三代相繼興起，國家的體制業績相連續，周朝統治淪落，秦朝承接而起，直至漢朝和曹魏，文質彬彬的禮制都没有恢復。晋朝立國的德運，開始於重、黎在世的時期，實際上是輔佐顓頊，到了夏、商兩朝，世世代代都主管測度天地，在周朝時期，仍然不失本業。我晋朝金德的德運升起，歷世接連出現聖明的君主，對外平定了蜀漢，四海之内的人民心向朝廷，武功的隆盛，實際上是出來於文德。到了陛下受天命即帝位之後，廣建業績，百姓仰承流風而歸順，惟獨長江、洞庭湖、沅水、湘水的邊際，凶賊負隅頑抗，歷代都不順服。陛下神謀獨斷，任命將領出兵征討，兵威一到，幾十日内便將凶賊蕩平，拘捕凶賊魁首，寬赦作逆的罪徒。雲布雨施，八方人民都來歸附，陛下聲威教化所及，已達到四方極遼遠的地方。即使是軒轅黄帝的征戰，夏禹遠大的謀略，周朝世世代代國祚長久，又怎能超過今天呢？至於刻石頌德、素文傳信，著稱於以前的記載，刻石以表姓，據事實而記述，古代出現的《河圖》、《洛書》的徵兆，也不能超過今天這樣的功德。加上有騶虞善獸、麟趾信物等等，

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内則民黎未康，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今東漸于海，西被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户，莫不通屬。茫茫禹迹，今實過之，則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有事梁父，修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乞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政刑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勒功告成邪！”瓘又奏：“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曆運之期，天命之應；濟生民之大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可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冲，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民物，國之大事，取議於此。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述古考今，宜修此禮。至於剋定歲月，須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請寫詔及奏，如前下議。”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群后，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乂，與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勿復爲煩。”瓘等又奏：“臣聞唐、虞二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答天心，俯協民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勛高百王，德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神祇之款望，使大晋之典謨，不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弘治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無復紛紜也。”

許多瑞兆一起出現。古代夏、殷兩朝以尊崇天神爲吉祥，周武王時以魚躍入舟、火化爲烏爲美事，都稱爲善美；然而符瑞的顯現，實物的盛多，没有像今天這樣豐富的。現在就應該舉行封禪大典，祭中岳嵩山，封泰山，禪梁父山，啓用王朝德運稱號，崇敬皇上，享祭上帝，撫愛黎民百姓，鎸刻流傳千載的石碑，播揚流傳後世的聲威，使百代之後，世世振興。這是帝王盛大的業績，是天上人間最崇高的期望。”皇帝下詔令説：“現在流竄的寇賊雖然被消滅，但在邊境上的障塞仍然有警報，内地的民衆也還不康寧，這歌頌盛德的禮儀，不應該議論了。”衛瓘等人又上奏説：“現在的國土東境到了海邊，西境達到流沙，在大沙漠的北面，南境到了日南郡的北户，四境之内無不交往歸屬，夏禹足迹所到的茫茫之地，現在實際已經超過它了，天上人間的治道已很周備，崇高的功業已經卓著。應該到梁父山致祭，向土地之神行禮，登上泰山封禪，向皇天上帝致以誠敬，以報答人神的期望。請求像先前上奏的那樣舉行封禪大典。”皇帝下詔令説：“現在陰陽還不協和，政治與刑獄還不當，百姓還没有各得其所，怎麽可以刻石頌德告成功呢！”衛瓘又上奏説：“我聽説身處帝王之位的人，一定有國家命數的期限，有天帝授命的符瑞；賑濟人民立有大功德的人，一定有品德高尚的儀容，有敬告成功的大典。没有這些的不可加以指責，有這些的不能責備，從古以來都是這個道理。而聖明的詔令非常謙虚，一再推辭封禪的禮儀。雖然高尚的品德依然在身，但却推辭而不自許。三公的職責是掌管天地的，實際上是掌管人民和萬物，國家的大事，在這裏議定。漢朝時候的封禪，凡不屬管理封禪的官員，就不參與封禪的事。我們先前的上奏，大抵都是陳述陛下已故祖、父的功德，陛下又順應了天命，陛下的功德，使四海之内合力同心，無論是考古或論今，現在都應該舉行這封禪大禮。至於確定舉行封禪禮的年月，需要五府加以議論，然後奏報。請求書寫詔書及奏議，像先前一樣交付臣下議論。”皇帝下詔令説：“雖然已蕩平了江南，這都是主持戰事者的功勞，哪

裹够得上祭天告成功呢。我正希望群臣百官，認真思量振興教化，以使華夏康寧，百姓獲得平安，與民休養生息，這是我日日夜夜的期望。不必再交付各府曹議論了。不要再作煩擾。”衛瓘等人又上奏説：“我們聽説唐堯、虞舜兩代，救濟世人弘揚功德的君主，没有不是對上回報天意，對下協同民心，登介丘山，上梁父山，没有推辭的，因爲這是不可謙讓的。現在皇帝陛下的功勛比歷代君主都高，德操無與倫比，宏規盛績，功業崇高，本不是我們所能詳細評説的。然而皇上聖明的詔令，一再表示謙讓，屢次都自我貶抑，時機已到却不順應天意，推讓美德而不自許，使我晉朝的盛大典禮空缺，阻礙了天地神明款誠的期望，使得我大晉的典謨訓誥之政教，與五帝、三王的風韵不同。我們實在不敢遵奉皇上的詔令，請求按照我們先前所上奏的施行。”皇帝下詔令説：“現在正應當共同弘揚治道，以使政績康泰。暫且等待到將來再舉行大禮，現在不要再紛紛議論了。”

太康元年冬，王公有司又奏：“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名山，著於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巡狩四岳，躬行其道。《易》著‘觀民省方’，《禮》有‘升中于天’，《詩》頌‘陟其高山’，皆載在方策。文王爲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蕃，列于諸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聖德，猶得爲其事。自是以來，功薄而僭其儀者，不可勝言，號謚不泯，以至于今。况高祖宣皇帝肇開王業，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晋，蕩定蜀漢；陛下應期龍興，混壹六合，澤被群生，威震無外。昔漢氏失統，吴、蜀鼎峙，兵興以來，近將百年。地險俗殊，民望絶塞，以爲分外，其日久矣。大業之隆，重光四葉，不羈之寇，二世而平。非聰明神武，先天弗違，孰能巍

太康元年冬季，王公和主事官員上奏説：“從古代以來聖明的帝王，有四海之廣，在著名的山岳封禪，記載在史籍裹的有七十四位君主。虞舜、夏禹得天下之後，巡狩四岳，親自施行他們的政道。《易經》裹記載‘體察人民省視四方’，《禮》書裹記載有‘向天帝享祭以告成功’，《詩經》裹説‘登上那高山’，這些都是記載在典册中的。周文王爲西伯的時候，服事殷朝，周公以自己的封邑魯國爲周天子的屏藩，列於諸侯的地位，他有時在岐山享祭，有時在泰山祭天。衹因爲有聖德，就可能舉行封禪祭天的禮儀。從那之後，功德淺薄而越禮舉行祭天儀式的人，不計其數，他們的謚號也傳揚不息，直至今天。便何况我們的高祖宣皇帝始建王朝基業，海外都得到治理；世宗景皇帝繼續建立宏大的功業，使華夏和平安寧；太祖文皇帝接受天命建立晉朝，湯平蜀漢；皇帝陛下你應運而起，統一了天下四方，布德澤於民衆，聲威震動於遼遠無邊的地方。從前漢朝淪落，吴、蜀鼎立，戰争爆發至今，已將近有一百年了。險絶的邊遠地區，不同風俗的地

巍其有成功若兹者歟！臣等幸以千載，得遭運會，親奉大化，目睹太平，至公之美，誰與爲讓。宜祖述先朝，憲章古昔，勒功岱嶽，登封告成，弘禮樂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禮儀。”上復詔曰：“所議誠前烈之盛事也。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絶之。”

區，人民困厄絶望，以爲處於治道之外，這日子已經很久了。帝業的昌盛，使四個世代以來重布光明，逞凶而不順服的寇賊，經兩世便被平定。如果不是皇上聰明神武，如果不是皇上在天時到來之前行事，而天意也不違背皇上，又有誰能像這樣達到崇高無比的成功呢！我們得到千載一時的幸運，遇到這樣的機會，能够親自遵從聖明的教化，親自目睹太平盛世，至公無私的美德，無可推讓。應該效法以前的朝廷，效法古時的聖王，到泰山刻石頌德，行封禪禮以告成功，弘揚禮樂制度，端正明堂、辟雍、靈臺的典制，揚名於萬世，以光宗耀祖。因此懷着厚望，敢冒死上奏。請通告太常草擬禮儀。”皇上又下詔令説：“所奏議的確實是前代帝王們的盛事。當今是不可以如此的。即此回答，今後應停止這種議論。”

宋太祖在位長久，有意封禪。遣使履行泰山舊道，詔學士山謙之草封禪儀注。其後索虜南寇，六州荒毁，其意乃息。

宋太祖在位時間長久，有意舉行封禪儀式。他派遣使者循行泰山的舊路，下詔令讓學士山謙之草擬封禪的儀式。後來因爲北方敵軍南侵，六州的土地荒毁，宋太祖想舉行封禪的意向纔擱置下來。

世祖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惟皇天崇稱大道，始行揖讓。迄于有晋，雖聿修前緒，而迹淪言廢，蔑記於竹素者，焉可單書。紹乾維，建徽號，流風聲，被絲管，自無懷以來，可傳而不朽者，七十有四君。罔仁厚而道滅，鮮義澆而德宣，鍾律之先，曠世綿絶，難得而聞。《丘》、《索》著明者，尚有遺炳。故《易》稱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蓋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也。是以風化大洽，光熙于後。炎漢二帝，亦踵曩則，因百姓之心，聽輿人之頌，龍駕帝服，鏤玉梁甫，昌言明稱，告成上靈。况大宋表祥唐虞，受終素德，山龍啓符，金玉顯瑞，異采騰於軫墟，紫烟藹於邦甸，錫冕兆九五之徵，文豹赴天曆之會。誠二祖之幽慶，聖后之冥休。道

世祖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日，太宰江夏王劉義恭上表説：“皇天稱譽正道，開始實行揖讓的禮儀。直到晋朝，雖然繼續發揚前代事業，然而舊時的事迹已淪落廢棄，没有記載在史册上的，豈能全部都書寫出來。繼承了帝位，建樹了旌旗，傳播風教名聲，演奏樂曲，自從無懷氏以來，可以傳揚不朽的，共有七十四位君主。没有深仁厚義，道德便滅絶，缺少仁義，風氣浮薄而道德便得到宣揚，在鐘律出現之前，在很久遠的時代，人們已難得知曉。《九丘》、《八索》所記載明白的，它的遺輝還存在。因此《易經》裏説聖君在天時出現之前行事，天意也不違抗他，在天時出現之後行事，是尊奉天時。大抵唐堯帝、舜帝、夏禹以及商朝、周朝的君主們，没有不是遵循這一治道的。因此風俗教化很和協，光照於後世。西漢的高祖，東漢的光武帝，也繼續實行以前的法則，順隨百姓的願望，聽取衆人的歌頌，坐着帝王乘坐的車輿，在梁父山刻玉致祭，用善美的言詞宣稱，向皇天上帝報告成功。何况

冠軒、堯，惠深亭毒；而猶執冲約，未言封禪之事，四海竊以恧焉。臣聞惟皇配極，惟帝祀天，故能上稽乾式，照臨黔首，協和穹昊，膺兹多福。高祖武皇帝明并日月，光振八區，拯已溺之晋，濟横流之世，撥亂寧民，應天受命，鴻徽洽于海表，威稜震乎沙外。太祖文皇帝體聖履仁，述業興禮，正樂頌，作象曆，明達通於神祇，玄澤被乎上下。仁孝命世，睿武英挺，遭運屯否，三才湮滅，乃龍飛五洲，鳳翔九江，身先八百之期，斷出人鬼之表，慶烟應高牙之建，風耀符發迹之辰，親翦凶逆，躬清昏壒，天地革始，夫婦更造，豈與彼承業繼緒，拓復禹迹，車一其軌，書罔異文者，同年而議哉！今龍麟已至，鳳皇已儀，比李已實，靈茅已茂，雕氣降雰於宫樹，珍露呈味於禁林，嘉禾積穗於殿甍，連理合幹於園籞，皆耀質離宫，植根蘭囿。至夫霜毫玄文，素翮赬羽，泉河山岳之瑞，草木金石之祥，方畿憬塗之謁，抗驛絶祖之奏，彪炳雜沓，粤不可勝言。太平之應，兹焉富矣。宜其從天人之誠，遵先王之則，備萬乘，整法駕，修封泰山，瘞玉岱趾，延喬、松於東序，詔韓、岐於西厢，麾天閽，使啓關，謁紫宫，朝太一，奏《鈞天》，咏《雲門》，贊揚幽奥，超聲前古，豈不盛哉！伏願時命宗伯，具兹典度。”詔曰：“太宰表如此。昔之盛王，永保鴻名，常爲稱首，由斯道矣。朕遭家多難，入纂絶業，德薄勛淺，鑒寐崩愧。頃麟鳳表禎，茅禾兼瑞，雖符祥顯見，恧乎猶深，庶仰述先志，拓清中宇，禮祇謁神，朕將試哉。”

我劉宋朝廷祭告唐堯、虞舜，承接了純正的德澤，山龍爲之開啓祥符，金玉出現顯示瑞兆，神異的華彩出現在整個區域，紫色的祥雲蔭蓋着邦土，上帝賜下冕服是得帝位的徵兆，紋豹奔赴天命的期會。這實在是兩位先祖九泉之下的歡慶，是先皇后的陰福。治道爲軒轅黄帝及堯帝以來之冠，恩惠深而化育了萬物；然而却仍然堅持儉約，不提封禪的事，四海之内的人私下裏都爲之慚愧。我聽説衹有皇帝纔能配享宗廟，祭祀天神，因此能對上稽考天道，光照百姓，協和蒼穹，接受這樣的大福。高祖武皇帝的聖明與日月齊同，光輝普照天下八方，拯救了淪喪的晋朝，救濟了動亂不堪的人世，把禍亂平定使人民安寧，順應天時，接受天命，他至美至善的品德使海内外協和，他的威勢震撼了沙漠之外的地區。太祖文皇帝聖體仁厚，繼承前代的功業振興禮教，端正了樂舞，制訂了曆法，他的聖明曠達與神明相通，他那深厚的恩澤蔭蓋着朝野上下。陛下的仁孝著名於世，陛下的武德出衆，遭遇國家艱難困苦的厄運，三才泯滅，於是五洲神龍騰飛，江河之上丹鳳翱翔，身爲八百諸侯的先導而赴會師之期，出現在人鬼之外，牙旗順應吉慶的彩雲而建樹，威風在顯達發迹的時期顯耀，親自消滅了爲凶作逆之徒，親自掃清陰霾，天地開始更新，普天之下的男女又獲得新生，難道可與那些繼承帝業，拓展和恢復夏禹的疆土，實現車同軌，書同文的君主們，同日而論嗎！現在神龍和瑞麟已經出現，鳳凰已經飛來，連理李樹已結果實，菁茅已經茂盛，彩雲已降落到宫廷臺樹，露珠已出現在禁苑裏，嘉禾在殿屋中結穗，連根合幹的樹在御園墻垣之内成長，它們都在離宫中顯露異質和風采，在蘭苑中植根。至於白色的獸毛黑色的紋彩，白色的翼羽赤色的羽絨，山岳流泉的瑞兆，草木金石的禎祥，邦畿之内的人趕了遥遠的路途前來謁見進言，乘驛馬急速奔赴而來奏請，輝煌萬般，實在不可盡言。天下太平的瑞應，這時已是很多很多的了。陛下應該順隨天上人間的一片至誠，遵循先王的典則，準備萬乘車輿，整飾帝王乘坐的法駕，到泰山舉行封禪的禮

儀，在泰山脚下瘞埋瑞玉，延請王子喬、赤松子等仙人到東厢房，詔令徵召仙人韓衆、岐伯到西厢房，指揮天帝的守門人，讓他們開啓殿門，拜謁天宮，朝見太一天神，奏《鈞天》大樂，咏唱《雲門》樂舞，贊揚蒼穹，頌聲超過遠古時期，這是多麼盛美啊！我願意命令宗伯，草擬好這盛典的儀式。”皇帝下詔令説：“太宰如此盛情表奏。古代的聖王，永遠保有大名，常常被稱譽，都是由於這種典制。我遇着皇家多難，進朝廷繼承帝位，德行淺薄，功勛微小，我常常不能安睡，心碎慚愧，近來麟鳳都顯現禎祥，茅和嘉禾都同時出現瑞兆，雖説符瑞已經顯現，但我慚愧之心仍然深重，希望能繼續發揚先王的心志，拓清中原，行禮拜謁神明，我將會努力去做。”

四年四月辛亥，有司奏曰：

臣聞崇號建極，必觀俗以樹教；正位居體，必采世以立言。是以重代列聖，咸由厥道。玄勛上烈，融章未分，鳴光委緒，歇而罔藏。若其顯謚騰軌，則系綴聲采，徵略聞聽。爰洎姬、漢，風流尚存，遺芬餘榮，綿映紀緯。雖年絶世祀，代革精華，可得騰金綵，奏玉潤，鏤迹以熏今，鐫德以麗遠。而四望埋禋歌之禮，日觀弛修封之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功基之迹易泯？自兹以降，訖于季末，莫不欲英弘徽位，詳固洪聲。豈徒深默修文，淵幽馭世而已？諒以縢非虛奏，書匪妄埋，擊雨恕神，淳蔭復樹，安得紫壇肅祇，竹宫載伫，散火投郊，流星奔座。寶緯初基，厭靈命曆，德振弛維，功濟淪象，玄浸紛流，華液幽潤，規存永馭，思詳樹遠。

四年四月辛亥日，主事官員上奏説：

我聽説帝王即位的時候，一定要考察風俗以確立教化；已居帝王之位的人，一定要汲取當世的輿論而提出施政綱領。因此歷代的列位聖王，都遵循了這個法則。元勛最崇高的功業，没有分明記載以顯赫，他遺留下來的卓著業績，也消失而没有記載。如果是謚號彰顯事迹得到傳揚，那麼就會記載他的名聲和風采，得以徵考當時的傳聞。自周朝、漢朝以來，其流風餘韵依然存在，留下的榮耀和光輝，連綿不絶地映照於史册。雖然年代相隔久遠，歷代精華更替，仍然能够呈金彩，頌德澤，銘刻事迹熏染後人，銘刻德澤以光照久遠。然而今天遥祭祝頌四方山川的禮儀還没有舉行，泰山日觀峰封禪的禮儀也已停止，豈不是使神明的業績難於被崇仰，創建基業的功迹容易被泯滅嗎？從此之後，直至近代的帝王，總是想光大帝王之位，審慎保持聲威。哪裏衹是静默地實行文治，深沉地統治人世而已呢？應該以爲封禪文書和封禪禮儀不是虛妄，遇雨擊則恕神，讓淳厚的庇蔭再次樹立，怎麼能在紫色的祭壇前肅敬，在竹製的祭宫前凝望伫立，流散的火光投向郊野，流星奔出星座。國家基業剛剛奠定，應神靈定年號，以美德振起廢弛

的綱維，以功勛拯救了淪落的法度，君王的恩德流芳，功業深厚潤澤，法度能長保國家的治理，謀劃周密建樹了未來的遠景。

太祖文皇帝以啓遘泰運，景望震凝，采樂調風，集禮宣度，祖宗相映，軌迹重暉。聖上韞籙蕃河，佇翔衡漢，金波掩照，華耀停明，運動時來，躍飛風舉，澄氛海、岱，開景中區，歇神還靈，頹天重耀，儲正凝位於兼明，衮岳蕃華於元列。故以祥映昌基，繫發篆素。重以班朝待典，飾令詳儀，纂綜淪蕪，搜騰委逸，奏玉郊宫，禋珪玄時，景集天廟，脉壤祥農，節至昕陽，川丘夙禮，綢威巡駈，表綏中甸，史流其咏，民挹其風。於是涵迹視陰，振聲威響，歷代之渠，沈□望内，安侯之長，賢王入侍，殊生詭氣，奉俗還鄉，羽族卉儀，懷音革狀，邊帛絶書，權光弛燭。天岱發靈，宗河開寶，崇丘淪鼎，振采泗淵，雲皇王岳，摛藻□漢，并角即音，栖翔禁籞，衮甲霜唻，翾舞川肆，榮泉流鏡，後昭河源，故以波沸外關，雲蒸内澤。若其雪趾青毳，玄文朱綵，日月郊甸，擇木弄音。重以榮露騰軒，薾雲掩閣，鎬、潁孳萌，移華淵禁，山輿佇衡，雲鶼竦翼，海鰈泳流，江茅吐蔭。校書之列，仰筆以飾辭，濟、代之蕃，獻邑以待禮。豈非神緦氣昌，物瑞雲照，蒲軒龜軫，□泉淳芳。

太祖文皇帝開始遇上大好的時運，他那崇高的威望震撼了邊遠之地，采風謠調樂舞，集禮儀宣法度，光耀祖宗，治道重現昌明。聖明的皇上在諸侯之位上接受天命，翱翔奮起衝向天漢，月亮停止照耀，光華停止出現，衝動之時，有如大風之迅猛，澄清海、岱的妖氣，開拓中原的光明，消失的神明再次顯靈，失色的蒼天重現光輝。太子定位而更加賢明，諸侯貴臣榮盛而列位。因此祥瑞輝映昌盛的基業，飛雁傳送篆字書寫的帛書。加以整肅朝列等待禮儀的舉行，修飾完善禮儀制度，綜合纂集散亂的禮文，搜集并傳布遺佚的有關禮儀的記載，在郊祭之宫獻玉，在北時進奉玉珪以祭天。祥光會集於太廟，土地潤澤農事佳吉，到了昕陽時節，禮敬河川山丘，以天子聲威巡行視察，顯耀威武安定中原，史册流傳着對他的咏頌，人民稱贊他的風雅。於是巡視北方，聲威震響，歷代的酋長，誠心順服仰望朝廷，藩國的君長，以其賢王入朝奉侍，異地風氣奇特的人民，奉行風俗而還鄉，異域民族不同禮俗的人民，變音革狀，邊境上再沒有練帛書寫的緊急文書，烽火也已很少點燃。泰山生靈氣，黄河出國寶，高丘沉鼎，於泗水中撈取，雲天高山，飾彩天際，飛鳥走獸，流連於禁苑宫垣，鱗甲魚群，翻舞在川流之中，美泉清澈，映照河水之源，因此波涌於外關，雲烟升騰於内澤。至於白趾青羽之鳥，黑紋朱彩之禽，日日月月在畿郊，擇木栖息而和鳴。加以華露升騰於臺軒，稀疏的雲彩掩映樓閣，鎬水、潁水孳長萌芽，移華於深禁之中。山車佇立等待，比翼之鳥展翅，比目之魚泳流，江茅生長茂盛。校書之人，恭謹地秉筆修飾辭藻，濟、代等地的藩王，獻出封邑以致禮。這難道不是神明協和祥氣昌盛，衆物呈瑞祥雲普照，蒲軒龜軫，甘泉淳

芳。

太宰江夏王臣義恭咀道遵英，抽奇麗古，該潤圖史，施詳閟載，表以功懋往初，德耀炎、昊，升文中岱，登牒天關，耀冠榮名，摛振聲號。而道謙稱首，禮以虛挹，將使玄祇缺觀，幽瑞乖期，梁甫無盛德之容，介丘靡升聞之響。加窮泉之野，獻八代之駟，交木之鄉，奠絶金之楛，肅靈重表，珍符兼貺。伏惟陛下謨詳淵載，衍屬休章，依徵聖靈，潤色聲業，諏辰稽古，肅齊警列，儒僚展采，禮官相儀，懸蕤動音，洪鍾竦節，陽路整衛，正途清禁。於是繢環珮，端玉藻，鳴鳳佇律，騰駕流文，間綵比象之容，昭明紀數之服。徽焯天陣，容藻神行，翠蓋懷陰，羽華列照。乃詔聯事掌祭，賓客贊儀，金支宿縣，鏞石潤響。命五神以相列，闢九關以集靈，警衛兵而開雲，先雨祇以灑路。霞凝生闕，烟起成宫，臺冠丹光，壇浮素靄。爾乃臨中壇，備盛禮，天降祥錫，壽固皇根，谷動神音，山傳稱響。然後辨年問老，陳詩觀俗，歸薦告神，奉遺清廟。光美之盛，彰乎萬古；淵祥之烈，溢乎無窮。豈不盛歟！

太宰江夏王劉義恭體味聖典遵循經義，引據先王的精粹，依循古代的法典，博通圖書秘籍，熟悉珍藏的典籍，他的表奏以爲皇上往日建立功勛，聖德光耀炎帝和太昊，應該祭泰山告成功，發布文書致達天門，以顯揚冠首的盛名，傳播聲威。然而皇上以謙遜之道爲首事，没有舉行揖拜之禮，將使天地神靈不能顯耀，潛藏的瑞物不能按時出現，梁父山没有舉行盛大祭祀的景象，介丘山没有祭告天帝的聲音。加之西域深泉之野，進獻享有盛名的駟馬，肅慎之鄉，奉獻堅利能穿鐵的楛木之矢，神明再次顯靈，珍奇的符瑞一同賜福。陛下的謨誥周詳該博，顯揚了美好的典章，取據聖靈，使聲名和業績增光，選取吉日考察古禮，整肅警衛，儒士僚佐展示其官職，禮官協理儀典，懸垂的緌飾動音，洪鐘振起節奏，向南之路整肅設衛，正途沿綫清道設禁。於是整理隨身的佩玉，理正冕冠前後垂懸的玉藻，鳳凰定音律，樂奏和諧，以綴有比照百物的文彩，顯耀莊重的服物。光輝照耀天神的陣伍，華彩映照天神的行列，翠羽車蓋庇蔭，羽葆華蓋映照。於是下詔令讓官府聯事掌管祭祀，賓客贊禮，樂器預先懸挂，鐘磬和潤鳴奏。命令五方之神排列，開啓九重天門以集合神靈，衛士警戒雲開見天，事先讓雨神清灑道路。彩霞凝聚而成闕，烟雲升騰而成宫，高臺覆蓋着霞光，壇臺浮涌起白霧。於是到臨壇中，備置豐盛的禮物，天帝降賜祥瑞，長久保全皇家的基業，谷中發出神祇的福音，山中傳出贊響。然後察辨年齡慰問長老，采集進獻民間詩歌，用以觀察民風民俗，返歸後享祭神靈，獻祭太廟。光美的盛德，顯耀萬古；深廣的業績，永世流傳。難道不是很偉大嗎！

臣等生接昌辰，肅懋明世，束教管聞，未足言道。且章志湮微，代往淪絶，拘采遺文，辯明

我們生逢盛世，謹慎勤勉於政治清明的時代，學識淺薄見聞不廣，不足於論説聖道。況且典章制度已湮没，時代逝去，現在

訓詁□□□□篋訪鄒、魯，草滕書堙玉之禮，具竦石繩金之儀，和芝潤瑛，鎸璽乾封。懼弗軌屬上徽，輝當王則。謹奉儀注以聞。

徵集前代典制遺文，表述明白訓詁之本義□□□□造訪鄒、魯先聖之地，撰寫封禪玉册及堙玉的禮儀，起草竦石及繩金的儀禮，和潤的芝草和美玉，鎸刻璽印以祭祀。我們懼怕没能遵奉皇朝善美的儀制，不能弘揚皇朝的典則。恭謹地將所撰寫的儀則奏報。

詔曰："天生神物，昔王稱愧，况在寡德，敢當鴻貺。今文軌未一，可停此奏。"

皇帝下詔令説："天生的神物，先王都自以爲慚愧而不敢接受，更何况我這個缺少德行的人，怎敢接受這巨大的恩惠。現在國家還没有安定統一，應該停止這樣的奏議。"

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郡封魏武帝爲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廟于鄴，自以諸侯禮立五廟也。後雖進爵爲王，無所改易。延康元年，文帝繼王位，七月，追尊皇祖爲太王，丁夫人曰太王后。黄初元年十一月受禪，又追尊太王曰太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吴氏曰高皇后，并在鄴廟廟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曾祖高皇、祖太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世不毁，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至明帝太和三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令丞奉薦。而使行太傅太常韓暨、行太廟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皇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爲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群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爲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爲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宜爲魏烈祖。"更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毁，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孫盛《魏氏春秋》曰：

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把河北十郡封給魏武帝爲魏公。這一年的七月，開始在鄴建立宗廟，是魏公自己以諸侯禮建立五廟。後來雖然進升爵號爲王，也没有更改。延康元年，文帝繼承了魏王王位，七月，追尊皇祖爲太王，稱丁夫人爲太王后。黄初元年十一月接受漢帝禪讓，又追尊太王爲太皇帝，已故父親武王稱爲武皇帝。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長秋爲高皇，夫人吴氏爲高皇后，都在鄴縣宗廟的廟裏祭祀。於是文帝的高祖爲處士、曾祖爲高皇、祖父爲太皇帝，他們共同供奉在一個廟裏。已故父親太祖武皇帝獨立一廟，後世歷代不毁棄，那麽所祭祀衹限於親族廟共四室。到了明帝太和三年十一月，洛京的宗廟建成，就因血親關係世代懸遠而遷出處士的神主，建置園邑，派遣令丞奉祭。另外派遣行太傅太常韓暨、行太廟宗正曹恪持節奉迎高皇以下各神主牌位共供奉於一廟内，仍然衹有四室而已。到了景初元年六月，公卿們及主事官員纔上奏改立七廟的制度，他們的上奏説："我大魏三位聖王相承續，建成帝業。武皇帝開始創建宏大的基業，撥亂世平艱險，爲魏太祖。文皇帝繼續奉承天意革舊圖新，順應機遇接受漢帝的禪讓，爲魏高祖。皇上集成大命，安定華夏，興建禮樂制度，應該稱爲魏烈祖。"又在太祖廟北建立兩座祖廟，左邊的爲文帝廟，廟號爲高祖，是昭廟，右邊的預定爲明帝廟，廟號爲烈祖，是穆廟。太祖、高祖、烈祖等三祖廟，千秋萬代不毁棄，其餘的四廟，當血親關係疏遠之後依次遷出，一概依照周朝的后稷、文王、武王遠

“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歿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者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殮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群司，於是乎失正矣。”

祖廟的禮儀制度。孫盛的《魏氏春秋》説：“謚號是用來表示行爲的，廟號是用來顯示禮儀的，都是在人已死之後確定的。因此都是依據人始終一貫的行爲，確定稱號以昭示千秋萬代的。没有在君王在世的當年預先决定其爲某祖某宗的廟號的，也没有在未終之時自己預先設定尊顯廟號的。過去華樂以厚葬而招到譏刺，周朝人以預設凶禮而違背禮制，曹魏的官員們，在這件事情上失之偏頗了。”

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奏可。以太和元年二月，立廟于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鄴廟。

文帝的甄氏皇后被賜死，因而没有列入祠廟。明帝即位後，主事官員上奏請求給她追加謚號爲文昭皇后，派遣司空王朗持節奉策書到她陵墓前致祭。朝廷三公又上奏説：“在古代周朝的始祖爲后稷，而又另外建立祠廟以祭祀姜嫄。現在的文昭皇后對於後嗣來説，她聖明的德操崇高的教養，難道是可以估量的嗎。她以皇家一代正妃的尊貴，死後超化爲神靈，而没有建立寢廟以承接享祭，不足以報答她的聖德，不足以昭示孝敬之心。查考古代的制度，應該依照周代禮制，已故皇母文昭皇后要另立寢廟。”上奏得到皇帝的同意。在太和元年二月，於鄴建立了寢廟。四月，洛邑開始營建宗廟，在挖掘地基時獲得一枚玉璽，一寸九分見方，上面的文字爲：“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此而動容。便以太牢享祭祠廟。到了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日，主事官員又上奏請求在京師建立文昭皇后廟，永遠承續享祭。祭祀的樂舞與祖廟的相同。廢棄鄴縣所建的祠廟。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何承天曰：“案禮，將營宫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因爲洛京的宗廟還没有建成，於是在建始殿祭祀魏武帝，皇上親自主持祭奠如同行家人之禮。何承天説：“根據禮制，在營建宫室之前，先要營建宗廟。庶民百姓没有宗廟，因此在居寢祭祀。帝王實行寢殿祭祀，太違背禮制了。”

漢獻帝延康元年七月，魏文帝幸譙，親祠譙陵，此漢禮也。漢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爲也。説者以爲古前廟後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秦始出寢起於墓

漢獻帝延康元年七月，魏文帝巡行到了譙縣，親自到譙陵祭祀，這是漢朝的禮制。漢朝各陵都建廟的原因，是繼承了秦朝的做法。談論的人以爲古人建立前廟後寢，以象徵國君前有朝堂後有寢宫。廟是用於藏置神主牌位，春、夏、秋、冬四時祭祀，寢廟裏有衣冠象徵生時的用

側，漢因弗改。陵上稱寢殿，象生之具，古寢之意也。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黄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繫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毁壞，車馬還厩，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至今，陵寢遂絶。

物，以新鮮祭品祭祀。秦朝時開始把寢廟移出建造在陵墓側，漢朝因循秦朝没有改變。陵墓上的稱爲寢殿，象徵生時的物具，這是古代寢的本義。到了魏武帝安葬在高陵時，主事官員依照漢朝的制度，建立陵墓上的祭殿。到文帝黄初三年，便下詔令説："先帝親自實行節儉，他的遺詔説要節省和儉約。兒子以繼承父親的遺志爲孝順，臣子以留心政事爲忠誠。古代不祭墓，都在廟裏設祭。高陵上的殿屋都毁壞，車馬送回馬厩，衣服藏入府庫，以順從先帝儉約的心願。"到了文帝自己寫遺詔時，又説："壽陵上不要建立寢殿，不要建造園邑。"從此之後直至今天，陵寢的建造便停止了。

孫權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爲長沙太守，長沙臨湘縣立堅廟而已。權既不親祠，直是依後漢奉南頓故事，使太守祠也。堅廟又見尊曰始祖廟，而不在京師。又以民人所發吴芮冢材爲屋，未之前聞也。於建鄴立兄長沙桓王策廟於朱爵橋南。權疾，太子所禱，即策廟也。權卒，子亮代立。明年正月，於宫東立權廟曰太祖廟，既不在宫南，又無昭穆之序。及孫晧初立，追尊父和曰文皇帝。晧先封烏程侯，即改葬和於烏程西山，號曰明陵，置園邑二百家。於烏程立陵寢，使縣令丞四時奉祠。寶鼎元年，遂於烏程分置吴興郡，使太守執事。有司尋又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遂更營建，號曰清廟。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以靈輿法駕迎神主於明陵，親引仁拜送於庭。比仁還，中吏手詔日夜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動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顔色如平日，晧悲喜，悉召公卿尚書詣闕下受賜。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晧於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又拜廟薦饗。比七日，三祭，倡伎晝夜娱樂。

孫權没有建立七廟，因爲他的父親孫堅曾經任長沙郡太守，便衹在長沙郡臨湘縣建立孫堅廟而已。孫權既不親自到廟裏祭祀，衹是依照後漢時期供奉南頓君的舊例，派遣太守前往祭祀。孫堅廟又被尊稱爲始祖廟，而又不建在京師。又將人民所發掘的吴芮冢中的材木建造爲屋室，這是前所未聞的。在建鄴的朱爵橋南建立了兄長長沙桓王孫策的廟。孫權得了疾病時，太子所禱告的，就是孫策廟。孫權逝世後，兒子孫亮繼立爲帝。第二年的正月，在皇宫的東面建立了孫權廟，稱之爲太祖廟，既不是修建在皇宫南面，又不排昭穆次序。當孫晧初立爲帝時，追尊他的父親孫和爲文皇帝。孫晧先前被封爲烏程侯，於是便將孫和改葬於烏程的西山，稱爲明陵，設置園邑共有二百户。在烏程建立了孫和的陵寢，派遣縣裏的令丞在春、夏、秋、冬四時舉行祭祀。寶鼎元年，就在烏程特别設置了吴興郡，讓郡太守執掌祭祀的事務。主事官員不久又上奏説，應該在京邑建立孫和廟。寶鼎二年，於是又進行營建，稱之爲清廟。派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人帶領官府僚屬中軍步兵騎兵，用靈車法駕到明陵去迎接孫和的神主牌位，孫晧親自在庭中接見并告别孟仁。當孟仁從烏程返回時，中吏送出的皇帝親筆詔令連續不斷，詔令詢問神靈在路途中的起止等情狀。男女巫祝都説看見孫和所穿衣服及容貌和平時一樣，孫晧聽到後又悲又喜，便召

有司奏："'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

集所有公卿和尚書到殿閣下接受賞賜。當靈車將要到達時，便派遣丞相陸凱供奉三牲在近郊祭祀。孫晧就在金城外露宿。第二天，便在東門外仰望跪拜，又到廟裏拜祭獻饗。接連七天，祭祀三次，倡伎日夜不停地娛樂。主事官員上奏説："'祭祀不能過多，過多就是繁黷'，應該依循禮制割斷私情。"從主事官員上奏之後祭祀便停止了。

劉備章武元年四月，建尊號於成都。是月，立宗廟，祫祭高祖已下。備紹世而起，亦未辨繼何帝爲禰，亦無祖宗之號。劉禪面縛，北地王諶哭於昭烈之廟，此則備廟别立也。

劉備的章武元年四月，在成都稱帝號。當月建立宗廟，將高祖以下的神主在宗廟裏合祭。劉備承襲前代而立爲帝，也没辨明以漢代哪一個皇帝爲自己的祖宗，又没有立祖宗的廟號。後主劉禪投降時，北地王劉諶在昭烈帝劉備廟痛哭，這就是説劉備的廟是獨立的。

魏元帝咸熙元年，增封晉文帝進爵爲王，追命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忠武侯爲晉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謚曰文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禪。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爲景皇后。二年正月，有司奏天子七廟，宜如禮營建。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群臣奏議："上古清廟一宫，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爲七廟，以辨宗祧。聖旨深弘，遠迹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宫之尊遠。昔舜承堯禪，受終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于文祖。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宫。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爲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虚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爲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説也。七月，又詔曰："主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於祇奉神明，情猶未安。宜更營造，崇正

魏元帝咸熙元年，增封晉文帝晉爵爲王，追授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忠武侯爲晉景王。當年八月，文帝逝世，謚號文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日，接受曹魏的禪讓。丁卯日，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已故伯父景王爲景皇帝，先父文王爲文皇帝，宣王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景王的夫人羊氏爲景皇后。泰始二年正月，主事官員上奏説天子立七廟，應該按照禮制營建七廟。皇帝以營建七廟的工役重要，下詔令説暫且建立一廟。於是群臣奏議説："上古時期立清廟一宫，以尊敬遠世神靈，到了周朝，定爲七廟，以辨别近宗和遠祖。皇帝的聖旨深遠宏大，遠追上古之世，尊崇唐堯、虞舜，捨棄七廟的繁華，遵循一宫的制度以尊重遠祖。古時候虞舜承接堯帝的禪讓，在文祖廟裏受命，於是登上帝位，大約經過三十年，正月初一，又回命於文祖廟。這就是説虞舜不改變唐堯的文祖廟，依舊因循舊的宫廟。可以依照有虞氏的舊例，就沿用曹魏的廟。"上奏得到皇帝的同意。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依次排列爲三昭三穆。當時宣皇没有進入宗廟，太祖的位次空缺，所以祭祀六世祖與景帝共爲七廟，這個禮制是根據王肅的説法。七月，皇帝又下詔令説："主事的人先前上奏仍舊用曹魏的舊廟，確實也有根據。然而對於敬奉神明來

永制。"於是改創宗廟。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

太康元年，靈壽公主修麗祔于太廟，周、漢未有其準。魏明帝則別立廟，晋又異魏也。

八年，因廟陷當改治。群臣又議奏曰："古者七廟異所，自宜如禮。"詔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一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爲叙，亦隨時之宜也。其便仍舊。"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陽門内，窮壯極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爾。廟成，帝率百官遷神主于新廟，自征西以下，車服導從，皆如帝者之儀。摯虞之議也。至世祖武皇帝崩，則遷征西；及惠帝崩，又遷豫章。而惠帝世，愍懷太子、太子二子哀太孫臧、冲太孫尚并祔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爲陰室四殤。懷帝初，又策謚武帝楊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别立弘訓宫，不列於廟。元帝既即尊位，上繼武帝，於禮爲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是時西京神主堙滅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爲世數故也。于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三祖毁主，權居别室。太興三年，將登愍帝之主，於是乃定更制，還復豫章、潁川二主于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帝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尊之義，在廟不替也。至元帝崩，則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潁川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并還西储，名之曰祧，以準遠廟。成帝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温嶠等入

説，情理上還是有不妥的地方。應該另外營造新廟，尊崇正禮作爲永遠的制度。"於是改建宗廟。十一月，追尊景帝的夫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

太康元年，靈壽公主修麗在太廟裏祔祭，周朝和漢朝没有這樣的先例。魏明帝却另外建立廟，晋朝又與曹魏不同了。

八年，因爲廟的地基下陷應當改造。群臣又奏議説："古時候七廟不在一個地方，自然應該按照禮制建廟。"皇帝又下詔令説："古代雖然有七廟，但是從近代以來，都是一廟七室，對禮制没有損害，對情理來説是合乎事理，也是隨時制宜的辦法。應該依舊不改爲好。"到了太康十年時，便在宣陽門内改建，建造得極爲壯麗。然而祭祀用的坎穴位次，仍然像當初的一樣。廟建成後，皇帝率領群臣百官把神主牌位遷入新廟裏，先祖自征西將軍以下的神主牌位，都有車馬引導跟隨，都像皇帝所用的儀仗。這是出自摯虞的議論。到世祖武皇帝逝世時，便把征西將軍的神主牌位從廟中遷出；當惠帝逝世時，又將豫章府君的神主牌位從廟中遷出。而在惠帝時期，愍懷太子、及太子的兩個兒子，即哀太孫司馬臧、冲太孫司馬尚都在宗廟裏祔祭。元帝時期，懷帝的殤太子又在廟中祔祭，合稱爲陰室四殤。懷帝初年，又策命定武帝楊皇后的謚號爲武悼皇后，將她改葬在峻陽陵的側面。另外建立弘訓宫，不將她列入廟中。元帝即帝位之後，他上繼武帝，從禮制上來説是已死的父輩，就像東漢光武帝上繼西漢元帝的事例。當時西晋的神主牌位已被别的民族政權所堙滅，東晋建廟時，都是重新建造。不久將懷帝神主牌位列入宗廟，又將潁川府君的神主牌位遷出宗廟。設位雖説是七室，其實衹有五世，這大概是依從刁協的議論，將兄弟作爲世代計數的緣故吧。當時各種制度都在草創中，舊有的禮制不完備，三位先祖毁去神主牌位，暫且放置在另建的宫室中。太興三年，將要把愍帝的神主牌位升入宗廟，於是改定制度，又將豫章府君、潁川府君兩個神主牌位回復到宗廟昭穆的位次上，以便與惠帝繼承武帝的事例相一致。而惠帝、懷帝、愍帝這三位皇帝從《春秋》

伐，立行廟於白石，告先帝先后曰："逆臣蘇峻，傾覆社稷，毀棄三正，污辱海內。臣亮等手刃戎首，龔行天罰。惟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剿絶其命，翦此群凶，以安宗廟。臣等雖隕首摧軀，猶生之年。"咸康七年五月，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于廟，配饗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康帝崩，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并爲兄弟，無所登降。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帝，世秩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遷。孝武皇帝太元十六年，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六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八間。棟高八丈四尺，堂基長三十九丈一尺，廣十丈一尺。堂集方石，庭以磚。尊備法駕，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子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之儀，是與太康異也。諸主既入廟，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帝主還室，又設脯醢之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母會稽太妃鄭氏爲簡文皇帝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安帝隆安四年，以孝武母簡文李太后、帝母宣德陳太后祔于宣鄭太后之廟。

書中尊敬尊長的本義而言，他們在廟中的神主是不可遷出的。到了元帝逝世時，豫章府君的神主牌位又被遷出。然而元帝的神位，仍然排在愍帝之下，因此有坎室的共有十個。當明帝逝世後，潁川府君的神主牌位又被遷出，仍然保持十室。當時繼續擴建太廟，因此三位遷出的神主都被送回西儲室，稱之爲祧，當作爲遠祖廟。成帝咸和三年，蘇峻擾亂京都，温嶠等人率軍進京都討伐，在白石建立行廟，祭告先帝先后説："叛逆的臣子蘇峻，顛覆國家，毀棄天地神明，污辱海內人民。我庾亮等親手殺死叛賊首領，恭敬地執行皇天上帝的懲罰。中宗元皇帝、肅宗明皇帝、明穆皇后的神靈，明鑒有罪之人，剿滅他們的性命，剪除了這幫凶逆之徒，安定了宗廟。我們即使捐軀隕首，死而猶生。"咸康七年五月，開始做武悼皇后的神主牌位，放入太廟合祭，配享世祖。成帝逝世後康帝繼位，因爲以兄弟爲一世，因此不把京兆府君神主遷出，纔開始有十一室。康帝逝世後，京兆府君神主遷入西儲室，同樣稱之爲祧，與以前三位祖先的神主遷入西儲室的禮儀相同。因此正室仍然是十一室。穆帝逝世後哀帝和海西公都是兄弟，没有升降的問題。咸安初年，簡文皇帝上繼元皇帝，世次上升。於是潁川府君、京兆府君二位神主，又返回宗廟昭穆的位次。到簡文帝逝世後，潁川府君神主又遷出。孝武皇帝太元十六年，改建太廟，殿的正室有十六間，東西儲室各一間，共有十八間。棟高八丈四尺，堂基長三十九丈一尺，寬十丈一尺。堂集結方石，庭用磚。備有法駕車馬，將神主遷入行廟。從征西將軍到京兆府君四位神主，以及太子太孫，各用其本位的服用儀制。四位神主不依照皇帝的儀制，這是與太康年間不同的。各神主遷入廟之後，擺設乾肉及肉醬以祭奠。當新廟建成之後，先帝的神主返還室内，又擺設乾肉及肉醬以祭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帝的母親會稽太妃鄭氏爲簡文皇帝宣太后，在太廟道路西邊建立廟。到孝武帝逝世後，京兆府君神主又遷出，依照穆帝時期立四祧廟的舊例行事。安帝隆安四年，以孝武帝的母親即簡文帝的李太后、以及

安帝的母親宣德陳太后在宣鄭太后廟裏合祭。

元興三年三月，宗廟神主在尋陽，已立新主于太廟，權告義事。四月，輔國將軍何無忌奉送神主還。丙子，百官拜迎于石頭。戊寅，入廟。安帝崩，未及禘，而天禄終焉。

元興三年三月，宗廟神主在尋陽，在太廟又已立了新的神主，衹能權宜地舉行祭祀。四月，輔國將軍何無忌奉送神主返回。丙子日，群臣百官到石頭城禮拜迎接。戊寅日，神主奉入廟中。安帝逝世，還没有舉行大祭，國家政權便已終結了。

宋武帝初受晋命爲宋王，建宗廟於彭城，依魏、晋故事，立一廟。初祠高祖開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東安府君、皇考處士府君、武敬臧后，從諸侯五廟之禮也。既即尊位，乃增祠七世右北平府君、六世相國掾府君爲七廟。永初初，追尊皇考處士爲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爲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祔廟。高祖崩，神主升廟，猶從昭穆之序，如魏、晋之制，虚太祖之位也。廟殿亦不改構，又如晋初之因魏也。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爲章皇太后，立廟西晋宣太后地。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并祔章太后廟。

宋武帝開始接受晋朝的任命爲宋王，在彭城建立宗廟，依照曹魏和晋朝的先例，衹建立一廟。最初祭祀高祖開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東安府君、先父處士府君、武敬臧后，這是依從了諸侯建立五廟的禮制。武帝即帝位之後，便加祭七世祖右北平府君、六世祖相國掾府君，共爲七廟。永初初年，追尊先父處士府君爲孝穆皇帝，亡母趙氏爲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逝世，又合祭於宗廟。高祖逝世後，他的神主牌位進入宗廟，仍然依照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如同曹魏和晋朝的制度，空缺着太祖的神位。宗廟的殿屋也不改建，這又像晋朝初年依循曹魏一樣。文帝元嘉初年，追尊自己的生母胡婕妤爲章皇太后，在西晋宣太后墓地建立祠廟。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都在章太后廟中合祭。

晋元帝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華恒議："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傅純以爲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全祠七廟之禮。"驃騎長史温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劍振起，不策名於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

晋元帝太興三年正月乙卯日，元帝下詔令説："我雖然是繼承了世祖，然而對於懷帝、愍帝而言，我都是居於臣子的地位。現在祭祀太廟，不親自舉爵致禮，而讓主事官員行禮，於情理不合。應該根據禮制另作安排。"太常華恒議論説："現在皇上是上承武皇帝，應該按照漢世祖的先例，不親自舉杯爵。"又説："現在皇上是上承武帝，而宗廟所列的昭穆，衹有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傅純認爲惠帝、懷帝及愍帝應該另立祠廟。然而我認爲廟室應當以容納的神主爲限，不必拘泥於常數。殷商時期有二祖三宗，如果拘泥於天子七室的常數，那麼衹當祭父廟而已。據此推論，應當讓豫章府君、潁川府君復還宗廟，以完備祭七廟的禮制。"驃騎長史温嶠議論説："凡是説兄弟的神主不互相入廟，這本來不是禮書的明文記載。況且光武帝武裝起事，在平帝時不列名於臣屬，爲了使事情神化，以應證

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烝嘗，於經既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爲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於是帝從嶠議，悉施用之。孫盛《晋春秋》曰：“《陽秋傳》云，‘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以後尊，降廢前敬。昔魯僖上嗣莊公，以友于長幼而升之，爲逆。準之古義，明詔是也。”

九世的讖言，又因爲古代不共入一廟，因此另外立廟。現在皇上從列名爲臣屬這一點來説，跟光武帝的情况不同，自己親身主持祭祀，既對禮經有正確的態度，又合乎情理。太常華恒想讓豫章、潁川二位府君的神主返回宗廟以配全七世之數，我温嶠認爲是合理的。”驃騎將軍王導依從温嶠的議論。温嶠又説：“凡是不屬於兒子的，可以直説皇帝敢於祭告某皇帝。又如果是以一位皇帝即爲一世，那麽就不祭父廟，這反而比不上庶民百姓。”於是皇帝同意了温嶠的議論，全都照着施行。孫盛的《晋春秋》説：“《春秋傳》説，‘臣和子是同等的’。雖然繼位爲君主，不可以自己尊高的地位，减降廢棄對前帝的尊敬。古代魯僖公上承魯莊公，以兄弟長幼而入廟，爲失理。根據古代禮制的本義，皇上的詔令是正確的。”

穆帝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毁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爲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爲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晋廟宣皇爲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别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窋。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絶。”護軍將軍馮懷表議：“《禮》，‘無廟者，爲壇以祭’。可别立室藏之，至殷禘，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皇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

穆帝永和二年七月，主事官員上奏説：“十月大祭宗廟，京兆府君的神主應當遷入遠祖的祧室。以前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這三府君的神主毁去，東晋初年，暫且置於祖廟的天府中，天府在宗廟門的西邊。咸康年間，太常馮懷表奏請求再奉回西儲的夾室中，稱之爲祧，我們懷疑這也不合禮制。現在京兆府君的神主遷入，這是四世遠祖，居於太祖之上。古代周朝時太祖的世系久遠，因此神主遷出安排合理。現在晋朝的宗廟以宣皇爲主，而四世遠祖神主安排在宗廟，這是委屈太祖而遷就孫輩。宗廟大祭時四祖神主安排在宗廟中，這是替代了太祖。”領司徒蔡謨議論説：“京兆府君、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等四位府君的神主應該另建廟室，如果有不曾列入宗廟祭祀的神主，就應當送進太廟的室中。人們不敢卑視自己的祖宗，周文王、周武王不把不窋列於后稷之前。我晋朝舉行宗廟大祭的時候，征西將軍的神主在東面，處於宣皇之上。後來遷出宗廟的各位神主，安放於征西將軍的祧廟中，世代給予祭祀。”護軍將軍馮懷表奏説：“《禮》書裏説，‘没有列入宗廟的先人，建造壇臺給予祭祀’。可以另外建立安放神主的藏室，將神主保存，到了宗廟大祭之時，就在壇臺

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墠。”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韋玄成等以毁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毁而無祭。”於是撫軍將軍會稽王司馬昱、尚書劉劭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曰：“舜廟所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毁，不居舜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禮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別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張憑議：“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毁之主。憑案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鯀，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可無疑矣。”

舉行祭祀。”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論説：“儒士們説太王王季的神主遷出之後藏放在周文王、周武王的祧廟中，這樣，各位府君的神主遷出後，應該放在宣皇帝的廟中。但是現在宗廟中没有後殿，應該變通而改建。又太廟舉行大祭時，征西將軍神主應在東面。”尚書郎孫綽與司馬無忌的議論相同。他們説：“太祖雖然位居人間帝王，然而天道通暢，去除尊貴的爵禄，以深化天倫情義，可以成爲教化的根本而光照萬世。”尚書郎徐禪議論説：“《禮》書裏説，‘去除祧廟築造壇臺，去除壇臺劃出祭祀場地，每年宗廟祭祀時在場地祭祀遠祖’。現在已遷出的四位府君神主，可藏放在石室中。當要禱祭時就在壇場中祭祀。”又派遣徐禪到會稽訪詢處士虞喜。虞喜回答説：“漢朝韋玄成等人認爲毁廟的神主要埋藏在園中。曹魏時期議論的人却説應該埋藏在兩階之間。况且神主本來是在太廟裏，如果現在在另外的廟室爲之祭祀，就不如永世埋藏。又四位府君没有追加封號的禮儀，更加表明應該毁廟而不予以祭祀。”於是撫軍將軍會稽王司馬昱、尚書劉劭等人上奏説：“四位府君一同安置於西祧廟室，神主藏放在石室中，到宗廟舉行大祭時就給予祭祀，就像以前各朝代舊有的儀制一樣。”當時陳留人范宣的侄子詢問這一禮儀。范宣回答説：“虞舜廟中所祭祀的，都屬庶民百姓。因爲他們後來世系疏遠而毁去神主，不在虞主之上，也不在宗廟裏排列昭穆次序。現在四位府君的稱號仍然像原來的一樣，不是因爲有功德而致禮。如果按照虞主的瘞埋，那就當藏入子孫之地，如果依照夏朝神主瘞埋，那又不是本廟位序。應該想出一種變通的辦法，要另外築造一室，當親近關係還没有淡亡以前就在宗廟給予祭祀，位居宣帝之上；當親近關係淡漠之後，就不必與子孫之輩同列。”後來太常劉遐等人贊同蔡謨的議論。博士張憑議論説：“有人懷疑陳列在太祖神位的，都是在他之後撤除的神主。我考查古代原本没有區別前後的記載。夏禹不先列於鯀，那麽遷出的神主列於太祖之上，也就無可懷疑了。”

安帝義熙九年四月，將殷祭。

安帝義熙九年四月，將要舉行宗廟祭祀。

詔博議遷毀之禮。大司馬琅邪王司馬德文議："泰始之初，虛太祖之位，而緣情流遠，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毀，而宣皇帝正太祖之位。又漢光武帝移十一帝主於洛邑，則毀主不設，理可推矣。宜從范宣之言，築別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不祀也。"大司農徐廣議："四府君嘗處廟室之首，歆率土之祭。若埋之幽壤，於情理未必咸盡。謂可遷藏西儲，以爲遠祧，而禘饗永絶也。"太尉諮議參軍袁豹議："仍舊無革。殷祠猶及四府君，情理爲允。"祠部郎臧燾議："四府君之主，享祀禮廢，則亦神所不依。宜同虞主之瘞埋矣。"時高祖輔晉，與大司馬議同。須後殷祀行事改制。

皇帝下詔令讓群臣廣泛議論遷出和撤除神主的禮儀。大司馬琅邪王司馬德文議論說："泰始初年，太祖之位空缺，而依照情理推溯遠祖，上至征西將軍，因此世系遠隔的就應該撤除其神主，而宣皇帝正爲太祖之位。又漢光武帝遷移十一個皇帝的神主到洛陽，那麽撤除的神主不設祭，便可推論了。應該依從范宣的議論，建造另室以安放四位府君的神主，永遠藏放而不祭祀。"大司農徐廣議論說："四位府君的神主曾經安放在廟室之首，受皇室的享祭。如果將神主埋藏在深土中，在情理上未必都合理。我認爲可以將神主移藏在西儲内，作爲遠祖，而永遠不給予享祭。"太尉諮議參軍袁豹議論說："應該依照舊的典制不必更改。宗廟祭祀時仍然要祭祀四位府君，在情理上更爲允當。"祠部郎臧燾議論說："四位府君的神主，享祭的禮儀廢止，那也是神所不允許的。應該與虞主的瘞埋相同。"當時高祖輔佐晉朝，與大司馬琅邪王司馬德文的議論相同。等待後來宗廟祭祀舉行時再作改變。

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事從儉約，思與率土，致力備禮。又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徐邈議："圓丘郊祀，經典無二，宣皇帝嘗辨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爲安。武皇帝建廟，六世三昭三穆，宣皇帝創基之主，實惟太祖，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世，故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胤授位，則親近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太祖位定爾。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

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日，皇帝下詔令說："以前建造太廟時，一切都履行儉約，想同境内百姓，致力於完善禮典。現在太祖之位還空缺，明堂也還没有建造。郊祭，是國家的大事，而考查古代有關制度的事也未能進行。應該詳加商議。"祠部郎徐邈議論說："圓丘祭祀和郊祀，經典的記載是合并爲一的，宣皇帝曾經考辨了它的本義。而稽檢儒學典制，以至到東晉時期以來，深入研究，論定了南郊和北郊祭祀的禮儀，這實在不是其他學説所能輕易改變的。我認爲應該依舊不改爲妥。武皇帝建立宗廟時，定爲六世排列爲三昭三穆，宣皇帝是創建基業的君主，實在應爲太祖，從親近關係而言，是武皇帝的父親，還有四位先祖在其上，四位先祖都還没有到遷世換代的時候，因此暫且將向東之位空缺。兄弟之間相承帝位，本來不屬於兩個世代，所以現在的宗廟祭祀，世代的數額還不够，而想讓太祖正位，就違背了供奉七世祖的本義。又《禮》書裏說'庶子王也要祭祖立廟'。這是說後代子孫得位之時，其近親之祖一定要復立祭室。

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托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堂圓方之制，綱領已舉，不宜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爲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周公宗祀文王，漢明配以世祖，自非惟新之考，孰配上帝。"邈又曰："明堂所配之神，積疑莫辨。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并言之。若上帝者是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人帝之與天帝，雖天人之通謂，然五方不可言上帝，諸侯不可言大君也。書無全證，而義容彼此，故泰始、太康二紀之間，興廢迭用矣。"侍中車胤議同。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知弘本順民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崇而修之。"中書令王珉意與胤同。太常孔汪議："泰始開元，所以上祭四府君，誠以世數尚近，可得饗祠，非若殷、周先世，王迹所因也。向使京兆爾時在七世之外，自當不祭此四王。推此知既毀之後，則殷禘所絕矣。"吏部郎王忱議："明堂則天象地，儀觀之大，宜俟皇居反舊，然後修之。"驃騎將軍會稽王司馬道子、尚書令謝石意同忱議。於是奉行一無所改。

京兆府君至今已有六世，應該復立祭室，那麼宣皇帝就不在六世之上，要等前一世代遷出之後，太祖之位便確定了。京兆府君的神主遷移撤除，應該將其神主藏在石室。即使是宗廟大祭也不能給予祭祀。這是爲什麼呢，書傳裏說撤除的神主升遷合祭於太祖，升是自下而上的稱謂，不是說可以降尊而就卑。太子太孫這陰室的四殤主，是重要的繼嗣，應該升遷合祭於皇祖所依托的廟中，世系遠隔之後神主應該遷出，然後附享的孫子，一同都撤除神主。明堂圓丘方澤等制度，大的儀制已經確定，不應該闕失配享先帝的祭祀。況且帝王以天下爲家，不必爲一個邦域，因此周平王和漢光武帝包含於東 西周和東 西漢。周公宗廟祭祀周文王，漢明帝以世祖光武皇帝配祭上帝，如果不是確立新王朝的先父，怎能够配祭上帝呢。"徐邈又說："明堂所配祭的神，歷來疑惑難於辨明。根據《易經》裏說，'祭享上帝，以先祖先父配祭'。先祖先父一同配祭，而上帝也都是天，而尊崇父親的意義便顯現出來了。按《周禮》裏的意思，旅祭上帝有原委，祭天與郊祀的常禮都是用四個玉圭，所以一起提及。如果上帝指的是五帝，經文中爲何不說是祭天旅祭五帝，祭地旅祭四方山川呢？人帝與天帝，雖是天人的通稱，然而五方之帝不可稱爲上帝，諸侯不可稱爲大君。書裏没有完全的證據，而解義可以不一致，因此泰始、太康兩個年號之間，實行或不實行便互相交替出現了。"侍中車胤的議論相同。又說："明堂的制度，已經難於詳考。況且樂是主協和的，禮是主禮敬的，因此禮儀的質樸和文飾不相同，音樂配器也不相同。既然茅茨之室與宏廣大廈，其制度不相一致，又何必死守形式規範，而不知弘揚根本順應民衆呢。到了全國都安寧時，河朔没有戰事時，然後對明堂辟雍，可尊崇而修建。"中書令王珉的意見與車胤的議論相同。太常孔汪議論說："泰始元年，之所以要上祭四位府君，實在是因爲世系的位數還接近，可以給予享祭，不像殷商和周朝的先世遠祖，是帝王大業的起始。假使京兆府君當時在七世之外，自然就不會祭祀這四位府君。據此而推

論便可明白，既撤除了神主之後，那麽宗廟祭祀便被斷絶了。”吏部郎王忱議論説：“明堂的形制仿照天地，它的景觀規模的擴大，要等待返回舊的皇宫之後修築。”驃騎將軍會稽王司馬道子、尚書令謝石的意見與王忱的議論相同。於是照舊制奉行毫無改變。

晉安帝義熙二年六月，白衣領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啓云：“元興三年夏，應殷祠。昔年三月，皇輿旋軫。其年四月，便應殷，而太常博士徐乾等議云：‘應用孟秋。’臺尋校自太和四年相承皆用冬夏，乾等既伏應孟冬，回復追明孟秋非失。御史中丞范泰議：‘今雖既祔之後，得以烝嘗，而無殷薦之比。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烈宗以其年九月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修殷事。又禮有喪則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别寢，既祔，祭於廟。故四時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遇時則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當是内臺常以限月成舊。’就如所言，有喪可殷。隆安之初，果以喪而廢矣。月數少多，復遲速失中。至於應寢而修，意所未譬。”安國又啓：“范泰云：‘今既祔，遂祭於廟，故四時烝嘗。’如泰此言，殷與烝嘗，其本不同。既祔之後，可親烝嘗而不得親殷也。太常劉瑾云：‘章后喪未一周，不應祭。’臣尋升平五年五月，穆皇帝崩，其年七月，山陵，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太和元年五月，海西夫人庾氏薨，時爲皇后，七月，葬，十月，殷。此在哀皇再周之内，庾夫人既葬之後，二殷策文見在廟。又文皇太后以隆安四年七月崩，陛下追述先旨，躬服重制，五年十月，殷。再周之内，不以廢事。今

晉安帝義熙二年六月，白衣領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啓奏説：“元興三年的夏季，應當舉行宗廟大祭。往年的三月，皇帝返回。當年的四月，就應當舉行宗廟大祭，而太常博士徐乾等人議論説：‘應該在孟秋之月祭祀。’尚書臺查考得知，從太和四年起連續至今，都是在冬季或夏季舉行宗廟大祭，徐乾等人已經上奏應將孟冬祭祀回改恢復爲孟秋之月没有失誤。御史中丞范泰議論説：‘現在雖是合祭祖廟之後，得於秋冬祭祀，而没有大享祭的先例。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該舉行宗廟大祭，而烈宗於當年九月逝世。到了隆安三年，國家大吉，於是舉行宗廟大祭。又根據禮制有喪事就應廢止吉祭，在寢廟祭祀新的神主。現在不另建寢廟，既合祭於祖廟，便在宗廟祭祀。因此春、夏、秋、冬四時祭祀，以寄托追思遠祖的心情，三年舉行一次禘祭，以省察祖宗昭穆的次序，四時祭祀與禘祭的本義從來都是各不相同的。天子三年的喪事完畢之後，就與太祖合享，遇着宗廟大祭時就祭祀，没有所謂三十個月的時限。衹是尚書省常常以三十個月設限而成慣例。’就依范泰所言，有喪事也可舉行宗廟大祭。隆安初年，果然因喪事而廢止大祭。月數少多，又快慢失中。至於應修寢廟的事，意思不明。”孔安國又啓奏説：“范泰説：‘現在已合祭於太祖，便在宗廟祭祀，因此在四時祭祀。’依范泰的這種説法，殷祭即宗廟大祭與烝嘗四時之祭，它們的本義各不相同。既附入先祖宗廟祭祀之後，可親自參加烝嘗四時之祭，而不得親自參與宗廟大祭。太常劉瑾説：‘章后喪亡還没有到一周年，不應該舉行祭祀。’我查考升平五年五月，穆皇帝逝世，當年七月，建造陵墓，十月，舉行宗廟大祭。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逝世，太和元年五月，海西夫人庾氏逝世，當時她是皇后，七

以小君之哀，而泰更謂不得行大禮。臣尋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用三十月輒殷，皆見於注記，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所言，非真難臣，乃以聖朝所用，遲速失中。泰爲憲司，自應明審是非，若臣所啓不允，即當責失奏彈，而愆墮稽停，遂非忘舊。請免泰、瑾官。"丁巳，詔皆白衣領職。於是博士徐乾皆免官。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祠進用十月，若計常限，則義熙三年冬又當殷，若更起端，則應用來年四月。領司徒王謐、丹陽尹孟昶議："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禮。殷祭舊准不差，蓋施於經常爾。至於義熙之慶，經古莫二，雖曰旋幸，理同受命。愚謂理運惟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中領軍謝混、太常劉瑾議："殷無定日，考時致敬，且禮意尚簡。去年十月祠，雖於日有差，而情典允備，宜仍以爲正。"太學博士徐乾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傳記籍，不見補殷之文。"員外散騎侍郎領著作郎徐廣議："尋先事，海西公太和六年十月，殷祠。孝武皇帝寧康二年十月，殷祠。若依常去前三十月，則應用四月也。于時蓋當有故，而還在冬，但未詳其事。太元元年十月殷祠，依常三十月，則應用二年四月也。是追計辛未歲十月，未合六十月而再殷。何邵甫注《公羊傳》云，祫從先君來，積數爲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爲祫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成流，領會之節，遠因宗本也。昔年有故推遷，非其常度。寧康、太元前事可依。雖年有曠近之異，然追計之理同矣。愚謂從復常次者，以推歸正之道也。"左丞劉潤之等議："太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墮失，建用十月。本

月，安葬，十月，祭祀。這是在哀皇帝逝世後兩周年之内，庾夫人安葬之後，兩次大祭的策文現存在廟中。又文皇太后於隆安四年七月逝世，陛下追行先帝的意旨，親自服重喪服，隆安五年十月，舉行殷祭。在兩周年之内，不廢止祭祀。現在以諸侯夫人的喪事，而范泰却説不可舉行大祭。我查考永和十年至今的五十多年裏，實行三十個月便可殷祭，這都見於記載中，這事按照禮制，五年再舉行祭祀。而范泰所上奏的内容，不是真正恭謹的臣子，竟以爲皇朝所實行，遲早失度。范泰是御史，自然應當明辨是非，如果臣子啓奏内容不當，就應該責備其過失并彈劾上奏，而他却違反事理并拖延，堅持錯誤忘記國家舊典。請皇上罷免范泰和劉瑾的官職。"丁巳日，皇帝下詔令讓范泰和劉瑾以受處分官員的身份管理自己的職事。於是博士徐乾也都被免去官職。當初，在元興三年四月時，將不得舉行殷祭的時限改爲十個月，如果以正常的時限計算，那麽義熙三年的冬季又要舉行殷祭，如果改爲按新時限開始計算，那就應該在來年的四月舉行殷祭。領司徒王謐、丹陽尹孟昶議論説："有不同尋常的喜慶，就一定要有不同尋常的典禮。殷祭舊有的標準没有差錯，但那都是在平常施行的。至於義熙元年擊敗叛賊的喜慶，是自古以來獨一無二的，雖説是勝利返回皇都，但按情理如同受天命得帝位。我認爲更新的機運，在這時開始。應該於四月舉行殷祭。"中領軍謝混、太常劉瑾議論説："殷祭没有一定的日子，選擇時日以敬祭，而且祭禮崇尚簡約。去年十月祭祀，雖然在時日上不够準確，然而典禮恰當完備，仍然應該認爲是正期舉行的祭祀。"太學博士徐乾議論説："三年舉行一次祫祭，五年舉行一次禘祭，經籍傳記裏，不見補行殷祭的記載。"員外散騎侍郎領著作郎徐廣議論説："考查先前的事例，海西公太和六年十月，殷祭。孝武皇帝寧康二年十月，殷祭。如果按照平常的時限距離前一次三十個月，就應該在四月舉行祭祀。當時大概是有别的緣故，而移到冬季舉行祭祀，但不知道究竟是什麽緣故。太元元年十月殷祭，按照平常三十個月

非正期，不應即以失爲始也。宜以反初四月爲始。當用三年十月。”尚書奏從王謐議，以元年十月爲始也。

的時限，就應該在二年四月舉行祭祀。這追計辛未年十月，不合六十個月而舉行兩次殷祭。何邵甫注《公羊傳》說，祫祭是從前代君王以來，積累月數而爲祭祀期限。‘從魯僖公八年到魯文公二年，明知當年的大事是祫祭’。這樣，推算其起始之日，承接本源而推移，領悟的關鍵，是追溯其本始。往年因有别的緣故推移了殷祭的時間，這不是正常的期限。寧康、太元年間的事例可作爲依據。雖然年代有遠近的差異，然而追計以前月份的道理是一致的。我認爲恢復殷祭正常的次序，是使殷祭返回正期舉行的辦法。”左丞劉潤之等人議論說：“太元元年四月應該舉行殷祭，而禮官怠惰失誤，改在十月舉行。這本不是殷祭正期，不應該就以失誤的時日作爲起始。應該返回當初的四月作爲起始。應當在三年十月舉行殷祭。”尚書上奏認爲要依從王謐的議論，以太元元年十月爲起始。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有司奏：“依舊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義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禫内。”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禮》，三年喪畢，然後祫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且不禫即祭，見譏《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固無裸享之義。自漢文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雖祥禫空存，無綅縞之變，烝嘗薦祀，不異平日。殷祠禮既弗殊，豈獨以心憂爲礙?”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周祥變，猶服縞素，未爲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臣朱膺之議：“《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祭，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而言，未禫不得祭也。又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日，主事官員上奏說：“按照舊例今年十月是舉行殷祭的月份。領曹郎范義參與議論說，按照永初三年的先例，需要兩周年之後纔舉行殷祭。考查兩周年後殷祭當在來年即二年三月舉行，如果在四月殷祭，却仍然在禫祭的時限内。”這事交付禮官們商議確定。國子助教蘇瑋生議論說：“根據《禮》書的記載，三年喪事完畢，然後在太祖廟中舉行祫祭。《禮》書裏又說‘守喪三年不參與祭祀，衹是對天地社稷，可以不受喪事限制而舉行祭祀’。況且不行禫祭就舉行宗廟祭祀，被《春秋》書中所譏刺。探求古禮，服喪没有完畢，本無裸享祭祀的事。自從漢文帝以來，一概都實行權宜之制，宗廟祭祀和朝聘等禮儀，一概都用吉禮。雖然空有祥祭禫祭，祥祭禫祭時也没有把朝服改換爲白色喪服，四時的獻祭，也與平常時期没有區别。殷祭的禮儀既然没有不同，難道惟獨以心憂爲妨礙嗎?”太學博士徐宏議論說：“三年守喪的制度，雖然按照權宜改變的辦法，第二年祥變，仍然要穿縞素之服，不穿祭祀的吉服，不容許參與祭祀。我認爲來年四月，不應當就舉行殷祭，十月舉行殷祭却是允當的。”太常丞臣朱膺

《春秋》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鄭玄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云又不禫，明禫内不得禘也。案王肅等言於魏朝云，今權宜存古禮，俟畢三年。舊説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鄭玄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如爲有疑，亦以魯閔設服，因言喪之紀制爾。何必全許素冠可吉禘？縱《公羊》異説，官以禮爲正，亦求量宜。"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制即吉，御世宜爾。宗廟大禮，宜依古典。'則是皇宋開代成準。謂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議用來年十月殷祠爲允。"詔可。

之議論説："《虞禮》裏説：'間隔一個月舉行禫祭，這一個月是吉祭，仍然没有配祭的。'是説二十七個月禫祭之後，當春、夏、秋、冬四時祭祀時，没有將他的妃子配祭，是没有忘記哀傷。據此推論，没有舉行禫祭便不得舉行殷祭。又《春秋》記載閔公二年，吉禘祭魯莊公。鄭玄説：'閔公對國家亂難心中震懼，想着以自尊消除禍難的影響，二十二個月便除去喪服，又不禫。'所説的又不禫，表明在禫祭之内不得舉行吉禘。根據王肅等人對魏朝所説，現在權且保存古禮，等待三年喪事完畢。舊時説三年喪事完畢，遇禘祭時就禘祭，遇祫祭時就祫祭。鄭玄説：'禘祭在孟夏之月，祫祭在孟秋之月。'現在相承是在十月。依徐宏所上奏的《公羊傳》的記載，如果有疑問，也可用魯閔公設定的二十二個月的喪服，由此論説喪服的紀綱制度，何必完全認可着素冠也可舉行吉禘的禮儀呢？縱使《公羊傳》是不正道之説，而官應以禮爲準，也要探求考量適當。"郎中周景遠參與議論説："永初三年九月十日所奏傅亮的議論説：'以權宜的辦法除去喪服舉行吉祭，對治理天下是恰當的。宗廟大祭的禮儀，應該依照古代的典制。'這是劉宋皇朝開國已成的準則。我認爲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建議在來年十月舉行殷祭是允當的。"皇帝下詔令表示同意。

宋殷祭皆即吉乃行。大明七年二月辛亥，有司奏："四月應殷祠，若事中未得爲，得用孟秋與不？"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案《禮記》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依如禮文，則夏秋冬三時皆殷，不唯用冬夏也。晋義熙初，僕射孔安國啓議，自太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安國又啓，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輒殷祠。博士徐乾據《禮》難安國。乾又引晋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專用冬夏。于時晋朝雖不從乾議，然乾據禮及咸康故事，安國無以奪之。今若以來四月未得殷祠，還用孟秋，於

劉宋時期殷祭都是在除去喪服可行吉禮時便舉行。大明七年二月辛亥日，主事官員上奏説："四月應該舉行殷祭，如果因事而没有舉行，是不是可以在孟秋之月舉行？"領軍長史周景遠議論説："根據《禮記》裏説：'天子祫禘祫嘗祫烝。'依照《禮記》這一記載，那麽夏秋冬三季都舉行殷祭，不衹是在冬夏舉行殷祭。晋朝義熙初年，僕射孔安國啓奏説，從太和四年相承舉行殷祭，都在冬夏舉行。孔安國又啓奏説，從永和十年至今五十多年裏，都是用三十個月爲限便舉行殷祭。博士徐乾依據《禮》書反駁孔安國。徐乾又引據晋朝咸康六年七月舉行殷祭，證明殷祭是不專在冬夏舉行。當時晋朝雖然不依從徐乾的議論，然而徐乾引據禮書和咸康年間的先

禮無違。”參議據禮有證，謂用孟秋爲允。詔可。

例，孔安國也無法否定。現在如果在來年四月未能舉行殷祭，移到孟秋之月舉行，對禮書没有違背。”參酌審議後認爲引據禮書有佐證，并認爲用孟秋之月舉行殷祭爲允當。皇帝下詔令表示同意。

晋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胙。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殷祠，以穆帝崩後，不作樂。初永嘉中，散騎常侍江統議曰：“《陽秋》之義，去樂卒事。”是爲吉祭有廢樂也。故升平末行之。其後太常江逌表：“穆帝山陵之後十月殷祭，從太常丘夷等議，撤樂。逌尋詳今行漢制，無特祀之别。既入廟吉禘，何疑於樂。”

晋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己酉日，弘訓羊太后逝世，宗廟爲此廢止了一個季度的祭祀，祭天地祭明堂去除了樂舞，而且不奉享酒肉。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日，舉行殷祭，因爲是在穆帝逝世之後舉行，所以不奏樂。當初，在永嘉年間，散騎常侍江統議論説：“《春秋》書裏的本義，是去除樂舞以完成祭祀。”這就是説吉祭有廢止樂舞的情况。所以在升平末年實行。後來太常江逌表奏説：“穆帝安葬之後十月舉行殷祭，依從太常丘夷等人的議論，撤除了樂舞。我考察現在實行的是漢朝的制度，没有單獨向新死者祭祀的區别。既已入宗廟吉禘，爲什麼對奏樂舞心存疑慮呢。”

史臣曰：聞樂不怡，故申情於遏密。至於諒闇奪服，慮政事之荒廢，是以乘權通以設變，量輕重而降屈。若夫奏音之與寢聲，非有損益於機務，縱復回疑於兩端，固宜緣恩而從戚矣。

史臣曰：聽到奏樂而心中不樂，因此以停止舉行樂舞來抒發思念先人之情。至於在守喪期間因爲顧及國家大事而除去喪服，實在是憂慮政事荒廢，因此以權宜處置的辦法加以變通，考量輕重之後而減降服喪。至於是奏樂還是撤除樂舞，對於軍國大事没有利害關係，反復在這兩者之間疑惑不定，本來就應該順乎先人的恩情而依從悲戚。

宋世國有故，廟祠皆懸而不樂。

劉宋時期每當國家有事時，宗廟祭祀都懸挂鐘磬樂器而不演奏。

宋書卷十七

志第七

禮(四)

宋文帝元嘉三年五月庚午，以誅徐羡之等，仇耻已雪，幣告太廟。

元嘉三年十二月甲寅，西征謝晦，告太廟、太社。晦平，車駕旋軫，又告。

元嘉六年七月，太學博士徐道娱上議曰："伏見太廟烝嘗儀注，皇帝行事畢，出便坐，三公已上獻，太祝送神于門，然後至尊還拜，百官贊拜，乃退。謹尋清廟之道，所以肅安神也。《禮》曰，廟者貌也。神靈所馮依也。事亡如存，若常在也。既不應有送神之文，自陳豆薦俎，車駕至止，并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後辭，暗短之情，實用未達。按時人私祠，誠皆迎送，由於無廟，庶感降來格。因心立意，非王者之禮也。《儀禮》雖太祝迎尸于門，此乃延尸之儀，豈是敬神之典。恐於禮有疑。謹以議上。"有司奏下禮官詳判。博士江邃議："在始不迎，明在廟也。卒事而送，節孝思也。若不送而辭，是舍親也。辭而後送，是遣神也。故孝子不忍違其親，又不忍遣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嘗之義。"博士賀道期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祭統》'迎牲而不迎尸'。《詩》云：'鐘鼓送尸。'鄭云：'尸，神象也。'與今儀

宋文帝元嘉三年五月庚午，因爲誅殺徐羡之等，已報仇雪耻，用幣告祭太廟。

元嘉三年十二月甲寅，西征謝晦，告祭太廟、太社。謝晦平定，皇帝凱旋，又告祭太廟、太社。

元嘉六年七月，太學博士徐道娱上奏建議説："伏見太廟祭祀的禮儀制度，皇帝祭祀完畢，出來别坐他處，三公獻祭結束，太祝送神於廟門，然後皇帝回拜，百官贊拜，便退下。謹案清廟的作用，就是肅穆清静，使神衹安寧。《禮記》説，廟就是貌。是神靈的住所。祭祀祖先事死如生，好像永在人間一樣。不應有送神禮儀，開始陳列俎豆進獻祭品，後來皇帝到太廟，都没有奉迎神靈。那麽不迎而送，送而後辭的做法，其不合理之處，很多人還不明白。現在人們一般祭祀，確實都迎神送神，這是因爲没有廟宇，希望通過迎送感動神靈降臨。這些因心立意的做法，不是帝王的禮儀。《儀禮》雖然有太祝迎尸於門的記載，這實際上是延請祭祀中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進入祖廟的儀式，哪裏是敬神的典制呢。我懷疑迎神送神恐怕不合禮制。謹此上奏。"有關部門奏請交付禮部官員詳細討論。博士江邃認爲："祭禮開始不迎神，表明神衹本在廟中。祭祀完畢送神，是爲了節止孝思。如果不送而辭，便是捨親。辭而後送，便是遣神。所以孝子不忍捨親，也不忍遣神。因此由祝史送神而成爲秋祭冬祭之禮。"博士賀道期認爲："以歡樂迎來，以哀思送往。《禮記·祭統》説'迎三牲而不迎尸'。

注不迎而後送，若合符契。”博士荀萬秋議：“古之事尸，與今之事神，其義一也。周禮，尸出，送于廟門，拜，尸不顧。《詩》云：‘鐘鼓送尸。’則送神之義，其來久矣。《記》曰：‘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門外，則疑於臣；入廟中，則全於君。君在門外，則疑於君，入廟，則全於臣。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邃等三人謂舊儀爲是，唯博士陳珉同道娱議。參詳“邃等議雖未盡，然皆依擬經禮。道娱、珉所據難從。今衆議不一，宜遵舊體”。詔可。

《詩經》説：‘鐘鼓送尸。’鄭玄注：‘尸，就是神像。’與現在太廟祭祀禮儀制度不迎而後送，完全符合。”博士荀萬秋認爲：“古代事尸，與今天事神，道理是一樣的。周代禮制，尸出太廟，送至廟門，祭祀者跪拜，尸不回顧。《詩經》説：‘鐘鼓送尸。’可見送神的禮制，其由來已久。《禮記》説：‘迎三牲而不迎尸，是爲了避免嫌疑。尸在門外，則於臣道有嫌疑；進入廟中，則成全了君禮。君在門外，則於君禮有嫌疑；進入廟中，則成全了臣道。因此不出廟門，是分别君臣名分。’”江邃等三人都認爲現行禮儀制度是正確的，衹有博士陳珉贊同徐道娱的觀點。經過參酌詳審，擬議“江邃等人意見雖然言猶未盡，但都是依照經典禮制，徐道娱、陳珉兩人所據不確，不能聽從。如今衆人意見分歧，應該遵行原來的禮儀制度”。奏報皇帝得到了批准。

元嘉六年九月，太學博士徐道娱上議曰：“祠部下十月三日殷祠，十二日烝祀。謹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公羊》所謂五年再殷祭也。在四時之間，《周禮》所謂凡四時之間祀也。蓋歷歲節月無定，天子諸侯，先後弗同。《禮》稱‘天子祫嘗，諸侯烝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注：‘天子先祫然後時祭，諸侯先時祭然後祫。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然則大祭四祀，其月各異。天子以孟月殷，仲月烝，諸侯孟月嘗，仲月祫也。《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穀梁傳》曰：‘著祫嘗也。’昭公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宫’。《左傳》曰：‘禮也。’又《周禮》‘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嘗稻’。晉春烝曲沃，齊十月嘗太公，此并孟仲區别不共之明文矣。凡祭必先卜，日用丁巳，如不從，進卜遠日。卜未吉，豈容二事，推期而往，理尤可知。尋殷烝祀重，祭薦禮輕。

元嘉六年九月，太學博士徐道娱上奏議道：“祠部行文確定十月三日殷祠，十二日烝祀。謹按禘祭祫祭禮制，是一次禘祭之後三年祫祭，五年再一次禘祭。也就是《公羊傳》所説的五年兩次殷祭（一祫一禘）。在四時之間，就是《周禮》所説四時不常舉行的禘、祫等大祭祀。大都間隔歲月長短不定，天子諸侯之間，朝代先後之間，各不相同。《禮記》説‘天子祫嘗，諸侯烝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玄注：‘天子先祫祭然後時（秋）祭，諸侯先時（冬）祭然後祫祭。有田地的人既時祭又獻新穀請先祖品嘗。時祭在一季的第一個月，獻嘗新穀在秋季第二個月。’因此禘、祫大祭，春夏秋冬四季時祭，其具體月份各不相同。天子在孟月殷祭，仲月冬祭，諸侯在孟月秋祭，仲月祫祭。《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祭。文公二年八月，在太廟舉行大祭祀。《穀梁傳》説：‘記載的是祫祭秋祭。’昭公十五年二月，‘在武宫祭祀’。《左傳》説：‘這是祭禮。’另外《周禮》記載‘仲冬進行冬祭’。《月令》記載‘季秋祭祀請先祖品嘗新稻穀’。晉國春天在曲沃冬祭，齊國十月秋祭請太公嘗新穀，這都是孟月仲月區分各不相同的明文。凡祭祀必先占卜，用丁巳日，如果不順，再占卜往後的日期。

輕尚異月，重寧反同。且‘祭不欲數，數則瀆’。今隔旬頻享，恐於禮爲煩。自經緯墳誥，都無一月兩獻，先儒舊説，皆云殊朔。晉代相承，未審其原。國事之重，莫大乎祀。愚管膚淺，竊以惟疑。請詳告下議。”寢不報。

占卜日期不吉，怎麽能够接連兩次祭祀，應該往後推延日期，這個道理是特别清楚的。我想殷祠烝祀於祭禮爲重，獻祭嘗新於祭禮爲輕。輕禮尚且不在同一月内進行，重祭難道反而在同一個月内接連舉行？况且‘祭祀不要頻繁，否則就輕慢了神靈’。如今隔旬而祭，恐怕按祭禮而言就是煩瀆。考查經書緯書各種典籍，都没有一個月内兩次獻祭的記載，先儒舊説，都講不同月份。現在的做法由晉代相承而來，没有認真考察原委。國家大事之中，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了。以愚臣管見，覺得有些疑惑。請詳察并交付臣下討論。”奏書被擱置没有上報。

元嘉七年四月乙丑，有司奏曰：“《禮·喪服》傳云：‘有死於宫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今礿祀既戒，而掖庭有故。下太常依禮詳正。太學博士江邃、袁朗、徐道娱、陳珉等議，參互不同。殿中曹郎中領祠部謝元議以爲：‘遵依《禮》傳，使有司行事，於義爲安。’輒重參詳。宗廟敬重，饗祀精明。雖聖情罔極，必在親奉。然苟曰有疑，則情以禮屈。無所稱述，於義有據。請聽如元所上。”詔可。

元嘉七年四月乙丑，有關部門上奏説：“《禮記·喪服》注云：‘有人死於宫中，就爲此三個月不舉行祭祀。’如今夏祭已經齋戒，而掖庭有妃嬪亡故。此事交付太常寺依照禮制詳審定奪。太學博士江邃、袁朗、徐道娱、陳珉等人議論，意見各不相同。殿中曹郎中領祠部謝元認爲：‘遵循依照《禮記》傳注，命有關部門具體辦理，較爲合宜。’於是重新參酌詳審。宗廟祭祀肅穆莊重，饗祀先祖神明。皇上雖然日理萬機，也必定親自主持宗廟祭祀。然而如果考慮祭祀月日有疑惑，那麽虔誠的情感就被繁瑣的禮儀所抑制。不必過多詳述，於情於義是有根據的。望能批准謝元所奏。”皇帝下詔批准。

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太祝令徐閏刺署：“典宗廟社稷祠祀薦五牲，牛羊豕鷄并用雄。其一種市買，由來送雌。竊聞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鷄自斷其尾，曰：‘鷄憚犧，不祥。’今何以用雌，求下禮官詳正。”勒太學依禮詳據。博士徐道娱等議稱：“案《禮》孟春之月，‘是月也，犧牲無用牝’。如此，是春月不用雌爾，秋冬無禁。雄鷄斷尾，自可是春月。”太常丞司馬操議：“尋《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若如學議，春祠三牲以下，便應一時俱改，以從《月令》，何以偏在一鷄。”重更勒太

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太祝令徐閏投書臺署：“按照禮典，宗廟社稷祭祀進獻五牲，牛羊猪鷄都用公的，而另外一牲狗從市場上買，從來都是用母的。我聽説周景王時，賓起看見公鷄自斷其尾，説：‘這隻公鷄害怕作犧牲，是不祥之兆。’現在我們祭祀爲什麽用母鷄，請求下轉禮官討論審正。”命太學依照禮制詳細考證。博士徐道娱等人議論認爲：“據《禮記》孟春之月，‘這一個月，犧牲不要用母的’。這樣看來，是春季月份不用母的，秋季冬季不禁用。公鷄斷尾，應當是在春季發生的。”太常丞司馬操認爲：“考《月令》孟春‘祭祀山林川澤，犧牲不要用母的’。如果按照太學所議，春祭三牲以下，便應當同時都改，以合乎《月令》規定，爲何衹改鷄

學議答。博士徐道娱等又議稱:“凡宗祀牲牝不一,前惟《月令》不用牝者,蓋明在春必雄,秋冬可雌,非以山林同宗廟也。四牲不改,在鷄偏異,相承來久,義或有由,誠非末學所能詳究。求詳議告報,如所稱令。”參詳閏所稱粗有證據,宜如所上。自今改用雄鷄。

呢。”又命太學重新討論作出答覆。博士徐道娱等人又議論認爲:“凡宗廟祭祀用牲公母不一,前引《月令》犧牲不用母的,表明春天犧牲一定用公的,秋天冬天可以用母的,并不是把祭祀山林與祭祀宗廟等同起來。牛羊猪狗四牲不改,惟獨鷄不同,歷代相承由來已久,其涵義或許有來源,確實不是我等末學能够詳細探求的。請求詳審報告,謹此作覆。”經過參酌詳審,徐閏所論比較有理有據,應當按照他的建議施行。從此之後祭祀改用公鷄。

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丁巳,詔以第四皇子出紹江夏王太子叡爲後。有司奏:“皇子出後,檢未有告廟先例,輒勒二學禮官議正,應告與不?告者爲告幾室?”太學博士傅休議:“禮無皇子出後告廟明文。晉太康四年,封北海王寔紹廣漢殤王後,告于太廟。漢初帝各異廟,故告不必同。自漢明帝以來,乃共堂各室,魏、晉依之。今既共堂,若獨告一室,而闕諸室,則於情未安。”太常丞庾亮之議:“案《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今皇子出嗣,宜告禰廟。”祠部朱膺之議以爲:“有事告廟,蓋國之常典。今皇子出紹,事非常均。愚以爲宜告。賀循云,古禮異廟,唯謁一室是也。既皆共廟,而闕於諸帝,於情未安。謂循言爲允,宜在皆告。”兼右丞殿中郎徐爰議以爲:“國之大事,必告祖禰。皇子出嗣,不得謂小。昔第五皇子承統廬陵,備告七廟。”參議以爰議爲允。詔可。

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丁巳,詔令把第四皇子過繼給江夏王太子劉叡爲後嗣。有關部門上奏説:“皇子出繼爲王太子後嗣,經查考没有告祭祖廟的先例,可令太學國子學禮官討論確定,是否應當告祭祖廟?如果告祭,應告祭幾室?”太學博士傅休認爲:“禮典無皇子出繼告祭祖廟的明文。晉太康四年,封北海王司馬寔過繼給廣漢殤王爲後嗣,告祭太廟。漢朝初年各位皇帝各爲一廟,故遇事告祭時不必所有帝廟都告祭。自漢明帝以後,便共廟各室,魏、晉沿襲了這種制度。現在既然各位先帝共爲一廟,如果單獨告祭一室,而冷落諸室,那麽從情理上來説有些不妥。”太常丞庾亮之認爲:“考《禮記》載‘大事則告祭祖廟父廟,小事則單獨告祭父廟’。現在皇子出繼,應當告祭父廟。”祠部朱膺之認爲:“有事告祭祖廟,是國家常典。現在皇子出繼,不是平常小事。愚意以爲應當告祭。賀循説,古時各帝異廟,遇事衹告祭一處就可以。而現在既然各帝共爲一廟,告祭一帝而冷落諸帝,從情理上來説不妥。我認爲賀循所言極是,太廟中各室都應當告祭。”兼右丞殿中郎徐爰認爲:“國家有大事,必須告祭祖廟父廟。皇子出繼,不能説是小事。從前第五皇子過繼給廬陵王爲後嗣,曾隆重告祭七廟。”經比較分析大家認爲徐爰的意見正確。下詔批准施行。

大明元年六月己卯朔,詔以前太子步兵校尉祗男歆紹南豐王朗。有司奏:“朗先嗣營陽,告廟臨軒。檢繼體爲舊,不告廟臨軒。”下禮官議正。

大明元年六月己卯初一,詔令讓前太子步兵校尉劉祗之子劉歆過繼給南豐王劉朗爲後嗣。有關部門上奏説:“劉朗原先繼承營陽王爵位,告祭太廟,皇帝親臨殿前。考查過繼爲後嗣所承襲

太學博士王燮之議："南豐昔别開土宇，以紹營陽，義同始封，故有臨軒告廟之禮。今歆奉詔出嗣，則成繼體，先爵猶存，事是傳襲，不應告廟臨軒。"祠部郎朱膺之議："南豐王嗣爵封已絶，聖恩垂矜，特詔繼茅土，復申義同始封，爲之告廟臨軒。"殿中郎徐爰議："營陽繼體皇基，身亡封絶，恩詔追封，錫以一城。既始啓建茅土，故宜臨軒告廟。今歆繼後南豐，彼此俱爲列國，長沙、南豐，自應各告其祖，豈關太廟。事非始封，不合臨軒。同博士王燮之議。"參詳，爰議爲允。詔可。

的爵位是舊有的，不應告祭太廟，皇帝也不必親臨殿前。"交付禮官討論確定。太學博士王燮之認爲："南豐王原先是另外開闢封邑國土，來繼承營陽王爵位，名義如同始封，因此有皇帝親臨殿前、告祭太廟的禮儀。現在劉歆遵奉詔命過繼，是給劉朗作後嗣，南豐王爵位没有變動，事體是爵位由劉朗、劉歆相傳襲，不應告祭太廟，皇帝也不必親臨殿前。"祠部郎朱膺之認爲："南豐王封爵没有子孫繼承，聖恩垂憐，特詔命劉歆繼承封爵，重申名義如同始封，爲此應該告祭祖廟，皇帝親臨殿前。"殿中郎徐爰認爲："營陽王是皇室後嗣，身死之後没有子孫繼承封爵，恩詔追封劉朗繼承爵位，并賜給一個城邑。既然又開闢了茅土封邑，因此應當皇帝親臨殿前、告祭太廟。現在劉歆過繼給南豐王爲後嗣，彼此原本都是王國，長沙國、南豐國，自然應當各自告祭自己的祖廟，與太廟有何關係。此事并不是始封，不宜皇帝親臨殿前。我贊同博士王燮之的意見。"經過參酌詳審，認爲徐爰的意見允當。下詔同意。

大明三年六月乙丑，有司奏："來七月十五日，嘗祠太廟、章皇太后廟，輿駕親奉。而乘輿辭廟親戎，太子合親祠與不？且今月二十四日，第八皇女夭。案《禮》'宫中有故，三月不舉祭'。皇太子入住上宫，於事有疑。"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竊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皇太子有撫軍之道，而無專御之義，戎既如之，祀亦宜然。案《祭統》，'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又云，'祭有昭穆，所以别父子'。太子監國，雖不攝，至於宗廟，則昭穆實存，謂事不可亂。又云，'有故則使人'。准此二三，太子無奉祀之道。又皇女夭札，則實同宫一體之哀，理不得異。設令得祀，令猶無親奉之義。"博士郁議："案《春秋》，太子奉社稷之粢盛，長子主器，出可守宗

大明三年六月乙丑，有關部門上奏説："將於七月十五日，秋祭太廟、章皇太后廟，皇帝親臨奉祀。如果皇上暫離太廟祭祀，親自率兵征伐，太子是否可以親自奉祀太廟？而且本月二十四日，第八皇女夭折。案《禮記》載'宫中有亡故，三個月不舉行祭祀'。皇太子住進上宫，於事理有所疑問。"交付禮官討論考正。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認爲："我想'國家大事，在於祭祀與軍事'。皇太子有撫軍的規定，却没有統兵的權力，軍事方面既然如此，祭祀也應該這樣。考察《祭統》，'祭祀儀式規定，孫充當尸，代表祖父受祭'。又説，'祭祀有昭穆廟次制度，是用以分别父子次序'。太子監國，雖然不統攝，至於宗廟禮儀，則昭穆廟次永存，奉祀不可淆亂。《祭統》又説，'有變故則派人'。按照這幾方面而言，太子没有奉祀太廟的道理。又皇女夭折，太子實有手足同胞之哀，按常理不得有異。即使宫中死了人仍然進行太廟之祭，太子仍然没有親自奉祀的道理。"博士傅郁認爲："考察《春秋》，

廟，以爲祭主，《易象》明文。監國之重，居然親祭。皇女夭札，時既同宫，三月廢祭，於禮宜停。"二議不同。尚書參議，宜以郁議爲允。詔可。

太子祭祀社稷供奉粢盛穀物，長子主祭器，出可以守宗廟，作爲祭主，這是《易象》明文。太子負監國重任，確實親自奉祀太廟。皇女夭折，當時既然同宫，三個月不舉行祭祀，按照禮制應當廢止。"兩人意見不同。尚書參酌商議，初擬應以傅郁的意見爲妥當。下詔同意。

大明三年十一月乙丑朔，有司奏："四時廟祠，吉日已定，遇雨及舉哀，舊停親奉，以有司行事。先下使禮官博議，於禮爲得遷日與不?"博士江長議："《禮記·祭統》：'君之祭也，有故則使人，而君不失其儀。'鄭玄云：'君雖不親，祭禮無闕，君德不損。'愚以爲有故則必使人者，明無遷移之文。苟有司充事，謂不宜改日。"太常丞陸澄議："案《周禮》宗伯之職，'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君曰：'王有故，行其祭事也。'臣以爲此謂在致齋，祭事盡備，神不可瀆，齋不可久，而王有他故，則使有司攝焉。晉泰始七年四月，世祖將親祠于太廟。庚戌，車駕夕牲。辛亥，雨。有司行事。此雖非人故，蓋亦天硋也。求之古禮，未乖周制。案《禮記》，'孔子答曾子，當祭而日蝕太廟火，如牲至未殺，則廢'。然則祭非無可廢之道也。但權所爲之輕重耳。日蝕廟火，變之甚者，故乃牲至尚猶可廢。推此而降，可以理尋。今散齋之内，未及致齋，而有輕哀甚雨，日時展事，可以延敬。不愆義情，無傷正典，改擇令日，夫何以疑。愚謂散齋而有舉哀若雨，可更遷日。唯入致齋及日月逼晚者，乃使有司行事耳。又前代司空顧和啓，南郊車駕已出遇雨，宜遷日更郊，事見施用。郊之與廟，其敬可均，至日猶遷，况散齋邪。"殿中郎殷淡議："《曾子問》'日蝕太廟火，牲未殺則廢'。縱有故則

大明三年十一月乙丑初一，有關部門上奏説："春夏秋冬祭祀太廟，吉日已經確定，届時遇有大雨及喪事，以往是停止皇帝親臨奉祀，由有關官員代爲奉祀。先下轉禮官廣泛討論，按照禮儀制度，祭祀日期是否能够改變?"博士江長認爲："《禮記·祭統》説：'國君主持祭祀，有變故便派人代行，這樣國君便不違反禮儀。'鄭玄注：'國君雖不親自主持祭祀，在祭祀禮儀方面没有闕失，對國君德行也没有損害。'愚意以爲，有變故便一定派人代行，表明没有改變日期的説法。由有關官員充當主祭人，就説明不應當改變日期。"太常丞陸澄認爲："考察《周禮》載宗伯的職責，'如果君王不能親臨主持祭祀，就代理其位'。鄭玄注：'君王因故未來，宗伯代爲主祭。'臣以爲這是説臨近祭祀前三日致齋期間，祭祀諸事齊備，神靈不可瀆慢，致齋時間不可太久，而君王有其他事情，便派有關官員代理主祭。晉泰始七年四月，晉世祖準備親臨太廟主持祭祀。庚戌日，皇帝駕臨用牲祭祀月神。辛亥日，大雨。由有關官員代理主祭。這一件事雖然不是人爲原因，却也是自然障礙。考察古代禮儀，没有違背周代制度。據《禮記》載，'孔子回答曾子説，正當祭祀那一天，却出現日食，太廟發生火災，如果用作祭品的牛羊猪三牲送到了還没有殺，那麽祭祀可以廢止'。這樣看來，祭祀并不是没有可以廢止的特殊情況。但要根據事情輕重不同善於變通。出現日食，太廟發生火災，是重大災害變故，所以竟至於三牲送到了祭祀都可以廢止。以此類推，可以尋思一些道理。現在還是在致齋之前進行七天散齋的期限之内，還没有進入致齋期，如果有一般喪事、大風大雨、時日事務變動，祭祀可以延期。不違背情理，不妨害典制，另外卜擇祭祀吉日，有什麽值

使人。清廟敬重，郊禋禮大，故廟焚日蝕，許以可遷；輕哀微故，事不合改。是以鼷鼠食牛，改卜非禮。晋世祖有司行事，顧司空之改郊月，既不見其當時之宜，此不足爲准。愚謂日蝕廟火，天譴之變，乃可遷日。至於舉哀小故，不宜改辰。”衆議不同。參議，既有理據，且晋氏遷郊，宋初遷祠，并有成准。謂孟月散齋之中，遇雨及舉輕哀，宜擇吉更遷，無定限數。唯入致齋及侵仲月節者，使有司行事。詔可。

得疑惑的呢？愚意認爲散齋期内如果有喪事或者大雨，可以改變祭祀日期。衹是進入致齋期内及時日逼近的情况下，纔派有關官員代行主祭。又前代司空顧和陳述，皇帝到南郊祭天，途中遇雨，應當改日再進行郊祀，他的意見被采納施行。郊祀天地與告祭太廟，其敬重可説是相等，到了郊祀當天尚且可以改移，何况散齋期間呢。”殿中郎殷淡認爲：“《曾子問》篇載‘出現日食，太廟發生火災，三牲還没有殺，那麽祭祀可以廢止’。如果有變故就派人代理主祭。告祭祖廟敬重，郊祀天地禮大，所以太廟火災，出現日食，容許改變日期；如果是一般喪葬小事，從事理上説不應變更時間。所以《春秋》載備郊祀之牛被鼷鼠咬傷，便改用它牛卜其吉凶，這是不合禮制的。晋世祖讓有關官員代行主祭，顧司空改移郊祀日期，看不出當時有什麽合適的理由，這兩件事不足爲準。愚意以爲出現日食，太廟火災，上天責罰的變異，纔可以改祭祀日期。至於一般喪葬小事，不應當變更時間。”衆人意見各不相同。參酌合議認爲，既然有理論依據，而且晋朝改變郊祀日期，宋初變更祭廟時間，都有成例爲準。故孟月散齋期間，遇有大雨及一般喪事，應改移時間另擇吉日，不作一定限制。衹有在進入致齋期間及逼近仲月節的情况下，如果皇帝不能親臨主祭，不改移祭祀日期，纔派有關官員代理主祭。下詔同意。

大明五年十月甲寅，有司奏：“今月八日烝祠二廟，公卿行事。有皇太子獻妃服。”前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所以有喪廢祭，由祭必有樂。皇太子以元嫡之重，故主上服妃，不以尊降。既正服大功，愚謂不應祭。有故，三公行事，是得祭之辰，非今之比。卿卒猶不繹，况於太子妃乎？”博士司馬興之議：“夫緦則不祭，《禮》之大經。卿卒不繹，《春秋》明義。又尋魏代平原公主薨，高堂隆議不應三月廢祠，而猶云殯葬之間，權廢事改吉，芬馥享祠。尋此語意，非使有

大明五年十月甲寅，有關部門上奏説：“本月八日冬祭二廟，公卿大臣代理主祭。此時爲皇太子獻妃服喪。”前太常丞庾蔚之認爲：“禮制規定有喪事停止祭祀，原因是祭祀必定有鼓樂。因爲皇太子是元嫡所生，所以皇上也爲獻妃服喪，不因至尊而减省。既然正在大功喪服期間，愚意以爲不應當舉行祭祀。有變故，三公代理主祭，是指祭祀時間合宜不必改動，不是今天這種情况。卿亡故尚且不復祭，何况太子妃呢？”博士司馬興之認爲：“服最輕喪服緦麻就不舉行祭祀，是《禮記》的大法。卿亡故不復祭，是《春秋》的明確規定。又考魏朝平原公主去世，高堂隆認爲不應三個月停止祭祖祭天地等活動，但是仍提

司。此無服之喪，尚以未葬爲廢，況皇太子妃及大功未祔者邪？上尋禮文，下准前代，不得烝祠。”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案《禮》‘緦不祭’。大功廢祠，理不俟言。今皇太子故妃既未山塋，未從權制，則應依禮廢烝嘗。至尊以大功之服，於禮不得親奉，非有故之謂，亦不使公卿行事。”右丞徐爰議以爲：“《禮》，‘緦不祭’，蓋惟通議。大夫以尊貴降絶，及其有服，不容復異。《祭統》云‘君有故使人可’者，謂於禮應祭，君不得齋，祭不可闕，故使臣下攝奉。不謂君不應祭，有司行事也。晉咸寧四年，景獻皇后崩，晉武帝伯母，宗廟廢一時之祀，雖名號尊崇，粗可依准。今太子妃至尊正服大功，非有故之比。既未山塋，謂烝祠宜廢。尋蔚之等議，指歸不殊，闕烝爲允。過卒哭祔廟，一依常典。”詔可。

出殯而待葬期間，暫且停止這類祭祀，改爲吉祭，祭奠亡靈。尋思這段話的意思，并不是派有關官員代祭祖廟。平原公主這種不入喪服制度的喪事，尚且因爲未下葬而停止祭祀祖廟天地，何況現在是皇太子妃去世，正在大功喪服期間而未祔廟呢？上考禮制文典，下依前代成例，不能舉行冬祭。”領軍長史周景遠認爲：“考察《禮記》載‘服緦麻之喪不舉行祭祀’。那麽服大功之喪停止祭祀，按理自不待言。現在皇太子故妃既未下葬，也未按變通禮儀，那麽就應當依照禮制停止冬祭。皇上也在大功喪服期間，按禮不能親臨主持祭祀，不是《禮記》所謂有變故一類情況，也不應派三公九卿代理主祭。”右丞徐爰認爲：“《禮記》，‘服緦麻之喪不舉行祭祀’，是普遍要求。大夫因爲尊貴絶喪，及其有喪服，不能有什麽不同。《祭統》説‘君王遇有變故派人代祭是可以的’，意謂按照禮制應當祭祀，君王不能够齋戒奉祀，祭祀又不可缺省，所以派大臣代理主祭。不是説君王不應當祭祀，而是由有關官員代理主祭。晉咸寧四年，景獻皇后駕崩，是晉武帝伯母，宗廟停止了三個月祭祀，雖皇后名號比太子妃尊崇，但事例大略可以作爲依準。現在太子妃去世皇上正服大功之喪，不是遇有變故一類情况。既然還未下葬，就是説冬祭應當停止。考察庾蔚之等人議論，意旨没有不同，不進行冬祭爲妥。太子妃喪事卒哭之後祔廟，完全按照喪禮常典。”下詔同意。

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有司奏：“鑾輿巡蒐江左，講武校獵，獲肉先薦太廟、章太后廟，并設醢酒，公卿行事，及獻妃陰室，室長行事。”太學博士虞龢議：“檢《周禮》，四時講武獻牲，各有所施。振旅春蒐，則以祭社；茇舍夏苗，則以享礿；治兵秋獮，則以祀祊；大閲冬狩，則以享烝。案《漢祭祀志》：‘唯立秋之日，西郊事畢，始揚威武，名曰“貙劉”。乘輿入囿，躬執弩以射，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送陵

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有關部門上奏説：“皇上巡視江左，練武圍獵，獲得野獸先獻祭太廟、章太后廟，并供設肉醬美酒，三公九卿主祭，獻祭獻妃陰室，室長主祭。”太學博士虞龢認爲：“查考《周禮》，四季練武田獵，獻祭犧牲，各有具體禮儀。春季田獵演練軍隊，進獻所獵得的禽獸祭社；夏季田獵演習野戰宿營，進獻所獵得的禽獸夏祭宗廟；秋季田獵作戰演習，進獻所獵得的禽獸祭祀四方之神；冬季田獵舉行大檢閲，進獻所獵得的禽獸冬祭宗廟。據《漢祭祀志》：‘立秋那天，在西郊舉行迎秋氣之禮完畢，開始弘揚武威，名叫“貙劉”。聖駕馳入苑囿之中，親執

廟。'然則春田薦廟，未有先准。"兼太常丞庾蔚之議："毓所言是蒐狩不失其時，此禮久廢。今時和表晏，講武教人，又虔供乾豆，先薦二廟，禮情俱允。社主土神，司空土官，故祭社使司空行事。太廟宜使上公。參議蒐狩之禮，四時異議，禮有損益，時代不同。今既無復四方之祭，三殺之儀，曠廢來久，禽獲牲物，面傷翦毛，未成禽不獻。太宰令謁者擇上殺奉送，先薦廟社二廟，依舊以太尉行事。"詔可。

弓弩射箭，獲取大鹿小鹿作犧牲。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裝載獵獲的犧牲驅車送往陵廟。'這樣看來，春季田獵獻祭祖廟，没有先例可以依準。"兼太常丞庾蔚之認爲："虞毓所説的田獵不同季節各有相應禮儀，這些禮儀制度久已廢行。現在政通人和，邊境安寧，田獵習武，訓練兵衆，又供奉犧牲，敬獻太廟、章太后廟，合情合理。社主是土神，司空是土官，所以祭社派司空主祭。祭祀太廟應派上公主祭。參酌討論田獵禮儀制度，四季各有不同規定，而禮儀制度隨時代不同也有增減變更。現在早已不再祭祀四方之神，三殺的禮儀，曠廢很久，獵獲的禽獸，破了頭面傷了皮毛，不是生擒的不獻祭。太宰令謁者挑選上殺奉送，先獻祭太廟、太社、章太后廟，依舊派太尉主祭。"下詔同意。

明帝泰豫元年七月庚申，有司奏："七月嘗祠，至尊諒闇之内，爲親奉與不？使下禮官通議。伏尋三年之制，自天子達。漢文愍秦餘之弊，於是制爲權典。魏、晉以來，卒哭而祔則就吉。案《禮記·王制》，'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玄云：'唯不敢以卑廢尊也。'范宣難杜預、段暢，所以闕宗廟祭者，皆人理所奉，哀戚之情，同於生者。譙周《祭志》稱：'禮，身有喪，則不爲吉祭。緦麻之喪，於祖考有服者，則亦不祭，爲神不饗也。'尋宫中有故，雖在無服，亦廢祭三月，有喪不祭。如或非若三年之内必宜親奉者，則應禘序昭穆。而今必須免喪，然後禘祫，故知未祭之意，當似可思。《起居注》，晉武有二喪，兩期之中，并不自祠。亦近代前事也。伏惟至尊孝越姬文，情深明發，公服雖釋，純哀内纏。推訪典例，則未應親奉。有司祗應，祭不爲曠。仰思從敬，竊謂爲允。臣等參議，甚有明證，宜如所上。"詔可。

明帝泰豫元年七月庚申，有關部門上奏説："七月秋祭，皇上在居喪期間，是否親臨主祭？請轉發禮官詳細討論。考察爲父母服喪三年的制度，規定從天子到平民都遵行。漢文帝痛感秦政流弊，於是制定了變通原則。從魏、晉以來，卒哭之後祔祭於祖廟，隨即穿吉服。考《禮記·王制》載，'居喪三年不祭祀宗廟，衹祭祀天地社稷，稱爲越紼行事'。鄭玄注：'不敢因爲人世喪葬廢棄對最尊貴的天地社稷的祭祀。'范宣責難杜預、段暢説，居喪期間之所以不祭祀宗廟，是因爲從情理上講，此時先祖也哀痛悲傷，與生者相同。譙周《祭志》中説：'禮制規定，有喪服在身，便不舉行吉祭。服最輕的緦麻之喪，如果對祖考有喪服，那麽也不祭祀，因爲神靈不會受祭。'尋思宫中發生變故，即使不是居喪期間，也停止祭祀三個月，居喪不舉行祭祀。如果不是像三年居喪期間一定要親臨主祭那種情況，那麽應按昭穆廟次禘祭宗廟。而今必須三年喪畢，然後禘祭祫祭，所以知道不舉行祭祀的用意，必有值得深思之處。《起居注》載，晉武帝有父母之喪，兩年之中，并不親自主持祭祀。這也是近代前事。臣等考慮皇上孝親超過周文王，情深意切，喪服即使脱去，哀思縈繞心中。尋考禮典成例，似不應親臨主祭。有關官員奉命代行，祭祀

禮儀不爲曠缺。仰思孝親，虔敬居喪，似較爲妥當。臣等參酌詳議，都有明證，宜如所奏。”下詔同意。

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尊親祠太廟文皇帝太后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雖親非正統，而嘗經北面，未詳應親執爵與不?”下禮官議。太學博士周山文議：“案禮，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孝武皇帝於至尊雖親非正統，而祖宗之號，列于七廟。愚謂親奉之日，應執觴爵。昭皇太后既親非禮正，宜使三公行事。”博士顏燮等四人同山文。兼太常丞韓賁議：“晉景帝之於世祖，肅祖之於孝武，皆傍尊也，親執觴杓。今孝武皇帝於至尊，親爲伯父，功列祖宗，奉祠之日，謂宜親執。按昭皇太后於主上，親無名秩，情則疏遠，庶母在我，猶子祭孫止，况伯父之庶母。愚謂昭后觴爵，可付之有司。”前左丞孫緬議：“晉世祖宗祠顯宗、烈宗、肅祖，并是晉帝之伯，今朝明準，而初無有司行事之禮。愚謂主上親執孝武皇帝觴爵，有愜情敬。昭皇太后君母之貴，見尊一時，而與章、宣二廟同饗閟宫，非唯不躬奉，乃宜議其毁替。請且依舊，三公行事。”詔緬議爲允。

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關部門上奏說：“皇上親臨主祭太廟奉祀文皇帝太后的時候，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雖然親緣并非正統，然而曾經北面爲臣，不知是否應當親自執爵奉祀?”下轉禮官討論。太學博士周山文認爲：“考禮制規定，尊貴者尊重血統從上，卑賤者尊重血統從下。孝武皇帝對於皇上來説雖然親緣并非正統，而祖宗廟號，已列入七廟。愚意以爲皇上親臨主祭太廟的時候，應當親執觴爵奉祀。昭皇太后既然從親屬關係宗法禮制方面而言不是正嫡，應當派三公奉祀。”博士顏燮等四人的意見與周山文相同。兼太常丞韓賁認爲：“晉景帝對於世祖來説，肅祖對於孝武帝來説，都是旁系尊長，晚輩親執觴杓奉祀。現在孝武皇帝對於皇上來説，是親伯父，神主列於祖宗廟祠，皇上祭祀太廟的時候，我認爲應當親執觴爵奉祀。而昭皇太后對於皇上來説，親緣上没有名分，情感上則很疏遠，比如自身對庶母，作爲子要祭祀，而到下一代孫就停止祭祀，何况她是伯父的庶母呢。愚意以爲對昭皇太后執爵奉祀，可以交付有關官員進行。”前左丞孫緬認爲：“晉世祖宗顯宗、烈宗、肅祖廟祠，都是晉帝的伯父，本朝明確規定，并没有讓有關官員代爲執爵奉祀的禮儀。愚意以爲皇上親執觴爵奉祀孝武皇帝，更充滿虔敬深情。昭皇太后貴爲皇帝之母，尊崇一時，在神廟之中與章、宣二廟一同享受祭祀，皇上不但不應親自奉祀，而且應當商議遷廟。目前請暫且依舊，由三公奉祀。”下詔認爲孫緬的意見妥當。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司奏章皇太后廟毁置之禮。二品官議者六百六十三人。太傅江夏王義恭以爲：“經籍殘僞，訓傳異門，諒言之者罔一，故求之者鮮究。是以六宗之辯，舛於兼儒，迭毁之論，亂於群學。章皇太后誕神啓聖，禮備中興，慶流祚胤，德光義遠。宜長代崇芬，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關官員奏言毁置章皇太后廟的禮儀。二品官參與討論的有六百六十三人。太傅江夏王劉義恭認爲：“經典文獻殘缺不齊，真僞難辨，訓詁傳注各家異説，没有人完全信從，探求者也很少能弄清楚。所以辯論六宗，兩個儒者的觀點各不相同；論述宗廟迭毁，學者中造成混亂。章皇太后生育文帝，佑助中興大業，慶流後世子孫，德義光照遠方。應當

奕葉垂則。豈得降侔通倫，反遵常典。夫議者成疑，實傍紀傳，知一爽二，莫窮書旨。按《禮記》不代祭，爰及慈母，置辭令有所施。《穀梁》於孫止，別主立祭。則親執虔祀，事異前志。將由大君之宜，其職彌重，人極之貴，其數特中。且漢代鴻風，遂登配祔，晉氏明規，咸留薦祀。遠考史策，近因暗見，未應毁之，於義爲長。所據《公羊》，祇足堅秉。安可以貴等帝王，祭從士庶，緣情訪制，顛越滋甚。謂應同七廟，六代乃毁。"六百三十六人同義恭不毁。散騎侍郎王法施等二十七人議應毁。領曹郎中周景遠重參議，義恭等不毁議爲允。詔可。

千秋萬世奉祀，一代又一代垂範。怎能反而按照一般禮儀，遷廟降抑等同於凡庶。提出遷廟之議者懷疑不應當奉祀，實際上附會紀傳，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并没有弄清楚典籍文意。考《禮記》講不代祭，而對於慈母，則另有不同。《穀梁傳》講祭祀庶母，至孫而止，别立神主奉祀。可見親執觴爵奉祀，事情與以往記載不同。由大君奉祀，其職司更加鄭重，貴爲人主，其運數特别合於神靈。况且漢代儀制，太后配祭祔廟，晉朝規定，太后廟祠保留奉祀。遠考史書記載，近按臣下愚見，章皇太后廟不應遷置，比較符合禮義。所依據《公羊傳》的説法，恰好爲固執之見。太后與帝王同樣尊崇高貴，怎能按平民百姓那樣祭祀，從情理上分析，從禮制上考求，這樣做就是拋棄禮法，不恭不敬到了極點。我認爲章皇太后廟應與天子七廟相同，六代以後遷置。"參與討論者當中六百三十六人贊同劉義恭的意見不毁。散騎侍郎王法施等二十七人發表意見主張應當遷廟。領曹郎中周景遠重新發表意見，認爲劉義恭等人不遷廟的議案較爲妥當。下詔同意。

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章后廟。高堂隆議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禘祫，及徐邈答晉宣太后殷薦舊事，使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按《禮記·祭法》，'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遠廟爲祧'。鄭云：'天子遷廟之主，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祫乃祭之。'《王制》曰：'祫禘。'鄭云：'祫，合也。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三年而夏禘，五年而秋祫，謂之五年再殷祭。'又'禘，大祭也'。《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傳》曰：'毁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祭統》曰：'有事于太廟，則群昭群穆咸在，不失其倫。'今殷祠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

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有關部門上奏説："本朝殷祭，没有祭祀章后廟。高堂隆所議魏文思后依照周朝姜嫄廟禘祭祫祭，以及徐邈答稱晉朝宣太后殷祭舊事，請交付禮官討論議决。"博士孫武認爲："考《禮記·祭法》載，'建立都邑，設置廟祧壇墠舉行祭祀，數量多少按親疏遠近確定。因此君王設立七廟，遠祖之廟稱爲祧'。鄭玄注：'天子對廟中世次疏遠之祖，遷去神主，一昭一穆合藏於二祧之中，祫祭時集合遠近祖先神主於太廟合祭。'《王制》載：'祫祭禘祭。'鄭玄注：'祫，意思是合。集合先君神主於祖廟而祭祀，稱爲祫祭。自三年喪畢之後於夏季禘祭，五年於秋季祫祭，稱爲五年之中兩次殷祭。'又注，'禘，就是大祭'。《春秋》文公二年記載，'在太廟大祭'。《傳》説：'毁廟的神主，陳列於太祖廟中；没有遷廟的神主，都升享祀之位，同太祖享受大合祭。'《傳》説：'集合同族遠近祖先神主舉行大合祭，以昭穆廟次爲序。'《祭統》載：'在太廟舉行大合祭，則群昭群穆遠近祖先

章太后既屈於上，不列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配列於正序，又未聞於昭穆之外别立爲位。若徐邈議，今殷祠就别廟奉薦，則乖禘祫大祭合食序昭穆之義。邈云：‘陰室四殤，不同祫就祭。’此亦其義也。《喪服小記》，‘殤與無後，從祖祔食’。《祭法》，‘王下祭殤’。鄭玄云：‘祭適殤於廟之奥，謂之陰厭。’既從祖食於廟奥，是殤有位於奥，非就祭别宫之謂。今章太后廟，四時饗薦，雖不於孫止，若太廟禘祫，獨祭别宫，與四時烝嘗不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無取於祫合食之文。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之禮。高堂隆答魏文思后依姜嫄廟禘祫，又不辨祫之義，而改祫大饗，蓋有由而然耳。守文淺學，懼乖禮衷。”博士王燮之議：“按禘小祫大，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可準。推尋祫之爲名，雖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於此爲大。夫以孝饗親，尊愛罔極，既殷薦太祖，亦致盛祀於小廟。譬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故高堂隆所謂獨以祫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晋之宣后，雖并不序於太廟，而猶均禘於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殤不祫，就而祭之，以爲别饗之例，斯其證矣。愚謂章皇太后廟，亦宜殷薦。”太常丞孫緬議以爲：“祫祭之名，義在合食，守經據古，孫武爲詳。竊尋小廟之禮，肇自近魏，晋之所行，足爲前準。高堂隆以祫而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四殤，以證别饗。孫武據殤祔於祖，謂廟有殤位。尋事雖同廟，而祭非合食。且七廟同宫，始自後漢，禮之祭殤，各祔厥祖。既豫祫，則必異廟而祭。愚謂章廟殷薦，推此可知。”祠部朱膺之議：“閟宫之祀，高堂隆、趙怡并云周人

神主都在，不失倫序。’現在殷祭是合祭太祖廟，遠近祖先神主以昭穆廟次爲序。章太后神主已屈居在外，没有列入正廟。如果奉迎其神主進入太廟，既不敢配列於正常廟次，又没有聽説在昭穆之外另立享祀之位。如果按照徐邈説的那樣，現在殷祭在另外的廟中奉祀，則違背了禘祫大祭集合遠近祖先神主大合祭，以昭穆廟爲序的禮儀。徐邈説：‘陰室四個未成年而死者，不一同祫祭而就其廟祭祀。’這是他所説的同一個意思。《喪服小記》載，‘未成年而死者與没有後嗣者，其神主附屬於祖父廟享受合祭’。《祭法》載，‘王下祭未成年而死者’。鄭玄注：‘在祖廟西南角祭祀未成年而死的嫡子，稱爲陰厭。’既然在祖廟西南角附屬於祖父受祭，那麽未成年而死者的神主在祖廟西南角就有享祀之位，并不是在别宫受祭。現在章太后廟，春夏秋冬奉祀，雖然没有至孫而止，如果太廟舉行禘祫大祭，而在别宫單獨祭祀章太后，與按季節秋祭冬祭等相同，則違背禘就是大祭的含義，也不符合祫就是合祭的記載。我認爲不宜與太廟同樣具有舉行殷祭的禮儀。高堂隆答稱魏文思后依照周朝姜嫄廟禘祭祫祭，又不分辨祫的含義，而改祫的意思爲大享祀，這種情况由來已久啊。株守文籍，皮毛淺學，令人擔憂根本違背了禮儀制度的主旨。”博士王燮之認爲：“按禘爲小祭祫爲大祭，禮典中没有正式文句，而據情理事例探求，似乎有可以作爲依據的。尋思祫作爲祭名，意思雖然指合祭，然而在祭典之中，祫祭是最重大的。以虔誠孝思奉祀亡親，尊崇敬愛的深情無邊無際，既然殷祭太祖廟，也自然盛祀小廟。譬如祭祀尊者，可以推及卑者。所以高堂隆談到就是以祫的名義而言也應祭祀。因此魏文思后，晋宣后，雖然神主并没有列於太廟，却仍然都依照周朝姜嫄廟禘祭，其用意就是如此。另外，徐邈所引述四個未成年而死者不祫祭，就其廟而祭祀，作爲别宫享祀的事例，這就是實證。愚意以爲，章皇太后廟也應當殷祭。”太常丞孫緬發表意見認爲：“祫祭作爲祭名，其含義就是合祭，遵循經典，依據古代禮儀，孫武的論述很詳盡。我考慮小廟禮制，

祫，歲俱祫祭之。魏、晋二代，取則奉薦，名儒達禮，無相譏非，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愚意同王燮之、孫緬議。”詔曰：“章皇太后追尊極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隔兹盛祠。閟宫遥祫，既行有周，魏、晋從饗，式範無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

始自魏朝，晋朝具體施行，可作爲前例依準。高堂隆談到以祫的名義而言也應祭祀，以表達虔誠的情感。徐邈引述就其廟祭祀四個未成年而死者，作爲别宫享祀的例證。孫武根據未成年而死者的神主附屬於祖父廟，認爲廟中有未成年而死者享祀之位。考未成年而死者與祖父事實上雖然同廟，但就祭禮而言并不是一同合祭。從東漢開始，七廟同在一宫之中，祭禮規定，未成年而死者的神主，附屬於各自祖父廟受祭。既然是參與合祭，則必定是集合衆廟而祭。愚意以爲章太后廟殷祭，禮儀可以此類推。”祠部朱膺之認爲：“祭祀閟宫神廟，高堂隆、趙怡都説周朝人祫祭，每年都祫祭閟宫。魏、晋兩代，依照周朝禮制，奉祀太后神廟，名儒通曉禮儀制度，没有人批評非議，不犯過錯不忘根本，遵循舊有典章制度。愚意贊同王燮之、孫緬的意見。”下詔説：“章皇太后已追尊皇太后封號，祭祀禮儀應與天子七廟相同，怎麽能够惟獨不殷祭章皇太后廟，隔絶於這樣的盛大祭祀之外呢。古時候周朝祫祭閟宫神廟，魏、晋兩代都依照周朝禮制奉祀太后神廟，歷代垂範没有廢棄。現在應當繼承前代典制，以表達虔誠的敬意。”

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五月甲寅，有司奏：“晋太元中，始正太后尊號，徐邈議廟制，自是以來，著爲通典。今昭皇太后於至尊無親，上特制義服。祔廟之禮，宜下禮官詳議。”博士王略、太常丞虞愿議：“正名存義，有國之徽典；臣子一例，史傳之明文。今昭皇太后正位母儀，尊號允著，祔廟之禮，宜備彝則。母以子貴，事炳聖文，孝武之祀，既百代不毁，則昭后之祔，無緣有虧。愚謂神主應入章后廟。又宜依晋元皇帝之於愍帝，安帝之於永安后，祭祀之日，不親執觴爵，使有司行事。”時太宗宣太后已祔章太后廟，長兼儀曹郎虞龢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

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駕崩。五月甲寅日，有關部門上奏説：“晋太元年間，開始確定太后尊號，徐邈論述宗廟祭祀禮儀制度，從此以後，確立爲通常典制。現昭皇太后對於皇上來説，没有親緣關係，皇上特製了義服。關於太后神主祔廟的禮儀，應當下轉禮官詳細討論。”博士王略、太常丞虞愿發表意見：“正名分而存禮儀，是國家的善典；君臣如同父子，史傳有明文論述。今昭皇太后正位皇帝之母，受封皇太后尊號，其神主祔廟禮儀，應按典制隆重完備。母親因兒子而尊貴，經典史傳都有明確記載。奉祀孝武帝，既然百代不毁，那麽昭太后神主祔廟的禮儀，就没有道理有所減損。愚意以爲神主應當入祔章太后廟。另外，應當依照晋朝元皇帝對於愍帝，安帝對於永安后那樣，祭祀的時候，皇上不親執觴爵奉祀，而派有關官員祭祀。”當時太宗宣太后神主已入祔章太后廟，長兼儀曹郎虞龢

别宫，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理。《周禮》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則攝位。’然則宜使有司行其禮事。又婦人無常秩，各以夫氏爲定，夫亡以子爲次。昭皇太后即正位在前，宣太后追尊在後，以從序而言，宜躋新禰于上。”參詳，龢議爲允。詔可。

發表意見認爲：“按《春秋》義理，庶母即使名義上同樣封有尊號，而實際上仍然與正嫡有别。因此神主仍居别宫，而由公子主持祭祀。現昭皇太后既然不是皇上生母，皇上更没有親自奉祀的道理。《周禮》宗伯之職規定：‘如果君王不親臨奉祀，就由宗伯代理主祭。’因此應當派有關官員代行祭祀禮儀。另外，婦人没有通常的秩位，各自按丈夫名位確定，丈夫亡故便按兒子名位爲次。昭皇太后就正位在前，宣太后追尊名號在後，按名位的順序而言，應當將昭皇太后新神主之位升於宣太后神主之前。”經過參酌詳審，虞龢的意見最爲妥當。下詔同意。

泰始二年六月丁丑，有司奏：“來七月嘗祀二廟，依舊車駕親奉。孝武皇帝室，至尊親進觴爵及拜伏。又昭皇太后室應拜，及祝文稱皇帝諱。又皇后今月二十五日虔見於禰，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并無明文，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劉緄議：“尋晋元北面稱臣於愍帝，烝嘗奉薦，亦使有司行事。且兄弟不相爲後，著於魯史。以此而推，孝武之室，至尊無容親進觴爵拜伏。其日親進章皇太后廟，經昭皇太后室過，前議既使有司行事，謂不應進拜。昭皇太后正號久定，登列廟祀，詳尋祝文，宜稱皇帝諱。案禮，婦無見兄之典，昭后位居傍尊，致虔之儀，理不容備。孝武、昭后二室，牲薦宜闕。”太常丞虞愿議：“夫烝嘗之禮，事存繼嗣，故傍尊雖近，弟侄弗祀。君道雖高，臣無祭典。按晋景帝之於武帝，屬居伯父，武帝至祭之日，猶進觴爵。今上既纂祠文皇，於孝武室謂宜進拜而已，觴爵使有司行事。按《禮》‘過墓則軾，過祀則下’。凡在神祇，尚或致恭；况昭太后母臨四海，至尊親曾北面，兄母有敬，謂宜進拜，祝文宜稱皇帝諱。尋皇后廟見之禮，本修

泰始二年六月丁丑，有關官員上奏説：“將於七月秋祭二廟，依舊皇上親臨奉祀。孝武皇帝廟室，皇上親執觴爵奉祀，并拜伏。又昭皇太后廟室也應拜祭，祝文稱皇帝名諱。另外，皇后本月二十五日虔誠廟見，拜祭孝武皇帝、昭皇太后，禮制上并没有明文依據，請下轉禮官討論確定。”太學博士劉緄認爲：“考晋元帝曾爲愍帝之臣，秋祭冬祭奉祀，也派有關官員代爲主祭。况且兄弟不互相作爲後嗣，魯史《春秋》有明確記載。以此類推，孝武皇帝廟室，皇上不能親執觴爵奉祀，不能拜伏。祭祀那天皇上親臨章皇太后廟，經過昭皇太后廟室，前議已確定派有關官員奉祀，皇上不應進拜。昭皇太后正號久已確定，神主登列祖廟享祀，反復考慮，祝文應稱皇帝名諱。考察禮儀制度，没有弟婦拜見伯兄的規矩，又昭皇太后位居旁尊，所以皇后拜祭孝武皇帝、昭皇太后，按理没有必要。孝武皇帝廟室、昭皇太后廟室，也不要進獻犧牲。”太常丞虞愿認爲：“按秋祭冬祭禮儀，應由繼位嗣君主祭，所以旁尊神位即使很近，弟侄也不奉祀；雖然有君臣名分，但宗法禮制没有奉祀的規定。考晋景帝是武帝伯父，武帝祭祀的時候，還是進奉觴爵。當今皇上既然是文皇帝的繼嗣，對孝武帝應當祇進拜就可以了，而派有關官員執觴爵奉祀。考《禮記》載‘經過陵墓便扶着軾致敬，經過祀廟便下車’。對於神祇，尚或肅穆致敬；何况昭太后爲天下國母，皇上曾北面爲臣，對於兄長的母親應

虔爲義，今於孝武，論其嫂叔，則無通問之典，語其尊卑，亦無相見之義。又皇后登御之初，昭后猶正位在宮，敬謁之道，久已前備。愚謂孝武、昭太后二室，并不復薦告。”參議以愿議爲允。詔可。

當恭敬，所以說皇上應當進拜昭皇太后廟室，祝文應當稱皇帝名諱。尋思皇后廟見的禮儀，本義是虔誠致敬，現在對於孝武帝而言，論其叔嫂關係，便没有相見拜問的規矩，按其尊卑等次，也没有相見的道理。另外，皇后進宮之初，昭后還在後宮正位，很久以前，已備盡拜謁之禮。愚意以爲，孝武帝、昭太后二廟室，都不要再獻牲告祭。”經過參酌詳審，認爲虞愿的意見爲合宜。下詔同意。

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壬寅，有司奏昭太后廟毁置。下禮官詳議。太常丞韓賁議：“按君母之尊，義發《春秋》，庶後饗薦無間。周典七廟承統，猶親盡則毁。况伯之所生，而無服代祭，稽之前代，未見其準。”都令史殷匪子議：“昭皇太后不係於祖宗，進退宜毁。議者云，‘妾祔於妾祖姑’，祔既必告，毁不容異。應告章皇太后一室。按《記》云：‘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始章太后於昭太后，論昭穆而言，則非妾祖姑，又非女君，於義不當。伏尋昭太后名位允極，昔初祔之始，自上祔於趙后，即安于西廟，并皆幣告諸室。古者大事必告，又云每事必告。禮，牲幣雜用。檢魏、晋以來，互有不同。元嘉十六年，下禮官辨正。太學博士殷靈祚議稱：‘吉事用牲，凶事用幣。’自兹而後，吉凶爲判，已是一代之成典。今事雖不全凶，亦未近吉，故宜依舊，以幣遍告二廟。又尋昭太后毁主，無義陳列於太祖，博士欲依虞主埋於廟兩階之間。按階間本以埋告幣埋虞主之所。昔虞喜云，依五經典議，以毁主祔於虞主，埋於廟之北墻，最爲可據。昭太后神主毁之埋之後，上室不可不虚置，太后便應上下升之。既升之頃，又應設脯醢以安神。今禮官所議，謬

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壬寅，有關部門上奏昭太后廟遷置事宜。下轉禮官詳細討論。太常丞韓賁發表意見：“按《春秋》義理，君母無上尊貴，希望以後永遠享祀。周代制度天子七廟傳承帝統，尚且五代以上就要遷廟。何况對於伯父的母親，没有喪服關係而要舉行祭祀，考察前代，没有這樣的成例可作依準。”都令史殷匪子發表意見：“昭皇太后神主不附屬於祖宗，反正應當遷廟。有人説，‘妾祔廟於妾的祖姑’，祔廟既然必須告祭，遷廟也不應當不同。應當告祭章皇太后廟室。按《禮記》説：‘妾祔廟於妾的祖姑，没有妾的祖姑，那麽可以另外獻牲祔廟於女君。’當初章太后對於昭太后，按照昭穆次序而言，則并不是妾祖姑，也不是女君，不符合《禮記》中規定範圍。我想昭太后名位確實極高，從前開始祔廟之初，自然上祔於趙后廟室，神主奉安於西廟，并且都用幣告祭所有廟室。古代制度，大事一定要告祭祖廟，又説每件事都要告祭。祭祀禮儀，用牲也用幣。考查魏、晋以來，各有不同情况。元嘉十六年，交禮官論定。太學博士殷靈祚提出建議説：‘吉事告祭用牲，凶事告祭用幣。’從此以後，按吉凶分别，已經是一代成典。現在祔廟告祭，雖然不完全是凶事，但也談不上是吉事，所以應當依然按以往禮儀，用幣遍告二廟。又考慮昭太后遷廟，神主便不能再陳列於太祖廟，博士提出附屬虞祭所立神主埋於廟兩階之間。按兩階之間本來是用以埋告幣埋虞祭神主的地方。從前虞喜説過，按照五經典制，將遷廟神主附屬於虞祭神主，埋在廟的北墻，很可以作爲依據。昭太后神主遷出埋好之後，宣太后上室不

略未周。遷毀事大，請廣詳訪。”左僕射劉秉等七人同匪子。左丞王諶重參議，謂：“以幣遍告二廟，埋毀殷主於北墻。宣太后上室，仍設脯醢以安神，匪子議爲允。”詔可。

可不虛置，太后便應升位。升位之後，又應供設肉脯肉醬以安神。現在禮官所提出的意見，錯誤疏略很不周全。遷廟事體重大，請廣泛討論考察。”左僕射劉秉等七人贊同殷匪子的意見。左丞王諶又附議，說：“用幣遍告二廟，將遷廟神主埋在廟的北墻。宣太后上室，又供設肉脯肉醬以安神，殷匪子的意見爲合宜。”下詔同意。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蕃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又寵蕃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禮，人神弗佑，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代爲誡。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也。

魏明帝太和三年，下詔說：“按照宗法禮制，國君没有後嗣，便選擇支子中賢者入繼大宗爲後嗣，入繼者則應當繼承正統而奉行公義，怎能祇顧私親呢。漢宣帝入繼昭帝爲後嗣，後來給悼考追加皇號；漢哀帝由諸侯王援立爲皇太子而嗣成帝即帝位，不久董宏等人舉亡秦爲例，排斥朝議，於是追尊哀帝生父爲恭皇，在京師立恭皇廟，哀帝又尊崇生母定陶王丁姬爲帝太后，稱中安宫，與成帝母長信宫并列，僭越無禮，天怒人怨，不降福保佑，又拒絶師丹忠正的勸諫，以致祖母傅太后所居桂宫正殿失火，生母丁姬死後棺椁被焚。自此以後，這種追尊本生父母的作法不斷有人相沿仿行。謹命三公九卿各部門官員，深深以前代爲鑒戒。後嗣之中萬一有人是由諸侯支子入繼大統，那麽就應當深明爲人後嗣的大義。如果有人膽敢巧言諂媚，胡作非爲，引誘奉承君上，濫建尊號，稱生父爲皇，稱生母爲后，即使是股肱大臣，也一概誅殺，毫不寬赦。將此詔書用金策書寫，珍藏於宗廟之中，編著爲法典。”此後高貴鄉公曹髦、常道鄉公曹璜援立，都没有追尊本生父母。

晉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既不從，而左僕射索綝等亦稱引魏制，以爲不可。故追贈吴王爲太保而已。元帝太興二年，有司言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禮典之義，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二漢此典棄矣。

晉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論追尊禮儀，皇帝没有同意，同時左僕射索綝等人也引述魏制爲例，認爲不可以。所以祇追贈吴王爲太保。元帝太興二年，有關官員上奏提出琅邪恭王應當尊稱皇考。賀循發表意見認爲：“禮典明確規定，兒子不能因爲自己爵位提高，便追尊其父名號。”皇帝又同意了他的意見。漢代追尊本生父母的成例以後就廢棄了。

魏明帝有愛女曰淑涉，三月而夭，帝痛之甚，追封謚爲平原懿公主，葬於南陵，立廟京師。無前典，

魏明帝有個愛女名叫淑涉，三個月就夭折了，皇帝悲痛到了極點，追封謚號爲平原懿公主，葬在南陵，在京師建了廟宇。這些作法是没

非禮也。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辛酉，有司奏："東平冲王年稚無後，唯殤服五月。雖臣不殤君，應有主祭，而國是追贈，又無其臣。未詳毁靈立廟，爲當它祔與不？輒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臣徐宏議："王既無後，追贈無臣，殤服既竟，靈便合毁。《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祖之爲士大夫者。'按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冲王則宜祔諸祖之廟爲王者，應祔長沙景王廟。"詔可。

大明四年丁巳，有司奏："安陸國土雖建，而奠酹之所，未及營立，四時薦饗，故祔江夏之廟。宣王所生夫人，當應祠不?"太學博士傅郁議："應廢祭。"右丞徐爰議："按《禮》，'慈母妾母不世祭'。鄭玄注：'以其非正，故傳曰子祭孫止。'又云：'爲慈母後者，爲祖庶母可也。'注稱：'緣爲慈母後之義，父妾無子，亦可命己庶子爲之後也。'考尋斯義，父母妾之祭，不必唯子。江夏宣王太子，體自元宰，道戚之胤，遭時不幸，聖上矜悼，降出皇愛，嗣承徽緒，光啓大蕃，屬國爲祖。始王夫人載育明懿，則一國之正，上無所厭，哀敬得申。既未獲祔享江夏，又不從祭安陸，即事求情，愚以爲宜依祖母有爲後之義，謂合列祀于廟。"二議不同，參議以爰議爲允。詔可。

大明六年十月丙寅，有司奏：

有前例的，是違背禮制的。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辛酉，有關官員上奏說："東平冲王年幼也没有後嗣，未成年而亡衹服喪五個月。雖然君夭折臣不服喪，但應當有人主祭，然而東平國國號是追贈的，又没有王臣。不知是否應當遷移靈位、立廟、祔廟？即轉禮官詳細討論。"太學博士徐宏發表意見："東平冲王既然没有後嗣，封國是追贈的，實際上没有王臣，五個月殤服結束之後，便應遷移靈位。《禮記》說：'未成年而亡與没有後嗣者，附屬於祖父廟享祀。'又說：'士大夫不應當祔廟於諸侯，而應祔廟於祖父輩中的士大夫。'同樣諸侯不應當祔廟於天子。東平冲王則應祔廟於祖父輩中封王的人，因此應附屬於長沙景王廟。"下詔同意。

大明四年某月丁巳，有關官員上奏說："安陸國雖然劃定了封土，但還没有營建宗廟，四季獻祭奉祀，其神主附屬於江夏國宗廟。江夏宣王生母，是否應當祭祀?"太學博士傅郁認爲："不應當祭祀。"右丞徐爰認爲："考《禮記》載，'對慈母妾母不世代祭祀'。鄭玄注：'因爲慈母妾母都不是正嫡，所以傳云爲其子者祭祀，至孫而止。'《禮記》又載：'妾子無母者，受父命以妾之無子者作慈母而爲其後，同樣也有爲祖庶母之後的情况。'鄭玄注云：'按爲慈母後之例類推，父妾没有兒子，也可以命自己的庶子作爲她的後代。'思考這段文義，對於父妾的祭祀，不一定衹是子這一代。江夏宣王太子身任都督郢州諸軍事，是第四皇子，安陸宣王遇害，聖上痛惜哀悼，以皇帝愛子出繼，爲宣王後嗣，改封江夏王，開啓了一個新的封國，成爲江夏國始祖。當初王夫人養育宣王，國行正道，雖宣王遇害，皇上無所厭棄，又深表哀敬之情，命皇子出繼安陸，改封江夏。然而王夫人既没有能够祔廟江夏，又不從祭安陸，就此事按情理分析，愚意以爲應當依照祖庶母也有人作爲她的後代的禮制，將王夫人、江夏宣王太子神主合列於宗廟奉祀。"傅郁、徐爰兩人的意見不同，經參酌詳審，認爲徐爰的意見正確。下詔同意。

大明六年十月丙寅，有關官員上奏說："故

"故晉陵孝王子雲未有嗣，安廟後三日，國臣從權制除釋，朔望周忌，應還臨與不？祭之日，誰爲主？"太常丞庾蔚之議："即葬三日，國臣從權制除釋。而靈筵猶存，朔望及期忌，諸臣宜還臨哭，變服衣帢，使上卿主祭。王既未有後，又無三年服者，期親服除，而國尚存，便宜立廟，爲國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暫祔食祖廟。諸王不得祖天子，宜祔從祖國廟，還居新廟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時饗薦，常使上卿主之。"左丞徐爰參議，以蔚之議爲允。詔可。

晉陵孝王劉子雲没有後嗣，神主入廟後三日，國臣按照臨時制訂的辦法除釋，每月初一、十五，周年忌日，是否還應當臨哭？祭祀的時候，誰擔任主祭？"太常丞庾蔚之發表意見："故王安葬後三日，國臣按照臨時制訂的辦法已除釋，但靈位前獻祭供案仍在，每月初一、十五及周年忌日，國臣還是應當臨哭，改換素服，戴白帢帽，由上卿主祭。王既然没有後嗣，又没有服三年之喪的人，周年時親屬除服，而封國仍然存在，便應當設立宗廟，爲封國始祖。除服的那天，神主暫時附屬於祖父廟受祭。諸王不能附屬於作爲天子的祖父廟，應當附屬於從祖父封國廟，待晉陵國新廟建成後回到新廟室。晉陵孝王没有擇立後嗣之前，四季祭祀，通常由上卿主祭。"左丞徐爰也發表看法，認爲庾蔚之的意見允當。下詔同意。

大明七年正月庚子，有司奏："故宣貴妃加殊禮，未詳應立廟與不？"太學博士虞龢議："《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蒼梧，三妃未之從。'《昏義》云：'后之立六宫，有三夫人。'然則三妃即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禮》，三公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非魯惠元嫡，尚得考彼別宫。今貴妃是秩，天之崇班，理應立此新廟。"左丞徐爰議："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絶五宫，考之古典，顯有成據。廟堂克構，宜選將作大匠。"參詳以龢、爰議爲允。詔可。

大明七年正月庚子，有關官員上奏説："故宣貴妃特加殊禮安葬，不知是否應當立廟？"太學博士虞龢發表意見："《曲禮》説：'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説：'舜葬在蒼梧之野，三妃没有隨葬。'《昏義》説：'后設立六宫，有三夫人。'因此三妃也就是三夫人。后有三妃，好比天子有三公。據《周禮》，周代官爵自一命至九命凡九等，三公官爵是八命，諸侯官爵是七命。三公官秩既然高於列國諸侯，三妃也自然比庶邦夫人尊貴。據《春秋傳》，仲子不是魯惠公元配嫡妻，但隱公尚且代桓公尊異其母，爲別立一廟而祭祀。現貴妃是天子册封，理應建立新廟。"左丞徐爰發表意見："宣貴妃已獲殊禮安葬，禮儀高於其他妃嬪之上，按古代典制考察，有具體依據。廟堂建造，應當選置將作大匠掌理。"經過參酌詳審，認爲虞龢、徐爰的意見允當。下詔同意。

大明七年三月戊戌，有司奏："新安王服宣貴妃齊衰期，十一月練，十三月縞，十五月祥，心喪三年。未詳宣貴妃祔廟，應在何時？入廟之日，當先有祔，爲但入新廟而已？若在大祥及禫中入廟者，遇四時便得祭不？新安王在心制中，得親奉祭不？"

大明七年三月戊戌，有關官員上奏説："新安王爲宣貴妃服喪，齊衰一年；忌日之後十一個月，戴練冠，舉行小祥祭禮；十三個月，着白色喪服；十五個月，舉行大祥祭禮，此後不着喪服，在心中悼念三年。不清楚宣貴妃神主祔廟，應當在什麼時候？神主入廟的時候，是應當先附屬於別的廟室，還是直接奉入新廟呢？如果在大

太學博士虞龢議："《春秋傳》云：'祔而作主，烝嘗禘於廟。'嘗爲吉祭之名，大祥及禫，未得入廟，應在禫除之後也。新安王心喪之内，若遇時節，便應吉祭於廟，親奉亦在無嫌。祔之爲言，以後亡者祔於先廟也。《小記》云：'諸侯不得祔於天子。'今貴妃爵視諸侯，居然不得祔於先后。又别考新宫，無所宜祔。且卒哭之後，益無祔理。"左丞徐爰議以："禮有損益，古今異儀，雖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時之諸侯，皆禫終入廟。且麻衣縓緣，革服於元嘉，苫絰變除，申情於皇宋。况宣貴妃誕育睿蕃，葬加殊禮，靈筵廬位，皆主之哲王，考宫創祀，不得關之朝廷。謂禫除之後，宜親執奠爵之禮。若有故，三卿行事。貴妃上厭皇姑，下絶列國，無所應祔。"參議，龢議大體與爰不異，宜以爰議爲允。詔可。

祥祭禮至除服祭禮一個月期間奉神主入廟的話，時逢四時之祭是否能够舉行？新安王在心喪期間，能不能親臨奉祭？"太學博士虞龢發表意見："《春秋傳》説：'把死者的神主附祭於祖廟要製作神主，遇烝祭、嘗祭、禘祭就在祖廟中連同其他祖先一起祭祀。'嘗祭是吉祭，大祥祭禮至除服祭禮期間，神主不能入廟，入廟應在除服祭禮完畢除去喪服之後。新安王心喪三年期間，若逢四時節令，便應當在廟中舉行吉祭，新安王親自奉祭也無妨。祔的意思，就是把後死者神主附於先死者廟中。《喪服小記》説：'諸侯不應當祔廟於天子。'現貴妃爵位與諸侯相等，自然不應當祔廟於先后。另外，既然爲貴妃别立新廟而祭祀，就無所謂祔廟之事。况且卒哭之後，更加没有祔廟之理。"左丞徐爰發表意見認爲："禮儀制度有增減變化，古今不完全相同，雖然説卒哭祭之後祔廟，祔廟要製作神主，一時諸侯，都是除服祭禮完畢之後神主入廟。大祥祭禮之後服麻衣喪服，邊緣用布，本來不用彩飾，元嘉年間改革服制用淺紅色；居喪時睡草墊，頭上和腰間纏麻帶，以及改變除服制度，皇宋都重新作了具體規定。况且宣貴妃養育新安王，特加殊禮安葬，在靈位前供奉祭品，在中門外倚木爲廬居喪，都是新安王作喪主，爲宣貴妃别立新廟開始祭祀，不應當由朝廷經辦。我認爲在除服祭禮完畢除去喪服之後，新安王可以親執觴爵主持四時祭祀。如果有特殊事故，由三卿代理主祭。宣貴妃上高於皇姑，下超過列國夫人，不能祔廟他處。"經過參酌比較，虞龢的意見大體上與徐爰没有不同，應以徐爰的意見爲合宜。下詔同意。

大明七年十一月癸未，有司奏："晋陵國刺：孝王廟依廬陵等國例，一歲五祭。二國以王有衡陽王服，今年内不祠。尋國未有嗣王，三卿主祭。應同有服之例與不？"博士顔僧道議："《禮記》云：'所祭者亡服則祭。'今晋陵王於衡陽小功，宜依二國同廢。"太常丞庾蔚之議："緦不祭者，據主爲言也。晋陵雖未有嗣，宜

大明七年十一月癸未，有關官員上奏説："晋陵國報送請示公文：孝王廟依照廬陵等國現行禮制，一年五次祭祀。二國因爲王有衡陽王喪服，今年内不舉行祭祀。國没有繼位嗣王，由三卿主祭。是否與有喪服之例相同？"博士顔僧道發表意見："《禮記》説：'祭祀者於死者無喪服，因爲祭品已陳列，便也祭祀。'現在晋陵王有衡陽王小功喪服，應當同意二國今年都不舉行祭祀。"太常丞庾蔚之發表意見："緦麻喪服不祭

依有嗣致服，依闕祭之限。衡陽爲族伯緦麻，則應祭三月。”兼左丞徐爰議：“嗣王未立，將來承胤未知疏近。豈宜空計服屬，以虧祭敬。”參議以爰議爲允。詔可。

祀，是據喪主而言的。晋陵國雖然現在没有嗣王，應當依照有嗣王的情况確定喪服，依循不舉行祭祀的規定。衡陽王是族伯服緦麻喪服，那應當三個月祭祀。”兼左丞徐爰發表意見：“晋陵國嗣王未立，將來繼承王統者還不知親疏遠近。怎麽可以憑空估計親疏遠近喪服等級，而損害祭祀禮儀的肅穆虔敬呢。”經過參酌比較，認爲徐爰的意見允當。下詔同意。

大明八年正月壬辰，有司奏：“故齊敬王子羽將來立後，未詳便應作主立廟？爲須有後之日？未立廟者，爲於何處祭祀？”游擊將軍徐爰議以爲：“國無後，於制除罷。始封之君，宜存繼嗣。皇子追贈，則爲始祖。臣不殤君，事著前準，豈容虚闕烝嘗，以俟有後。謂宜立廟作主，三卿主祭依舊。”通關博議，以爰議爲允。令便立廟。廟成作主，依晋陵王近例，先暫祔廬陵孝獻王廟。祭竟，神主即還新廟。未立後之前，常使國上卿主祭。

大明八年正月壬辰，有關官員上奏説：“已故齊敬王劉子羽將來選立後嗣，不知是應當現在就製作神主設立廟堂，還是等待有了後嗣的時候？如果現在不設立廟堂，又在哪裏舉行祭祀呢？”游擊將軍徐爰發表意見認爲：“封國没有後嗣繼王位，按照制度規定應當廢除。始封國應當有嗣王繼承王位。皇子追贈封王，則爲一國始祖。君未成年而死臣不服喪，自古以來作爲喪禮準則，怎麽能够没有神主廟堂，不舉行祭祀，而等待有了後嗣的時候呢。我認爲應當製作神主設立廟堂，依舊由三卿主祭。”各部門廣泛討論，認爲徐爰的意見允當。命令開始修建廟堂。廟堂建成之後，製作神主，依照晋陵王近例，先暫時祔於廬陵孝獻王廟中。祭祀完畢，神主便回新廟。還没有選立後嗣之前，通常由國上卿主祭。

《禮》云：“共工氏之霸九州，其子句龍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周以甲日祭之，用日之始也。“社所以神地之道。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故言報本反始。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其裔曰柱，佐顓頊爲稷官，主農事，周棄係之，法施於人，故祀以爲稷。《禮》：“王爲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故國有二社，而稷亦有二也。漢、魏則有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晋初仍魏，無所增損。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

《禮記》載：“共工氏統治九州的時候，他的兒子句龍掌管土地，稱爲后土，能平治九州水土，所以被祭祀爲社神。”周於甲日祭社，這是選用日期開始的一天。“築社壇是用來立地神的方法。地載育萬物，天垂示星象。人從土地取得財富，根據天象制定法則，因此尊崇天而親近地。所以要教導民衆贊美天地之德而加以報答。家中以中霤之神爲主，而國家以社神爲主，這是向民衆顯示立家立國的根本。”所以説以立社祭祀土地之神來報答土地而追思萬物的初始。烈山氏統治天下的時候，他的兒子叫農，能播種各種穀物。他的後裔叫柱，輔佐顓頊擔任稷官，掌管農事，後來周族的棄繼續他的事業，把方法傳布給人們，因此被祭爲稷神。《禮記》載：“天子爲萬民百官立社，叫做太社；天子爲自己立社，叫做王社。”所以國家有兩個社，而稷也有兩個。

神，其并二社之祀。”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薦於上帝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謂自報，自爲立社者，爲籍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内，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師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矣。而别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爲民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夫以群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人間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爲群姓立七祀。自爲立七祀。’言自爲者，自爲而祀也。爲群姓者，爲群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説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杜伯，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爲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是思惟景侯之後解，亦未易除也。前被敕，《尚書·召誥》：‘社于新邑，唯一太牢，’不立二社之明義也。

漢朝、魏朝則有官社，而没有稷，所以通常是兩個社一個稷。晋初沿襲魏制，没有改變。到太康九年時，改建宗廟，於是社稷壇同宗廟都遷移了地方。便下詔説：“社神實際上衹有一個，就把兩個社合并祭祀。”於是車騎司馬傅咸上表説：“按《祭法》太社王社各有其義。天子尊崇郊祀天地，所以親耕籍田。天子躬耕是爲了得到祭祀的穀物，以敬奉上帝。《穀梁傳》説：‘天子親耕籍田，以供給奉祭的穀物。’親耕籍田，是表示自己報答天地，天子爲自己立社，就是用親耕籍田來報答。國家以人爲根本，人以穀物爲命根，所以又爲百官萬民立社，以祈求豐年報答天地。報答者的範圍和事項有所不同，所以分别有太社和王社。王景侯論述王社，也説是春天親耕籍田祈求豐年，秋天收穫後報答。而論述太社，却説‘王者在治下方千里以内，爲天下各族姓的人立社，稱爲太社，不在京師爲自己立社’。王景侯這個論點，是依據《祭法》‘大夫以下的人，聚成百家以上就立一社，叫做置社’。王景侯解釋説：‘就是今天的里社。’王景侯解釋《祭法》，則認爲置社是民間的社。但是又另外論述認爲太社是民間的社，没有通曉《祭法》意旨。太社是天子爲民祈福而設，故稱天子社。《郊特牲》説：‘天子的太社，必須接受霜露風雨。’因爲天下各族姓的人衆多，天子爲他們共同立社，所以稱爲太社。至於大夫以下的人，聚成百家以上就立一社，其數量多少不一，就以里所命名。《左氏傳》記載在清丘之社會盟，就是這樣的例證。可見民間的社已不能稱爲太社。那麽太社如果不設立在京都，又應當設立在何處呢？《祭法》又説：‘天子爲天下各族姓的人設立對七種神的祭祀。天子爲自己也設立對七種神的祭祀。’説爲自己，指爲自己祭祀。説爲天下各族姓的人，指爲天下各族姓的人祭祀。太社與七種神的祭祀，其文正相等。論者詳考於此，便説典籍所載衹有對五種神的祭祀而没有對七種神的祭祀。按祭祀五種神，是國人的大祀；祭祀七種神，是天下的小祀。《周禮》所説祭祀凡是小祀，便是穿墨冕禮服的祭祀。王景侯解釋大厲説：‘比如周代杜伯，鬼

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者則曰，舉社以明稷。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可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過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况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設壝之無稷字，說者以爲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時成粲議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爲：“如粲之論，景侯之解文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太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不知此論從何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問，不能默已，謹復續上。”劉寔與咸議同。詔曰：“社實一神，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舊，一如魏制。”

有所歸宿，便不做惡鬼。’現在說沒有兩個社，指王景侯解釋《祭法》不是說沒有兩個社，而是說口傳沒有這樣的文字。像王景侯這樣精明，先擬定論點而後解釋典籍記載，便依據自己的論述廢棄明文。如此看來，不但是關於兩個社的問題，就是想想王景侯所作的一些解釋，也很不容易消除。以前受敕書，《尚書·召誥》載：‘在新邑立社祭土地之神，用一頭牛、一隻羊、一頭猪作祭品，’不立兩個社的意思明明白白。考《郊特牲》載：‘祭社神和稷神用牛、羊、猪作爲祭品。’如果一定要援引《召誥》用一頭牛、一隻羊、一頭猪的文字，以證明没有兩個社，那麽《郊特牲》祭稷神就没有牲用作祭品了。論者便說，舉社爲例，可以明瞭稷。如果舉社可以明稷之說成立的話，爲什麽不可以舉一以明二呢。‘國家的大事在於祭祀與軍事’。若因故取消不如保存。况且保存則有理，取消則没有根據。《周禮》封人之職‘掌管設立社壝’。没有稷字。現在帝社没有稷，當是出於此。然而國家主要祭祀社稷，所以經傳經常稱社稷。《周禮》載，王祭稷則穿絺冕禮服。這是王社有稷的記載。封人掌管設立社壝，其文中没有稷字，論者認爲是略文，從文意可以知道有稷。我認爲應當仍舊立太社、帝社，而且帝社增設稷壇。”這時成粲發表意見認爲：“王景侯論述太社不立在京都，這是要破壞鄭氏禮學。”傅咸又上表認爲：“像成粲如此議論，王景侯的注文便會由此遭破壞。《大雅》說：‘於是設立冢土。’毛公注解道：‘冢土，就是太社。’王景侯注解《詩經》，就是采用毛公此說。《禹貢》‘惟土五色’。王景侯注解道：‘天子取五色土建成太社，分封四方諸侯。分別取某方某色土，以代表天下四方。’這樣看來，太社仍然還是建立在京都。不知成粲此論從何而出，與注解相背離。上違背了經典明文記載，下破壞了王景侯的注解。臣雖然愚頑狹隘，學問淺薄，但有所愚見，不能沉默無語，謹此再次上表。”劉寔發表意見與傅咸相同。下詔說：“社神實際上祇有一個，但世代沿襲有太社、帝社兩個社壇，衆人意見不相一致，不必改作，應仍然照舊，如

同魏朝制度。”

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王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禮》，左宗廟，右社稷。歷代遵之，故洛京社稷在廟之右，而江左又然也。吴時宫東門雩門，疑吴社亦在宫東，與其廟同所也。宋仍舊，無所改作。

到晋元帝建武元年，又依照東漢制度設立太社、帝社和一個稷壇。太社的祝文寫道：“地德普施天下，恩澤萬里無疆。恭敬建立太社，祈求保佑萬邦。悠悠四海之内，百姓安泰吉祥。”帝社的祝文寫道：“坤德厚載萬物，皇土王畿永存。恭敬建立帝社，供奉土地之神。四時祭祀神明，喜迎萬福臨門。”據《周禮·考工記》，王宫布局左邊是宗廟，右邊是社稷。歷代遵循這個制度，所以東漢洛陽宫殿布局，社稷在宗廟之右，到東晋又是這樣。三國吴時宫城的東門是雩門，疑吴國社壇也在宫殿東邊，與宗廟同在一處。宋沿襲舊制，没有改動。

魏氏三祖皆親耕籍，此則先農無廢享也。其禮無異聞，宜從漢儀。執事告祠以太牢。晋元、哀帝并欲籍田而不遂，儀注亦闕略。

魏朝三位皇帝都親耕籍田，因此没有停止祭祀先農。其禮儀没有聽説有特殊的方面，應當是遵從漢代儀制。執事告祭用牛、羊、猪三牲爲祭品。晋元帝、晋哀帝都打算親耕籍田，但没有實行，禮儀制度也没有記載。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春，親耕，乃立先農壇於籍田中阡西陌南。高四尺，方二丈。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外加埒。去阡陌各二十丈。車駕未到，司空、大司農率太祝令及衆執事質明以一太牢告祠。祭器用祭社稷器。祠畢，班餘胙於奉祠者。舊典先農又常列於郊祭云。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春天，皇上親耕籍田，在籍田中間南北向道路之西、東西向道路之南建立先農壇。壇高四尺，四周各兩丈。底座四面都修建臺階。臺階寬度是五尺，另外加築矮圍墻。先農壇與南北向道路東西向道路的距離都是二十丈。皇上未到之前，司空、大司農率領太祝令以及衆執事在天剛亮時用一頭牛、一隻羊、一頭猪作祭品，告祭先農壇。祭祀禮器用祭祀社稷的禮器。祭祀完畢，把祭祀用的肉分送給參與祭祀的人。舊有典制，祭祀先農又常常列入郊祀天地的活動之中。

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晋武帝太康九年，楊皇后躬桑于西郊，祀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在采桑壇東南帷宫之外，去帷宫十丈。皇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畢，徹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

漢代禮儀制度，皇后到東郊御苑中親自采桑。蠶室祭祀的蠶神是菀窳婦人、寓氏公主。祭祀蠶神用少牢羊、猪二牲作祭品。晋武帝太康九年，楊皇后在西郊親自采桑，祭祀教民育蠶之神先蠶。先蠶壇高一丈，四周各兩丈，四面都有臺階，臺階寬五尺。先蠶壇位於采桑壇東南帷宫以外，距帷宫有十丈遠。皇后未到之前，太祝令在天剛亮時用一太牢牛、羊、猪三牲作祭品，告祭先蠶壇。謁者一人監祭。祭祀完畢，撤去供祭食物，把祭祀用的肉分送給隨從采桑以及參加祭祀

的人。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禮五嶽四瀆，咸秩群祀，瘞沈珪璋。六年七月，帝以舟軍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禮也。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庚子，初次祭祀五嶽四瀆，一一秩祭，遍於群神，將珪璋玉器瘞埋於地下、沉入河底作爲祭品。六年七月，皇帝率領水軍進入淮河。九月壬戌日，派遣使者將玉璧沉入淮河，這是祭河神的禮儀。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禮也。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皇帝到東方巡視，派遣使者用特牲一頭牛作祭品祭祀中嶽，這是祭山神的禮儀。

魏元帝咸熙元年，帝行幸長安，遣使者以璧幣禮華山，禮也。

魏元帝咸熙元年，皇帝前往長安，派遣使者用玉璧幣帛作祭品祭祀華山，這是祭山神的禮儀。

晉穆帝升平中，何琦論修五嶽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省時之方，柴燎五嶽，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逮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禮，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兹事替矣。唯灊之天柱，在王略之内，舊臺選百石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大吏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咸和迄今，已復墮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四民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爲簡闕，禮俗頽紊，人神雜擾，公私奔蹙，漸以滋繁。良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殲，宜修舊典。岳瀆之域，風教所被，來蘇之人，咸蒙德澤，而神祇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皇輿北旋，稽古憲章，大厘制度。其五

晉穆帝升平年間，何琦論述修建五嶽祠的必要，説："唐堯、虞舜時制度，天子五年巡察一次，按所至五方相應的五色用牲，加柴焚燒祭祀五嶽，望祭山川和群神。所以稱爲'通過名山向上天表示虔敬'。是爲了敬告天地神祇，請它們受祭，以報答它們的功德。因此不發生災害瘟疫，而風調雨順，氣候宜人。後來到了夏、商、周三代，各朝代年數長短雖然不同，但是祭祀山川的禮儀没有改變。五嶽之神秩位如同三公，四瀆之神秩位如同諸侯，在經典傳記中都有記載，所謂有事就要舉行祭祀，没有人能够廢棄。及至秦、漢定都西京，涇水、渭水雖然原本不在應祭祀的大川之内，但是因爲兩條河水靠近咸陽，所以都得以比照大川一樣進行祭祀。那麼原本確立祭祀的名山大川，怎麼可以不進行祭祀呢！自從永嘉内亂外患，洛陽被攻破，晉懷帝被俘，名山大川的祭祀就廢止了。衹有灊嶽天柱山，在疆域之内，仍舊由尚書臺選任百石吏卒，擔任奉祀職務。元帝中興之際，没有專門負責祭祀的職官，廬江郡時常派遣大吏兼攝祭祀事務，四季祭祀天柱山，祈禱酬神，春天由寒轉暖，冬天迎來冰雪。從咸和以來直到現在，祭祀天柱山也廢止了。估計現在非正規的祭祀，可以説是種類不少。考察祭祀的對象，則是淫昏小鬼；而祭祀浪費錢財，成了民衆的禍害。但是對山川大神的祭祀，則更加疏略闕失，禮制紊亂，風俗敗壞，人神混雜，官場趨炎附勢，小人争權奪利，逐漸滋

嶽、四瀆宜遵修之處，但俎豆牲牢，祝嘏文辭，舊章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妖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瀆。”不見省。

生蔓延。主要是由於近來國家多難，每天都忙不過來，禮儀制度的恢復建立荒廢停滯了，很多事情沒有來得及安排。現在首惡大奸已被消滅，應當恢復舊有的典章制度。五嶽地區、四瀆流域，受風俗教化浸潤，從困苦中獲得重生的人，都蒙受山川大神德澤恩惠，但是，對各種神祇的祭祀却未分輕重，皇帝巡察天下，焚柴燎祭山川大神的禮儀也廢置很長時間了。尊崇明揚前代典制，將使皇上聖駕勝利北還，再考察古代典章律法，全面整理修訂各項制度。其中祭祀五嶽、四瀆應當遵行的方面，主要是陳設俎豆祭器，奉獻牛羊犧牲等，以及祭祀祝禱和神靈祝福的文辭，以往的典籍没有記載。可以敕令禮官撰寫，主要要求是心意虔誠，言簡意賅，以表達至治美政感動神明，完美的德行馨香遠聞，像這樣就可以了。那些邪神妖孽，大多可以依照法令，先去除特別突出的不正當祭祀。以使邪不害正。”何琦的文章皇上没有閱覽。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丙辰，有司奏：“詔奠祭霍山，未審應奉使何官？用何牲饌？進奠之日，又用何器？”殿中郎丘景先議：“修祀川岳，道光列代；差秩珪璋，義昭聯册。但業曠中葉，儀漏典文。尋姬典事繼宗伯，漢載持節侍祠，血祭埋沈，經垂明範，酒脯牢具，悉有詳例。又名山著珪幣之異，大冢有嘗禾之加。山海祠霍山，以太牢告玉，此準酌記傳，其可言者也。今皇風緬暢，輝祀通岳，愚謂宜使以太常持節，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時穀，禮以赤璋纁幣。又鬯人之職，‘凡山川四方用蜃’，則盛酒當以蠡杯，其餘器用，無所取説。按郊望山瀆，以質表誠，器尚陶匏，籍以茅席，近可依準。山川以兆，宜爲壇域。”參議景先議爲允。令以兼太常持節奉使，牲用太牢，加以璋幣，器用陶匏，時不復用蜃，宜同郊祀，以爵獻。凡肴饌種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丙辰，有關官員上奏説：“詔令祭祀霍山，不知應派什麽官員奉祀？用哪些犧牲食物作祭品？進行祭祀的時候，用什麽樣的祭器？”殿中郎丘景先發表意見説：“祭祀名山大川，盛典一代一代傳揚；五嶽、四瀆之神的秩位比照三公和諸侯，依照等級依次用玉獻牲奉祭，具體規定在典籍中寫得明明白白。但祭祀之事中世以來曠廢日久，祭祀禮儀在典籍中也遺漏不全。考周代制度，祭祀名山大川由宗伯負責，漢代記載是使持節奉祀，至於血祭殺牲，把牲帛玉幣埋於地下、沉入河底作祭品，經典流傳有明確的規範，供設美酒肉脯，獻祭牲牢的祭器等等，也都有詳細的事例。另外祭祀名山用玉用幣各有不同，祭祀大冢還要以新穀供祭。山海祭祀霍山，用太牢牛、羊、猪三牲作祭品，埋玉告祭，這都是依準參酌傳注記載，可以一一説清楚的。現在皇風遠揚，隆重祭祀霍山通岳，愚意以爲應當特派太常持節，用太牢牛、羊、猪三牲作祭品，供設美酒肉脯新穀作食物，瘞埋紅玉淺紅色幣帛於地下作爲祭祀禮儀。又據《周禮》載鬯人的職掌，‘凡祭祀山川四方用繪有大蛤圖案的

數，一依社祭爲允。詔可。

漆尊'，那麼祭霍山盛酒當用螺形杯，其餘器物用品，没有具體記載可以用作參考。按郊祀望祭名山大川，以質樸的形式表達虔誠的心意，器具最好用土陶匏實製成，陳列在茅席墊子上，大致可以作爲依準。應當在山川的界域之内，修築祀神祭壇。"經過共同討論商議，認爲丘景先的意見允當。敕令派兼太常持節爲使者奉祀霍山，用太牢牛、羊、猪三牲爲祭品，加上玉器幣帛，用土陶匏實器具，現時已不再用畫有大蛤的漆尊，可以仿照郊祀天地的禮儀，用觴爵獻祭。凡是供祭食物的種類數量，完全依照社祭規模爲宜。下詔同意。

晉武帝咸寧二年春，久旱。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獲澍雨。此雩禜舊典也。

晉武帝咸寧二年春天，久旱不雨。四月丁巳，下詔説："所有乾旱的地方普遍祭神求雨。"五月庚午，開始祭祀社稷、山川大神求雨。六月戊子，天降及時雨。這是雩祭求雨的舊典。

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是後修之至今。

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久旱雩祭求雨。從此以後實行雩祭一直到現在。

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玆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以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廢，舊居之廟，毁而不修，褒成之後，絶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睹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羡爲宗聖侯，邑百户，奉孔子祀。命魯郡修舊廟，置百户吏卒，以守衛之。"

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下詔説："從前仲尼憑藉大聖才幹，懷有帝王器度，時值周王室衰微，没有秉受天命的機運，便退而考求五代禮制，成就素王之業，據魯國舊史而作《春秋》，同樂官太師討論音樂，并進行整理，《雅》、《頌》樂正而各得其所，致使千載之後，没有人不以他的文論爲宗來寫作，没有人不仰承他的聖才而思考立論。因此可以説是著名於當世的大聖，千秋萬載的師表。因爲遭逢天下大亂，各種祭祀都荒廢停止了，孔子舊居的孔廟，毁壞了而没有修整，自漢平帝封孔子後裔孔均爲褒成侯，奉祀孔子，并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之後，孔子後裔再没有封侯奉祀，故鄉闕里聽不見講習歌頌的聲音，一年四季看不到烝祭嘗祭的神位，這難道就是所謂尊崇教化，知恩報功，盛德之人千秋萬世也一定要祭祀嗎！謹特封議郎孔羡爲宗聖侯，食邑一百户，奉祀孔子。敕令魯郡修復舊廟，安置一百户吏卒，守衛孔廟。"

晉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晉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又詔令太學和魯國四時節令備齊牛、羊、猪三牲祭祀孔子。

明帝太寧三年，詔給事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祠孔子，祭宜如泰始故事。亭五代孫繼之博塞無度，常以祭直顧進，替慢不祀。宋文帝元嘉八年，有司奏奪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隱之。兄子熙先謀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爲奉聖侯。後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邁爲奉聖侯。邁卒，子莶嗣，有罪，失爵。

明帝太寧三年，詔令給事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節令祭祀孔子，祭祀禮儀應如同泰始舊例。孔亭的五世孫孔繼之貪玩六博格五等博戲，常常把祭品所值返作己用，怠慢廢棄對祖宗孔子的祭祀。宋文帝元嘉八年，有關部門奏請削除了孔繼之的爵位。到十九年，又把奉聖亭侯爵位授給孔隱之。因爲其哥哥的兒子孔熙先謀反，又失去了爵位。二十八年，重新詔封孔惠雲爲奉聖侯。後來孔惠雲有重病，失去了爵位。孝武帝大明二年，又詔封孔邁爲奉聖侯。孔邁去世，兒子孔莶承襲爵位，後來犯罪，削除了爵位。

魏齊王正始二年三月，帝講《論語》通，五年五月，講《尚書》通，七年十二月，講《禮記》通，并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魏齊王正始二年三月，皇帝講解《論語》一篇，五年五月，講解《尚書》一篇，七年十二月，講解《禮記》一篇，并派太常釋奠，用太牢牛、羊、猪三牲爲祭品，在辟雍祭祀孔子，以顏淵配享。

晋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講《詩》通，太康三年，講《禮記》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元帝太興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并親釋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顏淵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孝武寧康三年七月，帝講《孝經》通，并釋奠如故事。

晋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解《孝經》一篇，咸寧三年，講解《詩經》一篇，太康三年，講解《禮記》一篇，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解《論語》一篇，元帝太興三年，皇太子講解《論語》一篇，太子并且親臨釋奠，用太牢牛、羊、猪三牲祭祀孔子，以顏淵配享。成帝咸康元年，皇帝講解《詩經》一篇，穆帝升平元年三月，皇帝講解《孝經》一篇，孝武帝寧康三年七月，皇帝講解《孝經》一篇，并釋奠先師孔子如同舊例。

穆帝、孝武并權以中堂爲太學。

穆帝、孝武帝時都暫且以中堂作爲太學。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講《孝經》通，釋奠國子學，如晋故事。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講解《孝經》一篇，在國子學釋奠先師孔子，如同晋朝舊例。

漢東海恭王薨，明帝出幸津門亭發哀。魏時會喪及使者吊祭，用博士杜希議，皆去玄冠，加以布巾。

漢東海恭王逝世，明帝出宫到津門亭發喪。魏朝當時參加喪禮的人，以及前來吊唁的使者，采用博士杜希的建議，都取下玄冠，頭上圍布巾。

魏武帝少時，漢太尉橋玄獨先禮異焉。故建安中，遣使祠以太牢。

魏武帝年少的時候，漢太尉橋玄最早給予他特殊禮遇。所以建安年間，派遣使者用太牢牛、羊、猪三牲作祭品祭祀橋玄。

文帝黄初六年十二月，過梁郡，又以太牢祠之。

魏文帝黄初六年十二月，經過梁郡，又用太牢牛、羊、猪三牲祭祀橋玄。

黄初二年正月，帝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

黄初二年正月，皇帝到原陵圍獵，派遣使者用太牢牛、羊、猪三牲作祭品祭祀漢世祖。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月丙辰，車駕行幸江寧，經司徒劉穆之墓，遣使致祭焉。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月丙辰，皇帝前往江寧巡察，經過司徒劉穆之墓，派遣使者致送祭品祭奠。

孝武帝大明三年二月戊申，行幸籍田，經左光禄大夫袁湛墓，遣使致祭。

孝武帝大明三年二月戊申，皇帝前往籍田，經過左光禄大夫袁湛墓，派遣使者致送祭品祭奠。

大明五年九月庚午，車駕行幸，經司空殷景仁墓，遣使致祭。

大明五年九月庚午，皇帝巡視，經過司空殷景仁墓，派遣使者致送祭品祭奠。

大明七年十一月，南巡。乙酉，遣使祭晉大司馬桓温、征西將軍毛璩墓。

大明七年十一月，皇帝前往南方巡察。乙酉，派遣使者到晉大司馬桓温、征西將軍毛璩墓前祭奠。

劉禪景耀六年，詔爲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先是所居各請立廟，不許，百姓遂私祭之。而言事者或以爲可立於京師，乃從人意，皆不納。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言於禪曰："昔周人懷邵伯之美，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象。自漢興已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烝嘗止於私門，廟象闕而莫立，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也。今若盡從人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屬所以時賜祭。凡其故臣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從之。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後代遵之，以元勳配饗。充等曾不是式，禪又從之，并非禮也。"

劉禪景耀六年，詔令爲丞相諸葛亮在沔陽建立祠堂。在此之前，丞相所有故居都請求建立祠堂，没有准許，百姓便私下祭祀。於是有人上書言事，認爲可以在京師爲丞相建立祠堂，以順從民意，意見没有被采納。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向劉禪進言説："從前周人懷念邵伯的美德，他生前歇息過的甘棠樹不修剪不砍伐；越王思念范蠡的功勞，爲他鑄造了銅像。自漢興起以來，有小善小德的一些人，有很多都畫了像建立了祠堂；何况諸葛亮美德爲天下楷模，功勳蓋世，復興王室，挽救危亡，完全依靠的是他。然而對他的祭祀衹限於民間，没有塑像，没有建立祠堂，百姓衹能在里巷祭祀他，戎夷衹能在荒野祭祀他，這不是緬懷美德，紀念功勳，追思前人的辦法。現在如果完全順從人們的心願，那麽就有些輕慢而不合於常典；把祠堂建在京師，則又逼近宗廟。這也是聖上猶疑不决的原因。愚意以爲應當就其陵墓附近，在沔陽建立祠堂，讓所在地有關官員按四時節令致送祭品祭奠。凡是他的故臣要奉祭的，都規定衹到祠堂。禁止民間私下祭祀，以尊崇正規的祭祀禮儀。"於是聽從了習隆、向充等人的意見。何承天認爲："《周禮》記載：'凡是建立功勳的人，冬天祭享先王的時候，也祭他們。'所以後代遵行，以元勳配享先王。向充等人不遵循這種制度，劉禪又聽從了他們，都是不符合禮制的。"

漢時城陽國人以劉章有功於漢，爲之立祠。青州諸郡，轉相放效，濟南尤盛。至魏武帝爲濟南相，皆毀絶之。及秉大政，普加除翦，世之淫祀遂絶。至文帝黄初五年十一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川澤，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明帝青龍元年，又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漢代城陽國人認爲劉章對漢室有功，爲他建立了祠堂。青州等許多郡互相仿效，濟南特别突出。到魏武帝任濟南相時，都廢除禁止了。及至主持朝政，又在全國普遍加以鏟除，社會上不正規的祭祀便廢除了。到文帝黄初五年十一月，下詔説："先王制定禮儀制度，是爲了昭示孝道，奉祀祖先，重大的是祭祀天地社稷，其次是祭祀宗廟祖先，至於日月星辰五行，名山川澤，不與族類相關，便不在祭祀的範圍之内。末世衰敗，人心混亂，迷信巫祝，以至於在皇城宫殿之内，在民間門窗之間，無不酹酒祭祀鬼神，人們受的迷惑太深了。從今以後，若有人膽敢進行不合禮制的祭祀，或是巫祝妖言惑衆，都以執左道論罪，此規定編著於法令。"明帝青龍元年，又下詔説："郡國山川不在正規祭祀範圍之内的，不要祭祀。"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而當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故祝史薦而無愧詞，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代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扇，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爲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妖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下詔説："從前聖帝明王，祭祀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分别有一定的禮儀制度。爲的是報答天地陰陽變化賜福人間的功德，而順應四時節令陰晴水旱的規律。然而以正道統治天下的人，他那個時代鬼不神奇不靈驗，神不傷人害人。所以祝史獻祭而没有羞愧言詞，因此這個時代的人對幽冥神靈之事很慎重，不正規的祭祀便不會進行。末世之人不篤信正道，僭越禮制，瀆慢神靈，所求所請爲所欲爲，一點也不敬而遠之，一味苟且以求僥幸，妖法鬼道互相煽惑，捨正爲邪，因此魏朝對此非常痛恨。現詔令按照舊有禮儀，制訂制度，使建立了功勛的人，必定進行祭祀報答他的功德，而妖魔鬼怪之類，不要混雜其間受祭。"二年正月，有關官員上奏説："春分祭祀厲鬼使消除災禍的禳祭遭殃受損。"下詔説："春分祭祀厲鬼不在正常的祭祀規定之内，廢除它。"

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普皆毁絶。孝武孝建初，更修起蔣山祠，所在山川，漸皆修復。明帝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群神。蔣侯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

宋武帝永初二年，普遍禁止不正規的祭祀。因此蔣子文祠堂以下，普遍都拆毁了祠堂廟宇，禁止祭祀。孝武帝孝建初年，重新修建蔣山廟，山川大神廟宇，也都逐漸修復。明帝在雞籠山修建九州廟，把衆神都聚集在廟中祭祀。蔣侯宋代爵位逐漸加高，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

鍾山王。蘇侯驃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咸加爵秩。

漢安帝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八月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秕泥土相和半，不可飲食。"按此詔，漢時猶依《月令》施政事也。

事，加殊禮，鍾山王。蘇侯位至驃騎大將軍。四方各路神祇，都加封了爵位秩級。

漢安帝元初四年，下詔說："據《禮記·月令》，'秋八月，要注意贍養衰老的人，授給他們几和杖，賜粥給他們'。方今八月清查户口的時候，郡縣大多没有遵照執行。即使有粥，也是用秕穀糠皮和泥土相拌和，不能吃。"據此詔令，漢代仍然依照《月令》施政行事。

宋書卷十八

志　第　八

禮(五)

秦滅禮學，事多違古。漢初崇簡，不存改作，車服之儀，多因秦舊。至明帝始乃修復先典，司馬彪《輿服志》詳之矣。魏代唯作指南車，其餘雖小有改易，不足相變。晉立服制令，辨定衆儀，徐廣《車服注》，略明事目，并行於今者也。故復叙列，以通數代典事。

秦朝滅絶禮學，許多事違背古代制度。漢初崇尚簡易，没有進行改作，車馬衣服的儀制，大多因襲秦朝。到漢明帝時纔開始恢復古代典制，司馬彪作《輿服志》有詳細記載。魏朝衹製造了指南車，其餘方面雖然有些小的改革，但談不上有很大的變化。晉朝建立車服制度，制定法令，考正各種儀規，徐廣撰有《車服注》，辨明具體類目，一直施行到現在。特撰此篇詳細叙述，以通觀幾個朝代的車服儀制典故。

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爲輪，輪行可載，因爲輿。任重致遠，流運無極。後代聖人觀北斗魁方杓曲攜龍角，爲帝車，曲其輈以便駕。《系本》云：“奚仲始作車。”案庖羲畫《八卦》而爲大輿，服牛乘馬，以利天下。奚仲乃夏之車正，安得始造乎。《系本》之言非也。“車服以庸”，著在唐《典》。夏建旌旗，以表貴賤。周有六職，百工居其一焉。一器而群工致其巧，車最居多。《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殷有山車之瑞，謂桑根車，殷人制爲大路。《禮緯》曰：“山車垂句。”句，曲也。言不揉治而自曲也。周之五路，則有玉、金、象、革、木。五者之飾，備於《考工記》。輿方法地，蓋圓象天，輻

上古聖人看見蓬草隨風飄轉，受啓發創製車輪。車輪轉動運行可以載重，便又製造可以坐人的車輿。有了車輪車厢，車子便可以載重遠行，流轉四面八方。後代聖人觀察北斗七星像酒斗之形，其中天樞、天璇、天璣、天權四星組成方形，像斗，叫斗魁，玉衡、開陽、摇光三星組成彎曲的斗柄，叫斗杓，聯係東方七宿之首角宿是龍角，想象而製成帝車，并用曲木作車轅以方便駕乘。《系本》說：“奚仲創製車子。”考伏羲始畫八卦，從而製成大車，駕上牛或馬，使天下人都得到好處。奚仲乃是夏代的車正，怎麽能説是他創製車子的呢。《系本》的説法不對。“把車馬衣服獎給有功的諸侯”，這是《尚書·堯典》的記載。從夏代開始車子都樹立旌旗，以分别貴賤等級。周代有六種職事，百工是其中的一種。一種器物要聚集許多工匠的巧思製作纔能完成，以車爲最多。《禮記·明堂位》記載：“鸞車，是有虞氏乘的車。大輅，是殷天子乘的車。乘輅，是周

以象日月，二十八弓以象列宿。玉、金、象者，飾車諸末，因爲名也。革者漆革，木者漆木也。玉路，建大常以祀；金路，建大旂以賓；象路，建大赤以朝；革路，建大白以戎；木路，建大麾以田。黑色，夏所尚也。

天子乘的車。”殷代有山車，爲天下太平的瑞應之物，稱爲桑根車，殷人作爲天子乘的車。《禮緯》説：“山車垂句。”句，就是彎曲。垂句是説不經揉治而自然圓曲。周代有五種輅車，分别是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五種輅車的車飾，《考工記》中有很完備的記載。車箱是方形，取法於地；車蓋是圓形，取象於天；車輻象徵日月；二十八弓象徵二十八宿。玉輅，車轅及衡端、轂頭與軛之末都用玉飾，故名玉輅。金輅，用銅飾鈎，故名金輅。象輅，用象牙飾車之末端，故名象輅。革輅，用革張覆而加漆之車。木輅，衹用漆加飾的車子。玉輅，車上豎立太常旗，用作祭祀；金輅，車上豎立大旗，用作會賓客；象輅，車上豎立大赤旗，用作視朝；革輅，車上豎立大白旗，用作軍事；木輅，車上豎立大麾旗，用以田獵。黑色，是夏代崇尚的顔色。

秦閲三代之車，獨取殷制。古曰桑根車，秦曰金根車也。漢氏因秦之舊，亦爲乘輿，所謂乘殷之路者也。《禮論·輿駕議》曰：“周則玉輅最尊，漢之金根，亦周之玉路也。”漢制，乘輿金根車，輪皆朱班，重轂兩轄，飛軨。轂外復有轂，施轄，其外復設轄，施銅貫其中。《東京賦》曰：“重輪貳轄，疏轂飛軨。”飛軨以赤油爲之，廣八寸，長三尺注地，繫兩軸頭，謂之飛軨也。以金薄繆龍，爲輿倚較。較在箱上。櫨文畫蕃。蕃，箱也。文虎伏軾，龍首銜軛，鸞雀立衡，櫨文畫輈，翠羽蓋黄裏，所謂黄屋也。金華施橑末，建大常十二旒，畫日月升龍，駕六黑馬，施十二鸞，金爲叉髦，插以翟尾。又加氂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馬軛上，所謂左纛輿也。路如周玉路之制。應劭《漢官鹵簿圖》，乘輿大駕，則御鳳皇車，以金根爲副。又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五乘。建龍旂，駕四馬，施八鸞，餘如金根之制，猶周金路也。其車各如

秦考察三代車制，惟獨采用了殷代制度。殷代稱桑根車，秦稱爲金根車。漢朝沿襲秦代舊制，也是天子所乘的車，所以常言道乘殷代的輅車。《禮論·輿駕議》説：“周代則玉輅最尊貴，漢代的金根車，也就是周代的玉輅。”漢代制度，天子所乘的金根車，車輪都有大紅色斑，兩重車轂兩重車轄，車輪有飛軨飾物。車轂外還有車轂，插入轄固定，外面又插入轄固定，包銅安置其中。《東京賦》寫道：“兩重車輪兩重車轄，車轂上鏤刻文飾，車軸有飛軨飾物。”飛軨用橘紅漆布做成，寬八寸，長三尺落地，畫青龍白虎，繫在兩邊車軸末端，這就稱爲飛軨。車箱兩旁的木板及木板上的車較，都用薄金片和交錯的龍形圖案裝飾。車較在車箱之上。用鹿頭龍紋繪飾蕃。蕃，就是車箱。車軾畫有猛虎，蹲伏在車箱之前，車軛則如蛟龍昂首。鸞鳥站在車衡之上，車轅上也畫有鹿頭龍身的神獸。翠羽爲蓋，黄繒爲裏，這就是所謂黄屋，即帝王之車。金花安在蓋弓末端，車上樹立太常旗，有十二旒，旗上畫有日月飛龍，用六匹黑馬駕車，繫有十二隻銅鈴，馬鬃用金裝飾，并插上雉尾。在最後左騑馬軛上，又插上牦牛尾，大如斗，這就是所謂左纛輿。漢代輅車車制同周代玉輅一樣。應劭《漢官

方色，所謂五時副車，俗謂爲“五帝車”也。江左則闕矣。白馬者，朱其鬣，安車者，坐乘。又有建華蓋九重。甘泉鹵簿者，道車五乘，游車九乘，在乘輿車前。又有象車，最在前，試橋道。晋江左駕猶有之。凡婦人車皆坐乘，故《周禮》王后有安車而王無也。漢制乘輿乃有之。

鹵簿圖》載，天子出行，則坐鳳凰車，以金根車爲副車。又有五乘五色安車、五乘五色立車隨行。車上樹立龍旗，用四馬駕車，繫八隻銅鈴，其餘如同金根車車制，就像周代金輅一樣。五色安車、五色立車的五色分别與所在五方相應，這就是所謂五時副車，俗稱“五帝車”。東晋没有這種車。駕五色車的白馬，把馬鬃染成朱紅色。安車，是可以坐乘的車。有時車上安有九重華蓋。甘泉鹵簿，是西漢皇帝郊祀祭天出行的儀仗隊，在皇帝主車的前面，有五乘道車，九乘游車。在最前面還有象車，試行橋梁道路。東晋時還有這種制度。凡是婦女的車都是可以坐乘，所以《周禮》載王后有安車而王却没有安車。漢制天子乘的車便有安車。

天子所御駕六，其餘副車皆駕四。案《書》稱朽索御六馬。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楚平王駕白馬。梁惠王以安車駕三送淳于髡，大夫之儀。《周禮》，四馬爲乘。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袁盎諫漢文馳六飛。魏時天子亦駕六。晋《先蠶儀》，皇后安車駕六，以兩轅安車駕五爲副。江左以來，相承無六，駕四而已。

天子所乘的車，用六匹馬駕車。其餘副車都用四匹馬駕車。案《尚書》中説朽索駕馭六匹馬。逸禮《王度記》説：“天子乘車駕六匹馬，諸侯乘車駕五匹馬，卿乘車駕四匹馬，大夫乘車駕三匹馬，士乘車駕兩匹馬，庶人乘車駕一匹馬。”楚平王乘車駕白馬。梁惠王用三匹馬駕安車送淳于髡，是大夫乘車禮儀。《周禮》載，一車四馬叫乘。毛詩載，“天子至大夫乘車都駕四匹馬，士乘車駕兩匹馬”。袁盎勸止漢文帝乘六匹馬駕的車飛奔。魏朝時天子乘車也駕六匹馬。晋朝《先蠶儀》記載，皇后所乘安車駕六匹馬，用兩轅安車駕五匹馬作副車。東晋以來，相沿襲都没有用六匹馬駕車，最多用四匹馬而已。

宋孝武大明三年，使尚書左丞荀萬秋造五路。《禮圖》，玉路，建赤旂，無蓋，改造依擬金根，而赤漆榱畫，玉飾諸末，建青旂，十有二旒，駕玄馬四，施羽葆蓋，以祀。即以金根爲金路，建大青旂，十有二旒，駕玄馬四，羽葆蓋，以賓。象、革、木路，《周官》、《輿服志》、《禮圖》并不載其形段，并依擬玉路，漆榱畫，羽葆蓋，象飾諸末，建立赤旂，十有二旒，以視朝。革路，建赤旂，十有二旒，以即戎。木路，建赤麾，以

宋孝武帝大明三年，派尚書左丞荀萬秋製造五種輅車。據《禮圖》，玉輅，車上竪立赤旗，没有車蓋，這次改造依照金根車，而用紅漆畫鹿頭龍紋圖案，車轅及衡端、轂頭與軛之末都用玉飾，車上竪立青旗，有十二旒，用四匹玄色馬駕車，車上安有以鳥羽連綴爲飾的羽葆蓋，用作祭祀。便依照金根車製造金輅，車上竪立大青旗，有十二旒，用四匹玄色馬駕車，車上安有羽葆蓋，用作會賓客。象輅、革輅、木輅，《周官》、《輿服志》、《禮圖》都没有記載其樣式，便都依照玉輅樣式，用漆畫鹿頭龍紋圖案，車上安羽葆蓋，車轅及衡端、轂頭與軛之末都用象牙裝飾，

田。象、革駕玄，木駕赤，四馬。舊有大事，法駕出，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也。大明中，始制五路俱出。親耕籍田，乘三蓋車，一名芝車，又名耕根車，置耒耜於軾上。

車上竪立赤旗，有十二旒，用作視朝。革輅，車上竪立赤旗，有十二旒，用作軍事。木輅，車上竪立赤麾，用作田獵。象輅、革輅用四匹玄色馬駕車，木輅用四匹赤色馬駕車。舊制，如果有重大事情，皇帝乘法駕出行，五種輅車各有專用，不全部都出行。大明年間，始定制五種輅車全部出行。皇帝前往親耕籍田，乘坐三蓋車，一名芝車，又名耕根車，在車軾上放置耒耜。

戎車立乘，夏曰鈎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建牙麾，邪注之，載金鼓羽幢，置甲弩於軾上。

兵車人在車上站立，夏代叫鈎車，殷代叫寅車，周代叫元戎。車上插有牙旗，旗杆有一定的傾斜度。車上裝載金鉦、鼓和以羽毛爲飾的旗幟儀仗，車軾上放置鎧甲和弓弩。

獵車，輞幰，輪畫繆龍繞之。一名蹋猪車。魏文帝改曰蹋虎車。

獵車，車輪外挂有帷幔，車輪畫有蛟龍交錯環繞。一名蹋猪車。魏文帝改稱蹋虎車。

指南車，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遠使。地域平漫，迷於東西，造立此車，使常知南北。鬼谷子云："鄭人取玉，必載司南，爲其不惑也。"至于秦、漢，其制無聞。後漢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喪亂，其器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博聞之士，爭論於朝，云無指南車，記者虛說。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更造之而車成。晋亂復亡。石虎使解飛，姚興使令狐生又造焉。安帝義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長安，始得此車。其制如鼓車，設木人於車上，舉手指南。車雖回轉，所指不移。大駕鹵簿，最先啓行。此車戎狄所制，機數不精，雖曰指南，多不審正。回曲步驟，猶須人功正之。范陽人祖冲之，有巧思，常謂宜更構造。宋順帝昇明末，齊王爲相，命造之焉。車成，使撫軍丹陽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劉休試之。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常移變。晋代又有指南舟。索虜拓跋燾使工人郭善明造指南車，彌年不就。扶風人馬岳又造，垂成，善明鴆殺之。

指南車，起初是周公製造的，用以贈送給遥遠的外國使者。因爲地域遼闊，漫無邊際，人行於其中很容易迷失方向，便創製這種指南車，行駛時能隨時分清南北方向。鬼谷子說："鄭國人采取玉石，一定車載司南，因爲有了它不會迷失方向。"到了秦代、漢代，指南車的車制没有人知道。東漢張衡開始重新創造。漢末動蕩混亂，張衡製造的指南車没有流傳下來。魏朝高堂隆、秦朗，都是博學多聞的人，他們在朝堂上爭論不休，説没有指南車，以往典籍中的記載都是虛言妄説。明帝青龍年間，詔令博士馬鈞重新製造指南車，車製造成功了。到晋代戰亂，馬鈞製造的指南車又亡佚了。石虎、姚興也先後派解飛、令狐生再次製造指南車。安帝義熙十三年，宋武帝平定長安，便得到了這種指南車。這種車的樣式如同鼓車，車上設置木人，舉手指向南方。車輪車身即使轉彎旋轉，木人舉手所指的方向不變。皇帝車駕儀仗隊出行，指南車最先開動，在前面引導。這種指南車是戎狄製造的，機械設計不精密，雖然説是指南，但實際上大多不準確。車子旋轉拐彎，或是行駛慢一點快一點，所指方向尚須人工校正。范陽人祖冲之，思維靈活巧妙，常常説指南車應當重新構造。宋順帝昇明末年，齊王擔任宰相，命令祖冲之製造指南車。指南車製造完成後，派撫軍丹陽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劉休

試驗行駛。祖冲之製造的指南車機理非常精密靈巧，車子即使千百次拐彎千百次旋轉，所指方向没有移動改變。晉代又有人製造了指南舟。索虜拓跋燾派工匠郭善明製造指南車，經過很多年都没有製成。扶風人馬岳又製造指南車，快要完成，善明用毒酒殺害了他。

記里車，未詳所由來，亦高祖定三秦所獲。制如指南，其上有鼓，車行一里，木人輒擊一槌。大駕鹵簿，以次指南。

記里車，不清楚是何時何人開始製造的，祇知道是高祖平定三秦時獲得的。記里車的樣式如同指南車，車上有鼓，車行駛一里路程，木人就用木槌擊一下鼓。皇帝車駕儀仗隊出行，記里車在指南車後面行駛。

輦車，《周禮》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宫中從容所乘，非王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挽，或駕果下馬。漢成帝欲與班婕妤同輦是也。後漢陰就外戚驕貴，亦輦。井丹譏之曰："昔桀乘人車，豈此邪!"然則輦夏后氏末代所造也。井丹譏陰就乘人，而不云僭上，豈貴臣亦得乘之乎？未知何代去其輪。《傅玄子》曰："夏曰余車，殷曰胡奴，周曰輜車。"輜車，即輦也。魏、晉御小出，常乘馬，亦多乘輿車。輿車，今之小輿。

輦車，是《周禮》所載王后五種輅車中低等的車。皇后居宫中游宴時所乘的車，不是王車。漢代制度皇帝乘輦車，或者用人挽行，或者用矮小的果下馬駕車。漢成帝想與班婕妤同乘一輛輦車的就是這種車。東漢陰就因爲是外戚驕奢貴顯，也乘輦車。井丹譏笑他説："從前夏桀乘人拉的車，豈不就是這種車嗎!"那麼輦車就是夏后氏末代製造的。井丹譏笑陰就乘人拉的車，而不説他僭越，難道漢代貴臣也可以乘輦車嗎？不知道什麽朝代輦車去掉了車輪。《傅玄子》説："夏代稱爲余車，殷代稱爲胡奴，周代稱爲輜車。"輜車，就是輦車。魏、晉時帝王有時一般出宫，時常騎馬，也常乘輿車。輿車，就是現在的小輿。

犢車，軿車之流也。漢諸侯貧者乃乘之，其後轉見貴。孫權云"車中八牛"，即犢車也。江左御出，又載儲偫之物。漢代賤軺車而貴輜軿，魏、晉賤輜軿而貴軺車。又有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幰，如軺車，而駕馬。又以雲母飾犢車，謂之雲母車，臣下不得乘，時以賜王公。晉氏又有四望車，今制亦存。又漢制，唯賈人不得乘馬車，其餘皆乘之矣。除吏赤蓋杠，餘則青蓋杠云。

犢車，是軿車一類的車。漢代諸侯當中貧困者纔乘這種車，以後逐漸有富貴者乘這種車。孫權説"車中八牛"，就是犢車。東晉車駕出宫，又用犢車裝載儲備物品。漢代以軺車爲賤，而以輜車軿車爲貴，魏、晉時代則以輜車軿車爲賤而以軺車爲貴。另外還有追鋒車，去掉小平蓋，加上通幰，如同軺車，而用馬駕車。又用雲母裝飾犢車，稱爲雲母車，臣下不能乘，有時用以賞賜給王公。晉代又有四望車，現車制也有這種車。又漢代制度，祇有商人不能乘馬車，其餘的人都乘馬車。拜官授職乘車是赤蓋杠，其餘情況是青蓋杠。

《周禮》王后亦有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凡五也。

《周禮》載，王后也有五種輅車，就是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共五種。漢代制

漢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交絡，青帷裳，雲㡚畫轅，黄金塗五末，蓋爪施金華，駕三馬，左右騑。其非法駕則紫罽軿車。按《字林》，軿車有衣蔽，無後轅。其有後轅者謂之輜。應劭《漢官》，明帝永平七年，光烈陰皇后葬，魂車，鸞路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女騎夾轂，此前漢舊制也。

度，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交絡，青帷裳，車轅畫雲紋，用黄金塗飾車轅及衡端、轂頭與軛之末，蓋弓末端安上金花，用三匹馬駕車，左右兩旁爲騑馬。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據《字林》解釋，軿車有屏蔽，没有後轅。有後轅的車稱爲輜車。應劭《漢官》載，漢明帝永平七年，光烈陰皇后出殯安葬，靈車是鸞輅青羽蓋，用四匹馬駕車，車上竪立龍旗，有九旒，車前有驅疫避邪的開路神方相。鳳凰車，大將軍妻在車右陪乘，太僕妻、御女騎馬在車輪兩邊，這是西漢舊制。

晋《先蠶儀注》，皇后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騩，淺黑色也。油畫兩轅安車，駕五騩馬爲副。公主油畫安車，駕三。三夫人青交絡安車，駕三。皆以紫絳罽軿車，駕三爲副。九嬪世婦軿車，駕二。宫人輜車，駕一。王妃、公侯特進夫人、封君皂交絡安車，駕三。

晋《先蠶儀注》載，皇后乘坐用油彩塗繪的雲母安車，用六匹騩馬駕車。騩，就是淺黑色。副車是用油彩塗繪的兩轅安車，用五匹騩馬駕車。公主乘坐用油彩塗繪的安車，用三匹騩馬駕車。三夫人乘坐青交絡安車，用三匹騩馬駕車。都用紫絳罽軿車作副車，用三匹騩馬駕車。九嬪世婦乘坐軿車，用兩匹騩馬駕車。宫人乘坐輜車，用一匹騩馬駕車。王妃、公侯特進夫人、封君乘坐黑交絡安車，用三匹騩馬駕車。

漢制，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軿皆駕二，右騑而已。

漢代制度，貴人、公主、王妃、封君都乘坐用油彩塗繪的軿車，用兩匹馬駕車，騑馬在右邊。

漢制，太子、皇子皆安車，朱斑輪，倚虎較，伏鹿軾，黑㡚文畫蕃，青蓋，金華施橑末，黑㡚文畫轅，黄金塗五末。皇子爲王，錫以此乘，故曰王青蓋車。皆左右騑駕，五旂，旂九旒，畫降龍。皇孫乘緑蓋車，亦駕三。魏、晋之制，太子及諸王皆駕四。

漢代制度，太子、皇子都乘坐安車，車輪有朱斑文飾，車較上畫倚虎，車軾上畫伏鹿，車箱上有黑色鹿頭龍紋圖飾，青色車蓋，蓋弓末端安上金花，車轅飾有黑色鹿頭龍紋圖案用黄金塗飾車轅及衡端、轂頭與軛之末。皇子爲王，賜給這種車，所以稱爲王青蓋車。都是用三匹馬駕車，騑馬在左右兩邊，車上竪立五旗，旗有九旒，畫有降龍。皇孫乘坐緑蓋車，也是用三匹馬駕車。魏、晋時期的制度，太子及諸王乘車都用四匹馬駕車。

晋元帝太興三年，太子釋奠。詔曰："未有高車，可乘安車。"高車，即立乘車也。公及列侯安車，朱斑輪、倚鹿較、伏熊軾、黑蕃者謂之軒，皂繒蓋，駕二，右騑。王公旂八旒，侯七旒，卿五旒，皆降龍。公卿

晋元帝太興三年，太子祭奠先聖先師。下詔説："没有高車，可以乘坐安車。"高車，就是人在車上站立的車。公及列侯乘坐安車，車輪有朱斑文飾、車較上畫倚鹿、車軾上畫伏熊、車箱上有黑色文飾的叫軒車，黑繒車蓋，用兩匹馬駕車，騑馬在右邊。王公乘車竪立旂旗有八旒，侯

中二千石二千石郊陵法駕出，皆大車立乘，駕四。後導從大車，駕二，右騑。他出乘安車。其去位致仕，皆賜安車四馬。中二千石皆皂蓋、朱蕃，銅五末，駕二，右騑。《晋令》，王公之世子攝命治國者，安車，駕三，旂七旒，其侯世子，五旒。

乘車竪立旌旗有七旒，卿乘車竪立旌旗有五旒，旌旗上都畫有降龍。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員郊祀謁陵隨法駕出行，都乘大車站立在車上，用四匹馬駕車。後面導從大車，用兩匹馬駕車，騑馬在右邊。其他情况下出行乘坐安車。這些官員去職退休，都賜給安車和四匹馬。中二千石官員乘車都是黑色車蓋、朱紅色車箱，用銅塗飾車轅及衡端、轂頭與軛之末，用兩匹馬駕車，騑馬在右邊。《晋令》規定，王公的世子受命代理國政，乘坐安車，用三匹馬駕車，車上竪立旌旗有七旒，如果是侯的世子，車上旌旗有五旒。

傅暢《故事》，三公安車，駕三。特進駕二。卿一。漢制，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廟及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騑，加皂交絡，帷裳皆皂。非公會，則乘漆布輜軿，銅五末。晋武帝太康四年，詔依漢故事，給九卿朝車駕及安車各一乘。傅暢《故事》，尚書令軺車，黑耳後户。僕射但後户無耳。中書監令如僕射。

傅暢《故事》記載，三公乘坐安車，用三匹馬駕車。特進用兩匹馬駕車。卿用一匹馬駕車。漢代制度，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員夫人到廟中參拜，以及到蠶室祭蠶神，各自乘坐丈夫的安車，騑馬在右邊，車上加飾黑色交絡，帷裳都是黑色。不是正式場合，便乘坐漆布輜車軿車，用銅塗飾車轅及衡端、轂頭與軛之末。晋武帝太康四年，詔令依照漢代舊例，賜給九卿上朝車駕和安車各一乘。傅暢《故事》記載，尚書令乘軺車，黑色車耳，車門在後。僕射乘軺車衹是車門在後，没有車耳。中書監、中書令乘車與僕射相同。

漢制，乘輿御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備千乘萬騎。屬車八十一乘。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八十一乘也。漢遵弗改。漢都長安時，祠天於甘泉用之。都洛陽，上原陵，又用之，大喪又用之。法駕則河南尹、洛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凡屬車皆皂蓋赤裏。後漢祠天郊用法駕，祠宗廟用小駕。小駕，减損副車也。前驅有九斿雲罕，皮軒鸞旗，車皆大夫載之。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幢傍也。金鉦黄鉞，黄門鼓車，乘輿之後有屬車，尚書、御史載之。最後一車懸豹尾。豹尾以前，比於省中。每出警蹕清道，建五旗。

漢代制度，皇帝乘大駕出行，公卿在前面引導，太僕駕車，大將軍陪乘，車隊千乘萬騎。屬車有八十一乘，成三行在後行駛。古時候諸侯有貳車九乘，秦滅了九國，兼并其車服，所以屬車八十一乘。漢代遵行秦制没有改變。西漢以長安爲都城時，到甘泉祭天用大駕儀仗。東漢以洛陽爲都城，皇帝上原陵用大駕儀仗，大喪也用大駕儀仗。皇帝乘法駕出行，則河南尹、洛陽令在前面引導，奉車郎駕車，侍中陪乘。屬車有三十六乘。凡是屬車都是黑色車蓋，車裏是紅色。東漢郊祀天地用法駕，祭祀宗廟用小駕。小駕，比法駕要减少副車。前驅有九斿雲罕，皮軒鸞旗，車都是大夫乘坐。鸞旗，就是編排羽旗固定在車上帷幕旁邊。接着是金鉦樂器黄鉞大斧儀仗，還有黄門鼓車，在皇帝乘輿後面有屬車，尚書、御史乘坐。最後一乘車懸挂豹尾，侍御史乘坐。豹尾

太僕奉駕條上鹵簿，尚書郎侍御史令史皆執注以督整車騎，所謂護駕也。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其餘令史以下皆從行，所謂先置也。薛綜《東京賦》注以雲罕九斿爲旌旗别名，亦不辨其形。案魏命晋王建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罕。是知雲罕非旌旗也。徐廣《車服注》以爲九斿，斿車九乘。雲罕疑是罼罕。《詩叙》曰："齊侯田獵罼弋，百姓苦之。"罼罕本施游獵，遂爲行飾乎？潘岳《籍田賦》先叙五路九旗，次言瓊鈒雲罕。若罕爲旗，則岳不應頻句於九旗之下。又以其物匹鈒戟，宜是今罼網明矣。此説爲得之。皮軒，以虎皮爲軒也。徐又引《淮南子》"軍正執豹皮以制正其衆"。《禮記》"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乘輿豹尾，亦其義類乎？五旗者，五色各一旗，以木牛承其下。徐又云："木牛，蓋取其負重而安穩也。"五旗纏竿，即《禮記》德車結旌不盡飾也，戎事乃散之。又武車綏旌，垂舒之也。史臣案：今結旌綏旌同，而德車武車之所不建。又木牛之義，亦未灼然可曉。又案《周禮》辨載法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罼網、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何承天謂戰國并争，師旅數出，懸烏之設，務察風祲，宜是秦矣。晋武嘗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國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則秦制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踊衝冠，義取於此。"摯虞《决疑》無所是非也。徐爰曰："彭、張之説，各言意義，無所承據。案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罼罕前引，畢方昴圓，因其象。《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

之前，比於宫省之中。每當皇帝出行稱警蹕，左右侍衛，止人清道，豎立五旗。太僕奉侍聖駕報告車駕儀仗次第，尚書郎、侍御史、令史都根據次第規定督察整頓車馬隊列，稱爲護駕。春秋上陵，用小駕特别减省人員。值事尚書一人從駕，其餘令史以下都從行，稱爲先置。薛綜《東京賦》注解釋雲罕九斿是旌旗别名，也不分辨其形制。考魏朝命晋王豎立天子旌旗，配置旄頭騎雲罕，由此可知雲罕不是旌旗。徐廣《車服注》認爲，九斿，就是斿車九乘。雲罕疑當是罼罕。《詩叙》説："齊侯田獵罼弋，百姓深受其苦。"罼罕原本用於打獵，是不是後來就成爲車駕出行的一種裝飾呢？潘岳《籍田賦》文中先叙述五輅九旗，接着就談瓊鈒雲罕。如果雲罕是旗的話，那麽潘岳就不應在九旗一句之後，又寫一句講雲罕。潘岳文中又把雲罕與鈒戟并列在一起，雲罕應當是現在所説的罼網，這一點是很明顯的。這樣解釋是正確的。皮軒，就是用虎皮爲飾的軒車。徐廣又引《淮南子》"軍正手執豹皮來控制兵衆"。《禮記》"前面有軍隊，就在旗杆上挂起虎皮"。皇帝車駕最後一乘屬車懸挂豹尾，也是這類用意嗎？五旗，就是五種顔色的旗子各一面，用木牛在下面固定。徐廣又説："用木牛，是取意它能負重物而且安全穩固。"五旗纏竿，就是《禮記》所載德車要把旌旗纏結起來，車飾簡略，遇有兵事便把纏結的旌旗散開。《禮記》又載武車綏旌，就是要讓旌旗散開任其舒展。史臣案：現在結旌綏旌的情况相同，但是德車武車的制度没有建立。另外關於木牛的含義，并未明白通曉。又案《周禮》分辨記載帝王車駕儀仗所用器物，無不詳備，然而却没有相風、罼網、旄頭之類，很顯然這些器物不屬於古代制度。何承天認爲戰國時代列國紛争，軍隊頻繁行軍交戰，設置懸烏，密切觀察陰陽相侵的災禍之氣，應當是秦國。晋武帝曾經問侍臣："旄頭是什麽含義？"彭推回答説："秦國有一種奇怪之物，觸山山崩潰，截水水斷流，所向無敵，惟獨害怕旄頭，所以虎士戴這種冠，這是秦國制度。"張華説："有這個記載，但事情不合常理。臣以爲壯

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

士發怒，頭髮彈跳衝冠，旄頭之義取於此。”摯虞在《决疑》中對這些説法没有贊同也没有反對。徐爰認爲：“彭推、張華兩人的説法，各自談旄頭的意義，没有什麽依據。考天文二十八宿畢宿、昴宿之間稱爲天街，因此皇帝車駕以罼罕在前引導，畢方形昴圓形，形象相應。《星經》載，昴又名旄頭，所以讓拿着它的人戴毛皮冠。”

輕車，古之戰車也。輪輿洞朱，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置弩於軾上，駕二。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次屬車。

輕車，是古代一種衝鋒陷陣的兵車。車輪車箱通體朱紅色，没有帷裳没有車蓋，車上竪立矛戟、旗幟儀仗，車軾上置放弓弩，用兩匹馬駕車。射聲校尉司馬吏士乘輕車，在屬車之後。

《漢儀》曰：“出稱警，入稱蹕。”説者云，車駕出則應稱警，入則應稱蹕也，而今俱唱之。史臣以爲警者，警戒也。蹕者，止行也。今從乘輿而出者，并警戒以備非常也。從外而入乘輿相干者，蹕而止之也。董巴、司馬彪云：“諸侯王遮迾出入，稱警設蹕。”

《漢儀》説：“出稱警，入稱蹕。”有人解釋説，這是説皇帝車駕出行則應稱警，從外而入應稱蹕，而現在出入都稱警蹕。史臣認爲，警，就是警戒。蹕，就是禁止通行。現隨從皇帝車駕出行，都要加强警戒以防備意外。從外而入對皇帝車駕有妨礙的，就要禁止通行。董巴、司馬彪説：“諸侯王車駕出行和從外而入，都清道禁止行人，稱警設蹕。”

武剛車，有巾有蓋，在前爲先驅。又在輕車之後爲殿也。駕一。《史記》，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爲營是也。

武剛車，有帷裳有車蓋，在前面爲先驅。有時在輕車後面殿後。用一匹馬駕車。《史記》記載，衛青討伐匈奴，以武剛車爲營帳，就是這種車。

漢制，大行載輼輬車，四輪。其飾如金根，加施組連璧，交絡，四角金龍首銜璧，垂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樣文畫曲蕃，長與車等。太僕御，駕六白駱馬，以黑藥灼其身爲虎文，謂之布施馬。既下，馬斥賣，車藏城北秘官。今則馬不虎文，不斥賣；車則毁也。自漢霍光、晋安平、齊王、賈充、王導、謝安、宋江夏王葬以殊禮者，皆大輅黄屋，載輼輬車。

漢代制度，大行皇帝待葬載輼輬車中，車子有四個車輪。其車飾如同金根車，加挂絲帶連成的璧玉串，交叉纏繞，四角金龍翹首，口含璧玉，下垂用五彩羽毛製成的繐子，前後帷裳畫有雲氣文飾，弧形車箱畫有鹿頭龍身圖案，長度與車身相等。太僕用六匹白駱馬駕車，用黑藥燒熱在白駱馬身上烙印虎紋，稱爲布施馬。下葬以後，把馬匹都賣掉，輼輬車收藏到城北秘宫中。現在則是駕車的馬不燒烙虎紋，也不賣掉；而輼輬車便毁掉。從漢代霍光、晋代安平、齊王、賈充、王導、謝安，到宋朝江夏王等以殊禮安葬者，都用大輅黄色車蓋送葬，用輼輬車載喪。

《晋令》曰：“乘傳出使，遭喪以上，即自表聞，聽得白服乘騾車，到副使攝事。”徐廣《車服注》：“傳聞騾車者，犢車裝而馬車轅也。”又

《晋令》規定：“乘驛車出使，遇有喪事，便自己上表章奏報朝廷，允許穿白色喪服乘騾車，到達後由副使代理其事。”徐廣《車服注》：“乘驛車聽到報喪改乘騾車，車裝是牛車而車轅

車無蓋者曰科車。

晉武帝時，護軍將軍羊琇乘羊車，司隸校尉劉毅奏彈之。詔曰："羊車雖無制，猶非素者所服。"江左來無禁也。

舊有充庭之制，臨軒大會，陳乘輿車輦旌鼓於殿庭。張衡《東京賦》云："龍路充庭，鸞旗拂霓。"晉江左廢絶。宋孝武大明中修復。

上古寢處皮毛，未有制度。後代聖人見鳥獸毛羽及其文章與草木華采之色，因染絲綵以作衣裳，爲玄黄之服，以法乾坤上下之儀；觀鳥獸冠胡之形，制冠冕纓蕤之飾。虞氏作繢，采章彌文，夏后崇約，猶美黻冕。咎繇陳《謨》，則稱五服五章。皆後王所不得異也。周監二代，典制詳密，故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設擬等差，各有其序。《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嘉事之重者也。"太古布冠，齊則緇之。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此皆三代常所□□周之祭冕，繅采備飾，故夫子曰"服周之冕"，以盡美稱之。至秦以戰國即天子位，滅去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袀玄。至漢明帝始采《周官》、《禮記》、《尚書》諸儒說，還備衮冕之服。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文，擬於至尊，復損略之。晉以來無改更也。天子禮郊廟，則黑介幘，平冕，今所謂平天冠也。皂表朱綠裏，廣七寸，長尺二寸，垂珠十二旒。以朱組爲纓。衣皂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綉，爲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也。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緣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其領袖。赤皮蔽膝。蔽膝，古之

是馬車車轅。"另外，没有車蓋的車叫科車。

晉武帝時，護軍將軍羊琇乘坐羊車，司隸校尉劉毅上奏彈劾他。下詔說："羊車雖然是以往車制中所無，還不是一般人乘坐的。"東晉以來就不禁止了。

以往有充庭的制度，皇帝至殿前會群臣，在殿廷陳列天子乘輿車輦旗鼓。張衡《東京賦》寫道："龍路充庭，鸞旗拂霓。"東晉廢止了這種制度。宋孝武帝大明年間恢復。

上古時人居住在洞穴之中，生活在野外，用樹葉獸皮遮蔽身體，還没有冠服制度。後代聖人看見鳥類羽毛野獸毛皮的花紋五彩斑斕，又看見草木百花色彩紛呈，便染彩色絲織物製作衣裳，上衣玄色，下裳黄色，以效法乾坤上下天地玄黄的儀制；觀察鳥獸冠角頸下垂肉的形狀，製作冠冕，并用絲帶繫於冠，捲結冠者頷下，又散而下垂爲飾。虞氏作畫，色彩更加艷麗。夏禹崇尚簡約，尚且把祭祀時的禮服禮冠做得極華美。在《尚書·皋陶謨》中，皋陶陳述按五等爵位配備五種花紋的禮服。這些都是後王所不能改變的。周借鑒夏代、商代，典章制度詳盡嚴密，所以有弁師掌理六冕，司服掌理六服，設立等級差别，各有一定的次序。《禮記·冠義》說："冠禮是禮的開始，是嘉禮中最重要的禮。"太古時戴白布冠，祭祀齋戒，則染成黑色。夏代的冠叫毋追，殷代的冠叫章甫，周代的冠叫委貌，這些都是三代常所□□周代的祭冕，用五彩絲繩作旒，一共十二旒，每旒連綴十二粒的五彩玉，其形制飾物完備，所以孔夫子說"服周代之冕"，稱贊它完美。至秦由戰國七雄而一統天下，始皇帝即天子位，廢除古代禮制，祭服上下都是黑色。到漢明帝時纔采用《周官》、《禮記》、《尚書》等儒書論說，重新完備衮冕服制。魏明帝認爲公卿衮衣上繪綉的花紋與天子禮服等同，又減少了衮衣上的文飾。晉代以來便没有更改了。天子祭祀天地宗廟，則戴黑介幘，平冕，就是現在所說的平天冠。冠外表黑色，裏襯紅色綠色，横寬七寸，縱長一尺二寸，垂珠十二旒。用朱紅色絲帶作冠

韍也。絳袴，絳襪，赤舄。未加元服者，空頂介幘。其釋奠先聖，則皂紗裙，絳緣中衣，絳袴袜，黑舄。其臨軒亦衮冕也。其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顔，黑介幘，絳紗裙，皂緣中衣。其拜陵，黑介幘，蔞單衣。其雜服，有青赤黄白緗黑色介幘，五色紗裙，五梁進賢冠，遠游冠，平上幘，武冠。其素服，白帢單衣。《漢儀》，立秋日獵服緗幘。晉哀帝初，博士曹弘之等議："立秋御讀令，不應緗幘。求改用素。"詔從之。宋文帝元嘉六年，奉朝請徐道娱表："不應素幘。"詔門下詳議，帝執宜如舊。遂不改。

纓。衣上面黑色下面深紅色，前面三幅，後面四幅。上衣圖飾是畫的，下裳圖飾是綉的，爲日、月、星辰、山、龍、花、蟲、藻、火、粉米、黼、黻等形象，共十二種。素帶寬四寸，裹襯朱紅色，帶面兩側加朱紅色緣邊爲飾。中衣領口袖口用深紅色緣邊。紅色皮蔽膝。蔽膝，就是古代的韍。深紅褲，深紅襪，赤舄。没有加冠者，衹在髻覆介幘。若是祭奠先聖，則穿黑紗裙，深紅色緣邊的中衣，深紅色褲襪，黑舄。若是到殿前也服衮冕。上朝禮服，戴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顔，黑介幘，穿深紅紗裙，黑色緣邊中衣。若是拜祭陵寢，戴黑介幘，穿蔞單衣。雜服，有青色、赤色、黄色、白色、淺黄色、黑色介幘，五色紗裙，五梁進賢冠，遠游冠，平上幘，武冠。素服，戴白帢便帽，穿單衣。《漢儀》記載，立秋日田獵戴淺黄幘。晉哀帝初年，博士曹弘之等人建議："立秋時進呈月令，皇帝不應當戴淺黄幘，請求改用白幘。"下詔同意。宋文帝元嘉六年，奉朝請徐道娱上表説："不應當戴白幘。"詔令門下省詳細討論，皇帝執意宜如舊制。於是没有更改。

進賢冠，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梁數隨貴賤，古之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所服。上公、卿助祭於郊廟，皆平冕，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王公衣山龍以下，九章也，卿衣華蟲以下，七章也。行鄉射禮，則公卿委貌冠，以皂絹爲之，形如覆杯，與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衣黑而裳素。其中衣以皂緣領袖。其執事之人皮弁，以鹿皮爲之。

進賢冠，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冠梁的多少隨其貴賤而定，是古代緇布冠的遺制。是儒生所戴之冠。上公、卿在祭祀天地祭祀宗廟時助祭，都戴平冕，王公八旒，卿七旒，用絲帶作冠纓，冠纓顔色與綬帶顔色相同。王公上衣圖飾畫山、龍、花、蟲、藻、火、粉米、黼、黻等形象，共九種，卿上衣圖飾畫花、蟲、藻、火、粉米、黼、黻等形象，共七種。行鄉射禮，公卿戴委貌冠，是用黑色繒絹製作的，形狀如同覆在桌上的杯子，樣式大小與皮弁相同。長七寸，高四寸。穿黑色上衣白色下裳。中衣領口袖口飾黑色緣邊。鄉射禮執事之人戴皮弁，是用鹿皮做的。

武冠，昔"惠文冠"，本趙服也，一名大冠。凡侍臣則加貂蟬。應劭《漢官》曰："説者以金取堅剛，百煉不耗；蟬居高食潔，口在腋下；貂内勁悍而外温潤。"此因物生義，非其

武冠，即古代的"惠文冠"，本來是趙國人戴的冠，又名大冠。凡侍臣冠前加黄金璫，附以金蟬，并插貂尾爲飾。應劭《漢官》説："談論的人認爲，用金取其堅硬剛强，百煉不損；蟬則在高樹之上，飲潔净的露水，口在腋下；貂内性

實也。其實趙武靈王變胡，而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故秦、漢以來，侍臣有貂蟬也。徐廣《車服注》稱其意曰："北土寒凉，本以貂皮暖額，附施於冠，因遂變成首飾乎?"侍中左貂，常侍右貂。

强悍而外表温潤。"這是就其物而附會出的一些説法，并不符合實際。其實趙武靈王改用胡服，後來秦國滅了趙國，把趙國國君的冠賜給侍臣，所以秦、漢以來，侍臣戴的冠有貂蟬。徐廣《車服注》闡述用貂尾的緣由："北方一帶氣候寒冷，原本就用貂皮在頭上保暖，後來加在冠上作飾物，是不是因此就變成了首飾呢?"侍中冠左邊插貂尾，常侍冠右邊插貂尾。

法冠，本楚服也。一名柱後，一名獬豸。説者云："獬豸獸知曲直，以角觸不正者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法官。

法冠，本來是楚國人戴的冠。它有一個名稱叫柱後冠，還有一個名稱叫獬豸冠。談論的人説："獬豸是神羊，能辨曲直，見人鬥便用獨角觸邪惡者。"秦國滅亡楚國，把楚國國君的獬豸冠賜給法官。

謁者高山冠，本齊服也。一名側注冠。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謁者。魏明帝以其形似通天、遠游，乃毁變之。

謁者高山冠，本來是齊國人戴的冠。又名側注冠。秦國滅亡齊國，把齊國國君的冠賜給謁者。魏明帝因爲高山冠的形制與通天冠、遠游冠相似，便廢除了這種冠。

樊噲冠，廣九寸，制似平冕，殿門衛士服之。漢將樊噲常持鐵盾。鴻門之會，項羽欲害漢王，乃裂裳以苞盾，戴入見羽。漢承秦制，冠有十三種，魏、晋以來，不盡施用。今志其施用者也。

樊噲冠，寬九寸，形制近似平冕，是殿門衛士戴的冠。漢王將領樊噲經常手持鐵盾牌。鴻門宴上，項羽想殺害漢王劉邦，樊噲便撕開下裳包裹盾牌，戴在頭上進去見項羽。漢朝承襲秦朝制度，有十三種冠，從魏、晋以來，没有完全戴用。現在記載的是實際戴用的幾種。

幘者，古賤人不冠者之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始引幘服之。王莽頂禿，又加其屋也。《漢注》曰："冠進賢者宜長耳，今介幘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幘也。知時各隨所宜，後遂因冠爲别。"介幘服文吏，平上服武官也。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又有納言幘，後收，又一重，方三寸。又有赤幘，騎吏、武吏、乘輿鼓吹所服。救日蝕，文武官皆免冠，著赤幘，對朝服，示威武也。宋乘輿鼓吹，黑幘武冠。

幘，是古代卑賤不戴冠的人的覆髻之巾，要蓋到額頭。漢元帝額上有濃髮，纔開始采用戴幘。王莽禿頂，又把幘巾加高做成房屋之屋面形。《漢注》説："戴進賢冠的話，幘巾宜加長耳，這就是現在的介幘。戴惠文冠的話，幘巾宜加短耳，這就是現在的平上幘。可知當時各隨所宜，後來便因不同的冠而用不同的幘巾。"文吏戴介幘，武官戴平上幘。童子幘没有幘屋，表示不是成年人。又有納言幘，後面是收，又一重，三寸見方。還有赤幘，是騎吏、武吏、皇帝車駕出行時的鼓吹樂隊所戴。出現日食時進行祈禱，文武官員都免冠，戴赤幘，配上朝服，顯示威武。宋時皇帝車駕鼓吹樂隊戴黑幘武冠。

漢制，祀事五郊，天子與執事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自服常服以從。常服，絳衣也。

漢代制度，祭祀五郊，天子與參與祭祀事務的人，所穿祭服的顏色分别與五方的代表色相應；百官當中不參與祭祀事務的人，各自穿常服

跟從。常服，就是絳衣。

魏秘書監秦静曰："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俱玄冠絳衣而已。"晋名曰五時朝服；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

魏秘書監秦静説："漢朝承襲秦朝，改革六冕制度，統一服玄冠絳衣。"晋代稱爲五時朝服，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

凡兵事，總謂之戎。《尚書》云："一戎衣而天下定。"《周禮》："革路以即戎。"又曰："兵事韋弁服。"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左傳》："戎服將事。"又云："晋郤至衣韎韋之跗注。"先儒云："韎，絳色。"今時伍伯衣。説者云，五霸兵戰，猶有綬紱、冠纓、漫胡，則戎服非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無定色，冠黑帽，綴紫褾。褾以繒爲之，長四寸，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革。中官紫褾，外官絳褾。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褾。行留文武悉同。其畋獵巡幸，則唯從官戎服、帶鞶革；文官不下纓，武官脱冠。宋文帝元嘉中，巡幸蒐狩皆如之；救宫廟水火，亦如之。

凡是軍事，總稱爲戎。《尚書》説："一着戎衣一次交戰就平定了天下。"《周禮》："革輅用於戎事。"又説："有兵事穿戴韋弁服。"用淺紅色熟皮作弁，又作衣裳。《春秋·左傳》説："身穿戎服處理事情。"又説："晋國將領郤至身穿淺紅色熟皮戎服。"先儒説："韎，絳色。"現在伍伯穿這樣的衣服。論者認爲，春秋五霸用兵作戰，尚且有綬紱、冠纓、漫胡，那麼當時戎服還不是上衣下褲的褲褶之制，褲褶起於何時還不能確知。近世皇帝臨陣、内外戒嚴穿這種服裝，服裝顔色不固定，戴黑帽，用紫褾綴邊爲飾。褾是用絹帛做的，長四寸，寬一寸。腰間繫絡帶，以代替皮帶。中官紫褾，外官絳褾。還有纂嚴戎服，不綴褾爲飾。出行留守文官武官都相同。如果是出行田獵，或是到某處巡察，則衹有侍從官着戎服，束皮帶；文官不解冠纓，武官要脱冠。宋文帝元嘉年間，皇帝巡察各地或是出行田獵，服制都是這樣；宫廷宗廟有水火之災祈禱禳除，也是這種服制。

漢制，太后入廟祭神服，紺上皂下。親蠶，青上縹下，皆深衣。深衣，即單衣也。首飾剪氂幗。

漢代制度，太后進入廟堂祭神的服裝，上衣天青色，下裳黑色。親自祭祀蠶神時的服裝，上衣青色，下裳淡青色，都是衣與裳相連的深衣。深衣，就是單衣。以剪牦幗爲首飾。

漢制，皇后謁廟服，紺上皂下。親蠶，青上縹下。首飾，假髻，步摇，八雀，九華，加以翡翠。晋《先蠶儀注》，皇后十二鈿，步摇，大手髻，衣純青之衣，帶綬佩。今皇后謁廟服袿襹大衣，謂之褘衣。公主三夫人大手髻，七鈿，蔽髻。九嬪及公夫人五鈿。世婦三鈿。公主會見，大手髻。其長公主得有步摇。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爲緄帶，各如其綬色。公特進列侯夫人、卿校世婦、二

漢代制度，皇后謁廟的服裝，上衣天青色，下裳黑色。親自祭祀蠶神時的服裝，上衣青色，下裳淡青色。首飾是：假髻、步摇、八雀、九花，加上翡翠。晋《先蠶儀注》記載，皇后首飾有十二鈿、步摇、大手髻，穿純青色衣，繫綬帶佩玉。現在皇后謁廟穿袿襹大衣，稱爲褘衣。公主、三夫人首飾是大手髻、七鈿、蔽髻。九嬪及公夫人首飾爲五鈿。世婦首飾爲三鈿。公主在會見場合，首飾髮型是大手髻。如果是長公主應當有步摇。公主封君以上都繫綬帶，用彩色絲帶編織成緄帶緣邊，緄邊與綬帶用相同顔色。公、特

千石命婦年長者，紺繒幗。佐祭則皂絹上下。助蠶則青絹上下。自皇后至二千石命婦，皆以蠶衣爲朝服。

進、列侯夫人，卿、校世婦，二千石命婦中年長的，首飾是天青色繒幗。佐祭時穿黑絹上衣下裳。助祭蠶神時穿青絹上衣下裳。從皇后到二千石命婦，都以祭祀蠶神時的禮服爲朝服。

劉向曰："古者天子至于士，王后至于命婦，必佩玉，尊卑各有其制。"《禮記》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山玄玉而朱組綬，卿大夫水蒼玉而緇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緼，赤黄色。綬者，所貫佩相承受也。上下施韍如蔽膝，貴賤亦各有殊。五霸之後，戰兵不息，佩非兵器，韍非戰儀，於是解去佩韍，留其繫襚而已。秦乃以采組連結於襚，轉相結受，謂之綬。漢承用之。至明帝始復制佩，而漢末又亡絶。魏侍中王粲識其形，乃復造焉。今之佩，粲所制也。皇后至命婦所佩，古制不存，今與外同制，秦組綬，仍又施之。

劉向説："古時候從天子到士，從王后到命婦，都要佩帶玉，尊卑各有不同的制度規定。"《禮記》説："天子佩帶白玉，而繫以玄色的綬帶。公侯佩帶青黑如山色的玉，而繫以紅色的綬帶。卿大夫佩帶蒼黑如水色的玉，而繫以黑色的綬帶。士佩帶似玉的美石，而繫以赤黄色的綬帶。"緼，赤黄色。綬帶，是把玉佩串起來并承受它下垂的重量。齋戒時要把佩玉上的綬帶挽結起來，并使原來下垂的佩玉屈折向上，而繫上韍，如現時的蔽膝，其形制也有不同的貴賤等級。春秋五霸之後，戰爭連年不止，玉佩不是兵器，韍也不是戰旗，於是解去玉佩和韍，衹留下繫玉的絲帶而已。秦便用彩色絲帶與之連結，相綴而成，稱之爲綬。漢代承襲而施用。到漢明帝時纔又製玉佩，但到漢朝末年又失傳。魏朝侍中王粲記得其形制，便重新製造。現在的玉佩，就是王粲重新製造的。皇后至命婦的玉佩，古代的形制没有留存下來，現在與外間形制相同，仍采用秦時創製的綬帶。

漢制，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司馬彪《志》具有其制。漢高祖爲泗水亭長，拔劍斬白蛇。雋不疑云："劍者，君子武備。"張衡《東京賦》，"紆黄組，腰干將"。然則自人君至士人，又帶劍也。自晋代以來，始以木劍代刃劍。

漢代制度，從天子到百官，没有不佩帶刀劍的。司馬彪《續漢書志》記載了佩刀制度。漢高祖當泗水亭長時，拔出佩劍斬殺白蛇。雋不疑説："劍，是君子防身武器。"張衡《東京賦》寫道，"繫着綬帶，腰間佩帶干將寶劍"。這樣看來，從皇帝直到一般士人，都佩帶劍。從晋代以後，纔用木劍代替鐵刃劍作佩劍。

乘輿六璽，秦制也。《漢舊儀》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此則漢遵秦也。初高祖入關，得秦始皇藍田玉璽，螭虎紐，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高祖佩之，後代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劍俱爲乘輿所寶。傳國璽，魏、晋至今不廢；

皇帝有六璽，這是秦制。據《漢舊儀》記載有"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六種。這是漢承襲秦制。當初高祖入函谷關，得到了秦始皇的藍田玉璽，螭虎印紐，印文是"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即佩此璽，後代稱爲傳國璽。這枚玉璽和漢高祖斬白蛇的寶劍都成爲天子的寶物。傳國璽，歷經魏朝、晋朝直到現在還存留下

斬白蛇劍，晉惠帝武庫火燒之，今亡。晉懷帝没胡，傳國璽没於劉聰，後又屬石勒。及石勒弟石虎死，胡亂，晉穆帝代，乃還天府。虞喜《志林》曰："傳國璽，自在六璽之外，天子凡七璽也。"《漢注》曰："璽，印也。自秦以前，臣下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所好。秦以來，以璽爲稱，又獨以玉，臣下莫得用。"漢制，皇帝黄赤綬，四采，黄、赤、縹、紺。皇后金璽，綬亦如之。於禮，士綬之色如此，後代變古也。吴無刻玉工，以金爲璽。孫晧造金璽六枚是也。又有麟鳳龜龍璽，駝馬鴨頭雜印，今代則闕也。

來了；斬白蛇的寶劍，晉惠帝時武庫失火燒毁了，現已不存。晉懷帝被胡人俘虜，傳國璽流落到劉聰手中，後來又轉歸石勒。及至石勒的弟弟石虎死後，胡人大亂，晉穆帝繼康帝即帝位，傳國璽纔回到朝廷府庫。虞喜《志林》説："傳國璽，自然在六枚璽印之外，天子共有七枚璽印。"《漢注》説："璽，就是印。秦朝以前，臣下都用金或玉做印，龍虎印紐，隨各人愛好而有不同。秦朝以後，稱爲璽，又惟獨用玉做，臣下不能用。"漢代制度，皇帝黄赤色印綬，四種彩色花紋：黄色、赤色、淡青色、天青色。皇后金璽，印綬與皇帝相同。按禮制來説，士的印綬顔色像這樣，是後代改變了古代的制度。吴國没有刻玉的工匠，便用金做璽。孫晧就製造了六枚金璽。還有麟鳳龜龍璽，駝馬鴨頭雜印，現在没有留存了。

皇太子，金璽，龜紐，纁朱綬，四采，赤、黄、縹、紺。給五時朝服，遠游冠，亦有三梁進賢冠。佩瑜玉。

諸王，金璽，龜紐，纁朱綬，四采，赤、黄、縹、紺。給五時朝服，遠游冠，亦有三梁進賢冠。佩山玄玉。

郡公，金章，玄朱綬。給五時朝服，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太宰、太傅、太保、丞相、司徒、司空，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相國則緑綟綬，三采，緑、紫、紺。綟，草名也，其色緑。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凡將軍位從公者，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山玄玉。郡侯，金章，青朱綬。給五時朝服，進賢三梁冠。佩水蒼玉。

驃騎、車騎將軍、凡諸將軍加大者，征、鎮、安、平、中軍、鎮軍、撫軍、前、左、右、後將軍，征虜、冠軍、輔國、龍驤將軍，金章，紫

皇太子，佩金璽，龜形印紐，纁朱色綬帶，四種彩色花紋：赤色、黄色、淡青色、天青色。賜給五時朝服，戴遠游冠，也有三梁進賢冠。佩帶瑜玉。

諸王，佩金璽，龜形印紐，纁朱色綬帶，四種彩色花紋：赤色、黄色、淡青色、天青色。賜給五時朝服，戴遠游冠，也有三梁進賢冠。佩帶青黑如山色的玉。

郡公，佩金章，玄朱色綬帶。賜給五時朝服，戴進賢三梁冠，佩帶青黑如山色的玉。太宰、太傅、太保、丞相、司徒、司空，佩金章，紫色綬帶。賜給五時朝服，戴進賢三梁冠。佩帶青黑如山色的玉。相國則緑綟色綬帶，三種彩色花紋：緑色、紫色、天青色。綟，草名，染物爲緑色。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秩位從公的將軍，佩金章，紫色綬帶。賜給五時朝服，戴武冠。佩帶青黑如山色的玉。郡侯，佩金章，青朱色綬帶。賜給五時朝服，戴進賢三梁冠。佩帶蒼黑如水色的玉。

驃騎將軍、車騎將軍、各種名號的將軍加稱大者，征將軍、鎮將軍、安將軍、平將軍、中軍將軍、鎮軍將軍、撫軍將軍、前將軍、左將軍、右將軍、後將軍，征虜將軍、冠軍將軍、輔國將

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

貴嬪、夫人、貴人，金章，文曰貴嬪、夫人、貴人之章。紫綬。佩于闐玉。

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銀印，文曰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之印。青綬。佩五采瓊玉。

皇太子妃，金璽，龜紐，纁朱綬。佩瑜玉。

諸王太妃、妃、諸長公主、公主、封君，金印，紫綬。佩山玄玉。

諸王世子，金印，紫綬。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山玄玉。

郡公侯太夫人、夫人，銀印，青綬。佩水蒼玉。

郡公侯世子，銀印，青綬。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侍中、散騎常侍及中常侍，給五時朝服，武冠。貂蟬，侍中左，常侍右。皆佩水蒼玉。

尚書令、僕射，銅印，墨綬。給五時朝服，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尚書，給五時朝服，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中書監令、秘書監，銅印，墨綟綬。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光祿大夫、卿、尹、太子保、傅、大長秋、太子詹事，銀章，青綬。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衛尉，則武冠。衛尉，江左不置。宋孝武孝建初始置，不檢晋服

軍、龍驤將軍，佩金章，紫色綬帶。賜給五時朝服，戴武冠。佩帶蒼黑如水色的玉。

貴嬪、夫人、貴人，佩金章，印文分别是“貴嬪之章”、“夫人之章”、“貴人之章”。都是紫色綬帶。佩帶于闐玉。

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佩銀印，印文分别是“淑妃之印”、“淑媛之印”、“淑儀之印”、“修華之印”、“修容之印”、“修儀之印”、“婕妤之印”、“容華之印”、“充華之印”。都是青色綬帶。佩帶五彩瓊玉。

皇太子妃，佩金璽，龜形印紐，纁朱色綬帶。佩帶瑜玉。

諸王太妃、妃、諸長公主、公主、封君，佩金印，紫色綬帶。佩帶青黑如山色的玉。

諸王世子，佩金印，紫色綬帶。賜給五時朝服，戴進賢兩梁冠。佩帶青黑如山色的玉。

郡公侯太夫人、夫人，佩銀印，青色綬帶。佩帶蒼黑如水色的玉。

郡公侯世子，佩銀印，青色綬帶。賜給五時朝服，戴進賢兩梁冠。佩帶蒼黑如水色的玉。

侍中、散騎常侍及中常侍，賜給五時朝服，戴武冠。其冠附以金蟬，并插貂尾爲飾，侍中插在冠左邊，常侍插在冠右邊。都佩帶蒼黑如水色的玉。

尚書令、尚書僕射，佩銅印，黑色綬帶。賜給五時朝服，戴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帶蒼黑如水色的玉。

尚書，賜給五時朝服，戴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帶蒼黑如水色的玉。

中書監、中書令、秘書監，佩銅印，墨綟色綬帶。賜給五時朝服，戴進賢兩梁冠。佩帶蒼黑如水色的玉。

光祿大夫、卿、尹、太子保、傅、大長秋、太子詹事，佩銀章，青色綬帶。賜給五時朝服，戴進賢兩梁冠。佩帶蒼黑如水色的玉。

衛尉，則戴武冠。衛尉，東晋未置此官。宋孝武帝孝建初年始置衛尉，没有查考晋朝冠服制

制，止以九卿皆文冠及進賢兩梁冠，非舊也。

司隸校尉、武尉、左右衛、中堅、中壘、驍騎、游擊、前軍、左軍、右軍、後軍、寧朔、建威、振威、奮威、揚威、廣威、建武、振武、奮武、揚武、廣武、左右積弩、强弩諸將軍、監軍，銀章，青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

領軍、護軍、城門五營校尉、東南西北中郎將，銀印，青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

縣、鄉、亭侯，金印，紫綬。朝服，進賢三梁冠。

鷹揚、折衝、輕車、揚烈、威遠、寧遠、虎威、材官、伏波、凌江諸將軍，銀章，青綬。給五時朝服，武冠。

奮武護軍、安夷撫軍、護軍、軍州郡國都尉、奉車、駙馬、騎都尉、諸護軍將兵助郡都尉、水衡、典虞、牧官、典牧都尉、度支中郎將、校尉、都尉、司鹽都尉、材官校尉、王國中尉、宜禾伊吾都尉、監淮南津都尉，銀印，青綬。五時朝服，武冠。

州刺史，銅印，墨綬。給絳朝服，進賢兩梁冠。

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銅印，墨綬。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謁者僕射，銅印，墨綬。給四時朝服，高山冠。佩水蒼玉。

諸軍司馬，銀章，青綬。朝服，武冠。

給事中、黄門侍郎、散騎侍郎、太子中庶子、庶子，給五時朝服，武冠。

中書侍郎，給五時朝服，進賢一

度，衹規定九卿都戴文冠及進賢兩梁冠，這不是舊有的冠服制度。

司隸校尉、武尉、左右衛將軍、中堅將軍、中壘將軍、驍騎將軍、游擊將軍、前軍將軍、左軍將軍、右軍將軍、後軍將軍、寧朔將軍、建威將軍、振威將軍、奮威將軍、揚威將軍、廣威將軍、建武將軍、振武將軍、奮武將軍、揚武將軍、廣武將軍、左右積弩將軍、强弩將軍、監軍，佩銀章，青色綬帶。賜給五時朝服，戴武冠。佩帶蒼黑如水色的玉。

領軍、護軍、城門五營校尉、東南西北中郎將，佩銀印，青色綬帶。賜給五時朝服，戴武冠。佩帶蒼黑如水色的玉。

縣侯、鄉侯、亭侯，佩金印，紫色綬帶。着朝服，戴進賢三梁冠。

鷹揚將軍、折衝將軍、輕車將軍、揚烈將軍、威遠將軍、寧遠將軍、虎威將軍、材官將軍、伏波將軍、凌江將軍，佩銀章，青色綬帶。賜給五時朝服，戴武冠。

奮武護軍、安夷撫軍、護軍、軍州郡國都尉、奉車都尉、駙馬都尉、騎都尉、諸護軍將兵助郡都尉、水衡都尉、典虞都尉、牧官都尉、典牧都尉、度支中郎將、校尉、都尉、司鹽都尉、材官校尉、王國中尉、宜禾伊吾都尉、監淮南津都尉，佩銀印，青色綬帶。着五時朝服，戴武冠。

州刺史，佩銅印，黑色綬帶。賜給深紅色朝服，戴進賢兩梁冠。

御史中丞、都水使者，佩銅印，黑色綬帶。賜給五時朝服，戴進賢兩梁冠。佩帶蒼黑如水色的玉。

謁者僕射，佩銅印，黑色綬帶。賜給四時朝服，戴高山冠。佩帶蒼黑如水色的玉。

諸軍司馬，佩銀章，青色綬帶。着朝服，戴武冠。

給事中、黄門侍郎、散騎侍郎、太子中庶子、太子庶子，賜給五時朝服，戴武冠。

中書侍郎，賜給五時朝服，戴進賢一梁冠。

梁冠。

冗從僕射、太子衛率，銅印，墨綬。給五時朝服，武冠。

虎賁中郎將、羽林監，銅印，墨綬。給四時朝服，武冠。其在陛列及備鹵簿，鶡尾，絳紗縠單衣。鶡鳥似鷄，出上黨。爲鳥强猛，鬥不死不止。復著鶡尾。

北軍中候、殿中監，銅印，墨綬。給四時朝服，武冠。

護匈奴中郎將、護羌夷戎蠻越烏丸西域戊己校尉，銅印，青綬。朝服，武冠。

郡國太守、相、内史，銀章，青綬。朝服，進賢兩梁冠。江左止單衣幘。其加中二千石者，依卿、尹。

牙門將，銀章，青綬。朝服，武冠。

騎都督、守，銀印，青綬。朝服，武冠。

尚書左右丞、秘書丞，銅印，黄綬。朝服，進賢一梁冠。

尚書秘書郎、太子中舍人、洗馬、舍人，朝服，進賢一梁冠。

黄沙治書侍御史，銀印，墨綬。朝服，法冠。

侍御史，朝服，法冠。

關内、關中名號侯，金印，紫綬。朝服，進賢兩梁冠。

諸博士，給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公府長史、諸卿尹丞、諸縣署令秩千石者，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江左公府長史無朝服，縣令止單衣幘。宋後廢帝元徽四年，司徒右長史王儉議公府長史應服朝服。曰：“《春秋國語》云：‘貌者情之華，服者心之文。’岩廊盛禮，衣冠爲大。

冗從僕射、太子衛率，佩銅印，黑色綬帶。賜給五時朝服，戴武冠。

虎賁中郎將、羽林監，佩銅印，黑色印綬。賜給四時朝服，戴武冠。若在陛側侍衛以及在皇帝出行儀仗隊之中，冠上加雙鶡尾，身穿深紅色紗縠單衣。鶡鳥即鶡鷄，出自上黨郡。其性强悍勇猛，相鬥不死不停止。冠上加著鶡尾取象其勇猛。

北軍中候、殿中監，佩銅印，黑色綬帶。賜給四時朝服，戴武冠。

護匈奴中郎將、護羌夷戎蠻越烏丸西域戊己校尉，佩銅印，青色綬帶。着朝服，戴武冠。

郡國太守、相、内史，用銀章，青色印綬。着朝服，戴進賢兩梁冠。東晋時衹着單衣，戴幘。秩位加中二千石者，冠服比照卿、尹。

牙門將，佩銀章，青色綬帶。着朝服，戴武冠。

騎都督、守，佩銀印，青色綬帶。着朝服，戴武冠。

尚書左右丞、秘書丞，佩銅印，黄色綬帶。着朝服，戴進賢一梁冠。

尚書秘書郎、太子中舍人、太子洗馬、太子舍人，着朝服，戴進賢一梁冠。

黄沙治書侍御史，佩銀印，黑色綬帶。着朝服，戴法冠。

侍御史，着朝服，戴法冠。

關内、關中名號侯，佩金印，紫色綬帶。着朝服，戴進賢兩梁冠。

諸博士，賜給黑色朝服，戴進賢兩梁冠。佩帶蒼黑如水色的玉。

公府長史、諸卿尹丞、諸縣署令秩禄千石者，佩銅印，黑色印綬。着朝服，戴進賢兩梁冠。東晋公府長史没有朝服，縣令衹着單衣，戴幘。宋後廢帝元徽四年，司徒右長史王儉上奏議認爲公府長史應當服朝服。他説：“《春秋國語》云：‘外貌是情感的顯露，冠服是心靈的表述。’廟堂之中，朝廷之上，各種盛大的禮儀，

是故軍國異容，内外殊序。而自頃承用，每有乖違。府職掌人，教四方是則。臣居毗佐，志在當官，永言先典，載懷夕惕。按晋《令》，公府長史，官品第六，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掾、屬，官品第七，朝服，進賢一梁冠。晋官表注，亦與《令》同。而今長史、掾、屬，但著朱服而已，此則公違明文，積習成謬。謂宜依舊制，長史兩梁冠，掾、屬一梁冠，并同備朝服。中單韋舄，率由舊章。若所上蒙允，并請班司徒二府及諸儀同三府，通爲永準。又尋舊事，司徒公府領步兵者職僚悉同降朝不領兵者。主簿祭酒，中單韋舄并備，令史以下，唯著玄衣。今府既開公，謹遵此制。其或有署臺位者，玄服爲疑。按《令》稱諸有兼官，皆從重官之例。尋内官爲重，其署臺位者，悉宜著位之服，不在玄服之例。若署諸卿寺位兼府職者，雖三品，而卿寺爲卑，則宜依公府玄衣之制。服章事重，禮儀所先，請臺詳服。”儀曹郎中沈俣之議曰：“制珪象德，損替因時；裁服象功，施用隨代。車旗變於商、周，冠佩革於秦、漢，豈必殊代襲容，改尚沿物哉。夫邊貂假幸侍之首，賤幘登尊極之顔，一適時用，便隆後制。况朱裳以朝，緬傾百祀，韋舄不加，浩然惟舊。服爲定章，事成永則。其儉之所秉，會非古訓。青素相因，代有損益，何事棄盛宋之興法，追往晋之頽典。變改空煩，謂不宜革。”儉又上議曰：“自頃服章多闕，有違前準，近議依令文，被報不宜改革，又稱左丞劉議，‘按令文，凡有朝服，今多闕亡。然則文存服損，非唯鉉佐，用捨既久，即爲舊章’。如下旨。伏尋皇宋受終，每

以衣冠最爲重要。因此文官武將各有不同的服飾裝束，朝廷内外等級次第分明。然而近年襲用冠服制度，常常有所背離。司徒府主管民事，以教導四方民衆爲主。臣官爲司徒輔佐，志在司徒府職事，牢記先代典制，終日勤勉謹慎，不敢懈怠。查考晋《令》，公府長史，官位第六品，佩銅印，黑色印綬，着朝服，戴進賢兩梁冠。公府掾、屬，官位第七品，着朝服，戴進賢一梁冠。晋職官表注，也與《令》相同。然而現在長史、掾、屬，都衹着朱服，這是公然違背明文記載，相沿成習謬誤至今。我認爲應當依照舊有制度，長史戴進賢兩梁冠，掾、屬戴進賢一梁冠，并且都配備朝服。中衣、單衣、革帶和舄的穿用，都依照舊有規章。所奏如蒙批准，請一并頒發給司徒二府以及諸儀同三府，共同作爲永久標準。另外，考尋舊例，司徒公府統領步兵者的僚屬，與降朝不領兵者相同。主簿祭酒，中衣、單衣、革帶和舄都齊備，令史以下僚屬，衹着玄衣。現三公、將軍等開府闢置僚屬，應嚴格遵守這項規定。其中如果有人署任禁省官職，是否應當着玄服呢？考晋《令》説各種本官之外有兼官，其冠服等級依從重官之例。很顯然内官爲重官，因此署任禁省官職的人，都應當着禁省職官朝服，不在衹着玄服的規定範圍之内。如果是署任諸卿寺官職而兼任府職者，即使是三品官位，但卿寺官爲卑官，那麽就應當依從公府僚屬令史以下衹着玄衣的規定。冠服等級事關重大，是禮儀制度的重點，敬請臺署詳察。”儀曹郎中沈俣之認爲：“古代製作珪璋等六種玉器，作爲祭祀天地四方的禮器，其形狀分别象徵天地四方之德，大小變化因四時而不同；《堯典》載把車馬衣服獎給有功的諸侯，其具體實施隨時代而變化。車馬旌旗在商代、周代發生變革，冠冕玉佩在秦朝、漢朝又有創新，難道一定要不同時代都襲用同一個模式，有所改變也要亦步亦趨嗎？武冠插貂尾，起初爲趙武靈王仿效胡服而製，後來襲用，爲武官或侍從近臣所戴；幘本爲卑賤而不能戴冠者覆髻之巾，後來皇帝大臣也紛紛戴幘，一旦合於時俗，便風行成爲後代遵循的制度。况且現在長史、

因晉舊制，律令條章，同規在昔。若事有宜，必合懲改，則當上關詔書，下由朝議，縣諸日月，垂則後昆。豈得因外府之乖謬，以爲盛宋之興典用晉氏之律令，而謂其儀爲頹法哉，順違從失，非所望於高議；申明舊典，何改革之可論。又左丞引令史之闕服，以爲鉉佐之明比。夫名位不同，禮數異等，令史從省，或有權宜；達官簡略，爲失彌重。又主簿、祭酒，備服於王庭，長史、掾、屬，朱衣以就列。於是倫比，自成矛盾。此而可忍，孰不可安。將引令以遵舊，臺據失以爲例，研詳符旨，良所未譬。當官而行，何强之有，制令昭然，守以無貳。"俁之又議："雲火從物，沿損異儀，帝樂五殊，王禮三變，豈獨大宋造命，必咸仍於晉舊哉！夫宗社疑文，庭廟闕典，或上降制書，下協朝議，何乃鉉府佐屬裳黻，稍改白虎之詔，斷宣室之疇咨乎。又許令史之從省，咎達官之簡略。律苟可遵，固無辨於貴賤；規若必等，亦何關於權宜。一用一舍，彌增其滯。且佐非韋舄之職，吏本朝服之官，凡在班列，罔不如一，此蓋前令違而遂改，今制允而長用也。爵異服殊，寧會矛盾之譬；討論疑制，焉取强弱之辨。府執既革之餘文，臺據永行之成典，良有期於無固，非所望於行迷。"參詳并同儉，議遂寢。

掾、屬衹着朱服，已遠遠超過百年，不加用革帶和舄，也相沿成舊俗。冠服有一定的規章，實際事例也可以成爲永久法則。至於王儉的主張，并非聖賢古訓。青素色彩相因相應，但每個時代都有增减變化，爲什麼要抛棄正在興盛之中的大宋新興制度，而追踪已成過去的晉朝的廢典呢。他所提出的變改方案空疏煩碎，我認爲不應當改革。"王儉又上奏議説："近年冠服制度多有闕失，違背了以前的標準，前不久建議依照晉《令》進行變改，收到答覆説不應當改革，又稱引劉左丞的意見，'按照晉《令》記載，所有朝服，現在大多闕失。然而文字記載留存下來了，但實際着服减少了，這種情况不僅僅是三公僚佐存在，使用時間長了，有所取捨，有些記載衹能作爲過去的規章'。便下旨回覆了我。我想皇宋受禪建國，大多沿襲晉朝舊制，律令規章，同以往一樣。如果有些地方一定要改，那麼就應當由皇上發布詔書，由大臣合議，著爲令典，傳諸後世。怎麼能够因爲外府的錯誤觀點，而認爲新興大宋采用晉朝律令就一定是不當之法呢？就以爲取捨不當，有失衆望；既沿襲舊章，便不宜改革。另外，劉左丞稱晉《令》所載朝服，現在大多闕失，作爲三公僚佐服制不全的明證。實際上職名秩位不同，禮儀制度便有不同等級，令史服制簡省，或許可以因時制宜通權達變；而達官服制過於簡略，應當是更重大的失誤。再則，主簿、祭酒，都朝服齊備立於朝廷，而長史、掾、屬，衹着朱衣列於班位之中。同類相比而自相矛盾。這樣的事如果可以容忍，那還有什麼事不可以心安呢。我是想引述晉《令》遵循舊制，臺議根據有所闕失的近事作例證，擬定了回覆主旨，這是我很不明白的。我按本官職事行事，哪裏是要强争勝，典制律令記載清清楚楚，應當遵循不要背離。"沈俁之又上奏議説："冕服十二章花紋，畫有山，取其能雲雨，畫有火，取其有光明，而歷代沿襲，有所損益，儀制并不完全相同，所謂五帝不同樂，三代不同禮，難道惟獨大宋受命，一定要完全承襲晉朝舊制嗎！國家律令制度或有疑義闕失，可以由皇上降下制書，朝廷

大臣商議予以解决，爲什麽三公府佐屬衣裳上黑青相間的黻紋，逐漸改變了東漢章帝詔定《白虎通義》中的規定，而又中斷了西漢孝文帝於宣室殿見賈誼進行咨詢的傳統呢。一方面同意令史服制簡省，或可權宜；另一方面又怪罪達官服制過於簡略，認爲是重大失誤。律令如果必須遵守的話，應當是不分貴賤；規制如果同等要求的話，又怎麽牽涉到權宜之計呢。一用一捨厚此薄彼，更使事情疑滯難解。况且僚佐之職服制不應革帶和舄齊備，主簿、祭酒本是着朝服之官，凡在朝班之中，無不統一，這就是過去律令不合宜便進行了改革，現在制度合理而能長久適用的例證。官爵不同服制不同，怎麽能説自相矛盾；服制有疑難討論各抒己見，又何必説誰强誰弱呢。司徒府拘守已經變革的晋《令》舊文，臺署依據現行適合的成典，我希望不要固執己見，不要陷入迷途。”經過參酌詳審，都贊同王儉的意見。争議便停止了。

諸軍長史、諸卿尹丞、獄丞、太子保傅詹事丞、郡國太守相内史、丞、長史、諸縣署令長相、關谷長、王公侯諸署令、長、司理、治書、公主家僕，銅印，墨綬。朝服，進賢一梁冠。江左太子保傅卿尹詹事丞，皂朝服。郡丞、縣令長，止單衣幘。

諸軍長史、諸卿尹丞、獄丞、太子保傅詹事丞、郡國太守相内史、丞、長史、諸縣署令長相、關谷長、王公侯諸署令、長、司理、治書、公主家僕，佩銅印，黑色綬帶。着朝服，戴進賢一梁冠。東晋太子保傅卿尹詹事丞，着黑色朝服。郡丞、縣令長，衹着單衣，戴幘。

公車司馬、太史、太醫、太官、御府、内省令、太子諸署令、僕、門大夫、陵令，銅印，墨綬。朝服，進賢一梁冠。

公車司馬、太史、太醫、太官、御府、内省令、太子諸署令、僕、門大夫、陵令，佩銅印，黑色綬帶。着朝服，戴進賢一梁冠。

太子率更、家令、僕，銅印，墨綬。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

太子率更、家令、僕，佩銅印，黑色綬帶。賜給五時朝服，戴進賢兩梁冠。

黄門諸署令、僕、長，銅印，墨綬。四時朝服，進賢一梁冠。

黄門諸署令、僕、長，佩銅印，黑色綬帶。着四時朝服，戴進賢一梁冠。

黄門冗從僕射監、太子寺人監，銅印，墨綬。給四時朝服，武冠。

黄門冗從僕射監、太子寺人監，佩銅印，黑色綬帶。賜給四時朝服，戴武冠。

公府司馬、諸軍城門五營校尉司馬、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丸戊己校尉長史、司馬，銅印，墨綬。朝服，武冠。江左公府司馬無朝服，

公府司馬、諸軍城門五營校尉司馬、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丸戊己校尉長史、司馬、佩銅印，黑色綬帶。着朝服，戴武冠。東晋公府司馬没有朝服，其餘衹着單衣，戴幘。

餘止單衣幘。

廷尉正、監、平，銅印，墨綬。給皂零辟朝服，法冠。

王郡公侯郎中令、大農，銅印，青綬。朝服，進賢兩梁冠。

北軍中候丞，銅印，黄綬。朝服，進賢一梁冠。

太子常從虎賁督、千人督、校督、司馬虎賁督，銅印，墨綬。朝服，武冠。

殿中將軍，銀章，青綬。四時朝服，武冠。宋末不復給章綬。

水衡、典虞、牧官、典牧、材官、州郡國都尉、司馬，銅印，墨綬。朝服，武冠。

諸謁者，朝服，高山冠。

門下中書通事舍人令史、門下主事令史，給四時朝服，武冠。

尚書典事、都水使者參事、散騎集書中書尚書令史、門下散騎中書尚書令史、録尚書中書監令僕省事史、秘書著作治書、主書、主璽、主譜令史、蘭臺殿中蘭臺謁者都水使者令史、書令史，朝服，進賢一梁冠。江左凡令史無朝服。

節騎郎，朝服，武冠。其在陛列及備鹵簿，著鶡尾，絳紗縠單衣。

殿中中郎將校尉、都尉、黄門中郎將校尉、殿中太醫校尉、都尉，銀印，青綬。四時朝服，武冠。

關外侯，銀印，青綬。朝服，進賢兩梁冠。

左右都候、閶闔司馬、城門候，銅印，墨綬。朝服，武冠。

王郡公侯中尉，銅印，墨綬。朝服，武冠。

部曲督護、司馬史、部曲將，銅印。朝服，武冠。司馬史，假墨綬。

廷尉正、監、平，佩銅印，黑色綬帶。賜給黑色零辟朝服，戴法冠。

王郡公侯郎中令、大農，佩銅印，青色綬帶。着朝服，戴進賢兩梁冠。

北軍中候丞，佩銅印，黄色綬帶。着朝服，戴進賢一梁冠。

太子常從虎賁督、千人督、校督、司馬虎賁督，佩銅印，黑色綬帶。着朝服，戴武冠。

殿中將軍，佩銀章，青色綬帶。着四時朝服，戴武冠。宋末不再給銀章、綬帶。

水衡、典虞、牧官、典牧、材官、州郡國都尉、司馬，佩銅印，黑色綬帶。着朝服，戴武冠。

諸謁者，着朝服，戴高山冠。

門下中書通事舍人令史、門下主事令史，賜給四時朝服，戴武冠。

尚書典事、都水使者參事、散騎集書中書尚書令史、門下散騎中書尚書令史、録尚書中書監令僕省事史、秘書著作治書、主書、主璽、主譜令史、蘭臺殿中蘭臺謁者都水使者令史、書令史，着朝服，戴進賢一梁冠。東晋凡是令史都没有朝服。

節騎郎，着朝服，戴武冠。若在陛側侍衛以及在皇帝出行儀仗隊之中，冠上加雙鶡尾，身穿深紅色紗縠單衣。

殿中中郎將校尉、都尉、黄門中郎將校尉、殿中太醫校尉、都尉，佩銀印，青色印綬。着四時朝服，戴武冠。

關外侯，佩銀印，青色印綬。着朝服，戴進賢兩梁冠。

左右都候、閶闔司馬、城門候，佩銅印，黑色印綬。着朝服，戴武冠。

王郡公侯中尉，佩銅印，黑色印綬。着朝服，戴武冠。

部曲督護、司馬史、部曲將，佩銅印。着朝服，戴武冠。司馬史，給予黑色綬帶。

太中中散諫議大夫、議郎、郎中、舍人，朝服，進賢一梁冠。秩千石者，兩梁。

城門令史，朝服，武冠。江左凡令史無朝服。

諸門僕射佐史、東宮門吏，皂零辟朝服。僕射東宮門吏，却非冠。佐史，進賢冠。

宮內游徼、亭長，皂零辟朝服，武冠。

太醫校尉、都尉、總章協律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青綬。朝服，武冠。

小黄門，給四時朝服，武冠。

黄門謁者，給四時朝服，進賢一梁冠。朝賀通謁時，著高山冠。

黄門諸署史，給四時朝服，武冠。

中黄門黄門諸署從官寺人，給四時科單衣，武冠。

殿中司馬、及守陵者、殿中太醫司馬，銅印，墨綬。給四時朝服，武冠。

太醫司馬，銅印。朝服，武冠。

總章監鼓吹監司律司馬，銅印，墨綬。朝服。鼓吹監總章協律司馬，武冠。總章監司律司馬，進賢一梁冠。

諸縣署丞、太子諸署丞、王公侯諸署及公主家丞，銅印，黄綬。朝服，進賢一梁冠。

太醫丞，銅印。朝服，進賢一梁冠。

黄門諸署丞，銅印，黄綬。給四時朝服，進賢一梁冠。

黄門稱長、園監，銅印，黄綬。給四時朝服，武冠。

諸縣尉、關谷塞護道尉，銅印，黄綬。朝服，武冠。江左止單衣幘。

太中中散諫議大夫、議郎、郎中、舍人，着朝服，戴進賢一梁冠。秩禄千石者，戴進賢兩梁冠。

城門令史，着朝服，戴武冠。東晋凡是令史没有朝服。

諸門僕射佐史、東宫門吏，着黑色零辟朝服。僕射東宫門吏，戴却非冠。佐史，戴進賢冠。

宫内游徼、亭長，着黑色零辟朝服，戴武冠。

太醫校尉、都尉、總章協律中郎將校尉、都尉，佩銀印，青色綬帶。着朝服，戴武冠。

小黄門，賜給四時朝服，戴武冠。

黄門謁者，賜給四時朝服，戴進賢一梁冠。朝賀引見賓客、贊導受事的時候，戴高山冠。

黄門諸署史，賜給四時朝服，戴武冠。

中黄門黄門諸署從官寺人，賜給四時科單衣，戴武冠。

殿中司馬、及守陵者、殿中太醫司馬，佩銅印，黑色綬帶。賜給四時朝服，戴武冠。

太醫司馬，佩銅印。着朝服，戴武冠。

總章監鼓吹監司律司馬，佩銅印，黑色綬帶。着朝服。鼓吹監總章協律司馬，戴武冠。總章監司律司馬，戴進賢一梁冠。

諸縣署丞、太子諸署丞、王公侯諸署及公主家丞，佩銅印，黄色綬帶。着朝服，戴進賢一梁冠。

太醫丞，佩銅印。着朝服，戴進賢一梁冠。

黄門諸署丞，佩銅印，黄色綬帶。賜給四時朝服，戴進賢一梁冠。

黄門稱長、園監，佩銅印，黄色綬帶。賜給四時朝服，戴武冠。

諸縣尉、關谷塞護道尉，佩銅印，黄色綬帶。着朝服，戴武冠。東晋祇着單衣，戴幘。

洛陽鄉有秩，銅印，青綬。朝服，進賢一梁冠。

宣威將軍以下至裨將軍，銅印。朝服，武冠。其以此官爲刺史、郡守、若萬人司馬虎賁督以上、及司馬史者，皆假青綬。

平虜武猛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朝服，武冠。其以此官爲千人司馬虎賁督以上、及司馬史者，皆假青綬。

別部司馬、軍假司馬，銀印。朝服，武冠。

圖像都匠行水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青綬。朝服，武冠。若非以工伎巧能特加此官者，不加綬。羽林郎、羽林長郎，佩武猛都尉以上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墨綬。朝服，武冠。其長郎壯士，武弁冠。在陛列及鹵簿，服絳縠單衣。

陛下甲僕射主事吏將騎、廷上五牛旗假使虎賁，在陛列及備鹵簿，服錦文衣，武冠，鶡尾。陛長，假銅印，墨綬。旄頭。

羽林在陛列及備鹵簿，服絳科單衣，上著韋畫要襦。假旄頭。

舉輦迹禽前驅由基强弩司馬、守陵虎賁，佩武猛都尉以上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墨綬。守陵虎賁，給絳科單衣，武冠。

殿中冗從虎賁、殿中虎賁、及守陵者持鈒戟冗從虎賁，佩武猛都尉以下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墨綬。絳科單衣，武冠。

持椎斧武騎虎賁、五騎傳詔虎賁、殿中羽林及守陵者太官尚食虎賁、稱飯宰人、諸宫尚食虎賁，佩武猛都尉以上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墨綬。給絳構，武冠。其在

洛陽鄉有秩，佩銅印，青色綬帶。着朝服，戴進賢一梁冠。

宣威將軍以下至裨將軍，佩銅印。着朝服，戴武冠。如果以此官出任刺史、郡守、或者萬人司馬虎賁督以上、及司馬史者，都給予青色綬帶。

平虜武猛中郎將、校尉、都尉，佩銀印。着朝服，戴武冠。如果以此官出任千人司馬虎賁督以上、及司馬史者，都給予青色綬帶。

別部司馬、軍假司馬，佩銀印。着朝服，戴武冠。

圖像都匠行水中郎將、校尉、都尉，佩銀印，青色綬帶。着朝服，戴武冠。如果不是因爲百工技藝高超特加此官者，不加給綬帶。羽林郎、羽林長郎，佩挂武猛都尉以上官印者，給予青色綬帶。別部司馬以下，給予黑色綬帶。着朝服，戴武冠。其中長郎壯士，戴武弁冠。如果在陛側侍衛以及在皇帝出行儀仗隊之中，身穿深紅色紗縠單衣。

陛下甲僕射主事吏將騎、廷上五牛旗假使虎賁，如果在陛側侍衛及在皇帝出行儀仗隊之中，身穿錦文衣，戴武冠，冠上加雙鶡尾。陛長，給予銅印，黑色印綬。戴旄頭冠。

羽林軍充御前侍衛及在皇帝出行的儀仗隊之中，着絳科單衣，上身加皮畫腰襦。戴旄頭冠。

舉輦迹禽前驅由基强弩司馬、守陵虎賁，佩挂武猛都尉以上官印者，給予青色綬帶。別部司馬以下，給予黑色綬帶。守陵虎賁，賜給絳科單衣，戴武冠。

殿中冗從虎賁、殿中虎賁、及守陵者持鈒戟冗從虎賁，佩挂武猛都尉以下官印者，給予青色綬帶。別部司馬以下，給予黑色綬帶。着絳科單衣，戴武冠。

持椎斧武騎虎賁、五騎傳詔虎賁、殿中羽林及守陵者太官尚食虎賁、稱飯宰人、諸宫尚食虎賁，佩挂武猛都尉以上官印者，給予青色綬帶。別部司馬以下，給予黑色綬帶。賜給絳構，戴武冠。如果在御前侍衛及在皇帝出行儀仗隊之中，

陛列及備鹵簿，五騎虎賁，服錦文衣，鶡尾。宰人服離支衣。

黄門鼓吹、及釘官僕射、黄門鼓吹史主事、諸官鼓吹、尚書廊下都坐門下守閤、殿中威儀騶、虎賁常直殿黄雲龍門者、門下左右部虎賁羽林騶、給傳事者諸導騶、門下中書守閤，給絳褠，武冠。南書門下虎賁羽林騶、蘭臺五曹節藏射廊下守閤、威儀、發符騶、都水使者黄沙廊下守閤、謁者、録事、威儀騶、河堤謁者騶、諸官謁者騶，絳褠，武冠。給其衣服，自如故事。大誰士皂科單衣，樊噲冠。衛士墨布褠，却敵冠。凡此前衆職，江左多不備，又多闕朝服。

諸應給朝服佩玉，而不在京都者給朝服，非護烏丸羌夷戎蠻諸校尉以上及刺史、西域戊己校尉，皆不給佩玉。其來朝會，權時假給，會罷輸還。凡應朝服者，而官不給，聽自具之。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綬者，不得佩綬。

鞶，古制也。漢代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或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此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乎。

朝服一具，冠幘各一，絳緋袍、皂緣中單衣領袖各一領，革帶袷袴各一，舄、袜各一量，簪導餉自副。四時朝服者，加絳絹黄緋青緋皂緋袍單衣各一領；五時朝服者，加給白絹袍單衣一領。

諸受朝服，單衣七丈二尺，科單衣及褠五丈二尺，中衣絹五丈，緣皂一丈八尺，領袖練一匹一尺，絹七尺五寸。給袴練一丈四尺，縑二丈。袜布三尺。單衣及褠袷帶，縑各一段，長七尺。江左止給絹各有差。宋元嘉

五騎虎賁着錦文衣，冠上插雙鶡尾。宰人着離支衣。

黄門鼓吹、及釘官僕射、黄門鼓吹史主事、諸官鼓吹、尚書廊下都坐門下守閤、殿中威儀騶、虎賁常直殿黄雲龍門者、門下左右部虎賁羽林騶、給傳事者諸導騶、門下中書守閤，賜給絳褠，戴武冠。南書門下虎賁羽林騶、蘭臺五曹節藏射廊下守閤、威儀、發符騶、都水使者黄沙廊下守閤、謁者、録事、威儀騶、河堤謁者騶、諸官謁者騶，着絳褠，戴武冠。按照舊例賜給他們衣服。大誰士着皂科單衣，戴樊噲冠。衛士着墨布褠，戴却敵冠。以上各種職官，東晋大多未置，又大多没有朝服。

所有應賜給朝服佩玉的職官，如果不在京都者賜給朝服，非護烏丸羌夷戎蠻諸校尉以上及刺史、西域戊己校尉，都不給佩玉。如果來京朝會，暫時給予佩玉，朝會結束後交還。凡是應着朝服的官員，如果官府不發給，便聽其自備。各類給予印綬而官府不給鞶囊的官員，都應自備。如果是衹給官印而不給綬帶的官員，不能佩挂綬帶。

鞶，是古代的一種服制。漢代把鞶囊佩挂在腰的一側。或是稱爲旁囊，或是稱爲綬囊。由此可見是用這鞶囊裝印綬。有時裝印綬，有時不裝印綬，各有不同的時尚吧。

朝服一具包括：冠幘各一頂，絳緋袍、領口袖口用黑色緣邊的中單衣各一套，革帶一條，袷褲各一套，舄、襪各一雙，簪導餉自副。四時朝服，就是加上絳絹黄緋青緋皂緋袍單衣各一套；五時朝服，就是再加給白絹袍單衣一套。

各類官員領受朝服，單衣是七丈二尺，科單衣及褠五丈二尺，中衣絹五丈，黑色緣邊用料一丈八尺，領袖用白色熟絹一匹一尺，絹七尺五寸。給褲用白色熟絹一丈四尺，黄色細絹二丈。襪布三尺。單衣帶及褠帶袷帶，用黄色細絹各一段，長七尺。東晋衹給多少不等的絹。宋元嘉末

末，斷不復給，至今。山鹿、衲、柱衲、白衲、施毛狐白領、黄豹、斑白鼲子、渠搜裘、步摇、八鈿、蔽結、多服蟬、明中、櫂白，又諸織成衣帽、錦帳、純金銀器、雲母從廣一寸以上物者，皆爲禁物。

諸在官品令第二品以上，其非禁物，皆得服之。第三品以下，加不得服三鈿以上、蔽結、爵叉、假真珠翡翠校飾纓佩、雜采衣、杯文綺、齊綉黻、鐫離、袿袍。第六品以下，加不得服金鈿、綾、錦、錦綉、七緣綺、貂衲裘、金叉鐶鉺、及以金校飾器物、張絳帳。第八品以下，加不得服羅、紈、綺、縠，雜色真文。騎士卒百工人，加不得服大絳紫襈、假結、真珠璫珥、犀、玳瑁、越叠、以銀飾器物、張帳、乘犢車，履色無過緑、青、白。奴婢衣食客，加不得服白幘、蒨、絳、金黄銀叉、鐶、鈴、鐫、鉺，履色無過純青。諸去官及薨卒不禄物故，家人所服，皆得從故官之例。諸王皆不得私作禁物，及罽碧校鞍，珠玉金銀錯刻鏤雕飾無用之物。

年，中斷了没有再給，一直到現在。山鹿皮衣、衲皮衣、柱衲皮衣、白衲皮衣、施毛狐白領皮衣、黄豹皮衣、斑白鼲子皮衣、渠搜皮衣、步摇、八鈿、蔽結、多服蟬、明中、櫂白等飾品，另外各種織成的衣帽、錦帳、純金器純銀器、以及雲母長寬超過一寸的物品，都列爲禁用物品。

所有官位在官品令第二品以上的官員，如果不是禁用物品，都可以穿用。官位在第三品以下的官員，除禁用物品不得穿用以外，還增加不得穿用三鈿以上、蔽結、爵叉、假珍珠翡翠裝飾的纓佩、雜彩衣、杯文綺、齊綉黻、鐫離、袿袍等衣服、飾品。官位在第六品以下的官員，再增加不得穿用金鈿、綾、錦、錦綉、七緣綺、貂衲皮衣、金叉鐶鉺、以及用金裝飾的器物、張絳帳等衣服、物品。官位在第八品以下的官員，再增加不得穿羅、紈、綺、縠等絲織品，衣服不得用雜色真文。騎士卒百工人，再增加不得穿用大絳紫襈、假結、珍珠璫珥、犀、玳瑁、越叠、用銀裝飾的器物、張帳等衣服、飾品，不得乘牛車，鞋的顔色不能超過緑色、青色、白色三種顔色。奴婢衣食客，再增加不得戴白幘、蒨、絳、金黄銀叉、鐶、鈴、鐫、鉺，鞋的顔色衹能是純青色。官員去官退職以及諸侯、大夫、士去世，家人的服制，都要依照原任官職的服制規定。諸王都不得私自製作禁用物品，不得製作罽碧校鞍、珠玉金銀錯刻鏤雕飾奢侈用品。

天子坐漆床，居朱屋。史臣按《左傳》，丹桓宫之楹。何休注《公羊》，亦有朱屋以居。所從來久矣。漆床亦當是漢代舊儀，而《漢儀》不載。尋所以必朱必漆者，其理有可言焉。夫珍木嘉樹，其品非一，莫不植根深岨，致之未易。藉地廣之資，因人多之力，則役苦費深，爲敝滋重。是以上古聖王，采椽不斫，斫之則懼刻桷雕楹，莫知其限也。哲人縣鑒微遠，杜漸防萌，知采椽不愜後代之心，不斫不爲將來之用，故加朱施

天子坐漆床，住朱紅色房屋。史臣查考《左傳》，記載用朱紅漆漆桓公廟的柱子。何休給《公羊傳》作注，也有居住朱紅色房屋的記載。來歷很久遠。漆床也應當是漢代以往的禮儀制度，但是《漢儀》没有記載。探求一定要用朱色一定要用漆的原因，其中有些道理是可以説明的。珍貴的奇木嘉樹，品類繁多，無不生長在深山峻嶺之中，采伐運輸很不容易。憑藉廣闊地域的資源，利用衆多的人力采伐樹木，勞役艱苦，費用繁多，造成的弊害越來越深重。因此上古時代的聖王，用柞木作椽子，不加削斫，削斫的話便擔心方椽楹柱都要刻鏤雕飾，極盡奢華没有止

漆，以傳厥後。散木凡材，皆可入用。遠探幽旨，將在斯乎。

殿屋之爲圓淵方井兼植荷華者，以厭火祥也。

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紳垂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内侍位者，乃簪之。手板，則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笏。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綴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或云漢代以盛奏事，負荷以行，未詳也。

魏文帝黄初三年，詔賜漢太尉楊彪几杖，待以客禮。延請之日，使挾杖入朝。又令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乃使服布單衣皮弁以見。《傅玄子》曰："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

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别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爲國容也。徐爰曰："俗説帢本未有歧，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成歧，謂之爲善，因而弗改。"通以爲慶吊服。巾以葛爲之，形如帢，而横著之，古尊卑共服也。故漢末妖賊以黄爲巾，時謂之"黄巾賊"。今國子太學生冠之，服單衣以爲朝服，執一卷經以代手板。居士野人，皆服巾焉。

境。哲人明鑒知遠，防微杜漸，知道柞木椽子不會使後代滿意，不加削斫的簡樸作法不會被將來采用，所以加上朱紅色用漆塗飾，來傳給後世。用了這種辦法，一般零散的木材都可以建造房屋器具。遠探深刻的用意，可能就在這方面吧。

宫殿房屋建有圓形深潭方形井檻，并種植荷花，是爲了鎮邪禳除火災。

古代貴賤都執笏，有事之時就把笏插在腰帶上，所謂搢紳之士，就是插笏而垂帶之人，腰帶餘下一段下垂作爲裝飾，稱爲紳帶。紳帶下垂的長度是三尺。笏的用途是有事則書寫於其上，以備遺忘，所以常插筆於冠，以備記事，現在的白筆，就是這種遺制。三臺五省二品文官插筆。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插筆。加内侍官位的，纔插筆。手板，就是古代的笏。尚書令、僕射、尚書的手板頭置白筆，用紫皮包裹，名爲笏。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是綴在朝服外面，俗稱紫荷。有種説法認爲漢代用紫生袷囊裝上奏表章，以便携帶，不知是否確實。

魏文帝黄初三年，詔令賜給漢太尉楊彪几案與手杖，用客禮接待他。延請他進宫的時候，讓他扶持手杖入朝。又詔令他戴鹿皮冠，楊彪再三辭讓，皇帝不准。於是讓他穿布單衣戴皮弁朝見。《傅玄子》載："漢朝末年，王公名士大多厭棄王服，不戴冠，以用絹一幅束髮爲雅。因此袁紹、崔鈞等人，即使是將帥，也都用細絹幅巾束髮。"

魏武帝考慮到天下兵荒馬亂，財産物資缺乏，模仿古代皮弁樣式，剪裁絹帛作成帢，符合樣式簡易隨時戴取十分方便的要求，用不同的顔色區别貴賤等級。本來用於軍隊之中，不是全國普遍都用的。徐爰説："民間説法帢本來没有分岔，荀文若戴頭巾走路，途中頭巾撞上樹枝被分成岔，他認爲這樣倒很好看，便不改變了。"通常作爲慶賀吊唁的服飾。巾用葛布裁製，樣式如同帢，但是横戴在頭上，古代貴族平民都戴巾。所以漢朝末年妖賊用黄布做成巾，戴在頭上，當時稱爲"黄巾賊"。現在國子監太學生以巾爲冠

戴在頭上，穿上單衣作爲朝服，手持一卷經書代替手板。士人庶民，都戴頭巾。

徐爰曰："帽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裁纚爲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史臣案晉成帝咸和九年制，聽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侍郎乘車白帢低幘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著烏紗帢。然則士人宴居，皆著帢矣。而江左時野人已著帽，士人亦往往而然，但其頂圓耳。後乃高其屋云。

徐爰說："帽的名稱就是冠。取義於蒙覆頭部。帽原本是纚。古時候有冠没有幘，冠下面有纚束髮，是用絲織品做的。後世冠下有幘，便把纚裁製爲帽。上自皇帝閑居時，下至庶人没有爵位者，都戴帽。"史臣案晉成帝咸和九年定制，允許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侍郎乘車戴白帢低幘從宫中旁門進出。又允許二宫直官戴烏紗帢。因此士人閑居，都戴帢。而且東晉時庶民已經戴帽，士人也往往如此，衹不過帽頂是圓形。後來纔把前面的屋面形加高。

古者人君有朝服，有祭服，有宴服，有吊服。吊服皮弁疑衰，今以單衣黑幘爲宴會服，拜陵亦如之。以單衣白夾爲吊服，修敬尊秩亦服之也。單衣，古之深衣也。今單衣裁製與深衣同，唯絹帶爲異。深衣絹帽以居喪。單衣素帢以施吉。

古時候君主有朝服，有祭服，有宴服，有吊服。吊服戴皮弁當已衰落了，現在穿單衣戴黑幘作爲宴會服，拜謁陵寢也是這種服制。穿單衣白夾作爲吊服，修敬尊秩也穿吊服。單衣，就是古時候的深衣。現在單衣裁製與深衣相同，衹是絹帶不同。穿深衣戴絹帽作爲喪服。穿單衣戴白帢用於吉慶。

晉武帝泰始三年，詔太宰安平王孚服侍中之服，賜大司馬義陽王望衮冕之服。四年，又詔趙、樂安、燕王服散騎常侍之服。十年，賜彭城王衮冕之服。

晉武帝泰始三年，詔令太宰安平王司馬孚穿戴侍中冠服，賜給大司馬義陽王司馬望衮衣和冕。四年，又詔令趙王、樂安王、燕王穿戴散騎常侍冠服。十年，賜給彭城王衮衣和冕。

僞楚桓玄將篡，亦加安帝母弟太宰琅邪王衮冕服。

僞楚桓玄將要篡位時，也加給安帝母弟太宰琅邪王衮衣和冕。

宋興以來，王公貴臣加侍中、散騎常侍，乃得服貂璫也。

宋建立以來，王公貴臣任侍中、散騎常侍，纔能戴飾有黄金璫和貂尾的武冠。

宋孝武孝建元年，丞相南郡王義宣，二年，雍州刺史武昌王渾，又有異圖。世祖嫌侯王强盛，欲加减削。其年十月己未，大司馬江夏王義恭、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表改革諸王車服制度，凡九條，表在《義恭傳》。上因諷有司更增廣條目。奏曰："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誡。是以尚方所制，禁嚴漢律，諸侯竊服，雖親必罪。自頃以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丞相南郡王劉義宣圖謀不軌，二年，雍州刺史武昌王劉渾又圖謀不軌。世祖疑忌侯王勢力强盛，打算加以减抑貶削。當年十月己未日，大司馬江夏王劉義恭、驃騎大將軍竟陵王劉誕上奏章改革諸王車服制度，共有九個條目，奏章載入《義恭傳》。皇上便暗示有關部門再增加條目。有關部門上奏説："把車馬衣服獎給有功的諸侯，這是《虞書》記載的著名典制；名位稱號和車服儀制等不可以隨便給人，這是《春秋》明確的告誡。因此尚方製造的金銀器

來，下僭彌盛。器服裝飾，樂舞音容，通於王公，達于衆庶。上下無辨，民志靡一。今表之所陳，實允禮度。九條之格，猶有未盡，謹共附益，凡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并幡。蕃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傳令及油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朱服。輿不得重杠。鄣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槊毦不得孔雀白鷺。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莊面蔽花。正冬會不得鐸舞、杯柈舞。長蹻伎、趫舒、丸劍、博山伎、緣大橦伎、升五案伎，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著衮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内史相及封内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正宜上下官敬而已。諸鎮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爲裝。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王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并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輿不得油幢，軺車不在其限。平乘舫皆平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像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鉤不得作五花及竪笋形。若先有器物者，悉輸送臺臧，書到後二十日期。若有竊玩犯禁者，及統司無舉糾，并臨時議罪。”詔可。

物、服飾、車輿等，嚴格按照漢律規定，諸侯王私自使用，即使再親也必定治罪。自近年以來，以下僭上越來越嚴重。器物冠服，金銀飾品，音樂歌舞，王公都普遍享用，甚至還流傳到庶民中間。上下没有分別，造成民心混亂。現江夏王、竟陵王奏章中陳述的内容，確實符合禮制法度。但九個條目，仍有未涉及到的方面，謹此共同增補，總計二十四條。諸王在廳堂治事不能面朝南而坐，不能設帳幕及覆蓋幡。藩國官吏正冬不得赤脚走上國殿，不得讓國師夾侍左右傳令，不得用油戟儀仗。公主王妃傳令，不得穿朱服。車不得用重杠。鄣扇不得用雉尾。劍柄端不得用玉作成鹿盧形。槊毦裝飾物不得用孔雀白鷺羽毛。夾轂隊不得穿深紅襖。平乘隨儀從以備的散馬不得超過二匹。胡伎不得穿彩衣。舞伎正冬穿袿衣，不得盛飾加花。正冬會不得表演鐸舞、杯柈舞。長蹻伎、趫舒、丸劍、博山伎、緣大橦伎、升五案伎，如果不是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表演舞蹈。諸妃主不得繫衮帶。信幡，非臺省官都用深紅色。郡縣内史相及封内官長，對於自己的封君，既然不能執敬如事父、師、君，那麽罷官之後便不再追敬，不應稱臣，祇宜執上下官敬而已。諸鎮長官平常出行，車前車後不得超過六隊，周圍擔任侍衛的白直，不在這個限額之内。刀不得超過用銀用銅裝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王之妃及列侯夫人出行，都不得用儀仗隊。諸王子繼位爲王，其婚葬吉凶禮儀，一律依照諸國公侯標準，不得比同皇弟皇子。車輿不得用經油飾的帷幕，軺車不在這個限制之内。平乘舫都要兩頭平齊成露平形狀，不得昂首翹尾模擬龍舟形象，一律不得用朱紅油飾。帳鉤不得作五花形及竪笋形。如果此前已有上述禁用器物，一律上交臺省府庫，文書下達後二十日爲最後期限。如果有人暗自玩忽輕心，膽敢違反禁令，及掌管部門不督察檢舉，都要即時論罪嚴懲。”下詔批准。

車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爲一旅。漢氏一統，故去其人，留其名也。

官員出行作前導的五百，舊説古時候卿出行有一旅隨從，一旅是五百人。漢朝統一天下，所以去除五百人數，留下了五百這個名稱。

宋孝武孝建二年十一月乙巳，有

宋孝武帝孝建二年十一月乙巳日，有關部門

司奏："侍中祭酒何偃議：'自今臨軒，乘輿法服，纛華蓋，登殿宜依廟齋以夾御，侍中、常侍夾扶上殿，及應爲王公興，又夾扶，畢，還本位。'求詳議。"曹郎中徐爰參議："宜如省所稱，以爲永准。"詔可。

上奏説："侍中祭酒何偃建議：'今後皇帝至殿前，身穿法服，置身華蓋之下，上殿應當依照廟祭齋戒的禮儀用人夾御，由侍中、常侍在兩旁夾扶上殿，如果要爲王公起來，又由人夾扶，完畢，還復本位。'請求詳審討論。"曹郎中徐爰附議："應當按照省署上奏提出的建議施行，作爲永久準則。"下詔同意。

孝建三年五月壬戌，有司奏："案漢胡廣、蔡邕并云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六國，兼其車服，故王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法駕則三十六乘。檢晋江左逮至于今，乘輿出行，副車相承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參議："八十一乘，義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准，并不出經典。自邕、廣傳説，又是從官所乘，非帝者副車正數。江左五乘，儉不中禮。案《周官》云：'上公九命，貳車九乘。侯伯七命，車七乘。子男五命，車五乘。'然則帝王十二乘。"詔可。

孝建三年五月壬戌日，有關部門上奏説："考漢胡廣、蔡邕都説古時侯諸侯有貳車九乘，秦滅了六國，兼并其車服，所以王者大駕有屬車八十一乘。尚書、御史乘坐。最後一乘車，懸挂豹尾。法駕則有屬車三十六乘。考察東晋以來直至現在，皇帝車駕出行，副車相沿襲衹有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劉宏附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從説法上應該是兼并九國車服，而法駕屬車三十六乘没有根據，這些説法都不是出自經典。從蔡邕、胡廣而傳説下來，而屬車又是從官乘坐的車，并不是皇帝副車正規的車乘數量。東晋副車五乘，過於省儉不符合禮制。考《周官》記載：'上公九命，有貳車九乘。侯伯七命，有貳車七乘。子男五命，有貳車五乘。'因此帝王副車應是十二乘。"下詔批准。

大明元年九月丁未朔，有司奏："未有皇太后出行副車定數，下禮官議正。"博士王燮之議："《周禮》，后六服五路之數，悉與王同，則副車之制，不應獨異。又《記》云：'古者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鄭注云：'后象王立六宫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推所立每與王同，禮無降亦明矣。皇太后既禮均至極，彌不應殊。謂并應同十二乘。"通關爲允。詔可。

大明元年九月丁未初一，有關部門上奏説："皇太后出行副車没有確定的乘數，請下轉禮部官員討論確定。"博士王燮之建議："據《周禮》，后六服五輅的數額，完全和王相同，那麽副車制度，不應惟獨不同。另外《禮記》載：'古時侯王后下面分設六宫，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掌管天下内事的治理。''天子設立六大官署，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掌管天下外事的治理。'鄭玄注説：'后像王一樣設立六宫居住，也是正寢一處，燕寢五處。'推究王后設置總是與王相同，禮儀并不降抑也是很明顯的。皇太后既然禮儀與至尊均等，更不應當不同。所以説皇太后出行副車應同樣是十二乘。"關文在各部門之間通報之後都表示贊同。下詔批准。

大明四年正月戊辰，尚書左丞荀萬秋奏："《籍田儀注》，'皇帝冠通天

大明四年正月戊辰，尚書左丞荀萬秋上奏説："據《籍田儀注》，'皇帝戴通天冠，朱紅色

冠，朱紘，青介幘，衣青紗袍。侍中陪乘，奉車郎秉轡。’案《漢·輿服志》曰：‘通天冠，乘輿常服也。’若斯豈可以常服降千畝邪?《禮記》曰：‘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耜。’鄭玄注《周官》司服曰：‘六服同冕’，尊故也。時服雖變，冕制不改。又潘岳《籍田賦》云：‘常伯陪乘，太僕秉轡。’推此，輿駕籍田，宜冠冕，璪十二旒，朱紘，黑介幘，衣青紗袍。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宜改儀注，一遵二《禮》以爲定儀。”詔可。

帶子，戴青介幘，穿青紗袍。侍中陪乘，奉車郎手執馬繮駕車。’考《後漢書·輿服志》說：‘通天冠，是皇帝平時戴的冠。’如此說來，難道可以常戴親耕籍田嗎?《禮記》載：‘古時候天子親耕籍田，戴冕，朱紅色帶子，親手執耒耜。’鄭玄注《周官》司服說：‘六種衣服同一種冕’，是尊重的緣故。不同時令衣服雖然變化，而冕的形制不改。另外，潘岳《籍田賦》寫道：‘常伯陪乘，太僕手執馬繮駕車。’以此推考，皇帝親耕籍田，應戴冕，冕上懸有彩色絲繩穿成的十二旒，用朱紅色帶子繫於頷下，戴黑介幘，穿青紗袍。由常伯陪乘，太僕手執馬繮駕車。應當修改禮儀制度，完全遵照《周禮》《禮記》制定正規禮儀。”下詔同意。

大明四年正月己卯，有司奏：“南郊親奉儀注，皇帝初著平天冠，火龍黼黻之服。還，變通天冠，絳紗袍。廟祠親奉，舊儀，皇帝初服與郊不異，而還變著黑介幘，單衣即事，乖體。謂宜同郊還，亦變著通天冠，絳紗袍。又舊儀乘金根車。今五路既備，依《禮》玉路以祀，亦宜改金根車爲玉路。”詔可。

大明四年正月己卯，有關部門上奏說：“到南郊祭天的禮儀規定，皇帝開始戴平天冠，穿火龍黼黻禮服。返回時，改戴通天冠，換上絳紗袍。祭祀宗廟，按以往禮儀，皇帝開始的冠服與郊祀没有不同，但返回時改戴黑介幘，換上單衣視事，不合體統。我們認爲應當同郊祀返回時一樣，也改戴通天冠，換上絳紗袍。另外，按以往禮儀，皇帝祭祀乘金根車。現在五種輅車已經齊備，依據《禮》乘玉輅祭祀，也應當由乘金根車改爲乘玉輅車。”下詔同意。

大明六年八月壬戌，有司奏：“《漢儀注》‘大駕鹵簿，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卿御。法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晉氏江左，大駕未立，故郊祀用法駕，宗廟以小駕。至於儀服，二駕不異。拜陵，御服單衣幘，百官陪從，朱衣而已，亦謂之小駕，名實乖舛。考尋前記，大駕上陵，北郊。周禮宗廟於昊天有降，宜以大駕郊祀，法駕祠廟，小駕上陵，如爲從序。今改祠廟爲法駕鹵簿，其軍幢多少，臨時配之。至尊乘玉路，以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小輦輪御軺衣書等車爲副。其餘并如常儀。”詔可。

大明六年八月壬戌，有關部門上奏說：“《漢儀注》載‘皇帝乘大駕出行時儀仗次第，公卿在前面引導，大將軍陪乘，太僕卿駕車。乘法駕出行，侍中陪乘，奉車郎駕車’。東晉時，没有大駕，所以郊祀天地用法駕，祭祀宗廟用小駕。至於禮儀服制，法駕小駕没有不同。拜謁陵寢，皇帝穿單衣戴幘，百官陪從，祇穿朱衣，也稱爲小駕，名實不相符。考尋以往記載，皇帝乘大駕上陵，往北郊祭地。周代禮制，宗廟祭祀祈禱上天降福，應當乘大駕郊祀天地，乘法駕祭祀宗廟，乘小駕上陵，等次像有一定順序。現在祭祀宗廟改用法駕儀仗，其中軍幢數額，臨時配置。皇帝乘玉輅，以金輅象輅革輅木輅小輦輪御軺衣書等車作爲副車。其餘都仍然如同往常儀制。”下詔同意。

大明七年二月甲寅，輿駕巡南豫、兗二州，冕服，御玉路，辭二廟。改服通天冠，御木路，建大麾，備春蒐之典。

明帝泰始四年五月甲戌，尚書令建安王休仁參議："天子之子，與士齒讓，達於辟雍，無生而貴者也。既命而尊，禮同上公。周制五等，車服相涉，公降王者，一等而已。王以金路賜同姓諸侯，象及革木，以賜異姓侯伯，在朝卿士，亦準斯禮。按如此制，則東宫應乘金路。自晉武過江，禮儀疏舛，王公以下，車服卑雜；唯有東宫，禮秩崇異，上次辰極，下絶侯王。而皇太子乘石山安車，義不見經，事無所出。《禮》所謂金、玉路者，正以金玉飾輅諸末耳。左右前後，同以漆畫。秦改周輅，制爲金根，通以金薄，周匝四面。漢、魏、二晉，因循莫改。逮于大明，始備五輅。金玉二制，并類金根，造次瞻睹，殆無差别。若錫之東儲，於禮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級，表示等威。且《春秋》之義，降下以兩，臣子之義，宜從謙約。謂東宫車服，宜降天子二等，驂駕四馬，乘象輅，降龍碧旂九葉。進不斥尊，退不逼下，沿古酌時，於禮爲衷。"詔可。

泰始四年八月甲寅，詔曰："車服之飾，象數是遵。故盛皇留範，列聖垂制。朕近改定五路，酌古代今，修成六服，沿時變禮。所施之事，各有條叙。便可付外，載之典章。朕以大冕純玉繅，玄衣黄裳，乘玉輅，郊祀天，宗祀明堂。又以法冕五綵繅，

大明七年二月甲寅，皇帝車駕巡行南豫州、兗州，着冕服，乘玉輅，告辭二廟。然後改戴通天冠，换乘木輅，車上竪立大麾，完全按春季出行儀典。

明帝泰始四年五月甲戌日，尚書令建安王劉休仁參與謀議："天子之子，與士以年齡大小相讓，而達於辟雍，這是天生而貴。既天生尊貴，則禮儀與上公相同。周代制度爵分爲五等，車服等級與五等爵位相應，公降爲王者，衹是一等爵位。王把金輅賜給同姓諸侯，把象輅、革輅及木輅賜給異姓侯伯，在朝廷的卿士，也按照同樣的禮儀賜給輅車。根據這種制度，東宫太子則應乘金輅車。自從晉武帝渡江滅吴之後，禮儀制度荒疏背離正軌，王公以下大臣，車制冠服卑微混雜；衹有東宫太子，禮儀等秩特别尊崇，僅次於皇帝，遠遠高過侯王。然而皇太子乘坐石山安車，其義不見於經典，其事也没有先例。《周禮》所説的金輅、玉輅，衹是用金飾用玉飾輅車的各處末端。車的左右前後，都用漆塗飾。周代輅車，秦代改製爲金根車，全部用金箔垂簾環繞四面。漢朝、魏朝、西晉東晉，都沿襲而没有改變。直至大明年間，纔五種輅車齊備。金輅、玉輅兩種車的形制，都和金根車類似，倉促看一下，幾乎没有差别。如果賜給東宫儲君，從禮制上來説恐怕過重，這樣做不能突出皇帝的最高地位，表示等級森嚴。況且《春秋》所表述的禮義，用兩個等次表示降抑，臣子的禮儀，應當以謙卑儉約爲宜。我認爲東宫太子的車服，應當比天子降低二等，一人駕車，一人陪乘，一車四馬，乘象輅，車上竪立降龍碧旗，有九旒。進不凌犯至尊，退不威逼臣下，循考古今沿革，斟酌現在時宜，這樣做很符合禮制。"下詔同意。

泰始四年八月甲寅，下詔説："車子冠服的裝飾，遵循象數配合對應的原則。所以歷代盛皇留下了典範，列聖傳下了儀制。朕近來改定五種輅車，斟酌古制，取合時宜，修成六種冠服，隨時用於不同的禮儀。具體實施事項，各有章法次第。現可以交付外朝，載入典章制度。朕采用：戴大冕以五彩絲繩作旒，有十二旒，每旒連綴十

玄衣絳裳，乘金路，祀太廟，元正大會諸侯。又以飾冠冕四綵繅，紫衣紅裳，乘象輅，小會宴饗，餞送諸侯，臨軒會王公。又以綉冕三綵繅，朱衣裳，乘革路，征伐不賓，講武校獵。又以紘冕二綵繅，青衣裳，乘木輅，耕稼，饗國子。又以通天冠，朱紗袍，爲聽政之服。”

二粒純玉，着玄色上衣黄色下裳，乘玉輅，到南郊祭天，到明堂祭祀祖宗。又采用：戴法冕以五彩絲繩作旒，着玄色上衣絳色下裳，乘金輅，到太廟祭祀祖宗，於正月元日大會諸侯。又采用：戴飾冠冕以四彩絲繩作旒，着紫色上衣紅色下裳，乘象輅，駕臨小型宴會，餞送諸侯，或是到殿前接見王公。又采用：戴綉冕以三彩絲繩作旒，着朱紅色上衣下裳，乘革輅，討伐叛逆，或習武圍獵。又采用：戴紘冕以二彩絲繩作旒，着青色上衣下裳，乘木輅，親耕籍田，或是擺設酒食招待國子。又采用：戴通天冠，着朱紅紗袍，作爲聽政之服。”

泰始六年正月戊辰，有司奏：“被敕皇太子正冬朝賀，合著衮冕九章衣不?”儀曹郎丘仲起議：“案《周禮》，公自衮冕以下。鄭注：‘衮冕以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之服也。’伏尋古之上公，尚得服衮以朝。皇太子以儲副之尊，率土瞻仰。愚謂宜式遵盛典，服衮冕九旒以朝賀。”兼左丞陸澄議：“服冕以朝，實著經典。秦除六冕之制，至漢明帝始與諸儒還備古章。自魏、晋以來，宗廟行禮之外，不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每加侍官。今皇太子承乾作副，禮絶群后，宜遵聖王之盛典，革近代之陋制。臣等參議，依禮，皇太子元正朝賀，應服衮冕九章衣。以仲起議爲允。撰載儀注。”詔可。

泰始六年正月戊辰，有關部門上奏説：“收到敕書皇太子將正冬朝賀，是否應當着衮冕九章禮服呢?”儀曹郎丘仲起提出建議：“考《周禮》記載，公穿戴衮冕以下的禮服。鄭玄注：‘從衮冕直至卿大夫的玄冕，都是公卿大夫朝聘天子的禮服。’我想古時候的上公，尚且能够穿戴衮冕朝見天子。皇太子貴爲儲君，全國上下敬仰。愚意以爲應當遵循盛典，着衮冕九旒禮服朝賀。”兼左丞陸澄發表議論：“着冕服上朝，確實載於經典。秦朝廢除了六種冕服的制度，到漢明帝時纔與衆儒議定恢復了古代規章。從魏、晋以來，除宗廟祭禮以外，不想讓臣下着衮冕禮服，所以位至三公者，常常加授侍官。現在皇太子秉承乾綱作儲君，禮儀遠遠高於諸王群臣之上，應當遵循聖王盛典，革除近代的陋制。臣等共同謀議，依照禮儀制度，皇太子元正朝賀，應當着衮冕九章禮服。認爲丘仲起的建議允當。可以編撰載入儀注。”下詔批准。

後廢帝即位，尊所生陳貴妃爲皇太妃，輿服一如晋孝武太妃故事。唯省五牛旗及赤旂。

後廢帝即位，尊生母陳貴妃爲皇太妃，車駕冠服完全如同晋孝武帝太妃舊例。祇減省了五牛旗和赤旗。



宋書卷十九

志第九

樂(一)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自黄帝至于三代，名稱不同。周衰凋缺，又爲鄭衛所亂。魏文侯雖好古，然猶昏睡於古樂。於是淫聲熾而雅音廢矣。

《周易》說:“先王製作音樂來推崇德行，以盛大隆重的儀禮將音樂獻給上帝，并且祭祀自己的祖先。”從黄帝到三代，名稱不同。周代衰微時，古樂凋零殘缺，又被鄭衛之音所淆亂。魏文侯雖說好古，然而他聽了古樂仍然昏昏欲睡。於是淫聲興盛而雅音廢棄了。

及秦焚典籍，《樂經》用亡。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周存六代之樂，至秦唯餘《韶》、《武》而已。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祖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舞》，舞人悉執干戚，以象天下樂己行武以除亂也。故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周又有《房中之樂》，秦改曰《壽人》。其聲，楚聲也，漢高好之，孝惠改曰《安世》。高祖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生於《武德》，《禮容》生於《文始》、《五行》也。漢初又有《嘉至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迎神之樂也。文帝又自造《四時舞》，以明天下之安和。蓋樂先王之樂者，明有法也；樂己所自作者，明有制也。孝景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薦之太宗之廟。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舞》，薦之世宗之廟。漢諸帝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焉。

秦朝焚毁典籍，《樂經》因此亡佚。漢朝興起，樂家有制氏，但衹能記載古樂的音調節奏，却不能説出它的含義。周代所保存的六代古樂，到秦朝衹剩下《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稱爲《五行》，漢高祖改《韶舞》稱爲《文始》，用以表示不相沿襲。又製作《武德舞》，跳舞的人都手持武器，用來象徵天下之人樂於自己行使武力來消除暴亂。所以在高祖廟中演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周代又有《房中之樂》，秦朝改稱爲《壽人》，它的聲調是楚地的聲調，漢高祖愛好它，孝惠帝改稱爲《安世房中樂》。高祖又製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出自《武德》，《禮容》出自《文始》、《五行》。漢朝初年又有《嘉至樂》，是叔孫通因襲秦朝樂人而製作的宗廟迎神之樂。漢文帝又自己製作《四時舞》，用來表明天下的安和。原來愛好先王的古樂，爲的是表明有一定的法則；愛好自己所製作的新樂，爲的是表明有一定的制度。漢孝景帝采用《武德舞》作《昭德舞》，薦祭太宗廟。孝宣帝采用《昭德舞》製作《盛德舞》，薦祭世宗廟。漢朝諸帝都演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

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著《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殊。其內史中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然竟不用也。

漢武帝的時候，河間獻王與毛生等人共同收集《周官》以及諸子書中言及樂事的資料，著《樂記》一書，進獻八佾之舞，與制氏没有差異。獻王的內史中丞王定傳下來，轉授常山王禹。王禹在漢成帝時任謁者，多次對皇上談論樂舞的義理，并且進獻《樂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時，得到二十三篇，但是始終没有使用。

至明帝初，東平憲王蒼總定公卿之議，曰："宗廟宜各奏樂，不應相襲，所以明功德也。"承《文始》、《五行》、《武德》爲《大武》之舞。又制舞哥一章，薦之光武之廟。

到了東漢明帝初年，東平憲王劉蒼總結公卿的討論，説："宗廟應當演奏本朝的樂舞，不應當襲用前朝，這樣纔是彰明功德的方式。"於是繼承《文始》、《五行》、《武德》製作《大武》之舞。又製作舞歌一章，進獻祭漢光武帝廟。

漢末大亂，衆樂淪缺。魏武平荆州，獲杜夔，善八音，嘗爲漢雅樂郎，尤悉樂事，於是以爲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時又有鄧静、尹商，善訓雅樂，哥師尹胡能哥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考經籍，近采故事，魏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而左延年等，妙善鄭聲，惟夔好古存正焉。

東漢末年大亂，各樂舞散佚殘缺。魏武帝平定荆州時，得到杜夔，杜夔精通音樂，曾經任東漢的雅樂郎，尤其熟悉關於雅樂的事，於是武帝任他爲軍謀祭酒，命他創定雅樂。當時又有鄧静、尹商，善於訓釋雅樂，歌師尹胡能唱宗廟郊祀的樂曲，舞師馮肅、服養通曉前代的各種舞蹈，都由杜夔統一管理。杜夔考證古代經籍，搜集近代典章，魏朝恢復前代的古樂，是從杜夔開始的。而左延年等人，善於演奏流行樂曲，祇有杜夔愛好古樂，堅守正道。

文帝黄初二年，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哥詩，多即前代之舊；唯魏國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詩而已。

魏文帝黄初二年，把漢朝《巴渝舞》改名爲《昭武舞》，把宗廟《安世樂》改名爲《正世樂》，《嘉至樂》改名爲《迎靈樂》，《武德樂》改名爲《武頌樂》，《昭容樂》改名爲《昭業樂》，《雲翹舞》改名爲《鳳翔舞》，《育命舞》改名《靈應舞》，《武德舞》改名爲《武頌舞》，《文始舞》改名爲《大韶舞》，《五行舞》改名爲《大武舞》。它們的許多歌詩，大都沿用前代的舊作，祇有魏國初建時，使王粲改寫登歌以及《安世》、《巴渝》詩罷了。

明帝太和初，詔曰："禮樂之作，所以類物表庸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樂以舞爲主，自黄帝《雲門》以下，至於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太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廟樂

魏明帝太和初年，下詔書説："制禮作樂，爲的是類比事物、表彰功德而不忘其根本。凡是音樂，都是以舞蹈爲主，從黄帝《雲門》以下，一直到周代《大武》，都是太廟舞蹈的名稱。而管理它的官員，都稱爲太樂，那是因爲總領諸類，不能拿其中一類來作爲名稱。武皇帝的廟樂

未稱，其議定廟樂及舞，舞者所執，綴兆之制，聲哥之詩，務令詳備。樂官自如故爲太樂。”太樂，漢舊名，後漢依讖改太予樂官，至是改復舊。

未能相稱，在商討規定武皇帝的廟樂及舞蹈時，舞者执持的物件，行列位置的制度，聲歌的詩句，一定要使其周詳完備。樂官從容自若，所以稱爲太樂。”太樂是漢朝的舊官名，後漢依據讖書改稱太予樂官，到這時改復舊名。

於是公卿奏曰：“臣聞德盛而化隆者，則樂舞足以象其形容，音聲足以發其哥咏。故薦之郊廟，而鬼神享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樂其度。使四海之内，遍知至德之盛，而光輝日新者，禮樂之謂也。故先王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蓋當其時而制之矣。周之末世，上去唐、虞幾二千年，《韶箾》、《南》、《籥》、《武》、《象》之樂，風聲遺烈，皆可得而論也。由斯言之，禮樂之事，弗可以已。今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樂》。武，神武也。武，又迹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迹所起也。高祖文皇帝樂，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至於群臣述德論功，建定烈祖之稱，而未制樂舞，非所以昭德紀功。夫哥以咏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爲斌，兼秉文武，聖德所以章明也。臣等謹制樂舞名《章斌之舞》。昔《簫韶》九奏，親於虞帝之庭，《武》、《象》、《大武》，亦振於文、武之阼。特以顯其德教，著其成功，天下被服其光輝，習咏其風聲者也。自漢高祖、文帝各逮其時，而爲《武德》、《四時》之舞，上考前代制作之宜，以當今成業之美，播揚弘烈，莫盛於《章斌》焉。《樂志》曰：‘鐘磬干戚，所以祭先王之廟，又所以獻酬酳酢也。在宗廟之中，君臣莫不致敬；族長之中，長幼無不從和。’故仲尼答賓牟賈之問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此皆祭

於是公卿上奏疏說：“臣下聽說凡是道德隆盛，教化昌明的朝代，那麽樂舞能够表現它的德化，音聲能够抒發它的盛情。所以在祭天祭祖中進獻，鬼神因它的和諧而享用，在朝廷演奏，君臣因它符合禮度而高興。能使四海之内，到處知道皇上的德政進入极盛時期，而光輝日日更新的工具，就是指的禮樂啊。所以先王以殷盛的樂舞薦祭上帝，并配祀祖先，實在是根據當時情况製作的。周代末年，上距唐、虞差不多有兩千年，有《韶箾》、《南》、《籥》、《武》、《象》之樂，它的風化遺功，都是可以瞭解并加以評論的，從這一點來説，禮樂的事情，是不能停止的。如今太祖武皇帝樂，應當稱爲《武始之樂》。武是神武的意思，又是足迹的意思。《武始》意謂神武的初始，又指王者事迹的興起。高祖文皇帝樂，應當稱爲《咸熙之舞》，咸是皆的意思，熙是興盛的意思，咸熙的意思是説適逢盛運，承受天命，天下由此都興盛起來。至於群臣論述功德，建定先祖的稱號，却没有制定樂舞，這不是昭明美德、記述功業的辦法。歌詩是用來咏嘆美德的，舞蹈是用來表現事迹的。在文字上，文和武合起來稱爲斌，而兼有文武之資，正是聖德得以彰明的原因啊！臣等恭謹地制定樂舞，稱爲《章斌之舞》。從前《簫韶》在虞舜庭中演奏，《武》、《象》、《大武》也在周文王、周武王的階前振起。這是特地用來顯示他們的德教，表明他們的成功，使天下的人親身感受他們的光輝，習咏他們的風化啊。自從漢高祖、文帝各自根據他們的時代製作《武德》、《四時》之舞，上考前代樂舞中適合的内容，用以咏美當今創業的聖主，來傳揚豐功偉績，没有比《章斌》更隆盛的了。《樂志》説：‘用鐘磬演奏，執干戚起舞，是用以祭先王之廟，又是用來主客酬酢的。在宗廟之中，君臣無不致敬意；在族長之中，長幼無不順從和睦。’

禮大享，通用盛樂之明文也。今有事於天地宗廟，則此三舞宜并以爲薦享，及臨朝大享，亦宜舞之。然後乃合古制事神訓民之道，關於萬世，其義益明。又臣等思惟，三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世同功，以至隆平也。於名爲美，於義爲當。”尚書奏：“宜如所上。”帝初不許制《章斌之樂》。三請，乃許之。

所以孔子回答賓牟賈的問題時說：‘周代的德行通達四方，禮樂相互交往。’《傳》說：‘魯國有大祭之樂，在大祭宗廟時應用。’這都是舉行祭祀先王時，普遍用盛樂的明確的文字記載。現在如果祭祀天地宗廟，那麽這三舞應當一并用爲祭獻，及至天子親自祭祀先王，也應當用這三舞。然後纔合乎古代制度中敬事神明、訓導百姓的道理，關於後代萬世，它的意義更爲顯著。又，臣等考慮，三舞應當有一個總的名稱，可以命名爲《大鈞之樂》。鈞是平的意思，指的是大魏三代功業相同，以致國家興隆、天下升平。名稱很美，義理又很確切。”尚書奏稱：“應當照所上奏疏辦理。”明帝起初不同意制定《章斌之樂》。群臣再三提出請求後，纔答應了。

於是尚書又奏：“祀圜丘以下，《武始舞》者，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絳襪，黑韋鞮。《咸熙舞》者，冠委貌，其餘服如前。《章斌舞》者，與《武始》、《咸熙》舞者同服。奏於朝庭，則《武始舞》者，武冠，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絳領袖，皂領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襪，黑韋鞮。《咸熙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黄袍單衣，白合幅袴，其餘服如前。”奏可。史臣案，《武始》、《咸熙》二舞，冠制不同，而云《章斌》與《武始》、《咸熙》同服，不知服何冠也？

於是尚書又上奏疏說：“祭祀上天以下時，《武始舞》舞人的服裝是：平頂禮帽，黑色的裹髮巾，玄色的衣裳，白色的領和袖，絳色領袖的内衣，絳色的合幅褲，絳色的襪子，黑色的皮鞋。《咸熙舞》舞人戴皂絹做的帽，其他服裝如前。《章斌舞》舞人與《武始》、《咸熙》舞人同一服裝。在朝廷演奏時，則舞《武始舞》的人的服裝是：武士帽，赤色的裹髮巾，生絳色的袍子，單衣，絳色衣領衣袖，皂色領袖的内衣，虎紋合幅褲，白色布襪，黑色的皮鞋。《咸熙舞》舞人的服裝是：緇布冠，黑色的裹髮巾，生黄色的袍子、單衣，白色合幅褲，其餘服裝如前。”所奏得到許可。史臣按：《武始》、《咸熙》二舞中，所戴的冠帽規定不同，可是説《章斌》與《武始》、《咸熙》同一服裝，不知道《章斌》戴的是哪一種帽子？

侍中繆襲又奏：“《安世哥》本漢時哥名。今詩哥非往時之文，則宜變改。案《周禮》注云：《安世樂》，猶周《房中之樂》也。是以往昔議者，以《房中》哥后妃之德，所以風天下，正夫婦，宜改《安世》之名曰《正始之樂》。自魏國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哥《安世詩》，專以思咏神靈及説神靈鑒享之意。襲後又依哥省

侍中繆襲又上奏疏説：“《安世歌》本來是漢朝時的歌名，如今它的歌詞已不是往時的文辭，那就應當更改歌名。據《周禮》注説：《安世樂》就是周代《房中之樂》。所以以往的研究者認爲《房中之樂》歌咏后妃的德性，是用來教化天下而端正夫婦之道的，應當改《安世》的名稱爲《正始之樂》。在魏國剛剛建立時，已故侍中王粲寫的登歌《安世詩》，專門用來懷念歌咏神靈以及述説神靈鑒臨享受的意思。臣繆襲後來依據王

讀漢《安世哥》咏，亦説‘高張四縣，神來燕享，嘉薦令儀，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今思惟往者謂《房中》爲后妃之歌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娱神，登堂哥先祖功德，下堂哥咏燕享，無事哥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樂哥，改《安世哥》曰《享神哥》。”奏可。案文帝已改《安世》爲《正始》，而襲至是又改《安世》爲《享神》，未詳其義。王粲所造《安世詩》，今亡。

粲的登歌來省察閲讀漢朝《安世歌》的歌詞，也説：‘四面擺下盛大的陳設，神靈前來享受飲宴，美好的進獻与美好的禮儀，永遠受到神靈的保祐。’没有《周南》、《召南》中所説的以后妃之德教化天下的話。如今想來，過去認爲《房中之樂》是后妃之歌的人，恐怕是違背了它的原意。當祭祀娱神的時候，升堂就歌咏先祖的功德，下堂就歌咏宴享之樂，用不着去歌咏后妃的德化。自是應當依據實事來爲它的樂歌命名，改稱《安世歌》爲《享神歌》。”所奏許可。按文帝已經改《安世》爲《正始》，而繆襲到這時却又改《安世》爲《享神》，不瞭解其中道理。王粲所寫的《安世詩》，現在已經失傳。

襲又奏曰：“文昭皇后廟，置四縣之樂，當銘顯其均奏次第，依太祖廟之名，號曰昭廟之具樂。”尚書奏曰：“禮，婦人繼夫之爵，同牢配食者，樂不異文。昭皇后今雖别廟，至於宫縣樂器音均，宜如襲議。”奏可。

繆襲又上奏疏説：“祭文昭皇后廟，設置四懸之樂，應當刻於碑石，顯示其節奏以及演奏的次序，依照太祖廟的名稱，稱爲昭廟的供樂。”尚書上疏説：“按照禮儀的規定，凡是妻子繼承丈夫的爵位，用同樣犧牲祭祀的，祭樂也没有差異。昭皇后如今雖然另設祭廟，至於宫懸樂器節奏的規定，應當照繆襲的建議。”所奏許可。

散騎常侍王肅議曰：“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説者據《周官》單文爲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知弘也。漢武帝東巡封禪還，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爲盡用宫縣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蓋謂其器之不文爾，不謂庶物當復减之也。禮，天子宫縣，舞八佾。今祀圜丘方澤，宜以天子制，設宫縣之樂，八佾之舞。”衛臻、繆襲、左延年等咸同肅議。奏可。

散騎常侍王肅上奏説：“帝王各自用他們的禮樂制度事奉天地，如今研究者以《周官》的孤文單證作爲治國的大法，我擔心他們有片面性而缺乏全面觀點。漢武帝東巡封禪回來，在甘泉祭太一，在汾陰祭后土，都用全部樂舞。説他全用，是説他全用宫懸之樂。所謂天地的本性以質樸爲貴，是説器物没有文飾罷了，不是説祭祀時的樂器應當再减少。按禮樂的規定，天子置宫懸、舞八佾。如今祭祀天地，應當用天子的制度，設置宫懸之樂，八佾之舞。”衛臻、繆襲、左延年等都贊成王肅的意見。所奏許可。

肅又議曰：“説者以爲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祭地，唯舞《咸池》，宗廟，唯舞《大武》，似失其義矣。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左傳》：‘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之樂也。然則一會之日，具作六代樂矣。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燕會，比之爲細。《王制》曰：‘庶羞不逾牲，

王肅又上奏議説：“研究樂舞的人認爲周代祭天時，衹舞《雲門》，祭祀地時，衹舞《咸池》，祭祀宗廟時衹舞《大武》，似乎違背了它的原意。周代依禮迎接賓客時都演奏全部的樂舞。《左傳》：‘王子頽宴飲五大夫，演奏全部的樂舞。’這是指六代的樂舞。那就在一次的宴會中，一一演奏了六代的樂舞。祭祀天地宗廟，是一件大事，而賓客宴會，比起來算是小事。《王制》

燕衣不逾祭服。'可以燕樂而逾天地宗廟之樂乎?《周官》:'以六律、六吕、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説遠人。'夫六律、六吕、五聲、八音,皆一時而作之,至於六舞獨分擘而用之,所以不厭人心也。又《周官》:'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韎,東夷之樂也。又:'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哥,祭祀則吹而哥之,燕亦如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典,獨不得用。大享及燕日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樂,皆主之於宗廟,而後播及其餘也。夫作先王樂者,貴能包而用之,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高皇帝、太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有司奏:"宜如肅議。"奏可。肅私造宗廟詩頌十二篇,不被哥。晉武帝泰始二年,改制郊廟哥,其樂舞亦仍舊也。

漢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雲翹》、《育命》之舞。北郊及祀明堂,并奏樂如南郊。迎時氣五郊:春哥《青陽》,夏哥《朱明》,并舞《雲翹》之舞;秋哥《西皓》,冬哥《玄冥》,并舞《育命》之舞;季夏哥《朱明》,兼舞二舞。章帝元和二年,宗廟樂,故事,食舉有《鹿鳴》、《承元氣》二曲。三年,自作詩四篇,一曰《思齊皇姚》,二曰《六騏驎》,三曰《竭肅雍》,四曰《陟叱根》。合前六曲,以爲宗廟食舉。加宗廟食舉《重來》、《上陵》二曲,合八曲爲上陵食舉。減宗廟食舉《承元氣》一曲,加《惟天之命》、

説:'各樣菜肴不能超過祭祀的犧牲,日常衣着不能超過祭祀的服飾。'能够使宴飲之樂超越祭祀天地宗廟之樂嗎?《周官》:'以六律、六吕、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用來薦祭鬼神,協和邦國,調諧萬民,慰安賓客,娱樂遠人。'六律、六吕、五聲、八音,都同時來演奏,至於六舞却惟獨分開來用,這就是人心難以滿足的原因。《周官》又説:'樂官韎師掌管教習韎樂,在祭祀的時候,就率領他的屬下來表演。祭祀先王也是這樣。'韎樂,是東夷的樂舞。又説:'樂官鞮鞻氏掌管四方夷族樂舞以及它的聲歌,在祭祀的時候就吹奏歌唱,宴會時也是這樣。'四方夷族的樂舞,竟能够進入宗廟,而前代的典則,如今難道就不能用?祭先王和宴日也可演奏夷樂這一點,表明古今夷、夏的樂舞,都主要在宗廟演奏,然後傳播到其他場合。演奏先王樂舞,貴能包舉應用,采納四夷的樂舞,正是贊美德化的廣大普及。高皇帝、太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廟,都應當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主管部門奏稱:"應當照王肅的奏議辦。"所奏許可。王肅私自寫宗廟詩頌十二篇,没有合樂歌唱。晉武帝泰始二年,改制郊廟歌,它的樂舞也沿用舊樂。

漢光武帝平定隴、蜀,增廣郊祀之禮,以高皇帝配享從祀,樂舞演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舞《雲翹》、《育命》之舞,在北郊祭大以及在明堂祭祀時,演奏的樂舞和在南郊一樣。在迎祭四時之氣的五次郊祀中:迎春歌唱《青陽》,迎夏歌唱《朱明》,連同舞《雲翹》之舞;迎秋歌唱《西皓》,迎冬歌唱《玄冥》,都舞《育命》之舞;迎季夏歌唱《朱明》,同時舞《雲翹》、《育命》二舞。漢章帝元和二年,祭祀宗廟奏樂時,按照舊例,在進獻食物時演奏《鹿鳴》、《承元氣》兩首樂曲。三年,自己作詩四篇,第一篇名《思齊皇姚》,第二篇名《六騏驎》,第三篇名《竭肅雍》,第四篇名《陟叱根》,合并前面二曲爲六曲,作爲宗廟進食之樂。加上宗廟進食的《重來》、《上陵》二曲,合并八曲作爲上陵進食之樂。減少宗廟進食時的《承元氣》

《天之曆數》二曲，合七曲爲殿中御食飯舉。又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二曰《重來》，三曰《初造》，四曰《俠安》，五曰《歸來》，六曰《遠期》，七曰《有所思》，八曰《明星》，九曰《清涼》，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酒》，十二曰《承元氣》，十三曰《海淡淡》。魏氏及晋荀勗、傅玄并爲哥辭。魏時以《遠期》、《承元氣》、《海淡淡》三曲多不通利，省之。魏雅樂四曲：一曰《鹿鳴》，後改曰《於赫》，咏武帝。二曰《騶虞》，後改曰《巍巍》，咏文帝。三曰《伐檀》，後省除。四曰《文王》，後改曰《洋洋》，咏明帝。《騶虞》、《伐檀》、《文王》并左延年改其聲。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群后行禮，東箱雅樂郎作者是也。今謂之行禮曲，姑洗箱所奏。按《鹿鳴》本以宴樂爲體，無當於朝享，往時之失也。

一曲，加上《惟天之命》、《天之曆數》二曲，合并爲七曲，作爲殿中皇上用膳時進食之樂。又，漢朝太樂進食之樂有十三首樂曲：第一首名《鹿鳴》，第二首名《重來》，第三首名《初造》，第四首名《俠安》，第五首名《歸來》，第六首名《遠期》，第七首名《有所思》，第八首名《明星》，第九首名《清涼》，第十首名《涉大海》，第十一首名《大置酒》，第十二名《承元氣》，第十三名《海淡淡》。魏氏以及晋荀勗、傅玄一齊爲這些樂曲作了歌辭。魏朝時認爲《遠期》、《承元氣》、《海淡淡》三首樂曲不够通暢流利，把它减去。魏朝的雅樂有四首樂曲：第一首名《鹿鳴》，後來改名爲《於赫》，用以歌咏武帝。第二首名《騶虞》，後改名爲《巍巍》，歌咏文帝。第三首名《伐檀》，後來减省除去。第四首名《文王》，後來改名爲《洋洋》，歌咏明帝。《騶虞》、《伐檀》、《文王》三曲，一并由左延年改變它的樂調。正月元旦朝廷大會時，太尉奉進玉璧，諸王行禮，東厢雅樂郎演奏的就是這些樂曲。現在稱它爲行禮曲，用樂律第五種姑洗厢演奏。考查《鹿鳴》一曲，本來以用於飲宴爲得體，用於宗廟祭禮是不確當的，這是過去的失誤。

晋武泰始五年，尚書奏使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勗、黄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哥詩。詔又使中書郎成公綏亦作。張華表曰："按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以依咏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詞異，興廢隨時，至其韵逗曲折，皆繫於舊，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荀勗則曰："魏氏哥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頎，頎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勗造晋哥，皆爲四言，唯王公上壽酒一篇爲三言五言，此則

晋武帝泰始五年，尚書上奏，命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勗、黄門侍郎張華各自創作元旦行禮及王公祝壽酒食舉樂的歌詩。詔令又命中書郎成公綏也寫。張華上表説："考查魏朝祝壽進食的詩以及漢朝所施用的這類詩，它們的文句長短不齊，未必都合乎古制。因爲依據樂曲節奏作詩，詩句的長短，本來要有所因循，而懂音樂的作者，足以掌握其聲調，按照樂曲來作詩，大都不是一般人所能改動的。所以從兩漢到魏朝，作歌詩都因襲前作而不加變動，雖然詩篇的詞句不同，或興或廢而隨時變化，至於它的押韵，停頓的運用，都依照舊作，這樣做是有原因的，所以臣等作詩，都一概承襲，不敢有所改動。"荀勗却説："魏朝的歌詩，有的一句兩個字，有的三個字，有的四個字，有的五個字，同古詩不一樣。"將這一問題去請教司律中郎將陳頎，陳頎説："將魏朝的歌詩合樂歌唱，未必都合得上。"

華、勗所明異旨也。九年，荀勗遂典知樂事，使郭瓊、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之舞，而勗及傅玄、張華又各造此舞哥詩。勗作新律笛十二枚，散騎常侍阮咸譏新律聲高，高近哀思，不合中和。勗以其異己，出咸爲始平相。

所以荀勖創作晋朝歌詩，都是四言詩，衹有王公上壽酒一篇是三言五言，這就是張華和荀勖所表明的不同的宗旨。泰始九年，荀勖就掌管樂舞的事情，命郭瓊、宋識等創作《正德》、《大豫》之舞，而荀勖以及傅玄、張華又各自創作這二舞的歌詩。荀勖製作新的律笛十二支，散騎常侍阮咸批評新的樂律定音過高，過高則近於哀傷，不合樂聲的中和之道。荀勖因爲阮咸和自己意見不同，把他貶出任始平相。

晋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

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同用《正德》、《大豫》之舞。

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答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爲一代之禮，未審大晋樂名所以爲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鍾律，文之以五聲，咏之於哥詞，陳之於舞列，宫縣在下，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并作，登哥下管，各有常咏，周人之舊也。自漢氏以來，依放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韵曲折，又無識者，則於今難以意言。"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太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哥，食舉之樂，猶有未備。明帝太寧末，又詔阮孚等增益之。成帝咸和中，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

晋朝又改魏朝的《昭武舞》爲《宣武舞》，改《羽籥舞》爲《宣文舞》。

咸寧元年，詔令定祖宗的廟號，而廟樂同時用《正德》、《大豫》之舞。

及至東晋剛立宗廟，尚書向太常下達祭祀所用的樂舞的名目。太常賀循答覆説："魏朝改編漢朝的樂舞，用來作爲一代的典禮，不知大晋樂舞名目爲什麽與魏朝不同。自從遭到禍亂，往日的典章制度已經不復存在，然而這些樂舞都是用樂律調協，用五聲文飾，用歌詞歌咏，在舞隊中陳列時，宫懸在堂下，琴瑟在堂上，八音更迭演奏，雅樂一時并作，升堂而歌，堂下吹奏管樂，各自有它固定的歌詞，仍是周代人的舊制。自從漢朝以來，依仿這一禮儀，衹是自己創作新詩罷了。往日的京都荒廢，樂舞如今已經散佚，音韵的曲折變化，又没有人懂得它，那麽在今天很難憑臆想來説了。"當時因爲没有雅樂的樂器和演奏的樂人，省减太樂及鼓吹令。這以後得到登歌，進食之樂，尚有不完備之處。晋明帝太寧末年，又詔令阮孚等人改編。晋成帝咸和年間，就再設置太樂官，收集遺佚的樂舞，但還没有鐘磬一類的樂器。

初，荀勗既以新律造二舞，又更修正鍾磬，事未竟而勗薨。惠帝元康三年，詔其子黄門侍郎藩修定金石，以施郊廟。尋值喪亂，遺聲舊制，莫有記者。庾亮爲荆州，與謝尚共爲朝廷修雅樂，亮尋薨。庾翼、桓温專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晋氏之亂也，樂人悉没戎虜，及

起初，荀勖既然用新樂律創作《正德》、《大豫》二舞，又修正鐘磬樂器，這事没有完成荀勖就死了。元康三年，晋惠帝下詔令荀勖的兒子黄門侍郎荀藩修定鐘磬之樂，用於郊廟祭祀的樂舞。不久遇到動亂，原有的音聲制度，没有人記載下來。庾亮任職荆州時，同謝尚一起爲朝廷修定雅樂，但庾亮不久就死了。繼任的庾翼、桓温一心去管理軍務，樂器存放在府庫中，於是招致

胡亡，鄴下樂人，頗有來者。謝尚時爲尚書僕射，因之以具鍾磬。太元中，破苻堅，又獲樂工楊蜀等，閑練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

破爛損壞。在西晉發生禍亂的時候，樂人都爲虜寇所俘，待到胡人敗亡，鄴下的樂人中，很有些回來的人。謝尚當時任尚書僕射，就依靠他們來備辦鐘磬。太元年間，打敗苻堅，又得到樂工楊蜀等人，他們對舊樂熟練，於是四廂的鐘磬樂器纔得以完備。

宋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改之。語在《律曆志》。晋世曹毗、王珣等亦增造宗廟哥詩，然郊祀遂不設樂。

宋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再度調整鐘磬的樂律。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修正它。這事記載在《律曆志》中。晋代曹毗、王珣等人也增加新創作的宗廟歌詩，然而郊祀時却不設樂舞。

何承天曰："世咸傳吴朝無雅樂。案孫晧迎父喪明陵，唯云倡伎晝夜不息，則無金石登哥可知矣。"承天曰："或云今之《神絃》，孫氏以爲宗廟登哥也。"史臣案陸機《孫權誄》"《肆夏》在廟，《雲翹》承□"，機不容虛設此言。又韋昭孫休世上《鼓吹鐃哥》十二曲表曰："當付樂官善哥者習哥。"然則吴朝非無樂官，善哥者乃能以哥辭被絲管，寧容止以《神絃》爲廟樂而已乎？

何承天說："世上都傳說孫吴没有雅樂。考孫晧在明陵迎接父親喪柩時，史書上祇是說他歌妓日夜不停，那麽没有鐘磬登歌是可以知道的了。"何承天說："有的人說，今天的《神絃》歌，就是孫氏的宗廟登歌。"史臣案：陸機的《孫權誄》："《肆夏》用於宗廟，《雲翹》用於□"，陸機不會空說這句話。又，韋昭在孫休時代爲進獻《鼓吹鐃歌》十二曲上表說："應當將此曲交付樂官，使善於歌唱的人練習歌唱。"那麽孫吴并不是没有樂官，而善於歌唱的人却能將歌詞配合音樂，怎能僅僅將《神絃》歌作爲宗廟之樂呢？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有司奏："皇朝肇建，廟祀應設雅樂，太常鄭鮮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哥。黄門侍郎王韶之所撰哥辭七首，并合施用。"詔可。十二月，有司又奏："依舊正旦設樂，參詳屬三省改太樂諸哥舞詩，黄門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試，日近，宜逆誦習。輒申攝施行。"詔可。又改《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曰《後舞》。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主管部門奏稱："宋朝剛剛建立，宗廟祭祀應當設置雅樂，太常鄭鮮之等八十八人各自撰寫新歌。黄門侍郎王韶之所撰歌辭七首，都應施行應用。"下詔許可。十二月，主管部門又奏稱："按照以往元旦設置樂舞的舊例，參酌指派三省所改的太樂各歌舞詩，黄門侍郎王韶之創立三十二章，應當用來教習試用。使用日期將近，要預先唱習。特申奏統攝施行。"詔令許可。又改《正德舞》爲《前舞》，《大豫舞》爲《後舞》。

元嘉十八年九月，有司奏："二郊宜奏登哥。"又議宗廟舞事，録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十二人立議同，未及列奏，值軍興事寢。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哥，詔御史中丞顔延之造哥詩，廟舞猶闕。

元嘉十八年九月，主管部門奏稱："在南北兩處郊祀應當奏登歌。"又商討宗廟樂舞的事，録尚書江夏王劉義恭等十二人所見相同，没有來得及列名上奏，碰上戰争發生，這事就停下來了。二十二年，舉行南郊大祀，纔設置登歌，詔令御史中丞顔延之創作歌詩，但廟祀的樂舞仍付

闕如。

孝建二年九月甲午，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按禮，祭天地有樂者，爲降神也。故《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周官》曰：'作樂於圜丘之上，天神皆降。作樂於方澤之中，地祇皆出。'又曰：'乃奏黄鍾，哥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哥應鍾，舞《咸池》，以祀地祇。'由斯而言，以樂祭天地，其來尚矣。今郊享闕樂，竊以爲疑。《祭統》曰：'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哥，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至於秦奏《五行》，魏舞《咸熙》，皆以用享。爰逮晋氏，泰始之初，傅玄作晋郊廟哥詩三十二篇。元康中，荀藩受詔成父勗業，金石四縣，用之郊廟。是則相承郊廟有樂之證也。今廟祠登哥雖奏，而象舞未陳，懼闕備禮。夫聖王經世，異代同風，雖損益或殊，降殺迭運，未嘗不執古御今，同規合矩。方兹休明在辰，文物大備，禮儀遺逸，罔不具舉，而况出祇降神，輟樂於郊祭，昭德舞功，有闕於廟享。謂郊廟宜設備樂。"

孝建二年九月甲午，主管部門奏稱："前殿中曹郎荀萬秋建議：考查古禮，祭祀天地有樂舞，爲的是迎接神靈降臨。所以《易經》説：'雷在地上轟鳴。先王創作音樂來推崇功德，以盛大隆重的禮儀，將音樂獻給上帝，并且祭祀自己的祖先。'《周官》説：'在圜丘壇上奏樂，天神都降臨；在方澤中奏樂，地神都出來。'又説：'於是奏黄鐘之樂，歌大吕之歌，舞《雲門》之舞，用以祭祀天神。於是奏太簇之樂，歌應鐘之歌，舞《咸池》之舞，用以祭祀地神。'從這一點來説，用樂舞祭祀天地之神由來很久遠了。如今郊祀缺少樂舞，臣對此有疑。《祭統》説：'祭祀有三件重大的事，進獻之類没有比帝王用酒祭祖更重要的，音聲没有比登歌更重要的，樂舞没有比《武宿夜》更重要的，這是周代的制度。'至於秦朝奏《五行》之樂，魏朝舞《咸熙》之舞，都是用於祭享。到了晋朝，在泰始初年，傅玄創作晋郊廟歌詩三十二篇。元康年間，荀藩接受詔令完成其父荀勗的事業，鐘磬樂器四厢懸挂，用於郊祭廟祭。這就是郊祭廟祭相承有樂的明證。如今廟祭雖然已奏登歌，但象舞尚未陳設，恐怕在具備禮儀方面有所欠缺。大抵聖明的君主治理世事，朝代不同而教化相同，雖然增損減益有些差異，升降盛衰情况交互出現，但未嘗不是用古禮治理當代，規矩相同。如今正當國家太平時刻，典章制度齊備，凡是往昔遺佚的禮儀，無不一一備辦。又何况在郊祭時招引天地神靈，昭明功德的時候，怎能使樂舞欠缺呢。臣認爲郊廟之禮應當設樂舞。"

於是使内外博議。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等五十一人并同萬秋議。尚書左僕射建平王宏議以爲："聖王之德雖同，創制之禮或異，樂不相沿，禮無因襲。自寶命開基，皇符在運，業富前王，風通振古，朝儀國章，并循先代。自後晋東遷，日不暇給，雖大典略備，遺闕尚多。至於樂號廟禮，未該往正。今帝德再昌，大孝御

於是詔令朝廷内外廣泛商討這件事。驃騎大將軍竟陵王劉誕等五十一人都贊同萬秋的立議。尚書左僕射建平王劉宏認爲："聖王的功德雖然相同，但創定的禮儀却不一樣，樂不相沿用，禮也不相因襲。自從大宋應天順命，開創帝業以來，功業超過前王，教化盛於古人，朝廷禮儀和國家典章，都依照前代。自從後晋東遷，事務繁多而時間不足。雖然國家的重要法令典章稍稍具備，但遺佚欠缺的地方還很多。至於樂舞名目，

宇，宜討定禮本，以昭來葉。尋舜樂稱《韶》，漢改《文始》，周樂《大武》，秦革《五行》。眷夫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漢高祖廟樂稱《武德》，太宗廟樂曰《昭德》。魏制《武始》舞武廟，制《咸熙》舞文廟。則祖宗之廟，别有樂名。晋氏之樂，《正德》、《大豫》，及宋不更名，直爲《前》、《後》二舞，依據昔代，義舛事乖。今宜釐改權稱，以《凱容》爲《韶舞》，《宣烈》爲《武舞》。祖宗廟樂，總以德爲名。若廟非不毁，則樂無别稱，猶漢高、文、武，咸有嘉號，惠、景二主，樂無餘名。章皇太后廟，依諸儒議，唯奏文樂。何休、杜預、范甯注'初獻六羽'，并不言佾者，佾則干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也。郊祀之樂，無復别名，仍同宗廟而已。尋諸《漢志》，《永至》等樂，各有義况，宜仍舊不改。爰及東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近議者或云廟以居神，恒如在也，不應有迎送之事，意以爲并乖其衷。立廟居靈，四時致享，以申孝思之情。夫神升降無常，何必恒安所處？故《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鄭注云：'迎來而樂，樂親之來，送往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尚書》曰'祖考來格'。《漢書·安世房中歌》曰：'神來宴娱。'《詩》云：'三后在天。'又《詩》云：'神保遹歸。'注曰：'歸於天地也。'此并言神有去來，則有送迎明矣。即周《肆夏》之名，備迎送之樂。古以尸象神，故《儀禮》祝有迎尸送尸，近代雖無尸，豈可闕迎送之禮？又傅玄有迎神送神哥辭，明江左不迎，非舊典也。"

郊廟禮儀，未能詳具往日的規制。如今皇上功德又一次昌盛，以孝道治理天下，應當商定祭天祭地與祭祖的禮儀，用以昭示後代。查虞舜之樂爲《韶》，漢朝改爲《文始》，周代之樂爲《大武》，秦朝改爲《五行》。由於眷念始祖有功而繼宗有德，所以漢高祖廟樂稱《武德》，漢太宗廟樂名《昭德》。曹魏爲武帝廟創作《武始舞》，爲文帝廟製作《咸熙舞》。那麽對於本朝祖宗的廟樂，應當另立樂名。晋代之樂如《正德》、《大豫》，到了宋代也不改换名稱，衹是稱爲《前舞》、《後舞》，這種依據前代的做法，是不合事理的。如今應當更改權定的名稱，將《凱容》改爲《韶舞》，將《宣烈》改爲《武舞》。祖宗的廟樂，一概憑德定名。如果祭廟不毁遷，那麽廟樂就不用其他名稱，就像漢高祖、漢文帝、漢武帝、漢惠帝、漢景帝等君主廟樂，都有美號，樂舞就憑美號而定，没有其他名稱。對於章皇太后廟，按照諸儒的意見，衹奏文樂。何休、杜預、范甯注釋有'初獻六羽'一語，并不説樂舞舞人行列，因爲説舞人行列，干戈就在這行列裏。這注釋表明婦女與戰争之事無關。郊祀之樂，不再用其他名稱，仍然和宗廟之樂相同罷了。查考《漢志》，如《永至》等樂的名稱，各有意義，應當照舊不變。到了東晋，太祝衹有送神之禮，而没有迎神之禮，近來有人論議説立廟是用來讓神靈居住的，廟祭時神就如同常在一樣，不應當有迎神送神的禮儀。臣認爲這一切違背了制禮的初衷。建立廟宇來讓神靈居住，一年四季按時祭祀，用以表達孝親之思的感情。神靈是升天還是降臨，没有一定，爲什麽一定要常住在廟裏？所以《祭義》説：'迎來神靈的時候快樂，送走神靈的時候哀傷。'鄭玄注釋説：'迎來神靈而快樂，快樂的是亡親的到來，送走神靈而哀傷，哀傷的是他不能知道亡親能不能受享祭禮。'《尚書》説：'祖考降臨。'《漢書·安世房中歌》説：'神靈來飲宴娱樂。'又，《詩》説：'太王、王季、文王三先君的靈魂在天。'《詩》又説：'神明回歸。'注説：'回到天地之中。'這都是説神靈有去有來，那麽有送迎神靈之禮，也就很清楚了。就是

周代名爲《肆夏》之樂，也是爲迎神送神而設之樂。古代以人稱爲“尸”來象徵死者神靈，所以《儀禮》中祝有迎“尸”送“尸”之禮，近代雖然不再用“尸”，怎麽可以缺少迎送之禮？又，傅玄有迎神送神歌辭，這就表明東晋没有迎神之樂，并不是往昔的典制。”

散騎常侍、丹陽尹建城縣開國侯顏竣議以爲：“德業殊稱，則干羽異容，時無沿制，故物有損益。至於禮失道愆，稱習忘反，中興釐運，視聽所革，先代繆章，宜見刊正。郊之有樂，蓋生《周易》、《周官》，歷代著議，莫不援准。夫‘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唯質與誠，以章天德，文物之備，理固不然。《周官》曰：‘國有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又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知上帝非天。《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豫》之作樂，非郊天也。大司樂職，‘奏黄鍾，哥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鄭注：‘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則二至之祀，又非天地。考之衆經，郊祀有樂，未見明證。宗廟之禮，事炳載籍。爰自漢元，迄乎有晋，雖時或更制，大抵相因，爲不襲名號而已。今樂曲淪滅，知音世希，改作之事，臣聞其語。《正德》、《大豫》，禮容具存，宜殊其徽號，飾而用之。以《正德》爲《宣化》之舞，《大豫》爲《興和》之舞，庶足以光表世烈，悦被後昆。前漢祖宗，廟處各異，主名既革，舞號亦殊。今七廟合食，庭殿共所，舞蹈之容，不得廟有别制。後漢東平王蒼已議之矣。又王肅、韓祇以王者德廣無外，六代四夷之舞，金石絲竹之

散騎常侍、丹陽尹建城縣開國侯顏竣立議認爲：“如果道德功業有不同的稱譽，那麽樂舞也就有不同的禮儀，任何時候，没有沿襲不變的制度，所以典章制度有所增減損益。至於禮、道喪失，稱謂習俗走上邪路之處，在大宋中興受命的時候，見聞所及，須有所改革，前代謬誤的典章制度，應當改正。郊祀之所以有樂舞，原出於《周易》、《周官》，歷代進行討論，無不援以爲據。所謂‘掃净土地來進行祭祀，用黏土燒製的器皿作禮器’，祇是用質樸與誠心彰明天地美德，而典章制度的設置，道理本來就和這不一樣。《周官》説：‘國家有了變故，就祭祀上帝和四方山川。’又説：‘四塊圭有璧作底座，用來祭祀天、旅祭上帝。兩塊圭有璧作底座，用來祭祀地、旅祭四方山川。’這裏四方山川不是指地，那麽可以知道上帝不是指天。《孝經》説：‘郊祀后稷，用以配祭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用以配祭上帝。’那麽《豫》的作樂，不是郊祭天。大司樂的職務是：‘奏黄鐘，歌大吕，舞《雲門》，用以祭祀天神。’鄭玄注：‘天神，指五帝和日月星辰。’帝王在夏曆正月時，在南郊祭祀他所受命的上帝，那麽冬至和夏至的祭祀，又不是祭祀天地。查考各部經書，關於郊祀有樂的問題，没有看到明確的證據。宗廟祭禮的事情，在以往典籍中記載得很清楚。於是從漢朝初年直到晋朝，雖然有時或許更改舊制，大抵相承不變，祇是不襲用原來的名號罷了。如今樂曲亡佚，世上通曉音律的人很少，關於重新創作的事情，臣聽説過他們的議論。《正德》、《大豫》之樂的禮節法度一一存在，應當另立與以前不同的美名，修改使用。以《正德》作《宣化》之舞的樂曲，《大豫》作《興和》之舞的樂曲，這就可以光大前代功烈，使後代子孫歡欣。前漢的祖與宗，各有不同

樂，宜備奏宗廟。愚謂蒼、肅、祇議，合於典禮，適於當今。”

的神廟，廟主的名稱既然改變，樂舞的名號也就不同。如今七代祖先的廟合在一起祭祀，庭殿同在一個地方，在舞蹈的禮儀方面，不能每一廟另有其他制度。這一問題，後漢東平王劉蒼已經議論過了。又，王肅、韓祇認爲帝王的德化廣大無邊，天下不分内外，六代四夷的舞蹈，金石絲竹的音樂，應當都在宗廟演奏。我認爲劉蒼、王肅、韓祇的意見符合經典禮法，在當今適用。”

左僕射建平王宏又議：“竣據《周禮》、《孝經》，天與上帝，連文重出，故謂上帝非天，則《易》之作樂，非爲祭天也。按《易》稱‘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尚書》云：‘肆類于上帝。’《春秋傳》曰：‘告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無非天也。天尊不可以一稱，故或謂昊天，或謂上帝，或謂昊天上帝，不得以天有數稱，便謂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禮》‘國有故，則旅上帝’，以知禮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禮天者，謂常祀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經》稱‘嚴父莫大於配天’，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既天爲議，則上帝猶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文同，故變上帝爾。《周禮》祀天之言再見，故鄭注以前天神爲五帝，後冬至所祭爲昊天。竣又云‘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未知天地竟應以何時致享？《記》云：‘掃地而祭，器用陶匏。’旨明所用質素，無害以樂降神。萬秋謂郊宜有樂，事有典據。竣又云‘東平王蒼以爲前漢諸祖别廟，是以祖宗之廟可得各有舞樂。至於祫祭始祖之廟，則專用始祖之舞。故謂後漢諸祖，共廟同庭，雖有祖宗，不宜入别舞’。此誠一家之意，而未統適時之變也。後漢從儉，故諸祖共廟，猶以異室存别廟之禮。

左僕射建平王劉宏又提出意見：“顔竣根據《周禮》、《孝經》，因爲天與上帝兩詞連文重出，所以認爲上帝不是指天，那麽《周易》中所説的作樂，不是爲了祭天。查《周易》中説：‘先王作樂舞來推崇功德，以盛大隆重的儀禮將音樂進獻給上帝，并且祭祀自己的祖先。’《尚書》説：‘向上帝行祭祀之禮。’《春秋傳》説：‘禱告昊天上帝。’凡是説到上帝，没有一處不是指天。上天尊貴，不能衹有一個稱號，所以有時稱爲昊天，有時稱爲上帝，有時稱爲昊天上帝，不能因爲天有好幾個稱號，就認爲上帝不是指天。徐邈據《周禮》‘國家有變故，就祭上帝’之語，推知禮祭天，旅祭上帝，同是祭天。説禮祭天，是指常規的祭祀，説旅祭上帝，是指有特殊情况而祭祀。《孝經》稱：‘尊敬父親的事没有一件比從祀上天更大。’所以説：‘郊祀后稷，以后稷從祀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以文王從祀上帝。’這裏既然將天作爲議題，那麽上帝就是指天就更加清楚了。不想使兩個天在文字上重復，所以將天變稱爲上帝罷了。《周禮》中祀天的話兩次出現，所以鄭玄注把前一次的天神稱爲五帝，後一次冬至所祭者爲昊天。顔竣又説：‘二至的祭祀，又不是天地。’不知道天地究竟應該在什麽時候進行祭祀？《禮記》説：‘掃净土地來進行祭祀，用黏土燒製的器皿作禮器。’主旨是説明所用的器物應當質樸，并不反對用樂舞迎接神靈降臨。萬秋認爲郊祀應當有樂舞，這事是有故典可以依據的。顔竣又説：‘東平王劉蒼認爲前漢諸帝各自神廟，因此祖宗的神廟可以各有各的舞樂，至於三年一次在始祖的神廟合祭，那就專用始祖的樂舞。所以認爲後漢諸帝都在同一廟庭祭祀，雖然

晉氏以來，登哥誦美，諸室繼作。至於祖宗樂舞，何猶不可迭奏。苟所咏者殊，雖復共庭，亦非嫌也。魏三祖各有舞樂，豈復是異廟邪?”

有祖和宗的區别，不應當摻入其他樂舞。’這雖然有獨特的見解，但没有統觀適應時世的變動。後漢祭祀依從儉樸，所以諸帝共在一廟，仍然用不同的祭室保留諸帝各自神廟的禮制。自從晉朝以來，升堂而歌，贊頌美德，諸帝的祭室相繼演奏樂舞。至於祖和宗的樂舞，爲什麽還不可以更迭演奏?如果歌咏的内容不同，雖然共在一庭，也没有什麽妨礙。魏時三祖各有各的舞樂，難道是三祖各有各的神廟嗎?”

衆議并同宏：“祠南郊迎神，奏《肆夏》。皇帝初登壇，奏登哥。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送神，奏《肆夏》。祠廟迎神，奏《肆夏》。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皇帝詣東壁，奏登哥。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送神，奏《肆夏》。”詔可。

群臣的意見都贊同劉宏：“祭祀南郊迎神時，奏《肆夏》。皇帝剛登上祭壇時，奏登歌。開始祭獻時，奏《凱容》、《宣烈》之舞。送神時奏《肆夏》。祭廟迎神時，奏《肆夏》。皇帝進廟門時，奏《永至》。皇帝到東壁時，奏登歌。初獻時，奏《凱容》、《宣烈之舞》。祭獻完畢時，奏《永安》。送神時，奏《肆夏》。”詔旨許可。

孝建二年十月辛未，有司又奏：“郊廟舞樂，皇帝親奉，初登壇及入廟詣東壁，并奏登哥，不及三公行事。”左僕射建平王宏重參議：“公卿行事，亦宜奏登哥。”

孝建二年十月辛未，主管部門又上奏：“郊廟的樂舞，由皇上親自奉行，開始登上祭壇以及進廟到東壁時，一并奏登歌，樂歌不延奏到三公祭獻之時。”左僕射建平王劉宏又參加討論，認爲：“公卿祭獻時，也應當奏登歌。”

有司又奏：“元會及二廟齋祠，登哥依舊并於殿庭設作。尋廟祠，依新儀注，登哥人上殿，弦管在下；今元會，登哥人亦上殿，弦管在下。”并詔可。

主管部門又奏稱：“在元旦朝見群臣的大會以及祖父二廟的齋戒祠祀時，登歌照舊都在殿庭中設置演奏。查祖廟祠祀時，依照新的禮節制度，升堂唱歌的人上殿，演奏弦管的人在殿下；如今元旦朝見群臣時，升堂唱歌的人也應當上殿，演奏弦管的人在殿下。”詔旨一并許可。

文帝章太后廟未有樂章，孝武大明中使尚書左丞殷淡造新哥，明帝又自造昭太后、宣太后哥詩。

宋文帝章太后的廟樂還没有合樂的歌詩，孝武大明年間，派尚書左丞殷淡創作新歌詩，明帝又親自創作昭太后、宣太后的歌詩。

後漢正月旦，天子臨德陽殿受朝賀，舍利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畢，又化成黄龍，長八九丈，出水游戲，炫耀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頭，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肩而不傾。

後漢正月初一，天子駕臨德陽殿受群臣朝賀。佛骨從西方來到，在殿前嬉戲，激蕩水勢變成比目魚，在水中跳躍嗽水，興起雲霧遮擋了日光；起霧完畢，又變成黄龍，長有八九丈，出水游戲，在陽光中炫耀。用兩根長絲繩繫在兩根柱子的頂上，相距有好幾丈遠，兩位歌女相對跳舞，在繩上行走，相遇時肩膀貼近而不傾倒。

魏、晉訖江左，猶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抃舞》、《背負靈岳》、《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樂焉。

從魏、晉到江左，尚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抃舞》、《背負靈岳》、《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樂。

晉成帝咸康七年，散騎侍郎顧臻表曰："臣聞聖王制樂，贊揚治道，養以仁義，防其邪淫，上享宗廟，下訓黎民，體五行之正音，協八風以陶氣。以宮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齊而率禮，弦哥鍾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風改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伎，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頭足入筥之屬，皮膚外剥，肝心內摧。敦彼行葦，猶謂勿踐，矧伊生民，而不惻愴。加以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睹威儀之序，足以蹋天，頭以履地，反兩儀之順，傷彝倫之大。方今夷狄對岸，外御爲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泰之戲，日稟五斗。方掃神州，經略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遠。宜下太常，纂備雅樂，《簫韶》九成，惟新於盛運；功德頌聲，永著于來葉。此乃《詩》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者也。雜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簡儉之德，邁康哉之咏，清風既行，民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誠，唯垂采察。"於是除《高絙》、《紫鹿》、《跂行》、《鼈食》及《齊王捲衣》、《笮兒》等樂。又減其稟。其後復《高絙》、《紫鹿》焉。

晉成帝咸康七年，散騎侍郎顧臻上表說："臣聞知聖明的君主創作禮樂，參贊弘揚治政之道，用仁義教化，防止奸邪不正，對上祭祀宗廟，對下訓育百姓，體現五行的純正音樂，調協八方之風來培育正氣。由於宮聲純正方平而崇尚道義，角聲堅挺整齊而遵循禮節，弦歌鐘鼓金石的演奏完備了。所以能通達神化之境，有百獸率舞之感，轉移風氣，改變習俗，達到和諧安樂的極點。衰亡時期，雜技興起，觀賞違禮的表演，如倒立反走、頭脚放入竹筐之類，外則皮膚受到損傷，內則心肝受到摧毀。對於路邊繁茂的蘆草，尚且要牛羊不去踩踏，何況他們是天子的百姓，却不同情悲傷。加上全國諸侯春秋二季朝見，觀光朝廷，聆聽《雅》、《頌》的正聲，看到儀仗的次序，這種以足踏天，以頭行地的表演，倒反了天地的順序，傷害了倫常的大道。如今夷狄正在長江對岸，抵禦外敵是當前急務，士兵每天吃七升米，就捨死忘生，奔赴國難，而這一過分奢侈的雜技，演員每天要發給五斗米。正當掃蕩神州，治理京、洛之時，像這一類事情，是不能給邊防將士知道的。應當下詔太常，纂集雅樂，反復演奏《簫韶》之樂，使盛運日新，而歌功頌德之聲，永遠流傳到後代，這就是《詩》中說的'安及皇天而沒有災異，能够昌大他的子孫'啊！凡是對人有傷害的雜技，都應當廢除。傳布儉樸的美德，獲得百姓時勢太平的咏頌，所謂君主的仁德既然如同清風吹拂，而百姓就如同草受風吹一樣地響應，就是指此而言啊。愚臣管見的忠誠之意，但望陛下采納鑒察。"皇上於是廢除《高絙》、《紫鹿》、《跂行》、《鼈食》及《齊王捲衣》、《笮兒》等樂，又減少發給樂人的廩食。以後又恢復了《高絙》、《紫鹿》二樂。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義康於東府正會，依舊給伎。總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劉義康在東府舉行元旦大會，按舊例由朝廷賜給伎樂。總

章工馮大列："相承給諸王伎十四種，其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爲："未詳此人數所由。唯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爲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甚允。今諸王不復舞佾，其總章舞伎，即古之女樂也。殿庭八八，諸王則應六八，理例坦然。又《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既降二列，又一列輒減二人，近降太半，非唯八音不具，於兩義亦乖，杜氏之謬可見矣。國典事大，宜令詳正。"事不施行。

章工馮大開列："相承賜給諸王伎樂共十四種，舞伎共三十六人。"太常傅隆認爲："不清楚確定這一人數的依據。衹有杜預注《左傳》佾舞時説過諸侯的伎樂有六六三十六人，臣認爲這一説法不對。凡屬舞蹈，是用來配合音樂的，八音能够和諧，然後纔成其爲樂，所以一定要以八個人爲一隊列。從天子到士，每一等級以兩來逐步減少，兩的意思是減少兩個隊列。杜預認爲在一個隊列中又減少兩個人，到士時衹剩下四個人，怎能成其爲樂。據服虔注《傳》説：'天子樂舞八八六十四人，諸侯樂舞六八四十八人，大夫樂舞四八三十二人，士樂舞二八十六人。'這一解釋很是允當。如今諸王不再有佾舞，但他們的樂官舞伎，就是古代的女樂，皇上殿庭八八六十四人，諸王則應六八四十八人，這一道理和常例是很清楚的。又據《春秋》，鄭伯接受晉悼公贈送的女樂二列十六人，晉悼公又以一列八人賜給魏絳，這就是樂舞以八人爲一隊列的明證。如果按照一些人的看法，衹有天子每一隊列八個人，那麼鄭伯應該接受晉悼公二列六人，晉悼公應該賜給魏絳一列六人了。從天子到士，關於樂舞的典章制度，在尊卑的差級上，無不以降以兩列。没有諸侯既降兩列，又在一列中專門減少兩人，近於減少一大半的人，不僅八音難以具備，也不合所謂'兩'的含義，杜氏的謬誤是分明可見的了。國家典章的事情非同一般，應當下詔令詳審更正。"他建議的這件事没有施行。

民之生，莫有知其始也。含靈抱智，以生天地之間。夫喜怒哀樂之情，好得惡失之性，不學而能，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怒則爭鬥，喜則咏哥，夫哥者，固樂之始也。咏哥不足，乃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則舞又哥之次也。咏哥舞蹈，所以宣其喜心，喜而無節，則流淫莫反；故聖人以五聲和其性，以八音節其流，而謂之樂，故能移風易俗，平心正體焉。

人類的誕生，没有人能知道是怎樣開始的。人憑藉聰明才智，生存於天地之間。大凡喜怒哀樂的情感，好得惡失的本性，用不着學習就會了，不知道爲什麼這樣做就這樣做了。發怒時就要爭鬥，喜悦時就要歌唱。歌唱這件事，就是音樂産生的起始。當人們覺得歌唱還不够，於是手也舞起來，脚也跳起來，那麼舞蹈是在歌唱以後産生的。歌唱與舞蹈，是用來宣泄喜悦之情的，如果喜悦之情缺乏節制，那麼就流蕩荒亂而走上邪路，所以聖人用宫、商、角、徵、羽五聲協和人們的本性，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來調節人們的流蕩，而稱它爲音樂，所以

昔有娀氏有二女，居九成之臺，天帝使燕夜往，二女覆以玉筐，既而發視之，燕遺二卵，五色，北飛不反。二女作哥，始爲北音。禹省南土，塗山之女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哥，始爲南音。夏后孔甲田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冥，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必大吉。"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后乃取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後析橑，斧破斷其足。孔甲曰："嗚呼！有命矣。"乃作《破斧》之哥，始爲東音。周昭王南征，殞於漢中，王右辛餘靡長且多力，振王北濟，周公乃封之西翟，徙宅西河，追思故處作哥，始爲西音。此蓋四方之哥也。

它有移風易俗、平心正體的作用。

從前有娀氏有兩位女兒，居住在九層的高臺上，天帝派燕子夜間飛往臺上，這兩位少女用玉筐把燕子蓋住，過一會兒掀開來看，燕子生下兩枚蛋，有五種顏色，便向北飛去，不再回來。她倆爲此事而歌唱，這纔有了北音。夏禹巡視南方，他的妻子塗山之女命侍婢在塗山山南等候夏禹歸來，塗山之女於是作歌。這纔有了南音。夏后孔甲在東陽萯山種田，突然颳起大風，天色昏暗，他迷失了道路，走進一户人家，這家生子，正在哺乳。有人說："夏后到來，是一個好日子，這孩子將來必定大吉大利。"有人說："如果這孩子命薄，受不了，將來準有災禍。"夏后就把孩子帶回家，說："我認他做兒子，哪一個敢害他?"後來劈柴時斧頭砍斷了孩子的脚。孔甲說："唉！這真是人生的命啊!"於是他創作了《破斧》之歌，這纔有了東音。周昭王南征，在漢水中死去，昭王的車右辛餘靡身材高大而且有勇力，携昭王渡江北歸，周公於是將西翟作爲辛餘靡的封地，把家搬到西河，他懷念故鄉而創作歌曲，這纔有了西音。這就是四方之歌了。

黄帝、帝堯之世，王化下洽，民樂無事，故因擊壤之歡，慶雲之瑞，民因以作哥。其後《風》衰《雅》缺，而妖淫靡漫之聲起。周衰，有秦青者，善謳，而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伎而辭歸。青餞之於郊，乃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薛談遂留不去，以卒其業。又有韓娥者，東之齊，至雍門，匱糧，乃鬻哥假食，既而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絶。左右謂其人不去也。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韓娥還，復爲曼聲長哥，一里老幼，喜躍抃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遣之。故雍門之人善哥哭，效韓娥之遺聲。衛人王豹處淇川，善謳，河西之民皆化之。齊人綿

在黄帝、帝堯的時代，帝王教化風行天下，百姓安居樂業，天下太平無事。所以有擊壤而歌的歡樂，慶雲呈現的祥瑞，百姓就據此創作歌曲。這以後《風》、《雅》的正聲衰亡，而妖淫靡漫的樂調興起。周代衰微時，有一位名唤秦青的人，善於唱歌，薛談向秦青學唱歌，没有學到秦青的技能就辭别回家。秦青設宴在郊外爲他送行，就敲着拍子唱起了送别的哀傷之歌，那聲音震動了樹林，連天上的流雲都停止不動。薛談就留下來不再離開，完成他未竟的藝業。又有一位名韓娥的女子，她東往齊國，到達雍門時，没有飯吃，於是她就賣唱爲生，不久她走了，那歌聲仿佛還在梁柱間迴繞，一連三天都不斷絶。周圍的人認爲韓娥并没有離開。韓娥去住旅館，旅館的人欺侮她，她就拉長聲音，哀哀地哭泣，全鄉無論老少，聽到了都相互看着，悲哀流淚，一連三天吃不下飯。人們趕緊把她追回來，她回來後，又拉長聲音歌唱，全鄉老少，高興得拍着巴

駒居高唐，善哥，齊之右地，亦傳其業。前漢有虞公者，善哥，能令梁上塵起。若斯之類，并徒哥也。《爾雅》曰："徒哥曰謡。"

掌跳起舞來，不能制約自己，忘掉了原先的悲哀。於是拿一大筆錢送她回去。所以雍門這地方的人善於唱悲哀的歌曲，是由於仿效韓娥當年的發聲。衛國人王豹住在淇川，善於歌唱，河西的人都受到他的影響。齊國人綿駒住在高唐，也善於歌唱，齊國的西部，也繼承了他的藝業。前漢有一位虞公，善於歌唱，他的歌聲能使屋梁上的灰塵飛起來。像這一類的歌唱，都是不配合音樂的。《爾雅》說："不配合音樂的歌叫做謡。"

凡樂章古詞，今之存者，并漢世街陌謡謳，《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白頭吟》之屬是也。吴哥雜曲，并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

凡是樂章古詞，今天尚能保存的，都是漢朝的民間歌謡，《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白頭吟》都是這一類。吴歌雜曲，都來自江南，自晉、宋以來，漸漸有增加補充。

《子夜哥》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軻之家有鬼哥《子夜》。殷允爲豫章時，豫章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哥《子夜》。殷允爲豫章，亦是太元中，則子夜是此時以前人也。

《子夜歌》，有一個女子名子夜，創作了這一曲調。晉孝武太元年間，琅邪王軻之家有鬼歌唱《子夜》。殷允任職豫章的時候，僑居豫章的庾僧度家也有鬼歌唱《子夜》。殷允任職豫章，也是在太元年間，那麽可見《子夜》是太元以前的人創作的。

《鳳將雛哥》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爲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然則《鳳將雛》其來久矣，將由訛變以至於此乎？

《鳳將雛歌》是一首古老的歌曲。應璩《百一詩》說："給他唱《陌上桑》，他却説是《鳳將雛》。"那麽《鳳將雛》的産生已經很久了。也許是由於訛傳演變纔成爲現今的模樣吧！

《前溪哥》者，晉車騎將軍沈充所制。

《前溪歌》，是晉朝車騎將軍沈充創作的。

《阿子》及《歡聞哥》者，晉穆帝升平初，哥畢輒呼"阿子！汝聞不?"語在《五行志》。後人演其聲，以爲二曲。

《阿子》及《歡聞歌》，晉穆帝升平初年，唱完時總是喊一聲："阿子！你聽到没有?"這話記載在《五行志》中。後人推衍它的聲調，把它作爲兩首歌曲。

《團扇哥》者，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好甚篤，嫂捶撻婢過苦，婢素善哥，而珉好捉白團扇，故制此哥。

《團扇歌》，晉中書令王珉同嫂嫂的侍婢有私情，深深相愛，嫂嫂打侍婢打得很厲害，侍婢平素善於歌唱，而王珉愛好手拿一把白團扇，所以創作了這支歌。

《督護哥》者，彭城内史徐逵之爲魯軌所殺，宋高祖使府内直督護丁旿收斂殯埋之。逵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旿至閤下，自問斂送之事，每問，輒嘆息曰："丁督護！"其聲哀

《督護歌》，彭城内史徐逵之被魯軌殺害，宋高祖派府内直督護丁旿收殮埋葬。逵之的妻子是高祖的大女兒，她把丁旿叫到住處，親自詢問收殮送葬的事情，每問一事，總是嘆一口氣説："丁督護！"那聲音悲哀深沉，後人依據她的聲

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

《懊憹哥》者，晋隆安初，民間訛謠之曲。語在《五行志》。宋少帝更制新哥，太祖常謂之《中朝曲》。

《六變》諸曲，皆因事制哥。

《長史變》者，司徒左長史王廞臨敗所制。

《讀曲哥》者，民間爲彭城王義康所作也。其哥云"死罪劉領軍，誤殺劉第四"是也。

凡此諸曲，始皆徒哥，既而被之弦管。又有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魏世三調哥詞之類是也。

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大夫獻詩，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秦、漢闕采詩之官，哥咏多因前代，與時事既不相應，且無以垂示後昆。漢武帝雖頗造新哥，然不以光揚祖考、崇述正德爲先，但多咏祭祀見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頌》之體闕焉。

鞞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曹植《鞞舞哥序》曰："漢靈帝《西園故事》，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煨。先帝聞其舊有技，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哥五篇，不敢充之黄門，近以成下國之陋樂焉。"晋鞞舞哥亦五篇，又鐸舞哥一篇，幡舞哥一篇，《鼓舞伎》六曲，并陳於元會。今幡、鼓哥詞猶存，舞并闕。鞞舞，即今之鞞扇舞也。

又云晋初有杯槃舞、《公莫舞》。史臣按：杯槃，今之《齊世寧》也。張衡《舞賦》云："歷七槃而縱躡。"

調，推衍成爲曲調。

《懊憹歌》是晋朝隆安初年，在民間訛傳歌謠的曲調。這話記載在《五行志》中。宋少帝重新製作新歌辭，太祖常稱它爲《中朝曲》。

《六變》各曲，都依據某一件事創作歌辭。

《長史變》，是司徒左長史王廞在敗亡時創作的。

《讀曲歌》，是民間爲彭城王劉義康創作的。它的歌辭就是："犯死罪的是劉領軍，却誤殺了劉第四。"

所有這些曲子，最初都是不合樂的徒歌，不久就配上音樂曲調。又有依據音樂曲調，然後創作歌詞，魏代的三調歌詞就是屬於這一類。

古代天子處理政務，命公卿大夫進獻詩歌來陳述意見，由太師太傅修正，然後君主斟酌取捨。秦、漢時期没有采集詩歌的官員，詩歌大多是從前代繼承下來的，既同當時事務不相適應，而且也没有留傳給後代人觀看的價值。漢武帝雖然創作新歌，但他并不把光顯祖先、崇述正德放在首位，衹是歌咏眼前有關祭祀的事情以及一些吉祥的瑞兆罷了。商周時期《雅》、《頌》的體制已經没有了。

鞞舞，不知道它是什麽時代産生的，但在漢朝已經用於酒宴祭神了。在傅毅、張衡所寫的賦中，都提到它用於宴享的事。曹植《鞞舞歌序》説："據漢靈帝時《西園故事》的記載，有一位名李堅的人，能跳鞞舞。社会動亂，他避亂到西土投靠段煨。先帝聽説他原先有舞技，把他召回。李堅既然中途荒廢，同時認爲古曲又多有謬誤，不同時代的文詞，未必要前後沿襲，所以依照從前的曲調，改寫新歌詞五篇，不敢供備宫廷之用，近來作爲小國的鄙俗之樂來演奏它。"晋朝的鞞舞歌也有五篇，又有鐸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都在元旦朝會時演奏。如今幡舞、鼓舞的歌詞仍然保存，但舞却已亡缺。鞞舞，就是今天的鞞扇舞。

又説是晋朝初年有杯盤舞，《公莫舞》。史臣查考：杯盤舞，是今天的《齊世寧舞》。張衡《舞賦》説："依次累叠七盤，而上下騰躍。"王

王粲《七釋》云："七槃陳於廣庭。"近世文士顔延之云："遞間關於槃扇。"鮑昭云："七槃起長袖。"皆以七槃爲舞也。《搜神記》云："晉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舞》，矜手以接杯槃反覆之。"此則漢世唯有槃舞，而晉加之以杯，反覆之也。

粲《七釋》説："在廣闊的廳堂表演七盤。"近世文士顔延之説："盤扇的傳送反復翻動。"鮑昭説："揮動長長的衣袖跳起七盤舞。"都是將七盤看作舞蹈。《搜神記》説："晉朝太康年間，全國跳《晉世寧舞》，伸出手來接杯盤，翻來覆去。"這就是漢代衹有盤舞，到了晉朝又加上杯子，將杯盤反復調换。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漢高祖。且語莊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云莫害漢王也。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按《琴操》有《公莫渡河曲》，然則其聲所從來已久。欲云項伯，非也。

《公莫舞》，即今天的巾舞。相傳説項莊表演劍舞，項伯用衣袖來阻擋他，使他不能殺害漢高祖，并且對項莊説："公莫。"古人彼此相稱叫做"公"，意思是説莫要殺害漢王。如今《公莫舞》用手巾作道具，是象徵項伯衣袖的遺式。考《琴操》有《公莫渡河曲》，那麽這一曲調的産生已經很久了。世俗傳説出於項伯故事，是不對的。

江左初，又有拂舞。舊云拂舞，吴舞。檢其哥，非吴詞也。皆陳於殿庭。揚泓《拂舞序》曰："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詞旨，乃是吴人患孫晧虐政，思屬晉也。"

東晉初年，又有拂舞。以往認爲拂舞是吴地的舞蹈，考察它的歌，却不是吴地的歌詞。都在殿庭演奏。揚泓《拂舞序》説："自從到了江南，見到白符舞，有的人稱它爲《白鳧鳩舞》，説是自有此舞，已有數十年。考察歌詞的内容，乃是吴國百姓苦於孫晧的虐政，希望歸屬晉朝的意思。"

又有白紵舞，按舞詞有巾袍之言；紵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晉《俳歌》又云："皎皎白緒，節節爲雙。"吴音呼緒爲紵，疑白紵即白緒。

又有白紵舞，考察舞蹈歌詞，有説到巾袍的話，白紵本來是吴地的出産，白紵舞應當是吴地的舞蹈。晉朝的《俳歌》又説："潔白的白緒啊！一節節作對成雙。"吴地口音稱呼緒爲紵，可能白紵就是白緒。

鞞舞故二八，桓玄將即真，太樂遣衆伎，尚書殿中郎袁明子啓增滿八佾，相承不復革。宋明帝自改舞曲哥詞，并詔近臣虞龢并作。

鞞舞原本兩列各八人，桓玄將要稱帝，太樂遣送一群樂伎，尚書殿中郎袁明子啓奏增滿爲八個舞列，從此繼承下來，不再變革。宋明帝親自改作鞞舞曲調的歌詩，并且詔令左右親近之臣虞龢也作了歌詞。

又有西、傖、羌、胡諸雜舞。隨王誕在襄陽，造《襄陽樂》，南平穆王爲豫州，造《壽陽樂》，荆州刺史沈攸之又造《西烏飛哥曲》，并列於樂官。哥詞多淫哇不典正。

又有西、傖、羌、胡各雜舞。隨王劉誕在襄陽時，創作《襄陽樂》，南平穆王任職豫州時，創作《壽陽樂》，荆州刺史沈攸之又造《西烏飛歌曲》，都在樂官演奏之列。歌詞大都放蕩，不够典雅。

前世樂飲，酒酣，必起自舞。《詩》云"屢舞仙仙"是也。宴樂必舞，但不宜屢爾。譏在屢舞，不譏舞

前代設樂宴飲，在喝得酣暢的時候，一定自己站起來跳舞，這就是《詩》中所説的"經常舞得飄飄然如登仙"。酒宴奏樂一定跳舞，但不應

也。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舞又是也。魏、晋已來，尤重以舞相屬，所屬者代起舞，猶若飲酒以杯相屬也。謝安舞以屬桓嗣是也。近世以來，此風絶矣。

經常如此。《詩》譏刺的是經常跳舞，不是譏刺跳舞。漢武帝設樂宴飲時，長沙定王起舞，又是一例。魏、晋以來，尤其看重用舞蹈相請，被請的人代替他起來跳舞，就像飲酒時用杯酒相請一樣。謝安請桓嗣跳舞就是一例。近代以來，這一風尚已經没有了。

孝武大明中，以鞞、拂、雜舞合之鍾石，施於殿庭。順帝昇明二年，尚書令王僧虔上表言之，并論三調哥曰："臣聞《風》、《雅》之作，由來尚矣。大者繫乎興衰，其次者著於率舞。在於心而木石感，鏗鏘奏而國俗移。故鄭相出郊，辯聲知戚；延陵入聘，觀樂知風。是則音不妄啓，曲豈徒奏。哥倡既設，休戚已徵，清濁是均，山琴自應。斯乃天地之靈和，升降之明節。今帝道四達，禮樂交通，誠非寡陋所敢裁酌。伏以三古缺聞，六代潜響，舞咏與日月偕湮，精靈與風雲俱滅，追餘操而長懷，撫遺器而太息，此則然矣。夫鍾縣之器，以雅爲用，凱容之制，八佾爲體。故羽籥擊拊，以相諧應，季氏獲誚，將在於此。今總章舊佾二八之流，袿服既殊，曲律亦異，推今校古，皎然可知。又哥鍾一肆，克諧女樂，以哥爲稱，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宫縣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鍾舞已諧，不欲廢罷，别立哥鍾，以調羽佾，止於别宴，不關朝享，四縣所奏，謹依雅則，斯則舊樂前典，不墜於地。臣昔已制哥磬，猶在樂官，具以副鍾，配成一部，即義沿理，如或可安。又今之《清商》，實由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高，江左彌重。諒以金縣干戚，事絶於斯。而情變聽改，稍復零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

孝武帝大明年間，將鞞舞、拂舞、雜舞配合鐘石樂器，在殿庭中表演。順帝昇明二年，尚書令王僧虔上表説這件事，并且論述三調歌説："臣聽説《風》、《雅》的創作，是很久遠的了。重要的詩歌，和國家的興盛衰亡有關，其次也表現在和美的風俗教化中。它出自人心，甚至能感動木石，當它聲音響亮地演奏起來，起到了移風易俗的作用。所以鄭相子産出行郊外時，能憑聲調辨明哀戚；延陵季札入聘魯國時，能從音樂觀察民俗。可見音樂不可隨便地啓用，曲調怎能白白地演奏。歌舞的藝人既然設置，憂與樂就已見出徵兆。清音與濁音祇要和諧，山聲與琴聲自然相應。這乃是天地間的靈和之氣，盛衰的大關鍵。如今皇上聖德傳播四方，人們以禮樂交往，確實不是淺薄寡陋之臣所能斟酌裁斷的。臣以爲三代、六朝没有樂舞流傳下來，舞蹈歌咏隨着時光逝去而湮滅，它的神妙如風雲流動而消失，今人追想當日的餘曲而長久懷念，撫摩留存的樂器而慨嘆惋惜，事實就是這樣了。大凡天子專用的樂舞、樂器的演奏，以雅音作爲功用，舞蹈的制度，以八列各八人爲法式，所以舞蹈和樂器演奏，用來相互配合，季氏受到孔子指責，就在於他用了天子的樂舞。如今音樂官署舊有佾舞及二列八人之類，服裝既不相同，曲調也不一樣，推究今樂而考訂古樂，這一區别是顯然可知的。又，歌鐘一部，能够諧和女樂，但僅僅以歌爲稱，不是雅樂的樂器。大明年間，就用宫懸爲鞞舞、拂舞伴奏，節奏雖然協調，祇是有違雅樂的體制。將來懂音樂的人，或許對聖世有所譏議。如果認爲鐘樂和舞已經相配，不打算廢除，那就另行設置一部歌鐘，用來爲羽佾之舞伴奏，而鞞舞、拂舞祇用於一般宴會，不用於朝廷祭享大禮，宫懸的演奏則嚴格依據雅樂的準則，這樣

謡俗，務在噍危，不顧律紀，流宕無涯，未知所極，排斥典正，崇長煩淫。士有等差，無故不可以去禮；樂有攸序，長幼不可以共聞；故諠醜之製，日盛於廛里，風味之韵，獨盡於衣冠。夫川震社亡，同災異戒，哀思靡漫，異世齊歡。咎徵不殊，而欣畏并用，竊所未譬也。方今塵静畿中，波恬海外，《雅》、《頌》得所，實在兹辰。臣以爲宜命典司，務勤課習，緝理舊聲，迭相開曉，凡所遺漏，悉使補拾。曲全者禄厚，藝敏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自勤，風以靡之，可不訓自革，反本還源，庶可跂踵。”詔曰：“僧虔表如此。夫鍾鼓既陳，《雅》、《頌》斯辨，所以悳感人祇，化動翔泳。頃自金籥弛韵，羽佾未凝，正俗移風，良在兹日。昔阮咸清識，王度昭奇，樂緒增修，異世同功矣。便可付外遵詳。”

做就使得往日的樂舞與前代的典制不會湮滅。臣從前已經製作歌磬，還存放在音樂官署，可以拿來輔助歌鐘，配成一部，按照古代雅樂的義理，這樣做也許是妥當的。又，今天的《清商》曲，是出於魏宫的銅雀臺，魏的曹操、曹丕、曹叡的風韵，令人懷想。西晉時對它就很崇尚，東晉時更爲看重，確實因爲在樂舞中，它是最爲傑出的。可是人情喜變，觀賞更改，它逐漸零落，在十餘年中，散佚將近一半。自從近來家家争逐新的靡靡之聲，人人愛好民歌俗唱，致力於煩促險急的音調，不管律例法紀，放蕩無邊，不知道將到什麽地步，這就排斥了典雅的正聲，助長了煩亂的淫樂。士人有等級差别，没有特殊原因，不可以失禮；奏樂有一定的範圍，長輩和晚輩不可以共聽；所以由於下流的樂曲創作在民間一天天興盛起來，高雅的情韵風味就在士族中喪失了。大凡山川震動，社稷淪亡，災禍相同而各有戒懼，但那種哀傷的靡靡之音，隔代的人同樣地愛好，雖然作爲亡國的徵兆没有什麽不同，可是不管欣賞它的人，還是畏懼它的人，都仍舊進用，這真是臣弄不明白的地方。如今京都安定，全國太平，像孔子那樣來正樂，使《雅》、《頌》各得其所，確實就在今天了。臣認爲應當詔令主管部門，專力學習，收集整理往昔的樂曲，相互開導啓發，凡是遺漏之處，都使其拾遺補闕，通曉舊曲的人俸禄優厚，才藝聰慧的人提升官位，用利禄來打動他們，那麽人人都想勉勵自己。他們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可以用不着訓導而自然改革。恢復雅樂的本來面目，不久可以企及。”皇上下詔説：“僧虔奏表陳説如此。大抵樂舞既已陳設，就要辨明《雅》、《頌》正樂，用來感動人神，教化萬物。近來音樂已經荒疏，羽佾之舞尚未形成，移風易俗，確實就在今天。從前阮咸有高明的見識，王度顯示卓才，在增修樂舞遺業上，僧虔而如在不同的朝代中作出了同等的貢獻。這奏表即可交付外廷遵守知悉。”

樂器凡八音：曰金，曰石，曰土，曰革，曰絲，曰木，曰匏，曰竹。

樂器共有八類聲音：叫做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竹。

八音一曰金。金，鍾也，鎛也，錞也，鐲也，鐃也，鐸也。

鍾者，《世本》云："黃帝工人垂所造。"《爾雅》云大鍾曰鏞，《書》曰"笙鏞以間"是也。中者曰剽。剽音瓢。小者曰棧。棧音醆，晉江左初所得棧鍾是也。縣鍾磬者曰筍虡，横曰筍，從曰虡。蔡邕曰："寫鳥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爲鍾虡，清聲無力者以爲磬虡，擊其所縣，知由其虡鳴焉。"

鎛如鍾而大。史臣案：前代有大鍾，若周之無射，非一，皆謂之鍾；鎛之言，近代無聞焉。

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今民間猶時有其器。《周禮》，"以金錞和鼓"。

鐲，鉦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爲鼓節。《周禮》，"以金鐲節鼓"。

鐃，如鈴而無舌，有柄，執而鳴之。《周禮》，"以金鐃止鼓"。漢《鼓吹曲》曰鐃哥。

鐸，大鈴也。《周禮》，"以金鐸通鼓"。

八音二曰石。石，磬也。《世本》云叔所造，不知叔何代人。《爾雅》曰："形似犁錧，以玉爲之。"大曰馨。馨音囂。

八音三曰土。土，塤也。《世本》云，暴新公所造，亦不知何代人也。周畿内有暴國，豈其時人乎？燒土爲之，大如鵝卵，鋭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爾雅》云，大者曰嘂，嘂音叫。"小者如鷄子"。

八音四曰革。革，鼓也，鞉也，節也。大曰鼓，小曰鞞。又曰應。應

八音第一類稱爲金。金有鐘、鎛、錞、鐲、鐃、鐸。

鐘，《世本》說："黃帝的樂工垂造的。"《爾雅》說大型的鐘稱爲鏞，就是《書經》中所說的"笙鏞以間"的鏞。中型的鐘稱爲剽。剽音瓢。小型的鐘稱爲棧。棧音醆，就是東晉初年所獲得的棧鐘。懸挂編鐘編磬的木架稱爲笋虡，横挂的稱爲笋，縱挂的稱爲虡。蔡邕說："鐘磬上刻畫鳥獸的形狀，聲音洪大而有力度的稱它爲鐘虡，聲音清細而没有力度的稱它爲磬虡，敲擊懸挂的鐘磬，可以知道它們是通過木架來發出聲音的。"

鎛的形狀像鐘，但比鐘大。史臣查考，前代記載有大鐘，如周景王的無射鐘就是一例，不止一處，都稱它爲鐘；至於說到鎛，近代没有聽到。

錞是錞于。圓如舂米的碓頭，上面大，下面小，如今民間還常有這一樂器。《周禮》："用金錞調和鼓聲。"

鐲是鉦。形狀如同小鐘，行軍時敲它，用來作爲鼓聲的節拍。《周禮》："用金鐲節止鼓聲。"

鐃，形狀如鈴，但没有鈴鐺，有短柄，用時執柄，以槌敲擊作響。《周禮》，"用金鐃節止鼓聲"。漢代的《鼓吹曲》稱爲鐃歌。

鐸是大鈴，《周禮》，"用金鐸會通鼓聲"。

八音的第二類稱爲石。石就是磬，《世本》說是一個叫做叔的人造的，不知叔是哪一代的人。《爾雅》說："磬的形狀像犁鍬，用玉製成。"大的磬稱爲馨。馨音囂。

八音的第三類稱爲土。土就是塤，《世本》說：塤是暴新公造的，也不知暴新公是哪一代的人。周代天子領地中有一個暴國，恐怕就是那時的人。塤是燒土做成的，大小像鵝蛋，上尖下平，形狀像秤錘，六個小洞。《爾雅》說，大的塤稱爲嘂，嘂的讀音爲"叫"。"小的塤像鷄蛋"。

八音第四類稱爲革。革類中有鼓、鞉、節。大的稱爲鼓，小的稱爲鞞。又稱爲應。應劭《風

劭《風俗通》曰："不知誰所造。"以桴擊之曰鼓，以手摇之曰鞉。鼓及鞉之八面者曰雷鼓、雷鞉。六面者曰靈鼓、靈鞉。四面者曰路鼓、路鞉。《周禮》："以雷鼓祀天神，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鼓長八尺者曰鼖鼓，以鼓軍事。長丈二尺者曰鼛鼓，凡守備及役事則鼓之。今世謂之下鼜。鼜，《周禮》音戚，今世音切豉反。長六尺六寸者曰晋鼓，金奏則鼓之。應鼓在大鼓側，《詩》云"應朄懸鼓"是也。小鼓有柄曰鞀。大鞀謂之鞞。《月令》"仲夏修鞀、鞞"是也。然則鞀、鞞即鞉類也。又有鼉鼓焉。

節，不知誰所造。傅玄《節賦》云："黄鍾唱哥，《九韶》興舞。口非節不咏，手非節不拊。"此則所從來亦遠矣。

八音五曰絲。絲，琴、瑟也，筑也，箏也，琵琶、空侯也。

琴，馬融《笛賦》云："宓羲造琴。"《世本》云："神農所造。"《爾雅》"大琴曰離"，二十弦。今無其器。齊桓曰號鍾，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燋尾，伯喈曰緑綺，事出傅玄《琴賦》。世云燋尾是伯喈琴，伯喈傳亦云爾。以傅氏言之，則非伯喈也。

瑟，馬融《笛賦》云："神農造瑟。"《世本》，"宓羲所造"。《爾雅》云："瑟二十七弦者曰灑。"今無其器。

筑，不知誰所造。史籍唯云高漸離善擊筑。

箏，秦聲也。傅玄《箏賦序》曰："世以爲蒙恬所造。今觀其體合法度，節究哀樂，乃仁智之器，豈亡國之臣所能闚思哉。"《風俗通》則

俗通》說："不知道是哪一個造的。"用鼓槌來敲擊的稱做鼓，用手摇動的稱作鞉，鼓和鞉有八面的稱做雷鼓、雷鞉。有六面的稱爲靈鼓、靈鞉。有四面的稱爲路鼓、路鞉。《周禮》："用雷鼓祭祀天神，用靈鼓祭祀社神，用路鼓祭祀鬼神。"鼓中有長達八尺的稱爲鼖鼓，用於軍事。長一丈二尺的稱爲鼛鼓，凡是守備及役事時就敲它。現代稱它爲下鼜。鼜，《周禮》音戚，現代音切豉反。長六尺六寸的稱爲晋鼓，演奏金屬樂器時就敲它。應鼓放在大鼓旁邊，就是《詩經》中所説的"小鼓懸挂在大鼓旁邊"。小鼓有鼓柄的稱爲鞀。大鞀稱爲鞞。就是《月令》説的"五月修理鞀、鞞"。那麽鞀、鞀就是手摇鼓一類。另外又有一種鰐皮鼓。

節，不知道是誰造的。傅玄《節賦》説："唱黄鐘歌，跳《九韶》舞，没有節就不能開口歌唱，没有節就不能打拍子。"那麽節的産生也是很久遠的了。

八音的第五類稱做絲。絲類有琴、瑟，筑、箏，琵琶、空侯。

琴，馬融《笛賦》説："宓羲氏製造琴。"《世本》説："琴是神農氏製造的。"《爾雅》："大琴稱作離。"二十弦。現在没有這一樂器。齊桓公有琴名號鐘，楚莊王有琴名繞梁，司馬相如有琴名燋尾，蔡伯喈有琴名緑綺，事典出自傅玄《琴賦》。傳説燋尾是蔡伯喈的琴，伯喈的傳也這般説。從傅玄的賦來説，那麽燋尾不是伯喈的琴。

瑟，馬融《笛賦》説："神農氏製造瑟。"《世本》，"瑟是宓羲氏製造的。"《爾雅》説："有二十七根弦的瑟稱爲灑。"現在没有這種樂器。

筑，不知道是誰造的。史書衹是説過高漸離善於擊筑。

箏，演奏秦地音聲的樂器。傅玄《箏賦序》説："世人認爲箏是蒙恬造的。如今看來，箏的體制合乎法度，音節窮盡哀樂之情，是具有仁智品格的樂器，怎麽是亡國之臣能够考慮到的呢!"

曰："筑身而瑟弦。不知誰所改作也。"

琵琶，傅玄《琵琶賦》曰："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箏、筑，爲馬上之樂。欲從方俗語，故名曰琵琶，取其易傳於外國也。"《風俗通》云："以手琵琶，因以爲名。"杜摯云："長城之役，弦鼗而鼓之。"并未詳孰實。其器不列四廂。

空侯，初名坎侯。漢武帝賽滅南越，祠太一后土用樂，令樂人侯暉依琴作坎侯，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者，因工人姓爾。後言空，音訛也。古施郊廟雅樂，近世來專用於楚聲。宋孝武帝大明中，吴興沈懷遠被徙廣州，造繞梁，其器與空侯相似，懷遠後亡，其器亦絶。

八音六曰木。木，柷也，敔也。并不知誰所造。《樂記》曰："聖人作爲椌、楬、壎、篪。"所起亦遠矣。

柷如漆筒，方二尺四寸，深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

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以竹長尺名曰籈，横擽之，以節樂終也。

八音七曰匏。匏，笙也，竽也。

笙，隨所造，不知何代人。列管匏内，施簧管端。宫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宫管在左傍。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它皆相似也。竽今亡。"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其笙中之簧，女媧所造也。《詩》傳云："吹笙則簧鼓矣。"蓋笙中之簧也。《爾雅》曰："笙十九簧者曰巢。"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舜祠得笙，白玉

《風俗通》却説："箏的形狀如筑，弦絲如瑟。不知道是誰改造的。"

琵琶，傅玄《琵琶賦》説："漢朝遣送烏孫公主嫁給昆彌，考慮到她在途中思念家鄉，所以命樂工改製箏和筑，製成可在馬上演奏的樂器。因爲要依從地方俗語，所以命名爲琵琶，爲的是容易在外國流傳。"《風俗通》説："揮手爲琵，退手爲琶，於是稱它爲琵琶。"杜摯説："在長城的戰役中，將絲弦設置在小鼓上鼓奏。"這些説法不知道哪一種是正確的。這一樂器不列入帝王宫廷。

空侯，起初稱爲坎侯，漢武帝滅南越酬神，祭太一神和土神時，命樂工侯暉仿照琴製作坎侯，坎的意思是説它那種坎坎的聲音應合節奏。侯的意思衹是因爲樂工姓侯罷了。後來稱它爲空侯，那是音讀訛誤。古代將空侯用於郊廟雅樂，近代以來，專門用於楚地樂曲。宋孝武帝大明年間，吴興沈懷遠被流放廣州，他製造繞梁，這一樂器跟空侯相似，懷遠後來死了，他的樂器也失傳了。

八音第六類稱爲木。木類有柷、敔，都不知道是誰製作的。《樂記》説："聖人製造成椌、楬、壎、篪。"它的産生也是很久遠的了。

柷的形狀如同塗漆的竹筒，方有二尺四寸，深有一尺八寸，中間有一個帶柄的木椎，用木椎連底拌動，使它向兩邊敲擊。

敔，形狀如同蹲伏的老虎，背上有二十七個櫛齒狀的鉏鋙，用一尺長叫做籈的竹板，横向敲擊它，用來節制樂曲終了。

八音第七類稱爲匏。匏類有笙、竽。

笙，是一位叫做隨的人製造的，不知道他是哪一朝代的人。在匏裏排列管子，在竹管頂端安置簧片。宫聲的竹管放在中央。有三十六個簧片稱爲竽，宫聲的竹管放在左邊。在十九簧到十三簧之間的稱爲笙。其他的地方，笙和竽都相同。竽在今天已經失傳。"大笙稱它爲巢，小笙稱它爲和"。那笙中發音的簧片，是女媧氏製造的。《詩》的注解説："衹要一吹笙，那麽簧就發音了。"就是指笙中的簧片。《爾雅》説："有十九

管。後世易之以竹乎。

八音八曰竹。竹，律也，吕也，簫也，管也，篪也，籥也，笛也。律吕在《律曆志》。

簫，《世本》云："舜所造。"《爾雅》曰："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者曰簅；十六管長尺二寸者筊。"筊音爻。凡簫一名籟。前世有洞簫，其器今亡。蔡邕曰："簫，編竹有底。"然則邕時無洞簫矣。

管，《爾雅》曰："長尺，圍寸，并漆之，有底。"大者曰簥。簥音驕。中者曰篞。小者曰篎。篎音妙。古者以玉爲管，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琯是也。《月令》："均琴、瑟、管、簫。"蔡邕章句曰："管者，形長尺，圍寸，有孔無底。"其器今亡。

篪，《世本》云："暴新公所造。"舊志云，一曰管。史臣案：非也。雖不知暴新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舜時西王母獻管，則是已有其器，新公安得造篪乎？《爾雅》曰："篪，大者尺四寸，圍三寸，曰沂。"沂音銀。一名翹。"小者尺二寸"。今有胡篪，出於胡吹，非雅器也。

籥，不知誰所造。《周禮》有籥師，掌教國子秋冬吹籥。今《凱容》、《宣烈》舞所執羽籥是也。蓋《詩》所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者也。《爾雅》云："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大者曰産。中者曰仲。小者曰箹。箹音握。

笛，案馬融《長笛賦》，此器起近世，出於羌中，京房備其五音。又稱丘仲工其事，不言仲所造。《風俗

個簅的笙稱爲巢。"漢章帝的時候，零陵任文學官的奚景在舜的祭祠裏得到古代的笙，笙管是用白玉製成的。恐怕是到了後代纔把笙管换成竹子。

八音的第八類稱爲竹。竹指樂律，樂器有簫、管、篪、籥、笛。樂律見《律曆志》。

簫，《世本》説："是舜製造的。"《爾雅》説："編結二十三根管子，長一尺四寸的稱爲簅，十六根管子長一尺二寸的稱爲筊。"筊音爻。凡是簫也稱爲籟。前代有一種洞簫，這一樂器今天已經亡失。蔡邕説："簫，編結竹管，管中有底。"那麽在蔡邕的時候就没有中空的洞簫了。

管，《爾雅》説："長一尺，圍一寸，并排塗漆，有底。"大的稱爲簥。簥音驕。中等大的稱爲篞。小的稱爲篎，篎音妙。古代用玉做管子，就是舜時西王母所獻的白玉琯。《月令》："調琴、瑟、管、簫。"蔡邕注釋説："管的形狀長一尺，圍一寸，有孔洞而没有底。"這一樂器今天已經失傳。

篪，《世本》説："是暴新公製造的。"舊記説，也稱做管。史臣查考，這一説法是不對的。雖然不知道暴新公是哪一朝代人，但不是舜以前的人是很清楚的。舜的時候西王母進獻管樂器，那就是當時已經有了這一樂器，新公怎麽製造篪呢？《爾雅》説："篪，大者長一尺四寸，圍三寸，稱爲沂。"沂音銀。也稱爲翹。"小的長一尺二寸"。現今有胡篪，出自胡地吹奏，不是雅樂的樂器。

籥，不知道是誰製造的。《周禮》有籥師，掌管教公卿大夫的子弟在秋冬季節裏吹籥。就是如今《凱容》、《宣烈》舞中所持的羽籥，大約就是《詩經》所説的"左手執籥，右手執翟"的了。《爾雅》説："籥如同笛，但籥衹有三個孔而且短小。"《廣雅》説：籥有七孔。大的稱爲産，中等的稱爲仲，小的稱爲箹。箹音握。

笛，查考馬融《長笛賦》，這一樂器是近代産生的，出自羌族中，京房完備它的五音。又説丘仲善於吹笛，没有説是丘仲製造的。《風俗通》

通》則曰："丘仲造笛，武帝時人。"其後更有羌笛爾。三説不同，未詳孰實。

篴，杜摯《笳賦》云："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漢舊注曰："箛，號曰吹鞭。"《晋先蠶儀注》："車駕住，吹小箛；發，吹大箛。"箛即篴也。又有胡笳。漢舊《箏笛録》有其曲，不記所出本末。

鼓吹，蓋短簫鐃哥。蔡邕曰："軍樂也，黄帝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勸士諷敵也。"《周官》曰："師有功則愷樂。"《左傳》曰，晋文公勝楚，"振旅，凱而入"。《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哥。"雍門周説孟嘗君，"鼓吹于不測之淵"。説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籟之屬，非簫、鼓合奏，别爲一樂之名也。然則短簫鐃哥，此時未名鼓吹矣。應劭漢《鹵簿圖》，唯有騎執箛。箛即笳，不云鼓吹，而漢世有黄門鼓吹。漢享宴食舉樂十三曲，與魏世鼓吹長簫同。長簫短簫，《伎録》并云，絲竹合作，執節者哥。又《建初録》云，《務成》、《黄爵》、《玄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爲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爲騎吹，二曲異也。又孫權觀魏武軍，作鼓吹而還，此又應是今之鼓吹。魏、晋世，又假諸將帥及牙門曲蓋鼓吹，斯則其時謂之鼓吹矣。魏、晋世給鼓吹甚輕，牙門督將五校，悉有鼓吹。晋江左初，臨川太守謝摛每寢，輒夢聞鼓吹。有人爲其占之曰："君不得生鼓吹，當得死鼓吹爾。"摛擊杜弢戰没，追贈長水校尉，葬給鼓吹焉。謝尚爲江夏太守，詣安西將軍庾翼於武昌咨事，翼與尚射，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射破的，便以其

却説："丘仲製造笛子，是漢武帝時的人。"此後更有羌笛罷了。三種説法不同，不知道哪一種是正確的。

篴，杜摯《笳賦》説："李伯陽進入西戎時製造的。"漢朝舊注説："箛，號稱吹鞭。"《晋先蠶儀注》："皇上車駕停下的時候，吹小箛；出發的時候，吹大箛。"箛就是篴。又有胡笳。漢朝舊有的《箏笛録》有胡笳的曲調，但没有記述這曲調産生的經過。

鼓吹，就是短簫鐃歌。蔡邕説："鼓吹是軍樂，是黄帝時岐伯製作的，用來宣揚德教，建立武功，鼓勵戰士，諷勸敵人。"《周官》説："部隊有功就奏慶祝作戰勝利的軍樂。"《左傳》説：晋文公戰勝了楚國，"整頓部隊，奏着得勝的軍樂回來"。《司馬法》説："得意就奏凱樂，唱凱歌。"雍門周游説孟嘗君，"在不可測度的深淵鼓吹"。解釋的人説，鼓自是指一件東西，吹是指竽、籟一類的樂器，所謂鼓吹不是指簫、鼓合奏，另外作爲一種樂曲的名稱。那麼短簫鐃歌在這時還没有稱爲鼓吹了。在應劭的漢朝《鹵簿圖》上，衹有騎在馬上的人手中拿着箛。箛就是笳，没有説鼓吹，可是漢代有黄門鼓吹樂。漢代祭享宴飲用黄門鼓吹樂十三支樂曲，與魏的鼓吹長簫曲相同。關於長簫短簫的問題，《伎録》放在一起説，絲樂器和竹樂器共同演奏，執節的人唱歌。又，《建初録》説：《務成》、《黄爵》、《玄雲》、《遠期》，都是騎吹曲，不是鼓吹曲。這就是過去陳列在殿庭演奏的是鼓吹曲，今天在路上隨行演奏的鼓吹曲是騎吹曲，兩種曲子不相同。又，孫權觀望魏武帝的部隊，奏着鼓吹曲回來，這又應當是今天的鼓吹曲。魏、晋的時代，又給予將帥以及營門的樂曲大概是鼓吹樂，這就是那時稱它爲鼓吹了。魏、晋兩朝賜給鼓吹樂很輕易，營門督將五校，都有鼓吹樂。東晋初年，臨川太守謝摛每次睡覺，總是在夢中聽到鼓吹樂。有人給他算命説："您活着的時候得不到鼓吹樂，將在死後得到鼓吹樂罷了。"謝摛在追擊杜弢時陣亡，朝廷追贈他爲長水校尉，在殯葬時賜給鼓吹樂。謝尚任江夏太守時，到武昌去和安西將軍

副鼓吹給之。今則甚重矣。

庾翼商量事情。庾翼同謝尚比賽射箭。說："你如果射中靶子，我將拿鼓吹樂作爲奬賞。"謝尚射中了，庾翼就將自己的那副鼓吹樂副隊給他。如今却是很看重的了。

角，書記所不載。或云出羌胡，以驚中國馬。或云出吴越。舊志云："古樂有篍、缶。"今并無。史臣按：《爾雅》，篍自是簫之一名耳。《詩》云："坎其擊缶。"毛傳曰："盎謂之缶。"

角，在書籍中没有記載。有人說是出自羌胡之族，用它來驚擾中原各國的馬。有人說是出自吴越之地。舊志說："古樂有篍、缶。"如今都没有。史臣查考，據《爾雅》所載，篍本是簫的另一名稱罷了。《詩》說："坎坎地敲着缶。"《毛傳》說："盎稱爲缶。"

築城相杵者，出自梁孝王。孝王築睢陽城，方十二里，造倡聲，以小鼓爲節，築者下杵以和之。後世謂此聲爲《睢陽曲》，至今傳之。

築城時砸土的樂曲，出自梁孝王。梁孝王建築睢陽城，廣十二里，創作首倡的歌聲，敲小鼓作爲節拍，築城的人砸下木杵來應答它。後代稱這一歌聲爲《睢陽曲》，到今天仍然流傳。

魏、晋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宋識善擊節倡和，陳左善清哥，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傅玄著書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古今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案此說，則自兹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也。

在魏、晋的時候，有一姓孫的人善於增廣舊樂曲，宋識善於打拍子唱和，陳左善於清唱，列和善於吹笛，郝索善於彈箏，朱生善於琵琶，最能發揚新聲。傅玄著書說："人們如果欽慕聽説過的人而忽視見到的人，不是也很糊塗嗎？假如這六位音樂家生在上世，那就超越古今而無與倫比，哪裏衹是與夔和伯牙同心契合呢？"查考這一觀點，那麽從魏、晋以後，都是孫、朱等人留下的規則了。

宋書卷二十

志第十

樂(二)

蔡邕論叙漢樂曰：一曰郊廟神靈，二曰天子享宴，三曰大射辟雍，四曰短簫鐃歌。

蔡邕論述漢朝的樂舞説：第一部分是郊廟神靈，第二部分是天子享宴，第三部分是大射辟雍，第四部分是短簫鐃歌。

晋郊祀歌五篇：　傅玄造

天命有晋，穆穆明明。我其夙夜，祗事上靈。常于時假，迄用有成。於薦玄牡，進夕其牲。崇德作樂，神祇是聽。

右祠天地五郊夕牲歌一篇。

宣、文烝哉，日靖四方。永言保之，夙夜匪康。光天之命，上帝是皇。嘉樂殷薦，靈祚景祥。神祇降假，享福無疆。

右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一篇。

天祚有晋，其命惟新。受終于魏，奄有兆民。燕及皇天，懷柔百神。不顯遺烈，之德之純。享其玄牡，式用肇禋。神祇來格，福禄是臻。

時邁其猶，昊天子之。祐享有晋，兆民戴之。畏天之威，敬授民時。不顯不承，於猶繹思。皇極斯建，庶績咸熙。庶幾夙夜，惟晋之祺。

晋郊祀歌五篇：　傅玄作

上天降命我晋，端莊盛美，察視明明。我晋朝夕不懈，恭敬地事奉上天神靈。經常處在美好的時機，至今而大有所成。於是獻上黑色的雄牛，當晚就進呈犧牲。崇敬功德而演奏樂舞，天神地神來欣賞傾聽。

上爲祠天地五郊夕牲歌一篇。

宣帝、文帝前來受享，每日裏安定四方。永久庇護我晋，早晚都得安康。光大上天的降命，上帝就贊美他爲王。盛設美好的樂舞祭獻，國家大吉大祥。天地之神降臨是何等嘉美，享受神的福祐萬載無疆。

上爲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一篇。

上天賜福我晋，我晋受命惟新。在魏國滅亡時興起，就擁有了億萬子民。宴享至尊的上天，招徠安撫衆多神靈。晋所留下的功業不是很顯明麽？是這樣的美德，這樣的純正。薦享黑色雄牛，開始進行祭天的大禮。天地之神來受祭，福分和禄位就一齊到來。

及時地施行治國謀劃，上天便對他加以撫愛。保祐我晋，受享我晋，億萬人民都十分擁戴。畏懼上天的威嚴，謹慎地使百姓不誤農時。怎能不光大繼承，仍然要尋繹深思。帝王寶位興建起來，各種事業都非常興盛。就希望日日夜

宣、文惟后，克配彼天。撫寧四海，保有康年。於乎緝熙，肆用靖民。爰立典制，爰修禮紀。作民之極，莫匪資始。克昌厥後，永言保之。

右饗天地五郊歌三篇。

前所作天地郊明堂歌五篇：

傅玄造

皇矣有晉，時邁其德。受終于天，光濟萬國。萬國既光，神定厥祥。虔于郊祀，祇事上皇。祇事上皇，百禄是臻。巍巍祖考，克配彼天。嘉牲匪歆，德馨惟饗。受天之祚，神和四暢。

右天地郊明堂夕牲歌。

於赫大晉，膺天景祥。二帝邁德，宣兹重光。我皇受命，奄有萬方。郊祀配享，禮樂孔章。神祇嘉饗，祖考是皇。克昌厥後，保祚無疆。

右天地郊明堂降神歌。

整泰壇，祀皇神。精氣感，百靈賓。蘊朱火，燎芳薪。紫烟游，冠青雲。神之體，靡象形。曠無方，幽以清。神之來，光景照。聽無聞，視無兆。神之至，舉歆歆。靈爽協，動余心。神之坐，同歡娛。澤雲翔，化風舒。嘉樂奏，文中聲。八音諧，神是聽。咸潔齋，并芬芳。烹牷牲，享玉觴。神説饗，歆禋祀。祐大晉，降繁祉。祚京邑，行四海。保天年，窮地紀。

右天郊饗神歌。

整泰折，俟皇祇。衆神感，群靈儀。陰祀設，吉禮施。夜將極，時未移。祇之體，無形象。潜泰幽，洞忽荒。祇之出，薆若有。靈無遠，天下夜，我晉大吉大利。

宣帝、文帝都是天子，能够附祭上天。安撫全國人民，保持富足的豐年。這是多麽光明，就因此而安定黎民。於是制定典章制度，修訂禮數法紀。做人民的榜様，没有不是靠從開始做起的。能使後代子孫繁榮昌盛，永遠將帝位保持。

上爲饗天地五郊歌三篇。

前所作天地郊明堂歌五篇：

傅玄作

偉大啊我晉，及時地施行惠德。受天命繼承王位，光輝照耀着萬國。萬國既在光輝照臨之中，神靈定下了這些吉祥。虔誠地在郊外祭祀天地，恭敬地侍奉天皇。恭敬地侍奉天皇，各種福禄就一定來到。多麽偉大的祖先，能够附祭那上天。豐富的祭牲哪個來享用，美好的馨香衹是來上祭。受到上天的福佑，神靈歡欣而各方通暢。

上爲天地郊明堂夕牲歌。

赫赫大晉，承受上天所賜的福祥。宣、文二帝施行德治，宣告這日月重光。我皇上受命即位，廣有天下四方。郊祀時附祭祖先，制禮作樂非常顯彰。天地之神來受祭，祖先就贊美他爲王。能够使後代昌盛，永遠使國祚綿長。

上爲天地郊明堂降神歌。

打掃天壇，祭祀天神。精誠相感，百神降臨。積聚紅火，焚燒香薪。紫烟飄游，超越青雲。神靈軀體，無所象形。遼闊無比，幽遠深清。天神到來，光影朗照。聽聲無形，視形無兆。天神已至，一起歆享。精爽和協，感動我心。天神高坐，共同歡娛。好雲飛翔，好風捲舒。佳樂演奏，文飾商聲。八音諧和，天神傾聽。人人齋戒，個個芬芳。烹煮牲畜，高舉酒觴。天神愉悦，受享祭祀。保佑大晉，多賜福祉。位在京都，政行四海。永保天年，窮盡地紀。

上爲天郊饗神歌。

打掃地壇，等待地祇。衆神感動，群靈來儀。陳設暗祭，施行吉禮。長夜將盡，時辰未移。地祇之體，没有形象。潜居幽陰，貫穿大荒。地祇出臨，似無似有。神靈不遠，天下人

母。祇之來，遺光景。照若存，終冥冥。祇之至，舉欣欣。舞象德，歌成文。祇之坐，同歡豫。澤雨施，化雲布。樂八變，聲教敷。物咸享，祇是娱。齋既潔，侍者肅。玉觴進，咸穆穆。饗嘉慶，歆德馨。祚有晋，暨群生。溢九壤，格天庭。保萬壽，延億齡。

右地郊饗神歌。

經始明堂，享祀匪懈。於皇烈考，光配上帝。赫赫上帝，既高既崇。聖考是配，明德顯融。率土敬職，萬方來祭。常于時假，保祚永世。

右明堂饗神歌。

宋南郊雅樂登歌三篇：顔延之造

夤威寶命，嚴恭帝祖。表海炳岱，系唐冑楚。靈鑒浚文，民屬睿武。奄受敷錫，宅中拓宇。亘地稱皇，罄天作主。月竁來賓，日際奉土。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六典聯事，九官列序。有牷在滌，有潔在俎。以薦王衷，以答神祐。

右天地郊夕牲歌。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皇乎備矣，有事上春。禮行宗祀，敬達郊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照夜，高燎煬晨。陰明浮爍，沈禜深淪。告成大報，受釐元神。月御按節，星驅扶輪。遥興遠駕，耀耀振振。

右天地郊迎送神歌。

營泰畤，定天衷。思心睿，謀筮從。建表蕝，設郊宫。田燭置，權火

母。地祇來到，遺留光影。照耀若存，終歸冥冥。地祇到來，人人歡欣。舞蹈象德，歌咏成文。地祇高坐，共同悦樂。好雨施行，好雲施布。奏樂八變，聲教廣鋪。遍享祭物，地祇歡娱。齋戒芳潔，侍者肅敬。進獻美酒，人人恭謹。同受嘉慶，共享德馨。賜福我晋，廣及衆民。功滿九州，德感天庭。長保千載，綿延萬年。

上爲地郊饗神歌。

開始營建明堂，祭享不敢懈怠。啊，我偉大的祖先，功德媲美上帝。上帝多麽顯赫，多麽崇高。祖先能從祀上帝，完美的德性顯明。境内臣民敬謹供職，萬國都來上祭。經常有美好時光，保有國祚萬世。

上爲明堂饗神歌。

宋南郊雅樂登歌三篇： 顔延之作

敬畏天命的威嚴，恭謹地侍奉上帝祖先。四海爲屏，炳耀岱宗。繼承唐堯，荆楚子孫。上天垂察，百姓歸順，有深明的文德武功。廣受天命而布行教化，位居中央而開拓四境。在整個天下地上，稱王作帝。任何邊遠的地方，都來朝貢稱臣。在慶祝新年正月時，舉行典禮，演奏音樂。六種典法聯合治事，九等官職排列有序。有洗滌乾净的純色牛，陳設在几案上。用來祭獻先王之善，答謝神靈之福。

上爲天地郊夕牲歌。

衹有聖君纔能供奉上帝，衹有孝子纔能供奉先親。美啊！一切都準備好了，正有祭事在初春進行。行宗廟祭祀之禮，恭敬地在郊外祭祀天地。在樹上挂着金枝玉葉，天上的樂曲四面陳設演奏。在京都登臨配享，德惠普施黎民。星月照亮了黑夜，高高的火炬在清晨焚燒。明暗的光浮動閃爍，沉下的成捆芳草深深埋没。完成了報祭大禮，受到大神的賜福。月神駕駛車子，星神衛護車輪。長途旅行開始啓程，向遠方駛去，神光照耀，威武雄盛。

上爲天地郊迎送神歌。

經營泰畤，以定天福。思心明智，謀筮相從。建立位次，設置郊宫。田頭燃燭，燎火相

通。曆元旬，律首吉。飾紫壇，坎列室。中星兆，六宗秩。乾宇晏，地區謐。大孝昭，祭禮供。牲日展，盛自躬。具陳器，備禮容。形舞綴，被歌鍾。望帝閽，聳神蹕。靈之來，辰光溢。潔粢酌，娱太一。明輝夜，華晢日。祼既始，獻又終。烟薌皀，報清穹。饗宋德，祚王功，休命永，福履充。

右天地饗神歌。

宋明堂歌：　謝莊造

地紐謐，乾樞回。華蓋動，紫微開。旌弊日，車若雲。駕六氣，乘絪縕。曄帝京，輝天邑。聖祖降，五靈集。構瑤扆，聳珠簾。漢拂幌，月栖檐。舞綴暢，鍾石融。駐飛景，鬱行風。懋粢盛，潔牲牷。百禮肅，群司虔。皇德遠，大孝昌。貫九幽，洞三光。神之安，解玉鑾。景福至，萬宇歡。

右迎神歌詩。依漢郊祀迎神，三言，四句一轉韵。

雍臺辨朔，澤宮練辰。潔火夕照，明水朝陳。六瑚賁室，八羽華庭。昭事先聖，懷濡上靈。《肆夏》式敬，升歌發德。永固鴻基，以綏萬國。

右登歌詞。舊四言。

維天爲大，維聖祖是則。辰居萬宇，綴旒下國。内靈八輔，外光四瀛。蕭宮仰蓋，日館希旌。複殿留景，重檐結風。刮楹接緯，達嚮承虹。設業設虡，在王庭。肇禋祀，克配乎靈。我將我享，維孟之春。以孝以敬，以立我烝民。

右歌太祖文皇帝詞。依《周頌》體。

通。年曆正月，律首大吉。修飾紫壇，挖掘坎穴。中星顯兆，六神有序。天空清朗，地區安謐。大孝昭明，祭禮供獻。犧牲展列，親自進奉。祭器陳列，備具禮容。舞隊連結，歌聲廣傳。拜望天門，神靈啓程。神靈降臨，晨光洋溢。整治酒食，娱悦太一。明輝照夜，華天耀日。奠禮已始，獻禮又終。香烟暢茂，上報清穹。歆饗宋德，祚佑王功。美命長久，福禄盈充。

上爲天地饗神歌。

宋明堂歌：　謝莊作

地維安謐，天星流迴。華蓋啓動，紫微星開。旌旗蔽日，車騎如雲。驅使六氣，乘坐氤氲。照耀京都，輝煌帝邑。聖主降臨，五靈齊集。連結玉軸，聳動珠簾。星光拂帷，月色栖檐。舞隊迴旋，樂聲和融。停駐流光，止歇行風。牲牛净潔，盤餐豐盛，恭行祭禮，百官虔誠。皇德深遠，大孝明昌。貫徹九幽，洞照三光。神靈舒適，脱下鑾鈴。大福到來，全國歡欣。

上爲迎神歌詩。依漢郊祀迎神，三言，四句一轉韵。

雍臺辨明初一，澤宮選定時辰。晚上有明亮的火光照耀，早晨有清潔的水灑洗。六種器皿放在祭室，八樣干羽裝飾殿庭，侍奉光明的先聖，懷念上帝的恩澤。演奏《肆夏》來表示敬意，登堂唱歌來發揚美德。永久保有帝王基業，用來安定天下人民。

上爲登歌詞。舊四言。

衹有上天最爲高大，衹有聖祖纔是學習的榜樣。他如同北極星高高在上，統治着全國人民。在内有群臣輔佐，對外光照四海。蕭宮仰望他車蓋降臨，日館希求他旌旗來到。複殿留下了光影，層檐盤旋着來風。吹堂柱而觸緯星，傳聲響而承彩虹。在王的殿庭中，擺下鐘磬木架。横設挂版，竪設直柱。祭祀大禮開始，能够配祀神靈。在這春季正月，聖祖調養受享，用孝順和恭敬，來成就衆民。

上爲歌太祖文皇帝詞。依《周頌》體。

參映夕，駟照晨。靈乘震，司青春。雁將向，桐始蕤。柔風舞，暄光遲。萌動達，萬品新。潤無際，澤無垠。

右歌青帝詞。三言，依木數。

龍精初見大火中。朱光北至圭景同。帝位在《離》實司衡。水雨方降木槿榮。庶物盛長咸殷阜。恩覃四溟被九有。

右歌赤帝辭。七言，依火數。

履建宅中宇。司繩御四方。裁化遍寒燠。布政周炎涼。景麗條可結。霜明冰可折。凱風扇朱辰。白雲流素節。分至乘結晷。啓閉集恒度。帝運緝萬有。皇靈澄國步。

右歌黃帝辭。五言，依土數。

百川如鏡，天地爽且明。雲冲氣舉，德盛在素精。木葉初下，洞庭始揚波。夜光徹地，翻霜照懸河。庶類收成，歲功行欲寧。浹地奉渥，罄宇承秋靈。

右歌白帝辭。九言，依金數。

歲既晏，日方馳。靈乘坎，德司規。玄雲合，晦鳥路。白雲繁，亘天涯。雷在地，時未光。飭國典，閉關梁。四節遍，萬物殿。福九域，祚八鄉。晨晷促，夕漏延。太陰極，微陽宣。鵲將巢，冰已解。氣濡水，風動泉。

右歌黑帝辭。六言，依水數。

蘊禮容，餘樂度。靈方留，景欲暮。開九重，肅五達。鳳參差，龍已秣。雲既動，河既梁。萬里照，四空香。神之車，歸清都。璇庭寂，玉殿虛。睿化凝，孝風熾。顧靈心，結皇思。

右送神歌辭。漢郊祀送神，亦三

參星映夕，房星照晨。神居震位，管領青春。雁將北飛，桐花盛開。柔風迴舞，暖光遲遲。幼芽出土，萬物一新。滋潤無際，雨露無垠。

上爲歌青帝詞。三言，依木數。

龍神開始出現在大火星中。紅光照北，日影相同。赤帝處在《離》位，實爲主宰。水雨正在降落，木槿開花。萬物長得都很茂盛，恩及四海，廣覆九州。

上爲歌赤帝辭。七言，依火數。

黃帝施行建樹，位居宇内中央。管領萬物，駕御四方。裁度大化，有寒有暖，施行政教，有炎有涼。春天景物艷麗，枝條成長；冬天白霜嚴明，寒冰摧折；夏天南風在日光下吹拂，秋天白雲在天空飄蕩。晷度隨時運轉，四時相互承接。帝運緝理萬物，神靈安定國運。

上爲歌黃帝辭。五言，依土數。

江河水平如鏡，天地爽潔清明。雲氣向上騰舉，德性興盛在白色精靈。樹葉開始飄落，洞庭湖開始揚起波濤。月光遍照大地，飛霜映着瀑布。萬物收穫，一年的事情就要圓滿完成。遍地受到滋潤，全天下承奉秋靈。

上爲歌白帝辭。九言，依金數。

一年將盡，日光正在飛馳。神靈居坎位，盛德領萬物。烏雲四合，使飛鳥的道路晦暗。白雲密布，横亘天邊。雷在地下，時辰没有明亮。整治國法，緊閉關梁。歷經四季，萬物處在最後的日子。賜福九州，保佑八鄉。白晝光陰短促，夜晚時間延長。陰氣到了極盛的時候，微弱的陽氣已經顯示出來。烏鵲將做新巢，堅冰已經化解。春氣浸濡流水，春風吹動清泉。

上爲歌黑帝辭。六言，依水數。

蘊含着禮節，餘下了樂度。神靈正要停留，時光已將昏暮。開啓宫門，肅清道路。鳳凰高低飛舞，龍馬已經喂飽。雲彩已經飄動，河上已經架好橋梁。萬里神光照耀，四空一片馨香。神靈的車駕，返回了天宫。院宇寂静，殿庭空虚。皇上教化凝聚，孝親的風氣熾盛。回顧神靈之心，結下了美好的思念。

言。

右天郊饗神歌。

魏《俞兒舞》歌四篇：魏國初建所用，後於太祖廟并作之。 王粲造

漢初建國家，匡九州。蠻荆震服，五刃三革休。安不忘備武樂修。宴我賓師，敬用御天，永樂無憂。子孫受百福，常與松、喬游。蒸庶德，莫不咸歡柔。

右《矛俞新福歌》。

材官選士，劍弩錯陳。應桴蹈節，俯仰若神。綏我武烈，篤我淳仁。自東自西，莫不來賓。

右《弩俞新福歌》。

我功既定，庶士咸綏。樂陳我廣庭，式宴賓與師。昭文德，宣武威。平九有，撫民黎。荷天寵，延壽尸。千載莫我違。

右《安臺新福歌》曲。

神武用師士素厲。仁恩廣覆，猛節横逝。自古立功，莫我弘大。桓桓征四國，爰及海裔。漢國保長慶，垂祚延萬世。

右《行辭新福歌》曲。

晉《宣武舞》歌四篇： 傅玄造

《惟聖皇篇》 《矛俞》第一

惟聖皇，德巍巍，光四海。禮樂猶形影，文武爲表裏。乃作《巴俞》，肆舞士。劍弩齊列，戈矛爲之始。進退疾鷹鷂，龍戰而豹起。如亂不可亂，動作順其理，離合有統紀。

《短兵篇》 《劍俞》第二

上爲送神歌辭。漢郊祀送神，亦三言。

上爲天郊饗神歌。

魏《俞兒舞》歌四篇：魏國初建所用，後於太祖廟并作之。 王粲作

漢初建立國家，統一九州。蠻荆震畏降服，從此停息了用兵。雖然國家安寧，不忘記預備武事，樂於興修文教。宴請我的師友，恭敬地用以侍奉上天，永遠快樂而無憂慮。子孫享受多種福禄，常與神仙交游。百姓感恩戴德，人人都歡欣順服。

上爲《矛俞新福歌》。

將軍檢閱士兵，刀劍弓弩交錯陳列。隨着鼓聲有節奏地動作，一俯一仰似有神助。武功使我安定，仁政使我篤厚。四面八方，没有不來朝貢稱臣。

上爲《弩俞新福歌》。

我的武功既已平定天下，百姓都已安寧。在廣闊的殿庭中陳設樂舞，宴請賓客與師友。昭明文德，宣揚武威。平定九州，安撫黎民。受到上天恩寵，壽命得以延長。千年萬載，不要違背我心願。

上爲《安臺新福歌》曲。

指揮軍隊神明而又威武，士卒一向非常振奮。仁慈的恩德普遍施及天下，猛烈的志節則突然消逝。自古以來建功立業，没有誰比我朝廣闊弘大。用强大的武力征討四方，於是一直到遥遠的海邊。漢國保有永久的福慶，皇位綿延到千年萬代。

上爲《行辭新福歌》曲。

晉《宣武舞》歌四篇： 傅玄作

《惟聖皇篇》 《矛俞》第一

我聖明的帝王，功德巍巍，光照四海。制禮作樂如同形影，文治武功作爲表裏。於是製作《巴俞》樂舞，舞蹈的武士陳列着。刀劍弓弩一齊排開，揮動戈矛作樂舞的開始。一進一退有如鷹鷂迅捷，龍一般地戰鬥，豹也似地躍起。看似雜亂却并非雜亂，舞士的動作符合它的規律，舞隊的離合有它的統率綱紀。

《短兵篇》 《劍俞》第二

劍爲短兵，其勢險危。疾逾飛電，回旋應規。武節齊聲，或合或離。電發星騖，若景若差。兵法攸象，軍容是儀。

劍是一種短小的武器，它的運用之勢驚險危急。舞蹈時迅捷處超過飛射的電光，迴旋時符合一定的規則。武舞的節奏配合樂聲，舞隊有時聚合有時分離。電一般地射出，如光影閃耀，星一般地奔馳，似前後參差。是兵法的象徵，是軍容的儀則。

《軍鎮篇》　　《弩俞》第三

弩爲遠兵軍之鎮，其發有機。體難動，往必速，重而不遲。銳精分鏄，射遠中微。《弩俞》之樂，壹何奇！變多姿，退若激，進若飛。五聲協，八音諧。宣武象，贊天威。

《軍鎮篇》　　《弩俞》第三

弩箭是射遠的武器，作戰中有鎮敵的效用。它射出時須有機械。箭身不輕易發動，一旦發動必然迅速，雖然持重，却并不緩慢。用銅製成的箭鏃十分尖銳，能向遠處射中細小的目標。《弩俞》的樂舞，是多麽奇異！變化間多態多姿，向後退好像水勢阻遏，向前進就有如騰飛。五聲調協，八音和諧。這是宣示武功的象徵，贊頌上天的聲威。

《窮武篇》　　《安臺行亂》第四

窮武者喪，何但敗北。柔弱亡戰，國家亦廢。秦始、徐偃，既已作戒前世。先王鑒其機，修文整武藝。文武足相濟，然後得光大。

亂曰：高則亢，滿則盈。亢必危，盈必傾。去危傾，守以平。冲則久，濁能清。混文武，順天經。

《窮武篇》　　《安臺行亂》第四

窮兵黷武的人喪國亡家，哪裏僅僅是打敗仗。如果柔弱無力，不能作戰，國家也將滅亡。秦始皇、徐土偃已在前代作出鑒戒。先王審察其中機微，既修文德，也整治武藝。文、武兩方面足以相互濟助，然後纔能發揚光大。

尾聲說：凡事不能太高，不能過滿，太高必然危險，太滿必然傾覆。遠離危險與傾覆，持守平衡與穩定。冲淡可以持久，混濁而能澄清，混同文治武功，順應地義天經。

晉《宣文舞》歌二篇：　　傅玄造

《羽籥舞》歌：

羲皇之初，天地開元。網罟禽獸，群黎以安。神農教耕，創業誠難。民得粒食，澹然無所患。黄帝始征伐，萬品造其端。軍駕無常居，是曰軒轅。軒轅既勤止，堯、舜匪荒寧。夏禹治水，湯、武又用兵。孰能保安逸，坐致太平？聖皇邁乾乾，天下興頌聲，穆穆且明明。惟聖皇，道化彰。澂四海，清三光。萬機理，庶事康。潛龍升，儀鳳翔。風雨時，物繁昌。却走馬，降瑞祥。揚仄陋，簡忠良。百禄是荷，眉壽無疆。

晉《宣文舞》歌二篇：　　傅玄作

《羽籥舞》歌：

在上古羲皇的初始，天地剛剛開闢。用網罟捕捉禽獸，百姓賴以安定。神農教人耕種，創業確實艱難，百姓有了飯吃，淡泊自然而没有什麽憂慮。從黄帝起有了征伐的事情，各種典制都創建起來，因爲他的車駕没有固定的住處，這就稱爲軒轅氏。軒轅既是非常勤勞，堯和舜也不懈怠寧息。夏禹治理洪水，商湯、周武又率兵征伐。他們哪一個能過安逸的日子，而使天下太平？我們聖明的皇上自强不息，天下興起了歌頌之聲，端莊盛美而又察視清明。我聖明的皇上教化昌明，使四海澄清，三光明朗，紛繁的政事得以治理，各種事情安寧康定。潛藏的龍也飛升，朝見

的鳳在翱翔。風調雨順，物産豐富。放逐善於奔跑的馬，上天賜予瑞祥。拔舉隱逸的人才，選用忠良的賢臣。承受着諸般福禄，萬壽無疆。

《羽鐸舞》歌：

昔在渾成時，兩儀尚未分。陽升垂清景，陰降興浮雲。中和含氛氲，萬物各異群。人倫得其序，衆生樂聖君。三統繼五行，然後有質文。皇王殊運代，治亂亦繽紛。伊大晋，德兼往古。越犧農，邈舜禹。參天地，陵三五。禮唐周，樂《韶》《武》。豈唯《簫韶》，六代具舉。澤沾地境，化充天宇。聖明臨朝，元、凱作輔，普天同樂胥。浩浩元氣，遐哉太清。五行流邁，日月代征。隨時變化，庶物乃成。聖皇繼天，光濟群生。化之以道，萬國咸寧。受兹介福，延于億齡。

《羽鐸舞》歌：

從前在宇宙混沌的時候，陰陽兩儀尚未分開，陽氣上升而呈現清明光影，陰氣下降而興起浮雲。陰陽中和而含有氛氲之氣，産生了各種不同的物類。人際關係有了上下尊卑的次序，百姓們樂於有聖明的君主。黑白赤三統繼承金木水火土五行，然後纔有質有文。爲皇稱王有不同的運轉替代，或治或亂也紛紛不一。衹有我大晋王朝，道德兼有往昔的上古。邁越伏羲、神農，遠超虞舜、夏禹。與天地并立，凌駕三統五行。禮有唐、周之禮，樂有《韶》、《武》之樂，不衹是有《簫韶》之聲，六代所有一一齊備。恩德潤澤地境，教化廣充天宇。聖明的天子臨朝聽政，有元、凱那樣的賢臣輔佐，普天之下共同歡樂。浩浩的元氣流轉，天空是多麽曠遠。五行輪流運轉，日月交替行進。隨着天時的變化，各種物類就得以形成。我聖明的皇上承受天命，光輝濟助廣大人民。用道德來進行教化，萬國都安定康寧。承受這一大福，綿延到千年萬載。

晋宗廟歌十一篇：　　傅玄造

我夕我牲，猗歟敬止。嘉豢孔時，供兹享祀。祖鑒厥誠，博碩斯歆。祖考降饗，以虞孝孫之心。

右祠廟夕牲歌。

晋宗廟歌十一篇：　　傅玄作

在祭祀前夕查看祭品用具，啊！這是多麽誠敬。飼養牲畜很及時，以供奉這每一次的祭祀。神靈鑒察這一片心意，來受享肥碩的祭牲。祖先也降臨配享，使孝敬的子孫歡喜。

上爲祠廟夕牲歌。

嗚呼悠哉！日鑒在兹。以時享祀，神明降之。神明斯降，既祐饗之。祚我無疆，受天之祜。赫赫太上，巍巍聖祖。明明烈考，丕承繼序。

右祠廟迎送神歌。

啊！多麽悠久！神靈每日在這裏鑒察。按時舉行祭禮，神靈降臨受祭。神靈降臨後，已經佐助受享。使我皇位萬年不盡，受着天神福佑。顯赫盛大的太上，功德巍巍的聖祖。明察的祖先，一代代繼守祖業。

上爲祠廟迎送神歌。

經始宗廟，神明戾止。申錫無疆，祇承享祀。假哉皇祖，綏予孫子。燕及後昆，錫兹繁祉。

右祠征西將軍登歌。

開始營建宗廟，神靈到來。一再的賜予無窮無盡，恭奉祭祀之禮。美啊！我的皇祖，安撫我子子孫孫。受到後代的祭享，賜給這衆多的福祉。

上爲祠征西將軍登歌。

嘉樂肆庭，薦祀在堂。皇皇宗廟，乃祖先皇。濟濟辟公，相予烝嘗。享祀不忒，降福穰穰。

右祠豫章府君登歌。

於邈先后，實司于天。顯矣皇祖，帝祉肇臻。本支克昌，資始開元。惠我無疆，享祚永年。

右祠潁川府君登歌。

於惟曾皇，顯顯令德。高明清亮，匪競柔克。保乂命祜，基命惟則。篤生聖祖，光濟四國。

右祠京兆府君登歌。

於鑠皇祖，聖德欽明。勤施四方，夙夜敬止。載敷文教，載揚武烈。匡定社稷，龔行天罰。經始大業，造創帝基。畏天之命，于時保之。

右祠宣皇帝登歌。

執競景皇，克明克哲。旁作穆穆，惟祗惟畏。纂宣之緒，耆定厥功。登此俊乂，糾彼群凶。業業在位，帝既勤止。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右祠景皇帝登歌。

於皇時晋，允文文皇。聰明睿智，聖敬神武。萬機莫綜，皇斯清之。虎兕放命，皇斯平之。柔遠能邇，簡授英賢。創業垂統，勳格皇天。

右祠文皇帝登歌。

曰晋是常，享祀時序。宗廟致敬，禮樂具舉。惟其來祭，普天率土。犧樽既奠，清酤既載。亦有和羹，薦羞斯備。蒸蒸永慕，感時興思。登歌奏舞，神樂其和。祖考來

美好的樂舞陳列庭中，在堂上舉行祭祀。多麽美盛的宗廟，是祭祀祖先的地方。衆多的諸侯，輔助我秋冬兩祭。祭禮没有差錯，祖先多多降福。

上爲祠豫章府君登歌。

啊！久遠的先皇！確實受命於天。顯赫的皇祖，上帝賜給福祥。嫡系和庶出的子孫能够昌盛，憑藉初始而創立大業。賜贈給我的無窮無盡，享有皇位千年萬年。

上爲祠潁川府君登歌。

啊！我的曾祖！美德多麽顯明。生性高明清亮，以柔和之道治事却不用争競。安定國家而賜福人民，依據法則而登基受命。生下聖祖得天獨厚，光輝遍及天下四方。

上爲祠京兆府君登歌。

啊！我光輝的皇祖！至高無上的德行多麽顯明，辛勞地治理四方，日日夜夜端莊敬肅。既廣施禮樂教化，又顯揚勇武威猛。扶正安定天下，恭敬地行使上天的懲罰。開始營建偉大的事業，創建新的王朝。畏懼上天的使命，及時保衛國家。

上爲祠宣皇帝登歌。

懾服强敵的景皇帝，既英明又聖哲。輔佐天子時柔和沉静，祗是畏懼恭敬。繼承宣皇帝的業績，到老就確定這一成功。升進這些才能出衆的人，糾察那群奸邪小人。在位兢兢業業，景皇帝非常勤勞。他承受天命，令人贊嘆不已。

上爲祠景皇帝登歌。

啊！我大晋多麽盛美，文皇帝善於文治。他聰明睿智，聖敬神武。紛繁的政務難以綜治，他就加以清理。凶邪的人不受約束，他就予以平定。他懷柔遠人而使之能近，選拔英賢任職。創立帝業傳於後世，他的功勛感通皇天。

上爲祠文皇帝登歌。

我大晋重視倫常，按時祭祀。向宗廟致以敬意，禮樂一一舉行。普天下的人，無不來進行祭祀。進獻牛形酒杯，杯中裝滿清酒。還有調配得很好的羹湯，肴饌這就齊備。孝順的心咏嘆思慕，有感於時而興起想念。登堂唱歌跳舞，神靈

格，祐我邦家。敷天之下，罔不休嘉。

肅肅在位，濟濟臣工。四海來格，禮儀有容。鍾鼓振，管弦理。舞開元，歌永始。神胥樂兮。肅肅在位，臣工濟濟。小大咸敬，上下有禮。理管弦，振鼓鍾。舞象德，歌咏功。神胥樂兮。肅肅在位，有來雍雍。穆穆天子，相惟辟公。禮有儀，樂有則。舞象功，歌咏德。神胥樂兮。

右祠廟饗神歌二篇。

晋江左宗廟歌十三篇：

曹毗造十一首

王珣造二首

歌高祖宣皇帝： 曹毗造

於赫高祖，德協靈符。應運撥亂，厘整天衢。勛格宇宙，化動八區。肅以典刑，陶以玄珠。神石吐瑞，靈芝自敷。肇基天命，道均唐虞。

歌世宗景皇帝：

景皇承運，纂隆洪緒。皇維重抗，天暉再舉。蠢矣二寇，擾我揚楚。乃整元戎，以膏齊斧。亹亹神算，赫赫王旅。鯨鯢既平，功冠帝宇。

歌太祖文皇帝：

太祖齊聖，王猷誕融。仁教四塞，天基累崇。皇室多難，嚴清紫宫。威厲秋霜，惠過春風。平蜀夷楚，以文以戎。奄有參墟，聲流無窮。

歌世祖武皇帝：

於穆武皇，允龔欽明。應期登禪，龍飛紫庭。百揆時序，聽斷以

爲樂舞和美而歡樂。祖先來與我感通，保佑我的國家。所有天下的人，無不深受其福。

群臣排列有序，人人莊重。四海都來祭祀，儀節有法有度。敲鐘擊鼓，吹管調弦，跳開元舞，唱永始歌。神靈都感到歡樂啊！群臣排列有序，人人莊重，不論職位高低，都來表示敬意，上下尊卑，依次行禮。吹管調弦，敲鐘擊鼓。跳象徵盛德的舞，唱咏頌豐功的歌。神靈都感到歡樂啊！群臣莊重地排列，人人容儀温文。天子有穆穆的美容，助祭的是諸侯公卿。禮有儀度，樂有法則。跳象徵豐功的舞，唱咏頌盛德的歌。神靈都感到歡樂啊！

上爲祠廟饗神歌二篇。

晋江左宗廟歌十三篇：

曹毗作十一首

王珣作二首

歌高祖宣皇帝： 曹毗作

啊！我顯赫的高祖！德行與靈符相合。順應天的氣數而撥亂反正，重新整頓朝綱。他的功勛震動宇宙，他的教化感動四方。用刑律來整肅法紀，用智慧來教育百姓。神石顯示了瑞兆，靈芝自行生長。承受天命而創帝業，他的治道媲美唐堯、虞舜。

歌世宗景皇帝：

景皇承受天運，繼承了帝王大業。王朝綱紀重新整頓，皇帝的光輝再次照耀。那愚蠢的毌丘儉、文欽二寇，侵擾我揚、楚地區。於是整治兵衆，用來膏潤征伐之斧。多麽美的神妙計謀，多麽威武的王家軍隊。凶惡的人已經平定，他的功勛居全國之首。

歌太祖文皇帝：

太祖智慮敏達，謀劃宏大明融。仁慈的教化充滿四方，屢受皇天尊崇。皇室多有禍難，他清除宫禁奸凶。威嚴有如肅殺的秋霜，恩惠有如温暖的春風。他平定西蜀和楚地，兼有文德武功。擁有參宿分野之地，聲譽流傳無窮。

歌世祖武皇帝：

啊！我壯美的武皇帝，多麽恭敬聖明。適時接受禪讓，登上帝王之位。前前後後的衆多政

情。殊域既賓，僞吴亦平。晨流甘露，宵映朗星。野有擊壤，路垂頌聲。

務，他按實際情況聽取處理。外國既已賓服，僞吴也被平定。清晨甘露下降，夜晚明星照映。野外有人擊壤而歌，道路上一片頌聲。

歌中宗元皇帝：

運屯百六，天羅解貫。元皇勃興，網籠江漢。仰齊七政，俯平禍亂。化若風行，澤猶雨散。淪光更耀，金輝復焕。德冠千載，蔚有餘粲。

遭逢到陽九厄運，法網解開了繩索。元皇帝勃然興起，網籠了江漢地域。仰齊日月五星，俯平人間禍亂。教化如風吹草偃，恩澤如雨露遍灑。沉没的光重又照耀，金色的光輝再行焕發。德行居歷史之首，千年萬載後仍有餘輝。

歌肅祖明皇帝：

明明肅祖，闡弘帝祚。英風夙發，清暉載路。奸逆縱忒，罔式皇度。躬振朱旗，遂豁天步。宏猷淵塞，高羅雲布。品物咸寧，洪基永固。

我明察的明皇帝，繼承帝位而發揚光大。早就表現出傑出的氣概，清亮的光輝灑遍道路。奸邪凶徒恣行作惡，不遵守皇家的法度。他親自舉起紅旗，於是使國運豁然開朗。宏大的謀劃篤實深遠，高張的法網如雲密布。萬物都康定安寧，帝王的基業永久牢固。

歌顯宗成皇帝：

於休顯宗，道澤玄播。式宣德音，暢物以和。邁德蹈仁，匪禮弗過。敷以純風，濯以清波。連理映阜，鳴鳳栖柯。同規放勛，義蓋山河。

啊！多麽美善的成皇帝，治道默默地播揚。他宣示詔令，使萬物通暢而和美。他遵循仁德的規範，於禮不合就不超越。用純樸之風普施教化，用清潔之水洗濯民衆。連生一起的樹枝照映山崗，飛鳴的鳳凰栖息枝條。典範同於唐堯，道義壓倒山河。

歌康皇帝：

康皇穆穆，仰嗣洪德。爲而不宰，雅音四塞。閑邪以誠，鎮物以默。威静區宇，道宣邦國。

康皇帝端莊盛美，繼承了前代大德。四方充滿了純正的雅聲。用誠敬防閑奸邪，用静默鎮撫人情。皇威使區宇寧静，皇道在邦國宣揚。

歌孝宗穆皇帝：

孝宗夙哲，休音允臧。如彼晨離，耀景扶桑。垂訓華幄，流潤八荒。幽贊玄妙，爰該典章。西平僭蜀，北静舊疆。高猷遠暢，朝有遺芳。

穆皇帝一向聖哲，他的名聲多麽善美。就像早晨的太陽，在東方閃耀光輝。在宫禁中垂示教訓，全國都受到恩惠。道德精微達玄妙之境，深通典章制度。在西部掃平僭號的僞蜀，在北部安定原先的邊疆。高遠的謀劃暢達遠地，今日在朝廷仍留有芬芳。

歌哀皇帝：

於穆哀皇，聖心虚遠。雅好玄古，大庭是踐。道尚無爲，治存易簡。化若風行，民猶草偃。雖曰登遐，徽音彌闡。愔愔《雲》《韶》，盡

啊！多麽美的哀皇帝，他的心虚静深遠。一向好玄好古，依循上古的帝王大庭。治道崇尚無爲，行政但存簡易。教化如風行草上，百姓如草受風吹而倒。雖説他已經逝世，而美好的名聲却

美盡善。

更加發揚。就如和悦安閑的《雲》、《韶》之樂，已達到美善的極境。

歌太宗簡文皇帝： 王珣造

皇矣簡文，於昭于天。靈明若神，周淡如淵。冲應其來，實與其遷。娓娓心化，日用不言。易而有親，簡而可傳。觀流彌遠，求本愈玄。

歌太宗簡文皇帝： 王珣作

美啊簡文帝，他的功德明見於上天。機敏明察仿佛有神，細密冲淡有如深淵。以平和恬静應接萬物，與萬物一同變遷。勤勉不倦地以心化育，日日施行却静默無言。平易而令人可親，簡約却可以流傳。觀察他的源流愈覺深遠，探求他的本末更是妙玄。

歌烈宗孝武皇帝： 王珣造

天鑒有晋，欽哉烈宗。同規文考，玄默允襲。威而不猛，約而能通。神鉦一震，九域來同。道積淮海，《雅》《頌》自東。氣陶淳露，化協時雍。

歌烈宗孝武皇帝： 王珣作

上天鑒察我大晋，令人欽敬啊孝武皇帝。典範同於簡文皇帝，沉静無爲而莊敬。有威嚴却不猛厲，雖簡約却能會通。征伐的神鉦一聲震響，九州歸於一統。治道聚於淮海，《雅》《頌》來自東方。和氣陶陶有如淳露，教化協和而時世太平。

四時祠祀歌： 曹毗造

肅肅清廟，巍巍聖功。萬國來賓，禮儀有容。鍾鼓振，金石熙。宣兆祚，武開基。神斯樂兮。理管弦，有來斯和。説功德，吐清歌。神斯樂兮。洋洋玄化，潤被九壤。民無不悦，道無不往。禮有儀，樂有式。咏九功，永無極。神斯樂兮。

四時祠祀歌： 曹毗作

多麽莊嚴的宗廟，多麽偉大的聖功。萬國都來朝貢，禮儀極有法度。敲鼓撞鐘，鳴金擊石。宣皇帝爲帝位創始，武皇帝登基稱帝。神靈是何等歡樂啊！調理管弦，萬民協和。稱説功德，咏唱清歌。神靈是何等歡樂啊！至德的教化多麽美盛，滋潤、覆蓋萬國九州。百姓們没有一個不快活，治道没有一處不通暢。禮有儀經，樂有法式。唱六府三事之功，永遠無窮無盡。神靈是何等歡樂啊！

宋宗廟登歌八篇： 王韶之造

綿綿遐緒，昭明載融。漢德未遠，堯有遺風。於穆皇祖，永世克隆。本枝惟慶，貽厥靡窮。

右祠北平府君登歌。

宋宗廟登歌八篇： 王韶之作

悠久的傳統綿延不絶，多麽光明融和。近有劉漢的盛德，遠有帝堯的遺風。啊！多麽美的皇祖，世代相傳而能隆盛。皇族都很幸福，留給後代無盡無窮。

上爲祠北平府君登歌。

乃立清廟，清廟肅肅。乃備禮容，禮容穆穆。顯允皇祖，昭是嗣服。錫兹繁祉，聿懷多福。

右祠相國掾府君登歌。

宗廟建立起來，宗廟多麽莊嚴！禮儀準備起來，禮儀多麽美善。我光明公允的皇祖，明告要繼承先人的事業。賜給我們這麽多幸福，要永遠懷念，福氣更多。

上爲祠相國掾府君登歌。

四縣既序，簫管既舉。堂獻六瑚，庭舞八羽。先王有典，克禋皇

四厢已經安排好樂器，簫管已經演奏起來。堂上敬獻祭品，庭中執羽而舞。先王定有制度，

祖。丕顯洪烈，永介休祜。

右祠開封府君登歌。

鍾鼓喤喤，威儀將將。温恭禮樂，敬享曾皇。邁德垂仁，係軌重光。天命純嘏，惠我無疆。

右祠武原府君登歌。

鑠矣皇祖，帝度其心。永言配命，播兹徽音。思我茂猷，如玉如金。駿奔在陛，是鑒是歆。

右祠東安府君登歌。

烝哉孝皇，齊聖廣淵。發祥誕慶，景祚自天。德敷金石，道被管弦。有命既集，徽風永宣。

右祠孝皇帝登歌。

惟天有命，眷求上哲。赫矣聖武，撫運桓撥。功并敷土，道均汝墳。止戈曰武，經緯稱文。鳥龍失紀，雲火代名。受終改物，作我宋京。至道惟王，大業有劭。降德兆民，升歌清廟。

右祠高祖武皇帝登歌。

奕奕寢廟，奉璋在庭。笙籥既列，犧象既盈。黍稷匪芳，明祀惟馨。樂具禮充，潔羞薦誠。神之格思，介以休禎。濟濟群辟，永觀厥成。

右祠七廟享神登歌。并以歌章太后篇。

世祖孝武皇帝歌：　　謝莊造

帝錫二祖，長世多祜。於穆睿考，襲聖承矩。玄極弛馭，乾紐墜緒。闢我皇維，締我宋宇。刊定四海，肇構神京。復禮輯樂，散馬墮

禋祀皇家先祖，大顯偉績豐功，永遠增大好福氣。

上爲祠開封府君登歌。

鐘鼓聲聲響亮，儀仗隊步伐鏗鏘。以温文恭敬行禮作樂，祭祀曾祖。勉行其德而垂示仁政，維係的法則重放光明。上天賜給大福，對我的惠愛無窮無盡。

上爲祠武原府君登歌。

多麽輝煌啊皇祖，上帝忖度他的心意。咏頌他德配天命，播送他的德音。懷念他美好的謀劃，就如同白玉黄金。迅速地奔走在陛下，皇祖來鑒察受享。

上爲祠東安府君登歌。

來祭祀啊孝皇帝，智慮敏達而有如廣淵。他啓發吉祥，誕生喜慶，皇位受之於天。他德行治道，傳唱在金石管弦。天命既已鍾聚，德音永久四宣。

上爲祠孝皇帝登歌。

上天有所任命，顧念搜求德才最高超的人。多麽顯赫的武皇帝，乘時運而撥亂反正。功勛與昊天敷土相同，道德與文王化行汝墳相等。能停息戰争而叫做武，善於治理而稱做文。司馬氏喪失綱紀，劉氏代之而起。承受帝位而改變文物制度，興起我大宋王朝。最高的道衹有我王，帝王大業多麽美好。將恩德賜給萬民，在宗廟歌舞頌禱。

上爲祠高祖武皇帝登歌。

多麽高大盛美的宗廟，在朝廷奉獻玉璋。笙籥已經陳列，酒樽已經斟滿。黍稷祭品芳美，祭祀神靈馨香。樂舞具備而祭禮充盈，祭肴芳潔而進獻真誠。神靈來受享，賜給大吉大祥。濟濟蹌蹌的衆臣啊，永遠觀看你們大有所成。

上爲祠七廟享神登歌。并以歌章太后篇。

世祖孝武皇帝歌：　　謝莊作

上帝賜我高祖、世祖，綿續久存而大有福分。啊，我聖明的孝武皇帝，沿襲先聖而繼承規矩。當宇宙失去控制，君權失去承繼。開闢我皇家紀綱，締造我大宋王朝。平定了全國，開始營

城。澤㳙九有，化浮八瀛。慶雲承掖，甘露飛甍。肅肅清廟，徽徽閟宫。舞蹈象德，笙磬陳風。黍稷非盛，明德惟崇。神其歆止，降福無窮。

宣皇太后廟歌：

稟祥月輝，毓德軒光。嗣徽嬀、汭，思媚周姜。母臨萬宇，訓藹紫房。朱弦玉籥，式載瓊芳。

晉四箱樂歌三首：　傅玄造

天鑒有晉，世祚聖皇。時齊七政，朝此萬方。　其一

鍾鼓斯震，九賓備禮。正位在朝，穆穆濟濟。　其二

煌煌三辰，實麗于天。君后是象，威儀孔虔。　其三

率禮無愆，莫匪邁德。儀刑聖皇，萬邦惟則。　其四

右《天鑒》四章，章四句。正旦大會行禮歌。

於赫明明，聖德龍興。三朝獻酒，萬壽是膺。敷佑四方，如日之升。自天降祚，元吉有徵。

右《於赫》一章，八句。上壽酒歌。

天命大晉，載育群生。於穆上德，隨時化成。　其一

自祖配命，皇皇后辟。繼天創業，宣、文之績。　其二

丕顯宣、文，先知稼穡。克恭克儉，足教足食。　其三

既教食之，弘濟艱難。上帝是祐，下民所安。　其四

天祐聖皇，萬邦來賀。雖安勿安，乾乾匪暇。　其五

乃正丘郊，乃定冢社。廙廙作宗，光宅天下。　其六

建帝都。恢復禮樂制度，不再進行戰争。恩澤盈滿九州，教化遍布四海。祥雲上臨宫掖，甘露飛降屋脊。多麽莊嚴的宗廟，多麽美好的祠堂。舞蹈象徵王德，笙磬表現王風。黍稷祭品多麽芳美，完美的德性令人尊崇。神靈前來受享，賜給福祉無盡無窮。

宣皇太后廟歌：

禀呈吉祥如明月之輝，孕育美德如軒星之光。繼承嬀、汭二妃的美名，好似可愛的周代太姜。慈母般地關懷全國人民，在宫室中教導和藹。演奏朱弦和玉籥，頌美她玉潔花芳。

晉四箱樂歌三首：　傅玄作

上天鑒察我大晉，聖皇世代有福。及時整治七件政事，萬方都來朝賀。　其一

鐘鼓一起奏鳴，設置九賓大禮。聖皇在朝廷南面正坐，群臣端莊排列。　其二

光輝燦爛的日月星，實在附着於天空。君后是它的象徵，禮儀極爲恭敬。　其三

循守禮法而没有過失，没有不是勉行其德。聖皇作爲模範，各國諸侯都要效法。　其四

上爲《天鑒》四章，章四句。正旦大會行禮歌。

啊！聲勢赫赫而威靈明明，皇上登基如飛龍在天。正月元旦進獻壽酒，祝皇上萬壽無疆。普遍地庇護四方人民，就像太陽升起。上天賜給福祉，大吉大利已有驗證。

上爲《於赫》一章，八句。上壽酒歌。

上天降命大晉，撫養一切生靈。啊，帝王的功德，順應時勢而教化成功。　其一

自從皇祖上合天命，歷代君主多麽盛美。繼承天命而開創帝業，是宣帝、文帝的功績。　其二

宣、文二帝多麽聖明，天生深通農事。能够恭敬勤儉，使人民有充足的教化和糧食。　其三

既使人民有教有食，度過了危困艱難。全靠上帝保佑，人民得以平安。　其四

上天保佑我聖皇，各國都來朝賀。雖然國家太平却不敢安逸，自强不息而没有空閑。　其五

於是端正祖墓，制定郊社祭禮。恭恭敬敬地做一宗之祖，擁有天下。　其六

惟敬朝饗，爰奏食舉。盡禮供御，嘉樂有序。　其七

樹羽設業，笙鏞以間。琴瑟齊列，亦有篪塤。　其八

喤喤鼓鍾，鎗鎗磬管。八音克諧，載夷載簡。　其九

既夷既簡，其大不禦。風化潛興，如雲如雨。　其十

如雲之覆，如雨之潤。聲教所暨，無思不順。　其十一

教以化之，樂以和之。和而養之，時惟邕熙。　其十二

禮慎其儀，樂節其聲。於鑠皇繇，既和且平。　其十三

右《天命》十三章，章四句。食舉東西箱歌。

晉《正德》《大豫》二舞歌二篇：　傅玄造

天命有晉，光濟萬國。穆穆聖皇，文武惟則。在天斯正，在地成德。載韜政刑，載崇禮教。我敷玄化，臻于中道。

右《正德舞》歌。

於鑠皇晉，配天受命。熙帝之光，世德惟聖。嘉樂《大豫》，保祐萬姓。淵兮不竭，冲而用之。先天弗違，虔奉天時。

右《大豫舞》歌。

晉四箱樂歌十七篇：　荀勗造

正旦大會行禮歌四篇：

於皇元首，群生資始。履端大享，敬御繁祉。肆覲群后，爰及卿士。欽順則元，允也天子。

《於皇》一章，八句。當《於赫》。

明明天子，臨下有赫。四表宅心，惠浹荒貊。柔遠能邇，孔淑不

恭敬地祭祀太廟，於是奏稱進食。供奉完全符合禮節，美好的樂舞依次演奏。　其七

設立挂版彩羽，笙和鏞放在中間。琴和瑟一齊排開，也有篪塤樂器。　其八

鼓鐘聲喤喤，磬管聲瑲瑲。八音演奏和諧，顯得恬淡質樸。　其九

既然恬淡質樸，它的大德不可抵禦。教化自然興起，就如同興雲降雨。　其十

像雲一般覆蓋，像雨一樣滋潤。聲威和教化所到之處，沒有不依歸和順。　其十一

用禮來教化人民，用樂來諧和人民。諧和而又能養育人民，那就天下太平。　其十二

對禮的儀命有所慎重，對樂的音聲有所節制。啊，我皇上的謀劃何等輝煌，諧和而又平易。　其十三

上爲《天命》十三章，章四句。食舉東西箱歌。

晉《正德》《大豫》二舞歌二篇：　傅玄作

上天降命我大晉，光輝照耀萬國。我端莊盛美的聖明皇上，效法文王武王。在上天允爲正道，在人世可稱盛德。既有政刑謀略，又崇尚禮教。我施行至德的教化，到達中庸之道。

上爲《正德舞》歌。

啊！我輝煌的大晉，德配於天而受天命。使上帝的光輝興盛，世代流傳的功德至高無上。演奏美好的樂舞《大豫》，保佑天下百姓。聖道淵深而無窮無盡，以平和淡泊來運用它。先於上天行事而没有違背，後於上天而謹遵天時。

上爲《大豫舞》歌。

晉四箱樂歌十七篇：　荀勗作

正旦大會行禮歌四篇：

啊！多麼盛美的一歲之首，一切生物從此開始。在元旦舉行筵會，迎接衆多福祉。諸侯都來覲見，於是及於卿士。以順善爲法則，多麼公平啊天子！

《於皇》一章，八句。當《於赫》。

多麼明察的天子，統馭臣下而威嚴赫赫。四方人民歸心，恩惠沾潤蠻荒。懷柔遠人而使之能

逆。來格祁祁，邦家是若。

《明明》一章，八句。當《巍巍》。

光光邦國，天篤其祜。丕顯哲命，顧柔三祖。世德作求，奄有九土。思我皇度，彝倫攸序。

《邦國》一章，八句。當《洋洋》。

惟祖惟宗，高朗緝熙。對越在天，駿惠在兹。聿求厥成，我皇崇之。式固其猶，往敬用治。

《祖宗》一章，八句。當《鹿鳴》。

正旦大會王公上壽酒歌一篇：

踐元辰，延顯融。獻羽觴，祈令終。我皇壽而隆，我皇茂而嵩。本枝奮百世，休祚鍾聖躬。

《踐元辰》一章，八句。當《羽觴行》。

食舉樂東西箱歌十二篇：

煌煌七耀，重明交暢。我有嘉賓，是應是貺。邦政既圖，接以大饗。人之好我，式遵德讓。

《煌煌》一章，八句。當《鹿鳴》。

賓之初筵，藹藹濟濟。既朝乃宴，以洽百禮。頒以位叙，或廷或陛。登儐台叟，亦有兄弟。胥子陪僚，憲兹度楷。觀頤養正，降福孔偕。

《賓之初筵》一章，十二句。當《於穆》。

昔我三后，大業是維。今我聖皇，焜耀前暉。奕世重規，明照九畿。思輯用光，時罔有違。陟禹之迹，莫不來威。天被顯禄，福履是綏。

《三后》一章，十二句。當《昭昭》。

赫矣太祖，克廣明德。廓開宇

近，甚爲良善而不再叛逆。衆多的各族人民到來，國家於是選擇了他。

《明明》一章，八句。當《巍巍》。

多麼光明的大晋國家，上天厚賜他的福分。大大顯耀他明智的任命，顧念三位先祖的柔和謙順。以世代相傳的功德來求索，就擁有了天下萬國。考慮我皇家法制，倫常極有次序。

《邦國》一章，八句。當《洋洋》。

我大晋的祖宗，高朗而又光明。功德與天配稱，留下了極大的惠愛。爲了取得這些成就，我皇上尊崇祖宗。堅持祖宗的謀劃，恭敬地遵守而天下大治。

《祖宗》一章，八句。當《鹿鳴》。

正旦大會王公上壽酒歌一篇：

慶賀元旦，延引日出。進獻杯酒，祈禱壽終。我皇上長壽而隆盛，我皇上旺茂而高大。嫡系旁支世代振作，福祉鍾聚在我皇身上。

《踐元辰》一章，八句。當《羽觴行》。

食舉樂東西箱歌十二篇：

北斗七星明亮，日月互放光芒。我有美好的客人，要酬應招待。國家大事已經安排妥當，用盛大宴會來招待。人家愛好我啊，都遵守禮儀謙讓。

《煌煌》一章，八句。當《鹿鳴》。

嘉賓們登堂入席，許多人挨挨擠擠。朝拜畢宴會開始，用以洽合百禮。頒賜按爵位排列次序，有人在廷上而有人在陛下。升進駘背老人，也有我的兄弟。小吏和陪僚一類人，都按照這等級制度入席。觀游頤養而合乎正道，上天普遍降福。

《賓之初筵》一章，十二句。當《於穆》。

從前我三位皇祖，維係帝王大業。如今我聖明的皇上，使原有的光輝更爲焕發，繼代重又規劃，英明照察全國。一切和安光明，時代没有不合。凡夏禹所到之處，没有不來朝貢而畏威。上天賜給顯明的福禄，永遠安享。

《三后》一章，十二句。當《昭昭》。

多麼顯赫的太祖，能够擴大完美的德性。他

宙，正世立則。變化不經，民無瑕慝。創業垂統，兆我晉國。

《赫矣》一章，八句。當《華華》。

烈文伯考，時惟帝景。夷險平亂，威而不猛。御衡不迷，皇塗煥炳。七德咸宣，其寧惟永。

《烈文》一章，八句。當《朝宴》。

猗歟盛歟，先皇聖文。則天作孚，大哉爲君。愼徽五典，帝載是勤。文武發揮，茂建嘉勛。修己濟治，民用寧殷。懷遠燭幽，玄教氛氳。善世不伐，服事參分。德博化隆，道冒無垠。

《猗歟》一章，十六句。當《盛德》。

隆化洋洋，帝命溥將。登我晉道，越惟聖皇。龍飛革運，臨燾八荒。睿哲欽明，配踪虞唐。封建厥福，駿發其祥。三朝習吉，終然允臧。其臧惟何，總彼萬方。元侯列辟，四岳蕃王。時見世享，率茲有常。旅揖在庭，嘉客在堂。宋、衛既臻，陳留、山陽。我有賓使，觀國之光。貢賢納計，獻璧奉璋。保祐命之，申錫無疆。

《隆化》一章，二十八句。當《綏萬邦》。

振鷺于飛，鴻漸其翼。京邑穆穆，四方是式。無競惟人，王綱允敕。君子來朝，言觀其極。

《振鷺》一章，八句。當《朝朝》。

翼翼大君，民之攸墍。信理天工，惠康不匱。將遠不仁，訓以淳粹。幽明有倫，俊乂在位。九族既睦，庶邦順比。開元布憲，四海鱗

開展宇宙，端正時世而制定法度。雖然有所變化而不合常規，百姓却没有疾苦過失。創立帝王大業而世代相傳，是我晉國的開始。

《赫矣》一章，八句。當《華華》。

有武功文德的伯父，是世宗景皇帝。他平定險惡叛亂，雖有威嚴而不猛厲。統治國家没有迷誤，他的道路閃耀着光輝。七德都得到發揚，國家永遠康寧。

《烈文》一章，八句。當《朝宴》。

啊！多麽盛美！先皇聖明的文帝。以天爲法而爲誠信，作爲君主是多麽偉大。謹慎地謀求五常之善，文帝從開始就勤勉不懈。發揚文德和武功，建立了豐美的功勛。自修其身來治理國家，百姓安寧富實。懷柔遠人而燭照幽隱，至高無上的教化多麽盛美。改善時世而不自矜伐，群臣各任其職。恩德廣被而教化隆盛，治道覆蓋之處無邊無際。

《猗歟》一章，十六句。當《盛德》。

昌隆的教化多麽美盛，上帝之命普遍奉行。使我晉治道登進，是我聖明的皇上。改朝换代而即帝位，臨覆八方荒遠的地方。多麽聰智明察，上可比美虞、唐。封土建國而有大福，迅速地呈現禎祥。元旦吉事因襲，終於用以美善。這美善是些什麽？總領天下萬方。諸侯列國，四岳藩王，不斷前來進獻，從此成爲常規。在庭中相互揖讓，嘉賓來到殿堂。宋、衛已經到了，還有陳留、山陽。我有賓客使者，前往上國觀光。貢進賢人而納其計謀，奉獻玉璧玉璋。上天授命保佑，賜福萬載無疆。

《隆化》一章，二十八句。當《綏萬邦》。

一群白鷺在那裏飛，鴻雁逐漸展開了羽翼。京城端莊盛美，全國視爲楷式。没有誰能够更强，朝廷綱紀整飭。君子前來朝覲，觀看其中正的準則。

《振鷺》一章，八句。當《朝朝》。

莊嚴雄偉的天子，是百姓的倚仗，舒伸治天的職能，惠康没有窮盡。疏遠没有仁義的人，訓化樸實完美。善惡賢愚有條有理，賢德的人在位視事。宗族間親睦相處，衆邦國和順服從。新年

萃。協時正統，殊塗同致。厚德載物，靈心隆貴。敷奏讜言，納以無諱。樹之典象，誨之義類。上教如風，下應如卉。一人有慶，群萌以遂。我后宴喜，令聞不墜。

《翼翼》一章，二十六句。當《順天》。

既宴既喜，翕是萬邦。禮儀卒度，物有其容。晢晢庭燎，喤喤鼓鍾。笙磬咏德，萬舞象功。八音克諧，俗易化從。其和如樂，庶品時邕。

《既宴》一章，十二句。當《陟天庭》。

時邕份份，六合同塵。往我祖宣，威静殊鄰。首定荆楚，遂平燕、秦。娓娓文皇，邁德流仁。爰造草昧，應乾順民。靈瑞告符，休徵饗震。天地弗違，以和神人。既戡庸蜀，吴、會是賓。肅慎率職，楛矢來陳。韓、濊進樂，均協清《鈞》。西旅獻獒，扶南效珍。蠻裔重譯，玄齒文身。我皇撫之，景命惟新。

《時邕》一章，二十六句。當《參兩儀》。

愔愔嘉會，有聞無聲。清酤既奠，籩豆既馨。禮充樂備，《簫韶》九成。愷樂飲酒，酣而不盈。率土歡豫，邦國以寧。王猷允塞，萬載無傾。

《嘉會》一章，十二句。

晉《正德》《大豫》二舞歌二篇：

荀勗造

人文垂則，盛德有容。聲以依

裹公布法令，全國人民魚鱗般地聚集。協和時世而端正帝系，道路雖殊而歸向一致。深厚的德性包容萬物，靈智的心思隆盛高貴。群臣陳奏正直的話，都認真接受而没有忌諱。將典範形象樹立起來，按義分類來進行教誨。君上的教化有如風吹，下民接受有如倒伏的草卉。一個人有了喜慶，全民都感到遂意。我皇上宴飲歡樂，美善的聲譽不墜。

《翼翼》一章，二十六句。當《順天》。

宴飲非常快樂，全國上下和合，禮節極盡法度，各物都有其儀容。明亮的是庭中火炬，喤喤的是擊鼓撞鐘。笙磬歌咏美德，萬舞象徵豐功。八音能合節奏，移風易俗而順從教化。那和諧就如同音樂，萬物安定太平。

《既宴》一章，十二句。當《陟天庭》。

時世太平而文質兼備，全國都統一起來。從前我先祖宣皇帝，聲威使鄰邦寧静。首先平定了荆楚，於是又平定燕、秦。文皇帝勤勉不倦，使仁德流布四方。於是在混亂狀態中草創萬事，應天命而順民心。符命宣告了神靈的瑞應，震雷顯示出吉祥的徵兆。他不違背天地，神與人之間得以協和。平定了庸、蜀以後，吴、會也朝貢稱臣。肅慎那樣的屬國奉行職事，將貢物前來貢陳。韓、濊進獻的音樂，曲調和諧清美。西邊的旅國呈上獒犬，南方的扶南國獻出珍寶。這些是語言不通的少數民族，黑色牙齒而又紋身。我皇安撫他們，天授之命日新月異。

《時邕》一章，二十六句。當《參兩儀》。

和悦安閑的美好宴會，雖有人聽却無人發聲。清酒既已奠祭，祭物既已香美，禮儀與樂舞無不充備，多次演奏了《簫韶》樂曲。飲酒多麼安樂，酣暢却不濫醉。全體人民都很歡欣，邦國得以安寧。皇上的謀劃充實完美，千年萬載都不會傾覆。

《嘉會》一章，十二句。

晉《正德》《大豫》二舞歌二篇：

荀勗作

人文垂示法則，盛德有其儀容。用音聲體現

咏，舞以象功。干戚發揮，節以笙鏞。羽籥雲會，翊宣令踪。敷美盡善，允協時邕。焕炳其章，光乎萬邦。萬邦洋洋，承我晋道。配天作享，元命有造。上化如風，民應如草。穆穆斌斌，形于綴兆。文武旁作，慶流四表。無競維烈，永世是紹。

右《正德舞》歌。

歌咏，用舞蹈表現德功。手中揮動着盾斧，配合節拍的有笙和鏞。雉羽與籥如雲聚集，輔助顯示俊美的舞踪。鋪陳美而且盡善，完全表現時代的太平。文采輝煌燦爛，照耀得萬國生光。萬國多麽美盛，繼承我大晋傳統。配祀上天而受享祭禮，天命有所成就。在上的德化如風，百姓響應如草。端莊盛美一齊表演，喜慶流布四方。文武旁作，慶流四表。没有誰有這更强的豐功，世世代代要繼承下來。

上爲《正德舞》歌。

豫順以動，大哉惟時。時邁其仁，世載邕熙。兆我區夏，宣、文是基。大業惟新，我皇隆之。重光累曜，欽明文思。迄用有成，惟晋之祺。穆穆聖皇，受命既固。品物咸寧，芳烈雲布。文教旁通，篤以淳素。玄化洽暢，被之暇豫。作樂崇德，同美《韶》《濩》。浚邈幽遐，式遵王度。

右《大豫舞》歌。

豫卦説順應時運而動作，時運是多麽偉大。順時運而勉行仁德，社會就太平安樂。創建我大晋國家，宣、文二帝打下了根基。帝王大業一新，是我皇上使其隆盛。日月重放光明，全憑皇上明聖。迄今有所成就，都是大晋之福。端莊盛美的皇上，承受天命既已安定。萬事萬物都得以安寧，美好的事迹如雲密布。禮法文教四方通達，用淳樸使民俗敦厚。至德的教化多麽和暢，戴着首飾多麽愉快，制作樂舞而推崇功德，可與《韶》、《濩》比美。意義多麽深遠，遵守王家的法度。

上爲《大豫舞》歌。

晋四厢樂歌十六篇：　張華造

稱元慶，奉壽觴。后皇延遐祚，安樂撫萬方。

右王公上壽詩一章。

明明在上，丕顯厥謀。翼翼三壽，蕃后惟休。群生漸德，六合承流。

三正元辰，朝慶鱗萃。華夏奉職貢，八荒覲殊類。黻冕充廣庭，鳴玉盈朝位。濟濟朝位，言觀其光。儀序既以時，禮文涣以彰。思皇享多祜，嘉樂永無央。

九賓在庭，臚贊既通。升瑞奠贄，乃侯乃公。穆穆天尊，隆禮動容。履端承元吉，介福御萬邦。

晋四厢樂歌十六篇：　張華作

稱頌元慶，進奉壽觴。皇上福祚遠延，安樂而撫有萬方。

上爲王公上壽詩一章。

皇上明察在上，大顯他的謀猷。恭敬地祝賀高壽，蕃育後代多喜多慶。一切生物浸潤盛德，天地四方承受恩澤。

在元旦的時候，聚集在朝廷舉行慶會。華夏進獻職方的貢物，八荒的異族也來朝見。身着禮服禮冠的充斥廣庭，腰佩玉飾的站滿朝位。朝廷的班列濟濟多人，觀瞻國家的盛德光輝。儀式一一依次進行，禮節多麽燦爛鮮明。皇上享有多福，快樂永遠不盡。

朝會大典在朝廷設置九賓，殿上到殿下傳唱相通。登堂祝瑞并進獻禮品，有侯爵和公爵。天子之尊端莊盛美，舉止儀容周旋隆重。一年之始大吉大利，統治全國有大福。

朝享，上下咸雍。崇多儀，繁禮容。舞盛德，歌九功。揚芳烈，播休蹤。皇化洽，洞幽明。懷柔百神，輯祥禎。潛龍躍，雕虎仁。儀鳳鳥，屆游麟。枯蠹榮，竭泉流。菌芝茂，枳棘柔。和氣應，休徵滋。協靈符，彰帝期。綏宇宙，萬國和。昊天成命，賚皇家，賚皇家。

朝廷舉行宴飲，上下都很和諧。崇尚衆多儀式，禮節繁瑣複雜。舞蹈表現盛德，歌唱頌美九功。傳揚美好的功績，播送美善的事迹。皇上的教化協和，貫穿陰陽兩界。招來安撫一衆神靈，聚集各種吉祥禎瑞。潛伏的龍騰躍而起，有花紋的虎也知仁義。鳳凰來朝，祥麟游至。枯樹開花，涸泉流水。菌芝茂盛，枳棘也變得柔軟。和氣相應而生，瑞兆普遍出現。與符命相合，表明稱帝的期運。使宇宙安定，使全國和寧。上天有已定的明命，賜給我大晋皇家。

世資聖哲，三后在天，啓鴻烈。啓鴻烈，隆王基。率土謳吟，欣戴于時。恒文示象，代氣著期。

時世依憑聖哲君主，宣、景、文三位先帝已在天上，是他們開拓了偉大功業。開拓了偉大功業，使大晋王基隆盛。全國人民歌唱，爲逢時而歡欣。漸趨盈滿的新月垂示徵象，大晋代魏已有定期。

泰始開元，龍升在位。四隩同風，燮寧殊類。五韙來備，嘉生以遂。

泰始年號是大晋創始，武帝身登帝位。四方邊遠地區風化統一，協和不同的民族而使其安定。五種氣候一齊具備，茂盛的穀物得以生長。

凝庶績，臻太康。申繁祉，胤無疆。本枝百世，繼緒不忘。繼緒不忘，休有烈光。永言配命，惟晋之祥。

聚集各種事功，到達太平盛世。伸展衆多的福祉，後嗣無窮無盡。嫡系和旁支綿延百代，永不忘記承繼先業。永不忘記承繼先業，盛美的事業大放光芒。永遠配祀上天，是我大晋的吉祥。

聖明統世，篤皇仁。廣大配天地，順動若陶鈞。玄化參自然，至德通神明。清風暢八極，流澤被無垠。

聖明的君主制馭時世，一意施行仁德。廣大之處可媲美天地，順時而動有如造物。無爲的教化參贊自然，最高的道德感通神明。清和的風吹拂四方，恩澤流覆無邊無際。

於皇時晋，奕世齊聖。惟天降嘏，神祇保定。弘濟區夏，允集大命。有命既集，光帝猷。大明重耀，鑒六幽。聲教洋溢，惠滂流。惠滂流，移風俗。多士盈朝，賢俊比屋。敦世心，斫雕反素樸。反素樸，懷庶方。干戚舞階庭，疏狄説遐荒。扶南假重譯，肅慎襲衣裳。雲覆雨施，德洽無疆。旁作穆穆，仁化翔。

多麼美啊我大晋，累世的君主智慮敏達。上天降賜大福，神祇保護扶持。廣泛救助中原，使上天賦予的使命取得成就。上天的使命既得完成，皇帝的計劃多麼光榮。日月重放光明，照亮了天地四方幽遠之處。聲威和教化廣泛傳播，恩德流布波瀾壯闊。恩德滂布而流，全國移風易俗。滿朝有衆多士子，家家都有賢良俊傑。使世人的心地敦厚，去華巧而返歸素樸。返歸素樸，安撫衆方。執盾斧在階庭起舞，疏遠的邊荒也很悦樂。扶南國憑藉輾轉翻譯，肅慎國襲用衣裳。有如覆雲施雨，德化洽濡不盡。群臣恭謹輔佐，仁慈的教化多麼安舒。

朝元日，賓王庭。承宸極，當盛

元旦舉行朝會，群臣齊集王庭。奉承皇上，

明。衍和樂，竭祗誠。仰嘉惠，懷德馨。游淳風，泳淑清。協億兆，同歡榮。建皇極，統天位。運陰陽，御六氣。殷群生，成性類。王道浹，治功成。人倫序，俗化清。虔明祀，祇三靈。崇禮樂，式儀刑。

面對聖明。衍漾和樂，竭盡恭誠。仰受皇上的恩惠，心懷皇上的美德。游於敦厚之風，泳於純明之境。調協億萬人民，共同歡樂榮盛。建立帝業準則，總領帝王大位。運轉陰陽，駕御六氣。使一切生物殷盛，讓它們各得其性。王道通透，治功有成。人倫有序，風俗清純。虔誠地祭祀神明，敬奉天、地、人三靈。崇尚制禮作樂，遵守法式。

慶元吉，宴三朝。播金石，咏泠籥。奏《九夏》，舞《雲》《韶》。邁德音，流英聲。八紘一，六合寧。六合寧，承聖明。王澤洽，道登隆。綏函夏，總華戎。齊德教，混殊風。混殊風，康萬國。崇夷簡，尚敦德。弘王度，表遐則。

慶祝元旦首吉，舉行盛大朝宴，敲擊金鐘石磬，咏吹輕妙的管籥，奏《九夏》之樂，舞《雲》《韶》之舞。遍行美譽，流布英聲。天下一統，世間太平。世間太平，敬承聖明。王澤廣布，治道登隆。安定函夏，總領華戎。齊一德教，混同異俗。混同異俗，萬國安康。政從平簡，治尚敦德。恢宏王度，永表遠範。

右食舉東西廂樂詩十一章。

上爲食舉東西廂樂詩十一章。

於赫皇祖，迪哲齊聖。經緯大業，基天之命。克開洪緒，誕篤天慶。旁濟彝倫，仰齊七政。

啊！多麼顯赫的皇祖，賢明而又智慮敏達。規劃帝王大業，開始受命於天。能開創偉大功績，篤於上天之慶。通助天地常道，整齊日月五星的法則。

烈烈景皇，克明克聰，静封略，定勛功。成民立政，儀刑萬邦。式固崇軌，光紹前踪。

我威武的景皇帝，多麽明智聰慧。使邊疆安静，立下了功勛。成就人民而推行政事，爲全國景仰的楷模。依循舊有的法式與準則，繼承并光大前人事業。

允文烈考，浚哲應期。參德天地，比功四時。大亨以正，庶績咸熙。肇啓晋宇，遂登皇基。

我烈祖文皇帝富有文德，智慧深邃而順應運期。德行可配天地，功業可比四時。通達無阻而堅守正道，各種事業都很興盛。始建大晋王朝，於是登基稱帝。

明明我后，玄德通神。受終正位，協應天人。容民厚下，育物流仁。躋我王道，暉光日新。

我武皇帝多麼明察，深玄的品德入化通神。繼承文帝而登帝位，上應天命而下合人心。對民寬容而待下親厚，養育萬物而流布仁慈。使我晋升登王道，光輝日日更新。

右雅樂正旦大會行禮詩四章。

上爲雅樂正旦大會行禮詩四章。

晋《正德》、《大豫》二舞歌二篇：　張華造

晋《正德》、《大豫》二舞歌二篇：　張華作

《正德舞》歌詩：

《正德舞》歌詩：

曰皇上天，玄鑒惟光。神器周回，五德代章。祚命于晋，世有哲王。弘濟區夏，甄陶萬方。大明垂

多麽偉大的上天，有如明鏡照臨人間。朝代有所更换，五德輪流彰明。上天賜予大晋皇位，世代都有聖明的君主。廣泛地濟助中原，培育教

曜，旁燭無疆。蚩蚩庶類，風德永康。皇道惟清，禮樂斯經。金石在縣，萬舞在庭。象容表慶，協律被聲。軼《武》超《濩》，取節六英。同進退讓，化漸無形。太和宣洽，通于幽冥。

化四方。有如日月下垂光亮，普遍照耀而無際無疆。擾擾的衆多物類，深受德化而長久安康。帝王之道惟在清明，籌劃制禮作樂。懸挂金石樂器，各種舞蹈在堂前表演。它象徵儀度而表達喜慶，調協樂律而及於音聲。超越了《武》《濩》樂舞，擷取節奏於古樂《六英》。舞人同進同退，教化漬染而不着迹形。陰陽元氣宣暢洽和，到達暗昧的地方。

《大豫舞》歌詩：

惟天之命，符運有歸。赫赫大晋，三后重暉。繼明紹世，光撫九圍。我皇紹期，遂在璇璣。群生屬命，奄有庶邦。慎徽五典，玄教遐通。萬方同軌，率土咸雍。爰制《大豫》，宣德舞功。淳化既穆，王道協隆。仁及草木，惠加昆蟲。億兆夷人，説仰皇風。丕顯大業，永世彌崇。

《大豫舞》歌詩：

上天賦予使命，符瑞表明了天下的歸附。多麽顯赫的大晋，三帝如日月重輝。承明時而繼後世，光輝照撫九州。我皇上繼登帝位，就在璇璣玉衡。衆多生靈順從歸附，擁有了天下萬國。謹慎地完善五常，至高無上的教化無遠不通。全國高度統一，境内都很和樂。於是製作《大豫》之舞，宣揚盛德而表現豐功。淳美的教化既已莊美，先王的正道和盛。仁愛施及草木，恩惠施加昆蟲。億萬平民百姓，仰悦皇上之德。帝王大業大爲顯耀，世代相傳而更加尊崇。

晋四厢歌十六篇： 成公綏造

上壽酒，樂未央。大晋應天慶，皇帝永無疆。

右詩一章，王公上壽酒所用。

穆穆天子，光臨萬國。多士盈朝，莫匪俊德。流化罔極，王猷允塞。嘉會置酒，嘉賓充庭。羽旄耀辰極，鍾鼓振泰清。百辟朝三朝，彧彧明儀刑。濟濟鏘鏘，金振玉聲。

晋四厢歌十六篇： 成公綏作

進獻壽酒，歡樂未盡。大晋順應天慶，皇帝萬壽無疆。

上爲詩一章，王公上壽酒所用。

莊嚴盛美的天子，光輝照臨萬國。滿朝廷衆多士子，没有不是有才有德的人。流布的教化無遠弗届，帝王的計劃多麽充實。盛會置備酒宴，嘉賓充滿堂前。羽旗照耀北極星，鐘鼓聲震天空。諸侯王來朝賀元旦，那容態多麽優美。盛儀蹌蹌濟濟，但聞金鐘、玉磬之聲。

禮樂具，宴嘉賓。眉壽祚聖皇，景福惟日新。群后戾止，有來雍雍。獻酬納贄，崇此禮容。豐肴萬俎，旨酒千鍾。嘉樂盡樂宴，福禄咸攸同。

禮樂具備，宴飲嘉賓，祝聖皇萬歲，大福日日更新。諸侯王一齊到來，與會的人一片和諧。彼此酬酢并饋送禮物，崇尚這一禮節。盤中盡是豐盛的菜肴，美酒斟滿千杯。宴飲中奏樂盡歡，大衆都同享福禄。

樂哉！天下安寧。道化行，風俗清。《簫韶》作，咏九成。年豐穰，世泰平。至治哉！樂無窮。元首聰明，股肱忠。澍豐澤，揚清風。

多麽快樂啊！天下安寧。教化施行，風俗淳清。製作《簫韶》，歌咏九成。年成豐收，時世太平。最爲完美的政治啊！快樂無窮。皇上聰智明察，群臣努力效忠。沾潤厚澤，傳頌清風。

嘉瑞出，靈應彰。麒麟見，鳳皇

嘉瑞出現，靈應彰明。麒麟來到，鳳凰飛

翔。醴泉涌，流中唐。嘉禾生，穗盈箱。降繁祉，祚聖皇。承天位，統萬國。受命應期，授聖德。四世重光，宣開洪業，景克昌，文欽明，德彌彰。肇啓晋邦，流祚無疆。

翔。甘泉涌出，流於院庭。嘉禾生長，穀穗滿箱。天降多福，佑我聖皇。繼承帝位，統率萬邦。受命應運，天授聖德。四代重光，宣帝開啓大業，景帝昌大，文帝欽明，晋德更明。創建大晋王朝，帝位相承而無窮無盡。

泰始建元，鳳皇龍興。龍興伊何，享祚萬乘。奄有八荒，化育黎蒸。圖書煥炳，金石有徵。德光大，道熙隆。被四表，格皇穹。奕奕萬嗣，明明顯融。高朗令終，保兹永祚，與天比崇。

泰始初建年號，有鳳凰飛龍興起，飛龍興起如何？享有天子之位。擁有全國，教化衆民。河圖洛書煥發光輝，金石都有徵兆。皇上的德行光大，治道熙和隆盛。及於四海，通於上天。萬代盛美，光明而又顯融。高明有好的結局，保佑這國祚長久，與上天等同高崇。

聖皇君四海，順人應天期。三葉合重光，泰始開洪基。明耀參日月，功化侔四時。宇宙清且泰，黎庶咸雍熙。善哉雍熙。

聖皇君臨四海，順人心而應天命。三世合有重光，泰始創建帝業。明耀可配日月，功化可齊四時。宇宙清明而安泰，百姓都和睦快樂。多麽好啊！和睦快樂。

惟天降命，翼仁祐聖。於穆三皇，載德彌盛。總齊璇璣，光統七政。百揆時序，化若神聖。四海同風，興至仁。濟民育物，擬陶鈞。擬陶鈞，垂惠潤。皇皇群賢，峨峨英俊。德化宣，芬芳播來胤。播來胤，垂後昆。

上天降命，輔佑仁聖之君。啊！多麽美的宣、景、文三帝，他們的道德更爲隆盛。總齊璇璣玉衡，光統日月五星七曜之政。庶政依時施行，教化有如神聖。四海同德，興起至仁。濟助百姓而養育萬物，可與造物者類比，留傳的恩惠普遍沾潤。衆賢臣多麽端莊，衆才士多麽盛美。德化宣揚，芬芳傳至後代。芬芳傳至後代，永遠垂裕子孫。

清廟何穆穆，皇極闢四門。皇極闢四門，萬機無不綜。娓娓翼翼，樂不及荒，饑不遑食。大禮既行，樂無極。

宗廟多麽肅穆，皇帝開放了四方之門。皇上開放了四方之門，紛繁的政務無不總攬。勤勉不倦而恭謹小心，行樂不至於荒廢事務，荒年就顧不上進食。祭祀大禮已行，歡樂無窮無盡。

登崑崙，上增城。乘飛龍，升泰清。冠日月，佩五星。揚虹霓，建彗旌。披慶雲，蔭繁榮。覽八極，游天庭。順天地，和陰陽。序四氣，耀三光。張帝網，正皇綱。播仁風，流惠康。邁洪化，振靈威。懷萬方，納九夷。朝閶闔，宴紫微。

登上崑崙山，登上增城。乘駕飛龍，升上天空。頭戴日月，身佩五星。揚起彩虹，樹建彗旌。慶雲披覆，繁花遮蔭。遍觀八極，暢游天庭。順應天地，協和陰陽。序列四氣，輝耀三光。開張帝網，端正皇綱。傳播仁風，流布惠康。勉行大化，奮起靈威。懷柔萬方，接納九夷。朝拜閶闔，宴飲紫微。

建五旗，羅鍾虡。列四縣，奏《韶》《武》。鏗金石，揚旌羽。縱八佾，巴渝舞。咏《雅》《頌》，和律吕。于胥樂，樂聖主。

樹建五旗，羅列鐘虡。陳設四懸，演奏《韶》、《武》。鐘磬鏗鏘，旌羽飛揚。騰躍八列，舞有《巴》、《渝》。咏歌《雅》《頌》，諧和律吕。喲！大家都在歡樂啊！樂在有了聖主。

化蕩蕩，清風泄。總英雄，御俊

教化蕩蕩，清風泄泄。總領英雄，駕馭俊

傑。開宇宙，掃四裔。光緝熙，美聖哲。超百代，揚休烈，流景祚，顯萬世。

傑。開拓宇宙，掃平四邊。光明漸積，頌美聖哲。超越百代，稱揚偉功，永傳帝位，顯耀百世。

皇皇顯祖，翼世佐時。寧濟六合，受命應期。神武鷹揚，大化咸熙。廓開皇衢，用成帝基。

多麽美啊顯祖宣皇帝，他輔翼時世，安定濟助中原，受天命而應帝期。神明威武如鷹奮揚，廣深的教化周遍熙和。打開皇家的大路，奠定了帝王基業。

光光景皇，無競維烈。匡時拯俗，休功蓋世。宇宙既康，九域有截。天命降鑒，啓祚明哲。

多麽光明顯耀的景皇帝，没有更强的是他的武功。匡正時弊而拯救民俗，盛美的功業蓋世無雙。宇宙既已安康，九州整齊順服。天命有所鑒察，明哲之君開啓帝位。

穆穆烈考，克明克俊。實天生德，誕膺靈運。肇建帝業，開國有晋。載德奕世，垂慶洪胤。

端莊盛美的烈考文皇帝，英明而又俊邁。上天給予品德，於是膺受福運。始建帝王大業，開創國家大晋。累代都有美德，福慶留傳後嗣。

明明聖帝，龍飛在天。與靈合契，通德幽玄。仰化清雲，俯育重淵。受靈之祐，於萬斯年。

多麽明察的武皇帝，像龍飛上高空。與神靈彼此相合，道德暢通幽玄。教化上同清雲，養育下垂重淵。受有神靈的庇佑，啊！享位千年萬年。

右雅樂正旦大會行禮詩十五章。

上爲雅樂正旦大會行禮詩十五章。

宋四箱樂歌五篇：　　王韶之造

宋四箱樂歌五篇：　　王韶之作

於鑠我皇，禮仁包元。齊明日月，比量乾坤。陶甄百王，稽則黄軒。訏謨定命，辰告四蕃。

啊！我皇上多麽輝煌，禮義仁德包舉善美。可與日月齊明，可與乾坤比大，造就歷代帝王，稽考黄帝法則。製作大計劃并審定法令，及時向四方藩國宣告。

將將蕃后，翼翼群僚。盛服待晨，明發來朝。饗以八珍，樂以九《韶》。仰祗天顔，厥猷孔昭。

濟濟鏘鏘的諸侯王，恭謹小心的群臣。衣冠齊整地等待早晨，天明時上朝朝賀。用珍肴美味來宴享，用演奏《簫韶》來娱樂。仰敬皇上的容顔，致治的謀劃甚是顯明。

法章既設，初筵長舒。濟濟列辟，端委皇除。飲和無盈。威儀有餘。温恭在位，敬終如初。

法令既已設置，擺開宴席入座。衆多的王臣，在皇上庭階前衣冠楚楚。飲酒和暢而不過度，不失莊嚴的容貌舉止。在位任職温良恭謹，敬事皇上始終如一。

九功既歌，六代惟時。被德在樂，宣道以詩。穆矣太和，品物咸熙。慶積自遠，告成在兹。

既已歌頌六府三事之功，又見黄、唐六代之盛。用樂舞來表現美德，用詩歌來宣揚大道。多麽美啊這太平時世，衆生無不歡樂。福慶積聚則自然遠大，大功告成就在今天。

右《肆夏》樂歌四章。客入，於四箱振作《於鑠曲》。皇帝當陽，四厢振作《將將曲》。皇帝入變服，四箱振作《於鑠》、《將將》二曲。又黄鍾、太簇二箱作

上爲《肆夏》樂歌四章。客入，於四箱演奏《於鑠曲》。皇帝面南，四厢演奏《將將曲》。皇帝入内换服，四箱演奏《於鑠》、《將將》二曲。又黄鐘、太蔟

《法章》、《九功》二曲。

大哉皇宋，長發其祥，纂系在漢，統源伊唐。德之克明，休有烈光。配天作極，辰居四方。

皇矣我后，聖德通靈。有命自天，誕授休禎。龍飛紫極，造我宋京。光宅宇宙，赫赫明明。

右大會行禮歌二章。姑洗箱作。

獻壽爵，慶聖皇。靈祚窮二儀，休明等三光。

右王公上壽歌一章。黃鍾箱作。

明明大宋，緝熙皇道。則天垂化，光定天保。天保既定，肆覲萬方。禮繁樂富，穆穆皇皇。

沔彼流水，朝宗天池。洋洋貢職，抑抑威儀。既習威儀，亦閑禮容。一人有則，作孚萬邦。

烝哉我皇，固天誕聖。履端惟始，對越休慶。如天斯久，如日斯盛。介茲景福，永固駿命。

右殿前登歌三章，別有金石。

晨羲載耀，萬物咸睹。嘉慶三朝，禮樂備舉。元正肇始，典章暉明。萬方畢來賀，華裔充皇庭。多士盈九位，俯仰觀玉聲。恂恂俯仰，載爛其輝。鼓鍾震天區，禮容塞皇闈。思樂窮休慶，福履同所歸。

五玉既獻，三帛是薦。爾公爾侯，鳴玉華殿。皇皇聖后，降禮南面。元首納嘉禮，萬邦同歡願。休哉！君臣嘉燕。建五旗，列四縣。樂有文，禮無倦。融皇風，窮一變。

二箱奏《法章》、《九功》二曲。

多麽偉大啊皇宋，久已發現它的禎祥。繼承譜系在劉漢，皇統遠源在唐堯。功德能够顯耀，美啊！有很大榮光。配天地而登帝位，如北極星光照四方。

多麽盛美啊我天子，聖德與神靈相通。有使命來自上天，付與吉慶禎祥。像龍飛上高空，創建我大宋王朝。居有天下萬邦，聲勢赫赫而威靈明明。

上爲大會行禮歌二章。姑洗箱作。

進獻壽酒，慶祝聖皇，帝位與天地同存，盛美與三光相等。

上爲王公上壽歌一章。黃鐘箱作。

多麽明盛的大宋，皇家正道大放光明。以天爲法而施行教化，國運大爲安定。國運既已安定，萬方都來朝見。禮樂十分繁富，多麽端莊盛美。

那流水多麽浩渺，前往朝拜大海。多麽豐盛的貢物，多麽恭謹的禮節。既熟悉禮儀細節，也熟練禮節法度。皇上一人遵循法則，就受到全國的信任。

上祭啊我的皇上，本來是上天所生聖人。在這新年的開始，答受美命而稱揚喜慶。像天地這樣長久，像太陽這樣明盛。上天佑助大福，永遠穩固天命。

上爲殿前登歌三章，別有金石。

早晨的太陽照耀，萬物都看得清楚。元旦舉行慶祝，禮樂一一具備。元旦是一年的開始，典章制度的光彩明亮。全國都來朝賀，各族人民充滿皇庭。衆多的士子坐滿了許多席位，俯仰進退間聽到玉佩之聲。恭順地周旋揖讓，衣物華美鮮明。鼓鐘聲震動天空，禮節法度充塞皇宮。喜慶時極盡歡樂，人人共有福祿。

呈上五色玉器，進獻三色絲帛。你們公爵侯爵，在殿堂中佩玉鏘鳴。端莊盛美的聖皇，面南而坐，降臨行禮。皇上接受慶賀，全國共同歡樂祝願。美啊！君臣在一起宴聚。樹立五色之旗，陳列四懸樂器。樂舞富於文采，禮儀没有倦怠。皇風融融和樂，窮盡而有一變。

體至和，感陰陽。德無不柔，繁休祥。瑞徽璧，應嘉鍾。舞靈鳳，躍潛龍。景星見，甘露墜。木連理，禾同穗。玄化洽，仁澤敷。極禎瑞，窮靈符。

包容至和之氣，感通陰陽之道。皇上大德無不懷柔，吉祥頻頻來臨。玉璧表現瑞兆，嘉鐘顯出徵應，靈鳳出而飛翔，潛龍躍於深淵。景星呈現天上，甘露下降人間。樹木連理同枝，嘉禾一生雙穗。至德的教化和洽，仁愛的恩澤施行。這一切吉兆，在靈符中充分表現出來。

懷荒裔，綏齊民。荷天祐，靡不賓。靡不賓，長世弘盛。昭明有融，繁嘉慶。繁嘉慶，熙帝載。合氣成和，蒼生欣戴。三靈協瑞，惟新皇代。

招撫邊遠的人民，安定一般百姓。承蒙上天保佑，無不朝貢稱臣。無不朝貢稱臣，弘盛綿續久存。光明而又融和，喜慶之事繁多。喜慶之事繁多，皇上的盛世多麽歡樂。聚合諸氣而成和氣，百姓高興地深受其福。天、地、人三靈協同祥瑞，我皇朝日新月異。

王道四達，流仁布德。窮理咏乾元，垂訓順帝則。靈化侔四時，幽誠通玄默。德澤被八紘，乾寧軌萬國。

王道四方通達，流布仁慈恩德。深究義理而咏頌上天，垂示訓誡而依順帝法。靈化與四時相等，幽誠與玄默相通。德澤覆蓋四方，皇上是萬國楷模。

皇猷緝，咸熙泰。禮儀焕帝庭，要荒服遐外。被髮襲纓冕，左衽回衿帶。天覆地載，流澤汪濊。聲教布濩，德光大。

緝理帝王的計劃，人民都和樂安泰。禮儀在朝廷炳焕，邊荒各族也在遠地臣服。披頭髮的戴上冠帽，前襟向左的繫上衣帶。在天地之中，恩澤流布深廣。聲威和教化廣泛傳播，聖德昭明而盛大。

開元辰，畢來王。奉貢職，朝后皇。鳴珩佩，觀典章。樂王度，説徽芳。陶盛化，游太康。丕昭明，永克昌。

在元旦這一天，諸王一齊到來，奉獻貢物，朝賀皇帝。一行玉佩鏘鳴，觀光典章禮制。爲王者政教而歡樂，爲王者美德而喜悦，陶育於盛美的教化，生活在太平時世。大放光明，長久昌盛。

惟永初，德丕顯。齊七政，敷五典。彝倫序，洪化闡。王澤流，太平始。樹聲教，明皇紀。和靈祇，恭明祀。衍景祚，膺嘉祉。

永初初建年號，宋德大爲顯明。整治七政，傳布五典。建立倫序，弘揚教化。王澤流布，太平開始。樹立聲教，明定綱紀。協和神靈，恭奉明祀。帝位綿延，永受福祉。

禮有容，樂有儀。金石陳，牙羽施。邁《武》《濩》，均《咸池》。歌《南風》，舞德稱。文武焕，頌聲興。

禮有法度，樂有儀式。陳列金石樂器，裝施樂架牙羽。超越《武》、《濩》之樂，可與《咸池》相比。演唱《南風》之歌，樂舞與美德相稱。文治武功炳焕，一片頌聲興起。

王道純，德彌淑。寧八表，康九服。道禮讓，移風俗。移風俗，永克融。歌盛美，告成功。咏徽烈，邈無窮。

王道善美，王德尤賢。寧定四方，安撫全族。禮讓爲先，移風易俗。移風易俗，永遠和樂。歌唱盛美，上告成功。咏頌偉業，遠遠不盡。

右食舉歌十章。黄鍾、太簇二箱更

上爲食舉歌十章。黄鐘、太蔟二箱輪流演奏。

作。黄鍾作《晨羲》、《體至和》、《王道》、《開元辰》、《禮有容》五曲。太簇作《五玉》、《懷荒裔》、《皇猷緝》、《惟永初》、《王道純》五曲。

宋《前舞》《後舞》歌二篇：

王韶之造

於赫景明，天監是臨。樂來伊陽，禮作惟陰。歌自德富，儛由功深。庭列宫縣，陛羅瑟琴。翿籥繁會，笙磬諧音。《簫韶》雖古，九成在今。道志和聲，德音孔宣。光我帝基，協靈配乾。儀刑六合，化穆自然。如彼雲漢，爲章于天。熙熙萬類，陶和當年。擊轅中《韶》，永世弗騫。

右《前舞》歌一章。晋《正德之舞》，蕤賓箱作。

假樂聖后，實天誕德。積美自中，王猷四塞。龍飛在天，儀刑萬國。欽明惟神，臨朝淵默。不言之化，品物咸德。告成于天，銘勛是勒。翼翼厥猶，娓娓其仁。順命創制，因定和神。海外有截，九圍無塵。冕旒司契，垂拱臨民。乃舞《大豫》，欽若天人。純嘏孔休，萬載彌新。

右《後舞》歌一章。晋《大豫之舞》，蕤賓箱作。

章廟樂舞歌詞：雜歌悉同用太廟詞，唯三后别撰。

殷淡造

賓出入奏《肅成樂》歌詞二章：

彝承孝典，恭事嚴聖。浹天奉贐，罄壤齊慶。司儀具序，羽容夙彰。芬枝颺烈，黼構周張。助寶奠軒，酎珍充庭。璆縣凝會，涓朱佇聲。先期選禮，肅若有承。祇對靈

黄鐘奏《晨羲》、《體至和》、《王道》、《開元辰》、《禮有容》五曲。太蔟奏《五玉》、《懷荒裔》、《皇猷緝》、《惟永初》、《王道純》五曲。

宋《前舞》《後舞》歌二篇：

王韶之作

陽光照耀多麽顯赫，面臨着上天的監視。奏樂與作禮并行，體現了陰陽的和諧。歌唱因頌德而豐富，舞蹈因表功而厚深。庭中陳設宫懸，陛下羅列琴瑟，翿籥繁聲相應，笙磬音節和諧。《簫韶》雖是古樂，如今也多次演奏。傳達心志而協調樂聲，宣揚了皇上的德音。光大我帝王基業，協配神靈上天。爲全國作出楷模，教化自然和穆。就和那星河一樣，在天空自成文彩。熙熙攘攘的各類生物，在那時快樂逍遥，敲着車轅唱的歌能和於《韶樂》，世代相傳而永無虧損。

上爲《前舞》歌一章。晋《正德之舞》，蕤賓箱奏。

多麽好多麽快樂的聖王，上天賦予他大德。他的美積自衷心，他的謀劃充塞四方。他像龍飛在天空，成爲天下的楷模。他明察一切有如神靈，但端坐朝廷深沉静默。這種用不着言語的教化，使萬物都受到了恩惠。向上天告示成功，刊刻下豐功偉績。他制定國策謹慎小心，施行仁政勤勉不倦。順應天命而有所創建，於是安定國家而洽和人神。海外也這樣整齊順服，九州更是安静無塵。身着帝王衣冠總攬朝綱，垂衣拱手而治理人民。於是舞《大豫》之舞，欽仰他是有道之人。他的大福極爲盛美，歷經萬年而愈新。

上爲《後舞》歌一章。晋《大豫之舞》，蕤賓箱奏。

章廟樂舞歌詞：雜歌都同用太廟詞，衹有三后另行撰寫。

殷淡作

賓出入奏《肅成樂》歌詞二章：

稟承孝典的常道，恭謹地事奉尊敬的聖君。普天下奉獻財禮，全國人齊表慶賀。司儀具陳禮節次序，樂舞早就展開。花枝飄揚濃烈的香氣，有斧形花紋的屏風周遍張設。資助的寶物放在軒中，進獻的珍品充斥堂前。玉磬凝聚會合，紅色

祉，皇慶昭膺。

尊事威儀，暉容昭叙。迅恭神明，粢盛牲俎。肅肅嚴宫，藹藹崇基。皇靈降祉，百祇具司。戒誠望夜，端列承朝。依微昭旦，物色輕霄。鴻慶遐鬯，嘉薦令芳。翊帝明德，永祚流光。

牲出入奏《引牲樂》歌詞：

維誠潔饗，維孝奠靈。敬芬黍稷，敬滌犧牲。騂繭在豢，載溢載豐。以承宗祀，以肅皇衷。蕭芳四舉，華火周傳。神監孔昭，嘉是柔牷。

薦豆呈毛血奏《嘉薦樂》歌詞：

肇禋戒祀，禮容咸舉。六典飾文，九司昭序。牲柔既昭，犧剛既陳。恭滌惟清，敬事惟神。加籩再御，兼俎重薦。節動軒越，聲流金縣。奕奕閟幄，娓娓嚴闈。潔誠夕鑒，端服晨暉。聖靈戾止，翊我皇則。上綏四宇，下洋萬國。永言孝饗，孝饗有容。儐僚贊列，肅肅雍雍。

右夕牲歌詞。

迎神奏《韶夏樂》歌詞：

閟宫黝黝，復殿微微。璇除肅炤，釭壁彤輝。黼帟神凝，玉堂嚴馨。圜火夕耀，方水朝清。金枝委樹，翠鐙伫縣。渟波澄宿，華漢浮天。恭事既夙，虔心有慕。仰降皇靈，俯寧休祚。

皇帝入廟北門奏《永至樂》歌詞：

皇明鬯矣，孝容以昭。鑾華羽

的塤留下聲音。期前選行儀禮，肅敬而有所承。敬對神靈降福，承受皇家的喜慶。

恭敬地奉事禮儀，光輝的禮容昭顯有序，快快恭迎神祇，祭器中已放上黍粱牲畜。多麽肅静的莊嚴宫廟，多麽盛美的高大臺基，天神降賜福祉，百神一一管領。以誠相戒而等待天明，端正行列來承奉早朝。黎明時曙光依稀，天空中景色輕淡。大慶久遠通暢，美好的薦祭多麽芬芳。輔佐皇帝的明德，福祚久遠而流布光輝。

牲出入奏《引牲樂》歌詞：

以誠意清潔祭品，以孝心進獻神靈。敬奉芬香的黍稷，敬奉滌净的犧牲。豢養的赤色馬和蠶繭，多麽滿溢而豐盛。用以承奉宗廟的祭祀，用以肅敬皇福。艾蒿的芳香四舉，明亮的燈火遍傳。神靈監臨甚明，嘉許這柔嫩的純色全牛祭品。

薦豆呈毛血奏《嘉薦樂》歌詞：

開始準備祭祀，禮節都一一遵行。六典整治禮制，九司昭明禮序。犧牲有柔有剛，都已明明陳列。恭敬地洗滌清爽，將它奉獻神靈。增加的果品再次奉進，雙份的牲口重又薦獻。金石樂器發聲演奏，那音節軒舉飛越。多麽盛美的閟宫帷幄，在嚴肅的宫闈中勤勉不倦。傍晚時潔己恭誠，早晨時端整冠服。聖靈來到以後，輔佐我皇上法則。上則安定宇宙四方，下則和樂萬國人民。永遠盡孝祭祀，祭祀有其禮容。儐從官吏濟濟行列，多麽肅敬雍和。

上爲夕牲歌詞。

迎神奏《韶夏樂》歌詞：

閟宫多麽黑盛，復殿多麽幽静。石階引導火炬，燈上玉璧閃耀紅光。紋幕一片寧静，宫殿香氣濃烈。祭天的圜壇在晚間燈火照耀，祭地的方丘在早晨水色澄清。樹上有金枝玉葉，懸挂着翠色的燈盞。平静的水波映着星宿，華美的銀河浮在天空。一向恭謹侍奉，虔誠的心有所向往。迎接皇靈降臨，安定善美的皇位。

皇帝入廟北門奏《永至樂》歌詞：

皇帝聖明暢達，孝禮得以顯示。行進的車駕

逊，拂漢涵滈。申申嘉夜，翊翊休朝。行金景送，步玉風《韶》。師承祀則，肅對禋祧。

太祝祼地奏登歌樂詞二章：

帝容承祀，練時涓日。九重徹關，四靈賓室。肅倡函音，庶旄委佾。休靈告饗，嘉薦尚芬。玉瑚飾列，桂簋昭陳。具司選禮，翼翼振振。

祼崇祀典，酎恭孝時。禮無爽物，信靡愧詞。精華孚鬯，誠監昭通。升歌翊節，下管調風。皇心履變，敬明尊親。大哉孝德，至矣交神。

章皇太后神室奏《章德凱容》之樂舞歌詞：

幽瑞浚靈，表彰嬪聖。翊載徽文，敷光崇慶。上緯纏祥，中維飾咏。永屬輝猷，聯昌景命。

昭皇太后神室奏《昭德凱容》之樂舞歌詞：　明帝造

表靈纏象，纘儀緯風。膺華丹耀，登瑞紫穹。訓形霄宇，武彰宸宮。騰芬金會，寫德聲容。

宣皇太后神室奏《宣德凱容》之樂舞歌詞：　明帝造

天樞凝耀，地紐儷輝。聯光騰世，炳慶翔機。薰藹中宇，景纏上微。玉頌鏤德，金籥傳徽。

皇帝還東壁受福酒奏《嘉時》之樂舞詞：

禮薦洽，福時昌。皇聖膺嘉祐，帝業凝休祥。居極乘景運，宅德瑞中王。澄明臨四表，精華延八鄉。洞海周聲惠，徹宇麗乾光。靈慶纏世祉，

儀仗，上拂雲漢而下映水光。多麼舒和的良夜，多麼虔敬的吉朝。步行有金飾玉佩之聲，伴隨着好風美景。祭典一脉相承，恭敬地祭天祭祖。

太祝祼地奏登歌樂詞二章：

皇帝承奉祭禮，選擇吉日良時。上天打開天門，四方神靈入室作客。引領林鐘音律，旄舞揮動牛尾。神靈前來受享，嘉美的祭品多麼芬芳。盛糧食的玉瑚和桂簋，都顯明而優美地陳列。司儀齊整行禮，多麼莊嚴振作。

祭禮崇尚奠酒，孝時恭進酎金。禮物没有差錯，使者没有愧詞。精神孚信暢達，誠監昭明貫通。堂上歌唱配合音節，堂下管弦伴奏歌唱。皇帝謹慎小心，恭敬地侍奉尊親。孝德多麼偉大，貫通神靈已至極境。

章皇太后神室奏《章德凱容》之樂舞歌詞：

幽深的神靈吉祥，表彰我章皇太后。文册中記載着美好的輔佐業績，大放光輝而積聚吉慶。在天上有五星佐日月的瑞徵，在宫中維係后妃的美德。長久追隨皇帝的光輝謀劃，共同昌大上天賦予的使命。

昭皇太后神室奏《昭德凱容》之樂舞歌詞：　明帝作

上見日月五星天象，下承輔佐風儀。膺受五星光輝，升登天空祥瑞。效法天體運行，在皇宫中冠帶鮮明。金杯玉盞騰起芬芳，音樂舞蹈表現美德。

宣皇太后神室奏《宣德凱容》之樂舞歌詞：　明帝作

天樞凝聚明照，地紐也偕有光輝。天地聯光而騰耀於世，吉慶炳焕而機務得理。人間充滿和氣，天上日月放光。玉磬和金籥演奏起來，傳頌她的美德。

皇帝還東壁受福酒奏《嘉時》之樂舞詞：

獻酒之禮和協，受福之時昌盛。皇上受神明佑助，帝王大業大吉大利。居位而乘大運，存德而有帝王的祥瑞。君臨天下而政治清明，光輝照遍八方。全國處處歌頌惠德，整個天空充滿陽

鴻烈永無疆。

送神奏《昭夏》之樂舞歌詞二章：

大孝備，盛禮豐。神安留，嘉樂充。旋駕聳，泛青穹。延八虛，闢四空。藹流景，肅行風。

昭融教，緝風度。戀皇靈，結深慕。解羽縣，輟華樹。背璇除，端玉輅。流汪濊，慶國步。

皇帝詣便殿奏《休成》之樂歌詞：

醲醴具登，嘉俎咸薦。饗洽誠陳，禮周樂遍。祝詞罷祼，序容輟縣。蹕動端庭，鑾回嚴殿。神儀駐景，華漢亭虛。八靈案衛，三祇解途。翠蓋耀澄，罼奕凝宸。玉鑣息節，金輅懷音。式誠達孝，底心肅感。追憑皇鑒，思承淵範。神錫懋祉，四緯昭明。仰福帝徽，俯齊庶生。

光，世世代代受神靈的福慶，偉大功業永垂不朽。

送神奏《昭夏》之樂舞歌詞二章：

大孝備至，盛禮豐美。神靈安留，嘉樂洪亮。起身回駕，浮游青穹。延引八虛，疏通四空。藹藹流影，肅肅行風。

昭明和美教化，緝理儀容氣度。不捨神靈離去，結下深深思慕。停止音樂歌舞，不再欣賞花樹。離開白石臺階，乘上華美大車。流德多麽深廣，慶祝國家時運。

皇帝詣便殿奏《休成》之樂歌詞：

斟滿的甜酒一一呈上，美味的佳肴都已進獻。享受和協而群臣獻誠，禮節周到而音樂遍奏。祝詞已獻而停賜飲，禮節已行而止音樂。正庭開始清道，皇上車駕回到便殿。日月留駐光影，銀河停蓄虛空。八種靈物進行巡衛，三位地神發送路途。翠色的華蓋照耀清水，明亮的大旗凝映宸星。皇上的車駕停了下來，還像聽到車輪滾動的聲音。盡忠誠而表孝思，内心充滿嚴肅之感。追托上天鑒察，繼承淵深的模範。神靈賜以大福，四緯昭昭顯明。上受天帝佑助，下治天下衆生。

宋書卷二十一

志第十一

樂(三)

《但歌》四曲，出自漢世。無弦節，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倡此曲，當時特妙。自晋以來，不復傳，遂絶。

《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爲十三曲。

《相和》

《駕六龍》《氣出倡》　武帝詞

駕六龍乘風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歷登高山，臨谿谷，乘雲而行，行四海外，東到泰山。仙人玉女，下來翱游，驂駕六龍，飲玉漿，河水盡，不東流。解愁腹，飲玉漿。奉持行，東到蓬萊山。上至天之門。玉闕下，引見得入，赤松相對，四面顧望，視正焜煌。開王心正興，其氣百道至，傳告無窮。閉其口，但當愛氣，壽萬年。東到海，與天連。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當專之，心恬憺無所愒欲，閉門坐自守，天與期氣。願得神之人，乘駕雲車，驂駕白鹿，上到天之門，來賜神之藥。跪受之，敬神齊。當如此，道自來。

《但歌》有四支曲調，是從漢代産生的。没有弦管伴奏，表演的時候，最先由一人領唱，三人和唱。魏武帝尤爲愛好。當時有一位宋容華，其聲清澈優美，善於演唱這一曲調，在那時特别美妙。自從晋朝以來，不再流傳，於是就斷絶了。

《相和》，是漢代舊有的歌曲。管弦更迭伴奏，由拍板的人歌唱。本來衹是一部，魏明帝分爲兩部，輪流在夜晚值宿演唱。本來有十七支曲調，朱生、宋識、列和等人又把它合編成十三支曲調。

《相和》

《駕六龍》《氣出倡》　魏武帝詞

用六條龍拉車，乘着風勢游行，游行到四海以外。天路下到八國，登上了一座座高山，下臨溪澗山谷，乘着雲勢游行，游行到四海之外，向東來到泰山。仙人和玉女，下來飛翔嬉游，用六條龍拉着車子，喝着玉漿，河水盡，不再向東流。解除心中愁悶，再飲一杯玉漿。駕着龍，乘着風雲，繼續前行，向東到了蓬萊山。上山來到天宫的門前。在玉闕下面，仙人引導入見，得以進宫，赤松子與我對面而坐，向四方看去，滿眼正是光彩明亮。開、王、心三星正在興起，星氣千百道到來，傳告無窮無盡。閉上嘴巴，衹要珍惜這口氣，就能有萬年的高壽。向東來到大海，海水與天相連。神仙的事理，出入深遠奥妙。時常要專一神志，内心恬静平淡而没有什麽貪欲，關起門來静坐自守，上天將及時賦予靈氣。我希

望與神靈相通，用白鹿駕着雲車，上到天門，接受神靈賜藥。跪拜受藥，敬神恭肅。應當這樣恭肅，神道自會到來。

華陰山，自以爲大，高百丈，浮雲爲之蓋。仙人欲來，出隨風，列之雨。吹我洞簫鼓瑟琴，何誾誾，酒與歌戲。今日相樂誠爲樂，玉女起，起儛移數時。鼓吹一何嘈嘈，從西北來時，仙道多駕烟，乘雲駕龍，鬱何蓩蓩。遨游八極，乃到崐崘之山，西王母側。神仙金止玉亭，來者爲誰？赤松、王喬，乃德旋之門。樂共飲食到黄昏，多駕合坐，萬歲長宜子孫。

華陰山，自以爲大山，高有百丈，浮雲爲它覆蓋。仙人就要到來，他出來時隨着風，跟着雨。吹起我的洞簫，彈起我的瑟琴，多麽和樂，多麽愉悦，飲酒唱歌來嬉戲。今日同仙人在一起嬉戲確實快樂，玉女起身，跳了好長時間的舞。吹吹打打是多麽嘈雜，仙人從西北方來的時候，他們大都駕着烟霧，乘着雲，駕着龍，雲霧是多麽厚密。逛完了八方極遠的地方，就來到崐崘山，來到西王母身邊。神仙如金玉一般停留下來，來的神仙是誰？是赤松子和王子喬，還有德星、旋星來到大門。大家共同吃喝玩樂直到黄昏，許多神仙坐在一起，千年萬載，永遠多子多孫。

游君山，甚爲真，礭磈砟硌，爾自爲神。乃到王母臺，金階玉爲堂，芝草生殿旁。東西廂，客滿堂。主人當行觴，坐者長壽遽何央。長樂甫始宜孫子，常願主人增年，與天相守。

游覽洞庭君山，所見極爲真切，山石高而不平，你自己作怪稱神。於是來到王母臺，黄金爲臺階，白玉爲殿堂，芝草就生長在殿旁。東西兩廂，賓客坐滿殿堂。主人將依次敬酒，祝在座的人長壽，永遠健康。長久的快樂剛開始，多孫多子，常常希望主人增加年歲，與天地同存共守。

《厥初生》《精列》　　武帝詞

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莫不有終期，聖賢不能免，何爲懷此憂。願螭龍之駕，思想崐崘居。思想崐崘居，見期於迂怪，志意在蓬萊。志意在蓬萊，周、孔聖徂落，會稽以墳丘。會稽以墳丘，陶陶誰能度，君子以弗憂。年之暮，奈何，過時時來微。

《厥初生》《精列》　　魏武帝詞

開始有生命的時候，像天地造化養育萬物，壽命都有終止的期限。既然壽命都有終止的期限，就是聖賢也不能避免，又何必爲死亡而憂慮。曾希望駕龍飛行，打算在崐崘山居住。而打算在崐崘山居住，被看作迂腐怪誕的行徑，於是心意又轉向蓬萊山。心志雖然轉向蓬萊山，可是周公、孔子這樣的聖人都已死去，大禹在會稽衹有墳墓。大禹在會稽也衹有墳墓，一個個跟着走又誰能避免，所以君子對此不必憂愁。年歲大了，怎麽辦呢。時光過去了，未來的時光已很稀少。

《江南可采蓮》《江南》　　古詞

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江南可采蓮》《江南》　　古詞

在江南可采摘蓮蓬，挺出水面的蓮葉多麽肥美啊！魚兒啊嬉游在蓮葉之間，魚兒嬉游在蓮葉的東頭，魚兒嬉游在蓮葉的西面，魚兒嬉游在蓮

《天地間》《度關山》　武帝詞

天地間，人爲貴。立君牧民，爲之軌則。車轍馬迹，經緯四極。紬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鑠賢聖，總統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獄。有燔丹書，無普赦贖。皋陶《甫刑》，何有失職。嗟哉後世，改制易律，勞民爲君，役賦其力。舜漆食器，畔者十國；不及唐堯，采椽不斫。世嘆伯夷，欲以厲俗。侈惡之大，儉爲恭德。許由推讓，豈有訟曲。兼愛尚同，疏者爲戚。

《東光乎》《東光乎》　古詞

東光乎！倉梧何不乎！倉梧多腐粟，無益諸軍糧。諸軍游蕩子，蚤行多悲傷。

《登山有遠望》《十五》

文帝詞

登山而遠望，谿谷多所有。楩楠千餘尺，衆草之盛茂。華葉耀人目，五色難可紀。雉雊山鷄鳴，虎嘯谷風起。號羆當我道，狂顧動牙齒。

《惟漢二十二世》《薤露》

武帝詞

惟漢二十二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智小而謀强。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爲貫日，己亦先受殃。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爲哀傷。

葉的南端，魚兒嬉游在蓮葉的北邊。

《天地間》《度關山》　魏武帝詞

在天地之間，要算人最爲貴重。設置君主來統治民衆，爲他們立下行爲準則。乘車駕馬而周行天下，規劃治理那四面八方。進用賢才而斥退奸邪，百姓們人丁興旺。多麽美好的聖君賢主，總管他的國家，封土建國有五等爵位，規定了井田刑法，寧可焚燒罪行記録而廢除刑法，不可泛濫地赦免贖罪。皋陶和吕侯制定刑法，何曾怠忽職務。可嘆的是到了後代，商鞅就改變制度而易法爲律。從此使百姓爲君主效勞，以賦役占用他們的勞力。虞舜衹不過漆黑食器，背叛不服的就有十國；比不上那唐堯的美德，他架屋的木椽也不加雕斫。世上人贊嘆伯夷，要用他來勉勵民俗。奢侈是最大的惡行，節儉是一致遵守的美德。堯讓天下而許由不受，這是非難道還用爭辯？衹要兼愛交利上下相同，疏遠的人也成爲至親。

《東光乎》《東光乎》　古詞

是到東光嗎？爲什麽不到倉梧呢？倉梧的米大都霉爛了，不能用來作軍糧。軍士們都是游蕩不歸的人，一大早開拔是多麽悲傷。

《登山有遠望》《十五》

魏文帝詞

登上山向遠方眺望，溪澗山谷中有很多景物。黄楩和楠木有一千多尺高，各種草長得很茂盛。山花和樹葉光彩照人，五彩繽紛而難以描述。山鷄啼鳴求偶，老虎吼叫而山谷風起。怒吼的羆熊擋着我的道路，凶狠地看着我，磨動牙齒。

《惟漢二十二世》《薤露》

魏武帝詞

漢朝到了二十二代，任用的何進實在不賢良。就像猴子穿上了官服，才智很少而圖謀甚强。他遇事遲疑不能决斷，太監們就乘狩獵時作亂囚禁君王。天上的長虹横貫太陽，何進自身首先受到災殃。賊臣董卓把持了國政，殺了少帝毁滅了京城洛陽。傾覆了漢帝的基業，劉氏的宗廟也焚燒净光。向長安遷移流亡，一邊行走一邊流

淚。瞻望那洛陽的城郊，像微子那樣的忠臣無限哀傷。

《關東有義士》《蒿里行》

武帝詞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凶。初期會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争，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鷄鳴。生民百遺一，念之絶人腸。

《關東有義士》《蒿里行》

魏武帝詞

關東有正義的人士，起兵討伐董卓那些奸凶。起初希望在孟津會合，他們的心思像劉邦、項羽那樣攻入咸陽。各路軍隊雖然會聚而力量不能合一，不能前進而徘徊觀望。勢利使人相互争鬥，其後不久更自相殺傷。弟弟袁術在淮南稱帝號，哥哥袁紹謀立劉虞刻璽在北方。士兵的鎧甲生長出虱子，成千上萬的百姓在死亡。白骨在荒野暴露，千里之地聽不到犬吠鷄唱。百人中能活下來的衹有一人，想起來使人痛斷肝腸。

《對酒歌太平時》《對酒》

武帝詞

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禮讓，民無所争訟。三年耕有九年儲，倉穀滿盈，斑白不負戴。雨澤如此，五穀用成。却走馬以糞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愛其民，以黜陟幽明，子養有若父與兄。犯禮法，輕重隨其刑。路無拾遺之私，囹圄空虛，冬節不斷人。耄耋皆得以壽終，恩德廣及草木昆蟲。

《對酒歌太平時》《對酒》

魏武帝詞

對着酒唱歌，正是太平時節，小吏不上門呼喚。當皇帝的賢德而且英明，宰相和輔佐大臣都是忠誠賢良的人。人們都遵禮謙讓，老百姓用不着去打官司。耕種三年就有九年的儲糧，穀倉裏裝得滿滿的，頭髮斑白的老人不在路上背東西。雨下得及時，五穀都得到豐收，戰馬退役用來拉糞肥田。封爵有公侯伯子男五等，都愛護他封國的百姓，用君子不用小人，養民如子，像是父親和兄長。誰要違犯了禮法，都按照刑律判定輕罪重罪。路上丢了東西，没有人私自拾取，牢房裏空空蕩蕩，冬至時没有罪犯可供判決。八九十歲的老人，都能在家裏壽終正寢。皇帝的恩德推廣到草木昆蟲。

《雞鳴高樹顛》《雞鳴》　古詞

鷄鳴高樹顛，狗吠深宫中。蕩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貸，柔協正亂名。黄金爲君門，璧玉爲軒闌堂。上有雙尊酒，作使邯鄲倡。劉玉碧青甓，後出郭門王。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箱。兄弟四五人，皆爲侍中郎。五日一時來，觀者滿道傍。黄金絡馬頭，熲熲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

《雞鳴高樹顛》《雞鳴》　古詞

鷄在高樹頂上長鳴，狗在深宅大院吠叫。游手好閑的人啊！你還要到哪裏去？現在天下正是太平的時候。刑法并没有什麽寬宥，安撫順服的人而制裁犯法的人。用黄金鑲造你的屋門，用碧玉裝飾你堂上的欄杆。堂上擺着成雙的酒杯，叫邯鄲的歌女來歌唱。屋上用的緑色琉璃瓦，後面是王家的宫外門。宅舍後面還有大池塘，池塘中養着成對的鴛鴦。鴛鴦有三十六對，各自排列成一行行。它們的鳴聲啾啾動聽，那聲音傳送到殿堂的東厢。你一家兄弟四五個，做官都做到侍中

蟲來嚙桃根，李樹代桃僵。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

郎。放假的日子同時到來，觀看你們的人站滿路旁。用黃金鑲鍍的絡頭籠着馬頭，是多麼的明亮輝煌。桃樹生在井邊，李樹又生在桃樹旁，蛀蟲來咬桃樹的根，不想李樹倒替桃樹而枯僵。樹木尚肯代同伴受害，兄弟間却衹知保全自身，彼此相忘！

《烏生八九子》《烏生》 古詞

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唶我秦氏，家有游遨蕩子，工用睢陽强蘇合彈。左手持强彈，兩丸出入烏東西。唶我一丸即發中烏身，烏死魂魄飛揚上天。阿母生烏子時，乃在南山岩石間。唶我人民安知烏子處，蹊徑窈窕安從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復得白鹿脯哺。唶我黄鵠摩天極高飛，後宫尚復得烹煮之。鯉魚乃在洛水深淵中，釣鉤尚得鯉魚口。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壽命，死生何須復道前後。

《烏生八九子》《烏生》 古詞

烏鴉生下了八九個小烏鴉，穩穩地坐在秦家的桂樹上。啊！我那秦家，他家有一個游手好閑的年輕人，善於使用睢陽的强力蘇合彈弓。左手拿着强力彈弓，兩枚彈丸向烏鴉兩邊射出。啊！有一枚彈丸就射中了烏鴉，烏鴉死去而魂魄飛揚上天。阿媽生小烏鴉時，是在南山岩石中。啊！我人民哪裏知道小烏鴉在什麽地方，小路彎曲幽深又從哪裏通行。白鹿已經在上林西苑之中，射獵的弓手還在捕獲它做肉脯。啊！我黄鵠摩着天飛得極高，皇宫中的人還能捉到它烹煮。鯉魚已經在洛水深淵之中，漁人的釣鉤尚且能釣住鯉魚的嘴。啊！我人民活着各人有各人的壽命，死去後又何必再説些什麽。

《平陵東》《平陵》 古詞

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劫義公在高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兩走馬，亦誠難，顧見追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歸告我家賣黄犢。

《平陵東》《平陵》 古詞

在平陵陵墓之東，長着松柏梧桐，不知道是什麽人劫持義公。劫持義公，在高堂之下，贖回義公，要交錢一百萬，再加兩匹好馬。交出兩匹好馬，也實在困難，看見追討的吏卒心中悲痛。心中悲痛，傷口滲出血，回去告訴家中人賣掉黄牛犢。

《棄故鄉》亦在瑟調《東西門行》。《陌上桑》 文帝詞

棄故鄉，離室宅，遠從軍旅萬里客。披荆棘，求阡陌，側足獨窘步，路局笮。虎豹嗥動，鷄驚，禽失群，鳴相索。登南山，奈何蹈槃石，樹木叢生鬱差錯。寢蒿草，蔭松柏，涕泣雨面沾枕席。伴旅單，稍稍日零落，惆悵竊自憐，相痛惜。

《棄故鄉》亦在瑟調《東西門行》。《陌上桑》 魏文帝詞

拋棄了故鄉，離開了家宅，當兵遠到萬里外作客。劈開荆棘叢，尋找可走的小路，側着身子走而舉步艱難，這小路是多麽狹窄。虎豹號叫聲動，山鷄吃驚而飛鳥失群，鳴叫着彼此尋索。爬上南山，踏上險峻的大石怎麽辦，叢生的樹木茂盛而雜亂。睡在蒿草上，用松柏遮蓋，哭得淚流滿面，沾濕了枕席。旅伴孤單，漸漸一天天喪敗，心中惆悵而私自哀憐，相互痛惜。

《今有人》《陌上桑》

《楚詞》鈔

《今有人》《陌上桑》

《楚詞》鈔

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帶女蘿。既含睇，又宜笑，子戀慕予善窈窕。乘赤豹，從文狸，辛夷車駕結桂旗。被石蘭，帶杜衡，折芳拔荃遺所思。處幽室，終不見，天路險艱獨後來。表獨立，山之上，雲何容容而在下。杳冥冥，羌晝晦，東風飄飖神靈雨。風瑟瑟，木搜搜，思念公子徒以憂。

今有一人在深山之邊，身披薜荔而腰佩女蘿。眉目含情笑容滿面，你愛慕我美好淑嫻。乘駕着赤豹帶着文狸，坐着辛木車桂枝爲旗。披戴石蘭花兒繫帶杜衡，采香花送給心上人。住在深宅裏終於難見，獨自來遲了天路太艱險。孤獨地站在高高山巔上，飄浮的雲彩在下面舒捲。深山老林在白天也很幽暗，東風飄飄而神靈下雨。風聲瑟瑟，葉落聲嗖嗖，思念你啊徒自憂愁。

《駕虹蜺》《陌上桑》 武帝詞

駕虹霓，乘赤雲，登彼九疑歷玉門。濟天漢，至崐崘，見西王母，謁東君。交赤松，及羨門，受要秘道愛精神。食芝英，飲醴泉，柱杖桂枝佩秋蘭。絶人事，游渾元，若疾風游欻飄飄。景未移，行數千，壽如南山不忘愆。

《駕虹蜺》《陌上桑》 魏武帝詞

乘駕着彩虹和紅雲，登上那九疑山，又經過玉門關。渡過了天河，來到崐崘山，會晤西王母，拜見東君。結交赤松子，還有羨門子高，接受秘傳仙道而保養精神。吃芝草葉，喝醴泉水，桂枝作扶杖而秋蘭當佩飾。棄絶人間事務，遨游大氣之中，快得像是吹過一陣風。日光還没動，行走數千里，壽如南山而不忘過失。

清商三調歌詩：荀勗撰舊詞施用者。

清商三調歌詞：荀勗撰舊詞施用者。

平調：

《周西》《短歌行》

武帝詞六解

周西伯昌，懷此聖德，參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貢獻，臣節不墜。崇侯讒之，是以拘繫。 一解

後見赦原，賜之斧鉞，得使征伐。爲仲尼所稱，達及德行，猶奉事殷，論叙其美。 二解

齊桓之功，爲霸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車，正而不譎，其德傳稱。 三解

孔子所嘆，并稱夷吾，民受其恩。賜與廟胙，命無下拜。小白不敢爾，天威在顔咫尺。 四解

晉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賜珪瓚、秬鬯，彤弓、盧弓、矢千，虎賁

平調：

《周西》《短歌行》

魏武帝詞六解

周西伯姬昌，懷有這至上的德行，天下分成三份，而他擁有兩份。他向朝廷朝貢進獻，不失臣子的忠節。崇侯虎説他壞話，因此纔被囚禁。 一解

後來受到赦宥，賜給他弓矢斧鉞，讓他有掌管征伐之權。他受到孔子的稱贊，都涉及他的德行，説他仍能侍奉殷商，論述了他的美德。 二解

齊桓公有功，爲春秋五霸之首，他九次會合諸侯，將天下納入正軌。他將天下納入正軌，并不憑藉武力，行事合乎正道而不詭詐，他的美德足以傳稱。 三解

孔子所贊嘆的人，同時還有管仲，百姓們受到他的恩惠。周王派人賜給齊桓公祭肉，命他接受時不必下拜。他聲稱："我小白不敢這樣。天子就近在我面前。" 四解

晉文公也是霸主，親自侍奉周天子。他受賜珪瓚、秬鬯，彤弓、盧弓、矢千以及虎賁三百

三百人。五解

威服諸侯，師之者尊，八方聞之，名亞齊桓。河陽之會，詐稱周王，是以其名紛葩。六解

人。五解

他的聲威使諸侯懾服，學習他的人地位增高。全國的民衆都知道他，他的名聲僅次於齊桓公。他在河陽舉行諸侯大會，僞稱周王巡狩，所以他的名聲很盛。六解

《秋風》《燕歌行》

文帝詞七解

秋風蕭瑟天氣凉，草木摇落露爲霜。一解

群燕辭歸鵠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腸。二解

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它方。三解

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四解

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瑟鳴弦發清商。五解

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六解

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遥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七解

《秋風》《燕歌行》

魏文帝詞七解

秋風颯颯啊天氣寒凉，草木凋零啊白露凝成霜。一解

群燕告别啊大雁向南飛，想起你遠游不歸啊我就百結愁腸。二解

誰不感到孤寂啊想回家，你爲什麽遲遲不回啊寄居他方。三解

賤妾我一個人孤孤單單啊坐守空房，滿腹憂傷想着你啊不能遺忘。四解

不知不覺地流下淚水啊沾濕了衣裳，取過琴來彈起弦啊奏一曲清商。五解

短短的歌曲輕輕地吟唱啊難以延長，月光多麽明亮啊照着我的床。六解

銀河向西流去啊漫漫夜長，牽牛星與織女星啊遠遠地隔河相望，你們難道有什麽罪啊被阻隔而没有橋梁。七解

《仰瞻》《短歌行》

文帝詞六解

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一解

神靈倏忽，棄我遐遷。靡瞻靡恃，泣涕連連。二解

呦呦游鹿，銜草鳴麑。翩翩飛鳥，挾子巢栖。三解

我獨孤煢，懷此百離。憂心孔疚，莫我能知。四解

人亦有言，憂令人老。嗟我白髮，生一何早。五解

長吟永嘆，懷我聖考。曰仁者壽，胡不是保。六解

《仰瞻》《短歌行》

魏文帝詞六解

仰起頭來瞻望帷幕，低下頭來察看几筵，那物品仍然照舊，而那人已不再留存。一解

逝去的靈魂飄飄渺渺，離開我遠遠移遷，没有父親尊仰又没有母親憑依，我禁不住哭泣而淚下漣漣。二解

游蕩的老鹿聲聲鳴叫，不安地呼唤幼鹿，在天上飛翔的鳥兒，帶着小鳥在巢中安栖。三解

難道我孤孤單單，懷有這樣的百般悲凄，憂悶的心是多麽痛苦，没有誰能理解我的心意。四解

人們曾經説過，憂愁使人衰老，啊！我頭上的白髮，長出來得是多麽早。五解

曼聲吟咏嘆息，懷念我聖明的亡父，仁慈的人會有長壽，爲什麽他不能長保。六解

《别日》《燕歌行》

《别日》《燕歌行》

文帝詞六解

别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一解

鬱陶思君未敢言，寄書浮雲往不還。二解

涕零雨面毁形顔，誰能懷憂獨不嘆。三解

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東西。四解

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心肝。悲風清厲秋氣寒，羅帷徐動經秦軒。五解

仰戴星月觀雲間，飛鳥晨鳴，聲氣可憐，留連顧懷不自存。六解

《對酒》《短歌行》

武帝詞六解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一解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以何解愁，唯有"杜康"。二解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三解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絶。四解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五解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六解

清調：

《晨上》《秋胡行》　武帝詞四解

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牛頓不起，車墮谷間。坐槃石之上，彈五弦之琴，作爲清角韵，意中述煩。歌以言志，晨上散關山。一解

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負揜被裘，似

魏文帝詞六解

離别的日子多麽輕易而相會的日子多麽艱難，山川悠遠而道路漫漫。一解

我深深思念你却未敢傳言，所寄的書信像浮雲一去不返。二解

眼淚像雨似的淋濕面孔而毁壞容顔，誰能懷有憂愁而不慨嘆。三解

在床上輾轉不安睡不成覺，披上衣服出門隨意散步。四解

展開詩卷清歌姑且自寬，樂去哀來而摧傷心肝。悲風清勁，秋風陰寒，帷幕徐動，拂過西邊窗軒。五解

抬頭觀看雲間的星月，飛鳥在清晨啼鳴，聲音多麽可憐，流連思念顧不了自身。六解

《對酒》《短歌行》

魏武帝詞六解

飲着酒又唱着歌，人生能有幾何！就像那早晨的露水易乾，逝去的日子衹恨太多。一解

應當慷慨歌唱，憂思實在難忘。用什麽來消解憂愁，衹有痛飲"杜康"。二解

青青的是你的衣領，悠悠不斷的是我的憂心。衹是爲了你的緣故，我吟咏《子衿》這首詩直到現今。三解

你像那明亮的月光，什麽時候都可以拾取。我的憂思從心中升起，實在無法使它斷絶。四解

呦呦的是鹿兒在叫，吃着野地裏的艾蒿。我有美好的客人，就要彈琴吹笙。五解

山不會滿足它的高大，水不會滿足它的幽深。我像周公那樣接待賢才，天下人自然歸心。六解

清調：

《晨上》《秋胡行》　魏武帝詞四解

早晨登上散關山，這山路又有什麽艱難！早晨登上散關山，這山路又有什麽艱難！牛站着不動，車子墮落在山谷裏。坐在大石的上面，彈奏五弦琴，奏出清角曲韵，心意迷亂煩悶。用歌唱來表達情志，早晨登上散關山。一解

爲什麽三位老公，突然來到我身邊。爲什麽三位老公，突然來到我身邊。裘袍上披着外衣，

非恒人。謂卿云何困苦以自怨，徨徨所欲，來到此間。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 二解

我居崐崘山，所謂者真人。我居崐崘山，所謂者真人。道深有可得。名山歷觀，遨游八極。枕石漱流飲泉。沈吟不决，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崐崘山。 三解

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夜夜安得寐，惆悵以自憐。正而不譎，辭賦依因。經傳所過，西來所傳。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 四解

又本：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有‖何‖三‖老‖公‖，卒‖來‖在‖傍‖。我‖居‖我‖崐‖崘‖山‖，所‖謂‖真‖人‖，去‖不‖可‖追‖，長‖相‖牽‖攀‖。

《北上》《苦寒行》

武帝詞六解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 一解

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道啼。 二解

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 三解

我心何‖佛‖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絶，中道正裴回。 四解

迷惑失‖徑‖路‖，暝‖無‖所‖宿‖栖‖。行行日以遠，人馬同時飢。 五解

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六解

《願登》《秋胡行》

武帝詞五解

似乎不是一般人。他們問我爲什麽困苦而自己怨嘆，心神不安地有所追求，來到這裏。用歌唱來表達情志，爲什麽有三位老公。 二解

我住在崐崘山，就是所説的真人。我住在崐崘山，就是所説的真人。得到高深的天地之道，遍觀各地名山，遨游宇宙之間。用石頭當枕，以流水洗漱，飲用甘泉。考慮不定，就上升天空。用歌唱表達情志，我住在崐崘山。 三解

逝去的難以追回，永久的遺恨糾纏着我。逝去的難以追回，永久的遺恨糾纏着我。每夜裏哪能入睡，滿心惆悵而自我憐惜。公正而不詭詐，是辭賦所憑依，經傳所述，是西方傳授來的。用歌唱來表達情志，逝去的難以追回。 四解

又本：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有‖何‖三‖老‖公‖，卒‖來‖在‖傍‖。我‖居‖我‖崐‖崘‖山‖，所‖謂‖真‖人‖，去‖不‖可‖追‖，長‖相‖牽‖攀‖。

《北上》《苦寒行》

魏武帝詞六解

往北登上太行山，艱難啊，它是何等的巍巍。斜坡上羊腸小路曲曲彎彎，車輪都被它摧毁。 一解

樹木是多麽蕭瑟，北風的聲音正令人生悲。熊羆蹲在我面前，路兩邊虎豹在吼叫。 二解

溪谷裏人家很少，雪下得是多麽緊密。伸長脖子長長嘆一口氣，在遠地旅行就格外思家。 三解

我的心是多麽憂傷不樂，就想要向東返回。水既深而橋梁又斷，半路上我正在徘徊。 四解

因爲迷失了前進的徑路，傍晚還没有住宿之地。不停地走啊一天天離家更遠，人和馬都飢餓疲勞。 五解

背着袋子去拾柴，砍取冰塊來煮粥。想起那首寫遠征軍人的《東山詩》，使我的哀傷悠悠不盡。 六解

《願登》《秋胡行》

魏武帝詞五解

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游‖。經歷崐崘山，到蓬萊。飄颻八極，與神人俱。思得神藥，萬歲爲期。歌以言志，願登泰華山。　一解

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陽，殊不知老，赤松、王喬，亦云得道。得之未聞，庶以壽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長久！　二解

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儀合聖化，貴者獨人不。萬國率土，莫非王臣。仁義爲名，禮樂爲榮。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　三解

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大人先天，而天弗違。不戚年往，世憂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爲蚩。歌以言志，四時更逝去。　四解

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盛壯智惠，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惠誰。泛泛放逸，亦同何爲。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　五解

《上謁》《董桃行》　古詞五解

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嶮大難。遥望五岳端，黄金爲闕，班璘。但見芝草，葉落紛紛。　一解

百鳥集，來如烟。山獸紛綸，麟辟邪其端。鵾鷄聲鳴，但見山獸援戲相拘攀。　二解

小復前行玉堂，未心懷流還。傳教出門來，門外人何求？所言欲從聖道，求一得命延。　三解

教敕凡吏受言，采取神藥若木端。白兔長跪搗藥蝦蟆丸，奉上陛下

我希望登上泰華山，與神人一起遠游。經過崐崘山，再到蓬萊山。在宇宙中自由來往，同神人在一起。我希望得到神仙的長生之藥，能够活到萬年。用詩歌來表達情志，我希望登上泰華山。　一解

天地是多麼長久，而人的壽命却很短促。世上傳説老子，他就不知衰老。赤松子和王子喬，據説也得了仙道。雖然成仙的事傳説渺茫，總是希望達到延年益壽。用詩歌來表達情志，天地是多麼長久。　二解

多麼明亮的日月光輝，有什麼地方不受它照耀。聖人與天地同德，難道不是以人最爲尊貴。境域内的衆多國家，没有誰不是君王的臣民。以仁義爲名，以禮樂爲榮。用詩歌來表達情志，多麼明亮的日月光輝。　三解

春夏秋冬輪流逝去，白晝與黑夜積聚成年歲。大人物成事在上天之前，而上天没有違背。我不爲年華逝去而憂愁，衹擔心時世混亂而没有治理，生與死自有命定，爲這一問題憂慮真是無知。用詩歌來表達情志，春夏秋冬輪流逝去。　四解

有什麼念頭要憂愁恐懼，想要尋歡作樂就尋歡作樂。青壯年時候的智慧，已經不會再來。珍惜年華而力圖進取，將會對誰都有益。隨隨便便而無所作爲，也和任何人没有關聯。用詩歌來表達情志，有什麼念頭要憂愁恐懼。　五解

《上謁》《董桃行》　古詞五解

我想上到高山拜見神仙，山頭又高又險難行走。遠望五岳頂峰，用黄金做宫闕，色彩鮮艷。衹看見芝草，葉子紛紛飄落。　一解

各種鳥聚集在一起，成群飛來好似一陣烟。各類山獸衆多雜亂，麒麟和辟邪帶頭。鵾鷄聲聲鳴叫，衹見山獸相引游戲而彼此拘攀。　二解

稍稍再向前走而到了玉堂，心中懷着不安。傳達教令的人走出門來，問："門外人有什麼求告？"回答説："要皈依仙道，求得延長壽命。"　三解

神仙命凡間小吏接受教言，在神樹若木頂端采神藥。白兔直身而跪來搗成蝦蟆丸，放在玉盤

一玉柈，服此藥可得即仙。 四解

服爾神藥，無不歡喜。陛下長生老壽，四面肅肅稽首，天神擁護左右，陛下長與天相保守。 五解

《蒲生》《塘上行》

武帝詞五解

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能行儀儀，莫能縷自知。衆口鑠黄金，使君生别離。 一解

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顔色，感結傷心脾。今悉夜夜愁不寐。 二解

莫‖用‖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用魚肉貴，棄捐葱與薤；莫用麻枲賤，棄捐菅與蒯。 三解

倍‖恩‖者‖苦‖枯‖，蹶船常苦没。教君安息定，慎莫致倉卒。念與君一共離别，亦當何時共坐復相對。 四解

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蕭蕭。今日樂相樂，延年壽千秋。 五解

《悠悠》《苦寒行》

明帝詞五解

悠‖悠‖發‖洛‖都‖，茾‖我‖征‖東‖行‖。征行彌二旬，屯吹龍陂城。 一解

顧觀故‖壘‖處‖，皇‖祖‖之‖所‖營‖。屋室若平昔，棟宇無邪傾。 二解

奈何我‖皇‖祖‖，潛‖德‖隱‖聖‖形‖。雖没而不朽，書貴垂休名。 三解

光光我‖皇‖祖‖，軒‖耀‖同‖其‖榮‖。遺化布四海，八表以肅清。 四解

雖有吴‖蜀‖寇‖，春‖秋‖足

中獻給皇上，吃了這藥就可以成仙。 四解

皇上吃下你的神藥，人人無不歡喜。皇上長生不老，群臣肅敬地跪拜，天神保護在身邊，皇上永遠與天地同壽。 五解

《蒲生》《塘上行》

魏武帝詞五解

香蒲生長在我的水池裏，它的葉子多麽茂密。它的身邊能招來行人欣賞，却不能一一陳述自己感受的心意。衆人的毁謗能够銷鑠黄金，使你與我生生地别離。 一解

想起你離開我的時候，獨自愁悶而經常悲苦。想看到你的面容，傷感鬱結得損害了心脾。如今都是每夜愁得失眠。 二解

不要因爲豪傑賢人的緣故，抛棄了平素所愛的人；不要因爲魚肉貴重，就抛棄了青葱和白薤，不要因爲絲麻價賤，就抛棄了菅草蒯草。 三解

背恩的人要遭到不幸，走不動的船常常要淹没。讓你安居寧定，千萬不要遭到災禍。想起同你在當年分别，又將在什麽時候坐在一起而彼此相對。 四解

出門也憂愁苦惱，進門也憂愁苦惱，邊地上風聲凄緊，樹木是多麽蕭蕭！今天大家在一起歡聚作樂，延年益壽萬萬年。 五解

《悠悠》《苦寒行》

魏明帝詞五解

悠悠地從洛陽出發，我向東方征討而遠行。征討出行已有二十天，奏着軍樂來駐扎龍陂城。 一解

觀看舊壘的地方，那是皇祖所營建。房屋還是像從前一樣，梁柱都没有傾斜。 二解

可是我皇祖又怎麽樣啊！他的美德和形體已經深深地隱藏。他雖然逝世却永垂不朽，史書中所貴的是留下美好名聲。 三解

我的皇祖多麽光明顯耀，與軒轅星同一光輝。留傳的教化遍布天下，全國得以肅敬清寧。 四解

雖然有東吴與西蜀兩處寇賊，春秋兩季都可

‖耀‖兵。徒悲我皇祖，不永享百齡。賦詩以寫懷，伏軾淚沾纓。五解

以炫耀兵威。衹是悲嘆我的皇祖，不能享有百年長齡。作詩來抒寫懷抱，伏在車軾前而淚水沾濕冠纓。五解

瑟調：

《朝日》《善哉行》

文帝詞五解

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悲弦激新聲，長笛吐清氣。一解

弦歌感人腸，四坐皆歡說。寥寥高堂上，凉風入我室。二解

持滿如不盈，有德者能卒。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三解

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衆賓飽滿歸，主人苦不悉。四解

比翼翔雲漢，羅者安所羈。冲静得自然，榮華何足爲。五解

瑟調：

《朝日》《善哉行》

魏文帝詞五解

早晨起來歡聚作樂，暢飲而不知酒會醉人。悲弦激揚起新的曲調，長笛吹出清越的聲音。一解

音樂和歌唱感動人心，所有在座的人都很歡悦。在高闊的廳堂上，凉風吹進了我的室中。二解

持守盈滿好像没有盈滿，有德行的人要能始能終。君子大都費盡心思，所憂慮的事不衹是一端。三解

用謙虚態度對待貧賤的人，禮賢下士不可有失。衆賓客醉飽而歸，當主人的仍覺得未盡心意。四解

鳥兒雙雙在天空高飛，捕鳥的人又哪能將它羈絆。冲和怡静而得自然之趣，榮華富貴又算得什麽。五解

《上山》《善哉行》

文帝詞六解

上山采薇，薄莫苦饑。溪谷多風，霜露沾衣。一解

野雉群雊，猿猴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二解

高山有崖，林木有支。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三解

人生若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歲月其馳。四解

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游。五解

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六解

《上山》《善哉行》

魏文帝詞六解

上山去采摘野豌豆，傍晚時苦於飢餓，溪谷裏不斷吹風，霜露沾濕了衣裳。一解

野鷄成群地鳴叫，猿猴相互追逐。回望我的故鄉，鬱鬱的山林層層叠叠。二解

誰都知道高山有崖，誰都明白林木有枝，可是憂愁到來没有邊際，别人也無從得知。三解

人生本來就好像寄居，又何必多憂多慮。如今我不及時行樂，時光就徒然逝去。四解

河中的流水浩浩蕩蕩，水中有行駛的舟船。它隨着波濤迴轉，好像是作客出游。五解

鞭策我的好馬，披着我的輕裘。一路上奔馳而去，姑且忘記憂愁。六解

《朝游》《善哉行》

文帝詞五解

朝游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大酋奉甘醪，狩人獻嘉禽。一解

《朝游》《善哉行》

魏文帝詞五解

早晨在高高的臺觀游覽，傍晚在華池的樹蔭下宴飲。酒官獻上了好酒，獸官呈上了美禽。

一解

齊倡發東舞，秦筝奏西音。有客從南來，爲我彈清琴。 二解

齊地的倡女表演東方的舞蹈，秦地的筝奏出西方的音調。有一位客人從南方來，爲我彈起清亮的琴聲。 二解

五音紛繁會，拊者激微吟。淫魚乘波聽，踴躍自浮沈。 三解

紛繁的五音會合，打拍子的人開始低聲歌唱。魚群游到水上來聆聽，跳躍着上下浮沉。 三解

飛鳥翻翔舞，悲鳴集北林。樂極哀情來，憀亮摧肝心。 四解

鳥兒在天空迴翔飛舞，悲哀地叫着飛集北林，歡樂到了頂點就感到哀傷，那清澈的樂聲摧折我的心肝。 四解

清角豈不妙，德薄所不任。大哉子野言，弭弦且自禁。 五解

這清角曲調難道不够美妙，衹是功德不足的人不能承當，師曠説這話多麽了不起，停止聽樂我姑且自禁。 五解

《古公》《善哉行》

武帝詞七解

古公亶甫，積德垂仁。思弘一道，哲王於豳。 一解

那古公亶甫，蓄積道德而留傳仁義。他弘揚后稷、公劉的正道，在豳地成爲聖明的君王。 一解

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斷髮文身。 二解

那太伯和仲雍，是有最高道德的仁人，他們的美行可用於千年百代，爲了讓位而斷髮紋身。 二解

伯夷、叔齊，古之遺賢。讓國不用，餓殂首山。 三解

那伯夷與叔齊，是古代留下的賢人。他們相互謙讓不當國君，後來餓死在首陽山。 三解

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累我聖賢。 四解

多麽有智慧的仲山甫，他輔佐那位周宣王，可是爲什麽任用杜伯，使我們聖賢受到連累。 四解

齊桓之霸，賴得仲父。後任竪刁，蟲流出户。 五解

齊桓公成爲霸主，靠的是得到管仲。可是後來任用竪刁，以致他死後無人殮葬，尸體生蟲，流出門外。 五解

晏子平仲，積德兼仁。與世沈德，未必思命。 六解

那晏子平仲，蓄積道德而兼有仁心。他事齊三代而有潜在的美德，但未必知道天命。 六解

仲尼之世，王國爲君。隨制飲酒，揚波使官。 七解

在孔子所處時代，周王已等於列國之君，他衹能隨從禮制飲酒，在官場與世浮沉。 七解

《自惜》《善哉行》

武帝詞六解

自惜身薄祜，夙賤罹孤苦。既無三徙教，不聞過庭語。 一解

魏武帝詞六解

可憐我生來没有福分，一向貧賤而遭受父母早亡的痛苦。既没有受到母親的教育，也没聽到父親的誨語。 一解

其窮如抽裂，自以思所怙。雖懷

窮得有如抽筋裂膚，自然是更想念亡父。雖

一介志，是時其能與。　二解

守窮者貧賤，惋嘆淚如雨。泣涕於悲夫，乞活安能睹。　三解

我願於天窮，琅邪傾側左。雖欲竭忠誠，欣公歸其楚。　四解

快人曰爲嘆，抱情不得叙。顯行天教人，誰知莫不緒。　五解

我願何時隨，此嘆亦難處。今我將何照於光耀，釋銜不如雨。　六解

《我徂》《善哉行》

明帝詞八解

我徂我征，伐彼蠻虜。練師簡卒，爰正其旅。　一解

輕舟竟川，初鴻依浦。桓桓猛毅，如羆如虎。　二解

發炮若雷，吐氣成雨。旄旍指麾，進退應矩。　三解

百馬齊轡，御由造父。休休六軍，咸同斯武。　四解

兼塗星邁，亮兹行阻。行行日遠，西背京許。　五解

游弗淹旬，遂屆揚土。奔寇震懼，莫敢當御。　六解

虎臣列將，怫鬱充怒。淮、泗肅清，奮揚微所。　七解

運德耀威，惟鎮惟撫。反旆言歸，告入皇祖。　八解

《赫赫》《善哉行》

明帝詞四解

赫赫大魏，王師徂征。冒暑討亂，振耀威靈。　一解

然懷有廉正的志向，這時又有誰能賞識。　二解

想到自守窮困的人不免貧賤，不禁唉聲嘆氣而淚流如雨。我哭得多麽悲哀，我父哪能見到我求活命。　三解

我希望那上天，使我父遇害的琅邪郡向左傾入大海。雖然要爲君盡忠，又欣逢皇上遷回洛陽。　四解

人們歡欣而我仍然嘆息，心中盡忠之情不能向皇上傾訴。那些明顯地施行天子教令的人，誰知道没有一個不成爲殘餘。　五解

我復仇的願望何時能實現，這一盡忠不得的慨嘆也難以處置。如今我將在何時受到日月的照耀，雨能停止而我的憂愁不能停止。　六解

《我徂》《善哉行》

魏明帝詞八解

我前往征伐，征伐那蠻虜。訓練軍隊而簡選士卒，於是整齊了師旅。　一解

輕快的戰船在河中行駛，初來的鴻雁依傍着水邊，多麽威武猛毅，有如大熊與老虎。　二解

開炮發石的聲音好像雷鳴，兵衆吐出氣來可以成雨，在旌旗指揮下，進退都合乎規矩。　三解

衆多的戰馬列隊并馳，駕御的人都是造父般的能手。盛美壯大的天子軍隊，都是一樣的這般威武。　四解

加倍趕路如流星奔馳，顯露出軍情緊急而此行有阻，一天天越走越遠，背離了西邊的許昌京都。　五解

出行没上十天，就到了揚州地界。逃奔的賊寇震驚惶懼，没有誰膽敢抵禦。　六解

虎臣勇將，都同仇敵愾而充滿憤怒。淮、泗一帶的賊寇已全被肅清，他們要奮武揚威竟没有處所。　七解

運用恩德而顯耀武力，既要鎮守又要安撫。得勝率軍返回京城，將勝利禀告我武帝皇祖。　八解

《赫赫》《善哉行》

魏明帝詞四解

多麽顯赫的大魏，帝王的軍隊前去征討。冒着暑熱去討平叛亂，振耀天子的威靈。　一解

泛舟黄河，隨波潺湲。通渠回越，行路綿綿。 二解

采旄蔽日，旗旐翳天。淫魚瀺灂，游戲深淵。 三解

唯塘泊，從如流。不爲單，握揚、楚。心惆悵，歌《采薇》。心綿綿，在淮、肥。願君速捷蚤旋歸。 四解

《來日》《善哉行》 古詞六解

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 一解

經歷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喬，奉藥一丸。 二解

自惜袖短，内手知寒。慚無靈輒，以報趙宣。 三解

月没參横，北斗闌干。親交在門，饑不及餐。 四解

歡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憂，彈筝酒歌。 五解

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游戲雲端。 六解

大曲：

《東門》《東門行》 古詞四解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儲，還視桁上無縣衣。 一解

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它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餔糜。 二解

共餔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爲黄口小兒。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爲非。 三解

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爲非。行！吾去爲遲，平慎行，望吾歸。 四解

《西山》《折楊柳行》

文帝詞四解

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僮，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

舟船在黄河中行駛，隨着流水飄浮。四通八達的河道迂迴遥遠，行路是多麽綿長。 二解

彩旗遮蓋了日頭，旗旐布滿天空。沉魚出没無常，在深水中游戲。 三解

吴地到處是塘泊，隨從的人就如同流水。不用更多的從軍，就控制了揚、楚地區。我心中惆悵，唱起《采薇》之歌。但又心意綿綿，想着那淮水、肥水，希望你迅速得勝早日回歸。 四解

《來日》《善哉行》 古詞六解

未來的日子甚是艱難，困苦得口燥熱而唇發乾，今天能相聚作樂，都應當喜喜歡歡。 一解

我經歷過名山，芝草翩翩生長，那仙人王子喬，送給我仙藥一丸。 二解

自己可惜衣袖太短，放進手覺得寒冷，慚愧我不能像靈輒報答趙宣子那樣來報答你。 三解

月亮落下而參星横斜，北斗星縱横天上，親戚朋友來到家門，飢餓着還没有吃飯。 四解

歡樂的時光很少，悲傷的日子太多，用什麽忘記憂愁，彈起筝來飲酒唱歌。 五解

淮南王有高才八人，他們的要道并不煩難，用六條龍來駕御車子，到雲層上游戲。 六解

大曲：

《東門》《東門行》 古詞四解

出得東門外，本想不回家，回家進了門，惆悵心傷悲。瓦罐裹面没有儲藏斗米，回看衣架又無挂衣。 一解

拔劍出門去，兒女扯着衣服啼哭。妻子説："人家有錢有勢隨他去吧，我情願同你一起吃糠咽菜。 二解

一起吃糠咽菜，上看老天的分上，下爲你的小兒女。眼下時世清平廉潔，難犯教誨的好言，你要自愛不幹壞事。 三解

眼下時世清明廉潔，哪能違犯法令，你還要自愛不幹壞事。""我走了！我走得已經遲了，你平常要行爲謹慎，等着我回來。" 四解

《西山》《折楊柳行》

魏文帝詞四解

西山多麽高啊！高得甚至没有邊際。山上有兩位仙童，不喝也不吃。給我一粒丸藥，那光彩

光耀有五色。 一解

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輕舉乘浮雲，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芒芒非所識。 二解

彭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于今竟不還。王喬假虚詞，赤松垂空言。 三解

達人識真僞，愚夫好妄傳。追念往古事，憒憒千萬端。百家多迂怪，聖道我所觀。 四解

《羅敷》《豔歌羅敷行》

古詞三解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喜蠶桑，采桑城南隅。青絲爲籠係，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須。少年見羅敷，脱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怒怨，但坐觀羅敷。 一解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峙躇。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置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二解

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黄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晳，鬑鬑頗有須。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三解

有五種顔色。 一解

吃藥後過了四、五天，身體上長出翅膀，輕飄飄地飛起來駕着浮雲，刹那間就走了億萬里路程。看遍了四海之地，茫茫一片而無人相識。 二解

彭祖據説活到七百歲，這太遥遠又哪能再得。老子出關前往西戎，到現在竟然没有回來。王子喬假托虚妄的言辭，赤松子留下空洞的廢話。 三解

通達的人能够辨認所謂神仙之説的真假，愚蠢的人纔喜歡胡亂傳説。回想往古的那些事情，千萬樁糊裏糊塗，百家學説有很多迂腐怪誕，我所信奉的是聖人的正道。 四解

《羅敷》《豔歌羅敷行》

古詞三解

太陽從東方升起，照着我秦家的高樓。秦家有一位漂亮姑娘，自稱叫做羅敷。羅敷喜歡養蠶采桑，采桑來到城南邊。桑籃繫着青絲繩，用桂樹枝作成提柄。頭上梳着半偏的髮髻，耳上挂着明月珠。下著杏黄色的絲裙，上穿紫色的綢衣。行路的人看到羅敷，放下擔子摸鬍鬚。少年人看到羅敷，脱下帽子又戴上。耕田的人忘了他的犁，鋤草的人忘了他的鋤，回家相互埋怨誤了農活，衹是因爲貪看羅敷。 一解

使君從南邊到來，駕車的五匹馬停下來不走，使君派人去探問：“那是誰家的姑娘？”“秦家有一位漂亮的姑娘，自稱叫做羅敷。”“羅敷有幾多歲數？”“二十歲還不到，十五歲纔出頭。”使君問羅敷：“願不願同我坐車走？”羅敷上前開口説：“使君你多麽愚蠢，你使君自有媳婦，我羅敷自有丈夫。” 二解

“東邊有一千多人馬，我丈夫帶隊走在前。靠什麽來辨認我的丈夫，他騎的白馬後面跟着小黑馬，青色的絲帶繫在馬尾上，馬頭上有黄金裝飾的馬勒。腰間佩帶的鹿盧劍，價值千萬錢。他十五歲當州府的小史，二十歲在朝中當大夫，三十歲官任侍中郎，四十歲是一城之主。他生得面貌白晳，有長長的鬍鬚。慢悠悠地踱着官步，在府中從容行走。在座的官員有好幾千，都説我夫

婿與衆不同。” 三解

前有艷詞曲，後有趨。

《西門》《西門行》 古詞六解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 一解

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待來茲。 二解

飲醇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愁憂。 三解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游。 四解

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 五解

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 六解

一本“燭游”後“行去之，如雲除，弊車羸馬爲自推”，無“自非”以下四十八字。

前有艷詞曲，後有趨。

《西門》《西門行》 古詞六解

走出西門，步步想念，今天不行樂，還要等何時。 一解

大凡尋歡作樂，一定要及時，怎麽能因憂愁而煩惱苦悶，再去等待來年。 二解

喝醇美的酒，烤肥壯的牛，請你呼唤我心中所喜歡的人，可以用來解除憂愁。 三解

人生在世活不到一百歲，常常懷有上千年的憂愁，雖然白天短而夜晚長，爲什麽不秉燭夜游？ 四解

如果不是仙人王子喬，計算壽命難到頭。 五解

人的壽命比不上金石，活得多久不可預料，吝惜的人捨不得花費，衹是被後代人嗤笑。 六解

一本“燭游”後“行去之，如雲除，弊車羸馬爲自推”，無“自非”以下四十八字。

《默默》《折楊柳行》

古詞四解

默默施行違，厥罰隨事來。末喜殺龍逢，桀放於鳴條。 一解

祖伊言不用，紂頭縣白旄。指鹿用爲馬，胡亥以喪軀。 二解

夫差臨命絶，乃云負子胥。戎王納女樂，以亡其由余。璧馬禍及虢，二國俱爲墟。 三解

三夫成市虎，慈母投杼趨。卞和之刖足，接予歸草廬。 四解

《默默》《折楊柳行》

古詞四解

無聲無息地倒行逆施，這懲罰就追隨着所幹的壞事到來。末喜殺死龍逢，夏桀就被流放到鳴條。 一解

商紂不聽祖伊的諫言，他的頭被周武王懸挂在白旗上。趙高欺騙胡亥而指鹿爲馬，胡亥就因此而喪失生命。 二解

吴王夫差在臨死的時候，纔説對不起伍子胥。戎王接受了秦穆公贈送的女樂，就失去了他的賢臣由余。虞國得到晋國的玉璧良馬而借路伐虢，兩個國家都成爲廢墟。 三解

有三個人説街上有老虎便使人相信，謡傳曾參殺人而曾母也丢了織梭逃走。卞和向楚王獻璞却被砍去兩脚，楚狂接輿便歸隱草屋。 四解

《園桃》《煌煌京洛行》

文帝詞五解

夭夭園桃，無子空長。虚美難假，偏輪不行。 一解

《園桃》《煌煌京洛行》

文帝詞五解

園中的桃花開得多麽美盛，可是桃樹不能結實而白白地生長。虚假的美難以憑藉，一隻輪不

淮陰五刑，鳥得弓藏。保身全名，獨有子房。大憤不收，褰衣無帶；多言寡誠，祇令事敗。　二解

蘇秦之説，六國以亡。傾側賣主，車裂固當。賢矣陳軫，忠而有謀，楚懷不從，禍卒不救。　三解

禍夫吴起，智小謀大，西河何健，伏尸何劣。　四解

嗟彼郭生，古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謂得臣。峨峨仲連，齊之高士；北辭千金，東蹈滄海。　五解

《白鵠》《豔歌何嘗》一曰《飛鵠行》　古詞四解

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成行。　一解

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裴回。　二解

“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　三解

“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躇躊顧群侶，淚下不自知。”　四解

“念與君離別，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道遠歸還難。妾當守空房，閉門下重關。若生當相見，亡者會黄泉。”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

“念與”下爲趨曲，前有豔。

《碣石》《步出夏門行》

武帝詞四解

雲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臨觀異同。心意懷游豫，不知當復何從。

能行車。　一解

淮陰侯韓信身受五刑，是因爲高鳥盡而良弓收藏。誰能够保全生命和聲譽，衹有那張良。有巨大憤慨而不知收斂，就像穿寬大的衣服却没有衣帶；話説得多却没有誠意，衹能使辦事失敗。　二解

由於蘇秦的游説，六國遭到滅亡，他反覆無常而出賣主上，受到車裂酷刑本就很得當。陳軫是多麽賢明，既有忠誠又有計謀，楚懷王不聽從他的勸諫，大禍最終無法挽救。　三解

吴起自尋災禍，才智薄弱而圖謀大事，他任西河太守時多麽剛强，而在楚國躲在楚王尸首下被殺又多麽軟弱。　四解

可贊嘆的是那郭隗，他是古代的正人君子，燕昭王多麽有智謀，可以稱得上能識别賢臣。魯仲連端莊盛美，是齊國的高士，他推辭平原君的千金不受，寧可東蹈滄海也不肯向暴秦低頭。　五解

《白鵠》《豔歌何嘗》一曰《飛鵠行》

古詞四解

一雙雙天鵝從西北方飛來。十對十而五對五，排列成一行行。　一解

妻子一下子生了病，不能跟着丈夫飛翔。丈夫飛了五里回頭看，飛了六里又徘徊。　二解

“我要銜着你走，嘴閉着不能開；我要背着你走，羽毛將要毁壞。”　三解

“當初剛剛結合是多麽快樂，如今痛苦的是生生别離，停下來看一看一群侣伴，流下淚水來不覺不知。”　四解

“想到與你離别，一口氣塞住不能説話。各自要多多保重，行遠路回來艱難。我將一個人守在空房，關上門再加上門閂。如果活着就應當争取重逢，死了就在黄泉相見。”今天在一起歡聚作樂，希望延長壽命千萬年。

“念與”下爲趨曲，前有豔。

《碣石》《步出夏門行》

魏武帝詞四解

雲在移動而雨在行走，越過九江的岸邊，觀看時各不相同。我的心意猶豫不定，不知道何去

經過至我碣石，心惆悵我東海。"雲行"至此爲艷。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淡淡，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濤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粲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觀滄海》一解

孟冬十月，北風裴回。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鵾鷄晨鳴，鴻雁南飛，鷙鳥潜藏，熊羆窟栖。錢鎛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整設，以通賈商。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冬十月》二解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錐不入地，蘴藾深奥。水竭不流，冰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嘆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河朔寒》三解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驥老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神龜雖壽》四解

《何嘗》《豔歌何嘗行》

古詞五解

何嘗快獨無憂？但當飲醇酒，炙肥牛。 一解

長兄爲二千石，中兄被貂裘。 二解

小弟雖無官爵，鞍馬馺馺，往來王侯長者游。 三解

但當在王侯殿上，快獨摴蒲六博，對坐彈棋。 四解

男兒居世，各當努力；蹙迫日暮，殊不久留。 五解

何從。等到我伐烏桓而經過碣石山，東海使我心中惆悵。"雲行"至此爲艷。到東方登臨碣石山，來觀賞大海。海中水波輕輕蕩漾，山島高高地聳立。樹木密密地生長，各種草卉豐富茂盛。秋風陣陣吹來，涌起巨大的波濤。太陽和月亮的運行，好像從海中出没；燦爛的天上銀河，也好像從海中呈現。真是太幸福了，用歌咏來表達情志。

《觀滄海》一解

在初冬十月時，北風吹來吹去，天氣嚴冷清静，繁霜處處紛飛。鵾鷄早晨啼鳴，大雁飛向南方，猛鷙的鳥躲藏起來，熊和羆都住在洞中。農具閑放不用，糧食堆聚在場圃。整頓設置旅舍，以便商人貿易。真是太幸福了，用歌咏來表達情志。

《冬十月》二解

鄉土各有不同，黄河以北非常寒冷。河中漂浮流動的冰塊，舟船行駛困難。錐子也鑽不進凍硬的地面，荒蕪的田畝衹長蕪青和蒿草。有的地方旱得斷了流水，堅硬的冰上可以行走。人們憂慮痛心的就是貧困，輕易地仗勇違法。我心中常常怨嘆，憂懼得每多悲哀。真是太幸福了，用歌咏來表達情志。

《河朔寒》三解

神龜雖然長壽，仍然有死的時候；神龍能騰雲駕霧，最終成爲土灰。老馬伏在馬槽裏，仍然想奔馳千里；烈士到了晚年，豪情壯志也不能停止。人的壽命長短，不衹是受天的支配；衹要自己保養得好，就可以延年益壽。真是太幸福了，用歌咏來表達情志。

《神龜雖壽》四解

《何嘗》《豔歌何嘗行》

古詞五解

人生何曾快暢地没有憂愁？衹是要能飲醇美的酒，吃燒烤的肥牛。 一解

大哥官任二千石，二哥身披貂皮裘。 二解

小弟我雖然没有官爵，騎着馬兒快快跑，與王侯顯貴來往交游。 三解

衹想在王侯的殿上，痛快地賭一局，兩人對坐下一盤棋。 四解

男子漢活在世上，各自要努力奮鬥，時光緊迫轉眼逝去，不能够長久停留。 五解

少小相觸抵，寒苦常相隨，忿恚安足諍，吾中道與卿共别離。“約身奉事君，禮節不可虧。”上慚滄浪之天，下顧黄口小兒。奈何復老心皇皇，獨悲誰能知。“少小”下爲趨曲，前爲艷。

少小時處處碰壁，經常過着窮苦的日子，憤怒又有何用？我半路上同你别離。“約束自身侍奉你，禮節上豈能欠缺。”向上看對不起老天，向下看對不起年幼的兒女。到老不安怎麽辦，獨自悲哀誰能知？“少小”下爲趨曲，前爲艷。

《置酒》《野田黄雀行》《空侯引》亦用此曲。　東阿王詞四解

置酒高殿上，親交從我游。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　一解

在高大的殿堂上擺開酒宴，親戚朋友隨從我游樂。厨房準備豐盛的菜肴，宰殺烹煮那肥羊壯牛。秦地的箏聲激昂悲壯，齊地的瑟音和穆温柔。　一解

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二解

陽阿的人表演美妙的舞蹈，京洛的人施展動人的歌喉。喝過了三杯美酒，寬鬆腰帶以便大啖各種珍饈。主人以千金祝壽，客人以萬歲相酬。　二解

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盛時不再來，百年忽我遒。　三解

舊交不可忘記，道義不允許終薄始厚。謙虚是君子的美德，恭恭敬敬有何追求。青春的年華不再到來，老死突然向我迫近。　三解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四解

迅疾的風吹走了白日，光影飛快地向西方流走，活時住在華美的房屋，死後拋棄在荒野山丘。古人有誰能不死，認識了天命還有什麽憂愁！　四解

《爲樂》《滿歌行》　古詞四解

爲樂未幾時，遭世險巇，逢此百離；伶丁荼毒，愁懣難支。遥望辰極，天曉月移。憂來闐心，誰當我知。　一解

尋歡作樂没有多少時候，就遭逢艱難危困的時世，遇到各種憂苦；孤孤單單地受盡了殘害，憂憤得難以支持。遠望天上的北極星，天快亮了而月亮落下。心中填滿了憂愁，又有誰將會對我瞭解。　一解

戚戚多思慮，耿耿不寧。禍福無形，唯念古人，遜位躬耕。遂我所願，以兹自寧。自鄙山栖，守此一榮。　二解

思前想後就更多憂懼，煩躁得不能安寧。得禍得福難以預料，祇是想學習古人，讓國退位而歸耕。實現我這一願望，用它來使自己安寧。我樂意做山林中鄙野的人，安守貧賤而自以爲榮。　二解

莫秋冽風起，西蹈滄海，心不能安。攬衣起瞻夜，北斗闌干。星漢照我，去去自無它。奉事二親，勞心可言。　三解

暮秋時節吹起冷冽的風，到西邊投身大海，心中不能安定。披衣起身看看夜色，北斗星縱横天上。銀河照着我前去，這一去自是没有其他的事。侍奉我父母雙親，説不上勞心費力。　三解

窮達天所爲，智者不愁，多爲少

貧賤富貴都是上天安排，聰明的人不會發

憂。安貧樂正道，師彼莊周。遺名者貴，子熙同巇。往者二賢，名垂千秋。 四解

飲酒歌舞，不樂何須！善哉照觀日月，日月馳驅。轗軻世間，何有何無！貪財惜費，此一何愚！命如鑿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但當歡樂自娱，盡心極所熙怡。安善養君德性，百年保此期頤。“飲酒”下爲趨。

愁，多多做事而少有煩憂。安於貧賤而樂守正道，學習那古人莊周。遺棄名聲的人可貴，子熙同樣的坎坷不遇。從前這兩位賢士，大名流傳萬代。 四解

對着歌舞痛飲美酒，不去尋歡作樂還等待什麽時候！多麽好啊去觀照日月，日月在不停地奔走。人世間道路不平，得失有無又何必營求，貪戀錢財而吝惜花費，這是多麽的愚蠢！生命如同鑿石頭冒一點火花，活在世上究竟能有多少時候？衹應高高興興地自我娱樂，稱心如意地儘量愉快，修養你的德性到至善的地步，就能保持這百年長壽。“飲酒”下爲趨。

《夏門》《步出夏門行》一曰《隴西行》。 明帝詞二解

步出夏門，東登首陽山。嗟哉夷、叔，仲尼稱賢。君子退讓，小人争先；惟斯二子，于今稱傳。林鍾受謝，節改時遷。日月不居，誰得久存。善哉殊復善，弦歌樂情。 一解

商風夕起，悲彼秋蟬，變形易色，隨風東西。乃眷西顧，雲霧相連，丹霞蔽日，采虹帶天。弱水潺潺，落葉翩翩，孤禽失群，悲鳴其間。善哉殊復善，悲鳴在其間。 二解

朝游清泠，日莫嗟歸。“朝游”上爲艷。蹙迫日莫，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卒逢風雨，樹折枝摧。雄來驚雌，雌獨愁栖。夜失群侣，悲鳴裴回。芃芃荆棘，葛生綿綿。感彼風人，惆悵自憐。月盈則冲，華不再繁；古來之説，嗟哉一言。“蹙迫”下爲趨。

《夏門》《步出夏門行》一曰《隴西行》。

魏明帝詞二解

我走出夏門，登上東邊的首陽山。啊，那伯夷和叔齊，孔子贊美他們是賢人。君子事事退讓，小人處處争先。衹有這兩位賢人，到今天還流傳美名。夏季轉眼逝去，時節又到了秋天，日月不能停留，誰又能長久生存。好啊！實在是好，奏樂唱歌使我心情愉悦。 一解

晚間吹起了秋風，那秋蟬令人悲哀。它的形貌已經改變，跟着風到處飄零。抬頭向西邊看去，雲和霧連成一片，紅霞遮蔽了太陽，彩虹映帶天際。淺水潺潺地流着，樹葉翩翩地落下，孤單的鳥失去伴侣，在這裏哀哀鳴叫。好啊！實在是好，在這裏哀哀鳴叫。 二解

早晨出游時冷冷清清，傍晚時嗟嘆着歸來。“朝游”上爲艷。時光迫近黄昏時候，烏鵲向南方飛去。它圍繞着樹飛了三圈，有哪一枝可以栖息。終於遭到了風雨，樹斷了枝條摧毁。雄鳥飛來驚動了雌鳥，雌鳥孤單地栖息。夜裏失去了一群伴侣，悲鳴着飛來飛去。荆棘生長茂盛，野葛綿綿不斷。那古人的詩使我傷感，我心中失意自嘆自憐。月亮圓滿後就要虧缺，花兒謝了就不再盛開。自古以來有此一説，這句話是多麽令人嗟嘆。“蹙迫”下爲趨。

《王者布大化》《櫂歌行》 明帝詞五解

王者布大化，配乾稽后祇。陽育

《王者布大化》《櫂歌行》

魏明帝詞五解

君王施行深廣的教化，配合天地神靈。陽氣

則陰殺，晷景應度移。一解

蘊育陰氣就收斂，日影合着日晷的刻度轉移。一解

文德以時振，武功伐不隨。重華儛干戚，有苗服從嬀。二解

禮樂教化及時振興，用武力征伐不服從的人。虞舜執干戚而舞，有苗氏便向他降服。二解

蠢爾吴、蜀虜，凴江栖山阻。哀哀王士民，瞻仰靡依怙。三解

你這不恭順的吴、蜀虜寇，憑藉江山險要割據一方，可憐我王家的士人百姓，就像失去父親那樣没有依靠。三解

皇上悼愍斯，宿昔奮天怒。發我許昌宫，列舟于長浦。四解

皇上對他們非常憐憫，從前就大發憤怒。從我許昌的宫殿發兵，在長長的洲浦排開戰船。四解

翌日乘波揚，棹歌悲且凉。大常拂白日，旗幟紛設張。五解

次日乘波揚帆，棹歌慷慨悲凉，日月旗飄拂白日，旗幟紛紛高張。五解

將抗旄與鉞，耀威於彼方。伐罪以吊民，清我東南疆。"將抗"下爲趨。

將要舉起白旄與黄鉞，到敵方耀武揚威，討伐罪人而慰問民衆，肅清我東南邊疆。"將抗"下爲趨。

《洛陽行》《雁門太守行》

古詞八解

《洛陽行》《雁門太守行》

古詞八解

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民，少行官，學通五經論。一解

孝和帝在位的時候，洛陽縣令王涣，他本是益州廣漢人，年輕時在外做官，學問博通五經。一解

明知法令，歷世衣冠。從温補洛陽令，治行致賢，擁護百姓，子養萬民。二解

他知曉法令，世代都是士大夫。從温縣縣令補授洛陽縣令，行政治理最爲賢明，扶助百姓，愛民如子。二解

外行猛政，内懷慈仁。文武備具，料民富貧，移惡子姓名，五篇著里端。三解

表面上施行猛烈的政令，而内裏懷有仁慈的心腸。估量民户貧與富的數目，下文書宣布壞人姓名，使全縣都能知道。三解

傷殺人，比伍同罪對門。禁鎦矛八尺，捕輕薄少年，加笞决罪，詣馬市論。四解

如有傷人、殺人事件，鄰居都要一同治罪。禁止私藏八尺長的鎦矛，收捕輕浮放蕩的青年，施加笞刑定罪，到馬市處置。四解

無妄發賦，念在理冤，敕吏正獄，不得苛煩。財用錢三十，買繩禮竿。五解

不隨便增加賦税，考慮治理民衆冤屈，命令吏人公平執法，不准苛刻煩瑣。衹要用三十個錢，就可以租借土地。五解

賢哉賢哉！我縣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曹主簿，皆得其人。六解

賢明啊！賢明啊！我縣的王涣縣令，臣吏身穿官服，爲皇上盡忠效力。縣府的功曹主簿，擔任的人都很稱職。六解

臨部居職，不敢行恩。清身苦體，夙夜勞勤。治有能名，遠近所聞。七解

在他居官任職的時候，不敢施行私人的恩德，過着清苦的日子，早晚勞動辛勤。他的治理有幹練的稱譽，遠近的人都知道他的名聲。七解

天年不遂，蚤就奄昏。爲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世，莫不稱

可惜他未得長壽，早早就突然逝世。爲你建一座祠堂，就在安陽亭西側。要讓後代的人，無

傳。 八解

《白頭吟》與《櫂歌》同調

古詞五解

晴如山上雲，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决絶。 一解

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二解

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誰驕？ 三解

凄凄重凄凄，嫁娶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四解

竹竿何嫋嫋，魚尾何離簁，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爲？齕如五馬啖萁，川上高士嬉。今日相對樂，延年萬歲期。 五解

一本云：詞曰上有“紫羅咄咄奈何”。

楚調怨詩：

《明月》 東阿王詞七解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裴回。上有愁思婦，悲嘆有餘哀。 一解

借問嘆者誰？自云客子妻。夫行逾十載，賤妾常獨栖。 二解

念君過於渴，思君劇於饑。君爲高山柏，妾爲濁水泥。 三解

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能止。 四解

沈浮各異路，會合當何諧？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 五解

君懷常不開，賤妾當何依。恩情中道絶，流止任東西。 六解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别後莫相忘！ 七解

不稱頌流傳。 八解

《白頭吟》與《櫂歌》同調

古詞五解

晴朗像山上的雲，皎潔像雲間的月，聽説你已經變了心，所以來和你永别。 一解

平時同你在城中，何曾備一斗酒來聚會。今天備酒相會，明早就在溝水邊分手，我在御溝上慢慢地走，那溝水也東西分流。 二解

城郭東邊有樵夫，城郭西邊也有樵夫，兩位樵夫相互推重，没有親人又爲誰誇耀？ 三解

悲凄啊又悲凄，嫁人也不必哀啼，祇希望嫁到同心的人，到白頭不相離棄。 四解

釣魚的竹竿多麼輕柔，出水的魚尾不停擺動，男子漢要討到知心的妻子，金錢又有什麼用處？就如同馬兒生性喜歡咬吃豆萁，水邊上高人在嬉戲。今天在一起尋歡作樂，但希望壽命綿延千萬年。 五解

一本云：詞曰上有“紫羅咄咄奈何”。

楚調怨詩：

《明月》 東阿王詞七解

明月照着高樓，流動的光影正在徘徊。樓上有一位愁悶苦思的少婦，她悲嘆着有説不盡的哀怨。 一解

請問悲嘆的人是誰？她自稱是旅客的妻子。丈夫出外已超過十年，我經常是一個人歇息。 二解

我思念夫君勝過口渴，我想望夫君甚於腹飢，夫君是高山上的柏樹，我是濁水中的污泥。 三解

北風蕭蕭地吹來，烈烈地吹入我耳，心中想念舊人，淚落不能停止。 四解

一沉一浮各走一條路，會合將何時得諧？我希望化作東北風，吹進夫君的胸懷。 五解

夫君的胸懷常常不放開，我還有什麼憑依。夫妻的恩情半路上斷絶，雙方的動止各任東西。 六解

我想唱完這支曲子，這曲子悲苦得唱不完。今天在一起歡聚快樂，分别後不要把我忘記。 七解

宋書卷二十二

志第十二

樂(四)

漢鞞舞歌五篇：
《關東有賢女》
《章和二年中》
《樂久長》
《四方皇》
《殿前生桂樹》
魏鞞舞歌五篇：
《明明魏皇帝》
《太和有聖帝》
《魏曆長》
《天生烝民》
《爲君既不易》
魏陳思王鞞舞歌五篇：
《聖皇篇》，當《章和二年中》。

聖皇應曆數，正康帝道休。九州咸賓服，威德洞八幽。三公奏諸公，不得久淹留。蕃位任至重，舊章咸率由。侍臣省文奏，陛下體仁慈。沈吟有愛戀，不忍聽可之。迫有官典憲，不得顧恩私。諸王當就國，璽綬何纍縗。便時舍外殿，宮省寂無人。主上增顧念，皇母懷苦辛。何以爲贈賜，傾府竭寶珍。文錢百億萬，采帛若烟雲。乘輿服御物，錦羅與金銀。龍旗垂九旒，羽蓋參斑輪。諸王自計念，無功荷厚德。思一效筋力，糜軀以報國。鴻臚擁節衛，副使隨經營。貴戚并出送，夾道交輜輧。車服齊整設，

漢代鞞舞歌五篇：
《關東有賢女》
《章和二年中》
《樂久長》
《四方皇》
《殿前生桂樹》
魏代鞞舞歌五篇：
《明明魏皇帝》
《太和有聖帝》
《魏曆長》
《天生烝民》
《爲君既不易》
魏陳思王鞞舞歌五篇：
《聖皇篇》，相當於《章和二年中》。

聖皇順應天意登上帝位，皇道蕩蕩，政事寧康。九州和協臣服，聖皇的威德洞達四面八方。司徒、司空、太尉一起啓奏，受封的諸王不應在京城久久淹留。藩臣之職責任重大，回藩鎮守自有舊章可遵守。侍臣省讀奏章，聖皇陛下心有仁慈的天性。兄弟親情使他沉吟不決，不忍心聽從啓奏，讓諸王遠行。迫於朝廷有典章制度，不能一味顧念手足私情。諸王即將啓程趕赴封國，印璽綬帶何其鼎盛鮮明！即日就到宮外住宿，宮廷之中頓覺寂寥冷清。聖皇增添顧念意，太后增添牽挂情。聖皇用什麽賞賜諸王？竭盡府庫中的異寶和奇珍。銅錢百億萬，錦帛綢緞如烟雲。兼有乘輿和衣物，綾羅絹帛和金銀。旗用龍旗挂九旒，車用羽蓋兼畫輪。諸王暗思忖，無功蒙受厚

靴曄耀天精。武騎衛前後，鼓吹簫笳聲。祖道魏東門，淚下沾冠纓。扳蓋因内顧，俯仰慕同生。行行將日莫，何時還闕庭。車輪爲裴回，四馬躊躇鳴。路人尚酸鼻，何况骨肉情。

恩德。想要貢獻全身力，粉身碎骨以報國。鴻臚持節爲護送，副使料理隨從行，貴戚全都出城送，車馬川流不息街市盈。諸王的車駕齊整列，莊重鮮麗亮晶晶。羽林騎兵作護衛，鼓吹簫笳奏樂聲。餞行魏都東門外，衆人淚下濕冠纓。車行頻頻回首望，兄弟不捨之情油然生。黄昏來臨日將暮，心憂不知何日纔再回宫庭。車駕徘徊停不前，駟馬留戀舊土仰首鳴。行路之人皆酸楚，更何况兄弟之間骨肉情！

《靈芝篇》，當《殿前生桂樹》。

靈芝生玉池，朱草被洛濱。榮華相晃耀，光采曄若神。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嚚。盡孝於田隴，烝烝不違仁。伯瑜年七十，采衣以娱親，慈母笞不痛，歔欷涕沾巾。丁蘭少失母，自傷蚤孤煢，刻木當嚴親，朝夕致三牲。暴子見陵侮，犯罪以亡形，丈人爲泣血，免戾全其名。董永遭家貧，父老財無遺。舉假以供養，傭作致甘肥。責家填門至，不知何用歸。天靈感至德，神女爲秉機。歲月不安居，烏乎我皇考！生我既已晚，棄我何期蚤！《蓼莪》誰所興，念之令人老。退咏《南風》詩，灑淚滿禕抱。

亂曰：聖皇君四海，德教朝夕宣。萬國咸禮讓，百姓家肅虔。庠序不失儀，孝悌處中田。户有曾閔子，比屋皆仁賢。髫齔無夭齒，黄髮盡其年。陛下三萬歲，慈母亦復然。

《大魏篇》，當《漢吉昌》。

大魏應靈符，天禄方甫始。聖德致泰和，神明爲驅使。左右宜供養，中殿宜皇子。陛下長壽考，群臣拜賀咸説喜。積善有餘慶，榮禄固天常。衆善填門至，臣子蒙福祥。無患及陽遂，輔翼我聖皇。衆吉咸集會，凶邪奸惡并滅亡。黄鵠游殿前，神鼎周四阿。玉馬充乘輿，芝蓋樹九華。白虎

《靈芝篇》，相當於《殿前生桂樹》。

靈芝在玉池中長出，朱草在洛水之濱衍生。花兒相輝映，光彩奪目如天神。古代有虞舜，父母冥頑不靈。虞舜耕作盡孝道，德性淳真遵循仁。韓伯瑜年過七十歲，依然身穿彩衣怡娱母親，慈母體衰無力鞭打不覺痛，他便傷心落淚濕衣巾。丁蘭自幼失父母，煢獨一人苦零丁。他刻木爲人當雙親，朝夕禮拜祭三牲。暴子侮木像，他殺死凶人甘服刑，木像眼中流淚又流血，官吏赦免丁蘭成全其孝名。董永家貧窮，父母餘財無。他四處借貸作傭工，盡心悉意養父母。債主齊集來討債，他無力償還心愁苦。天神被感動，神女操機爲織布。歲月飛快流逝，哀悼我那逝去的皇考！生育我已晚，離我又太早。《蓼莪》之篇由誰作，讀來令人添煩惱。高咏頌贊母氏的《南風》詩，使人熱淚横流濕衣袍。

亂辭説：聖皇君臨天下，德教朝夕流布。天下講究禮讓，百姓虔誠敬服。學校及時施教，孝悌蔚然成風。個個像曾子、閔子，家家有賢士仁人。兒童健康活潑，老人安享天年。陛下享年三萬歲，慈母太后也長壽萬萬年。

《大魏篇》，相當於《漢吉昌》。

大魏順應上天的符命，天賜的福禄由此剛起始。聖德招致天下太平，天神也心甘情願供役使。左右盡心奉事，殿中適宜衆位王子。陛下健康又長壽，群臣拜賀，都真心歡喜。積善人家會代代傳下福慶，榮華福禄全是上天的賜賞。各種喜事盈門而至，臣子百姓也蒙受吉祥。無災無禍風雨順，翼佐我們聖皇。樣樣喜慶也都同時降臨，凶邪奸惡全都滅亡。黄鵠在殿前飛動，神鼎

戲西除，舍利從辟邪。騏驎躡足舞，鳳凰拊翼歌。豐年大置酒，玉尊列廣庭。樂飲過三爵，朱顔暴己形。式宴不違禮，君臣歌《鹿鳴》。樂人舞鼙鼓，百官雷抃贊若驚。儲禮如江海，積善若陵山。皇嗣繁且熾，孫子列曾玄。群臣咸稱萬歲，陛下長樂壽年！御酒停未飲，貴戚跪東厢。侍人承顔色，奉進金玉觴。此酒亦真酒，福禄當聖皇。陛下臨軒笑，左右咸歡康。杯來一何遲，群僚以次行。賞賜累千億，百官并富昌。

在庭院中閃耀光華。玉馬降臨爲皇上駕車，九莖靈芝也開出鮮花。技人扮作白虎在殿階耍戲，陪同起舞的還有神獸舍利和辟邪。麒麟跟着起舞，鳳凰也拍着翅膀唱歌，自然瀟灑。豐收之年設宴歡慶，筵席陳設在寬大的殿廷。三次舉杯共歡慶，醉意外露更顯出内心的真情。歡樂喜宴也不忘禮儀，君臣一起歡歌雅樂《鹿鳴》。樂人跳起鼙鼓舞，百官掌聲如雷贊聲震宫廷。禮儀豐厚如江海，積聚善德勝高山。皇家子弟繁育盛，皇族已有曾玄孫。群臣齊聲呼萬歲，陛下長樂壽萬年。皇上端酒尚未飲，貴戚跪拜在東厢。侍者聞命來獻酒，捧上黄金白玉觴。這酒也是神仙酒，帶着福禄獻聖皇。陛下站在前殿笑，左右齊聲祝安康。百官相互傳杯飲，酒杯依次相傳行。聖皇的賞賜超千億，百官受賞家榮昌。

《精微篇》，當《關東有賢女》。

精微爛金石，至心動神明。杞妻哭死夫，梁山爲之傾。子丹西質秦，烏白馬角生。鄒羡囚燕市，繁霜爲夏零。關東有賢女，自字蘇來卿。壯年報父仇，身没垂功名。女休逢赦書，白刃幾在頸。俱上列仙籍，去死獨就生。太倉令有罪，遠徵當就拘。自悲居無男，禍至無與俱。緹縈痛父言，荷擔西上書。槃桓北闕下，泣淚何漣如。乞得并姊弟，没身贖父軀。漢文感其義，肉刑法用除。其父得以免，辨義在列圖。多男亦何爲，一女足成居。簡子南渡河，津吏廢舟船。執法將加刑，女娟擁棹前。“妾父聞君來，將涉不測淵。畏懼風波起，禱祝祭名川。備禮饗神祇，爲君求福先。不勝釂祀誠，至令犯罰艱。君必欲加誅，乞使知罪愆。妾願以身代”，至誠感蒼天。國君高其義，其父用赦原。《河激》奏中流，簡子知其賢。歸娉爲夫人，榮寵超後先。辯女解父命，何况健少年。黄初發和氣，明堂德教施。治道致太平，禮樂風俗移。刑錯

《精微篇》，相當於《關東有賢女》。

精專之心可以擊穿金石，至誠之意可以感動神靈。杞梁之妻爲丈夫累死而悲哭，梁山爲她感傷而崩傾。燕太子丹西去秦國作人質，烏鴉變白馬頭竟然生出角。鄒衍被囚在燕市，繁霜在夏天降落。關東有個賢女子，自報姓名蘇來卿。壯年時候報父仇，身雖死，却留下英名。女休將被處死時遇上了赦書，利刀差一點就砍向了頭頸。兩人同時名列仙籍，女休却離開死神而獲生。太倉令犯了罪，他被徵召將被囚拘。他因爲没有男孩而悲痛，禍害來臨没有誰能生死與俱。緹縈爲父親的話而哀痛，背着行李西行進京上書。在北闕之下輾轉徘徊，涕淚交流痛訴凄苦。請求代父受罰，用自己的生命换回父親的身軀。漢文帝被她的孝義感動，爲此而把肉刑之法廢除。父親因此而被免罪，緹縈自己也因爲孝義而載上了《列女傳圖》。生多了男孩又有什麽用，有一個女兒也足以樂業安居。趙簡子要南渡黄河，津吏却讓河水冲走了舟船。趙簡子要用刑罰處置津吏，津吏之女女娟抱着船槳上前進言：“我父親聽説你要渡河，將要涉足那不測深淵。他擔心風浪涌起，千禱萬祝祭享大川。備足祭品供獻神祇，爲君祈求事事安全。他祀禱神祇極盡誠心，致使違背君令丢失了舟船。你如果一定要責罰我的父

民無枉，怨女復何爲。聖皇長壽考，景福常來儀。

《孟冬篇》，當《狡兔》。

孟冬十月，陰氣厲清。武官誡田，講旅統兵。元龜襲吉，元光著明。蚩尤蹕路，風弭雨停。乘輿啓行，鸞鳴幽軋。虎賁采騎，飛象珥鶡。鍾鼓鏗鏘，簫管嘈喝。萬騎齊鑣，千乘等蓋。夷山填谷，平林滌藪。張羅萬里，盡其飛走。趯趯狡兔，揚白跳翰。獵以青骹，掩以修竿。韓盧宋鵲，呈才騁足。噬不盡緤，牽麋掎鹿。魏氏發機，養基撫弦。都盧尋高，搜索猴猨。慶忌孟賁，蹈谷超巒。張目决眦，髮怒穿冠。頓熊扼虎，蹴豹搏貙。氣有餘勢，負象而趨。獲車既盈，日側樂終。罷役解徒，大饗離宮。亂曰：聖皇臨飛軒，論功校獵徒。死禽積如京，流血成溝渠。明詔大勞賜，太官供有無。走馬行酒醴，驅車布肉魚。鳴鼓舉觴爵，鍾擊位無餘。絶網縱麟麑，弛罩出鳳雛。收功在羽校，威靈振鬼區。陛下長歡樂，永世合天符。

晉鼙舞歌五篇：

《洪業篇》，鼙舞歌，當魏曲《明

親，讓他知道自己的罪愆。我願自己代父受罰。”她這番話的誠意感動了蒼天。國君認爲她的孝義高尚，津吏的罪過爲此得到了原宥。女娟在河中流奏起了《河激》歌，趙簡子聽到歌聲瞭解了此女之賢。回都之後就聘女娟爲夫人，前前後後没有誰的榮寵勝過女娟。女子善於辯説解救了父親，更何況聰明機智强少年。黄初年間萌生了冲和之氣，朝廷的德政在天下廣施。皇上的仁政使天下太平，禮樂教化導致了風俗改移。刑法擱置百姓不受屈，賢女用不着爲冤屈有所施爲。聖皇長壽萬年，景福常駐，鳳凰來儀。

《孟冬篇》，相當於《狡兔》。

孟冬十月，陰氣厲而凄清。武官下令田獵，習武練兵。元龜卜出了吉兆，象徵除舊布新的彗星分外輝明。勇士在前清道，風也止，雨也停。皇上車駕啓程，整齊而又有節奏，車響鸞鳴。虎賁勇士，彩衣騎衛，羽冠閃耀，華車奔行。鐘鼓鏗鏘，簫管齊鳴。萬騎奔馳，千車并行。氣勢可以移山填谷，掃平樹林，滌蕩澤藪。羅網籠罩萬里，捕盡飛禽走獸。狡兔跳蹦，縱躍馳驅。用青脛獵鷹追趕，用長竿捕取。放出韓盧、宋鵲，讓它們展現才能，全力馳逐。跑不多遠，就抓住了麋，捕住了鹿。有魏錡的弩箭，像養由基那樣張弓開弦。有都盧族的攀緣技能，登高上樹，搜索猴猨。像慶忌、孟賁那樣英勇矯健，跨過深谷，翻越山巒。圓睁雙目裂眼眦，怒髮刺穿頭上冠。能擊倒熊，扼死虎，脚踢豹，手搏貙。還有餘勇，肩扛大象急趨。射獲的獵物滿車，田獵的樂曲傍晚告終。遣散役夫，解散士卒，爲舉行宴會，騎士都到離宮。 亂辭曰：聖皇登上高車論功行賞，計算獵獲的飛禽走獸。獵物堆成了高丘，流血匯成了溝渠。皇上下令行賞賜，太官開倉百物布。飛馬擺放酒和醴，驅車陳放肉和魚。鼓聲一響舉觴爵，鐘聲齊鳴，杯中酒盡滴無餘。打開獸網和鳥罩，放走幼麟和鳳雛。整飭隊伍大閱兵，威靈震撼絶遠區。祝願陛下長歡樂，皇業永不衰，世世握天符。

晉鼙舞歌五篇：

《洪業篇》，鼙舞歌，相當於魏曲《明明魏皇

明魏皇帝》，古曲《關東有賢女》。

宣、文創洪業，盛德在泰始。聖皇應靈符，受命君四海。萬國何所樂，上有明天子。唐堯禪帝位，虞舜惟恭己。恭己正南面，道化與時移。大赦蕩萌漸，文教被黄支。象天則地，體無爲。聰明配日月，神聖參兩儀。雖有三凶類，静言無所施。象天則地，體無爲。稷、契并佐命，伊、吕升王臣。蘭芷登朝肆，下無失宿民。聲發響自應，表立景來附。虓虎從羈制，潛龍升天路。備物立成器，變通極其數。百事以時叙，萬機有常度。訓之以克讓，納之以忠恕。群下仰清風，海外同歡慕。象天則地，化雲布。昔日貴雕飾，今尚儉與素。昔日多纖介，今去情與故。象天則地，化雲布。濟濟大朝士，夙夜綜萬機。萬機無廢理，明明降疇咨。臣譬列星景，君配朝日暉。事業并通濟，功烈何巍巍。五帝繼三皇，三王世所歸。聖德應期運，天地不能違。仰之彌已高，猶天不可階。將復御龍氏，鳳皇在庭栖。

帝》，古曲《關東有賢女》。

宣帝、文帝創洪業，盛世從泰始年間開始。聖皇順天登帝位，承擔重任君臨四海。天下百姓爲何樂，朝中有了聖明天子。唐堯讓賢禪帝位，虞舜尋求賢才嚴律己。端正嚴明居帝位，教化施行風俗移。大赦令激蕩萬千百姓，教化波及遠方黄支國。仿效天地，君臨天下無爲而治。聰明可和日月匹，神聖如同天地二儀。雖有三凶徒，依然清静無爲。仿效天地，君臨天下無爲而治。稷、契同擔股肱任，伊、吕都爲輔佐臣。正人君子入朝中，天下没有無家可歸的流散民。號令一發同聲應，大旗高揚齊歸附。猛士接受王命制，隱士也走上了出仕路。萬物成器即起效用，變通盡展機巧和運數。事事按時料理畢，處理政務有法度。訓導大臣能謙讓，接納人才講忠恕。敬仰皇上聖風範，海外士人也齊仰慕。仿效天地，教化如大旱雨雲布。從前看重雕飾美，如今崇尚儉約與樸素。從前嫌隙多，如今拋棄嫌隙重情愫。仿效天地，教化如大旱雨雲布。泱泱大朝人才衆，夙夜繁忙理萬機。政事不荒廢，聖皇求賢遍訪咨。賢臣如群星閃光彩，明君光比朝日輝。王業興旺又發達，功烈如同山巍巍。五帝繼承三皇業，三王功業衆望歸。聖皇順應天命登帝位，天地衆神不違背。仰望聖皇功業日日增，猶如蒼天不可攀。御龍氏盛世要再現，鳳凰來儀栖息在庭園。

《天命篇》，鞞舞歌，當魏曲《太和有聖帝》，古曲《章和二年中》。

聖祖受天命，應期輔魏皇。入則綜萬機，出則征四方。朝廷無遺理，方表寧且康。道隆舜臣堯，積德逾太王。孟度阻窮險，造亂天一隅。神兵出不意，奉命致天誅。赦善戮有罪，元惡宗爲虚。威風震勁蜀，武烈懾強吴。諸葛不知命，肆逆亂天常。擁徒十餘萬，數來寇邊疆。我皇邁神武，秉鉞鎮雍、凉。亮乃畏天威，未戰先仆僵。盈虚自然運，時變固多難。東征陵海表，萬里梟賊淵。受遺齊七

《天命篇》，鞞舞歌，相當於魏曲《太和有聖帝》，古曲《章和二年中》。

聖祖接受上天命，順應天道輔助魏皇。入朝日日理萬機，出京率軍征四方。朝廷再無廢怠事，遠方也呈奏寧而康。治道高過堯臣舜，德行超過古太王。孟度依據險阻地，肆行叛亂占一隅。神兵突出意料外，王師奉命行天誅。赦免善人殺罪人，元凶之家變丘墟。威風震驚剽悍的蜀，武功威懾强勁的吴。諸葛亮不知順天命，肆行叛逆背天常。率軍十餘萬，屢屢侵犯我邊疆。我皇勇武超常人，親自領兵鎮雍、凉。諸葛亮畏懼我皇威，未戰先把性命喪。强弱盈虚由天定，變遷時世本多難。我皇東征到海邊，萬里征戰剿

政，曹爽又滔天。群凶受誅殛，百禄咸來臻。黄華應福始，王淩爲禍先。

滅公孫淵。接受遺命理朝政，曹爽倒行逆施罪滔天。群凶個個被誅滅，福禄降臨喜慶全。黄華順應天命出首始得福，王淩私行廢立爲禍先。

《景皇帝》，鼙舞歌，當魏曲《魏曆長》，古曲《樂久長》。

景皇帝，聰明命世生，盛德參天地。帝王道，創基既已難，繼世亦未易。外則夏侯玄，内則張與李，三凶稱逆，亂帝紀。從天行誅，窮其奸宄。遏將御其漸，潛謀不得起，罪人咸伏辜，威風震萬里。平衡綜萬機，萬機無不理。召陵桓不君，内外何紛紛，衆小便成群。蒙昧恣心，治亂不分。睿聖獨斷，濟武常以文。從天惟廢立，掃霓披浮雲。雲霓既已闢，清和未幾間。羽檄首尾至，變起東南蕃。儉、欽爲長蛇，外則馮吴蠻。萬國紛騷擾，戚戚天下懼不安。神武御六軍，我皇秉鉞征。儉、欽起壽春，前鋒據項城。出其不意，并縱奇兵。奇兵誠難御，廟勝實難支。兩軍不期遇，敵退計無施。虎騎惟武進，大戰沙陽陂。欽乃亡魂走，奔虜若雲披。天恩赦有罪，東土放鯨鯢。

《景皇帝》，鼙舞歌，相當於魏曲《魏曆長》，古曲《樂久長》。

景皇帝，聰明蓋世應運生，盛德比得上天和地。帝王之業大，創基立業難，繼承帝業也不易。外有夏侯玄，内有張和李，三個凶徒行叛逆，擾亂帝王綱紀。景皇帝順天行天誅，窮究奸宄。堵住凶徒奸詐心，遏止奸謀不能起。罪人都被誅，威風震萬里。入朝掌政理萬機，事事妥帖得治理。齊桓公召陵行王令，朝廷内外議紛紛，小人乘機結成群。蒙昧無知恣意妄爲，治亂不分。聖智英明作決斷，文治助武功清除妖氛。順從天意行廢立，撥開妖霧掃浮雲。妖霧已掃清，清平政局没幾天。緊急文書相繼到，變亂發生在東南藩。毌丘儉、文欽如蛇蝎，出外結吴蠻。萬國騷擾紛紛亂，天下憂戚懼不安。景皇神武統六軍，親披戰袍來出征。二賊盤踞在壽春，王師前鋒據項城。出其不意，突出奇兵。奇兵難抵禦，穩操勝算敵難支。兩軍不期而相遇，敵軍敗退無計施。精騎奮勇進，大戰沙陽陂。文欽失魂落魄逃，賊虜望風而披靡。皇恩赦免有罪人，東土放鯨鯢。

《大晋篇》，鼙舞歌，當魏曲《天生烝民》，古曲《四方皇》。

赫赫大晋，於穆文皇。蕩蕩巍巍，道邁陶唐。世稱三皇、五帝，及今重其光。九德克明，文既顯，武又章。恩弘六合，兼濟萬方。内舉元、凱，朝政以綱。外簡虎臣，時惟鷹揚。靡從不懷，逆命斯亡。仁配春日，威逾秋霜。濟濟多士，同兹蘭芳。唐虞至治，四凶滔天。致討儉、欽，罔不肅虔。化感海外，海外來賓。獻其聲樂，并稱妾臣。西蜀猾夏，僭號方域。命將致討，委國稽服。吴人放命，馮海阻江。飛書告諭，響應來同。先王建萬國，九服爲

《大晋篇》，鼙舞歌，相當於魏曲《天生烝民》，古曲《四方皇》。

赫赫大晋，功業顯赫有文皇。博大而又崇高，德政超過陶唐。世人稱頌三皇、五帝，如今重現盛世光芒。九德昌明，文治顯赫，武功昭彰。恩德廣施天下，皇恩兼濟八方。内事拔舉八元、八凱那樣的賢臣，維護振興朝綱。外事選拔勇猛的武將，征伐凶徒，像鷹一樣飛揚。順從朝廷的個個歸附，對抗朝命的立即敗亡。仁德有如春暉，威嚴賽過秋霜。人才濟濟，個個都像蘭花那樣芬芳。唐虞時代達大治，尚有四凶罪滔天。如今討伐毌丘儉、文欽，没有誰不恭敬而虔誠地從命。教化感動海外國，都來歸順人争先。貢獻他們的聲樂伎，全都拜服甘稱臣。西蜀亂華夏，僭稱帝號據邊域，文皇下令去征討，凶徒棄國來

蕃衛。亡秦壞諸侯，序胙不二世。歷代不能復，忽逾五百歲。我皇邁聖德，應期創典制。分土五等，蕃國正封界。莘莘文武佐，千秋遘嘉會。洪業溢區内，仁風翔海外。

歸服。吳人叛逆抗王命，背海守江據一方。朝廷飛書去告諭，吳人來朝拜君王。先王分封諸侯國，四周侯國作藩衛。秦朝撤除諸侯國，國胙傳承不到兩代。歷朝未復分封制，轉眼忽過五百載。我皇行聖德，順應天命創典制。土分五等各分封，建立藩國劃疆界。濟濟佐命文武臣，千秋盛世逢嘉會。洪業建海内，仁風翔海外。

《明君篇》，鞞舞歌，當魏曲《爲君既不易》，古曲《殿前生桂樹》。

明君御四海，聽鑒盡物情。顧望有譴罰，竭忠身必榮。蘭茝出荒野，萬里升紫庭。茨草穢堂階，掃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己慎有爲，有爲無不成。暗君不自信，群下執異端。正直罹譖潤，奸臣奪其權。雖欲盡忠誠，結舌不敢言。結舌亦何憚，盡忠爲身患。清流豈不潔，飛塵濁其源。歧路令人迷，未遠勝不還。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顧身。邪正不并存，譬若胡與秦。秦、胡有合時，邪正各異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群目統在綱，衆星拱北辰。設令遭暗主，斥退爲凡民。雖薄供時用，白茅猶可珍。冰霜晝夜結，蘭桂摧爲薪。邪臣多端變，用心何委曲。便辟從情指，動隨君所欲。偷安樂目前，不問清與濁。積僞罔時主，養交以持禄。言行恒相違，難饜甚谿谷。昧死射乾没，覺露則滅族。

《明君篇》，鞞舞歌，相當於魏曲《爲君既不易》，古曲《殿前生桂樹》。

聖明的君王統御四海，處理政務時時體察民心世情。懷存二心必遭懲罰，竭盡忠心一定會富貴尊榮。蘭茝香草生長在荒野，跨越萬里被引進了朝廷。雜草荆棘污穢了朝堂臺階，要掃除乾净不准許蔓生。賢才庸人没有誰能蒙混，百官臣僚都能職副其名。恭謹爲帝慎行政令，政令公布無事不成。昏聵的君主不講究誠信，群臣百官也就會各懷異端。正直之人遭受讒害，奸詐之徒篡取朝廷的大權。即使有人想進獻忠心，也緊鎖口舌不敢直言。閉口不言怕的是什麼？進獻忠心會帶來禍患。清流雖潔净，灰塵污染清流源。歧途使人心迷亂，及時回頭勝過那迷途不還。忠臣一旦進朝堂，直言進諫不顧身。邪氣正道不并存，這就如同胡與秦，秦、胡有時會聯合，邪正終歸不相親。忠臣遇明君，自强不息日更新。總綱統領綱上目，君星拱北辰。假使忠臣遇暗主，定被斥退爲平民。雖然不被世所用，高潔品質猶可珍。讒言若冰霜晝夜結，蘭桂被摧殘作柴薪。奸詐之臣善詭變，用心惡毒多邪曲。阿諛奉承順君意，一舉一動逞君欲。苟且偷安樂眼前，不問世事清與濁。用盡奸詐欺罔君，結黨營私保俸禄。言行常相違，欲壑真難填。冒險僥幸圖私利，一朝敗露終滅族。

右五篇鞞舞歌行。

鐸舞歌詩二篇：

《聖人制禮樂篇》

昔皇文武邪　彌彌舍善　誰吾時吾　行許帝道　銜來治路萬邪　治路萬邪　赫赫意黄運道吾　治路萬邪　善道明邪金邪　善道　明邪金邪帝邪

上爲五篇鞞舞歌行。

鐸舞歌詩二篇：

《聖人制禮樂篇》

昔皇文武邪　彌彌舍善　誰吾時吾　行許帝道　銜來治路萬邪　治路萬邪　赫赫意黄運道吾　治路萬邪　善道明邪金邪　善道　明邪金邪帝邪　近帝武武邪邪　聖皇八音　偶邪尊來　聖皇

近帝武武邪邪 聖皇八音 偶邪尊來 聖皇八音 及來義邪同邪 烏及來義邪 善草供國吾 咄等邪烏 近帝邪武邪 近帝武邪武邪 應節合用 武邪尊邪 應節合用 酒期義邪同邪 酒期義邪 善草供國吾 咄等邪烏 近帝邪武邪 近帝武武邪邪 下音足木 上爲鼓義邪 應衆義邪 樂邪邪延否 已邪烏已禮祥 咄等邪烏 素女有絶其聖烏烏武邪

八音 及來義邪同邪 烏及來義邪 善草供國吾 咄等邪烏 近帝邪武邪 近帝武邪武邪 應節合用 武邪尊邪 應節合用 酒期義邪同邪 酒期義邪 善草供國吾 咄等邪烏 近帝邪武邪 近帝武武邪邪 下音足木 上爲鼓義邪 應衆義邪 樂邪邪延否 已邪烏已禮祥 咄等邪烏 素女有絶其聖烏烏武邪

《雲門篇》，鐸舞歌行，當魏《太和時》。

黄《雲門》，唐《咸池》，虞《韶舞》，夏《夏》殷《濩》。列代有五，振鐸鳴金，近《大武》。清歌發倡，形爲主。聲和八音，協律吕。身不虚動，手不徒舉。應節合度，周其叙。時奏宫商，雜之以徵羽。下饜衆目，上從鍾鼓。樂以移風，與德禮相輔，安有失其所。

右二篇鐸舞歌行。

拂舞歌詩五篇：

《白鳩篇》

翩翩白鳩，再飛再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鮮。翔庭舞翼，以應仁乾。交交鳴鳩，或丹或黄。樂我君惠，振羽來翔。東壁餘光，魚在江湖。惠而不費，敬我微軀。策我良駟，習我驅馳。與君周旋，樂道亡飢。我心虚静，我志沾濡。彈琴鼓瑟，聊以自娱。陵雲登臺，浮游太清。扳龍附鳳，日望身輕。

《濟濟篇》

暢飛暢舞，氣流芳。追念三、五大綺、黄。去失有，時可行。去來同時此未央。時冉冉，近桑榆。但當飲酒爲歡娱。衰老逝，有何期。多憂耿

《雲門篇》，鐸舞歌行，相當於魏曲《太和時》。

黄帝時有《雲門》，唐堯時有《咸池》，虞舜時有《韶舞》，夏代有《夏》，殷代有《大濩》。歷代的名曲共有五，敲鐸鳴鑼，近代則有《大武》。不用伴奏清唱，以形爲主。歌聲融和八音，協和律吕。身不虚動，手不空舉。應和節拍，適合次序。有時奏宫商，夾雜徵和羽。下含各種品類，上面應隨鐘鼓。音樂可以移風易俗，與德禮相成相輔，怎麽會丢失它的立足之所？

上爲二篇鐸舞歌行。

拂舞歌詩五篇：

《白鳩篇》

翩翩飛舞的白鳩，一邊飛一邊鳴。懷念君子的仁德，飛來聚集在君庭。白雀呈現祥瑞，素羽分外鮮明。在庭中翱翔起舞，預示君子的盛景。交交而鳴的白鳩鳥，有的顔色紅，有的顔色黄。感懷君子的仁惠，從四方趕來展翅飛翔。享受東壁的餘光，魚兒遨游在江湖。施惠於人却無損自己，藉助湖魚養我微軀。趕着我的良馬，練習策馬驅馳。與君子交游，道義相樂忘疲飢。我心境恬淡而平静，我心志從教化受沾濡。彈琴鼓瑟，藉以自娱。登上凌雲臺，浮游在太清。依龍附鳳，天天希望脱胎换骨身體輕。

《濟濟篇》

歡暢地飛舞，播流芳香。追念三皇、五帝時，崇尚隱士綺和黄。去失有，時可行。去來同時此未央。時光冉冉，年暮已近桑榆，將衹飲酒求歡娱。衰老而逝何有期。耿耿心憂多愁思。淵

耿内懷思。淵池廣，魚獨希。願得黄浦衆所依。恩感人，世無比。悲歌具舞無極已。

池雖大魚却稀。願得黄浦作憑依。恩情感人世無比。悲歌具舞樂無已。

《獨禄篇》

獨禄獨禄，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雍雍雙雁，游戲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翩翩浮苹，得風遥輕。我心何合，與之同并。空床低帷，誰知無人。夜衣錦綉，誰别僞真。刀鳴削中，倚床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爲。猛虎班班，游戲山間。虎欲嚙人，不避豪賢。

《獨禄篇》

獨禄獨禄，水深而泥濁。泥濁尚且可，水深淹殺我。雍雍有雙雁，游戲在田畔。我欲射殺雁，却念子孤散。翩翩有浮萍，順風飛飄輕。我心與誰合，心與浮萍并。空帳低垂帷，誰知空無人。夜中穿錦綉，誰别僞與真。刀在鞘中鳴，倚床無計施。父仇不得報，苟活欲何爲？猛虎色斑斕，游戲在山間。猛虎要吃人，不論豪與賢。

《碣石篇》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粲爛，若出其裹。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觀滄海》

《碣石篇》

東臨碣石，觀看滄海。水波蕩漾，山島聳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運行，若在洪波中。銀河燦爛，若在洪波裏。值得慶幸啊！用歌詩咏志。

《觀滄海》

孟冬十月，北風裴回。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鵾鷄晨鳴，雁過南飛。鷙鳥潜藏，熊羆窟栖。錢鎛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整設，以通賈商。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冬十月》

初冬十月，北風迴旋吹。天氣肅殺，嚴霜霏霏。鵾鷄清晨鳴，雁群往南飛。猛禽深深藏，熊羆洞中栖。農具都閑置，作物堆上場。旅館整頓好，用以迎賈商。值得慶幸啊！用歌詩咏志。

《冬十月》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錐不入地，豐籟深奥，水竭不流，冰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嘆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土不同》

水土不一樣，河朔冬嚴寒。流冰滿河漂，舟船前行難。尖錐不入土，豐籟生深奥，水竭川不流，冰堅人可蹈。士人常苦貧，勇俠輕爲非。心中常嘆怨，戚戚心中悲。值得慶幸啊！用歌詩咏志。

《土不同》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龜雖壽》

神龜雖長壽，壽命有終時。騰蛇能駕霧，最終成土灰。老驥雖伏櫪，志仍在千里；烈士至暮年，壯心仍不已。壽命有長短，不衹在上天；修身養性自得福，可求活多年。值得慶幸啊！用歌詩咏志。

《龜雖壽》

《淮南王篇》

《淮南王篇》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揚聲悲歌音絶天。我欲度河河無梁，願化雙黄鵠，還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舞寄聲無不泰，徘徊桑梓游天外。

右五篇拂舞歌行。

杯槃舞歌詩一篇：

晉世寧，四海平，普天安樂永大寧。四海安，天下歡，樂治興隆舞杯槃。舞杯槃，何翩翩，舉坐翻覆壽萬年。天與日，終與一，左回右轉不相失。筝笛悲，酒舞疲，心中慷慨可健兒。樽酒甘，絲竹清，願令諸君醉復醒。醉復醒，時合同，四坐歡樂皆言工。絲竹音，可不聽，亦舞此槃左右輕。自相當，合坐歡樂人命長。人命長，當結友，千秋萬歲皆老壽。

右杯槃舞歌行。

巾舞歌詩一篇：

吾不見公莫時吾何嬰公來嬰姥時吾哺聲何爲茂時爲來嬰當思吾明月之上轉起吾何嬰土來嬰轉去吾哺聲何爲土轉南來嬰當去吾城上羊下食草吾何嬰下來吾食草吾哺聲汝何三年針縮何來嬰吾亦老吾平平門淫涕下吾何嬰何來嬰涕下吾哺聲昔結吾馬客來嬰吾當行吾度四州洛四海吾何嬰海何來嬰海何來嬰四海吾哺聲熇西馬頭香來嬰吾洛道吾治五丈度汲水吾噫邪哺誰當求兒母何意零邪錢健步哺誰當吾求兒母何吾哺聲三針一發交時還弩心意何零意弩心遥來嬰弩心哺聲復相頭巾意何零何邪相哺頭巾相吾來嬰頭巾母何何吾復來推排意何零相哺推相來嬰推非母何吾復車輪意何零子以邪相哺轉輪吾來嬰轉母何吾使君去時意何零子以邪使君去時使來嬰去時母何吾思君去

淮南王，自言地位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製床，用金瓶絲繩汲水漿。汲井水，飲少年，身材窈窕哪算賢？高唱壯歌聲衝天。我欲渡河無橋梁，願意變作雙黄鵠，回故鄉。回故鄉，進故里。徘徊故鄉，愁苦不止。繁舞歌聲全康泰，徘徊家鄉，心游天外。

上爲五篇拂舞歌行。

杯槃舞歌詩一篇：

晉世安寧，四海太平，普天歡樂永安寧。四海安寧天下歡，禮樂治國，國家興隆舞杯盤。舞杯盤，舞翩翩，滿座反復頌萬年。天與日，終統一，杯盤旋轉不丢失。筝笛悲壯鳴，酒酣舞已疲，心中慷慨情，如同軍中健兒。酒甘甜，樂聲清，希望諸君醉復醒。醉復醒，四座同，滿座歡喜頌樂工。樂器音，可不聽，也舞此盤旋轉輕。自相當，滿座歡樂人壽長。人壽長，將結友，千秋萬歲都長壽。

上爲杯槃舞歌行。

巾舞歌詩一篇：

吾不見公莫時吾何嬰公來嬰姥時吾哺聲何爲茂時爲來嬰當思吾明月之上轉起吾何嬰土來嬰轉去吾哺聲何爲土轉南來嬰當去吾城上羊下食草吾何嬰下來吾食草吾哺聲汝何三年針縮何來嬰吾亦老吾平平門淫涕下吾何嬰何來嬰涕下吾哺聲昔結吾馬客來嬰吾當行吾度四州洛四海吾何嬰海何來嬰海何來嬰四海吾哺聲熇西馬頭香來嬰吾洛道吾治五丈度汲水吾噫邪哺誰當求兒母何意零邪錢健步哺誰當吾求兒母何吾哺聲三針一發交時還弩心意何零意弩心遥來嬰弩心哺聲復相頭巾意何零何邪相哺頭巾相吾來嬰頭巾母何何吾復來推排意何零相哺推相來嬰推非母何吾復車輪意何零子以邪相哺轉輪吾來嬰轉母何吾使君去時意何零子以邪使君去時使來嬰去時母何吾思君去時意何零子以邪思君去時思來嬰吾去時母何何吾吾

時意何零子以邪思君去時思來嬰吾去時母何何吾吾

右公莫巾舞歌行。

白紵舞歌詩三篇：

高舉兩手白鵠翔。輕軀徐起何洋洋。凝停善睞容儀光。宛若龍轉乍低昂。隨世而變誠無方。如推若引留且行。宋世方昌樂未央。舞以盡神安可忘。愛之遺誰贈佳人。質如輕雲色如銀。袍以光軀巾拂塵。制以爲袍餘作巾。四坐歡樂胡可陳。清歌徐舞降祇神。

右一篇。

雙袂齊舉鸞鳳翔。羅裾飄颻昭儀光。趨步生姿進流芳。鳴弦清歌及三陽。人生世間如電過。樂時每少苦日多。幸及良辰曜春花。齊倡獻舞趙女歌。羲和馳景逝不停。春露未晞嚴霜零。百草凋索花落英。蟋蟀吟牖寒蟬鳴。百年之命忽若傾。蚤知迅速秉燭行。東造扶桑游紫庭。西至崐崘戲曾城。

右一篇。

陽春白日風花香。趨步明玉舞瑤瑲。聲發金石媚笙簧。羅袿徐轉紅袖揚。清歌流響繞鳳梁。如矜若思凝且翔。轉盼遺精艷輝光。將流將引雙雁翔。歡來何晚意何長。明君御世永歌倡。

右一篇。白紵舊新合三篇。

宋泰始歌舞曲詞：

《皇業頌》歌自堯至楚元王、高祖，世世載聖德。　明帝造

皇業沿德建，帝運資勛融。胤唐重盛軌，胄楚載休風。堯帝兆深祥，元王衍遐慶。積善傳上業，祚福啓英聖。衰數隨金祿，登曆昌水命。維宋垂光烈，世美流舞咏。

上爲公莫巾舞歌行。

白紵舞歌詩三篇：

高舉雙手白鵠翔。輕軀徐起意洋洋。美目注視，煥發容光。宛若游龍，忽低忽昂。隨着時世變化，行止無方。似推似引，且留且行。樂聲不盡，宋代國運昌。用舞迎神怎可忘。可愛的白紵贈佳人。質地如雲色如銀。衣袍增添身軀光，巾用來拂塵。白紵製衣袍，剩餘用作巾。滿座歡樂樂難盡。清歌徐舞敬迎神。

上爲一篇。

雙袖齊舞，似鸞鳳高翔。羅裙飄搖，煥發容光。舞步婆娑散芳香。彈琴高歌迎春陽。人生在世，如同電閃倏忽過。樂時常少苦日多。趁此良辰賞春花。齊女獻舞趙女歌。羲和御日馳不停。春露未乾秋霜盈。百草凋落花枝零。蟋蟀窗外吟，寒蟬樹間鳴。人生百年，突然崩傾。早知人生短促，不如秉燭夜行。東到扶桑，游覽紫庭。西到崐崘，游歷曾城。

上爲一篇。

陽春白日，風送花香。快步行走，隨着舞動的是明玉瑤瑲。金石之樂，配合着笙簧。羅衣隨着人轉，紅袖飛揚。清歌曼聲，回響繚繞畫鳳梁。像莊重，像沉思，眼光凝注忽又高揚。流目顧盼灑輝光。或舞或收，似雙雁飛翔。歡樂來遲情意長。明君在位長歡唱。

上爲一篇。新舊白紵舞歌詩合起來共三篇。

宋泰始歌舞曲詞：

《皇業頌》歌唱從堯到楚元王、高祖，世世有聖德。　明帝作

皇業憑藉德政而建立，國運依靠勛業而興隆。承襲唐堯的帝業重現盛朝的恢宏，繼承楚元王的成就重振祖先的雄風。堯帝兆示着後代的吉祥，元王延續了遠古的福慶。多爲善政繼承前代的基業，繼享福祚迎來明君的睿聖。晉隨着金運的衰敗而衰亡，宋開創帝業憑據的是水命。宋創

《聖祖頌》

聖祖惟高德，積勛代晋曆。永建享鴻基，萬古盛音册。睿文纘宸馭，廣運崇帝聲。衍德被仁祉，留化洽民靈。孝建締孝業，允協天人謀。宇内齊政軌，宙表燭威流。鍾管騰列聖，彝銘賁重猷。

《明君大雅》 虞龢造

明君應乾數，撥亂紐頹基。民慶來蘇日，國頌《薫風》詩。天步或暫難，列蕃扇迷慝。廟勝敷九伐，神謨洞七德。文教洗昏俗，武誼清祲埏。英勛冠帝則，萬壽永衍天。

《通國風》 明帝造

開寶業，資賢昌。謨明盛，弼諧光。烈武惟略，景王勛。南康、華容，變政文。猛績爰著，有左軍。三王、到氏，文武贊。丞相作輔，屬伊、旦。沈、柳、宗侯，皆殄亂。泰始開運，超百王。司徒驃騎，勛德康。江安謀效，殷誠彰。劉、沈承規，功名揚。慶歸我后，祚無疆。

《天符頌》 明帝造

天符革運，世誕英皇。在館神炫，既壯龍驤。六鍾集表，四緯駢光。於穆配天，永休厥祥。

《明德頌》 明帝造

明德孚教，幽符麗紀。山鼎見奇，醴液涵祉。鵷雛耀儀，騶虞游趾。福延億祚，慶流萬祀。

《帝圖頌》

帝圖凝遠，瑞美昭宣。濟流月鏡，鹿毳霜鮮。甘露降和，花雪表年。孝德載衍，芳風永傳。

建偉業流傳後代，人人稱美，歡舞歌咏。

《聖祖頌》

聖祖有德又有功，代晋爲帝换新曆。創建宏大帝業基，萬古盛德載史册。文帝繼承聖祖業，四方崇敬傳頌聲。廣布仁德造福祉，施行教化，感動百姓和神靈。孝建皇帝建孝業，和洽天人共協謀。天下齊統一，四境威名流。樂歌歡唱頌列聖，聖王史册記新猷。

《明君大雅》 虞龢作

明君順天命，撥亂反正，挽救傾危的帝基。百姓歡慶再生日，天下歌頌《薫風》詩。國運偶遇一時難，藩臣謀反心迷惑。聖主在朝行征伐，神機妙算揚武德。文治教化移陋俗，武功平亂保邊關。明主勛業冠群帝，萬年長盛壽齊天。

《通國風》 明帝作

開拓萬年業，憑藉賢士國運昌。謀劃英明帝業盛，輔弼協調更增光。臨川烈武王有韜略，長沙景王建功勛。諸南康和王華容，修訂政令改條文。武功卓著，王左將軍。三王和到彦之，有文有武共襄贊。丞相義恭作輔佐，追隨伊尹和周公旦。沈、柳、宗等人都封侯，建立奇功平禍亂。泰始年間國運轉，功業遠超先代王。司徒休仁和驃騎休祐，功高德劭國安康。王江安出謀安天下，殷孝祖忠心更昭彰。劉勔、沈攸之秉承朝廷命，齊心合力功名揚。福慶歸我王，福祚永無疆。

《天符頌》 明帝作

天帝改天命，人世出英皇。在學校聰智輝映，長大後似龍飛揚。樂律和輯洽天下，四方沐浴皇恩光。美好功德與天齊，長享福慶長吉祥。

《明德頌》 明帝作

德政和教化相符合，天命體現在國家的綱紀。大鼎中現出了珍奇，醴泉中涵合着福祉。鵷雛亮出了它的儀容，騶虞瑞獸也在盛世栖止。福禄延續億萬年，吉慶流傳億萬祀。

《帝圖頌》

皇帝謀略慮深遠，祥瑞吉兆四方傳。濟水有如秋月明鏡，白鹿更顯潔白明鮮。甘露普降兆和諧，花雪飛舞表豐年。孝敬美德世代衍，優秀風

《龍躍大雅》

龍躍式符，玉耀蕃宮。歲淹豫野，璽屬嬪中。江波澈映，石柏開文。觀毓花蕊，樓凝景雲。白烏三獲，甘液再呈。嘉禮表沃，連理協成。德充動物，道積通神。宋業允大，靈瑞方臻。

《淮祥風》

淮祥應，賢彥生。翼贊中興，致太平。

《宋世大雅》　虞龢造

宋世寧，在泰始。醉酒歡，飽德喜。萬國朝，上壽酒。帝同天，惟長久。

《治兵大雅》　明帝造

王命治兵，有征無戰。巾拂以净，醜類革面。王儀振旅，載戢在辰。中虛巾拂，四表静塵。

《白紵篇大雅》　明帝造

在心曰志發言詩，聲成于文被管絲。手舞足蹈欣泰時，移風易俗王化基。琴角揮韵白雲舒，《簫韶》協音神鳳來。拊擊和節咏在初，章曲乍畢情有餘。文同軌壹道德行，國靖民和禮樂成。四縣庭響美勛英，八列陛倡貴人聲。舞飾麗華樂容工，羅裳皎日袂隨風。金翠列輝蕙麝豐，淑姿委體允帝衷。

漢鼓吹鐃歌十八曲：

《朱鷺曲》

朱鷺魚以烏路訾邪鷺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之吐，將以問諫者。

《思悲翁曲》

思悲翁，唐思，奪我美人侵以遇，悲翁也，但我思。蓬首狗，逐狡兔，食交君梟子五。梟母六，拉沓高

氣永流傳。

《龍躍大雅》

黄龍飛躍兆示天命，美玉閃耀在藩臣宫。歲星停留在豫州分野，玉璽出現在東府中。江水清澈輝映，石柏也應運而呈現瑞文。觀中開出奇花蕊，樓前飄浮吉祥雲。三次獲白烏，甘露一再出現。嘉禾表明有盛德，連理木預兆和諧功成。仁德豐厚可以感動萬物，道義充盈可上通天神。宋室帝業盛而大，各種祥瑞纔集於良辰。

《淮祥風》

淮地呈祥瑞，賢士彦才生。輔佐中興業，天下得太平。

《宋世大雅》　虞龢作

宋世安寧在泰始。醉酒歡歌，爲有仁德喜。萬國朝拜上壽酒。帝同天地永長久。

《治兵大雅》　明帝作

天子命治兵，號令征伐不用戰。像用巾拂几，凶徒都洗心革面。王命班師回朝，偃旗息鼓在良辰。境内用巾拂，四境無戰塵。

《白紵篇大雅》　明帝作

尚在心中叫做志，抒發出來就是詩，管弦演奏配文辭。手舞足蹈，歡欣太平時。移風易俗，是天子教化之基。琴瑟鼓角齊奏白雲舒，《簫韶》和諧的樂聲招引神鳳來。和節拍擊咏盛世，歌曲雖盡情有餘。同文同軌道德行，國安民和禮樂成。四懸齊奏，庭中回響贊精英。八列起舞，堂間響起頌揚貴人聲。舞裝華麗樂曲工，羅裳映日袂隨風。金玉生輝香氣豐，舞姿優美，樂在帝心中。

漢鼓吹鐃歌十八曲：

《朱鷺曲》

朱鷺魚以烏路訾邪鷺食何，食茄下。不之食不之吐，將要問諫者。

《思悲翁曲》

思悲翁，空有思。奪我美人侵漁之。悲翁空有思。蓬首狗，逐狡兔。食狡麞，梟子有五，梟母有六。旋轉高飛莫安宿。

飛莫安宿。

《艾如張曲》

艾而張羅，夷於何。行成之，四時和。山出黄雀亦有羅，雀以高飛柰雀何？爲此倚欲，誰肯礞室。

《上之回曲》

上之回，所中益。夏將至，行將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游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令從百官疾驅馳，千秋萬歲樂無極。

《翁離曲》

擁離趾中，可築室，何用葺之蕙用蘭。擁離趾中。

《戰城南曲》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爲我謂烏，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鬥死，駑馬裴回鳴。梁築室，何以南？梁何北？禾黍而穫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莫不夜歸。

《巫山高曲》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不爲。我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沾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上陵曲》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笮，木蘭爲君棹，黄金錯其間。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雁隨，山林乍開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芝爲車，龍爲馬。覽遨游，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仙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

《將進酒曲》

《艾如張曲》

割草張網羅，鋤平哪山坡？德行修美，四季協和。山出黄雀也有網羅。雀已高飛奈雀何？爲此邪僻欲，誰肯毁家室。

《上之回曲》

皇上到回中，行營儀從盛極。夏天將至，行往北。抵達甘泉宫，寒暑相宜此處得。游石關，望諸國，月支稱臣，匈奴歸服。下令百官疾驅馳，千秋萬歲樂無極。

《翁離曲》

擁離趾中，可以築室。用何葺之，蕙與蘭。擁離趾中。

《戰城南曲》

作戰在城南，死在外城北，野外戰死不埋葬，烏鴉會啄食。爲我對烏鴉説：“暫且爲戰死者哀號！野外戰死想必不會埋葬，腐肉怎能從你口中逃！”水深清見底，蒲葦幽冥冥；善戰的駿馬作戰死，駑馬徘徊鳴。橋上築營壘，如何去橋南？如何往橋北？莊稼不收穫，你用什麽來供食？願爲忠臣怎可得？思念戰死忠良臣，良臣實在值得懷思。早上出發去進攻，夜晚不見人回歸。

《巫山高曲》

巫山高，高而大；淮水深，難以渡。我想東行回故鄉，爲何無橋梁？我想渡河無船篙。河水蕩漾，臨水遠望。淚流沾濕衣，遠行之人心思歸。面對淮水無奈何。

《上陵曲》

上山情景美，下河有風且覺寒。問客從何來，來自水中央。桂樹作君船，竹篾爲君作竹索，木蘭作君槳，黄金鑲嵌在中間。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雁追隨飛，山林忽開忽合，竟然不知日月明。醴泉水，閃閃有光流不絶。芝作車，龍作馬。觀覽遨游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草生在銅池中，仙人下來飲池水，延壽千千萬萬歲。

《將進酒曲》

將進酒，乘太白。辨加哉，詩審搏。放故歌，心所作。同陰氣，詩悉索。使禹良工，觀者苦。

《君馬黄歌》

君馬黄，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騩蔡有赭，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車馳馬，佳人安終極！

《芳樹曲》

芳樹，日月君亂，如於風。芳樹不上無心。温而鵠，三而爲行。臨蘭池，心中懷我悵。心不可匡，目不可顧，妒人之子愁殺人。君有它心，樂不可禁。王將何似？如孫如魚乎？悲矣！

《有所思曲》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它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絶。鷄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狶！秋風肅肅晨風颸，東方須臾高知之。

《雉子曲》

雉子，班如此，之于雉梁，無以吾翁孺。雉子，知得雉子高飛止，黄鵠蜚之以千里，王可思。雄來蜚從雌，視子趨一雉。雉子車大駕馬滕，被王送行所中，堯羊蜚從王孫行。

《聖人出曲》

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游九河。佳人來，騑離哉何。駕六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護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甘星筮樂甫始，美人子，含四海。

《上邪曲》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絶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絶。

將進酒，舉酒將浮白。跳《駕辨》舞，詩繁博。高唱故歌，出自内心所作。陰氣重，詩蕭條瑟索。使禹良工，觀者苦。

《君馬黄歌》

君馬黄，我的馬蒼，二馬同賽我馬良。換上騩馬放赭馬，美人回歸南。駕車趕馬奔，美人傷我心！佳人回歸北。駕車趕馬奔，美人何處是終極！

《芳樹曲》

芳樹朝夕與君見，紛亂似狂風。芳樹不長是無心。柔潤而瘦弱，三株自成行。臨蘭池，心中懷惆悵。心不可收，目不可顧，妒人之子愁殺人。君有他心，樂不可禁。王將似何人？如孫如魚乎？可悲啊！

《有所思曲》

有個我想念的人，他遠在大海南。用什麽贈給他？雙珠玳瑁簪，再用玉環纏繞它。聽説那人變了心，折斷燒毁它。燒毁它，迎風吹揚灰。從今以後，不再相思了！對那人的相思永斷絶！鷄鳴狗吠天將明，兄嫂將知之。哎呀呀！秋風蕭蕭晨風鳥求偶鳴，我心情煩亂，不久東方發白我將作決斷。

《雉子曲》

雉子，斑斑花紋布全身，飛到雉梁上，無以迎翁孺。雉子，知得雉子高高飛，黄鵠高飛到千里，王可思。雄來隨雌飛，視子趨一雉。雉子登大車，駕馬飛騰，被王送往行在所，望羊飛，隨從王孫行。

《聖人出曲》

聖人出，陰陽調和。美人出，游歷九河。佳人來，馬兒成對雙配合。駕御六飛龍，四季皆平和。君之臣明補君過。美人啊，適宜作天子，不用甘公看天文，歡樂剛開始，美人啊，統四海。

《上邪曲》

天啊！我要與你長相愛，永生永世不減衰。高山變平地，江水乾竭，冬雷震耳，夏天降雪，天地兩相合，纔敢與你斷絶。

《臨高臺曲》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黄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吾。

《遠如期曲》

遠如期，益如壽，處天左側，大樂，萬歲與天無極。雅樂陳，佳哉紛，單于自歸，動如驚心。虞心大佳，萬人還來，謁者引，鄉殿陳，累世未嘗聞之。增壽萬年亦誠哉！

《石留曲》

石留凉陽凉石水流爲沙錫以微河爲香向始谿冷將風陽北逝肯無敢與于楊心邪懷蘭志金安薄北方開留離蘭

魏鼓吹曲十二篇： 繆襲造

漢第一曲《朱鷺》，今第一曲《初之平》，言魏也。

初之平，義兵征。神武奮，金鼓鳴。邁武德，揚洪名。漢室微，社稷傾。皇道失，桓與靈。閹宦熾，群雄争。邊韓起，亂金城。中國擾，無紀經。赫武皇，起旗旐。麾天下，天下平。濟九州，九州寧。創武功，武功成。越五帝，邈三王。興禮樂，定紀綱。普日月，齊暉光。

右《初之平曲》凡三十句，句三字。

漢第二曲《思悲翁》，今第二曲《戰滎陽》，言曹公也。

戰滎陽，汴水陂。戎士憤怒，貫甲馳。陳未成，退徐榮，二萬騎，塹壘平。戎馬傷，六軍驚，勢不集，衆幾傾。白日没，時晦冥，顧中牟，心屏營。同盟疑，計無成，賴我武皇，萬國寧。

右《戰滎陽曲》凡二十句，其十八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漢第三曲《艾如張》，今第三曲《獲吕布》，言曹公東圍臨淮，生擒吕

《臨高臺曲》

臨高臺，憑窗看，下有清水清又寒。江有香草滿目蘭。黄鵠高飛翩翩翻。開弓射黄鵠，要讓君王壽萬年。收中吾。

《遠如期曲》

遠來祝壽，住在天子左側，大樂稱萬歲，樂無極。雅樂齊奏，樂紛紜，單于來歸附，震驚人心。心情娱悦，萬人歸來。謁者導引上殿堂，歷代未聞此盛况。增壽萬年也應當。

《石留曲》

石留凉陽凉石水流爲沙錫以微河爲香向始溪冷將風陽北逝肯無敢與于楊心邪懷蘭志金安薄北方開留離蘭

魏鼓吹曲十二篇： 繆襲作

漢第一曲《朱鷺》，今第一曲《初之平》，歌頌魏。

初平年，義兵行。神武奮，金鼓鳴。行武德，揚威名。漢室衰，社稷傾。皇道失，在桓靈。宦官盛，群雄争。邊韓叛，亂金城。中原擾，輕朝廷。赫武皇，樹旗旐。安天下，天下平。定九州，九州寧。創武功，武功成。超五帝，勝三王。興禮樂，定紀綱。同日月，齊輝光。

上爲《初之平曲》共三十句，每句三字。

漢第二曲《思悲翁》，今第二曲《戰滎陽》，歌頌曹公。

戰滎陽，汴水岸。戰士憤怒，披甲戰。陣未成，退徐榮，二萬騎，塹壘平。人馬傷，六軍驚。人心散，軍幾傾。太陽落，日昏冥。望中牟，心慌驚。同盟疑，計無成。賴我武皇，天下寧。

上爲《戰滎陽曲》共二十句，其中十八句每句三字，二句每句四字。

漢第三曲《艾如張》，今第三曲《獲吕布》，歌咏曹公東進，圍攻臨淮，生擒吕布之事。

布也。

獲呂布，戮陳宫。芟夷鯨鯢，驅騁群雄。囊括天下，運掌中。

右《獲呂布曲》凡六句，其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漢第四曲《上之回》，今第四曲《克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

克紹官渡，由白馬。僵尸流血，被原野。賊衆如犬羊，王師尚寡。沙塠傍，風飛揚。轉戰不利，士卒傷。今日不勝，後何望！土山地道，不可當。卒勝大捷，震冀方。屠城破邑，神武遂章。

右《克官渡曲》凡十八句，其八句句三字，一句句五字，九句句四字。

漢第五曲《翁離》，今第五曲《舊邦》，言曹公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藏士卒死亡也。

舊邦蕭條，心傷悲。孤魂翩翩，當何依。游士戀故，涕如摧。兵起事大，令願違。博求親戚，在者誰。立廟置後，魂來歸。

右《舊邦曲》凡十二句，其六句句三字，六句句四字。

漢第六曲《戰城南》，今第六曲《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

定武功，濟黄河。河水湯湯，旦莫有横流波。袁氏欲衰，兄弟尋干戈。决漳水，水流滂沱。嗟城中如流魚，誰能復顧室家！計窮慮盡，求來連和。和不時，心中憂戚。賊衆内潰，君臣奔北。拔鄴城，奄有魏國。王業艱難，覽觀古今，可爲長嘆。

右《定武功曲》凡二十一句，其五句句三字，三句句六字，十二句句四字，一句五字。

獲呂布，殺陳宫。鏟除凶徒，驅騁群雄。囊括天下，運於掌中。

上爲《獲呂布曲》共六句，其中三句每句三字，三句每句四字。

漢第四曲《上之回》，今第四曲《克官渡》，歌咏曹公與袁紹作戰、在官渡打敗袁紹之事。

官渡勝袁紹，經白馬。流血僵尸，蔽原野。賊軍如犬羊，王師尚寡。沙堆旁，風飛揚。轉戰不利，士卒傷。今日不勝，後無望。土山地道，不可當。最終大捷，震冀方。攻城破邑，威名顯彰。

上爲《克官渡曲》共十八句，其中八句每句三字，一句五字，九句每句四字。

漢第五曲《翁離》，今第五曲《舊邦》，歌咏曹公在官渡戰勝袁紹，返回譙收埋戰亡的士卒。

舊邦蕭條，心傷悲。孤魂飄零，何處依？游子戀鄉，淚紛飛。作戰大事，使願違。廣求親人，存者誰？立廟置嗣，魂來歸。

上爲《舊邦曲》共十二句，其中六句每句三字，六句每句四字。

漢第六曲《戰城南》，今第六曲《定武功》，歌咏曹公最初破鄴之事，曹公武功的基礎，由此奠定。

定武功，渡黄河，河水浩蕩，日夜有軒然大波。袁氏將衰，兄弟動干戈。决漳水，水流滂沱。城中百姓成魚，誰能再顧室家！計謀窮盡，敵來求和。和未成，心中憂戚。賊軍内潰，君臣奔北。克鄴城，占有魏國。王業艱難，縱觀古今，爲之長嘆。

上爲《定武功曲》共二十一句，其中五句每句三字，三句每句六字，十二句每句四字，一句五字。

漢第七曲《巫山高》，今第七曲《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

漢第七曲《巫山高》，今第七曲《屠柳城》，歌咏曹公越過北塞，經過白檀，在柳城攻破三郡烏桓。

屠柳城，功誠難。越度隴塞，路漫漫。北逾平岡，但聞悲風正酸。蹋頓授首，遂登白狼山。神武慹海外，永無北顧患。

屠柳城，成功難。越過隴關，路漫漫。北逾平岡，撲面寒風鼻子酸。殺死蹋頓，登上白狼山。海外懾神威，北境永無患。

右《屠柳城曲》凡十句，其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三句句五字，一句六字。

上爲《屠柳城曲》共十句，其中三句每句三字，三句每句四字，三句每句五字，一句六字。

漢第八曲《上陵》，今第八曲《平南荆》，言曹公南平荆州也。

漢第八曲《上陵》，今第八曲《平南荆》，歌咏曹公南征，平定荆州。

南荆何遼遼，江漢濁不清。菁茅久不貢，王師赫南征。劉琮據襄陽，賊備屯樊城。六軍廬新野，金鼓震天庭。劉子面縛至，武皇許其成。許與其成，撫其民。陶陶江漢間，普爲大魏臣。大魏臣，向風思自新。思自新，齊功古人。在昔虞與唐，大魏得與均。多選忠義士，爲喉脣。天下一定，萬世無風塵。

荆州多遥遠，江漢濁不清。貢品久不交，王師去南征。劉琮據襄陽，劉備占樊城。大軍駐新野，戰鼓震天庭。劉子自縛束，武皇許講和。許其講和，安其民。廣闊江漢間，都作大魏臣。大魏臣，心服思自新。思自新，功齊古人。古有虞與唐，大魏功可均。多選忠義士，作喉脣。天下統一，萬代無戰塵。

右《平南荆曲》凡二十四句，其十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上爲《平南荆曲》共二十四句，其中十七句每句五字，四句每句三字，三句每句四字。

漢第九曲《將進酒》，今第九曲《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

漢第九曲《將進酒》，今第九曲《平關中》，歌咏曹公征討馬超，平定關中。

平關中，路向潼。濟濁水，立高墉。鬥韓、馬，離群凶。選驍騎，縱兩翼，虜崩潰，級萬億。

平關中，進軍潼。渡渭水，立高墉。誘韓、馬，使内訌。選驍騎，縱兩翼。敵崩潰，殲敵億。

右《平關中曲》凡十句，句三字。

上爲《平關中曲》共十句，每句三字。

漢第十曲《有所思》，今第十曲《應帝期》，言曹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

漢第十曲《有所思》，今第十曲《應帝期》，歌咏魏文帝憑聖德接受帝位，順應天命。

應帝期，於昭我文皇，曆數承天序，龍飛自許昌。聰明昭四表，恩德動遐方。星辰爲垂耀，日月爲重光。河、洛吐符瑞，草木挺嘉祥。麒麟步

順天命，偉大是文皇，天道循序移，天子在許昌。聰明揚四境，恩德感遠方。星辰光輝照，日月顯重光。河、洛出符瑞，草木現嘉祥。麒麟行郊野，黃龍游河梁。白虎栖山林，鳳凰鳴高

郊野，黃龍游津梁。白虎依山林，鳳凰鳴高岡。考圖定篇籍，功配上古羲皇。羲皇無遺文，仁聖相因循。期運三千歲，一生聖明君。堯授舜萬國，萬國皆附親。四門爲穆穆，教化常如神。大魏興盛，與之爲鄰。

右《應帝期曲》凡二十六句，其一句三字，二句四字，二十二句句五字，一句六字。

漢第十一曲《芳樹》，今第十一曲《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

邕熙，君臣合德，天下治。隆帝道，獲瑞寶，頌聲并作，洋洋浩浩。吉日臨高堂，置酒列名倡。歌聲一何紆餘，雜笙簧。八音諧，有紀綱。子孫永建萬國，壽考樂無央。

右《邕熙曲》凡十五句，其六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一句二字，三句句五字，二句句六字。

漢第十二曲《上邪》，今第十二曲《太和》，言魏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

惟太和元年，皇帝踐阼，聖且仁，德澤爲流布。災蝗一時爲絶息，上天時雨露。五穀溢田疇，四民相率遵軌度。事務澄清，天下獄訟察以情。元首明，魏家如此，那得不太平？

右《太和曲》凡十三句，其二句句三字，五句句五字，三句句四字，三句句七字。

晉鼓吹歌曲二十二篇：　傅玄作

《靈之祥》，古《朱鷺行》。

《靈之祥》，言宣皇帝之佐魏，猶虞舜之事堯也。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度之逆命也。

靈之祥，石瑞章。旌金德，出西方。天命降，授宣皇。應期運，時龍

岡。考定圖與籍，功比上古羲皇。羲皇無律文，仁聖相遵循。天命三千年，出一聖明君。堯傳舜天下，萬國皆附親。四方都恭敬，教化如天神。大魏興盛，與舜相鄰。

上爲《應帝期曲》共二十六句，其中一句三字，二句每句四字，二十二句每句五字，一句六字。

漢第十一曲《芳樹》，今第十一曲《邕熙》，歌咏魏氏治理國家，君臣和睦同心，百業都興盛。

和樂，君臣同心，天下治。帝業隆，獲瑞寶，頌聲齊起，洋洋浩浩。吉日聚高堂，置酒名伎唱。歌聲迂曲繞梁，伴笙簧。八音諧，合紀綱。子孫永掌萬國，長壽樂無央。

上爲《邕熙曲》共十五句，其中六句每句三字，三句每句四字，一句二字，三句每句五字，二句每句六字。

漢第十二曲《上邪》，今第十二曲《太和》，歌咏魏明帝繼承帝位，改元太和，恩德流布天下。

在太和元年，皇帝登阼，聖且仁，恩德廣流布。天災蟲害全平息，及時降雨露。五穀滿田野，百姓相率遵法度。施政廉明，決獄斷案查實情。君聖明，魏家如此，哪能不太平？

上爲《太和曲》共十三句，其中二句每句三字，五句每句五字，三句每句四字，三句每句七字。

晉鼓吹歌曲二十二篇：　傅玄作

《靈之祥》，古《朱鷺行》。

《靈之祥》，歌咏宣皇帝輔佐魏，如同虞舜輔佐堯。石上已經出現晉將取代魏的瑞徵，宣皇帝又能用兵誅討違命叛逆的孟度。

神降吉祥，石瑞彰。旌揚金德，在西方。天命降，給宣皇。順天命，龍飛揚。繼承舜，輔佐

驤。繼大舜，佐陶唐。贊武、文，建帝綱。孟氏叛，據南疆。追有扈，亂五常。吴寇勁，蜀虜强。交誓盟，連遐荒。宣赫怒，奮鷹揚。震乾威，耀電光。陵九天，陷石城。梟逆命，拯有生。萬國安，四海寧。

《宣受命》，古《思悲翁行》。

《宣受命》，言宣皇帝禦諸葛亮，養威重，運神兵，亮震怖而死。

宣受命，應天機。風雲時動，神龍飛。禦葛亮，鎮雍、凉。邊境安，民夷康。務節事，勤定傾。覽英雄，保持盈。淵穆穆，赫明明。冲而泰，天之經。養威重，運神兵。亮乃震死，平下寧。

《征遼東》，古《艾而張行》。

《征遼東》，言宣皇帝陵大海之表，討滅公孫淵而梟其首也。

征遼東，敵失據。威靈邁日域，淵既授首，群逆破膽，咸震怖。朔北響應，海表景附。武功赫赫，德雲布。

《宣輔政》，古《上之回行》。

《宣輔政》，言宣皇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網羅文武之才，以定二儀之序也。

宣皇輔政，聖烈深。撥亂反正，從天心。網羅文武才，慎厥所生。所生賢，遺教施，安上治民，化風移。肇創帝基，洪業垂。於鑠明明，時赫戲。功濟萬世，定二儀。定二儀，雲澤雨施，海外風馳。

《時運多難》，古《擁離行》。

《時運》，言宣皇帝致討吴方，有征無戰也。

時運多難，道教痡。天地變化，有盈虛。蠢爾吴蠻，虎視江湖。我皇赫斯，致天誅。有征無戰，弭其圖。天威横被，震東隅。

陶唐。幫助武和文，創建帝綱。孟度叛，據南疆。追效有扈，擾亂五常。吴寇勢大，蜀虜强。訂立盟約，勾結遐荒。宣皇怒，率軍如鷹揚。天威震，用兵如電光。勢凌九天，攻下石城，戮叛逆，救生靈。萬國安定，天下寧。

《宣受命》，古《思悲翁行》。

《宣受命》，歌咏宣皇帝抵禦諸葛亮，蓄勢而發，調度神兵，諸葛亮驚恐而死。

宣帝受命，把握天機。風雲涌動，神龍飛。抵禦諸葛亮，坐鎮雍和凉。邊境安定，百姓安康。政務從簡，扶危定傾。招攬英雄，常保人才盈。儀容沉静和美，顯耀赫赫威名。謙和而寬舒，順應天道民情。蓄勢而發，調度神兵。諸葛亮驚恐而死，天下安寧。

《征遼東》，古《艾而張行》。

《征遼東》，歌咏宣皇帝率兵直到海邊，征討并消滅公孫淵，斬下他的首級。

征伐遼東，敵人失據。威靈震東域，公孫淵被斬首，叛賊嚇破膽，都驚慌恐怖。朔北唯命是從，海外親近歸附。武功赫赫，恩德如雲布。

《宣輔政》，古《上之回行》。

《宣輔政》，歌咏宣皇帝有超乎尋常的聖智，謀慮深遠，撥亂反正，收羅文武人才，安定天下。

宣皇輔政，功業廣而深。撥亂反正，順應天心。收羅文武人才，注重培養子女。子女賢，教化施，安定朝廷治百姓，教化可使風俗移。初創帝業，大業永垂。功德卓著，威名馳。功傳萬代，定天地。安定天地，潤澤天下如雲雨施，教化海外如風馳。

《時運多難》，古《擁離行》。

《時運》，歌咏宣皇帝討伐吴國，不戰而勝。

時運多難，教化未廣布。天地變化，有盈有虛。吴蠻蠢蠢動，虎視江湖。我皇赫然怒，替天行誅。不戰而勝，遏止其凶圖。天威行天下，震東隅。

《景龍飛》，古《戰城南行》。

《景龍飛》，言景帝克明威教，賞從夷逆，祚隆無疆，崇此洪基也。

景龍飛，御天威。聰鑒玄察，動與神明協機。從之者顯，逆之者滅夷。文教敷，武功巍。普被四海，萬邦望風，莫不來綏。聖德潛斷，先天弗違。弗違祥，享世永長。猛以致寬，道化光。赫明明，祚隆無疆。帝績惟期，有命既集，崇此洪基。

《平玉衡》，古《巫山高行》。

《平玉衡》，言景皇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禮賢養士，而纂洪業也。

平玉衡，糾奸回。萬國殊風，四海乖。禮賢養士，羈御英雄思心齊。纂戎洪業，崇皇階。品物咸亨，聖敬日躋。聰鑒盡下情，明明綜天機。

《文皇統百揆》，古《上陵行》。

《百揆》，言文皇帝始統百揆，用人有序，以敷泰平之化也。

文皇統百揆，繼天理萬方。武將鎮四宇，英佐盈朝堂。謀言協秋蘭，清風發其芳。洪澤所漸潤，礫石爲珪璋。大道侔五帝，盛德逾三王。咸光大，上參天與地，至化無内外。無内外，六合并康乂。并康乂，遘兹嘉會。在昔羲與農，大晋德斯邁。鎮征及諸州，爲蕃衛。功濟四海，洪烈流萬世。

《因時運》，古《將進酒行》。

《因時運》，言文皇帝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群桀之黨，以武濟文，審其大計，以邁其德也。

因時運，聖策施。長蛇交解，群桀離。勢窮奔吴，虎騎厲。惟武進，審大計。時邁其德，清一世。

《惟庸蜀》，古《有所思行》。

《景龍飛》，古《戰城南行》。

《景龍飛》，歌咏景皇帝明威行教，從者受賞，叛者被誅，帝業前景無量，國家日日昌盛。

景皇龍飛，行天威。明察玄深，每每符協天機。順從者顯赫，叛逆者誅夷。教化廣布，武功巍巍。廣施四海，萬國望風降，没有一個不歸依。皇上聖明作决斷，天意不違。不違天意，享國久長。寬猛相濟，教化爲國增光。威名顯赫，帝業興隆永無疆。帝業自有機運，天命既來，要弘大帝王業基。

《平玉衡》，古《巫山高行》。

《平玉衡》，歌唱景皇帝統一天下的不同風俗，整肅四海的乖戾之心，禮賢養士，繼承大業。

平正玉衡，矯正奸回。萬國風俗不同，四海人心乖違。禮賢養士，籠絡英雄要心齊。繼承光大帝業，興隆皇業基。萬物都亨達，聖德日日躋。聰睿察下情，機敏握天機。

《文皇統百揆》，古《上陵行》。

《百揆》，歌咏文皇帝統領百官，用人有順序，任用百官廣施教化，天下太平。

文皇統百官，秉承天意治四方。武將鎮天下，英才輔佐滿朝堂。進言似秋蘭，清風揚芳香。恩澤廣滋潤，砂礫變珪璋。道義齊五帝，盛德超三王。德義都光大，上齊天和地，教化普施無内外。無内外，天下皆康泰。皆康泰，適逢盛世嘉會。古有伏羲與神農，大晋治道已超邁。政令布州郡，州郡爲藩衛。功德遍四海，偉業傳萬代。

《因時運》，古《將進酒行》。

《因時運》，歌咏文皇帝順應時世變化，謀慮英明作决斷，瓦解長蛇的勾結，離析群凶的結黨，用武功輔助文治，安定大局，廣行德政。

順應時勢，英明决策得實施。長蛇勾結瓦解，群凶崩離。勢窮逃奔吴，精鋭騎兵攻勢厲。推行武功，定大勢。廣行德政，廓清一世。

《惟庸蜀》，古《有所思行》。

《惟庸蜀》，言文皇帝既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也。

惟庸蜀，僭號天一隅。劉備逆帝命，禪、亮承其餘。擁衆數十萬，窺隙乘我虚。驛騎進羽檄，天下不遑居。姜維屢寇邊，隴上爲荒墟。文皇愍斯民，歷世受罪辜。外謨蕃屏臣，内謀衆士夫。爪牙應指授，腹心獻良圖。良圖協成文，大興百萬軍。雷鼓震地起，猛勢陵浮雲。逋虜畏天誅，面縛造壘門。萬里同風教，逆命稱妾臣。光建五等，紀綱天人。

《惟庸蜀》，歌咏文皇帝平定自稱爲帝的蜀，封邦建國，恢復五等之爵。

在庸蜀，僭稱帝號占一隅。劉備違逆皇帝命，劉禪、諸葛亮依然走的是違命途。擁兵數十萬，窺伺攻我虚。驛騎傳急報，天下不安居。姜維屢進犯，隴上變荒墟。文皇憐憫百姓，世代含辛茹苦。外有藩臣謀，内靠士大夫。武將聽指揮，心腹獻良圖。謀劃變軍令，大興百萬軍。鼓聲如雷震，猛勢氣凌雲。逃虜畏天誅，自縛投降到營門。天下統一受教化，叛逆投降自稱臣。重建五等爵，順應天道治理人。

《天序》，古《芳樹行》。

《天序》，言聖皇應曆受禪，弘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

天序，應曆受禪，承靈祜。御群龍，勒螭虎。弘濟大化，英俊作輔。明明統萬機，赫赫鎮四方。咎繇稷契之疇，協蘭芳。禮王臣，覆兆民。化之如天與地，誰敢愛其身。

《天序》，古《芳樹行》。

《天序》，歌咏聖皇順應天命，接受禪讓，廣救百姓，化育萬物，用人各盡其才。

上天作安排，順應天命受禪爲帝，接受神降福祜。駕馭群龍，馴服螭虎。廣濟天下，化育萬物，英才作輔。聖明之君統天下，威名赫赫鎮四方。咎繇稷契同等輩，協助理國留芳名。禮待朝中臣，庇護天下民。化育萬物如天地，誰敢顧惜身。

《大晋承運期》，古《上邪行》。

《大晋承運期》，言聖皇應籙受圖，化象神明也。

大晋承運期，德隆聖皇。時清晏，白日垂光。應籙圖，陟帝位，繼天正玉衡，化行象神明。至哉道隆虞與唐。元首敷洪化，百僚股肱并忠良，民大康。隆隆赫赫，福祚盈無疆。

《大晋承運期》，古《上邪行》。

《大晋承運期》，歌咏聖皇順應天命，登上帝位，教化施行，有如神明。

大晋順天命，德降在聖皇。時世清明天下安，普受恩澤傳芳香。應天命，登帝位，順承天命正玉衡，教化施行如神明。德盛高過虞與唐。明君施教化，百官輔佐皆忠良，百姓享安康。興隆顯赫，福祚永無疆。

《金靈運》，古《君馬黄行》。

《靈運》，言聖皇踐阼，致敬宗廟，而孝道施於天下也。

金靈運，天符發。聖徵見，參日月。惟我皇，體神聖。受魏禪，應天命。皇之興，靈有徵。登大麓，御萬乘。皇之輔，若虓虎。爪牙奮，莫之禦。皇之佐，贊清化。百事理，萬邦賀。神祇應，嘉瑞章。恭享祀，薦先

《金靈運》，古《君馬黄行》。

《金靈運》，歌咏聖皇登上帝位，禮敬宗廟，孝道在天下廣爲推行。

金德當運，天命已發。聖人出世徵兆現，功德比日月。我聖皇，稟性神聖。受魏禪，順應天命。聖皇興起，神靈有徵。登上帝位，駕御萬乘。皇之輔臣，若虓虎。奮起爪牙，無人能禦。皇之輔佐，襄贊聖王行教化。國事治理好，萬邦皆慶賀。神明應驗，嘉瑞顯彰。恭敬享祀，祭獻

皇。樂時奏，磬管鏘。鼓淵淵，鍾喤喤。奠尊俎。實玉觴。神歆饗，咸説康。宴孫子，祐無疆。大孝烝烝，德教被萬方。

《於穆我皇》，古《雉子行》。

《於穆》，言聖皇受命，德合神明也。

於穆我皇，盛德聖且明。受禪君世，光濟群生。普天率土，莫不來庭。顒顒六合内，望風仰泰清。萬國雍雍，興頌聲。大化洽，地平而天成。七政齊，玉衡惟平。峨峨佐命，濟濟群英。夙夜乾乾，萬機是經。雖治興，匪荒寧。謙道光，冲不盈。天地合德，日月同榮。赫赫煌煌，耀幽冥。三光克從，於顯天垂景星。龍鳳臻，甘露宵零。肅神祇，祇上靈。萬物欣戴，自天效其成。

《仲春振旅》，古《聖人出行》。

《仲春》，言大晋申文武之教，田獵以時也。

仲春振旅，大致民，武教於時日新。師執提，工執鼓，坐作從，節有序，盛矣允文允武。蒐田表禡，申法誓，遂圍禁，獻社祭，允矣時明國制。文武并用，禮之經，列車如戰，大教明，古今誰能去兵。大晋繼天，濟群生。

《夏苗田》，古《臨高臺行》。

《苗田》，言大晋田狩從時，爲苗除害也。

夏苗田，運將徂，軍國異容，文武殊。乃命群吏，選車徒，辯其名號，贊契書。王軍啓八門，行同上帝居。時路建大麾，雲旗翳紫虚。百官象其事，疾則疾，徐則徐。回衡旋軫，罷陳敝車。獻禽享祠，烝烝配有虞。惟大晋，德參兩儀，化雲敷。

先王。樂器齊奏，磬管鏘鏘。鼓聲淵淵，鐘聲喤喤。放置樽俎，酌滿玉觴。神靈歆饗，上下悦康。保祐子孫，福祚無疆。孝道淳美，德化政教布萬方。

《於穆我皇》，古《雉子行》。

《於穆》，歌咏聖皇承受天命，德政和神明相合。

我皇真盛美，德政聖且明。受禪君天下，恩德助蒼生。普天之下四海内，個個稱臣來朝廷。天下百姓齊仰望，聖德英明天下寧。萬國雍睦，處處有頌聲。教化潤澤萬物，事事妥帖，地平而天成。七政循軌行，玉衡平。賢德盛美佐命臣，人才濟濟有群英。夙夜操勞求自强，天下萬機皆經營。雖然治道興，兢兢業業不荒寧。謙退之道揚，冲虚不驕盈。天地合德，日月共榮。顯赫輝煌，光照幽冥。日月星三光也聽命，赫赫上天現瑞星。龍鳳來，甘露夜間零。致敬神明，奉敬上靈。萬物歡欣，天助聖皇大功成。

《仲春振旅》，古《聖人出行》。

《仲春》，歌咏大晋開展文武教化，按時令進行田獵以練兵。

仲春練兵，召集人民，武教日日新。統帥掌提鼓，樂官執鼓，起坐聽從鼓聲，行動有節有序，德政齊備，有文有武。搜田立表貉祭，申明法令齊宣誓，完成圍禁，獻牲社祭，狩獵及時明法制。文武并用，禮之精要不可輕。列車如臨戰，政教明。古今有誰能去兵？大晋承天命，濟助蒼生。

《夏苗田》，古《臨高臺行》。

《苗田》，歌咏大晋狩獵遵從季節，如同爲田中苗除害。

夏天田獵，派兵將出，經邦治國顯新容，文武禮儀殊。命群吏，選車選徒，分别名號，大臣起草詔書。王軍從八門啓程，行進有序，如同帝王居。玉輅車上樹大旗，旌旗高聳掩紫虚。百官仿天象，行進時而疾，時而徐。回馬旋車收軍回，解散戰陣，收藏戰車。進獻獵物，祭祀宗廟，孝道厚美，名聲齊有虞。我大晋，德行齊天地，教化如雲布。

《仲秋獮田》，古《遠期行》。

《仲秋》，言大晋雖有文德，不廢武事，從時以殺伐也。

仲秋獮田，金德常剛。凉風清且厲，凝露結爲霜。白虎司辰，蒼隼時鷹揚。鷹揚猶周尚父，從天以殺伐。春秋時叙，雷霆震威耀，進退由鉦鼓。致禽祀祊，羽毛之用充軍府。赫赫大晋德，芬烈陵三五，敷化以文，雖治不廢武。光宅四海，永享天之祜。

《仲秋獮田》，古《遠期行》。

《仲秋》，歌咏大晋既有文德，又不廢武功，依從季節殺伐。

仲秋獮田，大晋氣運昌。寒風凄清，白露結爲霜。白虎司辰正當秋，蒼隼應時而鷹揚。鷹揚如同周尚父，順從天命行殺伐。四季事事順，威如雷霆震耀，進退聽鉦鼓。擒獲獵物祭宗廟，羽毛之物送軍庫。赫赫大晋德政施，英名超過三皇、五帝勝上古，文治用教化，天下安定不廢武。光焰照四海，永享天福祜。

《從天道》，古《石留行》。

《從天道》，言仲冬大閲，用武修文，大晋之德配天也。

從天道，握神契。三時亦講武事，冬大閲。鳴鐲振鼓鐸，旌旗象虹霓。文制其中，武不窮武，動軍誓衆，禮成而義舉。三驅以崇仁，進止不失其序。兵卒練，將如虎。惟虓虎，氣陵青雲。解圍三面，殺不殄群。偃旌麾，班六軍。獻享烝，修典文。嘉大晋，德配天。禄報功，爵俟賢。饗燕樂，受兹百禄，嘉萬年。

《從天道》，古《石留行》。

《從天道》，歌咏仲冬大閲兵，施行武德，實行文治，大晋的盛德可與上天相比。

從天道，暗暗合神明。三季演習武事，冬季大閲兵。擊鉦敲鼓鐸，旌旗如虹霓。文治處理朝中事，武功决不濫用武。用兵先誓師，禮儀完備道義舉。遵從三驅古制，網開一面弘揚仁，進退有秩序。兵卒都精悍，戰將勇如虎。勇如虓虎，士氣凌雲。三面射獵不合圍，射殺獵物不滅群。息鼓偃旗，班師收軍。進獻獵物享宗廟，整飭典章條文。大晋美，盛德齊天。俸禄賞功臣，封爵賜賢人。饗宴歡樂，受此百福，吉慶萬年。

《唐堯》，古《務成行》。古曲亡。

《唐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

唐堯咨務成，謙謙德所興。積漸終光大，履霜致堅冰。神明道自然，河海猶可凝。舜、禹統百揆，元、凱以次升。禪讓應天曆，睿聖世相承。我皇陟帝位，平衡正準繩。德化四表，祥氣見其徵。興王坐俟旦，亡主恬自矜。致遠由近始，覆簣成山陵。披圖按先籍，有其證靈液。

《唐堯》，古《務成行》。古曲亡。

《唐堯》，歌咏聖皇登上帝位，德政教化廣施四方。

唐堯咨詢務成，謙虚謹慎，美德由此而興。德行積累最終必光大，小心履霜自可越過危險踏上堅冰。神明之道是順應自然，黄河大海也會凍凝。舜、禹統領百官時，八元、八凱一類的賢臣依次晋升。順應天命行禪讓，英明聖主世代相承。我皇登上帝位，掌管國政正準繩。德政教化施四海，祥氣顯現種種瑞徵。興國之君常忙碌達旦，亡國之君安閑享樂且自矜。要到達遠處必須從脚下起步，一筐筐土堆積就會成山陵。披閲先代的圖籍，可以證明確實有仙液。

《玄雲》，古《玄雲行》。古曲亡。

《玄雲》，言聖皇用人，各盡其材也。

《玄雲》，古《玄雲行》。古曲亡。

《玄雲》，歌咏聖皇任用人，各盡其才。

玄雲起山岳，祥氣萬里會。龍飛何蜿蜿，鳳翔何翽翽。昔在唐虞朝，時見青雲際。今親游方國，流光溢天外。鶴鳴在後園，清音隨風邁。成湯隆顯命，伊摯來如飛。周文獵渭濱，遂載吕望歸。符合如影響，先天天弗違。輟耕總地綱，解褐衿天維。元功配二主，芬馨世所稀。我皇叙群才，洪烈何巍巍。桓桓征四表，濟濟理萬機。神化感無方，髦才盈帝畿。丕顯惟昧旦，日新孔所咨。茂哉聖明德，日月同光輝。

玄雲從山岳飄起，祥瑞之氣從四方來聚會。龍飛從容自得，鳳翔雍容華貴。從前在唐虞時代，龍鳳常常出現在青雲之際。現在我親自到四方游覽，上古聖王的福澤洋溢中外。鶴在後園鳴，清音隨風流逝。成湯順天命而興盛，伊摯來歸附快如飛。周文王在渭水之濱射獵，最終載着吕望同車歸。天命人事相符合有如影子和回聲，先於天時行天道上天也不會怪罪。一個放棄耕作爲聖王整頓政事，一個入朝爲官調理朝廷的綱維。大功可配祭二位聖主，品德芳馨世上稀。我皇任用衆英才，英才效忠功巍巍。武臣桓桓征四方，文臣濟濟理萬機。神聖教化感八方，傑出人才盈京畿。日夜求聖明，日新其德常謀咨。聖明之德日日盛，可與日月同光輝。

《伯益》，古《黄爵行》。古曲亡。

《伯益》，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

《伯益》，古《黄爵行》。古曲亡。

《伯益》，歌咏赤烏銜書來，有周從此興盛的典故，現在聖皇接受天命，神雀也來臨。

伯益佐舜、禹，職掌山與川。德侔十六相，思心入無間。智理周萬物，下知衆鳥言。黄雀應清化，翔集何翩翩。和鳴栖庭樹，徘徊雲日間。夏桀爲無道，密網施山阿。酷祝振纖網，當柰黄雀何。殷湯崇天德，去其三面羅。逍遥群飛來，鳴聲乃復和。朱雀作南宿，鳳皇統羽群。赤烏銜書至，天命瑞周文。神雀今來游，爲我受命君。嘉祥致天和，膏澤降青雲。蘭風發芳氣，闔世同其芬。

伯益佐舜、禹，掌管山與川。德比十六相，思慮密無間。才智出衆理萬物，能懂鳥語言。教化清明黄雀來，翔集飛翩翩。應和而鳴栖庭樹，徘徊雲日間。夏桀行無道，密網施設在山阿。殘酷詛咒收密網，面對黄雀無奈何。殷湯弘揚上天德，開放三面去網羅。黄雀安閑群飛來，鳴聲纔又相應和。南宿是朱雀，群鳥隨鳳凰。赤烏銜書來，天降祥瑞給文王。神雀今來游，就是爲我受命君。嘉瑞預示天和順，潤澤百姓如雨雲。蘭香隨着清風散，舉世共芳芬。

《釣竿》，古《釣竿行》。漢《鐃歌》二十二無《釣竿》。

《釣竿》，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吕望之佐以濟大功致太平也。

《釣竿》，古《釣竿行》。漢《鐃歌》二十二無《釣竿》。

《釣竿》，歌咏聖皇仁德與堯、舜齊等，又有吕望之類的大臣輔佐，成就大業，實現天下太平。

釣竿何冉冉，甘餌芳且鮮。臨川運思心，微綸沈九淵。太公寶此術，乃在靈秘篇。機變隨物移，精妙貫未然。游魚驚著釣，潛龍飛戾天。戾天安所至，撫翼翔太清。太清一何異，兩儀出渾成。玉衡正三辰，造化賦群

釣竿冉冉垂，釣餌香又鮮。臨水垂釣動思慮，細絲沉九淵。太公珍愛垂釣術，收進神奇奥秘篇。機變隨形勢，精妙預知事之前。游魚受驚上魚鈎，潛龍高飛直衝天。衝天至何處？振翅翔太清。太清真奇異，天地兩儀渾然成。測天正定三辰位，造化賦予萬物形。退願輔聖君，與神合

形。退顧輔聖君，與神合其靈。我君弘遠略，天人不足并。天人初并時，昧昧何茫茫。日月有徵兆，文象興二皇。蚩尤亂生民，黄帝用兵征萬方。逮夏禹而德衰，三代不及虞與唐。我皇聖德配堯、舜，受禪即阼享天祥。率土蒙祐，靡不肅，庶事康。庶事康，穆穆明明。荷百禄，保無極，永泰平。

吴鼓吹曲十二篇：　韋昭造

《炎精缺》者，言漢室衰，武烈皇帝奮迅猛志，念在匡救，然而王迹始乎此也。漢曲有《朱鷺》，此篇當之。第一。

炎精缺，漢道微。皇綱弛，政德違。衆奸熾，民罔依。赫武烈，越龍飛。陟天衢，耀靈威。鳴雷鼓，抗電麾。撫乾衡，鎮地機。厲虎旅，騁熊羆。發神聽，吐英奇。張角破，邊韓羈。宛潁平，南土綏。神武章，渥澤施。金聲震，仁風馳。顯高門，啓皇基。統罔極，垂將來。

右《炎精缺曲》凡三十句，句三字。

《漢之季》者，武烈皇帝悼漢之微，痛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内也。漢曲有《思悲翁》，此篇當之。第二。

漢之季，董卓亂。桓桓武烈，應時運。義兵興，雲旗建。厲六師，羅八陳。飛鳴鏑，接白刃。輕騎發，介士奮。醜虜震，使衆散。劫漢主，遷西館。雄豪怒，元惡僨。赫赫皇祖，功名聞。

右《漢之季曲》凡二十句，其十八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攄武師》者，言大皇帝卒武烈之業而奮征也。漢曲有《艾如張》，此篇當之。第三。

力顯威靈。我君弘揚深遠略，天人不足并。天人初并時，世上昧昧茫茫。日月顯徵兆，天象預示興二皇。蚩尤擾百姓，黄帝用兵征萬方。時至夏禹德政衰，三代不及虞與唐。我皇聖德齊堯、舜，受禪登位享福祥。率土之臣蒙福祐，無人不虔敬，百事康。百事康，美盛昌明。蒙受百福，久保萬代，永太平。

吴鼓吹曲十二篇：　韋昭作

《炎精缺》，歌咏漢室衰微，武烈皇帝壯志凌雲，振奮而起，一心爲匡扶朝廷，然而王業也由此開始。漢曲有《朱鷺》，這篇相當於漢《朱鷺曲》。是第一篇。

炎精缺，漢室衰。皇綱弛，政德乖。奸人盛，民無依。武烈帝，正龍飛。登天街，耀靈威。鼓如雷，揚旌麾。定天下，鎮樞機。振虎旅，騁雄師。開神聽，計英奇。張角破，邊韓服。宛潁平，南土綏。神武彰，恩澤施。金聲震，仁德馳。顯名門，啓皇基。統無極，傳未來。

上爲《炎精缺曲》共三十句，每句三字。

《漢之季》，歌咏武烈皇帝感傷漢室衰微，痛心董卓的叛亂，起兵奮擊，功蓋海内。漢曲有《思悲翁》，這篇相當於漢《思悲翁曲》。是第二篇。

漢之末，董卓亂。桓桓武烈，順時運。義兵起，大旗建。誓六師，列八陣。鳴鏑飛，交白刃。輕騎出，軍士奮。醜虜震，軍衆散。劫漢主，遷西館。英雄怒，元凶滅。赫赫皇祖，功名烈。

上爲《漢之季曲》共二十句，其中十八句每句三字，二句每句四字。

《攄武師》，歌咏大皇帝完成武烈皇帝的大業而奮勇出征。漢曲有《艾如張》，這篇相當於漢《艾如張曲》。是第三篇。

攄武師，斬黄祖。肅夷凶族，革平西夏。炎炎大烈，震天下。

右《攄武師曲》凡六句，其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烏林》者，言曹操既破荆州，從流東下，欲來争鋒。大皇帝命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而破走也。漢曲有《上之回》，此篇當之。第四。

曹操北伐，拔柳城。乘勝席卷，遂南征。劉氏不睦，八郡震驚。衆既降，操屠荆。舟車十萬，揚風聲。議者狐疑，慮無成。賴我大皇，發聖明。虎臣雄烈，周與程。破操烏林，顯章功名。

右《伐烏林曲》凡十八句，其十句句四字，八句句三字。

《秋風》者，言大皇帝説以使民，民忘其死。漢曲有《擁離》，此篇當之。第五。

秋風揚沙塵，寒露沾衣裳。角弓持弦急，鳩鳥化爲鷹。邊垂飛羽檄，寇賊侵界疆。跨馬披介胄，慷慨懷悲傷。辭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亡。窮達固有分，志士思立功。邀之戰場，身逸獲高賞，身没有遺封。

右《秋風曲》凡十五句，其十四句句五字，一句四字。

《克皖城》者，言曹操志圖并兼，而令朱光爲廬江太守。上親征光，破之於皖城也。漢曲有《戰城南》，此篇當之。第六。

克滅皖城，遏寇賊。惡此凶孽，阻奸慝。王師赫征，衆傾覆。除穢去暴，戢兵革。民得就農，邊境息。誅君吊臣，昭至德。

右《克皖城曲》凡十二句，其六句句三字，六句句四字。

《關背德》者，言蜀將關羽背棄吴德，心懷不軌。大皇帝引師浮江而

躍雄師，斬黄祖。肅平凶徒，革平西夏。炎炎功烈，震天下。

上爲《攄武師曲》共六句，其中三句每句三字，三句每句四字。

《烏林》，歌咏曹操攻破荆州之後，順流東下，想來與我一争高下。大皇帝命將領周瑜在烏林迎擊，擊敗趕走曹軍。漢曲有《上之回》，這篇相當於漢《上之回曲》。是第四篇。

曹操北伐，拔柳城。乘勝席捲，遂南征。劉氏不睦，八郡震驚。軍已降，操屠荆州。船車十萬，揚風聲。議者狐疑，慮難成。賴我大皇，發聖明。虎臣雄烈，周瑜與程普。烏林破曹，顯彰功名。

上爲《伐烏林曲》共十八句，其中十句每句四字，八句每句三字。

《秋風》，歌咏大皇帝感化百姓然後役使他們，百姓忘却自己的生死。漢曲有《擁離》，這篇相當於漢《擁離曲》。是第五篇。

秋風揚沙塵，寒露沾衣裳。角弓弦拉緊，鳩鳥變成鷹。邊地傳羽檄，寇賊侵邊疆。跨馬披甲胄，慷慨情感傷。辭家赴遠地，怎知存與亡。窮達本有命，壯士思立功。建功戰場，身全獲高賞，身死有贈封。

上爲《秋風曲》共十五句，其中十四句每句五字，一句四字。

《克皖城》，歌咏曹操存有兼并之心，命朱光爲廬江太守。皇上親征，在皖城擊破朱光。漢曲有《戰城南》，這篇相當於漢《戰城南曲》。是第六篇。

攻克皖城，遏寇賊。痛恨凶孽，止奸慝。王師出征，敵傾覆。除穢去暴，止兵革。民能歸農，邊境息。伐君吊臣，昭美德。

上爲《克皖城曲》共十二句，其中六句每句三字，六句每句四字。

《關背德》，歌咏蜀將關羽背棄吴的恩德，心懷不軌。大皇帝率兵渡江擒獲關羽。漢曲有《巫

禽之也。漢曲有《巫山高》，此篇當之。第七。

關背德，作鴟張。割我邑城，圖不祥。稱兵北伐，圍樊、襄陽。嗟臂大於股，將受其殃。巍巍吳聖主，睿德與玄通。與玄通，親任呂蒙。泛舟洪氾池，泝涉長江。神武一何桓桓！聲烈正與風翔。歷撫江安城，大據郢邦。虜羽授首，百蠻咸來同，盛哉無比隆。

右《關背德曲》凡二十一句，其八句句四字，二句句六字，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

《通荊門》者，言大皇帝與蜀交好齊盟，中有關羽自失之愆，戎蠻樂亂，生變作患，蜀疑其眩，吳惡其詐，乃大治兵，終復初好也。漢曲有《上陵》，此篇當之。第八。

荊門限巫山，高峻與雲連。蠻夷阻其險，歷世懷不賓。漢王據蜀郡，崇好結和親。乖微中情疑，讒夫亂其間。大皇赫斯怒，虎臣勇氣震。蕩滌幽藪，討不恭。觀兵揚炎耀，厲鋒整封疆。整封疆，闡揚威武容。功赫戲，洪烈炳章。邈矣帝皇世，聖吳同厥風。荒裔望清化，化恢弘。煌煌大吳，延祚永未央。

右《通荊門曲》凡二十四句，其十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章洪德》者，言大皇帝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漢曲有《將進酒》，此篇當之。第九。

章洪德，邁威神。感殊風，懷遠鄰。平南裔，齊海濱。越裳貢，扶南臣。珍貨充庭，所見日新。

右《章洪德曲》凡十句，其八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山高》，這篇相當於漢《巫山高曲》。是第七篇。

關羽背德，勢囂張。割我城邑，逞凶狂。舉兵北伐，圍樊、襄陽。嘆臂大於股，將受禍殃。巍巍吳聖主，聖德與神通。與神通，任用呂蒙。船行洪氾池，泝渡長江。聖主神武桓桓，聲名業績飛揚。鎮撫江安城，占據郢邦。關羽被斬，蠻夷都來朝，興盛國勢隆。

上爲《關背德曲》共二十一句，其中八句每句四字，二句每句六字，七句每句五字，四句每句三字。

《通荊門》，歌詠大皇帝與蜀結盟友好，中途因爲關羽自己的過失，戎蠻喜歡動亂，乘機叛變製造禍亂，蜀厭惡戎蠻的昏惑，吳痛恨戎蠻的奸詐，於是大規模調動軍隊平定戎蠻，吳、蜀終又恢復以前的友好關係。漢曲有《上陵》，這篇相當於漢《上陵曲》。是第八篇。

荊門限巫山，高與青雲連。蠻夷憑險阻，久欲不爲臣。漢王據蜀郡，友好結和親。爭執生猜疑，讒人又離間。大皇勃然怒，武臣勇氣振。蕩滌幽藪，討不恭。陳兵揚神威，作戰安邊疆。安邊疆，闡揚威武容。功顯赫，大業顯彰。遠古帝皇世，聖吳同其風。四裔望教化，化恢弘。煌煌大吳，福祚永未央。

上爲《通荊門曲》共二十四句，其中十七句每句五字，四句每句三字，三句每句四字。

《章洪德》，歌詠大皇帝顯彰大德，遠方之國來歸附。漢曲有《將進酒》，這篇相當於漢《將進酒曲》。是第九篇。

彰宏德，顯威神。化蠻夷，服遠鄰。平南疆，定海濱。越裳貢，扶南臣。珍寶盈庭，面貌日新。

上爲《章洪德曲》共十句，其中八句每句三字，二句每句四字。

《從曆數》者，言大皇帝從籙圖之符，而建大號也。漢曲有《有所思》，此篇當之。第十。

從曆數，於穆我皇帝。聖哲受之天，神明表奇異。建號創皇基，聰睿協神思。德澤浸及昆蟲，浩蕩越前代。三光顯精耀，陰陽稱至治。肉角步郊畛，鳳凰栖靈囿。神龜游沼池，圖讖摹文字。黃龍覿鱗，符祥日月記。覽往以察今，我皇多嗆事。上欽昊天象，下副萬姓意。光被彌蒼生，家户蒙惠賚。風教肅以平，頌聲章嘉喜。大吴興隆，綽有餘裕。

右《從曆數曲》凡二十六句，其一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二十一句句五字，一句六字。

《承天命》者，言上以聖德踐位，道化至盛也。漢曲有《芳樹》，此篇當之。第十一。

承天命，於昭聖德。三精垂象，符靈表德。巨石立，九穗植。龍金其鱗，烏赤其色。輿人歌，億夫嘆息。超龍升，襲帝服。躬淳懿，體玄默。夙興臨朝，勞謙日昃。易簡以崇仁，放遠讒與慝。舉賢才，親近有德。均田疇，茂稼穡。審法令，定品式。考功能，明黜陟。人思自盡，惟心與力。家國治，王道直。思我帝皇，壽萬億。長保天禄，祚無極。

右《承天命曲》凡三十四句，其十九句句三字，二句句五字，十三句句四字。

《玄化》者，言上修文訓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漢曲有《上邪》，此篇當之。第十二。

玄化象以天，陛下聖真。張皇綱，率道以安民。惠澤宣流而雲布，上下睦親。君臣酣宴樂，激發弦歌揚妙新。修文籌廟勝，須時備駕巡洛

《從曆數》，歌咏大皇帝順隨圖籙顯示的徵兆，建國號，登帝位。漢曲有《有所思》，這篇相當於漢《有所思曲》。是第十篇。

順天道，美盛我皇帝。聖哲由天授，神明才奇異。建國創皇基，聰睿合神思。德澤波及昆蟲，壯闊超前代。三光顯異彩，天地稱大治。麒麟行郊野，鳳凰栖苑囿。神龜游沼池，圖讖現文字。黃龍出現，祥瑞日月志。覽古以觀今，我皇多樂事。上順昊天象，下符萬民意。光輝照百姓，人人蒙惠賜。教化風俗正，頌聲增歡喜。大吴興隆，綽有餘裕。

上爲《從曆數曲》共二十六句，其中一句三字，三句每句四字，二十一句每句五字，一句六字。

《承天命》，歌咏皇上憑藉聖德登上帝位，德政教化十分興盛。漢曲有《芳樹》，這篇相當於漢《芳樹曲》。是第十一篇。

承天命，聖德美盛。三光示徵，瑞應表德。巨石立，九穗植。龍生金鱗，烏變赤色。轎夫歌，萬民歡喜。登帝位，穿帝服。德淳美，尚玄默。早起臨朝，操勞不息。寬和而尚仁，疏遠讒奸賊。舉賢才，親近有德。均田地，豐稼穡。審法令，定程式。考功能，明黜陟。人思報效，盡心盡力。家國治，王道直。思我帝皇，壽萬億。長保福禄，祚無極。

上爲《承天命曲》共三十四句，其中十九句每句三字，二句每句五字，十三句每句四字。

《玄化》，歌咏皇上修文練武，仿效天道行事，仁德廣布，天下歡樂。漢曲有《上邪》，這篇相當於漢《上邪曲》。是第十二篇。

仿天行教化，皇德聖真。振皇綱，順天道安民。恩德廣施似雲布，上下睦親。君臣歡宴樂，弦歌彈奏曲妙新。修文籌勝算，待機備駕巡洛津。康且泰，四海歡欣，能與三皇五帝鄰。

津。康哉泰，四海歡忻，越與三五鄰。

右《玄化曲》凡十三句，其五句句五字，二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三句句七字。

今鼓吹鐃歌詞：樂人以音聲相傳，訓詁不可復解。

大竭夜烏自云何來堂吾來聲烏奚姑悟姑尊盧聖子黄尊來餽清嬰烏白日爲隨來郭吾微令吾

應龍夜烏由道何來直子爲烏奚如悟姑尊盧鷄子聽烏虎行爲來明吾微令吾

詩則夜烏道禄何來黑洛道烏奚悟如尊爾尊盧起黄華烏伯遼爲國日忠雨令吾

伯遼夜烏若國何來日忠雨烏奚如悟姑尊盧面道康尊録龍永烏赫赫福胙夜音微令吾

右四解，《上邪曲》。

幾令吾幾令諸韓亂發正令吾

幾令吾諸韓從聽心令吾若里洛何來韓微令吾

尊盧忌盧文盧子路子路爲路鷄如文盧炯烏諸胙微令吾

幾令諸韓或公隨令吾

幾令吾幾諸或言隨令吾黑洛何來諸韓微令吾

尊盧安成隨來免路路子爲吾路奚如文盧炯烏諸胙微令吾

右九解，《晚芝曲》。漢曲有《遠期》，疑是。

幾令吾呼曆舍居執來隨咄武子邪令烏銜針相風其右其右

幾令吾呼群議破葫執來隨吾咄武子邪令烏今烏今朏入海相風及後

幾令吾呼無公赫吾執來隨吾咄武子邪令烏無公赫吾娓立諸布始布

右三解，《艾如張曲》。

上爲《玄化曲》共十三句，其中五句每句五字，二句每句三字，三句每句四字，三句每句七字。

今鼓吹鐃歌詞：樂人憑聲音相傳，文句意義不能理解。

大竭夜烏自云何來堂吾來聲烏奚姑悟姑尊盧聖子黄尊來餽清嬰烏白日爲隨來郭吾微令吾

應龍夜烏由道何來直子爲烏奚如悟姑尊盧鷄子聽烏虎行爲來明吾微令吾

詩則夜烏道禄何來黑洛道烏奚悟如尊爾尊盧起黄華烏伯遼爲國日忠雨令吾

伯遼夜烏若國何來日忠雨烏奚如悟姑尊盧面道康尊録龍永烏赫赫福胙夜音微令吾

上爲四章，《上邪曲》。

幾令吾幾令諸韓亂發正令吾

幾令吾諸韓從聽心令吾若里洛何來韓微令吾

尊盧忌盧文盧子路子路爲路鷄如文盧炯烏諸胙微令吾

幾令諸韓或公隨令吾

幾令吾幾諸或言隨令吾黑洛何來諸韓微令吾

尊盧安成隨來免路路子爲吾路奚如文盧炯烏諸胙微令吾

上爲九章，《晚芝曲》。漢曲有《遠期》，疑這就是。

幾令吾呼曆舍居執來隨咄武子邪令烏銜針相風其右其右

幾令吾呼群議破葫執來隨吾咄武子邪令烏今烏今朏入海相風及後

幾令吾呼無公赫吾執來隨吾咄武子邪令烏無公赫吾娓立諸布始布

上爲三章，《艾如張曲》。

鼓吹鐃歌十五篇：

何承天義熙中私造

《朱路篇》

朱路揚和鸞，翠蓋耀金華。玄牡飾樊纓，流旌拂飛霞。雄戟闢曠塗，班劍翼高車。三軍且莫喧，聽我奏鐃歌。清鞞驚短簫，朗鼓節鳴笳。人心惟愷豫，兹音亮且和。輕風起紅塵，渟瀾發微波。逸韵騰天路，頹響結城阿。仁聲被八表，威震振九遐。嗟嗟介胄士，勖哉念皇家。

《思悲公篇》

思悲公，懷衮衣。東國何悲，公西歸。公西歸，流二叔，幼主既悟，偃禾復。偃禾復，聖志申。營都新邑，從斯民。從斯民，德惟明。制禮作樂，興頌聲。興頌聲，致嘉祥。鳴鳳爰集，萬國康。萬國康，猶弗已。握髮吐餐，下群士。惟我君，繼伊周。親睹盛世，復何求。

《雍離篇》

雍士多離心，荆民懷怨情。二凶不量德，構難稱其兵。王人銜朝命，正辭糾不庭。上宰宣九伐，萬里舉長旌。樓船掩江瀆，駟介飛重英。歸德戒後夫，賈勇尚先鳴。逆徒既不濟，愚智亦相傾。霜鋒未及染，鄢郢忽已清。西川無潜鱗，北渚有奔鯨。凌威致天府，一戰夷三城。江漢被美化，宇宙歌太平。惟我東郡民，曾是深推誠。

《戰城南篇》

戰城南，衝黄塵。丹旌電烻，鼓雷震。勍敵猛，戎馬殷。横陳亘野，若屯雲。仗大從，應三靈。義之所感，士忘生。長劍擊，繁弱鳴。飛鏑炫晃，亂奔星。虎騎躍，華毦旋。朱火延起，騰飛烟。驍雄斬，高旗搴。長角浮叫，響清天。夷群寇，殪逆

鼓吹鐃歌十五篇：

何承天在義熙年間私自製作

《朱路篇》

朱輅傳出鈴鸞聲，翠色車蓋閃金華。樊纓佩飾玄牡馬，旌旗高聳拂飛霞。勇士持戟前開路，班劍簇擁護高車。三軍莫喧嚷，聽我奏鐃歌。鞞鼓輕脆，伴隨短簫聲，鼓聲響亮，節拍指揮鳴笳。人心思愷樂，樂聲響亮且諧和。輕風吹揚紅塵，深潭泛起微波。樂聲美妙騰九霄，樂音繞城泛餘波。仁德廣布施八方，聲威震邊遐。英豪勇武士，努力念皇家。

《思悲公篇》

思周公，心悲抱衮衣。東國之人爲何悲？周公要西歸。周公西歸京，流放二王叔，幼主醒悟，倒伏之禾重起復。倒伏之禾重起復，聖人志向得伸展。營造新都邑，率領萬民遷。率領萬民遷，德聖明。制禮作樂，奏頌聲。奏頌聲，獲得嘉瑞兆吉祥。鳳凰翔集，萬國康。萬國康，壯心猶不止。握髮吐哺，禮待衆賢士。我君王，繼承伊和周。親眼見盛世，又何求！

《雍離篇》

雍州人多有離叛心，荆州百姓懷怨情。二凶不量力，製造禍亂舉叛兵。朝廷大臣奉朝命，義止辭嚴討叛兵。宰相公布九伐罪，王師萬里舉旗旌。樓船滿江面，戰車急馳飛矛纓。歸附朝廷要乘早，王師餘勇尚可賈，將士殺敵個個争先行。叛逆不成功，愚智一同遭摧傾。兵器尚未染上血，鄢郢叛賊已肅清。西川肅清叛逆賊，逃往北渚如鰐鯨。聲威高凌達天府，一戰平定三座城。江漢蒙受美教化，四宇之内歌太平。我們東郡衆百姓，深深欽服更忠誠。

《戰城南篇》

戰城南，飛黄塵。紅旗揮動如電閃，鼓聲似雷震。勍敵凶猛，戰馬成群。横亘原野，若烏雲。順乎天道，順應三靈。爲道義感奮，勇士忘死捨生。長劍擊，良弓鳴。飛鏑閃動，勢如流星。虎騎騰躍，戰袍飛旋。大火延燒，騰飛烟。殲滅驍雄，大旗高搴。號角長鳴，響聲震天。平定群寇，滅叛賊。百姓得恩惠，獲得新生頌聖

徒。餘黎沾惠，咏來蘇。奏愷樂，歸皇都。班爵獻俘，邦國娱。

《巫山高篇》

巫山高，三峽峻。青壁千尋，深谷萬仞。崇岩冠靈，林冥冥。山禽夜響，晨猿相和鳴。洪波迅澓，載逝載停。凄凄商旅之客，懷苦情。在昔陽九，皇綱微。李氏竊命，宣武耀靈威。蠢爾逆縱，復踐亂機。王旅薄伐，傳首來至京師。古之爲國，惟德是貴。力戰而虐民，鮮不顛墜。矧乃叛戾，伊胡能遂。咨爾巴子，無放肆。

《上陵者篇》

上陵者，相追攀。被服纖麗，振綺紈。携童幼，升崇巒。南望城闕，鬱槃桓。王公第，通衢端。高甍華屋，列朱軒。臨浚谷，掇秋蘭。士女悠奕，映隰原。指營丘，感牛山。爽鳩既没，景君嘆。嗟歲聿，游不還。志氣衰沮，玄鬢斑。野莽宿，墳土乾。顧此纍纍，中心酸。生必死，亦何怨。取樂今日，展情歡。

《將進酒篇》

將進酒，慶三朝。備繁禮，薦嘉肴。榮枯换，霜霧交。緩春帶，命朋僚。車等旗，馬齊鑣。懷温克，樂林濠。士失志，愠情勞。思旨酒，寄游遨。敗德人，甘醇醪。耽長夜，或淫妖。興屢舞，厲哇謡。形傞傞，聲號呶。首既濡，志亦荒。性命夭，國家亡。嗟後生，節酣觴。匪酒辜，孰爲殃。

《君馬篇》

君馬麗且閑，揚鑣騰逸姿。駿足躡流景，高步追輕飛。冉冉六轡柔，奕奕金華暉。輕霄翼羽蓋，長風靡淑旂。願爲范氏驅，雍容步中畿。豈效詭遇子，馳騁趣危機。鉛陵策良駟，

主。奏起凱旋樂，歸京都。獻俘論功授爵位，舉國歡娱。

《巫山高篇》

巫山高聳，三峽險峻。石壁千尋高，山谷深萬仞。層層山岩如神靈戴冠冕，深山老林暗冥冥。山禽夜間啼，清晨猿猴相和鳴。洪波迅急而回旋，或流或停。悲傷商旅客，滿懷凄苦情。國家昔逢陽九厄，皇綱衰微。李氏僭越妄稱帝，桓宣武顯耀靈威滅李氏。逆賊譙縱蠢蠢動，重蹈覆轍舉叛兵。王師去征伐，叛賊斬首送京城。古代治國德爲貴，憑暴力虐民，很少能够不崩墜。何况叛亂行暴戾，怎能順遂？告誡巴地人，莫放肆！

《上陵者篇》

上山人，互相追逐争登攀。衣服纖麗，飄飄抖動是綺紈。携童幼，登高巒。南望城闕，幽深廣大，氣勢桓桓。王公府第立街端，高樓華屋，一排排紅窗軒。臨深谷，采秋蘭。士女姣麗而飄逸，光彩映隰原。指點齊營丘，感懷生牛山。爽鳩氏已逝，齊景公感嘆。嗟嘆年歲暮，出游樂不還。志氣衰沮，兩鬢斑。墳頭野草生多年，墳土乾。見此墳上累累土，心中生悲酸。有生必有死，有何怨。取樂今日，盡情歡。

《將進酒篇》

將進酒，慶元旦。備厚禮，陳佳肴。榮枝枯葉代换生，冬霜春霧兩相交。脱春衣，唤同僚。車旗同等高，馬并驅行步伐矯。心懷恭敬情，游戲林中樂陶陶。士人不得意，怨氣藉酒澆。思美酒，寄情於游遨。敗德人，一心想美酒，耽於長夜飲，有時行淫妖。屢起舞，唱俗謡。失態脚步亂，號呼而喧囂。沉湎於酒失儀態，志全忘。性命喪，國家亡。告誡年輕人，節制飲酒莫過量。没有酒作祟，誰能降禍殃。

《君馬篇》

君之馬，光彩焕發又高大，揚鑣騰躍顯逸姿。捷足能追日光影，快足超過輕鳥飛。駕車温順氣勢壯，馬飾明亮閃金輝。羽蓋挺立天空下，長風吹拂繪龍旗。願求范氏駕我車，雍容行王畿。豈敢仿效詭遇子，違禮馳騁遇危機。鉛陵卓

造父爲之悲。不怨吴坂峻，但恨伯樂稀。赦彼岐山盗，實濟韓原師。奈何漢、魏主，縱情營所私。疲民甘藜藿，厩馬患盈肥。人畜貿厥養，蒼生將焉歸。

《芳樹篇》

芳樹生北庭，豐隆正裴徊。翠穎陵冬秀，紅葩迎春開。佳人閑幽室，惠心婉以諧。蘭房掩綺幌，緑草被長階。日夕游雲際，歸禽命同栖。皓月盈素景，凉風拂中閨。哀弦理虚堂，要妙清且凄。嘯歌流激楚，傷此碩人懷。梁塵集丹帷，微飆揚羅袿。豈怨嘉時莫，徒惜良願乖。

《有所思篇》

有所思，思昔人。曾、閔二子，善養親。和顔色，奉晨昏。至誠烝烝，通明神。鄒孟軻，爲齊卿。稱身受禄，不貪榮。道不用，獨擁楹。三徙既諄，禮義明。飛鳥集，猛獸附。功成事畢，乃更娶。哀我生，遘凶旻。幼罹荼毒，備艱辛。慈顔絶，見無因。長懷永思，托丘墳。

《雉子游原澤篇》

雉子游原澤，初懷耿介心。飲啄雖勤苦，不願栖園林。古有避世士，抗志清霄岑。浩然寄卜肆，揮棹通川陰。消揺風塵外，散髮撫鳴琴。卿相非所眄，何况於千金。功名豈不美，寵辱亦相尋。冰炭結六府，憂虞纏胸襟。當世須大度，量己不克任。三復泉流誡，自驚良已深。

《上邪篇》

上邪下難正，衆枉不可矯。音和響必清，端影緣直表。大化揚仁風，齊人猶偃草。聖王既已没，誰能弘至道。開春湛柔露，代終肅嚴霜。承平貴孔、孟，政敝俟申、商。孝公明賞罰，六世猶克昌。李斯肆濫刑，秦氏

子趕良馬，善御造父爲馬悲。不怨吴坂高而峻，衹恨世上伯樂稀。赦免岐山盗馬人，韓原救主勝晋師。爲何漢、魏主，縱情專營私？疲民藜藿當美食，宫中厩馬患太肥。人畜供養兩相易，百姓何處歸？

《芳樹篇》

美樹生北庭，軀幹高聳枝葉肥。翠葉越冬添秀色，紅花迎春開。佳人閉門居幽室，惠心温順且婉諧。綺羅綉帷掩蘭房，緑草如茵鋪長階。飛鳥天天游雲際，命與歸鳥同林栖。皓月秋夜當空照，凉風輕拂吹中閨。琴聲哀婉迴空堂，幽揚美妙情清凄。嘯歌凄楚調高亢，感傷美人懷。梁上灰塵聚丹帷，微風輕揚拂羅衣。豈怨良辰轉瞬逝，衹惜心願常乖違。

《有所思篇》

有所思，思古人。曾、閔二聖人，善養雙親。態度和悦，奉侍晨昏。孝德厚實心至誠，感動天神。鄒人孟軻，任齊卿。量己才德受俸禄，不圖虚榮。道不用，退而著書獨擁楹。擇鄰三遷受教導，禮義明。飛鳥集，猛獸附。功成事畢纔再娶。哀傷我一生，屢屢遇凶運。從小遭荼毒，備嘗艱辛。慈母逝，相見無因。長懷思念心，寄情故鄉丘墳。

《雉子游原澤篇》

小小雉子游原澤，自幼胸懷正直心。一飲一啄雖勞苦，不願安逸栖園林。古有避世士，志氣高潔超山岑。正氣浩然隱卜肆，乘舟蕩漾遁山林。逍遥塵世外，披髮彈弦琴。卿相之位不留戀，何况對千金。功名非不美，寵辱功名相追尋。矛盾交織肺腑内，憂虞纏胸襟。當代須有大度才，量己不能擔重任。多次重温退隱誡，自驚此願實已深。

《上邪篇》

上邪下難正，衆人枉曲無法矯。音樂和諧聲遠揚，日影端正靠的是直表。大化弘揚仁義風，齊一民心如同風吹草。聖王已逝去，誰能恢弘至治道？春天來臨要施雨露，改朝换代要除嚴霜。承平之日崇尚孔、孟説，政令鬆散就要施行法治靠申、商。孝公明賞罰，六代之後猶盛昌。李斯

所以亡。漢宣隆中興，魏祖寧三方。譬彼針與石，效疾故稱良。《行葦》非不厚，悠悠何詎央。琴瑟時未調，改弦當更張。矧乃治天下，此要安可忘。

《臨高臺篇》

臨高臺，望天衢。飄然輕舉，陵太虛。携列子，超帝鄉。雲衣雨帶，乘風翔。肅龍駕，會瑶臺。清暉浮景，溢蓬萊。濟西海，濯洧盤。佇立雲岳，結幽蘭。馳迅風，游炎州。願言桑梓，思舊游。傾霄蓋，靡電旌。降彼天塗，頽窃冥。辭仙族，歸人群。懷忠抱義，奉明君。任窮達，隨所遭。何爲遠想，令心勞。

《遠期篇》

遠期千里客，肅駕候良辰。近命城郭友，具爾惟懿親。高門啓雙闈，長筵列嘉賓。中唐儛六佾，三廂羅樂人。簫管激悲音，羽毛揚華文。金石響高宇，弦歌動梁塵。修標多巧捷，丸劍亦入神。遷善自雅調，成化由清均。主人垂隆慶，群士樂亡身。願我聖明君，邇期保萬春。

《石流篇》

石上流水，湔湔其波。發源幽岫，永歸長河。瞻彼逝者，歲月其偕。子在川上，惟以增懷。嗟我殷憂，載勞寤寐。遘此百罹，有志不遂。行年倏忽，長勤是嬰。永言没世，悼兹無成。幸遇開泰，沐浴嘉運。緩帶安寢，亦又何愠。古之爲仁，自求諸己。虚情遥慕，終於徒已。

《聖人制禮樂》一篇，巾舞歌一篇，

濫施刑，秦朝因此被滅亡。漢宣帝中興帝王業，魏朝太祖定三方。如同銀針和藥石，治病有效纔稱良。《行葦》歌咏忠厚德，仁道深廣，怎樣纔能布四方？琴瑟彈奏未合拍，應當改弦而更張。何况治天下，此中關鍵怎能忘？

《臨高臺篇》

登臨高臺，遠望天衢。飄飄輕飛升，邁步游太虚。携同列子，飛升帝鄉。雲作衣，雨作帶，乘風高翔。迎拜仙人車駕，會聚瑶臺。清輝浮光，灑滿蓬萊。渡過西海，洗髮在洧盤。站在雲中山岳，佩幽蘭。駕迅風，馳游南方炎州。懷念家鄉，思念老朋友，收起天作的車蓋，揮動光如電閃的旗旌。循天路，出天庭。告辭神仙，歸人群。懷抱忠義，侍奉明君。窮窘顯達由天命，貴賤隨運漂。爲何作空想，白白使心勞。

《遠期篇》

早早地期待着遠方來客，恭迎車駕選擇的是吉日良辰。近處邀來本城的好友，作陪的還有兄弟或是至親。開啓大門爲的是迎接貴客，擺設盛筵爲的是招待嘉賓。中堂上跳的是六佾之舞，三厢中排列着奏樂之人。簫管奏出悲壯的曲調，揮動羽飾跳文舞，舞步輕而匀。金石之音在高尾中回響，弦歌樂曲震動了梁上的積塵。修標舞姿靈巧敏捷，丸劍之技也更出神入化。樂調高雅自會引人遷惡向善，實現教化靠的是音樂清純。君王賜給臣下福慶，士人樂於爲君王獻身。祝願我聖明的君王，永保長壽萬年春。

《石流篇》

石上細水緩緩流，流時泛起湔湔波。發源深山出幽谷，源源不絶入長河。看那不息長流水，歲月同逝去不停。孔子在川上觀流水，徒增悲嘆感傷情。嘆我心中重重憂，日夜辛勞不得休。生此亂世逢災禍，空有抱負志難酬。人生短促倏忽過，辛勞忙碌度一生。一旦身死離人世，感傷此身事無成。幸遇亨通安泰時，沐浴恩德轉嘉運。悠閑自在度餘年，安居樂業又何恨。古代之人尋仁德，自己努力求諸己。虚情仰慕不施行，最終祇是徒然矣。

《聖人制禮樂》一篇，巾舞歌一篇，按《景祐廣樂

案《景祐廣樂記》言，字訛謬，聲辭雜書。宋鼓吹鐃歌辭四篇，舊史言，詁不可解。漢鼓吹鐃歌十八篇，按《古今樂録》，皆聲、辭、艷相雜，不復可分。

記》説，字訛誤很多，表聲字和文辭混雜。宋鼓吹鐃歌四篇，以前的史書説，文字意義不可理解。漢鼓吹鐃歌十八篇，按《古今樂録》，説歌辭中表聲字、文辭以及楚地歌謡中的俗字互相混雜，没有辦法再分辨。

宋書卷二十三

志第十三

天文(一)

言天者有三家，一曰宣夜，二曰蓋天，三曰渾天，而天之正體，經無前説，馬《書》、班《志》又闕其文。漢靈帝議郎蔡邕於朔方上書曰："論天體者三家，宣夜之學，絶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僅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占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本欲寢伏儀下，思惟微意，按度成數，以著篇章。罪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雨絶，勢路無由。宜問群臣，下及岩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時閹官用事，邕議不行。

談論天的有三家學説，一家持宣夜説，一家持蓋天説，一家持渾天説，但天真正的形狀，經書上没有説過，司馬遷的《史記·天官書》、班固的《漢書·天文志》又無記載。漢靈帝時議郎蔡邕從朔方上書説："談論天的有三家，宣夜説毫無師法可言。蓋天説的測算方法都還在，但驗證天的狀況則多有不合之處。衹有渾天説符合實際情況，現在史官所用的候臺銅儀就是根據渾天説製作的。立八尺圓體，使它具備天地的形狀，以確定太陽在空中的運行軌迹黄道；觀察日月、五星運行的快慢，以描述推算它們的運動規律，精微深妙，是百世不變的方法。國家有這種儀器却没有文字方面的記載，以前的天文志上也没有論述，我本來想卧伏在渾天儀之下，思考其隱含的意義，考定數據以寫成文章。但因爲我罪過太大，被放逐於荒凉的北方，處境艱難，没法做這件事。應當詢問群臣，下及隱居之士，有知道渾天含意者讓他們叙述出來。"當時宦官當權，蔡邕的建議没有實行。

漢末吴人陸績善天文，始推渾天意。王蕃者，廬江人，吴時爲中常侍，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曆》。依《乾象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

東漢末年吴郡人陸績擅長天文，始推渾天之含意。王蕃是廬江人，在三國時代的吴國擔任中常侍，擅長天文曆法，得傳劉洪的《乾象曆》。根據《乾象曆》之法製造渾儀，其論述考證如下：

前儒舊説，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黄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

前儒舊説，認爲天地的形狀就像鳥蛋一樣，天包在地的外面就像蛋殼裹住蛋黄相似，旋轉不止，其形如渾然天成，所以叫做渾天。周天分爲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

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露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强。

黄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内，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强。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内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

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强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黄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强，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强，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黄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强，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

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强，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黄赤二道之交中

度之一百四十五，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它的兩端稱爲南極、北極。北極高出地面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也是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又十二分之七。繞北極七十二度範圍内，一直在地上出現而不會隱没，被稱爲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範圍内，一直隱而不出現，稱爲下規。赤道是天的紐帶，離兩極各九十一度又十二分之四。

黄道即太陽運行的軌迹。一半在赤道南，一半在赤道北，與赤道東交在角宿五又十二分之二度，西交在奎宿十四又十二分之四度。其在赤道南最遠點與赤道相去二十四度，在斗宿距二十一度。其在赤道北離赤道最遠的點與赤道相去二十四度，在井宿二十五度。

冬至日太陽在斗宿二十一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又十二分之四。太陽在最南面，離北極最遠，所以日影最長。黄道上在斗宿二十一度的點出於辰入於申，所以太陽也出於辰入於申。太陽白天在地上運行一百四十六度又十二分之一，所以白天短；夜裏在地下運行二百一十九度又十二分之二，所以黑夜長。從冬至日後，太陽與北極漸漸靠近，所以日影逐漸變短。太陽白天在地上運行的度數逐漸增多，所以白天變長；夜裏於地下運行的度數逐漸減少，所以夜逐漸變短。太陽逐漸向北移動到達夏至日，太陽在井宿二十五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又十二分之四，在最北面，離北極最近，影最短。黄道上在井宿二十五度的點，出於寅入於戌，所以太陽也出於寅入於戌。太陽白天在地上運行二百一十九度又十二分之二，所以白天長；夜裏在地下運行一百四十六度又十二分之一，所以夜短。從夏至以後，太陽距北極逐漸遠，所以日影逐漸加長。太陽白天在地上運行的度數漸漸減少，所以白天漸漸變短；夜裏在地下賬行的度數漸漸增多，所以夜漸漸變長，太陽逐漸向南移動，到冬至日而回復如初。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隔四十八度。

春分日，在奎宿十四度又十二分之四；秋分日，在角宿五度又十二分之二，即爲黄赤二道的

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强，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强。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已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

交點，去極都是九十一度又十二分之四，南北處於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所以影長亦在冬至、夏至影長之中。奎十四、角五度之點，出於卯入於酉，所以太陽也出於卯入於酉。太陽白天在地上運行，夜晚在地下運行，都是一百八十二度又十二分之七。所以太陽出現漏五十刻，不出現亦漏五十刻，白天黑夜一樣長。天的白天黑夜，以太陽的出入爲分界；人的白天黑夜，以昏與明爲界限。太陽未出二刻半時稱爲明，太陽已入二刻半時稱爲昏，所以對人來説應減去夜裏的五刻加到白天，這樣春、秋分日白天漏刻爲五十五刻。

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算求之，各有同異，故諸家曆法參差不齊。《洛書甄耀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三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三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九。

日月星辰的運行，不必有固定的軌迹，曆算家以計算推求，由於方法各不相同，所以各家的曆法不同。《洛書甄耀度》、《春秋考異郵》上都認爲周天一百零七萬一千里，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又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績認爲：天東西、南北徑長皆爲三十五萬七千里，這就是説周長三倍於徑。事實上徑長爲一則周長不止三，應當是周長一百四十二而徑長四十五，所以天徑長應爲三十三萬九千四百零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三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九。

《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説"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

《周禮》："夏至日太陽在中天時表的影長爲一尺五寸的地方稱爲地中。"鄭衆説"土圭的長是一尺五寸。在夏至日立八尺高的表，如果太陽中天時表的影長與土圭相等，則立表之地稱爲地中，即現在潁川的陽城。"鄭玄認爲："兩地相隔一千里則日影相差一寸，影長一尺五寸，所以太陽垂直對應地上之點距地中一萬五千里。"以此推之，太陽應當離其垂直對應之地八萬里。太陽斜射陽城之距即爲天的半徑。天的形狀圓如彈丸，地處於天的正中截面，而陽城爲地中，所以太陽無論春夏秋冬，白天黑夜離陽城的距離都相等，没有變化。因此，從太陽斜射陽城之距即爲天的半徑。

以句股法言之，傍萬五千里，句也，立八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

按勾股定理，傍一萬五千里是勾，立八萬里是股，從太陽斜射陽城之距是弦。用勾股求弦法可得天的半徑爲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即地距上天的距離。乘

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耀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三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分。

二可得天徑長爲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再乘圓周率，除以徑率，可得周天長爲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減去《甄耀度》、《考異郵》上所説的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餘。一度一千四百零六里一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一萬九千三十九，減舊度一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分。

黄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圓如彈丸。而陸績造渾象，其形如鳥卵，然則黄道應長於赤道矣。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然則績亦以天形正圓也。而渾象爲鳥卵，則爲自相違背。

黄赤兩道，相與交錯，其間相距二十四度。以兩儀推之，二道都是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所以知道天體圓如彈丸。陸績製造的渾象其形狀如鳥卵，顯然黄道應長於赤道。陸績説天東西、南北徑爲三十五萬七千里，如此則陸績亦認爲天的形狀爲正圓。而他造的渾象却如鳥卵，顯然是自相矛盾。

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穊；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爲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也。

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周長七尺三寸半分。張衡改制，以四分爲一度，周長一丈四尺六寸。王蕃認爲古時的渾象太小，星辰稠密；張衡的渾象太大，旋轉移動不方便。所以他改製渾象，以三分爲一度，周長一丈九寸五分又四分分之三。

御史中丞何承天論渾象體曰："詳尋前説，因觀渾儀，研求其意，有以悟天形正圓，而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曰暘谷，日之所出，西至濛汜，日之所入。莊子又云：'北溟之魚，化而爲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謂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歸注於海。日爲陽精，光耀炎熾，一夜入水，所經燋竭，百川歸注，足於補復，故旱不爲減，浸不爲

御史中丞何承天論述渾象形狀時説："仔細探尋以前的學説，觀察現存的渾儀，研究探求其含意，可以悟出天之形狀爲正圓，而水環繞於它的下面。談四方的人把太陽所出之處即東方稱爲暘谷，太陽所入之處即西方稱爲濛汜。莊子又説：'北溟有魚化爲鳥，將遷徙於南溟。'這也是古代遺留下來的四方都是水的證據。四方皆水稱爲四海。按五行相生的道理，水生於金，所以百川皆發源於山中，由高趨下，流入大海。太陽爲陽精，明亮熾熱，每夜入水中，所經之處海水乾涸，但因有百川入注，足以補充，所以海水不會因旱而減少，不會因澇而增加。天徑的數值，王

益。徑天之數，蕃説近之。”

太中大夫徐爰曰：“渾儀之制，未詳厥始。王蕃言‘《虞書》稱“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則今渾天儀日月五星是也。鄭玄説“動運爲機，持正爲衡，皆以玉爲之。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渾儀，羲和氏之舊器，歷代相傳，謂之機衡，其所由來，有原統矣。而斯器設在候臺，史官禁密，學者寡得聞見，穿鑿之徒，不解機衡之意，見有七政之言，因以爲北斗七星，構造虚文，托之讖緯，史遷、班固，猶尚惑之。鄭玄有贍雅高遠之才，沈静精妙之思，超然獨見，改正其説，聖人復出，不易斯言矣’。蕃之所云如此。夫候審七曜，當以運行爲體，設器擬象，焉得定其盈縮，推斯而言，未爲通論。設使唐、虞之世，已有渾儀，涉歷三代，以爲定准，後世聿遵，孰敢非革。而三天之儀，紛然莫辯，至揚雄方難蓋通渾。張衡爲太史令，乃鑄銅制範，衡傳云：‘其作渾天儀，考步陰陽，最爲詳密。’故知自衡以前，未有斯儀矣。蕃又云：‘渾天遭秦之亂，師徒喪絶，而失其文，惟渾天儀尚在候臺。’案既非舜之璇玉，又不載今儀所造，以緯書爲穿鑿，鄭玄爲博實，偏信無據，未可承用。夫璇玉，貴美之名，機衡，詳細之目，所以先儒以爲北斗七星，天綱運轉，聖人仰觀俯察，以審時變焉。”

史臣案：設器象，定其恒度，合之則吉，失之則凶，以之占察，有何不可？渾文廢絶，故有宣、蓋之論，其術并疏，故後人莫述。揚雄《法言》云：“或人問渾天於雄。雄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違也。’”若問天

蕃之説接近真實。”

太中大夫徐爰説：“渾天儀的製造，不知道什麽時候開始。王蕃認爲‘《尚書·虞書》稱“觀察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的“七政”，就是現在的渾天儀上的日、月、五大行星。鄭玄説“動運爲機，持正爲衡，皆以玉爲之。視其運行度數，可以知道受禪的是非”。渾天儀乃羲和氏的舊器，歷代相傳，稱爲機衡，其所由來有其本來的系統。因爲它被置於候臺，史官秘不示人，所以一般學者難得聞見，使得穿鑿附會之徒雖然不懂得機衡之意，但因見有七政這兩字，就認爲是北斗七星，假托讖緯之學構造不實之文，司馬遷、班固尚被迷惑。鄭玄有博大精深的才學，沉静精妙的思想，超然獨見，改正其説，即使聖人復出也不能改變這種説法’。王蕃的觀點就是這樣。考察日、月及五大行星，應當以它們的運行爲主體，設置天文儀器模擬天象根本無法確定它們運行的快慢，以此推之王蕃之説亦不通。倘若唐堯、虞舜時代已經有渾天儀，經過夏、商、周三代已定爲標準，後世遵守，無人敢改變。且宣夜、蓋天、渾天之儀，紛亂莫辯，到揚雄纔非難蓋天説而肯定渾天説。張衡擔任太史令纔鑄造渾天儀，張衡傳上説：‘他作渾天儀，推斷陰陽，最爲詳細精密。’所以知道在張衡之前没有渾天儀。王蕃又説：‘渾天説遭秦亂以致斷了師傳，且遺失了有關的文字記載，祇有渾天儀還保存於候臺。’經考證既不是舜時璇玉，又不記載於今天的渾天儀的造法，以緯書爲穿鑿附會，以鄭玄爲淵博詳實，此偏信無據，不可接受采用。璇玉是美而貴重的名字，機衡是指事物的關鍵部分，所以先儒以其代表北斗七星，天綱運轉，聖人仰觀俯察，以審察時事的變化。”

史臣案：設置天文儀器，確定天體運行的常規，觀察天象，與常規符合則吉，不合則凶，以這種方法考察時事有何不可？渾天説失傳，所以有宣夜、蓋天説，此兩種方法都很粗疏，因此後人没有記述。揚雄在《法言》中説：“有人問我渾天説。我回答：‘落下閎營造渾天儀，鮮于妄人用它來測量，耿中丞造了一個按渾天説模擬天

形定體，渾儀疏密，則雄應以渾義答之，而舉此三人以對者，則知此三人制造渾儀，以圖晷緯。問者蓋渾儀之疏密，非問渾儀之淺深也。以此而推，則西漢長安已有其器矣。將由喪亂亡失，故衡復鑄之乎？王蕃又記古渾儀尺度并張衡改制之文，則知斯器非衡始造明矣。衡所造渾儀，傳至魏、晉，中華覆敗，沈没戎虜，績、蕃舊器，亦不復存。晉安帝義熙十四年，高祖平長安，得衡舊器，儀狀雖舉，不綴經星七曜。

球運動的儀器，很接近真實情况。'”如果問的是天的形體，渾儀的粗疏精密，那麽揚雄應該以渾天説的學説來回答，而之所以此三人來應答，因此可以知道這三人製造的渾天儀，以顯示日與在周天運行中的度數。問的大概是渾儀的粗疏精密，而不是渾儀的淺深。以此推之，西漢時長安已有渾天儀。是否因爲戰亂失傳，所以張衡再次鑄造？王蕃又記載了古代渾天儀的尺度及張衡改制之事，因此更證明渾天儀不是由張衡第一次製造。張衡所造的渾天儀傳到魏、晉時漢族政府失敗，陷於胡虜，陸績、王蕃時的舊器亦不復存。晉安帝義熙十四年，高祖平定長安，獲得張衡所製渾天儀，其形狀得以保存，但上面没有標識恒星、日、月及五大行星。

文帝元嘉十三年，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内，立黄赤二道，南北二極規二十八宿，北斗極星，五分爲一度，置日月五星於黄道之上，置立漏刻，以水轉儀，昏明中星，與天相應。十七年，又作小渾天，徑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以分爲一度，安二十八宿中外官，以白黑珠及黄三色爲三家星，日月五星，悉居黄道。

文帝元嘉十三年，詔令太史令錢樂之再鑄渾天儀，直徑六尺八分又十二分之三，周長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又十二分分之三，地在天内，其上有黄赤二道，南北二極，分劃二十八宿及北斗極星，五分爲一度，置日月五大行星於黄道之上，置立漏刻，以水爲動力轉動儀器，昏明中星，與天象相應。元嘉十七年又做小渾天儀，其徑長二尺二寸，周長六尺六寸，以分爲一度，定二十八宿中外官，以白、黑及黄三種顔色分别表示甘氏、石氏及巫咸三家星，日、月和五大行星都居於黄道。

蓋天之術，云出周公旦訪之殷商，蓋假托之説也。其書號曰《周髀》。髀者表也。周天之數也。其術云："天如覆蓋，地如覆盆，地中高而四隤，日月隨天轉運，隱地之高，以爲晝夜也。天地相去凡八萬里，天地之中，高於外衡六萬里，地上之高，高於天之外衡二萬里也。"或問蓋天於揚雄。揚雄曰："蓋哉！蓋哉！"難其八事。鄭玄又難其二事。爲蓋天之學者，不能通也。劉向《五紀》説，《夏曆》以爲列宿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最遲。故日與列宿昏俱入西方；後九十一日，是

蓋天説傳言是周公旦從殷商而得，這大概是假托之説。談蓋天的書稱爲《周髀》。髀即是表，用它能確定周天之數。蓋天説認爲："天像扣着的蓋子，地像扣着的盆，地中間高而四方漸漸下降，日月隨天運轉，有時隱於地之高處的後面，如此就産生了白天與黑夜。天地相隔八萬里，天地的中間比天體繞北極運行的最外圈軌道即外衡高六萬里，地上的最高處比天上的外衡高二萬里。"有人問揚雄關於蓋天説，揚雄回答："蓋哉！蓋哉！"提出八項責難。鄭玄又指出二項。二人都以爲蓋天説不正確。劉向在《五紀》中談到，《夏曆》中列宿、日、月皆向西移動，列宿快而太陽次之，月最慢。所以太陽與列宿昏時俱入西方；九十一天後，宿在北方；又九十一

宿在北方；又九十一日，是宿在東方；九十一日，在南方。此明日行遲於列宿也。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見西方；至十五日，日入而月見東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以此明月行之遲於日，而皆西行也。向難之以《鴻範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朓，疾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遲不敢進也。星辰西行，史官謂之逆行。"此三說，《夏曆》皆違之，迹其意，好異者之所作也。

天，宿在東方；再九十一天在南方。這證明太陽運行速度慢於列宿。新月出現三天，太陽入而月出現於西方；到第十五天，太陽入而月出現於東方；將晦，太陽未出而月於東方出現。這證明月運行慢於太陽且二者都向西運行。劉向以《鴻範傳》非難《夏曆》："晦時月出現於西方，稱爲朓，朓即快的意思。朔時月出現於東方稱爲側匿，側匿即徘徊不進的意思。星辰向西運行，史官稱之爲逆行。"此三說，《夏曆》都違背，探求其含意，可知都是好異之人所作。

晉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造《安天論》，以爲"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地有居静之體，天有常安之形。論其大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喜族祖河間太守聳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當如鷄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乎元氣之上。"而吴太常姚信造《昕天論》曰："嘗覽《漢書》云：冬至日在牽牛，去極遠；夏至日在東井，去極近。欲以推日之長短，信以太極處二十八宿之中央，雖有遠近，不能相倍。"今《昕天》之説，以爲"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炎熱也。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也。然則天行寒依於渾，夏依於蓋也"。按此説應作"軒昂"之"軒"，而作"昕"，所未詳也。凡三説皆好異之談，失之遠矣。

晉成帝咸康年間，會稽人虞喜作《安天論》，以爲"天高至於無窮，地深至於不可測。天地都有固定的形狀，其大概情形應當是相覆蓋，方則俱方，圓則俱圓，不可能一方一圓"。虞喜的族祖河間太守虞聳又作《穹天論》："天的形狀中央隆起而四周下垂像鷄蛋膜一樣，其周界與四海的表面相接，浮於元氣之上。"而吴國太常姚信作《昕天論》說："曾見《漢書》上說：冬至日太陽在牽牛之宿，離極遠；夏至日在東井之宿，離極近。想以此推論白天的長短，我認爲太極處在二十八宿的中央，既使有遠近之分，其距離不可能相差一倍。"《昕天論》之說認爲"冬至極低而天運行近南，所以太陽距人遠而斗宿離人近，北天之氣到來，因此天氣寒冷。夏至極上升而天運行近北，而斗宿距人遠，太陽離人近，南天之氣到來，所以天氣炎熱。極高時太陽運行於地中較淺，所以夜短，天距地高，所以白天長。極低時太陽於地中運行深，天距地近，所以夜長日短。如此說來天寒時其運行按渾天說，夏天炎熱時依蓋天說"。考察此說，"昕"字應爲"軒昂"之"軒"，不知何故。此三說皆好異之談，離事實太遠。

凡天文經星，常宿中外官，前史

凡中外星宫中的固定恒星，前史已詳。今惟

已詳。今惟記魏文帝黄初以來星變爲《天文志》，以續司馬彪云。

魏文帝黄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見太微左掖門内。占曰："客星出太微，國有兵喪。"十月，孫權叛命，帝自南征，前驅臨江，破其將吕範等。是後累有征役。七年五月，文帝崩。

黄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十二月丙子，月又犯心大星。占曰："心爲天王，王者惡之。"七年五月，文帝崩。

黄初四年六月甲申，太白晝見。五年十一月辛卯，太白又晝見。案劉向《五紀論》曰："太白少陰，弱，不得專行，故以巳未爲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則晝見，其占爲兵，爲喪，爲不臣，爲更王。强國弱，小國强。"是時孫權受魏爵號，而稱兵距守。七年五月，文帝崩。八月，吴遂圍江夏，寇襄陽，魏江夏太守文聘固守得全。大將軍司馬懿救襄陽，斬吴將張霸。

黄初四年十一月，月暈北斗。占曰："有大喪，赦天下。"七年五月，文帝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

黄初五年十月，歲星入太微，逆行積百三十九日乃出。占曰："五星入太微，從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憂"。一曰："有赦至。"七年五月，文帝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

黄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六日壬申，與歲星相及，俱犯右執法，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占曰："從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憂。"又"日月五星犯左右執法，大臣有憂"。一曰："執法者誅。金火尤甚。"十一月，皇子東武陽王鑒薨。七年正月，驃騎將軍曹

記魏文帝黄初以來星變編成《天文志》，上接司馬彪《續漢書·天文志》。

魏文帝黄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在太微左掖門内出現。占辭説："客星在太微出現則國家將有戰事、喪事。"十月，孫權叛，文帝親自南征，前驅臨近長江，攻破孫權的將領吕範等。此後屢有征戰。七年五月，文帝逝世。

黄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宿大星。十二月丙子，月又犯心宿大星。占辭説："心宿大星代表天王，這種天象對王者不利。"七年五月，文帝逝世。

黄初四年六月甲申，金星白天出現。五年十一月辛卯，金星又於白天出現。考查劉向的《五紀論》上説："金星屬少陰，弱，不得任意運行，所以以巳未爲界限，不得經天運行（類似於南北方向運行)。經天運行則白天出現，此預示着國家有兵事，有喪事，有臣下叛逆，王位更替。强國變弱，弱國變强。"當時表面上孫權接受魏國授予的爵位封號，却領兵拒守。七年五月，魏文帝逝世。八月，吴兵圍困江夏，進攻襄陽，魏江夏太守文聘固守得以保全江夏。大將軍司馬懿救援襄陽，斬吴將張霸。

黄初四年十一月，月暈於北斗。占辭説："國家將有大喪，赦天下。"七年五月，文帝崩逝，明帝即位，大赦天下。

黄初五年十月，木星入太微垣，逆行一百三十九天後出去。占辭説："五大行星從右進入太微垣三十天以上則君主有大憂患。"另一説："將有赦。"七年五月，文帝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

黄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火星入太微垣至二十六日壬申與木星相遇，都犯右執法星，到二十七日癸酉纔出去。占辭説："行星從右入太微三十天以上則君主將有大憂患。"又説"日、月或五大行星犯左右執法星則大臣將有憂患"。另一説："執法大臣被誅殺。如果犯執法星的是金星、火星，情况就更嚴重。"十一月，皇子東武陽王曹鑒去世。七年正月，驃騎將軍曹洪被貶

洪免爲庶人。四月，征南大將軍夏侯尚薨。五月，文帝崩。《蜀記》稱："明帝問黄權曰：'天下鼎立，何地爲正?'對曰：'當驗天文。往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吴、蜀無事，此其徵也。'"案三國史并無熒惑守心之文，宜是入太微。

爲平民。四月，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去世。五月文帝崩。《蜀記》稱："魏明帝問黄權：'現在天下三足鼎立，哪一處是正統?'黄權回答：'應當驗之於天文。往年火星守心宿而文帝崩，吴、蜀無事，這就是魏爲正統的證明。'"考查三國史，并無火星守心宿的記載，應當是火星入太微。

黄初六年十月乙未，有星孛于少微，歷軒轅。案占，孛、彗異狀，其殃一也。爲兵喪除舊布新之象，餘災不盡，爲旱凶飢暴疾。長大見久災深；短小見速災淺。是時帝軍廣陵，辛丑，親御甲胄，跨馬觀兵。明年五月，文帝崩。

黄初六年十月乙未，彗星出現於少微，經過軒轅。考查占書，孛星、彗星出現異常的形狀，其預示的災難相同，均爲戰事、喪事及除舊布新的天象，且餘災不盡并有乾旱、嚴重的饑荒和突發的疾病。若星長、大且出現的時間久則災深；若短而小且出現時間短則災淺。當時魏文帝駐軍於廣陵，辛丑，文帝親自戎裝騎馬檢閱軍隊。第二年五月，文帝逝世。

魏明帝太和四年十一月壬戌，太白犯歲星。占曰："太白犯五星，有大兵。犯列宿，爲小兵。"五年三月，諸葛亮以大衆寇天水，遣大將軍司馬懿距退之。

魏明帝太和四年十一月壬戌，金星犯木星。占辭説："金星犯五大行星，將有大戰争。犯列宿則將有小戰事。"五年三月，諸葛亮以大軍進攻天水，被明帝派遣大將軍司馬懿打退。

太和五年五月，熒惑犯房。占曰："房四星，股肱臣將相位也。月五星犯守之，將相有憂。"七月，車騎將軍張郃追諸葛亮，爲其所害。十二月，太尉華歆薨。

太和五年五月，火星犯房宿。占辭説："房宿四星代表將相等重要大臣。月或五大行星犯或守之則將相有憂患。"七月，車騎將軍張郃追擊諸葛亮，爲其所害。十二月，太尉華歆去世。

太和五年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十二月甲辰，月犯鎮星。占曰："女主當之。"六年三月乙亥，月又犯軒轅大星。青龍二年十一月乙丑，月又犯鎮星。三年正月，太后郭氏崩。

太和五年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占辭説："女主有憂患。"十二月甲辰，月犯土星。占辭説："女主應此災禍。"六年三月乙亥，月又犯軒轅大星。青龍二年十一月乙丑，月又犯土星。三年正月，太后郭氏逝世。

太和六年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南斗，遂歷八十餘日恒見。占曰："吴有兵。"明年，孫權遣張彌等將兵萬人，錫授公孫淵爲燕王。淵斬彌等，虜其衆。

太和六年十一月丙寅，金星白天出現於南斗，接着八十餘天一直出現。占辭説："吴國將有戰事。"第二年，孫權派遣張彌等領兵萬人，賜授公孫淵爲燕王。後公孫淵復叛吴，殺張彌等，俘虜其部衆。

太和六年十一月丙寅，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占曰："爲兵喪。"甘氏曰："孛彗所當之國，是受

太和六年十一月丙寅，有彗星出現於翼宿，靠近太微垣上將星。占辭説："將有戰争、喪事。"甘氏説："彗星出現之天空所對應的國家不

其殃。”翼又楚分，孫權封略也。明年，權有遼東之敗。權又自向合肥新城，遣全琮征六安，皆不克而還。又明年，諸葛亮入秦川，據渭南，司馬懿距之。孫權遣陸議、諸葛瑾等屯江夏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以大衆圍新城以應亮。於是帝自東征，權及諸將乃退。太和六年十二月，陳王植薨。青龍元年夏，北海王蕤薨。三年正月，太后郭氏崩。

明帝青龍二年二月乙未，太白犯熒惑。占曰：“大兵起，有大戰。”是年四月，諸葛亮據渭南，吴亦起兵應之，魏東西奔命。九月，亮卒，軍退，將帥分争，爲魏所破。案占，太白所犯在南，南國敗，在北，北國敗，此宜在熒惑南也。

青龍二年三月辛卯，月犯輿鬼。輿鬼主斬殺。占曰：“民多病，國有憂，又有大臣憂。”是年夏，大疫，冬，又大病，至三年春乃止。正月，太后郭氏崩。四年五月，司徒董昭薨。

青龍二年五月丁亥，太白晝見，積三十餘日。以晷度推之，非秦、魏，則楚也。是時諸葛亮據渭南，司馬懿與相持。孫權寇合肥，又遣陸議、孫韶等入淮、沔，帝親東征。蜀本秦地，則爲秦、晉及楚兵悉起，應占。

青龍二年七月己巳，月犯楗閉。占曰：“天子崩，又爲火災。”三年七月，崇華殿災。景初三年正月，明帝崩。

青龍二年十月戊寅，月犯太白。占曰：“人君死，又爲兵。”景初元年七月，公孫淵叛。二年正月，遣司馬懿討之。三年正月，明帝崩。

蜀後主建興十二年，諸葛亮帥

利。”翼宿又屬楚地分野即當時孫權所占之地。第二年，孫權果然有遼東之敗。孫權又親自向合肥新城進軍，同時派遣全琮征伐六安，但都不克而還。又經一年，諸葛亮入秦川，占據渭南，魏將司馬懿拒之。孫權遣陸議、諸葛瑾等屯江夏口，孫韶、張承等進軍廣陵淮陽，孫權以大軍圍攻新城以策應諸葛亮北伐。當時明帝親自東征，孫權和其將領纔撤退。太和六年十二月，魏陳王曹植去世。青龍元年夏天，魏北海王曹蕤去世。三年正月，魏皇太后郭氏逝世。

明帝青龍二年二月乙未，金星犯火星。占辭説：“將有大的軍事行動大的戰争。”當年四月，諸葛亮占據渭南，吴國亦出兵響應，使魏東西奔命。九月，諸葛亮去世而蜀軍撤退，將帥紛争，被魏軍攻破。考查占書，金星從南面犯火星則南方國家軍隊失敗，從北面犯則北國軍隊失敗，因此當時金星應該在火星之南。

青龍二年三月辛卯，月犯輿鬼。輿鬼宿主管斬殺之事。占辭説：“此百姓多病，國家、大臣有憂患之天象。”當年夏天出現大瘟疫，冬天又出現大規模傳染病，直到三年春天纔停止。正月，太后郭氏逝世。四年五月，司徒董昭去世。

青龍二年五月丁亥，金星白天出現，延續三十多天。以晷上度數推算，其位置不是在秦、魏地對應之星空就是楚地。當時諸葛亮占據渭南，司馬懿與之相持。孫權進攻合肥，同時派遣陸議、孫韶等進軍淮、沔，明帝親自東征。蜀國本屬於秦地，如此則秦、晉及楚地都有戰争，應驗了占辭。

青龍二年七月己巳，月犯楗閉。占辭説：“此天子將逝，又將有火災之徵兆。”三年七月，崇華殿出現火災。景初三年正月，明帝逝世。

青龍二年十月戊寅，月犯金星。占辭説：“此天象預示君主將死，又有戰争。”景初元年七月，公孫淵反叛。二年正月，魏帝派遣司馬懿征討之。三年正月，明帝逝世。

蜀後主建興十二年，諸葛亮率大軍伐魏，

大衆伐魏，屯于渭南，有長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占曰："兩軍相當，有大流星來走軍上及墜軍中者，皆破敗之徵也。"九月，亮卒于軍，焚營而退。群帥交惡，多相誅殘。

駐於渭南，有赤色、光芒帶角的長星從東北向西南流投於諸葛亮所在的軍營中，三投再還，往投時大而還時小。占辭說："兩軍相持，如果有大流星運行於一方軍隊的上方或墜於軍中，此是這方軍隊破敗之徵兆。"九月，諸葛亮逝於軍中，蜀軍焚燒自己的軍營後撤退。群帥不和導致自相殘殺。

魏明帝青龍三年六月丁未，鎮星犯井鉞。四年閏四月乙巳，復犯。戊戌，太白又犯。占曰："凡月五星犯井鉞，悉爲兵起。"一曰："斧鉞用，大臣誅。"景初元年，公孫淵叛，司馬懿討滅之。

魏明帝青龍三年六月丁未，土星犯井宿之鉞星。四年閏四月乙巳再犯。戊戌日，金星又犯井鉞。占辭說："凡是月或五大行星犯井鉞都預示着將有軍事行動。"另一說："凡是月或五大行星犯井鉞預示着斧鉞被動用，大臣因罪被殺。"景初元年，公孫淵反叛，被司馬懿征討而消滅。

青龍三年七月己丑，鎮星犯東井。四年三月癸卯，在參，又還犯之。占曰："填星入井，大人憂。行近距爲行陰，其占大水，五穀不成。"景初元年夏，大水，傷五穀。九月，皇后毛氏崩。三年正月，明帝崩。

青龍三年七月己丑，土星犯東井。四年三月癸卯，土星在參宿，又還犯東井。占辭說："土星進入井宿則大人將有憂患。行近距爲行陰，預示着將有大水，五穀不熟。"景初元年夏天發大水而傷害五穀。九月，皇后毛氏逝世。三年正月，明帝去世。

青龍三年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在尾，歷二百餘日恒見。占曰："尾爲燕，燕臣强，有兵。"青龍四年三月己巳，太白與月俱加丙，晝見。月犯太白。景初元年七月辛卯，太白又晝見，積二百八十餘日。占悉同上。是時公孫淵自立爲燕王，署置百官，發兵距守，遣司馬懿討滅之。

青龍三年十月壬申，金星白天在尾宿出現，後一直持續二百多天。占辭說："尾宿代表燕地，燕地臣强，此乃將有戰争之兆。"青龍四年三月己巳，金星與月加丙，白天出現。月犯金星。景初元年七月辛卯，金星又白天出現，持續二百八十多天。占辭全部同上。當時公孫淵自立爲燕王，設置百官，發兵拒守，魏帝派遣司馬懿征討而消滅他。

青龍三年十二月戊辰，月犯鉤鈐。占曰："王者憂。"景初三年正月，明帝崩。

青龍三年十二月戊辰，月犯鉤鈐星。占辭說："此王者有憂患之天象。"景初三年正月，明帝逝世。

青龍四年五月壬寅，太白犯畢左股第一星。占曰："畢爲邊兵，又主刑罰。"九月，凉州塞外胡阿畢師侵犯諸國，西域校尉張就討之，斬首捕虜萬許人。

青龍四年五月壬寅，金星犯畢宿左股第一星。占辭說："畢宿代表邊界之兵，又主管刑、罰之事。"九月，凉州塞外胡阿畢師侵犯西域各國，西域校尉張就征討之，斬首和俘虜一萬多人。

青龍四年七月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景初元年，皇后毛氏崩。

青龍四年七月甲寅，金星犯軒轅大星。占辭說："此天象預示着女主將有憂患。"景初元年，皇后毛氏逝世。

青龍四年十月甲申，有星孛于大

青龍四年十月甲申，有長三尺的彗星出現於

辰，長三尺。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見，犯宦者天紀星。占曰："大辰爲天王，天下有喪。"劉向《五紀論》曰："《春秋》星孛于東方，不言宿者，不加宿也。"宦者在天市爲中外有兵，天紀爲地震。孛彗主兵喪。景初元年六月，地震。九月，吴將朱然圍江夏，荆州刺史胡質擊走之。皇后毛氏崩。二年正月，討公孫淵。三年正月，明帝崩。

魏明帝景初元年二月乙酉，月犯房第二星。占曰："將相有憂。"七月，司徒陳矯薨。二年四月，司徒韓暨薨。

景初元年十月丁未，月犯熒惑。占曰："貴人死。"二年四月，司徒韓暨薨。八月，公孫淵滅。

景初二年二月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五月己亥，又犯心距星及中央大星。閏月癸丑，月又犯心、中央大星。按占，"大星爲天王，前爲太子，後爲皇子。犯大星，王者惡之。犯前星，太子有憂。犯後星，庶子有憂。"三年正月，帝崩，太子立，卒見廢爲齊王。正始四年，秦王詢薨。

景初二年八月彗星見張，長三尺，逆西行，四十一日滅。占曰："爲兵喪。張，周分野，洛邑惡之。"其十月，斬公孫淵。明年正月，明帝崩。

景初二年十月甲午，月犯箕。占曰："軍將死。"正始元年四月，車騎將軍黄權薨。

景初二年，司馬懿圍公孫淵於襄平。八月丙寅夜，有大流星長數十丈，色白有芒鬣，從首山北流墜襄平城東南。占曰："圍城而有流星來走城上及墜城中者破。"又曰："星墜，

大辰。乙酉，又有彗星出現於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出現而犯宦者天紀星。占辭説："大辰代表天王，這天象預示天下將有喪事。"劉向的《五紀論》上説："《春秋》上衹説彗星出現於東方而没記下具體出現於哪宿是因爲不加宿的緣故。"宦者星處在天市垣，代表中外戰争，天紀星代表地震。彗星主管軍事和喪事。景初元年六月，地震。九月，吴將朱然圍攻江夏，被荆州刺史胡質擊走。皇后毛氏逝世。二年正月，魏出兵討伐公孫淵。三年正月，明帝逝世。

魏明帝景初元年二月乙酉，月犯房宿第二星。占辭説："此天象是將相有憂患的徵兆。"七月，司徒陳矯去世。二年四月，司徒韓暨去世。

景初元年十月丁未，月犯火星。占辭説："這天象預示顯貴之人將死。"二年四月，司徒韓暨去世。八月，公孫淵被消滅。

景初二年二月癸丑，月犯心宿距星，又犯中央大星。五月己亥，又犯心宿距星及中央大星。閏月癸丑，月又犯心宿中央大星。考查占書可知"大星代表天王，前星代表太子，後星代表皇子。月犯大星則君不利，犯前星則太子有憂患。犯後星則皇庶子有憂患。"三年正月，明帝逝世，太子繼位，最後被廢爲齊王。正始四年，秦王曹詢逝世。

景初二年八月，有長三尺的彗星出現於張宿，逆向西運行，四十一天後消失。占辭説："此天象預示戰争及喪事。又因張宿與周地對應，所以洛邑將不利。"十月，斬公孫淵。第二年正月，明帝逝世。

景初二年十月甲午，月犯箕宿。占辭説："此天象預示軍中之將將死。"正始元年四月，車騎將軍黄權逝世。

景初二年，司馬懿圍公孫淵於襄平。八月丙寅之夜，有大流星長數十丈色白且帶像馬頸長毛一樣的光芒，從首山北流墜於襄平城東南。占辭説："軍隊圍城而有流星運行此城的上方及墜於城中，則被圍之城必破。"又説："流星所墜之地

當其下有戰場。”又曰：“凡星所墜，國易姓。”九月，淵突圍，走至星墜所被斬，屠城坑其衆。

景初二年十月癸巳，客星見危，逆行在離宫北，螣蛇南。甲辰，犯宗星。己酉滅。占曰：“客星所出有兵喪。虚危爲宗廟，又爲墳墓。客星近離宫，則宫中將有大喪，就先君於宗廟，皆王者崩殞之象也。”三年正月，明帝崩。正始二年五月，吴將朱然圍樊城，司馬懿率衆距却之。

魏齊王正始元年四月戊午，月犯昴東頭第一星。其年十月庚寅，月又犯昴北頭第四星。占曰：“犯昴，胡不安。”二年六月，鮮卑阿妙兒等寇西方，燉煌太守王延斬之，并二千餘級。三年，又斬鮮卑大帥及千餘級。

正始元年十月乙酉，彗星見西方，在尾，長三丈，拂牽牛，犯太白。十一月甲子，進犯羽林。占曰：“尾爲燕，又爲吴，牛亦吴、越之分。太白爲上將，羽林中軍兵。吴、越有兵喪，中軍兵動。”二年五月，吴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圍樊城，諸葛瑾入沮中。吴太子登卒。六月，司馬懿討諸葛恪於皖，恪焚積聚，棄城走。三年，太尉滿寵薨。

正始二年九月癸酉，月犯輿鬼西北星。西北星主金。三年二月丁未，又犯西南星。西南星主布帛。占曰：“有錢令。”一曰：“大臣憂。”三年三月，太尉滿寵薨。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賜群臣錢各有差。

正始四年十月、十一月，月再犯井鉞。是月，司馬懿討諸葛恪，恪棄城走。五年三月，曹爽征蜀。

正始五年十一月癸巳，鎮星犯亢距星。占曰：“諸侯有失國者。”嘉平

有戰場。”又説：“凡流星所墜之國必改朝換代。”九月，公孫淵突圍至流星所墜之地被殺，魏軍屠城活埋公孫淵之部衆。

景初二年十月癸巳，客星在危宿出現，接着逆行在離宫之北，螣蛇之南。甲辰，犯宗星。己酉消失。占辭説：“客星所出之國將有戰争與喪事。虚宿、危宿代表帝王的宗廟，又代表墳墓。客星靠近離宫預示着宫中將有大喪，就先君於宗廟，都是王者崩逝的天象。”三年正月，明帝去世。正始二年五月，吴將朱然圍攻樊城，司馬懿率軍拒而使之退却。

魏齊王正始元年四月戊午，月犯昴宿東頭第一星。同年十月庚寅，月又犯昴宿北頭第四星。占辭説：“月犯昴宿則胡不安寧。”二年六月，鮮卑阿妙兒等侵犯西方被燉煌太守王延所殺，共二千多人。三年，又斬殺鮮卑大帥及其衆千餘人。

正始元年十月乙酉，有長三丈的彗星出現於西方尾宿，掠過牽牛，犯金星。十一月甲子，進犯羽林。占辭説：“尾宿代表燕地又代表吴地，牽牛亦爲吴、越之地的分野。金星代表上將，羽林代表中軍兵。這天象預示吴、越之地將有戰争及喪事，中軍兵將有行動。”二年五月，吴國將領全琮進攻芍陂，朱然圍攻樊城，諸葛瑾進入沮中。吴國太子孫登去世。六月，司馬懿征討諸葛恪於皖，諸葛恪焚燒所積聚之物棄城而走。三年，魏太尉滿寵逝世。

正始二年九月癸酉，月犯輿鬼宿西北星。西北星主管金錢。三年二月丁未，月又犯輿鬼宿西南星。西南星主管布帛。占辭説：“將有關於錢的詔令。”另一説：“此天象預示大臣將有憂患。”三年三月，太尉滿寵逝世。四年正月，魏帝成年加冠，按等級以錢賜予群臣。

正始四年十月、十一月，月二次犯井宿之鉞星。當月，司馬懿征討諸葛恪，諸葛恪棄城而走。五年三月，魏曹爽征蜀。

正始五年十一月癸巳，土星犯亢宿之距星。占辭説：“此天象預示諸侯中有失國的。”嘉平元

元年，曹爽兄弟誅。

正始六年八月戊午，彗星見七星，長二尺，色白，進至張，積二十三日滅。七年十一月癸亥，又見軫，長一尺，積百五十六日滅。九年三月，又見昴，長六尺，色青白，芒西南指。七月，又見翼，長二尺，進至軫，積四十二日滅。按占，“七星、張，周分野，翼、軫爲楚，昴爲趙、魏，彗所以除舊布新，主兵喪也。”嘉平元年，司馬懿誅曹爽兄弟及其黨與，皆夷族，京師嚴兵，實始翦魏。三年，誅楚王彪，又襲王淩於淮南。淮南，東楚也。幽魏諸王于鄴。

正始七年七月丁丑，月犯左角。占曰：“天下有兵，將軍死。”九年正月辛亥，月犯亢南星。占曰：“兵起。”一曰：“軍將死。”七月乙亥，熒惑犯畢距星。占曰：“有邊兵。”一曰：“刑罰用。”嘉平元年，曹爽等誅。三年，王淩等又誅。

正始九年七月癸丑，鎮星犯楗閉。占曰：“王者不宜出宫下殿。”明年，車駕謁陵，司馬懿奏誅曹爽等，天子野宿，於是失勢。

魏齊王嘉平元年六月壬戌，太白犯東井距星。二年三月己未，又犯。占曰：“國失政，大臣爲亂。”四月辛巳，太白犯輿鬼。占曰：“大臣誅。”一曰：“兵起。”三年五月，王淩與楚王彪有謀，皆伏誅。人主遂卑。

吴主孫權赤烏十三年五月，日北至，熒惑逆行入南斗。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漢晋春秋》云逆行。按占，熒惑入南斗，三月，吴王死。一曰：“熒惑逆行，其地有死君。”太元二年權薨，是其應也。故國志書於

年，曹爽兄弟被誅殺。

正始六年八月戊午，有長二尺白色彗星出現於七星之宿，進至張宿，持續二十三天後消失。七年十一月癸亥，又有長一尺的彗星出現於軫宿，持續一百五十六天後消失。九年三月，又有長六尺、色青而白、光芒西南指向的彗星出現於昴宿。七月，又有長二尺的彗星出現於翼宿進至軫宿，持續四十二天。考查占書可知“七星、張二宿與周地對應，翼、軫二宿爲楚地，昴宿與趙、魏之地對應，彗星的出現表示除舊布新，將有戰争及喪事。”嘉平元年，司馬懿誅殺曹爽兄弟及其同黨，全部滅族，京城部署了軍隊，此實爲司馬氏剪除曹魏的開始。三年，司馬氏誅殺楚王曹彪，又襲擊王淩於淮南。淮南屬東楚之地。幽禁魏諸王於鄴。

正始七年七月丁丑，月犯左角。占辭説：“此天象預示天下將有戰争，將軍死。”九年正月辛亥，月犯亢宿之南星。占辭説：“此天象預示將有戰争。”另一説：“軍中將領將死。”七月乙亥，火星犯畢宿距星。占辭説：“這天象預示着邊地有戰争。”另一説：“刑罰將被動用。”嘉平元年，曹爽等被誅殺。三年，王淩等又被誅殺。

正始九年七月癸丑，土星犯楗閉星。占辭説：“此天象君王不宜出宫下殿。”第二年，魏帝出拜先帝陵墓，司馬懿乘機奏請誅殺曹爽等，魏帝被迫宿於野外，從此曹氏失勢。

魏齊王嘉平元年六月壬戌，金星犯東井宿距星。二年三月己未又犯。占辭説：“此天象預示國政混亂，大臣作亂。”四月辛巳，金星犯輿鬼宿。占辭説：“將有大臣被誅殺。”另一説：“將有戰争。”三年五月，王淩與楚王曹彪圖謀起兵自立，皆被誅殺。魏主失去權力。

吴主孫權赤烏十三年五月，夏至日火星逆行進入南斗之宿。七月，犯魁宿第二星後向東運行。《漢晋春秋》上説逆行。查占卜之書，火星進入南斗，三月，吴王死。一説：“火星逆行，則其對應之國君死。”太元二年孫權逝世即是此天象的應驗。所以國志書於吴國而不書於魏國。

吴而不書於魏也。是時王淩謀立楚王彪，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以問知星人浩詳。詳疑有故，欲説其意，不言吴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吴、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淩計遂定。

當時王淩正圖謀立楚王曹彪，認爲斗宿之中有行星出現預示將有迅速變尊貴之人，以此詢問懂得星占之人浩詳。浩詳猜測王淩的詢問有特殊的原因，想取悦於王淩，所以不説吴國將有喪事，而告訴王淩淮南在楚地分野，吴、楚同占，應當有王者興起於淮南，因此王淩的計劃就此决定。

魏齊王嘉平二年十月丙申，月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一曰："大臣憂。"三年四月戊寅，月犯東井。占曰："軍將死。"一曰："國有憂。"五月，王淩、楚王彪等誅。七月，皇后甄氏崩。

魏齊王嘉平二年十月丙申，月犯輿鬼宿。占辭説："此天象預示國家將有憂患。"另一説："大臣將有憂患。"三年四月戊寅，月犯東井宿。占辭説："此天象預示將領將死。"另一説："國家將有憂患。"五月，王淩、楚王曹彪等被誅殺。七月，皇后甄氏崩逝。

嘉平三年五月甲寅，月犯亢距星。占曰："將軍死。"一曰："爲兵。"是月，王淩誅。四年三月，吴將朱然、朱異爲寇，鎮東將軍諸葛誕破走之。

嘉平三年五月甲寅，月犯亢宿距星。占辭説："這是將軍死亡的天象。"一説："將有戰争。"當月，王淩被誅殺。四年三月，吴將朱然、朱異入侵，被鎮東將軍諸葛誕所破，吴軍退走。

嘉平三年七月己巳，月犯輿鬼。九月乙巳，又犯。四年十一月丁未，又犯鬼積尸。五年七月丙午，月又犯鬼西北星。占曰："國有憂。"正元元年，李豐等誅，皇后張氏廢。九月，帝廢爲齊王。

嘉平三年七月己巳，月犯輿鬼宿。九月乙巳又犯。四年十一月丁未，月又犯鬼宿積尸。五年七月丙午，月又犯鬼宿西北星。占辭説："此預示國家將有憂患。"正元元年，李豐等被誅殺，皇后張氏被廢黜。九月，魏帝被廢爲齊王。

齊王嘉平三年十月癸未，熒惑犯亢南星。占曰："大臣有亂。"正元元年二月，李豐等謀亂誅。

齊王嘉平三年十月癸未，火星犯亢宿南星。占辭説："此爲將有大臣作亂之徵兆。"正元元年二月，李豐等陰謀作亂被誅殺。

嘉平三年十一月癸未，有星孛于營室，西行積九十日滅。占曰："有兵喪。室爲後宫，後宫且有亂。"四年二月丁酉，彗星見西方，在胃，長五六丈，色白，芒南指貫參，積二十日滅。五年十一月，彗星又見軫，長五丈，在太微左執法西，東南指，積百九十日滅。按占，"胃，兖州之分，參白虎主兵，太微天子廷，執法爲執政，孛彗爲兵，除舊布新之象。"正元元年二月，李豐、豐弟兖州刺史翼、后父光禄大夫張緝等謀亂，皆

嘉平三年十一月癸未，有彗星出現於營室之宿，持續西行九十天後消失。占辭説："將有戰事、喪事。營室代表後宫，後宫將有亂。"四年二月丁酉，彗星出現於西方胃宿，長五六丈，色白，其光芒向南指，横貫參宿，持續二十天後消失。五年十一月，又有長五丈之彗星出現於軫宿，在太微垣左執法星之西，東南指向，持續一百九十天後消失。考查占書可知"胃宿屬兖州分野，參宿與西方白虎主宰軍事，太微垣代表天子廷，執法星代表執政大臣，彗星預示戰事，乃除舊布新之天象。"正元元年二月，李豐及其弟兖州刺史李翼、皇后之父光禄大夫張緝等陰謀作

誅，皇后亦廢。九月，帝廢爲齊王，高貴鄉公代立。

嘉平五年六月庚辰，月犯箕。占曰："軍將死。"正元元年正月，鎮東將軍毌丘儉反，兵敗死。

嘉平五年六月戊午，太白犯角。占曰："群臣謀不成。"正元元年，李豐等謀泄，悉誅。

嘉平五年七月，月犯井鉞。正元元年二月，李豐等誅。蜀將姜維攻隴西，車騎將軍郭淮討破之。

嘉平五年十一月癸酉，月犯東井距星。占曰："軍將死。"至六年正月，鎮東將軍豫州刺史毌丘儉、前將軍揚州刺史文欽反，被誅。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十一月，有白氣出斗側，廣數丈，長竟天。王肅曰："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二年正月，毌丘儉等據淮南以叛，大將軍司馬師討平之。案占，"蚩尤旗見，王者征伐四方"。自後又征淮南，西平巴蜀。是歲，吴主孫亮五鳳元年，斗牛，吴、越分。案占，"有兵喪，除舊布新之象也"。太平三年，孫綝盛兵圍宫，廢亮爲會稽王，孫休代立，是其應也。故國志又書於吴。由是淮南江東同揚州地，故于時變見吴、楚之分。則魏之淮南，多與吴同災，是以毌丘儉以孛爲己應，遂起兵而敗，又其應也。後三年，即魏甘露二年，諸葛誕又反淮南，吴遣朱異救之。及城陷，誕衆吴兵死没各數萬人，猶前長星之應也。

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二月戊午，熒惑犯東井北轅西頭第一星。占曰："群臣有家坐罪者。"甘露元年，諸葛誕族滅。

吴孫亮太平元年九月壬辰，太白犯南斗，《吴志》所書也。占曰：

亂，全部被誅殺，張皇后也被廢黜。九月，帝被廢爲齊王，高貴鄉公代立。

嘉平五年六月庚辰，月犯箕宿。占辭說："此天象預示軍中將將死。"正元元年正月，鎮東將軍毌丘儉反叛，兵敗被殺。

嘉平五年六月戊午，金星犯角宿。占辭說："此群臣陰謀不成功之天象。"正元元年，李豐等人陰謀泄露，全部被誅殺。

嘉平五年七月，月犯井宿之鉞星。正元元年二月，李豐等人被殺。蜀將姜維進攻隴西，魏車騎將軍郭淮討伐而攻破之。

嘉平五年十一月癸酉，月犯東井宿距星。占辭說："此軍中之將將死之徵兆。"到六年正月，鎮東將軍豫州刺史毌丘儉、前將軍揚州刺史文欽反叛，被誅殺。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十一月，有白氣從斗宿側面而出，寬數丈，長竟天。王肅說："此乃蚩尤之旗。東南方向將有變亂。"二年正月，毌丘儉等占據淮南反叛，大將軍司馬師征討而平定之。考查占書可知"蚩尤旗之天象出現，則王者征伐四方"。此後又東征淮南，西平巴蜀。同年即吴主孫亮五鳳元年，斗牛二宿屬吴、越分野。考查占書可知"此將有戰爭、喪事，除舊布新之天象"。太平三年，孫綝盛兵圍宫，廢孫亮爲會稽王，孫休代立，是其應驗。所以《三國志》上又書於吴。因淮南江東同屬揚州之地，所以天象顯示的時事變化同時出現於吴、楚分野。則魏國之淮南多與吴國同災，因此毌丘儉認爲彗星的出現是自己將要起兵的徵兆，於是起兵反叛而失敗，這又是前説即淮南與吴同災的驗證。後三年，即魏甘露二年，諸葛誕又反於淮南，吴國派遣朱異救之。城被攻陷後，諸葛誕部衆及吴兵死去各數萬人，仍然是長星之應驗。

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二月戊午，火星犯東井宿北轅西頭第一星。占辭說："此群臣之中有犯罪而全家被懲罰者。"甘露元年，諸葛誕被滅族。

吴孫亮太平元年九月壬辰，金星犯南斗之宿，《吴志》所書。占辭說："金星犯斗宿，國家

"太白犯斗，國有兵，大臣有反者。"其明年，諸葛誕反。又明年，孫琳廢亮，吴、魏并有兵事也。

魏高貴鄉公甘露元年七月乙卯，熒惑犯井鉞。壬戌，月又犯鉞星。二年八月壬子，歲星犯井鉞。九月庚寅，歲星又逆行乘鉞星。三年，諸葛誕夷滅。

甘露元年八月辛亥，月犯箕。占曰："軍將死。"九月丁巳，月犯東井。占曰："軍將死。"二年，諸葛誕誅。

甘露二年六月己酉，月犯心中央大星。景元元年五月，高貴鄉公敗。

甘露二年十月丙寅，太白犯亢距星。占曰："廷臣爲亂，人君憂。"景元元年，有成濟之變。

甘露二年十一月，彗星見角，色白。占曰："彗見兩角間，色白者，軍起不戰，邦有大喪。"景元元年，高貴鄉公帥左右兵襲晉文王，未交戰，爲成濟所害。

甘露三年三月庚子，太白犯東井。占曰："國失政，大臣爲亂。"是夜，歲星又犯東井。占曰："兵起。"至景元元年，高貴鄉公敗。

甘露三年八月壬辰，歲星犯輿鬼質星。占曰："斧質用，大臣誅。"甘露四年四月甲申，歲星又犯輿鬼東南星。占曰："鬼東南星主兵。木入鬼，大臣誅。"景元元年，高貴鄉公敗，殺尚書王經。

甘露四年十月丁丑，客星見太微中，轉東南行，歷軫宿，積七日滅。占曰："客星出太微，有兵喪。"景元元年，高貴鄉公被害。

魏陳留王景元元年二月，月犯建星。案占，"月五星犯建星，大臣相譖"。是後鍾會、鄧艾破蜀，會譖

將有戰争，大臣中有反者。"第二年，諸葛誕反叛。再一年，孫琳廢黜孫亮，吴、魏都有戰事。

魏高貴鄉公甘露元年七月乙卯，火星犯井宿之鉞星。壬戌，月又犯鉞星。二年八月壬子，木星犯井鉞。九月庚寅，木星又逆行乘鉞星。三年，諸葛誕被滅。

甘露元年八月辛亥，月犯箕宿。占辭説："此軍中之將將死之兆。"九月丁巳，月犯東井之宿。占辭説："軍中之將將死。"二年，諸葛誕被誅殺。

甘露二年六月己酉，月犯心宿中央大星。景元元年五月，高貴鄉公被害。

甘露二年十月丙寅，金星犯亢宿距星。占辭説："此内廷之臣作亂，君主有憂患之兆。"景元元年，有成濟殺高貴鄉公之變。

甘露二年十一月，有白色彗星出現於角宿。占辭説："白色彗星出現於兩角間，則軍隊將有行動但不交戰，國家有大喪。"景元元年，高貴鄉公親率左右之兵襲擊晉文王，未交戰而被成濟所殺。

甘露三年三月庚子，金星犯東井宿。占辭説："國政混亂，大臣作亂。"同夜，木星又犯東井。占辭説："將有軍事行動。"至景元元年，高貴鄉公被殺。

甘露三年八月壬辰，木星犯輿鬼宿之質星。占辭説："此天象預示斧質將被動用，大臣被誅殺。"甘露四年四月甲申，木星又犯輿鬼宿東南星。占辭説："鬼宿東南星主管軍事。木星入鬼宿則大臣被誅殺。"景元元年，高貴鄉公事敗被害，殺尚書王經。

甘露四年十月丁丑，客星出現於太微垣中，轉向東南運行，歷軫宿，持續七天後消失。占辭説："客星出現於太微垣，將有軍事、喪事。"景元元年，高貴鄉公被害。

魏陳留王景元元年二月，月犯建星。考查占書可知："月或五大行星犯建星則大臣相害。"此後鍾會、鄧艾攻破蜀國，鍾會誣陷鄧艾，於是

艾，遂皆夷滅。

景元二年四月，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占曰："人主有大憂。"又曰："大臣憂。"後四年，鄧艾、鍾會皆夷滅。五年，帝遜位。

景元三年十一月壬寅，彗星見亢，色白，長五寸，轉北行，積四十五日滅。占爲兵喪。一曰："彗見亢，天子失德。"四年，鍾會、鄧艾伐蜀克之。會、艾反亂皆誅，魏遜天下。

景元四年六月，大流星二，并如斗，見西方，分流南北，光照隆隆有聲。案占，流星爲貴使，大者使大。是年，鍾、鄧克蜀，二星蓋二帥之象。二帥相背，又分流南北之應。鍾會既叛，三軍憤怒，隆隆有聲，兵將怒之徵也。

景元四年十月，歲星守房。占曰："將相有憂。"一曰："有大赦。"明年正月，太尉鄧艾、司徒鍾會并誅滅，特赦益土。咸熙二年秋，又大赦。

陳留王咸熙二年五月，彗星見王良，長丈餘，色白，東南指，積十二日滅。占曰："王良，天子御駟，彗星掃之，禪代之表，除舊布新之象。白色爲喪。王良在東壁宿，又并州之分也。"八月，晉文王薨。十二月，帝遜位于晉。

晉武帝泰始四年正月丙戌，彗星見軫，青白色，西北行，又轉東行。占曰："爲兵喪。軫又楚分也。"三月，皇太后王氏崩。十月，吳將施績寇江夏，萬彧寇襄陽，後將軍田璋、荆州刺史胡烈等破却之。

泰始四年七月，星隕如雨，皆西流。占曰："星隕爲民叛，西流，吳民歸晉之象也。"二年，吳夏口督孫秀率部曲二千餘人來降。

二人都被誅滅。

景元二年四月，火星入太微垣，犯右執法星。占辭說："此天象預示君主將有大憂患。"又說："大臣有憂患。"四年後，鄧艾、鍾會都被消滅。五年後，魏帝讓位於晉。

景元三年十一月壬寅，彗星出現於亢宿，色白，長五寸，轉而向北運行，四十五天後消失。占辭爲有戰争喪事。又一說："彗星出現於亢宿表示天子失德。"四年，鍾會、鄧艾攻克蜀國，二將皆反叛作亂被誅殺，魏讓天下於晉。

景元四年六月，有二顆像斗一樣的大流星出現於西方，分别流向南北方向，明亮而且隆隆有聲。查占書可知流星代表貴使，流星大則使亦大。同年，鍾會、鄧艾攻占蜀國，二顆流星大概代表此兩將帥。兩帥不和即爲二顆流星分流南北之應。鍾會反叛後三軍憤怒，隆隆有聲即是兵將憤怒的徵兆。

景元四年十月，木星守房宿。占辭說："此天象預示將相有憂患。"另一說："有大赦。"第二年正月，太尉鄧艾、司徒鍾會都被誅滅，特赦益州之地。咸熙二年秋天又大赦。

陳留王咸熙二年五月，彗星出現於王良，長丈餘，色白，東南指向，十二天後消失。占辭說："王良代表天子的御馬，彗星掃之表示將有禪讓改朝换代之事，除舊布新之象。白色代表喪事。王良在東壁宿，又屬并州分野。"八月，晉文王去世。十二月，魏帝讓位於晉。

晉武帝泰始四年正月丙戌，有青白色彗星在軫宿出現，西北方向運行，後又轉向東運行。占辭說："此天象預示將有戰争及喪事。軫宿又屬楚分野。"三月，皇太后王氏逝世。吳將施績進攻江夏，萬彧進攻襄陽，被魏後將軍田璋、荆州刺史胡烈等所敗。

泰始四年七月，有流星雨都向西流。占辭說："星隕預示民衆反叛，向西流爲吳國之民歸順晉的徵兆。"二年，吳夏口督孫秀率部曲二千多人降晉。

泰始五年九月，有星孛于紫宫，占如上。紫宫，天子内宫。十年，武元楊皇后崩。

泰始十年十二月，有星孛于軫。占曰："天下兵起。軫又楚分也。"咸寧二年六月，星孛于氐。占曰："天子失德易政。氐又兖州分。"七月，星孛大角。大角爲帝坐。八月，星孛太微，至翼、北斗、三台。占曰："太微天子廷，大人恶之。"一曰："有徙王。翼又楚分也。""北斗主殺罰，三台爲三公"。三年，星孛于胃。胃，徐州分。四月，星孛女御。女御爲後宫。五月，又孛于東方。七月，星孛紫宫。占曰："天下易主。"五年三月，星孛于柳。占曰："外臣陵主。柳又三河分也。大角、太微、紫宫、女御，并爲王者。"明年吴亡，是其應也。孛主兵喪，征吴之役，三河、徐、兖之兵悉出，交戰於吴、楚之地。吴丞相都督以下，梟戮十數，偏裨行陣之徒，馘斬萬計，皆其徵也。《春秋》星孛北方，則齊、魯、晋、鄭、陳、宋、莒之君，并受殺亂之禍。星孛東方，則楚滅陳，三家、田氏分篡齊、晋。漢文帝末，星孛西方，後吴、楚七國誅滅。案泰始末至太康初，災異數見，而晋氏隆盛，吴實滅，天變在吴可知矣。昔漢三年，星孛大角，項籍以亡，漢氏無事，此項氏主命故也。吴、晋之時，天下横分，大角孛而吴亡，是與項氏同事。後學皆以咸寧災爲晋室，非也。

泰始五年九月，有彗星出現於紫宫，占辭同上。紫宫代表天子内宫。十年，武元楊皇后逝世。

泰始十年十二月，有彗星出現於軫宿。占辭説："天下將有戰争。軫宿又屬楚地分野。"咸寧二年六月，彗星出現於氐宿。占辭説："此天象預示天子違德而政權變更。氐宿又屬兖州分野。"七月，彗星出現於大角。大角代表皇帝的寶座。八月，彗星出現於太微垣，到達翼宿、北斗、三台。占辭説："太微是天子的位置，此王者畏懼。"另一説："將有王被遷徙。翼宿又屬楚地分野。""北斗主管殺、罰之事，三台星代表朝廷三公"。三年，有彗星出現於胃宿。胃宿屬徐州分野。四月，彗星出現於女御。女御代表後宫。五月，彗星出現於東方。七月，彗星出現於紫宫。占辭説："這天象預示天下將要改朝换代。"五年三月，彗星出現於柳宿。占辭説："將有外來之臣欺凌君主。柳宿又屬三河分野。大角、太微、紫宫、女御都代表王者。"第二年吴國滅亡，是其應驗。彗星主管戰争與喪事，攻打吴國之戰役，晋動用三河、徐州、兖州的全部兵力與吴國交戰於吴、楚之地。吴國丞相都督以下官員被殺以十數，偏將、裨將及士兵被斬首以萬計，此皆前面所列天象的應驗。《春秋》上記載彗星出現於北方，則齊、魯、晋、鄭、陳、宋、莒國之君主都遭受殺亂之禍。彗星出現於東方，則楚滅陳，魏、趙、韓三家分晋，田氏篡齊。漢文帝末年，彗星出現於西方，後來吴、楚等七國被誅滅。考查泰始末年到太康初年，災異多次出現，但晋氏興旺，吴却被消滅，如此，天象之變異應驗在吴已很明確。以前漢三年，彗星出現於大角而項籍滅亡，漢氏無事，這是項氏主天命的緣故。吴晋之時，天下被分爲兩部分，大角出現彗星而吴滅亡，這與楚漢相争時情况相同。後來的占星者都以爲咸寧時的災變應在晋室，這是不正確的。

晋武帝咸寧四年四月，蚩尤旗見。案《星傳》，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漢武帝時見，長竟天。獻帝

晋武帝咸寧四年四月，天空出現蚩尤旗。考查《星傳》可知，蚩尤旗類似於彗星，衹是其後部像旗。漢武帝時曾經出現過，其長竟天。漢

時又見，長十餘丈，皆長星也。魏高貴時則爲白氣。案校衆記，是歲無長星，宜又是異氣。後二年，傾三方伐吴，是其應。至武帝崩，天下兵又起，遂亡諸夏。

獻帝時又出現，其長十餘丈，都是長星。魏高貴鄉公時出現的蚩尤旗爲白氣組成。考查咸寧四年時的各種記録，都没有長星出現的記載，因此這次出現的蚩尤旗又是異氣。後二年，晋傾三方之兵伐吴，是其應驗。至武帝去世，天下戰争又起，接着華夏亡。

咸寧四年九月，太白當見不見。占曰："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王之墓。又有亡國。"是時羊祜表求伐吴，上許之。五年十一月，兵出，太白始夕見西方。太康元年三月，大破吴軍，孫晧面縛請死，吴國遂亡。

咸寧四年九月，金星應當出現而不出現。占辭説："當出現却不出現稱爲失舍。没有軍隊被破就有王死。又有國家滅亡。"當時羊祜上表請求伐吴，晋帝同意。五年十一月晋軍出發，金星纔於晚上出現於西方。太康元年三月，大破吴軍，孫晧反綁雙手投降請死，吴國遂滅亡。

晋武帝太康二年八月，有星孛于張。占曰："爲兵喪。"周分野，災在洛邑。十一月，星孛軒轅。占曰："後宫當之。"四年三月戊申，星孛于西南。四年三月癸丑，齊王攸薨。四月戊寅，任城王陵薨。五月己亥，琅邪王伷薨。十一月戊午，新都王該薨。

晋武帝太康二年八月，有彗星出現於張宿。占辭説："此爲將有戰争、喪事的徵兆。"張宿與周地上下對應，災應在洛邑。十一月，彗星出現於軒轅。占辭説："此天象之災應在後宫。"四年三月戊申，彗星在西南出現。四年三月癸丑，齊王司馬攸逝世。四月戊寅，任城王司馬陵去世。五月己亥，琅邪王司馬伷去世。十一月戊午，新都王司馬該去世。

太康八年三月，熒惑守心。占曰："王者惡之。"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武帝崩。

太康八年三月，火星守心宿。占辭説："此天象王者不利。"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晋武帝去世。

太康八年九月，星孛于南斗，長數十丈，十餘日滅。占曰："斗主爵禄，國有大憂。"一曰："孛于斗，王者疾病，臣誅其父，天下易政，大亂兵起。"太熙元年四月，客星在紫宫。占曰："爲兵喪。"太康末，武帝耽宴游，多疾病。是月己酉，帝崩。永平元年，賈后誅楊駿及其黨與，皆夷三族。楊太后亦見殺。是年，又誅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王室兵喪之應。

太康八年九月，彗星在南斗出現，長數十丈，十餘日後消失。占辭説："斗宿主管爵禄，國家將有大憂患。"一説："彗星在斗宿出現，預示着王者有疾病，臣誅殺其父，王位更替，大亂有戰争。"太熙元年四月，客星出現於紫宫。占辭説："將有戰争及喪事。"太康末年，武帝沉湎於歡宴出游，多疾病。當月己酉，武帝去世。永平元年，賈后誅殺楊駿及其同黨，都被滅三族。楊太后亦被殺。同年，又誅殺汝南王司馬亮、太保衛瓘、楚王司馬瑋，此皆王室有戰争及喪事的應驗。

宋書卷二十四

志第十四

天文(二)

晋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天西北大裂。按劉向説："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是時人主拱默，婦后專制。

元康三年四月，熒惑守太微六十日。占曰："諸侯三公謀其上，必有斬臣。"一曰："天子亡國。"是春，太白守畢，至是百餘日。占曰："有急令之憂。"一曰："相亡。又爲邊境不安。"是年，鎮、歲、太白三星聚于畢昴。占曰："爲兵喪。畢昴，趙地也。"後賈后陷殺太子，趙王廢后，又殺之，斬張華、裴頠，遂篡位，廢帝爲太上皇。天下從此遘亂連禍。

元康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奎，至軒轅、太微，經三台、大陵。占曰："奎爲魯，又爲庫兵，軒轅爲後宫，太微天子廷，三台爲三司，大陵有積尸死喪之事。"明年，武庫火，西羌反。後五年，司空張華遇禍，賈后廢死，魯公賈謐誅。又明年，趙王倫篡位。於是三王興兵討倫，士民戰死十餘萬人。

元康六年六月丙午夜，有枉矢自斗魁東南行。案占曰："以亂伐亂。北斗主執殺，出斗魁，居中執殺者不直象也。"十月，太白晝見。後趙王殺張、裴，廢賈后，以理太子之冤，

晋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天西北大裂。劉向説："天裂表示陽不足；地動表示陰有餘。"當時惠帝拱手無言聽命於人，婦后專制。

元康三年四月，火星守於太微垣六十天。占辭説："諸侯、三公圖謀皇上，必有大臣被殺。"另一説："此天象預示天子將亡國。"同年春天，金星守畢宿百餘日。占辭説："此天象預示將有急難之憂。"另一説："宰相將死。又表示邊境將不安寧。"同年，土星、木星、金星聚於畢宿、昴宿。占辭説："此天象預示將有戰亂。畢昴二宿與趙地對應。"後來賈后陷害殺死太子，趙王廢賈后後又殺之，斬張華、裴頠，接着篡奪皇位，廢惠帝爲太上皇。天下從此禍亂不斷。

元康五年四月，有彗星出現於奎宿，後到達軒轅、太微垣，經過三台星、大陵星。占辭説："奎宿代表魯地，同時又代表武庫兵器，軒轅代表後宫，太微代表天子之廷，三台代表三公，彗星過大陵表示將有大量人員死亡及喪亂發生。"明年，武器庫失火，西羌反叛。後五年，司空張華被殺，賈后被廢後又被殺，魯公賈謐被殺。又一年，趙王司馬倫篡奪皇位。當時三王興兵，討伐趙王司馬倫，士民因戰而死者十餘萬人。

元康六年六月丙午之夜，有枉矢出現於斗魁而向東南方向運行。考查占辭説："此爲將有亂臣相互征伐之徵兆。北斗星掌管執法殺戮之事，枉矢出斗魁表示掌管執法刑殺之臣不公正。"十月，金星白天出現。後來趙王殺張華、裴頠，廢

因自篡盗，以至屠滅。以亂伐亂，兵喪臣强之應也。

賈后，以伸太子被殺之冤，因此而自己篡奪盗取皇位，最後也被消滅。亂臣相伐即戰争、國亂及臣强的應驗。

元康九年二月，熒惑守心。占曰："王者惡之。"八月，熒惑入羽林。占曰："禁兵大起。"後二年，惠帝見廢爲太上皇。俄而三王起兵討倫，倫悉遣中軍兵，相距累月。

元康九年二月，火星守心宿。占辭説："此天象王者交惡。"八月，火星入羽林。占辭説："此天象預示禁兵將有大的行動。"後二年，惠帝被廢爲太上皇。不久三王起兵討伐司馬倫，司馬倫派遣所有的中軍兵與之相拒多月。

晋惠帝永康元年三月，妖星見南方，中台星坼，太白晝見。占曰："妖星出，天下大兵將起。台星失常，三公憂。太白晝見爲不臣。"是月，賈后殺太子，趙王倫尋廢殺后及司空張華，又廢帝自立。於是三王并起，迭總大權。

晋惠帝永康元年三月，妖星出現於南方，中台星分裂，金星白天出現。占辭説："妖星出現預示將有大規模軍事行動。台星失常則三公有憂患。金星白天出現預示有反叛之臣。"當月，賈后殺太子，趙王司馬倫不久廢殺賈后及司空張華，又廢帝自立。於是三王起兵，更迭總攬國家大權。

永康元年五月，熒惑入南斗。占曰："宰相死，兵大起。斗又吴分也。"是時趙王倫爲相，明年篡位，三王興師誅之。太安二年，石冰破揚州。

永康元年五月，火星入南斗。占辭説："此預示宰相將死，將有大規模軍事行動。斗宿又與吴地對應。"當時趙王司馬倫爲宰相，第二年篡皇位，被三王起兵誅殺。太安二年，石冰攻破揚州。

永康元年八月，熒惑入箕。占曰："人主失位，兵起。"十二月，彗出牽牛之西，指天市。占曰："牛者七政始，彗出之，改元易號之象也。"天市一名天府，一名天子旗，帝座在其中。明年，趙王篡位，改元，尋爲大兵所滅。

永康元年八月，火星入箕宿。占辭説："皇帝將失去皇位，將有軍事行動。"十二月，彗星出於牽牛的西面而指向天市。占辭説："牽牛屬七政之始，彗星從中出現是王位變更的天象。"天市稱爲天府又稱爲天子旗，帝座包含於其中。第二年，趙王篡奪皇位，改變年號，不久被三王大兵所滅。

永康二年二月，太白出西方，逆行入東井。占曰："國失政，臣爲亂。"四月，彗星見齊分。占曰："齊有兵喪。"是時齊王冏起兵討趙王倫。倫滅，冏擁兵不朝，專權淫奓，明年誅死。

永康二年二月，金星出現於西方，再逆行入東井之宿。占辭説："此天象預示國政混亂，臣作亂。"四月，彗星出現於與齊地對應之處。占辭説："此預示齊地將有戰争及喪亂。"當時齊王司馬冏起兵討伐趙王司馬倫。司馬倫被消滅後，司馬冏擁兵而不朝見皇帝，專權淫奢，第二年被處死。

晋惠帝永寧元年，自正月至于閏月，五星互經天。《星傳》曰："日陽，君道也。星陰，臣道也。日出則星亡，臣不得專也。晝而星見午上者爲經天，其占爲不臣，爲更王。今五

晋惠帝永寧元年，從正月到閏月之間，五大行星交互南北。《星傳》上説："太陽屬陽，代表君道。星屬陰代表臣道。太陽出則星消失，表示臣子不得專權。行星白天出現於午之上被稱爲經天，預示將有反叛之臣及王位更替。現在五大

星悉經天，天變所未有也。”石氏説曰：“辰星晝見，其國不亡，則大亂。”是後台鼎方伯，互秉大權，二帝流亡，遂至六夷强，迭據華夏，亦載籍所未有也。

行星全部經天是以前没有出現過的反常天象。”石氏説：“水星白天出現，國不亡則有大亂。”此後三公、諸侯互掌大權，二帝流亡，遂使得少數民族變强，交替占據華夏，這是歷史上所没有出現過的事情。

永寧元年五月，太白晝見。占同前條。七月，歲星守虚危。占曰：“木守虚危，有兵憂。”一曰：“守虚飢；守危徭役煩，下屈竭。”辰星入太微。占曰：“爲内亂。”一曰：“群臣相殺。”太白守右掖門。占曰：“爲兵，爲亂，爲賊。”八月戊午，鎮星犯左執法，又犯上相。占曰：“上相憂。”熒惑守昴。占曰：“趙、魏有災。”辰星守輿鬼。占曰：“秦有災。”九月丁未，月犯左角。占曰：“人主憂。”一曰：“左將軍死，天下有兵。”

永寧元年五月，金星白天出現。其占辭同前條。七月，木星守虚、危二宿。占辭説：“木星守虚、危二宿預示將有戰争之憂。”另一説：“木星守虚宿預示將有饑荒；守危宿預示徭役煩多，民衆財力竭盡。”水星入太微。占辭説：“此爲内亂之兆。”另一説：“爲群臣相互殘殺之兆。”金星守右掖門。占辭説：“此天象預示將有戰争、内亂及反賊。”八月戊午，土星先犯左執法星，後又犯上相之星。占辭説：“上相有憂患。”火星守昴宿。占辭説：“此是趙、魏之地將有災的徵兆。”水星守輿鬼宿。占辭説：“此秦地將有災之兆。”九月丁未，月犯左角。占辭説：“此君主將有憂患之徵兆。”另一説：“此預示左將軍將死，天下將有戰争。”

二年四月癸酉，歲星晝見。占曰：“爲臣强。”十月，熒惑太白鬥于虚危。占曰：“大兵起，破軍殺將。虚危，又齊分也。”十二月，熒惑襲太白于營室。占曰：“天下兵起，亡君之戒。”一曰：“易相。”初齊王冏定京都，因留輔政，遂專傲無君。是月，成都、河間檄長沙王乂討之。冏、乂交戰，攻焚宫闕。冏兵敗夷滅，又殺其兄上軍將軍寔以下二十餘人。太安二年，成都攻長沙，於是公私飢困，百姓力屈。

二年四月癸酉，木星白天出現。占辭説：“此天象表示臣太强。”十月，火星與金星鬥於虚宿、危宿。占辭説：“此預示將有大的軍事行動，軍隊被打敗將領被殺。虚、危二宿又與齊地對應。”十二月，火星襲金星於營室。占辭説：“此爲天下將有軍事行動，君主將亡的警戒。”另一説：“將變更宰相。”起初齊王司馬冏平定京都，因而留下輔政，遂專權傲慢、目中無君。同月，成都王、河間王傳檄長沙王司馬乂討伐齊王。司馬冏、司馬乂交戰，進攻焚燒宫闕。司馬冏兵敗被消滅，又殺其兄上軍將軍司馬寔以下二十餘人。太安二年，成都王進攻長沙王，當時朝野飢困，百姓力竭。

晋惠帝太安二年二月，太白入昴。占曰：“天下擾，兵大起。”三月，彗星見東方，指三台。占曰：“兵喪之象。三台爲三公。”七月，熒惑入東井。占曰：“兵起國亂。”是秋，太白守太微上將。占曰：“上將以兵亡。”是年冬，成都、河間攻

晋惠帝太安二年二月，金星入昴宿。占辭説：“此預示天下被擾亂，戰争紛起。”三月，彗星出現於東方，指向三台之星。占辭説：“此爲預示將有戰争及喪亂的天象。三台星代表三公。”七月，火星入東井之宿。占辭説：“此預示將有戰事、國家變亂。”同年秋，金星守太微垣上將星。占辭説：“國之上將將因戰争而死。”同年冬

洛陽。三年正月，東海王越執長沙王乂，張方又殺之。

太安二年八月，長沙王奉帝出距二王，庚午，舍于玄武館。是日天中裂爲二，有聲如雷。三占同元康，臣下專僭之象也。是時長沙王擅權，後成都、河間、東海又迭專威命，是其應也。

太安二年十一月辛巳，有星晝隕中天，北下有聲如雷。案占："名曰營首，營首所在，下有大兵流血。"明年，劉淵、石勒攻略并州，多所殘滅。王浚起燕、代，引鮮卑攻掠鄴中，百姓塗地。有聲如雷，怒之象也。

太安二年十一月庚辰，歲星入月中。占曰："國有逐相。"十二月壬寅，太白犯月。占曰："天下有兵。"太安三年正月己卯，月犯太白，占同青龍。熒惑入南斗，占同永康。是月，熒惑又犯歲星。占曰："有大戰。"七月，左衛將軍陳眕率衆奉帝伐成都，六軍敗績，兵逼乘輿。九月，王浚又攻成都于鄴，鄴潰，成都王由是喪亡。帝還洛，張方脅如長安。是時天下盜賊群起，張昌尤盛。後二年，惠帝崩。

晉惠帝永興元年五月，客星守畢。占曰："天子絶嗣。"一曰："大臣有誅。"七月庚申，太白犯角、亢，經房、心，歷尾、箕。九月，入南斗。占曰："犯角，天下大戰；犯亢，有大兵，人君憂；入房、心，爲兵喪；犯尾，將軍與民人爲變；犯箕，女主憂。"一曰："天下亂。入南斗，有兵喪。"一曰："將軍爲亂。"其所犯守，又兗、豫、幽、冀、揚州之分也。是年七月，有蕩陰之役。九月，王浚殺幽州刺史和演，攻鄴，鄴潰。

天，成都王、河間王進攻洛陽。三年正月，東海王司馬越抓獲長沙王司馬乂，接着被張方所殺。

太安二年八月，長沙王侍奉惠帝一起領兵出而拒二王，庚午日，宿於玄武館。當日，天從中裂而爲二，有聲如雷。占辭同元康年間，即臣下專權僭越的天象。當時長沙王專權，後來成都王、河間王、東海王又交替專權即爲其應驗。

太安二年十一月辛巳，有星白天從中天向北隕落且有聲如雷。考查占書可知："其名爲營首，營首所在之下有大的戰爭流血事件發生。"明年，劉淵、石勒進攻掠奪并州，殘酷屠殺甚多。王浚起兵於燕、代之地，引鮮卑攻掠鄴中，使得百姓死亡、極端困苦。有聲如雷，即爲發怒的象徵。

太安二年十一月庚辰，木星入月中。占辭說："此天象預示國家將有放逐宰相之事。"十二月壬寅，金星犯月。占辭說："此天下將有戰爭的天象。"太安三年正月己卯，月犯金星，占辭同青龍年間相應的天象。火星入南斗，其占辭與永康年間相同。同月，火星又犯木星。占辭說："此預示將有大的戰爭。"七月，左衛將軍陳眕率軍侍奉惠帝討伐成都王，六軍大敗，敵兵逼近惠帝。九月，王浚又進攻成都王於鄴，鄴崩潰，成都王因此喪亡。惠帝想回洛陽却被張方脅迫到長安。當時天下强盜反賊蜂擁而起，張昌尤爲猖獗。後二年，惠帝逝世。

晉惠帝永興元年五月，客星守畢宿。占辭說："此天象預示天子絶後。"另一說："大臣有被誅殺者。"七月庚申，金星犯角宿、亢宿，經房宿、心宿，歷尾宿、箕宿。九月，入南斗之宿。占辭說："金星犯角宿則天下有大戰；犯亢宿則將有大兵起，君主有憂患；入房宿、心宿則預示將有戰爭及國喪；犯尾宿則將有將軍與民衆變亂；犯箕宿則女主有憂患。"另一說："天下將亂。入南斗預示將有戰爭及國喪。"又一說："將軍將作亂。"金星所犯所守之宿又屬兗、豫、幽、冀、揚州之地的分野。同年七月，有蕩陰之戰。九月，王浚殺幽州刺史和演，進攻鄴，鄴崩潰。

於是兗、豫爲天下兵衝。陳敏又亂揚土，劉淵、石勒、李雄等并起微賤，跨有州郡。皇后羊氏數被幽廢。光熙元年，惠帝崩，終無繼嗣。

永興元年七月乙丑，星隕有聲。二年十月，星又隕有聲。按劉向説，民去其土之象也。是後遂亡中夏。

永興元年十二月壬寅夜，赤氣亘天，砰隱有聲。二年十月丁丑，赤氣見在北方，東西竟天。占曰："并爲大兵。砰隱有聲，怒之象也。"是後四海雲擾，九服交兵。

永興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占曰："大兵起。"九月，歲星守東井。占曰："有兵。井又秦分也。"是年，苟晞破公師藩，張方破范陽王虓，關西諸將攻河間王顒，顒奔走，東海王迎殺之。

永興二年八月，星孛于昴、畢。占曰："爲兵喪。"昴、畢，又趙、魏分也。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占曰："璇璣更授，天子出走。"又曰："强國發兵，諸侯争權。"是後皆有其應。明年，惠帝崩。

晋惠帝光熙元年四月，太白失行，自翼入尾、箕。占曰："太白失行而北，是謂返生。不有破軍，必有屠城。"五月，汲桑攻鄴，魏郡太守馮嵩出戰大敗，桑遂害東燕王騰，殺萬餘人，焚燒魏時宫室皆盡。

光熙元年五月，枉矢西南流。占曰："以亂伐亂之象也。"是時司馬越西破河間，奉迎大駕。尋收繆胤、何綏等，肆其無君之心，天下惡之。死而石勒焚其尸柩，是其應也。

光熙元年九月丁未，熒惑守心。占曰："王者惡之。"己亥，填星守房、心，又犯歲星。占曰："土守房，

當時兗、豫二州爲天下兵家必争之地。陳敏又亂揚州之地，劉淵、石勒、李雄等并起於微賤而占有州郡。皇后羊氏多次被幽禁廢棄。光熙元年，惠帝逝世，終無繼嗣之子。

永興元年七月乙丑，有星隕落且伴隨着聲音。二年十月，又有星隕落且有聲。按劉向的觀點，這是民衆離開其家鄉的象徵。此後晋室果然失去中夏。

永興元年十二月壬寅之夜，赤氣横貫天空且砰隱有聲。二年十月丁丑，有赤氣在北方出現，東西竟天。占辭説："此都預示將有大的戰争。砰隱有聲乃是憤怒的徵兆。"此後天下紛擾，各地割據者相互交戰。

永興二年四月丙子，金星犯狼星。占辭説："此天象預示將有大的軍事行動。"九月，木星守東井之宿。占辭説："將有戰争。井宿又屬秦地分野。"同年，苟晞破公師藩，張方破范陽王司馬虓，關西諸將進攻河間王司馬顒，司馬顒逃奔，被東海王迎戰并將其殺死。

永興二年八月，彗星出現在昴、畢二宿。占辭説："此天象預示將有戰争及喪事。"昴宿、畢宿又屬趙、魏之地分野。十月丁丑，有彗星出現在北斗之宿。占辭説："此預示皇位更替，天子被迫出走。"又説："强國發兵，諸侯争權。"此後都有應驗。明年，惠帝逝世。

晋惠帝光熙元年四月，金星不按常規運行，從翼宿入尾宿、箕宿。占辭説："金星不按常規運行且向北稱爲返生。没有軍隊被擊破，必有屠城之事。"五月，汲桑進攻鄴，魏郡太守馮嵩出戰大敗，汲桑遂殺東燕王司馬騰及萬餘人，燒盡魏時宫室。

光熙元年五月，有枉矢向西南流。占辭説："此爲叛亂者相互征伐之象。"當時司馬越向西攻破河間王，奉迎晋帝。不久收伏繆胤、何綏等，放縱其無君之心而爲天下人厭惡。死後石勒焚燒其尸體靈柩，即其應驗。

光熙元年九月丁未，火星守心宿。占辭説："此天象於王者不利。"己亥，土星守房、心二宿，又犯木星。占辭説："土星守房宿則多有禍

多禍喪。守心，國内亂，天下赦。”又曰：“填與歲合爲内亂。”是時司馬越秉權，終以無禮破滅，内亂之應也。十一月，惠帝崩，懷帝即位，大赦天下。

光熙元年十二月癸未，太白犯填星。占曰：“爲内兵，有大戰。”是後河間王爲東海王越所殺。明年正月，東海王越殺諸葛玫等。五月，汲桑破馮嵩，殺東燕王。八月，苟晞大破汲桑。

光熙元年十二月甲申，有白氣若虹，中天北下至地，夜見五日乃滅。占曰：“大兵起。”明年，王彌起青、徐，汲桑亂河北，毒流天下。

孝懷帝永嘉元年九月辛亥，有大星自西南流于東北，小者如升相隨，天盡赤，聲如雷。占曰：“流星爲貴使。”是年五月，汲桑殺東燕王騰，遂據河北。十一月，始遣和郁爲征北將軍鎮鄴，而田甄等大破汲桑，斬于樂陵。於是以甄爲汲郡太守，弟蘭鉅鹿太守。小星相隨，小將別帥之象也。司馬越忿魏郡以東，平原以南，皆黨於桑，悉以賞甄等，於是侵略赤地，有聲如雷，怒之象也。

永嘉元年十二月丁亥，星流震散。案劉向說：“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小星無名者，庶民之類。此百官庶民將流散之象也。”是後天下大亂，百官萬民，流移轉死矣。

永嘉二年正月庚午，太白伏不見。二月庚子，始晨見東方。是謂當見不見，占同上條。其後破軍殺將，不可勝數。帝崩虜庭，中夏淪覆。

永嘉三年正月庚子，熒惑犯紫微。占曰：“當有野死之王。又爲火燒宫。”是時太史令高堂冲奏，乘輿

亂喪事。守心宿則國有内亂，天下赦。”又説：“土星与木星合則有内亂。”當時司馬越專權，終因無禮被滅，此即内亂之應。十一月，惠帝去世，懷帝即位，大赦天下。

光熙元年十二月癸未，金星犯土星。占辭説：“此天象預示國内有兵相争，有大戰。”此後河間王被東海王司馬越所殺。明年正月，東海王司馬越殺諸葛玫等。五月，汲桑破馮嵩，殺東燕王。八月，苟晞大破汲桑。

光熙元年十二月甲申，有像虹一樣的白氣從中天北下至地，夜裏出現，五天後消失。占辭説：“此預示將有大的戰事。”明年，王彌起兵於青、徐二州，汲桑亂河北，毒流天下。

孝懷帝永嘉元年九月辛亥，有大星從西南流於東北且有小如升者與之相隨，天盡赤有聲如雷。占辭説：“流星代表貴使。”當年五月，汲桑殺東燕王司馬騰，遂占據河北。十一月，帝派遣和郁爲征北將軍鎮守鄴，而田甄等大破汲桑，斬之於樂陵。於是以田甄爲汲郡太守，其弟田蘭爲鉅鹿太守。小星相隨代表小將别帥。司馬越憤恨魏郡以東與平原以南都阿附於汲桑，所以在汲桑戰敗被殺後把這些地方都賞賜給田甄等人，當時相互攻殺，血流染紅大地，有聲如雷即爲憤怒之兆。

永嘉元年十二月丁亥，有星流且震散。考查劉向的觀點：“天上的星官列宿代表在位的王公大臣，無名的小星則代表一般的老百姓。這是百官及民衆將流散之象。”後來天下大亂，百官萬民流離輾轉，死者衆多。

永嘉二年正月庚午，金星伏而不出現。二月庚子，早晨出現於東方。這稱爲應當出現而不出現，占辭與前面相應的天象相同。其後破軍殺將，不可盡數。帝逝世於胡虜之庭，中夏淪落傾覆於異族。

永嘉三年正月庚子，火星犯紫微。占辭説：“此天象預示將有死於京都之外的帝王。又有皇宫被燒。”當時太史令高堂冲奏請帝應遷幸，否

宜遷幸，不然必無洛陽。五年六月，劉曜、王彌入京都，燒宮廟，帝崩于平陽。

則必失洛陽。五年六月，劉曜、王彌入京都洛陽，焚燒宮室、宗廟，帝崩逝於平陽。

永嘉三年，鎮星久守南斗。占曰："鎮星所居者，其國有福。"是時安東琅邪王始有揚土。其年十一月，地動，陳卓以爲是地動應也。

永嘉三年，土星長時間守南斗之宿。占辭説："土星所居處對應之國有福。"當時安東琅邪王始有揚州之地。同年十一月，地震，陳卓認爲地震應驗了上面的天象。

永嘉三年十二月乙亥，有白氣如帶出南北方各二，起地至天，貫參伐。占曰："天下大兵起。"四年三月，司馬越收繆胤、繆播等；又三方雲擾，攻戰不休。五年三月，司馬越死於甯平城，石勒攻破其衆，死者十餘萬人。六月，京都焚滅，帝劫虜庭。

永嘉三年十二月乙亥，各有兩條如帶子一樣的白氣在南北方向出現，下起於地而延至天，貫參伐之宿。占辭説："天下將有大的戰事。"四年三月，司馬越收伏繆胤、繆播等；同時三方擾亂，相互攻戰不休。五年三月，司馬越死於甯平城，石勒打敗其部衆，死者十餘萬人。六月，京都被焚毁，晉帝被異族劫持。

永嘉五年十月，熒惑守心。後二年，帝崩于虜庭。

永嘉五年十月，火星守心宿。後二年，帝死於胡。

永嘉六年七月，熒惑、歲星、鎮星、太白聚牛女之間，裴回進退。按占曰："牛，揚州分。"是後兩都傾覆，而元帝中興揚土，是其應也。

永嘉六年七月，火星、木星、土星、金星聚於牛宿、女宿之間，徘徊進退。考查占書可知："牛宿與揚州對應。"後來兩都傾覆，而元帝中興於揚州之地，此爲其應驗。

愍帝建武元年五月癸未，太白熒惑合於東井。占曰："金火合曰爍，爲喪。"是時帝雖劫于平陽，天下猶未敢居其虚位，災在帝也。六月丁卯，太白犯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廷，王者惡之。"七月，愍帝崩于寇庭，天下行服大臨。

愍帝建武元年五月癸未，金星與火星合於東井之宿。占辭説："金與火合被稱爲爍，代表喪亂。"當時帝雖然被虜於平陽，天下還無他人敢稱帝，所以災在愍帝身上。六月丁卯，金星犯太微垣。占辭説："此天象預示兵進入天子之廷，王者交惡。"七月，愍帝死於胡，天下孝服哀祭。

晉元帝太興元年七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吴、越有兵，大人憂。"二年二月甲申，熒惑犯東井。占曰："兵起，貴臣相戮。"八月己卯，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後宫憂。"乙未，太白犯歲星，在翼。占曰："爲兵亂。"三年四月壬辰，枉矢出虚、危，没翼、軫。占曰："枉矢所觸，天下之所伐。翼、軫，荆州之分也。"五月戊子，太白入太微，又犯上將。占曰："天子自將，上將

晉元帝太興元年七月，金星犯南斗之宿。占辭説："此預示吴、越之地將有戰争，王公大臣有憂患。"二年二月甲申，火星犯東井。占辭説："將有軍事行動，貴臣相互殺戮。"八月己卯，金星犯軒轅大星。占辭説："後宫將有憂患。"乙未，金星犯木星，在翼宿。占辭説："將有軍隊作亂。"三年四月壬辰，枉矢出於虚、危二宿而消失於翼、軫二宿。占辭説："枉矢所對應之地即爲軍隊征伐所在。翼、軫二宿與荆州對應。"五月戊子，金星入太微垣，又犯上將星。占辭説："天子將親自統率部隊，上將被殺。"六

誅。”六月丙辰，太白與歲星合于房。占曰：“爲兵饑。”九月，太白犯南斗，占同元年。十月己亥，熒惑在東井，居五諸侯南，踟躕留止，積三十日。占曰：“熒惑守井二十日以上，大人憂；守五諸侯，諸侯有誅者。”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郭景純曰：“月屬坎，陰府法象也。太白金行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毁其法也。”四年十二月丁亥，月犯歲星在房。占曰：“其國兵飢，民流亡。”永昌元年三月，王敦率江、荆之衆，來攻京都，六軍距戰，敗績。於是殺護軍將軍周顗、尚書令刁協，驃騎將軍劉隗出奔。四月，又殺湘州刺史譙王承、鎮南將軍甘卓。閏十二月，元帝崩。間一年，敦亦梟夷，枉矢觸翼之應也。十月，石他入豫州，略城父、銍二縣民以北，刺史祖約遣軍追之，爲其所没，遂退守壽春。

月丙辰，金星與木星合於房宿。占辭說：“此爲兵飢之兆。”九月，金星犯南斗，占辭與太興元年天象相同。十月己亥，火星在東井之宿，居於五諸侯之南，徘徊不進，積三十天。占辭說：“如果火星守井宿二十天以上，則王公大臣有憂患；守五諸侯，則諸侯有被殺者。”十二月己未，金星在斗宿入月。郭景純認爲：“月屬坎，是陰曹地府的象徵。金星運行而犯之，天意是說國家刑理失之偏頗，自毁法則。”四年十二月丁亥，月在房宿犯木星。占辭說：“國家兵飢，民流亡。”永昌元年三月，王敦率江、荆之軍進攻京都，六軍拒戰而大敗。於是王敦殺護軍將軍周顗、尚書令刁協，驃騎將軍劉隗逃亡。四月，又殺湘州刺史譙王司馬承、鎮南將軍甘卓。閏十二月，元帝去世。一年後王敦亦被殺，此乃枉矢觸翼宿的應驗。十月，石他進入豫州，掠奪城父、銍二縣民衆向北，刺史祖約遣軍追之而爲其所敗，遂退守壽春。

明帝太寧三年正月，熒惑逆行入太微。占曰：“爲兵喪，王者惡之。”閏八月，帝崩。咸和二年，蘇峻反，攻宫室，太后以憂逼崩，天子幽劫于石頭，遠近兵亂，至四年乃息。

明帝太寧三年正月，火星逆行入太微。占辭說：“此天象王者交惡，預示將有戰争、國喪。”閏八月，帝去世。咸和二年，蘇峻反叛，進攻宫室，太后因憂逼而死，天子被幽禁於石頭，遠近兵亂，到四年纔平息。

成帝咸和四年七月，有星孛于西北，二十三日滅。占曰：“爲兵亂。”十二月，郭默殺江州刺史劉胤，荆州刺史陶侃討默，明年，斬之。是時石勒又始僭號。

成帝咸和四年七月，有彗星出現於西北方向，二十三天後消失。占辭說：“此爲戰亂之兆。”十二月，郭默殺江州刺史劉胤，荆州刺史陶侃征討郭默，明年，斬郭默。當時石勒始僭越自立爲王。

咸和六年正月丙辰，月入南斗。占曰：“有兵。”一曰：“有大赦。”是月胡賊殺略婁、武進二縣民，於是遣戍中洲。明年，胡賊又略南沙、海虞民。是年正月，大赦，伐淮南，討襄陽，平之。

咸和六年正月丙辰，月入南斗之宿。占辭說：“此天象預示將有戰争。”另一説：“有大赦。”當月胡賊殺掠婁、武進二縣民衆，於是遣軍戍守中洲。明年，胡賊又掠南沙、海虞民衆。同年正月，大赦，征伐淮南，討伐襄陽而平定之。

咸和六年十一月，熒惑守胃、

咸和六年十一月，火星守胃、昴二宿。占辭

昴。占曰："趙、魏有兵。"八年七月，石勒死，石虎自立，多所殘滅。是時雖勒、虎僭號，而其强弱常占於昴，不關太微紫宫也。

咸和八年三月己巳，月入南斗，與六年占同。其年七月，石勒死，彭彪以譙，石生以長安，郭權以秦州，并歸從。於是遣督護高球率衆救彪，彪敗球退。又石虎、石斌攻滅生、權。咸康元年正月，大赦。

咸和八年七月，熒惑入昴。占曰："胡王死。"石虎多所攻滅。八月，月犯昴。占曰："胡不安。"九年六月，月又犯昴。是時石弘雖襲勒位，而石虎擅威暴横。十月，廢弘自立，遂幽殺之。

咸和九年三月己亥，熒惑入輿鬼，犯積尸。占曰："兵在西北，有没軍死將。"四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郭權始以秦州歸從，尋爲石斌所滅，徙其衆於青、徐。

晋成帝咸康元年二月己亥，太白犯昴。占曰："兵起，歲大旱。"四月，石虎掠騎至歷陽。朝廷慮其衆也，加司徒王導大司馬，治兵動衆。又遣慈湖、牛渚、蕪湖三戍。五月乃罷。是時胡賊又圍襄陽，征西將軍庾亮遣寧距退之。六月，旱。

咸康元年八月戊戌，熒惑入東井。占曰："無兵兵起；有兵兵止。"是年夏，發衆列戍。加王導大司馬，以備胡賊。

咸康元年三月丙戌，月入昴。占曰："胡王死。"十一月，月犯昴。二年八月，月又犯昴。占同。咸和三年，石虎發衆七萬，四年二月，自襲段遼于薊，遼奔敗。又攻慕容皝於棘城，不剋引退，皝追之，殺數百人。

說："此預示趙、魏之地將有戰争。"八年七月，石勒死，石虎自立，殘殺甚多。當時石勒、石虎雖自立爲王，但其强弱變化常與昴宿天象有關，而不涉及太微、紫微二宫。

咸和八年三月己巳，月入南斗，與咸和六年時的占辭相同。同年七月，石勒死，彭彪以譙，石生以長安，郭權以秦州一并歸順東晋。當時派遣督護高球率軍救援彭彪，彭彪戰敗而高球撤退。又石虎、石斌攻滅石生、郭權。咸康元年正月，大赦。

咸和八年七月，火星入昴宿。占辭說："此預示胡王將死。"石虎攻滅甚多。八月，月犯昴宿。占辭說："胡不安寧。"九年六月，月又犯昴宿。當時石弘雖然承襲石勒的王位，而石虎作威暴戾蠻横。十月，廢石弘自立，接着秘密殺死石弘。

咸和九年三月己亥，火星入輿鬼之宿，犯積尸。占辭說："此天象預示戰争在西北方向，有軍隊陷没將領死亡之事發生。"四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郭權起初以秦州歸從晋，不久被石斌消滅，遷徙其部衆於青、徐二州。

晋成帝咸康元年二月己亥，金星犯昴宿。占辭說："此預示將有軍事行動，本年大旱。"四月，石虎率騎兵至歷陽。朝廷考慮到其人數衆多，加封司徒王導爲大司馬，整治軍隊。又派兵戍衛慈湖、牛渚、蕪湖。五月乃罷。當時胡賊又圍襄陽，被征西將軍庾亮派遣庾寧拒退。六月，旱。

咸康元年八月戊戌，火星入東井之宿。占辭說："此天象預示：如果當時没有軍事行動則將有軍事行動；如果有軍事行動則將停止。"當年夏天，發軍守戍。加封王導爲大司馬，以防備胡賊。

咸康元年三月丙戌，月入昴宿。占辭說："此預示胡王將死。"十一月，月犯昴宿。二年八月，月又犯昴宿。占辭同上。咸和三年，石虎發兵七萬，四年二月，親自襲擊段遼於薊，段遼奔逃。又進攻慕容皝於棘城，不克而退，被慕容皝追殺數百人。石虎留其部將麻秋屯於令支，被慕

虎留其將麻秋屯令支，皝破秋，并虜遼殺之。

容皝所破，并虜獲段遼而殺之。

咸康二年正月辛巳，彗星夕見西方，在奎。占曰："爲兵喪。奎又爲邊兵。"四年，石虎伐慕容皝不剋，皝追擊之，又破麻秋。時皝稱蕃，邊兵之應也。

咸康二年正月辛巳，彗星傍晚時出現於西方之奎宿。占辭説："此天象預示將有戰争及喪亂。奎宿又表示邊境有戰事。"四年，石虎征伐慕容皝不克，反被追擊，又破其部將麻秋。當時慕容皝稱臣於晋，所以上述戰争又爲邊境有戰事的應驗。

咸康二年正月辛卯，月犯房南第二星。占曰："將相有憂。"五年七月，丞相王導薨。八月，太尉郗鑒薨。六年正月，征西大將軍庾亮薨。

咸康二年正月辛卯，月犯房宿南第二星。占辭説："此預示將相有憂患。"五年七月，丞相王導去世。八月，太尉郗鑒去世。六年正月，征西大將軍庾亮去世。

咸康二年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因晝見。占曰："斗爲宰相，又揚州分，金犯之，死喪象。晝見爲不臣，又爲兵喪。"三年，石虎僭稱天王。四年，虎滅段遼而敗於慕容皝。皝，國蕃臣。五年，王導薨。

咸康二年九月庚寅，金星犯南斗，接着白天出現。占辭説："斗宿代表宰相，又與揚州對應，金星犯之，乃是死喪的天象。白天出現表示有反臣，又預示將有戰争、喪亂。"三年，石虎僭越自稱天王。四年，石虎消滅段遼而敗於慕容皝。慕容皝乃晋國之藩臣。五年，王導去世。

咸康三年六月辛未，有流星大如二斗魁，色青，赤光耀地，出奎中，没婁北。案占爲飢，五穀不藏。是月，大旱。

咸康三年六月辛未，有流星與二斗魁一樣大，色青，紅光耀地，出於奎宿之中而消失於婁宿之北。考查占書可知，此天象表示將有饑荒，五穀不收。當月大旱。

咸康三年八月，熒惑入輿鬼，犯積尸。占曰："貴人憂。"三年八月甲戌，月犯東井距星。占曰："國有憂，將死。"三年九月戊子，月犯建星。占曰："易相。"一曰："大將死。"五年，丞相王導薨，庾冰代輔政。太尉郗鑒、征西大將軍庾亮薨。

咸康三年八月，火星入輿鬼宿，犯積尸。占辭説："此預示尊貴之人將有憂患。"三年八月甲戌，月犯東井宿之距星。占辭説："國家將有憂患，將軍死。"三年九月戊子，月犯建星。占辭説："此預示將變换丞相。"另一説："大將死。"五年，丞相王導去世，庾冰代爲輔政。太尉郗鑒、征西大將軍庾亮去世。

咸康三年十一月乙丑，太白犯歲星。占曰："爲兵飢。"四年二月，石虎破幽州，遷其人萬餘家。李壽殺李期。五年，胡衆五萬寇沔南，略七千餘家而去。又騎二萬圍陷邾城，殺略五千餘人。

咸康三年十一月乙丑，金星犯木星。占辭説："此天象代表戰争、饑荒。"四年二月，石虎攻破幽州，遷徙民衆萬餘家。李壽殺李期。五年，胡兵五萬侵掠沔南，掠走七千餘家。又騎兵二萬圍陷邾城，殺死掠走共五千餘人。

咸康四年四月己巳，太白晝見在柳。占曰："爲兵，爲不臣。"七月乙巳，月掩太白。占曰："王者亡地，大兵起。"明年，胡賊大寇沔南，陷

咸康四年四月己巳，金星白天在柳宿出現。占辭説："此天象預示將有戰争及反臣。"七月乙巳，月掩金星。占辭説："此天象預示王者失地，將有大規模軍事行動。"明年，胡人侵掠沔南，

郝城，豫州刺史毛寶、西陽太守樊峻皆棄城投江死。於是内外戒嚴，左衛桓監、匡術等諸軍至武昌，乃退。七年，慕容皝自稱爲燕王。

咸康四年五月戊午，熒惑犯右執法。占曰："大臣死，執政者憂。"九月，太白犯右執法。案占，"五星災同，金火尤甚。"十一月戊子，太白犯房上星。占曰："上相憂。"五年七月己酉，月犯房上星，亦同占。是月庚申，丞相王導薨。

咸康五年四月辛未，月犯歲星，在胃。占曰："國飢民流。"乙未，月犯畢距星。占曰："兵起。"是夜，月又犯歲星，在昴。及冬，有沔南、郝城之敗，百姓流亡萬餘家。

咸康六年二月庚午朔，流星大如斗，光耀地，出天市，西行入太微。占曰："大人當之。"乙未，太白入月。占曰："人主死。"四月甲午，月犯太白。占曰："人主惡之。"八年六月，成帝崩。

咸康六年三月甲寅，熒惑從行犯太微上將星。占曰："上將憂。"四月丁丑，熒惑犯右執法。占曰："執法者憂。"六月乙亥，月犯牽牛中央星。占曰："大將憂。"是時尚書令何充爲執法，有譴欲避其咎，明年，求爲中書令。建元二年，庾冰薨，皆大將執政之應也。是歲正月，征西將軍庾亮薨。三月，而熒惑犯上將。九月，石虎大將夔安死。庾冰後積年方薨。豈冰能修德，移禍於夔安乎？

咸康六年四月丙午，太白犯畢距星。占曰："兵革起。"一曰："女主憂。"六月乙卯，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七年三月，皇后杜氏崩。

攻陷郝城，豫州刺史毛寶、西陽太守樊峻皆棄城投江而死。於是内外戒嚴，左衛桓監、匡術等各軍進至武昌，胡兵纔退走。七年，慕容皝自稱燕王。

咸康四年五月戊午，火星犯右執法星。占辭說："此天象預示將有大臣死，執政之人有憂患。"九月，金星犯右執法星。考查占書可知，"五大行星犯執法星所預示的災害相同，如果犯執法星的是金星火星，情況就更嚴重"。十一月戊子，金星犯房宿上星。占辭說："這天象預示上相有憂患。"五年七月己酉，月犯房宿上星，占辭同上。當月庚申，丞相王導去世。

咸康五年四月辛未，月在胃宿犯木星。占辭說："這預示國家有饑荒，民衆流亡。"乙未，月犯畢宿距星。占辭說："這天象預示將有戰爭。"當夜，月又於昴宿犯木星。冬天，有沔南、郝城之敗，百姓流亡者萬餘家。

咸康六年二月庚午，即當月朔日，有流星如斗一樣大，光亮照耀大地，出於天市垣而向西運行入太微垣。占辭說："王公大臣應這天象預示的災禍。"乙未，金星入月。占辭說："君主將死。"四月甲午，月犯金星。占辭說："這天象預示君主交惡。"八年六月，成帝去世。

咸康六年三月甲寅，火星縱向運行犯太微上將星。占辭說："這天象預示上將有憂患。"四月丁丑，火星犯右執法星。占辭說："此預示執法大臣有憂患。"六月乙亥，月犯牽牛宿中央星。占辭說："這天象預示大將有憂患。"當時尚書令何充爲執法之人，被譴責而想逃避其罪責，因此第二年請求爲中書令。建元二年，庾冰去世，這些都是大將、執政大臣有憂患的應驗。當年正月，征西將軍庾亮去世。三月而火星犯上將星。九月，石虎大將夔安死。庾冰多年後纔死。這難道是因庾冰能修德，所以上天移禍於夔安嗎？

咸康六年四月丙午，金星犯畢宿距星。占辭說："這天象預示將有戰爭。"另一說："皇后有憂患。"六月乙卯，金星犯軒轅大星。占辭說："此預示皇后有憂患。"七年三月，皇后杜氏去世。

咸康七年三月壬午，月犯房。占曰："將相憂。"八年六月，熒惑犯房上第二星。占曰："次相憂。"建元二年，車騎將軍江州刺史庾冰薨。是時驃騎將軍何充居内，冰爲次相也。

咸康七年三月壬午，月犯房宿。占辭説："這天象預示將相有憂患。"八年六月，火星犯房宿上第二星。占辭説："副丞相有憂患。"建元二年，車騎將軍江州刺史庾冰去世。當時驃騎將軍何充居内掌管政事，庾冰爲副相。

咸康七年四月己丑，太白入輿鬼。占曰："兵革起。"五月，太白晝見。以晷度推之，非秦、魏，則楚也。占曰："爲臣强，爲有兵。"八月辛丑，月犯輿鬼。占曰："人主憂。"八年六月，成帝崩。

咸康七年四月己丑，金星入輿鬼之宿。占辭説："這天象預示將有戰爭。"五月，金星白天出現。按其出現時晷上度數推算，金星當時不是與秦、魏之地對應，而與楚地對應。占辭説："此表示臣太强，將有戰爭。"八月辛丑，月犯輿鬼宿。占辭説："君主有憂患。"八年六月，成帝去世。

咸康八年八月壬寅，月犯畢赤星。占曰："下犯上，兵革起。"十月，月又掩畢赤星。占同。己酉，太白犯熒惑。占曰："大兵起。"其後庾翼大發兵謀伐胡，專制上流，朝廷憚之。

咸康八年八月壬寅，月犯畢宿之赤星。占辭説："這天象表示下犯上，將有軍事行動。"十月，月又掩畢宿赤星。占辭同上。己酉，金星犯火星。占辭説："此預示將有大的軍事行動。"其後庾翼大發兵圖謀討伐胡軍，專門控制長江上流，朝廷忌憚。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壬午，太白入昴。占曰："趙地有兵。"又曰："天下兵起。"四月乙酉，太白晝見。八月丁未，太白犯歲星。占曰："有大兵。"是年，石虎殺其太子邃及其妻子徒屬二百餘人。又遣將劉寧寇没狄道，又使將張舉將萬餘人屯薊東，謀慕容皝。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壬午，金星入昴宿。占辭説："這天象預示趙地有戰爭。"又説："天下將有軍事行動。"四月乙酉，金星白天出現。八月丁未，金星犯木星。占辭説："此預示將有大戰。"同年，石虎殺其太子石邃及其妻子部屬共二百餘人。又派遣部將劉寧侵占狄道，使部將張舉率萬餘人屯於薊東以圖謀征伐慕容皝。

建元元年十一月六日，彗星見亢，長七尺，尾白色。占曰："亢爲朝廷，主兵喪。"二年九月，康帝崩。

建元元年十一月六日，有彗星出現於亢宿，其長七尺，尾白色。占辭説："亢宿代表朝廷，掌管戰爭及喪亂。"二年九月，康帝去世。

建元元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澀。'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虎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皂白之徵也。"

建元元年，木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在給其兄庾冰的信上説："木星犯天關，占書上説：'這預示關口橋梁將不通暢。'近來江東没有其他事故，長江水道也很暢通；而石虎這些年來一再閉關不通信使，這又是天公糊塗而是非不分的徵兆。"

建元二年閏月乙酉，太白犯斗。占曰："爲喪，天下受爵禄。"九月，康帝崩，太子立，大赦賜爵也。

建元二年閏月乙酉，金星犯斗宿。占辭説："這天象預示喪事，天下將封爵加俸禄。"九月，康帝去世，太子繼位，天下大赦，加官進爵。

晋穆帝永和元年正月丁丑，月

晋穆帝永和元年正月丁丑，月入畢宿。占

入畢。占曰："兵大起。"戊寅，月犯天關。占曰："有亂臣更天子之法。"五月辛巳，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爲臣强，秦有兵。"六月辛丑，入太微，犯屏西南。占曰："輔臣有免罷者。"七、八月，月皆犯畢。占同正月。己未，月犯輿鬼。占曰："大臣有誅。"九月庚戌，月又犯畢。是年初，庾翼在襄陽，七月，翼疾將終，輒以子爰之爲荆州刺史，代己任，爰之尋被廢。明年，桓温又輒率衆伐蜀，執李勢，送至京都。蜀本秦地也。

永和二年二月壬子，月犯房上星。四月丙戌，月又犯房上星。占同前。八月壬申，太白犯左執法。是歲，司徒蔡謨被廢。

永和三年正月壬午，月犯南斗第五星。占曰："將軍死，近臣去。"五月壬申，月犯南斗第四星，因入魁。占曰："有兵。"一曰："有大赦。"六月，月犯東井距星。占曰："將死，國有憂。"戊戌，月犯五諸侯。占曰："諸侯有誅。"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第五星。占曰："爲喪兵。"四年七月丙申，太白犯左執法。甲寅，月犯房。丁巳，月入南斗犯第二星。乙丑，太白犯左執法。占悉同上。十月甲戌，月犯亢。占曰："兵起，軍將死。"十一月戊戌，犯上將星。三年六月，大赦。是月，陳逵征壽春，敗而還。七月，氐蜀餘寇反亂益土。九月，石虎伐凉州，不克。

永和四年四月，太白入昴。五月，熒惑入婁，犯鎮星。七月，太白犯軒轅。占在趙，及爲兵喪，女主憂。其年八月，石虎太子宣殺弟韜，宣亦死。五年正月，石虎僭稱皇帝，尋病死。是年，褚裒北伐喪衆，又尋

辭説："這天象預示將有大規模軍事行動。"戊寅，月犯天關。占辭説："這天象表示有亂臣變更天子的法規。"五月辛巳，金星白天在東井宿出現。占辭説："此表示臣太强，秦地將有戰争。"六月辛丑，入太微垣，犯屏西南星。占辭説："這天象表示輔佐大臣有被罷免者。"七、八月，月皆犯畢宿。占辭與同年正月時相同。己未，月犯輿鬼宿。占辭説："這天象預示大臣有被殺者。"九月庚戌，月又犯畢宿。同年初，庾翼在襄陽，七月，庾翼發病將死，擅自以自己的兒子庾爰之接替自己的荆州刺史之職，但不久被廢。明年，桓温又擅自率衆征伐蜀地，捕李勢送至京都。蜀本屬秦地。

永和二年二月壬子，月犯房宿上星。四月丙戌，月又犯房宿上星。占辭與前面相同。八月壬申，金星犯左執法星。同年，司徒蔡謨被廢黜。

永和三年正月壬午，月犯南斗第五星。占辭説："這天象預示將軍死，親近之臣離去。"五月壬申，月犯南斗第四星，接着入魁。占辭説："此預示將有戰亂。"另一説："有大赦。"六月，月犯東井宿距星。占辭説："這天象預示將軍死，國有憂患。"戊戌，月犯五諸侯。占辭説："此預示諸侯有被殺者。"九月庚寅，金星犯南斗第五星。占辭説："將有喪亂戰争。"四年七月丙申，金星犯左執法星。甲寅，月犯房宿。丁巳，月入南斗犯其第二星。乙丑，金星犯左執法星。占辭各與前面相應的天象相同。十月甲戌，月犯亢宿。占辭説："這天象預示將有戰争，軍中之將死。"十一月戊戌，犯上將星。三年六月，大赦。同月，陳逵征伐壽春，失敗而回。七月，氐蜀餘寇反叛而亂益州之地。九月，石虎征伐凉州，没有攻克。

永和四年四月，金星入昴宿。五月，火星入婁宿，犯土星。七月，金星犯軒轅。按占書災應在趙地，將有戰亂，皇后有憂患。同年八月，石虎的太子石宣殺弟石韜，石宣亦被殺。五年正月，石虎僭越自稱皇帝，不久病死。同年，褚裒北伐失敗喪師，不久後去世，太后因此而穿喪

薨，太后素服。六年正月，朝會廢樂。

永和五年四月丁未，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九月戊戌，太白犯左角。占曰："爲兵。"十月，月犯昴。占曰："朝廷有憂，軍將死。"十一月乙卯，彗星見于亢，芒西向，色白，長一丈。占曰："爲兵喪。"是年八月，褚裒北征兵敗。十月，關中二十餘壁舉兵歸從，石遵攻没南陽。十一月，冉閔殺石遵，又盡殺胡十餘萬人，於是中土大亂。十二月，褚裒薨。八年，劉顯、苻健、慕容儁并僭號。殷浩北伐敗，見廢。

永和六年二月辛酉，月犯心大星。占曰："大人憂。心豫州分也。"丁丑，月犯房。占曰："將相憂。"三月戊戌，熒惑犯歲星。占曰："爲戰。"六月己丑，月犯昴。占同上。乙未，月犯五諸侯。占同三年。七月壬寅，月始出西方，犯左角。占曰："大將軍死。"一曰："天下有兵。"丁未，月犯箕。占曰："軍將死。"丙寅，熒惑犯鉞星。占曰："大臣有誅。"八月辛卯，月犯左角，太白晝見在南斗，月犯右執法。占并同上。七年二月，太白犯昴。占同上。乙卯，熒惑入輿鬼，犯積尸。占曰："貴人憂。"五月乙未，熒惑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太白入畢口，犯左股。占曰："將相當之。"六月乙亥，月犯箕。丙子，月犯斗。丁丑，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八月庚午，太白犯軒轅。戊子，太白犯右執法。占悉同上。七年，劉顯殺石祗及諸胡帥，中土大亂，戎、晋十萬數，各還舊土，互相侵略及疾疫死亡，能達者十二三。是年，桓温輒以大衆求浮江入淮北伐，朝廷震懼。八年，豫州刺

服。六年正月，取消朝會時的音樂。

永和五年四月丁未，金星犯東井之宿。占辭說："這天象預示秦地將有戰争。"九月戊戌，金星犯左角。占辭說："這預示將有戰争。"十月，月犯昴宿。占辭說："此預示朝廷有憂患，軍中之將死。"十一月乙卯，有彗星出現於亢宿，其光芒指向西，色白，長一丈。占辭說："這天象表示將有戰争及喪亂。"同年八月，褚裒北征失敗。十月，關中二十餘處堅壁自保者投歸晋室，石遵攻陷南陽。十一月，冉閔殺死石遵，接着又屠殺胡官員及軍民十餘萬人，於是中原大亂。十二月，褚裒去世。八年，劉顯、苻健、慕容儁都自立爲王。殷浩北伐失敗而被罷免。

永和六年二月辛酉，月犯心宿大星。占辭說："這天象預示王公大臣有憂患。心宿與豫州對應。"丁丑，月犯房宿。占辭說："此表示將相有憂患。"三月戊戌，火星犯木星。占辭說："這天象表示將有戰争。"六月己丑，月犯昴宿。占辭同上。乙未，月犯五諸侯。占辭與永和三年時天象相同。七月壬寅，月始出於西方，犯左角星。占辭說："此表示大將軍將死。"另一說："天下將有戰争。"丁未，月犯箕宿。占辭說："此預示軍中之將死。"丙寅，火星犯鉞星。占辭說："這天象預示大臣有被殺者。"八月辛卯，月犯左角星，金星白天出現在南斗，月犯右執法星。占辭各自與前面相應天象一樣。七年二月，金星犯昴宿。占辭同上面相同天象一樣。乙卯，火星入輿鬼宿犯積尸。占辭說："這天象預示貴人有憂患。"五月乙未，火星犯軒轅大星。占辭說："此預示皇后將有憂患。"金星入畢宿之口，犯左股。占辭說："預示將相有災禍。"六月乙亥，月犯箕宿。丙子，月犯斗宿。丁丑，火星入太微垣犯右執法星。八月庚午，金星犯軒轅星。戊子，金星犯右執法星。占辭各自與前面相應天象一樣。七年，劉顯殺石祗及諸胡將帥，中原大亂，戎、晋民衆數十萬各還歸家鄉，因互相侵掠及疾病瘟疫而死亡很多，能到達目的地者仅十分之二三而已。同年，桓温擅自以大軍過長江而進

史謝尚討張遇，爲苻雄所敗。殷浩北伐敗，被廢。十年，桓温伐苻健，不克而還。

永和八年三月戊戌，月犯軒轅大星。癸丑，月入南斗犯第二星。五月，月犯心星。四月癸酉，月犯房。六月辛巳，日未入，有流星如三斗魁，從辰巳上東南行。晷度推之，在箕、斗之間，蓋燕分也。案占爲營首，營首之下，流血滂沲。七月壬子，歲星犯東井距星。占曰："内亂兵起。"八月戊戌，熒惑入輿鬼。占曰："忠臣戮死。"丙辰，太白入南斗，犯第四星。占曰："將爲亂。"一曰："丞相免。"九年二月乙巳，入南斗，犯第三星。三月戊辰，月犯房。八月，歲星犯輿鬼東南星。占，"東南星主兵，兵起"。十二月，月在東井，犯歲星。占曰："秦飢民流。"是時帝主幼冲，母后稱制，將相有隙，兵革連起。慕容儁僭稱大燕，攻伐無已，故災異數見，殷浩見廢也。

永和十年正月乙卯，月食昴。占曰："趙、魏有兵。"癸酉，填星奄鉞星。占曰："斧鉞用。"二月甲申，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惡之。"四月癸未，流星大如斗，色赤黄，出織女，没造父，有聲如雷。占曰："燕、齊有兵，民流。"戊午，月犯心大星。七月庚午，太白晝見。晷度推之，災在秦、鄭。九月辛酉，太白犯左執法。十一月，月奄填星，在輿鬼。占曰："秦有兵。"十一年三月辛亥，月奄軒轅。占同上。四月庚寅，月犯牛宿南星。占曰："國有憂。"八月己未，太白犯天江。占曰："河津不通。"十二年六月庚子，太白晝見，在東井。占如上。己未，月犯鉞星。七月丁卯，太白犯填星，在柳。占

入淮地北伐，朝廷上下震驚恐懼。八年，豫州刺史謝尚討伐張遇，被苻雄打敗。殷浩北伐失敗被廢。十年，桓温征伐苻健，不克而回。

永和八年三月戊戌，月犯軒轅大星。癸丑，月入南斗犯其第二星。五月，月犯心星。四月癸酉，月犯房宿。六月辛巳，太陽未入而有如三斗魁一樣的流星從辰巳的上方向東南運行。以當時晷上的度數推算，此流星應在箕、斗二宿之間，與燕地對應。考查占書可知其爲營首，營首對應之地，血流成河。七月壬子，木星犯東井宿距星。占辭説："這天象預示將有内亂、戰争。"八月戊戌，火星入輿鬼宿。占辭説："此預示忠臣被殺。"丙辰，金星入南斗犯其第四星。占辭説："這天象表示將軍作亂。"另一説："丞相被罷免。"九年二月乙巳，入南斗犯其第三星。三月戊辰，月犯房宿。八月，木星犯輿鬼宿東南星。由占書可知"輿鬼東南星掌管軍事，將有戰争"。十二月，月在東井之宿犯木星。占辭説："此預示秦地飢民流亡。"當時晉帝年幼，母后掌政，將相不和，戰争連起。慕容儁僭越自稱大燕皇帝，攻伐不停，所以災異多次出現，殷浩被黜免。

永和十年正月乙卯，月食於昴宿。占辭説："這天象預示趙、魏之地有戰争。"癸酉，土星掩鉞星。占辭説："將動用酷刑。"二月甲申，月犯心宿大星。占辭説："這天象王者交惡。"四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斗，色赤黄，出於織女星而消失於造父，伴有如雷之聲。占辭説："此表示燕、齊之地將有戰争，民衆流散。"戊午，月犯心宿大星。七月庚午，金星白天出現。以晷上度數推算，災在秦、鄭之地。九月辛酉，金星犯左執法星。十一月，月在輿鬼宿掩土星。占辭説："此預示秦地有戰争。"十一年三月辛亥，月掩軒轅星。占辭同上。四月庚寅，月犯牛宿南星。占辭説："此預示國家有憂患。"八月己未，金星犯天江。占辭説："此預示黄河渡口不通。"十二年六月庚子，金星白天在東井之宿出現。占辭同上。己未，月犯鉞星。七月丁卯，金星在柳宿犯土星。占辭説："這天象預示周地有大戰争。"八月

曰："周地有大兵。"八月癸酉，月奄建星。九月戊寅，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星。十一月丁丑，熒惑犯太微東蕃上相。十年四月，桓溫伐苻健，破其嶢柳衆軍。健壁長安，温退。十二月，慕容恪攻齊。十二年八月，桓溫破姚襄於伊水，定周地。十一月，齊城陷，執段龕，殺三千餘人。永和末，鮮卑侵略河、冀，升平元年，慕容儁遂據臨漳，盡有幽、并、青、冀之地。緣河諸將漸奔散，河津隔絶矣。三年，會稽王以郗曇、謝萬敗績，求自貶三等。是時權在方伯，九服交兵，故譴象仍見。

癸酉，月掩建星。九月戊寅，火星入太微垣犯西蕃上將星。十一月丁丑，火星犯太微垣東蕃上相星。十年四月，桓溫征伐苻健，破其嶢柳衆軍。苻健築壁於長安而桓溫撤退。十二月，慕容恪進攻齊國。十二年八月，桓溫在伊水破姚襄，平定周地。十一月，齊城被攻陷，抓獲段龕，殺死三千餘人。永和末年，鮮卑侵犯河、冀之地，升平元年，慕容儁據於臨漳，占有幽、并、青、冀四州之地。沿黄河各將先後逃散，黄河渡口遂隔絶。三年，會稽王因爲郗曇、謝萬大敗，請求自貶三等。當時權力掌握在各方諸侯之手，天下戰亂，所以多次出現表示譴責的天象。

晉穆帝升平元年四月壬子，太白入輿鬼。丁亥，月奄東井南轅西頭第二星。占曰："秦地有兵。"一曰："將死。"六月戊戌，太白晝見，在軫。占同上。軫，楚分也。壬子，月犯畢。占曰："爲邊兵。"七月辛巳，熒惑犯天江。占曰："河津不通。"十一月，歲星犯房。壬午，月奄歲星，在房。占曰："民飢。"一曰："豫州有災。"二年二月辛卯，填星犯軒轅大星。甲午，月犯東井。閏月乙亥，月犯歲星，在房。占悉同上。五月丁亥，彗出天船，在胃度中。彗爲兵喪，除舊布新，出天船，外夷侵。一曰："爲大水。"六月辛酉，月犯房。八月戊午，熒惑犯填星，在張。占曰："兵大起。張，三河分。"十月己未，太白犯哭星。十二月，枉矢自東南流于西北，其長半天。三年正月壬辰，熒惑犯楗閉。案占，"人主憂"。三月乙酉，熒惑逆行犯鉤鈐。案占，"王者惡之"。月犯太白，在昴。占曰："人君死。"一曰："趙地有兵，朝廷不安。"六月，太白犯東井。七月乙酉，熒惑犯天江。丙戌，太白犯

晉穆帝升平元年四月壬子，金星入輿鬼之宿。丁亥，月掩東井宿南轅西頭第二星。占辭説："這天象預示秦地有戰争。"另一説："將領死亡。"六月戊戌，金星白天在軫宿出現。占辭同上。軫宿與楚地對應。壬子，月犯畢宿。占辭説："這天象預示邊境有戰争。"七月辛巳，火星犯天江。占辭説："此預示黄河渡口不通。"十一月，木星犯房宿。壬午，月在房宿掩木星。占辭説："這天象預示民飢。"另一説："此預示豫州有災。"二年二月辛卯，土星犯軒轅大星。甲午，月犯東井宿。閏月乙亥，月於房宿犯木星。占辭各同前面相應天象。五月丁亥，彗星出於天船，在胃宿之中。彗星代表戰争及喪亂，除舊布新，出天船表示外夷入侵。另一説："這天象預示有大水。"六月辛酉，月犯房宿。八月戊午，火星在張宿犯土星。占辭説："這天象表示將有大規模軍事行動。張宿與三河對應。"十月己未，金星犯哭星。十二月，有枉矢從東南落於西北，其長半天。三年正月壬辰，火星犯楗閉。考查占書可知，"這天象預示君主有憂"。三月乙酉，火星逆行犯鉤鈐。考查占書可知，"這天象對王者不利"。月犯金星於昴宿。占辭説："這天象預示君主將死。"另一説："趙地將有戰争，朝廷不安寧。"六月，金星犯東井之宿。七月乙酉，火星犯天江。丙戌，金星犯輿鬼之宿。占辭與前面相

輿鬼。占悉同上。戊子，月犯牽牛中央大星。占曰："牽牛，天將也。犯中央星，大將軍死。"八月丁未，太白犯軒轅大星。甲子，月犯畢大星。占曰："爲邊兵。"一曰："下犯上。"庚午，太白犯填星，在太微中。占曰："王者惡之。"二年五月，關中氐帥殺苻生立堅。十二月，慕容儁入屯鄴。八月，安西將軍、豫州刺史謝奕薨。三年十月，諸葛攸舟軍入河，敗績。豫州刺史謝萬入潁，衆潰而歸，除名爲民。十一月，司徒會稽王以二鎮敗，求自貶三等。四年正月，慕容儁死，子暐代立。慕容恪殺其尚書令陽騖等。五月，天下大水。五年五月，穆帝崩。

應天象相同。戊子，月犯牽牛之宿中央大星。占辭說："牽牛代表天將。犯中央大星表示大將軍死。"八月丁未，金星犯軒轅大星。甲子，月犯畢宿大星。占辭說："這天象預示邊地有戰爭。"另一說："這預示以下犯上。"庚午，金星犯土星於太微垣之中。占辭說："這天象對王者不利。"二年五月，關中氐族帥殺苻生而立苻堅。十二月，慕容儁入屯於鄴。八月，安西將軍、豫州刺史謝奕死。三年十月，諸葛攸率水軍進入黄河，大敗。豫州刺史謝萬進入潁，軍隊潰敗而歸，被解除官籍爲百姓。十一月，司徒會稽王因二鎮兵敗而請求自貶三等。四年正月，慕容儁死，其子慕容暐繼位。慕容恪殺其尚書令陽騖等。五月，天下大水。五年五月，穆帝去世。

升平四年正月乙亥，月犯牽牛中央大星。占曰："大將死。"六月辛亥，辰星犯軒轅。占曰："女主憂。"己未，太白入太微右掖門，從端門出。占曰："貴奪勢。"一曰："有兵。"又曰："出端門，臣不臣。"八月戊申，太白犯氐。占曰："國有憂。"丙辰，熒惑犯太微西蕃上將。九月壬午，太白入南斗口，犯第四星。占曰："爲喪，有赦，天下受爵禄。"十月庚戌，天狗見西南。占曰："有大兵流血。"十二月甲寅，熒惑犯房。丙寅，太白晝見。庚寅，月犯楗閉。占曰："人君惡之。"五年正月乙巳，填星逆行犯太微。乙丑辰時，月在危宿奄太白。占曰："天下民靡散。"三月丁未，月犯填星在軫。占曰："爲大喪。"五月壬寅，月犯太微。庚戌，月犯建星。占曰："大臣相譖。"辛亥，月犯牽牛宿。占曰："國有憂。"五年正月，北中郎將郗曇薨。五月，穆帝崩，哀帝立，大赦賜爵，褚后失勢。七月，慕容恪攻冀州

升平四年正月乙亥，月犯牽牛中央大星。占辭說："這天象預示大將死。"六月辛亥，水星犯軒轅星。占辭說："此預示皇后有憂患。"己未，金星入太微垣之右掖門，從端門出。占辭說："這天象預示顯貴者的權勢被剥奪。"另一說："將有戰争。"又說："金星出端門則臣反叛。"八月戊申，金星犯氐宿。占辭說："此預示國家有憂患。"丙辰，火星犯太微垣西蕃上將星。九月壬午，金星入南斗之口而犯其第四星。占辭說："這天象預示將有喪事，有大赦，天下加封爵禄。"十月庚戌，天狗出現於西南。占辭說："此預示將有大的流血戰争。"十二月甲寅，火星犯房宿。丙寅，金星白天出現。庚寅，月犯楗閉。占辭說："這天象對君主不利。"五年正月乙巳，土星逆行犯太微垣。乙丑日辰時，月在危宿掩金星。占辭說："這天象表示天下民衆將流散。"三月丁未，月在軫宿犯土星。占辭說："這預示將有大喪。"五月壬寅，月犯太微垣。庚戌，月犯建星。占辭說："這預示大臣相害。"辛亥，月犯牽牛宿。占辭說："這預示國家有憂患。"五年正月，北中郎將郗曇死。五月，穆帝去世，哀帝繼位，大赦且賜爵位，褚后失勢。七月，慕容恪攻克冀州刺史吕護於野王，吕護逃奔到滎陽。當時

刺史呂護於野王，拔之，護奔滎陽。是時桓溫以大衆次宛，聞護敗乃退。

桓溫大軍駐於宛，聽説呂護戰敗後撤退。

升平五年六月癸酉，月奄氐東北星。占曰："大將當之。"九月乙酉，奄畢。占曰："有邊兵。"十月丁卯，熒惑犯歲星，在營室。占曰："大臣有匿謀。"一曰："衛地有兵。"丁未，月犯畢赤星。占曰："下犯上。"又曰："有邊兵。"八月，范汪廢。隆和元年，慕容暐遣傅末波寇河陰，陳祐危逼。

升平五年六月癸酉，月掩氐宿東北星。占辭説："大將應此兆。"九月乙酉，掩畢宿。占辭説："這天象預示邊地有戰争。"十月丁卯，火星犯木星於營室。占辭説："此預示大臣有陰謀。"另一説："衛地有戰争。"丁未，月犯畢宿赤星。占辭説："這預示下犯上。"又説："邊地有戰争。"八月，范汪被廢黜。隆和元年，慕容暐派遣傅末波進攻河陰，陳祐危急。

晋哀帝興寧元年八月，星孛大角亢，入天市。按占："爲兵喪"。三年正月，皇后王氏崩。二月，哀帝崩。三月，慕容恪攻洛陽，沈勁等戰死。

晋哀帝興寧元年八月，有彗星出現於大角與亢宿之間，入天市垣。考查占書可知："這天象預示戰亂"。三年正月，皇后王氏去世。二月，哀帝去世。三月，慕容恪進攻洛陽，沈勁等戰死。

興寧元年十月丙戌，月奄太白，在須女。占曰："天下民靡散。"一曰："災在揚州。"三年，洛陽没。其後桓溫傾揚州資實，討鮮卑敗績，死亡太半，及征袁真，淮南殘破。後氐及東胡侵逼，兵役無已。

興寧元年十月丙戌，月在須女之宿掩金星。占辭説："這天象預示天下民衆流散。"另一説："災禍發生在揚州。"三年，洛陽陷落。其後桓溫動用揚州全部物力、財力征討鮮卑而大敗，死亡大半，等到征討袁真時淮南已殘破不堪。後來氐族及東胡侵逼，連年征役不停。

興寧三年正月乙卯，月奄歲星，在參。參，益州分也。六月，鎮西將軍、益州刺史周撫薨。十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入益州以叛，朱序率衆助刺史周楚討平之。

興寧三年正月乙卯，月在參宿掩木星。參宿與益州對應。六月，鎮西將軍、益州刺史周撫去世。十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入益州反叛，被朱序率軍帮助刺史周楚平定。

興寧三年七月庚戌，月犯南斗。占曰："女主憂。"歲星犯輿鬼。占曰："人君憂。"十月，太白晝見，在亢。占曰："亢爲朝廷，有兵喪，爲臣强。"哀帝是年二月崩，其災皆在海西也。明年五月，皇后庾氏崩。

興寧三年七月庚戌，月犯南斗。占辭説："這天象預示皇后有憂患。"木星犯輿鬼宿。占辭説："這預示君主有憂患。"十月，金星白天在亢宿出現。占辭説："亢宿代表朝廷，將有戰争及喪亂，臣太强。"哀帝當年二月去世，災禍都應在海西年間。第二年五月，皇后庾氏去世。

晋海西太和元年二月丙子，月奄熒惑，在參。占曰："爲内亂。"一曰："參，魏地。"二年正月，太白入昴。五年，慕容暐爲苻堅所滅，司、冀、幽、并四州并屬氐。

晋海西太和元年二月丙子，月在參宿掩火星。占辭説："此爲内亂的徵兆。"另一説："參宿與魏地對應。"二年正月，金星入昴宿。五年，慕容暐被苻堅消滅，司、冀、幽、并四州全部歸屬於氐族。

太和二年八月戊午，太白犯歲

太和二年八月戊午，金星在太微垣犯木星。

星，在太微。三年六月甲寅，太白奄熒惑，在太微端門中。六年，海西公廢。

三年六月甲寅，金星於太微垣端門之中犯火星。六年，海西公被廢黜。

太和四年二月，客星見紫宫西垣，至七月乃滅。占曰："客星守紫宫，臣殺主。"閏月乙亥，月暈軫，復有白暈貫月，北暈斗柄三星。占曰："王者惡之。"六年，桓温廢帝。

太和四年二月，客星出現在紫宫西垣，到七月纔消失。占辭説："客星守紫宫預示臣殺君。"閏月乙亥，月暈於軫宿，再有白暈貫月，向北暈斗柄三星。占辭説："這天象對王者不利。"六年，桓温廢黜晉帝。

太和四年十月壬申，有大流星西下，聲如雷。案占，"流星爲貴使，星大者使大"。明年，遣使免袁真爲庶人。桓温征壽春，真病死，息瑾代立，求救於苻堅，温破氐軍。六年，壽春城陷，聲如雷，將士怒之象也。

太和四年十月壬申，有大流星向西落下，有聲如雷。考查占書可知："流星代表貴使，星大則使命也大。"第二年，派遣使者黜免袁真爲百姓。桓温征伐壽春，袁真病死而其子袁瑾繼位，求救於苻堅，但苻堅救援部隊被桓温所破。六年，壽春城被攻陷，聲如雷，表示將士憤怒的預兆。

太和六年閏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占曰："天子亡國。"又曰："諸侯三公謀其上。"一曰："有斬臣。"辛卯，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惡之。"十一月，桓温廢帝，并奏誅武陵王，簡文不許，温乃徙之新安。

太和六年閏月，火星守太微垣端門。占辭説："這表示天子亡國。"又説："諸侯三公圖謀皇上。"又一説："有臣被斬殺。"辛卯，月犯心宿大星。占辭説："這天象對王者不利。"十一月，桓温廢黜晉帝，并奏請誅殺武陵王，因簡文帝不同意，所以桓温把武陵王遷徙至新安。

宋書卷二十五

志第十五

天文(三)

晋簡文咸安元年十二月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二年三月猶不退。占曰：“國不安，有憂。”是時帝有桓温之逼，恒懷憂慘。七月，帝崩。

晉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辛卯，火星逆行入太微垣，至咸安二年三月仍不退出。占辭説：“這天象預示國家不安寧，有憂患。”當時簡文帝被桓温逼迫，經常懷着憂慮悲傷，至七月逝世。

咸安二年正月己酉，歲星犯填星，在須女。占曰：“爲内亂。”五月，歲星形色如太白。占曰：“進退如度，奸邪息。變色亂行，主無福。歲星囚於仲夏，當細小而明，此其失常也。又爲臣强。”六月，太白晝見在七星。乙酉，太白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七月，帝疾甚，詔桓温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賴侍中王坦之毁手詔，改使如王導輔政故事。温聞之大怒，將誅坦之等，内亂之應也。是月，帝崩。

咸安二年正月己酉，木星在須女之宿犯土星。占辭説：“將有内亂。”五月，木星的形狀與顔色像金星。占辭説：“行星運行情况與預測的相同則奸邪息滅。行星顔色變異或運行情况紛亂則國主無福。木星在仲夏之時應當細小而明亮，但現在其形狀顔色與金星相似，這是失常的表現。顯示臣太强。”六月，金星白天出現在七星之宿。乙酉，金星犯輿鬼宿。占辭説：“國家有憂患。”七月，簡文帝病重，遺詔於桓温説：“少子如果值得輔佐你就輔佐他；如果不值得輔佐，你就取而代之。”幸好侍中王坦之毁掉簡文帝的手詔，改爲與王導輔政的舊事一樣。桓温聽説後大怒，準備謀殺王坦之等人，這是内亂的應驗。當月簡文帝逝世。

咸安二年五月丁未，太白犯天關。占曰：“兵起。”六月，庾希入京城，十一月，盧悚入宫，并誅滅。

咸安二年五月丁未，金星犯天關。占辭説：“將有戰事。”六月，庾希帶兵進入京城，十一月，盧悚進入皇宫，二人都被殺死。

晋孝武寧康元年正月戊申，月奄心大星。案占，災不在王者，則在豫州。一曰：“主命惡之。”三月丙午，月奄南斗第五星。占曰：“大臣有憂，憂死亡。”一曰：“將軍死。”七月，桓温薨。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正月戊申，月掩心宿大星。考查占書可知，災不應在君王身上，則應在豫州之地。另一説：“應這天象的人不利。”三月丙午，月掩南斗第五星。占辭説：“大臣有死亡之憂。”另一説：“將軍死。”七月，桓温去世。

寧康二年正月丁巳，有星孛于女

寧康二年正月丁巳，有彗星出現於女虚之

虛，經氐、亢、角、軫、翼、張。九月丁丑，有星孛于天市。十一月癸酉，太白奄熒惑，在營室。占曰："金火合爲爍，此災皆爲兵喪。"太元元年五月，氐賊苻堅伐涼州。七月，氐破涼州，虜張天錫。十一月，桓沖發三州軍軍淮、泗，桓豁亦遣軍備境上。

宿，經過氐、亢、角、軫、翼、張六宿。九月丁丑，有彗星出現於天市垣。十一月癸酉，金星在營室掩火星。占辭說："金與火合則熔化，上述天象預示的災變都是戰爭和喪亂。"太元元年五月，氐族苻堅征伐涼州，至七月涼州被攻破，張天錫被俘虜。十一月，桓沖發三州部隊駐於淮水、泗水之間，桓豁也派遣軍隊守備於邊境之上。

寧康二年閏月己未，月奄牽牛南星。占曰："左將軍死。"三年五月，北中郎將王坦之薨。

寧康二年閏月己未，月掩牽牛南星。占辭說："這天象預示左將軍死。"三年五月，北中郎將王坦之死。

寧康三年六月辛卯，太白犯東井。占曰："秦地有兵。"九月戊申，熒惑奄左執法。占曰："執法者死。"太元元年，苻堅破涼州。十月，尚書令王彪之卒。

寧康三年六月辛卯，金星犯東井之宿。占辭說："秦地將有戰争。"九月戊申，火星掩左執法星。占辭說："執法大臣將死。"太元元年，苻堅攻破涼州。十月，尚書令王彪之死。

晉孝武太元元年四月丙戌，熒惑犯南斗第三星。丙申，又奄第四星。占曰："兵大起，中國飢。"一曰："有赦。"八月癸酉，太白晝見在氐。氐，兗州分野。九月，熒惑犯哭泣星，遂入羽林。占曰："天子有哭泣事，中軍兵起。"十一月己未，月奄左角。占曰："天子有兵。"一曰："國有憂。"三年六月，熒惑守羽林。占曰："禁兵大起。"九月壬午，太白晝見在角，兗州分。元年五月，大赦。三年八月，氐賊韋鍾入漢中東下，苻融寇樊、鄧，慕容暐圍襄陽，氐兗州刺史彭超圍彭城。四年二月，襄陽城陷，賊獲朱序。彭超捨彭城，獲吉挹。彭超等聚廣陵三河衆五萬。於是征虜謝石次涂中，右衛毛安之、游擊河間王曇之等次堂邑，發丹陽民丁，使尹張涉屯衛京都。六月，兗州刺史謝玄討賊，大破之，餘燼皆走。是時中外連兵，比年荒儉。是年，又發揚州萬人戍夏口。

晉孝武帝太元元年四月丙戌，火星犯南斗第三星。丙申，又掩第四星。占辭說："這天象預示將有大規模戰争，中原地區將發生饑荒。"另一說："將有大赦。"八月癸酉，金星白天出現在氐宿。氐宿与地上的兗州相對應。九月，火星犯哭泣星，接着入羽林星。占辭說："這預示將有使天子哭泣的事發生，中軍將有軍事行動。"十一月己未，月掩左角星。占辭說："天子將有軍事行動。"另一說："這預示國家有憂患。"三年六月，火星守羽林星。占辭說："這天象預示禁兵有大行動。"九月壬午，金星白天出現在與兗州對應的角宿。元年五月，大赦。三年八月，氐賊韋鍾進入漢中向東而下，苻融侵犯樊、鄧，慕容暐圍攻襄陽，氐兗州刺史彭超圍攻彭城。四年二月，襄陽城被攻陷，朱序被俘。彭超放棄圍攻彭城，獲吉挹。彭超同其他將領聚集廣陵三河軍共五萬。當時征虜將軍謝石駐扎在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司馬曇之等領軍駐於堂邑，徵發丹陽民丁，使尹張涉屯衛京都。六月，兗州刺史謝玄討伐賊兵取得大勝，殘餘賊兵都逃走。當時中外連年戰争、饑荒。同年又徵發揚州萬人戍衛夏口。

太元四年十一月丁巳，太白犯哭

太元四年十一月丁巳，金星犯哭星。占辭

星。占曰:“天子有哭泣事。”五年七月丙子,辰星犯軒轅。占曰:“女主當之。”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

太元六年十月乙卯,有奔星東南經翼軫,聲如雷。《星説》曰:“光迹相連曰流,絶迹而去曰奔。”案占“楚地有兵”。一曰:“軍破民流。”十二月,氐荆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震率衆伐竟陵,桓石虔擊大破之,生禽震,斬首七千,獲生萬人。聲如雷,將帥怒之象也。七年九月,朱綽擊襄陽,拔將六百餘家而還。

太元七年十一月,太白晝見,在斗。占曰:“吴有兵喪。”八年四月甲子,太白又晝見,在參。占曰:“魏有兵喪。”是月,桓冲征沔漢,楊亮伐蜀,并拔城略地。八月,苻堅自將號百萬,九月,攻没壽陽。十月,劉牢之破堅將梁成斬之,殺獲萬餘人。謝玄等又破堅於淝水,斬其弟融,堅大衆奔潰。九年六月,皇太后褚氏崩。八月,謝玄出屯彭城,經略中州。十年八月,苻堅爲其將姚萇所殺。

太元十年十二月己丑,太白犯歲星。占曰:“爲兵饑。”是時河朔未一,兵連在外,冬,大饑。

太元十一年三月戊申,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秦有兵,臣强。”六月甲午,歲星晝見,在胃。占曰:“魯有兵,臣强。”十二年,慕容垂寇東阿,翟遼寇河上,姚萇假號安定,苻登自立隴上,吕光竊據凉土。

太元十一年三月,客星在南斗,至六月乃没。占曰:“有兵。”一曰:“有赦。”是後司、雍、兖、冀常有兵役。十二年正月,大赦。八月,又赦。

説:“這天象預示天子將有哭泣之事。”五年七月丙子,水星犯軒轅星。占辭説:“女主應驗這天象預示的災變。”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去世。

太元六年十月乙卯,有流星向東南快速運行,經過翼、軫二宿,伴有如雷之聲。《星説》上説:“星快速運行光迹相連稱爲流星,絶迹而離去則稱爲奔星。”考查占書可知“這預示楚地有戰争”。或者“軍隊被打敗民衆流散”。十二月,氐族荆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震率軍征伐竟陵,被桓石虔擊敗,活捉閻震以下萬人,斬首七千。聲如雷是將帥憤怒的徵兆。七年九月,朱綽攻伐襄陽,帶領六百餘家而歸。

太元七年十一月,金星白天在斗宿出現。占辭説:“這預示吴地有戰争及喪亂。”八年四月甲子,金星又白天在參宿出現。占辭説:“魏地將有戰争、喪亂。”當月,桓冲征伐沔漢,楊亮征伐蜀,都攻克城鎮侵占土地。八月,苻堅親自率領大軍,號稱百萬,九月,攻陷壽陽。十月,劉牢之打敗苻堅部將梁成,將其斬殺,殺死俘獲共萬餘人。謝玄等又於淝水大敗苻堅,斬殺其弟苻融,苻堅大軍奔逃崩潰。九年六月,皇太后褚氏去世。八月,謝玄出兵屯於彭城,經管中州事務。十年八月,苻堅被其部將姚萇殺死。

太元十年十二月己丑,金星犯木星。占辭説:“這天象預示軍隊將發生饑荒。”當時黄河、朔方之間未統一,軍隊連年在外,冬天,大饑。

太元十一年三月戊申,金星白天在東井之宿出現。占辭説:“秦地將有戰争,臣强欺君。”六月甲午,木星白天在胃宿出現。占辭説:“這天象預示魯地有戰争,臣强欺君。”十二年,慕容垂進攻東阿,翟遼侵犯黄河兩岸,姚萇自立於安定,苻登自立於隴上,吕光占據凉州之地。

太元十一年三月,有客星出現在南斗,至六月纔消失。占辭説:“這預示將有戰争。”另一説:“將有赦。”此後司、雍、兖、冀四州常有戰争。十二年正月,大赦。八月,又赦。

太元十二年二月戊寅，熒惑入月。占曰："有亂臣死，相若有戮者。"一曰："女親爲敗，天下亂。"是時琅邪王輔政，王妃從兄國寶以姻昵受寵。又陳郡人袁悦昧私苟進，交遘主相，扇揚朋黨。十三年，帝殺悦。於是主相有隙，亂階興矣。

太元十二年二月戊寅，火星入月。占辭說："這預示有亂臣死，宰相可能被殺。"另一說："外戚衰敗，天下亂。"當時琅邪王輔政，王妃堂兄王國寶因爲是姻親而受寵。又陳郡人袁悦貪求私欲，苟圖進官，離間君主宰相，拉幫結派成朋黨。十三年，袁悦被孝武帝處死。於是皇帝宰相之間出現了裂痕，內亂的根源形成。

太元十二年十月庚午，太白晝見，在斗。十三年閏月戊辰，天狗東北下有聲。十二月戊子，辰星入月，在危。占曰："賊臣欲殺主，不出三年，必有內惡。"是月，熒惑在角亢，形色猛盛。占曰："熒惑失其常，吏且棄其法，諸侯亂其政。"自是後慕容垂、翟遼、姚萇、苻登、慕容永并阻兵爭强。十四年正月，彭城妖賊又稱號於皇丘，劉牢之破滅之。三月，張道破合鄉，圍泰山，向欽之擊走之。是年，翟遼又攻没滎陽，侵略陳、項。于時政事多弊，治道陵遲矣。

太元十二年十月庚午，金星白天在斗宿出現。十三年閏月戊辰，天狗東北下而有聲。十二月戊子，水星於危宿入月。占辭說："這預示奸臣想殺君主，不出三年，必有內亂。"同月，火星在角、亢二宿，突然變大增亮。占辭說："火星失常，預示官吏捨棄法律，諸侯亂政。"從此以後慕容垂、翟遼、姚萇、苻登、慕容永都恃仗軍隊爭雄鬥强。十四年正月，彭城妖賊又自立於皇丘，被劉牢之消滅。三月，張道攻破合鄉，圍攻泰山，被向欽之擊走。同年，翟遼又攻陷滎陽，侵略陳、項。當時政事多弊病，治世之道敗壞。

太元十四年十二月，熒惑入羽林。乙未，月犯歲星。占并同上。十五年，翟遼陸掠司、兖，衆軍累討弗克。鮮卑又跨略并、冀。七月，旱。八月，諸郡大水，兖州又蝗。

太元十四年十二月，火星入羽林。乙未，月犯木星。占辭與前面相應天象相同。十五年，翟遼多次侵掠司、兖二州，衆軍多次征討而不克。鮮卑又侵犯并、冀二州。七月，旱。八月，各郡大水，兖州又出現蝗災。

太元十五年七月壬申，有星孛于北河戒，經太微、三台、文昌，入北斗，長十餘丈。八月戊戌，入紫微，乃滅。占曰："北河戒，一名胡門。胡門有兵喪。掃太微，入紫微，王者當之。三台爲三公，文昌爲將相，將相三公有災。入北斗，强國發兵，諸侯爭權，大夫憂。"十一月，太白入羽林。占曰："天子爲軍自守，有反臣。"二十一年九月，孝武帝崩。隆安元年，王恭、殷仲堪、桓玄等并發兵表誅王國寶，朝廷從而殺之，并斬其從弟緒，司馬道子由是失勢，禍亂

太元十五年七月壬申，有長十餘丈的彗星出現於北河戒，經過太微垣、三台星、文昌星而入北斗。八月戊戌入紫微後纔消失。占辭說："北河戒又稱爲胡門。胡門將有戰爭及喪亂。掃過太微垣而入紫微垣，王者當有此災。三台星代表三公，文昌星代表將相，將相三公將有災。入北斗，預示强國將發兵，諸侯爭權，大夫有憂患。"十一月，金星入羽林。占辭說："這預示天子將率軍自守，有叛臣。"二十一年九月，孝武帝逝世。隆安元年，王恭、殷仲堪、桓玄等發兵上表請朝廷誅殺王國寶，朝廷從而殺之，并殺其弟王緒，司馬道子從此失去權勢，禍亂形成。

成矣。

太元十六年十一月癸巳，月奄心前星。占曰："太子憂。"是時太子常有篤疾。

太元十七年九月丁丑，歲星、熒惑、填星同在亢氐。占曰："三星合，是謂驚位絶行，内外有兵喪與飢，改立王公。"

太元十八年正月乙酉，熒惑入月。占曰："憂在宫中，非賊乃盗也。"一曰："有亂臣，若有戮者。"二十一年九月，帝暴崩内殿，兆庶宣言夫人張氏潛行大逆。于時朝政暗緩，不加顯戮，但默責而已。又王國寶邪狡，卒伏其辜。

太元十八年二月，有客星在尾中，至九月乃滅。占曰："燕有兵喪。"十九年四月己巳，月奄歲星，在尾。占曰："爲飢，燕國亡。"二十年，慕容垂遣息寶伐什圭，爲圭所破，死者數萬人。二十一年，垂死，國遂衰亡。

太元十九年十月癸丑，太白犯歲星，在斗。占曰："爲飢，爲内兵。斗，吴、越分。"至隆安元年，王恭等舉兵顯王國寶之罪，朝廷赦之。是後連歲水旱民飢。

太元二十年六月，熒惑入天囷。占曰："天下飢。"七月丁亥，太白入太微。占曰："太白入太微，國有憂。晝見，爲兵喪。"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女虚至哭星。占曰："蓬星見，不出三年，必有亂臣戮死於市。"十二月己巳，月犯楗閉及東西咸。占曰："楗閉司心腹喉舌，東西咸主陰謀。"是時王國寶交構朝政，二十一年九月，帝崩，隆安元年，王恭等舉兵，而朝廷戮王國寶、王緒。又連歲水旱，兼三方動衆，民飢。

太元十六年十一月癸巳，月掩心宿前星。占辭説："這預示太子有憂患。"當時太子常犯重病。

太元十七年九月丁丑，木星、火星、土星同時在亢、氐二宿。占辭説："三星合被稱爲驚位絶行，預示國内外將有戰争、喪亂與饑荒，改立王公。"

太元十八年正月乙酉，火星入月。占辭説："憂患在宫中，不是賊便是盗。"另一説："有亂臣，可能有被殺戮者。"二十一年九月，孝武帝突然病死於内殿，老百姓中傳言這是夫人張氏暗中所爲。但當時朝政昏暗，張氏并没有被審判處决，衹是暗中譴責而已。又王國寶奸邪狡猾，最終被誅殺。

太元十八年二月，有客星出現在尾宿之中，到九月纔消失。占辭説："這天象預示燕地有戰争、喪亂。"十九年四月己巳，月於尾宿掩木星。占辭説："這預示將有饑荒，燕國滅亡。"二十年，慕容垂派遣其子慕容寶征伐什圭而被什圭打敗，死者數萬人。二十一年，慕容垂死，其國遂衰亡。

太元十九年十月癸丑，金星在斗宿犯木星。占辭説："將有饑荒，内戰。斗宿對應吴、越二地。"至隆安元年，王恭等起兵聲討王國寶之罪，王國寶被殺而朝廷不追究王恭等人擅自起兵之罪。此後連年大水、乾旱以致百姓饑荒。

太元二十年六月，火星入天囷。占辭説："這天象預示天下有饑荒。"七月丁亥，金星入太微。占辭説："金星入太微則國家有憂患。白天出現則將有戰争、喪亂。"九月，有像粉絮一樣的蓬星向東南運行，歷經女虚二宿至哭星。占辭説："蓬星出現，不出三年，必有亂臣被殺死。"十二月己巳，月犯楗閉及東西咸。占辭説："楗閉代表心腹喉舌之臣，東西咸代表陰謀。"當時王國寶擾亂朝政，二十一年九月，帝逝世，隆安元年，王恭等起兵而朝廷殺王國寶、王緒。又連年大水、乾旱，加上三軍行動以致民飢。

太元二十一年三月，太白連晝見，在羽林。占曰："有强臣，有兵喪，中軍兵起。"四月壬午，太白入天囷。占曰："爲飢。"六月，歲星犯哭星。占曰："有哭泣事。"是年九月，孝武帝崩。隆安元年，王恭舉兵脅朝廷，於是中外戒嚴，戮王國寶以謝之。

太元二十一年三月，金星連續白天在羽林出現。占辭說："這預示有强臣，戰爭及喪亂，中軍有行動。"四月壬午，金星入天囷。占辭說："將有饑荒。"六月，木星犯哭星。占辭說："將有喪亂。"當年九月，孝武帝逝世。隆安元年，王恭起兵脅迫朝廷，於是京城内外戒嚴，朝廷殺王國寶以謝天下。

晋安帝隆安元年正月癸亥，熒惑犯哭星。占曰："有哭泣事。"二月，歲星熒惑皆入羽林。占曰："軍兵起。"四月丁丑，太白晝見，在東井。秦有兵喪。是月，王恭舉兵，内外戒嚴。尋殺王國寶等。六月，羌賊攻洛陽，郗恢遣兵救之。姚萇死，子略代立。什圭自號於中山。

晋安帝隆安元年正月癸亥，火星犯哭星。占辭說："這天象表示有哭泣之事。"二月，木星與火星都入羽林。占辭說："這表示將有軍事行動。"四月丁丑，金星白天在東井之宿出現，這預示秦有戰爭及喪亂。同月，王恭起兵而京城内外戒嚴，不久殺王國寶等人。六月，羌賊進攻洛陽，郗恢派兵救援。姚萇死，其子姚略繼位。什圭自立於中山。

隆安元年六月庚午，月奄太白，在太微端門外。占曰："國受兵。"乙酉，月奄歲星，在東壁。占曰："爲飢。衛地有兵。"八月，熒惑守井鉞。占曰："大臣有誅。"二年六月戊辰，攝提移度失常，歲星晝見在胃。胃，兖州分。是年六月，郗恢遣鄧啓方等以萬人殘虜於滑臺。滑臺，衛地也。啓方等敗而還。九月，王恭、庾楷、殷仲堪、桓玄等并舉兵表誅王愉、司馬尚之兄弟。於是内外戒嚴，大發民衆。仲堪軍至尋陽，禽江州刺史王愉，楷將段方攻尚之於楊湖，爲所敗，方死。王恭司馬劉牢之反恭，恭敗。桓玄至白石，亦奔退。仲堪還江陵。三年冬，荆州刺史殷仲堪爲桓玄所殺。

隆安元年六月庚午，月在太微垣端門外掩金星。占辭說："這天象預示國家將遭受戰亂。"乙酉，月在東壁之宿掩木星。占辭說："將有饑荒。衛地有戰爭。"八月，火星守井宿之鉞。占辭說："大臣有被殺者。"二年六月戊辰，攝提移動失常，木星白天在胃宿出現。胃宿與兖州對應。同年六月，郗恢派遣鄧啓方等率萬人與胡虜戰於滑臺，失敗而歸。滑臺屬衛地。九月，王恭、庾楷、殷仲堪、桓玄等人起兵上表請求誅殺王愉、司馬尚之兄弟。於是朝廷内外戒嚴，大量徵發民衆。殷仲堪進軍至尋陽，擒獲江州刺史王愉，庾楷部將段方在楊湖進攻司馬尚之而失敗，段方死。王恭的司馬劉牢之反叛王恭，王恭失敗。桓玄至白石，也逃退。殷仲堪還歸江陵。三年冬天，荆州刺史殷仲堪被桓玄所殺。

隆安二年閏月，太白晝見，在羽林。丁丑，月犯東上相。三年五月辛酉，月又奄東上相。辛未，辰星犯軒轅星。占悉同上。是年正月，楊佺期破郗恢，奪其任，殷仲堪又殺之。六月，鮮卑攻没青州。十月，羌賊攻没

隆安二年閏月，金星白天在羽林出現。丁丑，月犯東上相星。三年五月辛酉，月又掩東上相星。辛未，水星犯軒轅星。占辭與前面相同天象一樣。同年正月，楊佺期打敗郗恢，奪其職，郗恢被殷仲堪所殺。六月，鮮卑攻陷青州。十月，羌賊攻陷洛陽。桓玄攻破荆、雍二州，殺殷

洛陽。桓玄破荆、雍，殺殷仲堪、楊佺期。孫恩聚衆攻没會稽，殺内史王凝之，劉牢之東討走之。四年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

隆安四年正月乙亥，月犯填星，在牽牛。占曰：“吴、越有兵喪。女主憂。”二月己丑，有星孛于奎，長三丈，上至閣道紫宫西蕃，入斗魁，至三台、太微、帝座、端門。占曰：“彗拂天子廷閣，易主之象。”經三台，入北斗，占同上條。六月乙未，月又犯填星，在牽牛。辛酉，又犯哭星。十月，奄歲星在北河。占曰：“爲飢。”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貫索、天市、天津。占曰：“貴臣獄死，内外有兵喪。天津爲賊斷，王道天下不通。”十二月，太白在斗晝見，至五年正月乙卯。案占，災在吴、越。三月甲寅，流星赤色衆多，西行經牽牛、虚、危、天津、閣道，貫太微、紫宫。占曰：“星者庶民，類衆多西流之象。徑行天子庭，主弱臣强，諸侯兵不制。”七月癸亥，大角星散摇五色。占曰：“王者流散。”丁卯，月犯天關。占曰：“王者憂。”九月庚子，熒惑犯少微，又守之。占曰：“處士誅。”十月戊子，月犯東蕃次相。四年五月，孫恩復破會稽，殺内史謝琰。遣高雅之等討之。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十月，妖賊大破高雅之於餘姚，死者十七八。五年二月，孫恩攻句章，高祖拒之。五月，吴郡内史袁山松出戰，爲所殺，死者數千人。六月，孫恩至京口，高祖擊破之。恩軍蒲洲，於是内外戒嚴，營陣屯守，栅斷淮口。恩遣别將攻廣陵，殺三千餘人。恩遁據郁洲。是月，高祖又追破之。九月，桓玄表至，逆旨陵上。十月，司馬元顯大治水軍，將

仲堪、楊佺期。孫恩聚衆攻陷會稽，殺内史王凝之，被劉牢之東討敗走。四年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去世。

隆安四年正月乙亥，月在牽牛犯土星。占辭説：“這天象預示吴、越之地有戰争、喪亂。女主有憂患。”二月己丑，有彗星出現於奎宿，長三丈，上至閣道紫宫西蕃，入斗魁，至三台、太微、帝座、端門。占辭説：“彗星拂過天子廷閣是更替天子的天象。”經三台，入北斗，其占辭與前面相應天象相同。六月乙未，月又在牽牛犯土星。辛酉，又犯哭星。十月，掩木星於北河。占辭説：“這些天象都表示將有饑荒。”十二月戊寅，有彗星出現於貫索、天市、天津。占辭説：“貴臣死於獄中，内外有戰争、喪亂。天津被賊絶斷，王道天下不暢通。”十二月，金星白天在斗宿出現，一直到五年正月乙卯。考查占書可知，災應在吴、越之地。三月甲寅，有衆多的赤色流星向西運行經牽牛、虚、危、天津、閣道，貫太微、紫宫。占辭説：“小流星代表老百姓，將有衆多百姓向西流亡。行經天子之庭，表示君弱而臣强，諸侯之兵無法控制。”七月癸亥，大角星散而摇出現赤青黄白黑五色。占辭説：“這表示王者流散。”丁卯，月犯天關。占辭説：“王者有憂患。”九月庚午，火星犯少微，又守之。占辭説：“這預示處士將被殺。”十月戊子，月犯東蕃次相星。四年五月，孫恩再次攻破會稽，殺内史謝琰。派遣高雅之等征討。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去世。十月，妖賊大破高雅之於餘姚，死者十分之七八。五年二月，孫恩進攻句章被高祖所拒。五月，吴郡内史袁山松出戰而被其所殺，死者數千人。六月，孫恩至京口而被高祖打敗。孫恩駐軍於蒲洲，於是内外戒嚴，扎營列陣屯守，用栅隔斷淮口。孫恩派遣部將進攻廣陵，殺三千餘人。孫恩遁走占據郁洲。同月，被高祖追而打敗。九月，桓玄上表違逆聖旨欺凌皇上。十月，司馬元顯大練水軍準備討伐桓玄。元興元年正月，桓玄東下。同月，孫恩在臨海，部衆餓死散亡，孫恩也投水而死。盧循自稱征虜將軍，率領

以伐玄。元興元年正月，桓玄東下。是月，孫恩在臨海，人衆餓死散亡，恩亦投水死。盧循自稱征虜將軍，領其餘衆，略有永嘉、晉安之地。二月，帝戎服遣西軍。丁卯，桓玄至姑孰，破歷陽，司馬尚之見殺，劉牢之降于玄。三月，玄剋京都，殺司馬元顯，放太傅道子。七月，大飢，人相食。浙江東餓死流亡十六七，吴郡、吴興户口减半。又流奔而西者萬計。十月，桓玄遣將擊劉軌，破走奔青州。四年，玄遂篡位，遷帝尋陽。

孫恩餘部，占有永嘉、晉安之地。二月，晉帝身穿軍服親自派遣西征軍。丁卯，桓玄到達姑孰，攻破歷陽，司馬尚之被殺，劉牢之向桓玄投降。三月，桓玄攻克京都，殺司馬元顯，流放太傅司馬道子。七月因大饑而出現人吃人的現象。浙江以東餓死流亡十分之六七，吴郡、吴興户口減半。又向西逃亡者以萬計。十月，桓玄遣將打敗劉軌，使其逃奔青州。四年，桓玄篡奪皇位，遷晉帝於尋陽。

晉安帝元興元年三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因晝見。四月辛丑，月奄辰星。七月戊寅，熒惑在東井，熒惑犯輿鬼、積尸。占并同上。八月庚子，太白犯歲星，在上將東南。占曰："楚兵飢。"一曰："災在上將。"丙寅，太白奄右執法。九月癸未，太白犯進賢。占曰："賢者誅。"十月，客星色白如粉絮，在太微西，至十二月，入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庭。"二年二月，歲星犯西上將。六月甲辰，奄斗第四星。占曰："大臣誅，不出三年。"八月癸丑，太白犯房北第二星。九月己丑，歲星犯進賢，熒惑犯西上將。十月甲戌，太白犯泣星。十一月丁丑，熒惑犯填星。辛巳，月犯熒惑。十二月乙巳，月奄軒轅第二星。占悉同上。元年冬，索頭破羌軍。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遷帝后於尋陽，以永安何皇后爲零陵君。三年二月，高祖盡誅桓氏。

晉安帝元興元年三月戊子，金星犯五諸侯，接着白天出現。四月辛丑，月掩水星。七月戊寅，火星在東井之宿，又犯輿鬼、積尸。占辭與前面相應天象占辭相同。八月庚子，金星在上將星東南犯木星。占辭説："這天象預示楚地有戰爭及饑荒。"另一説："災應在上將身上。"丙寅，金星掩右執法星。九月癸未，金星犯進賢星。占辭説："賢者將被殺。"十月，有白色像粉絮一樣的客星出現在太微垣之西，至十二月入太微。占辭説："這預示將有兵進入天子之庭。"二年二月，木星犯西上將星。六月甲辰，掩斗第四星。占辭説："這天象預示不出三年有大臣被殺。"八月癸丑，金星犯房宿北第二星。九月己丑，木星犯進賢，火星犯西上將星。十月甲戌，金星犯泣星。十一月丁丑，火星犯土星。辛巳，月犯火星。十二月乙巳，月掩軒轅第二星。占辭與前面各自相同。元年冬，索頭打敗羌軍。二年十二月，桓玄篡奪皇位，流放遷徙皇帝皇后於尋陽，封永安何皇后爲零陵君。三年二月，高祖殺桓氏家族。

元興三年正月戊戌，熒惑逆行犯太微西上相。占曰："天子戰於野，上相死。"二月甲辰，月奄歲星於左角。占曰："天下兵起。"丙辰，熒惑逆行在左執法西北。占曰："執法者憂。"四月甲午，月奄軒轅第二星，

元興三年正月戊戌，火星逆行犯太微西上相。占辭説："這天象預示天子戰於野外，上相死亡。"二月甲辰，月掩木星於左角。占辭説："這預示天下有戰事。"丙辰，火星逆行在左執法星西北。占辭説："執法大臣有憂患。"四月甲午，月掩軒轅第二星，土星入羽林。十二月，火

填星入羽林。十二月，熒惑太白皆犯羽林。占同上。是年二月丙辰，高祖殺桓脩等。三月己未，破走桓玄，遣軍西討。辛酉，誅左僕射王愉及子荆州刺史綏。桓玄劫帝如江陵。五月，玄下至崢嶸洲，義軍破滅之。桓振又攻没江陵，幽劫天子。明年正月，衆軍攻之，振走，乘輿乃旋。七月，永安何皇后崩。三月，桓振又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敗走。是月，劉懷肅擊振滅之。其年二月，巴西人譙縱殺益州刺史毛璩及璩弟西夷校尉瑾，跨有西土，自號蜀王。

星與金星都犯羽林。占辭與前面一樣。同年二月丙辰，高祖殺桓脩等人。三月己未，擊走桓玄，派遣部隊西征。辛酉，誅殺左僕射王愉及其子荆州刺史王綏。桓玄劫持晉安帝到江陵。五月，桓玄向下至崢嶸洲被義軍攻破。桓振又攻陷江陵，劫持關押晉安帝。第二年正月，被衆軍進攻而退走，安帝纔得以還歸。七月，永安何皇后去世。三月，桓振又襲擊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敗走。同月，劉懷肅消滅桓振。同年二月，巴西人譙縱殺益州刺史毛璩及其弟西夷校尉毛瑾，占有西部之地，自立爲蜀王。

晉安帝義熙元年三月壬辰，月奄左執法。占同上。丁酉，月奄心前星。占曰："豫州有災。"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四月己卯，月犯填星，在東壁。占曰："其地亡國。"一曰："貴人死。"七月庚辰，太白比晝見，在翼、軫。占曰："爲臣强。荆州有兵喪。"己未，月奄填星，在東壁。占曰："其國以伐亡。"一曰："民流。"八月丁巳，月犯斗第一星。占曰："天下有兵。"一曰："大臣憂。"案江左來，南斗有災，則吴越會稽、丹陽、豫章、廬江各隨其星應之。淮南失土，殆不占耳。史闕其説，故不列焉。九月戊子，熒惑犯少微。占曰："處士誅。"庚寅，熒惑犯右執法。癸卯，熒惑犯左執法。占并同上。十月丁巳，月奄填星營室。占同七月。十一月丙戌，太白奄鈎鈐。占曰："喉舌臣憂。"十二月己卯，歲星犯天江。占曰："有兵亂，河津不通。"是年六月，索頭寇沛土，使僞豫州刺史索度真戍相縣，太傅長沙景王討破走之。十一月，荆州刺史魏詠之薨。二年二月，司馬國璠等攻没弋陽。四月，羌伐仇池，仇池公

晉安帝義熙元年三月壬辰，月掩左執法星。占辭同上。丁酉，月掩心宿前星。占辭說："這預示豫州有災。"金星犯東井之宿。占辭說："秦地將有戰争。"四月己卯，月在東壁犯土星。占辭說："東壁對應之國亡。"另一說："貴人死。"七月庚辰，金星連續白天在翼、軫二宿出現。占辭說："這表示臣强。荆州有戰争、喪亂。"己未，月掩土星於東壁之宿。占辭說："東壁對應之國因征伐而滅亡。"另一說："民衆流散。"八月丁巳，月犯斗宿第一星。占辭說："這天象預示天下有戰争。"另一說："大臣有憂患。"考查江左以來的情況，南斗有災，則吴越會稽、丹陽、豫章、廬江隨各自對應之星應驗。淮南失去國土大概都無法占驗。史書缺乏記載，所以這裏無法列出。九月戊子，火星犯少微。占辭說："這預示處士被殺。"庚寅，火星犯右執法星。癸卯，火星犯左執法星。占辭與前面相同。十月丁巳，月掩土星於營室。占辭同七月。十一月丙戌，金星掩鈎鈐。占辭說："喉舌之臣有憂患。"十二月己卯，木星犯天江。占辭說："將有兵亂，河之渡口不通。"同年六月，索頭侵犯沛土，派僞豫州刺史索度真戍於相縣，被太傅長沙景王擊敗而退走。十一月，荆州刺史魏詠之死亡。二年二月，司馬國璠等攻陷弋陽。四月，羌征伐仇池，被仇池公楊盛打敗退走。九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被其參軍楊承祖殺害，當時文處茂討伐

楊盛擊走之。九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爲其參軍楊承祖所害，時文處茂討蜀屢有功，會榮期死，乃退。三年十二月，司徒揚州刺史王謐薨。四年正月，太保武陵王遵薨。三月，左僕射孔安國卒。五年，高祖討鮮卑，并定舊兖之地。

蜀屢有功績，正好司馬榮期被殺，祇得撤退。三年十二月，司徒揚州刺史王謐去世。四年正月，太保武陵王司馬遵去世。三月，左僕射孔安國去世。五年，高祖征討鮮卑，平定舊兖州之地。

義熙二年二月己丑，月犯心後星。占曰："豫州有災。"四月癸丑，月犯太微西上將。己未，月犯房南第二星。乙丑，歲星犯天江。占悉同上。五月癸未，月犯左角。占曰："左將軍死，天下有兵。"壬寅，熒惑犯氐。占曰："氐爲宿宫，人主憂。"六月庚午，熒惑犯房北第二星。八月癸亥，熒惑犯斗第五星。丁巳，犯建星。九月壬午，熒惑犯哭星，又犯泣星。占悉同上。十二月丙午，月奄太白，在危。占曰："齊亡國。"一曰："强國君死。"丁未，熒惑、太白皆入羽林。是年二月甲戌，司馬國璠等攻没弋陽。三年正月，鮮卑寇北徐州，至下邳。八月，遣劉敬宣伐蜀。十二月，司徒王謐薨。四年正月，武陵王遵薨。五年，鮮卑復寇淮北。四月，高祖大軍討之。六月，大戰臨朐城，進圍廣固。十月，什圭爲其子偽清河公所殺。六年二月，拔廣固，禽慕容超，坑斬其衆三千餘人。

義熙二年二月己丑，月犯心宿後星。占辭說："這天象預示豫州有災。"四月癸丑，月犯太微西上將星。己未，月犯房宿南第二星。乙丑，木星犯天江。占辭與前面一樣。五月癸未，月犯左角星。占辭說："這預示左將軍死，天下有戰争。"壬寅，火星犯氐宿。占辭說："氐宿代表皇帝宿宫，火星犯之則君主有憂患。"六月庚午，火星犯房宿北第二星。八月癸亥，火星犯斗第五星。丁巳，犯建星。九月壬午，火星犯哭星，又犯泣星。占辭各與前面一樣。十二月丙午，月於危宿掩金星。占辭說："這天象預示齊將亡國。"另一說："强國之君死。"丁未，火星、金星都入羽林。同年二月甲戌，司馬國璠等人攻陷弋陽。三年正月，鮮卑侵犯北徐州，至下邳。八月，派遣劉敬宣征伐蜀地。十二月，司徒王謐死。四年正月，武陵王司馬遵死。五年，鮮卑再次侵犯淮北。四月，高祖率大軍征討。六月，大戰於臨朐城，進而圍廣固。十月，什圭被其子偽清河公所殺。六年二月，晋軍攻克廣固，擒慕容超，殺死其部衆三千餘人。

義熙三年正月丙子，太白晝見，在奎。二月庚寅，月奄心後星。占悉同上。癸亥，熒惑、填星、太白、辰星聚於奎、婁，從填星也。其説見上九年。五月己丑，太白晝見，在參。占曰："益州有兵喪，臣强。"六月辛卯，熒惑犯辰星，在翼。占曰："天下兵起。"八月己卯，太白奄熒惑，又犯執法。占曰："奄熒惑，有大兵。"辛卯，熒惑犯左執法。九月壬

義熙三年正月丙子，金星白天在奎宿出現。二月庚寅，月掩心宿後星。占辭同前面相應天象一樣。癸亥，火星、土星、金星、水星聚於奎、婁二宿，這是金、火、水三星跟從土星的緣故。其占辭見義熙九年。五月己丑，金星白天在參宿出現。占辭說："這預示益州有戰争、喪亂，臣强。"六月辛卯，火星在翼宿犯水星。占辭說："天下之兵有行動。"八月己卯，金星掩火星，又犯執法星。占辭說："金星掩火星表示有大戰。"辛卯，火星犯左執法星。九月壬子，火星犯進

子，熒惑犯進賢。是年正月丁已，鮮卑寇北徐，至下邳。八月，劉敬宣伐蜀，不克而旋。四年三月，左僕射孔安國卒。七月，司馬國璠等攻没鄒山，魯郡太守徐邕破走之。姚略遣衆征佛佛，大爲所破。五年，高祖討鮮卑。六年三月，妖賊徐道覆殺鎮南將軍、江州刺史何無忌於豫章。四月，妖賊盧循寇湘中巴陵。五月丙子，循、道覆敗撫軍將軍、豫州刺史劉毅於桑落洲，毅僅以身免。丁丑，循等至蔡洲，遣别將焚京口。庚辰，賊攻焚查浦，查浦戍將距戰不利，高祖遣軍渡淮擊，大破之。司馬國璠寇碭山，竺夔討破之。七月，妖賊南走據尋陽，高祖遣劉鍾等追之。八月，孫季高乘海伐廣州。桓謙以蜀衆聚枝江，盧循將荀林略華容，相去百里。臨川烈武王討謙之，又討林，林退走。鄱陽太守虞丘進破賊别帥於上饒。九月，烈武王使劉遵擊荀林於巴陵，斬之。桓道兒率蔡猛向大薄，又遣劉基討之，斬猛。十月，高祖以舟師南征。是時徐道覆率二萬餘人攻荆州，烈武王距之。戰於江津，大破之，梟殄其十八九。道覆棄戰船走。十一月，劉鍾破賊軍於南陵。癸丑，益州刺史鮑陋卒于白帝，譙道福攻没其衆。庚戌，孫季高襲廣州，剋之。十二月，高祖在大雷，與賊交戰，大破之。賊走左里，進擊，又破，死者十八九。賊還廣州，劉藩等追之。七年二月，藩拔始興城，斬徐道覆。盧循還番禺，攻圍孫季高不能剋。走交州，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四月，到彦之攻譙道福於白帝，拔之。

賢。同年正月丁巳，鮮卑侵犯北徐而至下邳。八月，劉敬宣征伐蜀地不克而還。四年三月，左僕射孔安國死。七月，司馬國璠等攻陷鄒山，但被魯郡太守徐邕打敗而退走。姚略遣軍征伐佛佛，被打得大敗。五年，高祖征討鮮卑。六年三月，妖賊徐道覆在豫章殺死鎮南將軍、江州刺史何無忌。四月，妖賊盧循進攻湘中巴陵。五月丙子，盧循、徐道覆於桑落洲打敗撫軍將軍、豫州刺史劉毅，劉毅幸免於難。丁丑，盧循等至蔡洲，派遣部將焚燒京口。庚辰，賊軍攻焚查浦，查浦守將拒戰不利，賊被高祖遣軍渡過秦淮河打敗。司馬國璠進攻碭山被竺夔打敗。七月，妖賊向南進軍占據尋陽，高祖派遣劉鍾等人追擊。八月，孫季高從海上征伐廣州。桓謙以蜀衆聚集在枝江，盧循部將荀林侵犯華容，二者相隔百里。臨川烈武王征討謙之，又征討荀林，荀林退走。鄱陽太守虞丘進於上饒打敗賊兵將帥。九月，烈武王派遣劉遵至巴陵攻打荀林，斬荀林。桓道兒率蔡猛追向大薄，又遣劉基征討而殺蔡猛。十月，高祖率水軍南征。當時徐道覆率二萬餘人進攻荆州，烈武王出兵抗拒。戰於江津，大勝徐道覆，被殺者十有八九。徐道覆丢棄戰船逃走。十一月，劉鍾勝賊軍於南陵。癸丑，益州刺史鮑陋死於白帝，其部衆被譙道福攻没。庚戌，孫季高攻克廣州。十二月，高祖在大雷大破賊兵。賊兵退走至左里，又被高祖進擊，死者十有八九。賊兵還歸廣州，劉藩等人又領軍追擊。七年二月，劉藩攻克始興城，斬殺徐道覆。盧循還歸番禺，圍攻孫季高而不能克，退走交州而被交州刺史杜慧度斬殺。四月，到彦之進攻譙道福於白帝而克之。

義熙四年正月庚子，熒惑犯天江。占同上。五月丁未，月奄斗第二星。占同上。壬子，填星犯天廩。占

義熙四年正月庚子，火星犯天江。占辭同上。五月丁未，月掩斗第二星。占辭同前面相應天象。壬子，土星犯天廩。占辭説："這天象預

曰:“天下飢,倉粟少。”六月己丑,太白犯太微西上將。己卯,又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熒惑入羽林。占悉同上。五年,高祖討鮮卑。六年,左僕射孟昶仰藥卒。是後南北軍旅,運轉不息。

義熙五年二月甲子,月犯昴。占曰:“胡不安。天子破匈奴。”四月甲戌,熒惑犯辰星,在東井。占同三年。五月戊戌,歲星入羽林。占同上。九月壬寅,月犯昴,占同二月。十月,熒惑犯氐,占同二年。閏月丁酉,月犯昴。占同二月。辛亥,熒惑犯鉤鈐。占同元年。十二月辛丑,太白犯歲星,在奎。占曰:“大兵起。魯有兵。”己酉,月奄心大星。占曰:“王者惡之。”是年四月,高祖討鮮卑。什圭爲其子所殺。十一月,西虜攻安定,姚略自以大衆救之。六年二月,鮮卑滅。皆胡不安之應也。是時鮮卑跨魯地,又魯有兵之應也。五月,盧循逼郊甸,宫衛被甲。

義熙六年三月丁卯,月奄房南第二星。占曰:“災在次相。”己巳,又奄斗第五星。占曰:“斗主兵,兵起。”一曰:“將軍死。”太白犯五諸侯。占曰:“諸侯有誅。”五月甲子,月奄斗第五星。占同三月。己亥,月奄昴。占曰:“國有憂。”一曰:“有白衣之會。”六月己丑,月犯房南第二星。甲午,太白晝見。占并同上。七月己亥,月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一曰:“秦有兵。”八月壬午,太白犯軒轅大星。甲申,月犯心前星。災在豫州。丙戌,月犯斗第五星。占悉同上五月。丁亥,月奄牛宿南星。占曰:“天下有大誅。”乙未,太白犯少微。丙午,太白在少微而晝見。九月甲寅,太白犯左執法。丁

示糧倉中糧食太少,天下饑荒。”六月己丑,金星犯太微西上將星。己卯,又犯左執法星。十月戊子,火星入羽林。占辭同上。五年,高祖征討鮮卑。六年,左僕射孟昶飲毒藥而死。此後軍隊南北征戰頻繁,運轉不息。

義熙五年二月甲子,月犯昴宿。占辭説:“這天象預示胡不安寧。天子打敗匈奴。”四月甲戌,火星犯水星於東井之宿。占辭同義熙三年。五月戊戌,木星入羽林。占辭同上。九月壬寅,月犯昴宿,占辭同二月。十月,火星犯氐宿,占辭同義熙二年。閏月丁酉,月犯昴宿,占辭同二月。辛亥,火星犯鈎鈐,占辭同義熙元年。十二月辛丑,金星在奎宿犯木星。占辭説:“將有大規模軍事行動。魯地有戰爭。”己酉,月掩心宿大星。占辭説:“這天象於王者不利。”同年四月,高祖征討鮮卑。什圭被其子所殺。十一月,西虜進攻安定,姚略親自率大軍救援。六年二月,鮮卑被消滅。這些都是胡不安寧的應驗。當時鮮卑占有魯地,又是魯地有戰爭的應驗。五月,盧循進逼京郊,宫衛披戰甲迎敵。

義熙六年三月丁卯,月掩房宿南第二星。占辭説:“這天象災在次相。”己巳,又掩斗宿第五星。占辭説:“斗掌管戰争,將有戰事。”另一説:“將軍死。”金星犯五諸侯。占辭説:“諸侯有被殺者。”五月甲子,月掩斗第五星。占辭同三月。己亥,月掩昴宿。占辭説:“這預示國家有憂患。”另一説:“有凶災。”六月己丑,月犯房宿南第二星。甲午,金星白天出現。占辭同上。七月己亥,月犯輿鬼之宿。占辭説:“這預示國家有憂患。”另一説:“秦地有戰争。”八月壬午,金星犯軒轅大星。甲申,月犯心宿前星。其災在豫州。丙戌,月犯斗宿第五星。占辭同上五月。丁亥,月掩牛宿南星。占辭説:“這預示天下有大殺戮。”乙未,金星犯少微。丙午,金星在少微而白天出現。九月甲寅,金星犯左執法星。丁丑,土星犯畢宿。占辭説:“邊境將有戰争。”同年三月,始興太守徐道覆反叛,江州刺

丑，填星犯畢。占曰："有邊兵。"是年三月，始興太守徐道覆反，江州刺史何無忌討之，大敗於豫章，無忌死之。四月，盧循寇湘中，没巴陵。五月，循等大破豫州刺史劉毅，毅僅以身免。循率衆逼京畿。是月，左僕射孟昶懼王威不振，仰藥自殺。七年二月，劉藩梟徐道覆首，杜慧度斬盧循，并傳首京都。八年六月，臨川烈武王道規薨，時爲豫州。八月，皇后王氏崩。九月，兖州刺史劉藩、尚書僕射謝混伏誅，高祖西討劉毅，斬之。十二月，遣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九年，諸葛長民伏誅。林邑王范胡達將萬餘人寇九真，九真太守杜慧期距破之。七月，朱齡石滅蜀。

史何無忌領兵征討而大敗身死於豫章。四月，盧循侵犯湘中，攻陷巴陵。五月，盧循等大破豫州刺史劉毅，劉毅僥幸逃脱。盧循率軍進逼京郊。同月，左僕射孟昶懼怕王威不振，飲藥自殺。七年二月，劉藩懸挂徐道覆之首以示衆，杜慧度斬殺盧循，并且傳送其首級至京都。八年六月，臨川烈武王劉道規死亡，當時在豫州刺史任上。八月，皇后王氏去世。九月，兖州刺史劉藩、尚書僕射謝混被殺，高祖西討劉毅而斬之。十二月，派遣益州刺史朱齡石征伐蜀地。九年，諸葛長民被殺。林邑王范胡達率萬餘人進攻九真，被九真太守杜慧期打敗。七月，朱齡石滅蜀。

義熙七年四月辛丑，熒惑入輿鬼。占曰："秦有兵。"一曰："雍州有災。"六月，太白晝見在翼。占同元年。己亥，填星犯天關。占曰："臣謀主。"庚子，月犯歲星，在畢。占曰："有邊兵，且飢。"七月丁卯，歲星犯填星，在參。占曰："歲、填合爲内亂。"一曰："益州戰不勝，亡地。"五虹見東方。占曰："天子黜，聖人出。"八月乙未，月犯歲星，在參。占曰："益州兵飢。"太白犯房南第二星。十一月丙午，太白犯哭泣星。占悉同上。七月，朱齡石剋蜀，蜀民尋又反，又討滅之。八年，誅劉藩、謝混，滅劉毅。皇后王氏崩。九年，誅諸葛長民。十一年，討荆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破之也。

義熙七年四月辛丑，火星入輿鬼之宿。占辭説："這預示秦地有戰争。"另一説："雍州有災。"六月，金星白天在翼宿出現。占辭同元年。己亥，土星犯天關。占辭説："這天象預示臣下圖謀君主。"庚子，月在畢宿犯木星。占辭説："邊境將有戰争且有饑荒。"七月丁卯，木星於參宿犯土星。占辭説："木星與土星合預示將有内亂。"另一説："益州戰而不勝，丟失國土。"五色彩虹出現在東方，占辭説："這表示天子被廢黜，聖人出世。"八月乙未，月在參宿犯木星，占辭説："益州將有戰争、饑荒。"金星犯房宿南第二星。十一月丙午，金星犯哭泣星。占辭全部同上。七月，朱齡石攻克蜀，但不久蜀民又反叛，又被消滅。八年，殺劉藩、謝混，消滅劉毅。皇后王氏去世。九年，殺諸葛長民。十一年，打敗荆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

義熙八年正月庚戌，月犯歲星，在畢。占同上。七月癸亥，月奄房北第二星。占同上。甲申，太白犯填星，在東井。占曰："秦有大兵。"己未，月犯井鉞。八月戊申，月犯泣

義熙八年正月庚戌，月在畢宿犯木星。占辭同前面相應天象。七月癸亥，月掩房宿北第二星。占辭同上。甲申，金星在東井之宿犯土星，占辭説："秦地將有大戰。"己未，月犯井鉞。八月戊申，月犯泣星。十月辛亥，月掩天關。占辭

星。十月辛亥，月奄天關。占曰："有兵。"十月丁丑，填星犯東井。占曰："大人憂。"十二月癸卯，填星犯井鉞。是年八月，皇后王氏崩。九月，誅劉藩、謝混，滅劉毅。九年三月，誅諸葛長民。西虜攻羌安定戍，剋之。十二月，朱齡石伐蜀。九年七月，朱齡石滅蜀。

說："將有戰爭。"十月丁丑，土星犯東井之宿。占辭說："王公貴族有憂患。"十二月癸卯，土星犯井鉞。同年八月，皇后王氏去世。九月，殺劉藩、謝混，消滅劉毅。九年三月，殺諸葛長民。西虜攻克羌屬安定戍。十二月，朱齡石伐蜀。九年七月，朱齡石滅蜀。

義熙九年二月丙午，熒惑、填星皆犯東井。占曰："秦有兵。"三月壬辰，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聚于東井，從歲星也。熒惑入輿鬼。太白犯南河。初義熙三年，四星聚奎，奎、婁，徐州分。是時慕容超僭號於齊，侵略徐、兖，連歲寇抄，至于淮、泗。姚興、譙縱僭僞秦、蜀。盧循、木末，南北交侵。五年，高祖北殄鮮卑，是四星聚奎之應也。九年，又聚東井。東井，秦分。十三年，高祖定關中，又其應也。而縱、循群凶之徒，皆已剪滅，於是天人歸望，建國舊徐，元熙二年，受終納禪，皆其徵也。《星傳》曰："四星若合，是謂太陽，其國兵喪并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今案遺文所存，五星聚者有三：周、漢以王，齊以霸，周將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入秦，五星聚東井。齊則永終侯伯，卒無更紀之事。是則五星聚有不易行者矣。四星聚者有九：漢光武、晉元帝并中興，而魏、宋并更紀。是則四星聚有以易行者矣。昔漢平帝元始四年，四星聚柳、張，各五日。柳、張，三河分。後有王莽、赤眉之亂，而光武興復於洛。晉懷帝永嘉六年，四星聚牛、女，後有劉聰、石勒之亂，而元皇興復揚

義熙九年二月丙午，火星、土星都犯東井之宿。占辭說："這天象預示秦地將有戰爭。"三月壬辰，木星、火星、土星、金星聚於東井之宿，這是跟從木星的緣故。火星入輿鬼宿。金星犯南河。義熙三年，四星聚於奎宿，奎、婁二宿與徐州相對應。當時慕容超自立於齊，侵略徐、兖二州，連年侵掠，至於淮水、泗水之間。姚興自立爲秦王、譙縱自立爲蜀王。盧循、木末，南北侵掠。五年，高祖滅鮮卑，這是四大行星聚於奎宿的應驗。九年，四星又聚於東井之宿。東井宿與秦地對應。十三年，高祖平定關中，又是其應驗。而譙縱、盧循都已被消滅，於是天人歸望，建國於以前的徐州，元熙二年，高祖接受晉帝的禪讓，這些都是天象的驗證。《星傳》上說："四大行星合稱爲太陽，其對應之國將有戰爭、喪亂，君子有憂，小人流散。五大行星合則稱爲易行即改朝換代。有德者受到嘉獎，改立帝王，擁有四方；無德者受到懲罰，失去國家，宗廟湮滅。"現在考查保存下來的記載，五星聚合有三次：周、漢二朝因五星聚而稱王於天下，齊桓公因此而稱霸諸侯，注：周武王準備征伐殷商而五大行星聚於房宿。齊桓公將稱霸諸侯而五星聚於箕宿。漢高祖劉邦入秦而五星聚於東井之宿。齊國滅亡時還是侯伯，最後并沒有改朝換代之事。這證明五星聚也有可能不改朝換代。四大行星聚發生過九次：漢光武帝、晉元帝中興，曹魏代劉漢、劉宋代晉。這證明四星相聚也可能改朝換代。漢平帝元始四年，四大行星聚於柳宿、張宿各五天。柳、張二宿與三河對應。後來有王莽、赤眉之亂，而光武帝中興於洛陽。晉懷帝永嘉六年，四星聚於牛、女二宿，後有劉聰、石勒之亂，而

土。漢獻帝初平元年，四星聚心，又聚箕、尾。心，豫州分。後有董卓、李傕暴亂，黄巾、黑山熾擾，而魏武迎帝都許，遂以兖、豫定，是其應也。一曰："心爲天王，大兵升殿，天下大亂之兆也。"韓馥以爲尾箕燕興之祥，故奉幽州牧劉虞，虞既距之，又尋滅亡，固已非矣。尾爲燕，又爲吴，此非公孫度，則孫權也。度偏據僻陋，然亦郊祀備物，皆爲改漢矣。建安二十二年，四星又聚。二十五年而魏文受禪，此爲四星三聚而易行矣。蜀臣亦引後聚爲劉備之應。案太元十九年、義熙三年九月，四星各一聚，而宋有天下，與魏同也。魚豢云："五星聚冀方，而魏有天下。"熒惑入輿鬼。占曰："兵喪。"太白犯南河。占曰："兵起。"後皆有應。

晋元帝中興於揚州。漢獻帝初平元年，四星聚於心宿，又聚於箕、尾二宿。心宿屬豫州分野。後有董卓、李傕暴亂，黄巾、黑山賊大亂，而魏武帝曹操迎漢獻帝於許昌定都，遂以兖、豫二州而平定中原，這是四星相聚的應驗。另一説："心宿代表天王，四星聚於心宿是大兵升殿，天下大亂的徵兆。"韓馥認爲四星聚於尾、箕二宿是燕地將有帝王興起的徵兆，所以想推奉幽州牧劉虞爲帝，被其拒絶，不久劉虞滅亡，這足以證明韓馥的看法是錯誤的。尾宿既與燕地又與吴地對應，四星聚於尾宿若不應在公孫度則在孫權身上。公孫度雖然偏據於僻陋的遼東之地，但仿照帝王之制郊祀、置百官，這已是改漢而另立新朝了。建安二十二年，四星又聚。二十五年而魏文帝曹丕接受漢獻帝的禪讓，這是四星三次相聚而改朝换代，蜀臣也援引後一次四星相聚作爲劉備稱帝的應驗。考查太元十九年、義熙三年九月，各有一次四大行星相聚，而宋遂得天下，與曹魏代漢相同。魚豢説："五大行星聚冀，而魏得天下。"火星入輿鬼宿。占辭説："將有戰争、喪亂。"金星犯南河。占辭説："將有戰事。"後來都有應驗。

五月壬辰，太白犯右執法，晝見。占同上。七月庚午，月奄鈎鈐。占曰："喉舌臣憂。"九月庚午，歲星犯軒轅大星。己丑，月犯左角。十年正月丁卯，月犯畢。占曰："將相有以家坐罪者。"二月己酉，月犯房北星。五月壬寅，月犯牽牛南星。乙丑，歲星犯軒轅大星。占悉同上。六月丙申，月奄氐。占曰："將死之，國有誅者。"七月庚辰，月犯天關。占曰："兵起。"熒惑犯井鉞，填星犯輿鬼，遂守之。占曰："大人憂，宗廟改。"八月丁酉，月奄牽牛南星。占同上。九月，填星犯輿鬼。占曰："人主憂。"丁巳，太白入羽林。十二月己酉，月犯西咸。占曰："有陰謀。"十一年三月丁巳，月入畢。占

五月壬辰，金星犯右執法星，白天出現。占辭同前面相應大象。七月庚午，月掩鈎鈐。占辭説："這表示喉舌之臣有憂患。"九月庚午，木星犯軒轅大星。己丑，月犯左角。十年正月丁卯，月犯畢宿。占辭説："將相之中有人犯罪而累及全家。"二月己酉，月犯房宿北星。五月壬寅，月犯牽牛南星。乙丑，木星犯軒轅大星。占辭全部同上。六年丙申，月掩氐宿。占辭説："將軍死，國有被誅殺者。"七月庚辰，月犯天關。占辭説："軍隊將有行動。"火星犯井鉞，土星犯輿鬼宿，接着守之。占辭説："大人有憂患，改朝换代。"八月丁酉，月掩牽牛南星。占辭同上。九月，土星犯輿鬼宿。占辭説："君主有憂患。"丁巳，金星入羽林。十二月己酉，月犯西咸。占辭説："這預示將有陰謀。"十一年三月丁巳，月入畢宿。占辭説："天下將有軍事行動。"另一説："邊境有戰争。"己卯，土星入輿鬼宿。閏月

曰："天下兵起。"一曰："有邊兵。"己卯，填星入輿鬼。閏月丙午，填星又入輿鬼。占曰："爲旱，爲疫，爲亂臣。"五月甲申，彗星出天市，掃帝座，在房、心。房、心，宋之分野。案占，得彗柄者興，除舊布新，宋興之象。癸卯，熒惑從行入太微。甲辰，犯右執法。六月己未，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戊寅，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七月辛丑，月犯畢。占同上。八月壬子，月犯氐。占同上。庚申，太白從行從右掖門入太微。丁卯，奄左執法。十一月癸亥，月入畢。占同上。乙未，月入輿鬼而暈。占曰："主憂，財寶出。"一曰："暈，有赦。"十二年五月甲申，月犯歲星，在左角。占曰："爲飢。留房、心之間，宋之分野，與武王伐紂同，得歲者王。"于時晉始封高祖爲宋公。六月壬子，太白從行入太微右掖門。己巳，月犯畢。占同上。七月，月犯牛宿。占曰："天下有大誅。"十月丙戌，月入畢。占同上。十三年五月丙子，月犯軒轅。丁亥，犯牽牛。癸巳，熒惑犯右執法。八月己酉，月犯牽牛。丁卯，月犯太微。占曰："人君憂。"九月壬辰，熒惑犯軒轅。十月戊申，月犯畢。占悉同上。月犯箕。占曰："國有憂。"甲寅，月犯畢。占同上。乙卯，填星犯太微，留積七十餘日。占曰："亡君之戒。"壬戌，月犯太微。占同上。十一月，月入太微，奄填星。占曰："王者惡之。"十四年三月癸丑，太白犯五諸侯。占同上。四月壬申，月犯填星，於張。占曰："天下有大喪。"五月庚子，月犯太微。占同上。壬子，有星孛于北斗魁中。占曰："有聖人受命。"七月甲辰，熒惑犯輿鬼。

丙午，土星又入輿鬼。占辭說："這表示將有乾旱、瘟疫，有亂臣。"五月甲申，彗星出天市垣，掃過帝座，在房、心二宿。房、心二宿與宋對應。考查占書可知，得彗柄者興旺，除舊布新，這是宋興盛的象徵。癸卯，火星縱向運行入太微垣。甲辰，犯右執法星。六月己未，金星犯東井之宿。占辭說："這表示秦地將有戰爭。"戊寅，犯輿鬼宿。占辭說："國家有憂患。"七月辛丑，月犯畢宿。占辭同上。八月壬子，月犯氐宿。占辭同上。庚申，金星縱向運行從右掖門入太微垣。丁卯，掩左執法。十一月癸亥，月入畢宿。占辭同上。乙未，月入輿鬼宿而暈。占辭說："這天象預示君主有憂患。財寶出皇宫。"另一說："月暈則有赦。"十二年五月甲申，月在左角犯木星。占辭說："將有饑荒。停留在與宋地對應的房、心二宿之間，與周武王伐商紂時天象相同，得木星保佑者得天下。"當時晉帝加封高祖爲宋公。六月壬子，金星縱向運行入太微垣右掖門。己巳，月犯畢宿。占辭同上。七月，月犯牛宿。占辭說："這預示天下有大殺戮。"十月丙戌，月入畢宿。占辭同上。十三年五月丙子，月犯軒轅。丁亥，犯牽牛。癸巳，火星犯右執法星。八月己酉，月犯牽牛。丁卯，月犯太微垣。占辭說："君主有憂患。"九月壬辰，火星犯軒轅。十月戊申，月犯畢宿。占辭全部同上。月犯箕宿。占辭說："國家有憂患。"甲寅，月犯畢宿。占辭同上。乙卯，土星犯太微垣，留積七十多天。占辭說："這天象是亡君的警戒。"壬戌，月犯太微垣。占辭同上。十一月，月入太微垣，掩土星。占辭說："這天象王者不利。"十四年三月癸丑，金星犯五諸侯。占辭同上。四月壬申，月於張宿犯土星。占辭說："這預示天下有大喪亂。"五月庚子，月犯太微垣。占辭同上。壬子，有彗星出現於北斗魁之中。占辭說："這預示有聖人受天命。"七月甲辰，火星犯輿鬼宿。占辭說："秦地有戰爭。"丁巳，月犯東井之宿。占辭說："這預示軍將死亡。"癸亥，有彗星出現於太微垣之西，彗柄起自上相星之下，光芒漸漸增長達十餘丈，進掃北斗紫微中台。占辭說："彗星

占曰："秦有兵。"丁巳，月犯東井。占曰："軍將死。"癸亥，彗星出太微西，柄起上相星下，芒漸長至十餘丈，進歸北斗紫微中台。占曰："彗出太微，社稷亡，天下易王。入北斗紫微，帝宫空。"一曰："天下得聖主。"八月甲子，太白犯軒轅。癸酉，填星入太微，犯右執法，因留太微中，積二百餘日乃去。占曰："填星守太微，亡君之戒，有徙王。"九月乙未，太白入太微，犯左執法。丁巳，月入太微。占曰："大人憂。"十月癸巳，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仍從行至左掖門内，留二十日乃逆行。至恭帝元熙元年三月五日，出西蕃上將西三尺許，又從還入太微。時填星在太微，熒惑繞填星成鈎己。其年四月二十七日丙戌，從端門出。占曰："熒惑與填星鈎己，天下更紀。"甲申，月入太微。占同上。十一年正月，高祖討司馬休之、魯宗之等，潰奔長安。五月，林邑寇交州，交州刺史杜慧度距戰于九真，大爲所敗。十二年七月，高祖伐羌。十月，前驅定陝、洛。十三年三月，索頭大衆緣河爲寇，高祖討之奔退，其别帥托跋嵩交戰，又大破之，嵩衆殲焉。進復攻關。八月，擒姚泓，司、兖、秦、雍悉平，索頭凶懼。十四年，高祖還彭城，受宋公。十一月，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明年，西虜寇長安，雍州刺史朱齡石諸軍陷没，官軍舍而東。十二月，安帝崩，母弟瑯邪王踐阼，是曰恭帝。

晋恭帝元熙元年正月丙午，三月壬寅，月犯太微。占悉同上。乙卯，辰星犯軒轅。六月庚辰，太白犯太微。七月，月犯歲星。己卯，月犯太微，太白晝見。占悉同上。自義熙

出太微垣則國家滅亡，改朝换代。入北斗紫微，皇宫變空。"另説："天下得聖明君主。"八月甲子，金星犯軒轅。癸酉，土星入太微垣，犯右執法星，接着留於太微垣之中二百餘天纔離去。占辭説："土星守太微是亡君的警戒，有王被遷徙。"九月乙未，金星入太微垣，犯左執法星。丁巳，月入太微垣。占辭説："這天象警示王公貴族有憂患。"十月癸巳，火星入太微垣犯西蕃上將星，然後縱行至左掖門内，留二十天後逆行。至恭帝元熙元年三月五日，出西蕃上將星之西三尺多，又縱向運行還入太微垣。當時土星也在太微垣，火星繞土星成鈎戟之狀。同年四月二十七日丙戌，從端門而出。占辭説："火星與土星成鈎戟之狀則改朝换代。"甲申，月入太微垣，占辭同上。十一年正月，高祖征討司馬休之、魯宗之等，將其軍擊潰，逃奔長安。五月，林邑進攻交州，交州刺史杜慧度拒戰於九真而失敗。十二年七月，高祖征伐羌。十月，前鋒平定陝、洛。十三年三月，索頭大軍沿黄河侵擾，被高祖擊退，又殲滅其别帥托跋嵩所率之軍。進而再攻關中。八月，擒獲姚泓，司、兖、秦、雍之地全部平定。索頭震懼。十四年，高祖還歸彭城，受封爲宋公。十一月，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死。明年，西虜進攻長安，雍州刺史宋齡石諸軍失敗，官軍捨棄長安向東撤退。十二月，安帝去世，同母弟瑯邪王繼位，稱爲恭帝。

晋恭帝元熙元年正月丙午，三月壬寅，月犯太微垣。占辭全部同上。乙卯，水星犯軒轅。六月庚辰，金星犯太微垣。七月，月犯木星。己卯，月犯太微垣，金星白天出現。占辭全部同上。從義熙元年到本年，金星經天九次，日食四

元年至是，太白經天者九，日蝕者四，皆從上始。革代更王，臣民失君之象也。是夜，太白犯哭星。十二月丁巳，月、太白俱入羽林。二年二月庚午，填星犯太微。占悉同上。元年七月，高祖受宋王。二年六月，晉帝遜位，高祖入宫。

次，都是從上開始。這是改朝換代，臣民失君的天象。當夜，金星犯哭星。十二月丁巳，月與金星都入羽林。二年二月庚午，土星犯太微垣。占辭全部同上。元年七月，高祖被加封爲宋王。二年六月，晉帝讓位，高祖入宫。

宋書卷二十六

志第十六

天文(四)

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丑，熒惑犯進賢。占曰："進賢官誅。"十一月乙卯，熒惑犯填星於角。占曰："爲喪，大人惡之。"一曰："兵起。"十二月庚子，月犯熒惑於亢。占曰："爲内亂。"一曰："貴人憂。角爲天門，亢爲朝廷。"三年五月，宫車晏駕。七月，太傅長沙景王道憐薨。索頭攻略青、司、兗三州。於是禁兵大出。是後司徒徐羡之、尚書令傅亮、領軍謝晦等廢少帝，内亂之應。

永初元年十二月甲辰，月犯南斗。占曰："大臣憂。"三年七月，長沙王薨。索虜寇青、司二州，大軍出救。

永初二年六月甲申，太白晝見。占："爲兵喪，爲臣强。"三年五月，宫車晏駕。尋遣兵出救青、司。其後徐羡之等秉權，臣强之應也。

永初二年六月乙酉，熒惑犯氐。乙巳，犯房。占曰："氐爲宿宫，房爲明堂，人主有憂。房又爲將相，將相有憂。氐、房又兗、豫分。"三年五月，宫車晏駕。七月，長沙王薨，王領兗州也。景平元年，廬陵王義真廢，王領豫州也。

永初二年十月，太白犯填星於亢。亢，兗州分，又爲鄭。占曰：

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丑，火星犯進賢星。占辭説："這天象表示進賢官將被殺。"十一月乙卯，火星在角宿犯土星。占辭説："這表示將有喪亂，王公貴族交惡。"另一説："將有戰争。"十二月庚子，月於亢宿犯火星。占辭説："這天象表示將有内亂。"另一説："貴人有憂患。角宿代表天門，亢宿代表朝廷。"三年五月，武帝去世。七月，太傅長沙景王劉道憐去世。索頭進攻侵掠青、司、兗三州。於是大量禁兵出征。此後司徒徐羡之、尚書令傅亮、領軍謝晦等廢黜少帝，這些都是内亂的應驗。

永初元年十二月甲辰，月犯南斗。占辭説："這天象表示大臣有憂患。"三年七月，長沙王去世。索虜侵掠青、司二州，朝廷派遣大軍出救。

永初二年六月甲申，金星白天出現。占辭説："這表示將有戰亂，臣太强。"三年五月，武帝去世。不久派遣軍隊出救青、司二州。其後徐羡之等專權，這是臣强的應驗。

永初二年六月乙酉，火星犯氐宿。乙巳，犯房宿。占辭説："氐宿代表皇帝宿宫，房宿代表明堂，君主有憂患。房宿又代表將相，將相有憂患。氐、房二宿又對應兗、豫二州。"三年五月，武帝去世。七月，兗州刺史長沙王去世。景平元年，豫州刺史廬陵王劉義真被廢黜。

永初二年十月，金星在亢宿犯土星。亢宿與兗州對應，又與鄭地對應。占辭説："大星表示

“大星有大兵，金土合爲内兵。”三年，索頭攻略青、冀、兖三州，禁兵大出，兖州失守，虎牢没。

永初三年正月丁卯，月犯南斗。占同元年。一曰：“女主當之。”二月辛卯，有星孛于虛危，向河津，掃河鼓。占曰：“爲兵喪。”五月，宫車晏駕。明年，遣軍救青、司。二月，太后蕭氏崩。

永初三年二月壬辰，填星犯亢。占曰：“諸侯有失國者，民多流亡。”一曰：“廷臣爲亂。亢，兖州分，又爲鄭。”其年，索頭攻圍司、兖，兖州刺史徐琰委守奔敗，司州刺史毛德祖距守陷没，緣河吏民，多被侵略。

永初三年三月壬戌，月犯南斗。占同正月。五月丙午，犯軒轅。占曰：“女主當之。”六月辛巳，月犯房。占曰：“將相有憂，豫州有災。”癸巳，犯歲星於昴。占曰：“趙、魏兵飢。”其年，虜攻略青、兖、司三州。廬陵王義真廢，王領豫州也。二月，太后蕭氏崩。元嘉三年，司徒徐羡之等伏誅。

永初三年九月癸卯，熒惑經太微犯左執法。己未，犯右執法。占悉同上。十月癸酉，太白犯南斗。占曰：“國有兵事，大臣有反者。”辛巳，熒惑犯進賢。占曰：“進賢官誅。”明年，師出救青、司。景平二年，徐羡之等廢帝徙王。元嘉三年，羡之及傅亮、謝晦悉誅。

永初三年十一月戊午，有星孛于室壁。占曰：“爲兵喪。”明年，兵救青、司。二月，太后蕭氏崩。營室，内宫象也。

永初三年十一月癸亥，月犯亢、氐。占曰：“國有憂。”十二月戊戌，熒惑犯房。房爲明堂，王者惡之。一

有大戰，金星與土星合則表示有内戰。”三年，索頭攻占掠奪青、冀、兖三州，禁兵大出，兖州失守，虎牢陷落。

永初三年正月丁卯，月犯南斗。占辭同元年。另一説：“皇后應此災。”二月辛卯，有彗星出現在虛、危二宿，運行向河津，掃過河鼓。占辭説：“這表示將有戰争及國喪。”五月，武帝去世。第二年，派遣軍隊救援青、司二州。二月，太后蕭氏去世。

永初三年二月壬辰，土星犯亢宿。占辭説：“有諸侯喪失國土，民多逃亡。”另説：“朝廷之臣作亂。亢宿與兖州對應，又與鄭對應。”同年，索頭圍攻司、兖二州，兖州刺史徐琰棄城逃亡，司州刺史毛德祖拒守陷落，黄河沿岸官民多被掠奪。

永初三年三月壬戌，月犯南斗。占辭同正月。五月丙午，犯軒轅。占辭説：“皇后應驗這天象所預示的災難。”六月辛巳，月犯房宿。占辭説：“這表示將相有憂患，豫州有災。”癸巳，月在昴宿犯木星。占辭説：“這預示趙、魏之地將有戰争、饑荒。”同年，胡虜進攻青、兖、司三州。豫州刺史廬陵王劉義真被廢黜。二月，太后蕭氏去世。元嘉三年，司徒徐羡之等人被殺。

永初三年九月癸卯，火星經太微垣而犯左執法星。己未，犯右執法星。占辭全部與前面相應天象相同。十月癸酉，金星犯南斗。占辭説：“這預示國家將有戰争，有大臣反叛。”辛巳，火星犯進賢星。占辭説：“進賢官將被殺。”第二年，軍隊出救青、司二州。景平二年，徐羡之等人廢黜少帝遷徙諸王。元嘉三年，徐羡之及傅亮、謝晦被殺。

永初三年十一月戊午，有彗星出現於室壁二宿。占辭説：“這表示將有戰争、喪事。”第二年，出兵救援青、司二州。二月，太后蕭氏去世。營室代表皇帝内宫。

永初三年十一月癸亥，月犯亢、氐二宿。占辭説：“這預示國家將有憂患。”十二月戊戌，火星犯房宿。房宿代表明堂，火星犯之則王者交

曰："將相憂。"景平二年，羡之等廢帝，因害之。元嘉三年，羡之等伏誅。

惡。另一說："這表示將相有憂患。"景平二年，徐羡之等人先廢黜少帝又將他殺害。元嘉三年，徐羡之等人被殺。

少帝景平元年正月乙卯，有星孛于東壁南，白色，長二丈餘，拂天苑，二十日滅。二月，太后蕭氏崩。十月戊午，有星孛于氐北，尾長四丈，西北指，貫攝提，向大角，東行，日長六七尺，十餘日滅。明年五月，羡之等廢帝。

少帝景平元年正月乙卯，有白色、長二丈餘的彗星出現在東壁之南，拂過天苑，二十天後消失。二月，太后蕭氏去世。十月戊午，有彗星出現於氐宿之北，其尾長四丈，西北指向，橫貫攝提星而指向大角，向東運行，每天增長六七尺，十餘日後消失。明年五月，徐羡之等人廢黜少帝。

文帝元嘉元年十月，熒惑犯心。元嘉三年正月甲寅夜，天東南有黑氣，廣一丈，長十餘丈。元嘉六年五月，太白晝見經天。元嘉七年三月，太白犯歲星於奎。六月，熒惑犯東井輿鬼，入軒轅。月犯歲星。十一月癸未，西南有氣，上下赤，中央黑，廣三尺，長三十餘丈，狀如旌旗。十二月丙戌，有流星頭如瓮，尾長二十餘丈，大如數十斛船，赤色有光照人面，從西行經奎北大星南過，至東壁止。其年，索虜寇青、司，殺刺史，掠居民。遣征南大將軍檀道濟討伐，經歲乃歸。

文帝元嘉元年十月，火星犯心宿。元嘉三年正月甲寅之夜，天東南出現寬一丈，長十餘丈的黑氣。元嘉六年五月，金星經天而白天出現。元嘉七年三月，金星在奎宿犯木星。六月，火星犯東井、輿鬼二宿，入軒轅。月犯木星。十一月癸未，西南出現上下紅色而中央黑色的氣，其寬三尺，長三十餘丈，形狀像旌旗。十二月丙戌，有顆像瓮一樣的流星，其尾長二十餘丈，大如幾十斛的船，紅色且光照人面，從西運行經過奎宿北大星之南，至東壁停止。同年，索虜進攻青、司二州，殺死刺史，虜掠居民。朝廷派遣征南大將軍檀道濟討伐，經一年纔返回。

元嘉八年四月辛未，太白晝見，在胃。五月，犯天關東井。六月庚午，熒惑入東井。七月壬戌夜，白虹見東方。丁丑，太白犯上將。八月癸未，太白入太微右掖門内，犯左執法。乙未，熒惑犯積尸。九月丙寅，流星大如斗，赤色，發太微西蕃，北行，未至北斗没，餘光長三丈許。十月丙辰，金土相犯，在須女。月奄天關東井。十二月，月犯房鈎鈐。十年，仇池氏寇漢中，梁州失戍。

元嘉八年四月辛未，金星白天在胃宿出現。五月，犯天關及東井宿。六月庚午，火星入東井之宿。七月壬戌夜，白虹在東方出現。丁丑，金星犯上將星。八月癸未，金星入太微垣右掖門内，犯左執法星。乙未，火星犯積尸。九月丙寅，有赤色大如斗的流星，發於太微垣西蕃向北運行，未至北斗而消失，其餘光長三丈多。十月丙辰，金星與土星在須女之宿相犯。月掩天關東井。十二月，月犯房宿鈎鈐星。十年，仇池氐進攻漢中，梁州失守。

元嘉九年正月庚午，熒惑入輿鬼。三月，月犯軒轅。四月，犯左角。歲星入羽林。月犯房鈎鈐。己丑，太白入積尸。五月，犯軒轅。月

元嘉九年正月庚午，火星入輿鬼宿。三月，月犯軒轅。四月，犯左角。木星入羽林。月犯房宿鈎鈐。己丑，金星入積尸。五月，犯軒轅。月掩南斗第六星。辛酉，火星入太微垣右掖門，犯

掩南斗第六星。辛酉，熒惑入太微右掖門，犯右執法。七月丙午，月蝕左角。八月癸未，太白犯心前星。乙酉，犯心明堂星。元嘉十年十月，有流星大如瓮，尾長二十餘丈。元嘉十一年二月庚子，月犯畢，入畢口而出，因暈昴、畢，西及五車，東及參。三月丙辰，太白晝見，在參。閏月戊寅，太白犯五諸侯。己丑，月入東井，犯太白。于時司徒彭城王義康專權。

右執法星。七月丙午，月食於左角。八月癸未，金星犯心宿前星。乙酉，犯心宿明堂星。元嘉十年十月，有像瓮一樣大的流星出現，其尾長二十餘丈。元嘉十一年二月庚子，月犯畢宿，入畢宿之口而出，接着暈昴、畢二宿，向西延及五車，向東延及參宿。三月丙辰，金星白天在參宿出現。閏月戊寅，金星犯五諸侯。己丑，月入東井之宿而犯金星。當時司徒彭城王劉義康專權。

元嘉十二年五月壬戌，月犯右執法。七月壬戌，熒惑犯積尸，奄上將。十月丙午，月犯右執法。十二月甲申，太白犯羽林。十七年，上將執法皆被誅。

元嘉十二年五月壬戌，月犯右執法星。七月壬戌，火星犯積尸，掩上將星。十月丙午，月犯右執法星。十二月甲申，金星犯羽林。十七年，上將與執法大臣都被殺。

元嘉十三年正月庚午，月犯熒惑。二月，月犯太微東蕃第一星。十一月辛亥，歲星犯積尸。十二月戊子，熒惑入羽林。後年廢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及其黨與。凡所收掩，皆羽林兵出。

元嘉十三年正月庚午，月犯火星。二月，月犯太微垣東蕃第一星。十一月辛亥，木星犯積尸。十二月戊子，火星入羽林。後年大將軍彭城王劉義康及其同黨都被廢黜。所有的拘捕行動都由羽林軍執行。

元嘉十四年正月，有星晡前晝見東北維，在井左右，黃赤色，大如橘。月犯東井。四月丁未，太白犯輿鬼。五月丙子，太白晝見，在太微。七月辛卯，歲星入軒轅。八月庚申，熒惑犯上將。九月丙戌，熒惑犯左執法。其後皇后袁氏崩。丹陽尹劉湛誅。尚書僕射殷景仁薨。

元嘉十四年正月，有黃赤色、大如橘子一樣的客星黃昏前出現在東北方井宿左右。月犯東井之宿。四月丁未，金星犯輿鬼之宿。五月丙子，金星白天在太微垣出現。七月辛卯，木星入軒轅。八月庚申，火星犯上將星。九月丙戌，火星犯左執法星。其後皇后袁氏去世。丹陽尹劉湛被殺。尚書僕射殷景仁去世。

元嘉十五年四月己卯，月犯氐。十月壬戌，流星大如鴨子，出文昌，入紫宮，聲如雷。十一月癸未，熒惑入羽林。丁未，月犯東井鉞星。其後誅丹陽尹劉湛等。

元嘉十五年四月己卯，月犯氐宿。十月壬戌，有大如鴨蛋的流星出文昌而入紫宮，伴有如雷之聲。十一月癸未，火星入羽林。丁未，月犯東井宿鉞星。其後殺丹陽尹劉湛等人。

元嘉十六年二月，歲星逆行犯左執法。五月丁卯，太白晝見胃、昴間。月入羽林。太白犯畢。歲星犯左執法。七月，月會填星。八月，太白

元嘉十六年二月，木星逆行而犯左執法星。五月丁卯，金星白天在胃宿、昴宿之間出現。月入羽林。金星犯畢宿。木星犯左執法星。七月，月與土星相會。八月，金星犯軒轅。第二年，皇

犯軒轅。明年，皇后袁氏崩。熒惑犯太微西上將。太白晝見，在翼。九月，熒惑同入太微相犯。太白犯左執法。熒惑犯右執法。十月，歲星熒惑相犯，在亢。十一月，熒惑犯房北第一星。明年，大將軍義康出徙豫章，誅其黨與。尚書僕射、揚州刺史殷景仁薨。

后袁氏去世。火星犯太微垣西上將星。金星白天在翼宿出現。九月，火星與金星同入太微垣且相犯。金星犯左執法星。火星犯右執法星。十月，木星與火星在亢宿相犯。十一月，火星犯房宿北第一星。第二年，大將軍劉義康被遷徙至豫章，其同黨被殺。尚書僕射、揚州刺史殷景仁死亡。

元嘉十九年九月，客星見北斗，漸爲彗星，至天苑末滅。元嘉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乙未，有流星大如桃，出天津，入紫宫，須臾有細流星或五或三相續，又有一大流星從紫宫出，入北斗魁，須臾又一大流星出，貫索中，經天市垣，諸流星并向北行，至曉不可稱數。流星占并云："天子之使。"又曰："庶民惟星。星流，民散之象。"至二十七年，索虜殘破青、冀、徐、兗、南兗、豫六州，民死太半。

元嘉十九年九月，有客星出現在北斗，漸漸變爲彗星，運行至天苑末消失。元嘉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乙未，有像桃子一樣大的流星，出天津入紫宫，不久有三五成群的小流星相續，又有一大流星從紫宫出而入北斗魁，不久又有一大流星出而横貫索中，經天市垣，所有的流星都向北運行，至天亮時已數不勝數。有關流星的占辭都説："流星代表皇帝的使者。"又説："老百姓即爲星。星流則民衆流散。"至二十七年，索虜攻破殘殺青、冀、徐、兗、南兗、豫六州，民衆死去大半。

元嘉二十二年二月，金火木合東井。四月，月犯心。太白入軒轅。七月，太白晝見。其冬，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

元嘉二十二年二月，金星、火星及木星合於東井宿。四月，月犯心宿。金星入軒轅。七月，金星白天出現。同年冬天，太子詹事范曄因謀反而被殺。

元嘉二十三年正月，金火相爍。其月，索虜寇青州，驅略民户。

元嘉二十三年正月，金星與火星發光閃動。同月，索虜進攻青州，驅趕掠走民衆。

元嘉二十四年正月，月犯心大星。天星并西流，多細，大不過如鷄子，尾有長短，當有數百，至旦日光定乃止，有入北斗紫宫者。占："流星群趨所之者，兵聚其下，有大急。"又占："衆星并流，將軍并舉兵。隨星所之，以應天氣。"又占："流星入紫宫，有喪，水旱不調。"又占："流星入北斗，大臣有繫者。"又占："流星爲民，大星大臣流，小星小民流。"四月，太白晝見。八月，征北大將軍衡陽王義季薨。豫章民胡誕世率其宗族破郡縣，殺太守及縣令。

元嘉二十四年正月，月犯心宿大星。有數百顆流星向西流，其中多數細小，大不過鷄蛋，尾有長有短，大概有數百顆星。至第二天凌晨時纔停止，有的進入北斗紫宫。占辭説："流星群趨向的地方，兵聚其下，預示將有大急難。"又説："衆星并流則衆將軍并起兵。星所流至的地方即爲兵所聚之地，以應驗天意。"又有占辭説："流星入紫宫表示有喪亂，水旱不調。"又説："流星入北斗表示有大臣被逮捕。"又説："流星代表民，大流星表示將有大臣流亡，小流星表示老百姓將流亡。"四月，金星白天出現。八月，征北大將軍衡陽王劉義季死亡。豫章民胡誕世率領其宗族攻破郡縣，殺死郡太守及縣令。

元嘉二十五年正月，火、水入羽林。月犯歲星。太白晝見經天。元嘉二十六年十月，彗星入太微。十一月，白氣貫北斗。二十七年夏，太白晝見經天。九月，太白犯歲星。十月，熒惑入太微。元嘉二十八年五月，彗星見卷舌，入太微，逼帝座，犯上相，拂屏，出端門，滅翼、軫。翼、軫，荆州分。太白晝見犯哭星。三十年，太子巫蠱咒詛事覺，遂殺害朝臣。孝建元年，荆、江二州反，皆夷滅。卷舌，咒詛之象，彗之所起，是其應也。

元嘉二十五年正月，水星、火星入羽林。月犯木星。金星經天而白天出現。元嘉二十六年十月，彗星入太微。十一月，白氣貫北斗。二十七年夏天，金星經天而白天出現。九月，金星犯木星。十月，火星入太微垣。元嘉二十八年五月，彗星出現在卷舌，入太微垣，逼近帝座，犯上相星，拂過屏而出端門，消失在翼、軫二宿。翼、軫二宿與荆州對應。金星白天出現且犯哭星。三十年，太子進行巫蠱咒詛的事情被發覺，於是殺害朝中之臣。孝建元年，荆、江二州反叛被平定。卷舌是咒詛的象徵，彗星在卷舌出現應驗了太子咒詛之事。

元嘉二十九年正月，太白晝見，經天。明年，東宫弑逆。

元嘉二十九年正月，金星經天且白天出現。第二年，東宫太子殺皇上。

孝武孝建元年二月，有流星大如月西行。其年，豫州刺史魯爽反誅。

孝武孝建元年二月，有像月一樣大的流星向西運行。同年，豫州刺史魯爽反叛被殺。

孝建元年九月壬寅，熒惑犯左執法。尚書左僕射建平王宏表解職，不許。

孝建元年九月壬寅，火星犯左執法星。尚書左僕射建平王劉宏上表請求解除自己的職務，孝武帝没有同意。

孝建元年十月乙丑，熒惑犯進賢星。吏部尚書謝莊表解職，不許。

孝建元年十月乙丑，火星犯進賢星。吏部尚書謝莊上表請求解除自己的職務，孝武帝未同意。

孝建二年五月乙未，熒惑入南斗。十月甲辰，又入南斗。大明元年夏，京師疾疫。

孝建二年五月乙未，火星入南斗。十月甲辰，又入南斗。大明元年夏天，京師瘟疫。

孝建三年四月戊戌，太白犯輿鬼。占曰："民多疾。"明年夏，京邑疫疾。

孝建三年四月戊戌，金星犯輿鬼宿。占辭説："這天象預示民衆多疾病。"第二年夏天，京城瘟疫。

孝建三年八月甲午，太白入心。占曰："後九年，大飢至。"大明八年，東土大飢，民死十二三。

孝建三年八月甲午，金星入心宿。占辭説："後九年，將有大饑荒。"大明八年，東土出現大饑荒，民衆死者十有二三。

大明元年三月癸亥，太白在奎南，犯歲星。占曰："有滅諸侯。"三年，司空竟陵王誕反誅。

大明元年三月癸亥，金星在奎宿之南犯木星。占辭説："這預示將有諸侯被消滅。"三年，司空竟陵王劉誕因反叛被殺。

大明元年六月丙申，月在東壁，掩熒惑。占曰："將軍有憂，期不出三年。"至三年，司空竟陵王誕反。

大明元年六月丙申，月在東壁掩火星。占辭説："時間不超過三年，將軍有憂患。"至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劉誕反叛。

大明二年三月辛未，熒惑入東井。四月己亥，熒惑在東井北犯軒轅第二星。井，雍州分。其年四月，海陵王休茂爲雍州刺史，五年，休茂反誅。

大明二年七月己巳，月掩軒轅第二星。十月辛卯，月掩軒轅。十一月丙戌，月又掩軒轅。軒轅，女主。時民間喧言人主帷薄不修。

大明二年十一月庚戌，熒惑犯房及鈎鈐。壬子，熒惑又犯鈎鈐。占曰："有兵。"其年，索虜寇歷下，遣羽林軍討破之。

大明三年春正月夜，通天薄雲，四方生赤氣，長三四尺，乍没乍見，尋皆消滅。占名隧星，一曰刀星，天下有兵，戰鬥流血。月入太微，犯次將。占曰："有反臣死，將誅。"三月，月在房，犯鈎鈐，因蝕。占曰："人主惡之，將軍死。"三月，土守牽牛。占曰："大人憂疾，兵起，大赦，奸臣賊子謀欲殺主。"四月，犯五諸侯。占曰："諸侯誅。"金、水合西方。占曰："兵起。"五月，歲星犯東井鉞。占曰："斧鉞用，大臣誅。"六月，月入南斗。占曰："大臣大將軍誅。"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尋據廣陵反，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領羽林勁兵及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衆軍攻戰。及屠城，城内男女道俗，梟斬靡遺。將軍宗越偏用虐刑，先刳腸決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創，然後方加以刀鋸。大兵之應也。八月，月犯太白。太白犯房。占曰："人君有憂，天子惡之。"熒惑守畢。占曰："萬民饑，有大兵。"九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大臣有反者。"九月，月在胃而蝕，既，又於昴犯熒惑。占曰："兵起，女主當之，人主惡之。"

大明二年三月辛未，火星入東井之宿。四月己亥，火星在東井宿之北犯軒轅第二星。井宿與雍州對應。同年四月，海陵王劉休茂被任命爲雍州刺史，大明五年因反叛被殺。

大明二年七月己巳，月掩軒轅第二星。十月辛卯，月掩軒轅。十一月丙戌，月又掩軒轅。軒轅代表皇后。當時民間盛傳皇帝家門淫亂。

大明二年十一月庚戌，火星犯房宿及鈎鈐星。壬子，火星又犯鈎鈐。占辭説："這預示將有戰争。"同年，索虜進攻歷下，被朝廷派遣羽林軍打敗。

大明三年春正月之夜，滿天薄雲，四方出現長三四尺的赤氣，忽隱忽現，不久都消失。占書上把這稱爲隧星，又爲刀星，它的出現預示天下將有戰争流血之事發生。月入太微垣，犯次將星。占辭説："這預示有反臣死，將領被殺。"三月，月在房宿，犯鈎鈐，接着月食。占辭説："這天象預示君主交惡，將軍死。"三月，土星守於牽牛。占辭説："這預示王公有憂患，戰争起，大赦，奸臣賊子圖謀殺死君主。"四月，犯五諸侯。占辭説："這預示有諸侯被殺。"金星、水星合於西方。占辭説："將有戰争。"五月，木星犯東井鉞。占辭説："這預示將動刑罰，殺大臣。"六月，月入南斗。占辭説："大臣大將軍被殺。"南兗州刺史竟陵王劉誕不久後占據廣陵反叛，朝廷派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率領羽林精兵及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衆軍攻戰。屠城時，城内不論男女、出家人或世俗之人都被斬殺無遺。將軍宗越偏用殘酷的刑法，先剖出人的腸子，挖出眼睛，或者鞭打面部腹部，再用苦酒灌到傷口上，然後纔殺死。這是有大戰的應驗。八月，月犯金星。金星犯房宿。占辭説："這預示君主有憂患，天子交惡。"火星守畢宿。占辭説："萬民飢餓，有大戰。"九月，金星犯南斗。占辭説："這表示有大臣謀反。"九月，在胃宿發生月全食，後月又於昴宿犯火星。占辭説："這預示將有戰争，皇后、公主當此災禍，君主交惡。"

一曰："女主憂，國王死，民饑。"十月，太白犯哭星。占曰："人主有哭泣之聲。"自後六宫多喪，公主薨亡，天子舉哀相係。歲大旱，民饑。

大明四年正月，月奄氐。占曰："大將死。"又犯房北第二星。占曰："有亂臣謀其主。"二月，有赤氣長一尺餘，在太白帝坐北。占曰："兵起，臣欲謀其君。"五月，月入太微。占曰："有反臣，大臣死。"六月，太白犯井鉞。占曰："兵起，斧鉞用，大臣誅。"月犯心前星。占曰："有亂臣，太子惡之。"月入南斗魁中。占曰："大人憂，女主惡之。"七月，歲星犯積尸。占曰："大臣誅。"十二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占曰："大人憂。"十二月，通天有雲，西及東北并生，合八所，并長四尺，乍没乍見，尋消盡。占曰："天下有兵。"十二月，月犯箕東北星。女主惡之。明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太白犯東井。雍州兵亂之應也。

大明五年正月，歲星犯輿鬼積尸。占曰："大臣誅，主有憂，財寶散。"月入南斗魁中。占曰："大人憂，天下有兵。"火、土同在須女。占曰："女主惡之。"三月，月掩軒轅。占曰："女主惡之。"有流星數千萬，或長或短，或大或小，并西行，至曉而止。占曰："人君惡之，民流亡。"四月，太白犯東井北轅。占曰："大臣爲亂，斧鉞用。"太白犯輿鬼。占曰："大臣誅，斧鉞用，人主憂。"六月，有流星白色，大如甌，出王良，西南行，没天市中，尾長數十丈，没後餘光良久。占曰："天下亂。"八月，熒惑入東井。占曰："大臣當之。"十月，歲星犯太微上將星。太白入亢，犯南第二星。占曰："上

另一説："皇后、公主有憂患，國王死，民衆飢。"十月，金星犯哭星。占辭説："君主將有哭泣之聲。"此後六宫多有喪亡，公主死，天子舉哀相繼。同年大旱，民飢。

大明四年正月，月掩氐宿。占辭説："這預示大將死。"又犯房宿北第二星。占辭説："這預示有亂臣圖謀君主。"二月，有長一尺多的赤氣出現在金星帝座之北。占辭説："這預示將有戰争，臣下想圖謀君主。"五月，月入太微垣。占辭説："這預示有反臣，大臣將死。"六月，金星犯井宿之鉞星。占辭説："將有戰争，用大刑，殺大臣。"月犯心宿前星。占辭説："這預示有亂臣，太子交惡。"月入南斗魁之中。占辭説："這預示大人有憂患，皇后交惡。"七月，木星犯積尸。占辭説："將有大臣被殺。"十二月，月犯心宿中央大星。占辭説："這預示王公貴族有憂患。"十二月，通天有雲，生於西方及東北方，總共八處，每處長四尺，忽隱忽現，不久消失殆盡。占辭説："這預示天下將有戰争。"十二月，月犯箕宿東北星。皇后交惡。第二年，雍州刺史海陵王劉休茂反叛。金星犯東井之宿即爲雍州兵亂的預兆。

大明五年正月，木星犯輿鬼宿積尸。占辭説："這預示將有大臣被殺，君主有憂患，財寶流散。"月入南斗魁中。占辭説："這預示王公大臣有憂患，天下有戰争。"火星、木星同時出現在須女之宿。占辭説："這天象預示皇后交惡。"三月，月掩軒轅。占辭説："這天象預示皇后交惡。"有流星數千萬，都向西運行，有長有短，有大有小，至天亮時停止。占辭説："這天象預示君主交惡，民衆流亡。"四月，金星犯東井宿北轅。占辭説："這預示大臣作亂，動用大刑。"金星犯輿鬼宿。占辭説："大臣將被殺，動用大刑，君主有憂患。"六月，有白色像甌大的流星出於王良而向西南運行，消失在天市垣之中，其尾長數十丈，消失後餘光還延續了很久。占辭説："這天象預示天下將大亂。"八月，火星入東井之宿。占辭説："大臣應此災。"十月，木星犯太微垣上將星。金星入亢宿犯南第二星。占辭

將有憂，輔臣有誅者，人君惡之。”十月，太白入氐中。熒惑入井中。占曰：“王者亡地，大赦，兵起，爲飢。”月入太微，掩西蕃上將，犯歲星。占曰：“有反臣死。”大星大如斗，出柳北行，尾十餘丈，入紫宮没，尾後餘光良久乃滅。占曰：“天下凶，有兵喪，天子惡之。”十一月，月掩心前星，又犯大星。占曰：“大人憂，兵起，大旱。”十二月，太白犯西建中央星。占曰：“大臣相譖。”月犯左角。占曰：“天子惡之。”後三年，孝武帝、文穆皇后相係崩，嗣主即位一年，誅滅宰輔將相，虐戮朝臣，禍及宗室，因自受害。

大明六年正月，月在張，犯歲星。占曰：“民飢流亡。”月犯心後星。占曰：“庶子惡之。”二月，月掩左角。占曰：“天子惡之。”三月，熒惑入輿鬼。占曰：“有兵，大臣誅，天下多疾疫。”五月，月在張，又入太微，犯熒惑。占曰：“國主不安，女主憂。”火犯木在翼。占曰：“爲飢，爲旱，近臣大臣謀主。”有星前赤後白，大如甌，尾長十餘丈，出東壁北，西行没天市，啾啾有聲。占曰：“其下有兵，天下亂。”月掩昴七星。占曰：“貴臣誅，天子破匈奴，胡主死。”歲星犯上將。占曰：“輔臣誅，上將憂。”六月，月入太微，犯右執法。占曰：“人主不安，天下大驚，主不吉，執法誅。”月犯心後星。占曰：“庶子惡之。”七月，月犯箕。占曰：“女主惡之。”八月，月入南斗魁中。占曰：“大臣誅，斧鉞用，吴、越有憂。”明年，揚、南徐州大旱，田穀不收，民流死亡。自後三年，帝后仍崩，宰輔及尚書令僕誅戮，索虜主死，新安王兄弟受害，司徒豫章王

說：“這預示上將有憂患，輔政大臣被殺，王者交惡。”十月，金星入氐宿之中。火星入井宿之中。占辭說：“這天象預示將有王失地，大赦，戰爭起，饑荒。”月入太微垣，掩西蕃上將星，犯木星。占辭說：“將有反臣死。”有大如斗的大星出柳宿向北運行，其尾十餘丈，入紫宮而消失，尾後餘光很久纔消失。占辭說：“天下凶險，將有戰爭及喪亂，天子交惡。”十一月，月掩心宿前星，又犯大星。占辭說：“王公大臣將有憂患，有戰爭，大旱。”十二月，金星犯西建中央星。占辭說：“這表示大臣相害。”月犯左角。占辭說：“這天象預示天子交惡。”後三年，孝武帝、文穆皇后相繼去世，嗣主繼皇位一年，殺輔政將相，殺戮朝臣，禍及皇族宗室，因而自己也被殺害。

大明六年正月，月在張宿犯木星。占辭說：“民衆飢餓流亡。”月犯心宿後星。占辭說：“這天象預示皇帝庶子不利。”二月，月掩左角。占辭說：“這天象預示君主交惡。”三月，火星入輿鬼宿。占辭說：“將有戰爭，大臣被殺，天下多瘟疫。”五月，月在張宿，又入太微垣，犯火星。占辭說：“這預示君主不安寧，皇后有憂患。”火星在翼宿犯木星。占辭說：“這表示將有饑荒，旱災，近臣大臣圖謀皇帝。”有大如甌的星先赤色後變爲白色，其尾長十餘丈，出東壁宿之北而向西運行，消失在天市垣，伴有啾啾之聲。占辭說：“這星的下面將有戰爭，天下將亂。”月掩昴宿七星。占辭說：“這預示貴臣將被殺，天子打敗匈奴，胡主死。”木星犯上將星。占辭說：“這預示輔政大臣將被殺，上將有憂患。”六月，月入太微垣犯右執法星。占辭說：“這預示君主不安寧，天下大驚，君主不吉利，執法大臣被殺。”月犯心宿後星。占辭說：“這天象預示皇帝庶子交惡。”七月，月犯箕宿。占辭說：“這天象預示皇后交惡。”八月，月入南斗魁中。占辭說：“這預示大臣被殺，動用大刑，吴、越之地有憂患。”明年，揚州、南徐州大旱，田穀無收，民衆流散逃亡。此後三年，皇帝、皇后去世，宰相及尚書令、尚書僕射被殺，索虜主死，新安王兄弟被

子尚薨，羽林兵入三吴討叛逆。

大明七年正月夜，通天薄雲，四方合有八氣，蒼白色，長二三丈，乍見乍没，名刀星。占曰："天下有兵。"三月，月犯心後星。占曰："庶子惡之。"四月，火犯金，在婁。占曰："有喪，有兵，大戰。"六月，月犯箕。占曰："女主惡之。"太白入東井。占曰："大臣當之。"太白犯東井。占曰："大臣爲亂，斧鉞用。"七月，熒惑入東井。占曰："兵起，大將當之。"月入南斗魁，犯第二星。占曰："大人憂，吴郡當之。"太白犯輿鬼。占曰："兵起，大將誅，人主憂，財帛出。"八月，月入哭星中間。太白犯軒轅少微星。占曰："人主憂，哭泣之聲，民飢流亡。"太白入太微。占曰："近臣起兵，國不安。"熒惑犯鬼。太白犯右執法。占曰："大臣誅。"十月，金水相犯。占曰："天下飢。"熒惑守軒轅第二星。占曰："宫中憂，有哀。"十一月，歲星入氐。占曰："諸侯人君有入宫者。"十二月，月犯五車。占曰："天庫兵動。"後二年，帝后崩，大臣將相誅滅，皇子被害，皇太后崩，四方兵起，分遣諸軍推鋒外討。

大明八年正月，月掩輿鬼。占曰："大臣誅。"月入南斗魁中，掩第二星。占曰："大人憂，女主惡之。"二月，月犯南斗第四星，入魁中。占曰："大人有憂，女主當之。豫章受災。"四月，月入南斗魁中，犯第三星。占曰："大人有憂，女主惡之。丹陽當之。"太白入東井，入太微，犯執法。占曰："執法誅，近臣起兵，國不安。"六月，歲星犯氐。占曰：

害，司徒豫章王劉子尚死，羽林兵進入三吴征討叛逆。

大明七年正月之夜，滿天薄雲，四方共有八氣，蒼白色，長二三丈，忽隱忽現，稱爲刀星。占辭説："這預示天下將有戰争。"三月，月犯心宿後星。占辭説："這天象預示皇帝庶子不利。"四月，火星在婁宿犯金星。占辭説："這預示將有喪亂，軍事行動及大戰。"六月，月犯箕宿。占辭説："這天象預示皇后交惡。"金星入東井之宿。占辭説："大臣當承受這天象預示的災禍。"金星犯東井之宿。占辭説："大臣將作亂而動用刑罰。"七月，火星入東井之宿。占辭説："將有軍事行動，大將應承受這天象預示的兆應。"月入南斗魁犯第二星。占辭説："王公貴族將有憂患。吴郡應承受這天象預示的災禍。"金星犯輿鬼之宿。占辭説："這預示戰争將起而大將被殺，君主有憂患，皇宫財帛散出。"八月，月入哭星中。金星犯軒轅少微星。占辭説："這預示君主有憂患，有哭泣之聲，民衆飢餓流散逃亡。"金星入太微垣。占辭説："將有近臣起兵，國家不安寧。"火星犯鬼宿。金星犯右執法星。占辭説："將有大臣被殺。"十月，金星與水星相犯。占辭説："天下將有饑荒。"火星守軒轅第二星。占辭説："宫中有憂患，有哀傷之事。"十一月，木星入氐宿。占辭説："諸侯之中有進入皇宫爲君者。"十二月，月犯五車。占辭説："天庫兵器將被動用。"後二年，皇帝、皇后相繼去世，大臣將相被殺，皇子被害，皇太后去世，四方戰争紛起，朝廷分遣各軍出外征討。

大明八年正月，月掩輿鬼宿。占辭説："這預示大臣將被殺。"月入南斗魁中掩其第二星。占辭説："這天象預示王公大臣有憂患，皇后交惡。"二月，月犯南斗第四星，入魁中。占辭説："王公大臣將有憂患，皇后應此災。豫章受災。"四月，月入南斗魁中犯其第三星。占辭説："這天象預示王公大臣有憂患，皇后交惡。丹陽當此災。"金星入東井宿，入太微垣而犯執法星。占辭説："執法大臣將被殺，近臣起兵，國家不安寧。"六月，木星犯氐宿。占辭説："本年大饑

"歲大飢。"有流星大如五斗甌，赤色有光，照見人面，尾長一丈餘，從參北東行，直下經東井，過南河，没。占曰："民飢，吴、越有兵。"七月，歲星入氐。十月，太白守房。占曰："有兵，大喪。"月掩食房。占曰："有喪，大飢。"此後國仍有大喪，丹陽尹顔師伯、豫章王子尚死。明年，昭太后崩。四方賊起，王師水陸征伐，義興晋陵縣大戰，殺傷千計。

荒。"有像五斗的甌那樣大的流星，赤色且光能照到人面，尾長一丈餘，從參宿之北向東運行，再直下經東井宿，過南河然後消失。占辭説："這天象預示民衆饑荒，吴、越之地將有戰争。"七月，木星入氐宿。十月，金星守房宿。占辭説："將有大戰，大喪亂。"月掩且食於房宿。占辭説："將有喪亂，大饑荒。"這以後國家有大喪，丹陽尹顔師伯、豫章王劉子尚死。第二年，昭太后去世。四方賊兵紛起，朝廷軍隊水陸征伐，義興晋陵縣發生大戰，傷亡以千計。

前廢帝永光元年正月丁酉，太白掩牽牛。牽牛越分。其月庚申，月在虚宿，犯太白。虚，齊地。二月甲申，月入南斗。南斗，揚州分野。又爲貴臣。三月庚子，月入輿鬼，犯積尸。輿鬼主斬戮。六月庚午，熒惑入東井。東井，雍州分。其月壬午，有大流星，前赤後白，入紫宫。景和元年九月丁酉，熒惑入軒轅，在女主大星北。十月，熒惑入太微，犯西上將。十一月丁未，太白犯哭星。其月乙卯，月犯心。心爲天王。其年，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尚書僕射顔師伯等并誅。太尉沈慶之薨。廬陵王敬先、南平王敬猷、南安侯敬淵并賜死。廢帝殞。明年，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廣州刺史袁曇遠、雍州刺史袁顗、青州刺史沈文秀并反。昭太后崩。

前廢帝永光元年正月丁酉，金星掩牽牛。牽牛屬越地分野。同月庚申，月在虚宿犯金星。虚宿與齊地對應。二月甲申，月入南斗。南斗與揚州對應。又對應貴臣。三月庚子，月入輿鬼宿犯積尸。輿鬼宿掌管斬殺之事。六月庚午，火星入東井宿。東井宿與雍州對應。同月壬午，有前部赤色後部白色的大流星入紫宫。景和元年九月丁酉，火星入軒轅，在女主大星之北。十月，火星入太微垣犯西上將星。十一月丁未，金星犯哭星。同月乙卯，月犯心宿。心宿對應天王。同年，太宰江夏王劉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尚書僕射顔師伯等人被殺。太尉沈慶之去世。廬陵王劉敬先、南平王劉敬猷、南安侯劉敬淵都被皇帝賜死。廢帝死亡。第二年，會稽太守尋陽王劉子房、廣州刺史袁曇遠、雍州刺史袁顗、青州刺史沈文秀全部反叛。昭太后去世。

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己巳，太白入羽林。占曰："羽林兵動。"乙亥，白氣入紫宫。占曰："有喪事。"明年，羽林兵出討。昭太后崩。

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己巳，金星入羽林。占辭説："羽林兵將有行動。"乙亥，白氣入紫宫。占辭説："將有喪亂。"第二年，羽林兵出征。昭太后去世。

泰始二年正月甲午，熒惑逆行在屏西南。占曰："有兵在中。"其月丙申，月暈五車，通畢、昴。占曰："女主惡之。"其月庚子，月犯輿鬼。占曰："將軍死。"其月甲寅，流星從五車出，至紫宫西蕃没。占曰："有

泰始二年正月甲午，火星逆行在屏西南。占辭説："宫中將有戰鬥。"其月丙申，月暈五車，往來畢、昴二宿之間。占辭説："這天象預示皇后交惡。"同月庚子，月犯輿鬼宿。占辭説："這天象預示將軍死。"同月甲寅，有流星從五車出，至紫宫西蕃而消失。占辭説："這預示將有戰

兵。”其月丙辰，黑氣貫宿。占曰：“王侯有歸骨者。”三月乙未，有流星大小西行，不可稱數，至曉乃息。占曰：“民流之象。”四月壬午，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月在丙子，歲星晝見南斗度中。占曰：“其國有軍容，大敗。”其月己卯，竟夜有流星百餘西南行，一大如甌，尾長丈餘，黑色，從河鼓出。又曰：“有兵。”其月壬午，太白在月南并出東方，爲犯。占曰：“有破軍死將，王者亡地。”七月甲午，月犯心。心爲宋地。其月丙午，月犯南斗。占曰：“大臣誅。”其月乙卯，熒惑犯氐。氐，兖州分野。十月辛巳，太白入氐。占曰：“春穀貴。”十一月癸巳，太白犯房。占曰：“牛多死。”其年，四方反叛，内兵大出，六師親戎。昭太后崩。大將殷孝祖爲南賊所殺。尚書右僕射蔡興宗以熒惑犯右執法，自解，不許。九月，諸方反者皆平，多有歸降者。後失淮北四州地，彭城、兖州并爲虜所没，民流之驗也。彭城，宋分也。是春，穀貴民飢。明年，牛多疾死，詔太官停宰牛。

泰始三年六月甲辰，月犯東井。占曰：“軍將死。”熒惑犯輿鬼。占曰：“金錢散。”又曰：“不出六十日，必大赦。”八月癸卯，天子以皇后六宫衣服金釵雜物賜北征將士。明年二月，護軍王玄謨薨。

泰始四年六月壬寅，太白犯輿鬼。占曰：“民大疾，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

泰始五年二月丙戌，月犯左角。占曰：“三年天子惡之。”三月庚申，月犯建星。占曰：“易相。”十月壬午，月犯畢。占曰：“天子用法，誅罰急，貴人有死者。”其月丙申，太

爭。”同月丙辰，黑氣貫宿。占辭說：“王侯之中有死於外而歸葬者。”三月乙未，有數不勝數的大小流星向西運行，至天亮時纔停止。占辭說：“這是預示民衆流散的天象。”四月壬午，火星入太微垣犯右執法星。丙子之月，木星白天出現在南斗之中。占辭說：“國家有兵戈，大敗。”同月己卯，整夜有百餘顆流星向西南運行，其中一顆大如甌，尾長丈餘，黑色，從河鼓而出。又說：“將有戰爭。”同月壬午，金星在月的南面與月一起出於東方且相犯。占辭說：“這預示將有軍隊被打敗，將軍死，王失地。”七月甲午，月犯與宋地對應的心宿。同月丙午，月犯南斗。占辭說：“將有大臣被殺。”同月乙卯，火星犯與兖州對應的氐宿。十月辛巳，金星入氐宿。占辭說：“春天時穀價將很高。”十一月癸巳，金星犯房宿。占辭說：“牛多死亡。”同年，四方反叛，禁兵大出，六軍親征。昭太后去世。大將殷孝祖被南兵所殺。尚書右僕射蔡興宗因火星犯右執法星而請求解除自己的職務，皇上未答應。九月，各方反叛者都被平定，其中多有歸降之人。後來失去淮北四州之地，彭城、兖州都被胡虜所攻陷，這是民衆流散的應驗。彭城屬宋地分野。同年春，穀貴民飢。第二年，牛多發病而死，詔令太官停止宰牛。

泰始三年六月甲辰，月犯東井之宿。占辭說：“這預示軍中之將死。”火星犯輿鬼宿。占辭說：“皇宫金錢流散。”又說：“不出六十天，必有大赦。”八月癸卯，天子把皇后六宫的衣服金釵雜物賜給北征將士。明年二月，護軍王玄謨去世。

泰始四年六月壬寅，金星犯輿鬼宿。占辭說：“民衆有瘟疫，死而無人收尸。”當年天下流行瘟疫。

泰始五年二月丙戌，月犯左角。占辭說：“這天象預示三年後天子交惡。”三月庚申，月犯建星。占辭說：“這預示將更換宰相。”十月壬午，月犯畢宿。占辭說：“天子利用重法緊急誅殺懲罰，有顯貴之人死。”同月丙申，金星犯亢

白犯亢。占曰："收斂國兵以備北方。"其年冬，建安王休仁解揚州，桂陽王休範爲揚州。揚州牧前後常宰相居之，易相之驗也。七年，晋平王休祐、建安王休仁并見殺。時失淮北，立戍以備防北虜。後三年，宫車晏駕。

宿。占辭説："將集結軍隊以防備北方。"同年冬天，桂陽王劉休範替代建安王劉休仁爲揚州牧。揚州牧歷來由宰相擔任，這是更换宰相的應驗。七年，晋平王劉休祐、建安王劉休仁都被殺。當時失淮北，因此建立戍衛以防備北虜。後三年，明帝去世。

泰始六年正月辛巳，月犯左角。同前占。八月壬辰，熒惑犯南斗。南斗，吴分。十一月乙亥，月犯東北轅。占曰："大人當之。"又曰："大臣有誅者。"二年，殺揚州刺史王景文。宫車晏駕。

泰始六年正月辛巳，月犯左角。占辭與前面相同。八月壬辰，火星犯與吴地對應的南斗。十一月乙亥，月犯東北轅。占辭説："王公大臣當此天象預示的災禍。"又説："有大臣被殺。"二年後殺揚州刺史王景文。明帝逝世。

後廢帝元徽三年七月丙申，太白入角，犯歲星。占曰："角爲天門，國將有兵事。"占，於角太白與木星會，殺軍在外，破軍殺將。其月丁巳，太白入氐。氐爲天子宿宫，太白兵凶之星。八月己巳，太白犯房北頭第二星。占曰："王失德。"九月癸卯，太白犯南斗第三星。占曰："大人當之，國易政。"十月丙戌，歲星入氐。占曰："諸侯人君有來入宫者。"十一月庚戌，月入太微，奄屏西南星。占曰："貴者失勢。"四年七月，建平王景素據京口反。時廢主凶慝無度，五年七月殞，安成王入纂皇阼。三年，齊受禪。

後廢帝元徽三年七月丙申，金星入角宿，犯木星。占辭説："角宿代表天門，國家將有戰争。"考查占書可知，金星與木星在角宿相會，則有軍隊在外被打敗，將軍被殺死。同月丁巳，金星入氐宿。氐宿代表天子的宿宫，金星是掌管戰事的行星。八月己巳，金星犯房宿北頭第二星。占辭説："這預示君王違德。"九月癸卯，金星犯南斗第三星。占辭説："王公大臣當承受這天象預示的災禍，將更换君王。"十月丙戌，木星入氐宿。占辭説："這預示諸侯之中有入宫爲君者。"十一月庚戌，月入太微垣，掩屏西南星。占辭説："顯貴之人將失去權勢。"四年七月，建平王劉景素占據京口反叛。當時後廢帝凶惡無度，五年七月死亡，安成王進宫繼皇位。三年後，齊高帝接受順帝的禪讓。

元徽四年三月乙巳，月犯房北頭第一星，進犯鍵閉星。占曰："有謀伏甲兵在宗廟中，天子不可出宫下堂，多暴事。"九月甲辰，填星犯太微西蕃。占曰："立王。"一曰："徙王。"又曰："大人憂。"時廢帝出入無度，卒以此殞，安成王立。

元徽四年三月乙巳，月犯房宿北頭第一星，進而犯鍵閉星。占辭説："有人圖謀在宗廟之中埋伏甲兵，天子不宜出宫下殿堂，將有凶暴之事。"九月甲辰，木星犯太微垣西蕃。占辭説："這預示將有立王之事。"另一説："將有王被遷徙。"又説："王公將有憂患。"當時廢帝出入无度，最後因此而死，安成王繼立爲君。

元徽五年正月戊申，月犯南斗第五星。與前同占。四月丁巳，熒惑犯輿鬼西北星。占曰："大人憂，近期六十日，遠期六百日。"又曰："人君

元徽五年正月戊申，月犯南斗第五星。占辭與前面相同。四月丁巳，火星犯輿鬼宿之西北星。占辭説："最多六百天，最少六十天，王公將有憂患。"又説："這天象預示君主交惡。"同

惡之。"其月丙子，太白犯輿鬼西北星。占曰："大赦。"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午上，光明異常。占曰："更姓。"六月壬戌，月犯鈎鈐星。占曰："有大令。"其月乙丑，月犯南斗第四星。與前同占。七月，廢帝殞，大赦天下。後二年，齊受禪。

順帝昇明元年八月庚申，月入南斗，犯第三星。與前同占。九月丁亥，太白在翼，晝見經天。占曰："更姓。"閏十二月癸卯夜，月奄南斗第四星。與前同占。

月丙子，金星犯輿鬼宿之西北星。占辭說："將有大赦。"五月戊申，金星白天出現在午之上，光亮異常。占辭說："這預示將改朝换代。"六月壬戌，月犯鈎鈐星。占辭說："將有重大詔令。"同月乙丑，月犯南斗第四星。占辭與前面相同。七月，廢帝去世，大赦天下。二年後齊高帝接受順帝的讓位。

順帝昇明元年八月庚申，月入南斗犯第三星。占辭與前面相同。九月丁亥，金星在翼宿，經天而白天出現。占辭說："這預示將改朝换代。"閏十二月癸卯之夜，月掩南斗第四星。占辭與前面相同。

宋書卷二十七

志第十七

符瑞(上)

夫體睿窮幾，含靈獨秀，謂之聖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萬物，使動植之類，莫不各得其所。百姓仰之，歡若親戚，芬若椒蘭，故爲旗章輿服以崇之，玉璽黄屋以尊之，以神器之重，推之於兆民之上，自中智以降，則萬物之爲役者也。性識殊品，蓋有愚暴之理存焉。見聖人利天下，謂天下可以爲利；見萬物之歸聖人，謂之利萬物。力爭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亂臣賊子，所以多於世也。夫龍飛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而聖人則之。"符瑞之義大矣。

禀賦睿智通曉天機，蘊含靈氣出類拔萃的人被稱爲聖人。聖人憑天分君臨四海而役使萬物，使動物植物之類無不各得其所。百姓景仰聖人，喜愛他就像喜愛親戚，接近他就像接近椒蘭一類香草，所以人們以旗章輿服表示推崇，以玉璽宫殿表示尊重，委以國家政權，推舉他在萬民之上，自中等智慧以下的人，便與萬物一起爲他所役使。由於人的天性知識有差别，因此就存在愚蠢殘暴的人。他們看到聖人有利於天下，就認爲擁有天下可以獲利；看到萬物依附於聖人，就認爲擁有萬物可以獲利。靠武力爭鬥之徒，甚至用逐鹿來比方爭奪天下，這就是世上有很多亂臣賊子的緣故。大凡天子即位，德配上天，擁有天下，必然有接受天命的符瑞，有天人感應的預兆。《周易》説："黄河出現《龍圖》，洛水出現《龜書》，聖人便以此爲準。"由此可見，符瑞的意義是很重大的了。

赫胥、燧人之前，無聞焉。

在赫胥氏、燧人氏之前，有關符瑞之事尚没有聽説過。

太昊帝宓犧氏，母曰華胥。燧人之世，有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而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燧人氏没，宓犧代之，受《龍圖》，畫八卦，所謂"河出《圖》"者也。有景龍之瑞。

太昊帝伏羲氏，他的母親名華胥。在燧人氏時代，雷澤出現了巨人的足迹，華胥脚踏這些足迹，於是在成紀生出伏羲。他蛇身人首，有聖德。燧人氏去世，伏羲替代他爲君主，接受《龍圖》畫八卦，這就是所謂"黄河出《圖》"的由來。這時有景龍出現的符瑞。

炎帝神農氏，母曰女登。游於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常羊山，生

炎帝神農氏，他的母親名女登。她到華陽游歷，有神龍首接觸女登於常羊山，於是生下炎

炎帝。人身牛首，有聖德，致大火之瑞。嘉禾生，醴泉出。

黄帝軒轅氏，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黄帝於壽丘。弱而能言，龍顔，有聖德，劾百神朝而使之。應龍攻蚩尤，戰虎、豹、熊、羆四獸之力。以女魃止淫雨。天下既定，聖德光被，群瑞畢臻。有屈軼之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有景雲之瑞，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黄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黄帝黄服齋于中宫，坐于玄扈洛水之上，有鳳皇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于阿閣，或鳴於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麒麟在囿，神鳥來儀。有大螻如羊，大螾如虹。黄帝以土氣勝，遂以土德王。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霧三日三夜，晝昏。黄帝以問天老、力牧、容成曰："於公何如?"天老曰："臣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皇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鳳皇去之。今鳳皇翔於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以是觀之，天有嚴教以賜帝，帝勿犯也。"乃召史卜之，龜燋。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龜不違聖智，故燋。"霧除，游于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軒轅接萬神於明庭，今寒門谷口是也。

帝。他人身牛首，有聖德，出現了大火的符瑞。嘉禾出現，醴泉涌出。

黄帝軒轅氏，他的母親名附寶，看見强烈的電光環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於是有所感觸而懷身孕。二十五個月後在壽丘生出黄帝。黄帝小時便會説話，面貌似龍，有聖德，下令百神朝拜并役使他們。命應龍攻打蚩尤，戰勝虎、豹、熊、羆四種野獸，命女魃止住連綿大雨。天下安定後，聖德光照天下，各種各樣的吉祥符瑞全部出現了。有一種叫屈軼的草生在庭前，如果有佞人入朝，那麽這草便指向他，因此佞人不敢進身。有景雲的符瑞，又有南方的赤氣與東方的青氣相連，南方天空有兩顆星，東方天空有一顆星，共三顆星，都呈黄色，在天氣清明時出現在攝提，名叫景星。黄帝身穿黄色衣服在中宫齋戒，坐在玄扈山和洛水之上，有鳳凰飛集，不吃活蟲子，不踏活的草木，有時栖息在黄帝的東園，有時栖息在閣樓之上，有時在庭前鳴叫，雄鳥自在地歌唱，雌鳥自由地起舞。麒麟在囿苑中，神鳥飛來。有像羊一般大的巨型螻蟻，有像虹一樣長的蚯蚓。黄帝以爲土氣旺盛，於是以土德王。五十年秋七月庚申日，天下連續三天三夜下霧，白天昏暗不明。黄帝爲此詢問天老、力牧、容成道："這對國家有什麽影響?"天老説："臣聽説國家安寧國君愛文德，那麽鳳凰就會來。國家混亂，國君喜好武力，那麽鳳凰就會離開。如今鳳凰在東郊飛翔而樂居其地，它的鳴聲符合樂律，與天意相符。由此可見，上天將有莊嚴的教令要賜給陛下，陛下不可違背了。"於是又召太史占卜，龜殼烤焦了，太史説："臣無法占卜了。請陛下去問聖人。"黄帝説："我已經問了天老、力牧、容成。"太史向黄帝再拜説："龜卜不能超越聖人的智慧，所以烤焦了。"大霧散去，黄帝在洛水泛游，看見一條大魚，殺五牲來祭祀它，天因而下大雨，一直下了七天七夜，大魚游入海中，於是得到《龍圖》、《龜書》。《龍圖》出於黄河，《龜書》出於洛水，赤紋篆字，授給軒轅氏。軒轅氏在明廷接見萬神，就是現在的寒門谷口。

帝摯少昊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接意感，生少昊。登帝位，有鳳皇之瑞。

帝摯少昊氏，母親名女節，看見星星像彩虹一般墜於華渚，在夢中與此星相交，意有所感，於是生下少昊。少昊即帝位，有鳳凰來儀的符瑞。

帝顓頊高陽氏，母曰女樞，見瑶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己於幽房之宫，生顓頊於若水。首戴干戈，有聖德。生十年而佐少昊氏，二十而登帝位。

帝顓頊高陽氏，母親名女樞，看見瑶光星像彩虹一般流貫月亮，在幽房中與自己相交，在若水生下顓頊。頭戴干戈，有聖德。生下來十年便輔佐少昊氏，二十歲便登上帝位。

帝嚳高辛氏，生而駢齒，有聖德，代高陽氏王天下。使鼓人拊鞞鼓，擊鍾磬，鳳皇鼓翼而舞。

帝嚳高辛氏，天生的前齒兩個并爲一個，有聖德，繼高陽氏統治天下。命令鼓師敲鞞鼓，擊鐘磬，鳳凰振翅起舞。

帝堯之母曰慶都，生於斗維之野，常有黄雲覆護其上。及長，觀于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旦龍負《圖》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眉八彩，鬢髪長七尺二寸，面鋭上豐下，足履翼宿。既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其狀如圖。及長，身長十尺，有聖德，封於唐。夢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歸之。在帝位七十年，景星出翼，鳳皇在庭，朱草生，嘉禾秀，甘露潤，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厨中自生肉，其薄如箑，摇動則風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箑脯"。又有草夾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蓂莢"，一曰"曆莢"。歸功於舜，將以天下禪之，乃潔齋修壇場於河、雒，擇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黄姚。"五老因飛爲流星，上入昴。二月辛丑昧明，禮備，至於日昃，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摇，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緑色，臨壇而止，吐《甲圖》而去。甲

帝堯的母親名慶都，生在斗維之野，經常有黄雲覆護在她的上方。長大之後在三河觀賞景物，常有龍跟隨她。一天清晨龍負《圖》而至，上面的文字大意説："亦受天祐。"圖上之人，眉毛八種顔色，鬢髪長七尺二寸，面部上小下寬，足踏翼宿。既而陰風四起，赤龍與她交合。懷孕十四個月後在丹陵生下堯，他的容貌同圖上畫的一樣。長大後，身高十尺，有聖德，封在唐地。堯曾夢見自己攀天而上。高辛氏敗，天下人民歸順他。在帝位七十年，景星出現在翼宿，鳳凰飛來庭前，朱草生長，嘉禾茂盛，甘露滋潤，醴泉涌出，日月如合璧，五星似連珠。厨房裏自然生出肉，像扇子那樣薄，摇動起來便有風，寒冷而不腐臭，就稱作"扇脯"。又有草在臺階兩旁生長，每月初一生一莢，到月半生出十五莢，十六日以後，每天掉一莢，到三十日便落盡，如果月小就有一莢枯萎而不掉落，稱作"蓂莢"，又稱作"曆莢"。帝堯把功勞歸於舜，將要把天下讓給舜，於是洗浴齋戒，在黄河、雒邑修建壇場，選擇吉日率領舜等人登上首山，沿着黄河邊行進。有五位老人在那裏漫游，是五星的精靈。他們對堯説："《河圖》會把禪讓的時間告訴陛下，瞭解我們的人是重瞳黄姚。"五老於是飛升化爲流星，直上昴宿。二月辛丑日的清晨，禪讓禮儀準備完畢，直到日暮時分，祥光從黄河升起，佳氣遍布四面八方，白雲升起，旋風飄摇，於是有龍馬口銜甲殼而至，龍馬緑色有紅色花紋，它到

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爲檢，赤玉爲字，泥以黄金，約以青繩。檢文曰：“闓色授帝舜。”言虞、夏、殷、周、秦、漢當授天命。帝乃寫其言，藏于東序。後二年二月仲辛，率群臣沈璧于洛。禮畢，退俟，至于下昃，赤光起，玄龜負書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于壇。其書言當禪舜。遂讓舜。

壇場止步，吐出《甲圖》便離去了。甲殻像龜甲，背部寬九尺，上面的圖文用白玉作書簡，用赤玉爲字，用黄金塗飾，用青繩編束。書簡上説：“歡樂賜給帝舜。”又説虞、夏、殷、周、秦、漢都將接受天命。帝堯於是記下這些話，藏在東廂房。以後二年二月的仲辛日，堯率領群臣將璧玉沉入洛水。典禮完畢，退下等候，直到日暮之時，紅光升起，玄龜負書從洛水中出來，甲殼上赤色花紋形成字迹，在壇場停住。上面的文字説應當禪位於舜。於是堯讓位於舜。

帝舜有虞氏，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華。龍顔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傍而出。耕於歷山，夢眉長與髮等。及即帝位，蓂莢生於階，鳳皇巢於庭，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景星出房，地出乘黄之馬，西王母獻白環、玉玦。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鍾石笙管未罷，而天大雷雨，疾風發屋拔木，桴鼓播地，鍾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舜乃擁璇持衡而笑曰：“明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于鍾石笙管乎。”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于時和氣普應，慶雲興焉，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帝乃倡之曰：“慶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群臣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予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聖賢，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褰裳去之。”於是八風修通，慶雲業聚，蟠龍奮迅於其藏，蛟魚踊躍於其淵，龜鱉咸出其

帝舜有虞氏，母親名握登，看見大虹，意有所感，於是在姚墟生下舜。他眼睛有兩個瞳孔，所以名叫重華。生得龍顔大口，皮膚黝黑，身長六尺一寸。舜的父母憎惡舜，命他去塗刷穀倉，從下面放火燒他，舜穿上鳥神的衣服從上空飛離。又命他到井底掏井，從上面填塞石頭，舜穿上龍神的衣服從井旁出來。他在歷山耕田，夢見眉毛長得像頭髮一樣長。到他就帝位之後，蓂莢在臺階生長，鳳凰在庭前做巢，敲擊石塊，百獸一起跳舞，景星出現於房宿，人間産出乘黄馬，西王母獻上白環和玉玦。舜在位十四年，有一次演奏鐘磬笙管尚未結束，而天突然下起大雷雨，狂風掀掉屋瓦，拔倒樹木，鼓槌散落地下，鐘磬混亂不堪，舞伎全伏在地上，樂師忙亂跑走。舜於是手持璇璣玉衡笑着説：“很明顯啊！天下并不歸我一人所有，這一點也表現在演奏鐘磬笙管的時候。”於是向上天薦禹，讓他代行天子事務。這時候天下遍布和順之氣，吉祥的慶雲升騰起來，似烟非烟，似雲非雲，鬱鬱紛紛，飄流舒捲，百官相和，齊唱《慶雲歌》。帝舜於是領唱道：“慶雲燦爛啊，舒緩迴旋啊。日月光華，天天照臨啊。”群臣都來朝拜，叩首唱道：“上天多麽明亮，陳列着燦爛的星星。日月的光華，照耀我君一人。”帝舜於是又唱道：“日月出入有常度，星辰運行有秩序。四季更替依從規律，天下萬民淳樸誠信。啊！評述這樂舞，它與天地之靈媲美。散播到聖賢之人，無不仔細傾聽。將鼓聲敲響，歡樂地跳起舞來。我美好的時期將要消失，挽起衣裳就要離去。”於是八面來風，祥雲

穴，遷虞而事夏。舜乃設壇於河，依堯故事。至于下昃，榮光休氣至，黄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于壇畔，赤文緑錯，其文言當禪禹。

聚集，蟠龍在它藏身處迅速飛騰，蛟魚在深淵中踴躍跳出，龜鱉全從洞穴中出來，離開虞舜而事奉夏禹。舜於是在黄河邊設壇，依照堯時的舊例行禪讓之事。等到日暮之時，祥光瑞氣來臨，黄龍負《圖》，長有三十二尺，寬有九尺，出現在壇場旁邊，赤色文字，緑色塗飾，《圖》中的文字説，應當禪讓給禹。

帝禹有夏氏，母曰脩己，出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既而吞神珠。脩己背剖，而生禹於石紐。虎鼻大口，兩耳參鏤，首戴鉤鈐，胸有玉斗，足文履己，故名文命。長有聖德。長九尺九寸，夢自洗於河，以手取水飲之。又有白狐九尾之瑞。當堯之世，舜舉之。禹觀於河，有長人白面魚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淫。”言訖，授禹《河圖》，言治水之事，乃退入于淵。禹治水既畢，天錫玄珪，以告成功。夏道將興，草木暢茂，青龍止於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禪，即天子之位。洛出《龜書》六十五字，是爲《洪範》，此謂“洛出《書》”者也。南巡狩，濟江，中流有二黄龍負舟，舟人皆懼。禹笑曰：“吾受命於天，屈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奚憂龍哉！”龍於是曳尾而逝。

帝禹有夏氏，母親名脩己，外出行走，看見流星穿貫昴宿，夢中與流星交合，不久又吞下神珠。脩己剖開背部，在石紐生下禹。他生得虎鼻大口，兩耳有三孔，頭上戴鉤鈐星，胸前有玉斗，足底紋理呈己形，所以禹取名爲文命。長大後有聖德。身長九尺九寸，夢見自己在黄河中沐浴，用手取水喝。又有九尾白狐的瑞兆。在堯統治時期，舜舉薦他。禹在黄河巡視，有巨人白面魚身，跳出河面説：“我是河神。”又呼喚禹説：“文命治理洪水。”説完之後，授予禹《河圖》，敘説治水的事情，然後退入深水中。禹治水以後，上天賜給他玄珪，以表示成功。夏朝將要興起，草木生長茂盛，青龍停留在郊野，火神祝融降臨崇山。於是接受舜的禪讓即天子之位。洛水出現了《龜書》，共六十五個字，這便是《洪範》，這就是所謂的“洛水出現《龜書》”。禹到南方巡狩，渡長江，江中有兩條黄龍托着船，船工都害怕了。禹笑着説：“我接受天命，盡力養育百姓。求生，是人的本性。死，是各人的命運。何必害怕龍！”龍於是拖着尾巴消失了。

高辛氏之世妃曰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禖，與其妹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而墜之，五色甚好，二人競取，覆以玉筐。簡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長爲堯司徒，成功於民，受封于商。後十三世，生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號天乙。豐下鋭上，晰而有髯，句身而揚聲，身長九尺，臂有四肘，是曰殷湯。湯在亳，能修其德。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湯乃東至于

高辛氏的妃子名簡狄，她在春分燕子來臨的日子隨從天子到郊外祭祀天地，同妹妹在玄丘之水沐浴。有燕子銜卵墜落水中，五彩斑斕，非常美麗，二人爭相奪取，用一玉筐覆蓋着卵。簡狄先得到，吞進肚裏，於是懷了孕。剖開胸口而生下契。契長大後擔任堯的司徒，對百姓有功勞，被封在商地。到了第十三代，主癸出生。主癸的妃子名扶都，看見白氣流貫月亮，意有所感，在乙日生下湯，號天乙。面部上尖削下豐滿，皮膚白皙而有髯，身子佝僂而聲音洪亮，身長九尺，兩臂有四肘，這就是殷湯。湯在亳地，能修養德行。伊摯將要應湯的召命，夢見乘船從日月旁邊

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黄魚雙踴，黑鳥隨魚止于壇，化爲黑玉。又有黑龜，并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代之。檮杌之神，見于邳山。有神牽白狼銜鉤而入商朝。金德將盛，銀自山溢。湯將奉天命放桀，夢及天而䑛之，遂有天下。商人後改天下之號曰殷。

經過。湯東行到達洛水，觀看帝堯時的祭壇，將玉璧沉下洛水，侍立在一旁，衹見黄魚雙雙跳躍，黑鳥隨魚停在祭壇，化成黑玉。又有黑龜，背上赤色花紋形成字迹，説夏桀是無道昏君，湯應當取代他。檮杌之神，出現於邳山。有神人牽白狼銜鉤進入商朝廷。五行中金德將要興盛，白銀從山中溢出。湯就要奉天命放逐夏桀，做夢用舌頭舔天，於是擁有天下。商人後來改國號爲殷。

高辛氏之世妃曰姜嫄，助祭郊禖，見大人迹履之，當時歆如有人道感己，遂有身而生男。以爲不祥，棄之厄巷，羊牛避而不踐；又送之山林之中，會伐林者薦覆之；又取而置寒冰上，大鳥來以一翼藉覆之。姜嫄以爲異，乃收養焉，名之曰棄。枝頤有異相。長爲堯稷官，有功於民。后稷之孫曰公劉，有德，諸侯皆以天子之禮待之。初黄帝之世，讖言曰："西北爲王，期在甲子，昌制命，發行誅，旦行道。"及公劉之後，十三世而生季歷。季歷之十年，飛龍盈於殷之牧野，此蓋聖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季歷之妃曰太任，夢長人感己，溲于豕牢而生昌，是爲周文王。龍顔虎肩，身長十尺，胸有四乳。太王曰："吾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季歷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適越終身不反。弟仲雍從之，故季歷爲嗣以及昌。昌爲西伯，作邑于豐。文王之妃曰太姒，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於闕間，化爲松柏棫柞。以告文王，文王幣告群臣，與發并拜告夢。季秋之甲子，赤爵銜書及豐，止于昌户，昌拜稽首受之。其文要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王。"將畋，史徧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遣汝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爲禹卜畋，得皋陶。其兆如此。"王至于磻

高辛氏的妃子名姜嫄，隨從天子到郊外祭天地，看見巨人的足迹而踏上去，當時若有所感，似乎有人與她交合，於是有了身孕而生下一男孩。她認爲不吉祥，把他拋棄在小巷中，牛羊避開而不去踩他；又送到山林裏，遇到伐木者用草席覆蓋他；又取來放在寒冰上，有大鳥來用一隻翅膀覆蓋他。姜嫄認爲這孩子很奇異，纔收養了他，取名爲棄。他有雙下頜，形貌特異。長大後成爲堯主管農業的臣子，對百姓有功勞。后稷的孫子名公劉，有德行，諸侯都用天子的禮節對待他。起初在黄帝時期，讖言説："西北稱王，時在甲子，昌創基業，施行誅伐，旦行治道。"在公劉之後十三世時季歷出生。季歷十歲時，飛龍齊集於殷國的牧野，這是聖人在臣位就要興起的符瑞。季歷的妃子名太任，夢見巨人與自己交合，在豬圈中解溲而生下姬昌，這就是周文王。他生得龍顔虎肩，身高十尺，胸前有四乳。太王説："我們家族將有興起的人，這個人就是姬昌吧！"季歷的長兄名太伯，知道上天降命於姬昌，就前往越地，終身不回。太伯之弟仲雍也隨從他走了，所以季歷得以成爲繼承人并傳位給姬昌。姬昌成爲西部諸侯首領，在豐地建立城邑。文王的妃子名太姒，夢見商朝殿廷生長荆棘，太子姬發在宫門前種下梓樹，却變成了松柏棫柞。太姒將夢中的事告訴文王，文王轉告群臣并賜給繒帛，又與姬發一起跪拜來答謝這個夢。在九月的甲子日，有一朱雀口銜天書來到豐邑，停在姬昌家門，姬昌叩首揖拜接受天書。天書大意是："姬昌，是蒼帝之子，毁滅殷朝的是紂王。"文王將要畋獵，史徧占卜説："將有重大收獲，不是

谿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齊。'"尚出游，見赤人自雒出，授尚書曰："命曰呂，佐昌者子。"文王夢日月著其身，又鸑鷟鳴於岐山。孟春六旬，五緯聚房。後有鳳凰銜書，游文王之都。書又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文王既没，太子發代立，是爲武王。武王駢齒望羊。將伐紂，至于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咸曰："紂可伐矣。"武王不從。及紂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乃伐紂。度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文消。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烏，烏銜穀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吉也。遂東伐紂，勝於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歸之。乃封呂望於齊。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爲宫室，因名蒿宫。武王没，成王少，周公旦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神鳥鳳皇見，蓂莢生。乃與成王觀于河、洛，沈璧。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榮光并出幕河，青雲浮至，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坐之而去。禮于洛，亦如之。玄龜青龍蒼兕止于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公援筆以世文寫之，書成文消，龜墮甲而去。其言自周公訖于秦、漢盛衰之符。麒麟游苑，鳳皇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鳳皇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

熊也不是羆，上天派您的師傅來輔佐您。臣的先祖史疇曾爲帝禹占卜畋獵，得到皋陶。這次兆頭也是如此。"文王來到磻谿，看到呂尚在岸邊釣魚，文王下車連忙上前拜揖説："盼望您已經有七年了，直到今天纔在這裏見到您。"呂尚起身改名回答道："我呂望曾釣得玉璜，上面文字大略説：'姬姓受天命，姬昌來提拔，掌爾雒鈐，封於齊。'"呂尚外出游歷，看見赤人從雒水中出來，授給呂尚書文説："命令呂尚輔佐姬昌的就是你。"文王夢見日月附着身上，又有神鳥鸑鷟在岐山啼鳴。初春六旬之時，五星聚集房宿。以後又有鳳凰銜書，在文王都城飛游。書上又説："殷帝無道，凌虐百姓擾亂天下，天命已經轉移，殷商國運不會長久了，神靈遠離，百神辭去，五星聚集房宿，將天意所歸昭示四海。"文王去世後，太子姬發繼位，這就是武王。武王駢齒，高昂遠視。他將要討伐紂王，來到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都説："可以討伐紂王了。"武王没有聽從。等到紂王殺死比干，囚禁箕子，微子離去後，纔討伐紂王。渡過孟津，船到中流時，白魚躍入武王船中。武王俯身拾起白魚，長有三尺，眼睛下方有赤色花紋形成字迹，説紂王可以征伐。武王用世上通行的文字寫下來，魚身上的文字立即消失。武王就燒煮白魚祭告上天，有天火從天上墜下，落在武王的屋上，變成了赤烏，赤烏口銜穀物。穀物是來紀念后稷的功德；火用來燒煮白魚祭告上天，天火下墜，是吉祥的徵兆。於是東征討伐紂王，在牧野大勝，兵不血刃，而天下歸於武王。就以齊地封賞給呂望。周德既然隆興，草木生長茂盛，蒿草結實得可以用來建造宫室，於是取名爲蒿宫。武王去世，成王年少，周公旦代行政務七年，制作禮儀和音樂，神鳥鳳凰出現，蓂莢生長。於是與成王巡視黄河、洛水，行祭祀沉璧之禮。禮畢，成王退身等候，直到黄昏時，祥光四起，籠罩黄河，青雲飄浮而來，青龍來到祭壇，口銜玄甲之圖，放置壇上離去。在洛水行禮畢，情況也是如此。有玄龜、青龍、蒼兕停留在祭壇，背上的甲殼刻有文字，赤色花紋形成字迹，周公用通行文字書寫，寫完後

龜甲文字消逝，龜棄甲殼離開。上面是説從周公到秦、漢時期盛衰的符兆。麒麟在宫苑嬉游，鳳凰在庭前飛翔，成王彈琴歌唱道："鳳凰飛翔啊，在紫色殿廷，我有何德啊，感動了神靈，倚恃先王啊，恩澤備至，上下歡樂啊，百姓安寧。"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烟氣起，乃呼顔淵、子夏往視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摘麟，傷其左前足，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赤誦，名子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邪?"兒曰："見一禽，巨如羔羊，頭上有角，其末有肉。"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大耀興，玄丘制命，帝卯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黄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間夢見在三棵槐樹之間，在豐、沛二地，有赤色雲氣騰起，於是叫顔淵、子夏一同前往觀看。驅車來到楚國西北部的范氏街，看見一農家小兒抓到一隻麒麟，弄傷它的左前足，用柴草將它覆蓋。孔子説："小孩子過來，你姓赤誦，名子喬，字受紀。"孔子説："你難道看見了什麽嗎?"小孩説："看見一頭走獸，大如羔羊，頭上長角，角的末梢有肉。"孔子説："天下已有主人了，就是赤劉，陳、項爲輔助，五星入井宿隨從歲星。"小孩揭開柴草讓孔子看麒麟，孔子快步上前，衹見麒麟垂着耳朵，吐出三卷《圖》，寬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個字，上面説赤劉將要興起，説："周朝滅亡，赤氣騰升，大耀升起，玄丘擬定命令，皇帝是卯金。"孔子撰述《春秋》，制定《孝經》，完成之後，派七十二弟子向北極星鞠躬侍立，命曾子捧着《河圖》、《洛書》向着北方。孔子齋戒後對北極星拜揖，向上天禱告成功説："《孝經》四卷，《春秋》、《河圖》、《洛書》共八十一卷，現在已經完備。"天上突然瀰漫了白色大霧下接地面，赤色虹霓從天空飄下，化成黄玉，長有三尺，上面刻有文字。孔子跪拜接受然後誦讀道："寶文出現，劉季擁有。卯金刀，在軫星北。字禾子，天下順從。"

漢高帝父曰劉執嘉。執嘉之母，夢赤鳥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爲太上皇帝。母名含始，是爲昭靈后。昭靈后游於洛池，有玉鷄銜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昭靈后取而吞之。又寢於大澤，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上皇視之，見蛟龍在其上，遂有身而生季，是爲高帝。高帝隆準而龍顔，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微時，數從王媪、武負貰酒，醉卧，

漢高帝的父親名劉執嘉。執嘉的母親，夢見赤鳥像龍一般與自己嬉戲，生下了執嘉，以後成了太上皇帝。高帝母親名含始，就是昭靈后。昭靈后在洛池游玩，有玉鷄口銜赤珠，刻有文字爲玉英，吞食此物的人爲王。昭靈后拿來吞食了。又在大澤夜宿，夢中與神交合。當時雷電大作，天色陰沉，太上皇來看望，衹見蛟龍盤在她的上空，於是有了身孕生下了劉季，就是後來的高帝。高帝高鼻梁面容似龍，鬚髯優美，左股有七十二顆黑痣。他在微賤時，屢次到王媪、武負處

上常有光怪。每留飲，售輒數倍。武負異之，輒折其契。單父人吕公好相人，見高帝，謂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掃妾。"吕公妻媪怒吕公曰："公常奇此女，欲爲貴人。沛令善公，求不與。何妄許劉季。"吕公曰："非女子所知。"卒與高帝。生惠帝、魯元公主。吕后嘗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吕后因饋之食。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二子，見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相魯元公主，亦貴。老父已去，高帝適從傍舍來，吕后具言之。高帝追問老父。老父曰："向者夫人、兒子之貴，皆以君相。君貴不可言。"高帝被飲，夜行徑澤中。前人反曰："有大蛇當道，願還。"高帝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道開而過。後人來者，見老嫗守蛇曰："向者赤帝子過，殺之。"見者疑嫗爲詐，欲笞之，忽然不見。具以狀告高帝，帝心喜。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之。高帝隱於芒、碭山澤之間，吕后常知其處。高帝怪問之，對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知之。"高帝爲沛公，入秦，五星聚于東井，歲星先至，而四星從之。占曰："以義取天下。"初，張良游於下邳泝水之上，有老父來，直至良前，而墮其履。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乃下取跪進。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來，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怪之，跪應曰："諾。"五日，良往，父已先來，怒曰："何與長者期而後也？五日，更與我會

賒酒，醉卧，上方常有奇異的光亮。每當高帝在店中飲酒，店裏就能賣出比平常多幾倍的酒。武負很驚奇，總是免去高帝的酒錢。單父人吕公善於看相，看見高帝説："我從年輕時就善於看相，看了許多人的相，没有一人能與你相比，希望你能自愛。我有一親生女兒，願意嫁給你爲妻。"吕公的妻子埋怨吕公説："你經常認爲這個女兒不凡，將會成爲貴人。沛縣令與你交好，想娶她都没有答應。爲何輕率地許配給劉季？"吕公説："這不是你們女人懂得的。"終於嫁給了高帝。後來生了惠帝和魯元公主。吕后曾與這兩個孩子住在鄉村中，有一老人路過討水喝，吕后就給他食物。老人爲吕后相面説："夫人是天下的大貴人。"又請老人爲兒女相面，看過惠帝説："夫人之所以尊貴，是因爲有這個兒子。"看魯元公主後，也説尊貴。老人離開後，高帝正好從鄰舍回家，吕后將這事向他一一述説，高帝追上老人求問。老人説："剛纔見您的夫人、兒女有貴相，都是因爲您有貴相。您確實貴不可言。"有一次高帝飲酒後，夜晚行經澤中。前面有人返回説："有大蛇擋道，請回吧！"高帝喝醉了，説："壯士行路，無所畏懼。"於是前行，拔劍斬蛇，蛇分爲兩截，道路通了，便走了過去。後面走過的人，看見一老婦守着蛇説："剛纔赤帝子經過，殺了它。"看到這一情景的人，懷疑老婦胡説，想要打她，她忽然不見了。那人把這件事告訴高帝，高帝心裏高興。秦始皇説："東南部有天子之氣。"於是到東方巡游，來抑制天子氣。高帝隱匿於芒山、碭山之間的深山大澤之中，吕后總是知道他的處所。高帝感到奇怪便問她，她回答説："你劉季居住的地方，天上有一股雲氣，所以能知道你的處所。"高帝爲沛公時，攻進秦地，五星聚集於井宿東，歲星先到，而其他四星緊隨其後。占卜説："憑道義取得天下。"起先，張良行經下邳泝水的橋上，有一老人走來，直到張良面前，將鞋扔到橋下，望着張良説："小子下去給我拾鞋。"張良驚愕，想揍這老人，因爲他年老，就下橋去拾取鞋，跪着幫老人穿上。老人伸脚穿上鞋，笑着走了，張良更是大驚。老人離

此。”凡三期而良前至。老父喜曰：“不當如是邪!”即出懷中一卷書與之，曰：“讀之，此爲王者師。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也。”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以《黄石篇》爲他人説，皆不省，唯高帝説焉。良曰：“此殆天所授矣。”五年而成帝業。後十三年，張良果得穀城山下黄石，寶而祠之，死與合葬。

開一里多路又回來，説：“小子可教。五天後清晨，在這兒與我相會。”張良感到奇怪，跪着答應説：“行。”在第五天，張良前往，老人已先來到，發怒説：“同長輩相約，爲什麽要遲到呢?五天後，再與我在這裏相會。”這樣約了三回，張良終於在老人之前先到。老人高興地説：“不應該這樣嗎!”便從懷中取出一卷書給張良，説：“讀此書可以爲帝王之師。十三年後，你這小子到濟北穀城山下見我，黄石就是我。”張良天亮看這本書，就是《太公兵法》。張良將《黄石篇》的内容向别人講述，都不能理解，衹有高帝聽得很高興。張良説：“這大概就是上天所授吧!”五年時間，高帝便建成帝業。後十三年，張良果然在穀城山下得到黄石，視若珍寶，建祠廟祭祀，死後與黄石合葬。

文帝之母薄姬，魏豹爲魏王，納之後宫。許負相之，當生天子，魏王豹於是背漢。漢高帝擊虜，而薄姬輸織室。高帝見而美之，内於後宫，歲餘乃得幸。將見幸，薄姬言：“妾昨夢青龍據妾心。”高帝曰：“我是也。吾爲爾成之。”一御而生文帝。

文帝的母親是薄姬，魏豹爲魏王時，將她收納後宫。許負爲她相面，説她當生天子，魏王劉豹因此背叛了漢朝。漢高帝擊敗并俘虜魏王劉豹，而薄姬被送到織房做工。高帝見到她，喜愛她的美色，收納在後宫，一年多以後薄姬纔得到同寢的寵幸。將要同寢時，薄姬説：“妾昨夜夢見青龍占據我的心。”高帝説：“這就是我，我來成全你。”一次交合而生下文帝。

景帝王皇后初嫁爲金王孫妻，母臧兒卜筮曰：“當貴。”乃奪金氏而内太子宫，生男。男方在身，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是貴徵也。”生男，是爲武帝。

景帝王皇后起初嫁給金王孫爲妻，母親臧兒爲她卜筮，卜辭説：“命中當有大貴。”於是同金氏退婚而納入太子宫中，生一男孩。她懷孕時，夢見太陽墜入懷中，將這事告訴太子。太子説：“這是大貴的徵兆。”生下的男孩，就是武帝。

武帝趙婕妤，家在河間，生而兩手皆拳，不可開。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氣。召而見之。武帝自披其手，既時申，得一玉鉤。由是見幸，號曰“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鉤弋宫，大有寵。十四月生男，是爲昭帝，號曰“鉤弋子”。武帝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子亦然。”乃名其門曰堯母門。

武帝的趙婕妤，家住河間，生下來時，兩手握成拳頭，不能伸開。武帝巡狩經過河間，方士説這裏有奇女天子之氣。武帝召見趙婕妤。武帝親自掰開她的手，當時就伸開了，得到一枚玉鉤。因此得到武帝寵幸，稱她爲“拳夫人”。又晋升爲婕妤，居住鉤弋宫，十分寵愛。十四個月後生一男孩，便是昭帝，稱作“鉤弋子”。武帝説：“聽説以前堯母懷孕十四個月生下堯，如今鉤弋子也是這樣。”於是將她的宫門命名爲堯母門。

昭帝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民夜聞詾詾有數千人聲，晨往視之，見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八尺，三石爲足，立後，白烏數千集其旁。又上林苑中柳樹斷卧地，一朝自起生枝葉，蟲嚙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陳留襄邑王社忽移至長安。博士眭孟占之曰："石，陰類。泰山，岱宗，王者禪代之處。將有廢故之家，姓公孫，名病已，從白衣爲天子者。"時昭帝幼少，霍光輔政，以孟妖言誅之。及昭帝崩，昌邑王又廢，光立宣帝，武帝曾孫，本名病已，在民間白衣三世，如孟言焉。

昭帝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側，夜晚百姓聽到吵吵嚷嚷，好像有幾千人的喧鬧聲，清晨前往觀看，衹見一巨石自己竪立起來，高一丈五尺，粗四十八圍，入地八尺，三塊大石是它的基脚。竪立以後，有幾千隻白烏飛集在巨石之旁。又，上林苑中有一株柳樹折斷倒在地上，有一天忽然自行起立，生了新的枝葉，蟲子咬樹葉形成字迹，説："公孫病已立。"陳留襄邑的王室社廟忽然遷移到長安。博士眭孟占卜説："石頭，屬於陰類。泰山是岱宗，是帝王禪讓的地方。將有以前被廢黜的門户，姓公孫，名病已，從平民成爲天子。"當時昭帝年幼，霍光輔佐朝政，認爲眭孟妖言惑衆將他殺了。待到昭帝去世，昌邑王被廢，霍光立宣帝，宣帝是武帝的曾孫，本名病已，在民間做了三代平民，與眭孟所説相符。

元帝王皇后，齊田氏之苗裔。祖父翁孺，自東平陵徙元城。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晋史卜之，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翁孺之徙，正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鹿地。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翁孺生禁，禁妻李氏方任身，夢月入其懷，生女，是爲元后。每許嫁，未行，所許者輒死。卜相者云："當大貴。"遂爲元帝皇后，生成帝。

元帝王皇后，戰國時齊國田氏的後代。祖父翁孺，從東平陵遷到元城。元城人建公説："先前《春秋》記載：沙鹿山崩塌，晋國史官占卜，説是陰氣比陽氣强盛，土和火相互作用，所以沙鹿山崩潰。以後六百四十五年，應該有聖女興起，大概是齊國田氏的後代吧？如今翁孺遷居的正是那個地方，日月正對着它。元城城東有名五鹿的廢墟，就是沙鹿山的舊址。再過八十年，一定有尊貴的女子興盛於天下。"翁孺生王禁，王禁的妻子李氏懷孕時，夢見日月墜入懷中，生下女兒就是元后。每次訂婚，等不到成婚，男方必死。占卜看相的人説："她將大貴。"於是成爲元帝的皇后，生下成帝。

初，秦始皇世，有長人十二，身長五丈，足迹六尺，見於隴西臨洮，前史以爲秦亡之徵，史臣以爲漢興之符也。自高帝至于平帝，十二主焉。

原先，在秦始皇之世，有十二個巨人，身高五丈，足迹六尺，出現在隴西臨洮，前代史官認爲是秦朝滅亡的徵兆，我們這些史臣認爲是漢朝興起的符瑞。從高帝到平帝，共有十二位君主。

光武皇帝，父爲濟陽令。濟陽有武帝行宫，常封閉。哀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光武將産，乃開而居之。時有赤光，室中盡明，皇考異焉。使卜者王長卜之。長辟左右曰：

漢光武皇帝，父親任濟陽令。濟陽有武帝的行宫，長期關閉。哀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光武帝將要出生，就打開宫門住進去了。當時有紅光照耀，滿室通明，光武帝的父親很是驚異。令卜卦者王長占卜。王長屏退左右對他説："這

"此善事，不可言。"是歲，有嘉禾生產屋景天中，一莖九穗，異於凡禾，縣界大豐，故名光武曰秀。時又有鳳皇集濟陽，於是畫宮爲鳳皇之象。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爲太初元將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王莽時，善望氣者蘇伯阿望光武所居縣舂陵城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莽忌惡漢，而錢文有金，乃改鑄貨泉以易之。既而光武起於舂陵之白水鄉，貨泉之文爲"白水真人"也。初起兵，望見家南有火光，以爲人持火，呼之而光遂盛，赫然上屬天，有頃不見。及在河北，爲王郎所逼，將南濟滹沱河。導吏還云："河水流澌，無船可渡。"左右皆恐懼。帝更遣王霸視之。霸往視，如吏言。霸慮還以實對，驚動衆心，乃謬云："冰堅可渡。"帝馳進。比至，而河冰皆合，其堅可乘。既渡，餘數乘車未畢而冰陷。前至下博城西，疑所之。有一白衣老公在道旁，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耳。"言畢，失所在。遂至信都，投太守任光。初光武微時，穰人蔡少公曰："讖言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國師公劉子駿名秀。少公曰："國師公是也。"光武笑曰："何用知非僕？"道士西門君惠等并云："劉秀當爲天子。"光武平定河北，還至中山，將軍萬脩得《赤伏符》，言光武當受命。群臣上尊號，光武辭。前至鄗縣，諸生彊華又自長安詣鄗，上《赤伏符》，文與脩合。群下又請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光武又夢乘赤龍登天，乃即位，都洛陽，營宮闕。一夕有門材自至，是時琅邪開陽縣城門，一夕無故自

是大好事，不能說。"這一年有嘉禾生長在屋舍的天井中，一莖有九穗，同普通的禾稻不同，縣內大豐收，所以光武帝取名爲秀。當時又有鳳凰飛集濟陽，於是將宮室描畫上鳳凰的形像。第二年，有個方士名夏賀良，上疏哀帝說："漢家氣運中衰，應當第二次承受天命。"因此改年號爲太初元將元年，號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來禳解。王莽時，有名叫蘇伯阿的人善於望氣，他看見光武帝所居住的縣邑舂陵城郭，贊嘆道："這氣真是太好了，多麽繁盛啊！"王莽忌恨漢室，當時通用的錢上鑄有金字，於是改鑄其他貨幣來替换漢錢。不久光武帝在舂陵白水鄉起兵，貨幣上的文字是"白水真人"。光武帝開始起兵，看見自己居室的南邊有火光，認爲有人手持火把，於是呼叫而火光更加明亮，紅光直上雲霄，一會兒便不見了。當他在河北，受到王郎威逼時，將要南渡滹沱河。探路的小吏回營報告："河水飄着冰塊，没船渡河。"手下人都很恐懼。光武帝再派王霸前去探視。王霸來到河邊，所見情况與小吏所說一致。王霸擔心如實報告會使人心浮動，於是撒謊說："河冰堅硬可以渡河。"光武帝馳馬前進。待到達河邊，河冰已經凝結，其堅硬程度足可以渡過車輛。渡河後，衹剩下幾輛車子没有過去而河冰開始陷落。前行來到下博城西，對自己的去向猶疑不定。有一白衣老人站在道旁，說："奮力前行！信都爲長安政權堅守的城池，離此地衹有八十里路。"說完就不見了。於是來到信都，投奔太守任光。當初光武帝微賤時，穰人蔡少公說："讖書說：劉秀發兵清除無道之人，卯金修養德行要作天子。"國師公劉子駿名劉秀。少公說："這指的是國師公。"光武笑着說："如何知道不是本人呢？"道士西門君惠等人都說："劉秀應當爲天子。"光武帝平定河北，回到中山，將軍萬脩得到《赤伏符》，說光武當受天命爲天子。群臣上皇帝號，光武推辭不受。又前行到鄗縣，諸生彊華又從長安來到鄗縣，呈上《赤伏符》，文字與萬脩所得相合。群臣又請求說："接受天命符瑞的人，應當最爲尊貴。"光武帝又夢見自己乘赤龍登天，於是即皇帝位，建都洛陽，

亡，檢所得材，即是也，遂名其門曰開陽門。先是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怪，將獻之。道逢二僮子，謂之曰："子知彼乎，名爲媪，常在地下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指之，則死矣。"媪因言曰："此二僮子，名爲寶。得其雄者王，得其雌者霸。"於是陳倉人遂棄媪而逐二僮子，二僮子化爲雉，飛入林。陳倉人以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得其雌者，化而爲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爲之立祠，名曰陳寶祠。雄南飛集南陽穰縣，其後光武興於南陽。

營造宫殿。有一夜晚建城門的材料自行到來，當時琅邪郡開陽縣城門，在一夜之間無緣無故自行不見了，檢核洛陽所得的材料，正是開陽城門的，所以這座門就起名爲開陽門。先前在秦穆公時期，陳倉人掘地得到一樣東西，似羊非羊，似猪非猪，很奇怪，將要獻給穆公。在路上遇到兩個兒童，他們對陳倉人説："您知道它是什麽嗎？它叫媪，經常在地底下吃死人的腦子。要想殺它，衹要用柏樹東南方向的枝條指着它，就死了。"媪於是也開口説："這兩個小孩，名叫寶。獲得雄的可以爲王，獲得雌的可以稱霸。"因而陳倉人放棄了媪而去追逐兩個兒童，兩兒童變成野鷄飛進深林。陳倉人將此事告訴穆公，穆公帶領徒衆大舉圍獵，得到雌的，變化成石頭，放置在汧水與渭水之間。到文公時爲它建立祠廟，名叫陳寶祠。雄的往南飛，栖息在南陽穰縣，後來光武帝在南陽興起。

光武之初興也，隗囂擁衆隴右，招集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扶風人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并争，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縱横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强大，故其末流有縱横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郡縣治民，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絶，禍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瘼。'今民皆謳吟思漢，向仰劉氏，已可知矣。"隗囂曰："先生言

光武帝開始興起之時，隗囂在隴西擁有大軍，招集英俊之士，而公孫述則在蜀稱帝，天下紛紛擾擾，大的割據者所占之地州郡相連，小的割據者則占據縣邑。隗囂問扶風人班彪道："先前周室衰亡，戰國七雄相争，天下分裂，經過好幾代纔安定下來。合縱連横的局面，又會在現今出現嗎？抑或承擔天命更新天下，集中在一人身上？希望先生説説這個問題。"班彪回答説："周朝的興衰與漢代不同。以前周設立五等爵位，諸侯參預政務，根本衰微之後，枝葉就會强盛，所以到周朝末葉就出現了合縱連横的局面，這是勢所必然。漢朝承襲秦代制度，以郡縣治理百姓，君主有專制的威嚴，而臣子不能世代掌權。到了成帝，外戚掌權，哀帝、平帝之時，享國短暫，三位皇帝都無親生兒子繼位，禍亂起自上層，没有傷害到下層百姓。因此以王氏家族的貴重，權傾朝廷，雖然可以竊取皇帝名號，但在百姓眼中没有根底，所以王莽即帝位後，天下人無不引領悲嘆。十餘年間，朝廷内外動蕩不安，遠近到處起兵，假藉名號者如雲聚合，大家都自稱劉氏，可謂不謀而合。今天占據州郡的豪雄之士，都没有戰國七雄那樣的世代基業作爲憑藉。《詩經》

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民復知漢乎？”彪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辭曰：

説：‘偉大的上帝，照臨下方有威嚴。清楚地瞭解四面八方，以求解除百姓的苦怨。’如今百姓都謳歌思念漢朝，向往仰慕劉氏，就此而言，已經可以瞭解當今大勢了。”隗囂説：“先生所分析的周、漢形勢，是正確的。至於衹看到愚蠢的百姓習慣於劉氏名號，因此却認爲漢朝又會復興，則不免迂闊了。過去秦代失鹿，劉季追逐而得，當時百姓哪裏知道有漢呢？”班彪既有感於隗囂的言論，又憂慮狂妄狡詐之徒爭鬥不息，於是寫《王命論》來挽救艱難時世。文章説：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從民，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堀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説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暗於天道哉？又不睹之於人事矣。

以前帝堯在禪讓時説：“告訴你舜，上天的曆數就在你的身上。”舜也是這樣告知禹的。至於稷、契，都曾輔佐唐堯、虞舜，光芒普照四海，世世代代都有德行，直到商湯、周武，纔擁有天下。雖然他們所處時代不同，禪代的方式不同，但從順應天意民心這一點而言，他們都是一樣的。所以劉氏上承帝堯的國運，氏族的世系，記載於《春秋》之中。唐堯占有火德，而漢代繼承它。高帝起初在沛澤起事，便有神母夜晚哭號之事，用以表明赤帝將興的符瑞。由此看來，帝王的國祚，一定有聖明顯著美好的德行，豐功偉績世代積累的功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恩惠施及百姓。所以帝王能够爲鬼神所保佑，天下歸附。從未見過世系没有根本，功業德行没有記載的人，驟然興起而獲得帝王之位。世俗看到高祖從平民成爲帝王，不瞭解其中緣故，認爲他剛好遇到動亂時代，得以施展武力。游説之士，甚至把爭奪天下比作逐鹿，僥幸敏捷的人就可以得到。殊不知國家神器有天命，不可以憑才智氣力來求得。可悲啊！這就是世間有許多亂臣賊子的原因。像這樣的人，豈衹是不懂得天意？也是不明白世事了。

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褻，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

大凡忍飢挨餓的流民，飢寒交迫地奔波於道路，希望有遮蔽身體的粗陋衣服，有斗石糧食的儲存，所有願望不過值一金而已，然而終於輾轉死在溝壑。爲什麽呢？貧窮也是命中注定的。何况天子的貴重，四海的富

而妄據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菹分裂；又况么麽不及數子，而欲暗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嬰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册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决矣。

裕，神明給予的國祚，怎能輕易地竊據呢？即使在混亂時期，有人掌握權柄，像韓信、英布那樣勇，像項梁、項籍那樣强，像王莽那樣成功，然而這些人最終還是受到鼎烹斧劈，更何况那些小人還比不上上述人物，却企圖暗中争奪帝位呢？所以説駑劣跛足的馬所駕的車乘，不能行千里之路；燕子麻雀之類的小鳥，不堪展翅高飛；短柱一類的小材，不能負荷棟梁的重任；器量狹小的人，不能秉受帝王的貴重。《易經》説："鼎足折斷了，公家的食物被傾覆了。"這正説的是不堪重任。在秦朝末年，豪傑共同推舉陳嬰爲王。陳嬰母親勸阻他説："自從我成爲你家的媳婦，世代貧窮，突然富貴，不吉祥。不如帶兵歸屬他人，事業成功，稍能得利，没有成功，災禍由他人承受。"陳嬰聽從了母親的話，陳氏因而安寧。王陵的母親也看到了項羽必然滅亡，而劉氏將要興盛。當時王陵爲漢將，而母親被楚軍抓獲。有一位漢使者來到楚營，王陵母親會見他，對他説："希望你告訴我的兒子，漢王是仁厚長者，一定會取得天下，他要謹慎地事奉漢王，不要有二心。"於是面對漢使，伏劍自殺，以此來堅定王陵的決心。後來漢室果然平定天下，王陵因而任宰相，封侯爵。一個普通婦女，尚且能判斷事理，探明禍福，從而保全家族宗廟世代延續，垂名於史册，更何况大丈夫呢？因此窮困通達有天命，是吉是禍在個人，陳嬰的母親知道衰亡之理，王陵的母親明白興盛之由，考察這兩點，可見帝王的命數已先天決定了。

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從流，趣時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

對於漢高祖來説，他興起的原因有五條：一是帝堯的後裔，二是體格容貌多有異人之處，三是神聖英武有徵兆，四是寬厚明達而有仁恕之心，五是知人善任。加上他講誠信，好謀略，視聽通達開闊，看到别人的長處惟恐自己不如别人，任用下屬就好像任用自己，聽從勸諫好像江河流水，順應形勢就好像聲響相應；中斷飲食，

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才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任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雷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多靈異，有殊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吕公睹貌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吕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來接受張良的謀略；暫停洗足，來拜服酈食其的辯才；感悟戍卒的言論，於是斷絶思念家鄉的情懷；建都在長安，推崇商山四皓的美名，不立愛妃戚氏的兒子爲太子；從行伍中擢拔韓信，在陳平流亡時收納了他；許多英雄盡力施展才幹，成群才士得到廣泛任用，這就是高祖之所以建立帝業的主要原因。至於吉祥的符瑞又可大略述説了。起初劉媪懷高祖時做夢與神遇合，黑夜中雷鳴電閃，有龍蛇出現的怪異。等到他長大後又多靈異，與普通人大爲不同，所以王媪、武負有感於此而免了他的酒債，吕公見他的體貌把女兒嫁給他；秦始皇往東巡游以壓製他的王氣，吕后觀看雲彩便知道他所在之處；他開始接受天命時便將白蛇斬爲兩截，西入秦關時便有五星聚集。所以淮陰侯韓信、留侯張良説他的帝業是天賜給的，而不是人力辦得到的。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應不同斯度，而欲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絶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説，審神器之有授，無貪不可幾，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禄其永終矣。

縱觀古今的得失和行事的成敗，考察歷代帝王的盛衰，對照前面所説的五條，如果謀求的富貴與本身地位不相稱，符瑞的徵兆又不應在自己身上，却苟且貪求權利，僭越次序妄圖富貴，對外不自量力，對内又不識天命，那麽一定會喪失家族之主的地位，失去上天賜給的壽命，遭遇鼎折足的凶禍，受到斧鉞誅戮。作爲英雄應當有所覺悟，警惕懼怕這種災禍，放眼遠看，深沉思考，要像王陵、陳嬰那樣明白自己的分量，斷絶韓信、英布那樣的覬覦之心，抵擋中原逐鹿的謬説，明白帝王神器自有天授，不貪婪就不會有非分的妄想，就不會被陳、王二母所譏笑，那麽就可以福祚延續於子孫後代，永遠享受天賜的爵禄了。

隗囂不納，果敗。

隗囂没有聽從，果然敗亡。

漢元、成世，道士言："讖者云：'赤厄三七。'三七，二百一十年，有外戚之篡。祚極三六，當有龍飛之秀，興復祖宗。"及莽篡漢，漢二百

漢元帝、成帝之時，道士説："讖緯上説：'赤厄三七。'三七，就是二百一十年，外戚篡國。十八年之後就有飛龍之秀，再次復興祖宗基業。"等到王莽篡漢，漢朝正好二百一十年。王

一十年矣。莽十八年而敗，光武興焉。

莽十八年後敗亡，光武帝復興漢朝。

明帝初生，豐下兑上，赤色似堯，終登帝位。

明帝剛生下時，面的下部豐滿而上部尖削，赤色似堯，最終登上帝位。

和帝鄧皇后，祖父禹，佐命光武，常曰："我將百萬人，未嘗妄殺一人，子孫當大興。"后少時，相者蘇文見后，驚曰："此成湯之骨法也，貴不可言。"后嘗夢登梯，以手捫天，天體蕩蕩正青而滑，有若鍾乳者，后仰吮之。以訊之占夢。占夢者曰："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呧之，此皆非常夢也。"既而入宫，遂登尊位。

和帝的鄧皇后，祖父鄧禹，輔佐光武，經常説："我率領百萬大軍，從來没有亂殺一人，子孫後代將大爲興盛。"鄧后年幼時，相士蘇文見到她，吃驚地説："這是成湯的骨相，貴不可言。"鄧后曾經夢見登樓梯，用手摸天，天體空空蕩蕩，一片青色而顯得光滑，就好像鍾乳石，鄧后仰首用舌吮吸。她將此夢詢問占夢者。占夢者説："堯曾夢見攀天而上，湯夢見觸天而舔吸，這都不是普通的夢。"後來她入宫，結果登上皇后的大位。

安帝未即大位，在邸，數有神光赤蛇嘉應，照曜室内，磐紆殿屋床第之間，後遂入承大統。

安帝未即帝位之前，居住府邸，屢次有神光赤蛇這樣吉祥的徵兆，神光照耀室内，赤蛇盤繞在殿屋床第之間，後來安帝入宫繼承了帝位。

初桓帝之世，有黄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曰："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譙、沛之間，其鋒不可當。"靈帝熹平五年，黄龍見譙。光禄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曰："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徵也。"内黄殷登默記之。其後曹操起於譙，是爲魏武帝。建安五年，於黄星見之，歲五十年矣。而武帝破袁紹，天下莫敵。

起初在桓帝之時，有黄星出現在楚、宋的分野。遼東殷馗説："以後五十年，會有真人在譙、沛之間興起，他的鋒芒不可阻擋。"靈帝熹平五年，黄龍出現在譙郡。光禄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説："這是什麽兆頭？"單颺説："譙郡將來當有帝王興起，不要過五十年，也應見到同樣的天象出現，這就是徵兆。"内黄人殷登暗暗記在心裏。後來曹操在譙郡興起，這就是魏武帝。獻帝建安五年，距離上次黄星出現，正好五十年。曹操大破袁紹，天下無敵。

《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也。"漢有周舒者，善内學。人或問之，舒曰："當塗高者，魏也。"舒既没，譙周又問術士杜瓊曰："周徵君以爲當塗高，魏也。其義何在？"瓊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以類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周曰："魏者，大也。曹者，衆

《春秋讖》書説："取代漢朝的，是當塗高。"漢末有名叫周舒的人，精通讖緯内學。有人問他，周舒説："所謂當塗高，就是魏啊。"周舒死後，譙周又問方術之士杜瓊道："周徵君認爲當塗高就是魏。這是什麽意思？"杜瓊説："魏，是宫闕的名稱，面臨道路而高大，聖人是就同類事物的比附來説的。"又問譙周説："還有不懂的地方嗎？"譙周説："還不能完全理解。"杜瓊説："古代稱官職不説曹，從漢代以來，稱官職盡用曹，如小吏稱曹屬，士卒稱侍曹，這大概是天意。"譙周説："魏的意思是大，曹的意思是衆。

也。衆而且大，天下之所歸乎。”建安十八年，武帝爲公，又進爵爲王。二十五年，武帝薨，太子丕嗣爲魏王，是爲文帝。文帝始生，有雲青色，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祥，非人臣之氣。善相者高元吕曰：“其貴不可言。”延康元年三月，黄龍又見譙，殷登猶存，嘆曰：“黄龍見於熹平也，單颺云：‘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今四十五年矣，颺之言其驗兹乎。”四月，饒安言白虎見。八月，石邑言鳳凰集，又有麒麟見。十月，漢帝禪位於魏，魏王辭讓不受，博士蘇林、董巴上言：“臣聞天之去就，固有常分，聖人當之，昭然不疑。故堯捐骨肉而禪有虞，終無吝色。舜發壟畝而居天下，若固有之。其相授間，不稽漏刻，天下已傳矣。所以急天命，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今漢期運已終，妖異絶之已審。陛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徵，丁寧詳悉，反覆備至，雖言語相諭，無以代此。今既發詔書，璽綬未御，固執謙讓，上稽天命，下違民情。臣謹按古之典籍，參以圖緯，魏之行運及天道所在，即尊之驗，在於今年此月，昭晳分明。謹條奏如左。唯陛下遷思易慮，以時即位，顯告上帝，布詔天下。然後改正朔，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甚。”其所陳事曰：

天有十二次，以爲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鶉火，魏在大梁，歲星行歷，凡十二次，所在國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歲星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

衆而且大，天下所以會歸附啊！”建安十八年，武帝封爲公爵，又進爵爲王。二十五年，武帝去世，太子曹丕繼位爲魏王，這就是魏文帝。文帝剛出生時，有青色雲氣，圓如車上的傘蓋，整天遮蓋在上方。望氣的人認爲是最尊貴的祥瑞，不是人臣具有的雲氣。善於看相的高元吕説：“這種現象貴不可言。”延康元年三月，黄龍又出現在譙郡，殷登當時還活着，贊嘆説：“黄龍出現在熹平年間，單颺説：‘不到五十年，應當再次出現。’至今四十五年了，單颺的話終於應驗了。”四月，饒安縣説是出現了白虎。八月，石邑縣説是鳳凰聚集，又有麒麟出現。十月，漢獻帝禪帝位於魏，魏王辭讓没有接受，博士蘇林、董巴上書説：“臣聽説天命的去就，本來就有一定的運數，聖人承當天命，昭然無可疑慮。所以唐堯捨棄自己的親子而禪位於虞舜，終究没有吝惜之意。舜出身於農耕而擁有天下，就好像他本來就應該如此。他們在授受之際，不拖延時間，天下就已經禪代了。這是因爲要急於順應天命，表明天下不可以一日没有君主。如今漢朝國運已經終了，妖異現象已表明氣數已絶。陛下承受天命，符瑞告示徵兆，詳細周全，反復備至，即使用語言曉諭，也不過如此。如今陛下發出詔書，不肯接受玉璽，固執地謙讓，對上則延誤了天命，對下則違背了民情。臣等謹依照前代的典籍，又參考讖緯圖書，魏朝國運以及天道所在，即位登基的徵驗，就在今年今月，十分清晰明顯。謹逐條陳奏如下。希望陛下改變原先的想法，及時即位，明確地祭告上帝，向天下宣布詔令。然後改用新的曆法，變更朝廷服色，改用新的國號，天下便感到十分幸運。”他們陳述的事情如下：

天有十二個星域，以此作爲世間的分野，王公諸侯的封國，都歸屬各自不同的分野。周的分野在鶉火，魏的分野在大梁，歲星行經之處，十二次一個來回，它所在的國家，是天子就承受天命，是諸侯就得到封爵。周文王開始承受天命，歲星在鶉火，到了周武王討伐殷紂王時，過了十三

"武王伐紂，歲在鶉火。"又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爲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爲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武受命相應。

年，歲星又在鶉火。所以《春秋傳》說："周武王討伐紂王，歲星在鶉火。"又說："歲星所在的地方，就是我周室的分野。"先前光和七年，歲星在大梁，武王開始受朝命爲將軍討伐黃巾。這年改年號爲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星又在大梁，武王開始任大將軍。十三年歲星又出現在大梁，開始擔任丞相。現在是建安二十五年，歲星又在大梁，陛下承受天命。以上可知，魏室得歲星正好與周文王、周武王承受天命的情形相似。

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者，兹也。聖人制法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於子，治成於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法天下，布德於民也。魏以改制天下，與《詩》協矣。顓頊受命，歲在豕韋，衛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墟也。"今十月，斗之所建，則顓頊受命之分也。魏以十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

今年太歲星在庚子，《詩推度災》說："庚，就是變更的意思；子，就是在此的意思。聖人制定法令，天下大治。"又說："帝王在子年施布恩德，在丑年治國得到成功。"這是說今年上天重新變更君主，制定法令頒行天下，施及恩德於百姓。魏因此更改天下制度，與《詩推度災》中所說是相符合的。顓頊承受天命，歲星在豕韋分野，衛國位於那個地域，也在豕韋分野。所以《春秋傳》說："衛，是顓頊的故墟。"今年十月斗宿所指的月建，正好應合顓頊承受天命的運數。魏朝在十月接受禪讓，這驗證了與始祖承受天命同一符瑞。

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見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其於行運合於堯、舜授受之次。

魏氏，出自顓項帝，與帝舜同一祖先，記載於《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續堯的火德，如今魏朝也以土德承續漢代的火德，國運的行運也同堯、舜授受天命的次序相吻合。

魏王猶未許。太史丞許芝又上天文祥瑞：

魏王還是沒有應允。太史丞許芝又上奏天文的吉祥符瑞：

自建安三年十二月戊辰，有新天子氣見於東南，到今積二十三年。建安十年，茀星出庫樓，歷犯氐、房宿，北入天市，犯北斗、紫微。氐爲天子宿宫，路寢所止。房爲天子明堂政教之首。北斗七星，主尊輔象近臣。紫微者，北極最尊。此除掃漢家之大

從建安三年十二月戊辰日起，有新天子氣出現在東南方，到現在已二十三年了。建安十年，茀星出現於庫樓星座，屢次干犯氐、房二星，往北進入天市星，干犯北斗、紫微二星。氐星是天子的宿宫，行路寢宿的地方。房星爲天子正殿政治教化之首。北斗七星，主輔臣貴重，象徵近臣。紫微星，在北極中最爲尊貴。這就是掃除漢朝的最大特

異也。建安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有餘日。歲星入太微，人主改姓。鎮星入太微，内有兵亂，人主以弱。三者，漢改姓易代之異也。建安十九年正月，白虹貫日。《易傳》曰："后妃擅國，白虹貫日。"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朔己亥，日蝕。建安二十三年三月，茀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夕出西方，犯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太微，鋒炎刺帝坐。茀者除舊布新、亡惡興聖之異也。建安二十四年二月晦壬子，日蝕。日者陽精，月爲侯王，而以亥子日蝕，皆水滅火之異也。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黄昏時，月蝕熒惑，過人定時，熒惑出營室，宿羽林。月爲大臣侯王之象，熒惑火精，漢氏之行。占曰："漢家以兵亡。"延康元年九月二十日，《剥》卦天子氣不見，皆崩亡之異也。熒惑火精，行縮日一度有餘。故太史令王昱以爲漢家衰亡之極。熒惑大而赤色；光不明，赤而小，與小星無别，皆漢家衰亡之異也。

《易傳》曰："上下流通聖賢昌，厥應帝德鳳皇翔，萬民喜樂無咎殃。"《易傳》又曰："聖人受命，厥應鳳皇下，天子虜。"《易傳》又曰："黄龍見，天災將至，天子絀，聖人出。"黄龍以戊己日見，五色文章皆具，聖人得天受命。黄龍以戊寅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易傳》又曰："聖人清静行中正，賢人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玉版讖》曰："代赤者魏公

異天象。建安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三星都進入太微，逆行停留在帝星共有百餘日。歲星進入太微，國君改姓。鎮星入太微，海内有兵亂，國運因此衰弱。上述三條，都是漢代改朝换代的特異天象。建安十九年正月，白虹流貫太陽。《易傳》説："后妃專政，白虹流貫太陽。"建安二十一年五月初一己亥，發生日食。建安二十三年三月，茀星清晨出現在東方有二十多天，晚上出現在西方，干犯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太微，鋒芒刺入帝座。茀星是除舊布新、除滅惡政興起聖明的特異天象。建安二十四年二月晦日壬子，日食。日是陽氣之精，月象徵王侯，而在亥子出現日食，都是水滅火的特異天象。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黄昏時分，月亮侵蝕熒惑星，深夜人静時，熒惑出營室星宿，停留在羽林星宿。月是大臣侯王的象徵，熒惑是火精，象徵漢氏的運數。占卜説："漢家因爲戰亂而敗亡。"延康元年九月二十日，《剥》卦見不到天子氣，這些都是漢代崩潰滅亡的特異天象。熒惑是火精，運行時每天縮小一度多。已故太史令王昱認爲漢家已經衰亡到極頂。熒惑星本來巨大而且是紅色；而現在光亮微弱，色紅而小，與其他小星没有差别，這些都是漢家衰亡的特異天象。

《易傳》説："上下暢通聖賢盛昌，感應上帝恩德，鳳凰飛翔，萬民歡樂，没有禍殃。"《易傳》又説："聖人承受天命，應合鳳凰飛下的符瑞，天子就要被俘虜。"《易傳》又説："黄龍出現，天災將要來臨，天子被廢，聖人出現。"黄龍在戊己日出現，具有五種色彩和各類花紋，聖人得以承受天命。黄龍在戊寅日出現，這是帝王接受符瑞最明顯的徵兆。《易傳》又説："聖人清静行事中正，賢人來到，百姓從命，麒麟感應而出現。"《春秋玉版讖》曰："代替漢朝的是魏公子。"《春秋佐助期》説："漢因爲許昌

子。"《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故白馬令甘陵李雲上事，言許昌氣見，當塗高已萌，欲使漢家防絶萌芽。今漢都許，日以微弱，當居許昌以失天下。當塗高者，魏也；魏者，象魏兩闕之名當道而高大者也。魏當代漢，如李雲之言也。《春秋佐助期》又曰："漢以蒙孫亡。"説者以蒙孫直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惑以弱亡。漢帝少時名爲董侯，名不正，蒙亂荒惑，其子孫以弱亡也。《孝經中黄讖》曰："日載東，紀火光。不横一，聖明聰。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歸功致太平。"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讖也。《易運期》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并光日居下，其爲主，反爲輔，五八四十，黄氣受，真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以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曰："鬼在山，禾女運，王天下。"

而失去天下。"已故白馬令甘陵人李雲上書朝廷，説許昌出現王氣，當塗高已經出現，想讓漢家防微杜漸。如今漢朝建都許昌，日益衰微，將在許昌失去天下。當塗高，就是魏；魏，是宫廷外兩座闕的名稱，也就是對着道路的高大建築。魏應當取代漢，正如李雲所説。《春秋佐助期》又説："漢因爲無知的兒孫滅亡。"論者認爲這幼稚無知的兒孫是漢第二十四帝，由於幼稚愚昧因而衰弱敗亡。漢帝年少時，名叫董侯，名字不正，幼稚昏亂荒惑，這就是子孫因爲衰弱而亡國。《孝經中黄讖》説："日字載東，法度光明，不字横一，聖哲聰慧。四百年後，易姓爲帝。天下歸功而致太平。"這是魏王的姓名明顯出現在圖讖之上。《易運期》説："言居東，西有午，兩日并光日居下，原爲君主，反而成爲輔佐，五八四十，黄氣承受，真人出現。"言午是"許"字，兩日是"昌"字，漢代當因爲許昌而衰亡，魏朝當因爲許昌而昌盛。如今與天命會合的時間在許昌，這是圖讖之言最大的靈驗。《易運期》又説："鬼在山，禾女運，王天下。"

於是魏王受漢禪，柴於繁陽，有黄鳥銜丹書，集于尚書臺，於是改元爲黄初。漢中平二年，洛陽民訛言虎賁寺有黄人，觀者日數萬，道路斷絶。中平元年，黄巾賊起，云："蒼天已死，黄天當立。"此魏氏依劉向自云土德之符也。先是周敬王之四十七年，宋景公問大夫邢史子臣："天道何祥?"對曰："後五年五月丁亥，臣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吴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終後四百年，邾王天下。"皆如其言。邾王天下，蓋謂魏國之後。言四百年則錯。疑年代久遠，傳記者謬誤。

於是魏王接受漢代禪讓，在繁陽告祭上天，有黄鳥口銜丹書，停留在尚書臺，於是改元爲黄初。漢靈帝中平二年，洛陽百姓訛傳虎賁寺有黄人，來觀看的人每天有數萬之多，道路都被堵塞。中平元年，黄巾起事，説："蒼天已死，黄天當立。"這就是魏氏依照劉向的話自稱土德的符兆。先前在周敬王四十七年，宋景公問大夫邢史子臣："天道有什麽徵兆?"回答道："後五年五月丁亥，我將會死去。我死後過五年五月丁卯，吴國將要滅亡。吴國亡後五年，國君您將會去世。您去世後四百年，將是邾國的天下。"後來發生的事情與這些話相符。所謂邾國的天下，是説魏是邾侯的後代。説四百年後則有誤。恐怕是因爲年代久遠，傳聞記載出了錯誤。

高貴鄉公初生，有光氣照耀室屋，其後即大位。

劉備身長七尺七寸，垂手過膝，顧自見耳。《洛書甄燿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洛書寶予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録運期》曰："九侯七傑争民命，炊骸道路，誰使主者玄且來。"備字玄德，故云"玄且來"也。《孝經鉤命决》曰："帝三建，九會備。"先是，術士周群言，西南數有黄氣，直立數丈，如此積年，每有景雲祥風，從璇璣下來應之。建安二十二年中，屢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太白、熒惑、鎮星從歲星，又黄龍見犍爲武陽之赤水，九日乃去。關羽在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備後稱帝於蜀。

孫堅之祖名鍾，家在吴郡富春，獨與母居。性至孝。遭歲荒，以種瓜爲業。忽有三少年詣鍾乞瓜，鍾厚待之。三人謂鍾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當出天子。君可下山百步許，顧見我去，即可葬也。"鍾去三十步，便反顧，見三人并乘白鶴飛去。鍾死，即葬其地。地在縣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天，衍數里。父老相謂此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堅母任堅，夢腸出繞吴昌門。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祥也。"昌門，吴郭門也。堅生而容貌奇異。堅妻吴氏初任子策，夢月入其懷；後孕子權，又夢日入懷。告堅曰："昔任策，夢月入懷，今又夢日入懷，何也？"堅曰："日月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權方頤大口紫髯，長上短下。漢世有劉琬者，能相人，見權兄弟，曰："孫

高貴鄉公最初出生時，有光氣照耀屋室，後來即皇帝位。

劉備身高七尺七寸，垂手超過膝蓋，能够看到自己的耳朵。《洛書甄燿度》説："赤光三日，德行昌盛九世會備，應當爲帝。"《洛書寶予命》説："天運帝道備稱皇，因而掌握統治權，長勝不敗。"《洛書録運期》説："九侯七傑争取百姓的擁戴，尸骸覆蓋道路，誰主宰玄且來。"劉備字玄德，所以説"玄且來"。《孝經鉤命决》説："帝三建，九會備。"以前，術士周群説，西南屢屢出現黄氣，豎立有數丈高，這種情况延續了幾年，時常有瑞雲祥風從北斗星下來與它應合。建安二十二年中，屢次出現了像旗幟一樣的雲氣，從西往東，在天空中運行。《讖緯圖書》説："一定有天子在這個地方出現。"太白、熒惑、鎮星隨從歲星，又有黄龍出現在犍爲、武陽二郡境内的赤水，九天以後纔離去。關羽在襄陽時，當地男子張嘉、王休向他獻上玉璽，劉備後來在蜀稱帝。

孫堅的祖父孫鍾，家住吴郡富春，獨自與母親居住在一起，天性極爲孝順。遭逢荒年，依靠種瓜度日。一天忽然有三位少年人向孫鍾求瓜，孫鍾殷勤地接待他們。這三人對他説："這座山下地勢很好，可以作墓地，葬在此地，日後將出天子。您可以往山下走百來步，回頭看到我們離去，就可以葬在這處地方。"孫鍾走了三十來步，便轉身回顧，看見三個人一起乘白鶴飛去。孫鍾死後，便葬在這裏。這地方在縣城的東邊，墳墓屢次出現光亮，五色雲氣上與天接，蔓延好幾里。父老鄉親説，這不是一般的雲氣，孫氏大概要興盛了。孫堅母親懷孫堅時，夢見自己腸子出來纏繞吴郡昌門。將這事告訴鄰舍老婦，鄰舍老婦説："怎麽知道這不是吉祥的夢？"昌門，是吴郡的外城門。孫堅出生時容貌奇異。孫堅妻子吴氏起初懷兒子孫策時，夢見月亮進入胸懷；後來懷孕兒子孫權，又夢見太陽進入胸懷。告訴孫堅説："以前懷孕孫策，夢見月亮進入胸懷，現在又夢見太陽進入胸懷，這是什麽兆頭？"孫堅説："日月是陰陽之氣的精華，是極其尊貴

氏兄弟，雖各才智明達，然禄胙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其識之。”權時爲孝廉。初，秦始皇東巡，濟江。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出於吴，而金陵之地，有王者之勢。”於是秦始皇乃改金陵曰秣陵，鑿北山以絶其勢。至吴，又令囚徒十餘萬人掘污其地，表以惡名，故曰囚卷縣，今嘉興縣也。漢世術士言：“黄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獻帝興平中，吴中謡言：“黄金車，斑蘭耳。開昌門，出天子。”魏文帝黄初三年，夏口、武昌并言黄龍、鳳皇見。其年，權稱尊號。年至七十一而薨。權子休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後得大位，其子被廢。

的象徵，我的兒孫將要興盛了。”孫權下頜方正，大口，紫色鬚髯，上身長，下身短。漢末有名叫劉琬的人善於看相，見孫權兄弟説：“孫氏兄弟雖然各人才智聰明練達，但是禄位福分不長。祇有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骼非凡，有大富大貴的相貌，年壽又最長。你們記下這一點。”孫權當時被舉爲孝廉。起先，秦始皇東巡，渡過長江。望氣者説：“五百年以後，江東有天子氣在吴地出現，而金陵一帶，有帝王的氣勢。”因此秦始皇就改金陵稱作秣陵，鑿開北山來斷絶它的氣勢。來到吴郡時，又命令囚徒十餘萬人挖掘這土地，用醜惡的名字來稱呼，所以叫做囚卷縣，就是現在的嘉興縣。漢代方術之士説：“黄色旗幟紫色車蓋，出現在斗星、牛星之間，江東有天子氣。”獻帝興平年間，吴郡有歌謡説：“黄金車駕，斑斕華麗，打開昌門，出現天子。”魏文帝黄初三年，夏口、武昌都説出現了黄龍鳳凰。這一年孫權稱帝，一直活到七十一歲。孫權的兒子孫休起初封琅邪王，夢見乘龍上天，回頭看却見不到龍尾。後來孫休繼承帝位，他的兒子被廢黜。

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删丹縣金山柳谷有石生焉，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有五馬、麟、鹿、鳳皇、仙人之象。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黄初，文備於太和。至青龍三年，柳谷之玄川溢涌，石形改易，狀似雲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馬十二，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其五成形。又有一牛八卦列宿彗星之象。有玉匣開蓋於前，有玉玦二，玉璜一。又有麒麟、鳳皇、白虎、馬、牛於中布列。有文字曰：“上上三天王述大會討大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中正大吉關壽此馬甲寅述水”

漢元帝、成帝之時，有先見之明的人士曾經説：“當魏的年號有和字，將在京城西邊三千餘里有巨石出現，石上有繫着五匹馬的圖形，文字是討曹。”到了魏朝剛剛興盛時，在張掖郡删丹縣的金山柳谷長出一塊大石，周圍七尋，垂直高度有一仞，青色的質地，白色花紋，有五馬、麒麟、鹿、鳳凰、仙人的圖像。最初見於建安之時，形成在黄初年間，花紋在太和年間完備。到了青龍三年，柳谷玄川出水，石頭形狀起了變化，像雲龜，寬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外圍有五丈八寸，立在玄川的西邊。上面有十二匹石馬，其中有一匹馬由仙人騎着，另一匹馬被羈絆，有五匹馬有形狀而不完備，另外五匹形體完備。又有一條牛，呈現出八卦、衆星宿、彗星的圖像。有一隻玉盆在石頭前打開着蓋子，裏面有兩塊玉玦、一隻玉璜。又有麒麟、鳳凰、白虎、馬、牛在谷中排列。上面有文字寫道：“上上三天王述大會討大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中

凡三十五字。石色蒼，而物形及字，并白石書之，皆隆起。魏明帝惡其文有“討曹”，鑿去爲“計”，以蒼石塞之，宿昔而白石滿焉。當時稱爲祥瑞，班下天下。處士張璓曰：“夫神兆未然，不追往事，此蓋將來之休徵，當今之怪異也。”既而晋以司馬氏受禪。太尉屬程猗説曰：“夫大者，盛之極也。金者，晋之行也。中者，物之會也。吉者，福之始也。此言司馬氏之王天下，感德而生，應正吉而王之符也。”猗又爲贊曰：“皇德遐通，實降嘉靈。乾生其象，坤育其形。玄石既表，素文以成。瑞虎合仁，白麟耀精。神馬自圖，金言其形。體正而王，中允克明。關壽無疆，於萬斯齡。”

正大吉關壽此馬甲寅述水”共三十五個字。石頭呈青色，而上面的圖像和文字，全是用白石寫成的，而且隆起來。魏明帝厭惡文中有“討曹”字樣，鑿去“討”字，改爲“計”字，并用青石去填塞，衹一夜青石又被白石填滿。當時被稱作吉祥的符瑞，頒示天下。處士張璓説：“大凡神靈預兆未來，不追述以往的事情，這個現象是將來的吉祥兆頭，却是今天的怪異。”後來晋代司馬氏接受魏朝禪讓爲帝。太尉屬官程猗説：“大是興盛到極頂的意思。金是晋室運數。中是事物感應通會。吉是福分的開始。這是説司馬氏之所以擁有天下，感應德行而出現，順應正吉而爲帝王的符瑞。”程猗又贊頌道：“偉大德行覆蓋廣遠，確實下降了吉祥的符瑞。天描繪它的圖像，地孕育它的形狀。黑色石頭是它的質地，白色花紋内容完備。吉瑞的老虎符合仁德，白色的麒麟閃耀着精光。神馬在圖上自然畫成，黄金便構成它的外形。履行正道而爲帝王，正直允當能够顯明。年壽無疆，一直延續萬年。”

宣帝有狼顧之相，能使面正向後，而身形不異。魏武帝嘗夢有三匹馬在一槽中共食，其後宣帝及景、文相係爲宰相，遂傾曹氏。文帝未立世子，有意於齊獻王攸。武帝時爲中撫軍，懼不立，以相貌示裴秀，秀言於文帝曰：“中撫軍振髮籍地，垂手過膝，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得立。及嗣晋位，其月，襄武縣言有大人相，長三丈餘，足迹三尺一寸，白髮，黄單衣，黄巾，柱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頃之，受魏禪。

宣帝司馬懿有狼顧的特異相貌，能够回頭正視後面而身體可以不動。魏武帝曾夢見有三匹馬同在一個馬槽中共食，後來宣帝以及景帝司馬師、文帝司馬昭相繼爲宰相，最後傾覆了曹氏政權。文帝没有立世子，有意立齊獻王司馬攸。武帝司馬炎當時任中撫軍，擔心不立自己，讓裴秀給自己看相，裴秀對文帝説：“中撫軍披散頭髮垂地，垂手超過膝蓋，天生相貌如此，不是人臣的相貌。”因此武帝得以立爲世子。到他繼承晋王之位時，當月襄武縣報告説出現了巨人，高有三丈多，足迹長三尺一寸，白髮，黄色單衣，黄色頭巾，拄着手杖唤住百姓王始説：“如今將要太平。”不久，晋接受魏朝禪讓。

武帝咸寧元年，大風吹帝社樹折，有青氣出社中。占者以爲東莞有天子氣。時琅邪武王伷封東莞，伷，元帝祖也。元帝以咸寧二年夜生，有光照室，室内盡明，有白毛生於日角之左，眼有精光耀。隨惠帝幸鄴。成都王穎殺東安王繇，繇，元帝叔父

晋武帝咸寧元年，大風吹折帝社廟旁邊的樹木，有青氣從社中涌出。占卜者認爲東莞有天子之氣。當時琅邪武王司馬伷封在東莞，司馬伷，是元帝的祖父。元帝出生於咸寧二年的一個夜晚，當時光亮照耀室中，室内通明，他有白毛生在額頭的左邊，眼睛裏精光閃耀。隨從惠帝到鄴城。成都王司馬穎殺死東安王司馬繇，司馬

也，帝懼，欲出奔，而月明，邀候急，四衢斷絶，不得去。有頃，天陰，風雨大至，候者皆休，乃得去。初，武帝伐吴，琅邪武王伷率衆出涂中，而王渾逼歷陽，王濬已次近路。孫晧欲降，送天子璽綬，近越二將，而遠送詣伷，識者咸怪之。吴之未亡也，吴郡臨平湖一旦自開，湖邊得石函，中有小青石，刻作皇帝字。舊言臨平湖塞天下亂，開則天下太平。吴人以爲美祥。俄而吴滅。後元帝興於江左。吴亡後，蔣山上常有紫雲，數術者亦云，江東猶有帝王氣。又謡言曰："五馬游度江，一馬化爲龍。"元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過江，而元帝升天位。讖書曰："銅馬入海建業期。"元帝小字銅環。永嘉初，元帝以安東將軍鎮建業，時歲、鎮星、辰、太白四星聚於牛、女之間，常裴回進退。愍帝建興四年，晉陵武進人陳龍在田中得銅鐸五枚，柄口皆有龍虎形；又有將雛鶏雀集其前，皆驅去復還，至于再三；又有鵝三四頭，高飛且鳴，周回東西，晝夜不下，如此者六七日。會稽剡縣陳清又於井中得棧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其器雖小，形制甚精，上有古文書十八字，其四字可識，云"會稽徽命"。豫章有大樟樹，大三十五圍，枯死積久，永嘉中，忽更榮茂。景純并言是元帝中興之應。初武帝太康三年，建鄴有寇，餘姚人伍振筮之，曰："寇已滅矣。三十八年，揚州有天子。"至元帝即天位，果三十八年。先是，宣帝有寵將牛金，屢有功，宣帝作兩口榼，一口盛毒酒，一口盛善酒，自飲善酒，毒酒與金，金飲之即斃。景帝曰："金名將，可大用，云何害之?"宣帝曰：

繇是元帝的叔父，元帝當時懼怕，打算逃出鄴城，但是月色明亮，司馬穎的部下急於追捕他，四處道路已被切斷，無法逃脱。不久，天色轉陰，颳起大風，下起大雨，追捕他的人都停止追捕，他纔得以逃去。起初，武帝征伐吴國，琅邪武王司馬伷率領軍隊從涂中出戰，而王渾的軍隊已逼近歷陽，王濬的軍隊已進至建鄴的附近。孫晧打算投降，送上天子的印璽，却越過較近的王渾、王濬二將，送給遠處的司馬伷，知道這件事的人覺得很奇怪。吴國没有滅亡的時候，吴郡的臨平湖有一天自行疏通，湖邊得到一石函，裏面有塊小青石，刻作皇帝的字樣。以前傳説臨平湖堵塞則天下大亂，疏通則天下太平。吴人認爲這是吉利的兆頭。不久吴國被滅。後來元帝在江東興起。吴國滅亡後蔣山上經常有紫雲，方數術士也説江東還有帝王之氣。又有民謡説："五馬渡過江，一馬化爲龍。"元帝同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過長江，而元帝即皇帝位。讖緯圖書説："銅馬入海建業期。"元帝的小名叫銅環。永嘉初，元帝以安東將軍的身份鎮守建業，當時歲星、鎮星、辰星、太白星四星聚集在牛、女二星之間，長時徘徊進退。愍帝建興四年，晉陵郡武進縣人陳龍在田地裏得到五枚銅鐸，柄口都有龍虎形狀；又有帶雛鳥的鶏雀齊集門前，將它們驅趕開，馬上又回來，以至於三番五次；又有三四頭鵝，高飛鳴叫，東西迴旋，日夜不飛下來，像這種情形持續了六七天。會稽郡剡縣人陳清又在井中得到棧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這口鐘雖然不大，但製作很精巧，上面有古文寫的十八個字，其中有四字可識，寫着"會稽徽命"。豫章有大樟樹，有三十五圍粗，枯死了很長時間，永嘉年間，忽然又茂盛起來。郭璞説這些現象都是元帝中興的徵兆。起初在武帝太康三年，建鄴有賊寇，餘姚人伍振就此事卜筮説："賊寇已經注定滅亡。三十八年後，揚州有天子。"到元帝即帝位，果然在三十八年後。先前，宣帝有寵愛的將領牛金屢立戰功，宣帝用兩隻酒桶，一隻裝毒酒，一隻裝好酒，自己飲好酒，毒酒給牛金飲，牛金飲酒後立即死去。景帝

“汝忘石瑞，馬後有牛乎?”元帝母夏侯妃與琅邪國小史姓牛私通，而生元帝。愍帝之立也，改毗陵爲晉陵，時元帝始霸江、揚，而戎翟稱制，西都微弱。干寶以爲晉將滅於西而興於東之符也。

說：“牛金是名將，可以派上大用場，爲什麽要毒死他?”宣帝說：“你難道忘記了石頭符瑞上的話，馬後有牛啊!”元帝的母親夏侯妃與琅邪國姓牛的小史私通，生下了元帝。愍帝即位時，將毗陵改爲晉陵，當時元帝開始統領江州、揚州，而當時北方戎翟已經稱帝，西晉衰微。干寶認爲這是晉朝在西邊滅亡而在東部興起的兆命。

宋武帝居在丹徒，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其夕，甘露降于墓樹。皇考以高祖生有奇異，名爲奇奴。皇妣既殂，養於舅氏，改爲寄奴焉。少時誕節嗜酒，自京都還，息於逆旅。逆旅嫗曰：“室内有酒，自入取之。”帝入室，飲於盎側，醉卧地。時司徒王謐有門生居在丹徒，還家，亦至此逆旅。逆旅嫗曰：“劉郎在室内，可入共飲酒。”此門生入室，驚出謂嫗曰：“室内那得此異物?”嫗遽入之，見帝已覺矣。嫗密問：“向何所見?”門生曰：“見有一物，五采如蛟龍，非劉郎。”門生還以白謐，謐戒使勿言，而與結厚。帝嘗行至下邳，遇一沙門，沙門曰：“江表尋當喪亂，拯之必君也。”帝患手創積年，沙門出懷中黄散一裹與帝曰：“此創難治，非此藥不能瘳也。”倏忽不見沙門所在。以散傅創即愈。餘散帝寶録之，後征伐屢被傷，通中者數矣，以散傅之，無不立愈。自少至長，目中常見二龍在前，始尚小，及貴轉大。晉陵人韋叟善相人，相帝曰：“君貴不可言，願無相忘。”晉安帝義熙初，帝始康晉亂，而興霸業焉。廬江霍山常有鐘聲十二。帝將征關、洛，霍山崩，有六鐘出，制度精奇，上有古文書一百六十字。冀州有沙門法稱將死，語其弟子普嚴曰：“嵩皇神告我云，江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鎮金一餅，與將

宋武帝居住在丹徒，他出生的那天夜晚，有神光照耀居室，這個晚上，甘露降落在祖墳的樹上。他父親認爲宋高祖出生時有奇異現象，取名叫奇奴。他母親去世後，寄養在舅父家中，因此改名爲寄奴。年輕時行爲放蕩，喜好飲酒。有一次從京都回家，在旅店歇息。開店的女子對他說：“房間裏有酒，自己進去隨意飲用。”武帝進入房間，在酒缸邊飲酒，醉倒在地上。當時司徒王謐有一門生家居丹徒，正要回家，也來到這家旅店。開店女子說：“劉郎在房間裏，你可以進去和他一起飲酒。”這位門生進入房間，驚愕地跑出來對這女子說：“房間裏怎麽會有這樣古怪的東西呢?”這女子趕快進去看，看見武帝已經醒了。女子暗中問那門生：“剛纔你看到了什麽?”門生說：“看見有一樣東西，五彩繽紛像蛟龍，不是劉郎。”門生回去後將此事告訴了王謐，王謐要他保守秘密，而傾心與武帝結交。武帝曾來到下邳，遇到一位和尚，和尚説：“長江一帶不久就會出現動亂，拯救世亂的人，一定是您。”武帝手上生瘡有好幾年，和尚從懷中取出一包黄色藥粉送給武帝說：“你的瘡難以治愈，没有這種藥就治不好。”忽然和尚就不見了，用這藥粉敷瘡，立即痊愈。剩下的藥粉武帝珍惜地收藏起來，在後來的征戰中他屢次受傷，有幾次甚至皮肉被刺穿，衹要用這藥粉敷上，總是立即愈合。他從小到大眼睛經常看見兩條龍在面前，開始龍還小，到他富貴時逐漸變大。晉陵人韋叟善於看相，看武帝的相說：“您將來富貴不可言，希望不要忘記我。”晉安帝義熙初年，武帝開始平定晉亂，從而開始興起霸業。在廬江的霍山經常聽到十二聲鐘響。武帝將要征伐關中、洛陽時，霍山崩塌，有六口鐘出現，精巧奇妙，上面有一百

軍爲信。三十二璧者，劉氏卜世之數也。”普嚴以告同學法義。法義以十三年七月，於嵩高廟石壇下得玉璧三十二枚，黄金一餅。漢中城固縣水際，忽有雷聲，俄而岸崩，得銅鐘十二枚。又鞏縣民宋燿得嘉禾九穗。後二年而受晋禪。孔子《河雒讖》曰：“二口建戈不能方，兩金相刻發神鋒，空穴無主奇入中，女子獨立又爲雙。”二口建戈，“劉”字也。晋氏金行，劉姓又有金，故曰兩金相刻。空穴無主奇入中，爲“寄”字。女子獨立又爲雙，“奴”字。晋既禪宋，太史令駱達奏陳天文符讖曰：

去義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十月，太白星晝見經天凡七。占曰：“天下革民更王，異姓興。”義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十一月朔，日有蝕之凡四，皆蝕從上始，臣民失君之象也。義熙十一年五月三日，彗星出天市，其芒掃帝坐。天市在房、心之北，宋之分野。得彗柄者興，此除舊布新之徵。義熙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五虹見于東方。占曰：“五虹見，天子黜，聖人出。”義熙七年八月十一日，新天子氣見東南。十二年，北定中原，崇進宋公。歲星裴回房、心之間，大火，宋之分野，與武王克殷同，得歲星之分者應王也。十一年以來至元熙元年，月行失道，恒北入太微中。占：“月入太微廷，王入爲主。”十三年十月，鎮星入太微，積留七十餘日，到十四年八月十日，又入太微不去，到元熙元

六十個古文字。冀州有一名叫法稱的和尚將要死去，對他的弟子普嚴説：“嵩山的神靈告訴我説，江東劉將軍是漢家的後代，應當承受天命。我將三十二枚玉璧，一塊鎮金，送給將軍作爲信物，三十二枚玉璧，是劉氏國運世代相傳的數目。”普嚴把這話告訴了同學法義。法義在義熙十三年七月，於嵩山廟石壇下面得到三十二枚玉璧、一塊黄金。漢中郡城固縣的水邊，忽然出現雷聲，不久河岸崩塌，得到十二枚銅鐘。又有鞏縣百姓宋燿得到有九穗的嘉禾。過了二年宋朝接受晋朝的禪讓。孔子的《河雒讖》説：“二口建戈不能方，兩金相刻發神鋒，空穴無主奇入中，女子獨立又爲雙。”二口建戈，是“劉”字。晋氏金德，劉姓又有金，所以説兩金相刻。空穴無主奇入中，是“寄”字。女子獨立又爲雙，是“奴”字。晋朝禪讓宋朝後，太史令駱達上奏陳述天文符讖説：

從義熙元年，到元熙元年十月，太白星白天出現在天上運行，共有七次。占卜説：“天下改朝换代，異姓要興盛起來。”義熙元年到元熙元年十一月初一，日食共有四次，每次日食都是從上方開始，這是臣民失去君主的徵象。義熙十一年五月三日，彗星出現於天市星座，它的光芒掃過帝星。天市星在房、心二星的北面，是宋的分野。得彗星光柄的人興盛，這是除舊布新的徵兆。義熙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五條彩虹在東方出現，占辭説：“五虹出現，天子廢，聖人出。”義熙七年八月十一日，新天子氣在東南出現。十二年陛下北伐平定中原，進位爲宋公。歲星徘徊在房、心二星之間，大火星是宋的分野。與武王戰勝殷商時相同，歲星所在分野的人應當爲帝王。義熙十一年以來至元熙元年，月亮運行没有循本來的軌道，經常進入太微星的位置。占辭説：“月亮進入太微星的位置，王要入朝爲君主。”十三年十月，鎮星進入太微，停留了七十餘天，到了十四年八月十日，又進入太微星而不離開，直到元熙元年，停留了二百餘日。占卜説：“鎮

年，積二百餘日。占："鎮星守太微，亡君之戒。有立王，有徙王。"十四年五月十七日，茀星出北斗魁中。占曰："星茀北斗中，聖人受命。"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彗星出太微中，彗柄起上相星下，芒尾漸長至十餘丈，進掃北斗及紫微中。占曰："彗星出太微，社稷亡，天下易政。入北斗，帝宮空。"一占："天下得召人。"召人，聖主也。一曰："彗孛紫微，天下易主。"十四年十月一日，熒惑從入太微鈎己，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從端門出積尸，留二百六日，繞鎮星。熒惑與填星鈎己天廷，天下更紀。十四年十二月，歲、太白、辰裴回居斗、牛之間經旬。斗、牛，曆數之起。占曰："三星合，是謂改立。"元熙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四黑龍登天。《易傳》曰："冬龍見，天子亡社稷，大人應天命之符。"《金雌詩》云："大火有心水抱之，悠悠百年是其時。"火，宋之分野。水，宋之德也。《金雌詩》又曰："云出而兩漸欲舉，短如之何乃相岨，交哉亂也當何所，唯有隱岩殖禾黍，西南之朋困桓父。"兩云，"玄"字也。短者，云胙短也。岩隱不見，唯應見谷，殖禾谷邊，則聖諱炳明也。《易》曰："西南得朋。"故能困桓父也。劉向讖曰："上五盡寄致太平，草付合成集群英。"前句則陛下小諱，後句則太子諱也。十一年五月，西明門地陷，水涌出，毁門扉閾。西者，金鄉之門，爲水所毁，此金德將衰，水德方興之象

星守着太微，這是亡君的警告。要立新帝王，而廢除舊的帝王。"十四年五月十七日，茀星出現於北斗魁星中。占卜說："茀星在北斗中，聖人接受天命。"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彗星在太微星中出現，彗柄上揚至相星的下方，芒尾逐漸加長到十餘丈，進而掃入北斗和紫微星。占卜說："彗星出現在太微，國亡，天下易主。進入北斗，帝宮空虛。"另一占卜說："天下得到召人。"召人，就是聖主。另一說法："彗星出現在紫微，天下更換君主。"十四年十月一日，熒惑星進入太微垣形成鈎己形狀，直到元熙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從端門星出來到積尸星，停留了二百零六天，環繞着鎮星。熒惑與鎮星在天廷形成鈎己狀，天下改變紀年。十四年十二月，歲星、太白星、辰星徘徊在斗、牛二星之間有十餘天。斗、牛二星是曆數的開始。占卜說："三星聚合，這是說要改立新君。"元熙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四條黑龍飛上天空。《易傳》說："冬龍出現，天子亡國，是大人順應天命的符瑞。"《金雌詩》說："大火有心水抱之，悠悠百年是其時。"火星是宋的分野。水星是宋的德運。《金雌詩》說："云出而兩漸欲舉，短如之何乃相岨，交哉亂也當何所，唯有隱岩殖禾黍，西南之朋困桓父。"兩云，是"玄"字。短，是說福分淺。山岩隱藏不見，衹能見到山谷，種禾在谷邊，則顯然是指聖上的名諱。《周易》說："西南得到朋友相助。"所以能困住桓玄。劉向的讖言說："上五盡寄致太平，草付合成集群英。"前句是陛下的小名，後句則是太子之名。十一年五月，西明門下陷，水涌出，毁壞門扇。西邊是金所處方向，被水毁壞，這是金德將要衰微，水德正在興盛的象徵。太興年間，有百姓從井裏撈得棧鐘，上面有十八個古字，從宣帝到現在，晋代正好傳了十八代。義熙八年，太廟生出桑樹，這是特别明顯的徵兆。六是個滿溢的數字。東漢從開國至建

也。太興中，民於井中得棧鐘，上有古文十八字，晋自宣帝至今，數滿十八傳。義熙八年，太社生桑，尤著明者也。夫六，亢位也。漢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黄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晋。晋自泰始至今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三代數窮，咸以六年。

安二十五年，共一百九十六年而讓於魏。魏從黄初到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讓給晋。晋從泰始到元熙二年，共一百五十六年。三朝滅亡之年，都有六年的數字。

少帝即位，景平三年四月，有五色雲見西方。時文帝爲荆州刺史，鎮江陵，尋即大位。文帝元嘉中，謡言錢唐當出天子，乃於錢唐置戍軍以防之。其後孝武帝即大位於新亭寺之禪堂。“禪”之與“錢”，音相近也。太宗爲徐州刺史，出鎮彭城，昭太后賜以大珠鹿盧劍，此劍是御服，占者以爲嘉祥。前廢帝永光初，又訛言湘州出天子，幼主欲南幸湘川以厭之，既而湘東王即尊位，是爲明帝。

少帝即位，在景平三年四月，有五色雲出現在西方。當時文帝任荆州刺史，駐江陵，不久便即帝位。文帝元嘉年間，民謡説錢唐應當出天子，於是在錢唐駐軍防備。後來孝武帝在新亭寺的禪堂即帝位。“禪”同“錢”讀音相近。太宗任徐州刺史，出鎮彭城，昭太后路氏贈給他大珠鹿盧劍，這把劍是皇帝用的，占卜者認爲是吉祥的兆頭。前廢帝永光初年，又謡傳湘州出天子，幼主打算南巡去鎮壓，後來湘東王即帝位，就是明帝。

史臣謹按：冀州道人法稱所云玉璧三十二枚，宋氏卜世之數者，蓋卜年之數也。謂卜世者，謬其言耳。三十二者，二三十，則六十矣。宋氏受命至於禪齊，凡六十年云。

史臣謹按：冀州道人法稱所説玉璧三十二枚，是宋朝國運世系延續的數目，實際上是宋朝國運的年數。説這一數字就是世系延續的數目，衹是故意這麽説罷了。三十二，兩個三十，就是六十了。宋氏接受天命到禪讓帝位於齊，共六十年。



宋書卷二十八

志第十八

符瑞(中)

麒麟者，仁獸也。牡曰麒，牝曰麟。不刳胎剖卵則至。麕身而牛尾，狼項而一角，黄色而馬足。含仁而戴義，音中鍾呂，步中規矩，不踐生蟲，不折生草，不食不義，不飲洿池，不入坑阱，不行羅網。明王動静有儀則見。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幼，夏鳴曰養綏。

麒麟，是仁德之獸。雄獸叫麒，雌獸叫麟。既不是胎生也不是卵生。它身體像獐而生有一條牛尾，頸項似狼而生有一隻角，黄色皮毛而生成馬足。它具有仁義的天性，聲音符合鐘呂的音律，步行符合規矩，不踐踏活的蟲子，不折斷活的草木，不食不義得來的食物，不飲污濁的池水，不誤入陷阱裏，不走進羅網中。聖明帝王行爲符合規矩就會出現。雄獸鳴叫稱逝聖，雌獸鳴叫稱歸和，春日鳴叫稱扶幼，夏日鳴叫稱養綏。

漢武帝元狩元年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

漢武帝元狩元年十月，巡行至雍地，在五畤原祭祀，獲得白麟。

漢武帝太始二年三月，獲白麟。

漢武帝太始二年三月，獲得白麟。

漢章帝元和二年以來，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麒麟五十一見郡國。

漢章帝元和二年以來，至章和元年，共三年，麒麟在郡國出現了五十一次。

漢安帝延光三年七月，麒麟見潁川陽翟。

漢安帝延光三年七月，麒麟出現在潁川郡的陽翟。

延光三年八月戊子，麒麟見潁川陽翟。

延光三年八月戊子日，麒麟出現在潁川郡的陽翟。

延光四年正月壬午，麒麟見東郡濮陽。

延光四年正月壬午日，麒麟出現在東郡的濮陽。

漢獻帝延康元年，麒麟十見郡國。

漢獻帝延康元年，麒麟在郡國出現了十次。

吴孫權赤烏元年八月，武昌言麒麟見。又白麟見建業。

吴孫權赤烏元年八月，武昌傳説出現了麒麟。又有白麟出現在建業。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麒麟見南郡枝江。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麒麟出現於南郡的枝江。

晋武帝咸寧五年二月甲午，白麟見平原鬲縣。

晋武帝咸寧五年二月甲午日，白麟出現在平原郡的鬲縣。

咸寧五年九月甲午，麒麟見河南陽城。

咸寧五年九月甲午日，麒麟出現於河南郡的陽城。

晋武帝太康元年四月，白麟見頓丘。

晋武帝太康元年四月，白麟出現在頓丘。

晋愍帝建興二年九月丙戌，麒麟見襄平，州刺史崔毖以聞。

晋愍帝建興二年九月丙戌日，麒麟出現在襄平，州刺史崔毖向朝廷報告。

晋元帝太興元年正月戊子，麒麟見豫章。

晋元帝太興元年正月戊子日，麒麟出現於豫章。

晋成帝咸和八年五月己巳，麒麟見遼東。

晋成帝咸和八年五月己巳日，麒麟出現於遼東。

鳳凰者，仁鳥也。不刳胎剖卵則至。或翔或集。雄曰鳳，雌曰凰。蛇頭燕頷，龜背鱉腹，鶴頸鷄喙，鴻前魚尾，青首駢翼，鷺立而鴛鴦思。首戴德而背負仁，項荷義而膺抱信，足履正而尾繫武。小音中鍾，大音中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興八風，降時雨，食有節，飲有儀，往有文，來有嘉，游必擇地，飲不妄下。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上朔，夕鳴曰歸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其樂也，徘徘徊徊，雍雍喈喈。唯鳳皇爲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王道，率五音，成九德，備文武，正下國。故得鳳之象，一則過之，二則翔之，三則集之，四則春秋居之，五則終身居之。

鳳凰，是仁德之鳥。既不是胎生也不是卵生。有時飛翔，有時栖止。雄鳥稱鳳，雌鳥稱凰。頭似蛇，頷似燕，背似龜，腹似鱉，頸似鶴，喙似鷄，前胸似鴻，後尾似魚，青色的頭顱和脖子，相連的雙翼，像鷺鷥那樣站立，像鴛鴦那樣相思。頭戴德背負仁，頸項荷義胸前抱信，足走正道，尾繫威武。小聲鳴叫像子聲，大聲鳴叫似鼓聲。伸長頸項奮力展翅，便五色光芒具備。能使八面來風，降下及時雨，吃食有節制，飲水有規矩，飛去有紋彩，飛來有嘉瑞。所行之處一定選擇地方，飲食不輕率地飛下。雄鳥鳴聲爲"節節"，雌鳥鳴聲爲"足足"。早晨鳴叫稱發明，白天鳴叫稱上朔，傍晚鳴叫稱歸昌，黄昏鳴叫稱固常，夜晚鳴叫稱保長。歡樂時，徘徘徊徊，雍雍喈喈。惟有鳳凰能够推究萬物，通曉上天的福祉，綜合各種動物的特徵，明達王道，鳴聲符合五音，具有九種品德，具備文武資質，匡正天下郡國。所以鳳凰出現的符瑞，一是經過某地，二是在某地飛翔，三是栖息某地，四是春秋兩季居住某地，五是終身居住某地。

漢昭帝始元三年十月，鳳皇集東海，遣使祠其處。

漢昭帝始元三年十月，鳳凰停留在東海，派遣使者在當地建立祠廟。

漢宣帝本始元年五月，鳳皇集膠東。

漢宣帝本始元年五月，鳳凰停留在膠東。

本始四年五月，鳳皇集北海。

本始四年五月，鳳凰停留在北海。

漢宣帝地節二年四月，鳳皇集魯，群鳥從之。

漢宣帝地節二年四月，鳳凰停留在魯地，群鳥隨從。

漢宣帝元康元年三月，鳳皇集

漢宣帝元康元年三月，鳳凰停留在泰山、

泰山、陳留。

元康四年，南郡獲威鳳。

漢宣帝神雀二年二月，鳳皇集京師，群鳥從之以萬數。

神雀四年春，鳳皇集京師。

神雀四年十月，鳳皇十一集杜陵。

神雀四年十二月，鳳皇集上林。

漢宣帝甘露三年二月，鳳皇集新蔡，群鳥四面行列，皆向鳳皇立，以萬數。

漢光武建武十七年十月，鳳皇五，高八九尺，毛羽五采，集潁川郡，群鳥并從行列，蓋地數頃，留十七日乃去。

漢章帝元和二年以來，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鳳皇百三十九見郡國。

漢安帝延光三年二月，車駕東巡。其月戊子，鳳皇集濟南臺縣丞霍收舍樹上，賜臺長嶷帛十五匹，收二十匹，尉半之，吏卒人三匹；鳳皇所過亭部，無出今年田租；賜男子爵人二級。

延光三年十月壬午，鳳皇集京兆新豐西界槐樹。

漢桓帝建和元年十一月，鳳皇見濟陰己氏。

漢靈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鳥見新城，群鳥隨之。民皆謂之鳳皇。

漢獻帝延康元年八月，石邑縣言鳳皇集。又郡國十三言鳳皇見。

吴孫權黄武五年七月，蒼梧言鳳皇見。

孫權黄龍元年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鳳皇見。

吴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大鳥五見于春申。

吴孫晧建衡四年正月，西苑言

陳留二地。

元康四年，南郡獲得威鳳。

漢宣帝神雀二年二月，鳳凰停留在京師，隨從的群鳥達數萬隻。

神雀四年春，鳳凰停留在京師。

神雀四年十月，鳳凰十一次在杜陵停留。

神雀四年十二月，鳳凰停留在上林苑。

漢宣帝甘露三年二月，鳳凰停留在新蔡，群鳥環繞四方排列，都向鳳凰侍立，有成千上萬隻。

漢光武帝建武十七年十月，鳳凰五隻，齊集潁川郡，高有八九尺，羽毛五彩繽紛，群鳥隨從排列，覆蓋地面達數頃，停留了十七天纔離去。

漢章帝元和二年至章和元年，共三年，鳳凰出現於郡國共一百三十九次。

漢安帝延光三年二月，皇帝東巡。這個月的戊子日，鳳凰停留在濟南郡臺縣丞霍收屋舍的樹上，朝廷賜給臺縣長嶷十五匹帛，賜給霍收二十匹，縣尉所得是霍收的一半，吏卒每人三匹；鳳凰經過的亭部，免交當年的田租；賜給當地男子每人二級爵位。

延光三年十月壬午日，鳳凰停留在京兆所轄的新豐縣西界的槐樹上。

漢桓帝建和元年十一月，鳳凰出現於濟陰的己氏。

漢靈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鳥出現於新城，群鳥隨從。民衆都説這是鳳凰。

漢獻帝延康元年八月，石邑縣説有鳳凰栖止。又郡國十三次上報鳳凰出現。

吴孫權黄武五年七月，蒼梧説有鳳凰出現。

孫權黄龍元年四月，夏口、武昌都説有鳳凰出現。

吴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大鳥五次出現於春申。

吴孫晧建衡四年正月，西苑説有鳳凰停留。

鳳皇集。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鳳皇見上黨高都。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鳳凰出現於上黨的高都。

泰始元年十二月，鳳皇二見河南山陽。

泰始元年十二月，鳳凰二次出現於河南的山陽。

泰始元年十二月，鳳皇三見馮翊下邽。

泰始元年十二月，鳳凰三次出現於馮翊的下邽。

晉穆帝升平四年二月辛亥，鳳皇將九子見鄖鄉之豐城。十二月甲子，又見豐城，衆鳥隨從。

晉穆帝升平四年二月辛亥日，鳳凰携帶九隻幼雛出現於鄖鄉的豐城。十二月甲子日，又出現在豐城，衆鳥隨從。

升平五年四月己未，鳳皇集沔北，至于辛酉。百姓聚觀之。

升平五年四月己未日，鳳凰停留在沔水之北，直到辛酉日。百姓聚觀鳳凰。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戊戌，鳳皇見會稽山陰。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戊戌日，鳳凰出現於會稽郡的山陰縣。

文帝元嘉十四年三月丙申，大鳥二集秣陵民王顗園中李樹上，大如孔雀，頭足小高，毛羽鮮明，文采五色，聲音諧從，衆鳥如山鷄者隨之，如行三十步頃，東南飛去。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聞。改鳥所集永昌里曰鳳皇里。

文帝元嘉十四年三月丙申，大鳥二次停留在秣陵縣百姓王顗園中的李樹上，大如孔雀，頭小足高，羽毛鮮麗明亮，五彩繽紛，聲音和美動人，衆鳥如山鷄等隨從，大約行走了三十來步，往東南飛去。揚州刺史彭城王劉義康上報朝廷。將鳥栖止的地方永昌里改爲鳳凰里。

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庚申，鳳皇見丹徒慍賢亭，雙鵠爲引，衆鳥陪從。征虜將軍武昌王渾以聞。

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庚申日，鳳凰出現於丹徒的慍賢亭，一對天鵝在前面引路，衆鳥陪伴隨從。征虜將軍武昌王劉渾上報朝廷。

神鳥者，赤神之精也，知音聲清濁和調者也。雖赤色而備五采，鷄身，鳴中五音，肅肅雍雍。喜則鳴舞，樂處幽隱。風俗從則至。

神鳥，是赤神的精華，知曉聲音的清濁和聲調。雖然是紅色，但五彩具備，身體似鷄，鳴聲符合五音，肅肅雍雍。高興時便鳴唱舞蹈，喜歡處在幽静隱秘的地方。風俗淳樸合度便會出現。

漢宣帝五鳳三年三月辛丑，神鳥集長樂宫東闕樹上，又飛下地，五采炳發，留十餘刻。

漢宣帝五鳳三年三月辛丑日，神鳥栖止在長樂宫東闕的樹上，又飛下地，五彩焕發，停留了十餘刻鐘。

漢章帝元和中，神鳥見郡國。

漢章帝元和年間，神鳥出現在郡國。

黄龍者，四龍之長也。不漉池而漁，德至淵泉，則黄龍游於池。能高能下，能細能大，能幽能冥，能短能長，乍存乍亡。

黄龍，是四龍的首領。不把池水弄乾而捕魚，德行施及淵泉，那麽黄龍就會游於池中。能飛上飛下，能小能大，能隱身不見，能短能長，一會兒出現，一會兒消失。

赤龍、《河圖》者，地之符也。

赤龍、《河圖》，是大地的符瑞。帝王的仁德

王者德至淵泉，則河出《龍圖》。

漢惠帝二年正月癸酉，兩龍見蘭陵人家井中。

漢文帝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

漢宣帝甘露元年四月，黃龍見新豐。

漢成帝鴻嘉元年冬，黃龍見真定。

漢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黃龍見東萊。

漢光武建武十二年六月，黃龍見東阿。

漢章帝元和二年以來，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黃龍四十四見郡國。

元和中，青龍見郡國。

元和中，白龍見郡國。

漢安帝延光元年八月辛卯，黃龍見九真。

延光三年九月辛亥，黃龍見濟南歷城。

延光三年十二月乙未，黃龍見琅邪諸縣。

延光四年正月壬午，黃龍二見東郡濮陽。

漢桓帝建和元年二月，黃龍見沛國譙。

漢桓帝元嘉二年八月，黃龍見濟陰句陽，又見金城允街。

漢桓帝永康元年八月，黃龍見巴郡。

漢獻帝延康元年三月，黃龍見譙。又郡國十三言黃龍見。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帝親與群臣共觀之，既而詔畫工圖寫，龍潛而不見。

魏明帝景初元年二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

魏少帝正元元年十月戊戌，黃龍見鄴井中。

施及淵泉，那麽黃河就會出現《龍圖》。

漢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日，兩龍出現在蘭陵人家的井中。

漢文帝十五年春，黃龍出現於成紀。

漢宣帝甘露元年四月，黃龍出現於新豐。

漢成帝鴻嘉元年冬，黃龍出現於真定。

漢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日，黃龍出現於東萊。

漢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六月，黃龍出現於東阿。

漢章帝元和二年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黃龍在郡國出現了四十四次。

元和年間，青龍出現於郡國。

元和年間，白龍出現於郡國。

漢安帝延光元年八月辛卯日，黃龍出現於九真。

延光三年九月辛亥日，黃龍出現於濟南的歷城。

延光三年十二月乙未日，黃龍出現於琅邪的諸縣。

延光四年正月壬午日，黃龍兩次出現於東郡的濮陽。

漢桓帝建和元年二月，黃龍出現於沛國的譙縣。

漢桓帝元嘉二年八月，黃龍出現於濟陰的句陽，又出現於金城的允街。

漢桓帝永康元年八月，黃龍出現於巴郡。

漢獻帝延康元年三月，黃龍出現於譙縣。又郡國十三次上報說出現了黃龍。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日，青龍出現於郟縣的摩陂井。皇帝親自與群臣一起觀看，後來詔令畫工描寫，龍隱身不見了。

魏明帝景初元年二月壬辰日，山茌縣說出現了黃龍。

魏少帝正元元年十月戊戌日，黃龍出現於鄴都的井中。

魏少帝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凡二。

甘露元年六月，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

甘露二年二月，青龍見温縣井中。

甘露三年八月甲戌，黄龍、青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井中。

甘露四年正月，黄龍二見寧陵縣井中。

魏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黄龍見莘縣井中。

景元三年二月，青龍見軹縣井中。

劉備未即位前，黄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

吴孫權黄武元年三月，鄱陽言黄龍見。

吴孫權黄龍元年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龍見。權因此改元。作黄龍牙，常在軍中，進退視其所向，命胡綜爲賦。

吴孫權赤烏五年三月，海鹽縣言黄龍見縣井中二。

赤烏十一年，雲陽言黄龍見。黄龍二又見武陵吴壽，光色炫耀。

吴孫休永安四年九月，布山言白龍見。

永安五年七月，始新言黄龍見。

永安六年四月，泉陵言黄龍見。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青龍二見濟陰定陶。

泰始元年十二月，青龍見魏郡湯陰。

泰始元年十二月，黄龍見河南洛陽洛濱。

泰始元年十二月，白龍二見太原祁。

泰始二年七月壬午，黄龍見巴西

魏少帝甘露元年正月辛丑日，青龍二次出現於軹縣的井中。

甘露元年六月，青龍出現在元城縣境内的井中。

甘露二年二月，青龍出現於温縣井中。

甘露三年八月甲戌日，黄龍、青龍又出現於頓丘、冠軍、陽夏縣井中。

甘露四年正月，黄龍二次出現於寧陵縣井中。

魏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黄龍出現於莘縣的井中。

景元三年二月，青龍出現於軹縣的井中。

劉備在即位之前，黄龍出現於武陽的赤水，九天後纔離去。

吴孫權黄武元年三月，鄱陽説出現了黄龍。

吴孫權黄龍元年四月，夏口、武昌都説出現了黄龍。孫權因此更改年號。製黄龍牙旗，常在軍中，隊伍的進退依據旗幟指揮的方向，命令胡綜作賦。

吴孫權赤烏五年三月，海鹽縣説黄龍二次在該縣井中出現。

赤烏十一年，雲陽説出現了黄龍。兩條黄龍又出現於武陵的吴壽，光色炫耀。

吴孫休永安四年九月，布山説出現了白龍。

永安五年七月，始新説出現了黄龍。

永安六年四月，泉陵説出現了黄龍。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青龍二次出現於濟陰定陶。

泰始元年十二月，青龍出現於魏郡的湯陰。

泰始元年十二月，黄龍出現於河南洛陽洛水的岸邊。

泰始元年十二月，白龍二次出現於太原的祁縣。

泰始二年七月壬午日，黄龍出現於巴西的閬

閬中。

泰始三年四月戊午，有司奏："張掖太守焦勝言，氐池縣大柳谷口青龍見。"

晉武帝咸寧二年六月丙申，白龍二見于新興九原居民井中。

咸寧二年十月庚午，黄龍二見于漢嘉靈關。

咸寧二年十一月癸巳，白龍二見須度支部。

咸寧五年十一月甲寅，青龍見京兆霸城。

晉武帝太康元年八月，白龍三見于永昌。

太康三年閏四月己丑，白龍二見濟南歷城。

太康五年正月癸卯，青龍二見武庫井中，帝親往觀之。

太康六年九月，白龍見京兆陰槃。

太康九年十二月戊申，青龍一見魯國公丘居民井中。

晉惠帝元康七年三月己酉朔，成皋縣獄有龍升天。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青龍見義興陽羡。

永初元年八月，青龍二見南郡江陵。

文帝元嘉十三年九月己酉，會稽郡西南向曉，忽大光明，有青龍騰躍凌雲，久而後滅。吴興諸處并以其日同見光景。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聞。

元嘉二十一年十月己丑，永嘉永寧見黄龍自雲而下，太守臧藝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五月丁丑，黑龍見玄武湖北，苑丞王世宗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五月戊戌，黑龍見

中。

泰始三年四月戊午日，有司上奏説："張掖太守焦勝説，氐池縣大柳谷口出現了青龍。"

晉武帝咸寧二年六月丙申日，白龍二次出現於新興九原居民的井中。

咸寧二年十月庚午日，黄龍二次出現於漢嘉的靈關。

咸寧二年十一月癸巳日，白龍二次出現於須度支部。

咸寧五年十一月甲寅日，青龍出現於京兆的霸城。

晉武帝太康元年八月，白龍三次出現於永昌。

太康三年閏四月己丑日，白龍二次出現於濟南歷城。

太康五年正月癸卯日，青龍二次出現於武庫的井中，皇帝親自前往觀看。

太康六年九月，白龍出現於京兆的陰槃。

太康九年十二月戊申日，青龍出現在魯國公丘居民的井中。

晉惠帝元康七年三月己酉初一，成皋縣獄有龍飛升天空。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青龍出現於義興的陽羡。

永初元年八月，青龍二次出現於南郡的江陵。

文帝元嘉十三年九月己酉日，會稽郡西南在拂曉時，天色忽然非常光亮，有青龍飛騰升入雲端，許久後消失。吴興郡各地均在這天觀看這一奇景。揚州刺史彭城王劉義康向朝廷上報。

元嘉二十一年十月己丑日，永嘉的永寧看見黄龍從雲端飛下，太守臧藝報告朝廷。

元嘉二十五年五月丁丑日，黑龍出現於玄武湖的北面，苑丞王世宗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五年五月戊戌日，黑龍出現於玄武

玄武湖東北隈，揚州野吏張立之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八月辛亥，黄龍見會稽，太守孟顗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廣陵有龍自湖水中升天，百姓皆見。

孝武帝孝建二年七月癸丑，黄龍見石頭城外水濱，中護軍湘東王彧以聞。

孝建三年五月己未，龍見臨川郡，江州刺史東海王禕以聞。

孝武大明元年五月癸亥，黑龍見晋陵占石邨。改村爲津里。

靈龜者，神龜也。王者德澤湛清，漁獵山川從時則出。五色鮮明，三百歲游於蕖葉之上，三千歲常游於卷耳之上。知存亡，明於吉凶。禹卑宫室，靈龜見。

玄龜書者，天符也。王者德至淵泉，則雒出《龜書》。

魏文帝初，神龜出於靈池。

吴孫權時，靈龜出會稽章安。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甲辰，朐䏰縣獲靈龜以獻。

晋長沙王乂坐同産兄楚王瑋事，徙封常山，後還復國。在常山穿井，入地四丈，得白玉方三四尺。玉下有大石，其中有龜長二尺餘，時人以爲復國之祥。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四月戊申，白龜見吴興餘杭，太守文道恩以獻。

元嘉二十年四月辛卯，白龜見吴興餘杭，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十月甲午，揚州刺史始興王濬獲白龜以獻。

孝武帝大明三年三月戊子，毛龜見宣城廣德，太守張辯以獻。

湖東北角，揚州野吏張立之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五年八月辛亥日，黄龍出現於會稽，太守孟顗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五年，廣陵有龍從湖水中飛升天空，百姓都看見了。

孝武帝孝建二年七月癸丑日，黄龍出現於石頭城外的水濱，中護軍湘東王劉彧上報朝廷。

孝建三年五月己未日，龍出現於臨川郡，江州刺史東海王劉禕上報朝廷。

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癸亥日，黑龍出現於晋陵的占石邨。改村名爲津里。

靈龜，就是神龜。帝王的仁德恩惠清明，在山川漁獵適時就會出現。靈龜五色鮮明，三百歲的栖息於荷葉之上，三千歲的經常游於卷耳之上。知道存亡，明瞭凶吉。帝禹宫室簡陋，靈龜出現。

玄龜所負之書，是上天的符瑞。帝王的仁德施及淵泉，那麽雒河中就出現《龜書》。

魏文帝初，神龜出現於靈池。

吴孫權時，靈龜出現於會稽的章安。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甲辰日，朐䏰縣獲得靈龜獻上朝廷。

晋長沙王司馬乂因爲受到同母兄楚王司馬瑋的牽連，封地遷徙到常山，後來又恢復原來的封國。他在常山打井時，入地四丈，得到一塊白玉，三四尺見方。白玉下面有一塊大石頭，其中有一隻龜長二尺餘，當時人們認爲是他恢復封國的兆頭。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四月戊申日，白龜出現於吴興的餘杭，太守文道恩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年四月辛卯日，白龜出現於吴興的餘杭，揚州刺史始興王劉濬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四年十月甲午日，揚州刺史始興王劉濬獲得白龜獻上朝廷。

孝武帝大明三年三月戊子日，毛龜出現於宣城廣德，太守張辯獻上朝廷。

大明四年六月壬寅，車駕幸籍田，白龜見于千畝，尚書右僕射劉秀之以獻。

大明四年六月壬寅日，皇帝巡視籍田，白龜出現於籍田中，尚書右僕射劉秀之將它獻給朝廷。

大明七年八月乙未，毛龜見新安王子鸞第，獲以獻。

大明七年八月乙未日，毛龜出現於新安王劉子鸞的府第，捕獲獻給朝廷。

明帝泰始二年八月丙辰朔，四眼龜見會稽，會稽太守巴陵王休若以獻。

明帝泰始二年八月丙辰初一，四眼龜出現於會稽，會稽太守巴陵王休若獻上朝廷。

泰始二年八月丙寅，六眼龜見東陽長山，文如爻卦，太守劉緦以獻。

泰始二年八月丙寅日，六眼龜出現於東陽的長山，花紋像是爻卦，太守劉緦獻上朝廷。

泰始六年九月己巳，八眼龜見吴興故鄣，太守褚淵以獻。

泰始六年九月己巳日，八眼龜出現於吴興的故鄣，太守褚淵獻上朝廷。

明帝泰豫元年十月壬戌，義興陽羡縣獲毛龜，太守王蘊以獻。

明帝泰豫元年十月壬戌日，義興陽羡縣獲得毛龜，太守王蘊獻上朝廷。

龍馬者，仁馬也，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長頸有翼，傍有垂毛，鳴聲九哀。一作音。

龍馬，是仁德之馬，河中的精靈。身高八尺五寸，長長的頸項生有翅膀，兩旁有下垂的長毛，鳴叫有各種悲沉的聲調。一作音。

騰黄者，神馬也。其色黄。王者德御四方則出。白馬朱鬣，王者任賢良則見。澤馬者，王者勞來百姓則至。夏馬騮，黑身白鬣尾，殷馬駱，白身黑鬣尾，周馬騂，赤身黑鬣尾。

騰黄是神馬。馬毛黄色，帝王恩德推及四方就會出現。白馬生有紅鬣，帝王任用賢良時就會出現。澤馬，帝王勸勉百姓便會出現。夏朝澤馬名騮，黑身白鬣尾，殷朝澤馬名駱，白身黑鬣尾，周朝澤馬名騂，赤身黑鬣尾。

漢章帝元和中，神馬見郡國。

漢章帝元和年間，神馬出現於郡國。

晋懷帝永嘉六年二月壬子，神馬鳴南城門。

晋懷帝永嘉六年二月壬子日，神馬在南城門鳴叫。

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六月甲申朔，寧州刺史費統上言："所統晋寧之滇池縣，舊有河水，周回二百餘里。六月二十八日辛亥，神馬二匹，一白一黑，忽出於河中，去岸百步。縣民董聰見之。"

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六月甲申初一，寧州刺史費統上奏説："寧州統轄的晋寧郡的滇池縣，先前有河水，周圍有二百餘里。六月二十八日辛亥，神馬二匹，一白一黑，忽然從河中跑出來，離岸有百步遠。縣民董聰見到了。"

白象者，人君自養有節則至。

白象，君主自我修養有節制就會出現。

宋文帝元嘉元年十二月丙辰，白象見零陵洮陽。

宋文帝元嘉元年十二月丙辰日，白象出現於零陵的洮陽。

元嘉六年三月丁亥，白象見安成安復，江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

元嘉六年三月丁亥日，白象出現於安成的安復，江州刺史南譙王劉義宣上報朝廷。

漢武帝元狩二年三月，南越獻

漢武帝元狩二年三月，南越貢獻馴象。

馴象。

白狐，王者仁智則至。

晉成帝咸康八年七月，燕王慕容皝上言白狢見國内。

赤熊，佞人遠，奸猾息，則入國。

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十二月，白熊見新安歙縣，太守到元度以獻。

九尾狐，文王得之，東夷歸焉。

漢章帝元和中，九尾狐見郡國。

魏文帝黄初元年十一月甲午，九尾狐見鄄城，又見譙。

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則至。

漢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車駕西巡，得白鹿於臨平觀。

漢章帝元和中，白鹿見郡國。

漢安帝延光三年六月辛未，白鹿見右扶風雍。

延光三年七月，白鹿見左馮翊。

漢桓帝永興元年二月，白鹿見張掖。

魏文帝黄初元年，郡國十九言白鹿及白麋見。

晉武帝泰始八年十月，白鹿見扶風雍，州刺史嚴詢獲以獻。

晉武帝太康元年三月，白鹿見零陵泉陵。

太康元年五月甲辰，白鹿見天水西縣，太守劉辛獲以獻。

太康三年七月壬子，白鹿見零陵，零陵令蔣微獲以獻。

晉惠帝元康元年九月乙酉，白鹿見交趾武寧。

晉愍帝建武元年五月戊子，白鹿見高山縣。

白狐，帝王仁慈聰慧就會出現。

晉成帝咸康八年七月，燕王慕容皝上奏説白狢在國内出現。

赤熊，當佞人被疏遠，奸猾之徒被抑制時，就會進入國境。

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十二月，白熊出現於新安的歙縣，太守到元度獻上朝廷。

九尾狐，周文王獲得，東夷便歸附於周。

漢章帝元和年間，九尾狐出現於郡國。

魏文帝黄初元年十一月甲午日，九尾狐出現於鄄城，又出現於譙。

白鹿，帝王對臣民開明有恩惠就會出現。

漢章帝建初七年十月，皇帝巡視西方，在臨平觀獲得白鹿。

漢章帝元和年間，白鹿出現於郡國。

漢安帝延光三年六月辛未日，白鹿出現於右扶風的雍地。

延光三年七月，白鹿出現於左馮翊。

漢桓帝永興元年二月，白鹿出現於張掖。

魏文帝黄初元年，郡國十九次上報説出現了白鹿和白麋。

晉武帝泰始八年十月，白鹿出現於扶風的雍地，州刺史嚴詢捕獲後獻上朝廷。

晉武帝太康元年三月，白鹿出現於零陵的泉陵。

太康元年五月甲辰日，白鹿出現於天水的西縣，太守劉辛捕獲後獻上朝廷。

太康三年七月壬子日，白鹿出現於零陵，零陵令蔣微捕獲後獻上朝廷。

晉惠帝元康元年九月乙酉日，白鹿出現於交趾的武寧。

晉愍帝建武元年五月戊子日，白鹿出現於高山縣。

晉元帝太興三年正月，白鹿二見豫章。

太興三年四月，白鹿見晉陵延陵。

晉元帝永昌元年九月，白鹿見江乘縣。

晉成帝咸和四年五月甲子，白鹿見零陵洮陽，獲以獻。

咸和四年七月壬寅，長沙郡邏吏黄光於南郡道遇白鹿，驅之不去，直來就光，追尋光三百餘步。光遂抱取，遣吏李堅奉獻。

咸和九年八月己未，白鹿見長沙臨湘。

晉成帝咸康二年七月，白鹿見豫章望蔡，太守桓景獲以獻。

晉孝武太元十六年三月癸酉，白鹿見豫章望蔡，獲以獻。

太元十八年五月辛酉，白鹿見江乘，江乘令田熙之獲以獻。

太元二十年九月丁丑，白鹿見巴陵清水山，荆州刺史殷仲堪以獻。

晉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白鹿見長沙，荆州刺史桓玄以聞。

宋文帝元嘉五年七月丙戌，白鹿見東莞莒縣岣峨山，太守劉玄以聞。

元嘉九年正月，白鹿見南譙譙縣，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獻。

元嘉十四年，白鹿見文鄉。

元嘉十七年五月甲午，白鹿見南汝陰宋縣，太守文道恩以獻。

元嘉二十年八月，白鹿見譙郡蘄縣，太守鄧琬以獻。

元嘉二十二年二月，白鹿見建康縣，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元嘉二十二年二月辛未，白鹿見南康瀨縣，南康相劉興祖以獻。

元嘉二十三年二月戊戌，白鹿見

晉元帝太興三年正月，白鹿二次出現於豫章。

太興三年四月，白鹿出現於晉陵的延陵。

晉元帝永昌元年九月，白鹿出現於江乘縣。

晉成帝咸和四年五月甲子日，白鹿出現於零陵的洮陽，捕獲後獻上朝廷。

咸和四年七月壬寅日，長沙郡巡邏吏黄光在南郡的道路上遇到白鹿，不但驅趕不走，反而一直跑來接近黄光，追隨黄光三百餘步。黄光於是將它抱走了，派郡吏李堅奉獻朝廷。

咸和九年八月己未日，白鹿出現於長沙的臨湘。

晉成帝咸康二年七月，白鹿出現於豫章的望蔡，太守桓景捕獲後獻上朝廷。

晉孝武太元十六年三月癸酉日，白鹿出現於豫章的望蔡，捕獲獻上朝廷。

太元十八年五月辛酉日，白鹿出現於江乘，江乘令田熙之捕獲後獻上朝廷。

太元二十年九月丁丑日，白鹿出現於巴陵的清水山，荆州刺史殷仲堪獻上朝廷。

晉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白鹿出現於長沙，荆州刺史桓玄上報朝廷。

宋文帝元嘉五年七月丙戌日，白鹿出現於東莞莒縣岣峨山，太守劉玄上報朝廷。

元嘉九年正月，白鹿出現於南譙的譙縣，豫州刺史長沙王劉義欣獻上朝廷。

元嘉十四年，白鹿出現於文鄉。

元嘉十七年五月甲午日，白鹿出現於南汝陰的宋縣，太守文道恩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年八月，白鹿出現於譙郡的蘄縣，太守鄧琬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二年二月，白鹿出現於建康縣，揚州刺史始興王劉濬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二年二月辛未日，白鹿出現於南康的瀨縣，南康相劉興祖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三年二月戊戌日，白鹿出現於交

交州，交州刺史檀和之以獻。

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丙辰，白鹿見彭城彭城縣，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獲以獻。

元嘉二十七年二月壬辰朔，白鹿見濟陰，徐州刺史武陵王駿以聞。

元嘉二十九年八月癸酉，白鹿見鄱陽，南中郎將武陵王駿以獻。

元嘉三十年十一月壬午，白鹿見南琅邪，南琅邪太守王僧虔以獻。

元嘉三十年十一月癸亥，白鹿見武建郡，雍州刺史朱脩之以獻。

孝武帝孝建三年三月庚子，白鹿見臨川西豐縣。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甲申，白鹿見南平。

大明二年四月己丑，白鹿見桂陽郴縣，湘州刺史山陽王休祐以獻。

大明三年正月癸巳，白鹿見南琅邪江乘，南徐州刺史劉延孫以獻。

大明三年三月辛卯，白鹿見廣陵新市，太守柳光宗以聞。

大明五年五月丙寅，白鹿見南東海丹徒，南徐州刺史劉延孫以獻。

大明八年六月甲子，白鹿見衡陽郡，湘州刺史江夏王世子伯禽以獻。

明帝泰始二年二月乙亥，白鹿見宣城，宣城太守劉韞以聞。

泰始五年二月己亥，白鹿見長沙，湘州刺史劉韞以獻。

泰始六年十二月乙未，白鹿見梁州，梁州刺史杜幼文以聞。

後廢帝元徽三年二月甲子，白鹿見鬱洲，青冀二州刺史、西海太守劉善明以獻。

三角獸，先王法度修則至。闕

一角獸，天下平一則至。闕

州，交州刺史檀和之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丙辰日，白鹿出現於彭城郡的彭城縣，征北將軍衡陽王劉義季捕獲後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七年二月壬辰初一，白鹿出現於濟陰，徐州刺史武陵王劉駿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九年八月癸酉日，白鹿出現於鄱陽，南中郎將武陵王劉駿獻上朝廷。

元嘉三十年十一月壬午日，白鹿出現於南琅邪，南琅邪太守王僧虔獻上朝廷。

元嘉三十年十一月癸亥日，白鹿出現於武建郡，雍州刺史朱脩之獻上朝廷。

孝武帝孝建三年三月庚子日，白鹿出現於臨川的西豐縣。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甲申日，白鹿出現於南平。

大明二年四月己丑日，白鹿出現於桂陽的郴縣，湘州刺史山陽王劉休祐獻上朝廷。

大明三年正月癸巳日，白鹿出現於南琅邪的江乘，南徐州刺史劉延孫獻上朝廷。

大明三年三月辛卯日，白鹿出現於廣陵的新市，太守柳光宗上報朝廷。

大明五年五月丙寅日，白鹿出現於南東海的丹徒，南徐州刺史劉延孫獻上朝廷。

大明八年六月甲子日，白鹿出現於衡陽郡，湘州刺史江夏王的世子伯禽獻上朝廷。

明帝泰始二年二月乙亥日，白鹿出現於宣城，宣城太守劉韞獻上朝廷。

泰始五年二月己亥日，白鹿出現於長沙，湘州刺史劉韞獻上朝廷。

泰始六年十二月乙未日，白鹿出現於梁州，梁州刺史杜幼文上報朝廷。

後廢帝元徽三年二月甲子日，白鹿出現於鬱洲，青冀二州刺史、西海太守劉善明獻上朝廷。

三角獸，古代聖王法度修定完備後就會出現。闕

一角獸，天下太平統一就會出現。闕

六足獸，王者謀及衆庶則至。闕

六足獸，帝王的謀略惠及老百姓就會出現。闕

比肩獸，王者德及矜寡則至。闕

比肩獸，帝王的恩德施及孤寡就會出現。闕

獬豸知曲直，獄訟平則至。闕

獬豸知曉是非曲直，刑獄訴訟公平就會出現。闕

白虎，王者不暴虐，則白虎仁，不害物。

白虎，帝王不暴虐，那麽白虎仁慈，不傷害其他動物。

漢宣帝元康四年，南郡獲白虎。

漢宣帝元康四年，南郡獲得白虎。

漢章帝元和二年以來，至章和元年，凡三年，白虎二十九見郡國。

漢章帝元和二年至章和元年，共三年，白虎二十九次在郡國出現。

漢安帝延光三年八月戊子，白虎二見潁川陽翟。

漢安帝延光三年八月戊子日，白虎二次在潁川的陽翟出現。

漢獻帝延康元年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虎見。又郡國二十七言白虎見。

漢獻帝延康元年四月丁巳日，饒安縣説出現了白虎。另外，郡國説二十七次出現了白虎。

吴孫權赤烏六年正月，新都言白虎見。

吴孫權赤烏六年正月，新都説出現了白虎。

赤烏十一年五月，鄱陽言白虎仁。

赤烏十一年五月，鄱陽説白虎有仁德。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白虎見河南陽翟。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白虎出現於河南的陽翟。

泰始元年十二月，白虎見弘農陸渾。

泰始元年十二月，白虎出現於弘農的陸渾。

泰始二年正月己亥，白虎見遼東樂浪。

泰始二年正月己亥日，白虎出現於遼東的樂浪。

泰始二年正月辛丑，白虎見天水西。

泰始二年正月辛丑日，白虎出現於天水西縣。

晋武帝咸寧三年二月乙丑，白虎見沛國。

晋武帝咸寧三年二月乙丑日，白虎出現於沛國。

晋武帝太康元年八月，白虎見永昌南罕。

晋武帝太康元年八月，白虎出現於永昌的南罕。

太康四年七月丙辰，白虎見建平北井。

太康四年七月丙辰日，白虎出現於建平的北井。

太康十年十月丁酉，白虎見犍爲。

太康十年十月丁酉日，白虎出現於犍爲。

晋成帝咸和八年五月己巳，白虎見新昌縣。

晋成帝咸和八年五月己巳日，白虎出現於新昌縣。

晋簡文帝咸安二年三月，白虎

晋簡文帝咸安二年三月，白虎出現於豫章

見豫章南昌縣西鄉石馬山前。

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十一月辛亥，白虎見豫章郡。

太元十九年二月，行鞏令劉啓期言白虎頻見。

太元十九年二月，行溫令趙邳言白虎頻見。

晉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襄陽言騶虞見於新野。

宋武帝永初元年八月癸巳，白虎見枝江。

少帝景平元年十月，白虎見桂陽耒陽。

文帝元嘉十九年十月，白虎見弋陽、期思二縣，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駿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己亥，白虎見武昌，武昌太守蔡興宗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丁丑，白虎見蜀郡二，赤虎導前，益州刺史陸徽以聞。

元嘉二十六年四月戊戌，白虎見南琅邪半陽山，二虎隨從，太守王僧達以聞。

孝武孝建三年三月壬子，白虎見臨川西豐。

白狼，宣王得之而犬戎服。闕

白獐，王者刑罰理則至。

晉武帝咸寧元年四月丙戌、乙卯，白獐見琅邪，趙王倫以獻。

咸寧三年七月壬辰，白獐見魏郡。

晉武帝太康三年八月，白獐見梁國蒙，梁相解隆獲以獻。

太康五年九月己酉，白獐見義陽。

太康七年五月戊辰，白獐見汲

南昌縣西部的石馬山前。

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一月辛亥日，白虎出現於豫章郡。

太元十九年二月，代理鞏縣令劉啓期說白虎屢次出現。

太元十九年二月，代理溫縣令趙邳說白虎屢次出現。

晉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襄陽說騶虞（白虎）出現於新野。

宋武帝永初元年八月癸巳日，白虎出現於枝江。

少帝景平元年十月，白虎出現於桂陽的耒陽。

文帝元嘉十九年十月，白虎出現於弋陽、期思二縣，南豫州刺史武陵王劉駿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己亥日，白虎出現於武昌，武昌太守蔡興宗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丁丑日，二隻白虎出現於蜀郡，赤虎在前面引路，益州刺史陸徽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六年四月戊戌日，白虎出現於南琅邪的半陽山，有二隻虎隨從，太守王僧達上報朝廷。

孝武帝孝建三年三月壬子，白虎出現於臨川的西豐。

白狼，周宣王獲得而犬戎順服。闕

白獐，帝王的刑罰公平合理就會出現。

晉武帝咸寧元年四月丙戌日、乙卯日，白獐出現於琅邪，趙王司馬倫獻上朝廷。

咸寧三年七月壬辰日，白獐出現於魏郡。

晉武帝太康三年八月，白獐出現於梁國的蒙地，梁相解隆捕獲獻給朝廷。

太康五年九月己酉日，白獐出現於義陽。

太康七年五月戊辰日，白獐出現於汲郡。

郡。

晋成帝咸和九年五月癸酉，白獐見吴國吴縣，内史虞潭獲以獻。

晋穆帝永和元年八月，白獐見吴國吴縣西界包山，獲以獻。

永和八年十二月，白獐見丹陽永世，永世令徐該獲以獻。

永和十二年十一月庚午，白獐見梁郡，梁郡太守劉遂獲以獻。

晋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白獐見荆州，荆州刺史桓玄以聞。

宋少帝景平元年五月癸未，白獐見義興陽羡，太守王準之獲以獻。

景平二年六月，白獐見南郡江陽，太守王華獻之太祖。太祖時入奉大統，以爲休祥。

文帝元嘉五年四月乙巳，白獐見汝陽武津，太守鄭據獲以獻。

元嘉十二年正月，白獐見東萊黄縣，青、冀州刺史王方回以獻。

元嘉十九年五月，山陽張休宗獲白獐，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獻。

元嘉二十年八月，白獐見江夏安陸，内史劉思考以獻。

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己丑，白獐見淮南，太守王休獲以獻。

元嘉二十五年四月戊午，白獐見南琅邪，太守王遠獲以獻。

元嘉二十五年五月辛未朔，華林園白獐生二子皆白，園丞梅道念以聞。

元嘉二十六年五月丙戌，白獐見馬頭，豫州刺史南平王鑠以獻。

元嘉二十七年正月己丑，白獐見濟陰，徐州刺史武陵王駿以聞。

元嘉二十七年四月癸丑，華林園白獐生一白子，園丞梅道念以聞。

元嘉二十九年六月壬戌，白獐見

晋成帝咸和九年五月癸酉日，白獐出現於吴國的吴縣，内史虞潭捕獲獻上朝廷。

晋穆帝永和元年八月，白獐出現於吴國吴縣西界的包山，捕獲獻上朝廷。

永和八年十二月，白獐出現於丹陽的永世，永世令徐該捕獲獻上朝廷。

永和十二年十一月庚午日，白獐出現於梁郡，梁郡太守劉遂捕獲獻上朝廷。

晋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白獐出現於荆州，荆州刺史桓玄上報朝廷。

宋少帝景平元年五月癸未日，白獐出現於義興的陽羡，太守王準之捕獲獻上朝廷。

景平二年六月，白獐出現於南郡的江陽，太守王華獻給太祖。太祖當時入朝即帝位，以爲這是吉祥的兆頭。

文帝元嘉五年四月乙巳日，白獐出現於汝陽的武津，太守鄭據捕獲獻上朝廷。

元嘉十二年正月，白獐出現於東萊的黄縣，青、冀州刺史王方回獻上朝廷。

元嘉十九年五月，山陽人張休宗獲得白獐，南兗州刺史臨川王劉義慶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年八月，白獐出現於江夏的安陸，内史劉思考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己丑日，白獐出現於淮南，太守王休獲得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五年四月戊午日，白獐出現於南琅邪，太守王遠捕獲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五年五月辛未初一，華林園中白獐生二子皆白，園丞梅道念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六年五月丙戌日，白獐出現於馬頭，豫州刺史南平王劉鑠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七年正月己丑日，白獐出現於濟陰，徐州刺史武陵王劉駿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七年四月癸丑，華林園白獐生下一白子，園丞梅道念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九年六月壬戌日，白獐出現於晋陵

晉陵暨陽，南徐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

孝武帝孝建三年六月癸巳，白獐見廣陵，南兗州以獻。

孝武帝大明元年七月丁丑，白獐見東萊曲城縣，獲以獻。

大明二年正月壬戌，白獐見山陽，山陽内史程天祚以獻。

大明二年二月辛丑，白獐見濟北，濟北太守殷孝祖以獻。

大明五年九月己巳，白獐見南陽，雍州刺史永嘉王子仁以獻。

大明六年四月戊辰，白獐見營陽，湘州刺史建安王休仁以獻。

大明七年正月庚寅，白獐見南陽，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以獻。

大明七年六月己巳，白獐見武陵臨沅，太守劉衍以獻。

大明七年九月癸未，白獐見南陽，雍州刺史劉秀之以獻。

明帝泰始三年五月癸酉，白獐見南東海丹徒，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獻。

泰始三年五月乙卯，白獐見北海都昌，青州刺史沈文秀以獻。

泰始五年正月癸卯，白獐見汝陰樓煩，豫州刺史劉勔以獻。

明帝泰豫元年十月壬戌，白獐見義興國山，太守王蘊以獻。

後廢帝元徽元年正月甲午，白獐見海陵寧海，海陵太守孫嗣之以獻。

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五月甲寅，東宫隊白從陳超獲黑獐於肥如縣，皇太子以獻。

元嘉二十三年十月辛巳，東宫將魏榮獲青獐於秣陵。

元嘉十年十二月，營城縣民成公會之於廣陵高郵界獲白獐麑以獻。

的暨陽，南徐州刺史始興王劉濬獻上朝廷。

孝武帝孝建三年六月癸巳日，白獐出現於廣陵，南兗州獻上朝廷。

孝武帝大明元年七月丁丑日，白獐出現於東萊的曲城縣，捕獲獻上朝廷。

大明二年正月壬戌日，白獐出現於山陽，山陽内史程天祚獻上朝廷。

大明二年二月辛丑日，白獐出現濟北，濟北太守殷孝祖獻上朝廷。

大明五年九月己巳日，白獐出現於南陽，雍州刺史永嘉王劉子仁獻上朝廷。

大明六年四月戊辰日，白獐出現於營陽，湘州刺史建安王劉休仁獻上朝廷。

大明七年正月庚寅日，白獐出現於南陽，荆州刺史臨海王劉子頊獻上朝廷。

大明七年六月己巳日，白獐出現於武陵的臨沅，太守劉衍獻上朝廷。

大明七年九月癸未日，白獐出現於南陽，雍州刺史劉秀之獻上朝廷。

明帝泰始三年五月癸酉日，白獐出現於南東海的丹徒，南徐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獻上朝廷。

泰始三年五月乙卯日，白獐出現於北海的都昌，青州刺史沈文秀獻上朝廷。

泰始五年正月癸卯日，白獐出現於汝陰的樓煩，豫州刺史劉勔獻上朝廷。

明帝泰豫元年十月壬戌日，白獐出現於義興的國山，太守王蘊獻上朝廷。

後廢帝元徽元年正月甲午日，白獐出現於海陵的寧海，海陵太守孫嗣之獻上朝廷。

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五月甲寅日，東宫衛隊的侍從陳超在肥如縣獲得黑獐，皇太子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三年十月辛巳日，東宫屬將魏榮在秣陵獲得青獐。

元嘉十年十二月，營城縣民成公會之在廣陵的高郵地界獲得白獐麑獻上朝廷。

孝武帝大明元年二月己亥，白鹿見會稽諸暨縣，獲以獻。

孝武帝大明元年二月己亥日，白鹿出現於會稽的諸暨縣，捕獲獻上朝廷。

銀鹿，刑罰得共，民不爲非則至。闕

赤兔，王者德盛則至。闕

比翼鳥，王者德及高遠則至。闕

銀鹿，刑罰適度，百姓不以爲非就會出現。闕

赤兔，帝王仁德深厚就會出現。闕

比翼鳥，帝王的仁德施及高遠就會出現。闕

赤雀，周文王時銜丹書來至。

晉愍帝建興三年四月癸酉，赤雀見平州府舍。

宋文帝元嘉二十年五月，赤雀集南平郡府，內史臧綽以聞。

孝武帝孝建元年五月己亥，臨沂縣魯尚斯軍人於城上獲赤雀，太傅假黄鉞江夏王義恭以獻。

赤雀，周文王時口銜丹書來臨。

晉愍帝建興三年四月癸酉日，赤雀出現於平州的府舍。

宋文帝元嘉二十年五月，赤雀停留在南平郡的府舍，內史臧綽上報朝廷。

孝武帝孝建元年五月己亥日，臨沂縣魯尚斯軍人在城上獲得赤雀，太傅假黄鉞江夏王劉義恭獻上朝廷。

福草者，宗廟肅，則生宗廟之中。闕

福草，祭祀宗廟時恭敬，便生在宗廟中。闕

蒼烏者，賢君修行孝慈於萬姓，不好殺生則來。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丁丑，蒼烏見襄陽縣。

大明二年四月甲申，蒼烏見襄陽，雍州刺史王玄謨以獻。

蒼烏，賢明君主修養德行，孝敬慈愛行於天下百姓，不好殺生就會來臨。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丁丑日，蒼烏出現於襄陽縣。

大明二年四月甲申日，蒼烏出現於襄陽，雍州刺史王玄謨獻上朝廷。

甘露，王者德至大，和氣盛，則降。

柏受甘露，王者耆老見敬，則柏受甘露。

竹受甘露，王者尊賢愛老，不失細微，則竹葦受甘露。

漢宣帝元康元年三月，甘露降未央宫。

漢宣帝神雀二年二月，甘露降京師。

神雀四年春，甘露降京師。

漢宣帝五鳳二年正月，甘露降

甘露，帝王德行浩蕩無際，和氣强盛，就會降臨。

柏樹受甘露，帝王爲有德行的老人所敬重，那麽柏樹就會受甘露。

竹子受甘露，帝王尊重賢良，敬重老者，關心備至，那麽竹子和葦草接受甘露。

漢宣帝元康元年三月，甘露降臨未央宫。

漢宣帝神雀二年二月，甘露降臨京城。

神雀四年春，甘露降臨京城。

漢宣帝五鳳二年正月，甘露降臨京城。

京師。

漢成帝元延四年三月，甘露降京師。

漢成帝元延四年三月，甘露降臨京城。

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五月，郡國上甘露降。

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五月，郡國上奏甘露降臨。

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正月戊子夜，帝夢見光武帝、光烈皇后，夢中喜覺，悲不能寐。明旦上陵，百官、胡客悉會。太常丞上言，其日陵樹葉有甘露。帝令百官采甘露。帝自伏御床，視太后莊器奩中物，流涕，敕易奩中脂澤之具。

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正月戊子日夜晚，皇帝夢見光武帝、光烈皇后，夢中高興得驚醒過來，醒後悲傷不能入睡。第二天清晨上陵墓拜謁，朝廷百官、國外使者全來聚會。太常丞上奏説，這天陵墓周圍的樹葉有甘露，皇帝命令百官采集甘露。皇帝自己伏在御床上，注視太后盛在妝奩中的器物，流下眼淚，下令更换奩中脂粉香澤器具。

永平十七年春，甘露仍降京師。

永平十七年春，甘露又降臨京城。

漢章帝元和中，甘露降郡國。

漢章帝元和期間，甘露降臨於郡國。

漢安帝延光三年四月丙戌，甘露下沛國豐。

漢安帝延光三年四月丙戌日，甘露降落於沛國的豐地。

延光三年七月，甘露下左馮翊頻陽。

延光三年七月，甘露降落於左馮翊的頻陽。

漢桓帝延熹三年四月，甘露降上郡。

漢桓帝延熹三年四月，甘露降臨上郡。

漢桓帝永康元年八月，甘露降巴郡。

漢桓帝永康元年八月，甘露降臨巴郡。

魏文帝初，郡國三十七言甘露降。

魏文帝初年，三十七個郡國説甘露降臨。

魏少帝甘露元年五月，鄴及上洛并言甘露降。

魏少帝甘露元年五月，鄴和上洛都説有甘露降臨。

魏元帝咸熙二年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

魏元帝咸熙二年四月，南深澤縣説甘露降臨。

吴孫權黄武前，建業言甘露降。

吴孫權黄武年前，建業説有甘露降臨。

黄武二年五月，曲阿言甘露降。

黄武二年五月，曲阿説有甘露降臨。

吴孫權嘉禾五年三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

吴孫權嘉禾五年三月，武昌説有甘露降臨於禮賓殿。

吴孫權赤烏二年三月，零陵言甘露降。

吴孫權赤烏二年三月，零陵説有甘露降臨。

赤烏九年四月，武昌言甘露降。

赤烏九年四月，武昌説有甘露降臨。

吴孫晧甘露元年四月，蔣陵言甘露降。

吴孫晧甘露元年四月，蔣陵説有甘露降臨。

晋武帝泰始十年四月乙亥，甘

晋武帝泰始十年四月乙亥日，甘露降臨於西

露降西河離石。

晉武帝咸寧元年四月丙戌，甘露降張掖。

咸寧元年五月戊午，甘露降清河繹幕。

咸寧元年九月，甘露降太原晉陽。

咸寧二年五月戊子，甘露降玄菟郡治。

咸寧五年六月戊申，甘露降巴郡南充國。

晉武帝太康五年三月乙卯，甘露降東宮。

太康七年四月，甘露降京兆杜陵。

太康七年五月，甘露降魏郡鄴。

晉惠帝元康四年五月，甘露降樂陵郡。

晉愍帝建興元年六月，甘露降西平縣。

建興三年八月己未，甘露降新昌縣。

晉愍帝建武元年六月丁丑，甘露降壽春。

晉元帝太興三年四月，甘露降琅邪費。

晉明帝太寧二年正月，巴郡言甘露降。

晉成帝咸和四年四月，甘露降武昌郡閣前柳樹，太守翊以聞。

咸和六年三月，甘露降寧州城内北園榛桃樹，刺史以聞。

咸和七年四月癸巳，甘露降京邑，揚州刺史王導以聞。

咸和八年四月癸卯，甘露降廬江襄安縣蔣冑家。

咸和八年四月癸卯，甘露降宣城宛陵縣之須里。

咸和九年四月甲寅，甘露降吳國

河的離石。

晉武帝咸寧元年四月丙戌日，甘露降臨於張掖。

咸寧元年五月戊午日，甘露降臨於清河的繹幕。

咸寧元年九月，甘露降臨於太原的晉陽。

咸寧二年五月戊子日，甘露降臨於玄菟的郡治。

咸寧五年六月戊申日，甘露降臨於巴郡的南充國。

晉武帝太康五年三月乙卯日，甘露降臨於東宮。

太康七年四月，甘露降臨於京兆的杜陵。

太康七年五月，甘露降臨於魏郡的鄴縣。

晉惠帝元康四年五月，甘露降臨於樂陵郡。

晉愍帝建興元年六月，甘露降臨於西平縣。

建興三年八月己未日，甘露降臨於新昌縣。

晉愍帝建武元年六月丁丑日，甘露降臨於壽春。

晉元帝太興三年四月，甘露降臨於琅邪的費縣。

晉明帝太寧二年正月，巴郡説有甘露降臨。

晉成帝咸和四年四月，甘露降臨於武昌郡治閣前的柳樹，太守翊上報朝廷。

咸和六年三月，甘露降臨於寧州城内北園的榛桃樹，刺史上報朝廷。

咸和七年四月癸巳日，甘露降臨於京邑，揚州刺史王導上報朝廷。

咸和八年四月癸卯日，甘露降臨於廬江襄安縣蔣冑的家中。

咸和八年四月癸卯日，甘露降臨於宣城宛陵縣的須里。

咸和九年四月甲寅日，甘露降臨於吳國錢

錢唐縣右鄉康巷之柳樹。

唐縣右鄉康巷的柳樹上。

咸和九年十二月丙辰，甘露降建平陵。

咸和九年十二月丙辰日，甘露降臨於建平陵。

咸和九年十二月丁巳，甘露降武平陵。

咸和九年十二月丁巳日，甘露降臨於武平陵。

晉成帝咸康元年四月癸卯，甘露降西堂桃樹。

晉成帝咸康元年四月癸卯日，甘露降臨於西堂的桃樹。

咸康二年三月甲戌，甘露降鬱林城內。

咸康二年三月甲戌，甘露降臨於鬱林城中。

咸康二年四月，甘露降西堂，又降尚書都坐桃樹，又降會稽永興縣，衆官畢賀。戊午，甘露降會稽山陰縣，又降吴興武康縣。庚申，又降武康。

咸康二年四月，甘露降臨西堂，又降臨於尚書省議事廳前的桃樹上，又降臨於會稽的永興縣，衆官都來祝賀。戊午日，甘露降臨於會稽的山陰縣，又降臨於吴興的武康縣。庚申日，又降臨武康縣。

咸康三年四月戊午，甘露降殿後桃李樹。五月，甘露降義興陽羨縣柞樹，東西十四步，南北十五步。

咸康三年四月戊午，甘露降臨宫殿後面的桃李樹。五月，甘露降臨於義興陽羨縣的柞樹上，東西十四步，南北十五步。

咸康七年四月丙子，甘露降彭城王紘第内，衆官畢賀。

咸康七年四月丙子日，甘露降臨彭城王司馬紘府第中，衆官都來祝賀。

晉穆帝永和元年三月，甘露降廬江郡内桃李樹，太守永以聞。

晉穆帝永和元年三月，甘露降臨於廬江郡内的桃李樹，太守司馬永上報朝廷。

永和五年十一月，太常劉邵上崇平陵令王昂即日奉行陵内，甘露降于玄宫前殿。

永和五年十一月，太常劉邵上奏説崇平陵令王昂這天在陵中恭謹地巡行，甘露降臨於玄宫的前殿。

永和五年十二月己酉，甘露降丹陽湖熟縣西界劉敷墓松樹，縣令王恬以聞，衆官畢賀。

永和五年十二月己酉日，甘露降臨於丹陽湖熟縣西界的劉敷墓地的松樹上，縣令王恬上報朝廷，衆官都來祝賀。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正月，甘露降隨郡灄陽縣界桑木，沾凝十餘里中。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正月，甘露降臨於隨郡灄陽縣境内的桑樹上，沾溉方圓十餘里。

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八月，甘露降寧州界内，刺史費統以聞。

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八月，甘露降臨於寧州境内，刺史費統上報朝廷。

太元十五年閏月，甘露降永平陵。

太元十五年閏月，甘露降臨於永平陵。

太元十六年十一月庚午，甘露降句陽縣。

太元十六年十一月庚午日，甘露降臨於句陽縣。

太元十七年二月，甘露降南海番禺縣楊樹。

太元十七年二月，甘露降臨於南海番禺縣的楊樹上。

晉安帝元興二年十月，甘露降

晉安帝元興二年十月，甘露降臨於武昌的

武昌王成基家竹。

元興三年三月己卯，甘露降丹徒。

元興三年四月己酉，甘露降蘭臺。

宋武帝永初元年九月庚辰，甘露降丹徒峴山。

永初元年十月庚午，甘露降興寧、永寧二陵，彌冠百餘里。

文帝元嘉三年閏正月己丑，甘露降吴興烏程，太守王韶之以聞。

元嘉四年五月辛巳，甘露降齊郡西安臨朐城。

元嘉四年十一月辛未朔，甘露降初寧陵。

元嘉四年十一月己丑，甘露降南海熙安，廣州刺史江桓以聞。

元嘉八年五月，甘露降南海番禺。

元嘉九年十一月壬子，甘露降初寧陵。

元嘉十一年八月甲辰，甘露降費縣之沙里，琅邪太守吕綽以聞。

元嘉十三年二月丁卯，甘露降上明巴山。

元嘉十三年二月，甘露降吴興武康董道益家園樹。

元嘉十三年三月甲午，甘露降初寧陵。

元嘉十六年三月己卯，甘露降廣州城北門楊樹，刺史陸徽以聞。

元嘉十七年四月丁丑，甘露降廣陵永福里梁昌季家樹，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以聞。

元嘉十七年，甘露降高平金鄉富民邺方三十里中。徐州刺史趙伯符以聞。

元嘉十七年十一月乙酉，甘露降樂游苑。

王成基家中的竹子上。

元興三年三月己卯日，甘露降臨於丹徒。

元興三年四月己酉日，甘露降臨於蘭臺。

宋武帝永初元年九月庚辰日，甘露降臨於丹徒的峴山。

永初元年十月庚午日，甘露降臨於興寧、永寧二陵，瀰漫了百餘里。

文帝元嘉三年閏正月己丑日，甘露降臨於吴興的烏程，太守王韶之上報朝廷。

元嘉四年五月辛巳日，甘露降臨於齊郡西安的臨朐城。

元嘉四年十一月辛未初一，甘露降臨於初寧陵。

元嘉四年十一月己丑日，甘露降臨於南海的熙安，廣州刺史江桓上報朝廷。

元嘉八年五月，甘露降臨於南海的番禺。

元嘉九年十一月壬子日，甘露降臨於初寧陵。

元嘉十一年八月甲辰日，甘露降臨於費縣的沙里，琅邪太守吕綽上報朝廷。

元嘉十三年二月丁卯日，甘露降臨上明的巴山。

元嘉十三年二月，甘露降臨吴興武康董道益家園的樹上。

元嘉十三年三月甲午日，甘露降臨初寧陵。

元嘉十六年三月己卯日，甘露降臨廣州城北門的楊樹上，刺史陸徽上報朝廷。

元嘉十七年四月丁丑日，甘露降臨廣陵永福里梁昌季家中的樹上，南兖州刺史江夏王劉義恭上報朝廷。

元嘉十七年，甘露降臨於高平金鄉富民邺，方圓有三十里。徐州刺史趙伯符上報朝廷。

元嘉十七年十一月乙酉日，甘露降臨樂游苑。

元嘉十八年五月甲申，甘露降丹陽秣陵衛將軍臨川王義慶園，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元嘉十八年六月，甘露降廣陵廣陵孟玉秀家樹，南兖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聞。

元嘉十九年五月丁卯，甘露降建康司徒參軍督護顧俊之宅竹柳。

元嘉十九年五月乙亥，甘露降馬頭濟陽宋慶之園樹，太守荀預以聞。

元嘉二十一年，甘露降益州府内梨李樹，刺史庾俊之以聞。

元嘉二十一年四月，甘露頻降樂遊苑。

元嘉二十一年四月，甘露降彭城綏輿里，徐州刺史臧質以聞。

元嘉二十一年四月，甘露降義陽平陽，太守龐秀之以聞。

元嘉二十二年十一月辛巳，甘露降南郡江陵方城里，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

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丁酉，甘露降長寧陵，陵令包誕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二月丁未，甘露降樂遊苑，苑丞張寶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九月丙子，甘露降長寧陵，陵令華林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十二月庚子，甘露降襄陽郡治，雍州刺史武陵王駿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十二月辛丑，甘露頻降樂遊苑，苑丞何道之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二月己亥、庚子，甘露頻降景陽山，山監張績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二月己亥、癸卯、三月丙辰，甘露頻降景陽山，華林園丞陳襲祖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三月甲寅，甘露降尋陽松滋，江州刺史廬陵王紹以聞。

元嘉十八年五月甲申日，甘露降臨於丹陽秣陵衛將軍臨川王劉義慶的園中，揚州刺史始興王劉濬上報朝廷。

元嘉十八年六月，甘露降臨廣陵郡廣陵城孟玉秀家中的樹上，南兖州刺史臨川王劉義慶上報朝廷。

元嘉十九年五月丁卯日，甘露降臨建康司徒參軍督護顧俊之宅中的竹子、柳樹上。

元嘉十九年五月乙亥日，甘露降臨馬頭濟陽宋慶之園中的樹上，太守荀預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一年，甘露降臨益州府中的梨、李樹上，刺史庾俊之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一年四月，甘露屢次降臨樂游苑。

元嘉二十一年四月，甘露降臨於彭城的綏輿里，徐州刺史臧質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一年四月，甘露降臨於義陽的平陽，太守龐秀之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二年十一月辛巳日，甘露降臨於南郡江陵方城里，荆州刺史南譙王劉義宣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丁酉日，甘露降臨長寧陵，陵令包誕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三年二月丁未日，甘露降臨樂游苑，苑丞張寶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三年九月丙子日，甘露降臨長寧陵，陵令華林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三年十二月庚子日，甘露降臨襄陽的郡治，雍州刺史武陵王劉駿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三年十二月辛丑日，甘露屢次降臨樂游苑，苑丞何道之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四年二月己亥、庚子日，甘露屢次降臨景陽山，山監張績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四年二月己亥、癸卯日、三月丙辰日，甘露屢次降臨景陽山，華林園丞陳襲祖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四年三月甲寅日，甘露降臨尋陽的松滋，江州刺史廬陵王劉紹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四年四月癸未，甘露降尋陽松滋；丙申，又降江州城內桐樹；丁酉，又降城北數里之中，江州刺史廬陵王紹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甘露降京師，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甘露降襄城治下无量寺，雍州刺史武陵王駿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十月甲午，甘露降魏興郡內，太守韋寧民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十二月，甘露頻降，狀如細雪，京都及郡國處處皆然，不可稱紀。

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庚辰，甘露降南郡，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乙未，甘露降丹陽秣陵巖山。

元嘉二十六年三月壬午，甘露降景陽山，華林園丞梅道念以聞。

元嘉二十六年三月庚寅、癸巳，甘露頻降武昌，江州刺史廬陵王紹以聞。

元嘉二十六年四月甲辰、丙午、戊申，甘露頻降豫章南昌，太守劉思考以聞。

元嘉二十六年七月，甘露降南郡江陵，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

元嘉二十七年四月乙卯、丙辰、丁巳，甘露頻降豫章南昌。戊午午時，天氣清明，有綵霧映覆郡邑，甘露又自雲降。太守劉思考以聞。

元嘉二十七年五月甲戌，甘露降東海丹徒，南徐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元嘉二十八年二月戊辰，甘露降鍾山延賢寺，揚州刺史廬陵王紹以聞。

元嘉二十八年二月壬午，甘露降

元嘉二十四年四月癸未日，甘露降臨尋陽的松滋；丙申日，又降臨江州城內的桐樹上；丁酉日，又降臨城北方圓數里之中，江州刺史廬陵王劉紹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日，甘露降臨京師，揚州刺史始興王劉濬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甘露降臨襄城管轄的无量寺，雍州刺史武陵王劉駿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四年十月甲午日，甘露降臨魏興郡境內，太守韋寧民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十二月，甘露頻頻降臨，形狀如細雪，京城和郡國各處都能見到，不可勝記。

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庚辰日，甘露降臨南郡，荆州刺史南譙王劉義宣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乙未日，甘露降臨丹陽秣陵巖山。

元嘉二十六年三月壬午日，甘露降臨景陽山，華林園丞梅道念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六年三月庚寅、癸巳日，甘露屢次降臨武昌，江州刺史廬陵王劉紹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六年四月甲辰、丙午、戊申日，甘露屢次降臨豫章的南昌，太守劉思考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六年七月，甘露降臨南郡的江陵，荆州刺史南譙王劉義宣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七年四月乙卯、丙辰、丁巳日，甘露屢次降臨豫章的南昌。戊午日午時，天氣晴朗，有彩霧籠蓋豫章郡邑，甘露又從雲中下降。太守劉思考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七年五月甲戌日，甘露降臨東海的丹徒，南徐州刺史始興王劉濬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八年二月戊辰日，甘露降臨鍾山的延賢寺，揚州刺史廬陵王劉紹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八年二月壬午日，甘露降臨徽音殿

徽音殿前果樹。

元嘉二十八年二月，甘露降合歡殿後香花諸草。

孝武帝孝建元年三月丙辰，甘露降華林園。

孝建二年三月己酉，甘露降丹陽秣陵中里路與之墓樹。

孝建二年三月辛亥，甘露降長寧陵松樹。

孝建二年三月，甘露降襄陽民家梨樹。

孝建二年三月戊午，甘露降丹陽秣陵尚書謝莊園竹林，莊以聞。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癸卯，甘露降華林園桐樹。

大明三年三月己卯，甘露降樂游苑梅樹。

大明三年三月戊子，甘露降宣城郡舍，太守張辯以聞。

大明四年正月壬辰，甘露降初寧陵松樹。

大明四年二月丙申，甘露降長寧陵松樹。

大明四年二月乙巳，甘露降丹陽秣陵龍山，丹陽尹孔靈符以聞。

大明五年四月辛亥，甘露降吴興安吉，太守歷陽王子頊以聞。

大明五年四月乙卯，甘露降吴興烏程，太守歷陽王子頊以聞。

大明六年二月戊午，甘露降建康靈燿寺及諸苑園，及秣陵龍山，至于婁湖。是日，又降句容、江寧二縣。

大明七年三月丙申，甘露降尋陽松滋，太守劉曚以聞。

大明七年四月己未，甘露降荆州城内，刺史臨海王子頊以聞。

大明七年十二月辛丑朔，甘露降吴興烏程，令荀卞之以聞。

前的果樹上。

元嘉二十八年二月，甘露降臨合歡殿後的香花諸草之上。

孝武帝孝建元年三月丙辰日，甘露降臨華林園。

孝建二年三月己酉日，甘露降臨丹陽秣陵中里路與之墓地的樹上。

孝建二年三月辛亥日，甘露降臨長寧陵的松樹上。

孝建二年三月，甘露降臨襄陽百姓家中的梨樹上。

孝建二年三月戊午日，甘露降臨丹陽秣陵尚書謝莊園中的竹林裏，謝莊上報朝廷。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癸卯日，甘露降臨華林園的桐樹上。

大明三年三月己卯日，甘露降臨樂游苑的梅樹上。

大明三年三月戊子日，甘露降臨宣城郡舍，太守張辯上報朝廷。

大明四年正月壬辰日，甘露降臨初寧陵的松樹上。

大明四年二月丙申日，甘露降臨長寧陵的松樹上。

大明四年二月乙巳日，甘露降臨丹陽秣陵的龍山，丹陽尹孔靈符上報朝廷。

大明五年四月辛亥日，甘露降臨吴興的安吉，太守歷陽王劉子頊上報朝廷。

大明五年四月乙卯日，甘露降臨吴興的烏程，太守歷陽王劉子頊上報朝廷。

大明六年二月戊午日，甘露降臨建康的靈燿寺以及諸苑園裏，降及秣陵的龍山，直達婁湖。這天，又降臨句容、江寧二縣。

大明七年三月丙申日，甘露降臨尋陽的松滋，太守劉曚上報朝廷。

大明七年四月己未日，甘露降臨荆州城内，刺史臨海王劉子頊上報朝廷。

大明七年十二月辛丑初一，甘露降臨吴興的烏程，縣令荀卞之上報朝廷。

明帝泰始二年四月己未，甘露降上林苑，苑令徐承道以獻。

泰始二年四月庚申，甘露降華林園，園令臧延之以獻。

泰始二年五月己亥，甘露降丹陽秣陵縣舍齋前竹，丹陽尹王景文以獻。

泰始三年十一月庚申，甘露降晉陵，晉陵太守王蘊以聞。

泰始三年十一月癸亥，甘露降南東海丹徒建岡，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聞。

泰始三年十二月壬午，甘露降崇寧陵，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以聞。

後廢帝元徽四年十一月乙巳，甘露降吴興烏程，太守蕭惠明以聞。

順帝昇明二年十二月，甘露降建康禁中里。

昇明二年十一月，甘露降南東海武進彭山，太守謝朏以聞。

昇明二年十一月，甘露降吴興長城卞山，太守王奂以聞。

威香者，王者禮備則常生。䦨

明帝泰始二年四月己未日，甘露降臨上林苑，苑令徐承道獻上朝廷。

泰始二年四月庚申日，甘露降臨華林園，園令臧延之獻上朝廷。

泰始二年五月己亥日，甘露降臨丹陽秣陵縣舍齋前的竹子上，丹陽尹王景文獻上朝廷。

泰始三年十一月庚申日，甘露降臨於晉陵，晉陵太守王蘊上報朝廷。

泰始三年十一月癸亥日，甘露降臨南東海丹徒的建岡，徐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上報朝廷。

泰始三年十二月壬午日，甘露降臨崇寧陵，揚州刺史建安王劉休仁上報朝廷。

後廢帝元徽四年十一月乙巳日，甘露降臨吴興的烏程，太守蕭惠明上報朝廷。

順帝昇明二年十二月，甘露降臨建康的禁中里。

昇明二年十一月，甘露降臨南東海武進的彭山，太守謝朏上報朝廷。

昇明二年十一月，甘露降臨吴興長城的卞山，太守王奂上報朝廷。

威香，帝王的禮義完備就會常年生長。䦨

宋書卷二十九

志第十九

符瑞(下)

嘉禾，五穀之長，王者德盛，則二苗共秀。於周德，三苗共穗；於商德，同本異穟；於夏德，異本同秀。

嘉禾是五穀之長，如帝王有盛德便二莖一起榮秀。因爲周朝的德行，三莖共一穗；因爲商朝的德行，同根而異穗；因爲夏朝的德行，異根而共同榮秀。

漢宣帝元康四年，嘉穀玄稷，降于郡國。

漢宣帝元康四年，嘉穀黑粟，在郡國降生。

漢章帝元和中，嘉禾生郡國。

漢章帝元和年間，嘉禾生長於郡國。

漢安帝延光二年六月，嘉禾生九真，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

漢安帝延光二年六月，嘉禾生在九真，一百五十六條莖，生有七百六十八條穗。

漢桓帝建和二年四月，嘉禾生大司農帑藏。

漢桓帝建和二年四月，嘉禾在大司農的國庫裏生長。

漢桓帝永康元年八月，嘉禾生魏郡。

漢桓帝永康元年八月，嘉禾生於魏郡。

魏文帝黄初元年，郡國三言嘉禾生。

魏文帝黄初元年，郡國三次上報説嘉禾生長。

吴孫權黄龍三年十月，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

吴孫權黄龍三年十月，會稽的南始平説有嘉禾生長。

孫權赤烏七年秋，宛陵言嘉禾生。

孫權赤烏七年秋，宛陵説有嘉禾生長。

晋武帝泰始八年十月，瀘水胡王彭護獻嘉禾。

晋武帝泰始八年十月，瀘水胡王彭護獻上嘉禾。

晋武帝太康四年十二月，嘉禾生扶風雍。

晋武帝太康四年十二月，嘉禾生於扶風的雍地。

太康五年七月，嘉禾生豫章南昌。

太康五年七月，嘉禾生在豫章的南昌。

太康八年閏三月，嘉禾生東夷校尉園。

太康八年閏三月，嘉禾生於東夷校尉的園中。

太康八年九月，嘉禾生東萊掖。

太康八年九月，嘉禾生於東萊郡的掖縣。

晉愍帝建興元年八月癸亥，嘉禾生襄平縣，一莖七穗。

建興二年六月，嘉禾生平州治，三實同蔕。

建興三年七月，嘉禾生襄平縣，異體同蔕。

宋文帝元嘉二年十月，嘉禾生潁川陽翟，太守垣苗以聞。

元嘉九年三月，嘉禾生義陽，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獻。

元嘉十年八月，嘉禾生汝南苞信，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獻。

元嘉十一年八月，嘉禾一莖九穗生北汝陰，太守王玄謨以獻。

元嘉二十年六月，嘉禾一莖九穗生上庸新安，梁州刺史劉真道以獻。

元嘉二十一年，嘉禾生新野鄧縣，雍州刺史蕭思話以獻。

元嘉二十二年六月，嘉禾生籍田，一莖九穗。

元嘉二十二年七月癸酉，嘉禾生平虜陵，徐州刺史臧質以獻。

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嘉禾生太尉府田，太尉江夏王義恭以聞。

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嘉禾生揚州東耕田，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元嘉二十二年，嘉禾生華林園，百六十穗，園丞陳襲祖以聞。

元嘉二十二年，嘉禾生潁川曲陽，豫州刺史趙伯符以獻。

元嘉二十三年七月乙丑，嘉禾旅生籍田，籍田令褚熙伯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七月庚午，嘉禾生丹陽椒唐里，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七月庚辰，嘉禾生醴湖屯，屯主王世宗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八月己酉，嘉禾生華林園，園丞陳襲祖以聞。

晉愍帝建興元年八月癸亥，嘉禾生於襄平縣，一莖有七穗。

建興二年六月，嘉禾生於平州的州治，三實同在一蒂之上。

建興三年七月，嘉禾生於襄平縣，異體同在一蒂之上。

宋文帝元嘉二年十月，嘉禾生於潁川的陽翟，太守垣苗上報朝廷。

元嘉九年三月，嘉禾生於義陽，豫州刺史長沙王劉義欣獻上朝廷。

元嘉十年八月，嘉禾生於汝南苞信，豫州刺史長沙王劉義欣獻上朝廷。

元嘉十一年八月，嘉禾一莖有九穗生於北汝陰郡，太守王玄謨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年六月，嘉禾一莖有九穗生於上庸的新安，梁州刺史劉真道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一年，嘉禾生於新野的鄧縣，雍州刺史蕭思話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二年六月，嘉禾生於皇室的籍田中，一莖九穗。

元嘉二十二年七月癸酉日，嘉禾生於平虜陵，徐州刺史臧質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嘉禾生於太尉府田中，太尉江夏王劉義恭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嘉禾生於揚州東部的農田中，刺史始興王劉濬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二年，嘉禾生在華林園，有一百六十穗，園丞陳襲祖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二年，嘉禾生於潁川的曲陽，豫州刺史趙伯符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三年七月乙丑日，嘉禾野生在籍田，籍田令褚熙伯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三年七月庚午日，嘉禾生於丹陽的椒唐里，揚州刺史始興王劉濬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三年七月庚辰日，嘉禾生於醴湖屯，屯主王世宗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三年八月己酉日，嘉禾生在華林園，園丞陳襲祖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三年九月庚申，嘉禾生沛郡蕭，征北大將軍衡陽王義季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九月庚申日，嘉禾生於沛郡的蕭縣，征北大將軍衡陽王劉義季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三年，嘉禾生江夏汝南，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嘉禾生在江夏的汝南，荆州刺史南譙王劉義宣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嘉禾旅生華林園及景陽山，園丞梅道念以聞。太尉江夏王義恭上表曰：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日，嘉禾野生於華林園和景陽山，園丞梅道念上報朝廷。太尉江夏王劉義恭上表說：

臣聞居高聽卑，上帝之功；天且弗違，聖王之德。故能影響二儀，甄陶萬有。鑒觀今古，采驗圖緯，未有道闕化虧，而禎物著明者也。自皇運受終，辰曜交和，是以卉木表靈，山淵效寶。伏惟陛下體《乾》統極，休符襲逮。若乃鳳儀西郊，龍見東邑，海酋獻改緇之羽，河祇開俟清之源。三代象德，不能過也。有幽必闡，無遠弗届，重譯歲至，休瑞月臻。前者躬籍南畝，嘉穀仍植，神明之應，在斯尤盛。四海既穆，五民樂業，思述汾陽，經始靈囿。蘭林甫樹，嘉露頻流，板築初就，祥穟如積。太平之符，於是乎在。臣以寡立，承乏槐鉉，沐浴芳津，預睹冥慶，不勝抃舞之情。謹上《嘉禾甘露頌》一篇，不足稱揚美烈，追用悚汗。其頌曰：

臣聞位居上天而俯察人間，這是上帝的功用；不違背天命，這是聖王的德行。所以能影響陰陽兩儀，養育萬物。通觀古今，博采檢驗讖緯圖書，從來也没有在德行不足，教化有虧的情況下出現吉祥的瑞物。自從皇帝承受天命，日月星辰和順，因而花卉草木顯靈，山川獻寶。陛下承奉天命，統馭天下，吉祥的符瑞連續出現。至於如鳳凰來到西郊，蒼龍出現於東邑，海上的鯨魚露出淺黑色的鰭翅，黄河神祇開拓了清澈的源頭。夏、商、周三代象徵德行的符瑞也超不過今天。陛下的聖德在任何幽暗之處也一定會顯示出來，所以遥遠之地也不受限制，因而有關符瑞的傳聞年年有，吉祥的徵兆月月來。前段時期陛下親自在南畝耕種，嘉穀生長榮茂，神明的應顯，在這方面尤其繁多。四海和融順穆，各類民衆安居樂業，考慮到謳歌聖主恩德，吉祥的符瑞屢次出現在剛開始營建的御苑。蘭林剛種上樹木，甘露就頻頻降臨，圍墻纔建成，嘉禾便屢屢長出。天下太平的符瑞，就在這裏充分表現出來了。下臣以淺薄的德行，承蒙皇恩而居宰輔之位，得以在用芬芳的香水沐浴之後，親眼目睹上天恩賜的吉祥，不勝歡欣鼓舞之情。謹上《嘉禾甘露頌》一篇，不足以稱揚盛美的功業，追想之下惶恐汗顔。頌詞説：

二象攸分，三靈樂主。齊應合從，在今猶古。天道誰親，唯仁斯輔。皇功帝績，理冠區宇。四民均極，我后體兹。惟機惟神，敬昭文思。九族既睦，萬邦

乾坤各在其位，天、地、人樂於擁戴君主，一齊順從，如今情況猶如古聖王時期。天道親近誰？衹是仁德的君子。陛下豐功偉績，冠絶天下。四海百姓向往的目標，我們聖明的君主充分予以體察。那上天的神靈，

允厘。德以位叙，道致雍熙。於穆不已，顯允東儲。生知夙睿，岳茂淵虛。因心則哲，令問弘敷。繼徽下武，儷景辰居。軒制合宫，漢興未央。矧伊聖朝，九有已康。率由舊典，思燭前王。乃造陵霄，遂作景陽。有藹景陽，天淵之涘。清暑爽立，雲堂特起。植類斯育，動類斯止。極望江波，遍對岳峙。化德惟達，休瑞惟懋。誕降嘉種，呈祥初構。甘露春凝，禎穟秋秀。含滋匪烈，嗣歲仍富。昔在放勳，曆莢敷朝。降及重華，倚扇清庖。鑠矣皇慶，比物競昭。倫彼典策，被此風謠。資臣六蔽，任兼兩司。既愿仲衮，又慚鄭緇。豈忘衡泌，樂道明時。敢述休祉，愧闕令辭。

敬重地昭示陛下的功業和德行。普天之下百姓和睦，萬邦大治。按德行來區分官職爵位，治道達上下和樂之境。陛下在爲皇儲之時，便受人稱贊不已。生而知之，早年聰慧，像山岳那樣峻偉，像泉淵那樣深沉。行事憑藉良心，以聖哲爲楷模，美好的名聲遐邇盡傳。繼承先帝功德而即帝位，如太陽光照，似北極永駐。從前軒轅氏修築合宫，漢代興建未央宫。更何况我煌煌聖朝，九州已經安樂康寧。一切依照前朝典則，思量借鑒前代聖主。於是造陵霄殿，修景陽山。樹木茂密的景陽山，就在天淵的岸邊。清暑宫巍然聳立，高入雲天。植物在這裏種植，動物在這裏栖息。眺望長江水波，面對崇山峻嶺。教化的恩德遍施萬物，吉祥的符瑞頻繁出現。上天降下嘉禾的種子，在景陽山初建之時便呈現吉兆。甘露在春天凝結，嘉穗在秋天繁茂。蘊含滋潤秀美繁盛，第二年嘉禾依然豐富。從前在帝堯時期，瑞草曆莢多次出現。到了帝舜之時，藉助扇脯使厨房中肉菜不致腐臭。皇上的福分多麼輝煌，各種符瑞競相呈現。記載於典策之中，爲民間歌謡所傳頌。下臣資質淺陋不學無術，却兼任太尉、司徒二職。我爲自己没有仲虺作誥的才能而羞慚，又因爲不能像鄭師文那樣撥動琴弦帶來祥瑞而慚愧。豈能忘懷於隱居山林，衹是樂於稱道聖明之時。怎敢叙述吉祥的福祉，但因缺乏華美的辭令而感到慚愧。

中領軍吉陽縣侯沈演之奏上《嘉禾頌》曰：

中領軍吉陽縣侯沈演之向朝廷上奏《嘉禾頌》説：

焕炳禎圖，昭晰瑞典。運傾方岡，時亨始顯。綈狀既章，鳥文斯辨。於皇聖辟，承物紀遠。明兩辰麗，昌輝天衍。其一

吉祥的物象燦爛輝煌，祥瑞的典儀顯著光明。國運傾斜已被扶正，太平盛世正在來臨。朝廷典章已經昭彰，官制禮儀已經區分。偉大的聖明皇帝，順應符瑞治理四方。光明似日月那樣絢麗，盛德如天宇那樣深廣。其一

理妙位崇，事神業盛。淵渥德澤，虛寂道政。協化安心，調樂移性。玉衡從體，瑶光得正。

治政美妙而皇位崇高，禮事神明而帝擁興盛。恩德深厚，政治簡要。四境和睦而民情安定，樂聲協調而民俗向善。玉衡星歸從

巨星垂采，景雲立慶。其二

本位，瑶光星得以歸正。巨星垂耀光彩，祥雲呈現福祉。其二

極仁所被，罔幽不瀼。至和所感，靡况弗彰。鶯出丹穴，鶤起西湘。白鹿逾海，素烏越江。結響穹陰，儀形鍾陽。其三

無窮的仁德所到之處，四境無不沾溉恩澤。在最高的和順感召之下，八方無不政績顯著。鶯鸑在丹穴出現，鶤鷄從西部湘州飛起。白鹿跨過大海，素烏越過江河。它們的鳴聲響徹雲霄，它們的儀態呈現在鍾山之南。其三

治人奉天，乃勤乃格。黛耒仮載，高廩已積。嘉禾重穋，甘露流液。擢秀辰畦，揚穎角澤。離棧合豪，榮匾蔭斥。其四

治理萬民奉行天道，既勤政愛民又整肅綱紀。用鐵耒來耕作，不久高大的糧倉便糧食堆積。嘉禾有生長期長短之分，甘露流灑下漿液。在辰星的田地裏吐花，在角星的湖澤中抽穗。不同的禾穗長在同一枝莖上，無論肥沃的田地還是陰濕的鹽鹹地都生長嘉禾。其四

盈箱徵殷，貫桑表周。今我大宋，靈貺綢繆。帝終撝謙，繹思勿休。躬薦宗廟，温恭率由。降福以誠，孝享虔羞。其五

穀物滿箱是殷代盛德的象徵，桑樹相連是周代盛德的體現。如今我大宋王朝，神靈恩賜的嘉瑞連綿不斷。皇帝始終謙遜，縝密的思慮周詳。親自貢獻給宗廟，温良恭謹，遵循典制。因爲陛下的誠意，先帝降福；因爲陛下的孝心，先帝饗用祭祀的珍饈。其五

頌趾推功，登徽睿詔。恩覃隱顯，賞延荒徼。河溓海夷，山華岳耀。慄琛賮賮，兼澤委效。日表地外，改服請教。其六

爲政不擾民，受到百姓愛戴，陛下登基，發布睿智的詔令。恩澤深入朝野，賞賜施及荒遠。河海平静，山岳壯美。遠方邦國貢獻珍寶財物，湖泊川澤都爲朝廷效力。境外荒蠻的民衆，都改换服飾，請求教化。其六

茂對盛時，綏萬屢豐。厭厭歸素，秩秩大同。上藏諸用，下知所從。仰式王度，俯歌《南風》。鴻名稱首，永保無窮。其七

福慶頻繁降臨盛時，萬邦安寧而屢年豐收。百姓和悦民風趨於淳樸，萬邦清明歸於大同。朝廷各種制度齊備，吏民知道依法行事。仰首敬慕皇帝的儀度，俯首咏唱《南風》之歌。陛下盛名允稱首位，永保江山世代無窮。其七

元嘉二十四年八月乙巳，嘉禾生魚城内晋陵，南徐州刺史廣陵王誕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八月乙巳日，嘉禾生於魚城内的晋陵，南徐州刺史廣陵王劉誕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五年六月壬寅，嘉禾旅生華林園，十株七百穗，園丞梅道念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六月壬寅日，嘉禾野生於華林園，十株有七百穗，園丞梅道念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五年六月壬子，嘉禾生籍田，籍田令褚熙伯以獻。

元嘉二十五年六月壬子日，嘉禾生於籍田，籍田令褚熙伯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五年七月壬辰，嘉禾生北海，青、冀二州刺史杜坦以獻。

元嘉二十五年七月壬辰日，嘉禾生長於北海，青、冀二州刺史杜坦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五年八月丙午，嘉禾生太尉江夏王義恭果園，江夏國典書令陳穎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八月丙午日，嘉禾生於太尉江夏王劉義恭的果園中，江夏國典書令陳穎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五年八月壬子，嘉禾生建康化義里，令丘珍孫以獻。

元嘉二十五年八月壬子日，嘉禾生於建康的化義里，縣令丘珍孫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五年八月癸丑，嘉禾生華林園，園丞梅道念以獻。

元嘉二十五年八月癸丑日，嘉禾生於華林園，園丞梅道念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嘉禾生巴東，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嘉禾生於巴東，荆州刺史南譙王劉義宣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六年五月癸酉，嘉禾生建康禁中里，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

元嘉二十六年五月癸酉日，嘉禾生於建康的禁中里，揚州刺史始興王劉濬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六年六月甲寅，嘉禾生籍田，籍田令褚熙伯以獻。

元嘉二十六年六月甲寅日，嘉禾生於籍田，籍田令褚熙伯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六年七月，嘉禾生巴東朐䏰，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獻。

元嘉二十六年七月，嘉禾生於巴東的朐䏰，荆州刺史南譙王劉義宣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七年十月己丑，嘉禾生北海，青州刺史杜坦以聞。

元嘉二十七年十月己丑日，嘉禾生於北海，青州刺史杜坦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八年七月戊戌，嘉禾生廣陵邵伯埭，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以聞。

元嘉二十八年七月戊戌日，嘉禾生於廣陵的邵伯埭，兗州刺史江夏王劉義恭上報朝廷。

孝武帝孝建二年六月癸巳，嘉禾二株生江夏王義恭東田。

孝武帝孝建二年六月癸巳日，有二株嘉禾生於江夏王劉義恭的東田。

孝建二年九月己丑朔，嘉禾異畝同穎生齊郡廣饒縣。

孝建二年九月己丑初一，在齊郡廣饒縣有嘉禾在不同的田畝裏長出相同的禾穗。

孝建三年七月庚午，嘉禾生吴興武康。

孝建三年七月庚午，嘉禾生長於吴興的武康。

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戊午，嘉禾一株五莖生清暑殿鴟尾中。

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戊午日，嘉禾一株有五莖生於清暑殿的鴟尾中。

大明元年八月甲申，嘉禾生青州，異根同穗。

大明元年八月甲申日，嘉禾生於青州，異根而同穗。

大明三年九月乙亥，嘉禾生北海都昌縣，青州刺史顔師伯以聞。

大明三年九月乙亥日，嘉禾生於北海都昌縣，青州刺史顔師伯上報朝廷。

大明六年八月辛未，嘉禾生樂陵，青、冀二州刺史劉道隆以聞。

大明六年八月辛未日，嘉禾生於樂陵，青、冀二州刺史劉道隆上報朝廷。

明帝泰始二年七月己酉，嘉禾生會稽永興，太守巴陵王休若以獻。

明帝泰始二年七月己酉日，嘉禾生於會稽的永興，太守巴陵王劉休若獻上朝廷。

漢章帝元和中，嘉麥生郡國。

漢章帝元和年間，嘉麥生於郡國。

晉武帝太康十年六月，嘉麥生扶風郡，一莖四穗。是歲收三倍。

晉武帝太康十年六月，嘉麥生長於扶風郡，一莖有四穗。這年的收成是往年的三倍。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醴湖屯生嘉粟，一莖九穗，屯主王世宗以聞。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醴湖屯長有嘉粟，一莖有九穗，屯主王世宗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五年六月壬子，嘉黍生籍田，籍田令褚熙伯以獻。

元嘉二十五年六月壬子日，嘉黍生於籍田，籍田令褚熙伯獻上朝廷。

吴孫權黃龍三年，由拳野稻生，改由拳爲禾興。

吴孫權黃龍三年，由拳有野稻生長，將由拳改爲禾興。

吴孫亮五鳳元年，交阯稗草化爲稻。

吴孫亮五鳳元年，交阯的稗草變爲稻子。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吴郡嘉興鹽官縣野稻自生三十許種，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吴郡嘉興鹽官縣自生的野稻有三十多種，揚州刺史始興王劉濬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八年七月癸卯，尋陽柴桑菽粟旅生，彌漫原野，江州刺史建平王宏以聞。

元嘉二十八年七月癸卯日，尋陽柴桑有野生的菽粟，瀰漫了原野，江州刺史建平王劉宏上報朝廷。

漢章帝元和中，嘉瓜生郡國。

漢章帝元和年間，嘉瓜生長於郡國。

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東平陵有瓜異處共生，八瓜同蒂。

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東平陵有瓜在不同之處一起生長，八瓜共一根蒂。

漢桓帝建和二年七月，河東有嘉瓜，兩體共蒂。

漢桓帝建和二年七月，河東有嘉瓜，兩瓜共一蒂。

晉武帝太康三年六月，嘉瓜異體同蒂，生河南洛陽輔國大將軍王濬園。

晉武帝太康三年六月，有異體同蒂的嘉瓜，生長在河南洛陽輔國大將軍王濬的園中。

晉武帝太康元年十二月戊子，嘉瓠生寧州，寧州刺史費統以聞。

晉武帝太康元年十二月戊子日，嘉瓠生於寧州，寧州刺史費統上報朝廷。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月戊辰，嘉瓠生京邑新園，園丞徐道輿以獻。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月戊辰日，嘉瓠生於京邑的新園，園丞徐道輿獻給朝廷。

孝武帝大明五年五月，嘉瓜生建康蔣陵里，丹陽尹王僧朗以獻。

孝武帝大明五年五月，嘉瓜生長於建康的蔣陵里，丹陽尹王僧朗獻上朝廷。

明帝泰始二年八月戊午，嘉瓜生南豫州，南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

明帝泰始二年八月戊午日，嘉瓜生長於南豫州，南豫州刺史山陽王劉休祐獻上朝廷。

以獻。

文帝元嘉七年七月乙酉，建康頟檐湖二蓮一蔕。

元嘉十六年七月壬申，華林池雙蓮同幹。

元嘉十年七月己丑，華林天淵池芙蓉異花同蔕。

元嘉十九年八月壬子，揚州後池二蓮合華，刺史始興王濬以獻。

元嘉二十年五月，廬陵郡池芙蓉二花一蔕，太守王淵以聞。

元嘉二十年六月壬寅，華林天淵池芙蓉二花一蔕，園丞陳襲祖以聞。

元嘉二十年夏，永嘉郡後池芙蓉二花一蔕，太守臧藝以聞。

元嘉二十年七月，吴興郡後池芙蓉二花一蔕，太守孔山士以聞。

元嘉二十年，揚州後池芙蓉二花一蔕，刺史始興王濬以獻。

元嘉二十一年六月丙午，華林園天淵池二蓮同幹，園丞陳襲祖以聞。

元嘉二十二年四月，樂游苑池二蓮同幹，苑丞梅道念以聞。

元嘉二十二年七月，東宫玄圃園池二蓮同幹，内監殿守舍人宫勇民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六月壬寅，華林天淵池芙蓉二花一蔕，園丞陳襲祖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六月辛丑，太子西池二蓮共幹，池統胡永祖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八月己酉，魚邑三周池二蓮同幹，園丞徐道興以聞。

孝武帝孝建二年六月庚寅，玄武湖二蓮同幹。

孝武帝大明五年，籍田芙蓉二花同蔕，大司農蕭邃以獻。

宋文帝元嘉七年七月乙酉日，建康的頟檐湖有二蓮共一蔕。

元嘉十六年七月壬申日，華林池雙蓮同一枝幹。

元嘉十年七月己丑日，華林天淵池芙蓉異花同一蔕。

元嘉十九年八月壬子日，揚州後池二蓮同一蔕，刺史始興王劉濬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年五月，廬陵郡池的芙蓉二花共一蔕，太守王淵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年六月壬寅日，華林天淵池的芙蓉二花同一蔕，園丞陳襲祖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年夏，永嘉郡後池的芙蓉二花同一蔕，太守臧藝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年七月，吴興郡後池的芙蓉二花同一蔕，太守孔山士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年，揚州後池的芙蓉二花共一蔕，刺史始興王劉濬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一年六月丙午日，華林園天淵池二蓮同一枝幹，園丞陳襲祖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二年四月，樂游苑池二蓮同一枝幹，苑丞梅道念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二年七月，東宫玄圃園池二蓮同一枝幹，内監殿守舍人宫勇民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三年六月壬寅日，華林天淵池的芙蓉二花同一蔕，園丞陳襲祖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三年六月辛丑日，太子西池二蓮同一枝幹，池統胡永祖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三年八月己酉日，魚邑的三周池二蓮共一枝幹，園丞徐道興上報朝廷。

孝武帝孝建二年六月庚寅日，玄武湖二蓮同一枝幹。

孝武帝大明五年，籍田有芙蓉二花同一蔕，大司農蕭邃獻上朝廷。

明帝泰始二年八月丙辰，五城澳池二蓮同幹，都水使者羅僧愍以獻。

明帝泰始二年八月丙辰日，五城澳池二蓮同一枝幹，都水使者羅僧愍獻上朝廷。

泰始二年八月己未，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獻蓮，二花一蒂。

泰始二年八月己未日，豫州刺史山陽王劉休祐獻上蓮花，二花共一蒂。

泰始五年六月甲子，嘉蓮生湖熟，南臺侍御史竺曾度以聞。

泰始五年六月甲子，嘉蓮生於湖熟，南臺侍御史竺曾度上報朝廷。

泰始六年六月壬子，嘉蓮生東宮玄圃池，皇太子以聞。

泰始六年六月壬子日，嘉蓮生於東宮的玄圃池，皇太子上報朝廷。

晉武帝泰始二年六月壬申，嘉柰一蒂十實，生酒泉。

晉武帝泰始二年六月壬申日，在酒泉出現了一蒂有十實的嘉沙果。

泰始七年六月己亥，東宮玄圃池芙蓉二花一蒂，皇太子以獻。

泰始七年六月己亥日，東宮玄圃池的芙蓉二花共一蒂，皇太子獻上朝廷。

晉成帝咸和六年，鎮西將軍庾亮獻嘉橘，一蒂十二實。

晉成帝咸和六年，鎮西將軍庾亮獻上嘉橘，一蒂有十二個果實。

晉安帝隆安三年，武陵臨沅獻安石榴，一蒂六實。

晉安帝隆安三年，武陵臨沅獻安石榴，一蒂有六個果實。

雲有五色，太平之應也，曰慶雲。若雲非雲，若烟非烟，五色紛緼，謂之慶雲。

雲有五種色彩，這是太平盛世的應徵，就是慶雲。似雲非雲，似烟非烟，五色繽紛，就稱作慶雲。

漢宣帝神爵四年春，齋戒之莫，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

漢宣帝神爵四年春，在齋戒日的傍晚，祥光明亮地照耀大地。在祭祀日的夜晚，祥光在天地之間交錯縱橫，有的從天下降，有的籠罩大地，有的從四方涌來，全部聚集在祭壇上。

漢章帝元和三年正月，車駕北巡，以太牢祠北岳山，見黄白氣。

漢章帝元和三年正月，皇帝車駕北巡，用太牢祭祀北岳恒山，看見了黄白雲氣。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壬子，紫氣從景陽樓上層出，狀如烟，回薄良久。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壬子日，紫色雲氣從景陽樓上層涌出，其狀如烟，迴環了很長時間。

明帝泰始二年三月丙午，黄紫雲從景陽樓出，隨風回，久乃消，華林園令臧延之以聞。

明帝泰始二年三月丙午日，黄紫色的雲彩從景陽樓涌出，隨風迴蕩，許久纔消失，華林園令臧延之上報朝廷。

泰始二年六月己卯，日入後，有黄白赤白氣東西竟天，光明潤澤，久乃消。

泰始二年六月己卯日，太陽下山後，有黄白赤白色雲氣瀰漫東西整個天空，光明柔和，許久纔消失。

泰始四年十一月辛未，崇寧陵令上書言：自大明八年至今四年二月，宣太后陵明堂前後數有光及五色雲，

泰始四年十一月辛未，崇寧陵令上書說：從大明八年至現在泰始四年二月，宣太后陵墓明堂的前後多次有光照和五色雲，又到處飄溢着

又芳香四满，又五采雲在松下，狀如車蓋。

香，又有五彩雲在松樹下，其形狀像車蓋。

泰始七年四月戊申夜，京邑崇虚館堂前有黄氣，狀如寶蓋，高十許丈，漸有五色，道士陸脩静以聞。

泰始七年四月戊申夜，京邑崇虚館堂前有黄色雲氣，形狀如寶蓋，有十餘丈高，依稀可辨有五色，道士陸脩静上報朝廷。

白兔，王者敬耆老則見。

白兔這種吉祥物，王者敬重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就會出現。

漢光武建武十三年九月，南越獻白兔。

漢光武帝建武十三年九月，南越獻白兔。

章帝元和中，白兔見郡國。

章帝元和年間，白兔出現於郡國。

魏文帝黄初中，郡國十九言白兔見。

魏文帝黄初年間，十九個郡國説出現了白兔。

晋武帝泰始五年七月己亥，白兔見北海即墨，即墨長獲以獻。

晋武帝泰始五年七月己亥日，白兔出現於北海的即墨，即墨長捕獲獻上朝廷。

晋武帝咸寧二年十月癸亥，白兔二見河南陽翟，陽翟令華衍獲以獻。

晋武帝咸寧二年十月癸亥日，白兔二次出現於河南的陽翟，陽翟令華衍捕獲獻上朝廷。

咸寧四年六月，白兔見天水。

咸寧四年六月，白兔出現於天水。

晋武帝太康二年八月壬子，白兔見彭城。

晋武帝太康二年八月壬子日，白兔出現於彭城。

太康二年十月，白兔見趙國平鄉，趙王倫獲以獻。

太康二年十月，白兔出現於趙國的平鄉，趙王司馬倫捕獲獻上朝廷。

太康四年十一月癸未，白兔見北地富平。

太康四年十一月癸未日，白兔出現於北地的富平。

太康八年十二月庚戌，白兔見陳留酸棗，關内侯成公忠獲以獻。

太康八年十二月庚戌日，白兔出現於陳留的酸棗，關内侯成公忠捕獲獻上朝廷。

晋穆帝永和十二年九月甲申，白兔見鄱陽，太守王耆之以獻，并上頌一篇。

晋穆帝永和十二年九月甲申，白兔出現於鄱陽，太守王耆之獻上朝廷，并上頌一篇。

晋穆帝升平三年十二月庚申，北中郎將郗曇獻白兔。

晋穆帝升平三年十二月庚申日，北中郎將郗曇獻上白兔。

晋海西公太和九年四月，陽穀獻白兔。

晋海西公太和九年四月，陽穀縣獻上白兔。

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三月，白兔見淮南壽陽。

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三月，白兔出現於淮南的壽陽。

晋安帝義熙二年四月，無錫獻白兔。

晋安帝義熙二年四月，無錫獻上白兔。

義熙二年四月，壽陽獻白兔。

義熙二年四月，壽陽獻上白兔。

宋文帝元嘉六年九月，長廣昌陽淳于邈獲白兔，青州刺史蕭思話以獻。

宋文帝元嘉六年九月，長廣昌陽人淳于邈獲得白兔，青州刺史蕭思話獻上朝廷。

元嘉八年閏六月丁亥，司徒府白從伊生於淮南繁昌獲白兔以獻。

元嘉八年閏六月丁亥日，司徒府的隨從伊生在淮南的繁昌獲白兔獻給朝廷。

元嘉十三年七月甲戌，濟南朝陽王道獲白兔，青州刺史段宏以獻。

元嘉十三年七月甲戌日，濟南朝陽人王道獲得白兔，青州刺史段宏獻上朝廷。

元嘉十四年正月丙申，白兔見山陽縣，山陽太守劉懷之以獻。

元嘉十四年正月丙申日，白兔出現於山陽縣，山陽太守劉懷之獻上朝廷。

元嘉十五年七月壬申，山陽師齊獲白兔，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以獻。

元嘉十五年七月壬申日，山陽師齊獲得白兔，南兗州刺史江夏王劉義恭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二年三月，白兔見東萊當利，青州刺史杜驥以聞。

元嘉二十二年三月，白兔出現於東萊的當利，青州刺史杜驥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丁巳，白兔見兗州，刺史徐瓊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丁巳日，白兔出現於兗州，刺史徐瓊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己酉，白兔見東莞，太守趙球以獻。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己酉日，白兔出現於東莞，太守趙球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七年二月壬辰，白兔見竟陵，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獻。

元嘉二十七年二月壬辰日，白兔出現於竟陵，荆州刺史南譙王劉義宣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七年六月丙午，白兔見南汝陰，豫州刺史南平王鑠以獻。

元嘉二十七年六月丙午日，白兔出現於南汝陰，豫州刺史南平王劉鑠獻上朝廷。

孝武帝孝建二年正月庚戌，白兔見淮南，太守申坦以聞。

孝武帝孝建二年正月庚戌日，白兔出現於淮南，太守申坦上報朝廷。

孝建三年閏三月乙丑，白兔見平原，獲以獻。

孝建三年閏三月乙丑日，白兔出現於平原，捕獲獻上朝廷。

孝武大明元年六月庚子，白兔見即墨，獲以獻。

孝武帝大明元年六月庚子日，白兔出現於即墨，捕獲獻上朝廷。

大明六年八月辛未，白兔見北海，青、冀二州刺史劉道隆以獻。

大明六年八月辛未日，白兔出現於北海，青、冀二州刺史劉道隆獻上朝廷。

大明六年六月乙丑，白兔見，青、冀二州刺史劉道隆以獻。

大明六年六月乙丑日，白兔出現，青、冀二州刺史劉道隆獻上朝廷。

斗殞精，王者孝行溢則見。闕

星斗墜落精光這種吉祥的現象，在帝王行事充滿孝道之際就會出現。闕

赤烏，周武王時銜穀至，兵不血刃而殷服。

赤烏，在周武王時銜禾穀而至，兵不血刃而殷朝降服。

漢章帝元和中，赤烏見郡國。

漢章帝元和年間，赤烏出現於郡國。

吴孫權赤烏元年，有赤烏集於殿前。

吴孫休永安三年三月，西陵言赤烏見。

晉元帝永昌二年正月，赤烏見暨陽。

宋武帝永初二年二月，赤烏六見北海都昌。

孝武帝大明五年六月戊子，赤烏見蜀郡，益州刺史劉思考以獻。

白燕者，師曠時，銜丹書來至。

漢章帝元和中，白燕見郡國。

晉惠帝元康元年七月，白燕二見酒泉禄福，太守索靖以聞。

宋文帝元嘉元年七月壬戌，白燕集齊郡城，游翔庭宇，經九日乃去，衆燕隨從無數。

元嘉十四年，白燕集荆州府門，刺史臨川王義慶以聞。

元嘉十八年六月，白燕産丹徒縣，南徐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

元嘉二十年五月，白燕集南平郡府内，内史臧綽以聞。

元嘉二十一年，白燕見廣陵，南兖州刺史廣陵王誕以獻。

元嘉二十四年五月辛未，白燕集司徒府西園，太尉江夏王義恭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八月壬子，白燕見廣陵城，南兖州刺史徐湛之以聞。

元嘉二十六年五月戊寅，白燕産衡陽王墓亭，郎中令朱曠之獲以聞。

元嘉二十七年五月甲戌，白燕産京口，南徐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元嘉二十七年六月壬辰，白燕見秣陵，丹陽尹徐湛之以獻。

孝武帝大明二年五月乙巳，白燕産南郡江陵民家，荆州刺史朱脩之以獻。

吴孫權赤烏元年，有赤烏栖止於宫殿前。

吴孫休永安三年三月，西陵説有赤烏出現。

晉元帝永昌二年正月，赤烏出現於暨陽。

宋武帝永初二年二月，赤烏六次出現於北海都昌。

孝武帝大明五年六月戊子，赤烏出現於蜀郡，益州刺史劉思考獻上朝廷。

白燕，在師曠時，口銜丹書來臨。

漢章帝元和年間，白燕出現於郡國。

晉惠帝元康元年七月，白燕兩度出現於酒泉的禄福，太守索靖上報朝廷。

宋文帝元嘉元年七月壬戌日，白燕停集於齊郡城，在庭宇内飛翔翱游，經過九天纔離開，有無數燕子隨從它。

元嘉十四年，白燕停集於荆州州府門前，刺史臨川王劉義慶上報朝廷。

元嘉十八年六月，丹徒縣出産白燕，南徐州刺史南譙王劉義宣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年五月，白燕停集於南平郡的郡府中，内史臧綽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一年，白燕出現於廣陵，南兖州刺史廣陵王劉誕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四年五月辛未日，白燕停集於司徒府的西園，太尉江夏王劉義恭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五年八月壬子日，白燕出現於廣陵城，南兖州刺史徐湛之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六年五月戊寅日，衡陽王的墓亭有白燕，郎中令朱曠之捕獲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七年五月甲戌日，京口有白燕，南徐州刺史始興王劉濬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七年六月壬辰日，白燕出現於秣陵，丹陽尹徐湛之獻上朝廷。

孝武帝大明二年五月乙巳日，南郡江陵的百姓家有白燕，荆州刺史朱脩之獻上朝廷。

大明二年五月甲子，白燕二產山陽縣舍，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以獻。

大明二年六月甲戌，白燕產吳郡城內，太守王翼之以獻。

大明三年五月甲申，白燕產武陵臨沅民家，郢州刺史孔靈符以聞。

大明四年六月乙卯，白燕見平昌，青州刺史劉道隆以獻。

明帝泰始二年六月，白燕見零陵，獲以獻。

金車，王者至孝則出。闕

三足烏，王者慈孝天地則至。

漢章帝元和中，三足烏見郡國。

象車者，山之精也。王者德澤流洽四境則出。闕

白烏，王者宗廟肅敬則至。

漢桓帝永壽元年四月，白烏見齊國。

晉武帝咸寧五年七月戊辰，白烏見濟南隰陰，太守獲以獻。

晉武帝太康元年五月庚午，白烏見襄城。

太康十年五月丁丑，白烏見京兆長安。

晉惠帝元康元年四月，白烏見河南成皋，縣令劉機獲以聞。

元康元年五月戊戌，白烏見梁國睢陽。

元康元年七月辛丑，白烏見陳留，獲以獻。

元康四年十月，白烏見鄱陽。

晉明帝太寧二年十一月，白烏見京都。

太寧三年三月，白烏見吳郡海虞，獲以獻，群官畢賀。

大明二年五月甲子日，山陽縣舍有二隻白燕，南兗州刺史竟陵王劉誕獻上朝廷。

大明二年六月甲戌日，吳郡城內有白燕，太守王翼之獻上朝廷。

大明三年五月甲申日，武陵臨沅的百姓家有白燕，郢州刺史孔靈符上報朝廷。

大明四年六月乙卯日，白燕出現於平昌，青州刺史劉道隆獻上朝廷。

明帝泰始二年六月，白燕出現於零陵，捕獲獻給朝廷。

金車，帝王孝順至極就會出現。闕

三足烏，帝王對天地慈愛孝順就會出現。

漢章帝元和年間，三足烏出現於郡國。

象車，山岳的精華。帝王德行恩澤施布四境就會出現。闕

白烏，帝王的宗廟肅敬就會出現。

漢桓帝永壽元年四月，白烏出現於齊國。

晉武帝咸寧五年七月戊辰日，白烏出現於濟南的隰陰，太守捕獲獻給朝廷。

晉武帝太康元年五月庚午日，白烏出現於襄城。

太康十年五月丁丑日，白烏出現於京兆的長安。

晉惠帝元康元年四月，白烏出現於河南的成皋，縣令劉機捕獲上報朝廷。

元康元年五月戊戌日，白烏出現於梁國的睢陽。

元康元年七月辛丑日，白烏出現於陳留，捕獲獻上朝廷。

元康四年十月，白烏出現於鄱陽。

晉明帝太寧二年十一月，白烏出現於京都。

太寧三年三月，白烏出現於吳郡的海虞，捕獲獻上朝廷，群官都來祝賀。

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八月乙酉，白烏集江州寺庭，群烏翔衛。

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八月乙酉日，白烏停集在江州寺廟的庭前，群烏飛翔護衛着白烏。

太元二十一年五月癸卯，白烏見吴國，獲以獻。

太元二十一年五月癸卯日，白烏出現於吴國，捕獲獻上朝廷。

宋武帝永初二年六月丁酉，白烏見吴郡婁縣，太守孟顗以獻。

宋武帝永初二年六月丁酉日，白烏出現於吴郡婁縣，太守孟顗獻上朝廷。

文帝元嘉二年十一月丙辰，白烏見山陽，太守阮寶以聞。

文帝元嘉二年十一月丙辰日，白烏出現於山陽，太守阮寶上報朝廷。

元嘉三年三月甲戌，丹陽湖熟薛爽之獲白烏以獻。

元嘉三年三月甲戌日，丹陽湖熟人薛爽之獲得白烏獻上朝廷。

元嘉十一年六月乙巳，吴郡海鹽王説獲白烏，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獻。

元嘉十一年六月乙巳日，吴郡海鹽人王説獲得白烏，揚州刺史彭城王劉義康獻上朝廷。

元嘉十三年三月戊辰，義興陽羨令獲白烏，太守劉禎以獻。

元嘉十三年三月戊辰日，義興陽羨令獲得白烏，太守劉禎獻上朝廷。

元嘉十九年五月，海陵王文秀獲白烏，南兖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獻。

元嘉十九年五月，海陵人王文秀獲得白烏，南兖州刺史臨川王劉義慶獻給朝廷。

元嘉十九年十月，白烏産晋陵暨陽僑民彭城劉原秀宅樹，原秀以聞。

元嘉十九年十月，白烏出現於晋陵暨陽的僑民彭城劉原秀住宅的樹上，劉原秀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年七月，彭城劉原秀又獲白烏以獻。

元嘉二十年七月，彭城人劉原秀又獲得白烏獻給朝廷。

元嘉二十四年八月乙巳，白烏見晋陵，南徐州刺史廣陵王誕以獻。

元嘉二十四年八月乙巳日，白烏出現於晋陵，南徐州刺史廣陵王劉誕獻上朝廷。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甲申，白烏見南郡江陵。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甲申日，白烏出現於南郡的江陵。

明帝泰始二年六月丁巳，白烏見吴郡海鹽，太守顧覬之以獻。

明帝泰始二年六月丁巳日，白烏出現於吴郡的海鹽，太守顧覬之獻上朝廷。

泰始二年九月壬寅，白烏見吴興烏程，太守郄顒以獻。

泰始二年九月壬寅日，白烏出現於吴興的烏程，太守郄顒獻上朝廷。

白雀者，王者爵禄均則至。

白雀這種吉祥物，在帝王的爵位俸禄公平的時候出現。

漢章帝元和初，白雀見郡國。

漢章帝元和初年，白雀出現於郡國。

魏文帝初，郡國十九言白雀見。

魏文帝初年，十九個郡國説出現了白雀。

晋武帝咸寧元年，白雀見梁國，梁王肜獲以獻。

晋武帝咸寧元年，白雀出現於梁國，梁王司馬肜捕獲獻給朝廷。

晋武帝太康二年六月丁卯，白

晋武帝太康二年六月丁卯日，白雀二次出

雀二見河内南陽，太守阮侃獲以獻。

太康二年六月，白雀二見河南，河南尹向雄獲以獻。

太康七年七月庚午，白雀見豫章。

太康八年八月，白雀見河南洛陽。

太康十年五月丁亥，白雀見宣光北門，華林園令孫邵獲以獻。

晉愍帝建武元年四月，尚書僕射刁協獻白雀於晉王。

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十二月，白雀見南海增城縣民吴比屋。

晉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白雀見宜都。

晉安帝元興三年六月丙申，白雀見豫章新淦，獲以獻。

宋文帝元嘉元年七月己巳，白雀見齊郡昌國。

元嘉四年七月乙酉，白雀見北海劇。

元嘉八年五月辛丑，白雀集左衛府。

元嘉十一年五月丁丑，齊郡西安宗顯獲白雀，青州刺史段宏以獻。

元嘉十四年五月甲午，白雀集費縣員外散騎侍郎顔敬家，獲以獻。

元嘉十四年，白雀二見荆州府客館。

元嘉十五年五月辛未，白雀集建康都亭里，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聞。

元嘉十五年六月，白雀見建康定陰里，彭城王義康以獻。

元嘉十五年八月，白雀見西陽，江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獻。

元嘉十七年五月壬寅，白雀二集荆州後園，刺史衡陽王義季以聞。

元嘉十八年七月，吴郡鹽官于

現於河内的南陽，太守阮侃獲得獻上朝廷。

太康二年六月，白雀二次出現於河南，河南尹向雄獲得獻上朝廷。

太康七年七月庚午日，白雀出現於豫章。

太康八年八月，白雀出現於河南的洛陽。

太康十年五月丁亥日，白雀出現於宣光北門，華林園令孫邵獲得獻上朝廷。

晉愍帝建武元年四月，尚書僕射刁協獻給晉王白雀。

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十二月，白雀出現於南海增城縣百姓吴比的屋上。

晉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白雀出現於宜都。

晉安帝元興三年六月丙申日，白雀出現於豫章的新淦，捕獲以後獻給朝廷。

宋文帝元嘉元年七月己巳日，白雀出現於齊郡的昌國。

元嘉四年七月乙酉日，白雀出現於北海的劇縣。

元嘉八年五月辛丑日，白雀停集在左衛府。

元嘉十一年五月丁丑日，齊郡西安人宗顯得白雀，青州刺史段宏獻給朝廷。

元嘉十四年五月甲午日，白雀停集在費縣員外散騎侍郎顔敬的家中，捕獲獻給朝廷。

元嘉十四年，白雀兩次出現於荆州府的旅舍。

元嘉十五年五月辛未日，白雀停集在建康的都亭里，揚州刺史彭城王劉義康上報朝廷。

元嘉十五年六月，白雀出現於建康定陰里，彭城王劉義康獻上朝廷。

元嘉十五年八月，白雀出現於西陽，江州刺史南譙王劉義宣獻上朝廷。

元嘉十七年五月壬寅日，白雀二次停集在荆州州治的後園，刺史衡陽王劉義季上報朝廷。

元嘉十八年七月，吴郡鹽官人于玄獲得白

玄獲白雀，太守劉禎以獻。

元嘉二十年五月乙卯，秣陵衛猗之獲白雀，丹陽尹徐湛之以獻。

元嘉二十二年四月丙子，白雀見東安郡，徐州刺史臧質以獻。

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丙午，白雀見華林園，員外散騎侍郎長沙王瑾獲以獻。

元嘉二十二年六月庚申，南彭城蕃縣時佛護獲白雀以獻。

元嘉二十四年四月，白雀產吴郡鹽官民家，太守劉禎以獻。

元嘉二十四年六月己亥，白雀五集長沙廟，長沙王瑾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五月丁丑，白雀二見京都，材官吏黄公歡、軍人丁田夫各獲以獻。

元嘉二十七年六月乙卯，白雀見濟南郡，薛榮以獻。

元嘉二十八年八月己巳，崇義軍人獲白雀一雙，太子左率王錫以獻。

元嘉二十九年四月癸丑，白雀見會稽山陰，太守東海王禕獲以獻。

孝武帝孝建元年五月己亥，臨沂縣魯尚期於城上得白雀，太傅假黄鉞江夏王義恭以獻。

孝建二年六月丙子，左衛軍獲白雀以獻。

孝建三年閏三月辛酉，黄門侍郎庾徽之家獲白雀以獻。

孝建三年五月丁卯，白雀見建康，獲以獻。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戊申，白雀見尋陽。

大明元年五月甲寅，白雀二見渤海，獲以獻。

大明元年五月甲子，白雀見建康，獲以獻。

雀，太守劉禎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年五月乙卯日，秣陵衛猗之獲得白雀，丹陽尹徐湛之獻給朝廷。

元嘉二十二年四月丙子日，白雀出現在東安郡，徐州刺史臧質獻給朝廷。

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丙午日，白雀出現在華林園，員外散騎侍郎長沙王劉瑾捕獲以後獻給朝廷。

元嘉二十二年六月庚申日，南彭城蕃縣的時佛護獲得白雀獻給朝廷。

元嘉二十四年四月，白雀産於吴郡的鹽官百姓家中，太守劉禎把它獻給朝廷。

元嘉二十四年六月己亥日，白雀五次停集在長沙的家廟中，長沙王劉瑾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五年五月丁丑日，白雀二次出現於京都，材官吏黄公歡、軍人丁田夫各獲得一隻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七年六月乙卯日，白雀出現於濟南郡，薛榮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八年八月己巳日，崇義軍人獲得一對白雀，太子左率王錫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九年四月癸丑日，白雀出現於會稽的山陰，太守東海王劉禕獲得上報朝廷。

孝武帝孝建元年五月己亥日，臨沂縣人魯尚期在城上獲得白雀，太傅假黄鉞江夏王劉義恭獻上朝廷。

孝建二年六月丙子日，左衛軍人獲得白雀獻上朝廷。

孝建三年閏三月辛酉日，黄門侍郎庾徽之在家中獲得白雀獻上朝廷。

孝建三年五月丁卯日，白雀出現於建康，獲得之後獻上朝廷。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戊申日，白雀出現於尋陽。

大明元年五月甲寅日，白雀二次出現於渤海，獲得之後獻上朝廷。

大明元年五月甲子日，白雀出現於建康，獲得之後獻上朝廷。

大明元年六月丁亥，白雀見零陵祁陽，獲以獻。

大明元年六月丁亥日，白雀出現於零陵的祁陽，獲得之後獻上朝廷。

大明元年七月辛亥，白雀見南陽宛，獲以獻。

大明元年七月辛亥日，白雀出現於南陽的宛縣，獲得之後獻上朝廷。

大明二年五月丁未，白雀見建康，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以獻。

大明二年五月丁未日，白雀出現於建康，揚州刺史西陽王劉子尚獻上朝廷。

大明二年六月丁亥，白雀見河東定襄縣，荆州刺史朱脩之以聞。

大明二年六月丁亥日，白雀出現於河東的定襄縣，荆州刺史朱脩之上報朝廷。

大明三年四月庚戌，白雀見秣陵，丹陽尹劉秀之以獻。

大明三年四月庚戌日，白雀出現於秣陵，丹陽尹劉秀之獻上朝廷。

大明三年五月壬午，太宰府崇藝軍人獲白雀，太宰江夏王義恭以獻。

大明三年五月壬午日，太宰府崇藝軍人獲得白雀，太宰江夏王劉義恭獻上朝廷。

大明四年五月辛巳，白雀見廣陵，侍中顔師伯以獻。

大明四年五月辛巳日，白雀出現於廣陵，侍中顔師伯獻上朝廷。

大明五年四月庚戌，白雀見晋陵，太守沈文叔以獻。

大明五年四月庚戌日，白雀出現於晋陵，太守沈文叔獻上朝廷。

大明五年五月癸未，白雀二見尋陽，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獻。

大明五年五月癸未日，白雀二次出現於尋陽，江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獻上朝廷。

大明五年五月癸未，白雀二見濟南，青州刺史劉道隆以獻。

大明五年五月癸未日，白雀二次出現於濟南，青州刺史劉道隆獻上朝廷。

大明五年十月，白雀見太原，青州刺史劉道隆以獻。

大明五年十月，白雀出現於太原，青州刺史劉道隆獻上朝廷。

大明六年八月辛巳，白雀見齊郡，青、冀二州刺史劉道隆以獻。

大明六年八月辛巳日，白雀出現於齊郡，青、冀二州刺史劉道隆獻上朝廷。

大明七年四月乙未，白雀集廬陵王第，廬陵王敬先以獻。

大明七年四月乙未日，白雀停集在廬陵王的宅第，廬陵王劉敬先獻上朝廷。

大明七年四月乙丑，白雀見歷陽，太守建平王景素以獻。

大明七年四月乙丑日，白雀出現於歷陽，太守建平王劉景素獻上朝廷。

大明七年五月辛未，白雀見汝陰，豫州刺史垣護之以獻。

大明七年五月辛未日，白雀出現於汝陰，豫州刺史垣護之獻上朝廷。

大明七年六月，白雀見寶城，南豫州刺史尋陽王子房以獻。

大明七年六月，白雀出現於寶城，南豫州刺史尋陽王劉子房獻上朝廷。

大明七年十月丁卯，白雀見建康，丹陽尹永嘉王子仁以獻。

大明七年十月丁卯日，白雀出現於建康，丹陽尹永嘉王劉子仁獻上朝廷。

大明七年十一月，車駕南巡，肄水師於梁山，中江，白雀二集華蓋。

大明七年十一月，皇帝車駕南巡，在梁山檢閲水軍，船至江中，有兩隻白雀停留在華蓋上。

前廢帝永光元年四月乙亥，白雀見會稽，東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以獻。

前廢帝永光元年四月乙亥日，白雀出現於會稽，東揚州刺史尋陽王劉子房獻上朝廷。

永光元年六月丙子，白雀見彭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以聞。

永光元年六月丙子日，白雀出現於彭城，徐州刺史義陽王劉昶上報朝廷。

明帝泰始二年七月戊子，白雀見虎檻洲，都督征討諸軍建安王休仁以聞。

明帝泰始二年七月戊子日，白雀出現於虎檻洲，都督征討諸軍建安王劉休仁上報朝廷。

泰始六年七月壬午，白雀二見廬陵吉陽，内史江孜以聞。

泰始六年七月壬午日，白雀兩隻出現於廬陵的吉陽，内史江孜上報朝廷。

明帝泰豫元年六月辛丑，白雀見廣州，刺史孫超以獻。

明帝泰豫元年六月辛丑日，白雀出現於廣州，刺史孫超獻上朝廷。

後廢帝元徽五年四月己巳，白雀二見尋陽柴桑，江州刺史邵陵王友以獻。

後廢帝元徽五年四月己巳日，白雀二隻出現於尋陽的柴桑，江州刺史邵陵王劉友獻上朝廷。

孝武帝大明六年三月丙午，青雀見華林園。

孝武帝大明六年三月丙午日，青雀出現於華林園。

明帝泰始二年九月庚寅，青雀見京城内，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獻。

明帝泰始二年九月庚寅日，青雀出現於京城内，南徐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獻上朝廷。

玉馬，王者精明，尊賢者則出。闕

吉祥物玉馬，帝王精明，尊重賢人就會出現。闕

根車者，德及山陵則出。闕

吉祥物根車，德澤施及山陵就會出現。闕

白鳩，成湯時來至。

白鳩，成湯時曾來臨。

魏文帝黄初初，郡國十九言白鳩見。

魏文帝黄初初年，十九個郡國説出現了白鳩。

吴孫權赤烏十二年八月癸丑，白鳩見章安。

吴孫權赤烏十二年八月癸丑日，白鳩出現於章安。

晋武帝泰始八年五月甲辰，白鳩二集太廟南門，議郎董冑獲以獻。

晋武帝泰始八年五月甲辰日，有兩隻白鳩停留在太廟的南門，議郎董冑獲得，獻上朝廷。

晋武帝太康二年七月，白鳩見太僕寺。

晋武帝太康二年七月，白鳩出現於太僕寺。

太康四年十二月，白鳩見安定臨涇。

太康四年十二月，白鳩出現於安定的臨涇。

太康十年正月乙亥，白鳩見河南新城。

太康十年正月乙亥日，白鳩出現於河南的新城。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八月庚午，會稽山陰商世寶獲白鳩，眼足并赤，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八月庚午日，會稽山陰人商世寶獲得白鳩，眼睛和足爪都是紅色的，揚

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太子率更令何承天上表曰：

謹考尋先典，稽之前志，王德所覃，物以應顯。是以玄扈之鳳，昭帝軒之鴻烈，酆宫之雀，徵姬文之徽祚。伏惟陛下重光嗣服，永言祖武，洽惠和於地絡，燭皇明於天區。故能九服混心，萬邦含愛，圓神降祥，方祇薦裕，休珍雜沓，景瑞畢臻。去七月上旬，時在昧旦，黄暉洞照，宇宙開朗，徽風協律，甘液灑津。雖朱晃瑰璋於運衡，榮光圖靈於河紀，蔑以尚兹。臣不量卑懵，竊慕擊壤有作，相杵成謳。近又豫白鳩之觀，目玩奇偉，心歡盛烈。謹獻頌一篇。野思古拙，意及庸陋，不足以發揮清英，敷贊幽旨，瞻前顧後，亦各其志。謹冒以聞。其《白鳩頌》曰：

三極協情，五靈會性。理感冥符，道實玄聖。於赫有皇，光天配命。朝景升躔，八維同映。休祥載臻，榮光播慶。宇宙照爛，日月光華。陶山練澤，是生柔嘉。回龍表粹，離穗合柯。翩翩者鳩，亦皎其暉。理翮台領，揚鮮帝畿。匪仁莫集，匪德莫歸。暮從儀鳳，栖閣蔭闈。

烝哉明后，昧旦乾乾。惟德之崇，其峻如山。惟澤之瞻，其潤如淵。禮樂四達，頌聲遐宣。

州刺史始興王劉濬獻給朝廷。太子率更令何承天上表説：

臣恭謹地考尋先朝的典籍，稽查以前的記載，帝王的仁德所到之處，瑞物就會因感應而顯現。因此玄扈山的鳳凰，表明黄帝功德的崇高，酆宫的朱雀，象徵着周文王國祚强盛。陛下繼承先帝功業而即位，立志遵循和弘揚先帝的仁德，將融和的恩惠沾潤大地，使輝煌的光明照徹天宇。所以能使天下歸於一心，萬邦滿懷愛戴，天神降下祥瑞，地祇敬獻福祉，吉祥珍貴的瑞物紛紛出現，美好的符瑞全都到來。去年七月上旬，在黎明之時，黄色光芒洞照，天地間豁然開朗，陣陣和風與音律相協，甘露灑向大地。即使紅色光芒輝耀在玉衡星座，祥瑞的榮光顯靈在黄河岸址，也不能超過今天了。下臣不估量自己的淺薄卑賤，私自仰慕堯時老翁擊壤作歌，百姓築土而唱起夯歌。近來又參與觀賞白鳩，親眼見到珍奇的飛禽，爲陛下的盛大功業而歡欣。謹獻上《白鳩頌》一篇。思致鄙淺，言辭樸拙，文意所及平庸凡陋，不足以表達發揮事理的精髓，敷陳贊美隱奥的旨意。前後看來，也是各言其志罷了。冒昧以《白鳩頌》上奏朝廷，説：

天地人三極性情協合，麟鳳等五靈性情會通。天理感應而有冥冥符瑞，治道充實而見深玄的聖意。多麼偉大輝煌，光耀上天，順應天命。朝陽升入天空，光芒照耀八方。吉祥瑞兆來臨，祥光廣得福慶。宇宙之間光輝燦爛，那是日月光華。它陶冶了山川湖澤，於是養育了嘉穀。盤龍象徵政治善美，茂盛的嘉穗聚合在枝莖上。白鳩翩翩飛來，閃爍着潔白的光澤。在臺省梳理羽翅，在京城顯示優美姿態。没有仁義它就不會栖止，没有德行它就不會來歸。它夜晚隨從鳳凰，在宫闈栖息。

偉大的聖明皇帝，朝夕勤勞治國。德行的崇高，猶如巍然的山岳。恩澤的深厚，猶如深邃的潭淵。禮樂傳布四方，稱頌之聲在

窮髮納貢，九譯導言。伊昔唐萌，愛逢慶祚。余生既辰，而年之暮。提心命耋，式歌王度。晨晞永風，夕漱甘露。思樂《靈臺》，不遐有固。

遠方宣揚。荒蠻之地獻納貢物，極遠之地交往通言。先前唐堯興起之初，仁愛之心導致福祉。我生於戊辰之年，已是年過七十的老人。傾心以耄耋之年歌頌皇帝的風儀。清晨承受聖朝長遠教化，晚上飲漱甘甜的露津。追思《靈臺》之詩歡頌文王的教化之德，這種仁德并不遥遠就在目前。

元嘉二十四年九月，白鳩又見。庚戌，中領軍沈演之上表曰：

臣聞貞裕之美，介於盛王，休瑞之臻，罔違哲后。故鳴鳳表垂衣之化，翔鷃徵解網之仁。陛下道德嗣基，聖明纘世，教清鳥紀，治昌雲官，禮漸同川，澤浹朱徼。天嘉明懿，民樂薰風，星辰以之炳煥，日月以之光華。神圖祇緯，盈觀閟序，白質黑章，充牣靈囿。應感之符畢臻，而因心之祥未屬。以素鳩自遠，毨翰歸飛，資性閑淑，羽貌鮮麗，既聞之先説，又親睹嘉祥，不勝藻抃，上頌一首。辭不稽典，文乏采章，愧不足式昭皇慶，崇贊盛美，蓋率輿誦，備之篇末。其頌曰：

元嘉二十四年九月，又出現了白鳩。庚戌日，中領軍沈演之上表説：

臣聽説清明富足的和美，衹有在强盛君主統治下纔能出現，吉祥符瑞的降臨，從不有背於明哲的帝王。所以高鳴的鳳凰表現了垂衣而治的教化，翱翔的鷃鳥象徵着解民倒懸的仁義。陛下以道德繼承帝業，以聖明踵武先世，教化清明如少昊氏，政治昌盛似軒轅氏，禮教逐漸混同天下，恩澤滋潤遠方邊境。上天因明德而予以嘉賞，民衆因淳和風氣而感到快樂，星辰因此而燦爛光亮，日月因此而光輝明麗。神祇的讖圖緯書裝滿宗廟祠堂，白色質地黑色花紋的瑞物充實宫廷御苑。雖然感應的符兆全都來臨，但依憑人心的祥瑞尚未出現。於是遠方有白鳩，梳理羽毛飛來，天性嫻静淑雅，羽毛鮮艷美麗。我既聽説先前出現過白鳩，現在又親眼目睹嘉祥的瑞物，不勝歡欣鼓舞，上《白鳩頌》一首。文辭既没有依傍典籍，又缺乏辭彩，不足以表明皇帝的福慶，贊美盛美的時代，甚感慚愧。聊爲車夫輿人的歌詩，置於篇末。頌文是：

有哲其儀，時惟皓鳩。性緦五教，名編素丘。殷曆方昌，婉翹來游。漢録克韡，爰降爰休。 其一

儀態具備神聖之姿，這就是應時而至的白鳩。它天性與五教相和諧，英名記載於素丘。在殷朝昌盛時，它翩翩飛來。在漢朝强大時，它降臨栖息。 其一

於顯盛宋，睿慶遐傳。聖皇在上，道照鴻軒。稱施既平，孝思永言。人和於地，神豫于天。 其二

啊！顯赫而强盛的宋朝，睿哲福慶傳播廣遠。聖明的皇帝在上，道德光照天下，猶如古聖王帝鴻和黄帝。國策措施平正，永遠恪守孝道。人民在世間和睦相處，神靈在上天予以庇護。 其二

禮樂孔秩，靈物咸昭。白雀

禮樂教化十分清明，靈異之物全都顯

集苞，丹鳳栖郊。文騶儷迹，嘉穎擢苗。灼灼縞羽，從化馴朝。

其三

豈伊赴林，必周之栩？豈伊歸義，必商之所？惟德是依，惟仁是處。育景陽岳，濯姿帝宇。

其四

刑曆頒興，理感迭通。雉飛越常，鷺起西雍。烝然戾止，實兼斯容。壹兹民聽，穆是王風。

其五

玉羊，師曠時來至。闕

玉鷄，王者至孝則至。闕

璧流離，王者不隱過則至。闕

玉英，五常并修則見。闕

玄圭，水泉流通，四海會同則出。闕

漢桓帝永興二年四月，光禄勛府吏舍，夜壁下有青氣，得玉鈎、玦各一。鈎長七寸三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鏤。

晋懷帝永嘉六年二月壬子，玉龜出灞水。

晋愍帝建興二年十月，大將軍劉琨掘地得玉璽，使參軍郎碩奉之歸于京師。

建興二年十二月，凉州刺史張寔遣使獻行璽一紐，封送璽使關内侯。

晋愍帝建武元年三月己酉，丹陽江寧民虞由墾土得白麒麟璽一紐，文曰"長壽萬年"。獻晋王。

晋成帝咸康八年九月，廬江舂穀縣留珪夜見門内有光，取得玉鼎一枚，外圍四寸。豫州刺史路永以獻。著作郎曹毗上《玉鼎頌》。

晋安帝義熙十二年六月，左衛

現。白雀齊集於苞草，丹鳳栖息於郊野。黑色花紋的騶虞并列留下足迹，嘉禾長出秀苗。皎皎明麗的白鳩，順從於教化馴服於聖朝。

其三

難道它在林中栖止，一定要在周朝的柞樹？難道它歸順仁義，一定要在商朝的國土？祇要有德行它就依順，祇要仁義它就栖止。它在山巒之南沐浴陽光，在皇宫之中洗濯毛羽。

其四

刑律和曆法業已頒布，天理感應屢次相通。白雉飛臨越常古國，白鷺振飛於西雍。白鳩欣然來臨，的確兼有雉鷺的儀容。民衆意願統一，帝王風化和睦盛美。

其五

玉羊，師曠時曾經來到。闕

玉鷄，帝王孝順至極就會來到。闕

璧流離，帝王不隱瞞過錯就會到來。闕

玉英，五常都完備就會出現。闕

玄圭，水泉流通，四海之水匯通就會出現。闕

漢桓帝永興二年四月，在光禄勛府的吏舍中，夜晚在墻壁下有青氣，得到玉鈎、玉玦各一。鈎長七寸三分，玦周長五寸四分，身上全都雕鏤。

晋懷帝永嘉六年二月壬子日，灞水出現了玉龜。

晋愍帝建興二年十月，大將軍劉琨掘地得到玉璽，派參軍郎碩携帶着送歸京城。

建興二年十二月，凉州刺史張寔遣使者獻上一紐玉璽，封送璽的使者爲關内侯。

晋愍帝建武元年三月己酉日，丹陽江寧的百姓虞由開墾土地得到一紐白麒麟玉璽，上面的文字是"長壽萬年"。獻給了晋王。

晋成帝咸康八年九月，廬江舂穀縣的留珪夜晚見家門内有光芒，得到一隻玉鼎，外圍有四寸。豫州刺史路永獻給朝廷。著作郎曹毗上《玉鼎頌》。

晋安帝義熙十二年六月，左衛軍人陳陽在

兵陳陽於東府前淮水中得玉璽一枚。

東府前的淮水中得到一枚玉璽。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戊寅，江乘縣民朱伯地中得玉璧，徑五寸八分，以獻。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戊寅日，江乘縣百姓朱伯在地裏得到玉璧，直徑五寸八分，獻給朝廷。

大明四年二月乙巳，徐州刺史劉道隆於汴水得白玉戟，以獻。

大明四年二月乙巳日，徐州刺史劉道隆在汴水得到白玉戟，獻給朝廷。

明帝泰始五年十月庚辰，郢州獲玄璧，廣八寸五分，安西將軍蔡興宗以獻。

明帝泰始五年十月庚辰日，郢州獲得玄璧，寬八寸五分，安西將軍蔡興宗獻上朝廷。

後廢帝元徽四年十一月乙巳，吴興烏程余山道人慧獲蒼玉璧，太守蕭惠開以獻。

後廢帝元徽四年十一月乙巳日，吴興烏程余山的道人慧獲得蒼玉璧，太守蕭惠開獻給朝廷。

金勝，國平盜賊，四夷賓服則出。

吉祥物金勝，在國家平定盜賊，境外各族入朝進貢之際，就會出現。

晉穆帝永和元年二月，春穀民得金勝一枚，長五寸，狀如織勝。明年，桓温平蜀。

晉穆帝永和元年二月，春穀的百姓得到一枚金勝，長五寸，形狀像織勝。第二年，桓温平定蜀地。

永和元年三月，廬江太守路永上言，於春穀城北，見水岸邊有紫赤光，取得金狀如印，遣主簿李邁表送。

永和元年三月，廬江太守路永上奏説，在春穀城北，看見河岸邊有紫紅色光，取得形狀如印的金塊，派遣主簿李邁奉表送到朝廷。

吴孫晧天璽元年，吴郡言掘地得銀一，長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

吴孫晧天璽元年，吴郡説掘地得一銀塊，長有一尺，寬有三分，上面刻有年月字樣。

丹甑五穀豐熟則出。闕

吉祥物丹甑，在五穀豐收時就會出現。闕

白魚，武王度孟津，中流入于王舟。

吉祥物白魚，在武王渡過孟津，行至河流中央時跳入武王船中。

宋明帝泰始二年十月己巳，幸華林天淵池，白魚躍入御舟。

宋明帝泰始二年十月己巳日，皇帝來到華林園的天淵池，白魚跳入御舟内。

漢章帝元和三年正月，車駕北巡，以太牢具祠北岳，有神魚躍出十數。

漢章帝元和三年正月，皇帝車駕北巡，用太牢來祭祀北岳祠，有十餘尾神魚從水中躍出。

金人，王者有盛德則游後池。闕

金人這種吉祥物，在帝王有盛德的時候就會游於宫廷的後池。闕

木連理，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合爲一，則生。

漢章帝元和中，木連理生郡國。

安帝元初三年正月丁丑，東平陵樹連理。

漢安帝延光三年七月，左馮翊衙有木連理。

延光三年七月，潁川定陵有木連理。

漢桓帝建和二年七月，河東有木連理。

吴孫權黄武四年六月，皖口言有木連理。

魏文帝黄初初，郡國二言木連理。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木連理生遼東力城。

泰始二年八月，木連理生河南成皋。

泰始八年正月，木連理生東平范。

泰始八年五月甲辰，木連理生東平壽張。

泰始八年十月，木連理生建寧。

晉武帝咸寧元年正月，木連理生汝陰南頓。

咸寧二年四月，木連理生清河靈。

咸寧二年六月，木連理生燕國。

咸寧三年七月壬辰，木連理生始平鄠。

咸寧四年八月，木連理生陳留長垣。

咸寧五年，木連理生義陽。

咸寧五年，木連理生樂安臨濟。

晉武帝太康元年正月，木連理生涪陵永平。

太康元年四月，木連理生頓丘。

太康元年五月，木連理二生濟陰

木連理，帝王德行恩澤純正融和，國家統一，就會長成。

漢章帝元和年間，郡國生有木連理。

漢安帝元初三年正月丁丑日，東平陵的樹木連理。

漢安帝延光三年七月，左馮翊的衙縣有木連理。

延光三年七月，潁川的定陵有木連理。

漢桓帝建和二年七月，河東有木連理。

吴孫權黄武四年六月，皖口説有木連理。

魏文帝黄初初年，兩個郡國説有木連理。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遼東的力城有木連理。

泰始二年八月，河南成皋有木連理。

泰始八年正月，東平的范縣有木連理。

泰始八年五月甲辰日，東平的壽張有木連理。

泰始八年十月，建寧有木連理。

晉武帝咸寧元年正月，汝陰的南頓有木連理。

咸寧二年四月，清河的靈縣有木連理。

咸寧二年六月，燕國有木連理。

咸寧三年七月壬辰日，始平的鄠縣有木連理。

咸寧四年八月，陳留的長垣有木連理。

咸寧五年，義陽有木連理。

咸寧五年，樂安的臨濟有木連理。

晉武帝太康元年正月，涪陵的永平有木連理。

太康元年四月，頓丘有木連理。

太康元年五月，濟陰乘氏、沛國有兩對木

乘氏、沛國。

連理。

太康元年七月，木連理生馮翊粟邑。

太康元年七月，馮翊的粟邑有木連理。

太康二年正月，木連理生滎陽密。

太康二年正月，滎陽的密縣有木連理。

太康二年十月，木連理十三生南安豲道。

太康二年十月，南安的豲道有十三對木連理。

太康三年四月，木連理生琅邪華。

太康三年四月，琅邪的華縣有木連理。

太康三年六月，木連理生廣陵海西。

太康三年六月，廣陵的海西有木連理。

太康四年正月，木連理生馮翊臨晋、蜀郡成都。

太康四年正月，馮翊的臨晋、蜀郡的成都有木連理。

太康四年十二月，木連理生扶風。

太康四年十二月，木連理生於扶風。

太康七年三月，木連理生河南新安。

太康七年三月，河南的新安有木連理。

太康七年六月，木連理生始興中宿、南鄉筑陽。

太康七年六月，始興的中宿、南鄉的筑陽有木連理。

太康八年四月，木連理生廬陵東昌。

太康八年四月，廬陵的東昌有木連理。

太康八年九月，木連理生東萊盧鄉。

太康八年九月，東萊的盧鄉有木連理。

太康九年九月，木連理生陳留浚儀。

太康九年九月，木連理生於陳留的浚儀。

太康十年十一月，木連理生鄱陽鄡陽。

太康十年十一月，鄱陽的鄡陽有木連理。

晋武帝太熙元年二月，木連理生河南梁。

晋武帝太熙元年二月，河南的梁縣有木連理。

晋惠帝元康元年五月，木連理三生成都臨邛。

晋惠帝元康元年五月，成都的臨邛有三對木連理。

元康元年七月辛丑，梁國内史任式上言，武平界有柞櫟二樹，合爲一體，連理。

元康元年七月辛丑日，梁國内史任式上奏説，武平縣境内有柞櫟二樹，合爲一體，成爲連理樹。

晋愍帝建興二年三月庚辰，木連理生朱提。

晋愍帝建興二年三月庚辰日，朱提有木連理。

建興二年三月，木連理二生益州雙栢。

建興二年三月，益州的雙栢有二對木連理。

建興二年六月，木連理生襄平。

建興二年六月，襄平有木連理。

晉愍帝建武元年閏月乙丑，木連理生嵩山。

建武元年八月甲午，木連理生汝陰。

建武元年十一月，木連理生武昌，大將軍王敦以聞晉王。

建武元年十一月癸酉，木連理生汝陰，太守以聞。

晉元帝太興元年七月戊辰，木連理生武昌，大將軍王敦以聞。

太興三年十一月，木連理生零陵永昌。

晉成帝咸和八年五月己巳，木連理生昌黎咸和。

咸康三年三月庚戌，木連理生平州世子府治故園中。

咸康七年十二月，吴國内史王恬上言，木連理生吴縣沙里。

晉穆帝永和五年二月癸丑，臨海太守藍田侯述言郡界木連理。

晉孝武帝寧康三年六月辛卯，江寧縣建興里僑民留康家樹，異本連理。

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四月壬申，瑯邪費有榆木，異根連理，相去四尺九寸。

太元十八年十月戊午，臨川東興令惠欣之言，縣東南溪傍有白銀樹、芳靈樹、李樹，并連理。

太元十九年正月丁亥，華林園延賢堂西北李樹連理。

太元二十一年正月丙子，木連理生南康寧都縣社後。

晉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木連理生汝陽，太守垣苗以聞。

元興元年正月，木連理生泰山武陽。

宋文帝元嘉八年四月乙亥，東莞莒縣松樹連理，太守劉玄以聞。

晉愍帝建武元年閏月乙丑日，嵩山有木連理。

建武元年八月甲午日，汝陰有木連理。

建武元年十一月，武昌有木連理，大將軍王敦上報晉王。

建武元年十一月癸酉日，汝陰有木連理，太守上報朝廷。

晉元帝太興元年七月戊辰日，武昌有木連理，大將軍王敦上報朝廷。

太興三年十一月，零陵的永昌有木連理。

晉成帝咸和八年五月己巳日，昌黎的咸和有木連理。

咸康三年三月庚戌日，平州有木連理生在世子府治所的故園中。

咸康七年十二月，吴國内史王恬上奏説，吴縣的沙里有木連理。

晉穆帝永和五年二月癸丑日，臨海太守藍田侯王述説郡中有木連理。

晉孝武帝寧康三年六月辛卯日，江寧縣建興里的僑民留康家中的樹木，異根連理。

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四月壬申日，瑯邪的費縣有榆木，異根連理，兩樹相距四尺九寸。

太元十八年十月戊午日，臨川的東興縣令惠欣之説，該縣東南的溪水旁有白銀樹、芳靈樹、李樹，三樹一起合體相連。

太元十九年正月丁亥日，華林園延賢堂的西北有李樹連理。

太元二十一年正月丙子日，南康的寧都縣社後面有木連理。

晉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汝陽有木連理，太守垣苗上報朝廷。

元興元年正月，泰山的武陽有木連理。

宋文帝元嘉八年四月乙亥日，東莞的莒縣松樹連理，太守劉玄上報朝廷。

元嘉八年八月，木連理生東安新泰縣。

元嘉八年八月，東安的新泰縣有木連理。

元嘉九年六月，木連理生營陽泠道，太守展禽以聞。

元嘉九年六月，營陽的泠道有木連理，太守展禽上報朝廷。

元嘉十二年二月丁卯，南郡江陵庾和園甘樹連理，荆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獻。

元嘉十二年二月丁卯日，南郡江陵人庾和的園中甘樹連理，荆州刺史臨川王劉義慶獻上朝廷。

元嘉十二年三月，馬頭濟陽柞樹連理，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聞。

元嘉十二年三月，馬頭的濟陽柞樹連理，豫州刺史長沙王劉義欣上報朝廷。

元嘉十四年二月，宫内螽斯堂前梨樹連理，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聞。

元嘉十四年二月，宫内的螽斯堂前梨樹連理，豫州刺史長沙王劉義欣上報朝廷。

元嘉十四年，南郡江陵光禕之園甘李二連理。

元嘉十四年，南郡江陵人光禕之的園中甘李二樹連理。

元嘉十五年二月，太子家令劉徵園中林檎樹連理，徵以聞。

元嘉十五年二月，太子家令劉徵園中的樹林裏有檎樹連理，劉徵上報朝廷。

元嘉十七年七月，武昌崇讓鄉程僧愛家候風木連理，江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聞。

元嘉十七年七月，武昌的崇讓鄉程僧愛家的候風木連理，江州刺史臨川王劉義慶上報朝廷。

元嘉十七年十月，尋陽弘農祐幾湖芙蓉連理，臨川王義慶以聞。

元嘉十七年十月，尋陽弘農的祐幾湖芙蓉連理，臨川王劉義慶上報朝廷。

元嘉十八年十二月，木連理生歷陽劉成之家，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駿以聞。

元嘉十八年十二月，歷陽劉成之的家中有木連理，南豫州刺史武陵王劉駿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年七月，盱眙考城縣柞樹二株連理，南兖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聞。

元嘉二十年七月，盱眙考城縣有二株柞樹連理，南兖州刺史臨川王劉義慶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年八月，木連理生汝陰，豫州刺史劉遵考以聞。

元嘉二十年八月，汝陰有木連理，豫州刺史劉遵考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一年，木連理生歷陽烏江，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駿以聞。

元嘉二十一年，歷陽的烏江有木連理，南豫州刺史武陵王劉駿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一年，木連理生晋陵無錫，南徐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

元嘉二十一年，木連理生於晋陵的無錫，南徐州刺史南譙王劉義宣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二年七月辛巳，南頓櫟連理，豫州刺史趙伯符以聞。

元嘉二十二年七月辛巳日，南頓有櫟木連理，豫州刺史趙伯符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二年九月，木連理生建康，建康令張永以聞。

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建康有木連理，建康令張永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二年，木連理生武昌，江州刺史廬陵王紹以聞。

元嘉二十二年，武昌有木連理，江州刺史廬陵王劉紹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三年二月辛亥，木連理生南陰柔縣，太守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木連理生淮南當塗，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臨川王第梨樹連理，臨川王燁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壬子，晋陵無錫穀櫟樹連理，南徐州刺史廣陵王誕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木連理生會稽諸暨，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會稽太守羊玄保上改連理所生處康亭村爲“木連理”。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臨川王第梨樹連理，臨川王燁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四月戊辰，木連理生晋陵，南徐州刺史廣陵王誕以聞。

元嘉二十八年正月戊子，木連理生尋陽柴桑，又生州城内，江州刺史建平王宏以聞。

元嘉二十九年十月丁未，木連理生南琅邪，太守劉成以聞。

孝武帝孝建二年三月己酉，木連理生南郡江陵，荆州刺史朱脩之以聞。

孝建三年五月，木連理生北海都昌，冀州刺史垣護之以聞。

孝建三年七月癸未，木連理生歷陽，歷陽太守袁敳以聞。

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乙亥，木連理生高平。

大明元年二月壬寅，華林園雙橘樹連理。

大明元年九月乙丑，華林園梨樹連理。

大明元年十月丁丑朔，木連理生豫章南昌。

大明二年四月辛丑，木連理生汝南，豫州刺史宗慤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二月辛亥日，南陰柔縣有木連理，太守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三年，淮南的當塗有木連理，揚州刺史始興王劉濬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日，臨川王府第梨樹連理，臨川王劉燁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壬子日，晋陵的無錫有穀、櫟二木連理，南徐州刺史廣陵王劉誕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日，會稽的諸暨有木連理，揚州刺史始興王劉濬上報朝廷。會稽太守羊玄保請求將木連理的地方康亭村改爲“木連理”。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日，臨川王的府第有梨樹連理，臨川王劉燁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五年四月戊辰日，晋陵有木連理，南徐州刺史廣陵王劉誕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八年正月戊子日，尋陽的柴桑有木連理，州城内又有木連理，江州刺史建平王劉宏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九年十月丁未日，南琅邪有木連理，太守劉成上報朝廷。

孝武帝孝建二年三月己酉日，南郡的江陵有木連理，荆州刺史朱脩之上報朝廷。

孝建三年五月，北海的都昌有木連理，冀州刺史垣護之上報朝廷。

孝建三年七月癸未日，歷陽有木連理，歷陽太守袁敳上報朝廷。

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乙亥日，高平有木連理。

大明元年二月壬寅日，華林園雙橘樹連理。

大明元年九月乙丑日，華林園梨樹連理。

大明元年十月丁丑初一，豫章南昌有木連理。

大明二年四月辛丑日，汝南有木連理，豫州刺史宗慤上報朝廷。

大明三年九月甲午，木連理生丹陽秣陵，材官將軍范悦時以聞。

大明四年三月丁亥，木連理生華林園曜靈殿北。

大明四年四月壬子，木連理生華林園日觀臺北。

大明四年六月戊戌，木連理生會稽山陰，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以聞。

大明五年閏九月，木連理生邊城，豫州刺史垣護之以聞。

大明五年十二月戊寅，淮南松木連理，豫州刺史尋陽王子房以聞。

大明六年二月乙丑，木連理生晋陵，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以聞。

大明六年四月戊辰，木連理生營陽，湘州刺史建安王休仁以聞。

大明六年八月乙丑，木連理生彭城城内，徐州刺史王玄謨以聞。

大明七年正月己酉，珊瑚連理生鬱林，安始太守劉勔以聞。

明帝泰始二年七月，木連理生丹陽秣陵。

泰始四年三月庚戌，太子西池冬生樹連理，園丞周禽猗以獻。

泰始六年四月丙午，木連理生會稽永興，太守蔡興宗以聞。

泰始六年十二月壬辰，木連理生豫章南昌，太守劉愔之以聞。

泰始七年二月戊寅，木連理生吴郡錢唐，太守王延之以聞。

昇明二年，木連理生豫州界内，刺史劉懷珍以聞。

比目魚，王者德及幽隱則見。闕

珊瑚鉤，王者恭信則見。闕

芝草，王者慈仁則生。食之令人度世。

大明三年九月甲午日，丹陽的秣陵有木連理，材官將軍范悦時上報朝廷。

大明四年三月丁亥日，華林園的曜靈殿北邊有木連理。

大明四年四月壬子日，華林園的日觀臺北邊有木連理。

大明四年六月戊戌日，會稽山陰有木連理，揚州刺史西陽王劉子尚上報朝廷。

大明五年閏九月，邊城有木連理，豫州刺史垣護之上報朝廷。

大明五年十二月戊寅日，淮南有松木連理，豫州刺史尋陽王劉子房上報朝廷。

大明六年二月乙丑日，晋陵有木連理，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劉子鸞上報朝廷。

大明六年四月戊辰日，營陽有木連理，湘州刺史建安王劉休仁上報朝廷。

大明六年八月乙丑日，彭城城内有木連理，徐州刺史王玄謨上報朝廷。

大明七年正月己酉日，鬱林有珊瑚連理，安始太守劉勔上報朝廷。

明帝泰始二年七月，丹陽的秣陵有木連理。

泰始四年三月庚戌日，太子西池旁的冬生樹連理，園丞周禽猗獻上朝廷。

泰始六年四月丙午日，會稽的永興有木連理，太守蔡興宗上報朝廷。

泰始六年十二月壬辰日，豫章的南昌有木連理，太守劉愔之上報朝廷。

泰始七年二月戊寅日，吴郡錢唐有木連理，太守王延之上報朝廷。

昇明二年，豫州境内有木連理，刺史劉懷珍上報朝廷。

比目魚，帝王的恩德施及幽深隱僻之處就會出現。闕

珊瑚鉤，帝王恭謹仁信就會出現。闕

芝草，帝王慈愛仁德就會出現。食芝草可以令人長壽。

漢武帝元封二年，甘泉宮內産芝，九莖連葉。

漢武帝元封二年，甘泉宮中出産了芝草，九枝莖葉葉相連。

漢宣帝元康四年，金芝九莖，産于函德殿銅池中。

漢宣帝元康四年，金芝有九莖，生長於函德殿的銅池中。

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春，芝生前殿。

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春，芝草生於宮中的前殿。

漢桓帝建和元年四月，芝草生中黄藏府。

漢桓帝建和元年四月，芝草生於中黄藏府。

宋從帝昇明二年，宣城山中生紫芝一株，在所獲以獻。

宋順帝昇明二年，宣城山中長出一株紫芝，當地人獲得獻上朝廷。

明月珠，王者不盡介鱗之物則出。

明月珠，帝王不竭盡介類魚類動物就會出現。

漢高后景帝時，會稽人朱仲獻三寸四寸珠。

漢高后景帝時，會稽人朱仲獻上三、四寸大珠。

漢章帝元和中，郡國獻明珠。

漢章帝元和年間，郡國獻上明珠。

巨鬯，三禺之禾，一稃二米，王者宗廟修則出。

釀製祭祀酒的黑黍，三里之內的禾穗，一稃中有二米，帝王宗廟完備就會出現。

黄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鬯。

黄帝之時，南夷駕着白鹿來獻黑黍。

漢章帝元和中，秬秠生郡國。

漢章帝元和年間，郡國長出黑黍。

華平，其枝正平，王者有德則生。德剛則仰，德弱則低。

華平，它的枝條平正，帝王有德行就會出現。德行剛强枝條便會高仰，德行柔弱就會低垂。

漢章帝元和中，華平生郡國。

漢章帝元和年間，郡國生出華平。

平露，如蓋，以察四方之政。其國不平，則隨方而傾。闕

平露，形狀似傘蓋，用以觀察國家四方的政治情况。當國家某處不平安時，它便向着那個方向傾斜。闕

蓂莢，一名歷莢，夾階而生，一日生一葉，從朔而生，望而止，十六日，日落一葉，若月小，則一葉萎而不落。堯時生階。闕

蓂莢，又名歷莢，在臺階兩旁生長，每天生出一葉，從初一開始，到十五日結束，十六日開始，每天脱落一葉，如果是小月，那麽就有一葉枯萎而不脱落。堯時蓂莢生在臺階旁。闕

萐甫，一名倚扇，狀如蓬，大枝葉小，根根如絲，轉而成風，殺蠅。堯時生於厨。闕

萐甫，又名倚扇，形狀如蓬草，枝大葉小，一根根如絲一般，旋轉時有風，能殺死蒼蠅。堯時生於厨房中。闕

朱草，草之精也，世有聖人之德

朱草，是草中的精華，世間有聖人的德行就

則生。

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五月，京師有赤草生水涯。

漢章帝元和中，朱草生郡國。

魏文帝初，朱草生文昌殿側。

宋文帝元嘉十一年，朱草生蜀郡郫縣王之家，益州刺史甄法崇以聞。

景星，大星也。狀如半月，於晦朔助月爲明。闕

賓連闊達，生於房室，王者御后妃有節則生。闕

渠搜，禹時來獻裘。闕

浪井，不鑿自成，王者清静則應。闕

西王母，舜時來獻白環白琯。闕

越常，周公時來獻白雉、象牙。闕

漢平帝元始元年正月，越常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詔三公薦宗廟。

漢光武建武十三年九月，南越獻白雉。

漢章帝元和中，白雉見郡國。

漢桓帝永康元年十一月，白雉見西河。

漢獻帝延康元年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又郡國十九言白雉見。

晉武帝咸寧元年四月丁巳，白雉見安豐松滋。

咸寧元年十二月丙午，白雉見梁國睢陽，梁王肜獲以獻。

咸寧三年十一月，白雉見渤海饒安，相阮温獲以獻。

晉武帝太康元年九月庚戌，白

會生長。

漢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五月，京城有赤草生在河邊。

漢章帝元和年間，郡國生有朱草。

魏文帝初年，文昌殿旁生有朱草。

宋文帝元嘉十一年，蜀郡郫縣王之的家中生有朱草，益州刺史甄法崇上報朝廷。

景星是大星。大小如半個月亮，在朔日晦日協助月亮照明。闕

賓連闊達，生長於房室旁，帝王與妃后行房事有節制就會生長。闕

仙人渠搜，帝禹時曾來獻上皮裘。闕

浪井，不用開鑿而自然形成，帝王清明嫻静就會應時形成。闕

仙人西王母，帝舜時曾來獻上白環和白琯。闕

越常國，周公時曾來獻上白雉、象牙。闕

漢平帝元始元年正月，越常國通過輾轉翻譯獻上一隻白雉，二隻黑雉，皇帝詔令三公獻給宗廟。

漢光武帝建武十三年九月，南越獻上白雉。

漢章帝元和年間，郡國出現了白雉。

漢桓帝永康元年十一月，西河出現了白雉。

漢獻帝延康元年四月丁巳日，饒安縣説出現了白雉；又有十九個郡國説出現了白雉。

晉武帝咸寧元年四月丁巳日，安豐的松滋出現了白雉。

咸寧元年十二月丙午日，梁國的睢陽出現了白雉，梁王司馬肜獲得獻給朝廷。

咸寧三年十一月，渤海饒安出現了白雉，渤海相阮温獲得獻給朝廷。

晉武帝太康元年九月庚戌日，中山出現了

雉見中山。

晉愍帝建興三年十二月戊午，白雉見襄平。

建興三年十二月戊午，白雉見。

安帝義熙七年五月，白雉見豫章南昌。

宋文帝元嘉五年五月庚辰，白雉見東莞莒縣，太守劉玄以聞。

元嘉十六年二月，白雉見陳郡，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獻。

元嘉十八年二月癸亥，白雉見南汝陰宋縣，太守文道恩以獻。

元嘉二十年六月，白雉見高平方與縣，徐州刺史臧質以獻。

元嘉二十六年三月戊寅，白雉見東安、沛郡各一，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獲以獻。

孝武帝大明二年三月己巳，白雉雌雄各一見海陵，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以獻。

大明五年十二月，白雉見秦郡，南兗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以獻。

大明八年二月丁卯，白雉見南郡江陵，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以獻。

前廢帝永光元年正月丙午，白雉見渤海，青州刺史王玄謨以獻。

永光元年三月甲午朔，白雉見新蔡，豫州刺史劉德願以獻。

黄銀紫玉，王者不藏金玉，則黄銀紫玉光見深山。

宋明帝泰始二年八月，於赭圻城南得紫玉一段，圍三尺二寸，長一尺，厚七尺。太宗攻爲二爵，以獻武、文二廟。

玉女，天賜妾也。《禮含文嘉》曰："禹卑宫室，盡力溝洫，百穀用成，神龍女降。"闕

白雉。

晉愍帝建興三年十二月戊午日，襄平出現了白雉。

建興三年十二月戊午日，出現了白雉。

安帝義熙七年五月，豫章南昌出現了白雉。

宋文帝元嘉五年五月庚辰日，白雉出現在東莞的莒縣，太守劉玄上報朝廷。

元嘉十六年二月，陳郡出現了白雉，豫州刺史長沙王劉義欣獻上朝廷。

元嘉十八年二月癸亥日，南汝陰宋縣出現了白雉，太守文道恩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年六月，白雉出現於高平的方與縣，徐州刺史臧質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六年三月戊寅日，在東安、沛郡各有一次白雉出現，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獲得獻給朝廷。

孝武帝大明二年三月己巳日，海陵出現雌雄白雉各一隻，南兗州刺史竟陵王劉誕獻上朝廷。

大明五年十二月，秦郡出現了白雉，南兗州刺史晉安王劉子勛獻上朝廷。

大明八年二月丁卯日，南郡江陵出現了白雉，荆州刺史臨海王劉子頊獻上朝廷。

前廢帝永光元年正月丙午日，渤海出現了白雉，青州刺史王玄謨獻上朝廷。

永光元年三月甲午初一，新蔡出現了白雉，豫州刺史劉德願獻上朝廷。

黄銀和紫玉，帝王不收藏金玉，那麽黄銀和紫玉的光芒就會在深山出現。

宋明帝泰始二年八月，在赭圻城南得到一塊紫玉，外圍三尺二寸，長一尺，厚七尺。太宗令人雕鑿成兩隻酒爵，獻給武帝、文帝二廟。

玉女，上天賜的姬妾。《禮含文嘉》説："禹的宫室簡陋，盡力開掘溝渠，百穀豐收，神龍女降臨世間。"闕

地珠，王者不以財爲寶則生珠。闕

天鹿者，純靈之獸也。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闕

角端者，日行萬八千里，又曉四夷之語，明君聖主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闕

周印者，神獸之名也。星宿之變化，王者德盛則至。闕

飛菟者，神馬之名也，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其德而至。闕

澤獸，黃帝時巡狩至於東濱，澤獸出，能言，達知萬物之精，以戒於民，爲時除害。賢君明德幽遠則來。闕

⿰鹿余者，幽隱之獸也，有明王在位則來，爲時辟除災害。闕

騕褭者，神馬也，與飛菟同，亦各隨其方而至，以明君德也。闕

同心鳥，王者德及遐方，四夷合同則至。闕

趹蹄者，后土之獸，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國則來。禹治水而至。闕

紫達，王者仁義行則見。闕

小鳥生大鳥，王者土地開闢則至。闕

河精者，人頭魚身，師曠時所受讖也。闕

延嬉，王者孝道行則至。闕

大貝，王者不貪財寶則出。闕

威蕤，王者禮備則生於殿前。闕

醴泉，水之精也，甘美。王者修理則出。

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五月，醴泉出京師及郡國。飲醴泉者，痼病皆愈；獨眇者蹇者不差。

地珠，帝王不以財物爲珍寶，就會長出地珠。闕

天鹿，是精純靈異的牲獸。五色繽紛光耀洞明，帝王治道完備就會來臨。闕

角端，每日行馳一萬八千里，又通曉境外四夷的語言，聖明君主在位，通達知曉境外幽遠的事務，就會持書來臨。闕

周印，是神獸之名。星宿變化，帝王德行昌盛就會來臨。闕

飛菟，是神馬之名，每日行馳三萬里。帝禹治水多年勤勞，拯救百姓的災害，上天感應其德而來臨。闕

澤獸，黃帝時巡狩到東濱，澤獸出現，能説話，通達知曉萬物的精靈，用以告誡百姓，爲當時社會除害。賢能君主聖明德行幽深就會來臨。闕

⿰鹿余，是幽隱的牲獸，有聖明的帝王在位就會來臨，爲當時社會消除災害。闕

騕褭，是神馬，與飛菟相同，也各自隨着自己的方向來臨，用以表明君主的德行。闕

同心鳥，帝王的恩德施及遠方，四方邊境統一就會出現。闕

趹蹄，是土神之獸，自己能言語。帝王用仁義孝道來治國就會來臨。帝禹治水時曾出現。闕

紫達，帝王施行仁義就會出現。闕

小鳥生大鳥，帝王開闢疆土就會出現。闕

河中精靈，人頭魚身，師曠之時曾受讖言。闕

延嬉，帝王施行孝道就會來臨。闕

大貝，帝王不貪圖財寶就會出現。闕

威蕤，帝王的禮儀完備就會生長於宮殿之前。闕

醴泉，水中的精華，甘洌甜美。帝王治國之道完備就會出現。

漢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五月，京師和郡國出現了醴泉。飲用醴泉的人，頑固的病症全都痊愈；惟有眼瞎者跛腿者不能治好。

魏文帝初，郡國二言醴泉出。

魏文帝初年，有兩個郡國説出現醴泉。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衡陽湘鄉醴泉出縣庭，荆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聞。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衡陽湘鄉有醴泉從縣治所庭前涌出，荆州刺史臨川王劉義慶上報朝廷。

孝武帝孝建三年九月甲戌，細仗隊省井泉春夏深不盈尺，忽至一丈，有五色，水清澄，醴味，汲引不窮。

孝武帝孝建三年九月甲戌日，宫廷細仗隊所在地的井中泉水在春夏時深不到一尺，忽然漲到了一丈，有多種色彩，水清净澄澈，有醴泉之味，汲引不盡。

孝武帝大明二年三月壬子，北汝陰樓煩平地出醴泉，豫州刺史宗慤以聞。

孝武帝大明二年三月壬子日，北汝陰的樓煩平地涌出醴泉，豫州刺史宗慤上報朝廷。

明帝泰豫元年四月乙酉，會稽山陰思義醴泉出，太守蔡興宗以聞。

明帝泰豫元年四月乙酉日，會稽山陰的思義出現了醴泉，太守蔡興宗上報朝廷。

日月揚光，日者，人君象也，人君不假臣下之權，則日月揚光明。闕

日月揚光，日是君主的象徵，君主的權力不下移給臣下，那麽日月就會揚起光明。闕

芝英者，王者親近耆老，養有道，則生。

芝英，帝王親近耆宿年老之人，撫養有道之人，就會生長。

漢章帝元和中，芝英生郡國。

漢章帝元和年間，郡國生長芝英。

碧石者，玩好之物棄則至。闕

碧石，帝王放棄玩好之物就會來臨。闕

玉瓮者，不汲而滿，王者清廉則出。闕

玉瓮，不汲水就滿溢了，帝王清廉就會出現。闕

山車者，山藏之精也。不藏金玉，山澤以時，通山海之饒，以給天下，則山成其車。闕

山車，是山中儲藏的精華。帝王不珍藏金玉，開發山嶺川澤依天時而行，充分利用山嶺湖海的財富，以供給天下，那麽山中便形成山車。闕

鷄駭犀，王者賤難得之物則出。闕

鷄駭犀，帝王輕賤稀有之物就會出現。闕

陵出黑丹，王者修至孝則出。闕

陵出黑丹，帝王天性至孝就會出現。闕

神鼎者，質文之精也。知吉知凶，能重能輕，不炊而沸，五味自生，王者盛德則出。

神鼎，質地花紋最爲精緻。知凶知吉，能重能輕，不用加熱而自然沸騰，各種香味自然形成，帝王的德行繁盛就會出現。

漢武帝元鼎元年五月五日，得鼎汾水上。

漢武帝元鼎元年五月五日，在汾水之上得到神鼎。

漢明帝永平六年二月，廬江太守獻寶鼎。出王雒山。雒或作雄。

漢明帝永平六年二月，廬江太守獻上從王雒山出土的寶鼎。雒又作雄。

漢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車駕西巡至槐里，右扶風禁上美陽得銅器於岐山，似酒尊。詔在道晨夕以爲百官熱酒。

漢和帝永元元年，竇憲征匈奴，於漠北酒泉得仲山甫鼎，容五斗。

吴孫權赤烏十二年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又出東部鄮縣。

吴孫晧寶鼎元年八月，在所言得大鼎。

晋愍帝建興二年十二月，晋陵武進縣民陳龍在田中得銅鐸五枚。

晋成帝咸和元年十月辛卯，宣城春穀縣山岸崩，獲石鼎重二百斤，受斛餘。

晋成帝咸康五年，豫章南昌民掘地得銅鍾四枚，太守褚裒以獻。

晋穆帝升平五年二月乙未，南掖門有馬足陷地，得銅鍾一枚。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四月辛丑，武昌縣章山水側自開出神鼎，江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獻。

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廣陵肥如石梁澗中出石鍾九口，大小行次，引列南向，南兖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獻。

元嘉二十一年十二月，新陽獲古鼎於水側，有篆書四十二字，雍州刺史蕭思話以獻。

元嘉二十二年，豫章豫寧縣出銅鍾，江州刺史廣陵王紹以獻。

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丁亥，臨川宜黄縣民田中得銅鍾七口，内史傅徽以獻。

孝建三年四月甲辰，晋陵延陵得古鍾六口，徐州刺史竟陵王誕以獻。

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江夏蒲圻獲銅路鼓，四面獨足，郢州刺史安

漢章帝建初七年十月，皇帝車駕西巡到槐里，右扶風禁獻上美陽在岐山得到的一件銅器，形狀似酒尊。皇帝詔令在西巡道上早晚用它來爲百官温酒。

漢和帝永元元年，竇憲征伐匈奴，在漠北的酒泉得到仲山甫鼎，有五斗的容量。

吴孫權赤烏十二年六月戊戌日，寶鼎出土於臨平湖。又出土於東部鄮縣。

吴孫晧寶鼎元年八月，所管轄的地區説得到大鼎。

晋愍帝建興二年十二月，晋陵武進縣百姓陳龍在田中得到五枚銅鐸。

晋成帝咸和元年十月辛卯日，宣城春穀縣山岸崩潰，獲石鼎重二百斤，容量達一斛以上。

晋成帝咸康五年，豫章南昌的百姓掘地得到四枚銅鐘，太守褚裒獻上朝廷。

晋穆帝升平五年二月乙未日，南掖門有馬足陷進地下，得到一枚銅鐘。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四月辛丑日，武昌縣章山的水邊土層自開現出神鼎，江州刺史南譙王劉義宣獻給朝廷。

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日，廣陵肥如的石梁澗中出土九口石鐘，依着大小順序，排列成行向着南方，南兖州刺史臨川王劉義慶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一年十二月，新陽在水岸獲得古鼎，有篆書四十二字，雍州刺史蕭思話獻上朝廷。

元嘉二十二年，豫章豫寧縣出土銅鐘，江州刺史廣陵王劉紹獻上朝廷。

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丁亥日，臨川宜黄縣百姓在田裏得到七口銅鐘，臨川内史傅徽獻上朝廷。

孝建三年四月甲辰日，晋陵的延陵得到六口古鐘，徐州刺史竟陵王劉誕獻上朝廷。

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江夏的蒲圻獲得銅路鼓，有四面一足，郢州刺史安陸王劉子綏獻

陸王子綏以獻。

明帝泰始四年二月丙申，豫章望蔡獲古銅鍾，高一尺七寸，圍二尺八寸，太守張辯以獻。

泰始五年五月壬戌，豫章南昌獲古銅鼎，容斛七斗，江州刺史王景文以獻。

泰始七年六月甲寅，義陽郡獲銅鼎，受一斛，并蓋并隱起鏤，豫州刺史段佛榮以獻。

從帝昇明二年九月，建寧萬歲山澗中得銅鍾，長二尺一寸，豫州刺史劉懷珍以獻。

上朝廷。

明帝泰始四年二月丙申日，豫章的望蔡獲得古銅鐘，高一尺七寸，圍二尺八寸，太守張辯獻給朝廷。

泰始五年五月壬戌日，豫章的南昌獲古銅鼎，容量爲一斛七斗，江州刺史王景文獻給朝廷。

泰始七年六月甲寅日，義陽郡獲得銅鼎，容量爲一斛，鼎體和鼎蓋都有雕鏤的花紋，豫州刺史段佛榮獻上朝廷。

宋順帝昇明二年九月，建寧萬歲山的谷澗得到銅鐘，長二尺一寸，豫州刺史劉懷珍獻上朝廷。

漢宣帝元康二年夏，神雀集雍。

元康三年春，神雀集泰山。

宣帝元康三年春，五色雀以萬數，飛過屬縣。

元康四年三月，神雀五采以萬數，飛過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元康四年，神雀仍集。

漢宣帝元康二年夏，神雀停留在雍地。

元康三年春，神雀停留在泰山。

宣帝元康三年春，五色雀數以萬計，飛過屬縣。

元康四年三月，數以萬計的神雀五彩繽紛，飛過并停留在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等宮殿。元康四年，又有神雀停留。

漢宣帝五鳳三年正月，神雀集京師。

漢宣帝五鳳三年正月，神雀停留在京師。

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春，神雀五色集京師。

漢章帝元和中，神雀見郡國。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白鵲見新野鄧縣，雍州刺史蕭思話以聞。

元嘉二十六年五月癸酉，白鵲見建康崇孝里，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

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春，五色神雀停留在京城。

漢章帝元和年間，神雀出現於郡國。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新野的鄧縣出現了白鵲，雍州刺史蕭思話上報朝廷。

元嘉二十六年五月癸酉日，建康崇孝里出現了白鵲，揚州刺史始興王劉濬獻給朝廷。

孝武帝大明七年三月辛巳，白鵲見汝南安陽，太守申令孫以獻。

孝武帝大明七年三月辛巳日，汝南的安陽出現了白鵲，太守申令孫獻上朝廷。

晉惠帝永嘉元年五月，白鼠見東宮，皇太子獲以獻。

宋明帝泰始三年二月壬寅，白鼠見樂安，青州刺史沈文秀以獻。

晉惠帝永嘉元年五月，東宮有白鼠，皇太子獲得獻給朝廷。

宋明帝泰始三年二月壬寅日，樂安有白鼠，青州刺史沈文秀獻上朝廷。

漢昭帝始元元年二月，黄鵠下建章宫太液池中。

漢昭帝始元元年二月，黄鵠降臨建章宫太液池中。

漢章帝元和二年二月，車駕東巡，柴祭岱宗。禮畢，黄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北過。

漢章帝元和二年二月，皇帝車駕東巡，焚柴祭祀泰山。祭祀完畢，有三十隻黄鵠從西南飛來，經過祭壇上空往東北飛去。

漢武帝太初三年二月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雁。

漢武帝太初三年二月五日，皇帝來到東海，獲得赤雁。

魏文帝初，鑊中生赤魚。

魏文帝初年，鼎鑊中生出赤魚。

孫權時，神雀巢朱雀門。

孫權時，神雀在朱雀門築巢。

孫晧天璽元年，臨海郡吏伍曜在海水際得石樹，高三尺餘，枝莖紫色，詰屈傾靡，有光采。《山海經》所載玉碧樹之類也。

孫晧天璽元年，臨海郡的小吏伍曜在海邊拾得一棵石樹，有三尺多高，枝幹爲紫色，彎彎曲曲，有光澤。這便是《山海經》所記載的玉碧樹一類的東西。

晋武帝泰始二年六月壬申，白鴿見酒泉延壽，延壽長王音以獻。

晋武帝泰始二年六月壬申日，白鴿出現於酒泉的延壽，延壽長王音獻上朝廷。

晋成帝咸和九年五月癸酉，白鵝見吴國錢塘，内史虞潭以獻。

晋成帝咸和九年五月癸酉日，吴國的錢塘出現了白鵝，吴國内史虞潭獻上朝廷。

安帝義熙元年，南康雩都嵩山有金鷄，青黄色，飛集岩間。

晋安帝義熙元年，南康雩都的嵩山有金鷄，青黄色，飛停在山岩之間。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湘州刺史南平王鑠獻赤鸚鵡。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湘州刺史南平王劉鑠獻上赤鸚鵡。

孝武帝大明三年正月丙申，婆皇國獻赤白鸚鵡各一。

孝武帝大明三年正月丙申日，婆皇國獻上赤、白鸚鵡各一隻。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十月甲午，揚州刺史始興王濬獻白鸚鵡。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十月甲午日，揚州刺史始興王劉濬獻上白鸚鵡。

孝武帝大明五年正月丙子，交州刺史垣閎獻白孔雀。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正月丙子日，交州刺史垣閎獻上白孔雀。

明帝泰始三年五月乙亥，白鴝鵒見京兆，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以獻。

明帝泰始三年五月乙亥日，白鴝鵒出現於京兆，雍州刺史巴陵王劉休若獻上朝廷。

漢桓帝延熹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漢桓帝延熹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等地的黄河水變清。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戊戌，河、濟俱清，龍驤將軍、青冀二州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戊戌日，黄河、濟水都變清，龍驤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杜坦上

刺史杜坦以聞。

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五月，征北長史、廣陵太守范邈上言："所領輿縣，前有大浦，控引潮流，水常淤濁。自比以來，源流清潔，纖鱗呈形。古老相傳，以爲休瑞。"

孝武帝孝建三年九月，濟、河清，冀州刺史垣護之以聞。

孝武帝大明五年九月庚戌，河、濟俱清，平原太守申纂以聞。

明帝泰始元年二月丙寅，揚、淮水清潔有異於常，州治中從事史張緒以聞。

報朝廷。

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五月，征北長史、廣陵太守范邈上奏說："我所管轄的輿縣，前面有入海的江河港口，與海潮相連，水經常淤塞污濁。最近以來，源流清潔，小魚也看得清楚。自古以來的傳說，認爲這是美好的瑞兆。"

孝武帝孝建三年九月，濟水、黄河澄清，冀州刺史垣護之上報朝廷。

孝武帝大明五年九月庚戌日，黄河、濟水全都澄清，平原太守申纂上報朝廷。

明帝泰始元年二月丙寅日，揚、淮的江水清潔不同往常，州治中從事史張緒上報朝廷。

漢光武建武初，野繭、穀充給百姓。其後耕蠶稍廣，二事漸息。

漢光武帝建武初年，野繭、野穀供給百姓食用。後來耕種桑蠶等農事漸漸發展，野繭和野穀便逐漸消失了。

吴孫權黄龍三年夏，野蠶繭大如卵。

吴孫權黄龍三年夏，野蠶繭大如卵。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宣城宛陵廣野蠶成繭，大如雉卵，彌漫林谷，年年轉盛。

孝武帝大明三年五月癸巳，宣城宛陵縣石亭山生野蠶，三百餘里，太守張辯以聞。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宣城宛陵大量的野蠶結繭，大如野鷄卵，布滿了樹林山谷，而且一年比一年更多。

孝武帝大明三年五月癸巳日，宣城宛陵縣的石亭山長出野蠶，範圍達三百多里，太守張辯上報朝廷。

孝武帝大明三年十一月己巳，肅慎氏獻楛矢石砮，高麗國譯而至。

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十一月己巳日，肅慎氏獻楛木箭杆和石製箭鏃，通過高麗國譯使輾轉而至。

大明五年正月戊午元日，花雪降殿庭。時右衛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還白，上以爲瑞。於是公卿并作花雪詩。史臣按：《詩》云："先集爲霰。"《韓詩》曰："霰，英也。"花葉謂之英。《離騷》云："秋菊之落英。"左思云"落英飄颻"是也。然則霰爲花雪矣。草木花多五出，花雪獨六出。

大明五年正月戊午元旦，花雪降落宫殿前面。當時右衛將軍謝莊走下宫殿，花雪落在他的衣服上。他又返回宫殿報告，皇上認爲這是祥瑞。於是公卿大臣都作花雪詩。史臣按：《詩經》說："起先凝聚的是霰。"《韓詩》說："霰，就是英。"花葉就叫做英。《離騷》說："秋菊之落英。"左思說"落英飄飄"就是這個意思。由此可見，霰就是花雪了。草木的花多數爲五瓣，而花雪却有六瓣。

明帝泰始二年五月甲寅，睹中

宋明帝泰始二年五月甲寅日，睹中得到石

獲石柏長三尺二寸，廣三尺五寸，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以獻。

泰始三年十一月乙卯，盱眙獲石柏，寧朔將軍段佛榮以獻。

漢和帝在位十七年，郡國言瑞應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

柏，長有三尺二寸，寬有三尺五寸，揚州刺史建安王劉休仁獻上朝廷。

泰始三年十一月乙卯日，盱眙得到石柏，寧朔將軍段佛榮獻上朝廷。

漢和帝在位十七年，各郡國報告各種吉祥的符瑞達八十多種，皇帝謙讓而沒有宣布。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宋书　第一册》
作者＝
页数＝７２８
ＳＳ号＝１１４０５４７１
出版日期＝
【作　者】许嘉璐主编　杨忠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７２８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５０３５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７７－６　／　Ｋ２０４．１／Ｙ２２９ｓ
【原书定价】　４２０．００（全三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宋国（４２０　４７９）　纪传体　宋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杨忠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宋书　第一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